

001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

經名：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強思齊纂，二十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序

道本至無，能生妙有。運至無之道，成妙有之功，其惟太上老君玄元皇帝乎。起於象先，尊為化本，融神億劫之始，分靈覆載之中，亭毒萬殊，陶鈞庶品。由是三皇受命，尚遵淳一之風，五帝握圖，漸散無為之樸。老君雖歷代降迹，隨時應機，或為國師，或為賓友，授經傳道，以教時君。洎唐虞禪讓之初，世道交喪之際，舉元凱於野，行四罪於朝，尚賢之迹既彰，癉惡之形又舉，內雖揖讓，外有干戈，人心漸澆，道樸云散。老君號尹壽子，居于河陽，憫

物性之遷訛，恐真宗之陵替，以為三皇大字，不足以程式後王，五帝常道，不可以垂訓末俗，撮重玄奧義，著《道德》二篇。欲明道無為也，因德以顯之，德有用也，因道以明之。資立言以暢無言，因理本而弘妙本，為理身理國之要，乃至精至極之宗，以授於舜。非謂絕仁義聖智，在乎抑澆詐聰明，將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見素抱樸，混合於太和，體道復元，自臻於忠孝。世儒不知，以為老君之道，棄仁義，隳禮智，非立教之大方。且夫至仁合天地之德，至義合天地之宜，至樂合天地之和，至禮合天地之節，至智合天地之辨，至信合天地之時，弘淳一之源，成大同之化，混合至道，歸仁壽之鄉，固不在乎踉跄雍容，噢咻蹙蹙，然後謂之仁義等也。故仲尼亞聖，皆默而得之，隳體黜聰，遺形去智，超乎物表，永為真人，非末學小儒之所知也。綿夏商周漢，越數千百年，煥乎與日月齊光，巍乎與乾坤並運。雖百家詮注，群彥校揚，挹之彌深，酌之不竭，行之於國，刑措而太

平，修之於身，神全而久視。拊几揮柄，時有其人。弘農強思齊，字默越，濛陽人也，幼栖玄關，早探妙旨，卅歲侍先師京金仙觀，講論大德，賜紫全真，居葛仙中宮，熺頌之餘，服勤不怠，綽有聲稱，為時所推。僖宗皇帝順動六飛，駐蹕三蜀，五月應天節，默起祝壽行殿，寵賜紫衣。高祖神武皇帝應曆開圖，配天立極，二月壽春節，允承明命，賜號玄德大師，奕世棲心，皆洽光寵，羽衣象簡，其何盛歟。每探討幽玄，發揮流俗，期以譚講之力，少報聖明之恩。手纘所講《道德》二經疏，採諸家之善者，明皇《御注》為宗，蓋取乎文約而義該，詞捷而理當者，勒成二十卷，庶乎攬之易曉，傳之無窮，後之學者，知強君之深意焉。乃題曰《太上老君道德經玄德纂疏》。

乾德二年庚辰降聖節戊申日，廣成先生光祿大夫尚書戶部侍郎上柱國蔡國公杜光庭序。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一

唐玄宗御注并疏
河上公嚴君平李榮注
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濛陽強思齊纂

此經是三教之冠冕，衆經之領袖，大無不包，細無不入，窮理盡性，不可思議，所以題稱《道德》。道是虛通之理境，德是志忘之妙智。境能發智，智能尅境，境智相會，故稱道德。其委曲玄旨，具在開題義中，今就上卷三十七章，大分三別，第一章，標道宗致，第二三十五章，廣明道法，第三一章，總結指歸。

道可道章第一

就此章中，又開四別，第一略標理教，第二汎明本迹，第三顯二觀不同，第四會重玄之致。

第一略標理教。

夫大道虛玄，言象斯絕，理超象繫，事出筌蹄，非常名之所知，豈可道之能究。大包無外，小

入秋毫，應現則運於慈舟，攝迹則歸於杜默，軒轅黃帝齋三月而問之，前漢孝文窮數年而不答。其體也寂，其名也微，或駕龍軒而游玉京，或控鸞驂而浮金闕，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東方朔遇之游乎漢庭，天地得之以財成，群方吹萬而生育，重玄至道，其大矣哉。

道可道，非常道。

御疏：虛極妙本之強名，訓由訓徑，訓法訓常，首一字標宗，言此妙本，通生萬物之由徑，可稱為道，故云可道。堪稱為道，經云：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欲使學者了性修心，所以字之曰道。尋其妙本，理竟清虛，適莫難知，非皎非昧。又按下經云：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前之視之不見，以色求道，聽之不聞，以聲求道，搏之不得，以形求道，且妙道幽微，實非世間聲色形法而求得。按：《九天生神經》云：聖人以玄元始三炁為體，言問三天之妙炁也，法師臧宗道又用三一為聖人應身，所言三一者，一精二神三氣。精者，靈智慧照之心。神者，無方不測之用。氣者，

色像形相之法。經云：視之不見名曰夷，精也，聽之不聞名曰希，神也，搏之不得名曰微，炁也。總此三法為一聖，體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也。但老君法體以三一為身，身有真應之別，而解者義有三家，第一：散一以為三，是聖人應混三以歸一，是聖人真。第二云：三之與一，俱是應，非三非一，乃是真，為三為一，俱是名數。第三云：豈有離名數之外，別有無名數之真耶？即此三一非三一是真，非三一而三一應。非三一之應，此應是真應，三一而非三一之真，此真是應真。應真之真，不可定言真，真應之應，不可定言應，所以非真非應，而應而真。但聖人赴感逗機應物，或寄人間，或生天上，隨方顯見，應變隨時，妙體希夷，卒難詳究。○榮曰：道者虛極之理體，不可以有無分其象，不可以上下極其真，所謂妙矣難思，深不可識。聖人坦茲玄路，開以教門，借圓通之名，目虛極之

理，以理可名，稱之可道，吾不知其名，成道以虛通為義，常以湛寂得名，所謂無極大道，是衆生之正性也。天道者何也，虛無之系，造化之根，神明之本，天地之源，其大無外，其微無內，浩曠無端，杳冥無對，至幽靡察而大明垂光，至靜無心而品物有方，混漠無形，寂寥無聲，萬象以之生，五音以之成，生者有極，成者必虧，生生成成，今古不移，此之謂道者也。元氣太虛之先，寂寥何有，至精感激，而真一生焉。真一運神而元氣自化，元氣者無中之有，有中之無，廣不可量，微不可察，氤氳漸著，混茫無倪，萬象之端，兆朕於此，於是清通澄朗之炁浮而為天，濁滯煩昧之炁積而為地，平和柔順之炁結為人倫，錯謬剛戾之炁散為雜類。自一炁之所育，播萬殊而種分，既涉化機，遷變罔極，然則生天地人物之形者，元炁也。授天地人物之靈者，神明也。故乾坤統天地，精魂御人物。炁有陰陽之革，神無寒暑

之變，雖群動糾紛，不可勝紀，滅而復生，終而復始，而道德之體，神明之心，應感不窮，未嘗疲於動用之境矣。道重說包億萬之天而不為大，貫秋毫之末而不為小，先虛無而不為始，後天地而不為終，昇積陽而不為明，淪重陰而不為晦。本無神也，虛極而神生，本無炁也，神運而炁化。炁本無質，凝委而成形，形本無情，動用而虧性。形成性動，去道彌遠，故溺於生死，遷於陰陽，不能自止，非道存而忘也。故道能自無而生有，豈不能使有同於無乎。有同於無，則有不滅矣。故生我者道，滅我者情，苟忘其情，則全乎性，性全則形全，形全則炁全，炁全則神全，神全則道全，故道全則神王，神王則炁靈，炁靈則形超，形超則性徹，性徹者，反覆流通，與道為一。可使有為無，可使虛為實，吾將與造物者為儔，奚死生之能累乎己也。可道為體，可名為用，可道者即是言名，雖復稱可，物宜隨機，而有聲有說，非

真常凝寂之道。○嚴曰：道德彰，非自然，功名顯，非真素。○河上公曰：非常道，非自然長生之道。常道當以無為養神，無事安民，含光藏暉，滅迹匿端，不可稱道。○榮曰：非是人貴之以禮義，尚之以浮華，喪身以成名，忘己而殉利，失道後德，此教方行，今既去仁義之華，取道德之實，自澆薄之行，歸淳厚之源，反彼恒情，故曰非常道也。○成疏：常道者，不可以名言辯，不可以心慮知，妙絕希夷，理窮恍惚。故知言象之表，方契凝常，可道可說，非常道也。

名可名，非常名。

御注：名者大道之稱號也，吾強為之名曰大。夫名非孤立，必因體來，字不獨生，皆由德立。理體運之不壅，苞之乃無極，遂以大道之名，名於大道之體，令物曉之，故曰名可名。○御疏：名，教也，前言可道，盛明於理，今言可名，次顯於教，真理既絕於言象，至教亦超於聲說。

理既常道不可道，教亦可名非常名。欲明理教教理，不一不異也。然至道深玄，不可涯量，非無非有，不斷不常，不常而義有抑揚，教存漸頓，所以立常以破可，故言可道非常道。至論造極處，無可無不可，亦非常非不常，故《玉京經》云：無可無不可，思與希微通。非常名者，非常俗榮華之虛名，所以斥之於非常者，欲令去無常以歸真常也。義有因超，緣有漸頓，開之以方，便捨無常，以契真常，陳之以究竟，本無非常之可捨，亦無真常之可取，何但非常亦非無常，亦非亦常，非非無常亦非非常非無常也。○河上公曰：非自然常在之名。常名當如嬰兒之未言，鷄子之未分，明珠在蚌中，美玉處石間，內雖昭昭，外如愚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第二泛明本迹。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御注：無名者，妙本也。妙本見炁，權輿天地，天地資始，故無名。有

名者，應用也。○榮曰：道玄德妙，理絕有無，有無既絕，名稱斯遣。然則虛通之用，于何不可，是以非無而無，無名為兩儀之本始也。非有而有，有名為萬物之父母焉。故道生德畜，其斯之謂乎。○成疏：指此無名，為物之本，道本無名，是知不可言說明矣。有名萬物母，有名迹也。重玄之道，本自無名，從本降迹，稱謂斯起。所以聖人因無名立有名，寄有名詮無名者，方欲子育衆生，令其歸本，慈悲鞠養，有同母儀。○河上公曰：無名天地始，無名者道也，謂道無形，故不可名也。始者道吐氣布化，出於虛無，為天地始。有名萬物母，有名謂天地，天地有形位，陰陽有柔剛，是其名也。萬物母者，天地合炁而生萬物，長大成熟，如母之養子。

第三顯二觀不同。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

御注：人生而靜，天之性。感物而動，性之欲也。若能常守清靜，解心

釋神，反照正性，則觀乎妙本矣。若不靜其情，逐欲而動，性失於欲，迷乎道源，欲觀妙本，則見邊微矣。○御疏：常無欲者，言法性清靜，離於言說，無所思存，則見道之微妙。常有欲者，謂從本起用，因言立教，應物遂通，化成天下，則見衆之歸趨。微，歸者也。○嚴曰：無欲者，望無望。觀其妙者，鑑太清也。明有欲無欲。○榮曰：人之受生，咸資始於道德，同稟炁於陰陽，而皎昧異其靈，靜躁殊其性，無欲行若也，夷心寂路，濯志玄津，可欲不足亂其神，紛銳無能滑其意，靈臺皎而淨，玄鏡湛而明，則可以照微通要妙，此無欲行也。有欲行，若未能遺識，情在有封，馳驚於身，非躁競於聲色，但歸有為之事迹，豈識無為之理本，此有欲行也。○河上公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妙，要也，人常能無欲，則可以觀道之要。要謂一也，一出布名道讚，叙明是非也。○成疏：微，歸也。欲，情染也。所，境也。言人不

能無為，不能恬澹，觀妙守真，而妄起貪求，肆情染滯者，適見世境之有，未體有之是空，所以不察妙理之精微，唯睹死生之歸趣也。前明無名有名之優劣，此顯有欲無欲之勝負也。

第四會重玄之致。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

御注：如上兩者，皆本於道，故云同也。動出應用，隨用立名，則名異者也。○御疏：兩者俱稟妙本，故同自本而降，隨用立名，故異。○河上公曰：有欲無欲，同出人心。無欲長存，有欲亡身，故異也。○榮曰：近而言之，有欲無欲兩者也，此謂人也，共受五常之質，俱懷方寸之心同也。黜聰明而恬澹，洞徹道源，則稱於妙。境前識而紛紜，迷淪俗境，則稱於微，此異名也。遠而言之，聖人欲暢清虛之理，遂以道德為宗，是以此之一章盛明斯義，雙標道德，故言兩者。混沌理一，所以云同。自靜之從體起用，故言出。通生之功著，

道也。畜養之義，德彰也。道殊號是曰異名也。○成疏：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兩謂無欲有欲。二觀也同出，謂同出一道也。異名者，微妙別也。原夫所觀之境唯一，能觀之智有殊，二觀既其不同，微妙所以名異。

同謂之玄。

御注：出則名異，同則謂玄，玄，深妙也。○河上公曰：玄，天也。言有欲無欲之人，同受氣於天也。○榮曰：虛寂之道，深妙之德，恍惚非易測，冥默本難言，無能名也。寄曰同玄，玄之妙也，無物可逮，唯道與德可以言玄，故曰玄德深遠，至道玄寂者也。○御疏：自出而論則名異，是從本以降迹也。自同而論則深妙也，是攝迹以歸本也。歸本則深妙，故謂之玄。○成疏：玄者深遠之義，亦是不滯之名，有無二心，微妙兩觀，源乎一道，同出異名。異名一道，謂之深遠。深遠之玄，理歸無滯。既不滯有，亦不滯無，二俱不

滯，故謂之玄也。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御注：意因不生，則同乎玄妙，猶恐執玄為滯，不至兼忘，故舉又玄以遣玄，示明無欲於無欲，能如此者，萬法由之而了出，故曰衆妙之門。○河上公曰：玄之又玄，天中復有天，稟炁有厚薄，得中和滋液則生賢聖，得錯亂濁辱則生貪淫也。衆妙之門，能知天中復有天，天氣有厚薄，除情欲，守中和，是謂知道要之門戶也。○榮曰：道德窈冥，理超於言象，真宗虛湛，事絕於有無，寄言象之外，托有無之表，以道幽路，故曰玄之。猶恐迷方者膠柱，失理者守株，即滯此玄以為真道，故極言之，非有無之表定名曰玄。借玄以遣有無，有無既遣，玄亦自喪，故曰又玄。又玄者，三翻不足言其極，四句未可致其源，寥廓無端，虛通不礙，總萬象之樞要，開百靈之戶牖，達斯趣者，衆妙之門。○御疏：《西昇經》云：同出異名色，各自生意因。今

不生意因，是則同玄妙。夫無欲於無欲者，為生欲心，故求無欲。欲求無欲，未離欲心。今既無有欲，亦無無欲，遣之又遣，可謂都忘。正觀若斯，是為衆妙。其妙雖衆，皆出此門。○成疏：玄之又玄，有欲之人，唯滯於有，無欲之士，又滯於無，故說一玄以遣雙執。又恐學者滯於此玄，今說又玄，更祛後病。既而非但不滯，亦乃不滯於不滯，此則遣之又遣，故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妙，要妙也，門，法門也。前以一中之玄，遣二偏之執，二偏之病既除，一中之藥還遣，於是唯藥與病一時俱消，此乃妙極精微，窮理盡性，豈獨群聖之戶牖，抑亦衆妙之門。

天下皆知章第二

此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有無二觀，粗妙不同，故次此章即顯無為之能，有為之弊，就此章中，義分爲兩，第一明凡情執滯，顛倒生迷，第二顯聖智虛凝，忘功濟物。

第一明凡情執滯，顛倒生迷。

就此章中，又開二別，初兩句汎辨美善舉體不真，後六句三雙，明諸法無實。初汎辨美善舉體不真。

夫天下凡夫，耽聲滯色，有爲纏縛，無暫安時，趨名利若輕猿騰枝，耽愛欲如飛蛾赴火，以惡爲善，將易作難，無名窟中常眠不曉，危脆身上固執無閑，豈知妙道虛通，真言理淨，較味難喻，隨迎不知，七聖迷路於襄城，西子同言於恒化，聲色相泯，彼我形空，須排有漏之身，將契無爲之道。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

御注：美善者，生於欲心，心苟所欲，雖惡而美善矣，故云皆知。以己之所美者為美，所善者為善，美善無主，但是妄情，皆由封執有無，分別難易，神奇臭腐，遞相傾奪。大聖較量，深知虛妄，故云惡已。○御疏：己所甘美者為美，身所履行者為善，故論甘則忌辛，好丹則非素，妄則不常，故不如止也。語助者也。○河上公曰：天下皆知美之為美，自揚己美，使顯彰也。斯惡已，有危亡也。皆知善之為善，有功名也，斯不善已，人所爭也。○嚴曰：人之聽

明可絕而不可散，人之情欲可逆而不可順，飾人之容，傷人之性，養人之欲，損人之命，世人所謂美善者，非至美至善也。夫至美非世所能見，至善非世所能知也。○榮曰：美，樂也。言人之稟性，咸不能以道為娛，而以榮為樂。樂不可極，樂極則哀來，欲不可縱，縱欲則傷至，故曰人皆以色聲滋味為上樂，不知色聲滋味禍之大。樸既為禍，樸傷為哀，本滅性傷，身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天下地上，君子小人，并寡能虚心虛己，而各縱欲縱情，情性之愛雖復不同，各任性情，同有所愛。愛名則以名為善，愛利則以利為善，以利為善，求利不以其道，以名為善，殉名以致亡身。稱情雖以為善，亡身是為不善，故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上，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下，此為不善已也。○成疏：天下者，世間之總名也。皆，咸悉也。美，悅愛也。《上元經》云：諸天之下，諸地之上，其中人物，名曰世間。

言一切蒼生，莫不耽滯諸塵，而妄執美惡，逆其心者，遂起憎嫌，名之為惡。順其意者，必生愛染，名之為美。不知諸法即有即空，美惡既空，何憎何愛。故《莊子》云：毛嬙姬姬，人之所美，魚見深入，鳥見高飛。又云：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以斯所驗，豈有美哉。故知世間執美為美，皆則惡而已矣，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言凡鄙之流，迷於真理，非但耽淫聲色，抑乃貪著名譽，求名喪身，利己害物，不知為善舉體虛妄，故下文云名與身孰親。《莊》云：為善無近名，又云其所矜惜，無非名善者也，是知矜名執善，於理不藏，唯當忘善惡而得居中，方會無為之致也。後明諸法無實。

故有無相生，御疏云：性空也，性法相名，長短高下，和合三時。○河上公曰：見有而為無也。○榮曰：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從無出有，自有歸無，

故曰相生也。

難易相成，

御疏云：法空也，陶者易土而難木，工者易木而難土也。○嚴曰：難以易顯，易以難彰，無能則無以知易，無易則無以知難，若能巧拙兩忘，則難易之名俱息。○河上公曰：見難而為易也。○榮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難起於易，易成難也。易由於難，難成易也。○成疏：空心惠觀，無易無難，分別執情，有難有易，是知難易二法相互而成。

長短相形，

御疏：相空也。○嚴曰：寸以尺短，尺以寸長，無長則無以明短，無短則無以知長，長短相空，本無實相，故云空也。○河上公曰：見短而為長者也。○榮曰：夫物離之則無大無小，聚之則有短有長，太山秋毫之相殊，白鶴青鳧之脛異，故知忘之則無大無小，存之則有短有長也。○成疏：以長形長則無長，以短比短則無短，故知長短相形而有異者

也。

高下相傾，

○御疏：名空也。○嚴曰：山以谷摧，谷以山傾，無山則無以知谷，無谷則無以知山，如彼世間名位遞為臣妾，故無定位也。○河上公曰：見高而為下也。○榮曰：傾，危也。夫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經云：高以下為基，下亦危於高也。下之賤也，猶乃危高，高之貴焉，誠能滅下。失道則高下相危，得道則君臣俱泰。成，傾奪也，夫有高則有下，無下則無高，何者，夫以尺比寸，尺即為高，以尺比丈，尺即為下，向者之高，今之成下，故知高下竟無定相，更相傾奪，所以皆空。音聲相和，

○御疏：此明和合空也。五音相成曲者誰？總彼衆聲，則能度曲。如彼世間諸法，并和合成體非真，是皆空故。○嚴曰：音以聲別聲以音停，無音則無以知聲，無聲則無以知音也。○河上公曰：上唱下必和也。

○榮曰：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下之從上，猶響之應聲。譬之宮商，更相唱和，夫調高則弦絕，上躁則下急，是知五聲和則八音克諧，其政相和，其人胥悅，故曰王者人之師而下取則。○成疏：夫宮商絲竹，相和而成，推求性相，即體此寂，以况萬有，虛假亦然。

先後相隨。

○御疏：此明過去未來見在三時空也。日夜相代，代故以新，如彼投足，孰為前後？則前後之稱，由相隨立名。名由妄立，誰識其初？過去未來，及以見在，三時空故，念念遷移，亦如美惡無定名也。○成疏：夫以今望昔，所以有今，以昔望今，所以名昔，而今自非今，何能有昔，昔自非昔，豈有今哉。既其無昔無今，何先何後，是有先有後者，三時相隨而已，竟無實體也。○嚴曰：先以後見，後以先明，無後則無以知先，無先則無以知後。○榮曰：君先而臣隨，父先而子隨，故為君父者

不得輕躁而失道，必宜重靜以契德也。○河上公曰：上行下必隨之，六者相違，遞為名稱，亦如美惡，非自性生，是由妄情有此多故，經道有無相生，難易相成。

第二顯聖智虛凝，忘功濟物。

是以聖人治，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也。

御注：無為之事，無事也。寄以事名，故云處。不言之教，忘言也，寄以教名，故云行也。○御疏：是以者，說下以明上也。夫飾知詐者，雖拱默非無為也。任真素者，則終日指揮，而未始不晏然矣。故聖人知諸法性空，自無矜執，則理天下者當絕浮偽，任純德，百姓化之，各安其分。安分則不擾，豈非無為之事乎。言出於己，皆因天下之心，則終身言而未常言，豈非不言之教耶。《論語》云：夫人不言。○河上公曰：以道治也。○榮曰：遍觀萬古，或澆或淳，遐覽百王，時步時驟，未有紀尊號於金簡，昭聖錄於玉篇，皇上

應千年之運，隆七百之基，不用干戈，樂推無厭，是以宗聖遠彰於未兆，先定於無形，故言是以聖人治處無為之事也。猛士上將，承威以定四方，宰輔阿衡，論道而清百揆，化不以言，故云行不言之教也。○成疏：是以，連上之辭也。聖人者，體道契理之人也，亦言聖正也，能自正，故名為聖。治，理也，即此聖人慈悲救物，轉無為之妙法，治有為之蒼生。所以治近，指上文能治，屬在於下，仍前以發後，故云是以聖人治也處無為之事。言聖人寂而動，動而寂，寂而無為，而能涉事。動而寂，處世不廢無為，斯乃無為即為，為即無為，豈有市朝山谷之殊，拱默當塗之隔耶，故言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妙體真源，絕於言象，雖復虛寂而施無方，豈唯真不乖應，抑亦語不妨默，既而出處默語，其致一焉。端拱默然，而言滿天下，豈曰杜口而稱不言哉，故《莊子》云：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

終日言而盡物。

萬物作而不辭，

御注：令萬物各自得其動作，而不辭謝於聖人也。○御疏：作猶動作也，言聖人善化，無事無為，百姓不知，爰猶爰豫，各自得其動作，而不辭謝於聖人。故擊壤鼓腹，而忘帝力，此人忘聖功也。○河上公曰：不辭謝而逆止，萬物作，各自動作。○榮曰：作者芸芸，動作也。四人各安其業，萬物不失其真，任化自然，無所辭謝。○成疏：為始萬物，一切群生。作，感動也。始，先也。聖人無心，有感斯應，譬彼明鏡，方茲虛谷，感而後應，不為物先，故《莊子》云：常和而不唱也。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不居。

御注：令萬物各遂其生，不為己有，各得所為，而不負恃，如此太平之功成矣。猶當日慎一日，不敢寧居也。日慎一日，《尚書》文也。○御疏：令物各得成全其生理，聖人不以為己有。令物各得其營為，聖人不恃

為己功。如此則太平之功，弘濟日遠，猶且慎終如始，不敢寧居，此聖人自忘其功也。○河上公曰：生而不有，元炁生萬物不有也。為而不恃，道所施為，不恃其報。功成不居，功成事就，退避不居其位也。○榮曰：生而不有，付之於獨化，日用而不知。為而不恃，以萬物為刍狗，不恃德以為功。成功不居，雖有榮觀，宴處超然，遠之問道，軼於襄城，凝神邈於姑射也。○成疏：又生而不有。又解：為而不恃，為，施化也。恃，怙賴也。夫聖人虛懷，逗機利物，自他平等，物我兼忘，雖有大功，終不恃賴，忘其功也。成功不處，覆載萬物，功格天地，照燭蒼生，光逾日月，而推功於物，不處其德也。

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御注：夫唯不敢寧居，增修其德者，則忘功而功存，故不居而不去。○御疏：彼聖人者，稠直如髮，慎終如始，本末不衰，未嘗寧居而逸豫，是

以日新其盛德，忘功而功不去，光宅而天下安，故云夫唯不居，是以不去。○河上公曰：夫唯不居，夫唯功成，不居其位。是以不去，福德常在，不去其身。此言不行、不可隨、不言、不可知，疾上六句有高下長短，君開一源，下生百端，百端之變，無不動亂者也。○嚴曰：夫唯不敢寧居，而增修其德者，則忘功而功存，故不居而不去，化與道均，不望其功，德與天齊，不求其報，遁功逃名，深隱玄域，雖欲不居，是以不去也。○榮曰：至道彌綸於宇宙，上德範圍於兩儀，雖忘功用，百姓戴之，垂拱而清九野，無為而朝萬國，凝神常湛，故言不去也。○成疏：夫者語端，唯之言獨，夫能造化天地，亭毒含靈，有大志而推功於物，其唯聖人乎。只為能忘其功，而至功彌遠，聖德斯在，是以不去。

不尚賢章第三

就此一章，分為三別，第一汎舉之，不以戒行

人，第二獨顯聖人虛懷利物，第三重勸學人，令忘知會道。

第一泛舉之不以戒行人。

夫黃帝為君神農作，又用大道以治天下，將淳樸以安兆民，不親其親，虞舜所以流象傲，不子其子，唐堯所以擯丹朱，游峒嶺而順風，坐始山而若雪。無為至理，豈擇賢才於後，澆季斯移，淳樸日去，有一能而自伐，舉百行而皆傷，故簡公致田子之灾，周室有河陽之召，杏尚賢之過，貪貨居懷，不能泯利害於心田，默才能於度外，尚賢之病，其在茲乎。

不尚賢，使民不爭。

御注：不尚賢，使民不爭。尚賢則有迹，徇迹則爭興。使賢不肖各當其分，則不爭矣。○御疏：尚，崇貴也。賢，才能也。言人君崇貴才能，則有迹。飾偽者徇迹而失真，失真必尚賢之由，徇迹起交爭之弊。不若陶之玄化，任以無為，使雲自從龍，風自從虎，則唐虞在上，不乏元凱之臣，伊呂升朝，自叶台衡之望。各得其分，人無覬覦，則不爭也。○河上公曰：不尚賢，謂世俗之賢，辯口明文，離道行權，去質為文。不尚

者，不貴之以祿，不尊之以官也。使民不爭功名，反自然也。○嚴曰：世尚禮義則人爭，而不逮則為偽。

○榮曰：王道蕩蕩無偏無黨，貴賤將玉石同塗，賢者與愚人共貫，此大道之化，無爭者也。夫賢當於位，賞須以功，愚受以役，罰須以過。若賞賢過度，則極以驕奢。役愚越分，則困於貧窶。驕奢者必欺侮，獸窮者亦能鬪，則忿爭生也。是以日月曜彩，不為賢不肖易光，天地覆載，不為善不善改度也。○成疏：尚，貴也。賢，能也。非謂君王不尚賢人，直是學者撝謙，先物後己，不自貴尚而賤人也。而言不爭者，若使人人自貴賤物，則浮競互彰，若能各各退己先人，則爭忿自息，故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盜。

御注：難得之貨，謂性分所無者，求不可得，故云難得。夫不安於本分，希效所求，既失性分，寧非盜竊？欲使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則難得之貨不貴，性命之情不盜。○御疏：人

之受生，所稟有分，則所稟材器，是身貨寶，分外妄求，求不可得，故云難得。夫不安性分，希慕聰明，且失天真，盡成竊盜。今使賢愚襲性，能否用情，既無越分之求，自輕難得之貨。皆得性已，誰為盜乎？故《莊子》云：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饗富貴。又解云：以人君不貴珠犀寶貝，則其政清淨，故百姓化之，自絕貪取，人各知足，不為盜。○河上公曰：不貴難得之貨，言人君不御好珍寶，黃金棄於山，珠玉捐於淵也。使民不為盜，上化清淨，下無貪人。○嚴曰：藏珠寶玉，則人求而不贍，則為盜。○榮曰：棄十城之璧，擲千金之珠，視如瓦礫，豈有盜乎。○成疏：難得之貨，謂隋珠荆璧垂棘照車也。若使普天貴寶，則盜賊斯生，率土賤珍，則盜竊不起，故言不盜。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御注：既無尚賢之迹，不求難得之貨，是無可見之欲，而心不惑亂者

也。○御疏：希慕聰明者，是見可欲。欲心興動，非亂而何？今既不崇貴賢能，亦不要求越分，則不見可欲之事，而心不惑也。○河上公曰：不見可欲，放鄭聲，遠佞人。使心不亂，不邪淫也。○嚴曰：發揚三五則人悅，悅而不窮，則邪亂也。○榮曰：耳不聞鄭衛絲竹之聲，眼不見褒姒妲己之色，洗心潔己，遺情去欲，豈有亂乎。○成疏：可欲者，即是世間一切前境，色聲等法，可貪求染愛之物也。所言不見者，非杜耳目以避之也，妙體塵境虛幻，竟無可欲之法，推窮根塵，不合故也。既無可欲之境，故恣耳目之見聞，而心恒虛靜，故言不亂也。故《西升經》云：譬如鏡中影，可見不可取，又云：欲視亦無所見，欲聽亦無所聞也，前不盜不爭是別，今可欲是總，遣三業及一切法也。

第二獨顯聖心虛懷利物。

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
御注：心不為可欲所亂，則虛矣。

○御疏：是以聖人之治，說聖人理身，以為教本。夫理國者，復何為乎？但理身爾。故虛心實腹，絕欲忘知，於為無為，則無不理矣。虛其心，夫役心逐境，則塵事汨昏，靜慮全真，則情欲不作。情欲不作，則心虛矣。《莊子》云：虛室生白，謂心虛則純白獨生也，故曰虛其心。○河上公曰：是以聖人之治，說聖人治國與治身也。虛其心，除嗜欲，去煩亂也。○嚴曰：虛心以靜氣。○榮曰：是以聖人之治，皇上積德積仁，盡善盡美，老君欲重揚聖德，故再言之也。虛其心，除嗜欲，絕是非，遺萬慮，存真一。○成疏：聖人治國，同前釋，虛其心，既外無可欲之境，內無能欲之心，心境兩忘，故即心無心也。前境後境，又心虛也。

實其腹，

御注：道德內充，則無矜徇，亦如屬厭而止，不生貪求。○御疏：腹者含受，足則不貪，欲使道德內充，不生貪愛，故云實其腹。注云：屬厭

而止者，春秋閻沒汝寬諫魏武子詞也。欲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則足而不貪也。○河上公曰：懷道抱一，守五神也。○嚴曰：專精以積神。○榮曰：道實於懷，德充於內。○成疏：雖復即心無心，而實有靈照，乃言妙體虛寂，而赴感無差，德充於內，故言實腹。

弱其志，

御注：心虛則志弱。○御疏：志者，心之事，事在心曰志。欲令心有所行，皆守柔弱，故知心虛則志弱矣。○河上公曰：和柔謙讓，不處權也。○嚴曰：寂然無為，泊然無治。○榮曰：心志柔弱，順道無為。○成疏：既內懷實智，而外弘接物，處俗同塵，柔弱退己也。

強其骨，

御注：腹實則骨強也。○御疏：骨者，體之幹，既其道德內充，常無貪取，不貪則腹實，腹實骨自強矣。○河上公曰：愛精重施，髓滿骨堅。○榮曰：唯道集虛，心懷至道，在物

無害者，得成仙骨自強。○成疏：骨譬內也，言聖人雖復外亦和光，而內恒澹泊，欲明動不傷性，應不離真，故言強骨。

第三重勸學人，令忘知會道。

常使民無知無欲，

御注：常使人無爭尚之知，無貪求之欲也。○御疏：聖人所以行虛心實腹之教者，常欲使百姓無爭尚之知，息貪求之欲，令其自化爾。使夫知者不敢為也，夫無知無欲者，已清淨矣。則使夫有知者漸陶淳化，不敢為徇迹貪求而無為也。則無不治矣，夫得其性而為之，雖為而無為也。且絕尚賢之迹，不貴難得之貨，人因本分，物必全真，於為無為，復何矜徇？化既無聲而無臭，人故不識而不知，淳風大行，誰云不理？○河上公曰：反樸守淳。○榮曰：常使民無知無欲，使知者不敢為，則無不治。上扇無為之風，下行淳樸之化，下從於上，上下皆安，則無不化之也。○成疏：知者分別之名，欲

者貪求之目，言聖人常以空惠利益蒼生，令倒置之徒，息分別之心，捨貪求之欲。

使夫知者不敢為也。

御注：清淨化人，盡無知欲。適有知者，令不敢為也。○河上公曰：思慮深，不輕言者也。○成疏：使知者不敢為，則無不治，前既捨有欲得無欲，復恐無欲之人滯於空見，以無欲為道，而言不敢不為者，即遣無欲也。恐執此不為，故繼以不敢也。治，正也，行人但能先遣有欲，後遣無欲者，此則雙遣二邊，妙體一道，物我齊觀，境智兩忘，以斯為治，理無不正也。

為無為，則無不治矣。

御注：於為無為，人得其性，則淳化有孚矣。○河上公曰：為無為，不造作，動因循也。則無不治矣，德化淳，則百姓安也。○嚴曰：無爵祿以勸之，而孝慈自起，無刑罰以禁之，而奸邪自止，反真復素，歸於元始，世主無為，天人交市，翱翔自然，

物物而治也。

道沖而用之章第四

道沖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既令忘智會道，妙體一中，故次此章即明至道以中為用，此一章義開四別，第一明雖復以中為用，應須遣中，第二顯聖智虛凝，為物宗匠，第三示輶光晦迹，俯應下凡，第四結嘆聖人，起於萬象之首。

第一明以中為用，應須遣中。

夫清虛妙理，至道真常，迴超三界之先，直出有無之境，酌之不竭，同大海之波瀾，仰之無窮，等高山之峻峙，物莫之喻，心莫之知，生居象帝之先，吾不知其誰之子，在動而寂，處用而沖，故孔丘自比於醜鷄，黃帝得之於罔象，湛為物主，唯至道之宗乎。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

御注：言道動出沖和之氣，而用生成。有生之功，曾不盈滿。云或似者，於道不敢正言也。○御疏：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沖，虛也，謂道以虛為用也。夫和氣沖虛，故為道用。用生萬物，物被其功。論功則物疑其光大，語沖則道不曾盈滿，而妙本深靜，常為萬

物之宗。云或似者，道非有法，故不敢正言，他皆仿此。○河上公曰：道冲而用之，冲，中也，道匿名藏譽，其用在中也。或不盈，或，常也。道常謙虛，不盈滿也。○嚴曰：道以至虛，故動能至冲，德以至無，故動而至和。萬物得之，莫有不通。冲和者，道德之用，神明之常，天地所尊，陰陽所宗也。夫道非偏物，用必在中，天道惡盈，滿必招損，故曰盈。盈必有虧，無必有有，中和之道，固不盈不虧，非有非無。有無既非，盈虧亦非，借彼中道之藥，以破兩邊之病，病除藥遣，偏去中忘，都無所有，此亦不盈之義。○成疏：冲，中也。言聖人施化，為用多端，切當而言，莫先中道，故云冲而用之。此明以中為用也，而言又不盈者，盈，滿也，向以一中之道，破二偏之執，既除，一中還遣。今恐執教之人，住於中一，自為滿盈。言不盈者，即是遣中之義。

第二顯聖智虛凝，為物宗匠。

淵兮似萬物之宗。

御注：淵，深靜也。道常生於物，而不盈滿，妙本淵兮深靜，故似為萬物宗主。○河上公曰：道淵深不可知，似為萬物宗祖。○榮曰：海深故百谷朝而歸之，道深故萬物宗而奉之。○成疏：淵，止水也，以况聖人也。言止水能鑒於人，聖知能照萬法，故大匠取則於止水，衆生宗極於聖人。而言似者，則無宗而宗，宗不定宗也。故《莊子》云：人莫鑒於流波，而必鑒於止水，又云：止水之深為淵，宗則大宗師義也。

第三示韜光晦迹，俯應下凡。

挫其銳，解其紛。

御注：道以冲和，故能抑止銛利，釋散紛擾。若俗學求復，則彌結矣。○御疏：挫，抑止也。銳，銛利也。解，釋散也。紛，多擾也。冲虛之用，物莫之違，故銛利之心，多擾之事。念道冲和，而自抑止釋散矣。此則約文以明道用。注云俗學求復者，《莊子·繕性篇》云：滑欲於俗

學，以求復其初，言銛利紛擾，因欲而生，故念道則挫解，俗學則彌結矣。○河上公曰：經挫其銳解其紛，銳，進也，人欲銳情進取功名，當挫止之，法道不自見。紛，結恨也。當念道無為以解釋之。○嚴曰：有志而無銳，有心而無思，設無設之設，圖無圖之圖也。○榮曰：經挫其銳解其紛，前識傷性，長惡善人，銳也。虛懷忘己，以道析之，挫也。可欲亂正，得失滑心，紛也。遺彼忘我，遠欲制情，解也。○成疏：挫，止也。銳，進也。既重玄行足，自利道圓，為物師宗，故此下明利他也。體知物境虛幻，令進求之人息於貪競也。而言解忿者，忿，嗔怒也，解，釋散也。夫忿怒生乎逆順，逆順起乎妄心，聖人達逆順之兩空，體妄心之非有，故能誘導蒼生，令歸真實，釋散其懷，而破嗔痴也。

和其光，同其塵。

御注：道無不在，所在常無。在光在塵，皆與為一。一光塵爾，而非光

塵。○御疏：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道之沖用，於物不遺，在光則與光為一，在塵則與塵為一。無乎不在，所在常無。沖用則可為混光塵，妙本則湛然不雜，故云似或存也。○河上公曰：和其光，言雖有獨見之明，當如闇昧，不當以曜亂人也。同其塵，當與衆庶同垢塵，不當自別殊。○榮曰：和其光，同其塵，湛然常存，光而不耀，涅而不緇，和而不眩，於其體同而不累其真，故知湛然清淨而常存者也。○成疏：和其光，光，智照也，言聖人智慧光明，與日月齊照，而韜光晦迹，共凡智相和，聖智潛被，不曜於物，故下文云光而不耀。同其塵，塵則色聲等六塵也，猶如世間塵土，能點穢淨物，色聲等法，能汙清行，故名為塵也。而言同者，夫人遭時逢世，俯迹應凡，既韜彼智光，亦混茲塵穢，色聲無別，眼耳固同，處染不染，所以為異也。

湛兮似或存。

御注：和光同塵，而妙本不雜，湛兮似有所存也。○河上公曰：道湛然安靜，故能長存不亡。○成疏：湛，凝寂也，似，不定也。言聖人雖復和同光塵，而神凝姑射，動不乖寂，故云常存。而言似者，明非應非寂，而寂而應，寂不定寂，而應不定應也。

第四結嘆聖人超於萬象之首。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御注：吾不知道所從生，明道非生法，故無父道者，似存乎帝先爾。帝者，生物之主。象，似也。○御疏：吾者，老君自稱。象，似也。老君見吾至道沖用，生成萬物，尋責所以，不測由來，既無父道之人，故莫知道為誰子。生物必資道，故似在乎帝先。注云帝者生物之主，《易》云：帝出於震，王弼云：帝者，生物之主，興動之宗也。又解云：兆見曰象，此生物之帝，能兆見物象，故謂之象帝。○河上公曰：吾不知誰之子，老子言我不知道所從生也。象帝之先，道似天帝之前，此言道乃先

天地生。至今在者，以能安靜湛然不勞煩，欲使人修身法道也。○榮曰：道深甚奧，虛無之淵，迎隨之所不能知，終始惡乎而可定，故言不知誰子。開自然之治，闢之以三才，運造化之功，羅之以萬方，考之事用，在天帝之先，象天也。○成疏：吾，老君自稱也。言此寂即應之，聖道不知從誰而生，故言誰子也。象，似也，帝，天也。既能生天生地，似如天帝之九也。故《莊子》云：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又云：先天地生而不為老，然至道幽玄，寂寥恍惚，不生不滅，不先不後。而今言先者，欲明先而不先，不先而先，故加以象也。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一

①地：原作「資」，據文義改。

②止：原作「上」，據文義改。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二

唐玄宗御注并疏

河上公嚴君平李榮注

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濛陽強思齊纂

天地不仁章第五

天地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虛玄至道，超萬象之先，故次此章，顯忘功用，聖人與二儀合德。即此章中，義開三別，第一舉聖人天地，施化忘功，第二寄橐籥兩器，顯明妙用，第三斥多聞博學，不如體真。

第一舉聖人天地，施化忘功。

夫一氣陶鈞，二儀分判，天圓清而上覆，地方濁而下凝，皆資大道之生，同稟陰陽之氣。女媧鍊石補天柱而何言，夸父飲河死地角而誰許，豎亥步之而不得，秦密對之而無窮，不仁不仁，白狗萬物，滔滔天漢，查客不知其遠近，渺渺河源，張騫莫測其短長，比之橐籥，但見財成，喻之虛心，無聞屈竭，天道運轉，夫何以稱。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御注：不仁者，不為仁恩也。芻狗

者，結芻為狗也。犬以守御，則有蔽蓋之恩。今芻狗徒有狗形，而無警吠之用，故無情於仁愛也。言天地視人，亦如人視芻狗，無責望爾。嘗試論之曰：夫至仁無親，孰為兼愛？愛則不至，適是偏私。不獨親其親，則天下皆親矣。不獨子其子，則天下皆子矣。是則至仁之無親乃至親，豈不兼愛乎？○御疏：仁者，兼愛之目也。芻，草也，謂結草為狗，以用祭祀也。《莊子》：師金謂顏回曰：夫芻狗之未陳，巾以文綉。及其已陳，則蘇者取而爨之。今天地至仁，生成群物，亦如人結草為狗，不責其吠守之功，不以生成為仁恩，故云不仁也。則聖人在宥天下，視彼百姓，亦當如此爾。注云蔽蓋之恩者，《禮記》孔子云：蔽蓋不棄，為埋狗也。不獨親其親者，《禮運》文也。○河上公曰：天地不仁，天施地化，不以仁恩，性自然也。以萬物為芻狗，天地生萬物，人最為貴，天地視之，如芻草狗畜，不責望其報

也。聖人不仁，聖人愛養萬民，不以仁恩，法天地，任自然。以百姓為芻狗，聖人視百姓，如芻草狗畜，不責望其視意。○嚴曰：天以高而清明，地以厚而潤寧，陰陽交通，和氣流行，泊然行無為而萬物自生，非傾心以為仁愛，聖人秉道統和，清靜不改，一以變化，神明玄達，與道同儀，天下應之，萬物自化，豈不釋思慮，惶以顯仁愛乎。○榮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長短相形，是非相對，理自然也。仁，愛也。有愛則有憎，天地無心，絕於憎愛，以無愛故曰不仁。芻狗者，結草為狗，古人祝所用，已而棄之，言於芻狗用之不以為愛，棄之不以為憎，喻明天地暖然若春氣之自和，生者不以為仁，淒若秋霜之自降，殺者不以為義。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聖人無心，與天地合德，不仁芻狗，義可知矣。雖恩霑草木，澤被蝼魚，宣風闡化，必先於人，故云百姓也。○成疏：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仁，恩也，芻

狗，草狗也。《莊》云：已陳之芻狗，且圓穹在上，方峙於下，二儀覆載，亭毒群生，有大至功而言不仁者，視萬物如一狗也。何者，夫芻狗之為物，但有狗名，而無狗實也，況一切萬物虛幻亦然，莫不相與皆空，故無恩報之可責也。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其明，故能空心利物，功侔造化，所以先舉天地，次顯聖人，聖人雖復拯救蒼生，竟不見能化，所化亦同。芻狗虛幻無實也，前舉二儀，遍該無識，故稱萬物，後顯聖人，意在有情，故言百姓。非是不化無識，為有識能稟教故也。

第二寄橐籥兩器，以明妙用。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

御注：橐，籥也，籥，笛也。橐之鼓風，笛之運吹，皆以虛而無心，故能動而有應。則天地之間，生物無私者，亦以虛而無心之故也。○御疏：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橐，籥也，謂以皮

為橐，鼓風以吹火也。籥，笛也，言天地能芻狗萬物者，為其間空虛，故生成無私而不責望，亦猶橐之鼓風，笛之運吹。常應求者，於我無情，故能虛之而不屈撓，動之愈出聲氣。以喻人君虚心玄默，淳化均一，則無屈撓，日用不知，動而愈出也。○河上公曰：天地之間空虛，和氣流行，故萬物自生。人能除情欲，節滋味，清五臟，則神明居之也。其猶橐籥，橐籥中空虛，故能有聲氣也。○榮曰：經天地之間，其猶橐籥，虛而不屈，動而愈出，經橐，排橐。籥，樂管。屈，竭也，間，中也。夫橐籥中空，故能生品物而無盡，言人若能虚心空身，運用智德，無窮極也。○成疏：橐，籥袋也。籥，籥管也。夫天地聖人虚心利物，譬彼笙管，方滋籥袋，虚心之義，繼在下文。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御注：出聲以况聖人心無偏愛，則無屈撓之時，應用不窮，可謂動而愈出也。○御疏：橐籥虚心而不屈

撓，動之而愈出聲氣。○河上公曰：橐籥空虛，無有屈竭，時搖動之，益出聲氣也。○嚴曰：天地釋虛而事愛，則變化不通，物不盡生。聖人釋虛而事愛，則德澤不普，海內不升，恩不下究，功不盡成。橐籥釋虛而事愛，則中外隔閉，氣息不依。何則，仁愛之弊矣。○成疏：屈，竭也。橐籥內空，故出聲氣。不竭，亦猶天地無心，故能生化無窮也。動而愈出者，言橐籥動則聲氣生，聖人應則經教出也。

第三斥多聞博學，不如體真。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御注：多言而不訓，故數被窮屈。兼愛則難遍，便致怨憎，故不如抱守沖和，自然皆足也。○御疏：多言者，多有兼愛之言也。多有兼愛之言，而行則難普，故數窮屈不遂，是知不如忘懷虛應，抱守沖和，則自然皆足矣。注云不訓者，訓，答也，謂空有其言，而行不訓答也。○河上公曰：多言數窮，多事害神，多言害

身，口開舌舉，必有禍患。不如守中，不如守德於中，育養精神，愛氣希言也。○嚴曰：天地不言，以其

虛無，得物之中，生物不窮，聖人不言，法令虛而合物，則天獄空而無禁，鬼神靜而無為，天下蕩蕩，不識不知，而大治也。○榮曰：窮，困

也。若言當理，滿天下而無過，言而不中，亦出口而禍云入也，是困窮。然禍福在當與不當，得失非多與不多，今言多則數窮，欲戒多言之失，動以守中之得，使無滯教，內契忘言也。○成疏：多聞，博瞻也。數窮，

多言也。博學多言，唯益世智，既不體道，理歸於窮中一道也，多聞適足有為，守中即長生久視以此校量，故不如守中也。故《莊子》云：文滅質，博溺心。又陽朱云：鄰人以多岐路，所以亡羊，學者以多方，所以喪道也。

谷神不死章第六

谷神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多聞博識，不如

守中，故次此章明只為守中，故得谷神不死。就此章中，義分兩別，第一顯虛玄至道，能生立二儀，第二明不斷不常，而用無勞倦。

第一顯虛玄至道，能生立二儀。

蓋聞天人得生，皆資妙氣，若能修養，同獲大全，故黃帝駕龍而騰雲，叔卿驂鹿而朝漢，千年返郭，笑墳塚之累累，八月歸查，見仙驂之弈弈，玄牝氣母，綿綿若存，谷神衛生，眇眇長久。守一理以永固，餐五牙以致真。鶴髮復於稚齡，龜歲延於大壽。見朝菌而不嘆，納大椿而有期，左拍洪崖之肩，右抱高丘之神，何以臻此，攝衛之理妙乎。

谷神不死，

御注：谷者虛而能應者也。神者，妙而不測者也。死者，休息也。谷之應聲，莫知所以。有感則應，其應如神，如神之應，曾不休息。欲明至道，虛而生物，妙用難名，故舉谷神以為喻說也。○御疏：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谷神者，明谷之應聲，如道之應物，有感即應，其應如神。神者不測之名，死以休息為義，不測之應，未曾休息，故云谷神不死。玄，深也。牝，母也。谷神之應，深妙難

名，萬物由其茂養，故云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玄牝之用，有感必應，應由物出，故謂之門。門者，以出入為義，天地，有形之大者，不得玄牝之用，則將分裂發泄，故資稟得一以為根本，故云是謂天地根。根，本也。○河上公曰：谷，養也，人能養神則不死也。神謂五藏之神也。肝藏魂，肺藏魄，心藏神，腎藏精，脾藏志，五藏盡傷，則五神去矣。○嚴曰：太和妙氣，妙物若神，空虛為家，寂泊為常，出入無竅，往來無間，動無不遂，靜無不成，化化而不化，生生而不生也。○榮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河上公言以為養神，乃是思存之法。輔嗣言谷中之無，此則譬喻之義，雖真賢之高見，皆指事之說也。今則約理，嘗試言之，谷，空也，玄，道也，牝，靜也。夫有身有神，則有生有死，有生有死，不可言道，流動無常，豈得言靜。若能空其形神，喪於物我，出無根，氣聚不以為生，入無竅，氣散不以為

死，不死不生，此則谷神之義也。生死無常，浮動之物也。幽深雌靜，湛然不動，玄牝之義也。○成疏：谷，空虛也。神，靈智也。河上公言：谷，養也，言蒼生流浪生死，皆由著欲故也。若能導養精神，如彼空谷，虛容無滯，則不復生死也。是謂玄牝。

御注：玄，深也。牝，母也。谷神應物，沖用無方，深妙不窮，能母萬物，故寄谷神玄牝之號，將明大道生畜之功也。○河上公曰：不死之道，在於玄牝。玄，天也，於人為鼻，牝，地也，於人為口，天食人以五氣，從鼻入，藏於心，五氣清微，為精神聰明音聲五性，其鬼曰魂，魂者雄也，主出入人鼻，與天通，故鼻為玄。牝，地也，地食人以五味，從口入，藏於胃，五味濁辱，為形骸骨肉血脉六情，其鬼曰魄，魄者雌也，主出入於口，與地通，故曰為牝也。○嚴曰：牝以雌柔而能生玄，猶幽遠而不見，雖子物如母，莫睹其形。○成疏：

是謂仍上辭也。玄者不滯之名，牝以雌柔為義，欲明養神如谷，令其不死者，無過靜退雌柔，虛容不滯也。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御注：深妙虛牝，能母萬物，萬物由生，是謂之門。天地有形，故資稟為根本也。○御疏：玄牝之用，有感必應，應物由出，故謂之門。門者，以出入為義，天地，有形之大者，不得玄牝之用，則將分裂發泄，故資稟得一以為根本，故云是謂天地根。根，本也。○河上公曰：根，元也。言鼻口之門，是乃天地之元氣所從往來。○嚴曰：太和之所以生而不死，始而不終，開導神明，為天地之根元。○榮曰：道之靜也，無形無相，及其動也，生地生天，氣象從此而出，名之曰門，天地因之得生，號之曰根也。○成疏：言此深玄不滯之道，雌虛柔靜之法，能開通萬物，生化兩儀，故云根也。

第二明不滯不常，而用無勞倦。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御注：虛牝之用，綿綿微妙，應用若存，其用無心，故不勤勞矣。○御疏：綿綿者，微妙不絕之意。虛牝之用，應用無私。微妙，則稱為若存。無私，故用不勤倦。○河上公曰：綿綿若存，鼻口呼吸喘息，當綿微妙，若可存，復若無有也。用之不勤，用氣當寬舒，不當急疾勤勞也。○嚴曰：動靜玄妙，若亡若存，成物遂事，無所不然，光而不滅，用之不勤者，以其生不生之生，體無形之形也。○榮曰：綿綿，微妙也。玄牝之道，不生不滅，雌靜之理，非存非亡，欲言也不見其形，欲亡也萬物以生，不盛不衰，不常不斷，故曰綿綿也。勤者，苦也。得玄牝之道，運用無窮，無為逸樂，故曰不勤也。○成疏：綿綿，微細不斷貌也。若，似也。存，有也。若言神空則是斷見，若言神有則是常見，前說神空，故得不死，仍恐學者心滯此空，今言若存，即治於斷也。又恐學人心溺於有，故繼似字以治於常也，即用此

非無非有之行，不常不斷之心，而為修道之要術者，甚不勤苦而契真也。故《西昇經》云：動則有載劫，自惟甚苦勤，吾學無所學，乃能明自然。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虛玄至道，能安立二儀，故次此章，即托於二儀，而為修習之法。就此章內，文有三重，第一正舉二儀，假設問答，第二略顯聖智修營之能，第三結嘆聖人獨成尊貴。

第一正舉二儀，假設問答。

夫三才肇氣，二儀克固，日月懸景，明星燭幽，乘飛龍而御天，載牝馬而行地，作威於雷電，播氣於陰陽，自道而生，有物之母，賤而可貴，陶侃飛於八門，智有不愚，叔度澄於萬頃。不發不泄，大道所以貸形，久安久寧，妙象於焉陶鑄，下鎮山嶽，上浮烟雲，累卵所以不虧，其實大道之力也。

天長地久。

御注：標天地長久者，欲明無私無心，則能長能久，結喻成義，在乎聖人，後身外身，無私成私爾。○御疏：此標章門也，天以氣象，故稱

長。地以形質，故稱久。○河上公曰：說天地長生久壽，以喻教人也。○榮曰：天長地久，天地所能長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日月迴薄，虧戾之運難停，陰陽慘舒，寒暑之期易往，萬物於焉不足，兩儀所以獨長，故標天地之德，問乎長久之由，莫不本彼無心，不自營生也。言人若能法天地以無心，不自營以厚養，仙骨冠金石，以長存惠命，絡方圓而永固，若不能捐是非以契道，遺情欲以凝真，聲色聾盲於耳目，香味困爽於鼻口，形勞於外，心疲於內，則百年同於朝露，千金齊於暮槿，故曰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是以輕死也。○成疏：二儀雖大，猶有劫盡之期，然就形相之中，稍為賒遠，故舉天地以況聖人。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御注：天地生物，德用甚多，而能長且久者，以其資稟於道，不自矜其生成之功故爾矣。○御疏：前標門，

此假問。問云：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覆載萬物，長育群材，而皆資稟於妙本，不自矜其生成之功用，以是之故，故長能生物。又解云：不自生者，言天地但生養萬物，不自饒益其生，故能長生。○河上公曰：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天地所以獨長且久者，以其安靜，施不求報，不如人居處，汲汲求自生之利，奪人以自與也，故能長久，以其不求生，故能長生不終也。○成疏：天地所以能長久者，假設疑旨，發明其義，以其不自生，假設前問，釋其所由。言天地但施生於萬物，不自營己之生也，故能長久，結釋也。○節解：天長者謂泥丸也，地久者謂丹田也，泥丸下至絳官，丹田上升行一，上下元炁流離，百節浸潤，和氣自生，大道畢矣，故曰長生也。

第二略顯聖智修營之能。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御注：後身則人樂推，故身先。外身則心忘淡，故身存。○御疏：是以聖人效天地之覆載，必均養而無私，故推先與人，百姓忻賴，為下所仰，故身先也。不自矜貴，而外薄其身，天下歸仁，則無畏害，故身存也。

○河上公曰：是以聖人後其身，先人而後己也。而身先，天下敬之，先以為官長也。外其身，薄己而厚人也。而身存，百姓愛之如父母，神明祐之若赤子，故身常存也。○嚴曰：聖人威震八表，聰明四達，委慮於無欲，歸計於不為，卑身以尊天，後己以安人，故不為而成，不言而信，人願為主，故先人。逆身以順道，外己以安人，功大無外，而不可見，德高如蓋，而不可聞，化與神明通流，壽與山川為常，故存。○榮曰：忘情息機者少，逐欲乖真者多，唯聖人能行此，行謙退以居物後，德尊所以居先存道，於是外身身存，自與道合也。○成疏：是以聖人，是以仍上以合喻也。聖人即與天地合

德者也，舉其高行，楷模群有也。後其身，先度物也。而身先，超三界也。外其身，隳肢體也。而身存，得長生也。

第三結嘆聖人獨我尊貴。

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御注：天地忘生養之功，是無私。而能長且久，是成其私。聖人後外其身，是無私，而能先能存，是成其私也。○御疏：天地所以長久，聖人所以先存者，非以其無自私之心，故能成此長久先存之私乎？○河上公曰：非以其無私耶，聖人為人所愛，神明所祐，非以其公正無私所致乎，故能成其私。人以為私者，欲以厚己，聖人無私而已自厚，故能成其私也。○榮曰：凡情幽滯，靈識不通，無至公之心，有偏私之行，尊己而加物，厚身而薄人，欲先而不能超物，須存而報體已亡。聖人無心，欲居物先，自然在先，無情，欲得存固，自然存固，故曰成其私也。○成疏：此其無尸，故能成其尸。尸，主

也，言聖人觀物我虛幻，名實俱空，故能後己先人，忘我濟物，故無主也。而言成其尸者，結嘆聖人也。只為德合二儀，芻狗百姓，故獨居三界之尊，成天人化主也。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章所以次前者，前章略明忘我之行，未顯功能，故次此章廣舉忘我之人，有殊能妙用。就此一章，義開三別。第一正標上善，法喻兩陳。第二汎舉三能，廣明七德。第三結嘆柔弱，所以無疵。

第一正標上善，法喻兩陳。

夫至德幽玄，真宗秘蹟，鑿萬象於虛室，產三才於自然，衆妙之門，群生并入，恬忘之戶，蠢動滋生，何以喻之，其將若水濫觴之溢，成大海之滔天，尾閭之山，括洪河而泄地，雖浩汗莫測，而澄恬至柔，蕩垢濁於人間，守清泠於性表，道之為用，斯可近乎。

上善若水。

御注：將明至人上善之功，故舉水性幾道之喻。○御疏：上善者，標人也。若水者，舉喻也。至人虛懷，於法無住，忘善而善，是善之上。上

善之行，如水之能，其在下文，皆合法喻。○河上公曰：上善之人，如水之性。○榮曰：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又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理本深遠，難可測知，善人修道，行亦微妙，故借於水以為喻焉。水能潤物，道能濟人，故言善利。水則壅決任人，道則大順平等，故言不爭。物多惡下，人多愛上，今水流趣下，道行謙退，故言處惡。幾者近也，水性與道相近，故取以為譬焉。

○成疏：水有二種，一執二忘，此是忘善，故稱為上。水有多種利用，故偕況之。利用功能，具列於下。○節解曰：善者謂口中津液也，以口漱之則甘泉出，含而咽之，下利萬神，子欲行之，常以晨朝，漱華池令津液滿口，即昂頭咽之，以利萬神而益精炁。

第二汎舉三能，廣明七德。

水善利萬物又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御注：幾，近也。○御疏：水善利

萬物又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水性甘涼，散灑一切，被其潤澤，蒙利則長，故云善利，此一能也。天下柔弱，莫過於水，平可取法，清能鑒人，乘流遇坎，與之委順，在人所引，嘗不競爭，此二能也。惡居下流，衆生恒趣，水則就卑受濁，處惡不辭，此三能也。故幾於道，幾，近也。利物明其弘益，不爭表其柔弱，處惡示其含垢，此水性之三能也，唯至人之一貫，其行如此，去道不遠，故云近爾。

○河上公曰：水善利萬物，水在天為霧露，在地為泉源也。又不爭，處衆人之所惡，衆人惡卑濕垢濁，水獨靜流居之。故幾於道，水性幾與道同也。○成疏：水善利萬物，言水在天為霧露，在地為泉源，津潤露洽，利物處多，以此功能，故況聖德。聖德應感，善功機權，方便開化，其義如水，故以為喻也。又不爭，水性柔和，不與物爭，方圓任器，壅決隨人，上善之行，應物亦爾。處衆人之所惡，所惡者卑下之地，卑下之地，

水則居之，言衆人皆捨下趣高，僞慢陵物，上善獨去高取下，柔和靜退。故幾於道，幾，近也，言行此三能，故近於道，三能已了，次明七德。

居善地，

御注：上善之人，處身柔弱，亦如水之居地，潤益一切，地以卑用，水好下流也。○御疏：至人所居，善能弘益。如水在地，利物則多。又地道用卑，水好流下，同至人之謙順，幾道性之柔弱，故云居善地。○河上公曰：水性善於地，在草木之上，即流而下，有似於化，動而下人也。○榮曰：水不擇地，隨處俱流，行道之人，所居皆善也。○成疏：水性趣下，以下為安，上善好謙，以謙為吉，故用卑下，而為善地，所謂處乎不競之地。

心善淵

御注：用心深靜，亦如水之淵停也。○御疏：至人之心，善於安靜，如水之性，湛爾泉源，水靜則清明，心閑則了悟。淵，深靜也，故云心善淵。

○河上公曰：水心空虛，淵深清明。
○榮曰：水心靜而明，人心虛而鑒也。
○成疏：淵，止水也。言止水清潔泓澄，淵深難測，上善心源虛遠，靜照亦然，故淵靜則鑒人，心虛則照物。

与善仁，

御注：施與合乎至仁，亦如水之滋潤品物矣。
○御疏：至人弘濟，常以與人。善施之功，合乎仁行，如水滋潤，無心愛憎，故云與善仁。
○河上公曰：萬物得水以生，與虛不與盈也。
○榮曰：水洽於物，人惠於俗。
○成疏：仁，恩也。言水性霑濡，惠潤於物，聖德慈救，恩被蒼生，慈救則不隔怨親，霑濡則豈揀淨穢。言善信，

御注：發言信實，亦如水之行險，不失其信矣。
○御疏：上善之言，言必真實，引化凡庶，善信不欺。如彼流泉，豈殊坎險？故云言善信。注云行險而不失其信者，《周易》坎之詞也。
○河上公曰：水內影照形，

不失其清。
○榮曰：水之影物，妍醜不失其形。仁者為言，終始不乖其實。
○成疏：信，實也。水能澄鑒儀貌，妍醜不欺，聖言證理，信如符契，亦言海水三潮，不失時候。況聖智逗機，不遺三品。
○節解：謂神炁既行，形中萬神合會，故口中甘泉自出，漱咽無已，人既不知，安能行也。故聖人淡泊行一，則何華不先也。

政善治，

御注：從政善理，亦如水之洗滌群物，令其清淨矣。
○御疏：政，正也。至人於事，動合無心，正容悟物，物自從正。正則自治，非善而何？如彼水性，洗滌群物，令其清淨，故云善理。
○河上公曰：無有不洗，清且平也。
○榮曰：太平莫盛於停水，無偏不越於善人。
○成疏：水性平而無僻，聖心正而治邪。
《莊》云：平中準，大匠取則焉。

事善能，

御注：於事善能任用，亦如水性方圓隨器，不滯於物矣。
○御疏：至

人圓明，於物無礙，凡有運動，在事皆通。通則善能，是明照了。如彼水性，決之為川，壅之為池，浮舟涵虛，無所不為，是善能也。
○河上公曰：能方能圓，曲直隨形。
○榮曰：水之無用不成，君子何為不可。
○成疏：水性多能，隨事利益，聖智虛察，順物成功。

動善時。

御注：物感而應，其不失其時，亦如水之春泮冬凝也。
○御疏：至人之心，喻彼虛谷，方之鏡像，物感斯應，如彼水性，春泮冬凝，與時消息，故云動善時。
○河上公曰：夏散冬凝，應感而動，不失天時。
○榮曰：水冬凝夏釋，流結隨時，況聖智虛忘，感來則應，觀機動寂，不失事宜，出處默語，不二而一。
○節解：謂聖人事道以治身，去却邪偽，特為後賢而作軌範。夫此七善者，皆因一行，形中萬神自善也。

第三結柔弱，所以無疵。

夫唯不爭，故無尤。

御注：上善之人，虚心順物，如彼水性，壅止決流，既不違逆於物，故無尤過之地也。○御疏：尤，過也。至人善行，與物無傷，虚心曲全，未嘗爭競，波流頽靡，委順若斯，既不違逆於物，故無尤過之地矣。○河上公曰：夫唯不爭，壅之則止，決之則流，聽從人也。故無尤，水性如是，故天下無有怨尤水也。○嚴曰：人者體柔守弱，去高處下，受辱如地，含垢如海，言順人心，身在人後，人之所惡，常獨處之，恬若無心，蕩若無已，變動無常，與道流止，去己任因，莫過於水。帝王體之，用之為治，其德微妙，有何尤矣。○榮曰：水本無心，人能虛己，不與物爭，自然之道也。○成疏：夫唯義同，前釋唯水與聖，獨以不爭，為能虛柔順，故無尤過也。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二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三

唐玄宗御注并疏

河上公嚴君平李榮注

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濛陽強思齊纂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章所以次前者，前章廣明無為上善，虛己利他，故次此章，即顯有欲下凡，自貽伊譴，欲爾去取，所以次之。就此一章，義開三別。第一明執心有欲，多致傾危。第二明富貴驕矜，必遭禍害。第三謙柔靜退，方合天道。

第一明執心有欲，多致傾危。

夫天地大爐神功，至象出明，戒以指勸，陳靜退以博幽，故日月貞明，不失虧盈之度，山河深峻，格乎崩竭之災，况我凡軀，敢持盈滿，頓足於聲色之地，侈心於人我之中，飄飄善芽，理無明而不見，堂堂惡志，入有漏而恒安，赤子悲鳴，出三宮而上訴，白骨流洩，歷九泉而莫知，愚夫一生，倒置之甚，真言不察，深乎可哀。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御注：執持盈滿，使不傾失，積財為

累，悔吝必生，故不如其已。已，止也。○御疏：持，執也。盈，滿也。

已，止也。言人心貪愛欲，求取無厭，執守保持，使令盈滿，積財為累，悔吝必生，故聖人戒云：不如休止。

○河上公曰：盈，滿也。已，止也。持滿必傾，不如止。○嚴曰：污衆

趣時，以致財貨，財貨愈重，神明愈耗，財貨累積，以生患咎，不如未盈而止者矣。○榮曰：欹器滿而必

傾，奢侈滿而必敗，若欲不傾不敗，唯有不驕不盈。○成疏：持，執也，盈，滿也。已，止也。言不能靜退謙

虛，恒欲執求盈滿，夸矜我大，意在凌人，必致傾危，不如止而勿行也。故《莊子》云：卮滿則傾危，又《書》

云：滿招損，謙受益。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御注：揣度銳利，進取榮名，富貴必驕，坐招殃咎，故不可長保也。○御疏：揣，量度也。銳，銛利也。凡情

滯溺，貪求榮利，故揣量前事，銛利欲心，鬼瞰人怨，坐招殃咎，故不可

長保也。○河上公曰：揣，治也，先揣治之，後必棄擲也。○嚴曰：砥心銳志，運籌策，奢智能，爵尊名達，身進神去，安可長保也。○榮曰：尊則議，廉則挫，銳意出群，為人所辱，難長保也。○成疏：揣，磨也。銳，利也。夫揣劍磨刀，雖利必損，況勵己陵物，寧不困乎。又揣磨心智，唯欲貪求，其為傷害，甚於戈戟，物皆我讎，故不可長保。○節解：上揣者謂言語放散，下揣者謂精神放散，言語放散者，則致兵革，精神放散者，則致頭白齒落。

第二明富貴驕矜，必遭禍害。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御注：此明盈難久持之矣。○御疏：假使貪求不已，適令金玉滿堂，象既有齒而焚身，鷄故畏犧而斷尾，且失不貪之寶，坐貽致寇之憂，其以賈害，豈云能守？此覆釋持盈也。○節解：謂炁血為金，精為玉，子能行一，上下開通，腹中雷鳴，支節相扶，目光踴躍，與一相應也。○河上

公曰：嗜慾傷神，財多累身。○嚴曰：夫金玉之與名勢，身之與神，若冰之與炭，勢不兩存，名勢者神之穢，財利者身之害，養神之穢，積身之害，損我之所以成，而益之所以敗，財利日益，生炁日盡，莫之能守也。○榮曰：金玉無趾，自爾流行，水火之災，莫之能却，盜賊之來，難可防守，是知貪而聚者，失理也，積而散者，合道也。○成疏：欲甚神倦，財富形勞，身心既困，莫能守也。又積不能散，必招巨盜，內懷憂戚，外周栖疏，身死財泮，故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御注：此明銳不可揣也。驕猶心生，故咎非佗與。○御疏：遺，與也。富則人求之，故便欺物。貴則人下之，故好凌人。驕奢至而不期，殃咎來而誰與？因驕獲咎，驕自心生，故云自遺爾。此覆釋揣銳也。○河上公曰：夫富當賑貧，貴當憐賤，而反驕恣，必被禍患。○嚴曰：富貴而不驕，易言而難行，身愈尊

貴，志愈高遠，而富貴而驕，猶炬得火，舉明愈大，炬明愈盡，可不慎乎。○榮曰：積貨不能散，乘貴以凌人，咎自内生，非自外得。○成疏：咎，釁也。遺，與也。夫處富貴應須濟物，不能謙遜，反更驕盈，自致危亡，豈關佗與。○節解：謂富貴者多貪榮祿財賄，不肯學道，然後身死，身死不能保其官祿財貨也。縱積錢至天，何益於身，身死名滅也。

第三謙柔靜退，方合天道。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御注：功成名遂者，當退身以辭盛，未如天道，盈虛有時，則無憂患矣。○御疏：此舉戒也。夫滿則招損，謙便受益。惟彼天道，尚不常盈，故功成者隳，名遂者虧。欲求長保，未聞斯語。當須忘功與名，退身辭盛，如彼天道，不失盈虛，則無憂責矣。○河上公曰：人所為，功成事立，名迹稱遂，不退身避位，則遇於害，此乃天之常道。譬如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樂極則哀。○榮

曰：陰陽遞代，涼燠推遷，物之恒理，天之常道。若貪榮不退，必致危亡，二疏所以見機，四皓於焉長往，達於物理，合於天道也。○成疏：天者自然之謂也，夫日中則昃，月滿則虧，虧必盈，極則反，數其然也。所以佐世之功成，富貴之名遂者，必須守分知足，謙柔靜退，處不競之地，遠害全身，能如是者，深合天真之道也。功成名遂者，謂退身隱行，行自然也。

載營魄章第十

載營者所以次前章，前章略顯驕矜之過，謙退之德，其於修習法門，猶自未具，故次此一章，即廣明內外兩行，次第功能，此一章義分三別，第一明拘魂制魄，守一內修，第二明廣顯治國利佗之行，第三明達道忘功之美。

第一明拘魂制魄，守一內修。

夫奇樹所以芳菲，林花所以明媚，皆由深根固蒂，膏雨斯流。況之於人，魂魄須養，保和氣以自潤，守謙柔以共成。雨雪濛濛，不憚去來之苦，鷄鳴叫叫，須加夙夜之勤。必使營魄和安，無令心神散越，須知子晉控白鶴以排雲，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方悟琴高乘赤鯉而凌漢，如長營代務，擯棄真筌，大道之為痛心，何愚夫之暗昧也。

御注：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魄則陰虛，魂則陽滿，言人載虛魄，常須營護復陽。陽氣充魄則為魂，魂能運動，則生全矣。一者，不雜也。復陽全生，不可染雜，故令抱守淳一，能無離身。○御疏：載，初也。營，護也。言人受生始化，但有虛象，魄然既生，則陽氣充滿虛魄。魄能運動，則謂之魂，如月之魄照日則光生矣。故春秋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為魂，言人初載虛魄，當營護陽氣，常使充滿，則生全。若動用不恒，毗散陽氣，則復成虛魄而死滅也。《莊子》曰：近死之心，莫使復陽。故令營護虛魄，使復陽全生，抱守淳一，不令染雜，無離身乎，則生全矣。此教養神也。○河上公曰：載營魄，營，魂也。人載魂魄之上得以生，當愛養之。喜怒傷魂，卒驚傷魄，魂在肝，魄在肺，美

酒甘者，腐人肝肺，故魂靜則志道不亂，魄安則得壽延年。抱一能無離乎，言人能抱一，使不離於身則長存。一者，道始所生，太和之精，故曰一。布名於天下，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為正。入為心，出為行，布則為施，總名為一。一之為言，志一無二也。○榮曰：載，運也。營，護也。魄，身神也。一，道也。人者神之車，故言載。身清則魂魄安，心濁則真神遠，染慮以守神，故言營。灰心無有二，故言一。智將道合，神與形同，故曰無離。○成疏：載營魄，載，運也，營魂是陽神，欲人之善。魄是陰神，欲人之惡。故魂營營然而好生，魄泊也，欲人之泊著生死。又魂性雄健，好受喜怒，魄性雌柔，好受驚怖，驚怖喜怒，皆損精神。故修道之初，先須拘魂制魄，使不馳動也。抱一能無離，抱，守也，一，三一也。離，散也。既能拘魂制魄，次須守三一之神，虛夷凝靜，令不離散也。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御注：專一沖氣，使致和柔如嬰兒，無所分別乎。○御疏：專，專一也。氣，沖和妙氣也。人之受生，沖氣為本，若染雜塵境，則沖氣離散，神不固身，故戒令專一沖和，使致柔弱，能如嬰兒，無所耽著乎，此教養氣也。○河上公曰：專氣致柔，專精其氣使不亂，則形體能應之而柔順也。能如嬰兒乎，能如嬰兒，內無思慮，外無故事，則精神不去也。○榮曰：一身心則純和不散，專氣也。得長生之道，致柔也。未識陰陽之合，無復是非之情，能如嬰兒也。○成疏：專，精專也。炁，道也。致，得也。柔和也。只為專精道炁，致得柔和之理，故如嬰兒之無欲。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御注：玄覽，心照也。疵，病也。滌除心照，使令清淨，能無疵病乎。○御疏：滌，洗也。除，理也。玄覽，心照也。疵，病也。人之耽染，為起欲心，當須洗滌除理，使心照清淨，

情欲不起，能令無疵病乎。此教修心也。○河上公曰：滌除玄覽，當洗其心，使潔清也。心居玄冥之處，覽知萬事，故謂之玄覽也。能無疵乎，不淫邪也。○榮曰：浴玄流以洗心，滌也。蕩靈風以遣累，除也。內外圓淨，同水鏡之清凝，表里貞明，絕珠玉之瑕類也。○成疏：滌，洗也。除，遣也。覽，察也。疵，病也。滌蕩六府，除遣五情，神炁虛玄，故能覽察妙理，內外清夷，而無疵病者。

第二明廣顯治國利佗之行。

愛民治國，能無為乎？

御注：愛養萬人，臨理國政，能無為乎，當自化矣。自上營魄，皆放修身。身修則德全，故可為之君也。○御疏：愛民者，使之不暴卒，役之不傷性。理國者，務農而重穀，事簡而不煩，則人安其生，不言而化。此無為也，能為之乎。○河上公曰：愛民治國，治身者愛氣則身全，治國者愛民則國安。能無知乎，治身者，

呼吸精氣，無令耳聞。治國者，布德施惠，無令下知。○榮曰：君上不能自化，必藉於人化，物理人事資安靜，但有為而躁動者，傷物也，無為而安靜者，愛人也。○成疏：前既自利道圓，此下應須接物，行之莫先治國愛民。知，分別智也。慈悲覆養，是曰愛民，布政行化，名為治國。夫治國者必須示其淳樸，教以無為，杜彼邪奸，塞茲分別，如此則擊壤之風斯返，結繩之政可追。故下文云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德。

天門開闔，能為雌乎？

御注：天門，曆數所從出。開闔，謂理亂。言人君應期受命，能守雌靜，則可以永終天祿矣。又解云：《易》曰：常不以雄成，守雌牝，亦如天門開闔，虧而益謙。○御疏：修德可以為君，為君須承曆數，即天門者，帝王曆數所從出也。開謂受命，闔為廢黜，天降寶命，以祚有道，能守雌柔，可享元吉。故云能為雌乎。

又解云：《易》曰：一闔一闢謂之變，言聖人設教，應變無常，不以雄成，而守雌牝，亦如天門開闔，虧盈而益謙也。○河上公曰：天門開闔，天門，謂北極紫宮。開闔，謂終始五際。治身，天門謂鼻孔，開謂喘息，闔謂呼吸也。能為雌乎，治身當如雌牝，安靜柔弱。治國應變和而不唱也。○榮曰：天有四時之門，青門開而暄，赤門開而熱，白門開而冷，黑門開而寒，今之細人暑雨祁寒，皆生怨嗟，此不能靜也。闔，閉也，一門開三門閉。雌，靜也，聖人神凝於太漠，智寂於虛玄，死生否泰不能驚，水火寒熱不能動。○成疏：闔，閉也。雌，靜也。天地開闔，謂劫運成壞也。言聖人混迹二儀之中，不為三災所及，雖劫有廢興，而心恒虛靜，故《莊子》云：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御注：人君能為雌靜，則萬姓樂推

其德，明白如日四照，猶須忘功不宰，故云能無知乎？○御疏：帝王既受曆數，臨御萬方，若能守雌靜，則其德明白，如日之照，四達天下，功被於物，不以為功，所謂忘功若無知者，故云能無知乎？○河上公曰：明白四達，言道明白如日月，四通滿天下，八極之外，故曰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彰布之於十方，煥煥煌煌。能無知乎，無有能知道滿於天下者。○榮曰：聖人智周萬物，明齋兩曜，四方皆照，為四達也。照而常寂，光而不曜，遺識混心，能無知也。○成疏：明以能照得明白，以潔素受稱。四者四方，達者無礙，言聖人空惠明白，妙達玄理，智無不照，境無不通，故略舉四，足明八極。且寂而能應，所以四達，應不乖寂，恒自無為也。○又解云：四達者，達三界及道境。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御注：令物各遂其生而畜養之，遂

生而不以為有，修為而不恃其功，居長而不為主宰。人君能如此，是謂深玄之德矣。○御疏：生之畜之，下經云：道生之，德畜之，此云生之畜之者，謂人君治道清淨，令物得遂其生理，效德弘濟，令物各盡其畜養，故云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物得遂生，聖忘功用。遂生則生理自足，忘功則功用常全，斯乃無私而成私，不宰而為宰也。故生而不有者，令物各遂其生，君不以為己有也。為而不恃者，令各得動為，而不自負恃為己功也。居萬民之上，故云長，不恃其功，故云不宰也。如是是謂深玄之德矣。○河上公曰：生之畜之，道生萬物而畜養。生而不有，道生萬物無有取也。為而不恃，道所施為，不恃望其報。長而不宰，道長養萬物，長大不宰割，以為其器用之。是謂玄德，言道德玄冥，不可得見，欲使人如道也。○嚴曰：不有不恃，不以不宰，變化冥冥，天地自理，去

華離末，歸初反始。禍絕於我，亂亡於彼，福起於天，德生於地，然默默輓輓，萬物齊均，其德玄冥，莫之見聞也。○榮曰：生之畜之，道生之，德畜之，聖人同道德之生畜，長黔黎於淳化，養庶類於自然，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忘功德是謂玄德。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忘德之德，深而且遠，故言玄也。○成疏：生之畜之，言聖人自利道圓，利佗德滿，故能生化群品，畜養含靈，故下文云：道生之，德畜之。生而不有，雖復陶鑄萬物，亭毒三才，妙體真空，故無蒼生之可化。為而不恃，豈有功用之可稱，只為無蒼生之可化，故施為利物，亦無恩造之可恃。長而不宰，宰，主也。聖人長養群生，實為化主，而忘功喪我，故云不宰。

第三結嘆忘功之美。
是謂玄德。

成疏：玄言深遠，德乃上德，嘆此忘功聖人，冥於造化，可謂深玄上德。

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章所以次前者，前章雖顯自利利佗，內外二行，其於空有兩惠，猶自未圓，故次此章，具明資導之義。就此一章，義分爲兩。第一泛舉三事，以況有無。第二的辨有無，顯明資導。

第一泛舉三事，以況有無。

夫老君垂範，金口所宣，秘在紫微宮中，題於白簡之上，不比三五之經史，皆四萬劫之一傳。故漢帝不悟於真經，軒轅將迷於大隗，至聖垂意，流于下凡。所以鋪藉白茅，得聞玄道。立法作喻，破彼群迷。假合此身，究竟非我，譬如車也，何有實名。三十輻而共成，一百年而何久，若其不知虛假，深謂迷方者乎。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御注：此明有無功用，相資而立。三十輻者，明造車。共一轂者，因言少總衆。夫轅箱之有，共則成車，車中空無，乃可運用。若無轅箱之有，無，亦無所用之車。中若不空無，則轅箱之有，皆為棄物也。○御疏：輻三十貫一轂者，明少者多之所宗也。當其空無，方有車之運用，明無

有之所利也。夫道者何，至無至一者也。故能鼓動衆類，磅礴群材，適使萬殊區分，成之者一響，則原天下之動用，本天下之生成，未始離於至無至一者也。且就車而論，則轅箱有也，車中空無也，車中空無，乃可運用。若無轅箱之有，則空無之運用息矣。車中若不空無，則轅箱之類，皆為棄物。故乾坤成列而易功著，萬化流動而道用彰。是以借粗有之用無，明至無之利有耳。○河上公曰：三十輻共一轂，古者車三十輻，法月數。共一轂者，轂中有孔，故衆輻共湊之。治身者，當除情去欲，使五藏空虛，神乃歸之。治國者，寡能總衆，弱共扶強也。當其無，有車之用，無謂空虛，轂中空虛，輪得轉行，輦中空虛，人得載其上。○榮曰：輻，外也。轂，內也。內轂空故外輻湊之，聖人虚心，億兆歸之。無者空虛也，車形雖有，賴無為用，若車無空處，其用不成。今用本由空，故曰當其無，有車之用。借此

為譬，以況理教，教其文字為有也，理絕名言為無也，教之行也，因理而明，理之詮焉，由教而顯，理因教顯，無教理無所寄，教籍理明，無理教何所說。既知理教之相由，是體有無之為用。○成疏：《周禮·考工記》云：三十輻象三十日，以成一月也。當其無者，箱轂內空也，只為空能容物，故有車用。況學人心空，故能運載蒼生也。又車是假名，諸緣和合而成，此車細析推尋，遍體虛幻，況一切諸法，亦復如是。

埴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

御注：埴，和也。埴，粘土也。陶匠和土，為瓦缶之器也。○御疏：埴埴，粘土也。注云陶匠者，《尚書》云：範土曰陶。此言陶匠範和粘土，燒成瓦器，亦取其中空虛，以用盛受物也。○河上公曰：埴埴以為器，埴，和也。埴，土也。和土以為食飲之器也。當其無，有器之用，器中空虛，故得有所盛受也。○榮曰：作器必須和泥，泥調則器可用。

修身理宜鍊行，行潔則道可成。埴，和也。埴，土也。○成疏：《考工記》云：埴，和也。埴，粘土也。和粘水土，燒以成器，器中空無，故得盛受。以況學人心空，故能容物。

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御注：古者陶穴以為室宇，亦開戶牖，故云鑿耳。○御疏：鑿，穿也。門旁窗謂之牖。古者穴居，故《詩》云：陶復陶穴，謂穿鑿穴中之土以復覆其上，故云鑿耳。後代聖人易之以宮室，取其室中空虛，所以人得居處。《莊子》曰：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蹊，勃蹊謂爭路也。《爾雅》云：宮謂之室。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有之所利，利必資無，故有以無為利也。無之所用，用於體，體必資有，故無以有為用也。注云：形而上者曰道，形而下者曰器，《易·繫辭》文也。自無則稱道，涉有則稱器，欲明道用，必約形器以彰，雖借喻於三翻，終用無於一致耳。○河上公曰：鑿戶牖以為室，謂作

室屋。當其無，有室之用，言戶牖室虛，人得以出入。觀視室中空虛，人得居處，是其用也。○榮曰：為室內不空虛，外無戶牖，其為用不以難乎。為道內既闇昧，外復聾瞽，以此求道，理非易乎。室開戶牖，有用也。人生慧解，道成之。○成疏：穿鑿戶牖，以為屋室，室中空無，故得居處。況學人心空，故能覆物。又穿鑿戶牖，通人往來，况根竅虛通，故能用而無染。車等三物，其義相類，所以重出者，車則動而不靜，室則靜而不動，器則亦動亦靜，有此三異，故重出之。

第二的辨有無，顯明資導。

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御注：有體利無，以無為利。無用體者，以有為用。且形而上者曰道，形而下者曰器，將明至道之用，約形質以彰，故借粗有之利無，以明妙無之用有耳。○河上公曰：故有之以為利，物利於形，器中有物，室中有人，恐其屋破壞。腹中有神，畏其形

之消亡也。無之以為用，言虛空中者，乃可用盛受物，故曰虛無制有形。道者空無也。○榮曰：單有而無無，有不得為利，單無而無有，無不得為用，明有因無以為利，無因有以為用。既識有無之相因，自知粗妙之相籍也。○成疏：無賴有為利，有藉無為用，二法相假，故成車等也。言學人必須以有資空，以空導有，有無資導，心不偏溺，故成學人之利用。

五色令人目盲章第十二

五色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泛舉車器，欲顯假法不真，故次此章，正辨色聲，以明實法，虛幻相對，所以次之。就此一章，義開二別。第一顯塵能敗根，應須厭離。第二明根染塵境，勸令靜息。第三舉聖戒凡，示其取捨。

第一顯塵能敗相，應須厭離。

夫至道恬忘，理相俱寂，一氣生貸，遂成于人。圓首戴天，方足履地，四肢象於四氣，五臟法於五行，故得目耳徹明，心情洞曉。須掩有為之色，來歸真淨之源。豈趨馳放之心，以結聾盲之業，不能割却誣妄，行諸大方，馳彩鳳於

丹臺，控玄虬於碧落，去彼取此，長為真人哉。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

御注：目悅青黃之觀，耳耽宮徵之音，口嘍芻豢之味，傷當過分，則坐令形骸盲聾也。○御疏：色謂青黃赤白黑，音謂宮商角徵羽，味謂酸鹹甘苦辛。爽，差也。目視色，耳聽聲，口察味，傷當過分，則不能無損。故坐令形骸盲聾爽差爾。又况耽滯代間諸法，不悟聲色性空，豈惟形骸之有聾盲，此亦智之聾盲者也。○河上公曰：五色令人目盲，貪淫好色，則傷精失明也。五音令人耳聾，好聽五音，則和氣去心，不能聽無聲之聲。五味令人口爽，爽，妄也，人嗜於五味則口爽，言失於道也。○嚴曰：淫於五色之變，視不見禍福之形，色者陷目之錐也。佚於五音之變者，聽不聞吉凶之聲者，塞耳之椎也。美於五味之變者，口不中是非之情味者，斬舌之器也。○榮曰：目雖能見，耽色不已，喪其明。

耳雖能聞，淫聲無倦，失其聽。口雖能嘗，察味莫窮，乖其養。爽，失也。然盲以不見為義，聾以不聞為義，有目而不見真人大聖，盲也。有耳不聞希聲之廣樂，微妙之靈音，聾也。口以知味為用，若貪俗味，失於道味，故言爽也。○成疏：五色令人目盲，五色者，謂青黃赤白黑也。言人不能內照真源，而外逐塵境，雖見異空之色，乃曰非盲，不視即色是空，與盲何別。五音令人耳聾，五音者，宮商角徵羽也。心耽絲竹，耳滯官商，不能返聽希聲，故曰聾也。《莊子》云：非唯形骸有聾盲，夫智亦有之。五味令人口爽，五味者，甘苦辛酸鹹。差失也。耽貪醪醴，咀嚼膾腥，不能味道談玄，故曰口爽。

第二明根染塵境，勸令靜息。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御注：馳騁代務，耽著有為，如彼田獵，唯求殺獲。《莊子》云：日以心鬪，逐境奔馳，靜而思之，是發狂病也。○御疏：此言耽聲滯色之人，

馳騁欲心，亦如田獵，但求殺獲，欲心奔盛，逐境如馳，靜而觀之，是以發狂病也。○河上公曰：人精神好安靜，馳騁呼吸，精神散亡，故發狂也。○嚴曰：樂於田獵之變者，思不免於狂惑。田獵者，狂惑之師也。○榮曰：縱之於田漁，太康失業，獵之於名聲，張毅發病。身亡國失，狂之大也。○成疏：馳騁猶奔驟也，言田獵之夫，貪逐禽獸，快心放蕩，有類狂人。倒置之徒，欲心逐境，速如馳騁，狂如田獵。《莊子》云：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等是也。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御注：性分所無，求亦不得。妄求難得，故令道行有所妨傷。○御疏：難得之貨者，言人身以材器為貨，難得之貨者，即性分所無，求不可得。夫不安本分，矯性妄求，既其乖失天倪，所以妨傷道行。○河上公曰：妨，傷也。難得之貨，謂金銀珠玉。心貪意欲，不知厭足，則行傷

身辱。○嚴曰：貪於貨財之變，慮不免於邪傾。財貨者，害本之物矣。○榮曰：美色重寶，難得也。以此亂心傷行也。○成疏：難得之貨，謂趙璧隋珠，珍貴佳麗之物也。貪著愛玩，為生死之因，於修道行中，大為妨礙。

第三舉聖戒凡，示其取捨。

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御疏：腹者，含受而無分別。目者，妄視滯於色塵。無分別則全和，故為之。滯色塵則傷性，故不為也。故去彼取此，彼目妄視，故去之。此腹含受，故取之。○河上公曰：是以聖人為腹，守五性，去六情，節志氣，養神明。不為目，目不妄視，妄視泄精於外矣。故去彼取此，去彼目之妄視，取此腹之養性也。○嚴曰：夫聖人者，服無色之色，聽無聲之聲，味無味之味，馳騁無境之域，經歷無界之方，發無形之網，獲道德之心矣。○榮曰：虚心而內實，為腹也。反聽而不言，不為目也。有

累之業，遣去也。無為之道，來取也。○成疏：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是以，仍上之聖人即舉聖戒凡也。腹，內也，目，外也，懷道抱德，充滿於內，故為腹也。內視無色，返聽無聲，諸根空淨，不染塵境，故不為目也。故去彼取此，去彼為目之盲聾，取此為腹之實智。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三

① 遇：原作「過」，據文義改。

② 期：原作「斯」，據文義改。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四

唐玄宗御注并疏

河上公嚴君平李榮注

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濛陽強思齊纂

寵辱若驚章第十三

寵辱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辯根塵等法，舉體不真，故以此章明身反榮華，適為患本。就此一章，分為三別。第一總言寵辱貴患不殊，第二假設疑問，辯其所以。第三校量貴愛，顯其得失。

第一總言寵辱貴患不殊。

夫代上尊榮，無過九五，人之死地，唯十有三，開寵辱之兩途，明衆生之不悟。家門赫赫，大冠長劍之雄，祿爵巍巍，佩劍垂纓之盛，豈知夫玄勳一秩，赤族便來，故霍光以芒刺生憂，楊惲以豆萁成禍。老君大戒寵辱須驚，念我凡夫心情不鑒，入朝廷而不賞，出當寵而恒安，田實所以相傾，為執當之要。

寵辱若驚，

御注：操之則慄，捨之則悲，未忘寵辱，故皆驚也。○御疏：若，如也。

言寵辱之驚相如也。夫操之則寵，捨之則辱，言人不能心齊榮辱，矜徇功名，執權既以為光寵，失勢自傷於卑辱。光寵則矜恃，卑辱則驚嗟，故陳戒使若驚，欲令齊其寵辱。○河上公曰：身寵亦驚，身辱亦驚。○榮曰：官高而慮危，賤極而多耻，皆懼也。○成疏：寵為榮愛之名，辱是戮耻之稱，若，如也，驚，恐也，言人得寵則逸豫喜歡，遭辱則怵惕憂患，故得寵心驚喜，遭辱心驚怖。喜怖雖異，為驚即同，故言若也。然喜怖之情皆非真性者也，是以達者譬窮通於寒暑，比榮辱於儻來，生死不撓其神，何貴賤之能驚也。

貴大患若身。

御注：身為患本，故矜貴其身，即如貴大患矣。此合云貴身如貴大患，而乃云貴大患如身者，欲明起心貴身，即是大患。有貴即身是大患，故云貴大患如身。若，如也。此上兩句正標也。○御疏：貴，矜貴也。若亦如也。身者禍患之源，夫耽玩

聲色，矜競榮華，皆為有身，遂成患本。即貴其身者，復何貴乎，貴大患矣。即身是患，等無有異，未能無患，祇為有身。即此貴身同貴大患，若能無患，亦復忘身，是知患由貴生，身為患本，故云貴大患若身。○河上公曰：復還自問，故畏大患至身也。○榮曰：夫外其身者得失難駭，貴其身者寵辱易驚，若也貴身，即有大患，故言貴大患若身也。○成疏：貴謂爵位，亦是自貴己身也。大患謂煩惱老病等也。言凡人但知矜貴此身而惡大患，不知大患即是我身，多求資養，終歸滅壞，故貴身即是貴患，惡患即可惡身，為貴與大患，俱以身為本，故言若也。

第二假設疑問，辯其所以。

何謂寵辱？寵為下。

御注：前標寵辱如驚，恐人不了，故問何謂寵辱。夫得寵驕盈，無不生禍，足知寵為辱本，故答云寵為下也。○御疏：前標寵辱若驚，恐人不曉，故設問云何謂寵辱。還自答

云寵為下。所以明寵為下者，夫恃寵即驕盈，驕盈則生禍，因寵獲禍，則寵為辱本，故云寵為下也。○河上公曰：何謂寵辱，問何謂寵，何謂辱。寵者愛榮，辱者耻及身。還自問者，以曉人也。寵為下，辱為下賤。○榮曰：何謂寵辱，起問寵為下，釋出也。寵為貴，應言上，辱為賤，應言下，今說寵則知有辱，言下自明於上，不能具出略舉也。若依文而解，俗愛榮華，以寵為上，居高近危，榮來辱及，寵為下。○成疏：何謂寵辱，假設疑問也。寵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解釋其義也。世情顛倒，以寵為上，惠心觀照，足為鄙下。何者？為得寵心驚喜，失寵心驚怖，此之兩驚，本由一寵，故可為下也。

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為寵辱若驚。

御注：寵辱循環，寵為辱本。凡情或滯，驚辱而不驚寵。故聖人戒云：汝之得寵，當如汝得辱而驚，則汝之失寵得辱，亦如吾戒，汝得寵而

驚懼也。故經云是謂寵辱若驚。○御疏：得則為寵，失則為辱，若驚者，夫寵辱循環，故寵為辱本。代間衆生，得寵則欣喜，得辱則驚懼，故聖人戒云，禍福循環，譬之糺墨，寵辱無定，豈可獨驚。辱來既驚其禍患，寵至亦驚其驕逸，其驚相若，故經云是謂寵辱若驚也。○河上公曰：得之若驚，得者寵榮，驚者處高位如臨危，貴不敢驕，富不敢奢。失之若驚，失者失寵處辱，驚者恐禍重來。是為寵辱若驚，解上得之而驚，失之而驚也。○榮曰：寵則榮來，辱便祐至，得之與失，并悉皆驚，唯虛澹之人，不駭其慮，是謂寵辱若驚也，結上義也。○成疏：是謂寵辱若驚，結成辱寵之義。

何謂貴大患若身？

御注：恐人不曉即身是患本，故問也。○河上公曰：復還自問，故畏大患至身也。○榮曰：問也。○成疏：假設問。

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

御注：身相虛幻，本無真實，為患本者，以吾執有其身，痛癢寒溫，故為身患。○御疏：吾所以有此大患者，為吾執有身相，好榮惡辱，辯是非，不得則大憂懼，心神內竭於貪欲，形骸外困於奔競，榮然疲役，非患而何。○河上公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則憂其勤勞，念其饑寒，觸情從欲，則遇禍患榮解也。有身滯榮悴之病，兼生死之災，故云大患也。○成疏：此答前問。執著我身，不能忘遣，為身愁毒，即是大患，故知貴我身者與患不殊。故《西昇經》云：身為惱本，痛癢寒溫，吾拘於身，知為大患也。

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御注：能知天地委和，皆非我有，離形去智，了身非身，同於大道，夫有何患也。○御疏：無身者，謂能體了身相虛幻，本非真實，即當坐忘遺照，墮體黜聰，同大通之無主，均委和之非我，自然榮辱之途泯，愛惡之心息，所謂帝之懸解，復何繫於大患

乎？故云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注云委和者，莊子承答舜云：身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河上公曰：使吾無有身體，得道自然，輕舉昇雲，出入無間，與道通神，當有何患。○嚴曰：休心道德，記志神明，和為中主，澹若不生，無計之計，經營天地，無慮之慮，翱翔混冥，存忘變化，不以為異，尊寵卑賤，無所少多，貴大亡於身，故大患不能得，天網不能取也。○榮曰：虛己忘心，無身也。是非患累，起在於身，身苟忘也，則死生不能累，寵辱不能驚，何患之有。○成疏：只為有所，以有身患，身既無矣，患豈有焉，故我無身，患將安託。所言無者，坐忘喪我，墮體離形，即身無身，無身非是滅壞，而稱無也。

第三校量貴愛，顯其得失。

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

御注：此章首標寵辱之戒，後以寄託結成者，夫寵辱若驚，未忘寵辱貴

愛，以為未忘貴愛，故以辱校寵，則辱不如寵，以貴方愛，則貴不如愛。驚寵辱者，尚有寵辱介懷，存貴愛者，未為兼忘天下，故初則使驚寵辱，後欲令寵辱俱忘，假寄託之名，辯兼忘之極，致忘寵辱，無所復驚，忘身即無為患本，忘天下則無寄託之近名。○御疏：言人君自矜貴其身，以為天下之主者，貴身則陵人，人故不附，可暫寄耳。若自愛其身，以為天下之主者，愛身則慈人，人則樂推，故可託身於萬人之上，長為主矣。然此章首標驚寵辱，結以寄託者，欲明驚寵辱不若忘寵辱，存貴愛不若忘天下，故為大患，為吾有身，驚寵辱未能物我都忘，則百慮一致，矜有則萬殊爭長，故忘寵辱則無所復驚，忘身則無為患本，忘天下則無寄託之近名，然後上有太上之君，下有下知之臣，無為無不為，不德而有德矣。○河上公曰：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言人君故貴其身而賤人，欲為天下主者，則可寄立，

不可以久。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言人君能愛其身，非為己也，乃欲為萬民之父母。以此德為天下主者，乃可以託其身於萬民之上，長無咎也。○榮曰：太上貴德不貴身，明王愛人不愛己。苟能如此，則可以長久也。若貴身而賤物，愛己以憎人，不能同天地之仁，齊日月而均照，則寄託而已。○成疏：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不知身是大患，矜而貴之，自貴其身，恒欲陵物，如此之人，適可暫寓於世間，不得久視於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寄是暫時寄寓，託謂永相附託，言能保愛己身不輕馳騫。謙以自牧，雌而順物者，則可以託化於天下，故德經云自愛不自貴。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舉身為大患，戒勿耽貪，此章則顯妙體希夷，勸令修學，先病後藥，所以次之。今就此章，義分爲六。第一明不一而一，散一爲三。第二明不三而三，混三歸一。第三明道非愚智，妙絕名言。第四明

體雜色聲，而無方應物。第五明非無非有，不古不今。第六明而古而今，爲綱爲紀。

第一明不二而一，散一爲三。

夫玄道幽潛，洪源湛邃，陟三天而罕見，昇八境而難尋。狀鷄子之未分，仰猶龍而莫睹。杳冥昏默，理絕隨迎，故軒帝失之於崑丘，唐堯邈之於姑射，不生不滅，跨萬古而長存，無色無形，貫三清而首出。從本降迹，闢衆妙門廓，天地氤氳，開造化延埴，闡真文於玉笈，納群生於寶珠，故劉安致八公之仙，王母獲雙童之侍，麻姑暫對，指海水之三移，丁令歸歌，知鄉關之一變，妙道之用，其大矣哉。

視之不見名曰夷，

御注：此明道也。夷，平易也。道非色，故視不可見。以其於無色之中而能色，故名曰夷。○御疏：此章明道也。夫視之者，以色求道，聽之者，以聲求道，搏之者，以形求道。道非色聲形法，故求竟不得。以不得故，欲謂之無，乃於無色之中，能應衆色，無聲之中，能和衆聲，無形之中，能狀衆形。是有無色之色，無聲之聲，無形之形，故謂之夷希微。夷希微者，所謂明道而非道也。夷，

平易也。希者，聲之微妙也。持，執持也。○河上公曰：無色曰夷，言一無彩色，不可得視而見也。○榮曰：道遠乎哉，眼不可不見，聖人體之，獨見曉焉，名之曰夷，夷，平也。大道甚夷，坦然善謀也。○成疏：夷，平也，言至道微妙，體非五色，不可以眼識求，故視之不見。若其有色，色則參差，只爲無色，故夷然平等也。

聽之不聞名曰希，

御注：希者，聲之微也。道非聲，故聽之不聞。以其於無聲之中，獨能和焉，故名曰希也。○河上公曰：無聲曰希，言一無音聲，不可得聽而聞之。○榮曰：大音希聲，耳所不聞，聖人洞之，獨聞和焉。名曰希，玄教難遇，希言自然也。○成疏：希，簡少也，體非官商，不可以耳根聽，故曰希也。

搏之不得名曰微，

御注：搏，執持也。微，妙色也。道無形，故執持不得。以其於無形之

中而能形焉，故名曰微也。○河上公曰：無形曰微，言一無形體，不可搏持而得之。○榮曰：大象無形，難可搏觸，聖人玄悟，了達虛無，故言微者機也。動而應物機也，妙絕有無。○成疏：搏，觸也。微，妙也。言體非形質，不可搏觸而得，故名微妙也。又臧公三一解所謂精神炁也，精者靈智之名，神者不測之用，炁者形相之目，總此三法爲一聖人。不見是精，不聞是神，不得是炁，既不見不聞不得，即應云無色無形，何^②爲乃言夷希微耶。明至道雖言無色，不遂絕無，若絕無者，遂同太虛，即成斷見。今明不色而色，不聲而聲，不形而形，故云夷希微。

第二不三而三，混三歸一。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

御注：三者將以詰道，道非聲色形法，故詰不可得，但得夷希微耳。道非夷希微，故復混而爲一也。○御疏：此三者，希夷微也。致，得也。詰，責也。混，同也。妙本微妙，精

一難名，色聲形法，焉得詰責？欲以色聲形詰，但得夷希微耳。謂之夷希微，則三世也，夷希微但假名，欲明道用，道非聲色形等，則夷希微復混同為一矣。○河上公曰：此三者不可致詰，三者謂夷希微。不可致詰者，夫無色無聲無形，口不能言，書不能傳，常受之以靜，求之以神，不可詰問而得之也。故混而為一，混，合也，故合於三，名之而為一。○榮曰：希夷微三者也，俱非聲色，并絕形名不足詰，長短莫能議，混沌無分，寄名為一，一不自一，由三故一。三不自三，由一故三。由一故三，三是一三，由三故一，一是三一。一不成一，故三不成三，惟其三不成三，則無三。一不成一，則無一。無一無三，自叶忘言之理，執三執一，翻滯玄通之教也。○成疏：三者即夷希微也。致，得也。詰，責也。混，合也。真而應，即散一以為三，應而真，即混三以歸一，一三三一，不一不異，故不可致詰。又解：此

真應兩身作三乘，義釋具在開題義中。

第三明道非愚智，妙絕名言。

其上不皎，其下不昧。

御注：在上者必明，在下者必昧，唯道於上非上，在上亦不明，於下非下，在下亦不昧也。○御疏：皎，明也。昧，暗也。夫形質之物，皆有定方，在上者則明，在下者則昧，唯妙本惚恍不可定名，則在上亦不明，在下亦不昧，而能上能下，能明能昧，非天下之至蹟，其孰能與於此？○河上公曰：其上不皎，言一在天上，不皎皎光明也，道上下無極也。其下不昧，言一在天下，不昧昧有所闇冥也。○榮曰：其上不皎，其下不昧，乘乘不可名，復歸於無物。皎，明也。昧，闇也。乘乘，猶泛泛也。乘物以遊，而無繫也。言乎至道，不皎不昧，不可以明闇名，非色非聲，不可以視聽得，希夷之理既寂，三之一致亦空，以超群有，故曰歸無。無無所有何所歸，復須知無物，無物亦

無，此則玄之又玄，遣之又遣也。○成疏：皎，明也。昧，闇也。言至道幽微，非愚非智，昇三清之上，不益其明，墜九幽之下，不加其闇，所謂不增不減，其在茲乎。

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御注：繩繩者，運動不絕之意。不皎不昧，運動無窮，生物之功，名目不得，非物能物，故常生物，而未始有物，妙本湛然，故云復歸於無物。○御疏：繩繩者，運動不絕之意也。妙本生化，運動無窮，生物之功，強名不得，物物而不物，生生而不生，尋責不得則妙本湛然，未曾有物，故云復歸於無物也。○河上公曰：繩繩不可名，繩繩者，動行無窮極也。不可名者，非一色也，不可以青黃赤白黑別，非一聲也，不可以宮商角徵羽聽，非一形也，不可以長短大小度之也。復歸於無物，物，質也，復當歸之於無質。○嚴曰：沉沉汎汎，復歸虛空，曲成萬物，皆得以存。窮微極妙，盡得以然，周流上下，莫睹

其無也。○成疏：繩繩，正直也，猶繩墨之義也。言聖人既能政理，復能政他，故云不可執名求理，故不可名也。又解：繩繩，運動之貌也，言至道運轉天地，陶鑄生靈，而視聽莫尋，故不可名也。復歸者，還源也。無物者，妙本也。夫應機降迹，即可見可聞，復本歸根，即無名無相。故言復歸於無物也。

第四非色聲而無方應物。

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

御注：是謂無形狀之狀，無物質之象，不可名有，不可名無，無有難名，故謂之惚恍也。○御疏：狀，形狀也。象，物象也。言妙本混成，本無形質，而萬化資稟，品物流形，斯可謂有無狀之形狀，有無物之物象，不可名為有，亦不可格之於無，無有難名，故謂之惚恍。○河上公曰：是謂無狀之狀，言一無形狀，而能為萬物作形狀也。無物之象，一無形質，而為萬物設形象也。是謂惚恍，言一惚惚恍恍，若存若亡，不可見也。

○嚴曰：無狀之狀，無所不狀，無象之象，無所不象。光於惚恍，無所不顯，大而若小，存而若亡也。○榮曰：超有物而歸無物，無物亦無色，視聽而契希夷，希夷還寂，恐迷途之未悟，但執無形，示失路之有歸。更開有象無狀之狀，此乃從體起用，無物之象，斯為自應還真，自應還真，攝迹歸本也。從體起用，自寂之動也。自寂之動，語其無也。俄然而有。攝迹歸本，言其有也，忽爾而無，忽爾而無，無非定無，恍然而有，有非定有，有無恍惚，無能名焉。○成疏：是無狀之狀，無物之象，狀貌象形，妙本希夷，故稱無狀。無物亦能生化，故云狀之象。

第五明非無非有，不古不今。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御注：無始，故迎之不見其首。無終，故隨之不見其後。○御疏：至精無形，至大可圍，故迎之者不得其首，隨之者不得其後。無首則無始，無後即無終，無始無終，故非隨迎所

得也。○河上公曰：一無影迹，可得見知也。○榮曰：有也，有前可接，無也，無後可追。迎不見，非有。隨之不見，非無也。○成疏：迎不見其首，明道非古無始也。隨不見其後，明道非今無終也。

第六明而古而今，為綱為紀。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御注：執古無為之道，以御今有為之事，則還反淳樸矣。○御疏：此明古先帝王，能以無為道化以化人，故戒令能執守古之所行無為之化，以御理今之有為之事，則不言而化矣。○河上公曰：聖人執守古道，生一以御物，知今當有一也。○榮曰：御，正也。古道無為，正也。今道有為，聖也。聖人持無為之道，以正有為，息澆薄之風，反淳和之化也。○成疏：執，持也。言聖人持太古無名之道，調御今之有生也。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御注：能知古始所行，是謂道化之綱紀也。○御疏：前云執古之道，

將引之使行。此云能知古始，明道行必化。故重云帝王能知古始，無為而理，當抱守淳樸，爰清爰靜者，是知為理道之綱紀也。○河上公曰：人能知上古，本始有一，是謂知道之綱紀也。○嚴曰：執古自然以御於今，不為夷狄變，則不為中國改容。一以知始，一以知終，仰制於道，物無不懸，無所不主，無所不臨，其職溥大，無所不然，為虛綱紀，天地祖宗也。○榮曰：玄古之道難知，無為之道罕悟，上御下以正，下從上以除耶，得道之綱要。○成疏：古始即無名道也，若知無始無終，而終而始，不今不古，而古而今，用斯古道以御今世者，可謂至道之綱紀也。

古之善為士章第十五

古之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舉所修之境希夷，此章即明能修之智難識，境智相會，所以次之。今就此章，義開三別。第一明能修之人，智德深遠，第二強為容貌，令物依修，第三明顯動寂不殊，故能虛會。

第一明能修之人，智德深遠。

夫大道之本難尋，妙象之形莫睹，駕龍乘氣，遊碧洞以翱翔，馭鶴騰鸞，眇丹丘以容豫，其性也寂，其形也真，若不譬之於當今，群品格之而不得，欲行于道，知三冬之雪深，忽造于非，恐四鄰之許覺。修奉振懼其狀若斯，豈此未愚放情流蕩，生理五慾之境，死入三塗之中，豈識古士之心，自矜而若是者也。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御注：士，事也。言古之善以道為事者，於彼微言妙道，無不玄鑒通照，而德容深邃，不可識知也。○御疏：古者昔也。士者事也，言古昔之人善以道為事者，精微要妙，玄深通達，體道了言，渙然無滯，而其宇量冲邃，不可識知。○河上公曰：古之善為士者，謂用道之君也。微妙玄通，玄，天也，言其志節玄妙，精與天通也。深不可識，道德深遠，不可識知，內視如盲，反聽若聾，莫知所長。○嚴曰：上通道德之意，下達神明之心，秉天地之常，挾陰陽之變，猶以隱匿形容，絕滅端緒，作事

由反，不可識知。○榮曰：昔之道者，難行也，古之知士，能循也。道乃機微要妙，玄寂虛通，行亦極細窮微，不滯無壅，行與道合，不測難知，不可以言言，言之者非道，不可以識識，識之者乖真，故云不可識也。○成疏：古之善為士者，古，昔也，善者，惡相對也。為者，修學也。前章執古御今，此章即御今引古，故爰昔善修道之士，以軌則學人也。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微妙是能修之智，玄通是所修之境，境智相會，能所俱深，不可以心識之，故嘆之也。

第二強為容貌，令物依修。

夫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容。

御注：夫唯德量難識，故強為容狀以明之，謂下文也。○御疏：夫惟善士，雖正容可以悟物，而宇泰發於天光，德量難窺，故強為容狀，且求委順之迹，將以引化凡愚。○河上公曰：謂下句也。○榮曰：容，相貌也。夫道既難思，行亦頗識，恐來人無因豫體道，學者不知立行，下文

略舉容相，以勸助也。○成疏：容者，形貌也。獨此不可識之聖智，甚堪軌物，方欲引接群品，故於無形之理，而強為修學之容。

豫若冬涉川

御注：豫，閑豫也。善士代世聞法，如涉冬川，衆人貪著，故畏懼。今我不染，故閑豫也。○御疏：豫，閑豫也。若，如也。川喻代間愛欲，所以陷溺衆生，善士雖處代間，不為愛欲所染，如涉冬川，故多閑豫。冬川所以閑豫者，冬冰堅壯，無墜陷之憂也。○河上公曰：舉事輒加重慎，與與兮若冬涉川，心難之。○榮曰：履薄冰者恐陷，在浮生者慮危。兢兢不敢為非，勤勤唯知進道也。○成疏：豫，猶豫也，猶豫，怖懼也。言修道學人，懼於世境意業，如冬涉川水，心地惶怖，恐陷溺也。此明意業淨。

猶若畏四鄰

御注：猶，豫，疑難。畏，懼。今我不染也，上言善士不染故閑豫，及觀

行事，甚疑難，如今代人懼鄰戒也。

○御疏：猶，豫也，畏，疑難也。夫善士無愛欲，故多猶豫，及觀其行，舉動施為，恐不合道，故多疑難。如今之人，有事畏四鄰之知，而加戒慎也。○河上公曰：其進退猶拘制，若似人犯法，畏四鄰知之。○榮曰：處俗行惡，驚鄰保以覺知。志道從善，懼幽明以彈糾也。○成疏：又畏塵境，如人犯罪慎密，恐畏四鄰間里知聞也。此明口業淨。

儼若客，渙若冰將釋

御注：雖則儼然若容，無所造為，而不凝滯於物，渙然若春冰釋散。○御疏：善士於愛欲無所造作，如客對主，儼然肅敬爾，雖於愛欲如客對主，而為善之行，不凝滯於物，渙然若春冰之釋散，無留礙爾。○河上公曰：儼若客，如客對主人，儼然無所造作也。渙若冰將釋，渙者解散，釋者消亡。除情去欲，日以虛空。○嚴曰：無留礙爾，客者，因應而不創，順道從天，常如儼客，不為主人，

易堂宇，改妻妾爾。冰者常陰而不

陽，靜而不譁，隨事變化，與物推移，柔弱潤滑，無所不可，猶冬積為冰，春釋為水，天順時也。○榮曰：儼若客，為客唯事安然，修道不宜妄動。渙若冰將液，春日麗而冰釋，玄風舉而累消。○成疏：儼若客，儼，矜莊貌。《記》云：儼若思，言學人應須斂勵身心，勿得放縱，猶如賓對主，不可輕躁，此明身業淨。渙，解散也。如前修學，智慧增明，或深明消散，如彼冬冰之逢春日也。

敦兮其若樸

御注：雖渙然冰釋，曾不自矜，而能敦厚質樸，無所分別。○御疏：敦，敦厚也。樸，質樸也。言雖不凝滯於物，而絕浮競，其德行敦厚，若質樸無所分別。○河上公曰：敦者質厚，樸者形未分，內守精神，外無文采。○榮曰：厚而不薄，實而不華也。○成疏：敦，淳厚也，樸，素質也，前既三業已清，惑累消除，故能德行淳和，去華歸實也。

曠兮其若谷，

御注：其德量曠然寬廣，無不含容，若彼^④空谷也。○御疏：曠，寬也。言善士懷道抱德，宇量曠然寬大，於物悉能含受，如彼虛谷，無不包容。○河上公曰：曠者寬大，谷者空虛，不有德名，功無所不包容也。○榮曰：谷之虛也，容物而應聲。心之虛也，懷道而濟俗。○成疏：塵累斯盡，心靈虛白，故道德寬曠，包容如谷也。

渾兮其若濁。

御注：和光渾迹，若濁而清。○御疏：善士心照清靜，而能容物，和光同塵，不自殊異，渾然如濁，物莫能知。○河上公曰：渾者守本真，濁者不照。然與衆合同，不自尊也。○榮曰^⑤：心無分別，混也。與俗和同，濁也。懷玉無染，握珠自明，似濁也。○成疏：混，和雜也。濁，有為也。雖復心靈潔素，障累分消，而混沌有為之中，與塵濁不異也。

第三顯動寂不殊，故能虛會。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

御注：孰，誰也。誰能於彼渾濁，以靜澄止之，令徐自清乎？○御疏：因上文云若濁，便舉水之澄清，以况善士之心無染，則自然靜止。故云孰能於代間愛欲混濁之中，而以清靜道性靜止之，令愛欲不起，亦如水之濁而澄靜之，令徐徐自清乎？孰，誰也。○河上公曰：孰，誰也。誰能安靜以久，徐徐以長生。○榮曰：安，靜也。徐，漸也。夫息動於心而神自靜，莫撓於水而濁自清，行之者少，故曰誰能。○成疏：徐，緩也。雖復處有欲之中，同事利物而在染不染，心恒安靜，閑放而清虛也。前則雖清而能混濁，此則處濁不廢清閑，明動而寂也。

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

御注：誰能安靜於清以久，更求勝法，運動修行，令清靜之性，不滯於法而徐動出也。生猶動出。○御疏：此教於法無滯也。誰能以清淨之性靜止愛欲，如水之性，已得徐

清，若便安於此清，而以久滯，滯則非悟，未名了出，常須更求勝法，運動增修。為道既損之而又損，按行亦以來而次滅，則清靜之性，不滯於法而徐動出也。生猶動出也。○河上公曰：孰，誰也。誰能安靜以久，徐徐以長生。○榮曰：安，靜也。

徐，漸也。夫息動於心而神自靜，莫撓於水而濁自清，行之者少，故曰誰能。○成疏：雖復安靜，即靜而動，雖復應動，心恒閑放而生化群品也。此明寂而動。

保此道者，不欲盈。

御注：欲保此徐清徐生之道，當須無所執滯，若執清求生，是謂盈滿，將失此道。故云不欲盈。○御疏：滯法安清，是名盈滿，故云若欲保全此徐清徐生之道，當須無所染滯，得無所得，令復滯清求生，是謂盈滿，盈滿則妨道，故云不欲盈也。○河上公曰：保此徐生之道，不欲奢泰盈溢。○榮曰：上來陳道行以勸學人，人能守之，自得清淨，義存謙退，

不事盈。○成疏：保，持也。盈，滿也。言持此動寂不殊一中道者，不欲住中而盈滿也，此遣中也。

夫唯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御注：夫唯不盈滿之人，故能以新證之，行為敝薄，不以其新成而滯著。○御疏：夫能無所凝滯，以至無為，於法無住。不盈滿者，能以新證之法以為敝薄，更求勝致，不以為新成，而便滯爾。○河上公曰：夫惟不盈滿之人，能守其敝不為新成，守敝者匿光榮。新成者，貴功名也。○榮曰：立身者，不至滿盈，匡輔務存忠正，雖老而還少，在敝而更新，學道者虚心遺於聲色，澡慮蕩於紛爭。○成疏：獨此遣中聖人，於有為敝濁之內，復能慈救蒼生，成大功德，此重結成也。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境智相會，故能妙極重玄，故次此章。顯出重玄道果，今就此章，義分三別，第一略標道果，令物起修。第二勸返本還源，歸根復命。第三示從小入

大，妙契虛玄。

第一略標道果，令物起修。

夫虛極真宗，恬忘要者，入希夷之奧，居惚恍之先，理絕百非。言忘四句，或遊上界，坐蓬嶽而凝神，時降下凡，持舟航而接物。開大圓之境，天地納之而不窮，處細微之中，毫末求之而不得。厥理清淨，其不思告，夫靜退之夫，須臻虛極之道。

致虛極，守靜篤。

御注：虛極者，妙本也。言人受生，皆稟虛極妙本，及形有受納，則妙本離散。今欲令虛極妙本必致於身，當須棄塵境染滯，守此雌靜篤厚，則虛極之道自致於身矣。○御疏：虛極者，妙本也。言人受生皆稟虛極妙本，是為正性。及受形之後，六根愛悅，五欲奔競，則正性離散，失妙本矣。今欲令虛極妙本必自致於身者，當須守此雌靜，篤厚性情而絕欲，無狹而不厭，則虛極妙本自致於身。由水之流濕，火之就燥矣。致者，令必自來，如春秋致師之義。○河上公曰：致虛極，修道之人捐情

去欲，五內清淨，致於虛極。守靜篤，守清淨，行篤厚。○榮曰：其性正而貞，其行清而遠，守之厚者，可得虛極之道。○成疏：致，得也。虛極，道果也。篤，中也。言人欲得虛玄極妙之果者，須靜心守一中之道，則可得也。

第二勸令反本還源，歸根復命。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御注：老君云：何以知守雌靜則能致虛極乎？觀萬物動作云為，及觀其歸復，常在於靜，故爾之也。○御疏：此明守靜篤必致虛極之意。夫萬物萬形，動作不同，及觀其歸復，常在於本，《易》曰：雷在地中，復。復者，反本之謂也。故靜則歸復，動則失本也。○河上公曰：萬物并作，作，生也。萬物并生也，吾以觀其復，言吾以觀見萬物，無不皆歸其本，人當念其本。○嚴曰：始於無為，動於無形，發於時和，以遂成功也。○榮曰：萬物并作，凡物常人不能守無為以安靜，為情而動作，去

真以從偽，失本而逐末也。吾以觀其復，復，本也，凡人失本而逐末，離淳以入澆，聖人抑末而崇本，返澆以還樸也。○成疏：作，動用也，言一切衆生，并皆云為取捨，貪逐前境，以老君聖智觀之，悉復在妙本，雖動不動也。

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

御注：又云所以知萬物歸復，常在於靜者，為物花葉芸芸，生性皆復歸於其根，故本有作芸芸者，動作也。言夫物芸芸動作，及其歸復，皆在於根本耳。○御疏：此舉喻明觀復之意也。根者，本所受氣而生也。今觀萬物，花葉芸芸，及其生性，皆復歸於其根而更生。虛極妙本，人所稟而生也。今觀情欲熙熙，能守靜致虛，則正性歸復命元而長久矣。○榮曰：物亦人也，根亦本也，言人以一心攀緣萬境，其事非一，故曰芸芸。聖人皆勸以反本，故言各歸其根也。○成疏：芸芸，衆多貌也。言衆生所以不能同於聖心，雖動不

動，用而無心者，只為芸芸馳競不息也。若能反本歸根，即同於聖照，此勸之也。

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御注：花葉芸芸者，生性歸根，則靜止矣。人能歸根至靜，可謂復所稟之性命也。○御疏：物歸根則安靜，人守靜則致虛。木之稟生者根，歸根故復命。人稟生者妙本，今能守靜致虛，可謂歸復所稟之性命矣。○河上公曰：歸根曰靜，靜謂根也，根安靜柔弱，謙卑處下，故不能死也。靜曰復命，言安靜者，是謂復還性命使不死也。○嚴曰：天地反復，故能長久。人復寢寐，故能聰明。龍蛇復蟄，故能彰變。草木復本，故能青青。復則神明得位，與虛無通，魂休魄息，各得所安寧氣順，血脉和平也。○榮曰：在末所以輪回也，反本寂然不動，靜曰復命，近而為語，強梁不得其死，名之中天，虛靜保其天年，是謂復命。遠而言之，動則有生有死，失於其性，靜則

不死不生，復於惠命也。○成疏：歸根曰靜，但能返本還源，馳競之心自息也。靜曰復命，命者真性惠命也，既屏息羣塵，心神凝寂，故復於真性，反於惠命。

復命曰常，知常曰明。

御注：守靜復命，可謂有常。知守常者，更益明了。○御疏：復命曰常，能守雌靜篤厚，以致虛極妙本，虛則復命，可謂得常矣。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可謂無恒，不恒其德，窮凶必矣。注云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者，《易》恒卦詞也。○河上公曰：復命曰常，復命使不死，乃道之所常行。知常曰明，能知道之常行者，則為明也。○榮曰：復命曰常，有死有生，故斷。不死不生，故知常曰明，迷斯理者闇，悟此道者明。○成疏：復命曰常，反於性命，凝然湛然，不復生死，因之曰常。知常曰明，既知反命真常之理者，則智惠明照，無幽不燭。不知常，妄作凶。

御注：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失常妄作，窮必矣。○御疏：可謂無恒，不恒其德，窮凶必矣。注云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者，《易》恒卦辭也。○河上公曰：不知道之所常行，妄作巧詐，則失神明，故凶也。○嚴曰：失道之人廢棄經常，事其聰明，縱其志欲，妄作凶行，故知以受禍，明以造殃，深察以死，博辯以亡。夫何故哉，不反元始，不復本根，動與道乖，靜與神殊，存故不能存也，然故不能然也。○榮曰：知常信道，所行皆善，天祐人助，故云吉。皆道從邪，縱情任意，觸徒妄作，所為失當，人誅鬼害，故云凶也。○成疏：不知性修反德，而會於真常之道者，則起妄心，隨境造業，動之死地，所作皆凶也。

第三示從小入大，妙契虛玄。

知常容。

御注：知守真常，則心境虛靜，如彼空谷，無不含容也。○御疏：知常曰明，明則鑒物，物來必應，無不含

容，故曰知常曰容。○河上公曰：能知道之所常行，則除去情欲，無所不包容。○榮曰：知常達理，量等虛空，無所不包，故曰容也。○成疏：體凝常一道，悟違順兩空，故能容物。容乃公。

御注：含容應物，應物無心，既無私邪，故為公正也。○御疏：能含容應物，乃公正無私，無私則天下歸往，是謂王矣。○河上公曰：無不包容，則公正無私，衆邪莫當也。○榮曰：正而無私。○成疏：公，平也。既能包容庶物，所以公正無私。公乃王。

御注：能公正無私者，則為物所歸往。○河上公曰：公正無私，則可為天下王，治身正則形一，神明千萬，共湊己躬。○榮曰：偏私不堪宰物，公正可以君臨也。○成疏：王，往也，只為包含萬物，公正無私，所以作大法王，為蒼生之所歸往。王乃天。

御注：群物樂推，如天之覆，則與天

合德也。○御疏：惟天為大，惟王則之，其德同天而無不覆，故曰王乃天。○河上公曰：王能德合神明，乃與天通也。○榮曰：無心廣覆，運行以時。○成疏：既作法王⁶化主，為物所歸，復蔭覆含靈，同於旻昊。天乃道。

御注：王德如天，乃能行道。○御疏：王德如天，則無為而理，道化乃行，故云天乃道。○河上公曰：德與天通，則與道合同。○榮曰：與天地合德，共道齊真，疏通無滯，動皆合理。○成疏：既合上天覆物平等，又同大道生化無窮。道乃久。

御注：道行天下，乃可以久享福祚矣。○御疏：道乃久，歿身不殆，言守靜致虛，歸根復命，其德如此，可以為王。王德合天，乃能行道，道行則久享福祚，天下之人就之如日，戴之如天，澤之如雨，望之如春，則終歿其身，復何危殆之事？故云歿身不殆。○河上公曰：與道合同，乃

能長久。○榮曰：道則自古以固存，聖則永享無期壽也。○成疏：量等太虛，無來無去，心冥至道，不滅不生，既與此相符，故義說為久。歿身不殆。

御注：同天行道，則終歿其身，長無危殆之事矣。○河上公曰：能公能王，通天合道，四者純俗，道德弘遠，無殃無咎，與天地俱沒，而不危殆也。○榮曰：沒，終也。與天為期，與道同久，終於此身，永無危殆。○成疏：沒，滅也。殆，危也。匿端滅迹，謂之沒身。應感赴機，謂之不殆。又解：迹有興廢，故言沒身，本無生滅，故言不殆。

道德真經德纂疏卷之四

- ①何：原作「可」，據文義改。
- ②何：原作「可」，據文義改。
- ③昔：原作「者」，據文義改。
- ④彼：原作「波」，據文義改。
- ⑤曰：原文無，據文義加。
- ⑥王：原作「二」，據文義改。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五

唐玄宗御注并疏
河上公嚴君平李榮注
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濛陽強思齊纂

太上下知章第十七

太上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至極妙本，勸物起修，故次此章，顯應感隨時，從本降迹。就此章中，分爲二別，第一明根性不同，機悟差異。第二嘆至德潛運，知若不知。

第一明根性不同，機悟差異。

夫粟陸爲君，赫胥當代，皆遵至道，不事文華，十二帝之安時，數萬年之流美。上自爲主，無事無爲，上下無知，不相親事，人如野鹿，君若標枝，俗成大道之鄉，物致華胥之野，真氣篤厚，飲啄淳和，率道性之自然，挺太樸之皆一，其壽遠，其心真，何以致之，實賴無爲之力也。

太上，下知有之。

○節解：謂上知泥丸，下知丹田，牡牝會絳宮，閉心握固，元氣流行，耳聞神聲，下知腹鳴，行一御之，即有鐘鼓之聲也。○御注：太上者，淳

古之君也。下知者，臣下知上有君，尊之如天，而無施教有爲之迹，故人無德而稱焉。○御疏：太上者，淳古之君也。謂為太上者，尊之也。言太上之君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臣下但知上有君，尊之如天，大而在上，被四時生育之美，不知何以稱其德，故云下知有之。○河上公曰：太上，謂太古無名號之君。下知有之者，下知上有君而不臣，事實樸淳也。若不知者，沒而無謚法者，號之曰皇。○榮曰：太上謂上德之君，德既不德，名亦難名，但以大人在上。寄言太上，上懷道德，於下無所須，下皆自足，於上無所奉，君臣上下，知有而已。○成疏：太上即是人天教主太上大道君也。言道君在玉京之上，金闕之中，凝神遐想，為常應之處。利根之人，機性明敏，深悟妙本，凝神遐寂，體絕形名，從本降迹，故有位號，不執相貌殊致，故言下知有之，知有太上名號所由也。

其次，親之譽之。

御疏：太上之君沒，黃帝堯舜氏作，施教行善，仁及百姓，故親之。柔服致平，功高天下，故譽之。親譽生前人之迹，矯徇為後代之患，故《莊子》曰：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載之後故爾。○河上公曰：其德可見，恩惠可稱，故親愛而譽之。○嚴曰：人樂為主曰帝也。○節解曰：親之者謂魂，譽之者謂魄。○榮曰：下德之君，有為迹起，未能忘言，上則親信於臣下，下則稱譽於君上。○成疏：中根之人，機神稍闇，不能忘言證理，必須執相修學，所以耽著經教，親愛筌蹄，依文生情，共相譽讚也。

其次畏之侮之。

御注：德又下衰，君多弊政，人不堪命，則驅以刑罰，故畏之。懷情相欺，明不能察，故侮之也。○御疏：黃帝堯舜氏沒，下及三王五霸，浸以陵遲，嚴刑峻制，故畏之。明不能察，故侮之。下議罪而求功，上賞奸

而生詐，相蒙若此，可為寒心。○河上公曰：其次畏之，設刑法以治之也。侮之，禁多令煩，不可歸誠，故欺侮之。○嚴曰：嗟之嘆之，故謂之王。○榮曰：不能因萬物之化，任自然之性，設刑法以威之，故言畏。令繁而下欺，故言侮。此下古之化也。○成疏：侮，欺也。下機之人，性情愚鈍，縱心逐境，耽滯日深，唯畏世上威刑，不懼冥司考責，所以欺侮聖言，毀謗不信，故德經云：下士聞道，大笑之也。信不足，有不信。

御注：畏之侮之者，皆由君信不足，故令下有不信之人也。○御疏：此覆釋畏之侮之也。百姓畏君之教令，皆為君信不足於下，故令下有此不信之人耳。○河上公曰：信不足，君信不足於下，下則有巧詐之民也。有不信，下則應之以不信而欺其君也。○榮曰：夫為上也，化之以道，示之以信，上能信下，下亦信上，若能信下，下亦信於上。○成

疏：良由下機障重，信根不足，故疑毀聖文，有不信之罪也。猶其貴言。

御注：親之譽之者，猶君有德教之言，故貴其言也。○御疏：此覆釋親之譽之也。百姓所以親愛君之善仁，稱譽君之功業者，由君有德教之言，故貴重君之言而稱譽之耳。○河上公曰：說太上之君舉事，猶貴重於言，恐離道失自然也。○榮曰：此中古之時也，未能忘言，借言傳意，更相親譽，是以重言。○成疏：世俗浮偽之言，故不知至道真實之教，是以迷惑日久，罪障滋深也。

第二嘆至德潛被，日用不知。

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

御注：功成而不執，事遂而無為，百姓日用而不知，謂我自然而成遂，則太上知也。○御疏：此覆釋太上下知也。夫淳樸不殘，孰為犧樽？道德公行，親譽焉設？故太上之代，下忘帝力，適令功成事遂，百姓皆以為

自然合爾，不知所以親譽仁施也。

○河上公曰：功成事遂，謂天下太平也。百姓謂我自然，百姓不知君上之德淳厚，反以為己自當然也。

○榮曰：帝皇之道，隆功成也。無為之風，著事遂也。前歷明三古，言失道後德，自淳至澆，後重結之，欲示絕仁棄義，反澆還淳也。道淺易睹，德高難見，今聖化既深，神功莫測，日用不知，言自然也。○成疏：亭毒之功成，生育之事遂，而至德潛被，成功弗居，故百姓日用而不知，皆謂我自然得如此，不知須荷聖恩。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從本降迹，應隨機，故次此章，即明應迹既興，妙本斯隱。就此章內，義有三重，第一明大道不行，仁義方顯，第二明以智治物，是矯詐之源，第三辨忠孝之興，因乎為亂。

第一明大道不行，仁義方顯。

夫五帝淳流，三王澆競，以結繩道廢，干戈事興，殷則赤血剖心，周則白旗梟首。大道既

廢，天下崩離，吳越以伐國亡軀，之噲以禪權絕命，失道之義，其在茲乎。則知聖治無為，玄風長扇，芻狗萬物，不親其親，陳一物之納惶，弔百姓之塗炭，樂云樂云，鍾鼓何為。禮云禮云，彫喪若此。

大道廢，有仁義。

御注：澆淳散樸，大道不行，曰仁與義，小成遂作，濡沫生於不足，凋弊起於有為。然則聖人救伐之心，未嘗有異，而夷險之迹，不得一耳。○御疏：大道者，代俗澆漓，人人浮競，玄晏之風斯泯，穆清之化不存，失夫至道無為之事，故云廢。廢則有兼愛之仁，裁非之義，蹢躅於其間矣。故《莊子》曰：道隱於小成。謂仁義等各自其成，不能大通，故謂之小成也。○河上公曰：大道之時，家有孝子，國有忠臣，則仁義不見。大道廢而惡逆生，乃有仁義，不傳道也。○榮曰：夫重玄之境，氣象不能移，至虛之理，空有未足議。迎隨不得，何始何終乎。盛衰無變，何興何廢乎。純粹之日，彼此不隔於親疏，靜泰之辰，上下不彰於貴賤，自

然符會，未待結繩，蹈乎大方，寧資書契，時真至一，故言道興。行偏愛之仁，用裁非之義，澆薄斯作，不能行道，故言道廢。時有澆淳，道無興廢。○成疏：即是太上之教廢也。言大道之世，五德不彰，仁義既興，淳樸斯廢，故《莊子》云：散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罪也。又云：相煦以濕，不如相忘於江湖。

第二明以智治物，是矯詐之源。

智惠出，有大偽。

御注：用智惠者，將立法也。法出而奸生，則有大偽矣。并竊符璽，可不信然。○御疏：智慧出者，謂後代之人役用智慧，立法以檢俗，制典以詰奸。恐其不信，作符璽以信之。恐其不平，為斗斛以量之。而不仁之人兼盜符璽，并竊斗斛。則失智慧之作法，適足侈大其詐偽，故云有大偽矣。○河上公曰：智慧之君，賤德而貴言，賤質而貴文，下則應之，以為大偽奸詐也。○榮曰：昏昏默默，道之極也。昧昧晦晦，行之

至也。未能光而不耀，去知與故，飾智慧以驚愚，競是非以先物，是非迭起，奸巧互生，盜跖履之以為道，田成乘之而竊國，斯大偽。○成疏：智慧，聖智也。上以聖智治物，法令滋彰，下則詐偽百端以避刑網，還竊聖智以為偽具，智之害物，備在《莊》文。

第三辨忠孝之興，因乎為亂。

六親不和，有孝慈。

御注：父子夫婦兄弟，六親也。疏戚無倫，不和也。各親各子，有孝慈也。皆由失道，故有偏名。○御疏：六親者，父子兄弟夫婦也。大同之俗，無自私之親，及乎上下不和，怨恩斯起，則有扇枕溫席，人謂之孝。入覆出顧，人謂之慈。被孝慈之名，有自矜之色，殊不知大道之代，天下為家，上承下綏，自然之分。視人猶己，不獨親其親，則天下之人皆可孝也。人亦視之猶己，不獨子其子，則天下之人皆可慈也。則孝慈之名，復何所施乎？○河上公

曰：六紀絕，親戚不和，乃有孝慈相牧養也。○榮曰：父子兄弟夫妻，六親也。彼此相混，是非不作，長短相形，好惡斯起，和以不和標稱，孝因不孝立名也。○成疏：六親謂父子兄弟夫妻也，淳和之世，偏愛不彰，六紀失序，孝慈方著，是以周德既衰，澆競斯起，致彼曾閔之孝，顯其高行也。

國家昏亂，有忠臣。

御注：太平之時，上下皆足，何異名乎？昏亂之日，見危致命，有忠臣矣。○御疏：忠者，人臣之職分，而云有忠臣者何乎？由人主失御臣之道，令佞士獲進，親君於昏，使生禍亂，則有見危致命，蒙死難以匡社稷，而獲忠臣之名。若夫道化大行，無為清靜，斯皇多士，盡是夔龍，彝倫攸序，無非作乂，然後忠孝之名息，淳樸之道興，則於忠臣乎何有？此四者頹弊之極也，焉得不返之於淳樸乎？○河上公曰：政令不行，上下相怨，邪僻爭權，乃有忠臣匡救

其君。此言天下太平不知仁，人盡無欲不知廉，上下各自潔己不知貞。大道之世仁義沒，孝慈滅，猶日中盛明，衆星失光也。○榮曰：羲農之時，未聞股肱之節，桀紂之日，始稱關比之賢，故知夫旭日麗天，星宿無以照其景，時雨降矣，浸灌無以著其功，若君昏於上，臣亂於下，有能內輔其君，外靜於寇，忠名顯矣。○成疏：萬乘之主以四海為家，故言國家但至治之時，忠誠不見，昏亂之世，貞節斯彰，是以龍逢名芳於夏桀，比干譽美於商紂。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絕聖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大道既廢，即聖智互興，故次此章，勸絕聖智，反歸至道。今就本章中義分三別，第一明棄絕聖智，利益甚多，以示初學。第二總嘆大乘非下機能悟。第三略開要門，進示初學。

第一明棄絕聖智，利益甚多，以示初學。

夫懷道之君，凝心內照，則體方地而生育，法

圓象而貞明，絕代上之聲塵，恬懷中之妙旨，去人間之智，行物外之心，堯雲普覆於天維，舜海橫流於地紀，然後物全于道，事任乎真，使巧偽絕於人倫，忠孝歸於天性，行三者而自足，豈屬四而多聞，見素少思，後為明戒也。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御注：絕聖人言教之迹，則化無為。

棄凡夫智詐之用，則人淳樸。淳樸則巧偽不作，無為則矜徇不行。人叶天和，物無失性，是有百倍之利。

○御疏：聖者，有為制作之聖。智者，凡俗矜徇之智。制作之聖則有迹，矜徇之智則非真。失真是生巧偽，逐迹坐令喪本，故皆絕棄之而全其淳樸。天和既暢，矜徇不行，是人其有百倍之利。○河上公曰：絕聖，絕聖制作，反初守元，五帝畫象，倉頡作書，不如三皇結繩無文。棄智，棄智慧，反無為。民利百倍，農事修，公無私。○榮曰：聖者凡情之所仰，智者愚人之所求，非智無以照機，非聖何能宰物，今言棄絕，所未聞也。夫聖人合道，道本無名，名生而物迷，言聖不及於忘聖，智出而偽

起，用智不及於忘智，故須絕棄也。然聖生則盜起，智用則賊來，今言絕，盜賊不起，其利實多，略言百倍也。○成疏：絕有名之聖，棄分別之智，人皆反本，為利極多，言百倍者，舉其大數。故《莊子》云：魯酒薄，邯鄲圍，聖人生，大盜起。又田成子以聖智而竊齊國之類是也。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御注：絕兼愛之仁，棄裁非之義，則人復於大孝慈矣。○御疏：前章云

大道廢，有仁義，此云絕仁棄義，民復孝慈者，明大道之代，所謂玄同，人無私親，皆慈孝也，故理至則迹滅，事當而名去。今六紀廢絕，則孝慈名彰，若絕兼愛之仁，棄裁非之義，江湖無濡沫之迹，慈孝有自然之素，故民復於大孝慈矣。○河上公曰：絕仁棄義，絕仁之恩惠也，棄義之尚華。言民復孝慈，德化淳也。○榮曰：仁以愛物，義以讓人，雖曰立人之道，實亦矯人之情，今棄矯情之仁義，歸天性之孝慈也。○成

疏：絕偏尚之仁，棄執迷之義，人皆率性，無復矜矯，孝出天理，慈任自然，反於淳古，故言民復。《莊子》云：仁義者先王之蘧廬，已陳之芻狗，又云：削曾史之行，天下皆仁。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御注：人矜偏能之巧，各有爭利之心，故絕巧則人不爭，棄利則人自足，足則不為盜賊矣。○御疏：絕

巧者，絕雕琢非法淫過之巧。棄利者，棄徇財兼并乾沒之利。夫盜賊者生於羨欲不足，今絕巧則人不爭，棄利則人自足，人各自足，復誰為盜賊？故云無有。○河上公曰：絕巧，詐偽亂真。棄利，塞貪路，閉權門。盜賊無有，上化公正，下無邪私。○榮曰：擺工倕之指，息機械之心，絕巧也。擲玉毀珠，棄利也。但盜賊之行，規之以利，棄寶無利，寧有盜乎。○成疏：絕異端之巧，棄貪求之利，物各守分，故無濫竊。《莊》云：神農時巧人工倕之指，天下皆巧也。

第二總嘆大乘非下機能悟。

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

御注：此三者但令絕棄，未示修行，故以爲此文不足垂教，更令有所屬著，謂下文也。○御疏：三者，謂絕聖棄智一也，絕仁棄義二也，絕巧棄利三也。於文不足以垂教，更令有所屬著，謂下文見素等是也。○河上公曰：此三者，謂上三事所絕棄也。以爲文不足，文不足以教民，故令有所屬，當如下句。○榮曰：文，教也。屬，繼也。夫大人之設教也，莫不修凡以成聖，從愚以歸智，去害之利，今皆棄之，於教不足，未知學者何所措心，是故繼以後文，示令立行也。○成疏：三者謂前三絕，此文是頓教大乘，上士所學，其理深遠，不足以教下機也。

第三略開要門，進示初學。

故令有所屬。

成疏：屬謂屬著，付屬也。言下機之人，未堪大教，有所屬著，方進學心，所屬之文，即下之四行也。

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御注：見真素，守淳樸，少私邪，寡貪欲也。○御疏：欲求絕聖棄智，則當見真素。欲求絕仁棄義，則當抱質樸。欲求絕巧棄利，則當少私邪，寡貪欲。三絕雖於文不足，四行則修身有餘，將欲禁邪於中心，故必取資於內行爾。○河上公曰：見素抱樸，見素者，當抱素守真，不尚文飾也。抱樸者，當抱質樸以視下，故可法則。少私寡欲，當知足也。○榮曰：樸，本也，萬境無染，見素也。守一不移，抱樸也。公而不黨，少私也。以性制情，寡欲也。○成疏：見素，去華也。抱樸，歸實也。少私，公正也。寡欲，息貪也。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絕學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棄絕聖智以明遺累，故次此章。遣於因果，爲因能生果，所以次之。就此一章，分爲五別，第一勸令絕學，示美惡不殊，第二的指妄塵不可耽染，第三泛列衆生耽染之狀，第四對辯聖人之悟，以治凡鄙之迷，第五獨顯聖人偏能用道。

第一勸令絕學，示美惡不殊。

夫上元丹格之中，秘境玄科之內，真言寶寶，貯玉匱之長存，仙唱泠泠，耀金書而迴發，寶蘊於焉，疑爾瑤笈所以長緘，任秋水而自流，置春臺而不取，絕有爲之學，安分內之真，對善惡而雙忘，兼唯阿而兩絕，豈修人事，驅染代塵，蔓滋於流俗之鄉，低徊於鄭衛之境，大聖哀此，故絕而去之。

絕學無憂。

御注：絕有爲俗學，則淳樸不散。少私寡欲，故無憂患也。○御疏：絕學者，絕有爲俗學也。夫人之稟生，必有真素。越分求學，傷性則多。若令都絕不爲，是使物無修習，今明乃絕有爲過分之學，即莊子所謂俗學，以求其復初者爾。若分內之學，因性之爲，上士勤心行，未爲不絕也，故曰絕學無憂。○河上公曰：絕學不真，不合道文。除浮華，則無憂患。○嚴曰：俗學則尊辯責，知群居黨議，吉人得之以益，凶人得之以損。天地之內，吉人寡而凶人衆，故學之爲利也淺，而爲害也

深。夫凶人之為學也，猶虎之得於羽翼，翱翔遊於四海，擇肉而食，聖人絕之，天下休息，不教而自化，不令而自伏也。○榮曰：夫志無為之道，則學無所學，混之以愚智，則得失未聞。懷忘之於進退，則榮悴不驚，抱自然之道，寧有憂乎。存有為之業者，學非為己，懸頭刺股，所競者名，映雪聚螢，所爭者利，懼榮名之不立，驚厚利之未來，以此存心，憂患生矣。○成疏：憂，累患也。絕有相之學，會無為之理，患累斯盡，故無憂。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御注：唯則恭應，阿則慢應，同出於口，故云相去幾何？而恭應則善，慢應則惡，喻俗學絕之則無憂，不絕則生患，只在心識迴照，豈復相去遠也。○御疏：唯，應也。《禮》曰：先生召，無諾唯而起。阿，慢應也。《漢書》曰：不誰何縮？謂何問也。此舉喻也，唯之與阿，同出於口，唯

恭則善，阿慢則惡，學之不絕，否在於心，而絕之則無憂，不絕則生患。同出於口，故云相去幾何。只在於心，故云相去何若。若能了學無學，學相皆空，於知忘知，不生分別，則唯阿齊致，善惡兩忘。○河上公曰：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同為應對，而相去幾何，疾時賤質而貴文。善之與惡，相去何若，善者稱譽，惡者諫諍，能相去何如。疾時惡直用佞耶。○榮曰：禮對為唯，野應曰阿，稱心為善，乖意為惡，幾何，言不遠也。體道則百慮俱遣，任真則萬塗皆適，實亦無逆無順，不美不惡。然有為強生分別，偏私妄起，愛憎不留心於道德之鄉，唯責人以華薄之禮。愜心謂之為是，不問賢與不賢。潤己稱之曰能，未論智與不智。此則智，此則智者翻闡於不智，賢者到愚於不賢，故曰相去幾何也。亦言人性自然已定，益之則憂失，進智以殉美譽，飾偽以為惡事，唯不同失均也，故曰相生幾何也。○成疏：唯

之與阿，相去幾何，唯，敬諾也，阿，慢應也。《禮記》云：先生召，無諾。幾何者，非遠也。言世人不達違順，妄生喜怒，聞唯則善，聞阿則嗔，不知唯阿兩聲同出乎一口，相去非遠，故言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順意為善，違心名惡，違順既空，善惡安寄，且唯阿出自一口，善惡源乎一心，而忘者知其不殊，執者肝膽楚越，然有為之學，迷執者多，是非善惡之中，喜怒唯阿之內，適為患累之本，絕之所以無憂，此兩對略舉執學須絕之狀也。

第二的指妄塵不可耽染。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御注：凡人所畏者，慢與惡。善士所畏，俗學與有為也。皆當絕之，故不可不畏。○御疏：人之所畏者，畏慢與惡也。夫慢則為過，惡則被嫌。被嫌則人所棄薄，為過則物多尤怨。以况有為俗學，增長是非，若不畏而絕之，是皆違分傷性，故不可不畏而絕之也。○河上公曰：人之

所畏，人謂道人，所畏者，畏不絕學為之君也。不可不畏，近令色，殺仁賢也。○榮曰：水火可畏，不畏必遭燒溺，豺狼可畏，不畏終遇於損傷，故知人行愛憎而不已，歸茲損敗，貪名利而無息，致此危亡。今流俗滯之有溺之忘反，莽莽欲出無期。○成疏：學人之所畏，謂生死及諸塵也，不可不畏，必沒溺也。前絕學示善惡皆空，恐滯斯文，遂染塵境，故發此句以戒之。

第三汎列衆生耽染之狀。

荒兮其未央哉。

御注：若不畏絕俗學，則衆生正性荒廢，其未有央止之時。○御疏：荒，荒廢也。慢惡為過，俗學失真，是皆可畏，故當棄絕。若不絕而棄之，則正性荒廢，其未有央止時。《詩》曰：夜未央，言更漏尚多也。此云其未央，言俗學傷性無息止期，故前途尚多，云未央也。○河上公曰：世俗之人荒亂，欲學為進文，未央止也。○成疏：荒是眇莽，歎其

久遠。央是盡義，嗟其未息。言衆生染滯之心，其日固久，執著情篤，未有休時。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

御注：衆人俗學有為，熙熙逐境，如臨享太牢，春臺登望，動生貪欲。○御疏：熙熙者，情欲淫動之貌。此明不畏絕俗學之人也。夫俗學有為，動生情欲，熙熙逐境，役役終身，如餒夫之臨享太牢，恣貪滋味，怡容之春臺登望，動生愛著。太牢者，牛羊豕也。春臺所以為愛著，謂其卉木滋榮，禽鳥鳴匹，陽和陶然，易淫蕩也。故《豳詩》云：春日遲遲，採芣祁祁，女心傷悲，迨及公子同歸。○河上公曰：衆人熙熙，熙熙，淫佚多情欲。如享太牢，如饑思太牢之具，意無足時也。如春登臺，春陰陽交通，萬物感動，登臺觀之，志意淫佚。○榮曰：熙熙，悅樂也。太牢，味也。春臺，色也。言流俗衆人務學以規名聲，縱情以昏色味，悅之以目，不知盲之有時。適之以口，不知

爽之有日。逐欲老而愈溢，勞形困而不休，仍自欣欣以為悅樂也。○成疏：言耽染者衆，故云衆人，即衆生之別稱也。熙熙，悅樂也。享，燕享也。太牢，牛羊豕也。言衆生欣愛聲色，情染極深，如饑人享太牢之饌，悅美色之甚，又如春日登臺，眺望林野，暢適其心也。

第四對辨聖人之悟，以治凡鄙之迷。

我獨泊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

御注：我獨泊然安靜，於情欲略無形，如彼嬰兒，未能孩孺也。○御疏：我者，老君自稱，言我畏絕俗學，學道舍和，獨能泊然安靜，於彼代間有為之事，情欲等法，略無形兆。如彼嬰兒，未孩笑，無分別也。孩者，別人之意。《莊子》曰：不至于孩而始誰。○河上公曰：我獨泊兮其未兆，我獨泊然安靜，未有情欲之形兆也。如嬰兒之未孩，如小兒未能答偶人時。○榮曰：聖人言衆人馳騫於有為之境，為聲色之所動，

我澹泊於無為之端，香味不能惑，猶如赤子未識牝牡之合，不知淫佚之情，心無所在，豈定有歸也。○成疏：我魄未兆，我，老君自稱也。魄，寂也。兆，狀。言聖人雖處俗塵，而心知寂魄，不為前境之所牽，故都無攀緣之萌狀也。若嬰兒未孩，魁無所歸，嬰兒，赤子也，孩，笑也，魁，寬大也，歸，住著也。言聖人動不乖寂，處染不染，如彼嬰兒未能孩笑之時，心形俱淨，又智慧魁弘，器量宏博，譬彼虛舟而無住上也。

乘乘兮若無所歸。

御注：至人無心，運動隨物，無所取與，若行者之無所歸。乘乘，運動貌。○御疏：乘乘，運動之貌也。衆人動生耽著，常有執求，故若有所歸往。我本無心，泊然安靜，乘流則逝，值坎而止。若彼行道之人，無所歸趣，不汲汲也。○河上公曰：我乘乘如窮鄙，無所歸就。

衆人皆有餘，御注：耽嗜塵務，矜誇巧智，自為有

餘，以示光大。○御疏：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衆人俗學耽著，矜誇巧智，是法皆執，自為有餘。我獨損之，未常凝滯，心無愛染，故若遺忘。○河上公曰：衆人餘財以為奢，餘智以為詐。○榮曰：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俗人於清虛而不足，在昏濁而有餘，積財貨以為外累，肆情欲以增內垢，聖人塵埃無染，俗事都捐，故曰若遺也。○成疏：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衆人滯有，故耽染有餘，聖智體空，獨遺棄不取。

而我獨若遺。

御注：常若不足，似有所遺忘。○河上公曰：我獨如遺棄，似於不足也。

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

御注：我豈愚人之心，遺忘若此哉？但我心純純，故若遺爾。○御疏：言我於諸法中，體了無著，故若遺忘，豈則如愚人之心也哉。但我心純純，質樸無愛欲，故曰若遺爾。

○河上公曰：我愚人之心也哉，不與俗人相隨，守一不移，如愚人之心也。純純兮，無所分別。○榮曰：俗人愚也，自以為智，或於情欲，穢亂日深，以至聖人大智若愚，形神虛靜，純白日以生也。○成疏：純，不雜也。聖智虛白，純粹精專，如彼愚人，心無分別。

俗人昭昭，

御注：矜巧智也。○御疏：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昭昭者，自矜銜巧智也。若昏者，如昏昧無所分別也。察察者，施教法以繩下也。悶悶者，寬大之意也。所以昭昭矜銜，察察施教者，皆由不絕俗學與有為，故聖人畏絕若昏默也。○河上公曰：明且達也。○榮曰：不知強言，知內明於心，外曜於物，自言了了，故曰昭昭。○成疏：俗人昭昭，我獨若昏，流俗之人，心靈闇昧，昭然分別，自眩其能，聖智虛通，明如日月，而韜光匿耀，故若昏。

我獨若昏。

御注：自韜晦也。○河上公曰：如暗昧也。○榮曰：知如不知，如將聞也。

俗人察察，

御注：立法制也。○河上公曰：急且疾，立法制也。○榮曰：銳情於是非之境，專心於得失之路也。○成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察察機速，是分別之心，悶悶寬緩，是無分別之智。但俗心滯有，司察是非，妄生迫遽，聖智空無，體知虛幻，恒自閑靜。

我獨悶悶。

御注：唯寬大也。○河上公曰：悶悶，無所割截也。○榮曰：遺心識，自無分別。忘好惡，故曰悶悶也。

忽若晦，寂兮似無所止。

御注：容貌忽然若昏晦，而寂兮絕於俗學，似無所止着。○御疏：絕學行人，忽忽無心，常若昏昧，而心寂兮，曾不愛染，於法無住，故似無止著爾。○河上公曰：忽若晦，我

獨忽忽，江海之流，莫知其所窮極。

寂兮似無所止，我獨漂漂若飛揚無所止也，志意在神域。○榮曰：德宇恢恢，心臺澹澹，猶如大海風動，波隨漂泊，東西終無定止。○成疏：晦，闇也，止，住也。聖智實明，而忽忽如闇，欲顯光而不曜，故發此言。雖復同塵，而恒自凝寂，又不住此寂，故無所止也。

衆人皆有以，

御注：衆人於代間，皆有所以逐境俗學之意。○御疏：凡俗之人，不畏俗學，常有所以耽滯逐境，未曾休息。我於代間，獨分別，有鄙陋頑者，無分別也。鄙者，陋不足也。而心實了悟，故云似爾。自衆人熙熙已下，皆對明也。○河上公曰：以，為也。○榮曰：用有為也。○成疏：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衆人滯於欲境，未嘗休息，雖復取捨不同，同有所以，聖人妙體虛假，曾無分別，既不見是，亦不見非，類彼頑愚，若茲鄙陋。

第五獨顯聖人偏能用道。

我獨頑似鄙，

御注：頑若無分別，鄙者陋不足，而心實了悟。外若不足，故云似爾也。○河上公曰：我獨頑似鄙，獨無為，似鄙，以若不逮。○榮曰：若愚人無知，同賤者之不飾。

我獨異於人，

御注：人有情欲，我無愛染。人與道反，我與道同也。○御疏：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此兩句結成也。我獨異於人者，異於不絕學之凡人也。諸法與凡人異，凡人愛染有為，我獨遺忘情欲。人於諸法分別，我獨等無是非。故云異於人。○河上公曰：我獨與人異。○榮曰：我欲異於人而貴食母，食，用也，母，道也。人皆得意，未假以言，物既失理，聖人設教。自春臺已下，并是衆生有為之病，聖人隨病救之，皆用無為之藥，救有為之病。藥無所不同，故言異也。凡夫滯俗，聖人用道，故言求食於母也。○成疏：

獨異於人，而貴食母，食，用也，母，道也。人皆照察而分別，我獨忽晦而忘懷。分別，故愛染於聲色，忘懷，故貴用於真道，所以為異。而貴求食於母。

御注：求食於母者，貴如嬰兒無營欲爾。故上文云如嬰兒之未孩，下經云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如此所以獨異於人也。先無求、於兩字，今所加也。且聖人說經，本無避諱，今代為教，則有嫌疑。暢理故義不可移，臨文則須穩便。便今存古，是所庶幾。又司馬遷云：老君五千餘言，則明理謂而息言，不必以五千為定略也。○御疏：老君戒人守樸全和，少私寡欲，絕視聽之耽著，杜聲名之奔競。令如嬰兒，但求食於母，故云而貴求食於母。○河上公曰：食，用也。母，道也。我獨用道也。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五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六

唐玄宗御注并疏

河上公嚴君平李榮注

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濛陽強思齊纂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絕學聖人費用真道，故次此章，廣顯此人盛德容貌，就此章內，文有四重。第一明能證之人，契道容貌。第二顯所證之道，非有非無。第三明此聖人以三一為體。第四明道無去無來，而知始知終。

第一明能證之人，契道容貌。

夫大象無形，至人潛運，陟三清而縱賞，浮六氣而超然。欲知其容，誠不可擬。散則為氣，牢籠百億之天。聚則為神，出入九元之館。帝鄉之上，將馭白雲，函關之前，仍浮紫氣。應物而動，有千年之鶴歸。乘時而行，變五色之龍躍。惟恍惟惚，孔德之容耶。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

御注：孔，甚也。從，順也。設問甚有德人之容狀若何。言此有德人所行，唯虛極之道是順也。○御疏：

孔，甚也。從，順也。容，容狀也。

欲明學人所以順合至道，故云甚有德人之容狀若何。言甚有德人之容，唯虛極之道是順。○河上公曰：孔德之容，孔，大也。大德之容，無所不容，能受垢濁，處謙卑也。唯道是從，唯，獨也。大德之人不隨世俗所行，獨從於道也。○榮曰：孔，甚也，大也，道，理也，德也。物無不包，故言容也。動皆順理，言從也。亦言大德，不由他至，唯從道來也。○成疏：孔，甚也，大也。容，貌相也。甚大之德，容貌如何，唯從於道，即是其相。又解：容，包容也。大德妙契，故能虛容，動止施為，獨從於道，出處默語，皆是道場。

第二顯所證之道，非有非無。

道之為物，惟恍惟惚。御注：此明孔德所從之道，不有不無，沖用難名，故云恍惚。○御疏：此明虛極妙本為物形狀，即孔德所從之道也。虛極妙本，強名曰道。道之為物，其運動靜形狀若何。言

此妙本不有不無，難為名稱，欲謂之有，則寂然無象。欲謂之無，則湛似或存。無有難名，故謂之為恍惚爾。○河上公曰：道於萬物，獨恍惚往來於其所。○榮曰：未知道是何物，而令德從明。夫大道幽玄，深不可識，語其無也，則有混成。言其有焉，則復歸無物。歸無物而不有，言有物而不無，有無非常，存亡不定，故言恍惚。○成疏：言至道之為物也，不有而有，雖有不有，不無而無，雖無不無，有無不定，故言恍惚。所以言物者，欲明道不離物，物不離道，道外無物，物外無道，用即道物，體即物道，亦明悟即物道，迷即道物，道物不一不異，而異而一，不一而一，而物而道，一而不一，非道非物，非物故一，不一而物，故不一也。

第三明此聖人以三一為體。

惚兮恍，其中有象。

御注：惚，無也。恍，有也。兆見曰象。自無而降有，其中兆見一切物

象也。○御疏：此明降生本迹也。惚，無也。恍，有也。兆見曰象。妙本無物，故謂之惚。生化有形，故謂之恍。斯則自無而降有，其中兆見一切物象，從本而降迹也。○河上公曰：道雖恍惚無形之中，獨為萬物法像也。○榮曰：恍惚中有象，惚恍中有物，非有非無之真，極玄極奧之道，剖一元而開三象，和二氣而生萬物也。○成疏：恍惚中有象，惚恍中有物，中有物即是神，神妙物為名也。雖復非無非有，而有而無，故是妙也。中有象，即是炁，雖復非象非色，而為色為象，故是炁也。言道種種變見，故不物而物，不象而象也。

惚兮惚，其中有物。

御注：物者，即上道之為物也。自有而歸無，還復至道，故云其中有物。○御疏：物者，即上道之為物，謂妙本也。妙本降生，兆見衆象，性修反德，則復歸無物。無物即道也。言人修性反德，不離妙本，自有歸

無，還冥至道，故云其中有物，言有妙物也。此攝迹以歸本也。○河上公曰：道之恍惚，其中有一，經營生化，因氣立質。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御注：恍惚有無，窈冥不測，生成之用，精妙甚存。○御疏：窈冥，深味也。虛極降生，性修反德，攝迹歸本，妙物或存，窈冥深昧，不可量測，含孕變化，中有至精，故云其中有精也。○河上公曰：道唯窈冥無形，其中有精，實神明相薄，陰陽交會。○榮曰：至理唯一，故言精妙。體無有變，故言真也。○成疏：窈冥，深遠也。有精，即精智也。言道雖窈冥恍惚，而甚有精靈，智照無方，神功不測也。

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御注：冥冥之精，本無假雜，物感必應，應用不差，故云有信。○御疏：至道妙物，就本非假，變化至精，故其精甚真。生成之功，遍被群有，物感必應，曾不差違，故云其中有信

也。○河上公曰：其精甚真，言道精氣甚真，非真飾也。其中有信，道匿功名，其信在中。○榮曰：寂乎無象，感而遂通，福善禍淫，影響斯在。○成疏：其精甚真，言真精無雜，實非虛假，於三一之中，偏重舉精者，欲明精是炁色神用之本也。其中有信，玄道無心，有感斯應，信若四時，必無差爽。

第四明道無來無去，而知始知終。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御注：言道自古及今，生成萬物，物得道用，因用立名。生成之用，既今古是同，應用之名，故古今不去也。

○御疏：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閱，度閱也。甫，本始也。言

道德生成之功，窈冥真精之信，始終無極，今古不渝，故物得道用之名，天清地寧之類，自古至今，常不去也。故注云：生成之用，既今古是同，應用之名，故古今不去也。以此精真之信，度閱萬物本始，令各遂其生成之用爾。○河上公曰：自，從

也。從古至今，道常在不去也。○榮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閱，簡也，甫，始也。愚者無知，凡情有滯，謂窈冥之理，本絕因緣，恍惚之中，元無果報，遂令行善者有怠，長惡者不悛，未識精而有靈，豈知真而有實，言其中有信，欲照理非虛，為救衆生，開方設教，從終至始，簡其善惡之因，自古及今，閱其邪正之行，忠孝者賞之以爵，篡弑者罰之以刑，含貫空有，彌羅宇宙，體既獨立常存，名亦湛然而不去。○成疏：時乃有古有今，而道竟無來無去，既名不去，足顯不來，文略故也。

以閱衆甫。

御注：閱，度閱也。甫，本始也。言

至道應用，度閱衆物本始，各遂生成之用也。○河上公曰：閱，稟也。

甫，始也。言萬物之生，從道受氣也。○成疏：閱，覽也。甫，始也。至道雖復無來無去，亦而去而來，故能覽古察今，應夫終始也。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御注：以此令知萬物皆稟道，妙用生成故爾。○御疏：又詳質云：吾何以知萬物本始皆資稟於道，道必度閱之，令遂其生成之用之然哉？答云：此者，以此甚精甚信，凡今萬物皆稟妙用生成，故知之爾。○河上公曰：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我何以知道受氣也，以此。此，今也，以今萬物之精，皆得道之精氣而生，人動作起居，非其道不然也。○榮曰：我何以得知大道自古及今，從始至終，簡閱於物，分別於人，度脫四生，三代不失，但以觀之於見在，足知過去未來也。○成疏：此假設問也。老君云：我何以知始終之事，只用此真精純信之道，恍恍冥冥之法，故知之也。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章所以次前者，前章舉孔德容貌於教未周，故次此章，重顯孔德之行，能以爲物範，就此一章，文開四別也。第一舉因地四行，以示謙和。第二明妙體一中，爲物楷式。第三彰果上四德，對顯前行。第四援引古實，結難曲

全。

第一舉因地四行以示謙和。

夫大象以天地為爐，聖人以道德為本，萬物云衆，納之於黍米之中，四大稱高，載之於師子之上。雲璈成曲，比真人於列麻，風琴動聲，召群仙於壽樹，以慈貸物，用法資生，曲全之行既深，不伐之功彌著，修之於我，王子晉之排雲，得不在人，李少君之朝漢，人能抱一，道也斯導，成全歸之，豈虛語矣。

曲則全。

御注：曲己以應務，則全也。○御疏：曲者，委曲從順也。言人能委曲從順，不與物逆，則可以全身，故云曲則全。○河上公曰：曲己從衆，不自專則全也。○嚴曰：侯王雖聖，猶以為曲，任百官而理，其德則全也。○榮曰：曲則全，枉則正，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外順於物，內養於神，物我無傷，全也。屈己從人，身不失道，正也。謙退處下，窪也。混而不濁，新也。理本是一，故言少。忘言契理，故言得。有為萬境，群典百端，故言多也。逐欲

情亂，滯教生迷，故言惑也。○成疏：屈曲隨順，不忤物情，柔弱謙和，全我生道，故《莊子》云：吾行屈曲，無傷吾足，此一句忘違順也。

枉則直。

御注：枉己以伸人，則直也。○御疏：枉者，受屈於物。直者，可以正曲也。《春秋》曰：正曲為直，言人雖不與物逆，若物來枉己，己能受屈，彼必慚懼而自修整，則是己之直可以正曲，故云枉。○河上公曰：枉己而伸人，久久自得直也。○成疏：枉，濫也。體知枉直不二，故能受於毀謗，而不伸其怨枉，翻□正理也，此一句忘毀譽。

窪則盈。

御注：執謙德則常盈。○御疏：窪，坳下也。盈，滿也。此喻說也。夫地之坳下，水必流滿。人守撝謙，德便光大。能曲能枉，坳下也；則全則直，滿盈也。故云窪則盈。○河上公曰：地窪下，水流之，人謙下，德歸之。○成疏：窪，下也。謙

卑遜讓，退己處下，不與物競高，故德行盈滿也。此一句忘高下。弊則新。

御注：守弊薄則日新。○御疏：弊，薄惡之謂也。枉窪等，皆自處弊薄也。能處弊薄，人必推先，故其德行日新矣，故云弊則新。○河上公曰：自受弊薄，後己先人，天下敬之。○成疏：弊，辱也。能處鄙惡，弊辱，而不貪榮寵，即其德新也，此一句忘榮辱也。

第二明妙體一中，為物楷式。

少則得。

御注：抱一不離則無失也。○御疏：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夫少自取者則無失，故云得。多自舉者人必爭，故云惑。修身既爾，修道亦然，當須抱守淳一，自全真素。若欲廣求異門，則招亂惑，故亡羊必因於歧路，喪生諒在於多方。是以聖人抱一不離，可為天下法式矣。式，法也。○河上公曰：自受少則得多。天道祐謙，神

明託虛也。○嚴曰：所約者寡，所得者衆，猶為寡少，而物物自得當矣。○成疏：少則得，多則惑，少者謂前曲全等行，不見高下，處一中也。多謂滯於違順等法，不離二偏也。體一中則滯二偏，故迷惑也。

多則惑。

御注：有為多門，則惑亂也。○河上公曰：財多者惑於守身，學多者惑於所聞。○嚴曰：信己思慮，不取於人，多言多知，則狂亂也。

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御注：聖人抱守淳一，故可為天下法式。○河上公曰：抱，守也。式，法也。聖人守一萬事畢，故能為天下法式。○榮曰：一，道也，聖人懷道，故言抱一。動皆合理，可以軌物，故言式也。○成疏：是以，仍上辭也。抱，守持也。式，法則也。言聖人持此一中之道，軌範群生，故為天下修學之楷模也。

第三彰果上四德，對顯前行。

不自見故明，

御注：人能不自見其德，常曲己以應務，則其德全自明。○御疏：此覆釋曲則全也。言人能不自見其美，嘗委順於物，則其全德日益明白也，故云故明。○河上公曰：聖人不自以其目視千里之外，乃因天下之目以視，故能明遠。○嚴曰：聖人不自矜見其明，任天下之目以視天下，故離婁不得齊其明矣。○榮曰：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去分別而遺識，智慧自明，損物我以全真，道德自彰，取其功而反失，誇其德而不長也。○成疏云：物我皆空，不見有我身相，故智慧明照也。

不自是故彰，

御注：人能不自以為是，而枉己以伸人，則其是直自彰也。○御疏：此覆釋枉則直也。言人能為物受枉，不自伸說，以為己是，必無尤。故其直自彰著，故云故彰。○河上公曰：聖人不自以為是而非人，故能彰顯於世。○成疏：自他平等，

不是己非物，故其德顯著。不自伐故有功，

御注：人能不自伐取，則其功歸己也。○御疏：此覆釋窪則盈也。言人不自伐取，常為謙讓，則人不與競，其功歸己。如地坳下，水必盈焉。故云有功。○河上公曰：伐，取也。聖人德化流行，不自取其美，故有功於天下。○嚴曰：伐，猶攻伐也，因天下之怒以伐天下，故黃帝不能與並威，因天下之力以戰天下，故湯武不能與之量功，是以普天之下可任，諸侯之後可臣也。○成疏：伐，取也，雖亭毒億生，而芻狗百姓，推功於物，故有大功也。不自矜故長。

御注：人能常守弊薄，不自矜誇，則人推其長也。○御疏：此覆釋弊則新也。言人能守弊薄，不自矜銜，則人必讓，善行能益長，故云故長。○河上公曰：矜，大也。聖人不自貴大，故能長久不危也。○成疏：只為推功於物，所以不自矜誇，故德行

長遠也。

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御注：不與物爭，誰與爭者。○御疏：夫唯曲全等行，皆是委順不爭，柔弱既勝於剛強，謙虛自歸於是直，則天下人物誰能與不爭者爭乎？故云莫能與之爭。○河上公曰：此言天下賢與不肖，無能與不爭者爭也。○嚴曰：夫影之隨形，響之應聲，既不與物爭，誰爭之。○榮曰：以我為是，指他為非，不能順人，唯知逆物，而起於爭。聖人屈曲從物，豁蕩是非，不爭功名，與物無競，故天下雖大，誰能爭乎。○成疏：此即嘆美四德之人，妙達違順，謙以自牧，不與物爭，故天下群品無能與不爭者爭也。

第四援引古實，結歎曲全。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御注：古者曲全之言，豈虛言哉，實能曲者則必全，理歸之也。○御疏：此引古以結曲全也。言自古有

此曲全之言，豈虛有此言而無實者哉？若能曲順不逆者，信有全理，歸之於己爾，故云誠全而歸之。誠，信也。○河上公曰：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傳古言曲從則全身，正言非虛妄也。誠全而歸之，能誠實也。能曲從者，實全其肌體，歸之於父母，無有傷害之者也。○榮曰：聖不自專，寄言古昔枉正少得等行，不是虛言，誠全歸身，皆為實錄也。○成疏：昔人所謂屈曲柔順以全其道，此語有實，諒非虛言，但能依教修行，不與物爭，則大成全德，總歸於己也。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舉曲全四德，今物依修，故次此章，廣明諸行。就此章內，文有四重，第一明體教忘言，故能會理，第二明執心躁競，所以無常，第三結成忘言之得，第四正結執教之失。

第一明體教忘言，故能會理。

夫水以柔弱破堅，德以慈悲致廣，天何言矣，

四時於是獨行，制之修焉，萬物以之自得，飄風欲作，玄化制之於蒼蒼，驟雨傾馳，白日拘之於皎皎。天不可以長發泄，地不可以久飄騰，故二儀可以長存，百姓於焉折中，豈容凡物敢肆狂疏。夸父飲河水而致亡，共公觸周山而自縊，卒暴之行，老君戒焉者也。

希言自然。

御注：希言者，忘言也。不云忘言而云希者，明因言以證道，不可都忘。悟道則言忘，故云希爾。若能因言悟道，不滯於言，則合自然矣。○御疏：此明言教不可執滯也。希言者，忘言也。夫言者在理，執滯非悟教之人，理必因言，都忘失求悟之漸。則明因言以詮理，不可都忘，悟理則言忘，故云希爾。若能因彼言教，悟證精微，不滯筌蹄，則合於自然矣。故云希言自然也。○河上公曰：希言謂愛言。愛言者，自然之道也。○榮曰：希，少也。多言數窮，少言合道，故曰自然。道則非空非有，理亦非少非多，欲明多言而失真，故少言而合道。○成疏：希，簡少也。希言，猶忘言。自然者，重玄

之極道也。欲明至道絕言，言即乖理，唯當忘言遣教，適可契會虛玄也。

第二明執心躁競，所以無常。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御注：風雨飄驟，則暴卒而害物，言教執滯，則失道而生迷也。○御疏：飄風，狂疾之風也。驟雨，暴急之雨也。夫風者所以散物，雨者所以潤物，若狂疾暴急，則害於物而不久，以况言教所以詮理，若執言滯教，則無由悟了，必失道而生迷。故風雨不可飄驟，言教不可執滯也。欲明忘言即合自然，故舉飄雨之喻也。○河上公曰：飄風，疾風。驟雨，暴雨。言疾風不能長，暴雨不能久也。○榮曰：迅風暴雨尚不竟日終朝，輕躁多言，豈得全身遠害。少言合理，則十日雨五日風也。多言有損，則狂風暴雨也。○成疏：飄疾之風，驟暴之雨，曾不崇朝，何能竟日。譬滯言之多執教生迷，妄為躁行，以求速報，既乖至理，不可久

長，故取譬飄風，方之驟雨。日是朝之總，朝是日之別，別則譬念念新，總則喻百年之壽通，是無常故也。

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於人乎。

御注：天地至大，欲為暴卒則傷於物，尚不能久，以况於人，執言滯教則害於道，欲求了悟，其可得乎？○御疏：孰，誰也。設問云：誰為此飄風驟雨者？答云：天地。天地至大，欲為狂暴，尚不能久，况於凡人執滯言教，而為卒暴，不能虛忘，漸致造極，欲求了悟，其可得乎？○河上公曰：孰為此者？天地。孰，誰也，誰為飄風暴雨者乎，天地所為。天地尚不能久，不終於朝暮也，而况於人乎。天地至神，合為飄風暴雨，不能使終朝至暮，何况人欲為暴卒也。○成疏：孰，誰也。假問誰為此風雨，答云：是天地二儀生化，有大神力，飄風驟雨尚不能久，况人為躁行，其可久乎。

第三結成忘言之得。

故從事於道者，

御注：故從事於道之人，當不執滯言教也。○御疏：從，順也。虛極至道，沖用無方，在物則通，未嘗凝滯，故凡人欲體斯妙而順事者，不當有所執滯爾，故云從事於道。○河上公曰：從，為也，人為事當如道安靜，不當如飄風驟雨也。○榮曰：道者清虛無為，救人濟物，若舉事皆從於道，道亦得之。○成疏：從，隨順也。事，世物也。言至德之人，即事即理，即道即物，故隨順世事，而恒自虛通，此猶是孔德唯道是從之義。道得之者，只為即事即理，所以境智兩冥，能所相會。道得之，猶得道也。

道者同於道，

御注：體道者悟道忘言，即同於道矣。○御疏：順事於道之人，故謂之道者，謂能順事於道，則不凝滯，悟了言教，一無封執，可與道同，故云同於道爾。○河上公曰：道者謂

好道人也，同於道者，所謂與道同者也。

德者同於德，

御注：德者道用之名，人能體道忘功，則其所施為，同於道用矣。○御疏：德者，道用之名也，謂其功用被物，物之所得，故謂之德爾。謂體悟之人，順事於道，豈唯自能了出，抑亦功濟蒼生。被其德，德者忘其功，凡所施為，同於道用，故云德者同於德爾。○河上公曰：德謂好德人也。同於德者，所為與德同也。○榮曰：德者畜養於物，潤益於人，人能行同於德，德亦得人也。○成疏：道既是常道，德即是上德，體教忘言，為行同於上德，上德亦自然符應而相會也。道是德之體，德是道之用，就體言道，就用言德，故有二文也。

第四結執教之失。

失者同於失。

御注：執言滯教，無由悟了，不悟即迷道，故自同於失。○御疏：失者，

謂執滯言教而失道也。夫言教者，道理之筌蹄也，有筌蹄者，乃在魚兔，今滯守筌蹄，則失魚兔矣，執滯言教，則失妙理矣。失妙理則無由得道，是同於失矣。○河上公曰：失謂任己失人也。同於失者，所謂與失同也。○榮曰：不能行同於道，德，體存仁義，共惡者之為非，同罪人之受罰也。○成疏：有為躁競，執教生迷，既而為行，同於失理之人，所以不能虛心冥會。而言道失者，猶失道也。故《西昇經》云：宿世不學問，今復愈失鄰也。

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

御注：方諸挹水，陽燧引火，類族辨物，斷焉可知。○御疏：此明氣同則應也，故虎嘯風起，鶴鳴子和。性殊則肝膽楚越，道合則夷夏同風。以類相從，物無違者，故同道則道應，同失則失來。猶方諸挹月而水流，陽燧照日而火就爾。故云同於道者，道亦得之。○河上公曰：同

於道者，道亦得之，與道同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與德同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與失同者，失亦樂得之。○嚴曰：事從於道，道從於事，事從於德，德從於事，事從於失，失從於事。信不足，有不信。

御注：執言滯教，不能悟了，是於信不足也，自同於失，失亦樂來，是有不信也。○御疏：言人之所以不能體了，證理忘言，謂於信悟不足而生惑滯，既生惑滯，則執言求悟。執言求悟，則却生迷倒，是有不信應之也。故云有不信也。○河上公曰：信不足者，君信不足於下。有不信，下則應君以不信。此言物類相從，同聲相應，雲從龍，風從虎，水流濕，火就燥者也。○嚴曰：信不足謂主身也，有不信謂天人也。○榮曰：同於道者，道得之，信於道，道信人，同於失者，道失之，信不足，有不信也。○成疏：不能忘言，而執言求理，雖名信道，於理未足，所以執滯

名教，未達真源，故於重玄之境，有不信之心也。

跛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跛者章所以次前章者，前章正舉躁競之人，執教之失，故次此章，重明其義，就此一章，義有三別，第一舉跨跛兩惑，近繼驟雨前章，第二重辨四迷，遠對曲全四德，第三舉譬，勸令厭捨。

第一舉跨跛兩惑，近繼驟雨前章。

夫三界之中，唯宗玄元之聖，八天之內，皆尊黃老之真。自謙自柔，不跨不跛，襲氣母以生物，陳學父以教愚，堂堂無為，皎皎清白，酌不可竭，匪同朝力之池，仰之逾高，豈比蒼蒼之色。在涅不染，凝淨空而難思，於塵能同，處沙界而常寂。喻矜伐於餘食，嘆彰明於贅行，端然不動，紫氣射於西關，澹爾無為，白光聞於南歷。欲知其妙，斯之謂歟。

跛者不立，跨者不行。

御注：跛，舉踵而望也。跨者，跨挾物也。以喻自見求明，明終不得，何異夫跛求久立，跨求行履乎？○御疏：跛，舉踵而望也。跨，以跨挾物也。此舉喻也。夫延頸舉踵，欲求

遠望，翹跛則危，故不可久立。以跨挾物，物為礙，必不可行，亦如下文自見自是等也。故跛則不立，跨則不行，自見則不明，自是則不彰，斷可知矣。○河上公曰：跛者不立，

跨，進也。謂貪權慕名，進取功榮也，如此則不可久立身行道也。跨者不行，自以為貴而跨越於人，眾共弊之，使不得行。○榮曰：跨，越也。徐行緩步，其行久也。跛踵越分，行不久也。喻明謙卑退讓者可久長也，跨跛矜伐者自危亡也。○

成疏：跛者不久，跨，慕羨也，言躁競之夫，心非懷道，不能任真守素，而分外羨欲，然物有素分，不可希跨，既乖其道，豈得久長。跨者不行，跨謂矜傲也，修道之夫應須謙遜，方乃跨誕矜傲於人，以此為懷，不可行道，故《莊子》云：寄鵬鷗以息，又云：權勢不久，則夸者悲。

第二重辨四迷，遠對曲全四德。

自見者不明，御注：露才揚己，動而見尤，故不明

也。○御疏：夫自見之人，失之殷鑒，露才揚己，欲以自明，殊不知動則見尤，物無與者，己之事業，終於昧然，故云自見不明也。○河上公

曰：人自見其形容以為好，自見所行以為應道，殊不知其形容醜，操行之鄙也。○榮曰：自見不明，自是不彰，自伐無功，自矜不長，此非君子之行，豈是忘懷之士哉。○成疏：不能忘我，自見有身，此乃昏愚，非明智也。

自是者不彰，

御注：是己非人，直為怨府，故不彰也。○御疏：言人不能曲全而自以為是，且欲大誇諸己，而以出眾為心，求彰名迹，以自光大，直為怨府，人所不堪，眾毀日聞，故難彰著。故云自是不彰。○河上公曰：自以為是而非於人，眾人共弊之，使不得彰明也。○成疏：心恒自是，口每非他，物共蔽之，故其德不顯。

自伐者無功，

御注：專固伐取，物所以不與，故無

功。○御疏：夫謙者德之柄，讓者禮之文，苟失斯道，無從而可，况自專固伐取以求功，不讓則爭，功斯濫矣。故云自伐者無功。○河上公曰：所以輒自伐取其功美，自失有功於人。○嚴曰：萬人未動，天下未應，為之起兵，失君之道。為兵之道，失君之機，萬民怨恨，天心不平，宗廟危殆，終身無功也。○成疏：凡有所為，輒自伐取，物皆不免，故無功績。

自矜者不長。

御注：矜，銜行能，人所鄙薄，故不長也。○御疏：盛德若愚，昔賢通議。矜，銜名器醜行，則多人所鄙薄，坐招嗤誚，自矜雖欲求益，胥怨物不推長，故云自矜者不長。○河上公曰：好自矜大者，不可以長久也。○成疏：矜，誇自高，驕慢陵物，此乃愚短，其德豈長乎。

第三舉譬喻，勸令厭捨。

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御注：自見等行，於道而論，是曰殘餘之食，疣贅之行。凡物尚或惡之，故有道之人，不處斯事矣。○御疏：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餘食者，殘餘之食也。贅行者，疣贅之行也。殘餘，食之穢，疣贅，身之病。以此自見自是等行，其於道而論之，如殘餘贅疣，人所共惡也。謂為贅行者，為自見自是等為德行之疣贅，故云贅行。《春秋》曰：人將不食吾餘。《莊子》云：附贅懸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此自見自是等，既如餘食贅行，凡物尚或惡之而不為，故有道之君子不處身於此事矣。○河上公曰：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贅，貪也。使此自矜伐之人在治國之道，日日賦斂餘祿為貪行。物或惡之，此人在位，動欲傷害，故物無有不畏惡之者。故有道者不處，言有道之人，不居其國者也。○榮曰：殘餘之食，不可以薦饗，誇跂之行，不可以進道。昏亂者愛斯行之為是，乃安之，

達理者惡此道之為非，故不愛也。○成疏：其在道，曰餘食贅行，餘食，猶殘食也。贅，附生之害也。《莊》云：附贅懸疣也。言矜誇自是之人，其在道行，實猶殘食贅病，甚可厭賤也。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贅是無用之肉，跨是無用之行，世間人物咸惡見之，故懷道之士豈處心於矜誇贅行乎。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六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七

唐玄宗御注并疏

河上公嚴君平李榮注

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濛陽強思齊纂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汎舉矜誇，勸其厭好，故次此章。顯道之體狀，令物起修，夫設教處方，必先病後藥，藥病相對，所以次之。今就此章，義開爲五，第一顯道之體狀，妙絕形聲，第二明本無稱謂，降迹立名，第三明引物向方，歸根反本，第四舉域中四大，令物依修，第五示自淺之深，漸階圓極。

第一顯道之體狀，妙絕形聲。

夫有物混成，先天地而作，始氣含庶品，超造化而爲功，理性湛然，寂寞獨立，見其善貸，強與之名，物得以生，字之曰道，瑤池暫會，或聞黃竹之歌，峒嶺斯逢，即見白茅之咏。其爲逝也遠，其爲精也真，十二帝稱無名之君，五千言作有物之母，自然之道，天何言哉。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御注：將欲明道立名之由，故云有

物。言有物混然而成，含孕一切，尋其生化，乃在天地之先也。○御

疏：有物者，妙物也，即虛極妙本

也。將欲申明強名所由，不可即稱

道，故云有此妙物。混然而成，含孕

衆象，尋其生化，乃在乎天地之先，

故云先天地生爾。○河上公曰：謂

道無形混沌，而成萬物，乃在天地之

前。○榮曰：有物者，道也。名之

曰道，故言有物。然道之爲物，唯恍

唯惚，不可以有無議，不可以陰陽

辨，混沌無形，自然而成，故曰混成。

自然之理，運之以變化，無形之內，

聞之以氣象，原其本者，先天地生

也。○成疏：有物者，道也。明道

非有而有，非物而物，混沌不分，而

能生成庶品，亦明不混而混，雖混而

成，不成而成，雖成而混，即此混成

之道，在天地先生，還是不先先生

生義也。故《莊子》云：神鬼神帝，

生天生地，又云：在天地之先而不

爲老。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

可以爲天下母。

御注：有物之體，寂寥虛靜，妙本湛

然常寂，故獨立而不改。應用遍於

群有，故周行而不危殆。而萬物資

以生成，被其茂養之德，故可以爲天

下母。○御疏：寂兮寥兮，獨立而

不改，周行而不殆，寂寥者，嘆有物

之體寂寥虛靜，妙本湛然，故獨立而

不移改，物感必應，應用無心，遍於

群有，故周行而不危殆。可以爲天

下母，妙本生化，遍於群有，群有之

物，無非匠成，萬物被其茂養之德，

故可以爲天下母爾。母以茂養爲義

也。○河上公曰：寂兮寥兮，獨立

而不改，寂者無音聲，寥者空無形。

獨立者無匹雙，不改者化有常。○

榮曰：混成之道，先天地生，聽之不

聞，則寂寥無響，搏之不得，則澹漠

無形，喪偶而無對，故言獨立。湛然

而常存，故言不改。無處不在，周行

也。用之不勤，不殆也。覆載生畜，

母之義也。○成疏：寂寥獨立不

改，寂無聲也，寥無形也。獨立，無

待對也。不改，無遷變也。言道體窈冥，形聲斯絕，既無因待，亦不改變。此乃獨獨非待獨也。道無不在，名曰周行。所在皆通，故無危殆。開化陰陽，安立天地，亭毒群品，子育含靈，生之畜之，故可為母。

第二明本無稱謂，降迹立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

御注：吾見其物生成，隱無名氏，故以通生表其德，字之曰道，以包含目其體，故強名曰大。○御疏：字者表其德，名者定其體。老君云妙本生化，沖用莫窮，寂寥虛靜，不可定其形狀。先天地生，難以言其族氏。故吾不知其名，但見其大通，欲表其通生之德，故字之曰道。見其包含無外，將欲定其至無之體，故強名曰大。凡物先名而後字者，以其自小而成大，而道先字而後名者，以其從本而降迹爾。○河上公曰：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我不見道之形容，不知當何以名之，見萬物皆從道所

生，故字之曰道也。強為之名曰大，不知而名曰強。大者，高而無上，羅而無外，無不包容，曰大。○榮曰：夫有形者稱，無像者絕，名約通生而為用，字之曰道，無一法而不包，名之曰大。理本無名，無名而名，謂之強也。○成疏：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道本無名，不可智知，道名即初章云無名天地始也。取其有通生之德，故字之曰道。即初章云有名萬物母也。強為之名曰大，體無涯際，故名為大，故稱為強名。以名體字，道即是用，大即是體，故名大而字道也。人皆先名後字，今乃先字後名者，欲表道與俗反也。故不同而同，有名有字，同而不同，先字後名也。

第三明引物向方，歸根反本。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返。

御注：妙用無方，強名不得，故自大而求之，則逝而往矣。自往而求之，則遠不及矣。若能了悟，則返在於身心而證之。○御疏：夫滯於一方

者，非天下之至通也。故天職生覆而不能形載，地職形載而不能生覆，唯妙本之用，用無定方，雖則強名曰大，而復不繼於大。自大而求之，則逝而往矣。自往而求之，則遠不及矣。自遠而求之，則復返在人身心矣，故曰遠曰返。《莊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細不遺。○河上公曰：大曰逝，其為大，非若天常在上，非若地常在下，乃復逝去無常處所也。逝曰遠，言遠者窮於無窮，布罔天地，無所不通也。遠曰返，言其遠不超然絕遠，乃復返在人身也。○榮曰：逝，往也。即大求之而不得往也，就往追之不及遠也，體之近在於身，故謂之返也。○成疏：大曰逝，逝，往也。有大力，用能運致衆生，往至聖境也。逝曰遠，超陵三界，遠適三清也。遠曰返，返，還也。既自利道圓，遠之聖境，故能返還界內，慈救蒼生。又解：迷時以三清為三界，悟則三界是三清，故返在塵俗之中，即是大羅之上。

第四舉域中四大，令物依修。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御注：因其所大而明之，得一者天地王。天大能覆，地大能載，王大能法地則天行道，故云亦大也。○御疏：因強名道曰大，而舉所次大者，故天能顛玄在上，垂覆萬物，地能凝靜於下，厚載萬物，王能清靜無為而化萬物，此三大也，吾道一以貫之。○河上公曰：道大者，無所不容，包羅諸天地也。天大者，無不蓋。地大者，無不載。王大者，無不制也。○榮曰：道尊德貴，彌羅無外，天能廣覆，無隔於貴賤，地能厚載，不擇於妍蚩，帝王控制，通貫於遠近，字育普均於貧富，用各有主，歷言大也。○成疏：道大無不包也，天大無不覆也，地大無不載也，王大無不制也。

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御注：王者，人靈之主，萬物繫其興亡，將欲伸其鑒誠，故云而王居其一，欲警王令有所法，謂下之文也。

○御疏：域者，限域也。今云域中之大，則道不只在域中，若云約所見而言，則天地自為限域，亦不祇在域中矣。夫遺語以伸玄理，不必曲生異義，存文以防疑難，衆說皆未盡通。今明域者，名也，名為體域，物無名外之體，故曰域中。若舉道名則道在其中矣，舉天名則天無遺體矣，故云域中。即有名之中，有此四大云，而居一者，王為人靈之首，有道即萬物被其德，無道則天地蒙其害，故特標而王居一，欲令法道自然。○河上公曰：八極之內有四大，王居其一焉。嚴曰：功德同也。

○榮曰：寰宇之表自可絕言，形象之中理當稱謂，羅之雖具，萬品究之，唯有四大。大名既一，用義難殊，欲勸帝王抱式於道德，取則於天地也。○成疏：境域之中有此四大，王有化被之德，故繼二儀而居一數也。《莊》云：夫道未始有封而此言域中者，欲明不域而域，雖域不域，不域而域，義說域中，雖域不域，

包羅無外也。

第五示自淺之深，漸階圓極。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御注：人謂王也，為主者先當法地安靜。既爾又當法天，運用生成。既生成已，又當法道，清靜無為，令物自化。人君能爾者，即合道法自然。○御疏：人謂王也，所以云人者，謂人能法天地生成，法道清靜，則天下歸往，是以為王。王若不然則物無所歸往，故稱人以戒爾。為王者當法地安靜，因其安靜，又當法天生化，功被物矣。又當法道清靜無為，忘功於物，令物自化。人君能爾，則合道法自然，言道之為法自然，非復仿法自然也。若如惑者，難以道法效於自然，是則域中有五大，非四大也。又引《西昇經》：虛無生自然，自然生道，道則以為虛無之孫，自然之子。妄生先後之義，以定尊卑之自，塞源拔本，倒置何深？且嘗試論曰：虛無者，妙本之體，體非有物，故曰虛無。自然者，妙本之

性，性非造作，故曰自然。道者，妙本之功用，所謂強名，無非通生，故謂之道。約體用名，即謂之虛無，自然之道爾。尋其所以，即一妙本，復何所相仿法乎？則知惑者之難，不詣夫玄鍵矣。○河上公曰：人法地，人當法地安靜和柔。種得五穀，掘得甘泉，勞而不怨，有功而不置之也。地法天，天澹泊不動，施而不求報，生長萬物，無所收取也。天法道，道法清靜，不言陰陽，運行精氣，萬物自成也。道法自然，道性自然，無所法也。○榮曰：夫為人主者，靜與陰同德，其載無私，法地也。動與陽同波，其覆公正，法天也。清虛無為，運行不滯，動皆合理，法道也。聖人無欲，非存於有事，虛己理絕於經營，任物義歸於獨化，法自然也。此是法於天地，非天地以相法也。○成疏：人，主也，王必須法地安靜，而靜為行先，定能生惠。故下章云躁則失君，既靜如地，次須法天清虛，覆育無私也。天有三光，喻人有

惠照，地是定門，天是惠門也。既能如天，次須法道虛通，包容萬物也。既能如道，次須法自然之妙理，所謂重玄之域也。道是迹，自然是本，以本收之迹，故義言法也。又解：道性自然，更無所法，體絕修學，故言法自然也。

重為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為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人法於地，表學道以靜為先，故次此章，即校量靜躁。就此章內，文有三重，第一正辨輕躁之劣，重靜之勝，第二明重靜之人動不乖寂，第三明輕躁之者，亡國喪身。

第一正辨輕躁之劣，重靜之勝。

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靜以制動，三十輻之循環，重為輕根，九五君之端委，登太山者宏大，歸衆阜之高，佩玉宸者為君，握庶人之紀。是知六爻將設，上一制之於群象，八有初分，下五鎮之於衆位。則知玄鑿妙遠，唯靜與清，黃屋尊凝，唯高唯大，聖開厥理，詳而可知。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

御注：重者制輕，故重為輕根。靜

者持躁，故靜為躁君。○御疏：根，本也。草木根蒂重，花葉輕，花葉稟根蒂而生，則根蒂為花葉之本，故曰重為輕根。夫重則靜，輕則躁，既重為輕者根，則靜為躁者君矣。是知重有制輕之功，靜有持躁之力，故權重則是屬鼻之纜斯舉，心靜則朵頤之求自息。○河上公曰：重為輕根，人君不重則不尊，治身不重則失神，草木之花葉輕故零落，根重故能長存也。靜為躁君，人君不靜則失威，治身不靜則身危，龍靜故能變，虎躁故夭虧。○榮曰：大小俱輕，不能為於根本，上下皆躁，豈可為於君主，是以一輕一重，輕者以重為根，一躁一靜，躁者以靜為主。故無為重靜者君之德也，有為輕躁者臣之事也。上下各司其業，為君必須重靜。○成疏：重為輕根，譬重為樹根，輕為花葉，輕者凋落，重者長存。此戒學人勿得輕躁，故《書》云：君子不重則不威。靜為躁君，靜則無為，躁則有欲，有欲生死，無

為長存，靜能制動，故為君也。

第二明重靜之人，動不乖寂。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御注：輜，車也。重者，所載之物也。輕躁者貴重靜，亦由行者之守輜重，故失輜重則遭凍餒，好輕躁則生禍亂也。○御疏：君子者，謂人主也，言其德可以君子人物，故云君子。輜，屏車也，重者所載之物也，此舉喻也。言人君常守重靜，猶如行者之不離輜重，行者若失輜重，則無所取給，必遭凍餒。人君若好輕躁，則臣必離散，必生患禍，故云終日行不離輜重也。○河上公曰：輜，靜也。聖人終日行道，不離靜與重。○榮曰：有道之主，君人子物，務於重靜，不為輕躁，舉不失道，動不離靜，是以行必輜重，居必攝衛，不至危亡，由重靜也。○成疏：是以仍前生後文也。輜，靜也。言君子達人終日行化，同塵處世，而不離重靜，此即動而寂者也。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御注：人君者，守重靜，故雖有榮觀，當須燕爾安處，超然不顧。○御

疏：夫人君好重靜，則百姓不煩勞，若高臺深池，撞鐘舞女，以為榮觀，則人力凋盡，亂亡斯作。故戒云雖有榮觀，當須燕爾安處，超然遠離而不顧。○河上公曰：榮觀為宮闕燕舍，后妃所居。超然，遠避而不處也。○榮曰：聖人所貴者大道，所寶者重靜，雖有瑤臺瓊室之麗館，身之所托者虛寂，嬖姬飛燕之美御，心之所游者無為，情欲不足以累真，華屋未能以惑己，物無累者，故曰超然。○成疏：重言重靜之人，雖有榮華之官觀，燕寢之處所，以游心虛澹，超然物外，不以為娛，處染不染也。

第三明輕躁之者亡國喪身。

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御注：奈何者，傷嘆之詞也。天下者，大寶之位也。言人君奈何以身從欲，輕用其身，令亡其位乎。○御疏：天子提封百萬井，定出賦稅六

十四萬，并出戎馬百萬匹，兵車萬

乘，故云萬乘之主。奈何者，傷嘆之詞也。天下者，大寶之位也。夫萬乘之主，四海必同，當令子孫千億，本枝百代。善建則無為偃化，善抱則有截歸仁，奈何承此重器，耽樂是從，以身充欲，淪胥以敗？是以一身之欲，而輕大寶之位，甚可傷嘆，故云奈何。○河上公曰：奈何萬乘之主，奈何者，疾時王傷痛之也。萬乘之主，謂王者。而以身輕天下，王者至尊，而以其身行輕躁乎？疾時奢恣輕淫也。○榮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君，豈宜妄動。○成疏：如何，奈何也。王畿千里，戎車萬乘之君，應須重靜，乃恣情淫勃，厚賦繁徭，禽荒色荒，輕忽宇內，哀嘆之甚，故云奈何。

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御注：君輕易，則人離散，故失臣。臣躁求，則主不齒，故云失君。○御疏：夫君多輕易則必煩擾，煩擾則人散，誰與為臣？故云輕則失臣，此

戒君也。為人臣者，當量能受爵，無速官謗。若矯迹干祿，飾詐祈榮，躁求若斯，禍敗尋至，坐招竄殛，焉得事君？故云躁則失君，此伸戒人臣也。○河上公曰：輕則失臣，王者輕淫則失臣，治身輕淫則失其精。躁則失君，王者行躁疾則失其君位，治身躁疾，則失其精神也。○嚴曰：失臣作失本，言君好輕躁，如樹之根本而搖動，根搖動則枝木枯而槁矣。人主不靜則百姓搖蕩，宗廟傾危，則失其國君之位也。○榮曰：前明重靜，則超然無累，今明輕躁則必致有損，無累則上下俱安，有損則君臣皆失也。○成疏：恣情放欲，輕躁日甚，外則亡國，內則危身。忠良竄匿，失臣也。宗廟傾覆，失君也。

善行無轍迹章第二十七

善行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重靜聖人動不乖寂，故次此章，廣顯此人行能功用。就此章內，文有四重，第一明重靜之人，三業清淨，第二明重靜之人，結願堅固，六根解脫，第三明

降迹慈救，應物無遺，第四示師資之道，修學之妙，而言之也。

第一明重靜之人，三業清淨。

夫聖應圓通，真心湛寂，不行而去，遠遊昆閻之中，不出而知，瑕踐瑤京之上。寂而能動，處暗常明，愍我蒼生，永苦於九幽之內。嘆彼邪穢，長昏於五欲之中。如噴蛇頭，賢聖於焉不敢，如醉象首，達人所以棄之。哀彼凡迷，從何得悟，故善行無迹，將欲救之。師資之道一齊，凡聖之心雙泯也。

善行無轍迹，

御注：於諸法中，體了真性，行無行相，故云善行。如此則心與道冥，故無轍迹可尋求也。○御疏：此明法性清淨也。行謂修行也。法性清淨，是曰重玄。雖藉勤行，必須無著，次來次滅，行無行相，心與道合，故云善行。能如此，則空有一齊，境心俱淨，欲求轍迹，不亦難乎？○河上公曰：善行道者，求之於身，不下堂，不出門，故無轍迹也。○榮曰：七香流水之車，動之者有轍，千里浮雲之馬，躍之者有迹。不疾而速，雲駟不輟地，不行而至，鳳鳥本無迹。

言聖人垂拱廟堂，不偏周王之轍，賢士銷聲丘壑，不削孔丘之迹也。○成疏：以無行為行，行無行相，故云善行，妙契所修，境智冥會，故無轍迹之可見，此明身業淨。

善言無瑕謫，

御注：能了言教，不為滯執，遺象求意，理證言忘，故於言教中無瑕疵謫過也。○御疏：此明學人不滯言教也。瑕，病也。謫，責也。言謂言教也。夫善行無迹，則能了言教，不為執滯，於言忘言，是善言也。能如此，遺象存意，理照言忘，於彼言教，一無病責，故云善言無瑕謫。○河上公曰：善言謂擇言而出之，則無瑕疵謫過於天下。○榮曰：言必有中，千里應之，非法不言，有何過也。○成疏：不言之言，言而不言，終日言未嘗言，亦未嘗不言，故謂之善言也。《莊子》云：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也。瑕，疵病也。謫，過責也。默語不異，故無口過之責也。本文作的字，謂聖人之言，既無的當，故

無所之謂，此明口業淨。

善計無籌筭。

御注：能了諸法，本無二門，一以貫之，不生他見，故無勞籌筭，自然照了。計無計相，非善而何也。○御疏：此明言教無滯，則不計異門也。夫執言滯行，辨是與非，適令巧曆亦不能計。若能了諸法皆方便門，究竟清淨，不生他見，則無勞籌筭，數，自能深入一乘。善計若斯，何勞籌筭？故云善計不用籌筭。○河上公曰：善以道計事者，守一不移，所計不多，不用籌策而可知者也。○榮曰：籌策者，以算物數，以道觀之，物無不盡，道非於數，寧用籌策也。○成疏：妙悟諸法同一虛假，不設虛假，即假體真，無勞筭計，劃然明了，此明意業淨。

第二明結願堅固，六根解脫。

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

御注：兼忘言行，不入異門，心無逐境之迷，境無起心之累，雖無關鍵，其可開乎？○御疏：此明不計異

門，則欲心自閉也。橫曰關，豎曰鍵。夫善行善言，不耽不滯，則心照清淨，境塵不起，故云善閉雖無關鍵，其可開乎？故云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河上公曰：善以道閉情欲守精者，不如門戶有關鍵不可得開之。○榮曰：門以關鍵，有閉有開，若能以道制之，無開無閉，是以理國者以道纂弒，無以窺竊，修身者以道聲色，無由開鑿。○成疏：外無可欲之境，內無能欲之心，恣根起用，用而無染，斯則不閉而閉，雖閉不閉，無勞關鍵，故不可開也。此明六根解脫。

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御注：體了真性，本以虛忘，若能虛忘，則心與道合，雖無繩索約束，其可解而散乎？○御疏：此明善閉之人，心與道合。結，繫也。繩，索也。約，束也。解，散也。夫坐忘遺照，深契道源於諸法中，盡能不滯繫心於此，故云善結。夫用繩約者，繩散則約解，以道結者，心靜則道冥，適

使萬緣盡興，終能一無所染，雖無繩索約束，豈可解而散乎？故云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河上公曰：善以道結事者，乃結其心，不如繩索可得解之。○榮曰：用繩之者，有縛有解，以道控制於四方，善結也。萬國共戴於一人，不解也。修身者心契於道，故言善結。抱一無離，不可解。○成疏：上士達人，先物後己，發大弘願，化度衆生，誓心堅固，結契無爽，既非世之繩索約束，故不可解也。然誓心多端，要不過五：一者發心，二者伏心，三者知真心，四者出離心，五者無上心。第一發心者，謂發自然道意，入於法門也。第二伏心者，謂伏諸障惑也。就伏心有文，文尸三解，解有三品，惣成九品，通前發心，為十轉行也。第三知真心，有九品，即生彼九宮也。第四出離心，有三品，即生彼三清，所謂仙、真、聖也。第五無上心，謂直登道果，至大羅也。善結者，結此五種心，終始無替也。此明結願堅固。

第三明降迹慈救，應物無遺者也。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御注：是以聖人常用此五善之教以成之，故無棄者。○御疏：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是以者，引下以明上也。言聖人心雖凝寂，教則流通，故常用五善以救人，令必釋然而達解，大慈平等，無所偏隔，凡是於人，盡皆善誘，故云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物者通有識無識也。救人善教，故不棄人，救物善心，亦無棄物，使令動植咸遂，無殘傷者，故云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河上公曰：是以聖人常善救人，聖人所以教人忠正者，欲以救人之性命也。故無棄人，使貴賤各得其所也。常善救物，聖人所以教民順四時，以救萬物之殘傷。故無棄物，聖人不賤石而貴玉，視之如一。○榮曰：是以聖人常善救人，而無棄人，一物失所，慮軫納隍，視人如子，寧有棄乎。真聖闡經

以開化，赴感以遵凡，以道濟之，曾無遺棄。常善救物，而無棄物，始終用道，故言常。惠及萬方，故言善。德能廣濟，故言救。通言一切，故言物。○成疏：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聖人即是前三業清淨六根解脫之人也。為能發弘誓願，救度衆生，故常在世間，有感斯應，慈善平等，終不遺棄也。常善救物，而無棄物。先舉人者，表恩被有情，後舉物者，示仁覃無識。亦言救人，直據黔首，救物爰及四生也。是謂襲明。

御注：密用曰襲，五善之行在於忘遣，忘遣則無迹，故云密用。密用則悟了，故謂之明也。○御疏：襲，密用也。明，了悟也。善行救人，在於忘遣，若滯教矜有，轍迹必存，故雖常善救人，終使慧心無滯，如此密用，則能悟了。故云是謂襲明。○河上公曰：聖人善救人物，是謂襲明天道。○榮曰：善行五者，人物兼濟，承道而用，是謂襲明。○成

疏：襲，承也，用也。此即結嘆常善聖人，利物無棄，可謂承用聖明之道也。

第四示師資之道，修學之妙。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

御注：師，法。資，取。善人可師法，不善人可取以役使之也。○御疏：師，法也。夫善人者，離諸愛染，則心清淨，於法無滯，則教圓通。取喻於水，物來斯鑒，所鑒者則形而有象，能鑒者見象而無心。善人正慧若斯，故可為不善人之師法也。不善人之資，資，取也。夫火有其炎，寒者附之。聞道勤行，必資宗匠，既說先生之善，須伏弟子之勞，則不善之人，善人可取以役使爾。○河上公曰：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人之行善者，聖人即以為人師也。不善人善人之資，資，用也。人行不善者，聖人猶教道使為善，得以給用之。○榮曰：行與道合，德能利物，善人也。人之儀表，物之楷模，師也。聞者求明，明者不求於聞，愛之

以作役，具之以束修，資也。○成疏：善人不善人之師，善人即向襲明之人也，言此人恒懷大心，先物後己，引導衆生，允當宗匠。不善人善人之資，資，用也，亦是助益之義。言善人恒在有中化導群品，即用不善之類而為福田，以彼衆生益成我德故也。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御注：此章深旨，教以兼忘，若存師資，未為極致。今明所以貴師為存學相，學相既空，自無所貴，所以愛資為存教相，於教忘教，故不愛資。貴愛兩忘，而道自化也。○御疏：雖知大迷，是謂要妙。夫物初第進修，兩存學相，未能忘教，故貴愛師資。若能體了行門，學無所學，師資之名既去，貴愛之目不存。然此章大宗，教之忘遣，語以漸頓，不無階級，論其造極，是法都空，故前舉為師為資，示進修之路，後云不貴不愛，將導悟證之空。則明所以貴師

為存學相，學相既空，自無所貴。所以愛資為存教相，於教兼忘，故不愛資，魚相忘於江湖，自無濡沫。乍聞斯旨，凡俗不悟，執學滯教，則必以為大迷，故老君格量云，雖知凡俗以此為大迷，於道而論，是謂要妙。○河上公曰：不貴其師，獨無輔也。不愛其資，無所使也。故曰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此謂要妙。○榮曰：尊師重道，貴也。仁惠善誘，愛也。師資之義，當貴愛也。若師不愛於資，壅玄流而不潤，資不貴於師，失慧路而難反，悟之者要妙，昏之者大迷也。○成疏：不貴其師，無能化也。不愛其資，無所化也。前以聖道凡，勸令修學，今明凡聖平等，故遣師資，斯則從淺之深，漸階衆妙。

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御注：師資兩忘，是謂玄德。凡俗不悟，以為大迷，故聖人云：雖知凡俗以為大迷，以道觀之，是謂要妙。○河上公曰：雖知大迷，雖自以為

智，言此人乃大迷惑。是謂要妙，能通此意，是謂知微妙要道也。○成疏：師資兩忘，聖凡一揆，俗知分別，雖似大迷，據理而言，實成要妙。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雄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善行之士，常善救人，其於救物之方，猶自未顯，故次此章略示其要。就此章中，文開四別，第一明去剛取柔，是修行人要逕，第二勸遣明歸闇，為學道楷模，第三示守辱忘榮，歸根反本，第四顯匠成庶品，利物忘功。

第一明去剛取柔，是修行人要逕。

夫剛健者凶，道家明戒，雄壯者屈，先哲格言，故兵強不勝於前，水弱破堅於後，張華有言，無矜爾榮，天道惡盈，無恃爾貴，隆隆者墜，賢達所作，誠不虛言。是知四時去來，寒暑易准，二儀迴薄，日月虧全，何況體道融明，知白守黑，妙象圓照，去雄歸雌，歷萬劫而不為，觀一心而常住，為谿為谷，天下歸焉。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御注：雄者，患於用壯，故知其雄，則當守其雌靜，謙德物歸，是為天下

谿谷，則真常之德不離其身，抱道含和，復歸嬰兒之行矣。○御疏曰：知，辯識也。雄，剛躁也。雌，柔靜也。夫物貴全和，法求中道，雄則過當，雌則卑弱，俱未適中於善行，必當緣督以為經，故知其雄躁，則當守其雌靜。守其雌靜，亦當知其雄躁。知雄守雌則可，知雌守雄則敗，敗則妨行，故特戒守雌。能守雌柔，是為謙德，物所歸往，如水歸谿矣。《爾雅》曰：水注川曰谿。經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雄守雌，是名善行，物所歸往，為天下谿，能如此則真常之德曾不離散。常德不散，即是全和。全和之人少思寡欲，泊然未兆，乃如嬰兒，故云復歸於嬰兒也。○河上公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雄以喻尊，雌以喻卑，人雖自知其尊顯，當復守之以卑微，去雄之強梁，就雌之柔和，如是則天下歸之，如水之流入深谿也。為天下谿，常德不離，人能謙下如深谿，則德常在，不離己也。○嚴曰：於

嬰兒復歸於志，於嬰兒蠢然而無所知也。○榮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不諂不驕，在於中平，君子之行也。不靜不躁，處於中和，入道之基也。故知懷雄猛之心者，未可全真。抱雌柔之性者，不能忘道。令知性雄而守雌，則不躁不速，亦知性雌而守雄，則不靜不遲，不滯兩邊，自合中道。然行雄猛者衆，守雌柔者少，故喻明谿壑處下，衆流歸之，人士謙退，道德歸之。○成疏：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谿，逕也，雄，陽也，是剛躁之名，雌，陰也，是柔靜之義。知雄躁剛猛，適歸死滅，雌柔靜退，必致長生，故棄雄而守雌，可為天下之要逕。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離，散也，嬰兒譬無分別智也。言人常能守靜，則其德不散，故能復於本性，歸無分別智。

第二勸遣明歸闇，為學道楷模。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

御注：能守雌靜，常德不離，德雖明

白，當如暗昧，如此則為天下法式。常德應用，曾不差違，德用不窮，故復歸於無極。忒，差也。○御疏：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白，照明也。黑，暗昧也。式，法也。夫能守雌靜，則德行昭明，德雖昭明，不以務物，當如暗昧，自守淳和，能如此則可為天下之法矣。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忒，差忒也。極，窮極也。知白守黑，是謂德全。德全之人，可為天下法式，則真常之道隨應用，應用無差忒，用亦不窮，故云復歸於無窮極也。○河上公曰：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白喻昭昭，黑喻默默，人雖自知昭昭明達，當復守之以默默，如闇昧無所見，如是則可為天下法式也。為天下式，常德不忒，人能為天下法式，則德常在於己，不復差忒也。復歸於無極，德不差忒，則長生久壽，歸身於無窮極也。○嚴曰：反於未生，復於未始，與道為常，歸於無極矣。○榮曰：知其白，守其黑，為天

下式，大白若辱，大智若愚，晦爾安身，斯為法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忒，差也，人不以智耀人，不為名害己，內雖潔白，外實同塵，立身者受祿無窮，修道者成真無極。○成疏：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白，昭明也。黑，暗昧也。式，法也。自顯明白，炫曜於人，人必挫之，良非知者。韜光晦迹，退守暗昧，不忤於物，故是德人。能知白黑利害者，可為修學者之洪範也。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忒，差也。無極，道也。常能棄明守暗，其德不差，既復清虛，歸於至道。

第三示守辱忘榮，歸根反本。

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御注：德雖尊榮，常守卑辱，物感斯應，如谷報聲，虛受不窮，常德圓足，則復歸於道也。○御疏：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榮，尊榮也。辱，卑辱也。夫為天下式，則其德尊榮，德雖尊榮，常守卑辱，以和為貴，無

不含容，如彼空谷，物來斯應，故云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道也。虛受應物，如彼谷神，真常之德，是乃圓足，足則復歸於樸矣。夫道為德體，德為道用，論其用則常德乃足，論其體則云復歸於樸。歸樸則妙本清淨，常德則應用無窮，非天下之至通，其孰能與於此者？○河上公曰：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榮以喻尊貴，辱以喻污濁，人能知己之有榮貴，當復守之以污濁，如是則天下歸之，如水流深谷也。為天下谷，常德乃足，止也。人能為天下谷，則德乃常止於己。復歸於樸，當復歸身於質樸，不為文飾也。○嚴曰：道德是祐，神明是助，道充德足，則萬物大淳樸矣。○榮曰：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有官即有爵，榮也，無位即無名，辱也。能知居顯不驕而守卑辱，可謂包含一切，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在貴如賤，處榮若辱，真常之德自然滿

足，常德反歸，故言復樸者也。○成疏：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榮，寵貴也。辱，卑賤也。處於榮貴，遂起驕奢，而福善禍淫，忽然凋落，此之榮寵，翻為禍基。若知倚伏不可常，貴為禍始，應須自戒，勿為放逸。處於榮華，恒如卑賤，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知榮守辱，天下歸湊，譬彼川谷，包納虛容也。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真本也。始自知雄，終乎守辱，三種修學，為道之要。又如虛谷，罄無不容，所以常道上德，於是乃足，故能復於真空，歸於妙本也。

第四顯匠成庶品，利物忘功。

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

御注：含德內融，則復歸於樸。常德應用，則散而為器，既涉形器，必有精麤，故聖人用之，則為群材之官長矣。○御疏：器，形器也。自知雄下，論性修返德，則復歸於道。此云樸散為器者，明德全合道，即能應用。應用迹麤，涉於形器，故云樸散

則為器也。既涉形器，其材用必有精麤，故凡人用之，適能獨全淳樸，聖人弘濟，則為群材之官長矣。○河上公曰：樸散則為器，萬物之樸散則為器用也，若道散則為神明，流為日月，分為五行。聖人用之，則為官長，聖人外用，則為百官之元長也。○榮曰：種散為器，聖人以為官長，是以大制無割。一氣未分，種也，三種有位，器也，自無形以開有象，故言散樸以為器。天尊地卑之體既著，君貴臣賤之體亦明，樹之以君，故云官長。統御萬國，故言大制。上能字育，下獲不傷，故言無割，亦明聖人開不言之教，此即散樸為器也。□真仙之主，為官長也。以道攝物，物無不歸，大制也。慈能救物，物得以全，無割。○成疏：散，分布也。器，用也。官，君主也。長，師宗也。既能反樸還淳，歸於妙本，次須從本降迹，以救蒼生。布此淳樸，而為化用，故《西昇經》云：道遂散布分，既而為君以馭世，為師以

導俗，聖人即用斯樸，散而為馭導之方也。

故大制不割。

御注：聖人用道，大制群生，暄然似春，蒙澤不謝，動植咸遂，曾不割傷。○御疏：此明聖人用道也。夫聖人德全，大制群有，法乾坤之施，灑雨露之恩，各暢其和，不知其力，令動植之物咸遂其生，曾不割傷以為己用，故云大制不割。○河上公曰：聖人用之，則以大道制御天下，無所割傷，治身則以大道制情欲，不傷精神也。○成疏：至聖神力，不可思議，三界內外無不制伏。主領弘普，故稱大制。而亭毒群品，陶鑄生靈，推功於物，不為宰主，故云不割。割，宰斷也。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七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八

唐玄宗御注并疏

河上公嚴君平李榮注

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濛陽強思齊纂

將欲取天下章第二十九

將欲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忘功利物，為國主師匠，故次此章，即顯治國治身利物之術。就此章內，文有三重，第一明有欲有為，敗身毀國。第二舉有為之相，示諸法無常。第三對顯聖人，妙能捨離。

第一明有欲有為，敗身毀國。

夫有道之君，無為化主，欲取天下，順時應人，故周武尅商，白旗懸於紂首，項王御漢，赤帝亡於羽身。不知天命之來，妄起雄強之意，故《運命論》曰：龍犀日角，帝王之表，河目龜文，公侯之相，不其然乎。高祖揖讓而嗣興，秦皇暴勇而宗滅，吾見其不得已，豈虛言哉。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

御注：天下者，大寶之位也，為君者，必待曆數在躬，若暴亂之人，將欲以力取而為之主者。老君戒云：

吾見其不得已矣。○御疏：天下者，大寶之位也。夫皇天命帝，大制群生，必待曆數在躬，然後君臨萬寓。而奸亂之賊，凶暴之夫，將欲以力取天下而為之主，既誅夷之不暇，何天祿之可望？故老君戒云：吾見其如此之人，必不得所為之事。已，語助也。○河上公曰：將欲取天下，欲為天下主也。而為之，欲以有為治民。吾見其不得已，我見其不得天道人心已明矣，天道惡煩濁，人心惡多欲也。○嚴曰：天下者神靈所成，太和所遂，神靈所察，聖智所不能及，而威力之所不能制。○榮曰：夫無為無事，可以攝天下也。若以有事有為，吾見其不得已也。○成疏：方將欲攝取天下蒼生而為化主者，必須虛心忘欲，若以有為取之，纔欲攝化，而不得之狀已彰也。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御注：大寶之位，是天地神明之器，謂為神器，故不可以力為也，故曰為者敗之，此戒奸亂之臣。○御疏：

天下大寶之位，所以不可力為者，為是天地神明之器將以永終聖德之君，而令流布愷悌之化，使凶暴之徒力為而得毒螫天下乎？是知必不可為，為亦必敗。此戒奸亂之賊臣也。○河上公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器，物也，人乃天下之神物也。神物好安靜，不可以有為治。為者敗之，以有為治之，則敗其質樸也。○榮曰：若乃興天下之善，不私其利，除天下之害，不處其功，四海沐德以飲和，萬物從化以樂俗，可以安大寶，守神器，若不知有為之非而執之以為，是則敗失也。○成疏：天下神器不可為，含識之類，悉有精靈，並堪受道，故名神器。神器亦是帝位也。若無為安靜，即品物咸亨，必有為擾動，即群生失性，故不可為。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滯溺有為則敗亡身命，執心貪欲，失國喪邦。執者失之。

御注：曆數在躬，已得君位，而欲執有斯位，陵虐神主，天道禍淫，亦當

令失之，此戒帝王也。○御疏曰：人君者，或撥亂反正，或繼體守文，皆將昭德塞違，恤隱求瘼，若執有斯位，陵虐神主，坐令國亂無象，遂使天道福善禍淫，神怨人怒，是生災沴，亂乃斯作，誰奉為君？亦當失斯位矣。此戒帝王也。○河上公曰：強執教之，則失其情實，生為詐偽。

第二舉有為之相，示諸法無常。

故物或行或隨，或噓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

御注：欲明為則敗，執則失，故物或行之於前，或隨之於後，或噓之使暖，或吹之使寒，扶之則強，抑之則弱，有道則載事，無德則隳廢也。○御疏曰：此明凡物不常，事亦倚伏也。噓，暖氣也。吹，寒氣也。羸，弱也。載，事也。隳，壞也。且夫為之則敗，執之則失，亦如凡物或行之於前，或隨之於後，或噓之使暖，或吹之使寒，或扶持使強，或抑損令弱，或引之以載事，或推之以隳壞，且同糾纏，不可準繩，唯當以欲從

人，方可樂推不厭爾。○河上公曰：故物或行或隨，上所行，下必隨之也。或噓或吹，噓，溫也。吹，寒也。有所溫，必有所寒也。或強或

羸，有所強大，必有所羸弱。或載或隳，載，安也。隳，危也。有所安，必有所危，明人君不可以有為，治國與治身也。○榮曰：夫有為之法，有前可行，有後可隨，一溫一寒，一盛一衰，聚之則接，散之則隳，若行有為，雖成必敗，若用無為，能弊復成也。○成疏：夫物或行或隨，夫物，萬物也，或，不定也。行，由己也，隨，從他也。言物或先時由己，後即從他，此明權勢不定也。或噓或吹，噓，溫喻富貴也，吹，寒喻貧賤也，言物有先貴後賤，先富後貧，猶如朱夏赫曦，玄冬凜冽，天即炎涼不定，人亦貴賤何常。或強或羸，夫強盛者不久當衰，故下文云物壯即老，《西昇經》云：盛者必衰，此明盛衰不定也。或載或隳，載，連續也，隳，廢敗也。連續謂之成，廢敗謂之壞，

此明安危不定。故《莊子》云：其成也毀也，舉此八法不定，以表萬物無常，故治國治身者，不可以有為封執而取之也。

第三對顯聖人，妙能捨離。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御注：聖人睹或物之行隨，知執者之必失，故去過分爾。○御疏：是以理天下之聖人，睹行隨之不常，知矜執之必失，故約己檢身，割貪制欲，去造作之甚者，去服玩之奢者，去情欲之泰者。論其名數，且分為三目。徵其事實，乃同於一條。甚奢泰者，皆過分爾。○河上公曰：甚謂貪淫聲色，奢謂服飾飲食，泰謂宮室臺榭，去此三者，處中和，行無為，則天下自化之也。○嚴曰：甚，有為也，奢，不中和也，泰，高大也，故去之也。○榮曰：奢泰者即有為之事也。逐欲為甚，心存侈靡為奢，極樂無厭曰泰，聖人虚心知足，去甚也。見素抱樸，去奢也。忘歡而後樂足，去泰也。○成疏：懷道聖人，

妙體虛假，故不執上之八法，而能去下之三事，甚則美其聲色，奢則麗其服玩，泰則廣其宮室，去此三惑，處於一中，治國則祚曆遐延，治身則長生久視也。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為君莅物，不可執帶有為，故次此章，即明為臣輔君，亦須去兵用道。就此一章，義開三別，第一明佐時用道，決定息兵，第二明用道之人，果無矜伐。第三明有為乖道，必致危亡。

第一明佐時用道，決定息兵。

夫雲龍一變，天地為之晝冥，風鵬載飛，河水為之怒擊，何者？雲助龍勢，水滋鵬圖。譬之人君，必俟良佐，高宗遇傅說，商道所以中興，噲王失樂毅，燕國於焉絕滅。人能弘道，豈不然乎。明君得賢，狀飛鴻之有羽翼，聖王遇善，若和羹之得鹽梅，故江充絕命於鳳池，霍光圖像於麟閣，不其然乎。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御注：人臣能以道輔佐人主者，當柔服以德，不用甲兵之威，取強於天

下。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兵於加彼，彼必應之，其事既好還報，則勝負之數未可量。○御疏：以，用也。佐，輔也。還，報也。言為人臣者，當用道化無為輔佐人主，致君堯舜，是曰股肱。舞干羽於兩階，修文德於四海，令執大象而天下往，太階平而寰宇清，若震耀戈甲之威，窮黷侵伐之事，抗兵以加彼，彼亦必應之，其事既好還報，則勝負之數誰能預尅？○河上公曰：以道佐人主者，謂人主能以道自輔佐也。不以兵強天下，以道佐人主，以輔佐之主，不以兵革，順道任德，敵人自服也。其事好還，其舉事好還，自責不怨於人也。○榮曰：忠臣輔於君上，賢相理於陰陽，以道勝於海內，不以兵強天下之事，上猶以道佐，上自有道，寧專用兵。以道則彼此各安，用兵則互相侵伐，一來一往，故曰好還也。○成疏：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以，用也。佐，輔弼也。人主，君王也。言用正道輔佐君王

者，當偃武修文，導之以德，不可以盛用強兵，逞暴天下。若作身心解者，即是三毒六根，兵也。其事好還，還，返報也。言外用兵刃，即有怨敵之仇，內用三毒，還招三塗之報，此事必爾，故云好還。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御注：軍師所處，戰則妨農，農事不修，故生荆棘。兵器感害，水旱繼之，農廢於前，災隨其後，必有凶荒之年矣。○御疏：師，君師也，又《易》曰：師，衆也。夫興師動衆，則人勞於役，行賫居送，則妨功害農，農事不修，故生荆棘。大軍之後，積費既多，加以和氣致祥，兵器感害，水旱相繼，稼穡不成，故必有凶荒之年，以報窮兵之怨爾。○河上公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農事廢，田事不修也。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天應之以惡氣，即害五穀，五穀盡則傷人也。○榮曰：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嘉禾不得植，荆棘所以生，此

亦用兵之過也。○成疏：師，軍衆也。言兵馬所行之處，害人損物，但有荆棘穢草，不生禾稼也。亦猶欲心馳騁之處，但增惡業，不生善惠。

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

御注：善輔相者，果於止敵。蓋在於安人和衆，必不敢求勝取強。故雖果於止敵，敵不為寇。慎勿矜功伐取，以自驕盈，故為深戒也。○御疏：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春秋》曰：殺敵為果，今明殺敵者令不相侵，止其為暴，是知殺敵為果，即止敵也。故老君云：凡事不得已，而欲用兵之士，但求止敵，令不為寇，必不得以衆暴寡，陵人取強。則其事好却還報，是以戒令不敢，云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夫用兵之善，果於止敵。止敵自矜，未名善勝，故雖能止敵，慎勿矜誇。矜誇則傷於伐取，故雖果於止敵，戒云勿伐其功。若必伐取其功，是則自為驕泰。驕泰

則樂殺，故敗不旋踵，此為明戒，可不慎乎！○河上公曰：故善者果而已，行善者，當果敢而已然也。不敢以取強，不以果敢取強大之名。果而勿矜，當果敢謙卑，勿自矜大。果而勿伐，當果敢推讓，勿自伐取其美。果而勿驕，驕，欺也。果敢勿以驕欺。○榮曰：故善者果而已，不以取強，能用為善，止敵為果，賊來侵我，所以除之，不以國兵強專用為是也。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自大為矜，取功為伐，好勝不已，示賢於敵謂之驕，故曰義兵王，應兵勝，忿兵死，驕兵滅，善用兵者，決定果敢，不矜不忿，不貪不憍，迫不得已，從後應之，義在除敵救人，亦非恃力好戰也。○成疏：故善者果而已，果，決定也。已，止。言修道善人，決定止此暴心而不用兵也。

第二明用道之人，果無矜伐。是果而勿強。

御注：前敵來侵，不得休止，故用兵

以止之，如是則果在於應敵，非果以取強也。○御疏：夫果於止敵者，非好勝而陵人也，但前敵來侵，事不得已，故云果而不得已。已，止也。用兵應敵，是非求勝，能如此者，勝不恃強，故云果則勿強。○河上公曰：果而不得已，當果敢至誠，不當迫不得已也。是果而勿強，果敢勿以為強兵堅甲以侵陵人。○榮曰：必定能不憍不矜，行不得已者，是果而勿強也。○成疏：果而不得已，如堯攻有苗，禹攻有扈，事不得已，非樂兵戈。是果而勿強，結成以前，是決定不用強兵之行也。

第三明有為乖道，必致危亡。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御注：物之用壯，由兵之恃強。物壯則衰，兵強則敗，是謂不合於道，當須早止不為也。○御疏：凡物壯極則老，兵強極則敗，故兵之恃強，猶物之用壯，物之用壯，適足以速其衰老，兵之恃強，則不可全其善勝。茲二事者，是謂不合於道。賢臣明

主，知其不合於道，當須早止不為，故云不道早已。已猶止也。○河上公曰：物壯則老，草木壯極則枯落，人壯極則衰老。言強者不可以為久。是謂不道，枯老者，坐不行道也。不道早已，不行道者早死之也。○榮曰：少而必長，盛而必衰，此物壯則老也。明以兵為強者，兵敗而必弱，故言非道也。是道可以常行，非道理宜先止也。○成疏：物壯則老，炎極則涼，理之常數。物壯則老，其義必然。謂之非道，非道早已，物壯則老，兵強則衰，既不謙柔，故非真道，故應須止息而勿行也。

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章所以次前者，前章雖明息兵用道，而於用道之義未弘，故次此章，明用道匡時，須資權實兩智。此一章義開四別，第一明兵強欲盛，有道不為，第二顯應物隨時，二智優劣，第三明權不喪實，應不離真，第四泛舉軍法，以明實智之勝。

第一明兵強欲盛，有道不為。

夫天道助順，逆之則凶，人理須安，動之致禍。三皇之代，淳化而棄於干戈，五帝之時，揖讓而捐於征戰。自茲以降，梟心競興，故白起爲軍，詐坑趙卒，田單作將，大破燕城。不能順人，與時消息，流惡萬代，取安一身，豈知老君惡用凶器，獨立自守，居左無言，著明戒以訓人，令無施於凶器，生曰大德，何用殺乎。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御注：佳，好也。兵者，謀略也。凡人修辭立誠，不能以道德藏器，而以兵謀韜略之爲好。謀略之用，只在於攻取殺伐，爲不善之材器。凡物尚或惡之，是以有道之人不處身於此爾。○御疏：夫佳兵者，不祥之器，佳，好也。兵者，韜略屬也。祥，善也。器，材器也。君子進德修業，必慎厥初，藏器於身，俟時而動，當遊心道德之圃，閱思墳誥之林，使光昭令名，開濟成務。而乃有以兵謀韜略爲佳好者。夫謀略之設，以正爲奇，兵鈐之書，先聲後實，皆在乎攻取殺伐，故爲不善之材器爾。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畜德於身，

是爲能事。既云不祥之器，所以凡物尚或惡之，况有道君子，焉肯處身於此？故云有道者不處。○河上公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祥，善也。兵者驚精神，濁和氣，不善人之器也，不當修飾。物或惡之，兵動則有所害，故萬物無有不惡之者也。故有道者不處，有道之人不處其國。○榮曰：精飾爲佳，祥，善也。兵者動有亡國失人之患，故言不善。存者人之所愛，亡者物之所惡，亡爲物之所惡，故有道之主不處好兵也。○成疏：夫佳兵者，不祥之器，佳，麗也。祥，善也。雖復霜戈耀日，寶劍輝天，此乃凶荒之具，非太平之器也。內解是三毒六根之兵，若磨銳諸根，而貪取愛境者，不善之行也。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一切人物，皆畏兵而惡貪，故有道行人，不處心於兵戈及貪欲。

第二顯應物隨時，二智優劣。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御注：左，陽也。陽和則發生，故平

居所貴。右，陰也，陰凝則肅殺，故用兵所貴。○御疏：左，陽也。右，陰也。陽好生，陰好殺。好生，故平居所貴。好殺，故用兵所貴。○河上公曰：君子居則貴左，貴柔弱也。用兵則貴右，貴剛強也。此言兵道與君子道反，所貴者異。○嚴曰：君子者有土之君也，貴左者尚生長也。○榮曰：經天曰文，止戈爲武，其爲用也，彼此實齊，禮樂所以並行，水火故宜難廢。用須得理，動必以時，是以平居好生，以左爲重，行兵主殺，以右爲貴也。○成疏：有君人子物之德，爲君子。左陽也，主吉主生。右陰也，主凶主殺。言君子平居之世則貴左用文，荒亂之時則貴右用武，喻行人實智則貴長生，權智則有時而殺，故《度人經》云：千千截首，萬萬剪形也。

兵者，不祥之器，

御注：祥，善也。好兵者尚殺，故不爲善之材器。○御疏：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上文云佳兵者

不祥之器，所以者明用兵則尚右而好殺，有道者故不處之。此云兵者不祥之器，對結上文，明非君子之器。君子以道德為材器，故無不利爾。○河上公曰：兵革者，不善之器也。○榮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兵雖可用，多有損傷，是爪牙之所司，非元首之器用。○成疏：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疊前來文，重顯兵是不祥之器，非君子善人之器，必須夷凶拯難，不得已而用之，權智亦爾。致兵革之主，陰強為殺身之斧，故曰不祥之器也。

非君子之器。

御注：君子以道德為材器，不貴兵之謀也。○河上公曰：非君子所貴重器也。

第三明權不喪實，應不離真。

不得已而用之，恬澹為上。

御注：戎狄內侵，故不得已。善勝不爭，是恬澹為上。○御疏：夫文德者，理代之器。兵謀也，蓋其輔助

也。故云文則經緯天地，武則克定禍亂。雖天生五材，廢一不可，而武功克定，節制宜存，是知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皆在乎事，不得已然後應之，謂四夷來侵，王師薄伐，猶當示之以恩惠，緩之以道德。既同蚊蚋之螫，故無憑怒之心，推此而言，是以恬澹為上也。○河上公曰：澹為上，不貪土地，利人財寶也。○榮曰：恬澹，靜也，王者用師，有征無戰，動不失靜，故言恬澹。不好用兵，不以為美也。○成疏：恬澹，無為也，君子心亦無為，故雖用兵而不以為美也。喻修行人雖用權智而以實道為上，應不離真也。

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

御注：制勝於敵，必哀其人，故不以為美也。夫勝必多殺，若以勝為美者，是樂多殺人也。樂多殺人，人必不附。欲求得志，不亦難乎。○御疏：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不能以德懷來，而用兵求戰勝，故

雖克勝，猶慚德薄，不以為美。夫勝必多殺，故以勝為美者，是好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夫天地好生，物皆含養。人者當順天地之德，以全濟為務焉，不可苟騁詐力以快貪殘。貪殘之人，人必不附，欲求得志，不亦難乎。故好樂殺人，即不可得志於天下矣。○河上公曰：勝而不美，雖得勝不以為利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美得勝者，是為喜樂殺人者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為人君而樂殺人者，此不可使得志於天下矣。為人主必專制人命，不妄行刑誅也。○榮曰：君者人之父母，美兵好殺，非謂養人。○成疏：若美必樂之，是樂殺人，若以佳兵為美，即是愛樂干戈。樂殺之，夫天下共疾，讎閱既多，不可得意。

第四汎舉軍法，以明實智之勝。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

御注：偏將軍卑，處左者，不專殺

也。上將軍之尊，處右者，主兵謀也。○御疏：吉事尚左，凶事尚右，

左陽而生則吉，故吉事尚左。右陰而殺則凶，故凶事尚右。《禮記·檀

弓》曰：夫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

二三子亦尚右。夫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

子復尚左。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上將軍則專殺，

故處右。偏將軍為副，不專命，故處左。今左尊而右卑，上將却居右者，

言用兵之道，同於喪禮尚右，今上將居右，是以喪禮處置之爾。○河上

公曰：吉事尚左，吉生位也。凶事尚右，陰道殺人。偏將軍處左，偏將

軍卑而居陽者，以其不專殺。上將軍處右，上將軍尊，故居右，其主殺。

○榮曰：吉事尚左，凶事尚右，陽道貴生，所以吉。陰道貴殺，故云凶

也。是以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偏將副軍不當殺，故居左。上將闔

外以行誅，故居右。○成疏：言以喪禮處之，左是吉位，右是喪位，今

偏小之將居於左邊，上大將軍處其右者，欲明雖復專命，即以死喪之禮而安處之。

言以喪禮處之。

御注：喪禮尚右，今上將軍居右者，是以喪禮處置之矣。○河上公曰：

上將軍於右，喪禮尚右，死人貴陰也。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

御注：以生靈之貴，而交戰殺之，有惻仁心，故以悲哀傷泣之爾。○御

疏：夫戰而求勝，必殺人衆多。勝而不美，故悲哀傷泣。夫人惟邦本，

本固則邦寧，今交戰殺之，故仁心惻隱為哀泣，不亦宜乎。○河上公

曰：傷已德薄，不能以道化人，而害無辜之民。○榮曰：兵之所用，義

在救人，哀其失道，悲其過害，古者以慈用兵，貴之以德，賤之以器，克

敵之後，將軍素服主喪，行禮受弔。○成疏：兵戈行處，屠害必多，故上

將悲哀，愍其傷害，既非用道，恐濫無辜。

戰勝，以喪禮處之。

御注：勇士雄，入戰而獲勝，勝則受爵，居於右位，尚右非吉，是以喪禮處之。但以為不祥之器，亦何必編素為資也。○御疏：夫戰而獲勝，

勝則受爵。武功居右，是非吉位，故云喪禮處之。但以戰為不祥之器

爾，亦何必服纓扶杖，然後稱之為喪禮乎。諸注此義，皆云古有斯禮，尋

閱墳典，既無所據，今所未安，故不錄也。又引秦伯向師而哭者，此乃

哀敗，非戰勝也。○河上公曰：古者戰勝，將軍居喪主禮之位，素服而

哭之，明君子貴德而賤兵，不得已誅不祥也，不樂之心，比於喪也。知後

世用兵不已，故悲痛之也。○成疏：君子善人，貴能用道，事不獲

已，方動兵戈，雖戰勝前敵，不以為善，故素服而哭，仍以喪禮葬之。既

其武不及文，足明權不及實，治國則不得已而用武，應化則不得已而行

權，以此校量，故知權劣實勝。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八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九

唐玄宗御注并疏

河上公嚴君平李榮注

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濛陽強思齊纂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佳兵不祥，故有道不處，此章明侯王守道，則萬物自賓。就此章中，自分爲四，第一標無名將以明道，第二舉守道而能降瑞，第三始制下廣其制用，第四譬道下將以結成。

第一標無名將以明道。

夫玄玄至道，窅窅真宗，希夷莫測其源，恬澹自居其性，短長一揆，朝菌與椿木齊齡，愚智同祛，橈杓共離朱雙泯。從本降迹，一相言分，攝體歸真，三生總淨，名稱斯絕，塵色一空，化白鹿於仁安，下紫駟於胤祖，其用斯現，其名常無，王侯守之，仙掌均於甘露，列士歸向，冷耳洽於乘風，大混無名，良有以也。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

御注：道以應用為常，常能應物，其應非一，故於常無名。○御疏：應

用不窮，唯感所適，道之常也。常在應用，其應非一，故於常無名，故云道常無名。○河上公曰：大道能陰能陽，能弛^①能張，能大能小，能存能亡，故無常名。樸，妙本也。語其通生則謂之道，論其精一則謂之樸。妙本精一，故寂然而應用。匠成通生一切，則至大也。故無敢以道為臣者。○榮曰：有名之物，普悉無常，今謂歸常道。樸，本也，臣，賤也，常道妙本，非大非小，非大能大，雖大不可貴，非小能小，雖小不可賤也。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也。

御注：侯王若能守道精一，無為而化，則萬物將自賓服矣。○御疏：言侯王若能抱守妙本精一，無為無事，則八埏仰化，四海歸仁，沐德飲和，將自賓服矣。

第二舉守道而能降瑞。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御疏：侯王守道，以致和平，則無

祆沴災害，地平天成，二氣交泰，以相和合，降灑甘露，善瑞侯王也。○河上公曰：成同云：天地相合者，謂人君守道德，合天地，和氣流洽，嘉瑞自臻，人無命令，化自均平。甘露者，和氣之液也。

第三始制下廣其制用。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

御注：人君以道致平，始能制御有名之物，故有名之物，亦盡為侯王所有矣。既，盡也。○御疏：制，御也。有名者，天下有名之物也。既，盡也。言侯王抱守精一，則天降善瑞，惠化無心，均平若一。如此始能制御有名之物，物歸有道，故有名之物亦盡為侯王所有矣。○河上公曰：始，道也，有名，萬物也。道無名能制於有名，無形能制於有形。夫將知止。知止不殆。

御注：若侯王能制有名之物，則夫有名之物，亦將知依止於侯王，知依止有道之君，所以無危殆之事。○御疏：殆，危殆也。侯王若以道而

化，萬物自賓服，則夫有名之物，亦依止於侯王。能依止有道之君，所以無危殆之事矣。故云知止所以不殆。○河上公曰：有名之法，盡有情欲，叛道離德，故身致毀辱，經云知止所以不殆。○成疏：筌蹄既忘，妙理斯得，止名會實，故無危殆。○榮曰：子依母必無傷害，人依道故無危殆也。

第四譬道下將以結成。

譬道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御注：天降甘露以瑞，有道之君在宥天下，天則應之，猶川谷與江海通流耳。○御疏：此結侯王守道，則天必應之，故云譬有道之君在理天下，陶以仁德，則自致太平。和氣感天，天瑞必應，猶川谷之水，而與江海通流耳。王弼曰：此舉論言道不居一天下，今將在天下法。譬之猶川谷之與江海，川谷為末，以喻於有名，江海是本，以喻於無名。川谷從何而來，從江海而來，今日欲歸何處，還復歸於江海。有名從何而來，

從無名而來，今日攝化衆生，欲歸何處，還歸於無名。河海若無川谷，則無以滿，川谷若無江海，則無以流。無名若無有名，則無以顯。有名若無無名，則無以出。江海猶川谷，故所以滿。無名由有名，故以顯也。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章所以次前者，前者明君王守道則萬物自賓，此章明所賓服有道之君。此一章內，物有三句具一意，連次而來，遂分為四。第一明自知，自知則明了，第二明自勝，自勝則全強，第三明知足強行，明安貧而樂道，第四結其死而不知，善其不違天理。

第一明自知，自知則明了。

夫明鏡以淨瑩形，幽谷以虛納物，大冶陶鑄，先忌於鑄錙，造化分形，必不言於人耳。則知用智迷道，失所者亡，故七聖馳車，問襄城而不得，一子凝觀，坐河陽而冥然。堯舜以禪讓大全，燕秦以爭權失國。是知息智自勝，道洽於誰耶。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御注：知者役用以知物，明者融照以鑒微，智則無所不知，明則無所不

照。○御疏：知，識察也。夫心與境合，是以生知。生知之心識察前事，是名知法。○成曰：謂照達前境，鑒人機性，大小深淺，無不悉知。為智自知己身宿命善惡，三代報應，無不明也。○河上公曰：能知人好惡，是智。人能自知賢與不肖，是為反聽無聲，內視無形，故為明也。○榮曰：聞而知之謂之聖，見而知之謂之智，然則外難知者人也，內難知者己也。鑒人而知善惡者，智也。照己而知得失者，明也。知善就君子，如染芳蘭，知惡遠小人，如去鮑肆。智得盡之以忠貞，知失除之以悔悛，此乃明智也。若乃清重玄之路，照虛寂之門，知人者識萬境之皆空，自知者體一身之非有，一身非有，內豈貪於名利。萬境皆空，外何染於聲色。內外清靜，故曰明哉。物我皆通，故曰智也。按《南華經》曰：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智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

契諾索之而不得，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得之乎。若用人間之巧智辨是與非，欲求道原，未聞斯旨。惟當滅智，可契真詮。故經云：非以明民，將與愚之，即其義也。

第二明白勝，自勝則全強。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御注：能制勝人者，適可謂有力。能自勝其心使柔弱者，方可以全其強矣。○御疏：勝人者，謂以權智制勝於人，如此之人，適可謂之有力爾。自勝者，謂自能制勝其心，使心柔弱，柔弱之道，物不能加，故可全其強爾。故下經云：守柔曰強。又曰：柔勝剛，弱勝強，故云自勝者強。○河上公曰：才幹勝人，不過有力。有力之人，必有其敵。有其敵者，則強弱未定。今以性制情，謂之自勝。自勝之人，無敵於外。無敵於外者，可謂強矣。○榮曰：夫用力者，力大則勝人。用德者，德高則伏物。進道修業，自強不息，不溺

於非，斯自勝也。修道者忘懷，則外物無害，故曰勝人。虛心而弱骨曰強，故言自勝。

第三明知足強行，明安貧而樂道。

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

御注：知止足者無貪求，可為富矣。強力行者不懈怠，可謂有志節矣。○御疏：知足在心，心若知足，則無貪求，雖簞食瓢飲，傲然自足，可謂富矣。強勉力行，曾不懈怠，自知自勝，終久不渝，可謂有志節矣。○河上公曰：強由勤也，人能勤力行道，道亦有意於人。○榮曰：知分之入，雖一瓢而為富，貪利之者，積百萬而為貧。飾躬勵己為強行，信道彌篤為有志，按《南華經》云：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腫膾，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屣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者，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蓋謂知足也。

第四結其死而不忘，善其不違天

理。

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御注：知足強力，不失其所恒，則是久於其道。又注：死者分理之終，亡者天枉之數，壽者一期之盡。夫知人勝人，必招殃咎，知足強力，乃得天常。得天常者，死而不亡。一期之盡，可謂壽矣。○御疏：知足強力等行，人所常行，若不失其所恒，即是久能行道者矣。又解云：同不失所者，則可以長久。又疏：死者，分理之終。亡者，天枉之數。壽者，一期之盡。言委順得常，不失天和，頽然任化，而去者得一期之盡，可謂壽矣。若不鞭其後，生理不全，雖單豹有嬰兒之色，張毅有豐高之貴，不終天理，焉得為之壽乎？故《莊子》曰：天下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夭。○河上公曰：人能自節養，不失其所，愛天之精氣，則可以長久。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大道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賓服有道之君，由

能自知自勝，此章明能成光大之業，皆為法道忘功。就此門中，分為三別，第一標大道汎兮，示左右略無封畛，第二功成不有，明小大難與為名，第三舉聖人不貴其身，以全光大之業。

第一標大道汎兮，示左右略無封畛。

夫四大居尊，一人為首，明者為之視，智者為之謀，端坐紫宮，無為自得，況大道廣汎，具物資生，河上真人騰青雲於百丈，淮山仙客，嚼丹桂於三秋，吳主謁葛玄於水中，漢武接上元於雲路，則知可左可右，其斯之謂歟。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御注：大道汎兮，無繫而能應物，左右無所偏名。○御疏：汎兮者，無繫之貌也。言道之為物，非陰非陽，非柔非剛，汎然無繫，能應衆象，可左可右，無所偏名。故《莊子》曰：夫道未始有封。○河上公曰：汎是無滯言道，汎汎若浮，若有若無，視之不見，說之殊離，罄無不宜，在人所用，故用周內外，左右咸得，故云其可左右，不可左右也。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

御疏：言天地萬物皆恃賴大道通生之功，以全其生理，而大道生化，妙本無心，雖則物恃以生，而道不辭以為勞倦。又解云：物不辭謝於道爾。○河上公曰：恃，待也，辭，憚也。物實資待至道而得生成，道能生成而不辭憚也。

第二功成不有，明小大難與為名。

功成而不名有。

御注：言萬物恃賴沖用之道而生化，而道不辭憚以為勞，功用備成，不名己有。○御疏：功者生成之功也，言大道生物之功備成，而不以其物為己之有。又解：道之生物雖則功成，其功雖成，曾不名有，言忘功也。○成疏：生化群品，至功潛被，而歸功於物，故不有功名。

愛養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

御注：愛養群材，而不宰於物，於物無欲，則可名於小，言不可名小也。○御疏：此聲解義也。云可名小者，是不可名小爾。夫道生萬物，愛養熟成而不為主宰，衣被萬物，常

無欲心，豈是道之狹小耶。故云可名於小者，言不可名於小。○成疏：衣被者，覆育也。雖覆育萬物而匿德藏名，泊然無形，故不為主，似若微小，以是聲義，言不小也。

萬物歸之而不為主，可名於大。

御注：愛養之，故萬物歸之，有萬物不同，而不為主，則可名為大。言不可名大，非小非大，故以難名矣。○御疏：萬物歸之者，歸道生成之功也。言萬物歸道，道不為主，有此萬物棄而不收，豈是道不廣大。故云可名於大爾。既云可左可右，所以非小非大。非小非大，固難與為名。注云：有萬物不同者，《莊子》文也。○成疏：道能生長為物所歸，譬彼大海，方茲虛谷，雖物所歸，不為物主，既不為物主，可名大耶。言不可名大。

第三舉聖人不貴其身，以全光大之業。

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御注：是以聖人法道忘功，終不自

為光大，故能成其光大之業。○御疏：言理天下之聖人，布德施惠，淳風偃化，物遂生成，法道忘功，不自為尊大，故能成其光大之業也。○成疏：明體道聖人，忘我存物，靜退謙柔，終不為大，只為先物後己，忘功忘大，故為衆聖之長，獨居三界之尊，而成其大也。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九

①弛：原作「施」，據文義改。
②生：原無生字，據文義補。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十

唐玄宗御注并疏
河上公嚴君平李榮注
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濛陽強思齊纂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大象章所以次前者，前章無方之用，利物忘功，故次此章，顯忘功之人，為物之所歸往，就此章內，文有三重，第一明物之歸依，皆獲利益，第二舉樂餌為譬，表理教虛玄，第三示非色非聲，而妙用無盡。

第一明物之歸依，皆獲利益。

夫五嶽分形，泰山為長，三才肇位，聖主居尊，舉綱則衆目自至，握樞則群方。是執大象也，天下歸焉，虛忘之德既弘，坐進之言可大，豈比陽春白雪，郢曲奏而成虛，芳餌紅鱗，過客止而無實，則知玄言味澹，俗士挹之而無知，金格理清，愚夫求之而罕得，非執大象者，孰能體之乎。

執大象，天下往。

御注：大象，道也。帝王執持大道，以理天下，萬物歸往矣。○御疏：

執，持也。大象，道也。此言人君執持大道，以理天下，無為無事，物遂其生，候日觀風，皆歸有道，故云天下往。○河上公曰：執，守也。象，道也。聖人守大道，則天下萬民移心歸往之。治身則天降神明，往來於己也。○榮曰：大象無形，無形者虛無之大道。執，專也，持也，能持身於玄德之境，專心於幽寂之門，有道則物歸，故言天下往也。○成疏：執，持也，此不執而執，執無所執。大象，猶大道之法象也，即前章忘成大之聖人，持無形之象，常善救物，故為天下之所歸往也。《莊子》云：王駘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宣尼將引天下歸之是也。往而不害，安平泰。

御注：物往而不傷害，則安於泰平矣。○御疏：言天下四方之人，慕化而往，帝王以道綏撫，而不傷害之，則安於太平者矣。平者，言政教之和平也。大者，言功業之光大也。○河上公曰：萬民歸往而不傷害，

則國安家寧而太平矣。治身不害神明，則身體安而大壽也。○榮曰：油雲布而萬物潤，膏雨降而百草滋，但以被微物而有益，是知歸大道而無害，無害之理，其致云何，身神不動曰安，死生泯然曰平，彼此玄通曰泰也。○成疏：太，大也。言蒼生往至聖所，皆獲利益而無損害，所獲之利，即是安和等大乘之法。不害則明其拔苦，安平則語其與樂。

第二舉樂餌為譬，表理教虛玄。

樂與餌，過客止。

御注：樂以聲聚，餌以味聚，過客少留，非久長也。○御疏：樂，音樂也。餌，飲食也。此舉喻也。言人君執大象，而天下之人則歸往，亦如人家有音樂飲食，則行過之客，皆為之留止爾。○河上公曰：餌，美也。過客一也，人能樂美於道，則一留止。一者去盈而處虛，忽忽如過客。○榮曰：五音之聲，樂也。八珍之味，餌也。百年寄身，過客也。止，留也，依也。歸往於道，可以平泰，

物情不悟，少能依止，乃留心於絲竹，以此暢情，依身於蘭桂，用茲適己，不能執象，欲泰難乎。○成疏：樂，絲竹宮商也，餌，飲食滋味也。樂有聲可悅，餌有味可玩，故暫過之客，逢必止住耽愛也。

道之出口，澹乎其無味。

御注：人君以道德清淨為教，初出於口，澹乎其無味，不似俗中言教，有親譽畏侮等也。○御疏：道之出口者，言人君約道德清淨之法，以為不言無為之教者，初出於口，澹然無味，豈如俗中有親譽畏侮等，以為滋味乎。○河上公曰：道出入於口澹澹，非如五味有酸鹹甘苦辛也。○榮曰：繁華者物情之所悅，虛寂者人性不能安，情悅謂之為美，不安謂之為澹也。○成疏：至道虛寂，其體希夷，所以出口澹然無味，非如樂餌可翫可悅，故音樂有聲，行者為之止住，道言無味，學者罕見惠能。嗟乎世人迷妄之甚，但能淫聽有聲之聲，詎能咀嚼無味之味耶。深嘆愚

徒，故有斯譬。

第三示非色非聲，而妙用無盡。

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御注：以道鎮靜，初無言教，故視不足見，聽不足聞，而淳風大行，萬物和泰，歲計有餘，故用不可既。既，盡也。○御疏：既，盡也。道化無為，澹然平正，既不為察察之苛急，亦無滋彰之法令，故視不足見，聽不足聞，而歲計有餘，淳風和暢，動植咸遂，具物光亨，故用不可盡也。○河上公曰：視之不足見，足，得也。道無形，非若有五色，青赤白黑黃可得見也。聽之不足聞，道非若五音，有宮商角徵羽可得聽聞也。用之不可既，用道治國，則國富民昌，治身則壽命延長，無有既盡時也。○榮曰：既，盡也。自可見者，色炫之於青黃，耳所聞者，聲惑之於宮徵，心所貪者，利昏之於珍寶。寶雖為利，用有盡也。聲雖可悅，聾不遠也。色雖可愛，盲在近也。故知止樂餌

者，有斯患也。然恬澹無為之道，視雖不能見，致之者洞視無不明，聽雖不能聞，契之者洞聽而更聰。心雖不能計，會之者運用而不盡。道俗之好如彼，利害之徒如此也。○成疏：視不足見，至道窈冥，妙絕形色，非如餽饌等法，故不可以眼識求。聽不足聞，大音希聲，體非商角，豈如鐘鼓可以耳聞，聖道出言，其義例爾。用不可既，既，盡也。至道之言，澹然虛遠，非聲非色，絕視絕聽，若鏡之心，物來斯照，如谷之響，感而遂通，是以知無用之用，其用難盡。

將欲翕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翕之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忘功大聖為物歸依，故次此章。即顯忘功之人，權道方便。夫聖應多途，逗機非一，或隨緣而敷小教，或起感而闡大乘，故有真應兩身，權實二智，用權以寵下士，持實以度上機，就權實之中，非無優劣，今之此章略申斯義。就此一章，義開三別，第一明權道利物，增治法門，第二校量二智，明權不及實，第三舉譬明權道不可示人。

第一明權道利物，增治法門。

夫大道順行，愚夫逆計，飲河將死，空疲逐日之心。吸露全生，自喜升霞之望。春芳夏密，四時於是行焉，雨散雲收，七政於焉合矣。或反而後合，示君子之明科。或改而更張，喻德人之靜退。豈如盲者與其無知，留情愛慾之門，必失坐馳之境，譬游魚之脫水，如利器之示人，若此凡蒙，言嘆何盡也。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御注：經云：正言若反，《易》云：巽以行權。權，反經而合義者也。故君子行權貴於合義，小人用之則為詐譎。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信矣。故老君前章云執大象，斯謂之實。此章繼以歛斂，是謂之權。欲量衆生根性，故以權實覆却相照，令必致於性命之域。而惑者乃云非道德之意，何其迷而不悟哉。故將欲歛斂衆生情欲，則先開張，極其侈心，令自困於愛欲，則當歛斂矣。強弱等義，略與此同。此道甚微，而效

則明著，故云是謂微明。○御疏：翕，斂也。此明聖人用權道以攝化衆生也。夫人既有鈍根利根，教亦有權有實。聖人欲量衆生根性，故以權實覆却相明，利根衆生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略示方便，則深達根源。鈍根衆生，惑滯滋久，自非以權攝化，不可令其歸往，故將欲翕斂其情欲者，則先開張，極其侈心，令自困於愛欲，即當自歛斂矣。強弱等義，亦復如是，推而行之，無不信者。乍聞斯語，以為非道之意，深達玄極，然後明權實之由。故注云君子行權貴於合義，小人用之以為詐譎。下文又云不可示人者，正以權道之難故爾。○河上公曰：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先開張之者，欲極其奢淫也。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先強大之者，欲使遇禍也。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先興之者，欲使其驕危也。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先與之者，欲使極其貪心也。是謂微明，此四者其道微，其效明也。○嚴曰：此四者明

絕聖而德自起，廢智而化自行，翕天下之心而使自張，弱天下之志而使自強矣。○榮曰：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塞兌而閉門，愚夫不服，縱其開兌而濟事，困而後已。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息其雄猛之心，縱其剛強之志，柔弱生之徒，剛強死之徒，苦至當止也。將欲廢之，必固興之，欲衰而更盛，物極而自反。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欲奪其惡，惡行不除，惡積滅身，臨時自悟。是謂微明，上之權道，觀之則未似施教，究理則極有潛資，甚自微妙分明，歷然有益，故謂微明。八十一章，廣陳化導，而凡情有繫，所執不同，以實示之而不從，將權化之令知返。玄教深遠，左右宜之，權釋辨於前，實解彰於後，欲歛斂之，開經化之，欲弱俗情，強其仙骨，欲廢邪志，與之正道，欲奪惡行，與之善業。○成疏：將欲歛之，必固張之，歛，合也，斂也。將欲行權，攝化群品，斂斂不為貪染者，必先開張縱任，極其

奢淫，然後歛之。昔老君西入闕賓化胡之日，初恣其凶悖，後化之以道是也。其委曲逗留，具在文始內傳。將欲弱之，必固強之，欲令歸道柔弱，必先極其強大，然後示以雌柔。將欲廢之，必固興之，欲廢其殘獷者，必固恣其凶暴，凶暴既極，可以廢之。即胡王肆其猛毒，燒溺老君，水火既不為災，然後為其說法是也。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先恣其惡，名曰與之。後令歸善，名曰奪之。故老君先示凡迹，所以恣其剛戾，後見神通，於是胡人降伏，方得奪其凶惡，令歸善道。此四對義勢相似，只言初淺後深耳。上機之人，聞實即悟，下根之者，要假於權，此則增法除妄。是謂微明，上來權道雖復微密，而甚有明驗也。又云：微，隱密也，明，智慧也，言此權道是隱密明智也。

第二校量二智，明權不及實。

柔弱勝剛強。

御注：巽順可以行權，權行即能制

物，故知柔弱者必勝於剛強。○御疏：《易》云：巽以行權，欲明巽順謙卑，則可以行於權道。故欲翕，先與之張；欲弱，先與之強，卒令其翕弱者，是柔弱之道能制勝於剛強。故云柔弱勝剛強。○河上公曰：柔弱者久長，剛強者先亡也。○榮曰：權道順之而不違，故言柔弱，必竟能制於剛強，故言勝也。○成疏：柔弱，實道也，剛強，權智也，欲教難化衆生，故須權智，確論二智，實智勝權也。

第三舉譬明權道不可示人。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御注：脫，失也。利器，權道也。此言權道不可以示非其人，故舉喻云：魚若失泉，則為人所擒，權道示非其人，則當竊以為詐譎矣。○御疏：脫，失也。利器，權道也。夫魚之在水，猶主之秉權。魚之失水，猶主之失權，則為人所擒。權道假示非其人，則竊弄而為詐譎也。○河

上公曰：魚不可脫於淵，魚脫於淵，為去剛得柔，不可復制。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利器者，謂權道也，治國權者，不可以示執事之臣，治身道者，不可以示非其人者也。○榮曰：脫，失也，魚之游泳，事藉於江湖，聖人大寶，理資於利器。魚不可以失水，失水則魚亡，利器不可以示人，示人則危殆。故曰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知執權之道不易其人。○成疏：脫，失也。利器，權柄也。魚藏於水，權隱於心，故物莫之害也。魚失水即為物所擒，權示人即為人所制，故不可以也。

道常無為章第三十七

此一章即是第三段文，正明結會。就此章內，文開兩別，第一結道宗明寂而常動，第二結學人宗顯妙極重玄。

第一結道宗明寂而常動。

夫無為妙道，高謝隨迎，在古非長，處幽何昧，昭昭大德含生，日用而不知，寂寂玄根，品物雷同而誰辨。啓瓊蘊之奧，天書則上清太清，

演玉櫃之科，罪福則三塗九夜，孤魂叫叫於泉路，滯魄栖栖於苦庭，非大道而濟之，孰排幽而出晴，雖謂玄默而無不為，誨彼凡生，方知道力也。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御注：妙本清靜，故常無為。物恃以生，而無不為，則萬物自化，君之無為，而民淳樸矣。○御疏：道常無為而無不為，道性清靜，妙本湛然，故常無為也。萬物恃賴而生成，有感而必應，故無不為也。夫有為者，則有所不為矣。故無為者，則無所不為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侯王若能守道清淨，無為無事，則萬物將自感化，君之善教而淳樸矣。○河上公曰：道常無為而無不為，道以無為為常。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言侯王而能守道，萬物將自化，效於己也。○成疏：道常無為而無不為，凝常之道，寂爾無為，從體起用，應物動作。前句是本，後句是迹，明此本迹，迹本寂動，動寂義也。侯王若能守，萬物當自化，萬

乘之主，五等之君，若能守持此道者，八荒萬國，自然從化。學人亦爾，所以偏舉侯王者，明君王為化，利物弘多。

第二結學人宗顯妙極重玄。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

御注：言人既從君上之化，以無為清淨，而復欲動作有為者，吾將無名之樸而鎮靜之。無名之樸者，道也。○御疏：無名之樸，道也。欲作者，欲動作有為也。吾者，侯王自稱也。言人稟承善教以化，君德無為清淨，而復欲動作有為者，吾則將以無名之樸而鎮之，令其清淨不欲作也。○河上公曰：吾，身也，無名之樸，謂道也。萬物已化，而後欲作巧偽者，王侯當鎮撫以道德也。○成疏：作，起修也，樸，道也。言衆生初從化起修者，必有心欲於果報也。既起斯欲，即須以無名樸素之道安鎮其心，令不染有，此以空遣有也。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御注：言人君既以無名之樸鎮靜蒼生，不可執此無名而令有迹，將恐尋迹喪本，復入有為，故於此無名之樸，亦將兼忘，不欲於欲，無欲亦忘，泊然清淨，而天下自正矣。○御疏：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上言凡人欲動作有為者，人君則將無名之樸而鎮靜之，今言於彼無名之樸，亦將不欲者，所以鎮無名之樸，為衆生興動欲心，若復執滯無名，還將有迹，令此衆生尋迹喪本，復入有為，則與彼欲心，等無差別。故初用無名之樸以鎮靜蒼生欲心，蒼生欲心既除，聖人無名亦捨。喻如藥以理病，病愈而忘藥；舟以濟水，濟而遺舟。若水已濟而仍守舟，病已除而復嘗藥，豈唯不達彼岸，亦復更生患累矣。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夫無名之樸既將不欲，不欲之欲於此亦忘，則泊然清淨，是名了出。君無為而上理，人遂性而化下，不煩教令，而天下平正，故曰天下將自正。○河上公曰：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

以靜，言王侯鎮撫以道德，於民亦將不欲，故當以清淨道化之者也。天下自正，能如是者，天下將自正安定也。○成疏：無名之樸，亦將不欲，非但不得欲於有法，亦不得欲此無名之樸也。前以無遣有，此以有遣無。有無雙離，一中道也。不欲以靜，天下自正，靜，息也。前以無名遣有，次以不欲遣無，有無還息，不欲既除，一中斯泯，此則遣之又遣，玄之又玄，所謂探幽索隱，窮理盡性者也。既而一切諸法無非正真，稊稗瓦礫，悉皆至道，故云天下將自正，此句結衆妙之門者也。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十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十一

唐玄宗御注并疏
河上公嚴君平李榮注
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濛陽強思齊纂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經明道，下經辨德，上經亦具明道德，但以道為正，以德為傍，下經亦具明道德，然以道為傍，以德為正。據傍正為論，故有道德經上下。此經一卷凡四十四章，一經大分，義開三別，第一章正開德宗，第二四十二章廣明德義，第三章總結前旨也。

第一正開德宗。

就此章中，又開四別。第一顯上下二德，妄執不同，第二辨仁義禮之德，明澆淳世異，第三明去本之末，勸令息末崇本，第四斥禮為浮偽之始，示其取捨向方。

第一顯上下二德，妄執不同。

夫義項道尊，唐虞化美，皆處無為之事，同樂自得之場，不矜名聲，無善誇伐，合天地之清，鎮齊日月之貞明。在物能知，行身不費，可謂上德不德。玄之又玄，謙卑而光，道合三皇之

首，動而能寂，爰標陸栗之時，則知行禮行仁，泊乎澆浮漸興，故憲法斯執，正卯誅兩館之間，賢聖不明，姬昌致七年之禍，不能忘義在道，遂乃處薄居華，失妙於大全，寔愚夫之弗鑒。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御注：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德者道之用也，《莊子》曰：物得以生謂之德，時有淳醜，故德有上下。上古淳樸，德用不彰，無德可稱，故云不德。而淳德不散，無為化清，故云是以有德。逮德下衰，功用稍著，心雖體道，迹涉有為，執德可稱，故云不失。迹涉矜有，比上為麤，故云是以無德爾。○御疏：上者，舉時也。德者，辯用也。謂上古淳樸，無為而理，體道之主，任物自然，是上古之淳德，故云上德。至德潛運，人無能名，故云不德，而淳風和暢，物遂生成，德用常全，故云有德。注云：物得以生謂之德者，此《莊子》雜篇之文。○河上公曰：上德不德，上德謂太古無名號之君，德大強名，故言上德。不

德者，言其不以德教民，因循自然，養人性命，其德不見，故言不德。是以有德，言其德合於天地，和氣流行，民得以全也。○榮曰：明古之皇道，宅太虛以為心，凝至一而為體，不言均天地之化，無事成萬物之功，未規揖讓之名，豈有干戈之爭，雖復處宗極，而乃非爭非名，無為自然，故云上德。為而不恃，成功不居，故云不德。畜養萬物，物得以成，故云有德。內明德與道合，厥義可尊，故云上德。道既無象，德亦虛玄，韜光藏用，故云不得。雖藏於用，無用之用用矣，乃韜於光，不耀之光光矣。有用有光，濟人濟物，故云是以有德。○成疏：上者高勝，是超出之名，德者得也，以尅獲為義。言上德之人，妙契道境，境智冥會，得失兼忘，故言不德。境智冥會，故言有德。有德則遣其失，不德則遣其得也。

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御疏：此言淳風漸散，德亦下衰。

故聖人美無為之風，而百姓尚無為之迹，尚迹為劣，故云下德。迹著則有德可稱，故云不失。德稱不失，迹涉矜有。矜有之弊，淳樸不全，故云是以無德。○河上公曰：下德不失德，下德謂號謚之君，德不及上德，故言下德。不失德者，其德可見，其功可稱。是以無德，蓋以有名號及其身故也。○榮曰：道德之風，幾乎將失，仁義之化，殆欲斯興。文字既彰，澆漓漸矣，故云下德。以德為德，以功為功，恃德伐功，故云不失德。執言有德，不及無為，故云是以無德。內明體同虛寂者，德之上。事有紛累者，德之下。封執在心，故云不失德。執者失之，是以無德也。○成疏：證未造極，故稱為下。執德不忘，故言不失。未能冥會，故無德也。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

御注：知無為而無為者，非至也。無以無為而無為者，至矣。故上德之無為，非徇無為之美，但含孕淳

樸，適自無為，故云而無以為，此心迹俱無為。○御疏：此覆釋上德也。夫上德潛運無為而理，淳樸不散，故無名迹。今言上德之無為者，但含孕淳樸，適自無為，非知無為之美，而為此無為，故云而無以為，豈惟無迹可矜，抑亦無心自化，故注云此心迹俱無為也。○河上公曰：上德無為，言法道安靜，無所施為。而無以為，言無以名號為。○榮曰：以，用也。上用無為以化下，下用無為以事上也。○成疏：以，用也。上德無為，至本凝寂，而無以為，迹用虛妙，此明無為而為，為即無為也。

下德為之，而有以為。

御注：下德為之者，謂心雖無為，以功用彰著，而迹涉有為，故云為之。言下德無為，有所以為，而為此心無為爾。○御疏：此覆釋下德也。下德為之者，為心美無為之化，而為此無為，故云為之。語心雖欲無為，論迹即涉矜有，故云而有以為。言下

德之為，有所以而為也。故注云心無為迹有為也。○河上公曰：下德為之，言為教令，施政事也。而有以為，言以為己，取名號也。○榮曰：上用有為以導下，下亦以有為以事上，何者？草則逐風以西東，影則隨形而曲直，故知君海內者不可以多事，理歸虛靜。訓弟子者不可以非禮，義存忠孝也。○成疏：心不忘德，故稱為之。迹仍有事，故言有為。

第二辨仁義禮之德，明澆淳世異。

上仁為之，而無以為。

御注：仁者兼愛之名，下德衰而上仁見，所以兼愛為仁，故云為之。行仁而忘仁，亦欲求無為，故云而無以為，則此心有為而迹無為也。且上仁稱無為者，據迹欲無為而方上義爾，未可以語下德之有為。○御疏：此下明道廢則仁義遂行，言上仁者謂以仁為上，他皆仿此。仁者兼愛之名也，大道之行，物無私惠，淳風漸散，兼愛遂存，今明所以為兼

愛之仁，故云上仁為之，行仁而忘仁，雖云施不求報，兼愛即難普，終是小惠未孚，是以語心常為有事，故云為之。論迹即近無為，故云而無以為。故注云此則心有為而迹無為也。○河上公曰：上仁為之，上仁謂行仁之君，其仁無上，故言上仁也。為之者，為仁恩也。而無以為，功成事立，無以執為。○榮曰：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兼愛博施，仁也。賞善罰惡，義也。恒其道德，其宜上也，上德下德，亦澆淳之化有殊，無為有為，明得失之政斯別。下德之稱有為者，是上德之劣也。上仁之稱無為者，是上義之優也。○成疏：仁，慈也，有心覆育，故言為之。不責恩報，故言無以為。確論上仁不及下德，對義仁勝，故稱無以為。三寶之中，以慈為首，故五德之內，亦以仁為先。上義為之，而有以為。

御注：義者裁非之謂，謂為裁非之義，故云為之。有以裁非之事，斷割

令得其宜，故云而有以為，此則心迹俱有為。○御疏：義者宜也，謂裁制斷割，令物得宜。夫淳樸已殘，是非斯起，將欲裁非就是，令得所宜，故云上義為之，謂心有裁非就是，有所以而為，故云而有以為。故注云：此則心迹俱有為也。○河上公曰：上義為之，為義以斷割也。而有以為，動作以為己，殺人以成威，賦下以自奉。○成疏：義主止惡裁非，即經中戒律是也。然戒之起，本被下機，事涉有為，未階虛妙，故言而有以為也。

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御注：六紀不和，則為禮以救，故云為之。禮尚往來，不來非禮，行禮於彼，而彼不應，則攘臂而怒爾。○御疏：禮，履也，謂可履而行也。《莊子》曰：以禮為翼，所以行於世也。夫制禮者，所以救衰弊也。故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曲為之防，事為之制，淳源一失，衆務爭馳，且在檢外之迹，非曰由中之數，故揖讓崇其禮

文，玉帛昭其報施，往而不來，非禮；來而不往，亦非禮。今上禮為之，往而莫應，則攘臂而怒，以相仍引，故云攘臂而仍之。○河上公曰：上禮為之，謂上禮之君其禮無上也。為之者，言為禮制度序威儀也。而莫之應，言禮者華盛實衰，飾偽煩多，動即離道，不可應也。則攘臂而仍之，言煩多不可應，上下忿爭，故攘臂相仍引。○榮曰：上禮經三百，威儀三千，以此教人，故曰為之。禮煩則亂，下不能行，故云而莫之應，可謂信不足有不信。相信自可忘言，不信則生忿爭，是以揮拳攘臂，更相牽引。○成疏：上禮為之，而莫之應，禮尚威儀，即經中敷齋威儀等是也。且至道沖寂，大象無形，今乃賤素貴華，重文輕質，不崇忘淡，唯尚威儀，雖為漸教法門，而未能與理相應，非但內乖於道，外亦不能應物，故言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仍，因也。禮尚往來，更相責望，因其禮薄，即攘臂怒

之，欲明上禮為教之弊，故《莊子》云：魯酒薄，邯鄲圍，即其事也。第三明去本之末，勸令息末崇本。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也。

御注：失道者，失上德也，上德合道，故云失道。夫道德仁義者，時俗夷險之名也，故云道衰而德見，德失仁存，仁亡義立，義喪而禮救，斯皆適時之用爾。故論禮於淳樸之代，非狂則悖，忘禮於澆漓之日，非愚則誣。若能改而更張者，當退禮而行義，退義而行仁，退仁而行德，忘德而合道，人反淳樸，則上德之無以為。○御疏：此却明致弊之由也。失道者，失上德也。上德合道，故云失道爾。上經云：大道廢，有仁義。《莊子》云：道隱於小成，道無不在。而此云失者，約人而言爾。故時淳則大道公行，俗澆則小成遂作。小成作而大道隱，仁義行而至德衰，此則代俗淳漓之殊。聖人適時之務爾。淳樸漸散，則失道而後德，德又

喪，則失德而後仁，兼愛之迹存，則失仁而後義，裁非不足，則失義而後禮。且論禮於淳樸之代，非狂則悖，忘禮於澆漓之日，非愚則誣。是故聖人救代之心未嘗有異，而夷險之迹，不得一爾。○河上公曰：故失道而後德，言道衰德化生。失德而後仁，言德衰而仁愛見也。失仁而後義，言仁衰而分義明也。失義而後禮，義衰則禮施，躬行玉帛也。○榮曰：玄古淳和，物情誠實，人皆自足，不假仁義以煦濡，家悉無為，各懷道德以游泳。爰象不作，教迹未興，混親疏，忘貴賤，此則太上下知，大道之化也。此風既散，謚號乃興，畜養之義行焉，成濟之功見矣，聖人潛被，黎首自安，此上德之化也。親惠情生，泛愛功起，親則有所不普，愛則有所不同，澆風以漸也。親愛不足以化俗，賞罰於是以理人，又喪賞罰之義，廢仁義之禮，教之以折旋，行之以玉帛，而君欺於上，臣誑於下，淳源已遠，澆浮孔熾也。○成

疏：故失道而後德，道，上德也。有

情衆生，澆波漸盛，道化斯隱，應物隨時，下德方見。失德而後仁，德化漸替，仁恩繼之。失仁而後義，仁慈不行，厥義方起。失義而後禮，自道喪淳漓，於斯為極，不能止惡，方事節文，雖復強作威儀，而浮偽已甚。

第四斥禮為浮偽之始，示其取捨向方。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御注：夫者，發語之端也。言末代聖人所以行於禮教者，由救忠信之衰薄爾。若使人懷忠信，復奚假於禮法乎。而亂之首者，以禮防亂，則但可為理亂之首爾，而非道德之正也。○御疏：制禮者為忠信衰薄而以禮為救亂之首爾，用禮者，在安上理人，豈玉帛乎哉。○河上公曰：夫禮者忠信之薄，言禮廢本治末，忠信日衰薄。而亂之首，禮者賤質而貴文，故正直日以少，邪亂日以生。○榮曰：人皆敦厚，各懷忠信，亦無煩曲禮，但忠信已薄，澆浮更厚，惑

亂滋甚，以禮理之，賤質貴文，轉增

邪亂，故言亂始也。○成疏：徒自外彰文飾，未是情發於衷，既非信實之厚，適足忠誠之薄，不懲浮悖之元，更資昏亂之首。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

御注：識者，人之性識也，謂在人性識之前，而制此檢外之禮，雖欲應時，實喪淳樸，故云道之華。禮以救亂，所貴同和，而失禮意者，則將矜其玉帛，貴其拜跪，如此之人，愚昧之始。○御疏：前識者，制禮之人也。謂之前識者，言在人性識之前而制此檢外之禮。道順人性，禮存外迹，以此之道，乖夫質素，所以為道之華也。而愚之始者，夫禮以靜亂，因亂救之，貴在協和，歸於淳樸。而代之行禮者，不務由中之性，唯務形外之飾，敬愛不足，幣帛有餘，非達觀所存，誠為愚之首。故云而愚之始也。○河上公曰：前識者，道之華，不知而言知，為前識，此人失道之實，得道之華也。而愚之始，言

前識之人，愚闇之唱始。○榮曰：道德者，道之實也，仁義者，道之華也。先知仁義者，識華不識實也。夫明者自然合理，闇者方俟師教，知禮非上智之基，乃是下愚之始。○成疏：不知而強知曰前識，謂識在知前也。言此前識之人於修道行中，甚為華偽，既非大智慧源，乃是愚痴之始。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

御注：有為者，道之薄。禮義者，德之華。故聖人處無為之事，處其厚也，不處其薄矣。退禮義之行，不居其華也，自居其實矣。○御疏：大丈夫者，有道之君子，即前上德之君也。道德無為，謂之厚實，禮義有為，謂之薄華。言聖人先道德之化，故云處厚處實，後禮義之教，故云不居華薄。○河上公曰：是以大丈夫處其厚，大丈夫，謂得道之君也，處其厚者，處其身敦樸也。不居其薄，不處身違道，為世煩亂也。處其實，

處忠信也。不居其華，不上華言也。

○榮曰：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云去彼取此。散樸以為器，原其始也至淳，失道而後德，要其終也澆薄。是以仁非本性，義異自然，信不由衷，禮飾於外，是非戰爭奸巧紛紜，父子失慈孝之心，君臣乖忠義之道，於是大聖老君痛時命之大謬，愍至道之崩淪，欲抑末而崇本，息澆以歸淳，故舉大丈夫經國理家，修身立行，必須取此道德之厚實，去彼仁義之華薄，則捐俗禮，歸真道。○成疏：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丈，長也。夫，扶也。謂有勇猛慈救之智，堪為群品之長，以扶護蒼生也。其志弘普，故稱大丈夫。大丈夫當懷道德之厚，豈處禮義之薄耶。居其實，不居其華，達道之人，方外之士，當留情於淳樸之實，豈處心於前識之華。故去彼取此。

御注：去彼華薄，取此淳厚。○御疏：彼謂禮義也，此謂道德也，聖人

去禮義之浮華，取道德之厚實，故云去彼取此。確論聖人百慮歸一，二際俱泯，豈有彼此，而去取耶？設教引凡託言之爾。○河上公曰：去彼華薄，取此厚實。○成疏：去彼華薄，則是絕仁棄義。取此實厚，則是反樸還淳，且上德聖人體無分別，豈有心於彼此，情繫於去取者乎。蓋明不去而去，雖去不去，不取而取，雖取不取，非去之而去，非取之而取者也。去取既爾，彼此亦然也。

昔之得一者章第三十九

昔之章則是第二大段，第一章正廣明德義，就此章內，義分有三，第一舉得一之能，示其有益，第二明失一之弊，顯其必損，第三明道謙虛，結成得一之義。

第一舉得一之能，示其有益。

夫一炁初分，天地標二儀之大，三才肇位，王侯稱萬國之尊。既流清濁之源，又執陶鈞之柄，迎不見首，漢文帝於是迷方，隨不見終，河上公於焉發覆，冥冥善貸，具物咸資，谷得以盈，王得以貴，故知沖融妙本，混三界而難思，冥然真宗，貫九重而莫測，生妙之理，其在茲

昔之得一者，

乎。

御注：一者，道之和，謂沖氣也。以其妙用在物為一，故謂之一爾。○御疏：昔，往古也。一者，沖和之氣

也，稱為一者，以其與物合同，古今

不二，是謂之一。故《易·繫》曰：一

陰一陽之謂道，蓋明道氣在陰與陰

合一，在陽與陽合一爾。言昔得者，

將欲原始要終，抑末歸本。故引昔

得以證今得，得一之數，略如下云。

○河上公曰：昔，往也，一，無為也，

道之子也。○嚴曰：一者道之子，

於神為無，於道為有，元元之元，始

始之始，窅然獨存，玄妙獨處，變化

之要也。○榮曰：昔之得一者，天

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

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

王得一以為天下正，一，元氣也，未

分無二，故言一也。天地雖大，所稟

者元一，萬物雖富，所資者沖和。王

侯雖貴，所賴者真道。是以清澄以

廣覆，寧靜以厚載，變化以精靈，虛

豁以盈滿，安樂以全生，無為而正定，何以致然，皆得一於道。○成疏：昔，古也。一，道也。言曩昔劫初，得道之者，所得之狀，具列下文，斯則御今而引古也。

天得一以清，

御注：氣象之大者，莫過乎乾穹，崇

廣覆也。○御疏：氣象之大者，莫

大乎乾元，故先標之得一之首。純

陽之氣由得一故，故能穹崇廣覆，資

始萬物。○河上公曰：天得一，故

能垂象清明。地得一，故能安靜不

動搖也。○成疏：稟得道炁，積陽

成天，清浮在上。

地得一以寧，

御注：形質之大者，莫過乎坤儀，純

陰之質，由得一故能磅礴厚載，資生

萬物。○御疏：形質之大者，莫大

乎坤儀，純陰之質，由得一故，故能

磅礴厚載，資生萬物。○成疏：同

稟一道，故凝陰成地，寧靜於下。

神得一以靈，

御疏：神者，妙萬物以為言，由得一

故，故能通變無方，不可形詰。○河上公曰：神得一，故能變化無形也。

○成疏：神道處陰，幽冥難測，由其得一，故靈知無方，《莊子》云：神鬼神帝，生天生地。

谷得一以盈，

御注：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

物者通該動植，有識無情，運動無

竭。○御疏：水注川為溪，注溪為

谷，由得一故，故能泉源流潤，盈滿

不竭。○河上公曰：谷得一，故能

盈滿而不絕也。○成疏：谷，川谷

也。言谷得一，故能泉源流潤，溪壑

盈滿。

萬物得一以生，

御疏：物者，通該動植，有識無情，

總謂之物，得沖氣故，故能生成運動

而不歇滅。○河上公曰：萬物皆須

道生成。○成疏：有識無情，通號

萬物，同稟一道，故得生成。

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

御注：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其致之，物得道用，因用立名，道存名立，

用失而實喪矣。故天清地寧，神靈谷盈，皆資妙用以致爾，故云其致之云爾也。○御疏：侯王，人主也，侯者五等之爵，王者萬乘之主，言侯王得一，故能永有天下，無思不服，而為天下正平也。正有作貞字者，貞即正也。○河上公曰：侯王得一，故能為天下平正。○成疏：帝王公侯，莫不稟為化，只以無為得一，故能布正天下，放勛文命是也。其致之。

御疏：此總釋前義而生後文。致，得也，言天之清澄，地之寧靜，神之靈變，谷之盈滿，物之生成，侯王之正平者，何以致其然耶？皆得道之妙用爾。此明得道之為益。下文誠失道之為損。○河上公曰：致，試也，謂下六事也。○榮曰：道無興廢，物有得失，得之者益，如前，失之者損，如後也。○成疏：致，得也。通結前六，咸得一道也。若作內解者，通是一人而有六種行門也。第二明失一之弊，顯其必損。

天無以清將恐裂，

御注：此致誠之辭。○御疏：無以者，致誠之辭。以，用也。夫矜存者喪，執得者失，言天得道用以致清浮，若不守道沖和，而但矜用其清，將恐之於破裂不成象也。○河上公曰：天當有陰陽施張，晝夜更相用事，不可但欲清明無已時，將恐分裂不為天也。○榮曰：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高貴將恐蹶，真一之道，不可失也。失之成象，恐之於破裂，成形恐之於動發，不測將恐以歇絕，虛間將恐以枯竭，生靈將恐以死滅，尊貴將恐於顛廢也。○成疏：以，用也。無，不也。裂，壞也。言天不能用道清虛，則日月勃蝕，星辰失度，災變屢彰，恐當圻裂。

地無以寧將恐發，

御注：誠其矜用爾。○御疏：言地得道用，而致寧靜，當須忘其寧靜，若矜用其寧靜，將恐至於發泄不成

形也。○河上公曰：地當有高低剛柔，氣節五行，不可但欲安靜無已時，將恐發洩不為地也。○成疏：發，變動也。言地不能用道寧靜，則恐有崩淪之災。昔岐山崩，三川震是也。

神無以靈將恐歇，

御注：誠神矜用，不能妙爾。○御疏：言神得道用，而能靈變無方，當須忘其精靈，若矜用其靈，將恐之於歇絕，不妙用也。○河上公曰：神當有王相囚死休廢，不可但欲靈無已時，將恐虛歇不為神也。○成疏：歇，廢也。神不依道則智用愚殆，既無靈驗，將恐廢歇。

谷無以盈將恐竭，

御注：誠將矜滿爾。○御疏：言谷得道用，而能虛受，當須忘其盈滿，若矜用盈滿，將恐之於枯竭，不能流潤也。○河上公曰：谷當有盈縮虛實，不可但欲盈滿無已時，將恐枯竭不為谷。○成疏：竭，塞也。言川谷乖一，災否斯起，致泉源枯竭，流

注不通也。

萬物無以生將恐滅，

御注：誠其有用生成爾。○御疏：

言萬物得道用，而能生成，當須忘其生，若矜而有之，將恐之於死滅，不為生靈也。○河上公曰：萬物當隨時死生，不可常生，將恐滅亡不為物也。○成疏：一切萬物得一而生，若喪道乖真，則死滅俄頃。

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蹶。

御注：得一者不可矜其用，故誠天無以其清而矜之，將恐分裂，地無以其寧而矜之，將恐發泄，神矜則靈歇，谷矜則盈竭，物矜則生滅，侯王矜其貴，則將顛蹶矣。聖教垂世，本為生靈，雖遠舉天地之清寧，而會歸祇在於侯王守雌靜爾。○御疏：蹶，顛仆也。言侯王得道之用，而能為天下之主，當忘其尊榮，謙以自牧，若矜其尊貴，將恐之於顛仆，不能正定天下也。注云：聖教垂世，本為生靈者，《書》云：天生萬物，唯人為靈，元后作父母，是知聖教所屬

在乎一人，雖始誠天地，使忘清寧之功，終誠侯王，無矜化育之德。用謙之道，具如下文。○河上公曰：侯王當屈己下人，汲汲求賢，不可但欲高貴於人，將恐顛蹶失其位也。○成疏：蹶，敗也。君王不能用道守貴，而乖理悖德，將恐神器顛覆，社稷傾危，夏桀殷紂，即其人也。

第三明用道謙虛，結成得一之義。

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

御注：侯王高貴，兆民賤下，為國者以人為本基，當勞謙以聚人，令樂其愷悌之化，不有離散。○御疏：高貴言侯王，賤下謂黎庶，言侯王因黎庶而得貴，是知賤下為高貴之本基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人君務謙聚人，可謂固邦之本也。注云令樂其愷悌之化者，《詩》云：愷悌君子，人之父母。愷，樂也。悌，易也。言君子有樂易之德，愛養於人，故百姓思之，如子於父母也。若為德反是者，則人離散矣。○河上公曰：故貴以賤為本，言必欲尊

貴者，當以薄賤為本，若禹稷躬稼，舜陶河濱，周公下白屋也。高以下為基，言必欲尊高，當以下為本基，由築牆造功，因卑成高，下不堅固，後必傾危。○榮曰：故貴以賤為本，此則國以人為本，亦言從賤以至貴也。高以下為基，九重之臺，起於累土。○成疏：故貴以賤為本，貴，尊高也。賤，卑下也。得一之君，故能謙下。失道之主，必致驕矜，故知驕矜是賤下之基，謙卑是尊貴之本，校量得失，故有斯戒。高以下為基，九重之臺，起於累土，百仞之高，元乎一篋，以况尊貴卑下為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耶，非乎。

御注：孤寡不穀，凡情所惡，侯王自稱，以謙為本。非乎者，明是以賤為本爾。○御疏：是以者，結前義也。侯王自謂孤寡不穀者，按《左氏春秋》云：孤與二三臣悼心失圖是也。稱寡人者，即先君以寡人為賢之例是也。稱不穀者，即不穀惡其無誠

德之例是也。又案，禮無父稱孤，無夫曰寡，穀，善也，不穀，猶不善也。凡此三名，人之所鄙，而侯王以為稱首者，蓋謙以自牧，不矜其尊也。此其以賤為本耶者，言若此豈非以賤為本。非乎者，假問之辭，應答云實是以賤為本也。○河上公曰：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孤寡喻孤獨，不穀喻不能，如車穀為衆輻所湊。此其以賤為本耶，侯王至尊貴，能以孤寡自稱，此非以賤為本乎，以曉於人也。非乎，嗟嘆之辭。○榮曰：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孤寡不穀，王侯之謙稱，此亦不忘於本。此其以賤為本耶，非言其實以賤為本。○成疏：不穀，由不善也。王侯貴人智慧聰達，放體縱傲，是喪身之本，謙為貴盛之基，故能俯接下凡，以卑自牧，乃稱孤寡不穀。豈非以賤為本耶，而言非乎者，蓋是嗟嘆假問之辭云爾。

故致數輿無輿。
御注：數輿則無輿，輪轅為輿本，數

貴則無貴，賤下為貴本。轅為輿本，當存轅以定輿，賤為貴本，當守賤以安貴。將戒侯王，以賤為本，故致數輿之談耳。○御疏：故者，仍上之辭也。前明侯王因賤得貴，貴無定相，其理難明，故借數輿以況之。極輿之數，竟無輿名，乃是輪轅假合為輿之名。本以喻侯王，數侯王之貴，竟無貴名，乃是賤下假借為侯王之貴本。輪轅為輿本，當存本則有輿，無本則無輿。賤下為貴本，當存本則有位，去本則無位。言此者欲戒侯王愛養下人，不棄惇獨爾。○河上公曰：致，就也，人就車數之，為輻為輪為穀為衡為輿，無有名為車者，故成為車。以喻侯王不以尊號為名，故能成其貴也。○榮曰：王侯實貴而以賤為名者，此有道之君也。歌謠頌德不以為譽，此則數譽無譽，懸謗從諫，不以為毀，此則數毀無毀也。明體道君子，外寵辱得失，不驚心忘毀譽，喜愠不形色也。○成疏：輿，車也，箱輻穀輶，假合

而成，徒有車名，數即無實，五物四大，為幻亦然，所以身既浮虛，貴將安寄，是故處貴應須謙下。

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御曰：碌碌，玉貌，落落，石貌。以賤為本。○御疏：夫玉貴而石賤，如玉者自貴也，如石者自謙也。侯王既以賤為本，故不欲碌碌如玉而自尊貴，當須落落如石，以守謙卑也。○河上公曰：碌碌喻少，落落喻多，玉少故見貴，石多故見賤，言不欲如玉為人所貴，如石為人所賤，當處其中。○嚴曰：不少不多，不貴不賤，無以身為，故神明不釋，無以天為，故天下與之俱也。○榮曰：玉碌碌少故貴，石落落多故賤。賤者人所惡，貴者物所攻，俱不安也。處貴而謙退，不欲如玉之被攻。在賤而思齊，不欲如石之被棄。得之以一，處之以中，唯上與下，無不安也。○成疏：玉，貴也。石，賤也。碌碌，少也。落落，多也。若內惑於身，外迷於物者，則賤物而貴身

也。今既數車無車，即悟物我虛幻，故能自化平等，貴賤不殊，離形去知，冥於至道，所以不欲碌碌如玉之可貴，落落如石之可賤也。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章所以次前者，正明得一之人，謙虛用道，故次此章，即明此人從本降迹俯應蒼生。就此一章，義開三別。第一明慈悲救物，反聖同凡，第二明雖復教迹多端，無過柔弱，第三明二儀萬象，從道而生。

第一明慈悲救物，反聖同凡。

夫寂然不動，常凝大赤之中，妙矣難名，迴亘始青之上。合元一之炁，布三才之功，判天地之剛柔，運陰陽之亭育。使龍首為德，獨載虞強，虎兕為威，行隨董奉，天書晃朗，七十二字之文，雲篆光芒，八十一篇之奧。夏禹尊之而祚遠，闔閭竊之而國亡，瑤池有穆后宴游，漢水問昭王不復，則知得道之要，靈祇所以福人，失道之凶，妖祥於焉喪滅。反者謂動，誠如所言，語寂則妙想湛然，論應則接凡為用，至道反貸，實信言乎。

反者道之動。

御注：此明權也，反者取其反經合義。反經合義者，是聖人行權，行權

者是道之運動，故云反者道之動也。

○御疏：反以反俗為義，動是變動之名，謂權道也。言衆生矜執其生而失於道，故聖人變動設權，令物反俗順道爾。注云反經合義者，經，常也，義，宜也。令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有以無為用，初則乖反常情，而後順合於道，故謂此為道之運動也。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以權道反常而難曉，故舉棠棣之喻，言其華反而後合，以喻權道先逆而後順也。○河上公曰：反本也，道之所以動生萬物，背之則亡也。○榮曰：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道以柔弱為用，動皆反俗，俗以剛強在心，舉皆失道者也。○成疏：反，還也。動，悲也。得道聖人，超凌三界，但以慈悲救物，反入三羅，混迹有中，赴機應化，故上經云：遠曰反。

第二明雖復教迹多端，無過柔弱。

弱者道之用。

御注：此明實也。弱者取其柔弱雌

靜，柔弱雌靜者，是聖人處實。處實者，是道之常用，故云弱者道之用。

○御疏：此明實道也，人皆賤弱而貴強，是知強梁雄躁者，是俗之用。道以和柔而勝剛，是知柔弱雌靜，是道之常用，故云弱者道之用。○河上公曰：柔弱者道之所常用，故能長久也。○成疏：逗機設教，抑乃多端，欲論切當，無過柔弱，故即以此柔弱為化用之先也。

第三明二儀萬象，從道而生。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御注：夫實之於權，猶無之生有，故行權者貴反於實，用有者必資於無，然至道沖寂，離於名稱，諸法性空，不相因待，若能兩忘權實，雙泯有無，故致數與無與，可謂超出爾。○御疏：言天下有形之物，莫不以形相禪，故云生於有。窮其有體，必資於無，故列子曰：形動不能生形而生影，無動不能生無而生有，故曰虛者天地之根，無者萬物之源。言此者欲令衆生窮源識本而悟道爾。有

無既爾，權實亦然，故注云：實之於權，猶無之生有也。又云：至道沖寂，離於名稱，諸法性空，不相因待者，言道至極之體，沖虛凝寂，非權亦復非實，何可稱名。諸法實性理中，不有亦復不無，事絕因待，所言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者，皆是約代法而言爾。若知數與無與，即知數諸法無諸法，豈有有無權實而可言相生乎。悟斯理者，可謂了出爾。○

河上公曰：天下萬物生於有，天下萬物皆從天地生，天地有形位，故言生於有也。有生於無，天地神明，蚘飛蠕動，皆從道生，道無形象，故言生於無也。此言本勝於華，弱勝於強，謙虛勝盈滿也。○榮曰：有者天地也，天地有形，故稱有。天覆地載，物得以生，故言生於有。無者道也，道非形相，理本清虛，故曰無。天地從道生，有生於無也，故曰虛者天地之根，無者萬物之源。迷者失道，不識本元，聖人垂教，明於祖始，若能歸道，超生死而出有無，必其昏

俗，淪有無而繫生死。形神合而見相，故言生於有。形神散而無體，故言生於無。○成疏：有其應道，所謂元一之炁也。無為妙本，所謂冥寂之地也。言天地萬物，皆從應道有法而生，即此應道，從妙本而起。元乎妙本，即至無也。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十一

- ① 循：原作「修」據文義改。
- ② 仁：原作「止」，據文義改。
- ③ 原脫「賤」字，據文義補。
- ④ 原脫「道」字，據文義補。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十二

唐玄宗御注并疏

河上公嚴君平李榮注

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濛陽強思齊纂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應道虛玄，本迹俱妙，故次此章，即明上士能悟，非下士所聞。今就此章，義開三別，第一明三人聞道，機性不同，第二辨體道之人，韜光匿耀，第三嘆道功能，生成庶品。

第一明三人聞道，機性不同。

夫道設三科，人稟萬品，自有高飛天路，萬里壓於鵬雲，自有跼迹泥丘，百年埋於蟻垤。愚者調下，賢人氣高，故海畔有逐臭之夫，漢閣有含香之士。上智勤行于道，下流拊掌笑之，迷於清泉，恒游濁水。嗚呼，風雨如晦，何不思之鷄鳴，既其不勤，相鼠如何知醜，三等差異，在於斯耶。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御注：了悟故勤行也。○御疏：上智之士，深識洞鑒，聞道權則微明，

實則柔弱，聞斯行諸，曾不懈怠，故云勤而行之。○河上公曰：上士聞道，勤苦竭力而行也。○榮曰：信道彌篤，強行有志，寒暑變而不革其心，金石銷而不移其操，始終常一，確乎不拔，勤行也。○成疏：上機之士，智慧聰達，一聞至道，即悟萬法皆空，所以勤苦修學，遂無疑怠。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御注：中士可上可下，故疑。疑則若存若亡。○御疏：中庸之士，明昧未分，聞說妙道，或信或否，謂明則若存而信奉，謂昧則若亡而疑貳，未果決志，故曰若存若亡。○河上公曰：中士聞道，治身以長存，治國以太平，欣然而存之，退見財色榮譽，或於情欲，而復亡之也。○榮曰：素絲無恒，逐玄黃而改色，中士不定，隨好惡而異心。聞真道，存身以安國，則存道而忘俗，見財色，悅性以娛情，則存俗而忘道也。○成疏：中機智闇，照理不明，雖復聞道，未能妙悟，若斂情歸道，即時得

空，心纔涉世塵，即滯於有境，與奪不定，故云存亡。

下士聞道，大笑之。

御注：迷而不信，故笑之也。○御疏：下士識不及理，聞道不信，謂為虛誕，則嗤笑之，亦由章甫致賤於越人，和璞見遺於楚國，故《莊子》云：曲士不可以語於道爾。○河上公曰：下士貪狠多欲，見道柔弱，謂之恐懼，見道質樸，謂之鄙陋，故大而笑之也。○榮曰：心迷得失，知近不知遠，情昏真偽，識淺不識深，但悅塵垢之小行，反笑清虛之大道也。○成疏：下機之人，根性愚鈍，聞真道玄遠，至言宏博，心既不悟，謂為虛誕，遂生誹謗，撫掌笑之。

不笑不足以為道。

御注：不為下士所笑，不足以為玄妙至道。○御疏：至道幽玄，深不可識，明而若昧，理反常情，所以致笑。若不為下士所笑，未曰精微，乃是淺俗之法，不足以為道。以道非代間法，故為凡愚所笑，是以為妙道

也。○河上公曰：不為下士所笑，不足以為道。○榮曰：道深甚奧，下士之所難知，微妙玄通，下愚故非易識。今笑之，不能令真使混濁，適足彰道之清遠也。○成疏：不為凡人所笑，不足稱為聖道。

建言有之：

御注：建，立也。將欲立言，明此三士於道不同也。○御疏：建，立也。將立言以釋上士勤行之道，中士存亡之致，下士所笑之由。有之者，指下明道等也。○河上公曰：建，設也。道設言已有道，當如下句。○榮曰：物情不一，取舍異心，聖人設法，無教無不教，凡情向背，有不信之也。○成疏：建，立也，言上士所行之道，建在下文。有之，即明道等文是也。

第二明體道之人，韜光匿耀。

明道若昧，

御注：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士勤行，於明若昧，於進若退，於夷若類，故中士疑之而下士大笑

爾。○御疏：明，照了也。昧，昏闇也。謂道德修行之人，以昧養明，遺形去智，而實明了，故云若昧。言上士勤行，於明若昧，下士不達，是以笑之。中士初聞明道，故若存，後聞如昧，故若忘爾。○河上公曰：明道之人，若闇昧無所見也。○榮曰：智無不周，明也。光而不耀，昧也。○成疏：昧，闇也。照達真道之人，晦迹同俗，不顯其明，若愚闇也。

進道若退，

御疏：進道之人，內心不起，外事都忘，功名日損，大成若缺，下士觀之，似如退敗。○河上公曰：進取道者，若退不及也。○榮曰：聞道勤行，進也。大成若缺，退也。○成疏：大學之人，不見其迹，內雖進修，外若其退。

夷道若類，

御疏：夷，平也。類，絲之不勻者。夫識心清淨，塵欲不生，坦然平易，與物無際，而外若絲之有類然。○

河上公曰：夷，平也，大道之人不自殊別，若多比類也。○榮曰：緬平一等，夷道也，和光同塵，若類也。○成疏：夷，平也，證太平等道，修行之人，知一切衆生與己同體，不見愚智之別，等差一類也。此義河、成、李三家所解，即為類字。

上德若谷，

御注：虛緣而容物也。○御疏：言勤行之士謂之上德，德用光備，則無不含容，故云若谷。○河上公曰：上德之人若深谷，不耻垢濁。○榮曰：無不容也。○成疏：勝上道德之人，與太虛等量，故能包容萬物，若彼空谷也。本亦作俗字者，言亦能忘德，不異囂俗也。

大白若辱，

御注：純潔而含垢也。○御疏：白，純淨也。辱，塵垢也。得純淨之道者，晦迹同塵，故稱若辱，而實純白，獨全備爾。○河上公曰：大潔白之人若污辱，不自彰顯也。○榮曰：麤而不穢，大白也。混而似濁，

若辱也。○成疏：白，潔靜也。辱，污染也。言大潔白高行之人，和光同塵，不曜於物，故能混迹揚波，若污辱也。故東方先生云：潔其道而穢其迹，即斯義也。

廣德若不足，

御注：大成而執謙也。○御疏：言至人德無不被，廣也。守柔用謙，故常若不足也。《史記》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河上公曰：德行廣大之人，若愚頑不足也。○榮曰：大滿若沖也。○成疏：廣，大也。言懷大德之士，體道虛忘，故內智有餘，而外若不足。《老子傳》云：良賈深藏若虛，大德容貌若愚。

建德若偷，

御注：立功而不銜也。○御疏：建，立也。偷，盜也。言建立陰德之人，潛修密行，如彼盜竊，常畏人知，故曰若偷。○河上公曰：建設道德之人，若可偷引使空虛也。○榮曰：潛行密被。○成疏：偷，盜也。

言建立大德之人，藏名隱迹，如彼偷竊不用人知，故上經云：猶若畏四鄰。

質真若渝，

御注：淳一而和光也。○御疏：真，淳一也。渝，變改也。言道德行人，其德淳一而無假飾，若可渝變，與物同波而和其光也。○河上公曰：質樸之人，若五色有渝，淺不明也。○榮曰：渝，變也。性無染濁，體實常存，質真也。忘死生，合變化，若渝也。○成疏：質，實也。渝，變也，言素實體真之士，寂而動，真而應，變見無常，故若渝也。

大方無隅，

御注：不小立圭角也。○御疏：方，正也。隅，角也。夫砥礪名節，以作廉隅，此為束教之人，非曰大方之士。磨而不磷，在涅不淄，大方也。而能和光同塵，不自殊異，無隅也。故曰大方無隅。○河上公曰：大方正之人，無委曲廉隅。○榮曰：寰寓有象，有方也。至道無形，

無隅也。○成疏：隅，角也。言體道大智方雅之人，因循順物，不守節操，不立隅角，所謂上達節也。

大器晚成，

御注：且無近功。○御疏：備物之用曰器，以晚故能成大，是以上士勤行，積功而證，得之於漸，非一朝一夕，故曰晚成。○河上公曰：大器之人，若九鼎瑚璉，不可卒成也。○榮曰：積習生常，美成在久，故知修行非一朝一日可以致也。○成疏：瑚璉九鼎，非一朝可成，喻大學之人，豈近心能證，必須累劫修研，方致虛極，即任公子釣魚是也。

大音希聲，

御注：不飾小說。○御疏：夫道能應衆音，大音也。聽之無聲，希聲也。以况聖人開闡一乘，則法音廣被，待感而應，故曰希聲。○河上公曰：大音猶雷霆，待時而動，喻常愛罔希言也。○榮曰：鴻鐘應節而鳴，玄教隨機而作也。○成疏：希，猶無也。至道大音，寂乎無聲，自本

降迹而聲無聲也。故師曠聽之而不聞，瓊音震乎宇宙，欲明即迹即本，故言大音希聲也。

大象無形，

御注：故能應萬類也。○御疏：夫涉形器者，則滯於一方矣，唯大象之道，本無形質，隨感而應，能狀衆形，故曰大象無形。○河上公曰：大法象之人，質樸無形容也。○榮曰：大象無形，道隱無名，虛無羅於有象，故言大象，大象無象，故曰無形，形不可睹，故言道隱，絕於稱謂，故曰無名也。○成疏：大道之象，象而無形。無形而形，無形也。離朱視之，莫見其形也，色象遍乎虛空，欲明即有而無，故云大象無形也。

道隱無名，

御注：不彰功用。○御疏：目其通生則強謂之道，忘其功用，是隱無名氏。欲用名以言詔體，而妙本無象，則體不可名，故曰道隱無名也。○河上公曰：道潛隱，使人無能指名也。○成疏：至道妙本，幽隱窈冥，

非形器之所測量，豈名言之能詮辯。

第三嘆道功能生成庶品。

夫唯道，善貸且成。

御注：雖隱無名氏，而實善以沖和妙用資貸萬物，且成熟之。○御疏：此結道之功用。夫，嘆也。唯，獨也。貸，施與也。嘆美此道雖復無名無氏，無形無聲，獨能布氣施化，貸施萬物，且成熟之，故曰善貸且成。○河上公曰：成，就也。言道善稟貸人精氣且成就之也。○榮曰：夫進而若退，進無進也。若退而進，退無退也。明若昧，非明也。昧若明，非昧也。至真之道，非進非退，非明非昧，無色無聲，無形無名，雖復無名，亦何名而不立，雖復無象，亦何象而不見，是故布氣施化，貸生於萬有，為而不恃，付之於自然也。○成疏：貸，借也。獨此無名之道，有大慈悲，故能俯救衆生，借其善力，亭毒群品，生化三才，種種方便，趣令成就也。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大道權應，善貸生成，故次此章，即明所生之物，無由次第。就此一章，義開三別，第一明權道應化，生物所由，第二顯出物情，勸修中順，第三廣辨柔弱，為學之先。

第一明權道應化，生物所由。

夫一炁裁成，理貫希夷之妙，三清首出，義歸沖寂之真。或駕雲龍而游大羅，視之不見，或振簫鼓而升寶界，聽之不聞，虛淡出於人間，靜默超於象外，雖千乘萬騎，老君適於闕寶，亦勤而不行，天尊坐於黎土，則知生三吹萬，負陰抱陽，皆有納於弘和，真妙定之巨力也。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御注：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一者沖氣也，言道出沖和妙氣，於生物之理未足，又生陽氣，陽氣不能獨生，又生陰氣，積沖氣之一，故云一生二。積陽氣之二，故云二生三。爾三生萬物，陰陽含孕，沖氣調和，然後生成，故云三生萬物。○御疏：道者虛極之神宗，一者沖和之精氣，生者動出也。言道動出和氣，以生

於物，然於應化之理，由自未足，更生陽氣，積陽氣以就一，故謂之二也。純陽又不能生，更生陰氣，積陰就二，故謂之三也。三生萬物者，陰陽交泰，沖氣化醇，則遍生庶彙也。此明應道善貸生成之義爾。○河上公曰：道生一，道始所生者一也。一生二，一生陰與陽也。二生三，陰陽生和清濁三氣，分為天地人也。三生萬物，天地人共生萬物也。天地化，人長養之。○榮曰：道生一，虛中動氣，故曰道生。元氣未分，故言一也。一生二，清濁分，陰陽著也。二生三，運二氣三才。三生萬物，圓天覆於上，方地載于下，人主統於中，何物不生也。○成疏：一，元氣也。二，陰陽也。三，天地人也。萬物，一切有識無情也。言至道妙本，體絕形名，從本降迹，肇生元氣，又從元氣變生陰陽，於是陽氣清浮，升而為天，陰氣沈濁，降而為地。二氣升降，和氣為人，有三才，次生萬物，欲明道能善貸，次第

列之。

第二顯出物情，勸修中順。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御注：萬物得陰陽沖氣生成之故，

故負抱陰陽，含養沖氣，以為柔和。

○御疏：言物之生也，既因陰陽和

氣而得成全，當須負荷陰氣，懷抱陽

氣，愛養沖氣，以為柔和，故廣成子

告黃帝曰：我守其一以抱其和，故

我修身千二百歲矣，而形未嘗衰。

是知元氣沖和，群生所賴也。老君

舉此者，明人既稟和氣以生，則氣為

生本，人當固柔和，守雌弱，此存本

也。○河上公曰：萬物負陰而抱

陽，萬物無不負陰而向陽，回心而就

日。沖氣以為和，萬物中皆有元氣，

得以和柔，若胸中有藏，骨中有髓，

草木中有空，虛與氣通，故得久生

也。○榮曰：陽氣熱孤，亦不能生

物，陰氣寒單，亦不足成形。故因大

道以通之，借沖氣以和之，所以得生

也。○成疏：萬物負陰而抱陽，負，

背也，抱，向也。陽，生也。陰，死

也。言一切萬物，有識無情，莫不背

陰向陽，好生惡死，然惡死不遂免

死，好生未嘗得生，聖人愍之，故此

下為說長生之術也。沖氣以為和，

沖，中也，和，順也。言人欲得不死

者，必須處心中正，謙和柔弱，此則

長生也。故下文云：剛强者死之

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也。

第三廣辨柔弱，為學行之先。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

稱。

御注：萬物皆以沖和之氣為本，而

沖氣和柔守本者，當須謙卑守柔弱，

故王公至尊，而稱孤寡不穀者，以謙

柔為本故也。○御疏：沖氣柔弱，

為生之本，故舉王公謙卑以敦其本。

孤寡不穀，不善之名，非尊榮之稱，

人所惡之，而王公以為名者，謙之至

也。言王公為風化之主，存亡所繫，

天下具瞻，若不崇尚謙柔以安社稷，

則物所不歸。故取謙柔為本，以致

巍巍之功也。○河上公曰：孤寡不

穀者，不祥之名，而王公以為稱者，

處謙卑，法空虛和柔也。○榮曰：

抱沖和之氣，無好無惡，失一元之

道，有愛有憎，但敦富貴之名，不悅

孤寡之稱，唯有道王公卑以自牧，義

存謙退，以此為名也。○成疏：孤

獨鰥寡，乃不善之事，以此為惡，人

之常情。而王公貴人用斯自牧，足

明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以勸修

行之人，必須處心謙順。

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御注：自損者，人益之。自益者，人

損之。故朝宗者善於下，謙弱者德

之柄，孤寡為稱，不亦宜乎。○御

疏：故者，仍上之辭也。損，貶毀

也。言王公稱孤寡以自毀損，則為

百姓樂推，尊敬而事之，而致益也。

或益之而損者，若王公貴寵其身，居

上而驕，則下人離散而致損也。

《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斯之謂

也。○河上公曰：故物或損之而

益，引之不得，推讓必還。或益之而

損，夫增高者崩，貪富貴者致患。○

榮曰：有道以富貴而稱孤寡，損也。

謙光日新，益也。無德虛貴，自以為益，材下位高，必至傾覆，損也。○成疏：謙卑柔弱，損己濟物，物必歸之，故生道獲全。矜夸傲誕，益己凌物，物必挫之，故致危敗。危敗是損，全生是益，損益之驗，其義盡然，故言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也。

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
御注：老君云：人君所欲立教教人者，當以吾柔弱謙虛之義以教之。○御疏：人謂人君也，人君為政教之首，一國之風，繫乎一人而化。故老君昌言之曰：人君欲行言教以化人者，當須用我沖虛柔弱之義以教之也。○河上公曰：人之所教，謂衆人所以教，去弱為強，去柔為剛。我亦教之，言我教衆人，使去強為弱，去剛為柔也。○榮曰：人間所行之教，理歸仁義，事在剛強，然剛強者死之類，仁義者道之華。亦我義教之者，欲使去剛強而存柔弱，遠仁義而安道德也。亦言聖人是於能教，衆生是於所教，以能教所，緣教

得宜。義者宜也。○成疏：言俗人儒教亦尚謙柔，我之法門，本崇靜退，然儒俗謙柔，猶懷封執，我之靜退，貴在虛忘，所以為異也。

強梁者不得其死。

御注：強梁之人，動與物抗，求益而損，物或擊之，故不得其死。○御疏：強梁謂剛暴屈強之人也。強暴之人，失養生之要，必自夭其天數，不得壽終而死。注云：動與物抗，物或擊之者。抗，敵也，物擊之者，《易》益卦上九辭云：莫益之，或擊之。○河上公曰：強梁者，謂不信玄妙，皆叛道德，不從經教，尚勢任力。不得其死者，為天之所絕，兵刃所伐，王法所殺，不得以命終也。○嚴曰：強秦以專制而滅，大漢以和順而昌，強梁者失道，剛躁者失神，安得存矣。○榮曰：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不從君父之命，不順聖人之教，貪榮而守勝，尊己以凌人，強梁也。違科犯法，不盡天年，中道而夭，不得其死也。物皆合

道，聖人無不設教，凡情失理，化主所以與言，由仁義之華，彰道德之實，因強梁之性，演柔弱之法。父，本也。以強梁為教之本也。○成疏：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強梁猶剛躁也，父，始也。言強梁之人必當夭折，不得依天命壽終而死。老君雖復闡法多端，妙教法門匪一，而每說柔弱為善，剛強為惡，以此切當，將為學道之先。吾將以為教父。

御注：吾見強梁者亡，柔弱者全，故以此柔弱之教為衆教之父。○御疏：父，本也。此一句結修學之元，老君舉強梁者亡以之為誡，表柔弱者全以之為勸。以為教父者，父為子本，言吾將此柔弱之教為衆教之本，如子之於父，故云以為教父。○河上公曰：父，始也。老子以強梁之人為教戒之始也。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柔弱之教，為學道

之先。故次此章，重顯柔弱之能，無為之益。就此章內，文有三重，第一舉譬，明柔勝剛劣，第二明柔弱之行，能入無間，第三明結嘆無為，是希有之教。

第一舉譬，明柔勝剛劣。

夫五才并用，唯水德之靈長，四大分形，乃至柔之最勝。馳騁天下，奔突堅強，八月槎至，識君平之在蜀，三秋偶泛，誠孟嘗之入秦。河彭所以昭昭，清流於焉湛湛，水之有鑒道也，無心混沌，所以能生柔弱，借之為喻，酌不可竭，斯近道乎。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御注：天下之至柔者，正性也。若馳騁代務，染雜塵境，情欲充塞，則為天下之至堅爾。○御疏：夫人之正性，本自澄清，和氣在躬，為至柔也。若馳騁情欲，染著世塵，為聲色所誘，則正性離散，為至堅也。○河上公曰：至柔者水也，至堅者金石也。水能貫堅入剛，無所不通也。○嚴曰：道能馳騁經綸天地萬物也。○榮曰：有象之至柔者，水也。無形之至柔者，道也。水至柔而能消金穿石，破彼堅強，道至柔而能遺

彼忘我，破茲固執。言人若鑒之於水，體之於道，足能洞之於人我，經之於丘山，微妙玄通，都無滯礙，此謂馳騁之至堅也。○成疏：至柔，水也。至堅，金也。馳騁，是攻擊貫穿之義也。言水至柔能攻金石之堅，喻無為至弱，能破有為之累，故下文云：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

第二明柔弱之行，能入無間。

無有入無間。

御注：無有入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無有者，不染塵境，令心中一無所有。無間者，道性清淨，妙體混成，一無間隙。夫不為可欲所亂，令心境俱靜，一無所有，則心與道合，入無間矣。故聖人云，吾見身心清淨即能合道，是知有為之教，不如無為爾。○御疏：無有者，謂人了悟諸法，一無所有，則返歸正性，與道合同，入無間矣。無間，道也。入謂與同也。以道為無間者，明道性清淨，混然無際，而無間隙也。○河

上公曰：夫無有謂道也，道無形質，故能出入無間，通神明，濟群生。○嚴曰：神明在身，出入無間，無為之益也。○榮曰：水無有礙，道無有形，有間無處不入。○成疏：間，隙也。言顛倒之流，空見為有，達觀之士，即有而空，故言無有也。有為麤疏，故有隙。無為微密，故無間。既而即有即無，故能入無間之妙理也。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

御疏：吾者，老君自稱也。此章亦通誠人君，以無為化理天下，故老君云：吾見衆生正性柔弱，及乎馳騁奔競，則至堅強。若使照了心境，一無所有，即合道矣。是知清淨無為理國理身，有益於人也。以此推之，有為之教，不及無為之有益也。○河上公曰：吾見道無為而萬物自化成，是以知無為之有益於人也。○榮曰：道無形，物得成，聖無為，人得化，此乃是無為之益。○成疏：柔能破剛，無能遺有，是以知無為之教，大益修行之人。

第三明結嘆無為，是希有之教。

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御注：言天下衆教，少能及之者。

○御疏：至道無言，物以之生。聖

人無為，化以之清。即不恃立言，然

後成教。天下希及之者，言九流百

氏，希有能及無為之教者也。又云

自非體道之君，莫之能及，故曰希

也。○河上公曰：不言之教，法道

不言，師之以身也。無為之益，法道

無為，治身則有益精神，治國則有益

萬民，不勞煩也。天下希及之，天下

謂人主也，希能有及道無為，無為之

治，治身治國者同。○嚴曰：有聲

之聲，聞於百里，無聲之聲，動於無

外。言之所言者，異類不通。不言

之言，陰陽化，天地感，且道德不言

而天地成，天地不言而四時往復也。

○榮曰：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前稱

無為之益，未知何曰無為，行不言之

教，教即忘言，任因循之事，事即無

事，君安於上，臣悅於下，此無為之

益也。天下希及之，得有為者多，及

無為者少也。○成疏：所謂不言，非關杜口。在理既即有即無，在教亦即言即默，故名不言之教。即有即無，故名無為之益。益既不益而益，而教豈不教而教哉，斯乃盡性窮理，蓋世之談，世間名教罕能逮者，故天下希及之。

名與身孰親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章，所以次前者，前章嘆美柔弱，為道之樞機，故次此章，明知足舍貪，是修真之要術。就此章內，文有三重，第一假設三問，科簡得失，第二明耽著名利，損智敗身，第三明知足舍貪，可以長久。

第一假設三問，科簡得失。

夫天地有形，乃東西而傾缺，陰陽含質，信母子之殂亡。故問曰名身孰親，得亡孰病。故伯夷高道，去君位於首陽，武仲潛名，脫塵蒙於潁水。周公爵官而不受，伊堯讓帝而見辭。四子蹈無為之風，二士屈饑貧之辱，何者？名位虛假，揚雄有赤族之談，富貴傷軀，孔子發白雲之嘆。甚愛大費，多藏厚亡，聖人真言，誠宜大誠也。

名與身孰親？

御注：名者實之賓，代人徇名以亡身，設問誰親，欲令去功與名，而全其真。○御疏：此以名較量身也。孰，誰也。詳問云：夫以矜徇功名，保養身命，兩者既畢，誰者與全真保年之道為親乎？傷代人不能忘名以存身爾。○河上公曰：名遂身則退也。○榮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名者外之稱譽，貨者俗之財帛，身為忠孝之本，抑亦道德之基，理須外名利，存身神，反無為，修至道，而弱喪者不反，逐欲者失真，遂為名以殺身，因財而害己，迷淪者衆，聖人憫之，故詳問云：為得名得利為病，為失名失利為病，俗得名利為善，而得之則身亡，失之為惡，亡之則已立，得失病利，誰能定乎？亡，失也。○成疏：身，內也，實也。名，外也，賓也。孰，誰也。世皆求外喪內，貪名亡實，何者？夫令譽芳名，本為身者也，身既為名致死，名竟何所施為。老君愍茲顛倒，故問之：名之與身，

誰是汝親乎，而汝貪名忘身耶。以斯校量，親疏可見，故《莊子》云：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

身與貨孰多？

御注：徇名者將以求財，財得而亡身，設問孰多，欲令擲玉毀珠，以全其和。○御疏：多者可貴重之意也。言身與貨兩者既別，誰可貴耶。云此者，欲令悟身為多，不貴於貨也。注云擲玉毀珠者，《莊子》外篇之辭也。○河上公曰：財多則害己身也。○成疏：夫資貨者，本為我身，迷惑之徒，喪身徇貨，故老君責言汝去貨存身利多耶，聚貨喪身利多耶。故《莊子》曰：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

得與亡孰病？

御注：問得名貨與亡名貨，孰者病其身也。○御疏：此總問二句，得名貨與亡名貨，誰為病耶。得名貨則亡身，存身則亡名貨，歷然殊致，為病可知。而迷倒之徒，莫之先覺，故後文詳答之爾。○河上公曰：好

得利則病於行也。○成疏：夫多貪得財必喪己，少欲亡貨則存身。然則得是喪己之徵，亡是存身之驗，喪己可以為病，存身可以為藥，世人翻以得為遇，以亡為病者，不亦謬乎。故教主云：得之與亡，定誰是病耶。

第二明耽著名利，損智敗身。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御注：甚愛名者必勞神，非大費乎。多藏貨者必累身，非厚亡乎。○御疏：此兩句總答前問。甚愛必大費者，此答名與身孰親。費猶損也，親猶愛也。甚愛名者，矯企情性，損費心神，所愛既甚，所費彌大矣。多藏必厚亡者，此答身與貨孰多。藏貨既多，其亡亦厚，劍玉賈害，譬諸懷璧，詩書發冢，只為含珠，唯貨之損，可為殷鑒。○河上公曰：甚愛必大費，甚愛色者，費精神，甚愛財者，遇禍患，所愛者少，所亡者多，故言大費也。多藏必厚亡，生多藏於府庫，死多藏於丘墓，生有攻劫之憂，死有掘冢探柩之患。○榮曰：是故甚愛

必大費，為名以殺身，斯大費。多藏必厚亡，為財以傷己，斯厚亡。○成疏：是故甚愛必大費，費，損也。為是義，故甚愛名譽之人，必大於勞形怵心，費神損智，此句解名也。多藏必厚亡。

御疏：夫多藏賄於府庫者，必有劫盜之患，非但喪失財物，亦乃害及己身，其為敗亡，禍必深厚。故《書》云：匹夫無罪，懷璧其辜。《莊》云：大儒臚傳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於是以金鎚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是也。此一句解貨。

第三明知足舍貪，可以長久。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御注：知足者，不甚愛。知止者，不多藏。既無辱殆，故可長久。○御疏：辱，損累也；殆，危亡也。夫不遜聲名，知足也。不殖貨財，知止也。知足故名當其實而無過分之累。知止故貨不多藏，而無貪求之害。既不辱不殆，乃可長存而久壽。

也。○河上公曰：知足不辱，知足之人，絕利去欲，不辱於身也。知止不殆，知可止則止，財利不累於身，聲色不亂於耳目，則終身不危殆也。可以長久，人能知止足，則福祿在己，治身者神不勞，治國者民不擾，故可長久。○榮曰：知足不辱，不分外以求名，遠耻辱也。知止不殆，不非理以窺財，無危殆也。可以長久，外之以名利，遠之於危殆，理國可以長存，修身可以久視。○成疏：知足不辱，體知財賄虛假，守分不貪，清廉知足，故無耻辱，此一句結貨。知止不殆，既悟名譽非真，所以止而不著，全身遠害，故無危殆。上經云：名亦既有，夫將知止，此句結名。可以長久，知止於名，知足於貨，亡名亡利，可長可久。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章所以次前者，前章舉知足知止，於修學之道未圓，故次此章，顯大滿大成，以示虛妄行。就此一章，義開三別，第一泛辨五大，為學行楷模，第二舉譬，明躁劣靜勝，第三結釋

靜之功能。

第一泛辨五大，為學行楷模。

夫自造洪爐，載鰲山而稱大，陶甄妙匠，巨鵬域而成高。盡包一氣之中，視之如缺，總括七重之內，用之若沖。則知象帝氤氳，鑿虛空於掌握，至精恍惚，藏海宇於心田。堅玄步之而不窮，大撓推之而莫得，清淨之風遐扇，則九五無為，安徐之道廓然，則萬姓咸遂，大成之器，理會於斯。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

御注：學行大成，常如玷缺，謙則受益，故其材用無弊時。○御疏：凡曰學人，功行大成，衆德圓備，常自虛忘，有如玷缺，如是則用不窮也。道德大成之君，亦復如是，等天地生育之功，齊日月照臨之德，所成理大，故曰大成。然不恃其成，有如玷缺，以斯為用，用則無窮也。○河上公曰：大成若缺，謂道德大成之君，若缺者，滅名藏譽，如毀缺不備也。其用不弊，其用心如是則無弊盡時。○榮曰：道圓德備，名曰大成，猶如不足，故云若缺。然大壑酌之而不

竭，明鏡應之而忘疲，不弊也。○成疏：言行業大成就之人，能忘其成，故雖大成，如似缺少不足也。只為忘其成，故終日作用而得無弊損。是以《莊子》云：小成隱道也。夫成者不缺，缺者不成，而今成而似缺者，忘缺忘成故也。不見成異缺，故如缺而實成，不見缺異成，故大成而似缺也。謂目光也，閉目內觀，致神明也。若月之缺而復盛，故曰缺。

大盈若沖，其用不窮。

御注：祿位盈滿，常若沖虛，儉不傷財，故所用不窮。○御疏：沖，虛也。窮，匱也。此明聖人祿位充盈，恭儉自牧，不為盈滿，故若沖虛。所謂有若無，實若虛，故其運用而無窮匱也。○河上公曰：大盈若沖，謂道德大盈滿之君也，如沖者，貴不敢驕，富不敢奢。其用不窮，其用心如是，則無窮盡也。○榮曰：四達有是而俱照，六通無幽而不燭，斯大滿也。不以照為照，不以盈為盈，若沖也用不以心，故無極也。○成疏：

沖，虛也。窮，盡也。言道德大盈滿足之人，能忘其滿，故雖滿如似空虛無物也。只為忘滿沖虛，故能利用無竭也。夫滿者不虛，虛者不滿，今滿而虛者，欲明忘滿忘虛，故能即虛即滿，滿而若虛也。

大直若屈

御注：直而不肆，故若屈也。○御疏：直，正也。屈，曲也。前四句兼明體用，此下三句但出其體，不書其用。略文以見義，類可知也。夫潔己而垢人，舉直而措枉，小直也。不執是以辨非，不正己而矯物，大直也。曲隨物宜，故云若屈也。注云直而不肆，下章經文也。○河上公曰：大直謂修道法度正直如一，如屈者，不與俗人爭，如可屈折，謂平肩正身，元一流行。○榮曰：冥同正道，大直也。以欲從人，若屈也。○成疏：屈，曲也。大直質素之人，不顯直相，故能混迹同塵，委曲隨物，故若屈也。是知直躬小直也。大巧若拙，

御注：巧者傷於分外，故若拙也。○御疏：矜粉繪之工，騁鈎繩之妙，小巧也。因材致用，任物成功，不失其宜，大巧也。無所裁割，不見其工，似若樸拙爾。《莊子》稱造化刻雕衆形而不為巧。○河上公曰：大巧謂多才術也，如拙者，示不敢見其能。○榮曰：匠成萬物，大巧也。似不能為，若拙也。○成疏：匠成萬物，爐錘群生，有大功巧而忘巧用，晦迹同凡，故若拙。《莊子》云：刻雕衆形而不為巧，是知工倕小巧也。

大辯若訥

御注：不飾小說，故若訥也。○御疏：合譬飾辭，結繩竄句，小辯也。行不言之教，辯雕萬物，窮理盡性，大辯也。至言去言，無所抑揚，如審訥爾。○河上公曰：大辯，智無疑也。如訥者，無口辭。○榮曰：談天暢理，大辯也。言即無言，如訥之也。○成疏：妙能剖析真宗，詮量玄極者，所言不能言也。不同世間

口才捷利，故若蹇訥也。《莊子》云：不言之辯，亦云大辯不言，是知楊墨小辯也。

第二舉譬，明躁劣靜勝。

躁勝寒，靜勝熱。

御注：於躁勝者寒，寒，薄也。於靜勝者熱，熱，和也。故若屈者大直，清靜者為正節。躁勝寒謂形動則津液流注。○御疏：此舉喻以示教也。以執成者必敗，持滿者必傾，故聖人功濟天下，見大成其如缺，所以無弊。位尊萬乘，視盛位其若沖，所以不窮也。恐人不曉，故寄陽氣動靜以喻之。躁，動也。勝，極也。言春夏陽氣發於地上，萬物因之以生，陽氣動極則寒，寒則萬物由之以衰死，以明躁為死本，盛為衰源，喻功成不缺者必敗，持盈不沖者必傾，有為剛躁者必死。靜勝熱者，謂秋冬陽氣靜於黃泉之下，靜極則熱，熱和氣發生也。萬物因之以生，生托靜而起，故知靜為生本，亦為躁君。取喻大成大滿，由能缺能沖，所以無弊

無窮，而致生爾。夫能無為清淨者，

則趣生之本。此勸人當務靜以祈生，不當輕躁而赴死。○河上公

曰：躁勝寒，勝，極也。春夏陽氣躁

疾於上，萬物盛大，極則寒，寒則零

落死亡也。言人不當剛躁也。靜勝

熱，秋冬萬物靜於黃泉之下，極則

熱，熱者生之源也。○榮曰：陰陽

二氣遞相為用，陽氣躁而熱，陰氣靜

而寒，陽氣盛則熱勝而寒劣，陰氣盛

則靜勝而躁劣，此則氣序遷移，互為

勝劣。夫大成若缺，大滿若沖，則盛

無盛也。其用不弊，其用不窮，則衰

無衰也。不盛不衰，不寒不熱，遺成

而不敗，忘勝而無劣也。○節解：

靜勝熱，謂其無為則精神守一。○

成疏：躁，陽也。靜，陰也。勝，極

也。言四時運轉，陰極陽生，陽極陰

起。陰起故一切凋落。陽生故庶物

咸盛。喻靜是長生之本，躁是死滅

之元，以勸學之人去躁歸靜也。又

解云：從本降迹，即躁勝寒。息迹

歸本，即靜勝熱。以明動寂適時也。

第三結釋靜之功能。

清靜為天下正。

御疏：此結明前義也。夫聖人有以

觀陽氣之進退，知躁為趣死之源，靜

為發生之本，理人事，育群生，持本

以統末，以務清靜之道，則可為天下

之正爾。○河上公曰：能清能靜，

則為天下長，持身正則無終已時也。

○榮曰：為陰陽之所寒熱者，未清

也，為生死之所流動者，不靜也。明

聖人生死無變於己，寒熱不累於身，

清靜也。有輪轉，處生死皆為耻也。

無輪轉，絕生死為天下正。○成

疏：清虛寧靜，可以自利利他，以正

治邪，故為天下正。此則結釋靜勝

躁劣之義也。○節解曰：謂得道入

深山，清靜以守自然，則為真人。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十二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十三

唐玄宗御注并疏

河上公嚴君平李榮注

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濛陽強思齊纂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章所以次前者，前章舉靜躁兩行，勝負不同，故次此章，顯有道無道，優劣亦異。就此章內，文有四重，第一明有道之君，無為虛靜，第二明無道之主，躁競貪求，第三明廣顯躁競之心，咎釁深重，第四示知足之美，以勸修行人。

第一明有道之君，無為虛靜。

夫道體幽玄，神功不宰，天地得之而靜默，群聖契之而晏然。風不鳴條，帝堯稱之於邑穆，雨不破塊，虞舜致之於太平。是以周之克商，致華陽而牧馬，湯之勝桀，遂桃野以閑牛。五帝之與三皇，并風淳而化美，則知有凱還條邑之師。故有道之代，却走馬以糞田，無道之年，競戎駒於郊野。大聖垂訓，豈虛言矣。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也。

御注：天下有道之主，無為化行，既

不貪求，故無交戰，屏却走馬之事，人得糞理田園。○御疏：却，屏去也。糞謂理田也。天下有道，謂以道為理，無為化行，守在四夷，疆場無事，不必多貪土地，以困黎元。所以屏却兵革走馬之事，人得俶載南畝以糞理田園也。○河上公曰：天下有道，謂人主有道也。却走馬以糞，糞者，糞田也。兵甲不用，却走馬以治農田。治身者，却陽精以糞其身。○榮曰：君上有道，除奔命之馬，臣下無為，糞乘田之業，修真者去馳騁之浮情，糞身神以道德，務學者絕飄蕩之懈惰，糞心靈以藝文。○成疏：言有道之君，莅於天下，干戈靜息，偃武修文，宇內清夷，無為而治，故能却馳走之馬，以糞農畝。治身者却六根兵馬，以道糞心，故孟子云：人皆以糞糞其田，而莫知以學糞其心也。

第二明無道之主，躁競貪求。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御注：天下無道之君，縱欲攻取，故

兵戎士馬寄生於郊境之上爾。○御疏：郊者，交也，謂交境之際拒守之地也。言天下無用道之君，則荒塞有不賓之虜，故兵戎軍馬生育於郊境之上，謂久而不還也。○河上公曰：天下無道，謂人主無道也。戎馬生於郊，戰伐不止，戎馬生於郊境之上，久不還也。○嚴曰：人之生也，懸命於君，君之建也，懸命於人，君有道而萬姓昌，宗廟顯，君無道而宗廟傾，萬民喪，自然之應。○榮曰：生，起也，不用道而修文，專飾兵而用武，四郊多壘，五兵斯起，戎馬生於郊也。理不內明，心王無道，馳六識之馬，遍萬境之中，得失紛紜，是非交爭。○成疏：郭外曰郊，無道之人，臨於海內，禽荒色荒，四方不靜，多貪境土，好行征伐，遂使軍戎兵馬出生郊外。治身者，言躁競之夫，心不懷道，縱於六根兵馬，馳騁塵境之中，內不覽真，恒緣外物，故云生郊也。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謂

午也，正陽之精生於午，午者馬也，故心欲東則東，欲西則西，欲南則南，欲北則北。心有四門，能知四方，晝夜所見，夜寐則夢。心中有道，則正氣流行，支體滋潤，髮膚玄長，故却走馬以糞之。心無道則生淫亂，戎馬四走於郊，邪脉致以害身，故曰戎馬生於郊。

第三明廣顯躁競之心，咎覺彌重。罪莫大於可欲，

御注：心見可欲，為罪大。○御疏：犯法為罪，貪求為欲，言戎馬生郊之罪，由人君貪求土地，見土地可欲，欲心興動，將貪求，此罪之大者，故云罪莫大於可欲。○河上公曰：好色淫也。○榮曰：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甚於欲得，有道之人，遺情去欲，罪禍自除，無識之徒，縱性任心，殃咎斯至，善積成禍，幽顯咸亨，惡積成殃，存亡俱累，罰止一身，罪也，下及子孫，禍也。上悞祖先，咎也。○成疏：罪，摧也，言為苦之所摧逼也。可欲，境

也，言前境美麗，稱可欲心，故言可欲也。然境能逼心，是起罪之緣，以戒修行人不可染境也。故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禍莫大於不知足，

御注：求取不已，為禍大也。○御疏：禍，害也，神不祐也，夫亡敗之禍，緣何而來。由貪土地，求而無厭，不知止足，致神道不祐，而嬰禍害。人之有過，過非一途，貪之為禍，禍之大也。○河上公曰：富貴不能自禁止也。○成疏：禍即罪之深重者也，言心貪前境，不知厭足，害人損物，為罪日深，非唯災及一身，亦乃禍延三族。

咎莫甚於欲得。

御注：殃咎之大，莫大於欲，必令皆得，則禍深故爾。○御疏：咎，殃咎也。夫貪冒之雄，欲心增侈，得之不已，而又求之，非道得之，則不旋踵自招殃咎，不亦宜乎。可欲，謂欲而未得，初起貪心，罪輕於禍。不知足者，得而更須，禍重於罪。莫甚於欲

得者，謂已得，欲心尚無厭足，則咎之為過，斯甚於禍也。○河上公曰：欲得人利物且貪也。○成疏：咎，考責也，欲得之心，略無涯際，其為咎責，莫甚於此，校量深淺，禍重咎輕，欲備顯物情，故其彰三釁也。

第四示知足之美，以勸行人。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御注：物足者，非知足。心足者，乃知足也。心若知足，此足則常足矣。○御疏：以結有道之君也。言有道之君，無欲廣大，不貪土地，故於本分而知足，則為天下樂推，身安國理，此知足之足，乃至交讓而常足也。注云物足者非知足，心足者乃知足也，謂足在於心，不在於物，循涯守分，雖少而多，有欲無厭，雖多亦少爾。○河上公曰：故知足之足，守真根也。常足矣，無欲心也。○榮曰：除可欲則外無所求，清本性則內無所之，故言知足。動皆合道，事無不足之足也，無不足之時，常足也。○成疏：守分不貪，於行

使足，恒無闕少，故言常足。欲明貪競之類，遭遇禍殃，知足之人，恒居安泰，先貧後樂，故述此文。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正辨有道之人知足，不知足者無道，故次此章即明有道者照而不由於心，無道者由心而不能照。就此一章，義開三別，第一明聖人虛鑒，照不由心，第二明凡人由心，而不能照，第三重結虛照之人，寂而能動。

第一明聖人虛鑒，照不由心。

夫大聖不作，至人無心，產清濁之兩形，何曾有物，鼓山河之二炁，不見神功。歷衆口而無言，坐虛心而自得，故不出戶天下咸知，豈同周穆迎方，空射瑤池之宴，秦皇觀日，虛稱鞭石之威。足迹雖歷於九荒，控馭徒疲於八駿，廣窺戶牖，視聽增迷，我之大聖，不出而見也。

不出戶，知天下。

御注：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垂拱無為，不出教令於戶外，是知理天下之道，人事和則天象順，故不煩窺牖而天之道可知。○御疏：有道聖君，無為而理，言教不出

於戶外，淳風自洽於寰區，此可謂知理天下之道爾。又解云：人君善教，天下應之以善，則不煩出戶而天下可知，故《易》曰：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此之謂矣。○河上公曰：聖人不出戶以知天下者，以己身知人身，以己家知人家，所以見天下也矣。○榮曰：觀之以道，則理無不達，照之以智，則事無不知，所謂不行而知者也。○成疏：戶者謂知覺，攀緣分別等門也。有道之人，虛懷內靜，不馳心於世境，而天下之事悉知，此以真照俗也。

不窺牖，見天道。
御疏：天人相應，精氣交通，人君為政以德，則象緯以之不迷，威侮五行，陰陽由其舛候。故《書》云：休徵則肅，時雨若咎，徵則蒙，恒風。若是知行發於己，象著于天，豈俟窺牖然後知哉。《易》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河上公曰：天道與人道同，天人相通，精氣相貫，

人君清靜，天氣自正，人君多欲，天氣煩濁，吉凶利害，皆由於己也。○榮曰：二景麗天，五星耿漢，寧須窺牖方始見乎。內明窺牖者，穿鑿求解也。天道者，自然之理也，不假筌蹄得魚兔，無勞言教悟至理，此不窺牖見天道也。○成疏：窺，覘視也。牖，根竅也。天道自然之理也，隳體坐忘，不窺根竅，而真心內朗，睹見自然之道，此以智照真也。戶通來去，譬從真照俗，窗牖內明，喻返照真源也。

第二明凡人由心，而不能照。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御注：若不能無為，假使出令彌遠，其知理天下之道彌少也。○御疏：此明失道之君也，不能處無為而恭己，將欲申教令以化人，令出彌遠，既失無為，所知政理，更為微少。○河上公曰：謂去其家觀人家，去其身觀人身，所觀益遠，所知益少也。○榮曰：迹周於宇宙，未識山川，覽遍於經籍，寧知至理，此謂無知也。

○成疏：顛倒之夫，不能照理，其出心逐境，彌遠而無厭，其知淺近，闇昧而少鑒。

第三重結虛寂照之人，寂而能動。

御注：不出戶，故云不行，無為淳樸，而知為理之道。○御疏：此覆釋不出戶而知天下也，無事無為，教令不出，故云不行。近取諸身，遠知來物，故我無為而人自化，豈待言教出戶，然後謂之知乎。○河上公曰：聖人不上天，不入淵，能知天地者，以心知之也。○榮曰：獨悟。○成疏：不行者，心不緣歷前境，而知者，能體知者，法必竟空寂，譬懸鏡高堂，物來斯照，照而無心也，故《莊子》云：聖人不由心而照之乎。此一句解不出戶知天下。

不見而名，御注：不窺牖，故云不見。人和天順，而能名其太平也。○御疏：此覆釋不窺牖而見天道也。夫鶴鳴則子和，行感而天動，原小可以知大，

審己可以知物，元吉所召，存乎其人，則太平之化可得而言爾，何必窺見然後名乎。故云不見而名。○河上公曰：上好道，下好德，上好武，下好力，聖人原小以知大，察內以知外也。○榮曰：玄覽也。○成疏：不見者，了知諸法虛幻，無可見之物也。而名者，能正名百物，垂迹顯教也。不見而名，不應而應，名而不見，應而不應也。此一句解不窺牖見天道也。

不為而成。
御注：不為言教，而天下化成也。
○御疏：此總結不窺之義也。
夫以上有所為，下必有擾，今聖人凝神端宸，玄默廟堂，君無為，人無事，百姓家給，萬化自成。○河上公曰：上無所為則下無事，家給人足，萬物自化而成就也。○榮曰：自然就也。○成疏：不為者，凝神寂泊，妙絕於有為也。而成者，能施化群品，成就學人，此明寂而動也。

為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為學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凡聖二心，緣照差異，故次此章，即明道俗兩學，損益不同。就此一章，義分三別，第一明道俗兩學，損益有殊，第二辨次第虛妄，以階玄極，第三明有事無事，得失不同。

第一明道俗兩學，損益有殊。

夫希夷理靜，混沌義深，開妙鍵而難思，扇玄門而聽入。其旨博，其趣微，堂堂稱象帝之先，湛湛為大羅之士，天書照耀，見八角之垂芒，玉宇葳蕤，總一乘之標榜，豈比俗學，日益奢浮。張芝墨池，不出樊籠之戶，揚雄書閣，終纏生死之津，不能日損有為，乃更墻面之甚也。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

御注：為學者，日益見聞。為道者，日損功行。益見聞，為修學之漸，損功行，為悟道之門，是故因益以積功，忘功而體道矣。○御疏：為，修為也。損，忘損也。言初修學者，日求聞見以為益，因益為道，則忘遺功行以為損，所以者何？夫為學者，無不初則因學以知道，修功而補過，終

則悟理而忘言，遺功而去執。故注云：益聞見為修學之漸，蓋言其初。損功行，為悟道之門，蓋言其終也。○河上公曰：為學日益，謂政教禮樂之學也，日益者，情欲文飾，日以益多也。為道日損，道謂自然之道，日損者，情欲文飾日以消損也。○嚴曰：去知也，不知之知，知之祖也。不教之教，教之宗也。神明所因，天地之師也。○榮曰：為學日益，增之以卷軸，長之以見聞，利之以名聲，加之以嗜欲也。為道日損，行不言之教，文理雙忘，體虛玄之道，物我同遣，為無為則百為兼喪，事無事則萬事都損，豈唯驕盈奢侈也。○成疏：為學日益，為修營也。學，俗學也。言修世俗學之人，銳情分別，故累欲日增也。為道日損，為道猶修道也。言修道之人，虛夷恬淡，所以智德漸明，累惑日損也。

第二辨次第虛妄，以階玄極。

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

御注：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為學者，積功行，為道者，忘損之，雖損功行，尚有欲損之心，兼忘此心，則至於泊然無為。方彼鏡象而無不應，故無不為爾。○御疏：損之者，謂損為道者之功行也。又損之者，謂除忘功行之心也。斯則前損忘迹，後損忘心，心迹俱忘，可為造極，造極則至於無為。○河上公曰：損之又損之，損情欲。又損之，所以漸去之也。以至於無為，當恬然如嬰兒，無所造為也。○榮曰：舍有歸無，損者也。有去無忘，又損之也。理冥真寂，至無為也。○成疏：為學之人，執於有欲，為道之士，又滯無為，雖復深淺不同，而二俱有患。今欲治此兩執，故有再損之文，既而前損損有，後損損無，二偏雙遣，以至於一中之無為。無為而無不為。

御注：絕德與道合，則無所不施，無所不為。○御疏：夫有為則有礙，有礙則有所不為，今既無為，無為則

無礙，故能無所不為也。此謂契道，則應用而周普也，故上卷云：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也。○榮曰：夫欲去有累，所以歸無為，而惑者聞無為，兀然常拱手，以死灰為大道，土塊為至心。恐其封執無為，不能懸解，故云無為而無不為也。無為而無不為，非無為也，有為而歸無為，非有為也。此則為學為道，道學皆忘，唯動與寂，寂動俱息也。○成疏：至寂而動，即體而用，故無所不為也。上卷云：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第三明有事無事，得失不同。

取天下常以無事。

御注：無為無事，天下歸懷，故可取天下。○御疏：此勸人君行無為也。取猶攝化也，攝化天下，必須無為無事，無事則下人不擾，無為則百姓自安，以斯臨莅，于何不可。所言常者，無事御物，不可斯須離也。○河上公曰：取，治也。治天下常當以無事，不當勞煩也。○榮曰：取

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取天下，取，攝也，忘則無舍無不舍，用則有可有不可。若以無為攝天下，無有而不可，皆可也。若以有事取天下，無有而得可，皆不可也。○成疏：取，攝化也。言攝取宇內蒼生，令其歸善者，常以無事無為而化之也。雖復應物施為，而心未嘗有事，此即動而寂也。故《莊子》云：孰弊弊焉，以物為事乎。

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御注：有事則煩勞，勞煩則凋弊，故不足以取天下也。○御疏：夫有事謂政令煩苛，禁網凝密，令苛則人擾，網密則刑煩，百姓不安，四方離散，欲求攝化，不亦難乎。故此有事則不足以取天下矣。○河上公曰：及其好有事，則政教煩也，民不安，故不足以治天下也。取，治也。○榮疏：取，攝也，忘則無舍無不舍，用則有可有不可。若以無為攝天下，無有而不可，皆可也。若以有事取天下，無有而得可，皆不可也。○

成疏：及其心未虛忘，以事為事而
有事者，斯則事異無事，無事異事，
動異於寂，寂乖於動，如此之人，不
足以攝化天下也。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即事無事，
雖應無心，故次此章，即顯聖人無心，而能赴
感。就此章內，文有三重，第一明聖人無常
心，有感斯應，第二明善救蒼生，而無棄舍，第
三顯衆生耽染，故聖起慈悲。

第一明聖人無常心，有感斯應。

夫太帝乘時，面離方而設教，真君御物，握乾
軸而安民。鼓腹咸歌，不荷皇王之帝力，披衿
自咏，豈知天地之深功。十亂齊驅，見周家之
化溢，八元斯事，酌堯代之風清。故曰聖人無
心，股肱畢力，爲理日亂，易節不傾，久自推
移，任玄功之濟物，開赤心於天下，爲欲化人，
既同百姓之心，匪慄慄之云乎。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

御注：聖人之心，物感而應，應在於
感，故無常心。心雖無常，唯在化
善，是常以化百姓心爲心爾。○御
疏：聖人虛忘，物感斯應，應必緣

感，感既不一，故應無常心。心雖無
常，義存慈救，以百姓有不信不善之
心，故混同用心，而以化導，故云無
常心。○河上公曰：聖人無常心，
聖人重改更，貴因循，若自無心也。
以百姓心之所便，因而從之。○嚴
曰：無心之心，心之主也。夫一人
之身，去心則危者復寧，用心則安者
復亡。若上含道德之化，下包萬人
之心，物無大小，視心如身，去我情
欲，取人所安，與人大同也。○榮
曰：君上無心於有爲，任百姓之自
化，聖人無情以分別，逐萬有而感
通。○成疏：體道凝淡，虛懷絕慮，
心與太空均其寂泊，故無心也。百
姓，衆生也。然聖人無心，有感斯
應，應隨物感，故以百姓心爲心。既
無心而應，亦不應也。

第二明善救蒼生，而無棄舍。

善者吾善之，

御注：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
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
信之，德信。欲善信者，吾因而善信

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

御注：不善者，謂習染增迷，信邪背
道，聖人亦以善道而汲引之。德善
者，令化聖德而爲善也。○河上公

曰：百姓雖有不善者，聖人化之使為善也。

信者吾信之，

御疏：信謂聞道勤行，心無凝執，聖人應之以至誠，贊成其善，以至於深信也。○河上公曰：百姓為信，聖人因而信之。○榮曰：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信，順也，物情既有可有不可，從事有順有不順，不得以俱順，今聖人無可無不可，皆可，無順無不順，皆順，是以名為大順也。○成疏：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信謂聞經愛樂，不信謂不樂道聞，聖人以空行慈悲，平等救度，不問信與不信，皆令得益，而普發信心也。故紫微夫人曰：信者得失之關鍵。又經云：信者學道之樞機也。問曰：聖人無心，有感必應，不應不感，不感不應者，故信者方教，不信者不教，而今信與不信，一種教之，亦應感與不感，一種皆應。答曰：應有通有別，如治在玄都玉京，而恒救三界，此則

通應善信是也。至如胡人有感紫炁西浮，授尹生道德之徒，此則別應。若別應則待別感，通應則尋常慈照，故上卷云：常善救人而無棄人。

第三顯衆生耽染，聖起慈悲。

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御疏：不信謂強梁背教之人，聖人亦以平等正信而化導之，令化聖人之德，舍疑而歸信也。故云德信。○河上公曰：百姓為不信，聖人化之使信也。

聖人在天下，慄慄為天下渾其心。

御注：聖人在理天下，化引百姓，常慄慄用心，令德善信，而聖心凝寂，德照圓明，渾同用心，皆為天下，故云為天下渾其心。○御疏：此明聖人混迹用心也。慄慄，憂勤也。聖人在宥天下，統御寰區，懼衆生不歸善信，故慄慄憂勤。然聖人無心，復何憂喜，今所言慄慄者，皆為天下百姓未能信善，故聖人混同於物，而用其心也，故云為天下混其心爾。○河上公曰：聖人在天下，怵怵常恐

怖，富貴不敢驕奢也。為天下渾其心，言聖人為天下百姓渾濁其心，若愚闇不通。○嚴曰：慄慄，若恢恢，言虚心以包萬方也。○榮曰：慄慄，不住也。凡情分別，見善見不善，有信有不信，聖人慄慄不住，泛泛隨機，混其分別之心，齊其是非之意也。○成疏：慄慄，勤懼之貌也，言無心赴感之聖人，其在天下也，恒布大慈，拯救蒼生，恐其沒溺，故慄慄而勤懼也。為天下混其心，混混沌沌，無分別也。言凡夫感情滯境，妄生去取，聖人欲混沌其心，令無分別，勤懼之義，則斯謂乎。

百姓皆注其耳目，

御注：百姓化聖德為善，故傾注耳目，以觀聽聖人。○御疏：百姓被聖德而歸善，仰淳化而觀風，故皆傾注耳目以觀聽，取則於聖人也。○河上公曰：注，用也。百姓皆用其耳目，為聖人視聽。○榮曰：百姓不能以性制情，而乃縱心逐欲，注耳目於聲色，專鼻口於香味，因茲悞

惑，以此聾盲，聖人逐病行醫，隨機聞教，因心救物，說已化他，乃云我止如嬰孩赤子，不知聲色悅於耳目也。○成疏：淫，染滯也，顛倒之徒，迷沒世境，縱恣耳目，滯著色聲，既而漂浪長流，望返無日，聖人愍其迷甚，故顯其病狀。而六根之中，偏舉兩者，欲明此二為患最深。故《西昇經》云：耳目色聲，為子留憊然，舉此二根，諸根可悉，為文略故也。聖人皆孩之。

御注：聖人念彼蒼生，猶如慈母，故凡視百姓，皆如嬰孩爾。○御疏：百姓既傾注耳目觀聽聖人，聖人視之，如慈母於赤子，故云皆孩之。又解云：百姓有分別之心，聖人化使從善，令如嬰孩，無所分別爾。○河上公曰：聖人愛念百姓，如蠕蟲赤子，養之長之，而不責望其報也。○成疏：衆生妄淫耳目，淪沒愛河，聖人勤懼慈救，義同赤子，哀其無識，如嬰兒之可愍。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十三

①原文脫「則」字，據《周易》補。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十四

唐玄宗御注并疏
河上公嚴君平李榮注
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濛陽強思齊纂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章，前章明凡淫耳目，望混其心，故次此章，即明皆有生死，凡溺生死，義味相接，所以次之。就此一章，義開四別，第一正標凡聖，示妄執不同，第二假設問答，辨其所以，第三顯善攝生人，不為三毒所害，第四重設疑問，嘆美結成。

第一正標凡聖，示妄執不同。

夫紫極無名之尊，玄德甚深之道，偃息上方之界，從容太極之宮，高謝隨迎，迴超生滅。閭苑山上，嵯峨白玉之樓，函谷關前，夭闕紫雲之端，哀哀凡鄙，出死入生，愛欲長昏，行運十三之事，迷情同執，將安一百之年。命過箭射於窮泉，魂魄流離於閻獄，墳壑一閉，空聞松柏之風，形質一埋，詎鑿軒庭之月，大聖流淚，痛懷此言。

出生入死。

御注：了悟則出生，迷執則入死，此標爾。○御疏：了悟生死，不厚其生，名為出生。迷執人我，動之於死，名為入死，此標章門也。○河上公曰：出生謂情欲出於五內，魂定魄靜，故出生。入死謂情欲入於胸臆，精神勞惑，故死。○榮曰：從幽至顯，名曰出生，自有歸無，稱之入死。○成疏：出生者，超凌三界，出離死生。入死者，沈淪三塗，沒溺生死。若解生死義者，從無出有以釋生，自有還無以釋滅，為死也。

生之徒十有三，

御注：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泛論衆生當生安生得生理，處死順死得死理，如此者，大凡十中有三人矣。○御疏：徒者，類也。此則泛論衆生能安生理，不自矜貴，適來為時，一無封執，如此之者，大凡而論，十中有三人爾。此謂順理者少，而逆理者多也。○河上公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言生死之類，各有十三，謂九竅四關也。其生

也，目不妄視，耳不妄聽，鼻不妄香，口不妄言，味，手不妄持，足不妄行，精不妄施，其死也反是。○嚴曰：虛、無、清、淨、微、寡、柔、弱、卑、損、時、和、嗇，此十三事，虛生充實，無生常存，清生聰達，靜則內明，微生彰顯，寡則生衆，柔生剛健，弱生堅強，卑生高大，損生盈滿，時則通達，和則得中，嗇則有餘，用之治身，與天地長久，用之治國，則國祚長延也。○榮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九竅四關，十三也。若能絕欲，則為生之類。必其放蕩，則為死之徒也。○成疏：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徒，類也。十三謂四關九竅，言九竅四關凡聖俱有，聖人不執身為身，忘懷迷執，故能出三界。凡夫為執迷是非，心恒起滅，因斯迷倒，故入六道。入六道則死之類，出三界則生之徒也。

死之徒十有三。

御疏：此亦泛論安死之道，不拒變化，適去為順，一無驚怛，如此之者，

亦十中有三人爾。○嚴曰：實、有、濁、擾、顯、衆、堅、強、高、滿、過、泰、費，此十三事也。實生空虛，有生消亡，濁則聽塞，擾則失明，顯則生微，衆則生寡，堅生柔，強生弱，高生卑賤，滿生損空，過生閉塞，泰生困窮，費生禍患，是不祥，死之徒矣。

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

御注：徇生太厚，以養傷生，既心矜此生，故動之死地，此則生理既失，死理亦虧，如此之輩，亦十中有三人爾。○御疏：此釋迷執之人，養生失理之徒也。言人雖欲修生，不能悟了，動往喪生之地，安生之理既失，順死之道又乖，如此之輩，亦十中有三人爾。○河上公曰：人之欲求生，動作反之，十有三死地也。○榮曰：所以流至死地者，由十有三重造過。○成疏：凡人之生，動即適死地者，蓋為執此十有三徒，染滯前境故也。

夫何故？
第二假設問答，辨其所以。

御注：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問所以動之死地，夫緣何故。但以其求生此生太厚之爾。○御疏：此設問衆生動之死地之由。○河上公曰：問之何故，動之死地也。○榮曰：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何為得至於死地，言用之九竅，運之四關，多取有為之死業，愛養無常之生身，厚過其分，動之死地也。○成疏：假設疑問，以生後答。以其生生之厚。

御疏：此正答，言衆生動之死地者，以其耽滯有為，溺情縱欲，厚自奉養，以生其生，養之太厚，故動之死地爾。○河上公曰：所以動之死地者，以其求生活之事太厚，違道忤天，妄行失紀也。○成疏：言不能體道忘生，而執生為有，多積財產，厚資此生，而營生過當，故動之死地，此一句答前問意也。

第三顯善攝生人，不為三毒所害。蓋聞善攝生者，

御注：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兇

虎，入軍不被甲兵，兇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善攝衛生理之人，心照清淨，無貪取之意，則凡是外物不可加害，陸行不遇兇虎，入軍不被帶甲兵，此不求害物也，則物無害心，故無投角措爪容刃之所矣。○御疏：攝，衛也，謂善能以道衛生之人，妙觀生本，本來清淨，於生忘生，不以情欲而滑其和，唯以沖虛而養其性，物莫能害，故稱善攝。○河上公曰：攝，養也。○榮曰：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兇虎，入軍不被甲兵，不能養性，內為情欲之所傷，外為毒蟲之所害，善攝生者，不耽染，性不傷，無毒心，物無害也。○成疏：蓋不盡之辭，聞猶竊聞也。攝，衛也，亦養也。言善能攝衛養生之人，忘淡虛夷，不輕染境，攝衛之目，顯下文也。

陸行不遇兇虎，入軍不被甲兵。御疏：不期而會曰遇，按《山海經》兇出湘水南，蒼黑色。《爾雅》云，形如野牛，一角，重千斤。善攝生之

人，不起心害物，所以陸行不求遇於兇虎，入軍不被帶於甲兵，故虎兇甲兵亦無傷害之意。○河上公曰：陸行不遇兇虎，自然遠避，害不干也。入軍不被甲兵，不好戰以殺人。○成疏：陸行不遇兇虎，陸，平地也。兇，毒獸，一角，形如牛，色青。言善攝生人，不為毒獸所觸。內解者，言平居安靜，不為煩惱所加。入軍不被甲兵，言攝生之人，縱入軍陣，亦不為干戈所害。內解者，言縱入塵境，亦不為色等所傷也。兇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

御疏：前明善攝生之人，內無害心，所以外不遇兇虎，此明設所逢遇此，無傷害之心，自然彼無容措之處，是知忘情於物者，則海上之鷗可馴而狎，陸行之獸可繫而游，况傷害乎，故無是也。○河上公曰：養生之人，虎兇無由傷，兵刃無從加也。○榮曰：言養生以道，積善以行，是前顯不與惡遇，今明雖遇無傷也。○

成疏：駐，立也，措，安也。兇遇物即觸，喻癡也。虎性躁暴，喻嗔也。兵刃銳利，能傷於物，喻貪也。言善攝生者，妙體真空，故雖處世間，而不為三毒所害。

第四重設疑問，嘆美結成。

夫何故？

御注：夫何故，以其無死地，夫何故，兇虎甲兵無容措之所乎？以其順化無私，不以死為死，則物不得害其生，故云無死地。○御疏：此問虎兇兵刃是害人之物，今不投措其爪角，無容其兵刃者，其故何也？假問其故，以曉於人。○河上公曰：問虎兇兵甲何故不傷害。○榮曰：夫何故，以其無死地，夫生我者神，殺我者心，我殺由心，心為死地，若能灰心息慮，不構有為，無死地也。○成疏：假設疑問有何事，故得致如是。

以其無死地。

御疏：此正答也，夫見有其身者累，生生之厚者死。今善攝之人，照法

性空，悟身相假，故能於生忘生，不為厚養之過，無私順化，故無死地可處爾。既心無死地，夫何虎兇兵刃能害其生乎？○河上公曰：以其不犯上十三之死地，言神營護之，此物不敢害之。○成疏：夫見有身者，故以身為死地。今善攝生人，忘於身相，即身無身，故無地之可死也。既無死地，三毒何所加乎。此答前問意也。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標善攝生人能設虛假，就此一章，義開四別，第一明道德應化，生育黎元，第二明勸示衆生，尊道貴德，第三廣顯虛通，慈悲生化，第四結成玄德，利物忘功。

第一明道德應化，生育黎元。

夫蠢物之形，有生之類，資氤氳以生育，假要妙以播靈，愚智之品不同，貴賤之形各異，鵬鷦之不知遠近，螻蛄之莫辨春秋，梅柳以上月芬敷，花蝶以中園明媚，匪爵之功何測，自然之道為常。譬之大海，無所不容，比之於天，無所不覆，一花一葉，道在其中。

道生之，德畜之。

○御疏：道生之者，言道降沖和之氣，陶冶萬物，物得以生，故云道生之。注云妙本動用降和氣者，妙本道也，至道降氣，為物根本，故稱妙本。德畜之者，德，得也，畜，養也。謂萬物得道用，而能畜養，斯則約道畜養之處而受德名，故云德畜之。○河上公曰：道生萬物。○成疏：至道虛玄，通生萬物，上德慈救，畜養群品，故云道生之德畜之也。

物形之，勢成之。

御注：道生德畜，品物流形，故云物形之。乾知坤作兆形位者，《易·繫辭》云：乾知太始，坤作成物。天地為形，上下為位，斯皆道功，寄乾坤以為用也。勢成之者，言為萬物化天時地利陰陽之勢，而物資之以成，故云勢成之。○御疏：同物形之，乾知坤作兆形位矣。勢成之者，道生德畜，品物流形，乾知坤作兆形位者，乾知太始，坤作成物。天地為形，上下為位，陰陽之勢，而物資之，故云勢成之。寒暑之勢各成遂爾。

○河上公曰：物形之，一為萬物設形像也。勢成之，一為萬物作寒暑之勢以成之也。○嚴曰：物形之，乾知坤作兆形位，勢成之，寒暑相成，各得成遂也。○榮曰：至道運而無壅，何適而不能。玄德動而不滯，何事而不可。今約事分用，道生則理歸於道，德畜則義在於德，生畜於物，物各有形，既秀而實曰熟，生畜俱全曰成也。○成疏：物形之，勢成之，物形言稟道而有形質，此釋道生之也。勢成言以德化導，陶營心靈，令行業淳熟而成就也，此釋德畜之也。

第二明勸示衆生，尊道貴德。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御注：萬物由道德以生畜，故尊貴之也。以道有生畜之功，故凡厥懷生，莫不尊尚於道，敬重於德，此勸示衆生，令敦本而崇道也。夫世之尊榮，必由人君爵命然後為尊，今道之所以尊，德之所以貴，蓋以生成備物耳。○御疏：以道德有生畜之

功，故凡厥懷生，莫不尊尚於道，敬重於德，此勸示衆生，合敦本而崇道也。○河上公曰：道德所為，無不盡敬，動而尊敬之也。○嚴曰：萬物由道德以生畜，故尊貴也。○榮曰：父母所生，天地覆載，誠可尊也。今道德恩隆於父母，功蓋於天地，理當尊貴。○成疏：道德育覆，具如前旨，蒼生荷賴，日用不知，是以勸示令其崇尚。

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

御注：言道德之尊貴，非假爵命，但生成之功被物，而常自然貴爾。○御疏：夫代之尊榮者，必由人君爵命然後為尊，今道之所以尊，德之所以貴，蓋以生成之功被物，故物尊貴之，非假爵命而常自然貴爾。○河上公曰：道一不命召萬物而常自然，應之如影響也。○嚴曰：言道德之尊貴，非假爵命，但生成被物，自然尊貴。○榮曰：道德虛忘，自然尊貴，非由爵命，方見敬重也。○成疏：世上尊榮，必須品秩，所以非

久。而道德尊貴，無關爵命，故常自然。

第三廣顯虛通，慈悲生化。

故道生之，畜之，

御注：增進日長也。○御疏：此覆結初章道生之義也。始之為生，養之為畜。○河上公曰：道之於萬物，非但生之而已，乃復長養成熟覆育，全其性命。人君治國治身，亦當如之也。○嚴曰：生畜則覆結首兩句，增進日長，字撫曰育，輔相曰成，遂終曰熟，資給曰養，廢庇曰覆，此八者皆道德之功用也，故尊貴之。○榮曰：此廣明道德生畜之義也。進益曰長，撫恤曰育，構立曰成，圓足曰熟，資給曰養，衣被曰覆也。○成疏：重疊前文，以生後句。而直舉道不言德者，明德不異道，而文略也。故《西升經》云：道德混沌，玄妙同也。

長之，育之。

御注：安撫為育也。○御疏：增進曰長，安撫曰育。○成疏：長之謂

增其善芽。育之謂進其功行也。成之，熟之。

御注：成之熟之，養之覆之，是以人莫不尊道貴德。○御疏：輔相曰成，遂終曰熟。○成疏：以無上妙法，瑩飾物心，令其道果成就，德業淳熟，此猶是疊前語，以生後文也。養之，覆之。

御疏：資給曰養，蔭庇曰覆。八者皆道德功用之謂，所以萬物尊而貴之。○成疏：養之謂酬其果報，覆之謂蔭以大慈也。以上四雙，明利物之德，以下三句，明能遣其功也。

第四結成玄德，利物忘功。

生而不有，

御注：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具如載營魄章所釋，彼章言人修如道，此章明道用同人。○御疏：道生萬物，不見有生之可生，忘生之功，結上道生之義也。○河上公曰：道生萬物，不有所取，以為利也。○榮曰：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夫伐其

功者，非至功也。恃其德者，非大德也。今既生長不恃不宰，深妙之德也。○成疏：雖復能生萬物，實無物之可生，芻狗群情，故即生而不有，有既有而不有，生亦不生而生，此遣道生之也。

為而不恃，

御疏：德之為養，不見有物之可為，不恃其功，結上德畜之之義。○河上公曰：道可施為，不恃望其報也。○成疏：既生成萬物，不有其生，施為法教，於何可恃，此遣德畜之也。

長而不宰，

御疏：以道德忘生畜之功，故雖居萬物之長，長育成熟，而不為主宰，責望於物，言此者欲令人君法道生育，而忘其功爾。○河上公曰：道長養萬物，不宰割以為器用也。○成疏：長養蒼生，功侔造化，而能所俱幻，誰其宰乎，此遣長之等四雙也。

是謂玄德。

御疏：此嘆忘之也。玄者深遠不測

之名也，大道雖能生能畜，而終不恃不宰，德施周普而名迹不彰，豈非深遠不測之德乎。○河上公曰：道之所行，恩德玄閭，不可得見。○成疏：是則指於上句，謂則言及下文。玄者深遠之名，德以證護為義，指前體道之士，利物忘功，以法聖人，可謂玄德。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天下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能生化，利物忘功，故次此章，即顯道為始母，勸令修習，今就此章，義分四別，第一明道為始母，勸物起修，第二顯修習之方，閉塞之妙，第三泛舉空有定慧解行法門，第四明晦迹韜光，能繼常道。

第一明道為始母，勸物起修。

夫真理以圓淨得名，妙本以虛通受稱，故能生育萬物，母生衆形，應世界以大權，納虛無於指掌，寂然不動，乃能游於物初，靜默恬忘，復剝心於道本。孔丘著論，遂驚嘆猶龍，莊子成言，乃沉形而在蟻。常塞其兌，弗開其門，終身無勤，濟生全矣。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

御注：始者沖氣也，言此妙氣生成

萬物，有茂養之德，故可以為天下母。○御疏：資氣曰始，資生曰母，言道能以沖妙氣生成萬物，物得以生，如母之生子，故云以為天下母。始母雖殊於道氣，布化常一，故上經云無名天地始，有名萬物母。言此者，欲令知源識本，守母而存子也。

○河上公曰：天下有始，始有道也。以為天下母，道為天下萬物母也。

○榮曰：道為物本，故云始。德能畜養，故云母也。○成疏：始，道本也，母，道迹也，夫玄道妙本，大智慧源，超絕名言，離諸色象，天下萬物，皆從此生。今泛言天下者，欲令行人識根知本，故上經云：無名天地始也。以為母者，言從本降迹，導引蒼生，長之育之，如母愛子，故上經云：有名萬物之母。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御注：萬物既得沖氣茂養，以知其身，即是沖氣之子。○御疏：言人既得沖和之氣，茂養為母，當知其身是沖氣之子。○河上公曰：子，一

也。既知得道，已當復知一也。○榮曰：道德生畜，母之義也。物從道生，子可知也。○成疏：夫本能生迹，迹能生物也，既得知道大慈，能引接凡庶者，即是我母，方知我身即是道子，從道而生故也。經云：虛無自然，是真父母也。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歿身不殆。

御注：既知身是沖氣之子，當守此沖和妙氣，不令離散，則終歿其身，身長無危殆也。○御疏：言人既知身是道氣之子，從道氣而生，當守道清淨，不染妄塵，愛氣養神，使不離散。人從道生，望道為來，今却歸道守母，故云復守爾。歿身不殆者，言人能常無欲以歸道用，可以終竟天年而無危殆也。○河上公曰：已知一，當復守道，反無為也，不危殆也。

○榮曰：子從親生，必須孝於親，物從道生，必須守於道，子孝於母，母慈於子，通天地，感神明，物無傷也。人守於道，道愛於人，積功行，著幽顯，物無害者，故言不殆也。此明母

子相守，本末相收，能行者家國安也。○成疏：既知我是道子，應須復歸守其母也。但能歸根守母，體道會真，迹雖有沒有存，而本無危無殆。何者，夫道能生物，道即是本。物從道生，物即是末。而本能攝末，所以須歸。母能生子，所以須守。守母則久視長存，歸本則歿身不殆，故勸之也。《西升經》云：常能養母，身乃長久。

第二顯修習之方，閉塞之妙。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

御注：兌，愛悅也。目悅色，耳悅聲，六根各有所悅，縱則生患，是故塞之。不縱六根愛悅，則禍患之門閉矣，故終身不勤勞。○御疏：此明絕欲守母之行也，兌，悅也，謂耳目愛悅聲色，鼻口愛悅香味，六根各有所悅。門以出入為義，言諸根色塵之所由也。塞其愛悅之視聽，則禍患之門閉矣。禍患門閉，則終身無勤勞也。故云終身不勤。○河上公曰：塞其兌，兌，目也，目不妄視

也。閉其門，門，口也，使不妄言說非也。終身不勤，人當塞目不妄視，閉口不妄言，則終身不勤苦。○榮曰：掩目閉口，外患不生，既無疲勞，人絕勤苦，會無名之始，歸有名之母，修身之道也。○成疏：塞其兌，閉其門，上雖勸其母，猶未示修守之方，故此下文具顯守復方術，即閉塞等是也。兌，口也。而六根之中，偏舉兌者，明口既是三業，又露六根，為罪多也。門，五門也。閉五門，不著色聲香味觸諸塵境也。前舉兌是根之別，此言門是根之總也。但閉塞之義有兩，一者斷情忍色，栖托山林，或即塞閉其門，不見可欲。二者體知六塵虛幻，根亦不真，內無嗜欲之心，外無可染之境，既而恣目之所見，極耳之所聞，而恒處道場，不乖真境，豈曰杜耳掩目而稱閉塞哉，蓋不然乎。見無可見之相，聽無定實之聲，視聽本不馳心，斯乃閉塞之妙也。終身不勤，勤，勞苦也。夫學道多端，行門匪一，或靜心而避塵

境，或即境而體真源，深淺糾紛，寔唯多種。故《西升經》云：動則有載劫，自唯甚若勤也。但能依前閉塞，即境而真，心性寬閑而無勞倦，可以盡年終命而不勞動苦者也。

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御注：開張六根，縱其視聽，以成濟其愛悅之事，則常有禍患，故終身不救。○御疏：此明失道之行也。開其視聽之門，濟其愛悅之事，則禍患日增，故終身不能救理也。○河上公曰：開其兌，開目視情欲也。濟其事，濟，益也，益情欲之事也。終身不救，禍亂成也。○嚴曰：若夫塞其聰明，閉其天門，關之以舌，鍵之以心，夫不聽之聽，與天同聽，不視之視，與天同明。不言之化，與天同德。豈俟於開濟之乎。○榮曰：失道滯俗，去本求末，通六情之兌，開五欲之門，雖成有累之事，終失無為之道，亡沒此身，難可救拔。○成疏：及愚者為之，即開其眼耳等根，濟於色聲等事，終身耽染，沒命貪

淫，縱使大聖大慈，良亦目擊不能救度之也。

第三泛舉，空有定慧，解行法門。

見小曰明，

御注：人能於事微小，則見而改行，可謂明矣。○御疏：此示防患之源也。惡兆將興，細微必察，故憂悔吝之時，則存乎纖介，守母之人，防萌杜漸，理之於未亂，能如此者，可謂之明。○河上公曰：萌芽未動，禍亂未見，為小。昭然獨見為明。○嚴曰：昭然獨見無形之變，毫毛之害，不生禍患，則不得及於身矣。○榮曰：見小曰明，用柔曰強，禍亂初起為小，預能防患曰明，順道無違曰柔，始終不損曰強。○成疏：見，觀照也，小，微細之名也，即至妙之理也。言行人但能照於妙境，智慧則日日增明，故上卷云：觀其妙也。守柔曰強。

御注：守柔弱，則人不能加，可謂強爾。○御疏：守柔弱之行者，處不競之地，人不能加，同道之用，能如

此者，可謂之強。○河上公曰：守柔弱，曰已強大也。○成疏：既能見小，即智慧增明，復能用道，謙和柔弱，故其德業日日強盛也。夫學道之初，有定有慧，有行有解，見小即是慧解之門，用柔即是定行之術。故六度之中，即有定行慧解，前五五行，後一是解，解則是慧，其行則兼定兼有，而以空導有，以有資空，欲明資導之能，故言用柔見小也。

第四明晦迹韜光，能繼常道。

用其光，復歸其明。

御注：見小則明，守柔則強，若矜明用強，將失守柔見小之義，故當用光外照，復歸守內明，則長無患累矣。

○御疏：光者外照而常動，明者內融而常靜，由見小守柔則為強，不矜明而用強，故雖用光外照，還歸內明，此轉釋見小守柔之義，使息外歸內，故曰復歸其明。○河上公曰：用其光，用其目光於外，視時世之利害也。復歸其明，復當反其光明於內，無使精神泄也。○嚴曰：神外

動也，用其光以外照，不違衣食，不求過分，當賤不望貴，貧不望富，若如此則反歸其明，故神明不耗。我能入道，道亦入我，我道相入，渾而為一，守靜致虛，我為道宗，自然之應。○榮曰：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智能照機，以之防禍，用其光也。睹見未萌，皎然無失，內視反照，復歸其明也。己不罹患，無與身殃也。○成疏：光，智照也。既空有行圓，故能慧照於物也。雖復用光照物，即照而忘，韜光晦迹，歸明於昧，故云復其明也。下文云光而不耀，《莊子》滑疑之曜，聖人之所圖也。

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御注：遺，與也。言還守內明，則無與身為殃咎者，如此是謂密用真常之道也。○御疏：遺，與也。殃，咎也。言用光照物，於物無著，還守內明，不自矜耀，守母存子，返照本源，自無殃咎也。是謂襲常者，密用曰襲，人能察微遠害，守柔含明，如是

等行者，是謂知子守母，密用真常之道也。○河上公曰：無遺身殃，內視存神，不為漏失也。是謂襲常，人能行此，是謂修常道。○榮曰：是以襲常，放情極欲，違本徇末，患難斯至，歸無常也。○成疏：既知照而忘，行圓德備，諸累已盡，無復遺餘之殃咎也。亦云：遺，與也，無復與身之殃釁也。行業圓備，諸累復盡，傳燈至教，允屬其人，故指此人可謂承襲常道，紹隆真教也。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忘照之人，能繼真常之道，故次此章，嘆真常之道甚自平夷，介然起知，即乖於至理。就此章內，義分有三別。第一明道體希夷，妙絕分別，第二明不懷道者，饕餮多貪，第三指此貪竊之人，乖於至理。

第一明道體希夷，妙絕分別。

夫至聖介然大悟於道，混如鷄子，天地不產其形，浩若鰲山，波濤不測其量，豈方儒墨，識謬淺深，呂虔歸其佩刀，王祥知其位重，郭璞誓以淮水，將表王導門高，并沉傾瀾之津，不造

希夷之境，致俗流而弗悟，爲臭腐而稱奇，淪於欲海之中，壓在邪山之下，不知正理，失在於斯耶。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

御注：老君言：若使我耿介然矜其有知，欲行大道，既與道不合，故唯所施爲，是皆可畏也。○御疏：使我者，老君假設之辭也。介然謂耿介然，有知之貌。夫道非知法而人欲以有知行道，故老君患其蔽蒙，故言之曰：使我耿介然矜其有知，欲行無爲大道於天下者，有知則與道相乖，而失無爲清淨之化，故唯所施爲，將害於物，甚可畏懼也。○河上公曰：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介，大也。老子疾時王不行大道，故設言使我介然有知於政事，我則行於大道無爲之化，絕威嚴之政。唯施是畏，唯，獨也。獨畏有所施爲，失道意，欲賞善，恐偽善生，欲信忠，恐詐忠起。○榮曰：老君傷時王不從夷路，唯履峻途，服文綵而帶利劍，厭飲食而積貨財，農田荒穢，倉廩空虛，此乃誇道之人，豈知純粹之

行。若使我微知政事，必行無爲之大道，不涉有爲之小徑，有所施爲之事，尤畏不行也。○成疏：使我者，假設之辭也。知，分別也。介然，微小也。言正真之道，甚自平易，假使我微介起心，以知行道者，此即妄起攀緣，乃爲流動，深不可也。何者，夫至道虛通，妙絕分別，在假不假，居真不真，真假性齊，死生一貫，入九幽而不昧，出三界而不明，履危險而常安，臨大難而無懼，故無畏也。今乃起心分別，乖於本心，諸所施爲，動之死地，故可畏也。

大道甚夷，民甚好徑。

御注：大道平易，是畏有知，人而多故，欲心求捷，如彼行人好從邪徑。邪徑之弊，具如下文。○御疏：夷，平易。徑，邪捷之道也，言大道坦然而平易，而人好從邪徑，但大道之化，貴夫無爲無爲則平易，而代之從事，不能息智於無欲，將役心以應務，始雖好徑而求捷，終則失道而焚和，故云人甚好徑。○河上公曰：大道甚

夷，夷，平也，大，易也。而民好徑，徑邪不平正也。大道甚平易，而民好從徑邪不平正。○榮曰：正道平易，而邪徑險而難，理國者多履其難，修身者少從其易，斥無道。○成疏：夷，平正也。徑，邪道也。言至理平等，甚無分別，顛倒之類，背正好邪，遂使大道陵遲，小成孔熾也。

第二明不懷道者，饕餮多貪。

朝甚除，

御注：尚賢矜智生巧偽。除，理也。○御疏：除，理也。言好徑之君不尚無爲之化，但以有爲爲理，雖云甚除，有爲則傷巧詐，故注云尚賢矜智生巧偽。又解云：朝廷修理，峻宇雕牆，故云甚除。○河上公曰：高臺榭，修宮室。○榮曰：朝甚除，田甚蕪，彫牆峻宇，除故造新，下人妨農，良田蕪穢，徇名好利，棄少求多，道業不修，丹田荒廢。○成疏：失道之君，好行邪徑，不崇樸素，唯尚華侈，既而除去故宇，更造新宮，彫楹刻桷，窮乎綺麗。

田甚蕪，

御注：浮食惰業廢農事也。○御疏：草長曰蕪，淫巧浮食，則農事荒蕪，既闕嘉生之熟，何望如坻之積。○河上公曰：農事廢業，耕治失時。○成疏：徭役既繁，農夫喪業，遂使東皋不作，南畝荒蕪也。倉甚虛。

御注：南畝不收無儲積。○御疏：年登則廩實，農廢則倉虛，自然之理也。○河上公曰：五穀傷害，國無儲也。○榮曰：年登則廩實，農廢則倉虛，行薄而業虛，德充則道實也。○成疏：稼穡有限，而國費無貲，杼軸其空，倉廩斯罄。

服文綵，

御注：刻彫綺綉害工利。○御疏：青赤為文，色絲為綵也，言賤質而貴文。○河上公曰：好飾偽，貴外華。○榮曰：服文綵，帶利劍，捐素以事華，賤文而貴武，修真者內不存於道德，外唯飾以威儀，毒意未祛，帶利劍也。○成疏：服文綵，帶利劍，厭

飲食，黼黻文繡，以麗其身，干將鏌鋁，以衛其命，醪醴膾腥，以爽其口，不崇上德，不恤下人，嗟乎饕餮，一至於此。

帶利劍，

御注：文德不修尚武備。○御疏：利劍者，武備也。夫文德者，理國之器用，武功者，文德之輔助，而文為本，武為末，今若專事武功，是棄本而崇末也。○河上公曰：尚強武且奢。

厭飲食，

御注：烹肥擊鮮重滋味。厭，厭足爾。○御疏：厭，厭足也。庖厨濃厚，厭厭芳鮮，上多玉食之資，則下有凍餒之患矣。○河上公曰：厭飲食，財貨有餘，多嗜欲，無足時。○榮曰：厭飲食，資貨有餘，夫味無味者飲和浴德，為無為者禮士愛賢，鄙芻豢以簞食為樂，散貨財以不貪為寶，此則內外無不可也。而厭之以芳鮮，積之以珠玉，是盜誇之行，非家國之基也。

財貨有餘。

御注：聚斂積實饒珍異。○御疏：財貨謂錢帛珠玉之流也。多藏厚斂，有餘也。末學不貪為寶，但欲多財累愚爾。○成疏：輕躁荒淫，於政不足，重賦百姓，積斂有餘。

第三指此貪竊之人，乖於至理。是謂盜夸，非道也哉。

御注：矜其有知，動以成弊，行同盜竊，仍自矜誇，誇盜非道，適令興嘆也哉者，嘆辭爾。○御疏：非理而取為盜，矜其所有為誇，且頭會而斂，取於不足，縱欲而費，奉其有餘，傲然自得，以為誇尚，謂之為盜，不亦宜乎。所為如此，則非吾欲行之道矣。也哉者，傷嘆之辭。○河上公曰：是謂盜誇，百姓不足，而君有餘者，是由致劫盜以為服飾，持行誇人，不知身死家破，親戚并隨之也。非道也哉，人君所行如是，此非道也。復言也哉者，痛傷之辭。○嚴曰：道德不為智巧，故能陶冶天下，造化陰陽，天地不為智巧，故能含吐

變化，萬物不能逃，平易而無穢，要約而易行，無為而巧成，無事而福生，悲夫反道而為智巧，動暴於外，而與天戾，既非大道，可為痛哉。○榮曰：取不足，積有餘，盜之謂也。愛文綵，事奢侈，誇之義也。唯盜與誇，俱非道行。○成疏：多賦多斂，如盜如賊，既蓄既積，且矜且誇，乖理悖德，謂之非道。若作行道人心解者，朝甚除，無善功也。田甚蕪，心荒廢也。倉甚虛，無道德也。服文綵，好飾詞也。帶利劍，貪心銳也。厭飲食，耽滋味也。資貨有餘，積不散也。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十四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十五

唐玄宗御注并疏

河上公嚴君平李榮注

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濛陽強思齊纂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貪染之人，乖常失道，故次此章，即明善建之士契理合真，欲勸物起修，所以相次。就此章中，義分三別，第一明善建之人，道光後嗣，第二明自利利他，其德增廣，第三格量利害，以勸學人。

第一明善建之人，道光後嗣。

夫軒帝以鑄鼎升龍，淮王以飛丹馭鶴，紫微之國，會萬聖於瓊林，碧落之天，朝千真於寶砌。何以臻此，善建之力致之。見陳寔之修鄉，德星遐聚，聞景公之修國，熒惑退飛，酌衢樽而飲和，脫左驂而見美。周稱大賚子孫，乘八百之年，齊市義還，門庭列三千之客，不拔之德，於斯見焉。

善建者不拔，

御注：善能以道建國立本者，不可傾拔。○御疏：建，立也，不拔，不

傾拔也。言人君善能以道建邦立本者，因百姓之不為，任兆人之自化，然後陶以淳樸，樹之風聲，使儀刑作孚，樂推不厭，則功業深固，萬方歸德，斯所謂善建者，何可傾拔乎。○河上公曰：建，立也，善以道立身立國者，不可得引而拔之也。○榮曰：善建不拔，善抱不脫，子孫祭祀不輟，能立行於至道之境，則根深而不拔，妙樹功於玄德之鄉，則蒂固而不脫。為國則百代宗廟而常安，為家則萬葉蒸嘗而不絕，師資結影於真氣，授繼饗於玄風也。○成疏：建，立也。拔，傾也。善能建立道心定志，心願堅固，至真道場，不可傾拔。

善抱者不脫。

御注：若能以道德抱百姓者，不可脫離也。○御疏：抱，守也。脫，離也。善以道德抱百姓者，動而悅隨，何可脫離也。且夫樂餌可存，過客猶止，况夫道德有進於此乎。以之御物，為物所歸，固其宜也。○河上

公曰：善以道抱精神者，終不可拔引解也。○成疏：抱，持也。脫，失也。前句發心，此句起行也。言善持真行之人，一得永得，終無差失也。

子孫祭祀不輟。

御注：言善以道德建抱之君，功施於後，愛其甘棠，况其子孫乎。而王者祖有功，宗有德，故周之興也，始於后稷，成於文武。周之祭也，郊祀后稷，宗祀文王，故雖卜代三十六，卜年七百，毀廟之主流溢於外，而后稷文王郊宗之祀不輟止也。○御疏：祭，薦也。繼代曰祀，謂後代子孫薦禮於宗祖也。輟，止也。○河上公曰：輟，絕也。為人子孫能修道如是，長生不死，世世以祭祀先祖宗廟無絕時也。○成疏：輟，絕也。善抱之士與理相應，既而持此真行，傳諸來葉，猶如元始傳於太上，徐真授於葛仙，師資相襲，長為教主，譬彼傳燈明明不絕。故《西昇經》云：學爾教爾，不失道真。又解：言善

建之人，樹德深重，積善多慶，逮乎子孫，遂使家門隆盛，宗廟延永。

第二明自利利他，其德增廣。

修之身，其德乃真。

御注：修道於身，德乃真純。○御疏：此下明少修少證，多學多得，故修之身，謂一身修，修之家，謂一家修。始於一身，終於天下，例可知也。言善建之人，照了真性清淨，無諸偽雜，偽雜既盡，德乃真純。○河上公曰：修道於身，愛氣養神，益壽延年，其德如是，乃為真人。○榮曰：修之身，其德能真，修之家，其德有餘，修之鄉，其德能長，修之國，其德能豐，修之天下，其德能普，夫道不可不修，德不可不立，立德修道，自家形國，何往不安。死生無變曰真，慶及後昆曰餘，邇安遠至曰長，物皆自足曰豐，惠無不周曰普也。○成疏：以前之學行，修營其身，既而能行相應，道德真實也。修之家，其德有餘。

御注：一家盡修，德乃餘爾。○御

疏：修道於家，上和下睦，移修身於家，故其德有餘，謂餘慶也。故《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河上公曰：修道於家，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順妻貞，其德如是，乃有餘慶，及於來世子孫。○成疏：修身獨善，以明自利，修家兼濟，明於利物。化其家門，并令修道，功行漸博，故言有餘。昔天師修學，舉家得仙，鷄鳴天上，犬吠雲中是也。

修之鄉，其德乃長。

御注：一鄉盡修，德乃長久。○御疏：按：《周禮》二千五百家為鄉。言一鄉修道，禮義興行，尊卑有序，閭閻相比，不黨於親，一家修道，德猶未廣，一鄉盡修，乃可長久。○河上公曰：修道於鄉，尊敬長老，愛養幼少，教誨愚鄙，其德如是，乃無不覆及也。○成疏：修家及鄉，自狹之廣，化功更博，其德優長。修之國，其德乃豐。

御注：一國盡修，德乃豐盈。○御疏：修道於國，俗易風移，還淳反

樸，不偏於所近，一鄉修道，猶為未遍，一國盡修，德乃豐厚也。○河上公曰：修道於國，則君信臣忠，仁義自生，禮樂自興，政平無私，其德如是，乃為豐厚也。○成疏：五等諸侯，清虛修道，遂致域中寧謐，境內無虞，豈非賢聖之君，德行豐贍者也。

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御注：若天下盡修，其德施乃周普爾。○御疏：普，遍也。夫百姓歸厚，在君之化，修之廟堂，德流海外者，蓋由君正其身，不言而化，不教而理，下之應上，如響應聲，德無不周，乃為普也。○河上公曰：人修道於天下，不言而化，不教而治，下之應上，信如影響。其德如是，乃為普博也。○成疏：九五之君，用道而治，端拱玄嘿，天下太平，是以萬國來朝，四方款附，澤無不被，故其德能普。

第三格量利害，以勗學人。

故以身觀身，

御注：以修身之法觀身，能清淨者乃真。○御疏：觀者，照察也。注云以修身之法觀身，能清淨者真也，謂觀身實相，本來清淨，不染塵雜，除諸有見，有見既遣，知空亦空，頓舍二偏，迥契中道，可謂清淨而契真矣。○河上公曰：以修道之身，觀不修道之身，孰亡孰存也。○榮曰：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至道之源，實自無善無惡，建德之始，理須知是知非，知非者則去惡慮不遠，知是者則就善恐不及。察邪察正，照存照亡，修道之身則歸真，不修者則入偽。修道之家則有餘，不修者則不足。修道之鄉則久長，不修則短促。修道之國則豐富，不修則窮儉。修道之於天下則周普，不修則缺少。○成疏：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以此。夫堯舜所以升平者，有道故也。桀紂所以淫亂者，無道故也。是知以

修道身觀不修道身，以有道天下觀無道天下也，乃至家國利害，斷可知矣。故老君假設云：我何以知天下成敗之事乎，只以此格量，足為龜鏡。

以家觀家，

御注：以修家之法觀家，能和睦者有餘。○御疏：以修家之法觀家，家人和睦，則福慶有餘矣。○河上公曰：以修道之家，觀不修道之家也。

以鄉觀鄉，

御注：以修鄉之法觀鄉，能順序者乃長。○御疏：用此修鄉之法觀鄉，鄉人盡修，尊卑順序，化功漸廣，德乃長延也。○河上公曰：以修道之鄉，觀不修道之鄉也。

以國觀國，

御注：以修國之法觀國，人能勤儉者乃豐爾。○御疏：以修國之法觀國，國人盡修，勤而且儉，德乃豐盈也。○河上公曰：以修道之國，觀不修道之國。

以天下觀天下。

御注：以天下之法觀天下，能無為者乃普也。○御疏：夫以天下觀天下者，復何所觀哉，亦但觀身爾。人君清淨無為，以道善建善抱，自然百姓胥附，國祚久安矣。○河上公曰：以修道之主，觀不修道之主也。吾何以知天下之然？以此。

御注：以此觀身等觀觀之，則可知爾。○御疏：此假設之辭也。老君言我何以知天下善建則不拔，善抱則不脫，福德弘益之然乎？善以此觀身等觀而觀之，自家刑國，由內及外，則知之爾。故《易》曰：觀我生，又曰：觀其生，將欲自觀而觀人也。○河上公曰：老子言吾何以知天下修道者昌，背道者亡，以此五者觀而知之。○榮曰：如何得知修道者昌，不修道者亡，觀一身則百身可知矣，觀一國則萬國斯睹矣，豈唯三代乎。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含德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修道利物，體道合

真，故次此章，即却指此人為含德之厚。就此章中，義分四別，第一舉嬰兒為喻，表三毒不加，第二明體道虛忘，故三業清淨，第三嘆善美含德，知和體常，第四對顯執心，所作乖道。

第一舉嬰兒為喻，表三毒不加。

夫道心唯微，含德唯厚，赤子之愛，先聞周棄之言，烏塗之全，昔彭楚人之語。筋骨既弱，抱和氣而無為，牝牡不知，守雌柔而自固。耿介拔俗，瀟灑出塵，形潛白屋之中，心抗青雲之上，豈許由之受讓，廣成子之辭侯。聽雷霆之不聞，視太山而何見，冥目恣乎，行無所拘，此上士之用心，乃赤子之斯得也。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御注：至人含懷道德之厚者，其將比於赤子。○御疏：含，懷也。言至人含懷道德之深厚者，內為道德之所保，外為神明之所護，比若慈母之於赤子也。此理難曉，故借喻以明之。故寄赤子之全和，以況至人之全德。赤子，嬰兒之小者，取在內無分別，不生害物之心爾。○河上公曰：含德之厚，謂含懷道德之厚者也，比於赤子，神明保佑含德之人，若父母之於赤子。○榮曰：懷

道抱德，積行深厚，氣專精固，絕欲無貪，不散真童，類於赤子。○成疏：含懷道德，甚自淳厚，欲表其狀，故取譬嬰兒。嬰兒之行，具列於下。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御注：至人神矣，物不能傷，既無害物之心，故無螫搏之地，此至人之含德。○御疏：此釋至人之全德。毒蟲，蜂蠆之屬，猛獸，虎兇之屬，攫鳥，鷹鷂之屬。螫謂以尾端行毒。據，按也，謂以足據按物也。搏，持也，謂以爪搏持物也。言至德全於內，和氣沖盈，心冥乎道，故有毒之蟲不能螫，猛毅之獸不能據，鷙攫之鳥不能搏，蓋以其至順德厚之所致也。○河上公曰：毒蟲不螫，蜂蠆蛇虺不螫也。猛獸不據，攫鳥不搏，赤子不害於物，物亦不害之也。故太平之世，人無貴賤，皆有仁心，有刺之物，還反其本，有毒之蟲，不傷於人也。○榮曰：以毒曰螫，以足曰據，以爪曰搏。嬰兒所以無害者，

一為內無毒意，一為慈母加護，故不傷也。含德之人，既其無復惡心，又以天靈垂祐，是以毒蟲不得流其毒，猛獸無以施其猛。○成疏：毒蟲，蛇虺類也。獲鳥，鷹鷂類也。猛獸，兇虎類也。螫，行毒也。搏，觸也。言赤子不犯前境，故不遭三物所加，喻含德妙達達從，故不為三毒所加也。

第二明體道虛忘，故三業清淨。

骨弱筋柔而握固。

御注：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終日號而不嘎，和之至。赤子骨弱筋柔，而能握拳牢固，未知陰陽配合，而含氣之源動作者，猶精粹之至。終日啼號而聲不嘶嘎，猶純和之至，此赤子之全和也。○御疏：此下明赤子之全和也。赤子筋骨柔弱，而所持握不當牢固，今拳手執物能自固者，豈非和氣不散之所致乎。○河上公曰：赤子筋骨柔弱而持物握固者，以其意專心不移也。○榮曰：嬰兒筋骨柔

弱而握拇指牢固者，非由力也，本為心專，人雖欲開，不可得也。含德之人，屈身以順物，柔心以從道，可欲不能開，全真自然固也。○成疏：言赤子筋骨柔弱，手握堅固，喻含德之人心性柔弱，順物謙和，雖復混迹同塵，而靈府潔白，在染不染，故握固，此一句明意業淨也。

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

御疏：雌曰牝，雄曰牡，峻者氣命之源也。言赤子心無情欲，未辨陰陽之配合，而合氣之源動作者，豈不由精氣純粹之所致乎。○河上公曰：赤子未知男女之合會，而陰作怒者，由精氣多之所致也。○榮曰：牝牡之合，即陰陽之會也，峻，童兒陰也。作，動也。赤子未知男女之禮而動作者，至精不散也。精散則身枯，身枯則命竭。含德之人，外情欲而愛其精，去勞弊而寶其氣，無心於動，動不妨寂，虛己於寂，寂不妨動。寂不妨動，雖動而非動，動不妨寂，雖寂而非寂。動無非寂，精之至也。

○成疏：《字林》云：峻，小兒陰也，言赤子初生，未解雌雄交合之道，而陰恒怒作，乃精炁滿實之至也。況含德體道淳和，無為虛淡，復揚波處俗，聞見色聲，而妙悟真空，不見和合之相，蓋精粹之至也，此一句明身業淨也。

終日號而不嘎，和之至也。

御疏：嘎，聲嘶破也。赤子竟日啼號而聲不嘶破者，豈不由其和氣至純之所致也。○河上公曰：赤子從朝至暮，啼號聲不變易者，和氣多之所致。○榮曰：啼極無聲曰嘎，赤子旦夕恒啼而聲不嘎者，和氣未散也。含德之人，闡玄言而不疲，流法音而無絕，此亦抱沖和之所致也。○成疏：言赤子終日啼號而聲不嘎者，為無意作聲，和炁不散也。況含德妙達真宗，故能說無所說，雖復辯用萬物，而不乖於無言也，此一句明口業淨也。

第三嘆善美含德，知和體常。

知和曰常，

御注：能如嬰兒，固守和柔，是謂知常之行。○御疏：此結赤子以和氣至純而聲不敗，因之以示教，言人能如嬰兒，知和柔之理，修而不失者，是謂知真常之行也。○河上公曰：人能知和氣之柔弱有益於人者，則為知道之常也。○榮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亡精損氣歸無常，知和不死保真常，含德既知和理，又體常義，物無不照，故曰明。○成疏：知此不言，言不言是淳和之理者，乃曰體於真常之常道也。

知常曰明。

御注：守和知常，是曰明了。○御疏：人能知真常之行，而保精愛氣者，是曰明達。了悟之人知和知常，嘆同德之美，復益生使氣，舉失道之過。○河上公曰：人能知道之常行，則日以明達於玄妙也。○成疏：知於真常之道，是曰智慧明照也。

第四對顯執心，所作乖道。

益生曰祥，

御注：祥者吉凶之兆，言人不知守常，而求益生過分，動之死地，是凶。○御疏：祥者，吉凶之兆，言人不能全和於知常，而營生於分外，殊不知分外求益，所亡滋多，則求益生分，是凶祥也。《莊子》云，常因自然，而不益生。○河上公曰：祥，長也。言益生欲自生，日以長久也。○榮曰：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祥，善也，強，盛也，此明流俗有為之徒，不能同赤子之握固，似含德之知和，逐欲喪其精，運力傷其氣，益生以滋味，補氣以藥石，中心欲使氣盛而不衰，體善而不惡，其可乎。故曰皆知善斯不善已也。○成疏：祥，多也。凡或之人，不體生無生相，多貪世利，厚益其生，所以煩惱障累，日日增廣也。

心使氣曰強。

御注：心有是非，氣無分別，若役心使氣，是曰強梁之人爾。○御疏：夫心有是非，而氣無分別，故任氣則柔弱，使心則強梁。今失道益生之

人，役心使氣，氣為心使，是曰強梁，故《莊子》云，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河上公曰：心當專一為和柔，而神氣實內，故形德柔弱，而反使妄有所為，和氣去於中，故形體日以剛強。○成疏：心，神也。炁，身也。物情顛倒，觸類生迷。豈知萬境皆空，寧識一身是幻，既而以神使形，驅馳勞役，是以生死之業日日強盛也。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御注：凡物壯極則衰老，故戒云矜壯恃強，是謂不合於道，當早止已。○御疏：此明強梁失道之過。壯者，剛毅也。老者，衰憊也。夫物盛必衰，壯極則老，明夫用心使氣，矜其強壯者，自致衰老。謂之不道者，道貴柔弱，今恃強梁，既與道不合，故勸令早止。○河上公曰：物壯則老，萬物壯極則枯老也。謂之不道，老不得道者。不得道早已，不得道早已死也。○榮曰：物極則反，體盛則衰，此是俗塵之恒累，豈會虛寂

之常道。老君痛衆生未解知常，不能愛氣，以有為益生，益之更損，既乖至理，戒以止之。○成疏：物壯則老，是謂非道，夫盛者必衰，物壯則老，是知益生使氣，足驗無常。既曰無常，故非真道。非道早已，已止也。既能悟識無常非真道，應須早已而勿為非法也。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所以次前者，前章明含德體常，益生失道，故次此章，即顯含德忘言，益生執教。就此一章，義開四別，第一明至道虛寂，妙絕名言，第二明斷服有心，次第修習，第三明同塵晦迹，與理相應，第四明妙達違從，故為尊貴。

第一明至道虛寂，妙絕名言。

夫造物以自運無心，聖人以含弘成大，孔丘之喙，出三尺而匪長，老君之心，用百姓而為主。天路既遠，空聽鷄犬之音，雲駕方遙，但聞蕭鼓之響。形不別見，言不可知，故張華恃物而易窮，孫龍口呿丘伽切而難合。語則乖道，行則失真，離婁索珠而更深，宜途弄丸而自解。老君著訓，塞兌閉門，知者不言，良有以也。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御注：知，了悟。言，辭說。○御疏：知者，了悟也。言者，辯說也。夫至理精微，玄宗隱奧，雖假言以詮理，終理契而言忘。故了悟者得理而忘言，辨說者滯言而不悟，故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河上公曰：知者不言，知者貴行不貴言也。言者不知，駟不及舌，多言多患。○榮曰：知者不言，得意忘言，悟理遺教，言者不知，多言則喪道，執教則失真。○成疏：知者不言，知道之人，達於妙理，知理無言說，所以不言。故《莊子》云：道無問，問無應，即無為謂是也。言者不知，封滯名言，執言求理，理超言象，所以不知。故《莊子》云：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知道與黃帝是也。

第二明斷服有心，次第修習。

塞其兌，閉其門。

御注：塞其兌，了悟者於法無愛染，於言無執滯，故云塞其兌也。閉其門，既無愛染，則嗜欲之門閉矣。○御疏：具如天下有始章乃釋，彼則

約道清淨，以塞六根愛悅，此則因教辯忘，將息滯言之累。於言無執，故云塞其兌，不為榮辱之主，可謂閉其門。○河上公曰：塞閉之者，欲絕其源。○榮曰：杜欲路，絕禍源。○成疏：塞其兌，息言論也。閉其門，制六情也。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

御注：解具如道沖章，彼則約道，此則約人。言人能體道，是謂與玄同德也。○御疏：此四句已出上經道沖章，彼則就道以論功，此則據人以明行，上下兩經，互舉其文者，以其濟物修身之義有功，故重言之也。○河上公曰：挫其銳，情欲有所銳為，當念道無為以挫止之也。解其紛，忿，結恨不休，當念道恬泊以解釋之也。和其光，雖有獨見之明，當和之闇昧，不使曜亂人也。同其塵，不當自別殊也。○榮曰：挫其銳，解其紛，折貪欲之鋒，釋是非之爭也。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爭得失則或可或否，競是非則一彼一

此。今和光則與智無分，同塵亦共愚不別，通萬有而齊致，亦何法而不同也。○成疏：挫其銳，止貪競也。解其紛，釋恚怒也。和其光，接愚俗也。同其塵，混世事也。上來數句，前已具釋，今略貼文，不復詳辯。所以重言者，明此數句於學問切當，故再出之耳。

第三明同塵晦迹，與理相應。

是謂玄同。

御疏：嘆夫體道之人，既已不滯言教，又能和光混迹，行符於道，是謂與玄同德。○河上公曰：玄，天也，人能行此上事，是謂與天同道也。○成疏：前既斷伏身心，次則和光晦迹，所以行充德滿，故與玄理符同。

第四明妙達違從，故為尊貴。

故不可得親，不可得而疏。

御注：故不可得而親，玄同無私，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汎然和衆，故不可得而疏。○御疏：言玄同之人，心無偏私，不可得親而狎

之，和光順物，不可得疏而遠之。○河上公曰：故不可得而親，不以榮譽為樂，獨立為哀。亦不可得而疏，志靜無欲，與人無怨。○榮曰：故不可得親，不可得疏，不可得利，不可得害，不可得貴，不可得賤，故為天下貴，夫有遠近則親疏明矣，存得失則利害生矣，定上下則貴賤成矣。今解紛挫銳，和光同塵，愛憎平等，親疏不能入，毀譽齊一，利害不能干，榮辱同忘，貴賤無由得，能行此者，可以為天下貴。○成疏：道契重玄，境知雙絕，既兩忘乎物我，亦一觀乎親疏。

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

御注：不可得而利，無欲故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爭故不可得而害。○御疏：恬淡無欲，不可得從而利之，處不競之地，故不可得犯而害之。○河上公曰：不可得而利，身不欲富貴，口不欲五味。亦不可得而害，不與貪爭利，不與勇爭氣。○成疏：夫利害者，與乎存亡

也。死生無變於己，況利害之間乎。故《莊子》云：不就利，不違害也。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

御注：不可得而貴，體道自然，故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洗然無滓，故不可得而賤矣。○御疏：體道自然，非爵祿所榮貴也，超然絕累，非凡俗所得賤也。○河上公曰：不可得而貴，不為亂世主，不處閭君位。亦不可得而賤，不以乘權故驕，不以失志故屈也。○成疏：夫貴賤者與乎榮辱也，故毀譽不動，寵辱莫驚，故不可貴賤語其心也。

故為天下貴。

御注：體了無滯，言忘理暢，銳紛盡解，光塵亦同，既難親疏，不可貴賤爾。○御疏：玄同之士，悟理忘言，塞兌閉門，根塵無染，銳紛既解，光塵亦同，其行如此，故為天下之所尊貴也。○河上公曰：其德如此，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屈，與世沉浮，容身避害，故為天下貴也。○成疏：既遺蕩乎親疏，又虛忘乎利害，

毀譽不關其慮，貴賤莫介于懷，故蒼生荷戴而不辭，群品樂推而不厭，是以天下人間尊之貴之也。

以政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政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體道之人，天下之所尊，故次此章，即明應為帝王，以示治化之方。就此章中，義開四別，第一明權實二智，用捨不同，第二明攝化蒼生，莫先無事，第三假設疑問，廣辯有為，第四爰引聖人，顯無為之美。

第一明權實二智，用捨不同。

夫道者萬物之奧，兵者百姓之勞，故上代聖君，鑄干戈以為農器，後世迷執，執斧鉞以為威刑。是以兵用詐奇，道資玄默，虚心實腹之士，則子晉謝於桓良，貪名勇烈之夫，則聶政殺於韓相，但知剝面為天下之嗤誚，詎識忘心作寰中之師表。既君多忌諱，人也斯貧，奇物滋彰，唯增盜賊。聖人無事，群生自安，懷道之夫，須知聖誠。

以政治國，

御注：以政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取，理也，在宥天下，貴乎無為，若以政教理國，奇詐用兵，斯皆

不合。唯無事無為，可取天下。○御疏：此標也。以，用也，政謂政教。言有為之君矜用政教，而欲為理，不能無為，任物自化，欲求致理，未之前聞。○河上公曰：以，至也。

天使正身之人，使正有國。○嚴曰：用心思公之慮，不若無心大同。可欲禁過，不若無求之得忠。挾黃帝太公之慮，秉孫吳氏之要以勝之，不若使天下不事智力之策要也。○榮曰：養百姓者，妙在平均，宣風化者，要歸於正直。此所謂諸侯牧宰道德，齊禮文之教也。○成疏：以，用也。政謂名教法律也，治，緝理也。夫聖人御世，接物隨機，運權道以行兵，用實智以治國，此則偃武修文，用實之時也。

以奇用兵，

御疏：此亦標也。奇，變詐也。不祥之器，君子惡之，况加變詐之名，而無節制之用，是以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故知奇變之兵，非制勝之道也。○河上公曰：奇，詐也。天使

詐偽之人，使用兵也。○榮曰：奇，變詐也，臨難制變，兵不厭詐，三略太奇，九攻百勝，上將軍師，靜難息寇，武之功也。○成疏：奇，譎詐也。克定禍亂，應須用兵，兵不厭詐，必資奇譎，此則偃文修武，用權之世也。

第二攝化蒼生，莫先無事。

以無事取天下。

御疏：此亦標也。有道之君，無為而理，夫無為則無事，無事則不煩，不煩則百姓自化，而天下太平矣。○河上公曰：以無事無為之人，使取天下為之主也。○榮曰：明君之攝化天下，論道宣風則賢相，守方討逆則名將，主位垂旒坐朝於萬國，塞耳凝神於九重。○成疏：文武之道，應物隨時，譬彼蓬廬，方資芻狗，執而不遺，更增其弊，未若無為無事，凝神姑射之中，不武不文，垂拱廟堂之上，以斯化物，物無疵癘，用此治民，民歌擊壤，攝取之妙，其在茲乎。

第三假設疑問，廣辯有爲。

吾何以知其然？以此。

御注：以此，下文知之。○御疏：吾何以知，發問也。其然，猶如是也。以此，答也。老君詳問：我何以知取天下必須無事無為，以此文云多忌諱則人彌貧，我無為則人自化，驗可知爾。○河上公曰：此，今也，老子言我何以知天意哉，以今日所見知之也。○榮曰：何以得知無事可以取天下，即以此下文云我無為人自化，我無事人自富。○成疏：教主假設云：我何以知攝化天下必須無事乎，用此下文觀之，則知也。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御注：以政理國，動多忌諱，人失作業，故彌貧爾。○御疏：此覆釋以政理國也。為天下之主，不能敦清淨以化人，崇簡易而臨物，政煩網密，下人無所措其手足，避諱無暇，動失生業，日就困窮，所以彌貧。○河上公曰：天下謂人主也，忌諱者

防禁也，令煩則姦生，禁多則下詐，姦詭相殆，故貧也。○榮曰：忌諱多端，政煩網密，煩則人勞，密則人懼，從法妨業，焉得不貧也。○成疏：忌諱猶禁制也，刑法嚴酷，罹罪者衆，民不安業，所以彌貧。治身者不能率性任真，而篤於禁忌，內無道德，故彌貧也。此一句解以政。

人多利器，國家滋昏。

御注：利器，謂權謀，人主以權謀為多，不能反實，下則應之以譎詐，故令國家滋益昏亂。○御疏：此釋上以奇用兵也。利器者，權謀也。夫權道在乎適時，不得已而方用，人君若多用權謀，不能反實，下必應之以譎詐，故多滋益昏亂也。○河上公曰：利器者，權也。民多權則視者眩於目，聽者惑於耳，上下不親，故國家昏亂也。○榮曰：機權不可多與人，兵器不可家皆有，家有兵器思為賊，人多執權恐至亂也。○成疏：利器，干戈也，滋，甚也。昏亂之世，不崇文德，唯事戈矛，傷害既

多，荒亂日甚，治身者銳情貪欲，心喪神昏，此一句解用兵也。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御注：人主以伎巧為多，不能見素，下則應之以奢，故令淫奇之物滋起。○御疏：伎，能也。巧，工巧也。奇物謂刻鏤雕琢寶貨珍玩之屬，言人君不尚純樸而好浮華，則百姓效上而為奢泰，馳競淫飾，日以繁多也。○河上公曰：人謂人君百里諸侯也，多知伎巧，刻畫宮宇，彫琢章服，奇物滋起，下則化上，飾金鏤玉，文繡綵色，日已滋起。○榮曰：多奇巧，異物生，上玩物，下起欲。○成疏：知巧謂機心也。奇物謂戰具也。言在上好武，下必順之，故各起異端，競獻知巧，野戰攻城，機械非一，多呈奇物，以取洪勛。治身者多知巧詐，貪取前境，分別之心，日益其弊，此一句重釋用兵。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御注：無為既失，法令益明，竊法為奸，盡成盜賊，豈非多有乎。○御

疏：法，刑法也。令，教令也。君上不能寡嗜欲以御人，而欲彰法令以齊物，人既苟免而無耻，吏則竊法而為奸，上下相蒙，故令盜賊多有也。○河上公曰：法，好也。珍好之物，滋生彰著，則農事廢，飢寒并至，故盜賊多有也。○榮曰：珍好之物，為法物也。多貴金玉，盜賊斯起也。亦言法所以息盜盜更多，禮所以整亂而亂作。○成疏：法物猶法令，言刑名彰著，法令滋繁，有布凝脂，無開三面，不堪苛虐，逃竄者多，因生濫竊，盜賊斯起，所謂政之愈巧，避之愈密，此一句重釋以政。

第四爰引聖人，顯無為之美。

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

御注：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無為則清淨，故人自化。無事則不擾，故人自富。好靜則得化，故人自正。無欲則全和，故人自樸。此無事取天下。○御疏：此釋無事以取天下也。我謂

聖人也，夫聖人之德，不尚伎巧，體道之主，所貴無為，無為者，無所禁忌，下化上之無為，故言而人自化。○河上公曰：故聖人云，謂下事也。我無為而民自化，聖人言我修道承天，無所改作，而民自化也。○榮曰：前忌諱下是四種有為之病，是故聖人說四種無為之藥，欲令除亂得化，去動之靜，家安俗樂，無事無為，付自然之運曰化，人皆知足曰富，履道無偏曰正，遺華處實曰樸。○成疏：主上虛淡無為，下民化惡從善，老君自是聖人，撝謙托諸他聖，故《莊子》云：寓言十九也。

我無事而民自富，

御疏：上無賦斂，下不煩擾，耕田鑿井，家給人足，故而人自富也。○河上公曰：我無徭役徵召之事，使民安其業，故皆自富。○成疏：心既無為，迹又無事，四民各業，六合同軌，輕徭薄賦，不富何為。

我好靜而民自正，

御疏：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上好

安靜，無以動搖，則下被君德，率性而自正也。○河上公曰：聖人言我好靜，不言不教，民皆自忠正也。○成疏：在上好靜，不擾於民，民稟淳風，自歸正道。

我無欲而民自樸。

御疏：人君誠能內守沖和，外無營欲，則下之感化自淳樸也。○河上公曰：我常無欲，去華服實，民隨我為質樸。○成疏：君上寡欲少私，清廉潔素，則百姓知足守分，歸於淳樸也。自聖人以下數句，并釋無事取天下之義。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其政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有道之君無為而治，無道之主法令滋繁，故次此章，廣辯有道之治悶悶，無道之化察察，義味相接，所以次之。就此一章，分為四別。第一明寬急二治，損益不同，第二明禍福兩徒，倚伏無定，第三嘆凡迷日久，非適今生，第四顯聖忘功，韜光匿曜。

第一明寬急二治，損益不同。

蓋聞堯開四門，人懷擊壤之樂，秦并百郡，國成墟厲之災，則知政教在於淳淳，布化何須察察，故晉武作帝，焚雉頭而致和，石慶爲臣，數馬匹而稱直，虚心契道，罔象所以得珠，執意亡身，荆軻所以復劍，禍福所倚，不其然乎。嘆天衆生之迷，其日固久，悲酸地獄，競頭聚於其中，歡樂天堂，心各離而不上，入窅然後搖尾，窮也如何，受苦方始叩頭，悔將何及，努力照鑒，拂衣長袂耶。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

御注：政教悶悶，無為寬大，人則應之淳淳然而質樸爾。○御疏：悶悶，無心寬裕也。淳淳，質樸敦厚也。言無為之君，政教寬大，任物自成，既無苛暴，故其俗淳淳而質樸也。○河上公曰：其政悶悶，其政教寬大，悶昧似若不明。其民淳淳，政教寬大，故民淳淳富厚相親睦。○榮曰：其政寬，其人悅，上恬靜，下淳一。○成疏：悶悶，寬裕也。淳淳，質樸也。言君上無為，布政寬裕，下民從化，皆淳樸也。

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御注：政教察察，有為苛急，人則應之缺缺然而凋弊矣。○御疏：察

察，有為嚴急也。缺缺，凋弊離散也。有為之君，其政峻急，以法繩人，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人則凋弊而離散矣。○河上公曰：其政察察，其政急疾，言決於口，聽決其耳。其民缺缺，政教急疾，民不聊生，故缺缺日以疏薄也。○榮曰：其政急而煩，其人困而乏。○成疏：察察，嚴速也。缺缺，零落也。上好有為，為政迫遽，民遭其暴，故零落也。夫治身者亦宜虛忘寬簡，不得執心急速也。

第二明禍福兩徒，倚伏無定。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

御注：倚，因也。伏，藏也。上言悶悶，俗則以為無政理之體，人反淳淳然而質樸，此則禍為福之所因也。其政察察，而俗則以為有政理之術，人乃缺缺然而凋弊，此福為禍所藏。○御疏：禍兮福所倚者，前言悶悶之政，俗以為惡，而人反淳淳質樸敦厚，豈非福因禍而生也？福兮禍所伏者，伏，藏也，察察之政，俗以為

善，物却缺缺而凋弊，豈非禍伏藏於福中而發也？孰知其極者，夫失道喪德，習偽尚華，故禍福循環，倚伏無準，誰有知其窮極者？○河上公曰：禍兮福之所倚，倚，因也。夫福因禍而生，人遭禍而能悔過責己，修善行道，則禍去福來也。福兮禍之所伏，禍伏匿於福中，人得福而為驕恣，則福去禍來。孰知其極，禍福更相生，無能知其窮極時也。○嚴曰：福生於禍，禍生於福，禍之與福，同營異域，故去福則無禍，無禍則無福。無福之福至微玄極，天下好知莫能窮極也。○榮曰：禍，福之所倚，福，禍之所伏，倚，因也，伏，匿也，言人在苦而思樂，改惡而從善，因禍而得福，則處樂而荒淫，在貴而驕縱，則禍匿於福中矣。孰知其極，行善惡之因，得禍福之果，輪回苦樂之境，來去誰知窮極。○成疏：禍，福之所倚，福，禍之所伏，倚，因也。伏，匿也。言悶悶則致福，察察則招禍，此之二事，近由一

心，福則倚在禍中，禍則伏在福內，其則不遠也。孰知其極，其無正，孰，誰也。言福禍之徵，起乎善惡，業既不定，報亦隨之，所以輪轉三羅，迴還六道，千變萬化，誰知極乎。唯上士達人，忘我濟物，體茲正道，悟彼重玄，不為善惡之因，故無禍福之報，《莊子》云：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所以輪轉無極者，為其不懷正道故也。

第三嘆凡迷日久，非適今生。其無正耶？

御注：其無正耶，正復為奇，善復為妖，禍福之極，豈無正耶，但衆生迷執，正者復以為奇詐，善者復以為妖祥，故禍福倚伏，若無正爾。○御疏：此言禍福之極，豈無正定耶？但由於人不能體道無為，妄生迷執，失其正爾。○河上公曰：無，不也，謂人君不正其身，其無國也。○榮曰：其無正，正復為奇，善復為妖，奇，異也，妖，惡也，善惡往還之業，此并是耶。寂寞獨立之真，始乃為

正。言人多積塵垢之行，少有清虛之基，故云其無正。事邪者衆，從正者寡，設令為正，正不常正，俄然變異，故曰為奇。并皆行惡，不肯修善，設令為善，善不恒善，還即造惡，故曰為妖。

正復為奇，善復為妖。

御疏：此釋迷正所由也，言衆生迷於禍福正處，於正不明，以正者為奇詐，於善不了，謂善者為妖祥，故若無正爾。○河上公曰：正復為奇，奇，詐也，人君不正，下雖正，復化上為詐。善復為妖，善人皆復化上為妖祥也。○成疏：正復為奇，奇，虛詐也。假使有心學於正道者，則執正為正，未解忘遣，不與實性相應，故為虛詐也。善復為妖，縱為善者，猶執名言，既乖正理，適為妖孽，故《莊子》云：為聲為名，為妖為孽。

民之迷，其日固久。

御注：以正為奇，以善為妖，如此迷倒，其為日也固以久。○御疏：此嘆衆生迷於正善，妄以為奇為妖，其

所由來尚矣，故云其日固久。○河上公曰：言人君迷惑失正以來，其日固久也。○榮曰：迷禍福之源，惑邪正之路，此非旦夕，其日固久。○成疏：言凡鄙之人，所以為妖奇者，以其愚痴迷惑故也。此之迷惑，其日久固，抑乃無始，豈曰今生。《西升經》云：如是迷來久。

第四顯聖人忘功，韜光匿曜。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

御注：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穢，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聖人善化，不割彼而為方，不穢彼而為廉，不申彼而為直，不耀彼而為光，修之身而天下自化矣。肆，申也。○御疏：方，正也。舉聖德以勸修，聖人弘道濟世，示物向方，身行方正，物則應之而自正，非立言教裁割於物使從己也。○河上公曰：聖人行方正者，欲以率下，不以割截人也。○榮曰：方，正也，割，傷也，邪行則物我俱傷，正道則彼此無割。○成疏：聖人體道方正，軌則蒼生，隨機引

誘，因循任物，不宰不割，使從己也。此則舉聖戒凡，令其修學。

廉而不穢，

御疏：廉，清也。穢，濁也。聖人率性清廉，自然化下，非穢彼之濁以揚其清。有本為劇字者，劇，傷也，聖人廉以成行，不傷於物。○河上公曰：聖人廉清欲以化民，不以傷害人也。今則不然，正己以害人也。○榮曰：凡情貪而濁，聖道廉而清。○成疏：妙體物境也空幻，無可貪取，非關卓爾清廉，避世之穢，斯則淨穢雙遣，貪廉兩忘，不廉而廉，穢而不穢，故《莊子》云：大廉不嗾，又云：廉清不信。

直而不肆，

御疏：肆，申也。聖人之行不邪，彼自從而正直，非為彼之不正，而申直以正曲也。○河上公曰：肆，申也，聖人雖直，曲已從人，不自申也。○榮曰：大直若屈，不顯正以示人。○成疏：肆，申也。素質雅正，體無邪諂，而曲從於物，不申己直，故前

章云大直若屈也。

光而不耀。

御疏：光者謂明智也，聖人雖有明智而韜晦之，不以炫耀，故云光而不耀。聖德如此，自然百姓淳淳而從化也。○河上公曰：聖人雖有獨知之明，常如闇昧，不以耀亂人也。○榮曰：明道若昧也，前標得失之政，次指禍福之門，而沒溺者既多，昏迷者已久，妖奇則繫累之境，倚伏非懸解之場，是以廉而不穢，始體清虛之道，光而不耀，方識慧源之路，冥得失，何禍何福乎，混是非，孰邪孰正乎，泛兮無繫無不繫，肅然無可無不可。○成疏：智慧光明，無幽不照，而韜光晦迹，不炫於物，忘其照也。《莊子》云：滑疑之耀，聖人圖而域之。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十五

①因：原作「固」，據文義改。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十六

唐玄宗御注并疏

河上公嚴君平李榮注

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濛陽強思齊纂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用道而治，以致淳和，故次此章，重明治人及事天，無過用道。就此章內，文有四道，第一明攝化蒼生，莫先用道，第二明雖復用道，必須積行累功，第三明積行累功，可為化主，第四明深根寧極，久視長存。

第一明攝化蒼生，莫先用道。

夫道式空懸，成迷夫之大謬，重德長立，為我輩之洪綱。有國之君，當行正直，則峨嵋嶺上，風降軒皇，羊角山中，遐招李聖。豈非德能早伏，道在斯尊，王法令而一行，無凝嫌於三黜，納忠入孝，王陽叱馭先登，糟丘酒池，墨翟回車不入，是知正為國本，邪乃人奸，理人及天，莫先用道。用道則易理，奸亂則難修，深根固蒂，久視長生之士，外資言教，內養恬和，稽天之浸不漂，括地之炎何熱，莫知其極，積德之致乎。

治民事天莫若嗇。

御注：嗇，愛也。人君將理人事天之道，莫若愛費，使倉廩實，人有禮節，三時不害，則天降之嘉祥。人和可以理人，天保可以事天。○御疏：嗇，愛也。言人君將欲理化下人，敬事上帝，為德之先，無如愛費，愛費即儉德也。儉即足用，可以聚人。○河上公曰：治人謂人君理人民也。事天，事，用也。當用天道，順四時也。莫若嗇，嗇，儉也。治國當愛惜民財，不為奢泰，治身者愛惜精炁，不放逸也。○榮曰：下理於人，上事於天，莫過以道用為法式。○成疏：天，自然也。式，法也。莫若猶無過也。言上合天道，下化黎元者，無過用無為之法也。

夫唯嗇，是謂早服。

御注：何以聚人？曰財，君能儉愛，則四方之人將襁負而至，早服事其君矣。○御疏：夫唯嗇，迭出上文。是以早服，釋儉嗇之義也。凡有七

轉，義皆仿此。夫唯者，發語之辭也。服者事也，夫唯能儉愛之君，理人事天，以儉為政者，是以普天下，亦當早服事於君矣。○河上公曰：早，先，服，德也。夫能愛惜民財，愛惜精氣，能先得天道。○榮曰：以道為式，物先以歸。○成疏：嘆此無為之法，獨能自利利他，用之治身則制諸魔試，用之治國，遠鄉歸伏。

第二明雖復用道，必須積行累功。

早服謂之重積德。

御注：夫能儉嗇，以是有德，人歸有德，早事其君，故云重積德爾。○御疏：何故普天仰化，率土歸仁？由行節儉，節儉則百姓早服事之，是重積其德爾。○河上公曰：先得天道，是謂重積德於己也。○榮曰：道輕德薄，人不歸依，重積深厚，物自賓伏。○成疏：重，深重也。積，累積也。言欲內制魔試，外伏遐藩者也，必須積累功行，其德深重，方可遠伏也。

重積德，則無不克。

御注：聖人積德，四海歸仁，則無有不能制服。○御疏：克，能也。君若厚積其德者，其為政也，人力普存，其事天也，吉無不利，則四方向化，無有不能制服者矣。○河上公曰：克，勝也。重積德於己，則無不克。○榮曰：德重仁深，無不克勝也。○成疏：克，勝也，亦言得也，言累積功行，其德深重，自利利他，無所喪失，內外制服，無不獲勝。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御注：人君之德，無有不能制御者，則無遠不至，故四方莫知其窮極。○御疏：此謂君德無有不能制服者，則殊俗慕化，絕域觀風，無遠不至，故莫知窮極也。○河上公曰：無不克勝，則莫有知己德之窮極也。○嚴曰：以儉為理，天下玄同，豈知其極也。○榮曰：四夷賓伏，國界無邊，與道玄同，有何窮極。○成疏：能所相應，理無不契，道德深遠，莫能知其窮極也。

第三明積行累功，可為化主。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御注：莫知其德窮極，然後可以為有國。○御疏：言人君德化無遠不及，萬人所歸德，神明所福享，然後可稱為有國。故《易》曰：王假有廟，有家是也。過此以往，豈為有國乎？○河上公曰：莫知己德有極，則可以有社稷，為民致福。○榮曰：境土無邊，道德無際，始可以有於家國。○成疏：既理無不契，深遠無極，故可以有國莅民，為王侯化主也。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御注：有國而茂養百姓者，則其福祚可以長久爾。○御疏：母者，道也，以茂養為義，夫所以得稱有國者，祇緣有道，而茂養蒼生若爾，福祚永昌，可以長久。○河上公曰：國身同也，母，道也，人能保身中之道，使精氣不勞，五神不苦，則可以長久。○榮曰：有道則國安，無道則國危，國由道生，道為國母。以道

為母，所以長久。○成疏：既為帝王國主，慈育蒼生，視物如子，故云之母。德行雖高，功成不處，無為虛淡，故可長久。

第四明深根寧極，久視長存。

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御注：積德有國，則根深而蒂固矣。深固者，是長生久視之道。○御疏：夫積德之君，以道為國，則可以長久，故舉根蒂之喻，以申其義也。蒂，花趺也。夫草木根深則榮茂，蒂固則不落，乃長久也。以喻積德之君，埋根於道，固蒂於德，命延謂之長生，恒照謂之久視，故云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河上公曰：是謂深根固蒂，人能以氣為根，以精為蒂，如樹根不深則拔，蒂不堅則落，言人當深藏其氣，固守其精，無使泄漏也。長生久視之道，深根固蒂者，乃長生久視之道也。○榮曰：夫根枯則拔，蒂朽則落，今理國以道為根則根深，修身以德為蒂則蒂固，蒂固則長生，根深則久視，天

人之式，家國之要也。○成疏：根，本也。蒂，迹也。根能生蒂，以譬本能生迹，迹而本曰深根，本而迹曰固蒂。夫根不深則傾危，蒂不固則零落，只為根深，所以長生，蒂固所以久視，此明有國聖人本迹俱妙，故經云長生久視之道。視，照也。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治大國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理人儉愛，則萬事早服，此章明早服不擾，則其德交歸。文分為三，第一初舉理國之喻，不可有為，第二明德及鬼神，兩無傷害，第三結嘆交歸之德，以勸有國之君。

第一初舉理國之喻，不可有為。

蓋聞君為元首，含道絜而臨人，臣作股肱，變陰陽而理物，熊軒拜職，下仙閣而設風，或鳧飛入宮，降天衢而驚化，并欲處無為之事，安動靜之心，使行鹿而自馴，審烹鮮而莫撓，令四方得所，百姓咸安。西門豹之不仁，沉嫗太甚，姜子牙之抱德，神女泣庭，理亂俗若解繩，效清能如制錦，然後叩頭天感，強項人威，火為滅於江陵，異見亡於都市，鬼弗為祟，神何以傷，故德交歸，仰清貞之令範。

治大國若烹小鮮。

御疏：烹，煮也，小鮮，小魚也。烹小魚者不可撓，撓則魚潰。喻理大國者不可煩，煩則人亂，皆須用道，所以成功爾。

第二明德及鬼神，兩無傷害。

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

○榮曰：治國煩則下亂，修身煩則精散，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以，用也。莅，臨也。人神處幽為鬼神者，靈效之謂。夫人有求則神應，今若上德之化，人自安任，豈惟上忘帝力，亦不傍請鬼神，故處幽之鬼，無以效其明靈也。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

御注：上言其鬼不神，非謂鬼歇滅而無神，但其神不見怪以傷人。○御疏：此覆釋鬼無效靈之義，非其鬼不神者，非謂鬼歇滅而不為神，但妖之將興，由人有釁，人恒其德，則神不見怪而傷人也。《春秋》曰：其氣焰以取之。○河上公曰：其鬼非無精神也，邪不入正，不能傷自然之

民也。○榮曰：非其鬼無精靈而不害人，由上用於正道，所以邪不為害。○成疏：神，靈驗也。非此鬼無靈驗，但福祐於人，不損傷物也。治傷者，鬼以諂曲為義，即是擾動邪淫心也。言以正道治身，諂媚之心不能傷於正行，縱使心動，即為真照，故不傷人也。

非其神不傷民，聖人亦不傷民。

御注：鬼見神怪則傷人，聖人有為則傷人，今鬼所以不見神怪而傷人者，以聖人無為清靜故也。○御疏：所言神不傷人者，豈但神無靈效，而不能傷害於人？而聖人以道臨人，無為不擾，百姓自正，故云聖人亦不傷人。則鬼神不能見怪以傷人者，由聖人以道莅天下爾，將欲發明聖德，故重云亦不傷人。○河上公曰：非鬼神不能傷害人，以聖人在位，不傷害人，故鬼亦不敢干。○榮曰：非其鬼神不能害人，但聖人在上，德被幽明，鬼神無害，由聖不傷也。又能利物，亦自不傷。○成

疏：諸本皆作亦字，唯張係師及陸先生本作之字，然之亦二字相似，故寫者誤作亦字，今用之為是。言非此鬼之不傷物，但為聖人以道莅天下，能制伏邪惡，故鬼不復傷害於人，力在聖治，故云聖人之不傷人也。治身者言非動心不能傷行，為以聖智伏制，故雖動而不傷寂也。

第三幽顯守分，德慧相歸。

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御注：鬼神傷人則害國虧本，聖人傷人則匱神乏祀，今兩不傷物，故德交歸。○御疏：兩者，謂聖與神也。夫人，國之本，亦神之主，若鬼神傷人，則害國之本，聖人傷人，則匱神之主，今兩不傷害，故德交歸，豈唯神聖獨豐，抑亦兆人咸賴。○河上公曰：夫兩不相傷，鬼與聖人，俱不相傷。故德交歸焉，夫兩不相傷，則人得治於陽，鬼得治於陰，人得全其性命，鬼得保其精神，故德交歸也。○榮曰：鬼神聖人，兩者也，俱能利物不相傷也，聖人慈善，鬼神正直，

慈善處顯而光潤，正直在幽以潛資，俱以德澤交歸衆人也。○成疏：兩謂鬼處於陰，人處於陽，幽顯得所，不相損害，既而各守其分，兩無雙閱，遂乃人施德於鬼，鬼恩惠於人，恩德往來，故交相歸附也。治身者攝動歸寂，以成己行，從寂起動，以應蒼生，動不乖寂，故無傷害，所以內外兩行，交歸於己也。既即動即寂，何所攝耶。今明不攝而攝，不應而應，非應之而應者也。

大國者章第六十一

大國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用道無爲而能降伏魔試，故次此章，即明用道接物，守能謙和。就此一章，義開三別，第一明接物謙和，以靜攝躁，第二明小大守分，各有雌柔，第三明高者抑之，以息跨企。

第一明接物謙和，以靜攝躁。

夫萬川之委輸謂海，四大之尊嚴曰王，王稱孤寡居高，海以含弘成大，則知山形峻峙，益下地之卑柔，海德弘深，總百川之歸湊。下流納衆，卑退物宗，子貢借馬而不還，劉寬乞牛而後送，心無馳涉，志洽雌和，小國得歸於附庸，

大人必資於推讓，抱勝于壯，其言不差，後下之賢，可則斯旨。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

御注：下流者，謙德也。大國當下流開納，天下之人交至矣。○御疏：江海處衆流之下，百川委輸，故曰下流。施之於人，是謙德也。夫人君者，有道則國存，無德則人散。故處大國者，當下流開納，令天下之人交會而至，則能全其大，故曰下流天下之交。○河上公曰：大國者下流，治大國當如居下流，不逆細微也。天下之交，大國者天下士民之所交會也。○嚴曰：大國者地廣也，有道則固於磐石，寧於泰山，失道則危於累卵，輕於鴻毛，不當矜貴。○榮曰：交，會也，海在乎衆流之下，百川於是交歸，理國者自視缺然，萬國所以同會也。○成疏：大國即萬乘之邦，郊，郭外也。之，往也。言大國虛容，譬於江海，衆流之下，故百川競注。大國用道謙柔，故萬邦歸往，潮宗慕義，滿於郊郭也。

本亦交字者，言大國行謙，故與小國交會也。

天下之交牝，牝常以靜勝牡。

御注：天下之人交至者，歸於謙德，則如牝以雌靜，常為牡動所求，由以靜為下。○御疏：天下之交，疊出前文，以結下流之義也。言天下之人，所以交會至者，猶大國謙下之故，喻如牝者，常以雌靜，致為牡動者所求，故云牝常以靜勝牡。○河上公曰：天下之交牝，牝者，陰類也，柔謙和而不唱也。牝常以靜勝牡，女所以能屈男，陰勝陽。以其安靜不先求也。○榮曰：牝雌而靜，牡雄而動，夫靜可以制動，陰可以屈陽，故知謙攝伏跨企，柔弱勝剛強也。

以靜為下。

御疏：前云天下之人，所以交會而至者，由人君用謙卑之道，則如牝者常以雌靜為牡動所求，此云以靜為下，則明牝常以雌靜而能勝牡者，由以靜為下故爾。○河上公曰：陰道

以安靜為謙下也。○成疏：天下之交，迭前生後也。牝，雌靜也，牡，雄躁也，言大國所以能令諸國款付而交會者，常用謙和雌靜，故能勝於雄躁也。若用剛躁，則不能致也。是知治身治國，莫不以柔順為先也。

第二明小大守分，各用雌柔。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

御注：大取小，以為臣妾。小取大，以為援助。○御疏：故者，仍上之文，以結成前義也。言大國之君，所以不事威武，而用謙卑之德以柔服之者，將欲懷來附庸之君，取其小國之人而為臣妾爾。○河上公曰：能謙下之，則常有之也。○榮曰：以謙為德，可以容人，未能卑退，不可取聚。○成疏：以，用也。下，謙遜也。取，攝化也。言聖人君臨大國，善用謙和，故能攝化萬邦，遐邇款付，重譯來貢，不亦宜乎。

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

御疏：言大國之君既以謙卑之道而柔服小國，小國之君則朝聘會盟，不

敢離叛，以卑下之禮而事大國者，則欲取大國之威，以為援助爾。○河上公曰：此言國無小大，能執謙畜人，則無過失也。○成疏：小國自知卑下，守分雌柔，聚於大國之中，欽風慕義爾。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御注：以者，大取小。而者，小取大。○御疏：《春秋》曰：師能左右之曰以。或下以取者，言大國用謙卑之道，以取小國，則能令其可左可右，故云以取。或下而取者，言小國用謙下之道，歸事大國，但可承奉而求援助，不能令其左右隨意，故云而取。○河上公曰：下者謂大國以下小國，小國以下大國，更以義讓相取也。○榮曰：結二國也。○成疏：或，不定也，言小國用柔，故取於大國，大國用下，故取得萬國之歡心。用下則同，取之則別，故言或也。

人。

御注：大國執謙德而下小國者，不

過欲兼畜小國為臣妾。小國贄貢賦以奉大國者，不過欲入事大國為援助爾。○御疏：言大國崇謙下以取小國者，更無餘意，不過欲兼畜小國之人，為之君長。小國用謙，陳薦贄幣而取大國者，不過欲入事大國，資為援助。○河上公曰：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大國不可失，則兼并小國而牧畜之也，小國不過欲入事人，使為臣僕也。○榮曰：國之大也，必欲遠扇於皇風，境之小焉，不過遐欽於道化。○成疏：大國所以用謙者，更無餘意，不過欲兼愛畜養小國，小國用柔者，亦無餘心，不過欲入大國之中，慕德接事。

第三明高者抑之，以息跨企。

兩者各得其所，故大者宜為下。

御注：一求臣妾，一求援助，是兩者各求得其所，然大國者常戒於滿盈，故云宜下。○御疏：大欲畜養，小欲入事，兩遂其願，故云各得。大者宜為下者，夫物未嘗以小輕大，而必以大凌小，將恐大國之君，驕盈致

禍，鮮能下下，故誠云大者特宜為謙下爾。○河上公曰：大國小國，各欲得其所，大國又宜為謙下也。○榮曰：扇皇風者，遠覃於聲教，欽道化者，來服於禮儀，俱稱所懷，各得所欲，衣冠是一，文軌大同，仍恐大者蔑小，貴者凌賤，重誠大者以為下。○成疏：兩者謂大小二國，兼畜入事，各遂其心，雖復大小俱用柔和，而大國特宜偏行謙下，何者？夫物必以大輕小，未嘗以小凌大，故令大者為下，此則高者抑之之義也。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道者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守靜謙和，接物用道，故次此章，即顯道體沖奧，令物歸依。就此一章，義開四別，第一顯道能包容，勸物珍重，第二明不棄愚鄙，恒布大慈，第三料簡利害，以明勝負，第四假設疑問，嘆道功能。

第一顯道能包容，勸物珍重。

夫大道無私，成凡蒙之奧義，神功不宰，為善識之寶持，杳然金闕之前，迴出鐵圍之外，下禪黎而濡足，為俄爾浮生，居太極而凝心，復寂然歸本，空歌永泰，天樂長鳴，談獅子之座

中，則猛獸圍繞，應緣時動，機息則忘，心游解脫池中，泛慈航而濟物，故立天子，置三公，却駟馬之驅馳，惟一乘之坐進，拱璧之飾，何其遼哉，不如勸行，日益斯道矣。

道者，萬物之奧。

御注：萬物皆資妙本以生成，是萬物取給之所，故興言為萬物之奧內也。○御疏：道者，妙本之強名也。奧，內也。言道包含無外，是萬物資始之所，故為萬物之奧內。《西升經》云：道深甚奧，虛無之泉，此之謂也。○河上公曰：奧，藏也。道為萬物之藏，無所不容也。○嚴曰：萬物之形生於天地，天地生於無形，道以無形之形，開虛無，導神明，通天地，達陰陽，流四時，決萬方，殊形異類，皆得以成，變化終始，以為無常，無所愛惡，與物大同也。○榮曰：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寶，重也，道本無形，理唯虛寂，無形包之於有象，虛寂納之於動植，故言萬物之奧也，淑人君子，體正可以重真，不肖下愚，從邪於焉輕道，故有寶不寶也。○成

疏：道者虛通之妙理，衆生之正性也，奧，深密也，亦藏府也，言道能生成萬有，囊括百靈，大無不包，故為此府藏也。

善人之寶，

御注：善人知守道者昌，失道者亡，故常寶貴之，而無患累爾。○御疏：寶者，珍貴之謂也。善人者，體道無為，身心清靜，故寶貴之，無暫違之。○河上公曰：善人以道為身寶，不敢違也。○成疏：修道善人，達見真性，得玄珠於赤水，故能寶而貴之。

不善人之所保。

御注：保，任也，不善之人，不能寶貴至道，及有患難，即欲以身保任於道自求免。○御疏：保，任也，倚也。不肖之徒心無明智，惑於積習，平居則忽道，嬰難則求之，以身保任於道，倚以求安也。○河上公曰：道者不善人之所保倚也。遭患逢急，猶知自悔卑下也。○成疏：保，守持也，流俗之人耽滯物境，性情浮

競，豈能守持哉。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

御注：甘美其言，可以求市，尊高其行，可以加人，以况聖人，加美法味之言，尊高清淨之行，以化不善之人，亦如市賈之售，而從善矣。○御疏：此喻說。言不善之人，亦在教之而已。注云：甘美之言，可以求市。尊高其行，可以加人，以况聖人以甘美法味之言，尊高清淨之行，以化不善之人，亦如市賈之售，相率而從善矣，故下文云。○河上公曰：美言可以市，美言者獨可於市，夫市交易而退，不相宜善，言美語求者疾欲得，賣者疾欲售也。尊行可以加人，加，別也。人有尊貴之行，可以自別異於凡人，未足以尊道。○榮曰：體道忘言，信言不美，飾非之辯，未可契真，喪實之言，豈足稱道，華辭惑衆，飾偽以為真，浮說亂人，以惡而為善，適可用之於市肆，焉能立德而懷道。達至道者，忘之於彼此，悟自然者，混之於和同，豈可尊

己而卑人，是我而非彼，自加於物上也。○成疏：不善之人，心行澆薄，多言佞美，好為飾詞，猶如市井，更相覓利，又不能柔弱撝謙，後身先物，方自尊高已行，加凌於人，不善之徒，言行如是，其於道也，不亦遠乎。

第二明不棄愚鄙，恒布大慈。

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御注：不善之人，亦在化之而已，何棄遺之有。○御疏：言人言行不善，何棄遺之有乎？當導之以善道，冀從化而悛惡，不可棄之而不化，故云何棄之有。○河上公曰：人雖不善，當以道化之，蓋三皇之前，無有棄民，德化淳也。○榮曰：聖教所設，本以開曉於無知，妙道遐通，亦乃匠成於未悟，欲使善不善而皆善，知不知而共知，常善救人，寧容有棄也。○成疏：奚，何也，言聖道冥通，救物弘普，縱使衆生不善，何有棄心，明慈悲覆被，接濟無遺。

故立天子，置三公。

御注：共教不善之人。○御疏：三公，謂太師、太傅、太保也。天子無為，三公論道，皆所垂訓立教，化不善之人。《書》云：天工人其代之，此之謂也。○河上公曰：欲使教化不善之人。○榮曰：上古至淳，賢愚平等，身不失道，行合自然，人皆寶道也。逮乎三五已降，物漸澆漓，無君不可導人，有主方能化物，故上樹垂拱之后，下設論道之官，示之以好惡，誠之以禮律，化彼不善，陶此淳風也。○成疏：既能接物無遺，宜設濟世之法，故立天子以統萬機，置三公坐而論道。調理陰陽，緝熙治政，意在舟航庶品，亭毒群生。自開闢已來，真君出世，皆是大道權應而為帝王，所以上象三清而置僚庶者也。

第三料簡利害，以明勝負。

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御注：三公輔佐，雖以合拱之璧，先導駟乘之馬以獻之，猶不如坐進此無為之道於君以化人爾。○御疏：

合拱之壁，壁之大者，駟乘之馬，馬之良者。言三公輔相，雖以壁馬獻

之至尊，未足珍貴，不如坐進無為之道，令化惡歸善爾。拱壁先駟馬者，

古者朝聘，將進駟馬，以壁為導，故稱先。《春秋》云：乘韋先牛十二犒

師之類是也。○河上公曰：雖有拱壁先駟馬而至，故不如坐進此道也。

○榮曰：古之徵士，先進以壁，次進以馬，故言以先駟馬也。夫倒置之

徒，必須發之以蒙蔽，抱愚之者，亦宜耀之於智炬。作君上之心腹，為

元首之股肱，義在匡救其惡，助宣風教。然而尚名者不安其分，妄規非

次之榮，好寵者不以其道，唯希高貴之爵，驕奢自貽伊戚，遂至危亡之

禍，未若增修至道，寵辱不驚。○成疏：拱壁，即拱把之壁，圓全大壁

也。駟馬，一乘車也。古者召士，必先齋拱壁，後遣駟馬，言從有高蓋全

壁，富貴榮華，亦不如無為坐忘，進修此道，何者？夫修道可以長生，富

貴適為大患，故廣成子云：人生處

世，如雲翔空，氛藹俄爾，以此格量，不如遠矣。

第四假設疑問，歎道功能。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

御注：何，問辭也。○御疏：舉古

證今，令物生信。古人即前寶道善人也。問其所以保貴此道，其意何

也？○河上公曰：古所以貴此道者，不日日遠行求索，近得之於身

也。○榮曰：自昔至今，重於此道者何謂也，求之非一日而得，行之免

百年之禍，保於福祿，絕於危亡，今古同尊，天人普貴也。○成疏：言

曩昔聖人所以珍貴此道者何耶？只為不經一日求之則得，此言悟者目

擊道存，迷者累劫不會也。假使無始已來，生死罪惱，一得還源，可以

頓免，有此神力，不可思議，故為天下人間之所尊貴也。

不日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為天下貴。

御注：道在悟不在求，不如財帛，可日日求而得，故云不日求以得。悟

則無罪累可為貴。○御疏：此答釋

貴道之意，不日求以得者，言道在於悟，悟在了心，非如有為之法，積日

計年，營求以致之爾。但澄心窒欲，則純白自生也。故云不日求以得。

有罪以免耶者，夫忘心起染，則業累斯生，若悟道虛忘，則罪因自滅，豈

如執滯之人，動生悔吝，嬰彼罪罰方求免耶？以是之故，故為天下善人

之所寶貴爾。○河上公曰：有罪以免耶，有罪謂遭亂世闇君，妄行刑

誅，修道則可以解死也，免於衆耶，故為天下貴，道德洞遠無不覆濟，全

身治國，恬然無為，故可為天下貴。

為無為章第六十三

為無為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勸物歸依，有罪以免，故次此章，即顯歸依之術，免罪之方。

就此一章，義開三別，第一明動不乖寂，是歸依之方，第二明制伏初心，是免罪之術，第三戒凡舉聖言，以助修行之人。

第一動不乖寂，是歸依之方。

夫道性玄微，理相俱寂，真門幽邃，聲色難尋，

冥然大混之中，巖爾隨迎之外，事駭天下而難久，何如為而不為，鼓雷霆而莫聞，凡所不測，輕諾寡信，多言數窮，聖人無難，一運而至，天尊說法，經七劫而恒安，河上騰空，升百丈而無懼，漢文早悟，殿帳儉而邦興，秦帝成迷，阿房奢而國滅，斯言在耳，豈不鑒之。老君哀此澆浮，將經杜漸，則知執怨以德，至聖明科，為大於細，豈虛談也。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

御注：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於為無為，於事無事，於味無味者，假令大之與小，多之與少，既不越分別求，不為怨府。若逐境生心，違分傷性，則無大無小，皆為怨對。今既守分，全和以德。○御疏：為，造作也，修道之人坐忘去欲，心無造作，凡所施設，功與化冥，於為非有，故曰無為，此明心也。即事不滯，故於事而無事，此明身也。即味不耽，故於味而無味也，此明口也。三業既靜，六塵自息爾。○河上公曰：為無為，因成修之，故無所造作。事無事，豫設備，除煩省事也。味無味，深思遠慮，味

道意也。○榮曰：息躁動，凝神於安靜，絕繁務，虛己於自然，除嗜欲，耽之於玄妙也。○成疏：為無為，妙契心源，不失真照，照達有為，即無為也。故無為則為，為則無為也。事無事，事者色聲物境一切諸事也。妙體真宗，照不乖寂，雖涉事而有，即有體空，內則雖照而無心，外則雖涉而無事。味無味，味者染著之謂也，根塵兩空，境智雙寂，雖復求染而無著也。

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御疏：夫大小之為，多少之事，苟涉有為之境，無非怨對之讎，若能體彼無為，舍茲有欲，悟真實相，無起滅心，自然怨對不生，可謂報怨以德。○河上公曰：大小多少，陳其戒令也。欲大反小，欲多反少，自然道也。報怨以德，修道行善，絕禍於未生也。○榮曰：怨之生也，或大或小，仇之起也，乍少乍多，涉有事之境，即拘斯累，怨怨相報，無有盡期，若能歸無為之大道，保自然之無累，

遺滋混濁，味此清虛，咎過不生，怨讎不起，此報怨以德也。○成疏：怨，罪對也。報，讎償也。言無始以來，大小之罪，多少之業，令盡滅除，頓償使了者，必須用前為、事、味等三種德心觀之，則三世皆空，萬法虛淨，物我冥一，何對之有，故前章云：有罪以免耶，斯之謂也。

第二明制伏初心，是免罪之術。

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

御注：肆情縱欲者，於為無不難，於事無不大，今欲圖度其難，營為其大，當須於性未散而分未越，則於其易細。○御疏：圖，度也。為，營也。夫情欲傷性，皆生於漸，無不始於易而終成難，初於細而後成大，今圖度其始易之時，則於終無難。營為於初細之日，則於後無大。若謀難於難，為大於大，禍亂已作，縱欲圖而為之，將無益於患。○河上公曰：圖難於其易，欲圖難事，當於易時未及成也。為大於其細，欲為大事，必作於小，禍亂從小來也。○榮

曰：圖難於易，為大於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大事必作於細，作，起也，事之起也，必自易成難，物之生也，亦因細至大，所謀欲除難罪，必息於易，所慮欲除大惡，先折於細，根本若除，枝葉自喪也。○成疏：圖難於易，圖，謀度也。難，罪報也。易，初心也。言欲謀圖遣却惡道之難，難者必須觀察初心，心既無作，則無報也。為大於細，細，小也，為巨釁者，本乎微小，此明欲滅惡果，先須遣因也。

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

御注：明上文所以預圖為。○御疏：作，起也。此疊上文原禍難之所起，難事必起於易，欲令於易而圖之。大事必起於細，故令於細而去之，其類寔繁，不可具舉，故以下而總之爾。○河上公曰：處謙也。○成疏：作，起也。夫天下艱難罪報，必起自易心，言一念初心，造業甚也，故重考大殃，必起於小，從微至

著，漸成巨累，所以欲除惡報，先制初心。

第三戒凡舉聖言，以助修行之人。

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御注：因云大事必作於細，將明聖人所以能成其大者，以不為其難事大事，故能成其尊大。○御疏：前明凡人嘗為難大之事，故多敗多難，是以舉聖人終不為難事大事，故能成其尊大爾。○河上公曰：天下共歸之也。

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

御注：輕諾許人，必寡於信，動作多易，後必多難。○御疏：此結喻也。夫不三思而後言，輕易其然諾者，必少忠信。不謀始而慎終，多易其事者，後必生難而為患累。○河上公曰：夫輕諾必寡信，不重言也。多易必多難，不慎患也。○榮曰：定辭必信，輕諾必虛，難於所為，罪業生死皆易，易為非法之事，終始皆難也。○成疏：夫輕諾必寡信，此起喻也，諾，然許也。寡，少也。夫輕

易許諾於人者，必少有信實也，故失信則貽寡信之責也。多易必多難，此合喻也。夫輕易然許，則致寡信之責，亦猶輕易為罪，多招八難之殃，故修道之夫，應須凝重，不可輕率也。

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御注：難為輕諾多易，故終無難大之事。○御疏：聖人即有道之君也，猶難之者，難為輕諾多易之事，况不如聖者乎？聖人難為輕諾多易，故終無難大之事爾。○河上公曰：是以聖人猶難之，聖人動作舉事，猶進退重難之，欲塞其源，故終無難。聖人終身無患難之事，由避害深也。○榮曰：輕為惡事，動入罪因，聖人聰明，猶尚難於有為之事，故得終始無難，况盲瞶之徒，不能重慎，欲免禍難，其可得乎。○成疏：猶，尚。體道聖人實無難易，而尚難罪不為，故無艱難之責，况在凡俗而縱情乎。此舉聖戒凡也。故郭注《莊子》云：聖人雖入火不熱，而

未嘗蹈火也，又云：遠火而非逃熱，即斯義也。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十六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十七

唐玄宗御注并疏

河上公嚴君平李榮注

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濛陽強思齊纂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其安章所以次前者，前章雖明滅罪之術，於行未圓，故次此章，重顯其義。就此一章，義開四別，第一法說，令制伏初心，第二舉喻，明罪從微起，第三明衆生迷執，乖理喪真，第四引聖證成，示其學趣。

第一法，說令制伏初心。

夫地之不動，坤德用寧，山岳常安，盤根永鎮。凡沒四迷之境，將昏五濁之衢。不如安者易持，微而可散。只如十抱之木，生於毫末之中，九層之臺，起於一春之土。千里之行，發於始足之下。小必成大，譬罪根之漸深，惡乃成愆，如累臺之益廣，須決無明之翳，來游玄極之方，莫同漢武之機，肉多髓少，克整老君之戒，實腹虚心，蔓草猶不可圖，况情欲之流散，必須早除根蒂，無所溢繁，輔萬物之自然，以契長生之道矣。

其安易持，

御注：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言人正性安靜之時，將欲執持，令不散亂，次雖欲起心，尚未形兆，謀度絕之，使令不起，為易也。○御疏：安，靜也。持，執也。言人之受生，正性清淨，感物而動，則逐欲無窮，今明欲心未動安靜之時，將欲守之，令不散亂，則易持執，故云其安易持。○河上公曰：治身治國，安靜者易守持也。○榮曰：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安，靜也，未兆，機不動也，患難防惡難止，思除其惡，制之於未動，慮息其患，持之於安靜，惡兆無由得起，不謀自然無患，此謂上士防患也。○成疏：安，靜也，言修行人靈府寂泊，未起舉緣，如此之時，甚易修守。

其未兆易謀，

御疏：兆，萌漸也。謀，度也。情之將起，未有萌兆，謀度絕之，亦為甚易。故云其未兆易謀。○河上公曰：情欲禍患，未有形兆時，易謀止

也。○成疏：兆，狀也。謀，圖也。其次雖起心未緣取，而於境未有形狀，即宜攝心歸靜，於業未成，故易謀慮也。

其脆易破，

御注：其脆易破，其微易散，欲心初染，尚自危脆，能絕之者，脆則易破。禍患初起，形兆尚微，將欲防之，微則易散。○御疏：言欲心已動，柔脆未堅，將欲除之，易消破也。○河上公曰：禍亂未動於萌，情欲未見於色，如脆弱易破除。○榮曰：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經罪小易滅，惡長難除，不能防於未動，必須制之於微脆，此中士除患也。○成疏：其脆易破，其微易散，脆，虛軟也，猶如果瓜結實未堅，虛脆易破，初心起染，亦復如是，結業微淺，故易散也。其微易散。御疏：細，微也。禍患細微，未至於大，防之於初，欲令散釋，亦甚易爾。○河上公曰：其事未彰著，微小易散去也。

為之於未有，

御注：覆上易持易謀，所以者，為營為之於未有形兆爾。○御疏：為，修除也。此一句釋前易持易謀兩句也。所以易者，明欲心未起之時，修除杜絕，欲惡不生，故云為之於未有。○河上公曰：欲有所為，當以未有萌芽之時，塞其端也。○榮曰：所謂其安易持也。○成疏：為，修學也，言行人修守，當在未有緣染之時，此解其安易持也。治之於未亂。

御注：覆上易破易散也，所以易者，為除理之於未成禍亂爾。○御疏：此一句釋上易破易散兩句也。所以易者，明欲雖有，尚自脆微，未成禍亂，故易理爾。○河上公曰：治身治國，於未亂之時，當豫閉其門也。○榮曰：所謂微脆易破也。○成疏：亂者謂結業，已為業所牽，精神昏亂也。今明心雖起染於境，未見當爾之時，易為治理，此解其未兆易謀也。

第二舉喻，明罪從微起。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御注：此三者喻其不早良圖，後乃成患。為謂營為，執為執著，必生禍患也。○御疏：此言患生於微，而成於著，喻如合抱之大木，始生如毫毛之末，此明自性而生也。九層之高臺，起乎一簣之土，此明積習而成也。千里之遠行，始舉足之下，此明遂行不止也。則天下之事誠以細微為始，而人多惑之，遂成患本，故舉三喻以證上文。○河上公曰：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從小以成大也。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從卑至高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從近至遠也。○榮曰：合抱之木，自小而成大。九重之臺，因下以至高。千里之行，從近以及遠。若制之以靜，毫末之罪不生，止之於微，一簣之基易破，安然不動，千里之行無至，若不能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為有為而不已，必至敗之。執惡行以為是，終歸

喪失，此謂下士闡於成事，以至敗亡也。○成疏：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夫百圍大木，生於毫微，喻三途重疊，元乎一念，而以木為喻者，言木從小至大，遂能蔭蔽日光，譬染心從微至著，亦能覆蓋真性也。若推此樹，起自虛無，即空而言，樹亦非有，為四塵不成故也。煩惱為義，亦起自虛無，即空而言，亦非有也。九重之臺，起於累土，重級之臺起於一簣之土，喻九夜之禍，起於一念染心，勸諸學者，深宜戒慎。百仞之高，起於足下，七尺曰仞，陟百仞之高峰，發自初步，履八門之苦難，起自染心。前寄九重，明結業已成，此托百仞，况方造未息也。

第三明衆生迷執，乖理喪真。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御注：凡情不能因任，營為分外，為者求遂，理必敗之。於事不能忘遣，動成執著，執者求得，理必失。○御疏：為謂營為也。執為執著也。言人不能為之於未有，理之於未亂，而

更有所營為於性分之外，執著於塵境之中，故必禍敗而身亡也。○河上公曰：為者敗之，有為於事，廢於自然，有為於義，廢於仁者，有為於色，廢於精神也。○成疏：至道虛玄，無為無執，凡情顛倒，有執有為，為即危亡，故言敗之，執乖實當，故言失也。

第四引聖證成，示其學趣。

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御注：人之始從事於善者，常於近成而自敗之。○御疏：聖人無為安靜，故素分成全而無敗，虛忘無執，故真性常存而無失。○河上公曰：聖人無為故無敗，聖人不為華文，故無敗。不為利色，故無壞也。聖人無執故無失，聖人有德以教愚，有財以與貧，無所執藏，故無所失於人。○榮曰：凡庸闇之於即事，故有敗失之非，聖人玄鑒於機前，無復有為之患也。○成疏：聖人體道無為，故無隳敗，虛妄不執，故不喪其真。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

御疏：幾，近也。言常俗之人從於善事，常以功業近成，不能慎終，乃復忘敗也。○河上公曰：從，為也。民之為事，常於其功德幾成，貪位好名，奢泰盈滿，而敗之也。○榮曰：幾，近也。凡人為惡，不能早除，惡事近成，自然已破，若能同聖，去危求安，始不為非，終不獲罪，無得無失，何敗何成也。○成疏：幾，近也。凡人從於有為之務，執心躁競，分別取舍，曾無遠見，每欲近成，有始無卒，故多敗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御注：慎其終末，常如始從善之心，則必無禍敗之事。○御疏：此老君重申勸誡也。人若能慎末如初，始終常一，則無事無敗也。故《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河上公曰：終當如始，不當懈怠。○成疏：此戒慎學人，令心堅固，始終若一，豈有敗乎，六度之中，終當第四也。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

御注：難得之貨，謂性分所無者，今聖人於欲不欲，不營為於分外，常全其自然，是不貴難得之貨。○御疏：此明聖行以斥凡也。難得之貨，內謂性分所無，外謂珠犀寶貝。聖人於欲無欲，內不務於性之所無，外不營於累德之貨爾。○河上公曰：是以聖人欲不欲，聖人欲人所不欲，人欲彰顯，聖人欲伏光，人欲文飾，聖人欲質樸，人欲於色，聖人欲於德也。不貴難得之貨，聖人不眩晃為服，不賤石而貴玉也。○榮曰：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備衆人之所過，凡情逐欲，賤道貴財，聖人不貪，重真輕寶，若也修不為己，學乃為人，貪利則過生，爭名則咎至，聖人無欲則遺利，絕學則忘名，不耀一己之能，防備衆人之過也。○成疏：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聖人虛照自天，不同凡智，了知諸境空幻，不見可欲之物，故於

欲中，即不見欲相，既於欲不欲，何玉帛之貴乎。又達真假無差，故能忘學，學即不學，不學即學，學異不學，不學異學，故《西昇經》云：吾學無所學，乃能明自然。備，防也，衆人執滯有為，不能忘學，故說學不學者，以防衆生之過患也。

學不學，復衆民之所過。

御注：學不學，復衆民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聖人不求過分之學，是於學不學，將以歸復衆人過分之學，以輔自然之性，故不敢為俗多欲。○御疏：凡夫貴難得之貨，故矯徇矜尚，以學性分之所無。聖人不求過分之學，常全自然之性，是於學不學，如此者將欲歸復衆人所過分之學爾。○河上公曰：學不學，聖人學人所不能學，人學智詐，聖人學自然，人學治世，聖人學治身，守道真也。復衆人之所過，衆人學問過本為末，過實為華，復之者，使反本也。

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御疏：輔，佐也。自然，物之性本也，衆生起妄，失於性本，聖人慈誘，勸學無為，將以輔佐物之自然真性，故不敢為於俗學及多欲也。○河上公曰：以輔萬物之自然，教人反本實者，欲以輔助萬物自然之性。而不敢為焉，聖人動作因循，不敢有所造為，恐遠本也。○榮曰：物之性也，本乎自然，欲者以染愛累真，學者以分別妨道，遂使真一之源不顯，至道之性難明，不入於無為，但歸於敗失，聖人順自然之本性，輔萬物以保真，不敢行於有為，導之以歸虛靜也。○成疏：輔，助導也。言一切衆生，皆稟自然正性，迷惑妄執，喪道乖真，今聖人欲持學不學之方，引導令其歸本，但聖人窮理盡性，亦無為無不為也。今言聖人不為者，亦欲輔導群生，復此自然之性，故言不敢為也。

古之善為道章第六十五

古之章所以次前者，前章舉聖人忘學而能輔

導衆生，故次此章，即顯爲學之人，濟物之行，就此章內，義分有三別，第一引古證今，用遣文明，第二料簡勝劣，以爲楷模，第三反俗合真，示其妙趣。

第一引古證今，用遣文明。

夫至道玄根，妙極真淨，遺其耳目，視聽如愚，孔丘發覆而不知，顏回對言而莫解，故以智治國，如盜賊之害人，用道修身，契無爲而各得，正之楷式，不在茲乎。則知虛白真源，理貫恬忘之外，重玄妙本，義超無有之因，非款啓之所聞，豈迷途之可抑。人行之事，其殆之矣，故曰曹溝既鑿，其身乃囚，秦貨既貴，厥宗亦墮，翔而後集，鳳鳴於高岡，衝而不飛，鷦退於遐路，逆時則喪，離道則亡，若能與物反行，斯其大順之理矣。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御注：人君善爲道者，非以其道明示於人，將導之以和，使歸復於樸，令如愚爾。○御疏：言古之人君，善能用道爲化者，貴夫無爲恬淡，非炫耀其道，明示於人，將導以純和，杜絕智詐，令質樸如愚爾。○河上公曰：古之善爲道者，說古之善以道治身及治國者。非以明民，不以

道教民，使明智奸巧也。將以愚之，將以道德教民，使樸質不詐偽也。

○嚴曰：昔者帝王，經道德，化神明，總清虛，欽太和也，非以生知起事，導俗務以明人也，將以塗人耳目，塞人之心，使人不得知，歸之自然，故人易治而世和平也。○榮曰：欲教令俗先引古人，古人用道修身理國，不將奸智役心眩物，此非以明人也。含光藏耀，全真抱樸，分別智息，將以愚之也。○成疏：爲道，猶修道之夫，實智內明，無幽不燭，外若愚昧，不曜於人，閉智塞聰，韜光晦迹也。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御注：君將明道以臨下，人必使智以應上，智多則詐興，是以難治。○御疏：人之所以難理化者，正以其智太多。智之太多，猶人君明道以臨下，是使下人役用其智，而生奸詐，故難理爾。○河上公曰：民不可治理者，以其智太多而爲巧偽也。○榮曰：君上守質，臣下歸淳，未假

威刑，自然順化，若也不行虛寂道德，唯用奸巧智慧，智多亂甚，故難理也。○成疏：治，理也，智，分別也。言衆生所以難理者，爲心多分別，不能虛忘，故難化也。

第二料簡勝劣，以爲楷模。

故以智治國，國之賊。

御注：以，用也。人君任用多智之臣，使令理國，智多必作法，法作則奸生，故云賊國也。○御疏：以，用也。賊，害也。言人君任用智詐之臣，使之理國，智多則權謀將作，謀用則情偽斯起，偽起則道廢，有害於國，故云國之賊。○河上公曰：使智慧之人治國，必遠道德，妄作威福，爲國之賊也。○榮曰：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德，智慧奸巧傷害人深，國之賊也。質樸無智，任物自化，各事其業，俗樂家安，物我無傷，君臣俱泰，國之德也。○成疏：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德，若用明察俗以智治物者，既乖淳和，又同賊害，而

無欲無為，至虛至靜，忘心遣智，尸居玄默，以斯馭世者，其唯上德乎。以此格量，勝劣可見，治國既爾，身亦宜然。

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御注：若不用巧智之臣，但取純德之士，使偃息蕃醜，弄丸解難，自然智詐日薄，淳樸日興，人和年豐，曰福。○御疏：人君不任智詐之臣，但求淳德之士，使坐進無為之道，行大樸之風，交泰致和，是國之福也。○河上公曰：不使智慧之人治國之政事，則民守正直，不為邪飾，上下相親，君臣同力，故為國之福也。

知此兩者，亦楷式。

御注：役智詐則害於人，任純德則福於國，人君能知此兩者，委任純德之臣，為楷模法式。○御疏：兩者，謂用智與不用智也。楷，模也。式，法也。人君知用智則為賊，不用則為福，即當去賊取福，如此者可為理國之楷模法式也。○河上公曰：兩者謂智與不智也，常能知智者為賊，

不智者能為福，是治身治國之法式也。○榮曰：知此兩者，亦楷式，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遠，與物反，然後迺至大順。用智不用智，兩者也，用之賊害，不用則無傷，能知百姓無傷，此知理國楷模法式也，能知法式，本固邦寧，德之妙也。德妙不測曰深，尋求不逮曰遠，人皆用智，此獨用愚，與物反也。不逆物性，任之自然，斯大順也。亦言道本虛玄，俗便滓穢，順俗求道，失之於真，反俗修德，入之於妙，入妙則無可無不可，歸真則無通無不通，既其虛應無方，故能大順平等。○成疏：兩者謂前文智與不智。能用智為賊，不智為德者，則可為修身之楷模，治國之洪範也。

常知楷式，是謂玄德。

御注：人君常知所委任，是謂深玄至德爾。○御疏：玄，深也，妙也。人君常能知此兩者為楷模法式，是謂深遠玄妙之德爾。○河上公曰：玄，天也，能知治身及治國之法式，

是謂與天同德也。○成疏：常能知無分別為治身之楷式者，可謂深玄之大德也。

第三反俗合真，示其妙趣。

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御注：玄德深遠，能與物反，歸復其本，令物乃至大順於自然之性爾。○御疏：此結嘆也。玄德之君，無為而化，不測其量，深也。德被無外，遠也。故能與萬物反歸妙本，然後乃至大順於自然真性爾。○河上公曰：玄德深矣遠矣，玄德之人深不可測，遠不可極也。與物反矣，玄德之人與萬物反異，萬物欲益己，玄德欲施人也。乃至大順，玄德與萬物反異，故能至大順，順天理也。○成疏：玄德深遠，與物反，冥真契道，謂之玄德，窮源極際謂之深遠，深遠之智，智乖於俗，故與物反。然後乃至大順，順有兩種，一順於理，二順於俗，順理則契於妙本，順俗則同塵降迹。問曰：前言反物，後言順俗，

前反後順，文豈類乎。答曰：前言反者，此明不反而反，後言順者，亦不順而順，不順而順，順不乖反，不反而反，反不乖順，亦何所嫌耶。問曰：經稱大順，順亦有大小乎。答曰：夫以順對違，雖順而小，今不順不違，而為不順，順不異違，違不乖順，所以出處默語，唯道是從，和光同塵，而恒順於理，不問順與不順，不順與順，順與不順，一時皆順，是故無順無不順，亦無無不順而能無不順，乃至非不順，故名為大順。

江海為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江海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玄德之人，反俗順道，故次此章，廣顯順道之行。就此一章，義開三別，第一舉譬，以表虛忘，第二法說，用彰謙退，第三結嘆柔弱之能。

第一舉譬，以表虛忘。

夫東注百川，并朝宗於大海，春生萬物，各陶形於自然，何故，自然能虛，大海能下，不虛所以致於谷王乎。明夫聖人用此為喻，大遣聲色，都忘是非，納巨衆以圓通，照微塵於方寸，所之皆謙下，所處皆卑柔，則天人樂推，誰能

與爭焉。身在後不足矜功，蛇足先成，翻然奪酒，則知玄極密運，靜退恒安，堅白徒鳴，昧終莫曉。共工何力，折天柱而貽殃，秦帝何愚，穿地而招禍，不能懷柔照遠，遂乃剛強，安知國破家亡，身屠族滅，擲天下於凡人之手，何其劇哉。如楊雄著言，蓋不虛矣。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

御注：江海所以能令百川委輸歸往者，以其善能卑下之，故百川朝宗。

○御疏：言江海所以能令百川朝宗而為王者，以其善居下流之所致也。

故《易》云：地道變盈而流謙，此舉喻也。故地道用謙，則百川委輸而歸往，聖人用謙，則庶人子來而不厭爾。

○河上公曰：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江海以卑下，故衆流歸之，若人歸就王者。能為百谷王，以卑下故能為百谷王也。

○榮曰：此舉喻也，但海處卑下，故為百谷之王，明聖人謙虛方為萬國之主也。

○成疏：王，往也。百谷猶百川也。言江海所以為百川之所往者，以其善居窪下之地也。人能

退身謙下，虛柔容物者，亦蒼生之所歸也，故能為百谷王。此結成其義，故經云：海為百川王也。

第二法說，用彰謙退。

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

御注：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謙為德柄，尊用彌光，以言謙下之，百姓欣戴，故處其上而人不以為重，以身退後之，百姓子來，故處其前而人不以為害之爾。

○御疏：此合喻也。言聖人欲上於人，則以其言謙下之。夫聖人豈欲居人上而以言下之耶？但聖人知滿必招損，故言則謙柔，名則孤寡，以下於物，而盛德鴻業，自然為物所推上爾。

○河上公曰：是以聖人欲上人，欲在民之上也。以其言下之，法江海，處謙虛。

○榮曰：是以聖人欲上民，以其言下之，欲先民，以其身後之，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民不害，謙居物下，有德故推之以為上，退身度人，懷道故

尊之以在先，百姓樂戴不以為重，人皆忠孝，誰有害心。○成疏：欲令一切衆生，居己之上，所以言說柔和，恒自謙下。

欲先人，以其身後之。

御疏：聖人亦不欲先人，直以撝謙，後己先物，物自先之。○河上公曰：欲先民，欲在民之前也。必以身後之，先人而後己也。○成疏：欲令衆生在己身先度，所以退身居物之後，故經云：一切未得度，我不有望，前處下而反高，此則守退而翻進也。

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

御疏：此結前也。聖人臨大寶之位，居至極之尊，勞身而逸人，薄己而厚物。在上，人得以生，故不以為重。處前，人得以理，故不以為害。○河上公曰：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聖人在民上為主，不以尊貴虐下，故民戴仰不以為重。處前而民不害，聖人在民前，不以光明蔽後，民親之若父母，無有欲害之者也。

○成疏：是以處上而民不重，聖人恬淡無為，少思寡欲，故處民之上為君，而使民輕徭薄賦，無重勞也。又解云：聖人恩覃於萬物，故百姓荷戴而不辭也。處前而民不害，處物之前而為君主，遂使民歌擊壤，宇內清夷，利物弘多，而無損害。又解云：聖德遐廣，百姓樂推，懷荷恩澤，豈敢傷害。

第三結嘆柔弱之能。

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

御注：以是不重不害之故，天下之人樂推崇為之主，而不厭倦。○御疏：聖人之德，弘濟無私，與物為春，望之如日，既不為重為害，是以天下之人樂推崇而無厭倦也。○河上公曰：聖人恩深愛厚，視民若赤子，故天下樂共推進以為主，無有厭之者。○榮曰：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無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無德者物所同厭，有道者人皆樂推，行揖讓之風，順萬物之化，誰當與爭也。○成疏：是以天下樂推而不

厭，以其無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所以百姓樂推在前而不厭倦者，只為善能謙和，不與物爭故也。既違順平等，是非永息，誰復與不爭者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也。

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御注：聖人謙退，不與物爭，天下共推，誰與爭者。○御疏：今天下樂推聖人而不厭者，豈不以聖人言則下之，身則後之，以其不與物爭先，故天下之人莫能與聖人爭先者矣。○河上公曰：以其不爭，天下無厭聖人時，是由聖人不與人爭先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言人皆爭有為，無與吾爭無為者也。

天下章第六十七

天下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善能謙下，翻德處高，故次此章，廣辨功能，具陳三寶。就此章內，義有五重，第一爾不矜夸，故能高大，第二具陳三寶，令物歸依，第三重迭三寶，嘆其功用，第四行乖三寶，淪溺死生，第五總嘆大慈，功能勝妙。

第一爾不矜夸，故能高大。

夫玄玄至道，肇居五太之先，窈窈真宗，貫出元和之首，其體大，其德凝，高排色愛之律，橫截凡蒙之界，愚夫所見，咫尺無多，既不違於幽玄，故謂大而不肖，豈知我三寶理寂，真乘不敢為先，常守慈儉。夫孟君之賢智，初迷市義之方，漢文之大才，不會積薪之喻，何況區區凡鄙，冗冗斯生，得知妙道之深，以識洪源之奧，若不非笑，豈名大道哉。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

御注：肖，似也。老君云：天下之人皆謂我道大，無所象似，我則答云。○御疏：肖，似也。老君云，天下之人皆謂我道虛無廣大，似無所象似，故下文答之。○河上公曰：老子言天下謂我道大，我則佯愚似不肖也。○榮曰：天下皆以我大不肖，夫唯大，故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老君道尊德貴，誠可以為大也。然則晦迹同塵，隱顯不測，不似於智，不似於愚，故言不肖。不肖，不似也，唯當大聖之人，故無所似也。若形有定質，智有常分，的有所似，道有所得，此乃細碎之小人，豈

是虛通之大聖也。○成疏：言老君體達自然，妙果圓極，故天下蒼生莫不尊之為大聖也。何意得如此耶，只為接物謙和，不矜夸嗤笑於物，故致然也。

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御注：夫唯我道至大，故無所象似。若如代間諸法，有所象似，則不稱大。久已微細。○御疏：此答不肖之所由也。夫唯我廣大，迥超物表，固非凡情探蹟所知，故得稱大。若其有所象似，如代間法者，則失其所以為大久矣。是微細粗淺之法，與俗不殊，何足稱大。也夫者，助語也。○河上公曰：夫唯大，故似不肖，夫獨名德大者為身害，故佯愚似若不肖，無所分別，無所割截，不賤人而自貴之也。若肖久矣，肖，善也，謂辯慧也，若大辯慧之人，身高自貴，行察察之政，所從來久矣。其細也夫，言辯慧者唯如小人也，非長者。○成疏：獨由聖德高大，故不

夸笑於物，若其夸久是群小也。河公本作肖字，不肖猶不善，言衆生不能履善道者，皆為我大故也。獨由驕慢我大，所以不善，若能履行善道者，當卑小謙退也。

第二具陳三寶，令物歸依。

我有三寶，保而持之。

御注：我道雖大，無所象似，然有此三行甚可珍貴，能常保倚執持，可以理身理國。○御疏：此明所以似不肖者，正以有此三行與俗不同，故老君言我道雖大，無所象似，然有此三寶，甚可珍貴。於汝代人，當須保持執守，以修身理國爾。○河上公曰：老君言我有三寶，抱持而保倚之也。○榮曰：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俗存於利，貴之以七珍，道在於真，重之以三寶，三寶之義，未是外求，若能仁慧於萬物，好生而惡殺，慈之義也。薄賦輕徭，謹身節用，不奢不侈，儉之義也。忘己濟物，退身度人，不敢為天下先也。持

行修身，用此三者，安國寧家，寶之大也。○成疏：老君所以聖德高大，獨不夸笑於物者，為歸依三寶，保而守持之，故得然也。

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御注：慈則廣救，儉則用足，不敢為天下先，故樂推而不厭。○御疏：此列三寶之數也。體仁博施，愛育群生，慈也。節用厚人，不耗於物，儉也。不為事始，和而不唱，不敢為天下先也。弘益之義，其如下文。○河上公曰：一曰慈，愛百姓若赤子。二曰儉，賦斂若取之於己也。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執謙退，不為唱始也。○成疏：一曰慈，愍念蒼生，拔苦與樂，此道寶也。二曰儉，少欲知足，守分不貪，此經寶也。三曰不敢為天下先，謙麾柔弱，先物後己，退身度人，此師寶也。

第三重迭三寶，嘆其功用。

夫慈故能勇，

御注：慈仁愍慧，則德有餘，故勇於救濟。○御疏：此覆述三寶之功

也。凡人貪競不慈，勇於果敢，致有窮屈。今聖人以慈為行，故能勇於濟度。《論語》曰：仁者必有勇。○河上公曰：以慈仁，故能勇於忠孝也。○榮曰：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慈心於物，物無害者，物既無害，自無前敵，以無敵故，故言勇也。用之奢侈，於事不足，行之儉約，處理有餘，周於遠大，故言廣也。尚之於謙退，守之於雌柔，其德能普，厥行有終，為物所尊，故能成器長也。○成疏：內韞大慈，外弘接物，所以勇入三界，俯救蒼生。

儉故能廣，

御注：節儉愛費，則財有餘，故功施益廣。○御疏：以其節儉愛費，不傷財，不害人，故功施益廣。○河上公曰：天子身能節儉，故民日用寬廣。○成疏：諸法虛幻，舍而不貪，儉素清高，其德廣大。

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御注：慈儉之德，謙撝益光，推先與

人，人必不厭，故能成神器之長也。○御疏：損己益人，退身進物，是不敢為天下先也。故物樂推而成神器之長爾。○河上公曰：不敢為天下先，不敢為天下首先也。故能成器長，成器長謂得道人也，我能為道人之長。○成疏：只為勇救蒼生，退身度物，故方外則獨處玉京，為眾聖之長，降世則位居九五，為神器之尊。

第四明行乖三寶，淪溺死生。

舍其慈且勇，舍其儉且廣，舍其後且先，死矣。

御注：今舍其慈且勇，勇則害物。舍儉且廣，廣則傷財。舍後且先，先則人怨。傷財害物，聚怨於人，是必死之道故爾。○御疏：且，苟且也。代情多欲，動與道違，舍其利物之慈，苟且害人之勇，舍其節用之儉，苟且奢泰之廣，舍其謙退之後，苟且矜伐之先，如此之行，有違慈儉。以之理國則國亡，以之修身則身喪，故云死矣。○河上公曰：今舍慈且

勇，令世人舍慈仁，但為勇武也。舍儉且廣，舍其儉約，但為奢泰。舍後且先，舍其後己，但為人先。死矣，所行如此，動入死道。○榮曰：前明得三寶者，處慈而得勇，守儉而致廣，居後以至先，今明失三寶者，必竟不能慈，苟且唯知好勇，節行不能履儉，無度但當廣費，未解卑身處後，銳意欲在物先。好勇而不仁，則亡用，廣而不節，則困，無德而居物先，則危，故云死矣。○嚴曰：反和逆神，動違自然，福之與遠，禍之與近，大命以絕，神氣分散，非命薄也，非人賊也，廢道而尚力。

第五總嘆大慈，功能勝妙。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

御注：用慈以戰，利在全衆，用慈以守，利在安人，各保安全，故勝固爾。○御疏：慈為三寶之首，故偏嘆美也。夫用慈以拒戰，則能全衆。用慈以捍守，可以安人，皆不失慈，故能勝固也。○河上公曰：夫慈仁者，百姓親附，并心一意，故以戰則

勝敵，守衛則堅固。○榮曰：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以慈為用，不失其道，在於戰陣必克前敵，故言勝也。以之守固，無復傾危，遂言固也。以慈為心，玄天所以加護，故曰救之。至道於焉保守，故曰衛之。內明是非，交戰為陣，解能破惑為勝，身不失道為守，與道同久曰固，自然無害，天將救也，外物不傷，道之衛也。○成疏：夫慈以戰則勝，以大慈之心臨於戰陣，士卒感恩，所以勝捷。內解即是六根兵馬，對於六塵，不為塵沒，故獲勝也。以守則固，用慈守衛，百姓同心，是以牢固。內解以慈心自守虛靜，則道心堅固不可拔也。

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御注：以慈戰守，豈但人和，天道孔明，亦將救衛。戰勝，天救也。守固，天衛也。是皆以慈故，故云天救慈衛。○御疏：救，助也。衛，護也。天道福善，善人則吉無不利，故以慈戰者，天將助之。以慈守者，天

將護之，戰勝守固，始賴用慈之功，救之衛之，終獲孔明之助爾。○河上公曰：天將救助善人，必與慈仁之性，使能自營助也。○成疏：天尊大道，救度行慈之人，還同慈悲，俯相衛護也。故三寶之內，以慈為先，四等之中，用慈為首，是知慈之為義其大矣哉。

古之善為士章第六十八

古之章所以次前者，前章具陳三寶，嘆美大慈，故次此章，即顯能持三寶之人，會於古之極道。就此一章，義開三別，第一爰引古實，以勸行人，第二略舉三善，顯其勝行，第三結成極道，嘆美功能。

第一爰引古實，以勸行人。

夫雲司火正之時，含道懷純之代，人心質樸，不事矜華，為士者自守恬和，善戰者止戈為勝，死灰其慮，槁木其形，入獸伴而無驚，馴鳥群而不亂，故巢公飲犢，聽堯讓而莫聞，伯成耕田，抗禹詞而不顧，卓立其行，如華岳之峭，謙卑其容，若尼山之首，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對業龍而不驚，處木雁而何懼，此乃古之善士可若以配天乎。

善爲士者不武，

御注：士，事也。武，威武也。明德之君，用道爲理，行慈儉而伏物，不威武以御人，所尚以慈，故云不武。○御疏：士，事也。善以道爲理國之事者尚德，故云不武。○河上公曰：言貴道德，不好武功。○榮曰：以慈來物，以德伏人，無鬪以力，不好以勇，無爲而化，斯不武也。○成疏：言古者善修道之士，靜退無爲，不舍慈而武勇也。

第二略舉三善，顯其勝行。

善戰者不怒，

御注：事不得已必應敵，以慈則善，不憑怒。若用力以爭，非善勝，令柔遠能邇也。○御疏：師出應敵，事在慈哀，蚊蚋致螫，驅除而已。是知善戰在乎止敵，不在乎憑怒，故云善戰不怒。○河上公曰：善以道戰者，禁邪於胸心，絕禍於未萌，無所誅怒。○榮曰：能息寇亂，善戰也。救物用慈，不怒也。○成疏：善達前境虛幻，故能制敵於未萌，妙體違

順兩空，是以心無喜怒。

善勝敵者不爭，

御注：師克在和，和則善勝，全勝之善，故不交爭。○御疏：善勝在夫以慈，不爭由乎尚德。若用力爭勝，非善勝也。今柔遠能邇，盡暢慈和，不與敵爭，敵人自伏，故云善勝不爭。○河上公曰：善以道勝敵者，附近以仁，來遠以德，不與敵戰，而敵自服也。○榮曰：道濟天下，四海來王，德綏寓內，五兵不作，物則靡之而不刃，故言勝敵。無心自然受推，故言不爭。○成疏：不爲塵染，名曰勝敵，既不喜怒，何所爭乎。善用人者爲之下。

御注：設以使人，人盡其力，必先下之，是爲善用爾。○御疏：夫善用其人，以言謙下，人必盡力，可以成功。故《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河上公曰：善用人自輔佐者，常爲人執謙下也。○榮曰：使人不失方圓之器，任物各得文武之材，善用也。寬則得衆，謙則無咎，

故言爲下也。○成疏：夫能行謙下者，必爲物所歸，故能用於人也。

第三結成極道，嘆美功能。

是謂不爭之德，

御注：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善勝是不爭之德，爲下是用人之力，能如此者，可以配天稱帝，是古之至極要道也。○御疏：此結上文善士者常柔而不武，善戰者常慈而不怒，善勝者常讓而不爭，善用者常謙而爲下。夫如是者，物竭其能，人盡其用，皆謙下之所致，豈非不爭之德乎。○河上公曰：謂上爲之下也。是乃不與人爭鬪道德也。○榮曰：此結上不武不怒而能勝敵也。○成疏：不與物爭，故成己之德，此結善勝敵不爭。是謂用人之力，御疏：夫玄默恭己，謙虛下人，人皆歡心，思竭其力，故《詩》曰：悅以使人，人忘其勞，是用人之力也。○河上公曰：身能爲人下，是謂用人臣之力。○榮曰：此結善用人爲下，

人為之盡力也。○成疏：謙下雌柔，不用於物，物必歸之而為己用，此結善用人為下也。是謂配天古之極。

成也。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十七

①原文脫「勇」字，據文義補。

御疏：此總結上來四善之行，不爭之德，能行之者，可以配天稱帝，是古之至極要道也。○河上公曰：是謂配天，能行此者，德配天也。古之極也，是乃古之極約要道者也。○榮曰：懷物以道，來遠用文，不戰而自勝，無爭而獨尊，其德高大，比之上天，其化淳和，比之極古，明虛心實腹，坐忘合道，不假威權，無勞勇猛，故言善為士者不武也。泯是非之情，除愛憎之見，善戰不怒也。物無害武，順而不逆，善勝敵不爭也。心王既靜，志在沖虛，耳目無擾，手足不勞，善用人為下也。合自然之理，故曰配天，契昔之真，際古之極也。○成疏：配，合也。天，自然也。極，道果也。言善修之士，妙體其空，達於逆順，不與物爭，故能合至理之自然，契古始之極道，此總結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十八

唐玄宗御注并疏

河上公嚴君平李榮注

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濛陽強思齊纂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用兵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守持三寶之人，能會古之極道，故次此章，即明此人雙遣空有，不舍大慈。就此一章，義開四別，第一明接物運權，示根塵總幻，第二重辯前義，以顯真空，第三明舍慈之人，輕敵失道，第四明涉境運智，無出大慈。

第一明接物運權，示根塵總幻。

夫唐堯為君，誅共工而蕩惡，大禹作乂，斬防風而示威，湯放桀於鳴條，武梟紂於牧野，玄女灼灼，白奸亭亭，雖外戰於凶人，終內慚於善勝。老君明戒，用兵有言，退一尺則我所先行，進一寸則吾將不敢，恐亡厥寶，所以慎之，嘆我浮生，沉迷莫悟，豈知高鳥盡而良弓藏，敵國滅而謀臣死。軍井未造，將不言渴，軍飯未炊，將不言饑，雖然白起賜死於秦庭，韓信見誅於漢獄，何不仰二疏之軌，挂冠東門，慕四皓之風，養渴南嶺。尊大聖明訓知止足，惟

我身常存，豈有幾亡矣。

用兵●有言：

御注：老君傷時輕殘人於兵，故托古以陳誠。有言者，謂下文。○御疏：老君疾時，輕敵致禍，樂戰殺人，故托古以申誠，所稱有言，謂下句也。○河上公曰：陳用兵之道，老子疾時用兵，故托已設其義。○榮曰：引古兵法。○成疏：用兵謂權智，攝化蒼生，亦是修行人用六根，涉於塵境。有言者有用兵之法，言在下文。

吾不敢為主而為客，

御注：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主有動作，則生事而貪。客無營為，則用慈自守。善守則全勝，生事則敗亡。進雖少，不能無事，退雖多，不失謙讓，故不敢進寸而退尺爾。○御疏：吾者，用兵之人也。先唱為主，後應為客，主先唱示，生事而貪，客後應示，以慈自守，欲明古者用兵，常有誠令，當須以慈自守，不可生事而貪。故云不敢為

主而為客者也。○河上公曰：吾不敢為主，主，先也，先舉兵也。而為客，客者，和而不唱，用兵常承天而後動也。○榮曰：在國先舉為主，在陣先動為主，先舉先動，驕盈必危，今欲保全，故云不敢為主。和而不唱，後而不先，故言而客也。○成疏：主，我身也，客，前敵也，根塵兩空，物我俱幻，既無身之能緣，亦無前塵之可染也。不敢進寸而退尺。

御疏：夫以道退守則善勝，進兵取強則敗亡。故進雖少猶傷於貪，退雖多愈得謙讓。今鄙其競爭，則云不敢進寸，尚其慈讓，故云而退尺也。○河上公曰：侵人境界，利人財寶為進，閉門守城為退。○嚴曰：幸彼還也，恐人財殫力屈。○榮曰：不以兵強外侵，故云不進寸。而以積德內守，故云退尺也。○成疏：進，取也，退，舍也。寸少以況無，尺多以況有也。既而境智雙遣，根塵兩幻，體茲中一，離彼兩偏，故

無為之可取，亦無有為之可舍也。
第二重辯前義，以顯真空。
是謂行無行，

御注：為客退尺，不與物爭，雖行應敵，與無行同。○御疏：夫行師在乎止敵，貴乎不爭，今為客退尺，善勝不爭，雖行應敵，與無行同矣。○河上公曰：彼遂不止，為天下賊，雖行誅之，不行執也。○榮曰：兵由彼起，我實不行，應物而行，無心而動，行無行也。○成疏：既遣蕩有無，又洞忘境觀，故以無行為行也。攘無臂，

御疏：注云攘臂，所以表怒，今善戰不怒，故若無臂可攘。故曰攘無臂。○河上公曰：不怒，若無臂可攘也。○嚴曰：示不傷人也。先發號施令，先服者賞，後服者傷，小下者利，大下者昌，有罪者免，有能者官，若無臂而憑怒。○榮曰：怒而行兵，用兵所以攘臂，為客退尺，不假臂以攘之，故言攘無臂也。○成疏：墮肢體，故無臂可攘。

仍無敵，

御注：仍，引也。引敵者，欲爭不爭，故若無敵可引。○御疏：仍謂引也。夫引敵欲有所爭，今以不爭為德，則是無敵可引，故曰仍無敵也。○河上公曰：雖欲仍引之心，若無敵可仍也。○榮曰：仍引彼敵，使歸無敵也。○成疏：物境空幻，無敵可因。

執無兵。

御注：執兵所以表殺，今以慈為主，故雖執，與無兵同。○御疏：執猶持也，兵者五兵，戈矛之屬也。夫執持兵者，將欲殺敵，以慈為主，自戢干戈，則雖有兵，本無殺意，是則與無兵同也。○河上公曰：雖欲執持之，若無兵刃可持用也。何者，傷彼之民，罹罪於天，遭不道之君，愍忍哀之痛也。○榮曰：傷彼無道，為此執兵以息兵，刑期無刑，未失慈義，慕道自歸，無兵可執。○成疏：離形去智，故無兵可用。

第三明舍慈之人輕敵失道。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亡吾寶。

御注：為禍之大，莫大於輕敵，輕敵則殆，喪吾以慈之寶。○御疏：幾，近也。亡，失也。寶謂慈也。夫為禍之大，莫大於輕侮前敵，好事交爭，如此則近喪失吾以慈之寶矣。且失慈，以戰則敗亡，以守則離散，代間之禍，雖非一途，離散敗亡，禍之大者也。○河上公曰：禍莫大於輕敵，夫禍亂之害，莫大於欺輕敵家，侵取不休，輕戰則敗亡也。輕敵幾喪吾寶，幾，近也，寶，身也。欺輕敵家，近喪身也。○嚴曰：輕敵者自專也，戰雖萬全，不可輕易敵人，輕敵奸生，亡時失利，福去禍來，是喪自然之寶也。○榮曰：兵主於殺，不可常行於有事，道貴幽靜，是故制物以無為。務在安人，不令有害，若退失無為之道，進無靜寇之兵，輕侮前敵，國破人亡，禍之大也。國實人富，主聖臣賢，是名得寶，人亡粟盡，臣辱主危，失近吾寶也。○成疏：禍莫大於侮敵，侮，輕凌也，

敵，前境也，輕染諸塵，致三塗之報，故成大禍也。侮敵則幾亡吾寶，幾，盡也，寶則前章三寶。舍慈而勇謂之侮敵，招之巨釁，故盡喪三寶。

第四明涉境運智，無出大慈。

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御注：抗，舉也。兩國舉兵以相加，則慈哀於人者勝也。○御疏：抗，舉也，夫兩國舉兵以相加，則由其君用道，其將以慈，矜哀於人，不求多殺者獲勝矣。○河上公曰：故抗兵相加，兩敵相戰也。哀者勝矣，哀者慈仁，士卒不近於死也。○嚴曰：人主者國之腹心，兵者國之威神，隱之玄域，不得已而後行，是以喻我豪俊，悅我士卒，哀慈於人，動得天助也。○榮曰：兩邊舉衆，名曰抗兵，多少均齊，故云相若。輕敵無備，貪而好殺者，劣也。靜必依道，動必以律，不失於慈，慈能制物，哀者勝也。內明煩惱多端，非智不破，欲陳其法，故云用兵有言。為主必雄強，作客多雌弱，行人欲息動歸靜，知雄守

雌，故云不敢為主而為客也。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學無所學，修無所修，不進寸而退尺也，識因緣之皆假，達理教之俱空，行無行也。非唯萬境虛寂，抑亦一身空淨，攘無臂也。內亡智慧，執無兵也。外絕情欲，仍無敵也。若也放情極欲，失道喪身，亡吾寶也。智慧煩惱，二種恒隨，抗兵相若也，方便用於智慧，微妙不失慈悲，漏盡或祛，肅然無累，哀者勝。○成疏：若，當也。哀，慈也。抗，舉也。言根塵相逼，舉眼色等相當也。仍以大慈之心虛察前境，則能所兩空，物我清淨，故一切諸法，皆成勝妙之境也。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吾言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接物運權，示真空之道，故次此章，即明所說之教，嘆物不能知。就此一章，文開二別，第一嘆至教甚易知，而凡不能解，第二舉聖人妙達，故外蔽內明。

第一嘆至教甚易知，而凡不能解。

《虞典》曰：道心惟微，微則易鑿，人心唯闇，闇則難明，驅驅流俗，碌碌名利，福輕如羽，不知載之於身，禍重如山，不知避之於己。凡迷倒置，信哉斯言，天下易行，無過正法，不干不預，無滅無求。住心何有之鄉，縱志洞庭之野，東西南北，盡豁達而無拘，幽夜天堂，并同途而總淨，閉目則赴於瓊圃，忘心則坐於玉虛，寂爾無隅於塵濛，知者何為而不易，豈得屈強其志，荒唐佚游，嗜肥膩於朝舖，染色聲於愛著，心情固執惡業斯生，淪於難舍之曹，不悟易行之教，被褐之聖，良所哀哉。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

御注：老君云：吾所說言契理，故易知，簡事故易行。○御疏：老君云我所言者，以暢於理，理暢則言忘，故易知也。吾所事者，事於無事，簡事則無為，故易行也。○河上公曰：老君言吾所言省而易知，約而易行也。○嚴曰：聖人言不言之言，為不為之為，絕言之道，去心除意，止為之術，去仁與智，止術去行，歸於自然，群生得志，以至長存，言易知，事易行。○榮曰：聖人言教詞約理豐，昭然義見，易知也。抱一絕於多惑，無為斷於有累，故易行

也。○成疏：吾言即前章是也，所染非染，此則易知也。行無行相，甚易行也。

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御注：天下之人滯言而不悟，煩事而不約，故莫能知，莫能行也。○御疏：此嘆衆生不能了言無言，執言而滯教，惑於言教，故莫能知也。不能悟事無事，煩事而不約，迷於塵事，故莫能行也。○河上公曰：惡柔弱，好剛強也。○榮曰：凡情不遵於玄教，守愚未開於智慧，不識此道，莫能知也。迷淪有欲，弗習無為，棄正從邪，莫能行也。○成疏：莫，無也，老君之言甚易知易行，而天下衆生昏迷愚鈍，無能知至言虛妙，依教而行者也。

言有宗，事有君。

御注：言者在理，得理而忘言，故言以無言為宗。事者在功，功成而不宰，故事以無事為君爾。○御疏：此覆釋易知易行所由。宗，本也。君，主也。夫言者所以在理，得理而

忘言，故言以不言而為宗本。事者所以在功，成功而遣事，以無事為君主。此豈不易知易行耶。○河上公曰：我所言有宗祖根本，事有君臣上下，世人不知者，非我之無德，與我反。○榮曰：宗，本也，君，主也。以道德為本，其實易知，以無為為主，其實易行。失本逐末者多矣，不體真宗，放情違性者衆焉，寧知君主舉衆并皆如此，故云天下莫能知行也。○成疏：言，經教也，君，天子也。言教雖廣，宗之者重玄，世事雖繁，統之者君主，舉此旨要，以表易知。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

河上公曰：夫唯世人無知，是我道德之暗昧，不見於外，窮極微妙，故無知。○榮曰：物皆闇惑，內無一毫之鑒，故云無知。迷理失道，外無萬境之智，故不吾知。○成疏：不吾知，猶不知吾也。唯彼衆生無知頑鈍，故不能知我之至言也。知我者希，則我者貴。

御注：了知我忘知之意者希少，法則不言之教者至貴之爾。○御疏：希，少也。則，法也。老君言知我忘言契理之意者，至希少也。若能法則我言而行之者，則可尊貴矣。○河上公曰：希，少也。唯達道乃能知我，故為貴之也。○榮曰：役役之輩，所重者名，區區之徒，所愛者利。少能體道，故言知我者希。弱喪不歸，歸之由於正路，漂浪不反，反之入彼真源，道在則尊，法之為貴也。○成疏：知我者希，凡情浮淺，蒙昧者多，體知聖教，甚自希少。則我者貴，則，法也。依我經教，則而行之，證於聖果，所以為貴。

第二舉聖人妙達，故外蔽內明。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御注：被褐者，晦其外。懷玉者，明其內。故知我者希爾。○御疏：褐，裘也，賤者之服。襲裘褐者，所以蔽下之美衣也。玉者潔而潤，可以比德君子，言此者欲明聖人內心慧了，外狀如愚，以如愚之狀，故云被褐，以慧了之心，故云懷玉。○河上公曰：被褐者薄外，懷玉者厚內也。匿寶藏德，不示人也。○嚴曰：被褐者，薄其身，懷玉者，厚其神。○榮曰：順俗同塵，外示粗服，被褐也。玄德無染，純白光生，懷玉也。○成疏：知於聖言，則於聖教，解行具足，故成聖人。褐是野人之服，玉是珍貴之寶，外迹同塵，被褐也。內心虛靜，懷玉也。懷玉也，迹處俗而恒真，被褐也，心虛凝而接物也。

知不知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聖人知道，故外

蔽內明，故次此章，明雖復能知，而多知無知相，就此一章，義分二別，第一明迹本本迹，顯應物隨機，第二明寂應應寂，彰聖心無累。

第一明迹本本迹，顯應物隨機。

夫閉門塞兌，大聖之洪規，檢欲慎微，先賢之令範，故周公廟復，黃金之口三緘，夫子庭中，白珪之言再復，季布見重於一諾，何曾奢至於萬錢，約則清恬，奢則詬厲，劉昆含道，答漢帝稱顯然，顏子庶幾，居孔門如愚昧，豈同轟轟盜跖，遂利死於東陵，察察江充，讒毒亡於北獄，庚純相譏於市井，便遭大禍，孔光不洩於溫樹，方乃全軀。為者敗之，頃觀混沌之鑿，不知妙矣，必照欹器之箴，馬鈞百而致亡，鷄養全而勝矣，聖人成病，為我凡夫乎。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御注：了法性空，本非知法，於知忘知，是德之上。不知知法，本性是空，不知強知，是行之病。○御疏：夫法性本空，而非知法，聖人悟此，不有取相之知，於知不著，故云不知，是德之上，此釋悟也。不知知病者，言常俗之人不知知法本非真實，於此無知之理，強謂有知，有取著之縛，所以為行之病，此辯迷也。○河

上公曰：知不知，上，知道不言知，是乃德之上。不知知病，不知道言知，是乃德之病也。○嚴曰：知而絕知，不困於知知，故不生，禍亂息矣。不知知而絕知，欲求於知，是病也。○榮曰：慧徹空有，知通真俗，知也。所照之境，觸境皆空，能鑒之智，無智不寂，能所俱泯，境智同忘，不知也。照如無照，知如無知，此為上德也。不知強知，多知多失，傷身損命，是知之病。○成疏：知不知，上，聖人妙契重玄，迹不乖本，洞忘虛寂，知則無知，至本虛凝，故稱為上。故《莊子》云：知子之不知耶，曰吾惡乎知之。不知知，病，自本降迹，無知而知，涉事救苦，故稱為病。

第二明寂應應寂，彰聖心無累。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御注：夫唯能病強知之病，是以病病強知所病。○御疏：衆生強知，妄生見著，而為病惱。夫唯能病強知之病，於知忘知，則不為強知所病，故云是以不病。○河上公曰：

夫唯病苦衆人有強知之病，是乃不自病也。

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御注：唯聖人所以不病者，以其病衆人強知之病，是以不病也。○御疏：聖人正知元明，了悟實相，於知忘知，故不為知之所病，所以者以其病凡夫有強知之病，故說真智以破之。妄知之病既除，真知之藥亦遣，故云不病也。○河上公曰：聖人不病，以其病病，聖人無此強知之病者，以其常若衆人有此病也。是以不病，以此非人也，故不自病。夫聖人懷通達之智，托於不知者，欲使天下質樸忠正，各守純性。小人不知道意，而妄行強知之事，以自顯著，內傷精神，滅壽消年矣。○榮曰：聖本遺知，是以不病，痛彼衆生，有強知之病，以其病病也，痛惜衆生，雖為軫慮而分別，塵累不染，聖人是以不病也。亦言以其病病者，言衆人為分別之病所病也，教以除分別，忘知見，既無有為之患，故言是以不

病也。○成疏：是以聖人不病，聖人能行所兩忘，境智雙遣，玄鑒洞照，御氣乘雲，本迹虛夷，有何病累。以其病病，是以不病，聖人無知覺之疵，而凡有分別之病，為病衆生之病，所以降迹同凡，說法闡教，志存救溺，既而不病而病，病而不病，故不病也。

人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人不畏威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聖心忘知，而能應物之病，故次此章，即顯治病之術，愈病之方。就此一章，義分三別，第一明凡不畏威，必招惡報，第二勸處心寬裕，方會真源，第三明舉聖證成，示其取舍。

第一明凡不畏威，必招惡報。

夫上天有龍象雷霆，冥司有三途五若苦，人不畏破裂，須臾地獄之中，極為辛苦，隱隱搏天之羽，飛劫石而難周，皎皎日月之暉，照幽塗而莫曉，岩岩銅柱，左右傷身，凜凜刀山，縱橫碎骨，魂魄號叫，思度脫而無聞，出氣成烟，吞鐵丸而喉爛，前生何罪，得至於斯，良由狹其所居，不修于命，豈知唐堯化美，廣闢四門，殷帝含仁，大開三面，吉祥止止，道德淳淳，其度

量若大鵬之舉赤霄，其深沉似長鯤之躍滄海，舉逸翻而縱凌暎，直壓雲天，蓄巨鱗而鼓波濤，橫擊溟渤，不知上下，莫辨東西，豈厭其生，以成偏狹，去彼取此者，聖人之圖也。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

御注：有威而可畏謂之威。言人於小不畏，拙於慎微，則至大可畏。○御疏：有威可畏謂之威。夫欲惡之來，起於微末，積成病累，為彼大威，人不知慎其細微，則至於大可畏也。

○河上公曰：威，害也。人不畏小害則大害至，謂死亡也。畏之者，當愛精養神，承天順地。○嚴曰：昌衰吉凶，皆由於己，若不畏微，則必畏彰。○榮曰：威，刑法也。若不畏於小罪，積惡不休，犯網觸羅，亡身損命，大威至也。內明不懼塵累，縱欲不止，欲縱則精散，形穢則神離，神離則形敗，精散則體弊，故入真道而無緣，為生死之所害，則大威至。○成疏：威謂威刑，即所謂經戒科目是也。大威即三塗惡趣，北都羅酆之刑法也。言凡夫不憚經戒，妄造諸惡者，則遭風刀大刑，必

將至也。

第二勸處心寬裕，方會真源。

無狹其所居，

御注：神所居者，心也。無狹者，除情去欲。○御疏：神所居者心也，人當忘情去欲，寬柔其懷，使靈府閑豫，神棲於心，身乃存也。○河上公曰：謂心居神當寬柔，不當急狹也。

○嚴曰：禍莫大於亡軀，福莫大乎存身，存身之道，莫過乎養神，養神之要，當靜心而寬也。○榮曰：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人以所生為樂，受生為貴，不能閑居以養生，修善以防死，流宕失鄉，受著他處，以他處為廣大，以本鄉為狹陋，此狹其所居也。長惡傷行，縱欲傷身，動之死地，不存久視，厭其生也，勸言無者，莫令如此也。○成疏：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厭，捨也。狹，劣也。居，安處也。所生，心也。言修道行人，必須處心無系，不得域情狹劣，厭離所生，何者？夫身雖虛空，而是受道之器，不用耽愛，亦不可厭

憎，故耽愛則滯於有為，厭憎則溺於空見，不耽不厭，處中而忘中，乃守真學者也。

無厭其所生。

御注：身所生者，神也。無厭者，少思寡欲，不勞倦也。○御疏：身所生者，神也，厭，惡也。人由神而生，故謂神為所生也。神明托虛好靜，人當洗心息慮，神自歸之。若嗜欲黷神，營為滑性，則精氣散越，散越則生亡，故勸令無厭所生之神，以存長久之道。○河上公曰：人所以生者，以有精神，托空虛，喜清靜，飲食不節，忽道念色，邪僻滿腹，為伐本厭神也。

夫唯不厭，是以不厭。

御注：夫唯不厭神，是以神亦不厭人爾。○御疏：善貸曰道，資形者神，人能愛道存神，故云夫唯不厭。除垢止念，惟精惟一，神不厭人，故云是以不厭。○河上公曰：夫唯獨不厭精神之人，洗心垢濁，恬泊無欲，則精神居之不厭也。○榮曰：

通生由道，成形藉神，若能愛道存神，故云夫唯不厭。除垢止念，志靜形清，神既附人，道亦愛己，言是以不厭也。○成疏：唯被所修之境，非空非有，故能修之。智亦不愛不憎，憎智相符，是以不厭也。

第三明舉聖證成，示其取舍。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

御注：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自知其身，防可畏之事，自愛其身，無厭神之咎，不自見其能以犯患，不自貴其身以聚怨。去此自見自貴，取此知愛也。○御疏：自知者反照內省，防害於微，令無可畏之事。不自見者，不自彰見其才能，炫耀於物，違理失當，以招患也。○河上公曰：是以聖人自知，自知己之得失也。不自見，不自顯見德美於外，藏之於內也。○榮曰：故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凡情失道，乃為無識，聖智達理，故曰自知，忘於人我，泯於聞見，故曰不自見。寶神惜氣，固精志道，

不輕此生，故云自愛不自大，以賤小不尊，行以加人，忘於高下，故言不自貴。自知自愛者悟理，自見自貴者迷方，聖人說己化物，使物知歸，去彼自見自貴之悟物，取此自知自愛以全真。○成疏：智符道境，了達真源，故自知也。四大假合，坐忘墮體，不自見也。

自愛不自貴。

御疏：聖人自保愛其身，絕去嗜欲，令神不厭，身不自貴者，不自矜貴其身，凌虐於物，以聚怨爾。○河上公曰：自愛，自愛其身，以保精氣也。不自貴，不自貴高，榮名於世也。○成疏：保養真性，不輕染欲，自愛也。謙卑靜退，先物後己，不自貴也。

故去彼取此。

御注：去彼見貴，取此知愛。○御疏：去彼自見自貴，取此自知自愛，聖人得平等智，了法性空，理無去取，開教引凡，寓言之爾。○河上公曰：去彼自見自貴，取此自知自愛

也。○成疏：去彼自見自貴，取此自知自愛，欲示物鑒戒，故寄去取為言也。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十八

①用兵：此二字原脫，據《老子》原文補。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十九

唐玄宗御注并疏
河上公嚴君平李榮注
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濛陽強思齊纂

勇於敢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無知衆生不畏威網，淪溺三途，故次此章，重明此人勇進有為，故歸流生死。就此一章，義開三別，第一明凡聖二行，利害不同，第二明福善禍淫，出乎天理，第三結天網寬大，而報應無差。

第一明凡聖二行，利害不同。

夫聖人之心，若天之用道，帝王立國，謙卑能光，柔善所以威，剛勇而致禍，故赤帝順而昌，漢宗，白公逆而殘楚刃，勇敢必殺，可著茲明，兩者示人，何不照鑒。豐隆振響，逢夏帝而將鳴，鴻雁于飛，屬秋陰而必舉，凡物無識，猶感時而獨行，況人懷心，不依道而何去，天網不紊，日月所以貞明，地理無差，山河於焉靜鎮，不頹崩於朽壤，無發泄於尾閭，致柔之道既弘，配謙之德斯固，不言而應，不召而來，雖天網之恢恢，積善惡而無失矣。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

御注：敢謂果敢，言人勇於果敢從事，則失於謙柔退讓，必害於身，故云則殺。不敢者，則可以活。○御疏：剛決為勇，必果為敢，言強梁之人，無所畏忌，失於謙柔，決於果敢，犯上作亂者，則是殺身之道也，故曰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者，人若於事靜慎，斂身知退，所決在於不敢強梁犯患，則是活身之道，故云勇於不敢則活。○河上公曰：勇於敢則殺，勇敢有為，則殺身也。勇於不敢則活，勇於不敢有為，則活其身者也。○榮曰：不懼為勇，心果為敢，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然智非計策，力異驍雄，貪利而前，必喪身命，故言則殺。義不爭利，仁必以慈，或以道德來人，或以策智伏物，於物無害，在我全身，故言則活。內明勇於聲色者殺身，不敢情塵者活己。○成疏：勇，猛進也，敢，果決也，殺，死滅也，活，長生也。言進心果決，貪於世事，則死滅

也。若進心虛淡，不敢貪染，即長生也。知此兩者，或利或害。

御注：知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兩者，敢與不敢。或有也。能知不敢者有利，敢者有害，當須勇於不敢，此勇敢之人。動有災害，乃天之所惡，誰能知其故哉。爾。○御疏：兩者，敢與不敢也。言人能知勇敢則殺而有害，不敢則活而有利，當須勇於不敢。此兩者在勇雖同，所施則異，故云或利或害。○河上公曰：常知此兩者，謂敢與不敢也。或利或害，活身為利，殺身為害。○榮曰：謂殺活也。○成疏：或，不定也。兩謂敢與不敢也。言進心不敢得長生，故利。進身貪染，歸於死滅，故害也。

第二明福善禍淫，出乎天理。

天之所惡，孰知其故？

御疏：孰，誰也。故，猶意故也。勇敢於有為之人，動則有害，乃天道之所惡也，而代俗之人，誰能知其意故

者乎。○河上公曰：天之所惡，惡有為也。孰知其故，誰能知天意之故不犯之。○榮曰：言天道好生惡殺，人多不能就利遺害，此乃不識天之意故也。○成疏：天然之理，福善禍淫，推窮報應，莫知其宰。是以聖人猶難之。

御注：聖人猶難為勇敢之事。○御疏：此舉聖以勵凡也。夫以聖人之明，猶難於勇敢，懼其為害，況於凡人欲為勇敢，焉得無害乎。○河上公曰：言聖人之明德，猶難於勇敢，況無聖人之德而欲行之乎。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御注：此下言天道謙虛，以戒人事勇敢。天不與物爭，四時盈虛，物無違者。○御疏：因上言天之所惡，故此下四句廣明天道謙虛，以戒人事勇敢。人懷勝負，所以有爭，天道平施，唯善是與，物莫之違，故云善勝也。○河上公曰：天不與人爭貴賤，而人畏之也。○榮曰：天道無心，與物不競，自然尊貴，而居物先

也。○成疏：自然之道，但不與物爭，而謙退卑己者，必獲於勝善之報也。

不言而善應，

御注：天何言哉，福善禍淫，曾無差忒，故云善應。○御疏：天何言哉，但福善禍淫，吉凶感應，故曰不言而善應。○河上公曰：天不言，萬物自動以應時。○榮曰：報於罪福，信之影響，毫分不失，故言善應。○成疏：禍福之報，其猶影響，不待言辭而善惡必應。

不召而自來，

御注：天道不召物使從己，物不能違，自來順天爾。○御疏：凡物之來，皆由命召，今天不召於物而使從己，而萬物自來而順之，則負陰抱陽，春生夏長，皆非召而來也。○河上公曰：天不呼召萬物，皆負陰而向陽也。○榮曰：春生冬謝，寒往暑來，往者既非所遣，來者亦非命召也。○成疏：善惡報應，隨其行業，不待呼召而必自來也。

緝然而善謀。

御注：與疏解同。○御疏：註云天道玄遠，緝然寬大，垂象示變，人可則之，故云善謀。○河上公曰：緝，寬也，天道雖寬博，善謀慮人事，修善行惡，各蒙其報也。○嚴曰：寂然蕩蕩，無所不圖也。○榮曰：大道甚夷，故曰緝然。圖人之得失，賞罰無差，鑒人之善惡，災祥不爽，故曰善謀。○成疏：謀，計數也。言幽冥之理，無勞言說，而善能計算功過，毫分無失也。

第三結天網寬大，而報應無差。

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御注：天之網羅，恢恢遠也，刑淫賞善，分毫不失。○御疏：恢恢，寬大也。此覆釋上天道等義也。天道網羅雖復寬大，疏而且遠，賞善罰惡，不失毫分也。○河上公曰：天所網羅，恢恢甚大，雖疏遠，司察人善惡無有所失。○榮曰：羅之以太虛，網之於有象，既寬且大，故曰恢恢。罪有公私，憊無大小，微著皆盡，疏

密無遺，故言不失。○成疏：恢恢，寬大也。網，憲法也。言天尊自然之網，甚自寬大疏遠，而業無大小，功過酬報，終無差失也。

人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人不畏死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衆生不畏威刑，必遭天網，故次此章，明於天網，自有冥司。就此一章，義開四別，第一明衆生障重，不懼威刑，第二明爲罪既深，必招苦報，第三明此苦報，自有冥司，第四明強代冥司，反獲其咎。

第一明衆生障重，不懼威刑。

夫天道正名，司刑自然，奈何君主以死懼人，但佩玉宸而臨時，握金樞而御極，伊呂作相，平勃爲謀，鼎業克昌，爰俟太平之主，神功獨配，方稱揖讓之君，然後鼓腹于庭，擊壤于野，不知帝力，豈荷王恩。五月披裘，不羨輕肥之客，一尺少布，唯存正直之人，則知百年大期，并計于命。生則金珠異宅，羊祜自知，死則石碑生金，郭璞先識，故傳曰死生有命，誠爲信哉。今明妄謬行刑，以代司殺，理既不泯，冥何合焉，如代匠之規，必致傷手之禍矣。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御注：縱放情欲，動之死地，習以爲

常，嘗無畏者，人君當以清靜化之，奈何更立刑法，以誅殺恐懼之乎。

○御疏：言人不能守道清靜，而放縱情欲，動之死地，積習生常，曾無畏者，人君當以清靜為化而教導之，奈何行刑法誅殺而恐懼之乎。○河上公曰：民不畏死，治國者刑罰酷深，民不聊生，故不畏死也。治身者，嗜欲傷神，貪財殺身，民不知畏之也。奈何以死懼之，人君不寬其刑罰，教人去情欲，奈何設刑罰，以死懼之也。○嚴曰：人之情性，得意而安寧，失意則圖非，窮困而輕死，安寧而愛身，民心不得，性命不全，則號令不動也。窮溪之獸，不避兇虎，其性非易，事理然也。○榮曰：時逢有道，物皆愛生，代屬無為，人咸惜死。若不能綏之以至德，而制之以嚴刑，人不聊生，故言人不畏死。人不畏死，本由酷罰，宜須在宥，用德忘刑，如何還以酷法理人，欲人懼之於死，此嘆當時之失也。○成疏：此斥凡情迷惑，染滯深重，

貪逐前境，不憚死生，雖復經戒嚴明，曾無恐懼，故發奈何之嘆，深長痛之。

第二明為罪既深，必招苦報。

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御注：若使代人皆從清淨之化，不敢溺情縱欲，常畏於死，而獨奇詐者，假令吾勢得執殺此奇詐之人，孰敢即殺爾。○御疏：此明人君化以無為，人皆少欲，各全其生，常畏於死。而獨有為於奇詐不善之行者，適令吾勢得執而殺之，亦誰敢即殺。所以不殺者，為自有天網司殺之也，故下文云。○河上公曰：若使民常畏死，當除己之所殘剋，教民去利欲也。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矣，以道教化，而民不從，反為奇巧，乃應王法執而殺之，誰敢有犯者。老子傷時王不先道德化之而先刑罰。○榮曰：奇者詭異亂群也，若時王用道，人盡全生，名為畏死也，其有強梁之者，亂群之人，為於罪

業，彌更奇異，天不長惡，故得執殺之，懼死自無為過之人，修生孰敢為非之者也。○成疏：貪欲之心，日生奇詐，堅執顛倒，遂以為常者，冥司捕獲，執而殺之，風刀考楚，經文明證，若有性識之夫，誰復敢造罪耶。

第三明此苦報，自有冥司。

常有司殺者殺。

御注：如此奇詐之人，天網不失，是常有天之司殺者殺之。言不善之人，司殺自殺，人君用勢，得執殺而便殺之，是代司殺。○御疏：司，主也。天鑒孔明，無所不察，奇詐之人，不得其死，是有天之司殺者殺之矣。○河上公曰：司殺者天，居高臨下，司察人過，天網恢恢，疏而不失者是也。○嚴曰：司殺者大臣也，帝王之道，無事無為，前後左右，各有所任，作禍者身死，竊威者宗亡，百官趨職，主無與焉也。○榮曰：司，主也，賞罰之理是常，生殺之官有主，不可以為非，犯法者合

死，而欲擅代殺之。○成疏：此之刑網自有宰牧，即三官九署，百二十曹，及北都羅鄴，泉曲之府，八難五苦，各有司存。

第四強代冥司，反獲其咎。

夫代司殺者，是謂代大匠斲。

御注：人君好自執殺，必不得天理，是猶拙夫代大匠斲木。○御疏：言不善之人，司殺自殺，人君用勢，得執殺而便殺之，是代司殺者殺人，不得天理，猶如拙夫代大匠斲木矣。○河上公曰：天道至明，司殺有常，猶春生夏長，秋成冬藏，斗杓運移，以節度行之，人君欲代殺之，是猶拙夫代大匠斲木，勞而無功。○嚴曰：代司殺者，人君也，百官失理，政事亡也。人主自斲，工人拱手，人君自殺，百官失宜。○榮曰：夫代司殺者，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不傷其手，天道雖遠，玄鑒孔明，賞善罰惡，著在於冥司，春生夏長，彰之於見代，時政不能任之以天理，而代之以人功，亦失之於道也。然

則頑人少能從化，奸黠多有難防，隨時定宜，制之法令，自有司刑之職，主殺之官，若推之不以其主司，殺之不由其主，而擅殺者，猶拙夫之代巧匠，必有傷手之憂，少有不傷，所傷多矣。○成疏：夫代司殺者，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衆生造業，各招其報，刑辟苦楚，自有冥司。無識之人，師心專輒，強代冥司而行誅戮者，何異庸拙之士代匠運斲。夫拙士運斲，斲非其任，豈唯所作不成，抑乃反傷其手，強代司殺，其義亦然，非徒濫職，翻獲其釁。

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御注：拙夫代斲，豈但傷材，亦自傷其手。人君任刑，代彼司殺，豈唯殘害百姓，抑亦自喪天和。○御疏：大匠斲木，動合方圓，拙夫代之，必失繩墨，惡得不損於材而傷其手乎。天網不失，神理昭明，人君任刑，代彼司殺，惡得不善於人而喪其天和乎。奈何以死懼之，斯之謂也。○

河上公曰：人君行刑罰，猶拙人代大匠斲，則方圓不得其理，還自傷。代天殺者，失紀綱，不得其紀綱，還受其殃也。○嚴曰：工人拱手，則大厦不成，人君專殺，則天下失理。大厦不成，則無以庇子孫，天下失治，則無以安社稷也。

人之飢章第七十五

人之飢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衆生爲罪既深，必招苦報，故次此章，即明所以獲斯苦報，爲耽著有爲，故此章中，具明有爲之狀。就此一章，義開三別，第一明衆生所以無德，爲耽染有爲，第二明衆生所以殘年，爲資生太甚，第三示忘生之美，以勸學人。

第一明衆生所以無德，爲耽染有爲。

夫道術相忘，人斯得趣江湖，放曠魚也自全。至如文景恩流，成康化美，固周稱大賚，漢曰措刑，楛矢東來，神膠西至，四人安泰，百姓無爲，鄉貢八蠶之綿，田收再熟之稻，和風靡於晨夕，甘露下於軒庭，太子德富於青宮，公卿道弼於丹闕，天平地正，訟息刑清，堯人比屋而可封，不遠斯得，軒襲胥庭而俗阜，可假同

年，時衡正理之歡，豈有人飢之稅，既不輕死，家懷養生聖化無爲，我自安矣。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

御注：天下之人所以飢乏不足，以其君上食用賦稅之太多。○御疏：夫人，國之本也。若政煩賦重，而人貧乏，則國本斯弊，弊則危矣。是以下人不足，由君上食用賦稅之太多，是以令其飢乏爾。○河上公曰：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人民所以飢寒者，以其君上稅食太多，故是以飢爾，是以民皆化上為貪，叛道違德，故飢也。○榮曰：百姓飢窮，四民困乏，非佗由也，稅重賦多。○成疏：云民之飢，上其食稅之多。飢謂內無德也，上，心也，心為五藏百行之主，故稱為上也。稅者聚斂也。食者滋味也。言修行人所以壞德者，為心緣前境，多貪滋味故也。是以飢，結前義也。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

御注：天下之人所以難治化，為其君上有為則難理，詐興多爾。○御

疏：蠢爾蒼生，資君以理，為理之本，諒在無為，故我無為而人自化。今人所以難理者，由君上之有為，有為則政煩而人擾，動生大偽，是以難理。○河上公曰：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民之不可治者，以其君上多欲，好有為也，是以難治。○嚴曰：是以其民化上有為，情偽難治也。○榮曰：有為撓物，所以難治，無為正身，自然易化。○成疏：百姓之難治，以其上有為，所以百行馳騫，紛然難理，只為心耽有為，故心若無為，則諸行易治也，是知萬境唯在一心。是以難治，結前也。

第二明衆生所以殘年，為資生太甚。

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

御注：天下人輕死者，以其違分求生太厚之故，是以輕死爾。○御疏：人之所以輕入死地喪其生者，皆以其違分求生養生太厚，不顧刑網，以徇所求，是以輕死。○河上公曰：人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人民

所以輕犯死者，以其求生活之道太厚，貪利以自危也，是以輕死。○嚴曰：以求生太厚之故，輕入死地也。○榮曰：重生之人，制浮情於正性，輕死之輩，溺邪識於愛流，取彼有生之生命，以養虛假之生身，故言生生之厚。厚者積也，多也，事積則亂心，味多則爽口，不能重慎，以保長生，縱欲喪身，輕之死地也。○成疏：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修行人所以不終天年而輕入死地者，以其迷情顛倒，未能悟達，不知物我俱幻，即生無生，既而多貪六塵，厚資四大故也。是以輕死，結前義也。

第三示忘生之美，以勸學人。

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

御注：自然之分足則生全，若養過其分，分過則生亡。故夫唯無以厚其生為者，是賢於貴生乎。○御疏：夫生也有涯，安分則足，既不可違，亦不可加。若營生於至當之外，則惑矣。故不厚生而生全，求厚生而生喪。故知夫無以生為憂者，是

賢勝於矜貴其生之人。○河上公曰：夫唯獨無以生為務者，爵祿不干於意，財利不入於身，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使，則賢於貴生也。○嚴曰：自然之道，常與物反，無身者生，有身者死，生而趨利者，為死之元，無生去利者，為生之始，無以人為，可以康寧，無以生為，可以長生也。○榮曰：天以生為有，而厚養過其分，遂致傷生，此未能重生也。達至道者，觀身非有，悟理無生，不見虛假之形，自祛染愛之累，與虛淨而合德，共至道而同根，雖不養生，而生自養，此所為能重生也。賢，德也，貴，重也。○成疏：賢，善也，玄悟之士，非滅色空，焉能坐忘，而生無相，是以膾腴榮利，厭穢風塵，故獨不以生為生者，是善能攝衛貴生之人也。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人之生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生生之人，翻致輕死，忘生之者，反獲長生。故次此章，即明柔弱之類必獲長生，剛強之徒，體歸死滅，欲

料簡勝劣，所以次之。就此一章，義分三別，第一雙舉二喻，以况剛柔，第二合喻，辯其勝劣，第三法喻并陳，重結其義未。

第一雙舉二喻，以况剛柔。

夫調正南昌，注生名而柔弱，鄴都北帝，握死籍而強梁，寰宇輕清，長保風雲之潤，地理實厚，唯聞金石之堅，堅則堅而可銷，潤則潤而無瘼，至道制則常處下流，用剛鼻為不祥，將抉眼為非命，要離何詐，殺棄子之求人，盜跖何愚，違父兄而赫勇，豈知物我齊遣，謙柔每居，不假蓋於卜酉，自秉羽於孫叔，木澗泛水，枯葉如風，晉鄙之殪鐵鎚，季倫之亡金斧，死而後悔，誰之過與。未若清恬保真，名利都絕，榮華劇於春夢，富貴比於浮雲，則柔弱者長生，虛心者仙矣。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

御注：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生之柔弱，和氣全也。死之堅強，和氣散也。欲明守柔弱者，全生保年。為強梁者，亡身失性。○御疏：人之生也，和氣流行，百體以之柔弱。人之死也，和氣離散，四支以之堅

強。言此者，示柔弱堅強為生死之戒也。○河上公曰：人生也柔弱，生含和氣，抱精神，故柔弱。其死也堅強，人死和氣竭，精神亡，故堅強。○榮曰：天下莫柔弱於氣，氣莫柔弱於道，是以人受生必資道，氣存則屈伸由己，道在則動靜任神，順心無逆，從事靡違，故言柔弱。不能保氣，氣竭則身亡，未解怡神，神逝則命殞，命殞則身亡，不能轉動，故曰堅強也。○成疏：人之生柔弱，其死堅強，萬物草木之生柔弱，其死枯槁，言人生存有命，則支節柔弱，及其死也，骨肉堅強。草木之類，生時軟脆，及其死也，條柯枯槁，所以生而柔軟者，和氣歸也。死而堅強者，和氣離也。舉此有識無識為喻者，意在勸勵學人，令去剛用柔也。

第二合喻，辯其勝劣。

萬物草木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

御疏：此舉喻也。萬物草木氣聚而生，故枝葉敷榮而柔脆，氣竭而死，則條幹變衰而枯槁。前明有識，此

舉無情，無情者以氣聚散為榮枯，有識者以道存亡為生死。○河上公曰：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和氣存也。其死也枯槁，和氣去也。○榮曰：無情之物有氣故生，無氣故死，是知有識之類，得道於焉柔弱，失道所以堅強也。

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御疏：此結前義也。言草木生則柔脆，死則堅強，則知人為堅強之行者，是入死之徒。為柔弱之行者，是出生之類。○河上公曰：以其上二事觀之，知堅強者死，柔弱者生也。○嚴曰：人之生也柔弱，為神在身，血氣流行，骨弱筋柔，動止屈伸，無不得也。及其死也，神去於身，形容枯槁，舌縮體伸，是堅強也。又曰：柔弱，嬰孩也，堅強，少壯也，血氣方剛，則衰老將至，骨枯筋急，食欲無味，死期不遠。強盛所致，柔弱者則曰以強矣，人之既然，草木亦爾。○榮曰：結上有識無情，生死二理，各有徒類。○成疏：徒，類也，是知行

剛強者，乖於和理，故與死為類。行柔弱者，順於和氣，故與生為徒。此合喻也。

第三法喻并陳，重結前義。

是以兵強則不勝，

御注：見哀者勝，故知恃強者必敗也。○御疏：此下轉結前義也。用

兵有言，以慈為主，故云兵恃強則

敗，欲明人恃強則死爾。○河上公

曰：強大之兵，輕戰樂殺，毒流怨

結，衆弱共一，強故不勝也。○嚴

曰：敵四應之兵以恃強，利人土壤，

欲人財貨，夷人宗廟，喪人社稷，以

顯其威，親之者死，事之者禍，生為

天下病，死為天下利，衆弱四應，共

為一強，故不勝也。○榮曰：是以

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不以德而

固，乃恃兵為強，兵強暴於天下，好

殺物之所惡，聚寡為衆，扶弱為強，

反共攻之，則有不勝，是以木之強

也，枝葉共生其上，柱之強也，梁棟

鎮之於下，以斯曉喻，欲令務修德以

柔弱，不飾兵以堅強。○成疏：是

以兵強不勝，木強則共，兵謂三毒六根也。言人縱恣六情，強暴前境，而貪取無厭者，必遭重殃大禍，故不勝也。譬如樹木粗強，故枝條共壓其上，亦猶梁棟宏壯，故椽瓦壓其上

也。

木強則共。

御注：木本強大，故處於下。枝條

柔弱，共生於上。蓋取柔弱在上，強

梁者在下也。○御疏：云木本強

大，故處於下。枝條柔弱，共生於

上。蓋取其柔弱者處上，強梁者在

下，故下文云。○河上公曰：木強

大，枝葉共生其上。

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御疏：結上文木根本強大，即枝葉

共生其上之義，欲明強梁之人，常在

柔弱之下爾。○河上公曰：興物造

功，大木處下，小物處上，天道抑強

扶弱，自然之效也。○嚴曰：神明

之道，小不載大，輕不載重，何則？

強人為天下憂愁，強木處下，根本枯槁，此自明強人不得為王也。○榮

曰：生者人之所欣，柔弱者生之徒，豈非上耶。死者物之所感，堅強者死之徒，寧非下耶。○成疏：堅強之木居下，柔弱之條處上，故堅強之人居九幽之下，柔弱之士處三清之上也。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辯剛柔勝劣，以勸學人，故次此章，重明剛柔損益，以進修學。就此章內，義分三別，第一起譬喻略示高下，第二正說，廣明損益，第三舉聖，結成其義。

第一起譬喻，略示高下。

夫霄人無知，直語難曉，要資為喻，方可易明，天道虛無，非情可測，欲知其意，猶似張弓，高下得中，遠近必當，張衡妙術，萬里動於風鳥，漢武仙才，三秋驚於雲雁，應時而赴，不爽其來，天道損於有餘，人道減於不足，天人反用，損益殊乖，豈知元炁氤氳，玄宗渺邈，中有真寂，陶甄厥興，不以人助天，不用心損道。搏風九萬，任大鵬之自飛，擊水三千，縱游鯤之獨運。言之弓矢，皆獲穀中，舉抑當途，無令越放。譬之簫也，弄玉拘浮雲而始吹，比之琴焉，姑蘇運流水而成曲。斯乃合心合理，可及可全，其唯有道之夫，方契幽玄之妙。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

御注：天道玄遠，非喻不明，故舉張弓以彰其用。○御疏：此法喻雙舉也。夫天道玄遠，非喻不明，故舉張弓以昭天德。張弓之法，具如下文。○河上公曰：天道孔明，舉物類以為喻。○榮曰：人事近而淺，面之而不測其情，天道遠而深，仰之而豈觀其理，迷徒易曉，正道難明，故借彼張弓以之為喻。○成疏：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者，猶喻也。自然之道，喻若張弓，舉下使高，抑高令下，高下調適，方始運箭。

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

御注：張弓如此，乃能命中，是猶天道虧盈益謙，欲令人君法天字人，故示抑高舉下之道。○御疏：夫弓之為用，當合材定體，令弛張調利。高者抑之，下者舉之者，為架箭之時準的也。有餘損之，不足與之者，為發矢之時遠近，如此則能命中矣。天

道亦然，日月寒暑，一往一來，來則損其有餘，往者與其不足，則成歲功矣。人君者，當法於天道，抑強扶弱，損有利無，故舉虧盈益謙，欲令稱物平施爾。○河上公曰：言張弓和調之如是乃可用。夫抑高舉下，損強益弱，天地之道。○嚴曰：夫弓之為用也，必在調和，弦高急者，寬而緩之，弦弛下者，攝而上之。其餘者削而損之，其有不足者，補而益之。弦質相任，調和為常，故弓可用而矢可行。○榮曰：用弓之道，高者恐過，故抑之令不高，下者不及，故舉之令不下，不高不下，中前期也。為國之者，損有餘之富，益不足之貧，貧被益而不貧，富經損而不富，中於為國之政也。太高恐於邈空，抑之令不空也。極下慮之滯有，舉之令不有也，不有不空，合於中道也。

第二正說，廣明損益。

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

成疏：傲慢有餘者，必招損敗，謙和

不足者，與其福善，天道如是，故似張弓。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御注：大道平施，哀多益寡，人則違天，翻損不足也。○御疏：此明人不能同天損益。注云哀多益寡者，《易·謙卦》之詞也。○河上公曰：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天之道損有餘而益謙，天常尚中和為上。人之道則不然，人道則與天道反也。損不足奉有餘，世俗之人，損貧以奉富，奪弱以益強也。○榮曰：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釋天道以合喻。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奉有餘，言人為行，與天道反，未能損強益弱，而乃滅貧增富。○成疏：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福善禍淫，自然之理，仍前生後，重起此文。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奉有餘。人間世道好行淫偽，趨世競物，違天背理，割損貧賤不足，供奉富貴之有餘。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

御注：誰能以己有餘，奉與天下之人不足者，獨有道爾。○御疏：孰，誰也。老君疾時不能同天道，下濟以恤於人，光大其德，故舉天道以勸云，誰能用天之道，損其有餘，以賄奉不足者乎。唯有道之君，乃能然爾。○河上公曰：言誰能居有餘位，自省爵祿以奉天下不足乎，唯有道之君能行之耳。○榮曰：誰能法天道以為行，損盈益謙，有道之君，當能如此也。○成疏：孰，誰也。言誰能有財德以施天下蒼生乎，唯當懷道之人獨能濟物，故下文云聖人不積。而言奉者，示謙也。

第三舉聖，結成其義。

是以聖人爲而不恃，

御注：聖人法天，稱物均施，施平於物，不恃其功也。○御疏：此引聖人以證上有道之義，恃猶矜恃也。聖人法天平施，德被於物，不見其功，故云不恃。○河上公曰：聖人爲德施，不恃望其報。○榮曰：是以聖人爲而不恃，成功不處，斯不貴

賢。聖人爲德不賴其報，成物不處其功，所以爾者，欲隱其聖德，晦其賢才，上既如此，下自法之，爭名之患自除，尚賢之憊不作也。○成疏：是以聖人爲而不恃，成功不處，其不欲示賢爾。體道聖人常善救物，雖復財德兩施，而不恃其勞，有大至功，而成功不處者，意在撝謙退己，推功於物，韜光晦迹，不欲示見己之賢能也。

功成不處。

御注：功成不處，其不欲見賢，聖人所以推功不處者，蓋不欲令物見其賢能也。○御疏：聖人知功成而處，天必損之，故雖道洽寰區，功濟天下，歸美名於群材，而不處其功勳爾。○河上公曰：功成事就，不處其位。

其不欲見賢也。

御注：聖人所以推功不處者，蓋不欲令物見其賢能。○御疏：此結釋不恃不處之意也。其不欲見賢者，聖人雖盛德內充，嘉聲外隱，所以不

恃爲，不處功者，正欲隱德晦名，不欲令物見其賢能爾，此亦損有餘之意也。○河上公曰：不欲使人知己之賢，匿功不居。○榮曰：畏天損有餘也。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十九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二十

唐玄宗御注并疏

河上公嚴君平李榮注

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濛陽強思齊纂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章所以次前者，前章對辯剛柔，其陳損益，故次此章，舉水為喻，顯柔弱之能。就此一章，義開三別，第一起譬，喻明剛劣柔勝，第二合喻，嘆凡不能行，第三舉聖證成，示其正道。

第一起譬，喻明剛劣柔勝。

夫至德卑柔，莫過於水，大匠取則，賢人此心，東流于川，孔丘驚於逝者，南注于瀆，郭璞嘆其靈長。秋水初來，莫辯牛馬，冬冰始結，行聽狐狸。濟河泛於毛車，歸海乘於將筏。柔弱之德，大破堅強，白石鑄煮石成泥，黃金竈煉金成粉，皆水之力，無物能加，為天下主，必稱孤寡，受國之垢，誠謂吉祥。說彘不欲於身肥，乘鶴必資於體瘦。君子以淡交比德，明靈用傾酌標心。臣能懷忠，呼風召雨，婦若恭孝，庭泉自流。其大矣哉，水之為義也。言人為行，須處恬和，不得以我臨人，必委蛇而順

物，水性清鑒，吾將德焉。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

御注：以堅破堅，必兩堅俱損。柔擊強者，則強損柔全，故用攻堅強，其無以易於水者矣。○御疏：水之為性，善下不爭，動靜因時，方圓隨器，故舉天下之柔弱者，莫過於水矣。而攻堅強莫之能勝者，夫水雖柔而能穴石，石雖堅而不能損水，若以堅攻堅，則彼此而俱損，以水攻石，石損而水全，故知攻堅伐強，無先水者，故云莫之能勝。○河上公曰：天下柔弱，莫過於水，在圓中則圓，在方中則方，壅之則止，決之則行。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水能懷山襄陵，磨鐵銷銅，莫能勝水而成功也。○榮曰：觀之於一切，總之於萬有，柔弱之至者，水之為最也。銷金石，破丘陵，無能過水，水最勝也。破堅強法，水既為勝，故不可易之。理身者若能以謙為德，以道為用，必可破之於強敵，摧之於驍雄，而道最

為先，故無易於道也。修身者能守雌柔之至，自破剛強之人，我解宅虛靜之至理，妙絕是非之交爭，唯道為勝，無以代之。○成疏：物性柔弱無過於水，天下堅強莫先金石，然水雖柔弱，利用無窮，攻擊堅強，莫在先者，無為破有，其義亦然。其無以易之。

御疏：夫水雖至柔，用攻堅強之物，無能易之者，豈不以其有不爭之德，無守勝之心乎。理國修身，亦當如此。○河上公曰：夫攻堅強者，無以易於水。○成疏：言水能攻擊，自然不易之事，無為破有，萬代不刊之術。

第二合喻，嘆凡不能行。

故柔勝剛，弱勝強，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御注：柔弱之道，勝於剛強，天下人莫能知，此道不能行。○御疏：柔弱之道，勝於剛強。天下之人，皆知此義，但惑於自賢，以己為尚，無能行其所知者，故云不能行。○河上

公曰：弱之勝強，水能滅火，陰能消陽。柔之勝剛，舌柔齒剛，齒先舌亡。天下莫不知，知柔弱者久長，剛強者折傷。莫能行，耻謙卑，好強梁也。○榮曰：多好剛強，少存柔弱，不能謙退，競處物先也。○成疏：水能攻於金石，故知柔勝於剛強，此乃愚智同知，而舉世無能依行者也。

第三舉聖證成，示其正道。

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

御注：引萬方之罪，是受國之垢。獨稱孤寡不穀，是受國之不祥。其德如此，則社稷有奉也。○御疏：舉聖人之言，證成上義，此即能行以柔勝剛之行者。垢，穢辱也。言人君能含受垢穢，引萬方之罪在己，則人仰德美，而不離散，社稷有奉，故云是謂社稷主也。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者，祥，善也，人君能謙居用柔，受國之不善，稱孤寡不穀，則四海歸仁，是謂天下王矣。○河上公曰：故聖人言，謂下事也。受國之

垢，是謂社稷之主，人君能受國之垢濁者，若江海不逆小流，則能長保社稷，為一國君主也。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君能引過自與，代民受不祥之殃，可以王有天下也。○嚴曰：忍人所醜，受人所惡，當民大禍，不以為德，計在喪國，不失天心，慮在殺身，不失民福，夫如是者，天地與之俯仰，所加者亡，所圖者服，天下蕩蕩，并為一域，向風仰化，靡不蒙澤。○榮曰：體柔弱之道，則物無不包。悟幽玄之境，則事無不納。含非遏惡，受國之垢也。罪己責躬，受國不祥也。適可以為物主，故言天下王也。此言反於俗而合於道，故云正言若反也。垢，穢也，祥，善也。修身者雖復歷之於穢淨，穢淨兼忘，經之於善惡，善惡同舍，照一理之元寂，建萬境之皆空，可以成道為法王也。以俗觀之，垢淨善惡，心為有。以道觀之，并悉是空，故云反也。○成疏：是以聖人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國，邦域也，垢，辱也。

言體道之主，處於人世，謙退柔弱，達於違從，身受屈辱，而不與物爭，故堪為社稷主，以牧蒼生。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故不祥猶不善也。言聖人靈鑒虛通，達於善惡，若有不祥之事，輒自責躬，引過歸己，此可為天下君王也。湯自焚千里來雲，即其事也。前言社稷可寄諸侯，後舉天下宜屬天下。

正言若反。

御注：受國之垢，為社稷主，受國不祥，為天下王，是必正言初如反俗，故云正言若反。○御疏：此一句結上文也。夫受國垢濁，即為社稷主，受國不祥，即為天下王，其言乖背，不同於俗，故老君詳質云，是必真正之言，行之而信，但常俗聞之，初若乖反爾。○河上公曰：此乃為正直之言，世人不知，以為反言也。○嚴曰：輕己重人，安於醜辱，反俗情之見，乃治國之正言也。○成疏：當理正言，似如反俗，何者？俗皆好善好榮，而今乃受垢辱不善，故若反

也。而言若者，欲明不反而反，雖反不反，雖反不反，恒順於俗，不反而反，順俗而真，欲示反不定反，故加若也。上文云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即其義也。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章所以次前者，前章廣明剛強柔弱，其於至極猶未洞忘，故次此章，蓋即遣前玄，以彰重玄之致。就此章中，義開三別，第一雖離二邊，未階極道，第二明聖人虛會，妙契重玄，第三辨有德無德，忘執之異。

第一雖離二邊，未階極道。

夫皇天無親，能行則善，大怨將設，雖和不寧，是以聖人虛心利物，執左契而無責，懷有德而司生。譬重明登天，六合俱照，陽和發地，萬物皆春。有力之載博焉，無情之道大矣，如何守輒恒計是非。子建東傾，心已馳於吳會，荆軻南望，志欲效於燕秦。或怨曠於洛川，乃悲歌於易水，豈若鱸魚膾美，見張翰之思歸，白鹿松貞，聞劉倉之念舊。常須務本，善業斯崇，抱元絜於一純，不流情於三惡，體合真寂，識洞玄微，多迷風下之燈，大覺鏡中之像，即為證長生之道，入妙門耶。

和大怨，必有餘怨。

御注：和大怨，與身為怨對之大者，情欲也。和謂調和也。此言人君欲以言教調和百姓，使無情欲，故曰和大怨也。必有餘怨，立教化人，不能無迹，斯迹之弊，還與為怨，故曰必有餘怨。○御疏：厥初生人，身心清靜，而今耽染塵境，失道淪胥者，情欲之所為也，則知與身為怨之大者，其唯情欲乎。和，調和也。此言百姓已困於情欲而生矯偽，人君不能我無為令其自化，方欲設教立法，制其奸詐，調而和之，故曰和大怨。必有餘怨者，既設教立法，不能無迹，斯迹之弊，還與為怨，故云必有餘怨。○河上公曰：和大怨，殺人者死，傷人者刑，以相和報也。必有餘怨，任刑者失人情，必有餘怨及於良民。○榮曰：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物我齊一，則是非不起，彼此糾紛，則怨讎斯作。故禮有報怨之義，法有償死之刑，怨往怨來，怨怨不息，思欲息怨，和之令去，逆以從順乎，使反惡而為善，然口善

而心不善，面從而意不從，不善不從，餘怨餘恨，此則更起於惡，何得用之為善，欲得為善，未若無為怨，無為怨，何須和順，既不和順，亦無忤逆，逆順斯忘，怨讎自息，不知善之為善，始可名為至善。○成疏：怨，對也。即是有無美惡等一切待對之法也，言學人雖舍有無，得非有非無，和二邊為中一，而猶是前玄，未體於重玄理也。此雖無待，未能無不待，此是待獨，未能獨獨，故有餘對。

安可以為善？

御注：既有餘怨，則安可為善。○御疏：設教立法，其迹生弊，既有餘怨，則安可為善，是則善性於學，以求復其初者爾。若能上化清淨，無事無為，人有淳樸之風，迹無餘怨之弊，方可為善矣。○河上公曰：一人吁嗟，則失天心，安可以和怨為善。○成疏：安，何也。言雖遣二邊，未忘中一，故何可盡善也。

第二明聖人虛會，妙契重玄。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民。

御注：左契者，心也。心為陽藏，與前境契合，故謂之左契爾。聖人知立教則必有迹，有迹則是餘怨，故執持此心，使令清淨，下人化之，則無情欲，不煩誅責，自契無為。○御疏：左契者，心也。心為陽藏，與前境契合，故謂之左契。聖人知立教則必有迹，有迹則是餘怨，故執持此心，令不散亂，下人化之，則無情欲，不煩誅責，自契無為矣。○河上公曰：是以聖人執左契，古者聖人執左契，合符信。無文法律，刻契合符以為信也。而不責於人，但刻契之信，不責人以他事也。○嚴曰：契，符信也。聖人執道之符，操德之信，合之於我，不責於人，故將欲有為，必契於天，將欲有行，必驗於符信，求過於我，不尤於人，歸禍於己，不怨於人爾。○榮曰：古者聖人刻木為契，君執於左，臣執於右為信，合人於符契，不復制之以法律，於物無罰，故言不責於人也。○成疏：契，

信也，合也，左，陽也，生也，言體道聖人境智冥符，能所虛會，超茲四句，離彼百非，故得久視長生。義言執左，此即不執而執也。猶如常主握於左契，所以徵攝萬機，聖人妙契寰中，故能匡御億兆，而言不責者，聖人雖復匡御衆生，而忘其德，芻狗百姓，故不責其恩報。

第三辯有德無德，執忘之異。

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

御注：司，主也。徹，通也。言有德之君主司心契，則人自化之。無德之主，則立法制以通於人，為法之弊，故未為善。○御疏：司，主也。徹，通也。言有德之君主司心契，則人將自化。無德之主，不能虚心而忘己，唯欲作法以通人，作法則弊生，故為無德爾。○河上公曰：有德司契，有德之君，司察契信而已。無德司徹，無德之君，背其契信，司之所失。○嚴曰：徹亦作殺也，無德之主，政失亂生，不求於己，專司人失，督以嚴刑，故人有過咎，家有

罪名。有德之主，是非自定，黑白自分，未動而天下應，不令而天下然也。○榮曰：司，主也。契，合也。徹，離也。有德之君，心之所主，上合無為之道，混然冥一，下為萬物所歸，信之符契，若其無德，不解行善，非執契於道，抑亦衆人離散也。內明有德合理，故云司契，無德乖真，故云司徹也。○成疏：司，主也，徹，迹也。言上德之人主意妙契，不執名言，無德之者，猶滯筌蹄，未能洞遣，迹既不泯，故言司徹也。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御注：司契則清淨，立法則凋殘，皇天無親，唯德是輔，故人君者，常思化淳於無為，不可立法而生事也。○御疏：雖天道平施，而與善不欺，故司契唯清靜者，天福其善，則吉無不利。立法殘傷者，天降以殃，則孽不可逃，豈非皇天無親，唯德是輔者乎。○河上公曰：天道無有親疏，唯與善人，則司契者也。○榮曰：天道平等，無有親疏，惡人遠道，致

有疏，善者近真，故生親。稱至理為語，不疏不親，但以善人行善，天乃福之，故云與善人也。然乃與善及不與不善，是知輔德不輔無德，若能行於德善，善德自然歸之也。○成疏：天真之理，何有親疏，上善之人，自然符會，即向執左契，不責於人者是也。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章所以次前者，前章雖顯二玄之致，於行未圓，故次此章，正明從小入大。就此章內，文有四重，第一明小學之人，不入塵境，第二明虛心證理，舍教忘筌，第三明反古還淳，和光同俗，第四體真會道，妙絕往來。

第一明小學之人，不入塵境。

夫炎漢之時，君唯和於端拱，義農之代，人但守於無爲。穴處用避於風霜，巢居將逆於夏暑，十五載而一孕，數百年而方終，死皆積薪，生乃含哺，豈有大國稱帝，小國稱臣，雲官不助其謀，風后不施其智，何計什伯之器，誰爲令長者哉。雖有舟輿，置之推於江陸，雖有甲兵，藏之守而不用。結繩之化自高，雅樂之風轉至，老死不相往來，泊乎末代澆危，君王戰

爭，殷奪夏政，周侵紂邦，伊尹則負鼎而來，同謀放桀，相如則佩璧而去，詐妄欺秦。始皇廢周赧爲庶人，劉裕縊晉恭於殿柱，臣奪君政，嗚呼孰堪，豈知大道之時，各抱無爲之化，以今方古，何痛深哉。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御疏：寡，少也。什，伍也。伯，長也。器，材器也。此論淳古之代也。言國小者，明不求大。言人少者，明不求多。不求大，則心無貪競。不求多，則事必易簡。易簡之道立，則淳風著。適使有人之材器，堪爲什伍之伯長，以絕於人者，亦無所用之矣。○河上公曰：小國寡民，聖人雖治大國，猶以爲小，儉約不奢泰。民雖衆，由若寡之，不敢勞也。使民有什伯，使民各有部曲什伯，貴賤不相犯也。人之器而不用，器謂農人之器，而不用者，不徵召奪民良時也。○嚴曰：小國者地狹人少，無磐石之固，有累卵之危，以道治人，則轉禍爲福矣。○榮曰：聖人理國，用無爲之道，所有軍戎器械，或少或多，若伯若干，皆悉不用。小國

猶爾，況大國乎。○成疏：國，域也，謂域心住，故言小國，即小乘寡欲之人，亦是謙，小國寡欲之行，器即六根十惡之兵器也。根雖有六，用乃無窮。言什伯者，舉其大數，而不用者，言靜息諸根，不染塵境也。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御疏：徙，遷移也。化歸淳樸，政不煩苛。人懷其生，所以重死。敦本樂業，無所外求，各安其居，故不遠遷移。○河上公曰：使民重死，君能爲民興利除害，各得其所，則民重死貪生。不遠徙，正令不煩，則民安其業，故不遠遷徙，離其常也。○嚴曰：建之以道德，人則樂生安壽，不爲盜賊，當此之時，無鍾鼓而萬人娛，不賞與而萬人足，各安其居，不遷其鄉，有百倍之利者，亦不去其國也。○榮曰：政逢有事，物乃輕生，化屬無爲，人皆重死，父既保子，妻不失夫，各得樂業安居，無復流亡遷徙。○成疏：諸行重靜，知足守分，故得修其天年，而不遠逐前境也。

第二明虚心證理，舍教忘筌。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

御疏：舟輿之設，本以通水陸，濟有無，既無往來，則舟輿棄舍，無所乘用矣。《莊子》云：至德之代，山無蹊隧，澤無舟梁。○河上公曰：清淨無為，不作繁華，不好出入游娛也。○榮曰：夫水行用舟，陸行用輿，無為之代，山無蹊隧，澤無舟輿，絕本去末，何乘之有。○成疏：舟輿謂三乘之教也，舟在於水，喻教能舟航萬物，度於生死海也。故《升玄經》云：久曠生死海，隔絕貪愛流。輿處於陸，輿能輪轉，喻教能轉凡成聖也。得理忘言，故能遣教而不用也。

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御疏：甲兵所陳，本以討不服，御寇敵，上行道德，下無離異，既却攻戰之事，則甲兵韜戢而無陳也。○河上公曰：無怨惡於天下。○榮曰：兵以討逆，武以靖亂，上既行道，下乃好德，自然從化，何事陳兵也。○

成疏：雖有身心兵甲，墮體坐忘，物境既空，何所陳設，此一句覆結前什伯之器而不用也。

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御疏：古者書契未興，結繩紀事，故《系辭》云：上古結繩而理，後代聖人易之以書契，欲明結繩之代，人人淳樸，文字既興，是生詐偽，今將使人忘情去欲，歸於淳古，故云使人復結繩而用之。○河上公曰：去文反質，信無欺也。○榮曰：古者書契未作，結繩為政，文字既興，澆薄尤甚，聖人設教，義在無為，欲使反澆還淳，去華歸實也。○成疏：既虚心證理，舍教忘筌，故寄結繩，示其反本。此一句結雖有舟輿無所乘之也。

第三明反古還淳，和光同俗。

甘其食，美其服。

御疏：食之甘者在於適，適則所食皆甘。服之美者在於當，當則所服皆美。苟不適當，則雖玉食錦衣，不足稱甘美也。○河上公曰：甘其

食，甘其蔬食，不漁食百姓也。美其服，美其惡衣，不貴五色。○榮曰：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物情不悅，食玉衣錦，不以為美，人心既適，飯蔬被褐，足可為甘。令陶聖化過大鈞，人無貴賤，所食者皆甘也。服無好惡，所衣者皆美也。家無貧富，所居者皆安也。鄉無豐儉，所住者皆樂也。既無遠徙之者，故絕弱喪之人。○成疏：甘其食，味至道也。美其服，德瑩身也。

安其居，樂其俗。

御疏：無欲，故所居則安。化淳，故其俗可樂。若逐欲無節，將自不安其居，苛政且煩，焉得復樂其俗。○河上公曰：安其居，安其茅茨，不好文飾之屋也。樂其俗，樂其質樸之俗不轉移。○成疏：安其居，所在皆安，動而寂也。樂其俗，和光人世，寂而動也。

第四明體真會道，妙絕往來。

鄰國相望，鷄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御疏：列國相望，鷄犬相聞，蓋言其近。人至老死不相往來者，由彼此俱足，無所求及故爾。○河上公曰：鄰國相望，鷄犬之聲相聞，去近也。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其無情欲也。○榮曰：兩國為鄰，望之在目，鷄鳴狗吠，聽之聞耳，從始至終，以少及老，不相往來，人人皆自足，家家俱有道，故曰人相忘於道術，魚相忘於江湖，此之謂也。○成疏：鄰國相望，鄰，近也，國謂生死之域，與道境也。言此二域近在內心，故言相望也。鷄狗之聲相聞，鷄以伺晨，狗以警夜，譬一切言教，警長昏之夜，伺智慧之晨也，此之言教近詮一心，故云相聞也。使民至老不相往來，會理體真即道，即道既不從生死而來，亦無道理可往，二域既一，故不相往來，二際無際也。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言章即是第三段，文總結前旨，就此章內，義分有三，第一明上德之人，妙絕言辯，第二明上德之人，財德兩施，第三總結上德，利物

忘功。

第一明上德之人，妙絕言辯。

夫良藥苦口，信言不美，大辯若訥，博者不知。散道德以教凡愚，聖人不積，嘆長昏而迷不曉，我草斯凡，臨欲海不解褰裳，見邪山誰能舉足，不鳴不飛之鳥，一起冲天，懷痴懷駭之夫，百年何悟。勞大道指訓，枉造化生成，暗而不知，更何言矣。余竊覽至誠，修身理國，上致白日騰景，翱翔雲天，下可清腸洗心，從游人代，行無為之事，道也斯尊，處沖和之源，德可資物。良冶之子，必自為裘，吾徒佩真，何不集矣。所媿黃卷學淺，清溪道貧，夙夜兢惶，無舍寐寤，恨不得想象聖影，物色函關，疲骨殘魂，勞嘆何極，同志之者，無忘此心也。

信言不美，

御疏：信言謂聖教信實之言也。老君欲以自明所立言教，化導衆生，實為精信，故與俗相違，代人以為不美。○河上公曰：信言者，如其實也。不美者，樸且質也。○榮曰：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言以宣心，非關妄作，務存實理，不在華詞，故云信言不美，甘言失真，輕諾寡實，故言美言不信也。○成疏：信言不

美，美言不信，信，實也。美，浮艷也。言上德之人，冥冥契道，所說言教，實而不華。浮艷之言，俗中小說，既乖至理，所以不信。故《莊子》云：犬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也。

美言不信。

御疏：美言，謂代教甘美之言也。言多浮華，動合於俗，既非信實，不可化人。信言所以不美，正以代教美言不信故爾。○河上公曰：滋美之言者，孳孳華辭。不信者，飾偽多空虚也。

善者不辯，

御疏：悟教之善，在於修行，行而忘之，曾不執滯，故不辯說也。○河上公曰：善者以道修身，不采文也。○嚴曰：容疏者訥，謂之不辯，輓輓而成，默默而信，故能成善何也，動得天心，靜得地意，君子之本，為百行之長矣。○榮曰：善者不辯，辯者不善，大辯若訥，無勞詞費，善者不辯也。偏詞過當，多言數窮，辯者

不善也。○成疏：辯，別也。善體至道之人，指馬天地以為喻，故無可分別也。儒墨是非，堅執人我分別者，良由未證善道故也。

第二明上德之人，財德兩施。

辯者不善。

御疏：但能辯說者言教，曾不悟了修行，惑滯既多，故為不善。○河上公曰：辯者謂巧言，不善者，舌致患也。山有玉，掘其山，水有珠，竭其淵，辯口多言亡其身也。○嚴曰：散樸澆淳，誣天誣地，變化文辭，以傾家國，故不善也。

知者不博，

御疏：知，了悟也。博，多聞也。言體道了悟之人，在乎精一，不在多聞，故《莊子》云：博溺心。○河上公曰：知者謂知道之士，不博者，守一元。○嚴曰：趨被務本，多識萬端，目窺人事，無所窮極，為道之博，萬物離散，是不知於道者也。○榮曰：子能知一，萬事畢，知者不博也。文滅質，博溺心，迷至理，不知

也。○成疏：知道之人，忘言絕學，所以不博。博學之士，耽滯名教，所以不知。故《西升經》云：人能圖知有天地萬物，不知己之所由生，是大不知。又云：子能知一，萬事畢。《莊子》云：文滅質，博溺心。

博者不知。

御疏：夫多聞者則滯於言教，滯教則終日言而盡物，既非了悟，故曰不知。○河上公曰：博者多見聞，不知者失要真也。重明上德之人，財德兩施。聖人不積。

御疏：積，滯聚也。聖人妙達理源，深明法性，悟文字虛假，了言教空無，所說之理既明，能說之言亦遣，則於彼言教，一無滯積，故云聖人不積爾。○河上公曰：聖人積德不積財，有德以教愚，有財以與貧也。○嚴曰：聖人去博與辯，如彼虛空，無所貯積，與物俱變爾。○榮曰：聖人不積，既以與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不積者，虛懷

也，猶如日月流輝，照臨方嶠，物得已見，轉益光華，猶聖人智徹於物，法施無窮也。江海灑潤，善利萬物，物得以生，而源流不竭，亦猶聖人財施不盡也。○成疏：積，聚也。聖人有財惠物，有德教人，故不積也。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

御疏：既，盡也。言聖人雖不積滯言教，然衆生發明慧心，必資聖人誘導，故聖人以清淨理性，盡與凡愚而教導之。於聖人慧解之性，曾不減耗，故云愈多。注云有明自性，多明外益者，悟理之性，既非他有，故云自性。因教之益，不自中來，故云外益。明聖人教導凡愚，心彌慧解，故云愈有。惟數學者，理益精暢，故云愈多爾。○河上公曰：既以與人已愈有，既以為人施設德化，已愈有德化，已愈有德也。既以與人已愈多，既以財賄布施與人，已財益多，如日月之光，無有盡時也。○嚴曰：無為之旨，盡以與人已益明，盡以與人已益壽矣。○成疏：既以與人已愈

有，既，盡也。為，施化也。言已所
有道德，盡特教人，而無鄙吝，德彌
高遠，故言愈有，此德施。既以與人
已愈多，所有財寶，盡特施散，而果
報彌廣，故云愈多。此財施也。

第三總結上德，利物忘功。

天之道，利而不害。

御疏：天道施生，長養萬物，利也。
無所宰割，不害也。舉喻欲明聖人
之道弘益爾。○河上公曰：天生萬
物愛育之，令長大無所傷害也。○
榮曰：天道施生利也，常善救人而
不害也，爭由心起，為因事生，聖人
無心，自然無事，事既無事，為亦無
為。○成疏：天然之道，生成萬物，
利益弘多，有何損害。

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御疏：聖人之道，凡所作為，而與物
不爭者，聖人無所積滯，與人愈有，
是以不爭爾。○河上公曰：聖人法
天，無所施為，化成事就，不與人爭
功名，故能全其聖功也。○成疏：
聖人上德，法道虛通，施為至教，化

被群品，謙以自牧，成功不居，推功
於物，故言不爭也。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二十

（劉韶軍點校）

002 道德真經注疏

經名：道德真經注疏。原題顧歡，疑係宋人所作。八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附錄：敦煌S.4430號殘抄本。

道德真經注疏卷之一

吳郡徵士顧歡述

道可道，^①

注：謂經術政教之道也。

非常道；

注：非自然長生之道。常道者當以無為養神，無事安民，含光藏暉，滅迹匿端，不可稱道也。○疏：道以虛通為義，常以湛寂得名。所謂無極大道，衆生正性也。而言可道者，即是名言，謂可稱之法也。雖復稱

可道，宜隨機愜當，而有聲有說，非真常凝寂之道也。常道者，不可以名言辯，不可以思慮知，妙絕希夷，理窮恍惚。故知言象之表，方契凝常真寂之道。可道可說者，非常道也。

名可名，

注：謂富貴尊榮高世之名也。

非常名。

注：非自然常在之名也。常名者，當如嬰兒之未言，鷄子之未分，明珠在蚌中，美玉處石間，內雖昭昭，外如頑愚也。○疏：名者教也，前言可道，盛明於理，今言可名，次顯於教，真理既絕於言象，至教亦超於聲說。理既常道不可道，教亦可名非常名。欲明理教教理，不一不異也。然至道深玄，不可涯量，非無非有，不斷不常，而義有抑揚，教存漸頓，所以立常以破可，故言可道非常道。至論造極，處無可無不可。故《玉京經》云：無可無不可，思與希微通。無名，天地之始；

有名，萬物之母。

注：無名者，謂道也。道無形故不可名。始者道吐氣布化，出於虛無，為天地本始也。○王曰：道雖無名，要能吐氣布化，出於虛無，與天地萬物作於本始也。○疏：始，本也。虛無至道，陶甄萬物，二儀三景，何莫由斯。故指此無名，為物之本，無名足可言說，明矣。

注：有名謂天地，天地有形位，有陰陽，有柔剛，是其名也。萬物母者，天地含氣，生萬物，長大成熟，如母之養子也。○疏：母有名迹也。重玄之道，本自無名，從本降迹，稱謂斯起。所以聖人因無名立有名，寄有名詮無名者，方欲子育衆生，令其歸本，慈悲鞠養，有同母義。○顧曰：有名謂陰陽，無名謂常道，常道無體，故曰無名。陰陽有分，故曰有名。始者取其無先，母者取其有功。無先則本不可尋，有功則其理可說，謂陰陽含氣稟生萬物，長大成熟，如母之養子，故謂之母。

常無欲，以觀其妙；

注：妙，要也。言人常能無欲，則可以觀大道之要。要謂一也，一出布化，名道贊叙，明是非也。○節解曰：謂守虛無也。○疏：妙，精微也。觀，照察也。其，已也。言人常能無欲無為，至虛至靜者，即能近鑒己身之妙道，遠鑒至理之精微也。常有欲，以觀其微。

注：微，歸也。常有欲之人，可以觀世俗之所歸趣也。○御曰：人生而靜，天之性。感物而動，性之欲也。若常守清靜，解心釋神，反照正性，則觀乎妙本矣。○疏：言人不能無為恬淡，觀妙守真，妄起貪求，肆情染滯者，適見世境之有，未體即有之空，所以不察妙理之精微，唯睹死生之歸趣。前明無名有名之優劣，此顯有欲無欲之勝負。○張曰：上達之人，取舍情夷，清虛無欲，神情照察，得道之微妙也。此兩者同出而異名，注：兩者謂有欲無欲也。同出者，

同出入之心也。異名者，所名各異也。無欲者長存，有欲者亡身。○疏：夫所觀之境唯一，能觀之智有殊，二觀既其不同，微妙所以名異。同謂之玄。

注：玄者，天也。言有欲之人，與無欲之人，同受氣於天也。○疏：玄者深遠之義，亦是不滯之名，有無二心，原乎一道，同出異名。異名一道，謂之深遠。深遠之玄，理歸無滯。既不滯有，又不滯無，二俱不滯，故謂之玄。

玄之又玄，注：天中復有天也。言稟氣有厚薄，得中和滋液，則生賢聖，得錯亂濁厚，則生貪淫也。○疏：有欲之人，唯滯於有，無欲之士，又滯於無，故說一玄以遣雙執。又恐行者滯於此玄，今說又玄，更祛後病。既而非但不滯於滯，亦乃不滯於不滯，此則遣之又遣，故曰玄之又玄。○顧曰：雖同稟氣於天，蓋人有高卑，氣有清濁，天彌高彌清，地逾卑逾濁。

人稟得清氣者，則為賢智，稟得濁氣者，則為凡愚。賢智無欲，觀見其妙。凡愚有欲，觀見其微，自然有此。衆妙之門。

注：能知天中復有天，稟氣有厚薄，人能除情去欲，守於中和，是謂知道之門也。○疏：門，法門也。前以一中之玄，遣二偏之雙執，二偏之病既除，一中之藥還遣，唯藥與病一時俱消，此乃妙極精微，窮理盡性，豈唯群聖之戶牖，抑亦衆妙之法門。天下皆知美之為美，

注：自揚己美，使彰顯也。斯惡已；注：有危亡也。○疏：天下者，世間之總名也，美，悅愛也。《上元經》云：諸天之下，諸地之上，其中人物，名曰世間。言一切蒼生，莫不耽滯諸塵，妄起美惡，違其心者，遂起憎嫌，名之為惡。順其意者，必生愛染，名之為美。不知諸法即有即空，美惡既空，何憎何愛。故《莊子》

云：毛嬙麗姬，人之所美，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又云：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以斯而驗，豈有美惡哉。故知世間執美為美者，此即惡矣。

○顧曰：一切衆生，皆知耽美前境，五欲聲色等諸塵為美，美之不息，必以身為患，斯惡已。

皆知善之為善，

注：有功名也。

斯不善已。

注：人所爭也。○疏：凡鄙之流，迷於真理，非但耽淫聲色，抑亦貪著名譽，求名喪身，利己害物，不知名善舉體虛妄，故下文云名與身孰親。《莊子》云：為善無近名，又云其所矜惜，無非名善，是知矜名執善於理不減，唯當忘善惡而居中，方會無為之致也。○羅曰：人之受形，皆智愛形而貪名，其所貪惜，無非名善。此善無善，不免諸苦，名雖稱遂，何益於己。

有無相生，

注：見有而為無也。○疏：有無二名，相因而立，推窮理性，即體而空，既知有無相生，足明萬法無實。○王曰：嗜欲為有心，清虛為無心。難易相成，

注：見難而為易也。○疏：空心慧觀，無易無難，分別執情，有難有易，是知難易二法相互而成。○王曰：抑性為難，從情則易，抑易從難則善，舍難從易則凶，凶悖外顯，故曰相成。

長短相形，

注：見短而為長也。○疏：以長形長則無長，以短比短則無短。故曰長短相形而有也。○王曰：自是為長，非物為短，他亦自是而非彼。

高下相傾，

注：見高而為下。○疏：傾，奪也。夫有高即有下，無下即無高，何者？夫以尺比寸，尺即為高，以丈比尺，尺即為下。向者之高，今之成下，故知高下竟無定相，更相傾奪，所以皆空也。

音聲相和，

注：上唱下必和也。○疏：夫宮商絲竹，相和而成，推求性相，即體皆空，以况萬有，虛假亦然。先後相隨。

注：上行下必隨。○疏：夫以今望昔，所以有今，以昔望今，所以名昔，而今自非今，何能有昔，昔自非昔，豈有今哉。既其無昔無今，何先何後，是知有先有後者，三時相隨而竟無實體。○王曰：終始相逐，不相遠離，如積善餘慶，積惡餘殃，善惡行於前，吉凶追其後。是以聖人治處無為之事，

注：以道治也。節解曰：謂自然也。○疏：聖人者體道契真之人也，亦言聖者正也，能自正己，兼能正他，故名為聖。即此聖人慈悲救物，持無為之妙法，治有欲之蒼生。所治近，指上文能治，屬在於下，仍前以發，故云是以聖人治，又言聖人寂而動，動而寂，寂而動，無為而能涉事。動而寂，處世不廢無為，斯乃

無為即為，為即無為，豈有市朝山谷之殊，拱默當塗之隔耶，故云處無為之事也。

行不言之教；

注：以身帥導之。○疏：妙體真源，絕於言象，雖復處寂而施化無方，豈唯真不乖應，抑亦語不妨默，既出處語默，其致一焉。端拱寂然，而言滿天下，豈曰杜口而稱不言哉，故《莊子》云：言而足者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者則終日言而盡物。

萬物作焉，

注：各自動作。

而不辭。

注：不辭謝而逆止也。○疏：萬物者一切群生也。作，感動也。始，先也。聖人無心有感，斯應譬彼明鏡，方茲虛谷，感而後應，不為物先，故《莊子》云：常和而不唱也。

生而不有，

注：元氣生萬物而不有也。

為而不恃，

注：道所施為，不恃望其報也。○

疏：恃，怙賴也。大聖虛懷，逗機利物，自他平等，物我兼忘，雖有大功，終不恃賴，忘其功也。

功成弗居。

注：功成事就，退避不居其位。○疏：覆載萬物，功格天地，照燭蒼生，光逾日月，而推功於物，不處其德也。夫唯不居，注：夫唯功成，不居其位也。是以不去。

注：福德常在，不去其身。此言不行、不可隨、不言、不可知，疾上六句有高下長短，君開一源，下生百端，百端之變，無不動亂也。○疏：夫者語端，唯之言獨，夫能造化天地，亭毒含靈，有大至功而推功於物者，其唯聖人乎。只為能忘其功，而至功彌遠，聖德斯在，是以不去。

不尚賢，

注：賢謂世俗之賢，辯口明文，離道行權，去質為文也。不尚者，不貴之以祿，不尊之以官。○御曰：尚賢

則有迹，徇迹則爭興。使民不爭；

注：不爭功名，返自然也。○疏：非謂君王不尚賢人也，直是人行撝謙，先物後己，不自貴上而賤人也。而言不爭者，若人人自貴而賤物，則浮競互彰，各各退己而先人，則爭忿自息，故不爭也。不貴難得之貨，注：言人君不御珍好寶，黃金棄於山，珠玉捐於淵。

使民不為盜；

注：上化清淨，下無貪人。○節解曰：謂邪氣不來，盜賊不入，行一握固，則邪氣去也。○疏：難得之貨，謂趙珠荆璧等物也。若使普天貴寶，則盜賊斯生，率土賤珍，則濫竊不起，故言不盜。不見可欲，注：放鄭聲，遠佞人。○節解曰：謂無為也。

使心不亂。

注：不邪淫也。○節解曰：常存一

也。○疏：可欲者，即世間色聲等事，可貪求染愛之物也，而言不見者，非塗耳目以避之也，妙體塵境虛幻，竟無可欲之法，推窮根塵，不合故也。既無可欲之境，故恣耳目之見聞，心恒虛寂，故言不亂也。故《西昇經》云：譬如鏡中影，可見不可取，又云：欲視亦無所見，欲聽亦無所聞，前不爭不盜是別，今不見可欲是總，遣三業及一切法也，獨顯聖人虛懷利物。

是以聖人治，

注：說聖人治國與治身也。○節解曰：謂治身也。

虛其心，實其腹，

注：除嗜欲，去煩亂。懷道抱一，守五神也。○御曰：心不為可欲所亂，則虛矣。○節解曰：虛其心，無邪思也。實其腹，閉氣養精也。○郭曰：其惡改盡，諸善自生，懷道抱一，淳和內足，實其腹也。○疏：既外無可欲之境，內無能欲之心，心境兩忘，故即心無心也。前既境幻，後

又心虛，雖復即心無心，而實有靈照，乃言妙體虛寂，而赴感無差，而德充於內，故言實其腹也。

弱其志，

○注：和柔謙讓，不處權強也。○御曰：心虛則志自弱也。○疏：既內懷實智，而外弘接物，處俗同塵，柔弱退己也。

強其骨。

注：愛精重氣，髓滿骨堅也。○御曰：腹實則自然骨強也。○顧曰：骨以含精，精散則骨弱，保精愛氣，則其骨自強。○疏：言聖人雖復外示和光，而內恒寂泊，欲明動不傷寂，應不離真，故言強其骨也。

常使心無知無欲。

注：反樸守淳也。○御曰：無爭尚之知，絕貪求之欲也。○疏：知者分別之名，欲者貪求之目，言聖人常以空惠利益蒼生，令倒置之徒，息分別之心，舍貪求之欲也。

使知者不敢為。

注：思慮深，不輕言。

為無為，

注：不造作，動因循也。則無不治。

注：德化淳，百姓安。○疏：前既舍欲得無欲，復恐無欲之人滯於空見，以無為道，而言不敢為者，即遣無欲也。恐執此不為，故繼以不敢也。治，正也，行人但能先遣有欲，後遣無欲者，此則雙遣二邊，妙體一道，物我齊觀，境智兩忘，以斯為治，理無不正也。

道沖而用之，

注：沖，中也，道匿藏名譽，其用在中也。一家云：道以沖和為用，故言沖也。○節解曰：沖者一也，謂一在身中常行之也。

或不盈。

注：或，常也。道常謙虛，不盈滿也。○節解曰：謂守自然也。○疏：言聖人施化，為用多端，切當之言，莫先中道，故云道沖而用之。此則以中為用也，而言或不盈者，向一中之道，破二偏之執，二偏既除，一

中還遣。今恐執教之人，住於中一，自為滿盈，言不盈者，即是遣中之義。

淵兮似萬物之宗。

注：道淵深不可知也，似為萬物之宗祖也。○疏：淵，止水也。以況聖人言，止水能鑒於人，聖智能照萬法，故大匠取則於止水，衆生宗極於聖人，而言似者，明無宗而宗，宗不定宗也。故《莊子》云：人莫鑒於流水而必鑒於止水，又云：止水為澄為淵，宗則大宗師之義。

挫其銳，

注：挫，止也。銳，進也。人欲銳情，進取功名，當挫止之，法道不自見也。

解其忿。

注：忿，結恨也。當念道無為以解釋之。○節解曰：謂無恚怒也。○疏：既重玄行足，自利道員，為物宗師，故此下明利他也。體知物境虛幻，令進求之人息於貪競也。而言解忿者，忿，嗔怒也，解，釋散也。夫

忿懟生乎違順，違順起乎妄心，聖人達違順之兩空，體妄心之非有，故能誘導蒼生，令歸真實，釋散其懷而無嗔癡也。

和其光，

注：言雖有獨見之明，當如闇昧，不當以燭亂人也。○節解曰：謂聖人為道常和神光也。○疏：光，智照也，言聖人智慧光明，與日月而齊照，而韜光晦迹，共凡智相和，聖德潛被，不耀於物，故下文云光而不耀。

同其塵。

注：當與衆庶同垢塵，不當自別殊也。○疏：塵則色聲等六塵也，猶如世間塵土，能點穢淨物，聲色等法，能污清行，故名為塵也。而言同者，夫聖人降世，晦迹應凡，既韜彼智光，亦混茲塵穢，聲色無別，眼耳固同，處染不染，所以為異也。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其猶

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矣。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缺注）專氣致柔，

注：專精閉氣，使不散亂，則形體能應之而柔順。

能如嬰兒乎？

注：能如嬰兒，內無思慮，外無政事，則精神不去也。○節解曰：謂抱行元氣不勞也。大道流布，若嬰兒也。○御曰：能如嬰兒者，無所

分別也。專精，沖和之氣所致。○張曰：以為專精，一也。氣，氣息也。致，得也。柔，和也。嬰兒，絕知見也。夫氣聚而生，氣散而死，人當專精愛氣，得柔和之道，然後能內息分別，外絕知道，身不見身，其身亦滅，心不知心，其心亦寂，故曰能如嬰兒。○疏：專，精也。氣，道氣也。致，得也。柔，和也。只為專精道氣，致得柔和之理，故如嬰兒之無欲也。

滌除玄覽

注：當洗其心，使清潔也。心居玄冥之處，覽知萬事，故謂之玄覽。

能無疵乎？

注：不淫邪也。○疏：滌，洗也。除，遣也。覽，察也。疵，病也。滌蕩六府，除遣五情，使神氣虛玄，故能覽察妙理，內外清爽，而無疵病也。然後身無所為，心無所取，不為有生，不為無滅，以此而用，豈有疵病。此明自利也。

愛民治國

注：治身者愛氣則神全，治國者愛民則國安。

能無為乎？

注：治身者，呼吸精氣，無令耳聞。治國者，布德施惠，無令下知也。○疏：前既自利道員，此下應須接物，接物之行，莫先治國愛民。知，分別智也。慈悲覆養是曰愛民，布政行化名為治國。夫治國者須是淳樸，教以無為，杜彼奸邪，塞茲分別，如此則擊壤之風斯及，結繩之政可追。下文云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德也。

明白四達

注：言道明白如日月，四達滿於天下，八極之外，故曰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彰布於十方，煥煥煌煌也。

能無知乎？

注：無有能知道滿於天下者。○節解曰：四達為知八方也，閉心杜念，萬世常存，子能行之，通於上皇。○疏：明以能照得名，白以潔素受稱。四者四方，達者無礙，言聖人空慧明

白，妙達玄理，智無不照，境無不通，故略舉四方，足明八極。且寂而能應，所以四達，應不乖寂，恒自無為也。○蔡曰：識身命財為四達，無知謂心無分別也。

天門開闔

注：天門，謂北極紫微宮。開闔，謂終始五際也。治身，天門謂鼻孔，開謂喘息也，闔謂呼吸也。○王曰：天有北極之星，在紫微之內宮，內有五德之帝迭王，故門有開闔。闔則為否，開則為泰，故春則青帝門開，餘門皆闔，三時皆然。終始五際，謂五德廢興，交代之時，時有開闔，代有否泰。聖人處之，常能守雌靜，則不為終始傾動。治身天門謂鼻口之門，開謂喘息，闔謂呼吸。修生行人，氣息出入，無令耳聞，常能雌靜，自得無為之道也。

能為雌乎？

注：治身當如雌牝，安靜柔弱。治國應變，和而不唱也。○疏：河上公本作天地。夫天地開闔，謂劫運

成壞也。言聖人混迹二儀之中，不為三灾所及，雖劫有廢興而心恒虛靜，故《莊子》云：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也。

生之畜之，

注：道生萬物，而畜養之。

生而不有，

注：道生萬物，無所取有。○郭

曰：氤氳合化，庶物從生，顯仁藏用，即有為迹，功不歸己，故曰不有。

○疏：言聖人自利道員，利他德滿，

故能生化群品，畜養含靈，故下文

云：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雖復

陶鑄萬物，亭毒三才，妙體真空，故

無蒼生之可化。

為而不恃，

注：道所施為，不恃望其報。○

疏：只為無蒼生之可化，故施為利

物，亦無恩造之可恃也。

長而不宰，

注：道長養萬物，大不宰割，以為器

用。○疏：宰，主也。聖人長養群

生，實為化主，而忘功喪我，故云不

宰。○顧曰：道則長而不宰，聖則宰而不割，成就一切，實為化主而忘功喪我，故云不宰。

是謂玄德。

注：言道德玄冥，不可得見，欲使人

心如道也。○張曰：玄，深遠也。

德，上德也，嘆此忘功聖人，冥於造

化，可謂深遠上德也。玄德亦天也，

為而不恃，合天之德也。○疏：玄

言深遠，德乃上德也，嘆此忘功聖

人，冥於造化，可謂深玄上德也。

三十幅共一轂，

注：古者車三十幅，法月之數也。

共一轂者，轂中有孔，故眾輻共湊

之。治身者，當除情去欲，使五藏空

虛，神乃歸之。治國者，寡能總眾，

弱以扶強也。○嚴、顧等曰：古有

作車象月之數，月有三十日，車有三

十輻。夫月之懸天，流行不息，車之

輾地，亦運載無停。是故古車以象

月也。共一轂者，既三十日共一月，

亦三十輻共一轂，欲明諸教雖多，同

歸一理。一理雖少，能總諸教。治

國，論者眾必宗寡，弱以扶強，故以一轂之寡，總諸輻之眾。○疏：《周禮·考工記》云：三十輻象三十日，以成一月也。當其無者，箱轂內空也，故能運載蒼生也。又車假名諸緣，和合而成，此車細拆推尋，遍體

虛幻，況一切諸法，亦復如是也。

當其無，有車之用。

注：無謂空虛，轂中空虛，輪得轉

行，輿中空虛，人得載其上。

埏埴以為器，

注：埏，和也。埴，土也。和土以為

食飲之器也。

當其無，有器之用。

注：器中空虛，故得有所盛受。○

節解曰：謂古人為土器不燒鍊，得

水則敗，為不成器也。子欲為道，不

入室依時鍊形者，則為俗人，必死

也。○疏：《考工》云：埏，和也。

埴，粘也。和水土燒以成器，器中空

無，故得盛受。況聖人心空，故能容

物。○張曰：土有器性，和之以為

器，人有道性，修之以成道。

鑿戶牖以爲室，

注：謂作屋室也。

當其無，有室之用。

注：言戶牖空虛，人得以出入。觀視室中空虛，人得以居處，是其用也。○疏：穿鑿戶牖，以爲室屋，室中空無，故得居處。況聖人心空，故能容物。穿鑿戶牖，通人往來，況根竅虛通，故能用而無滯。車等三物，其義相類，所以重出者，車則動而不靜，室則靜而不動，器則亦動亦靜，有此三異，故重出之。故有之以爲利，

注：物利於形，器中有物，室中有人，恐其屋破壞。腹中有神，畏其形消亡也。○節解曰：謂有道也。無之以爲用。

注：言虛空者，可用盛受於物也，故曰空虛無形而能制有形也。道者空虛也。○節解曰：謂聖人守一行自然，無所用也。○疏：無賴有以爲利，有藉無以爲用，二法相假，故成車等也。言聖人必須有資空，以空

導有，有無資導，心不偏溺，故成聖人之利用也。○顧曰：利，益也。穀中有軸，器中有食，室中有人，身中有神，皆爲物致益，故曰有之以爲利也。然則神之利身，無中之有，有亦不可見，故歸乎無物。神爲存生之利，虛爲致神之用，明道非有非無，無能致用，有能利物，利物在有，致用在無。無謂清虛，有謂神明，而俗學未達，皆師老君全無爲之道。道若全無，於物何益，今明道之爲利，利在用形，無之爲用，以虛容物故也。

道德真經注疏卷之一

① 本句原缺，據通行本補。

② 神：原作紳，當作神，據道藏本唐玄宗御注道德真經改。

道德真經注疏卷之二

吳郡徵士顧歡述

五色令人目盲，

注：貪淫好色，則傷精失明，不能視無色之色。○節解曰：非謂人之目盲，欲自有所見，但見玄黃之色，神明出入乘朱玉之輦，五色光耀，子則不見，是故目盲也。○疏：五色者謂青黃赤白黑也。言人不能內照真源，而外逐塵境，雖見異空之色，乃曰非盲。不睹即色之空，與盲何別。

五音令人耳聾，

注：好聽五音，則和氣去心，不能聽無聲之聲也。○節解曰：非謂人之耳聾，欲自有所聞，但聞鐘鼓之音，不聞神明之聲，故曰耳聾也。○疏：五音者，宮商角徵羽也。心耽絲竹，耳滯宮商，不能反聽希聲，故曰聾也。《莊子》云：非唯形體有聾盲，夫智亦有之也。○王曰：若滯者，淫聲即傷神敗正，既有惡聲啼

吟，即是聾也。○顧、什等曰：但聞嘈囀在耳，迺曰不聾，不知聲相即空，與聾何異。

五味令人口爽，

注：爽，亡也。嗜於五味則口妄言，失於道也。○疏：五味甘苦辛酸鹹也。爽，差失也。耽貪醪醴，咀嚼膾腥，不能味道談玄，故言口爽也。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注：人精神好安靜，若馳騁呼吸，精神散亡，故發狂也。○節解曰：謂人死歸土，家室相送，婚姻馳走，恍惚悲泣，藏於塚壙之中，送於野田之上，親者狂，疏者哀，故曰若狂。○御曰：馳騁世務，耽著有為，如彼田獵之夫，唯求殺獲，日以心鬪，逐境奔馳，靜而思之，是發狂病。○疏：馳騁猶走驟也，言田獵之夫，貪逐禽獸，快心放蕩，有類狂人。倒置之徒，欲心逐境，速如騁馳，狂如田獵也。故《莊子》云：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等是也。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注：妨，傷也。難得之貨，謂趙璧隋珠，珍貴金銀珠玉等物，心貪意欲，不知厭足，則行傷身辱也。○疏：佳麗之物，貪著愛翫，為生死之因，於修道行中，大為妨礙。

是以聖人爲腹，

注：守五性，去六情，節志氣，養神明。

不爲目，

注：目不妄視，妄視則泄精於外也。○疏：是以，仍上文也。聖人即舉聖戒，凡腹內也，目外也，懷道抱德，充滿於內，故為腹也。內視無色，反聽無聲，諸根空淨，不染塵境，故不為目也。

故去彼取此。

注：去彼目之妄視，取此腹之養神。○疏：去彼耳目之盲聾，取此為腹之實智。

寵辱若驚，

注：身寵亦驚，身辱亦驚。○御曰：操之則慄，舍之則悲，未忘寵辱，故皆驚也。○疏：寵是榮愛之

名，辱是戮耻之稱，若，如也，驚，恐也，言人得寵則逸豫喜歡，遭辱則怵惕憂悲，故得寵心驚喜，遭辱心驚怖。喜怖雖異，為驚即同，故言若驚。然喜怖之情皆非真性，是以達者譬窮通於寒暑，比榮辱於儻來，死生不撓於神，有何貴賤之能驚也。貴大患若身。

注：貴，畏也。若，至也。畏大患至身，故驚。○疏：貴謂爵位也，亦是自貴忘身也。謂煩惱老病等也。言凡夫但知矜貴此身，而惡大患，不知大患即是我身，多求資養，終歸滅壞，故貴身即是貴患，惡患即是惡身，為貴與大患，俱以身為本也。○蔡曰：有身者執著我身，不能忘遣，為身愁苦，憂其勤勞，念其饑寒，即大患，故知執有生累，存身患起，貴我身者與貴大患不殊。故《西升經》云：身為惱本，痛癢寒溫，大患之本，起乎存身。

何謂寵辱？

注：問何為寵，何為辱？寵者尊榮，

辱者耻及身。還自問者，以曉示於人也。

寵為下，

注：寵辱為下賤。

得之若驚，

注：得寵榮驚者，處高位如臨危也，貴不敢驕，富不敢奢也。

失之若驚。

注：失者，失寵處辱。驚者，恐禍重來。○節解曰：謂得道則萬神皆來，鳴於腹中，與子相見言語，知身五神元氣流馳，故曰得之若驚。失之若驚者，謂失氣亡精，神不行而失一，則頭白齒落而死，衆人所哭，上屋呼魂，驚於天神，故曰失之若驚也。○疏：世情顛倒，以寵為上，慧心觀照，足為鄙下，何者，為得寵心驚喜，失寵心驚怖，此兩驚本由一寵，故足為下。

是謂寵辱若驚。

注：解上得之若驚，失之若驚。○御曰：寵辱循環，寵為辱本。凡情感滯，驚辱而不驚寵。

何謂貴大患若身？

注：復還自問，何故畏大患至身。

吾所以有大患，為吾有身。

注：吾所以有大患者，生吾有身，有身則憂其勤勞，念其饑寒，觸情縱欲，則遇禍患也。○疏：此答前問也。執著我身，不能忘遣，為身愁毒，即為大患，故知貴我身者與貴患不殊也。故《西升經》云：身為惱本，痛癢寒溫，吾拘於身，知為大患，即其事也。

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注：使吾無有身體，得道自然，輕舉升雲，出入無間，與道通神，當有何患。○御曰：能知天地委和，皆非我有，離形去智，了身非身，同於大通，夫有何患？○節解曰：忘身而養神，謂之無身。○疏：所言無者，坐忘喪我，墮體離形，即身無身，非是滅壞而稱無也。

故貴以身為天下者，若可寄於天下矣；

注：言人君貴其身而賤人，欲為天

下主者，則可寄立，不可以長久。○

疏：不知身是大患，矜而貴之，自貴其身，恒欲凌物，如此之人，適可暫寓於世間，不得久視於天下。

愛以身為天下者，乃可托於天下矣。

注：言人君能愛其身，非為己也，乃欲為萬民之父母。以此德為天下主者，乃可以托其身於萬民之上，長無咎也。○疏：寄是暫時寄寓，托謂永相付托，言能保愛己身不輕馳驚。謙以自牧，雌而順物者，則可以托付化於天下，故德經云自愛不自貴也。

視之不見名曰夷，

注：無色曰夷，言一無彩色，不可得視而見之也。○疏：夷，平也，言至道微妙，非五色不可以眼識求，故視之不見也。若其有色，色則參差，只為無色，夷然平等也。

聽之不聞名曰希，

注：無聲曰希，言一無音聲，不可得聽而聞之也。○疏：希，簡少也，體非官商，不可以耳根聽，故曰希也。搏之不得名曰微。

注：無形曰微，言一無形體，不可搏持而得之也。○御曰：搏，執持也。

微，妙也。道無形象，故執持不得。以其無形之中，而能形焉，故謂之曰微。○疏：搏，觸也。微，妙也。言

體非形質，不可搏觸而得之，故曰微也。○臧曰：夫言希夷微者，謂精

神氣也，精者靈智之名，神者不測之用，氣者形相之目，總此三法為一。

聖人若不見是精，不聞是神，不得是氣，既不見不聞不得，即應云無色無

聲無形，何為乃言希夷微耶。明至道雖言無色，不遂絕無，若絕無者，

豈同太虛，即成斷見。今明不色而色，不聲而聲，不形而形，故云夷希

微也。所謂三一者也。

此三者不可致詰，

注：三者，謂夷希微也。不可致詰者，謂無色無聲無形，口不能言，書

不能傳，當受之以靜，求之以神，不可強詰問而得之。

故混而為一。

注：混，合也。故合於三名而為一

也。○疏：真而應，即散一以為三，

應而真，即混三以歸一，一三三一不異，故不可詰也。又解：此真應兩

身作三乘，義釋具在開題卷中。其上不皦，

注：言一在天上，不皦皦光明也。其下不昧。

注：言一在天下，不昧昧有所闇冥，明道上下無窮極也。○疏：言至道

幽微，非愚非智，升三清之上，不益其明，墜九幽之下，不加其闇，所謂

不增不減，其在茲乎。繩繩不可名，

注：繩繩者，動行無窮極也。不可名者，非一色也，不可以青黃赤白黑

別之，非一聲也，不可以宮商角徵羽聽之，非一形也，不可以長短大小度

之也。○節解曰：謂道入皮膚骨節之中，故曰繩繩不可名也。

復歸於無物。

注：物，質也。復當歸之於無質。○疏：繩繩，正直也，猶繩墨之義。

言聖人既能自正，復能正他，故繩繩

不可執名求理，故不可名也。又

解：繩繩，運動之貌，言至道運轉天地，陶鑄生靈，而視聽莫尋，故不可

名也。復歸者，還源也。無物者，妙本也。夫應機降迹，即可見可聞，復

本歸根，即無名無相。故言復歸於無物。

是謂無狀之狀，注：言一無形狀，而能為萬物作形

狀。無物之象，注：言一無形質，而能為萬物設形

象也。○疏：妙本希夷，故稱無狀。無物迹，能生貸，故云之狀之象。

是謂惚恍。注：言一惚惚恍恍，若存若亡，不可

狀也。○御曰：無形之形，無狀之狀，不可名有，不可名無，無有難名，

故謂之惚恍。○疏：不定貌也。妙本非有，應迹非無，非有非無，而無

而有，有無不定，故言惚恍。迎之不見其首，

注：一無端末，不可預待也。除情

去欲，一自歸己矣。○疏：王曰：象者形而非也，謂儀貌可道，雖無物而應物有象。欲言有也，不見其形，欲言無也，物由之以生成。○顧曰：其來未兆，倏爾不見，故言迎之不見其首。○疏：道非古無始也。隨之不見其後。

注：言一無影迹，不可得而見也。○御曰：道無始，故迎之不見其首。道無終，故隨之不見其後。○疏：道非今無終也。○顧曰：其去無迹，混然無際。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注：聖人執守古道，生一以御萬物，知今當有一也。○御曰：執古無為之道，以御今有為之事，則還反淳樸矣。○疏：執，持也。言聖人持太古無名之道，調御今之後生。王曰：古今雖異，其道恒存，執之者方能御物。

能知古始，是謂道紀也。

注：人能知上古，本始有一，是謂知道綱紀也。○疏：古始即無名之道

也，若知無始無終，而終而始，不古不今，而古而今，用期古道以御今世者，可謂至道之綱紀也。王曰：守古無為之道，制御今之有為之世，鎮此躁動之俗，反古淳素之始，陶鍊變化，是得道綱紀也。

古之善為士者，

注：謂得道之君也。○疏：古，昔也，善者，智德也，為，修學也。前章明執古御今，此即御今引古，故援昔善修道之士，以軌則聖人。

微妙玄通，

注：玄，天也。言其志節玄妙，精與天通。

深不可識。

注：道德深遠，不可識知，內視若盲，反聽若聾，莫知所長也。○御曰：士，事也。言古之善以道為事者，於彼微言妙道，無不玄鑒通照，而德容深邃，不可識知也。○疏：微妙是能修之智，玄通是所修之境，境智相會，能使俱深，不可以心識知，故嘆之也。

夫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容。

注：謂下句也。○御曰：夫唯德量難識，故強為容狀以明之。○疏：容者，形貌也。獨此不可識之聖智，甚堪軌物，方欲引接群品，故於無形之理，而強為修學之容。

豫若冬涉川，

注：舉事輒加重慎，豫兮若冬涉川，心難之也。《想爾》曰：豫，猶豫，行止之貌，常當畏敬也。冬涉川者，恐懼也。畏四鄰，不敢為非，恐鄰里知之，此遵道奉戒之人謙謹如此也。

○疏：猶豫，怖懼也。言修道行人

懼於世境，如冬涉川冰，心地惶怖，恐陷溺也。此明意業淨。

猶若畏四鄰，

注：其進退猶猶拘制，若人犯法，畏四鄰知之也。○疏：又畏塵境，如人犯罪慎密，恐畏四鄰間里知聞也。此明口業淨。○王曰：四鄰謂生死老病也，亦是四魔，人不持戒，好犯非法，為四魔所錄，是以小心，猶當慎密閑靜，似畏人知也。

儼若客，

注：如客對主人，儼然無所造作也。

○疏：儼，矜莊之貌。《禮記》云：

儼若思，言聖人應斂勵身心，勿得放

縱，由如賓客對主人，不可輕躁，此

明身業淨。○顧曰：恭斂之貌也，

言聖人恭斂，無為無事，若為客對主

人，不敢輕躁，常和而不唱。

渙若冰將釋，

注：渙者解散，釋者消亡。謂除情

去欲，日以空虛也。○御曰：雖則

儼然若客，無所造為，而不凝滯於

物，故渙然若春冰之釋散也。○

疏：如前修學智慧增明，惑染消散，

如彼冬冰之逢春也。○松靈曰：外

雖矜莊若衆，內恒和暢放散，無復滯

著，渙然如凝冰消散也。

敦若樸，

注：敦者質厚，樸者形未分，內守精

神，外無文彩也。○疏：敦者淳厚，

樸者質素，前既三業清淨，惑累消

除，故能德行淳和，去華歸實也。

曠若谷，

注：曠者寬大也，谷者空虛，不有德
名，無所不包容也。○疏：塵累斯
盡，心靈虛白，故道寬曠包容如谷。

渾兮若濁。

注：渾者守本真，濁者不昭然。與

衆合同，不自尊也。○御曰：和光

渾迹，若濁而清。○疏：渾，合也。

和，雜也。濁，有為也。雖復心靈潔

素，障累久消，而渾沌有為之中，與

塵濁不異也。

濁以靜之，徐清。

注：靜，止也。水濁止而靜之，徐徐

自清也。○疏：徐，緩也。雖處有

欲之中，同事利物而在染不染，心恒

安靜，閑放而清虛也。前則雖清而

能渾濁，此則處濁不廢清閑，明動而

寂也。○顧曰：濁者昏昧之貌，謂

其昧智韜明，不任聽察，如水之濁，

無所鑒見也。○王曰：藏精匿照，

外不異物，渾同波塵，故曰若濁。凡

上七事，皆人君之德，傳曰：人君含

垢，天之道也。得道之君，其斯之

謂。若就行人論者，渾謂和雜也，濁

謂有為也。雖心潔素而渾沌有為之
中，與塵不異也。所言濁以靜之徐
清者，喻於水，水濁，止而靜之，徐徐
自清也。心亂息緣，漸漸而清正也。

安以久，動之徐生。

注：誰能安靜以久，徐徐以長生也。

○疏：雖復安靜，即靜而動，雖復應

物而動，心恒閑放而化群品也。此

文明寂而動也。○王曰：渾波則

濁，徐靜則清，危躁則死，安靜則生，

志人知濁之可清，故同波而後化，體

危之可安，故徐動以教生，非體道善

化，誰能如此。故曰孰能。生化微

妙，非速疾可成，必須心專行密，積

勤累代，不日求以得，故曰徐生。

保此道者，不欲盈。

注：保此徐生之道，不欲奢泰盈溢

也。○疏：保，持也。言持此動寂

不殊一中道者，不欲住中而盈滿，此

遣中也。

夫唯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注：夫唯不盈滿之人，能守弊不為

新成。弊者匿光榮也。新成者，功

貴名盛也。○疏：獨此遣中聖人，於有為弊濁之內，復能慈救蒼生，成大功德，此重結成也。○盧曰：此猶解前徐清之義，和俗而後靜，徐以守其清，安身而後動，徐以全其生。

致虛極，

注：致，至也。道人捐情去欲，五内清靜，至於虛極也。○疏：夫道沖虛，德歸清淨，心能志虛，則得道之極，行能守靜，則含德之厚。○盧曰：除情慮，致虛極也。而心恒寂，守靜篤也。

守靜篤。

注：守清淨，行篤厚。○疏：虛極，道果也。篤，中也。言人欲得虛玄極妙之果者，必須靜心，守一中之道，則可得之也。

萬物并作，

注：作，生也。萬物并作生也。

吾以觀其復。

注：吾言以觀見萬物，無不皆歸其本，言人當念重其本也。○疏：作，動用也，言一切衆生，并皆云為取

舍，貪逐前境，以老君聖智觀之，悉復在妙本，雖動而寂也。○顧曰：夫靜觀其反真。○王曰：生生之體，性本湛然，但受納有形，六情外動，言行云為，妄作招禍，至人觀其本性，知可化而復，故云觀其復。

夫物芸芸，

注：芸芸者，華葉盛也。

各歸其根。

注：言萬物無不枯落，各復反歸其根而更生也。○疏：芸芸，衆多貌也。言衆生所以不能同於聖人，雖動不動，用而無心者，只為芸芸馳競不息也。若能反本歸根，即同於聖照，此勸之也。

歸根曰靜，

注：靜謂根也，安靜柔弱，謙卑處下，故不復死也。○疏：但能反本還源，馳競之心自息也。○顧曰：草木零落，歸根則靜，人物變化，反真則安。

是謂復命。

注：言安靜者，是為復還性命使不

死，乃道之常也。○疏：命者真性慧命也，既屏息羣塵，心神凝寂，故復於真性，反於慧命。

復命曰常，

注：復命使不死，乃道之所常行也。

○疏：反於性命，巖然凝湛，不復生死，因之曰常。○何晏曰：復命當使不死，是道之所常。○盧曰：能知復命常理者，則是見道之明者也。知常曰明。

注：能知道之所常行者，則為明也。○御曰：守靜復命，可謂有常。知守常者，更益明了也。○疏：既知反會真常之理者，則智慧照明，無幽不燭。○王曰：常道難知，故知之曰明。

不知常，妄作凶。

注：不知道之所常行，妄作巧詐，則失其神明，故凶也。○疏：不知性修反德，而會於真常之道者，則恒起妄心，隨境造業，動之死地，所作皆凶。○顧曰：不知道，言知謂之妄作，妄作之人，失道故凶。○孫曰：

不能守靜則天命失常，是其凶也。

知常容，

注：能知道之所常行，則能去情欲，無所不包容也。○御曰：知守真常之道，則必竟虛靜如彼空谷，無不舍容也。○疏：體知凝常一中之道，悟達順之兩空，故能容物也。

容乃公，

注：無不包容，則公正無私，衆邪莫當也。○御曰：含容應物，應物無私，既無私邪，故為公正。○疏：公，平正也。既能包容庶物，所以公正無私也。

公乃王，

注：公正無私，則可為天下王，治身正則形一神萬，共湊己身也。○御曰：人能公正無私，則為物所歸往也。○疏：王，往也，只為包容萬物，公正無私，所以作大法王，為蒼生之所歸往也。

王乃天，

注：王德合神明，乃與天通也。○疏：既作法王化主，為物所歸，復能

陰覆含靈，同於旻昊也。

天乃道，

注：德與天通，則與道合同也。○疏：既類上天覆物平等，又同大道生化無窮。

道乃久，

注：與道合同，乃能長久。○疏：量等太虛，無來無去，心冥至道，不滅不生，既與此理相符，故義說為久。

沒身不殆。

注：能公能王，通天合道，四者純備，道德弘遠，無殃無咎，與天地俱沒，終不危殆也。○疏：沒，滅也。殆，危也。匿端滅迹，謂之殒身。應感赴機，謂之不殆。又解：迹有興廢，故言沒身，本無生滅，故言不殆也。

太上，下知有之；

注：太上謂太古無名之君也。下知有之者，下知上有君，不見臣事之迹，質樸淳厚。○御曰：太上者，淳古之君也。下知者，臣下知上有君，

尊之如天，而無施教有為之迹，故人無德而稱焉。○疏：太上即是今玄

天教主太上大道君也。言道君在玉京之上，金闕之中，凝神遐想，為常應之處，利根之人，機性明敏，悟妙本凝寂，體絕形名，從本降迹，故有位號，不執相生解，故下知有之，知有太上名號之所由也。

其次，親之譽之；

注：其德可見，恩惠可稱，故親愛而譽之。○御曰：淳德下衰，君行善教，仁見故親之，功高故譽之。○疏：中根之人，機神稍闇，不能忘言證理，必須執相修學，所以耽著經教，親愛筌蹄，依文生解，共相譽贊。○顧曰：此中古也，去道漸遠，封言著相，其德可見。親愛生上，則親信於下，下則稱譽於上，其功可言，則康歌載路。

其次畏之；

注：設形法以治之。

其次侮之。

注：禁多則令煩，不可歸誠，故欺侮

之。○御曰：德又下衰，君多弊政，人不堪命，則驅以刑罰，故畏之。懷情相欺，明不能察，故侮之。○疏：侮，欺也。下機之人，性情愚鈍，縱心逐境，耽滯日深，唯畏世上威刑，不懼冥司考責，所以欺侮聖言，毀謗不信，故德經云下士聞道，大笑之也。

信不足，

注：君信不足於下，下則有巧詐之民也。
有不信。

注：君信不足於下，下則應之以不信，而欺其君也。○御曰：畏之侮之者，皆由君信不足，故令下有不信之人也。○疏：良由下機障重，信根不足，故疑毀聖文，有不信之罪。

猶其貴言。

注：說太上之君，舉事猶貴重於言，恐離道失自然也。○疏：猶其貴重世俗浮偽之言，故不信至道真實之教，是以迷惑日久，罪障彌深也。

功成事遂，

注：謂天下太平也。

百姓謂我自然。

注：百姓不知君上之德淳厚，反以為己自當然也。○御曰：功成而不執，事遂而無為，百姓日用而不知，謂我自然而成遂矣。○疏：亭毒之功成，育養之事遂，而至德潛被，成功弗居，百姓日用而不知，皆謂我自然得如此，不知荷聖恩也。○王曰：化不由言，冥功潛被，物各逍遥，擊壤自得，日用不知，欣賴無主，莫識所為，故皆謂我自然。

大道廢，有仁義。

注：大道之時，家有孝子，戶有忠信，仁義不見。大道廢不用，惡逆并生，乃有仁義可傳道也。○御曰：澆淳散樸，大道不行，曰仁與義，小成遂作，而澆淳散，樸不足，雕弊起於有為。○疏：即太古之教廢也。言大道之世，五德不彰，仁義既興，淳樸斯廢，故《莊子》云：散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又云：相响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

智慧出，有大偽。

注：智慧之君，賤德而貴言，賤質而貴文，下則應之以為大偽奸詐也。○御曰：用智慧，將立法也。法出而奸生，則有大偽矣。○疏：智慧，聖智也。上以聖智治物，法令滋彰，下則詐偽百端以避刑網，還竊聖智以為偽具，智之害物，備在《莊》文。○王曰：大道之時，無知無欲，物皆懷德，外用不顯，道功既息，權詐茲興，飭智驚愚，耀才動俗，樸散淳離，奸情并作，故曰大偽。

六親不和，有孝慈。

注：六紀絕，則親戚不和，乃有孝慈相收養也。○御曰：皆由失道，故有偏名。○疏：六親謂父子兄弟夫妻也，淳和之世，偏愛不彰，六紀失序，孝慈方著，是以周德既衰，澆競斯起，致彼曾閔之徒，顯其高行。國家昏亂，有忠臣。

注：政令不行，上下相怨，邪僻爭權，乃有忠臣匡救其君。此言天下太平，不知仁義，人盡無欲不知廉，

各自潔己不知貞，各自守信不知忠也。大道之世，仁義沒，孝慈滅，猶日中盛明，衆星失光也。○疏：萬乘之主以四海為家，故言國家但至治之時，忠誠不見，昏亂之世，貞節斯彰，是以龍逢名芳於夏桀，比干譽美於殷紂也。

絕聖

注：絕聖制作，反初守元，五帝畫象，倉頡作書，不如三皇結繩無文。

棄智

注：棄智慧，反無為。

民利百倍

注：農事修，公無私。○御曰：絕聖人言教之迹，則化洽無為。棄凡夫智詐之用，人歸淳樸。人歸淳樸，巧偽不作，矜徇不行。人挹天和，物無天性，是有百倍之利。○疏：絕有名之聖，棄分別之智，人皆反本，為利極多，言百倍者，舉其大數。故《莊子》云：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又田成子以聖智竊國是也。

絕仁棄義

注：絕仁之見恩惠，棄義之尚華言。民復孝慈；

注：德化淳也。○御曰：絕兼愛之仁，棄財非之義，則人復於大孝慈矣。○疏：絕偏尚之仁，棄執迹之義，人皆率性無復矜矯，孝出天理，慈任自然，反於淳古，故言民復。《莊子》云：仁義者先王之蘧廬，已陳之芻狗，又云：削曾史之行，天下皆仁也。

絕巧棄利

注：絕巧詐，偽亂真。塞貪路，閉權門。盜賊無有。

注：上化公正，下無私邪。○御曰：人矜偏能之功，必有爭利之心，故絕巧則人不爭，棄利則人自足。足則不為盜矣。○疏：絕異端之巧，棄貪求之利，物各守分，故無盜竊。《莊子》云：擯工倕之指，天下皆巧矣。此三者，

注：謂上三事所當棄絕也。

以為文不足

注：以為文不足者，文不足以教民也。○疏：三者謂前三絕也，此文是頓教大乘，上士所學，其理深遠，不足以教下機也。

故令有所屬

注：當如下句。○御曰：此三者但令絕棄，未示修行，故以為此文不足垂教，更令有所屬著，謂下文也。○疏：屬謂付屬也，言下機之人，未堪大乘之教，故有所屬著，方進學心，所屬之文，即下之四行。

見素抱樸

注：見素者，當見素守真，不尚文飾也。抱樸者，當抱其質樸以示天下，令可法則也。

少私

注：正而無私。

寡欲

注：當知足也。○疏：見素，去華也。抱樸，歸實也。少私，公正也。寡欲，息貪也。

絕學，

注：絕學不真不合道文。

無憂。

注：除浮華，則無憂患。○節解

曰：謂去諸經書，還行一也。○御

曰：絕有為之學，則淳樸。○疏：

憂，患也。絕有相之學，會無為之

理，患累斯盡，故無憂也。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

注：同為應對，而相去幾何，疾時賤

質而貴文。○疏：唯，敬諾也。阿，

慢應對也。《禮記》云：先生召，無

諾。幾何者，非遠也，言世人不達違

順，妄生喜怒，聞唯則喜，聞阿則嗔，

不知唯阿兩聲同出一口，相去非遠，

故言幾何。

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注：善者稱譽，惡者諫諍，相去何

如。疾時惡忠直，用邪佞也。○

疏：順意為美，逆心為惡，違順既

空，美惡安奇，且唯阿出自一口，美

惡源乎一心，忘者知其不殊，執者肝

膽楚越，然有為之學，迷執者多，是

非美惡之中，喜怒唯阿之內，適為患
累之本，絕之所以無憂，此兩對略舉
執學須絕之狀也。

人之所畏，

注：人謂道人也，所畏者，畏不絕學

之君也。

不可不畏。

注：近令色，殺賢人。○疏：即行

人所畏，謂生死及諸塵也。○注：

必沒溺也，前令絕惡，示美惡皆空，

恐滯斯文，遂染塵境，故發此句以戒

之也。

荒兮其未央哉。

注：言世俗之人荒亂，欲進學為邪

文，未央止也。○疏：河上公本作

荒，諸家云：莽莽，是眇莽，嘆其久

遠。央是盡義，嗟其未息。言衆生

染滯之心，其日固久，執著情篤，未

有休時。

衆人熙熙，

注：熙熙，淫放多情欲也。

如享太牢，

注：如飢思太牢之具，意無足時。

如春登臺。

注：春陰陽交通，萬物感動，登臺觀

之，志意淫淫也。○疏：言耽著者

衆，故云衆人，即衆生，生之別稱也。

熙熙，悅樂也。享，燕享也。太牢，

牛羊豕也。言衆生欣愛聲色，情染

極深，如飢人享太牢之饌，悅美之

甚，又如春日登臺，眺望林野，暢適

其心。

我獨怕兮未兆。

注：我獨怕然安靜，未有情欲形兆

也。○疏：我，老君自稱也。怕，寂

也。兆，狀也。言聖人雖處塵俗，而

心智寂怕，不為前境所牽，故都無攀

緣之萌狀也。

若嬰兒之未孩。

注：如小兒未能答偶時人也。○御

曰：言我獨怕然安靜，於情欲略無

形兆，如彼嬰兒，未能孩孺也。

魁無所歸。

注：魁然如窮鄙，無所歸就也。○

御曰：至人無心，運動隨物，無所取

與，若行者之無所歸。○疏：嬰兒，

赤子也。孩，笑也。魁，寬大也。歸，往也。言聖人動不乖寂，處染不染，如彼嬰兒，未能孩笑之時，心形俱淨，智慧魁敬，器量宏博，譬彼虛舟而無任止也。

衆人皆有餘，

注：衆人餘財以為奢，餘智以為詐。

我獨若遺。

注：我獨如遺棄似於不足也。○

疏：衆人滯有，故耽染有餘，聖智體

空，故遺棄不取也。

我愚人之心。

注：不與俗人相隨，守一不移，如愚

人之心也。

純純兮，

注：無所分別也。○疏：純純，不

雜也。聖智虛白，純粹精專，如彼愚

人心無分別也。

俗人昭昭，

注：明且達也。

我獨若昏。

注：如闇昧也。○御曰：自韜匿

也。○疏：俗之人心靈暗昧，昭然

分別，自炫其能，聖智虛通，明如日月，韜光匿耀，故若昏也。

俗人察察，

注：察察，急疾也。○御曰：立法

制也。

我獨悶悶。

注：無所割截也。○疏：察察機

速，是分別之心。悶悶寬緩，是無分

別之智，但俗心滯有，司察是非，妄

生迫遽，聖智體有冥無，體知空幻，

恒自閑靜也。

忽若海。

注：我獨忽忽如江海之流，莫知其

所窮極。○疏：河上本作海。晦者

闇也，止，住也。聖智實明，而忽忽

如闇欲顯，光而不耀，故發此言。雖

復同塵，而恒自凝寂，又不住此寂，

故無正住止也。

飄若無所止。

注：我獨飄飄若飛颺，無所止，志意

在神域也。○御曰：我心寂然絕於

俗學，似無所止著也。

衆人皆有以，

注：以，有為也。

我獨頑似鄙。

注：我獨無為，似鄙若不逮也。○

御曰：頑者無分別，鄙者陋不足，而

心實了悟。外若不足，故云似鄙。

○疏：衆人滯於欲境，未嘗休息，雖

復取舍不同，同有所以，聖人妙體虛

假，曾無分別，既不見是，亦不知非，

譬彼頑愚，若茲邪鄙。

我獨異於人，

注：我獨與人異。○御曰：人有情

欲，我無染心。

而貴食母。

注：食，用也。母，道也。我獨貴用

於道也。○疏：人皆照察而分別，

我獨忽晦而忘懷。分別，故愛染於

聲色，忘懷，故貴用於真道，所以為

異也。

道德真經注疏卷之二

①不：原缺，據河上公本補。

道德真經注疏卷之三

吳郡徵士顧歡述

孔德之容，

注：孔，大也。有大德之人，無所不容，能受垢濁，處謙卑也。

唯道是從。

注：唯，獨也。大德之人不隨世俗所行，獨從於道也。○疏：孔，大也，甚也。容，貌也。甚大之德，容貌若何，唯從於道，即是其相。又解：容，包容也。大德妙契，故能動心施為獨從於道，出處語默，皆是道場。

道之為物，惟恍惟惚。

注：道之於萬物，獨恍惚往來於其所也。○御曰：此明孔德所從之道，不有不無，證用難名，故云恍惚。○疏：言至道之為物也，不有而有，雖有不有，不無而無，雖無不無，有無不定，故言恍惚。所以言物者，欲明道不離物，物不離道，道外無物，

物外無道，用即道物，體即物道，亦悟即物道，迷即道物，物道不一不異，而異而一，不一而物而道，一而不一，非道非物，故一不一，而物不一也。○顧曰：欲言定有，而無色無聲，言其定無，而有情有信，以其體不可定，故云恍惚。

惚恍中有像，

注：道雖惚恍無形，其中獨為萬物設法像也。○御曰：惚，無也。恍，有也。兆見曰象。自無而降有，即萬物之象也。

恍惚中有物，

注：道雖恍惚，其中有一，經營主化，因氣立質。○疏：中有物，即是神妙，妙物為名也。雖復非無非有，而有不測之物也。中有象，即是氣，雖復非象非色，而為色為象，故是氣也。言道種種變現，故不物而物，不象而象也。

窈冥中有精。

注：道雖窈冥無形，其中有精，實神明相薄，陰陽交會以立形神也。○

節解曰：謂腦中元氣化為精也。○御曰：惚恍有無，窈冥不測，生成之用，精妙甚存。○疏：窈冥，深遠也。有精，智也。言道雖窈冥恍惚，而甚有精靈，智照無方，神功不測也。

其精甚真，

注：言道精氣神妙甚真，非有飾也。○疏：言真精無雜，實非虛假，於三一之中，偏重舉精者，欲明精是氣色神用之本也。○顧曰：言至道之精靈，至真無假。

其中有信。

注：道匿功藏名，其信在中也。○節解曰：謂精也。精不化，血不藏，則為真人。一行形中，其中有信。○疏：言道無心，有感斯應，信若四時，必無差爽。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注：自，從也。從古至今，道常在不去也。○節解曰：名者謂道也，聖人不死，其名常存。○疏：時乃有古有今，而道竟無來無去，既名不

去，足顯不來，文略故也。

以閱衆甫。

注：閱，稟也。甫，始也。言道能稟與，萬物始生，從道受氣也。○疏：閱，覽也。甫，始也。至道雖復無來無去，亦而去而來，故能覽察古今，應夫終始也。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

注：我何以知萬物從道受氣。

以此。

注：此，今也，以今萬物皆得道精氣而生，人動作起居，非道不然也。○疏：假設問也。老君云我何以知終始之事乎，只用此真精純信之道，恍惚窈冥之法，故知之也。

曲則全，

注：曲己從衆，不自專則全也。○疏：屈曲隨順，不忤物情，柔弱謙和，全我生道，故《莊子》云：吾行郤曲，無傷吾足，此一句忘違順也。

枉則直，

注：枉，屈也。屈己而伸人，久久自得直也。○疏：枉，濫也。體知枉

濫不二故能受於毀謗而不伸其怨枉，翻獲正真也。此一句忘毀譽。

窪則盈，

注：地窪下，水流之，人謙下，德歸之。

弊則新，

注：自受弊薄，後己先人，天下敬之，久久自新。○疏：窪，下也。謙卑遜讓，退己處下，不與物競，故德行盈滿也。此一句忘高弊辱也。能處鄙惡弊辱，而不貪榮寵，即其德日新，此又忘榮辱也。

少則得，

注：自取少則得多。天道祐謙，神明托虛。

多則惑。

注：財多者惑於守身，學多者惑於所聞。○節解曰：謂俗人多思念，多所欲，行無可信，故惑也。○疏：少者謂前曲全等行，不見高下，處一中也。多謂滯於違順等法，不離二偏也。體一中則得，滯二偏故惑也。

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注：抱，守也。式，法也。聖人守一乃知萬事，故能為天下法式也。○節解曰：謂念一行道，守身中也。○疏：是以，仍上辭也。抱，守持也。式，法則也。言聖人持此一中之道，軌轍群生，故為天下修學之楷模也。

不自見故明，

注：聖人不以其視千里之外，乃因天下之目以視之，故能明達也。○疏：物我皆空，不見有我身相，故智慧明照也。

不自是故彰，

注：聖人不自以為是而非人，故能彰顯於世也。○疏：自他平等，不自是而非物，故其德行顯著。

不自伐故有功，

注：伐，取也。聖人德化流行，不自取其美，故有功於天下也。○疏：雖復亭毒群生，而為狗百姓，推功於物，故有大功也。

不自矜故長。

注：矜，大也。聖人不自貴大，故能

長久不危也。○疏：只為推功於物，不自矜夸，故德行長遠也。

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注：此言天下賢與不肖，無能與不爭者爭也。○疏：此則嘆美四德之人，妙達違順，謙以自牧，不與物爭，故天下群品無能與不爭者爭也。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

○注：傳古言曲從則全身，此言非虛妄也。○疏：昔人所謂屈曲柔順以全其道，此語有實，果非虛言，但能依教修行，不與物爭，則大成全德，物歸於己也。

故誠全而歸之。

注：誠，實也。能行曲從者，實全其肌體，歸之於父母，無有傷害也。

希言自然。

注：希言，謂愛言也。愛言者，自然之道也。○疏：希，簡少也。希言，忘言也。自然者，重玄之極。道欲明至道絕言，言即乖理，唯當忘言遣教，適可契會虛玄。○顧曰：希，少也。人能愛氣少言，則行合自然。

○王曰：希言靜默則合自然之道。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注：飄風，疾風也。驟雨，暴雨也。

言疾不能長，暴不能久也。○疏：飄疾之風，驟暴之雨，曾不崇朝，何能竟日。譬滯言之士，執教生迷，妄為躁行，以求速報，既志理不久不長，故取譬飄風，方之驟雨。日是朝之總，朝是日之別，別則譬念念之新，總則喻百年之壽，通是無常也。

○王曰：山澤相通，為於飄風，陰氣噴擊，作於驟雨。陰陽失節，則驚風驟雨。人失中和，則為暴疾。殘身喪實，不可常行。驚暴非恒，自然難久，故曰不終朝也。○蔡曰：夫天

以陽氣下降，散而為風，地以陰氣上騰，蒸而為雨。○顧曰：天健地順，神氣獨絕，為此暴疾，猶不能竟日終朝，何況凡夫朝生夕死，多言害物，其可久乎。○盧曰：形之大者，莫

過乎天地。氣之廣者，莫極乎陰陽。陰陽相擊，天地交錯，風驚雨驟，猶不能久，而況人之細小，處天地之

間，為於多言，速滅可知。孰為此者？天地也。

注：孰，誰也，誰為此飄風暴雨者乎，天地所為也。

天地尚不能久，

注：不能終於朝暮。

而況於人乎。

注：天地至神，合為飄風暴雨，尚不能終朝至暮，何況於人，欲為暴卒乎。○疏：孰，誰也。此假問誰為此風雨，答云：是天地二儀生化，有大神力，飄風驟雨尚不能久，況凡夫而為躁行，其可久乎。

故從事於道者，

注：從，為也，人為事當如道安靜，不當如飄風暴雨也。○御曰：故從事於道之人，當不執滯言教。

道者同於道。

注：道者謂好道之人也，同於道者，所為與道同也。○御曰：體道者悟道忘言，即同於道也。○疏：從道，隨順也。事，世物也。言至德之人，即事即理，即道即物，故隨順世事，

恒自虛通，此猶是孔德唯道是從之義。○蔡曰：若舉事皆從於道，道則得之，則同道之用也。○王曰：順教反俗，所為從於道，兼忘衆累，與空虛合體，謂之同道，道則應之。道得之。

注：只為即事即理，所以境智兩冥，能使相會。○疏：道得之，猶得道也。

同於德者，德亦得之。

注：德謂好德之人也。同於德者，所為與德同也。○疏：道既是常道，德即是上德，體教忘言，為行同於上德，上德亦自然符應而相會也。道是德之體，德是道之用，就體言道，就用言德，故有二文也。

失者同於失。

注：失謂任己而失人也。同於失者，所為與失同也。

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

注：與道同者，道亦樂得之。○疏：有為躁競，執教生迷，既而為行同於失理之人，所以不能虚心冥會。

而言道失者，猶失道也。故《西昇經》云：宿世不學問，今復與失鄰。

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

注：與德同者，德亦樂得之。

同於失者，失亦樂失之。

注：與失同者，失亦樂失之。

信不足，

注：君信不足於下，下則應之以不信。

有不信。

注：此言物類相歸，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雲從龍，風從虎，水流濕，火就燥，自然之數也。○御曰：執言滯教，不能悟了，是於信不足也。自同於失，失亦樂求，是有不信。○疏：不能忘言，而執言求理，雖名信道，於理未足，所以執言滯教，未達真源，故於重玄之境，有不信之心也。

跂者不立，

注：跂，進也。謂貪權慕名，進取功榮，則不可久立身行道。

跨者不行。

注：自以為貴而跨於人，衆共弊之，

使不得行也。

自見者不明，

注：人自見其形容以為好，自見其行以為應道，殊不知其形醜，操行之鄙也。○御曰：露才揚己，動而見尤，故不明也。○疏：不能忘我故也。

自是者不彰，

注：自以為是而非人，衆共弊之，使不得彰明也。○疏：物共弊之，故其德不顯也。

自伐者無功，

注：所為輒自伐取其功美，即失有功於人。○疏：凡有所為，輒自伐取其功，物皆不與，故無功勳。

自矜者不長。

注：好自矜大者，不可以久長。○疏：矜夸自高，驕慢凌物，此乃愚短，其德豈長。

其於道曰餘食贅行。

注：贅，貪也。使此自矜伐之人在治國之道，日賦斂餘祿食以為貪行也。○疏：餘食，殘食也。贅，附生

之肉也。《莊子》云：附贅懸疣也。言矜夸自是之人，其在道行也，猶如殘食贅病，其可厭賤也。

物或惡之，

注：此人在位，動欲傷害，故物無不畏惡之。○疏：贅是無用之肉，夸是無用之行，世間人物感惡見之，故懷道之士豈處心於夸企之行乎。

故有道者不處。

注：言有道之人，不居其國也。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注：謂道也，道無形混沌而成萬物，乃在天地之前也。○疏：有物者，道也。道非有而有，非物而物，混沌不分，而能生成庶品，亦明不混而混，雖混而成，故《莊子》云：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又云：在天地之先而不為老。

寂兮寥兮，獨立不改，

注：寂者無音聲，寥者空無形。獨立者，無匹雙。不改者，化有常也。○疏：寂無聲，寥無形。獨立，無待對也。不改，無遷變也。言道體窈

冥，形聲斯絕，既無因待，亦不改變。此乃獨獨非待獨也。

周行不殆，

注：道遍行天地，無所不入，在陽不焦，托陰不腐，無不貫穿，不危不殆也。○節解曰：謂聖人行一於身，周流四支百節九竅百脉之中，故曰周行不殆也。

可以為天下母。

注：道養育萬物，精氣亦如母之養子。○節解曰：謂守道合一為天下母。○疏：道無不在，名曰周行。所在皆通，故無危殆也。開化陰陽，安立天地，亭毒群品，子育含靈，生之畜之，故可為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注：我不見道之形容，不知當何以名之，見萬物皆從道所生，故字之曰道。○疏：道本不可以智知，道名即初章云無名天地始也。取其通生之德，故字曰道。

強為之名曰大。

注：不知其名，強名曰大。大者，高

而無上，羅而無外，無不包容，故曰大也。○疏：體無涯際，故名為大。不大為大，故稱為強。夫名以召體，字以表德，道即是用，大即是體，故名大而字道也。人皆先名後字，今乃先字後名者，欲表道與俗反也。

大曰逝，

注：其為大，非若天常在上，非若地常在下，乃復逝去，無常處也。○疏：逝，往也。有大力，用能運致衆生，至聖境也。

逝曰遠，

注：言遠者窮於無窮，布氣天地，無所不通。○疏：超陵三界，遠達三清也。

遠曰返。

注：言其遠不超絕，乃復返在人身。○疏：返，還也。既自利道圓，遠之聖境，故能返還界內，慈救蒼生。又解：迷時以三清為三界，悟則三界是三清，故返在塵俗之中，即是大羅天上。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注：道大者，包羅天地，無所不容。天大者，無不蓋也。地大者，無不載也。王大者，無不制也。

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注：八極之內有四大，王居其一也。

○御曰：王者，人靈之主，萬物系其興亡，將欲申其鑒戒，故云王居其一也。○疏：境域之中有此四大，王

有化被之德，故繼二儀而居一數也。

《莊子》云：夫道未始有封而言域中者，欲明不域而域，雖域不域，不域而域，議說域中，雖域不域，包羅無外也。○節解曰：謂肺大心大肝大脾大，腎水生一也，而王處一，即脾氣主布，四方行一也。

人法地，

注：人君當法地安靜和柔也。種之

得五穀，掘之得甘泉，勞而無怨，有功而不置也。

地法天，

注：天湛然不動，施而不求報，生長萬物，無所收取。

天法道，

注：道法清靜不言，陰行精氣，萬物不化自成。

道法自然。

注：道性自然，無所法也。○疏：

人，王也，必須法地，安靜為行，定能生慧也。故下章云躁則失君，既靜如地，次須法天清虛，覆育無私也。

又天有三光，喻其慧照，地是定門，天是慧門。既能如天，次須法道虛通，包容萬物也。既能如道，次須法

道，自然之妙理，所謂重玄之域也。道是迹，自然是本，以本收迹，故義言法也。又解：道性自然，更無所法，體絕修學，故言道法自然。

重為輕根，

注：人君不重則不尊，治身不重則失神，草木之花葉輕故零落，根重故

能長存。○疏：此戒行人勿得輕躁，故書云：君子不重則不威。

靜為躁君。

注：人君不靜則失威，治身不靜則身危，龍靜故能變化，虎躁故致天

虧。○疏：靜則無為，躁則有欲，有

欲生死，無為長存，靜能制動，故為君也。

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

注：輜，靜也。聖人終日行道，不離

靜與重也。○疏：言君子達人終日行化，同塵處世，而不離重靜，此則動而寂也。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注：榮觀謂官闕。燕舍，后妃所居

也。超然，遠避而不處也。○疏：言重靜之人，雖有榮華之官觀，燕寢之處所，而游心虛淡，超然物外，不以為娛，處染不染也。

奈何萬乘之主，

注：奈何者，疾時主傷痛之辭也。

萬乘之主，謂王也。○御曰：奈何者，傷嘆之詞也。天下者，大寶之位

也。言人君奈何以身縱欲，輕用氣命，亡其位乎。○疏：奈何，猶如何

也。王畿千里，戎車萬乘之君，應須重靜，乃恣情淫教，厚賦繁徭，禽荒色荒，輕忽寓內，哀嘆之甚，故云如何。

而以身輕天下。

注：王者至尊，而以其身行輕躁乎？疾時王奢恣輕淫，失其精也。

○節解曰：謂輕死也。雖貴為天子，當守一長生，見而不學，故為輕身，然後沒命，雖有玉珥金鏤，何益於身。

輕則失臣，

注：王者輕淫，則失其臣，治身輕淫，則失其精。

躁則失君。

注：王者行躁疾則失其君位，治身躁疾，則失其精神。○節解曰：謂思慮煩躁之士，不得長生。○疏：恣情放欲，輕躁日甚，外則亡國，內則危身。忠良竄匿，失臣也。宗廟傾覆，失君也。

善行無轍迹，

注：善行道者，求之於身，不下堂，不出門，故無轍迹。○疏：以無行為行，行無行相，故云善行，妙契所修，境智冥會，故無轍迹之可見，此明身業淨。

善言無瑕謫，

注：善言謂擇言而出之，則無瑕疵謫過於天下也。○御曰：能了言教，不為滯執，遺象求意，理詮言忘，故於言教之中無瑕疵之過。○疏：不言之言，言而不言，終日言未嘗言，亦未嘗不言，故謂之善言也。《莊子》云：言而足者則終日言而盡道也。瑕疵，疾也。謫過，責也。語默不異，故無口過之責，謂聖人之言，既無的當，無所之詣，此明口業淨。

善計不用籌筭，

注：善以道計事者，守一不移，所計雖多，不用籌筭而可知也。○疏：妙悟諸法同一虛假，不舍虛假，即假體真，無勞筭計，劃然明了，此明意業淨。

善閉無關鍵不可開，

注：善以道閉情欲，守精神者，不如門戶有關鍵可得而開也。○節解曰：謂閉氣握固，上閉天牝，下閉地牡，故曰無關鍵。○御曰：兼忘言

行，不入異門，心無逐境之迷，境無起心之累，雖無關鍵，豈可開乎？○疏：外無可欲之境，內無能欲之心，欲根起用，用而無染，斯則不閉而閉，雖閉不閉，無勞關鍵，故不可開。善結無繩約不可以解。

注：善以道結事者，乃結其心，不如繩索可得解也。○御曰：體了真相，本以虛忘，若能虛忘，則心與道合，雖無繩索，其可解乎？○疏：上士達人，先物後己，發大弘願，化度衆生，誓心堅固，結契無爽，既非世之繩索約束，故不可解也。然誓心多端，要不過五：一者發心，二者伏心，三者知真心，四者出離心，五者無上心。第一發心者，謂發自然道意，入我法門。第二伏心者，謂伏諸障惑也。第三知真心者，有九品，即生彼九宮。第四出離心者，有三品，即生三清，所謂仙、真、聖也。第五無上心者，謂直登道果，乃至大羅也。善結者，結此五種心，終始無替也。明結願堅固也。○節解曰：謂

結持魂魄也。聖人抱魂持魄，故曰不可解也。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

注：聖人所以常教人忠孝者，欲以救人性命。○疏：聖人即是三業清

淨，六根解脫之人也。為能發弘誓願，救度衆生，故常在世間，有感斯應，慈善平等，終不遺棄也。

而無棄人；

注：使貴賤各得其所也。

常善救物，

注：聖人所以常教民順四時，以救萬物之傷殘也。

故無棄物。

注：聖人不賤石而貴玉，視之如一。

○疏：先舉聖人者，表恩被有情，後舉物示仁覃無識，亦言救人，直據黔首，救物爰及四生也。

是謂襲明。

注：聖人善救萬物，是謂襲明天道。

○疏：襲，承也，用也。即結嘆常善聖人，利物無棄，可謂承用聖明之道也。

善人不善人之師；

注：人之行善者，聖人即以為人師。

○疏：善人即向襲明之人也，此人恒懷大心，先物後己，引導衆生，允當宗匠。

不善人者，善人之資。

注：資，用也。人行不善，聖人猶教導使為善，得以給用也。○疏：言聖人恒在有中化導群品，即用不善之類而為福田，以彼衆生益成我德故也。

不貴其師，

注：獨無輔也。

不愛其資，

注：無所使也。○御曰：若存師資，未為致極。今明所以貴師者，為存學相，學相既空，自然無貴。所以愛資者，為存教相，於教忘教，故不愛資。貴愛兩忘，而道自化。

雖知大迷，

注：雖自以為知，言此人乃大迷惑也。○疏：無所化也。前以聖導凡，勸令修學，今明凡聖平等，以遣

師資，斯則從淺至深，漸階衆妙也。是謂要妙。

注：能遍此意，是謂能知微妙要道也。○疏：師資兩忘，聖凡一揆，俗智分別，雖知大迷，據理而言，實成要妙。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

注：雄以喻尊，雌以喻卑，人雖自知其尊顯，當復守之以卑微，去雄之強梁，就雌之柔和，如是則天下歸之，如水之流深谿也。○疏：谿，徑也，雄陽是剛躁之名，雌陰是柔靜之義。知雄躁剛猛，適歸死滅，雌柔靜退，必致長生，故棄雄而守雌，可為天下之要徑也。○節解曰：雄者魂也，雌者魄也。謂神出入在身，故行一之士，法守自然，握固閉氣，抱持魂魄也。

常德不離，

注：人能謙下如深谿，則德恒在，不復離己也。

復歸於嬰兒。

注：當復歸志如嬰兒，泰然而無知。

○節解曰：谿者口也，謂行一閉氣湛然無為，子則不老，復還嬰兒也。○疏：離，散也，嬰兒譬無分別智也。言人常能守靜，則其德不散，故能復於本性，歸無分別智也。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

注：白以喻昭昭，黑以喻默默，人雖自知昭昭明達，當復守之以默默，如暗昧無所見，如是則可為天下法式，則其德常在也。○疏：白，昭明也。黑，闇昧也。式，法也。自顯明白，炫耀於人，人必挫之，良非智者。韜光晦迹，退守闇昧，不忤於物，故是德人。能知白黑利害者，可為修學者之鴻範也。

為天下式，常德不忒，

注：人能為天下法式，則其德常在於己，不復差忒也。○節解曰：謂道行一以仙，為天下式。

復歸於無極。

注：德不差忒，則長生久壽，歸身於無窮極。○節解曰：謂常守生行一無極也。○疏：忒，差也。無極，道

也。常能棄明守暗，其德不差忒，復我清虛，歸於至道。

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

注：榮以喻尊貴，辱以喻污濁，人知己之有榮貴，當復守之以污濁，如是則天下歸之，如水流入深谷。○疏：榮，寵貴也。辱，卑賤也。處於

榮貴，遂起驕奢，而福善禍淫，忽然凋落，比之榮寵，翻為禍基。若知倚伏不常，貴為禍始，應須自戒，勿為放逸。處於榮華，恒如卑賤，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知榮辱天下歸湊，譬彼百川，包納虛谷也。為天下谷，常德乃足，

注：足，止也。人能為天下谷，德乃止於己也。

復歸於樸。

注：復當歸身於質樸，不復為文飾也。○節解曰：謂守自然也。○疏：樸，真本也。始自知雄，終乎守辱，三種修學，為道之要。又如虛谷聲無不容，所以常道之德，於是乃足，故能復於真空，歸於妙本。

樸散為器，

注：器，用也。萬物之樸散則為器用。若道散則為神明，流為日月，分為五行。

聖人用之，則為官長，

注：聖人升用，則為百官之元長。○御曰：含德內融，則復歸於樸。常德應用，則散而為器，既涉形器，必有精粗，故聖人用則為群才官長矣。○疏：散，布分也。器，用也。官，君主也。長，師宗也。既能反樸還淳，歸於妙本，須從本降迹，以救蒼生。布此淳和，而為化用，故《西升經》云：道遂散布分，既而為君以御世，為師以導俗，聖人即用斯樸，散而為御導之方。

故大制無割。

注：聖人用之則以大道制御天下，無所傷害，治身則以大道制情欲，不害精神也。○疏：至聖神力不可思議，三界內外無不制伏。主領弘普，故稱大制。而亭毒群品，陶鑄生靈，推功於物，不為宰主，故云不割。

割，宰斷也。

將欲取天下，

注：欲為天下主也。

而為之，

注：欲以有為治民。

吾見其不得已。

注：我見其不得天道人心已明矣，

天道惡煩濁，人心惡多欲。○疏：

方將欲攝取天下蒼生而為化主者，

必須虛心忘欲，若以有為取之，纔欲

攝化，而不得之狀已彰也。

天下神器，不可為也。

注：器，物也。人乃天下之神物也。

神物好安靜，不可以有為而治之也。

○疏：含識之類，悉有精爽，并堪受

道，故名神器。神器是帝位也。若

無為安靜，即品物咸亨，必有為治之

擾動，即群生失性，故不可為也。

為者敗之，

注：以有為治之，則敗其質樸。

執者失之。

注：強執教之，則失其情實，生於詐

偽。○疏：滯溺有為則敗亡身命，

執心貪欲則失國喪邦。

故物或行或隨，

注：上所行，下必隨之也。○疏：

夫物，萬物也，或，不定也。行，由己

也，隨，從他也。言物或先時由己，

後即從他，此明權勢不定也。

或噓或吹，

注：噓，溫也。吹，寒也。有所溫，

必有所寒。○疏：溫喻富貴也，寒

喻貧賤也，言物有先貴後賤，先富後

貧，猶如朱夏赫曦，玄冬凜冽，天即

爽涼不定，人亦貴賤何常。

或強或羸，

注：有所強大，必有所羸弱。○

疏：夫強盛不久當衰，故下章云物

壯則老，《西昇經》云：盛者必衰，此

則盛衰不定也。

或載或隳，

注：載，安也。隳，危也。有所安必

有所危，明人君不可以有為，治國與

治身也。○疏：河上本或載作或

接。夫接者連續也，隳，廢敗也。連

接續謂之成，廢敗謂之壞，此明安危

不定。故《莊子》云：其成也毀也，

舉此八法者，不定以表萬物無常，故

治國治身者，不可以有為封執而取

之也。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注：甚謂貪淫聲色，奢謂車服飲食，

泰謂宮室臺榭，去此三者，處中和，

行無為，則天下自化。○疏：懷道

聖人妙體虛假，故不執上八法，而能

行下之三事，甚則美其聲色，奢則麗

其服翫，泰則廣其宮室，去此三惑，

處於中一，治國則祚曆遐延，治身則

長生久視。

以道佐人主者，

注：謂人主能以道自輔佐也。

不以兵強於天下。

注：以道自佐人主，不以兵革，順道

任德，敵人自服。○節解曰：謂口

為兵也。口言失則兵革至，精神踴

躍，魂魄相加，神明恍惚，則去其身

矣。○疏：以，用也。佐，輔也。人

主，君王也。言用正道輔佐君王者，

當偃武修文，導之以德，不可以盛用

強兵，騁暴天下。內解身心者，即是三業六根兵也。

其事好還。

注：其舉事好還，自責不怨於人也。

○節解曰：謂安心定意行一，乃還其身也。○疏：還，返也，報也。言外用兵刃，內有怨敵之仇，內用三毒，即有三塗之報，此事必爾，故言好還。

師之所處，荆棘生。

注：農事廢，田不修。○疏：師，軍也。言兵馬所行之處，害人損物，但有荆棘穢草，不生禾稼也。亦猶欲心馳騁之處，唯增惡業，不生善惠。

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注：天應之以惡氣，則害五穀，五穀盡，則傷人。

善者果而已，

注：行善者，當果敢而已，即休止也。○疏：果，決定也。已，止也。言修道善人，決定止此暴心而不同兵也。

不敢以取強。

注：不敢以果敢取強大之名也。

果而勿矜，

注：當果敢謙卑，勿自矜大。

果而勿伐，

注：當果敢推讓，勿自伐取其美。

果而勿驕，

注：驕，欺也。果敢勿以驕欺人也。

果而不得已，

注：當果敢至誠，不得逼迫不得已。

○疏：驕謂慢上，矜謂夸下，修道之夫，撝謙遜讓，不用自取強暴，驕慢於人。亦須決定雌柔，不用矜夸於物。伐，取也。推，功於物，不自取也。不得已者，如堯攻叢支，禹攻有扈，事不得已，非樂兵伐。勿強者，結繩已前，決定不用兵之行也。是果而勿強。

注：果敢勿以為強兵堅甲以侵凌人也。○御曰：前敵來侵，不得已，故用兵止之，如是則果於應敵，非果已取強也。

物壯則老，

注：草木壯極則枯落，人壯極則衰

老也。言強者不可以久。○疏：炎極則涼，理之恒數。物壯則老，其義必然。

是謂不道，

注：枯老者，坐不行道也。

不道早已。

注：不行道者早已。已，死也。○

疏：物壯則老，兵強則衰，既不謙柔，故非真道，應須止息而勿行也。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

注：祥，善也。兵者驚精神，濁和氣，不善之器，不當修飾也。○節解曰：謂輕言者皆不活其身，身危則亡其器，此為不祥之器也。○疏：佳，麗也。祥，善也。雖霜戈曜日，寶劍暉天，此乃凶荒之具，非太平之器也。內即三毒六根之兵，若磨銳諸根，而貪取塵境者，不善之行也。

物或惡之，

注：兵動則有所害，故萬物無有不惡之者。

故有道者不居。

注：有道之人不處其國。

君子居則貴左，

注：貴柔弱也。

用兵則貴右。

注：貴剛強也，此言兵道與君子道

反，所貴者異。○疏：有君子人物

之德，為君子。左陽也，主吉主生。

右陰也，主凶主殺。言君子平居之

世則貴左用文，荒亂之時則貴右用

武，喻行人實智則貴長生，權智有時

而殺，故經云千千截首，萬萬剪形

也。

兵者，不祥之器，

注：兵革者，不善之器。

非君子之器，

注：非君子所貴重之器也。○御

曰：君子以道德為才器，不貴兵謀。

○節解曰：謂口致兵革之言也。陰

強則殺身之斧也。故曰不祥之器

也。

不得已而用之，

注：謂遭衰逢亂禍，欲加萬民，乃用

之以自守。○疏：非君子善人之

器，必須夷凶拯難，不得止而用之，

權智亦爾。

恬淡為上。

注：不貪土地，不利民財寶。

勝而不美，

注：雖得勝，而不以美為利。○

疏：恬淡無為也，君子心尚無為，故

用兵不以為美也。喻行人雖用權

智，而以實道為上，應不離真。

若美之者，是樂殺人。

注：美得勝者，是謂喜樂殺人。○

疏：若以佳兵為美，是即愛樂干戈

則殺人也。

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

注：為人君樂殺人，此不可使得志

於天下。為人主必專制人命，不可

妄行刑罰。○疏：樂殺之，夫天下

共疾，讎閱既多，不可得意也。

故吉事尚左，

注：左主生位也。

凶事尚右。

注：陰道主殺。

偏將軍處左，

注：偏將軍卑而居陽位者，以其不

專殺故也。一家疏云：將軍本一，動靜異名，靜則侍居，故稱偏也。

上將軍處右。

注：上將軍尊居右者，以其主殺也。

○王曰：動用威刑，闔外專殺，自任

之道，故言為上。以殺主陰，雖上而

居右。

言以喪禮處之。

注：上將軍居右，喪禮尚右，死人貴

陰也。○疏：左是吉位，右是喪位，

今偏小將軍居於左邊，上大將軍處

其右者，欲明雖復專命，即以死喪之

禮而安處之。

殺人眾多，以悲哀泣之，

注：傷已德薄，不能以道化人，而害

無辜之人。○御曰：以生靈之貴，

而交戰殺之，有惻隱之心，故以悲哀

傷泣之爾。○疏：兵伐行處，屠害

必多，故上將軍悲哀，愍其傷殺，既

非用道，恐濫無辜。一羊口殺謂敵

人，衆謂士卒。傷已德薄，而不能以

道化人，而害無辜，則心為悲愍而泣

之，明非所樂也。○王曰：一夫呼

嗟，王道為之傾覆。一里違和，陰陽為之改度。鄒衍降霜，杞妻城毀，匹夫釐婦，猶感天地，而况橫尸巨野，散骨長源，肉飼鳥鳶，血流絳草，愍彼殘傷，曷得不喪。

戰勝則以喪禮處之。

注：古者戰勝，將軍居喪主禮之位，素服而哭之，明君子貴德而賤兵，不得已而誅不祥，心不樂之，比於喪也。知後世用兵不已，故悲痛之。○御曰：勇士雄，入戰而獲勝，勝則受爵，居於右位，尚右非吉，是以喪禮處之。但以為不祥之器，亦何必縞素為資。○疏：君子善人，貴能用道，事不獲已，方以喪禮葬之。既其武不及文，足明權不及實，治國則不得已而用武，應化則不得已而行權，以此格量，故知權劣實勝也。

道常無名。

注：道能陰能陽，能弛能張，能存能亡，故無常名。○御曰：道以應用為常，常能應物，其應非人，故云道常無名。○疏：虛通之理，常湛凝

然，非色非聲，無名無字，寂寥獨立，超四句之端，恍惚希夷，離百非之外，豈獨得以言象求，安可以心智測，故下文云天地始，又云吾不知其名也。

樸雖小，天下莫敢臣^①。

注：道樸雖小，微妙無形，天下不敢有臣使道者。○御曰：樸，妙本精一，故云小。而應用匠成，則至大，故無敢以道為臣也。○疏：樸，淳素也。小，微妙也。言淳樸之道，其自細微，而能開化陰陽，亭毒群品，百姓日用而不知，亦未敢自臣我有道者也，又云：物無貴賤，道在則尊，故巢父、許由、王倪、齧缺，此之數子，皆以窮為匹夫，而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即其事也。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注：侯王若能守道無為，萬物將自賓服，從於德化。○疏：言君王若能修守至道，殊方異域，自來賓伏而歸化也。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

注：侯王動作能與天地更相應合，則天降下甘露善瑞。○疏：夫與天地合其德，陰陽合其序者，故致四時玉燭，七曜無愆，靈瑞嘉祥，芝英甘露，國無虛用，不亦宜乎。

民莫之令而自均。

注：天降善瑞，則萬物莫有教令之者，皆自均調若一也。○疏：均，平也。莫，無也。德合二儀，明齊三景，百姓無待教令，而自太平，道力不可思議，守之致有此益也。

始制有名，

注：始，道也，有名，萬物也。道無名能制於有名，無形能制於有形也。○疏：因無名以立有名，寄有名以明無名，方欲引導群迷，令其悟解也。

名亦既有，

注：既，盡也。有名之物，盡有情欲，叛道離德，故身毀辱。天亦將知止，

注：人能法道行德，天亦將自知止。○疏：道無稱謂，降迹立名，意在引

物向方，歸根反本，既知寄言詮理，應須止名求實，不可滯執筌蹄，失於魚兔。

知止所以不殆。

注：夫知止則神靈祐助，不復危殆。

○疏：筌蹄既忘，妙理斯得，止名會實，故無危殆。

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

注：譬言道之在天下，與人相應和，

如川谷與江海相流通。○疏：江海

善下為百川之所共湊，聖道虛容，為衆生之所歸往，故下文云江海所以

能為百川王者，以其善下也。

知人者智，

注：能知人好惡，是智也。○疏：

謂照達前境，鑒人機性，大少淺深，無不悉知，此是他心智。

自知者明。

注：人能自知賢與不肖，是為反聽

無聲，內視無形，故為明也。○御

曰：智者役用以知物，明者融照以

鑒微，智則有所不知，明則無所不照。○疏：自知己身宿命善惡，三

世報應，無不明了，此是宿命智。

勝人者有力，

注：能勝人者，不過以威力也。○

疏：智力勝人，威能制物，所以降伏

天魔，剪除異道，此是降魔智。○顧

曰：才干勝人，不過有力，有力之人

必有其敵。有其敵者，則強弱未定。

今以性制情，謂之自勝，自勝之人，

無敵於己，無敵於己者，可謂強矣。

自勝者強。

注：人能自勝己情欲，則天下無有

能與己爭者，故為強也。○御曰：

能制勝人者，適所謂有力。能自勝

其心使柔弱者，方可以全其強爾。

○疏：自能克服己心，制諸累欲，累

欲不起，智慧日強，此是斷惑智。

知足者富，

注：人能知足之為足，則長保福祿，

故為富也。○疏：守分知足，無復

貪求，非直財賄不貧，亦乃道德豐

富。又解：並鑒有無，則萬境俱照，

智無不足，故受富名，此是知足智。

注：人能強力行善，則為有志於道，

道亦有志於人。○節解曰：謂晝夜

行道而不休息也。○御曰：知止足

者無貪求，可謂富矣。強力行者不

懈怠，可謂有志節矣。○疏：志，節

操也。志力既強，即發弘誓願，務在

先人後己，外身濟物，至乎道場，終

無退轉。

不失其所者久。

注：人能自節養，不失其所愛，愛天

之精氣，則可以長久。○節解曰：

謂不失其一也。○疏：應機赴感，

隨病與藥，咸使得宜，不失其所，以

斯接物，久而強固。

死而不亡者壽。

注：目不妄視，耳不妄聽，口不妄

言，則無怨惡於天下，故能長壽也。

○節解曰：謂人尸解者，死而後生

也。○疏：行願俱足，內外道員，理

當不死不生，無夭無壽，而今言死而

不亡，壽者欲明死而不死，不壽而壽

也。應身遷謝，名之為死，聖體常

在，義說為壽。○御曰：死者分理

之終，亡者天枉之數，壽者一期之盡。夫知人勝人，必招殃咎，知足強力，動得天常。死而不亡者，是一期之盡，可謂壽矣。

大道汎兮，

注：言道汎汎，若浮若沉，若有若無，視之不見，說之難殊。○御曰：大道汎兮，無系而能應物，左右無所偏名。

其可左右。

注：道可左可右，無所不宜。○疏：汎汎，無系也，亦普遍之名。言大道虛玄，汎然無著，慈悲普遍，感而遂通，雖復非陰非陽，而應乎左右，欲明方圓任物，罄無不宜，故《莊子》云：有左有右，有義有倫。

萬物恃之以生，

注：恃，待也，萬物皆待道而生。而不辭。

注：道不辭謝而逆止也。○疏：一切萬物恃賴至道而得生成，慈救善誘，終不辭憚也。又云：物亦不謝，生於自然。

成功不名有。

注：有道不名其有成功也。○御曰：言萬物恃賴沖和，用而生化，而道不辭以為勞，功用備成，不名有也。○疏：生化萬品，至功潛被，而歸功於物，故不有功名。

衣被萬物不為主，

注：道雖愛養萬物，不如人主有所收取。

可名於小；

注：道匿德藏，名怕然無為，似若微小。○御曰：衣被猶覆育也。○疏：衣被萬物，陶鑄生靈，而神功潛被，不為主宰，既俯就於物，宜其稱小，此不小而小也。

萬物歸焉不為主，

注：萬物皆歸道受氣，道非如人主，有所禁止也。

可名為大矣。

注：萬物橫來橫去，各使自在，可名於大。○疏：大海虛谷百川競湊，至道寥廓，萬物歸之。不主之義，已如前釋。物既仰歸於道，宜受大名，

此即不大而大也。

是以聖人終不為大，

注：聖人法道，匿德藏名，不為滿大。

故能成其大。

注：聖人以身師道，不言而化，萬物修治，故成其大。○御曰：聖人法道忘功，終不自為光大，故能成其大也。○疏：體道聖人，忘我存物，靜退謙柔，終不為大，只為先物後己，忘功忘大，故為衆生之長，獨居三界之尊，而成其大。

執大象，天下往。

注：執，守也。象，道也。聖人守大道，則天下萬民移心歸往也。治身則天降神明，往來於己也。○疏：執，持也，此不執而執，執無所執。大象，猶大道之法象也，即前忘大聖人持無形之大象，常善救物為天下歸往也。《莊子》云：王駘立不教，坐不義，虛而往，實而歸，宣尼引天下歸之是也。

往而不害，安平泰。

注：萬物歸往而不傷害，則國安家寧，而太平矣，治身不害神明，則身安而大壽。○御曰：物往而不傷害，則安於太平。○疏：太，大也。言蒼生歸至聖所，皆獲利益而無損害，所獲之利，即是安平等之法也。不害則明其拔苦，安平則語其與樂。

樂與餌，過客止。

注：餌，美也。過客一也，人能樂美於道，則一留止也。一者去盈而處虛，忽忽如過客也。○疏：樂，絲竹官商也，餌，飲食滋味也。樂有聲可悅，餌有味可餐，可悅可餐，故暫過之客逢必止住耽愛也。

道出言，淡乎無味，

注：道出入於口淡泊，非如五味有酸鹹苦甘辛也。○疏：至道虛寂，其體希夷，所以出言淡然無味，非如可翫可悅，故音樂有聲，行者為之止住，道言無味，學者罕見留心。嗟乎世人迷妄之甚，但能淫聽有聲之聲，詎能咀嚼無味之味耶。深嘆愚徒，故有斯譬。

視之不足見，

注：足，得也。道無形，非若五色之有青黃赤白黑可得見也。○疏：至道窈冥，妙絕形色，非如餽饌等法，故不可以眼識求。

聽之不足聞，

注：道非若五音，有宮商角徵羽可得聽聞也。○疏：大音希聲，非體商角，豈如鐘鼓可以耳聞，聖道出言，其例亦爾。

用之不可既。

注：用道治國，則國富民昌，治身則壽命延長，無有既盡之時也。○御曰：以道靜鎮，初無言教，故視不足見，聽不足聞，淳風大行，萬物殷厚，歲計有餘，故用不可既。既，盡也。

○疏：至道之言，淡然虛遠，非聲非色，絕視絕聽，若鏡之心，物來斯照，如聖之智，感而遂通，是知無用之用，其用難盡。

將欲翕之，必固張之；

注：先開張之者，欲極其奢淫。○疏：翕，合也，斂也。將欲行權，攝

化群品，令其翕斂不為貪染者，必先開張縱任，極其奢淫，然後翕之。昔老君西入闕賓化道之日，初恣其凶勃，然後化之以道是也。

將欲弱之，必固強之；

注：先強大之者，欲使遇禍害也。○疏：欲令歸道柔弱，必先極其強大，然後示之以雌柔。

將欲廢之，必固興之；

注：先興之者，欲使其驕奢至危也。○疏：欲廢其殘獷者，必固恣其凶暴，凶暴既極，可以廢之也。

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注：先與之者，欲極其貪心。○疏：先恣其惡，名為與之。後令歸道歸善，名為奪之。故老君先示凡迷，所以恣其剛戾，後見神通，於是惡人降伏，方得奪其凶惡，令歸善道。此四對義勢相似，只言初淺後深耳。上機之人，聞實即悟，下機之人，要假於權，此則增治陳也。

是謂微明。

注：此四事者，其道微，其效明。○

御曰：經云：正言若反，《易》云：巽以行權。權，反經而合義者也。故君子行權貴於合義，小人用之則為詐譎。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信矣。故老君前章示執大象，斯謂之實。此章繼以翕張，是謂之權。欲量衆生根性，故示以權實，覆却相明，令必致性命之域。而惑者乃云非道德之意，何其迷而不悟哉？將欲翕斂衆生情欲，則先開張，極其侈心，令自困於愛欲，則當翕斂之矣。強弱等義，略與此同。此道甚微，而效明著，故云是謂微明也。

柔弱勝剛強。

○疏：上來權道，雖復微密，而甚有明驗也。

注：柔弱者久長，剛強者生亡。○疏：柔弱實智也，剛強權智也，欲教化衆生，故須權智，確論二智，實智勝也。

魚不可脫於淵，

注：魚脫於淵，為去剛得柔，不可復制。

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注：利器者，謂權道也，治國權者不可以示執事之臣也，治身道者，不可以示非其人也。○疏：脫，失也。利器，權柄也。魚藏於水，權隱於心，故物莫之害也。魚失水為物所擒，權示人即為人所制，故不可以示人。

道德真經注疏卷之三

①臣：原作「巨」，應作臣。

道德真經注疏卷之四

吳郡徵士顧歡述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注：道以無為為常。○疏：凝寂之道，寂爾無為，從體起用，應物施化，故曰而無不為。前句是本，後句是迹，此明本迹，迹本寂動，動寂之義也。○蔡曰：道體凝寂，實際不動，故曰無為。應物而動，物無不用，故曰而無不為。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注：侯王而能守道，萬物將自化，效於己也。○御曰：妙本清淨，故常無為。物恃以生，而無不為也。侯王若能守道無為，則萬物自化。君之無為，而天下純樸。○疏：萬乘之主，五等之君，若能守持此道，八荒萬國，自然從化。行人亦爾，所以偏舉侯王者，明君王為化，利物弘多也。○杜曰：德能伏物，道在則尊，皇王守道，不令自均，公侯懷德，不

嚴而化。○羅什《內解》曰：心得一空，資用不失，萬神從化，伏邪歸正。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

注：吾，身也，無名之樸，道也。萬物以化，效於己也。復欲作巧偽者，侯王當以身鎮撫之以道德也。○御曰：言人既從君上之化，無為清淨，而復欲動作有為者，吾將以無名之樸而鎮靜之。無名之樸，道也。○疏：作，起修也，樸，道也。言衆生初起修者，必有心欲於果報也。既起斯欲，即須以無名樸素之道安鎮其心，令不染有，此以空遣有也。○顧曰：作謂偽生也，言侯王守道，物皆從化，忽有人從安化中欲生詐偽之心者，老君言我將以道鎮之。又曰：混沌其心，令無分別也。又曰：無名之樸者，教戒是也。

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

注：言侯王鎮撫以道德，民亦將不欲，故當以清淨導化之。○疏：非但不得欲於有法，亦不得欲於此無名之樸也。前以無遣有，此則以無

遣無。有無雙遣，離一中道也。天下將自正。

注：能如是者，天下將自正安定也。○疏：靜，息也。前以無名遣有，次以不欲遣無，有無既遣，不欲還息，不欲既除，一中斯泯，此則遣之又遣，玄之又玄，所謂探微索隱，窮理盡性者也。既而一切諸法無非正真，稊稗瓦礫，悉皆至道，故云天下自正，此一句結衆妙之門也。○御曰：無名之樸，亦將不欲者，言人君既以無名之樸鎮靜之，蒼生不可執此無名而令有迹，將恐尋迹喪本，復入有為，故於此無名之樸，亦將兼忘。不欲於欲，無欲亦忘，泊然清淨，天下自正也。又曰：道常無欲，樂清淨，故令天地常正，天地者道之臣也，君王法道行戒，臣下之心悉皆自正矣。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注：上德謂太古無名號之君，德大無名，故言上德也。不德者，言其不以德教民，因循自然，養人性命，其

德不見，故言不德也。言其德合於天地，和氣流行，民得以全也。○疏：上者高昇，是超出之名，德者得也，以尅獲為義。言上德之人，妙契道境，境智冥會，得失兼忘。得失兼忘，故言不德。境智冥會，故言有德。有德則遣其失，不德則遣其得也。

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注：下德謂有號謚之君，德不及上德，故言下德也。不失德者，其德可見，其功可稱。以有名號及其身，故無德也。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

注：言法道安靜，無所施為，故無以名號為也。○疏：以，用也。上德無為，至本凝寂，而無以為，迹用虛妙，此名無為而為，為即無為也。

下德為之，而有以為。

注：言為教令，施政事皆以為己，取名號也。○疏：心不忘德，故稱為之。亦仍有事，故言有為也。上仁為之，而無以為；

注：上仁為行仁之君，其仁無上，故言上仁也。為之者，為仁恩也。功成事立，無以執為也。○疏：仁，慈悲也，有心覆育，故言為之。不貴恩報，故言無以為。確論上仁不及下德，對義仁勝，故稱無以為。三寶之中，以慈為首，故五德之內，亦以仁為先者也。

上義為之，而有以為。

注：為義以斷割也，動作以為己，殺人以成威，賦下以自奉也。○疏：義主正惡裁非，即經中戒律是也。然戒律之本，被下機士涉有為，未階虛妙，故言為之有以也。

上禮為之，而莫之應，

注：謂上禮之君其禮無上也。為之者，言為禮制度序威儀也。言禮華盛實衰，飾偽煩多，動則離道，不可得應也。○疏：禮尚威儀，即經中教齋威儀等是也。且至道沖寂，大象無形，今乃賤素貴華，重文輕質，不崇恬淡，唯尚威儀，雖為漸教法門，而未能與理相應，非但內乖於

道，而乃外亦不能應物，故言莫之應。○盧曰：玉帛之禮，以為行聘之端，故曰上。爵命有度，故曰為之。禮節煩多，玉帛斯竭，下不供上，故曰而莫之應。以不應，故刑罰行焉。

則攘臂而仍之。

注：言禮煩多不可應，則上下忿爭，故攘臂相仍引之也。○御曰：禮尚往來，不來非禮，行禮於彼，而彼不應，則攘臂而怒，相仍引也。○疏：仍，因也。禮尚往來，更相責望，因其禮薄，即攘臂怒之，欲明上禮為教之弊，故《莊子》云：魯酒薄而邯鄲圍，即其事也。

故失道而後德，

注：言道衰而德化生也。○疏：德，上德也。衆生感衰，道化斯隱，應物隨時，下德方見。

失德而後仁，

注：言德衰而仁愛見也。○疏：德化漸替，仁恩繼之。

失仁而後義，

注：言仁衰而分義明。○疏：仁慈不行，厥義方起。失義而後禮。

注：言義衰則禮施，聘行玉帛。○御曰：失道者，失上德也，上德合道，故云失道。夫道德仁義者，時俗夷險之名也，故道衰而德見，德失而仁存，仁亡則義立，義喪而禮救，斯皆適時之用。故論禮於淳樸之代，非狂則悖，忘禮於澆醜之世，非愚則誣。若能解而更張者，當退禮而行義，退義而行仁，退仁而行德，忘德而合道，人反淳樸，則上德之無以為之者也。○疏：自道喪澆醜，於斯為極，不能止惡，方事節文，雖復強作威儀，而浮偽以甚。

夫禮者，忠信之薄，

注：言禮廢本治末，忠信日以衰薄。而亂之首。

注：禮者賤質而貴文，故正直日以少，邪亂日以生。○疏：徒日外彰文飾，未是情發於中，既非信實之厚，適足忠誠之薄，不懲淫勃之原，

更資昏亂之首。

前識者，道之華，

注：不知而言知，是前識，此人失道之實，得道之華也。

而愚之始。

注：言前識之人，愚闇之倡始。○

御曰：禮以救亂，而貴固知，而失禮

意者，則將矜其玉帛，貴其拜跪，如

此之人，故為愚昧之始也。○疏：

不知強知曰前識，識在知前也。言

此前識之人於修道行中，甚為華偽，

既非大智慧源，乃是愚癡之始也。

○顧曰：前識者謂不待研求也，夫

清淨虛妙，則深不可識，無色無象，

其道自真，若夫辭說辯贍，儀形煥

炳，相好森羅，在前可識，此非至真

之實，乃是大道之華而愚之始。夫

愚人始化，未見真實，故以前識引其

愚。道華化其始也，序家云：此釋

最為勝。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

注：大丈夫，謂道德之君也，處身於
淳樸也。

不處其薄。

注：不處身違道，為世煩亂也。○

疏：文，長也。夫，扶也。謂有勇猛

慈救之智，堪為群品之長，以扶護蒼

生也。其志弘普，故稱大丈夫。大

丈夫當懷道德之厚，豈處禮義之薄

耶。

處其實，

注：處忠信也。

不處其華。

注：不尚言華也。○御曰：有為

者，道之薄。禮義者，德之華。故聖

人處無為之事，其厚也。○疏：達

道之夫，方外之士，當留情於道德之

實，豈處心於前識之華。

故去彼取此。

注：去彼華薄，取此實厚。○疏：

去彼華薄，則是絕仁去義。取此實

厚，則是返樸還淳，且上德聖人體無

分別，豈有心於彼此，情系於去取者

乎。蓋明不去而去，雖去不去，亦不

取而取，雖取不取，非去之而去，取

之而取者也。去取既爾，彼此亦然

也。

昔之得一者：

注：昔，往也，一，無為也，道之子

也。○御曰：一者，沖和之妙氣也。

○疏：昔，古也。言曩劫初，得道之

者，所得之狀，具列於下文，斯則御

今而引古也。

天得一以清，

注：言天得一故能垂象清明。○節

解曰：謂泥丸在人頭中，清氣下灌，

故曰以清。○疏：稟得道之氣，故

積陽成天，清浮在上也。

地得一以寧，

注：言地得一，故能安靜不動搖也。

○疏：同稟一道，故凝陰成地，寧靜

於下。○節解曰：謂丹田不淫不

亂，精神居其身，故曰寧也。

神得一以靈，

注：言神得一，故能變化無形。○

節解曰：神謂心也。心為神靈，五

藏之主，故曰以靈。○疏：神道處

陰，幽冥難測，由其得一，故靈智無

方，故《莊子》云：神鬼神帝，生天生

地也。

谷得一以盈，

注：言谷得一，故能滿盈而不絕。

○節解曰：谷謂口也，口為華池宮，

能致醴泉，故曰以盈。○疏：谷，川

谷也。言谷得一故能泉源流潤，溪

壑盈滿。

萬物得一以生，

注：言萬物皆須道以生成也。○

疏：有識有情，通號萬物，同稟一

道，故得生成。○節解曰：謂萬物

異形，皆共得一以生，故曰以生。

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

注：言侯王得一，故能為天下平正。

○節解曰：謂脾也。位處中黃，以

一制化四方，故曰以正。○疏：帝

王公侯莫不稟道為化，只以無為得

一，故能布政天下，放勳文命是也。

其致之，

注：言致誠也，謂下六事也。○御

曰：物得道用，因用立名，道存則名

立，用失則實喪。故天清、地寧、神

靈、谷盈，皆資妙用以致之，故云其

致之。○疏：致，得也。通結前六

事，咸得一道也。內解云：通是一

人而有六種行門也。○節解曰：謂

天地人神靈水泉萬物各共一以成，

故曰其致之也。

天無以清將恐裂，

注：言天當有陰陽弛張，晝夜更用

事，不可但欲清明無已時，將恐分裂

不為天也。○節解曰：謂泥丸不得

一，則腦枯頭白齒落，故曰裂。

地無以寧將恐發，

注：言地當有高下剛柔，節氣五行，

不可但欲安靜氣無已時，將恐發泄

不為地也。○疏：發，變動也。言

地不能用道寧靜，則恐有崩淪之灾。

昔岐山崩，三川震是也。○節解

曰：謂丹田不得一，則精氣發泄，故

曰恐發也。

神無以靈將恐歇，

注：言神當有王相死囚休廢，不可

但欲靈變無已時，恐虛歇不為神也。

○節解曰：謂心亂不守一，則身空

早老，故曰恐歇。○疏：歇，廢也。

神不依道則智用愚怠，既無靈驗，將

恐歇滅也。

谷無以盈將恐竭，

注：言谷當有盈縮虛實，不可但欲

盈滿無已時，將恐枯竭不為谷也。

○節解曰：謂口失其一，則華池不

津液，故曰竭也。○疏：竭，塞也。

言川谷乖一，灾否斯起，致泉源枯

竭，流注不通也。

萬物無以生將恐滅，

注：言萬物生長收藏，當隨時死生，

不可但欲長生無已時，將恐滅亡不

為物也。○疏：一切萬物得一而

生，若喪道乖真，則死滅俄頃。

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蹶。

注：言侯王當屈己下人，汲汲求賢，

不可但欲高貴於人無已時，將恐顛

蹶失其位也。○御曰：夫得一者不

可以矜其用，聖人垂教，本為生靈，

雖遠舉天地清寧，而會歸只在侯王

謙和，守於雌靜之道，則無蹶滅等

事。○疏：蹶，敗也。君王不能用

道守貴，乖理勃德，將恐神器顛覆，

社稷傾危，夏桀殷紂，即其人也。

故貴必以賤為本，

注：言必欲尊貴者，當以薄賤為本，若禹稷躬耕，舜陶河濱，周公下白屋也。○節解曰：謂人求長生，當以元氣為母，故曰本也。○疏：貴，尊高也。賤，卑下也。得一之君，故能謙下，失道之主，必致驕矜，故知驕矜是下賤之基，謙卑是尊高之本，校量得失，故有斯戒。

高必以下為基。

注：言必欲尊貴，當以下為本基，猶築墻造功，因卑成高，下不堅固，後必傾危也。○節解曰：謂道人養精補腦，當用丹田為主，故為基也。○顧曰：夫言高以下為基者，貴非自貴，由乎賤者所崇，高非自高，緣於下者所載。然則貴因賤立，得不以賤為本乎。是以智者務本，故居謙而不危。愚者殉末，故窮高而自墜。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

注：言孤寡者，喻孤獨也。不穀，喻不能如車轂為衆輻所湊也。王侯至

尊貴，能以孤寡自稱，此非以賤為本乎。以曉示於人也。○疏：不穀，猶不善也。王侯貴人智慧，聰達體知，傲是喪身之本，謙是貴盛之基，故撫接下凡，以卑自牧，乃稱孤寡不穀。○顧曰：所以言不穀者，不善也。謂德非物宗，不能總衆之辭，凡上三者，皆人之所惡，而侯王自以為稱，豈非以賤為本乎。

此其以賤為本也，非乎？

注：言非乎者，蓋是嗟嘆假問之辭云耳。○節解曰：非謂其道是元一歟。

故致數車無車。

注：致，就也，人就車數之，為輻為輪為轂為衡為轅為軸，無有名為車者，故成為車。以喻侯王不以尊號自名，故能成其貴。○疏：箱輓轂輶，假合而成，徒有車名，數即無實，五物四大為幻亦然，所以身既浮虛，貴將安寄，是以處貴應須謙下。○

蔡曰：所言譽者，毀譽也。言有道王侯，卑以自牧，既忘貴賤，亦一毀

譽，故人數數譽揚，言其有德，亦不以為貴，數數毀敗，言其無道，亦不以為賤。○顧曰：言行人君子善以道德功行建立身心，無德可彰，無迹可顯，則深根固蒂，不為是非，欲惡之所抽拔也。

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御曰：碌碌，玉貌，落落，石貌。以賤為本也。

反者道之動，

注：此明權也，反者取其反經合義。反經合義者，是聖人行權，行權者是道之運動，故云反者道之動。

弱者道之用也。

注：此明實也。弱者取其柔弱雌靜，雌靜者，是聖人處實。處實者，是道之常用，故云弱者道之用也。

天下萬物生於有，

注：天下萬物皆從天地生，天地有形位，故言生於有。

有生於無。

注：天地神明，蜎飛蠕動，皆從道生，道無形象，故言生於無也，此言

本勝於華，弱勝於強，謙虛勝盈滿也。○御曰：夫實之於權，猶無之生有，故行權者貴反於實，用有者必資於無，然至道沖寂，離於名稱，諸法性空，不相因待，若能兩忘權實，雙泯有無，則數與無與，可謂超出矣。○疏：有，應道也，所謂無一之氣也。元一妙本，所謂冥寂之地，言天地萬物，皆從應道有法而生，即此應從妙本而起。妙本即至無也。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注：上士聞道，勤苦竭力而行之。

○疏：上機之人，智慧聰達，一聞至道，即悟萬法皆空，所以勤苦修學，遂無疑怠。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注：中士聞道，治身以長生，治國以太平，欣然而存之，退見財色榮譽，惑於情欲，而復亡之。○御曰：中士可上可下，故疑惑，則若存若亡。○疏：中機智暗，照理不明，雖復聞道，未能妙悟，若斂情歸定，即時得虛心，纔涉世塵，則滯於有境，與奪

不定，故云存亡。

下士聞道，大笑之。

注：下士貪狠多欲，見道柔弱，謂之恐懼，見道質樸，謂之鄙陋，故大笑。○疏：下機之人，機性愚鈍，聞真道玄遠，至言弘博，心既不悟，謂之虛誕，遂生誹謗，撫掌大笑也。

不笑不足以爲道。

注：不爲下士所笑者，不足名之爲道。○疏：不爲凡人所笑，不足稱爲聖道。

是以建言有之：

注：建設之道也。設言已有道，當如下六句。○疏：建，立也，言上士所行之道，建在下文有之，則明道若昧等是也。

明道若昧，

注：明道之人，若闇昧無所見知也。○疏：昧，暗也。照達真道之人，昧迹同俗，不顯其明，若愚昧也。

進道若退，

注：進取道者，若退不及也。○疏：大學之人，不見其迹，內雖進

修，外若衰退。

夷道若類，

注：夷，平也，大道之人不自別殊，若多比類也。

上德若谷，

注：上德之人若深谷，不耻濁溥也。○疏：勝尚道德之人，與太虛等量，故能包容萬物，若彼空谷也。本欲有作俗字者，言能忘德，不異囂俗也。

大白若辱，

注：大潔白之人若污辱，不自彰顯也。○疏：白，潔淨也。辱，污辱也。言大潔白高行之人，和光同塵，不耀於物，故能混迹揚波，若污辱也。故東方生潔其道而穢其迹，即斯義也。

廣德若不足，

注：德行廣大之人，若頑愚不足也。○御曰：大成而執謙也。○疏：言懷大德之士，體道虛忘，故內至有餘，而外若不足。老子傳云：良賈深藏若虛，盛德容貌若愚也。

建德若偷，

注：建設道德之人，若可偷引使空虛也。○疏：偷，盜也。言建立大德之人，藏名匿迹，如彼偷竊不用人知，故上經云猶若畏四鄰也。

質真若渝，

注：質樸之人，若五色有淺不明也。○御曰：淳一而和光也。○疏：質，實也。渝，變也，言素質體真之士，寂而動，真而應，變見無常，故若渝也。

大方無隅，

注：大方正之人，無委曲廉隅也。○疏：隅，角也。言體道大方之人，因循順物，不守節操，不立小隅角，所謂上達無節也。

大器晚成，

注：大器之人，若九鼎瑚璉，不可倉卒而成也。○疏：瑚璉九鼎，非一朝可成，喻大學之人，豈近心能證，必須累劫修守，方致虛極，即任公子釣鰲是也。○節解曰：謂守一不殆，老則得道。

大音希聲，

注：大音猶雷霆，待時而動，喻當愛氣希言。○疏：希，猶無也。至道至虛，大音寂乎無響，自妙本降迹無聲也。師曠聽而不聞其聲也。瓊音振於宇宙，欲明是迹即本，故言大音希聲。

大象無形，

注：大法象之人，質樸無形容。○疏：大道之象，象而無形也。離婁視之而莫見其形也，色像遍乎虛空，欲明即有而無，故云大象無形也。

道隱無名。

注：道潛隱使人無能指名也。○疏：至道妙本，幽隱窈冥，非形器之所測量，豈名言之能詮辯也。

夫唯道，善貸且成。

注：成，就也。言道善稟貸人精氣且成就之也。○疏：貸，借也。獨此無名之道，有大慈悲，故能俯救衆生，借其善力，亭毒群品，生化三才，種種方便，趣令成就。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注：道生一，道始所生者一也。一

生二，一生陰陽也。二生三，陰陽生和清濁三氣，分為天地人也。三生萬物，天地人共生萬物也，天施地化，人長養之。○榮曰：道生一，虛中動氣，故曰道生。元氣未分，故言一也。一生二，清濁分，陰陽著也。二生三，運二氣三才。三生萬物，圓天覆於上，方地載於下，人主統於中，何物不生也。

萬物負陰而抱陽，

注：萬物無不負陰而向陽，回心而就日也。陳曰：陰陽，道之妙用也，負則在外，抱則在內。

沖氣以爲和。

注：萬物之中皆有元氣，得以和柔，若胸中有藏，骨中有髓，草木中有空虛，和氣潛通，故得長生。○榮曰：陽氣熱孤，亦不能生物，陰氣寒單，亦不足成形。因大道以通之，借沖氣以和之，所以得生也。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

注：孤寡不者，穀不祥之名，而王公以為稱者，處謙卑，法空虛和柔也。○疏：孤獨鰥寡，乃不善之事，以此為惡，人之常情。而王公貴人用斯自牧，足明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以勸修行之人，必須處心謙順。故物或損之而益，

注：引之不得推讓心還，文子曰：爭則不足，讓則有餘，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

益之而損。

注：夫增高者致崩，貪富者致患。

○御曰：自損者，人益之。自益者，人損之。故朝宗者善於下，謙弱者德之柄，孤寡為稱，不亦宜乎。御疏曰：故者，仍上之辭也。損，貶毀也。言王公稱孤寡以自毀損，則為百姓樂推，尊敬而事之而致益也。或益之而損者，若王公貴寵其身，居上而驕，則下人離散而致損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斯之謂也。○成疏：謙卑柔弱，損己濟物，物必歸之，故生道獲全。矜夸傲誕，

益己凌物，物必挫之，故致危敗。危敗是損，全生是益，損益之驗，其義盡然，故言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也。人之所教，

注：謂衆人所教我去弱為強，去柔為剛。

我亦義教之。

注：言我教衆人，使去強為弱，去剛為柔。○御曰：老君云：人君所欲立教教人者，當以吾此柔弱謙虛之義以教之也。○疏：言俗人儒教亦尚謙柔，我之法門，本崇靜退，貴在虛忘，所以為異。

強梁者不得其死，

注：強梁者，謂不信玄妙，背叛道德，不從經教，尚勢任力也。不得其死者，為天命所絕，兵刃所伐，王法所殺，不得以壽終而死也。

吾將以為教父。

注：父，始也。老君以強梁之人以為教戒之始也。○御曰：吾見強梁者亡，柔弱者全，故以此柔弱之教為衆教之父。○疏：強梁猶剛躁也，

父，始也。言強梁之人必當夭折，不得依於天命壽終而死也。老君雖復演法多端，教門匪一，而每說柔弱為善，剛強為惡，以此切當將為學道之先。父亦本也。○顧曰：言此強梁之士，既不得其死，我即為其立教，說斯無為道德，作其教學之本父也。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注：至柔者水也，至堅者金石也。水能貫堅入剛，無所不通也。○疏：至柔，水也。至堅，金也。馳騁，貫穿之義也。言水至柔能攻金石之堅，喻無為至柔能破有為之累，故下文云天下柔弱，莫過於水，攻堅強者，莫之能先也。無有入無間，

注：無有謂道也，道無形質，故能出入無間，通神明，濟群生也。○御曰：無有者，不染塵境也，心中無所有也。無間者，道性自然清淨，妙體混成，一無間隙。夫不為可欲所亂，令心境俱靜，一無所有，則心與道合契，出入無間。○疏：間，隙也。言

顛倒之流，見空為有，達觀之士，即有而空，故言無有也。入，契會也，有為粗疏，故有隙。無為微密，故無間也。而即有即無，故能入無間之理也。○車曰：言水之與風，本無質相，金石骨髓，亦無間隙，風之與水，已能縱入，行之所攻。至妙之道，本自無形，煩惱結陋，又無間竅，道之妙惠，早已入訖，原其結縛之由，要其頑執之本，投其悟解之藥，開其正性之機，此即無有入無間也。吾是以知無為有益。

注：吾見道無為而萬物自化成，是以知無為之有益於人也。

不言之教，

注：道法不言，師之以身。

無為之益，

注：法道無為，治身有益精神，治國則有益於人，不煩勞也。○孫曰：

柔能破剛，無能遣有，以是知無為之教，大益於人。

天下希及之。

注：天下者人主也，希能有及道之

無為治身治國也。○疏：所謂不言，非關杜口。在理即有即無，在教亦即言即默。即言即默，故名不言之教。即有即無，故名無為之益。益既不益而益，教豈教而教哉，斯乃窮理盡性，蓋世之談，世間名教罕能及者，故言天下希及之。○顧曰：則天玄默，而風俗自移，故曰不言之教。法道無為，人物自化，故言無為之益。

名與身孰親？

注：名遂則身退也。○御曰：名者

實之賓，世人徇名以亡身，故設問誰親，欲令去功與名，而全其真。○

疏：身，內也，實也。名，外也，賓也。孰，誰也。世人皆求外喪內，貪

名喪實，何者？夫令譽芳名，本為身也，身既為名，身死名竟何施。老君

愍茲顛倒，故覆云名之與身，誰是汝親乎，而汝貪名忘身耶。以斯格量，

親疏可見，故《莊子》云：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也。

身與貨孰多？

注：財多則害身。○御曰：徇多將以求財，財得而亡身，故設問孰多，欲令擲玉毀珠，以全其身。○疏：夫資貨者，本為我身，迷惑之徒，喪身徇貨，故老君責言汝去貨存身利多，為聚貨喪身利多耶。故《莊子》云：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得與亡孰病？

注：好得利則病於行也。○疏：夫多貪得財必喪己，少欲亡貨則存身。

然則得是喪己之徵，亡是存身之驗，喪己可以為病，存身可以為樂，世人

翻以得為適，以亡為病者，不亦謬乎。故教主言：得與亡，定誰是病。

甚愛必大費，

注：甚愛色，費精神，甚愛財，遇禍患，所愛甚少，所亡者多，故言大費。

○疏：費，損也。為是義，故甚愛名譽之人，必勞形怵心，費神損智，此

一句解名也。

多藏必厚亡。

注：生多藏於府庫，死多藏於丘墓，生有攻劫之憂，死有掘塚剖棺之患。

○疏：夫多藏賄貨於府庫者，必有劫盜之患，非但喪失財物，亦乃害及己身，其為敗亡，禍必深厚。故《書》云：匹夫無罪，懷璧其罪。莊云：大儒臚，傳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於是金錐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是也。此一句解貨。

知足不辱，

注：知足之人，絕利去欲，不辱其身。○疏：體知財賄虛假，守分不貪，清廉知足，故無耻辱，此一句解貨。

知止不殆，

注：知可止則止，財利不累於身心，聲色不亂於耳目，終身不危殆也。○疏：既悟名譽非真，所以止而不著，全身遠害，故無危殆。上經云：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此一句結名。可以長久。

注：人能知知足，則福祿常在於己，治身則神不勞，治國則民不擾，故可

長久。○疏：知止於名，知足於貨，忘名忘利，則可長可久。此一句總結名。

道德真經注疏卷之四

①案此條注文，見於道藏本陳象古《道德真經解》卷下。象古為北宋末承議郎。故可知本書應出於北宋末南宋初，絕非南齊顧歡所述，亦非唐人編集也。

（王卡謹識）

道德真經注疏卷之五

吳郡徵士顧歡述

大成若缺，

注：謂道德大成之君也，若缺者，滅名藏譽，如毀缺不備也。

其用不弊。

注：其用心是則無弊盡時也。○御曰：謙則受益，故無困弊時也。○疏：言行業大成就之人，能忘其成，故雖大成，如似缺少不足也。只為能忘其成，故終日貨用而無弊損。是以《莊子》云：小成隱道也。夫成者不缺，缺者不成，而今成而似缺者，忘缺忘成。故不見成而缺，故如缺而實成，不見缺而異成，故大成而似缺也。

大盈若沖，

注：謂道德大盈滿之君，若沖者，貴不敢驕，富不敢奢。

其用不窮。

注：其用心如是，則無窮盡時也。

○疏：冲，虚也。静，盡也。言道德大滿之人，能滿其滿，故能滿如似空虛無物也。只為忘滿冲虚，故能利用無竭也。夫滿者不虚，虚者不滿，而今滿而虚者，欲明忘滿忘虚，故能即虚即滿，滿而若虚。

大直若屈，

注：大直謂修道法度正直如一也，若屈者，不與俗人爭，如可屈折也。○疏：大直質素之人不顯直相，故能混迹同塵，委曲隨物，故若屈也。是知直躬小直也。

大巧若拙，

注：大巧謂多才術也，若拙者，亦不敢見其能也。○疏：匠成萬物，鑪錘群生，有大功巧而忘功用，晦迹同凡，故若拙也。《莊子》云：彫刻衆形而不為巧，是知工倕小巧也。

大辯若訥。

注：大辯者，智無疑。如訥者，無口辭。○御曰：不飾小說也。○疏：妙能剖析真空，詮量玄極者，言所不能言也。不同世間口才捷利，故言

蹇訥也。《莊子》云：不言之辯，亦云大辯不言。是知楊墨小辯也。躁勝寒，

注：勝，極也。春夏陽氣躁疾於上，萬物盛極則寒，寒則零落死亡也。言人不當剛躁也。

静勝熱。

注：秋冬萬物静於黄泉之下，極則熱，熱者生之原也。○疏：躁，陽也。静，陰也。勝，極也。言四時運轉，陰極陽生，陽極陰起。陰起故一切凋落。陽生故庶物咸盛。喻静是長生之本，躁是死滅之原，以勸行人去躁歸静也。又解：從本降迹，即躁勝寒。息迹歸本，即静勝熱。以明動静適時也。○顧曰：物極則反，動極則静，静極則動，從此而觀，盛極則衰，衰極則盛，人間諸法，例皆如此。既非常保，何所貪求。是以聖人不取不求，無得無失，而五種大行，自清自静，不為寒熱所侵，始為天下之正主云云。

清静以為天下正。

注：能清能静，則為天下長，持正則無終已時也。○疏：清虚寧静，可以自利利他，以正治邪，故為天下正。此則結釋静勝躁，優劣之義也。○節解曰：謂得入深山，行清静，守自然，則為真人也。

天下有道，

注：謂人主有道也。却走馬以糞。

注：糞，田也。兵甲不用，却走馬以治田農也。治身者，却陽精以糞其身也。○御曰：有道之主，無為化行，既不貪求，故無交戰，屏却走馬之事，人得糞於田園。○疏：言有道之君，莅於天下，干戈静息，偃武修文，宇内清夷，無為而治，故能却馳走之馬，以糞農田。治身者却六根兵馬，以道糞心，故孟子云：人皆以糞糞其田而莫之以學糞其心也。

天下無道，

注：謂人主無道。

戎馬生於郊。

注：戰伐不止，戎馬生於郊境之上，

久不還也。○疏：郭外曰郊，無道之君，臨於海內，禽荒色荒，四方不靜，多貪境土，好行征伐，遂使軍戎兵馬出生郊外。且輕身躁競之夫，心不懷道，縱於六根兵馬，馳騁塵境之中，故云生於郊也。

罪莫大於可欲，

注：好色欲也。○疏：罪者摧也，言為苦之所摧逼也。前境美麗，稱可欲之心，故言可欲也。然境能逼心，是起罪之緣，以戒行人不可染境也。故上經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禍莫大於知不足，

注：富貴不能自禁止。○疏：禍即罪之深重者也，言心貪前境，不知厭足，害人損物，為罪日深，非唯災及一身，亦乃禍延三族。

咎莫甚於欲得。

注：欲得人物，利且貪也。○御曰：殃咎之大，莫大於欲，欲得禍深，故云咎也。○疏：咎，考責也，欲得之心，略無涯際，其為咎責，莫

甚於斯，格量深淺，禍重咎輕，欲備顯物情，故具彰二釁。

故知足之足，

注：守真根也。

常足矣。

注：無欲也。○疏：守分不貪於行便足，恒無闕少，故言常足。欲明貪競之類，遭禍遇殃，知足之人，恒居安泰，先病後藥，故繼此文。

不出戶，知天下。

注：聖人不出戶以知天下者，以己身知人身，以己家知人家，所以見天下也。○疏：戶者謂知覺，攀緣分別，等門戶也。有道之人虛懷內靜，不馳心於世境，而天下之事悉知，此以真照俗也。

不窺牖，以見天道。

注：天道與人道同，天人相通，精氣相貫，人君清靜，天氣自正，人君多欲，天炁煩濁，吉凶利害，皆由於己。○御曰：垂拱無為，不出教令於戶外，而天道可知也。○疏：牖，根竅也，天道自然之理，墮體坐忘，不窺

根竅，而真心內朗，睹見自然之道，此以智照真也。戶通來去，從真照俗，窗牖內閉，喻返照真源也。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注：謂去其家觀人家，去其身觀人身，所觀益遠，所知益少。○疏：顛倒之夫，不能照理，其心逐境，彌遠而無厭，其知淺近，暗昧而少鑒。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

注：聖人不上天，不入淵，能知天下者，以心知之也。○疏：不行者，心不緣歷前境而知者，能體知諸法實相，譬懸鏡高堂，物來斯照，而無心也，故《莊子》云：聖人不由心而照之于天矣。

不見而名，

注：上好道，下好德，上好武，下好力，聖人原小以知大，察內以知外。○疏：不見者，了知諸法虛幻，無可見之物也。而名者能正名百物，垂迹顯教，不見而損情欲，文飾日以消損也。○御曰：不窺牖，故云不見，人和天順，故能名其太平。

不為而成。

注：上無所為則下無事，家給人足，萬物自化就也。○疏：不為者，凝神寂澹，絕於有為也。而成者能施化群品，成就學人，此明寂而動也。

為學日益，

注：學者謂政教禮樂之學也，日益者，情欲文飾，日以益多。○疏：為，修營也。學，俗學也。言修俗學之人，銳情分別，故累欲日增也。

為道日損。

注：道謂自然之道，日損者，使情欲文飾日以消損也。○御曰：為學日益見聞，為道者日損功行。益見聞者，為修學之漸，損功行者，為悟道之門，是故因益以積功，功忘而體道矣。○疏：為道謂修道也。言修道之士，虛夷恬淡，所以智德漸明，累惑日消也。

損之又損之，

注：損之者，損情欲也。又損之者，所以漸去也。

以至於無為。

注：當恬淡如嬰兒，無所造為也。

○疏：為學之人，執於有欲，為道之士，又滯於無為，雖復深淺不同，而俱有患。今欲治此兩執，故有損益之文，既而前損損有，後損損無，二偏雙遣，以至於一中之無為也。

無為而無不為也。

注：情欲斷絕，德與道合，則無所不施，無所不為也。○御曰：為學積功行，為道忘損之，雖損功行，尚有欲損之心，兼忘此心，至於淡然無為。方彼鏡象而無不應，故無不為。○疏：即寂而動，即體而用，故無不為也。上經云：道常無為無不為。

取天下常以無事，

注：取，治也。治天下常當以無事，不當煩勞也。○疏：取，攝化也。言攝取宇內蒼生，令其歸善者，常以無為無事而化之也。雖復應物施為，而心未常有事，此即動而寂也。故《莊子》云：孰弊弊焉，以物為事乎。

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注：及其好有事，則政教煩，民不安，故不足以治天下也。○疏：及

其心未虛忘，以事為事而有事者，斯事異無事，無事異事，動異於寂，寂乖於動，如此之人，不足以攝化天下也。

聖人無心，

注：聖人不重改更，貴因循，若似無心也。

以百姓心為心。

注：百姓心之所便，因而從之。○疏：體道洞忘，虛懷絕慮，與死灰均其寂泊，故無心也。百姓，衆生也。然聖人無心，有感斯應，應隨物感，故以百姓心為心，心既無心，心應亦不應。○節解曰：謂知道行氣以神為心，則流布百節，百節百神百名共於形中，故曰以百姓心為心也。

善者吾善之，

注：百姓為善，聖人因而善之。

不善者吾亦善之，

注：百姓雖有不善者，聖人化之使為善也。○疏：善者謂無欲修學之

士也，不善者謂有為滯境之人。普以平等勝教化之，令其得善，此則以百姓心為心之善也。

德善矣。

注：聖人德化，百姓為善矣。○節解曰：謂行一養神，神和形柔，邪去正存，骨堅隨真，故曰得善矣。

信者吾信之，

注：百姓為信，聖人因而信之。

不信者吾亦信之，

注：百姓為不信，聖人化之使信也。

德信矣。

注：聖人德化，百姓為信矣。○御曰：欲善信者，吾因而善信之。不信者，吾亦以善信教之，令百姓感吾德而善信之也。○疏：信謂聞經戒愛樂，不信謂不樂道文，聖人以空行慈悲，平等救度，不問信與不信，皆令得益，而普發信心。故真迹紫微夫人曰：信者得失之關鍵。又經云：信者學道之樞機也。問曰：聖人無心，有感必應，不感不應者，則信者方教，不信者不教，而令信與不

信，一種教之，亦應感與不感，一種皆應。答曰：應有通有別，如治在玄都玉京，而恒救三界，此則通應善信是也。至如胡人有感紫炁西浮，授尹真人道德之文，此則別應。若別應則待別感，通應則尋常慈照，故上經云：常善救人而無棄人也。○節解曰：謂人信一也，一亦信人，人信一，一由人生，故道常得其信也。

聖人在天下怵怵，

注：聖人在天下，常怵怵恐懼，富貴不敢驕奢。○疏：怵怵，勤懼之貌也，言無心赴感。聖人其在天下也，恒布大慈，護救蒼生，恐其沒溺，故怵怵而勤懼也。

為天下渾其心，

注：聖人為天下百姓混濁其心，若愚暗不通也。○疏：渾沌，無分別也。言凡夫感情滯境，妄生去取，聖人欲渾沌其心，令無分別，勤懼之義，即斯謂也。

百姓皆注其耳目，

注：注，用也。百姓皆用其耳目，為聖人視聽。○疏：河上作注，諸本作淫。淫者染滯也，顛倒之徒，迷沒世境，縱恣耳目，滯著聲色，既而漂浪長流，愆非日積，聖人愍其困苦，故顯其病。六根之中，遍舉兩者，欲明此二患最深。故《西升經》云：耳目聲色為子留愆，然舉一根，諸根可悉，為文備故也。

聖人皆孩之。

注：聖人愛念百姓，如育赤子，長養之而不責望其報。○疏：衆生妄淫耳目，淪沒愛河，聖人勤懼慈救，義同赤子，哀其無識，故如嬰兒之可愍。

出生入死。

注：出生，謂情欲出於五內，魂定魄靜，故生也。入死，謂情欲入於胸臆，精神勞惑，故死也。○御曰：了悟則出生，迷執則入死。○疏：出生者，超凌三界，出離死生。入死者，沈淪三塗，沒溺生死，若解生死義者，從無出有，以釋生為生，自有

還無，以釋滅為死。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注：言生死之類，各有十三，謂九竅四關也。其生也，目不妄視，耳不妄聽，鼻不妄嗅，口不妄言，舌不妄味，手不妄持，足不妄行，精不妄施，其死也反是。○疏：徒，類也。言九竅四關，凡聖俱有，聖人忘之，故出三界。凡夫執著，故入六道。入六道則死之徒，出三界則生之徒。

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

注：人欲求生動作，反之十三死地也。○疏：凡人之生動即適死地者，蓋為執此十三，滯於前境故也。

夫何故？

注：問之何故，動之死地也。○疏：假設疑問，以生後答。

以其生生之厚。

注：所以動之死地者，以其求生活之事太厚，違道忤天，妄行失紀也。○疏：言人不能體道忘生，而執生為有，多積物產，厚資此生，而營生過當，故動之死地，此一句答前問意

也。

蓋聞善攝生者，

注：攝，養也。○疏：蓋不盡問之辭，猶竊聞也。攝，衛也，養也。言善攝衛養生之人，淡泊虛夷，不染塵境，攝衛之美，自顯下文。

陸行不遇兕虎，

注：自然遠避，害不干也。○疏：陸，平地也。兕，毒獸，一角，形如野牛，青色。言善攝生之人，不為毒獸所觸。內解者言，平居安靜，不為煩惱所加也。

入軍不被甲兵。

注：不好戰以殺也。○疏：言攝生之人，不入行陣，亦不為干戈所害。內解者，縱入塵境，亦不為色等所傷。

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

注：養生之人，兕虎無由傷，兵刃無由加也。○御曰：善攝理生之人，心照清淨，無貪取之意，故外物不可加害。○疏：諸本言駐。駐，立也，

措，安也，兕遇物即觸，喻痴人也。虎性躁暴，喻嗔也。兵刃銳利，能傷於人，喻貪也。言善攝生者，妙體真空，故雖處世間，而不為三毒所害也。

夫何故？

注：問虎兕兵甲何故不害之也。○疏：假設疑問有何事，故得致如此。以其無死地。

注：以其不犯上十三之死地也，言神明營護之，此物自然不敢害也。○御曰：以其順化無私，不以死為死，則物不得害其生，故云無死地也。○疏：夫見有身者，故以身為死地也。今善攝生之人，忘於身相，即身無身，故無地之可死也。既無死地，三毒何所加乎。○節解曰：謂聖人懷精神守一，行氣握固胎息，故使此物不害之。道處其心，真氣俱存，故無刑殺之地也。

道生之，

注：道生萬物。德畜之。

注：德，一也，一生布炁而畜養之也。○御曰：物得以生，養萬類也。

○疏：至道虛玄，通生萬物，上德慈救，畜養群生也，故云道生德畜也。

物形之，

注：一為萬物設形象。

勢成之。

注：亦云勢成之，一為萬物作寒暑炁勢以成之。○疏：陶瑩心靈，令行業淳熟而成就也。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注：道德所為，無不盡驚動而尊敬之也。○御曰：萬物皆由道德以生畜，故尊貴之。○疏：道德生育，具如前旨，蒼生荷賴，日用不知，是以勸示令崇尚也。

道尊德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

注：道一不命召萬物而常自然，應之如影響也。○御曰：言道德之尊貴，非假爵命，但生成之功，被物而常，自然貴也。○疏：世上尊榮，必須品秩，所以非久。而道德尊貴，無關爵命，故常自然。

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

注：言道之於萬物，非但生之而已，乃復長養成熟覆育，全其性命。人君治國治身，亦當如此。○疏：重迭前文，以生後句。而舉道不言德者，明德不異道，而文略故也。《西升經》云：道德渾沌，玄妙同也。長之者，謂增其善芽。育之者，謂進其功行也。成熟者，謂以無上妙法，瑩飾物心，令其道果成就，德業淳熟，此猶迭前語，來生後文也。養覆者，養謂酬其果報，覆謂蔭以大慈也。已上四雙，明利物之德，以下三德，明能遣其功也。

生而不有，

注：道生萬物，不有所取，以為利用。○疏：雖復能生萬物，實無物之可生，芻狗其情，故即生而不有，有即有而不有，生亦生而不生，此遣道生之也。

為而不恃，

注：道所施為，不恃望其報。○

疏：既生成萬物，不有其生，施為法教，於何可恃，此遣德畜之也。長而不宰，

注：道長養萬物，不宰割以為利用也。○疏：長養蒼生，功侔造化，而能所俱幻，誰其宰乎，此遣長之等四雙也。

是謂玄德。

注：道之所行，恩德玄闇，不可得見也。○疏：是則指於上句，謂則言及下文。玄者深遠之名，德以證護為義，指前體道之士，利物忘功，以法目人，可謂玄德。○車曰：道為陽極，陽即天也。天以運動，所以生萬物。德為陰極，陰即地也，地以包含，所以畜萬物。受炁曰生，養形曰畜，所云一切萬物之形勢。成之者，因其業勢而成就之。業勢應合為人，即為作人形而成就之。○蔡曰：為諸衆生作四時之勢，成就萬物，此說在前。

天下有始，

注：始有道也。

以為天下母。

注：道為天下萬物母也。○御曰：始者沖和之妙炁也，言此妙炁生成萬物，有茂養之德，故可以為天下母也。○疏：始道本母，道迹也，夫玄道妙本，大智慧源，超絕名言，離諸色象，天下萬物，皆從此生。今抗言者，欲令行人識根知本，故經云：萬物始也。以為母者，言從本降迹，導引蒼生，長之育之，如母愛子，故上經云：有名萬物母。○蔡曰：始，本也。言一切衆生，沈淪五慾，不知根本，隨流逐末，漂浪生死。故老君舉本示之，明天下有清虛炁為道德，為汝根本，且始則無先，母則有功，取其生物，故稱始也。育之功，遂稱母也。

既知其母，又知其子；

注：子，一也。既知得道，以當復知一也。○御曰：萬物既得沖炁茂養，以知其身，即是沖炁之子也。○疏：夫本能生迹，母能生物，既知道是我母，即知我是道子，從道而生故

也。經曰：虛無自然，是真父母。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

注：以知其一，當復守道，反無為也。○蔡曰：既知己是道子，從而得生，則須守清靜無為，復歸其母，便與道同也。沒身不殆。

注：不危殆也。○御曰：既知身是沖炁之子，當守此沖和妙炁，不令離散，則終沒其身無危殆也。○疏：既知我是道子，應須歸復守其母也。但能歸根守母，守道會真，迹雖有沒，有存，而本無危無殆。何者，夫道能生物，道即是本。物從道生，物即是末。而未能攝本，所以須歸其母。母能生子，所以須守其母。守母則久視長生，歸本則歿身不殆，故勸之也。《西升經》云：常能養母，乃能長久。

塞其兑，

注：兑，目也。使目不妄視。

閉其門，

注：門，口也，使口不妄言。○疏：

上雖勸其守母，猶未示其修守之方，故次下文具顯守復方術，即閉塞等是也。兑，口也。而六根之中，偏舉兑者，明口既是三業，又沾六根為罪多也。門，五門。閉五門，不染塵境也。前舉兑是根之別，此言門是根之總也。但閉塞之義有兩，一者斷情忍色，栖托山林，或却掃閉門，不見可欲。二者體知六塵虛幻，根亦不真，內無能染之心，外無可欲之境，既而恣目之所見，極耳之所聞，而恒處道場，不乖真境，豈曰杜耳閉目而稱閉塞哉。蓋不然乎，斯乃閉塞之妙也。

終身不勤。

注：人當塞目不妄視，閉口不妄言，則終身不勤苦矣。○疏：勤，勞苦也。夫學道多端，行門匪一，或靜心而避塵境，或即境而體真源，深淺糾紛，寔唯多種。故《西升經》云：動則有劫載自，唯甚苦勤也。但能依前閉塞，即境而真，心性閑寬而無勞倦，可以盡年，終而不苦勤也。

開其兌，濟其事，

注：開其五欲之門，濟其六塵之事，心神內疲，耳目外困，終身勞倦也。

終身不救。

注：禍亂成也。○疏：及愚者為之，即開眼耳等根，濟於聲色等事，終身耽染，沒命貪淫，縱使大聖大慈，良亦目擊不能救也。

見小曰明，

注：萌芽未動，禍亂未見，為小昭然，獨見為明也。○御曰：人能於事微小，則見而改行，可謂明也。○疏：見，觀照也，小，微細之名也。至妙之理也，言行人但能照於妙境，智慧日日增明，故上經云：觀其妙也。

守柔曰強。

注：守柔弱者，日以強大。○疏：既能見小，則智慧增明，復能用道，兼知柔弱，故其德業日日強盛也。夫學之初，有定有惠，有行有解，見小即是惠定之門，用柔即是行解之術。故六度之中，有行有解，前五是

行，後一是解，解則是惠是空，行則兼空兼有，而以空導有，以有資空，欲明資導之能，故言用柔見小也。

用其光，

注：用其目光於外，視時世之利害。

復歸其明，

注：復當反其光明於內，無使精神泄於外也。○疏：光，照外也。既即照而忘，韜光晦迹，歸明於昧，故云復歸其明也。下文云光而不耀也。《莊子》云：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

無遺身殃，

注：內視存神，不為漏失。

是謂習常。

注：人能行此，是謂習修常道也。○御曰：遺，與也。言還守內明，則無與身為殃咎者，如此是謂密用真常之道也。○疏：既即照而忘，行圓德滿，諸累以盡，無復遺餘之殃咎也。亦云：遺，與也，無復與身之殃釁也。行業圓備，諸累復盡，傳經主教允屬其人，故指此人可謂承襲常

道，紹隆真教也。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

注：介，大也。老子疾時王不行大道，故設言使我介然有知於政事，我則行於大道，躬行無為之化。○節解曰：吾夙夜介介，心念守一於身也。○王及羅什二家云：介，小也，我小有所知，則便行於大道也。

唯施是畏。

注：唯，獨也。獨畏有所施為，恐失道意，欲賞善恐偽善生，欲信忠恐詐忠起。○御曰：老君言：若使我耿介，矜其有知，欲行大道，既與道不合，故唯所施為，是皆可畏之也。○疏：使我者，假設之辭也。知，分別也。介然，微小也。言正真之道，甚自平夷，假使我微介起心，以知行道者，深不可也。何者，夫至道虛通，妙絕分別，在假不假，居真不真，真假性齊，死生一貫，入九幽而不昧，出三界而不明，履危險而常安，臨大難而無畏也。今乃起心分別，乖於至道，諸所施為，動之死地，故可畏

也。

大道甚夷，

注：夷，平易也。

而民好徑。

注：徑邪不平也，夫道甚平易，而民

好從徑邪也。○疏：夷，平正也。

徑，邪道也。言至理平等，甚無分

別，顛倒之類，背正向邪，遂使大道

陵遲，小成孔熾。○節解曰：謂人

好邪偽，行妄徑也。

朝甚除，

注：高臺榭，修宮室。○疏：無道

之君，好行邪徑，不崇樸素，唯尚華

侈，既而除其故宇，更起新宮，彫楹

刻桷，窮乎綺麗。

田甚蕪，

注：農事廢，不耕治，失時也。○節

解曰：謂人不修其一，朝夕自飾而

生病，故心荒穢也。○疏：徭役既

繁，農夫喪業，東皋不作，南畝荒蕪。

倉甚虛，

注：五穀傷害，國無儲也。○節解

曰：謂不守固其一，則五藏空乏，故

曰虛也。○疏：稼穡有退，國用無

資，杼軸既空，倉廩斯罄。

服文彩，

注：好飾偽，貴外華也。

帶利劍，

注：上剛強，武且奢。○御曰：文

德不修，尚武備也。○節解曰：謂

好華服於身，一去邪來，帶利劍，仗

刃備，為鬼邪所病。

厭飲食，

注：多嗜欲，無足時。○疏：黼黻

文綉，以麗其身，干將莫耶，以衛其

命，醪醴羶腥，以爽其口，不崇上德，

不恤下民，嗟乎饜飧，一至於此。

資貨有餘，是謂盜夸。

注：百姓不足，而君有餘者，是由劫

盜以為服飾，持行夸人，不知身死家

破，親戚并隨之也。○節解曰：謂

好其甘肥以養其容，一去其中，百病

并生，乃以資貨備於死喪也。

非道也哉。

注：人君所行如是，死非道也。復

言也哉者，痛傷之辭。○御曰：矜

其有知，動以成弊，行同盜竊，仍自

矜誇，誇盜非道，適令興嘆也。○節

解曰：謂人不行一，但念好服美食，

可以為盜賊，不能止病却死，故非道

也。○疏：多貨多斂，如盜如賊，既

畜既積，且矜且夸，乖理悖德，謂之

非道。行人道心解之者，朝甚除，無

善功。田甚蕪，心荒廢。倉甚虛，無

道德。服文綉，好飾詞。帶利劍，貪

心銳。厭飲食，耽滋味。資貨有餘，

積不散也。

善建不拔，

注：建，立也，善以道立身立國者，

不可得引而拔之也。○疏：建，立

也。拔，傾也。能建立道心之人，志

願堅固，直至道場，不可傾拔也。

王、盧曰：夫言車者以衆材合成，乃

名車也。君以衆人共載，乃成君也。

然無材，車何以為有。無人，君何以

為高。故愛車者當須重材，寶元者

當須守人也。○節解曰：謂道真無

名抱一，內守不外求，故曰無譽也。

善抱者不脫，

注：善以道抱精神者，終不可拔引解脫也。○疏：抱，持也。脫，失也。前句發心，此句起行也。言善持真行之人，一之永得，終無差失。子孫祭祀不輟。

注：御曰：言善以道德建抱之君，功施於後，愛其甘棠，況其子孫乎？而王者祖有功，宗有德，故周之興也，始於后稷，成於文武。周之祭也，郊祀后稷，宗祀文王，故雖卜代三十，卜年七百，毀廟之主流溢於外，而后稷文王郊宗之祀不輟止也。修之於身，其德乃真；

注：修道於身，愛氣養神，益壽延年，其德如是，乃為真人。○疏：以前之學行，修營其身，既而能所相應，道德真實也。

修之於家，其德乃餘；

注：修道於家，父慈子孝，兄友弟順，夫信妻貞，其德如是，乃有餘慶，及於來世子孫。

修之於鄉，其德乃長；

注：修道於鄉，尊敬長老，愛養幼

少，教誨愚鄙，其德如是，乃無不覆及也。

修之於國，其德乃豐；

注：修道於國，則君信臣忠，仁義自生，禮樂自興，政平無私，其德如是，乃為豐厚也。○疏：五等諸侯，清虛修道，遂致域中寧謐，內外無虞，豈非賢聖之君，德行豐贍者也。

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注：人主修道於天下，不言而化，不教而治，下之應上，信如影響，其德如是，乃為普博也。○疏：九五之君，用道而治，端拱玄默，天下太平，是以萬國來朝，四方歸附，化無不被，其德能普。

故以身觀身，

注：以修道之身，觀不修道之身，誰亡誰存。

以家觀家，

注：以修道之家，觀不修道之家也。以鄉觀鄉，

注：以修道之鄉，觀不修道之鄉也。以國觀國，

注：以修道之國，觀不修道之國也。以天下觀天下。

注：以修道之主，觀不修道之主也。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注：老君言吾何以知天下修道者昌，背道者亡，以此觀之而知也。○疏：夫堯舜所以升平者，有道故也。桀紂所以淫亂者，無道故也。是以修道之身觀不修道之身，以有道天下觀無道天下，乃至家國利害，斷可知矣。故老君假設云：我何以知天下成敗之事乎，只以此格量，足為龜鏡矣。

含德之厚，

注：謂含懷道德之厚者。比於赤子。

注：神明保佑含德之人，比若父母之於赤子也。○疏：含懷道德，甚自淳厚，欲表其狀，故取譬嬰兒，嬰兒之行，具列於下文。毒蟲不螫，

注：蜂蠆蛇虺不螫之也。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注：赤子不害物，物亦不害之，故太平之世，人無貴賤，皆有仁心，有刺之物，還反其本，有毒之蟲，不傷於人。○御曰：至人神矣，物不能傷，

既無害物之心，故無毒螫之地，此至人之含德也。○疏：毒蟲，蛇虺類也。攫鳥，鷹鷂類也。猛獸，兕虎類也。螫，行毒也。搏，擊觸也。言赤子不犯前境，故不遭三物所加，喻含德妙達，故不為三毒所害。

骨弱筋柔而握固。

注：赤子筋骨柔弱而持物堅固，以其意專心不移也。○疏：言赤子筋骨柔弱，手握堅固，喻含德心性柔弱，順物謙和，雖復混迹同塵，而靈府潔白，在染不染，故言握固，此一句明意業淨也。

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

注：赤子未知男女之合會，而陰作怒者，由精氣多之所致也。○疏：《字林》云：峻，小兒陰也，言赤子初生，未解雌雄交合之道，而陰恒怒作，乃精滿室之至也。况含德體道

淳和，無為虛泊，雖復揚波處俗，聞見色聲，而妙悟真空，不見合和之相，蓋以精粹之至，此一句明身業淨也。

終日號而不嘎，和之至。

注：赤子從朝至暮，啼號聲不變易者，和炁多之所致也。○御曰：赤子骨弱筋柔，而能握拳牢固，未知陰陽配合，而和氣之源動作者，由精粹之至。終日啼號而聲不嘶嘎，由純和之至，此赤子含炁也。○疏：為無心作聲，和氣不散也，况含德妙達真宗，故能說無所說，雖復辯彫萬物，而不乖於無言，此一句明口業淨也。前言終日啼號而聲不嘶嘎者，為無心作聲，和氣不散也。

知和曰常。

注：人能知和氣之柔弱有益於人者，則為知道之常也。○御曰：能如嬰兒，固守和柔，是謂知常之行者也。○疏：知此不言之言，是淳和之理者，乃曰體於真常之道也。

知常曰明。

注：人能知道之常行，則日以明達於玄妙。○疏：知於真常之道，是曰智慧明照也。

益生曰祥。

注：祥，長也。言益生欲自生，日以長大。○疏：祥，多也。凡惑之人，不體生無生相，多貪世利，厚益其生，所以煩惱障累，日日增廣。

心使氣曰強。

注：心常專一為和柔，故神氣實內而形柔。若反使妄有所為，則和氣去於中，故形體日以剛強。○御曰：心有是非，氣無分別，若役心使氣，是曰強梁之人。○疏：心，神也。氣，身也。物情顛倒，觸類生迷。豈知萬物皆空，身亦虛幻，既而以神使形，驅馳勞役，是以生死之業日日強盛。

物壯則老，謂之非道。

注：萬物壯極則枯老，枯老則不得道矣。○疏：夫盛者必衰，物壯則老，是知益生使氣，足驗無常，既曰無常，故非真道。

非道早已。

注：不得道者早已，早已者，死也。
○御曰：凡物壯極則衰老，故戒云
矜壯恃強，是謂不合於道，當須早
已。已，止也。○疏：已，止也。既
非真道，應須止而勿為也。

道德真經注疏卷之五

①云：原作「亡」，當作云。
②代：原作「伐」，當作代。

道德真經注疏卷之六

吳郡徵士顧歡述

知者不言，

注：知者貴行不貴言。○疏：知道
之士，達於妙理，知理無言說，所以
不言。故《莊子》云：道無問，問無
應，無為謂是也。○節解曰：謂一
不可說也。

言者不知。

注：駟不及舌，多言多患。○疏：
封執名言執言求理理超言象，所以
不知。故《莊子》云：有問道而應之
者，不知道也。知與黃帝是也。○
節解曰：謂說者不知一也。

塞其兌，閉其門，

注：塞閉之者，欲絕其源。○御
曰：了悟者，於法無愛染，於言無執
滯，故云塞其兌。既無愛染，則嗜欲
之門閉矣。○疏：塞者息言論，閉
者制六情也。○節解曰：謂閉塞九
竅，固精守氣也。

挫其銳，

注：人情欲有所銳為者，當念道無
為，以挫止之。○疏：止貪競也。
解其紛，

注：紛，結恨不休者，當念道淡泊以
解釋之。○疏：釋恚怒也。
和其光，

注：雖有獨見之明，當和之使闇昧，
不使耀亂人也。○疏：接愚俗也。
同其塵，

注：不當自別殊也。○疏：混世事
也。上來數句，前已具釋，今略帖
文，不復詳辯。所以重言者，明此數
句於學門切當，故重出之也。
是謂玄同。

注：玄，天也，人能行此上事，是謂
與天同道也。○疏：前既斷伏身
心，次則和光晦迹，所以行圓德滿，
故與玄理符同。○裴曰：光，智也。
塵，愚也。衆生飾智以耀人，縱愚以
染患，聖人和光不耀，同其塵也。
故不可得而親，

注：不以榮譽為樂，獨立為哀。○

御曰：玄同無私，故不可得而親也。故不可得而疏；

注：志靜無欲，與人無怨。○御

曰：汎然和衆，不可得而疏。○

疏：道契重玄，境智雙絕，既兩忘於

物我，亦一觀乎親疏。

不可得而利，

注：身不欲富貴，口不欲五味。○

御曰：無欲，故不可得而利。

亦不可得而害；

注：不與貪爭利，不與勇爭氣。○

御曰：無欲可爭，故不可得而害。

○疏：夫利害者，與乎存亡死生，無

變於己，况利害之間乎。故《莊子》

云：不就利，不違害。

不可得而貴，

注：不為亂世主，不處閭君位。○

御曰：體道自然然而然，故不可得而

貴。

亦不可得而賤。

注：不以乘權而驕，不以失志故屈。

○御曰：洗然無瑕滓，故不可得而

賤。○疏：夫富貴者與乎榮辱也，

故毀譽不動，寵辱莫驚，故不可以貴，以貴賤語其心也。

故為天下貴。

注：其德如此，天子不得臣，諸侯不

得屈，與世沉浮，容身避害，故為天

下貴也。○御曰：體了無滯，言忘

理暢，銳紛盡解，光塵亦同，既難親

疏，不可貴賤，故為天下貴。○疏：

既遣蕩乎親疏，又虛忘於利害，毀譽

不關其慮，貴賤莫屈乎懷，故蒼生荷

戴而不辭，群品樂推而不厭，是以天

下人間尊而貴之。

以正理國，

注：以，至也。天使正身之人，使至

有國也。○疏：以，用也。政謂名

教法律也，治，輯理也。夫聖人馭世

接物，隨機運權，道以行兵用實，智

以理國，此則偃武修文之時也。

以奇用兵，

注：奇，詐也。天使詐偽之人，令其

用兵也。○疏：奇，竊詐也。尅定

禍亂，應須用兵，兵不厭詐，必資奇

譎，此則偃文修武之世也。○節解

曰：謂治身者正於心，不以口兵自傷也。國，身也。

以無事取天下。

注：以無事無為之人，使取天下為

之主。○御曰：在宥天下，貴乎無

為，若以政教理國，奇詐用兵，斯皆

不合於道。唯無事無為，可以取天

下。○疏：文武之道，應物隨時，譬

彼蘧廬，方茲芻狗，執而不遣，更增

其弊，未若無為無事，凝神姑射之

中，不武不文垂拱廟堂之上，以斯化

物，物無疵癘，用此治民，民歌擊壤，

攝取之妙，其在茲乎。

吾何以知天下其然哉？以此。

注：此，今也，老子言我何以知天意

然哉，以今日所見知之。○御曰：

以此，下文知之也。○疏：教主假

設我何以知攝化天下必須無事乎，

用此下文則知之也。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注：天下謂人主也，忌諱謂防禁也，

令煩則姦生，禁多則下詐，共相欺

給，故貧也。○節解曰：謂有為也。

○疏：刑法嚴舉，罹罪者衆，民不安業，所以彌貧。治身者，不能率性任真，而篤於禁忌，內無道德，故貧也。一句解以政。

民多利器，國家滋昏；

注：利器者，權也。民多權則視者眩於目，聽者惑於耳，上下不親，故國家昏亂矣。○御曰：利器謂權謀，人主以權謀為多，不能返實，下則應之以譎詐，故令國家滋益昏亂。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注：人謂人君百里諸侯也，多知伎巧，刻畫宮宇，雕琢章服，奇物滋起，下則化上，飾金鏤玉，文綉綵色，日以滋起。○疏：知巧謂機心也。奇物謂戰具也。言在上好武，下必順之，故各起異端，競獻知巧，野戰攻城，機械非一，多呈奇物，以取洪勛，治身者多知巧許，貪取前境，分別之心，日益其弊，此一句重釋用兵也。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注：法，好也。珍好之物，滋生彰著，則農事廢，饑寒并至，故盜賊多

有也。○御曰：無為既失，法令益明，竊法為奸，盡成盜賊，豈非多有乎？○榮曰：珍好之物，為法物也。多貴金玉，盜賊斯起也。亦言法所以息盜盜更多，禮所以整亂作。○陳曰：亦自然之理也，多忌諱則失取舍之和也，多利器則權在下也，多伎巧則蕩心之所生也，滋法令則弊倖之興不可革也。

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

注：故聖人云，謂下事也。我無為而民自化，聖人言我修道承天，無所改作，而民自化成也。○節解曰：謂守自然則元氣流行也。○疏：主上虛淡無為，下民自化，改惡從善，言老君自是聖人，托攝謙之聖化，故《莊子》云：寓言十九也。

我無事而民自富，

注：我無徭役徵召之事，民安其業，故皆自富也。○節解曰：謂人無事則形氣精神血脉充溢也。○疏：心既無為，迹又無事，四民居業，六合同歡，輕徭薄賦，不富如何。

我好靜而民自正，

注：聖人言我好靜，不言不教，民皆自忠正也。○節解曰：謂人虚心不邪念，則氣存形中也。○疏：在上好靜，不擾於民，民稟淳風，自歸正道。

我無欲而民自樸。

注：我常無欲，去華文，微服飾，民隨我以為質樸。○節解曰：謂人無情欲，守一堅固，則精氣淳厚，不衰耗也。○疏：君上寡欲少私，清廉潔素，則百姓知足守分，歸於淳樸也。自聖人已下數句，并釋無事取天下之義也。

其政悶悶，

注：其政教寬大，悶悶昧昧，似若不明。

其民醇醇。

注：政教寬大，故民醇醇富厚，相親睦也。○疏：悶悶，寬裕也。淳，質樸也。言君上無為布政寬裕，下民從化，皆多淳樸也。

其政察察，

注：其政教急疾，言決於口，聽決於耳也。

其民缺缺。

注：政教急疾，民不聊生，故缺缺，日以疏薄。○疏：察察，嚴速也。缺缺，零落也。上好有為，為政迫遽，民遭其暴，故多零落也。夫治身亦宜虛忘寬簡，不得執心急速也。

禍兮福之所倚，

注：倚，因也。夫禍因福而生也，人遭禍而能悔過責己，修善行道，則福來禍去。

福兮禍之所伏。

注：福伏匿於禍中，人得福而為驕恣，則福去禍來。○疏：倚，因也。匿，伏也。言悶悶則致福，察察則招禍，此之三事，近由一心，福則在於禍中，禍則伏在福內，其則不遠也。

孰知其極？

注：禍福更相生，誰知其窮極時也。其無正。

注：無，不也，謂人君不正其身無國也。○疏：孰，誰也。福禍之徵起

乎善惡，業既不定，報亦隨之，所以輪轉三塗，迴還六道，千變萬化，誰知其極乎。上士達人，志我濟物，體茲正道，悟彼重玄，不為禍福之因，故無禍福之報，故《莊子》云：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今所以輪轉無極者，為其不懷正道故也。

正復為奇，

注：奇，詐也，人君不正，下雖正，復化上為詐也。○疏：奇，虛詐也。假使有心學於正道者，則執正為正，未能忘遣，不與實相應，故為虛詐也。

善復為祿。

注：善人皆復化止為祿祥也。○疏：縱為善者，猶執名言，既乖正理，適為妖孽，故《莊子》云：為聲為名，為妖孽也。○顧曰：設欲為善，乃為妖孽，名聲之善也。○節解曰：為人得道之福，不能守一，輒有驕盈，邪意復生也。民之迷，其日固久。

御曰：言人君迷惑失正已來，其日固久矣。○節解曰：謂世之人不能守其一，惑於邪偽，失福得禍，從來久遠，非獨今日也。○疏：言凡鄙之人，所以為妖為奇者，以其愚痴迷惑，其日固久，故抑乃無始，豈曰今生。故《西升經》云：如是迷來久。是以聖人方而不割，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

注：聖人行方正者，欲以率下，不以割截人也。○節解曰：方謂一之正道也，守之當堅，行之當久，無復以邪自傷割也。○疏：聖人體道方正，軌則蒼生，隨機引誘，因循任物，終不宰割，使從己也。此則舉聖戒，凡令其修學。

廉而不害，

注：聖人行廉清，欲以化民，不以傷害民也。今則不然，正己以害人也。○疏：妙體物境空幻，無可貪取非關，卓爾清廉，避世之穢害也。斯則淨穢雙遣，貪廉兩忘，不廉而廉，不穢而穢，故《莊子》云：大廉不慊，又云：廉清不信。○節解曰：廉謂氣

之清也。不可以穢濁妨道行也。

直而不肆，

注：肆，申也，聖人雖曲己從人，不自申也。○疏：肆，申也。素質雅正，體無邪諂，而曲從於物，不由己直，故前章云大直若屈也。○節解曰：謂一之功平，隨心委曲，不可以繩墨為正。

光而不耀。

注：聖人雖有獨見之明，常如暗昧，不以耀亂人也。○御曰：聖人善化，不割彼而為方，不穢彼而為廉，不申彼而為直，不耀彼而為光，但修之於身，而天下自化。肆，申也。○節解曰：光謂神明流通，內潤形中，不須火燭為耀也。○疏：智慧光明，無幽不照，而韜光晦迹，不炫耀於物，忘其照也。故《莊子》云：滑疑之耀，聖人圖而域之。

治人，

注：謂人君欲治理人民也。

事天，

注：事，用也。當用天道，順四時

也。

莫如嗇。

注：嗇，愛惜也。治國當愛民財，不為奢泰，治身當愛精氣，不放逸也。○疏：天，自然也。式，法也。莫若猶無過也。言上合天道，下化黎元者，無過用無為至法也。

夫唯嗇，是以早服；

注：早，先也，服，得也。夫儉愛民財，則人安。愛惜精氣，則能先得天道也。○御曰：何以聚人？曰財，故能儉愛，四方之人襁負而至，早服事其君矣。服，事也。○疏：嘆此無為之法，獨能自利利他，用之治身則制伏魔試，用之治國則遠荒歸伏。早服謂之重積德；

注：先得天道，是謂重積德於己也。○疏：重，深重也。積，累積也。言欲內制魔試，外伏遐藩，必須積行累功，其德深重，方可遠伏也。○御曰：聖人積德，四海歸仁，則無有不能制伏者矣。克，能也。○節解曰：謂奸邪伏匿者，皆由重一而積

氣也。

重積德，則無不克；

注：克，勝也。積德於己，則無不勝也。○疏：克，勝也，亦得也，言累功行，其德深重，自利利他，無所喪失，內外制伏，無不獲勝也。○節解曰：謂重一氣積，邪除病愈，故無不克勝也。

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注：無不克勝，則莫有知己德之窮極也。○疏：能知相應理，無不契道深功遠，莫能知其窮極者也。○節解曰：謂一行身中除邪愈病，莫知盡極，則其命長存。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注：莫知己德有極，則可以有社稷，為民致福。○疏：既理無不契，則深遠無極，故以有國莅民，為王侯化主也。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注：國身同也，母，道也，人能保身中之道，使精氣不勞，五神不苦，則可以長久。○疏：既為帝王國主，

慈育蒼生，視物如子，故云之母。德行雖高，功成不處，無為虛淡，故可長久矣。

是謂深根固蒂，

注：人能以炁為根，以精為蒂，如樹木根不深則拔，蒂不堅則落，言當深藏其氣，固守其精，無使泄漏也。

長生久視之道。

注：深根堅蒂者，乃長生久視之道也。○疏：根，本也。蒂，迹也。根能生蒂，以譬本能生迹，迹而本曰深根，本而迹曰固蒂，夫根不深則傾危，蒂不固則零落，只為根深所以長生，蒂固所以久視，此明有國聖人本迹俱妙，故結云長生久視之道。視，照也。

治大國若烹小鮮。

注：鮮，魚也。烹小魚者不去腸，不削鱗，不敢撓，恐其糜也。治國煩則下亂，治身煩則精散。○疏：烹，煮也。鮮，魚也。言煮小魚撓之則糜爛，任置即自全，喻理國無為即太平，躁動則荒亂。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

注：以道德居位治天下，則鬼神不敢見其精神以犯人也。○疏：莅，臨也。言用正道以臨天下者，使邪魅之鬼不敢為妖孽之患也。○顧曰：神者靈效之謂也。以道居位臨理天下則太平，太平之代鬼魅不敢神，以道修身，則真照得一，得一之士，尸魄不靈。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

注：其鬼非無精神也，邪不入正，不能傷自然之人也。○御曰：上言其鬼不神，非謂鬼歇滅而無神也，但其不敢見怪以傷人矣。○疏：神，靈驗也。非此鬼不靈驗也，但以福祐於人，不損傷於物。治身者，鬼以詭魅為義，即是擾動邪淫之心也。言以正道理身，詭魅之心不能傷於正行，縱使心動，即其真照，故不能傷行也。○節解曰：非謂鬼無神也，道在人身，故神不傷人也。

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

注：非其鬼神不能傷害人，以聖人

在位，不傷害人，故鬼不敢干也。○

御曰：鬼見神怪傷人者，由聖人有為失道故也。今鬼所以不見怪傷人者，蓋以聖人無為清淨故爾。○疏：諸本作亦字，張系及陸先生本作之字，然之亦二字相似，故作亦字，今用之。為是言非此鬼不傷物，但為聖人以道莅位，能制伏邪惡，故鬼不傷害於人，力在聖理，故云亦不傷人也。治身者言非但動心不能傷行，以為聖智制伏，故雖動而不能傷寂也。○節解曰：謂人行治道與神明相合，內無陰過，故鬼不能傷也。外無陽罪，故聖人不能刑也。人之行一，天神在外衛身，在里護形，元氣混沌，皆共治身。己之所行，上法於天，頭戴日月光明，星辰列宿皆在身中，精神呼吸，食玉英也。

夫兩不相傷，

注：鬼與聖人，兩俱不相傷也。

故德交歸。

注：夫不相傷者，則人得治於陽，鬼得治於陰，人得全其性命，鬼得保其

精神，故德交歸焉。○疏：兩謂鬼處於陰，人處於陽，幽顯得所，不相傷害，而守其分，兩無讎閱，遂乃人施德於鬼，鬼恩惠於人，恩德往來，故交相親附也。理身者攝動歸寂，以成己行，既即動即寂，何所攝耶。今明不攝而攝，不應而應，非應之而應者也。

大國者下流，

注：治大國當如江海居下流，不逆於細微也。

天下之交。

注：大國者天下士民之所交會也。

○節解曰：泥丸為大國，口為小國，口承上，下灌丹田，丹田則地郊也。

○疏：大國則萬乘之邦，郊，郭外也。之，往也。言大國虛容，譬於江海，江海處衆流之下，故百川競注，大國用道謙柔，故萬邦歸往，朝宗慕義，滿於郊郭也。本亦作交字，大國行謙，故與小國交會也。

天下之交牝，牝常以靜故勝牡，

注：牝者，陰類也。柔謙和而不唱。

女所以能屈於男者，陰勝陽也。以其安靜，不先求也。○疏：天下之郊，迭前文以生後句也。牝雌靜也，牡雄躁也，言大國所以能令諸國款付而交會者，常用謙和雌靜，故能勝雄躁也。若用剛躁，則不能致也。是知治身治國，莫不以柔順為先也。以靜為下。

注：陰道以安靜為謙下也。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

注：能謙下者，則常取之。○疏：以，用也。下，謙遜也。取，攝化也。言聖人君臨大國，善用謙柔，故能攝化萬邦，遐邇款附，重譯來貢，不亦宜乎。

小國以下大國，則聚大國。

注：此言國無小大，能執謙畜人，則無過失。○御曰：大取小以為臣妾，小取大以為援助也。○節解曰：謂泥丸居上為大國，丹田處下為小國，行一之道，閉氣嚥液，下流丹田，液化為血，血化為精，精化為氣，胎息引之，還補其腦，推而引之，

雲布四海，故上取下聚也。小國自知卑下，守分雌柔，聚於大國之中，欽風慕義也。

故或下而取，或下而聚。

注：下者謂大國以下小國，小國以下大國，更以義相取也。○疏：或，不定，言小國用柔，故聚於大國之中，大國用下，故取得萬國之懽心。用下則同，聚取斯別，故言或也。

夫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

注：大國不失下，則兼并小國而取畜之，使為臣僕也。○疏：大國所以用謙者，更無餘意也，不過欲兼愛小國，小國用柔者，亦無餘心，不過欲入大國之中，慕德接事也。

夫兩者各得其所，故大者宜為下。

注：大國小國，各欲得其所，大國又宜為謙下也。○御曰：一求臣妾，二求援事，是兩者各求得其所，然大國者常戒於盈滿，故云大者宜為其下。○疏：兩者謂大小二國兼畜入事，各遂其心，雖復大小俱用柔

和，而大宜偏行謙下，何者？夫物必以大輕小，未嘗以小陵大，故陵大者宜為下，此則高者抑之義也。○節解曰：兩者謂泥丸丹田也，泥丸欲氣升，丹田欲氣降，共成一神也。

道者，萬物之奧，

注：奧，藏也。道為萬物之藏，無所不容也。○疏：道者虛通之妙理，衆生之正性也，奧，深密也，亦藏府也，言道生成萬有，囊括百靈，大無不包，故為萬物藏府也。

善人之寶，

注：善人以道為身寶，故不敢違失也。○御曰：善人知守道者昌，失道者亡，故寶而行之，而無患累也。

○疏：修道善人達見真性，得玄珠於赤水，故能寶而貴之。

不善人之所保。

注：道者不善人之所保倚也。謂遭患逢急，猶知自悔卑下也。○疏：保，守持也，流俗之耽滯物境，性情浮競，豈能守持也。

美言可以市，

注：美言者獨可於市耳，大市交易而退，不相宜善，美言美語，求者欲疾得，賣者欲疾售也。

尊行可以加人。

注：加，別也。人有尊貴之行，可以自別異於凡人，未足以尊道也。○

御曰：甘美其言，可以求市，尊高之行，可以加人，以況聖人，以甘善法味之言，尊高清淨之行，以化不善之人，亦如市賈之售，相率而從善矣。

○疏：不善之人，心行澆薄，言多佞美，好為飾詞，猶如市井，更相覓利，又不能守弱撝謙，後身先物，方自尊高已行，加凌於人，不善之徒，言行如是，其於道也，不亦遠乎。

人之不善，奚棄之有？

注：人雖不善，當以道化之，蓋三皇之時，無有棄民，德化淳也。○御曰：不善之人，亦在德化而已，何棄遺之有乎？○疏：奚，何也，言聖道冥通，救物弘普，縱使衆生不善，何有棄心，慈救覆被，接濟無遺。

故立天子，置三公，

注：欲使教化不善人也。○疏：既接濟無遺，宜設世之法，故立天子以統萬機，置三公而論道。調治陰陽，輯熙治政，意在舟航庶品，亭毒羣生。自開闢已來，真君出世體道，權應而為帝王，上以象三清而置僚署也。

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注：雖有美壁先駟馬而至，故不如坐進此道也。○疏：拱壁，抱壁也。謂圓全大壁也。駟馬，一乘車也。古者召士，必先齋拱壁，後遣駟馬之車，言縱有高蓋全壁，富貴榮華，亦不如無為坐忘，修進此道，何者？夫修道可以長生，富貴適為大患，故廣成子云：人生處世，如雲翔空，氛藹俄爾，以此格量，不如遠矣。○顧曰：皎潔修名，謂之尊行，自尊於行者，可以加勝於人，殊非至也。○孫曰：美言可以奪衆貨之價，尊行可以加衆人之上，夫道之出言，淡乎無味，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豈華詞以悅百姓之耳，飾行以耀萬

物之目哉。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日求以得，

注：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不日日遠行求索，近得之於身也。○顧曰：無假遠索，日日求之，但行積於身，得之於心，玄悟在我也。

有罪以免耶？

注：有罪謂遭亂世閻君，妄行刑誅，修道可以解怨，免於衆邪也。鳩摩羅什等曰：迴向善道，以免諸惡。

故爲天下貴。

注：道德洞達，無不覆濟，全身治國，恬然無爲，故可爲天下貴也。○御曰：道在悟不在求，不如財帛，可日日求而得之，故云不日求以得。既悟自無罪累，豈待有罪方求免耶？故可爲天下貴也。○疏：言曩昔聖人所以珍貴此道者，何耶？只爲不經一日，求之則得，此言悟者目擊道存，迷者累劫不會，假使無始以來，生死罪譴，一得還源，可以頓免，有此神力，不可思議，故爲天下人間之所尊貴也。

爲無爲，

注：因循而成，故無所造作。○疏：妙契心源，不失真照，照達有爲，即無爲是也。故無爲即爲，爲即無爲也。○節解曰：謂爲一者不爲身也。

事無事，

注：不預設備，除煩省事也。○疏：事者色聲物境，一切諸事也。妙體真空，照不乖寂，雖涉事而無事也。○節解曰：謂事一者不事人也。

味無味。

注：深思遠慮，味道之意也。○疏：味者染著之謂也，根塵兩空，色味雙寂，雖復取味而無滯也。

大小多少，

注：陳其戒令也。欲大反小，欲多反少，自然之道也。

報怨以德。

注：行善修道，絕禍於未生也。○御曰：於爲無爲，於事無事，於味無味者，假令大之與小，多之與少，既

不越分，則無與爲怨。若逐境生心，違分傷性，則無大無小，皆爲怨懟。今既守分全和，是故能報怨以德也。

○疏：怨，懟也。報，償也。言無始以來，大小之罪，多少之業，今欲滅除頓償使了者，必須用前爲、事、味等三種德心觀之，則三世皆空，萬法虛靜，物我冥一，何懟之有，故前章云：有罪以免耶，斯之謂也。

圖難於易，

注：欲圖難事，當於易時未及成也。○疏：圖，謀度也。難，罪報也。易，初心也。言欲謀度遣却惡道之難者，必須觀察初心，既無作則無報也。

爲大於細。

注：欲爲大事，必作於小，禍亂從小來也。○御曰：肆情縱欲者，於爲無不難，於事無不大，今欲圖度其難，營爲其大，當須與性未散而分未越，則是於其易細也。○疏：細，小也，爲巨釁者，本乎微小，此明欲滅惡果，先須遣因。

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

注：明上文所預圖。

是以聖人終不為大，

注：處謙虛也。○疏：作，起也。

夫天下艱難罪報，必起自易心，言一念初心，造業甚易也，故重考大殃，必起於小，從微至著，漸成巨釁，所以欲除惡報，先制初心。

故能成其大。

注：天下共歸之也。

夫輕諾必寡信，

注：不重言也。○節解曰：謂人輕諾者，失自矜之實也。○疏：此起

喻也，諾，然許也。寡，少也。夫輕易許諾於人者，必少信實，後則貽於寡信之責。

多易必多難。

注：不慎患也。○御曰：輕諾許人，必寡於信，動作於易，後必多難。

○疏：此合喻也。夫輕易許諾，則致寡信之責，亦猶輕易為罪，必招八難之重殃，故修道之士，應須凝重，

不可輕率也。

是以聖人猶難之，

注：聖人動作舉事，猶進退重難之，欲塞其源也。

故終無難。

注：聖人終身無患難之事，由避害深也。○疏：猶，尚也。體道聖人實無難易，而尚難而不為，故無艱難之責，況在凡俗而縱情乎。此舉聖戒凡也。故郭注《莊子》云：聖人雖入火不熱，而未嘗蹈火，又云：遠火非逃熱，即斯義也。

其安易持，

注：治身治國，安靜者易守持也。

○疏：安，靜也，持，守也。言聖人靈府寂泊，未起攀緣，如此之時，甚易修守也。

其未兆易謀。

注：情欲禍患，未有形兆之時，易謀止也。○疏：兆，狀也。謀，圖也。其次雖起心緣取，而於境未有形狀，即宜攝心歸靜，於業未成，故易謀慮也。

其脆易破，

注：禍亂未動於朝夕，情欲未見於形色，如脆弱易破除也。

其微易散。

注：其事未彰著，微小易散去也。

○疏：脆，虛軟也。猶如果瓜結實未堅，虛脆易破，初心起染，亦復如是，結業微淺，故易除也。為之於未有，

注：欲有所為，當於未有萌芽之時，塞其端也。一疏：為，學也，言聖人修守常在，未有緣染之時，此解其安易持也。

治之於未亂。

注：治身治國，於未亂之時，當預閉其門也。○疏：亂者，謂結業以成，為業所牽，精神昏亂也。今萌心雖起染，於境未見，當爾之時，易為治理，此解其未兆易謀也。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

注：從小成大也。○疏：夫百圍之木，生於毫微，喻三塗重疊，原乎一念，而以木為喻者，言木從小至大，

遂能蔭蔽日光，譬染心從微至著，亦能覆蓋真性，若推此樹，起自虛無，即空而至，樹亦非有，四塵所成故也。煩惱為義，起自虛無，即空而言，亦非有也。

九層之臺，起於累土；

注：從卑立高也。○疏：層，猶級也。言九級之臺，起於一簣之土，喻九夜之禍，起乎一念染心，勸諸學者，深宜戒慎。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注：從近至遠。○疏：河上本作千里，此言百仞。且七尺曰仞，夫陟百仞之高岑，發自初步。履八門之苦難，起自染心。前寄九重，明結業已成，此托百仞，况方造未息。

為者敗之，

注：有為於事，廢於自然，有為於義，廢於慈仁，有為於色，廢於精神也。

執者失之。

注：執利遇患，執敵失身，堅持不得，推讓反還也。○御曰：凡情迷

執，不能忘遣，動成執著，執者求得，理必失之。○疏：至道虛空，無為無執，凡情顛倒，有執有為，為即危亡，故言敗之，執乖實當，故言失之。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

注：聖人不為華文，不為利色，不為殘害，故無敗壞。

無執，故無失。

注：聖人有德以教愚，有財以與貧，無所執藏，故無所失於人也。

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

注：從，為也。民之為事，常於功德幾成而貪位好名，奢泰盈滿，而自敗之。○疏：幾，近也。凡人從於有為之務，執心躁競，分別取舍，曾無遠見，每欲近成，有始無卒，故多敗也。《書》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注：終當如始，不終懈怠。○疏：此戒慎學人，令道心堅固，終始如一，豈有敗乎，六度之中，終當第四也。

是以聖人欲不欲，

注：聖人欲人所不欲者，人欲彰顯，聖人欲韜光，人欲文飾，聖人欲質樸，衆人欲於財色，聖人欲於道德。不貴難得之貨；

注：聖人不眩晃為服玩，不賤石而貴玉。

學不學，

注：聖人學人所不能學者，人學智詐，聖人學自然，人學治世，聖人學治身，守道真也。

復衆人之所過。

注：衆人學問反也，過本為末，過實為華，復之者，使反本實也。○御曰：聖人不求過分之學也。○疏：聖人靈照自天，不同凡智，了知諸境空幻，不見可欲之物，故於欲中，即不見欲相，既於欲不欲，何玉帛之可貴乎。又達真假無差，故能無學，學即不學，不學即學，不見學異不學異學，故《西升經》云：吾學無所學，乃能明自然。河上本作復，諸家作備，備，防也，衆人執滯有為，不能忘學，故執學者以防衆生之禍患也。

以輔萬物之自然，

注：教人反本實者，欲以輔助萬物自然之性。

而不敢為。

注：言聖人動作因循，不敢有所造為，恐離本也。○疏：輔，助也，導也。言一切衆生，皆稟自然正性，迷惑妄執，喪道乖真，今聖人欲持學不學之方，引導令其歸本，但聖人窮理盡性，亦無為無不為也。今言聖人不為者，亦欲輔導群生，復被自然之理，故言不敢為也。

道德真經注疏卷之六

①「亦無」二字脫，據道藏本《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十六補。

道德真經注疏卷之七

吳郡徵士顧歡述

古之善為道者，

注：謂古之善以道治身及治國者。

非以明民，

注：不以道教民明智奸巧也。

將欲愚之。

注：將以道德教民，使質樸不詐偽也。○御曰：人君善為道者，非以其道明示於人，將導之以和，使歸復於樸，令如愚也。○疏：為道，猶修道也。言古昔善修道之士，實智內明，無幽不燭，外若愚時，不耀於人，閉智塞聰，韜光晦迹也。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注：以其智太多而為巧偽。○御曰：君將明道以臨下，人必役智以應上，智多則詐興，是以難理。○疏：治，理也，智，分別也。言衆生所以難治者，為心多分別，不能虛忘，故難化也。

故以智治國，國之賊；

注：使智慧之人治國政之事，必遠道德，妄作威福，為國之賊也。

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注：不使智慧之人治國之政事，則民守正直，不為邪飾，上下相親，君臣同力，故為國之福也。○御曰：若不用巧智之臣，但取純德之士，使偃息蕃魏，弄丸難解，自然智詐日薄，淳樸日興，人和則年豐，故是國之福也。○疏：若用明智察俗以理物者，既乖淳和，人同賊害，言無為至虛至靜，忘心遣智，尸居玄默，以斯御世者，其唯上德乎。以此格量，勝劣可見，治國既爾，身亦宜然。

知此兩者，亦楷式。

注：兩者謂智與不智也，常能知智為賊，不智為福，是治身治國之法式也。○御曰：役智詐則害於人，任純德則福於國，人君能知此兩者，委任純德之臣，是亦為君楷模之法式也。○疏：兩者前文智與不智也。能知智為賊，不智為德，則可為修身

之楷模，治國之洪範也。○節解曰：謂去智守愚，則病除氣盛，此治身之法式也。

常知楷式，是謂玄德。

注：玄，天也，能知治國治身之法式，是謂與天同德也。○疏：常能知無分別為治身之楷式者，可謂深玄之大德也。

玄德深遠，

注：玄德之人深不可測，遠不可極也。

與物反，

注：玄德之人與萬物反異，萬物欲益於己，玄德欲施與人。○節解曰：謂一之深遠，乃在太清，降下絳官，入子形中，物皆枯死，子獨長生，故與物反也。○疏：冥真契道謂之玄德，窮源極際謂之深遠，深遠之智，智乖於俗，故與物反。

然後乃至大順。

注：玄德之人，與萬物反異，故能至大順，順天理也。○疏：順有兩種，一順於理，二順於俗，順理則契於妙

本，順俗則同塵降迹。問曰：前言反物，後言順俗，則前反後順，文豈類乎。答曰：前言反者，此言明，不反而反，後言順者，亦不順而順，不順而順，順不乖反，不反而反，反不乖順，亦何所嫌也。問曰：經稱大順，順亦有大小乎。答曰：夫以順對違，雖順而小，今不順不違，而違而順，順不異違，違不乖順，所以出處語默，唯道是從，和光同塵，而恒順於理，不問順與不順，不順與順，一時皆順，是故無順無不順，而能順能不順，乃至非順非不順，故名為大順也。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

注：江海以卑下，故衆流共歸之，若人民歸就王者也。○疏：王，往也。百谷，百川也。言江海所以百川之所歸往者，以其善居窪下之地也。人能退身謙下，虛柔容物者，亦為蒼生之所歸往也。

故能為百谷王。

注：以其卑下故能為百谷王也。○

疏：此結成其義，故經云：海為百川王。

是以聖人欲上民，

注：欲在民之上也。

以其言下之；

注：法江海，處謙虛。欲令一切衆生，居己之上，所以言貌柔和，恒自謙下。

欲先民，

注：欲在民之前也。

以其身後之。

注：先人而後己也。○疏：欲令衆生在己之先，己所以退身居物之後，故經云：一切未得道，我常不有望，前則處下而反高，此則守退而翻進。

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

注：聖人在民上為主，不以尊貴虐下，故民戴仰不以為重。疏：聖人恬淡無為，少私寡欲，處民之上為君，而使輕徭薄賦，無重勞也。又解云：聖人恩覃於萬物，故戴荷而不亂也。

處前而民不害。

注：聖人在民前，不以光明蔽後，民親之若父母，無有欲害之者。○疏：處物之前而為君主，遂使民歌擊壤，宇內清夷，利物弘多，而無損害。又解云：聖德遐曠，百姓樂推，懷荷恩澤，豈敢傷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

注：聖人恩深愛厚，視民如赤子，故天下樂共推進以為主，無有厭之也。以其不爭，

注：天無厭聖人時，是由聖人不與人爭先後也。

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注：言人皆爭於有為，無有與吾爭無為者。○疏：所以百姓樂推在前而不厭倦者，只為善能謙和，不與物爭故也。既為順平等，是非永息，誰復與不爭者爭乎，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也。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

注：老子言天下皆謂我道大，我則佯愚似於不肖也。○疏：河上本作肖，諸家云笑。笑者，老君體達自

然，妙果圓極，故天下蒼生莫不尊之為大聖也。何意得如此，只為接物謙和，不矜夸嗤笑，故致然也。○顧等曰：不與物同，故云不肖。言老君道尊德貴，誠可以為大，然則晦迹同塵，隱顯不測，不似智，不似愚，故言不肖。

夫唯大，故似不肖。

注：夫獨名德大者，則為身害，故佯愚似若不肖，無所分別，無所割截，不賤人而自貴也。

若肖久矣，

注：肖，善也。謂辯惠也，若大辯惠之人，身自高貴，行察察之政，所從來久矣。

其細也夫。

注：言辯惠者唯如小人，非長者矣。○疏：獨猶聖德高大，故不夸笑於物，若其夸笑，久是群小也。河上云：肖者猶善也，言衆生不能履於善道者，皆為我大故也。獨猶驕慢，我大所以不能履行善道者，久當卑小謙退也。○顧等曰：大聖之人，

故無所似也，若形有定質，智有常分，的有所似，則道有封執，此乃細碎之人，豈虛妙之大聖乎。

我有三寶，寶而持之。

注：老子言我有三寶，抱持而保倚之也。○疏：老君所以聖德高大，獨不夸肖於物者，為歸依三寶，寶重而持之，故能然也。

一曰慈，

注：愛百姓如赤子。○疏：慈念蒼生，拔苦與樂，此道寶也。

二曰儉，

注：賦斂若取之於己。○御曰：慈則廣救，儉則足用。○疏：少欲知足，守分不貪，此經寶也。

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注：執謙退，不為唱始。○疏：謙搗柔弱，先物後己，退身度人，此師寶也。○節解曰：謂人形中有精氣神等寶而藏之，可持以生也。

夫慈故勇，

注：以慈仁，故能勇於忠孝。○疏：內蘊大慈，外弘接物，所以勇入

三界，俯救蒼生。

儉故能廣；

注：天子身能節儉，故民日用廣大。

○疏：諸法虛幻，舍而不貪，儉素清高，故其德廣大。

不敢為天下先，

注：不敢為天下首先。

故能成器長。

注：成器長謂得道人也，我能為道人之長也。○御曰：慈儉之德，謙撝益光，推光與人，人必不厭，故能成神器之長也。○疏：只為勇救蒼生，退身度物，故居界外獨處玉京，為衆聖之長，降世則位居九五，為神器之尊。

今舍其慈且勇，

注：今世舍慈仁，為勇武也。○

疏：舍去慈悲，且好行剛勇。

舍其儉且廣，

注：舍其儉約，但為奢泰。○疏：

棄其儉素，而廣貪於物。

舍其後且先，

注：舍其後已，但為人先。○疏：

忘退後之心，趨進先之行。

死矣。

注：所行如此，動入死道。○疏：

總結上三舍，既乖三寶，適淪溺三塗，故言死矣。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

注：夫慈仁者，百姓親附，并心一意，故以戰則勝敵，以守則堅固。

○疏：以大慈之心臨於戰陣，士卒

感恩，所以勝捷。內解：即是六根兵馬，對於六塵，不為塵沒，故獲勝也。又用慈守衛，百姓同心，是以牢固，內解：以慈心自守虛靜，則道心堅固，不可拔也。

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注：天將救助善人，必與慈仁之性，

使能自營助也。○御曰：以慈戰

守，豈但人和，天道孔明，亦將救衛。

戰勝，天救也。守固，天衛也。是皆

以慈，故云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疏：天尊大道，救度行慈之人，還用

慈悲俯相衛護也。故三寶之內，以

慈為先，四等之中，用慈為首，是知

慈之為義大矣哉。

古之善為士者不武，

注：言貴道德不尚武力也。○御

曰：士，事也。善以道為理國之事者尚於德，故云不武。○疏：言古

者善修道之士，靜退無為，不舍慈而

為武勇也。

善戰者不怒，

注：善以道戰者，禁邪於胸中，絕禍

於未萌，無所誅怒也。○御曰：事

不得已，必須應敵，以慈則善，故不

憑怒者也。○節解曰：謂閉口和

精，萬神喜悅也。○疏：善達前境

虛幻，故能制敵於未萌，妙體違順兩

空，是以無心喜怒也。

善勝敵者不爭，

注：善以道勝敵者，附近以仁，求遠

以德，不與敵戰，而敵自伏。○御

曰：師克在和，和則不爭。○節解

曰：謂以口行一，萬鬼自伏，故曰不

爭。○疏：不為塵染，名曰勝敵，既

無喜怒，何所爭耶。

善用人者為下。

注：善用人自輔佐者，常為人執謙也。○疏：夫能行謙下者，必為物之所歸，故能役用於人也。

是以不爭之德，

注：謂上文為之下也。是乃不與人爭鬪之道德也。○疏：不與物爭，故能成己之德，此結善勝敵不爭也。

是謂用人之力，

注：身能為人之下者，是謂用人臣之力也。張曰：悅以使人，人忘其勞。○疏：謙下雌柔，不用於物，物必歸之而為己用，此結善用人為下也。

是為配天，

注：能行此者，德配天也。

古之極也。

注：是乃古之極要道也。○御曰：善勝是不爭之德，為下是用人之力，如此者，可以配天稱帝，是古之至極要道也。○疏：配，合也。天，自然。極，道果也。言善修道之士，妙體真空，達於違順，不與物爭，故能合至理之自然，契古始之極道，此總

結也。

用兵有言：

注：陳用兵之道，老子疾時用兵，故托己設其義也。○疏：用兵謂權智，攝化衆生，亦是聖人用六根，涉於塵境。有言者有用兵之法，言在下文也。

吾不敢為主，

注：主，先也，我不敢先興兵也。而為客。

注：客者和而不唱，用兵當承天而後動。○節解曰：上兵謂口也，下兵謂陰也。口言妄則自傷，故言謙讓也。輕用陰則喪精，故不敢為唱而為和也。○疏：主者我身也，客者前塵也，言根塵兩空，物我俱幻，既無我身之能緣，亦無前塵之可染也。

不敢進寸而退尺。

注：侵人境界，利人財寶為進，閉門守城池為退。○御曰：主有動作，則生事而貪。客無營為，則以慈自守，〔自守〕則全勝，生事則敗亡。進

雖少，不能無事，退雖多，不失謙讓，故不敢進寸而退尺。○疏：進，取也，退，舍也。少以況無，多以況有也。既而境智雙遣，根塵兩忘，體玄中一，離彼二偏，故無無為之可取，亦無有為之可舍也。

是謂行無行，

注：彼遂不止，為天下賊，雖行誅之，不行執也。○御曰：為客退尺，不與物爭，雖行應敵，與無行同也。○疏：既遣蕩有為，又洞忘境觀，故無以行為行也。

攘無臂，

注：雖欲攘臂大怒，若無臂可攘。○節解曰：攘臂所以表怒，善戰不怒，故若無臂可攘也。

執無兵，

注：雖欲執持之，若無兵刃可持用也。何者？傷彼之民，罹罪於天，遭不道之君，不忍喪之也。○御曰：執兵所以表殺，今以慈為主，故雖執與無兵同也。○疏：離形去智，故無兵可用也。

仍無敵，

注：雖欲行仍引之心，若無敵可仍也。○疏：物境空幻，無敵可因。

禍莫大於輕敵，

注：夫禍亂之害，莫大於欺輕敵家，侵取不休，輕戰貪財也。○節解曰：謂自恣交接者，則有喪禍之災。○疏：輕，凌侮也，敵，前境也，輕染諸塵，致三塗之報，故成大禍。

輕敵則幾亡吾寶，

注：幾，近，寶，身也。欺輕敵家，近喪身也。○節解曰：寶謂精氣也，輕敵數戰，則亡失精神也。○疏：幾，盡也，寶則前章三寶也。舍慈而勇謂之侮敵，招於巨釁，故盡喪三寶也。

故抗兵相加，

注：兩敵戰也。

則哀者勝矣。

注：哀者慈仁，士卒必遠於輕敵也。○御曰：抗，舉也。兩國舉兵相加也。○疏：若，當也。哀，慈也。抗，舉也。言根塵相逼，舉眼色等相

當也。仍以大慈之心虛鑒前境，則能使兩忘物我，清淨一切，諸法，皆成勝妙之境也。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

注：老子言我所言省而易知，約而易行。○疏：吾言即前章是也，所言非此則易知也。行無行相甚易行也。

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注：人惡柔弱，好剛強也。○疏：莫，無也，老子言甚易知，甚易行，而天下衆生昏迷愚鈍，無能知至言虛妙，依教而行之也。

言有宗，事有君。

注：我所言有宗祖根本，事有君臣上下，世人不知者，非我之無德，心與我返也。○顧曰：宗，本也。君，主也。言雖殊塗，同本虛無，事雖異趨，同主靜樸。○蔡曰：言以無言為宗，事以無事為主。○御曰：言者在理，得理而忘言，故言以無言為宗。事者在功，功成而不宰，故事以無事為君。○疏：言，經教也，君，

天子也。言教雖廣，宗之者重玄，世事雖煩，統之者君主，舉此旨要以表易知也。

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

注：夫唯世人無知，是我道德之闇昧，不見於外，窮微極妙，故無知也。御曰：夫唯世人無了悟之知，是以不知我無言無事之教也。○疏：不知我，猶不知我也。唯彼衆生無知頑鈍，故不能知我之至言也。

知我者希，則我者貴。

注：希，少也。唯達道者乃能知我，故為貴也。○疏：凡情浮淺蒙昧者多，體知聖教甚自希少也。則，法則也。依我經教則而行之，證於聖果所為貴。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注：被褐者薄外，懷玉者厚內。匿寶藏德，不以示於人也。○御曰：被褐者，晦其外。懷玉者，明其內。故知我者希也。○節解曰：謂聖人貴道德而賤其形，衣皮帶毛，含一抱元，不貪官爵，內養神明，以精為玉，

以氣為金，故能變化升入紫宮。○
 顧曰：褐者粗賤之服，玉是精貴之寶。凡庸之人，心實不知，外假明哲，羊質虎皮，是乃德之病。○疏：知於聖言，則於聖教，行解具足，故成聖人。褐是野人之服，玉是珍貴之寶，外迹同塵，被褐也。內心虛靜，懷玉也。懷玉也，迹處俗而恒真；被褐也，心虛凝而接物。知不知，上。

注：知道言不知，是乃德之上。○
 疏：聖人妙契重玄，迹不乖本，洞忘虛遠，知則無知，至本虛凝，故稱為上。故《莊子》云：孰知子之不知耶，吾惡乎知之也。不知知，病。

注：不知道而言知，是乃德之病。
 ○節解曰：謂不明於道，但明於俗，不知食氣而知食味，故病也。○
 疏：自本降迹，無知而知，涉事救苦，故稱為病。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注：夫唯能病苦衆人有此強知之

病，是乃不自病也。○疏：聖人無知識之疵，而凡庸有分別之病，為病衆生之病，所以同凡說法演教，志存救溺，既而不病而病，病而不病，故云不病也。

是以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注：聖人無此強知之病者，以其常苦衆人有此病，以悲人也，故不自病。夫聖人懷通達之智，托於不知者，欲使天下質樸忠正，各守純性。小人不知道意，而妄行強知之事，以自顯著，內傷精神，減壽消年。○顧曰：凡庸之人妄執強知之病，以自分別，往而不返，良可嘆息。其唯聖人真知妙本，洞遣言教，獨能以其慈仁，哀憫衆生強知之病，蓋以其自無病也。○疏：聖人能虛寂兩忘，境智雙遣，玄鑒洞照，御氣乘雲，本迹虛夷，有何病累。

道德真經注疏卷之七

道德真經注疏卷之八

吳郡徵士顧歡述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

注：威，害也。人不畏小害則大害至，大害謂死亡也。畏之者，當保精養神，順地承天也。○疏：威謂威刑，即諸經戒科目是也。大威即三塗惡趣，北都羅酆之刑法也。言凡夫不憚經戒，妄造諸惡者，則風刀大刑必將至也。

無狹其所居，

注：謂心居神，常當寬柔，不當急狹也。○節解曰：謂無狹，健在俗間，深山廣澤，可養性也。○御曰：無狹者，除情去欲，使虛室生白也。無厭其所生。

注：人所以生者，以有精神，精神托於空虛，喜於清淨，若飲食不節，忽道念色，邪辟滿腹，為伐命散神也。○節解曰：謂厭生死者，故行一愛氣，惜精為生之寶。○御曰：身所

生者，神也。無厭者，少私寡欲，使不勞倦也。盧曰：所生謂神也，心靜而神安，心躁而神去。○疏：厭，舍也。狹，局也。居，安處也。所生，心也。言修行道人，必須處心無系，不得域情狹劣，厭離所生，何者？夫身雖虛幻，而是受道之器，不用耽愛，亦不可厭憎，故耽愛則滯於有為，厭憎則溺於空見，不耽不染，處中而忘中，是真學道者也。夫唯不厭，是以不厭。

注：夫唯獨不厭精神之人，洗心垢濁，淡泊無欲，即精神居之不厭也。○疏：唯彼所修之境，非空非有，故能修之。智亦不愛不憎，境智相符，是以不厭也。

是以聖人自知，
注：自知己之得失。

不自見；
注：不自顯見德美於外，藏之於內。○疏：智符道境，了達真源，故自知也。四大假合，坐忘墮體，故不自見。

自愛，
注：自愛其身，以保精氣。不自貴。

注：不自高貴，榮名於世。○疏：保養真性，不輕染，故自愛也。謙卑靜退，先物後己，不自貴也。

故去彼取此。

注：去彼自見自貴，取此自知自愛。○疏：去彼自見自貴，取此自知自愛，欲示物鑒戒，故寄去取而為言也。

勇於敢則殺，

注：勇敢有為，則殺身矣。○節解曰：謂貪為交接陰陽，欲得快心，生往死還，此曰勇也。輕道慢神，則致身夭，此曰敢也。二者皆自殺也。

勇於不敢則活。

注：勇於不敢有為，則活其身也。○疏：勇，猛進也。敢，果決也。殺滅，死也。活，長生也。言進心果決，貪於世事，則死滅，若進心虛淡，不敢貪染，即長生也。

此兩者，

注：謂敢與不敢也。或利或害。

注：活身為利，殺身為害。○疏：或，不定也。兩謂敢與不敢也。言進心不敢則長生，故利。進身貪染則歸於死滅，故害也。

天之所惡，

注：惡有為也。孰知其故？

注：誰能知天意天，故不敢犯也。○疏：天然之理，福善禍淫，推窮報應，莫知其宰。

是以聖人猶難之。

注：言聖人之明德，猶難於勇敢，況無聖人之德而敢行之乎。○節解曰：謂天常惡其勇敢，愛其怯弱，含生愛氣，誰知天意也。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注：天不與人爭貴賤，而人自畏之。○節解曰：天道貴和也。○疏：自然之道，但不與物爭而謙退卑己者，必獲勝善報也。不言而善應，

注：天不言，而萬物自動以應時也。

○御曰：天何言哉？福善禍淫，曾無差忒，故云善應。○疏：禍福之報，其猶影響，不待言辭而善惡必應。

不召而自來，

注：天不呼召萬物，萬物皆負陰而向陽也。○御曰：天道不召萬物使從己，然物不能違，自來順天命爾。

○疏：善惡報應，隨其行業，不待呼召而必自來。

緝然而善謀。

注：緝然，寬大也，天道雖寬博，善謀慮人事，修善行惡，各蒙其報。○

疏：謀，計數也。言幽途之理，無勞言說，而善能計算功過，毫分無失也。

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注：天所羅網，恢恢甚大，雖則疏遠，若司察人善惡，無有所失。○疏：恢恢，寬大也。網，憲法也。言

天尊自然之網，甚自寬大疏遠，而業無大小，功過酬報，無差失也。○孫

曰：所謂不言而善應者，天道不言而善自應也。明夫善應者，不在多言也。○盧曰：寂寞無聲，故曰不言有感則報，故曰善應。

民常不畏死，

注：治國者刑罰深酷，民不聊生，故不畏死也。治身者，嗜欲傷神，貪財殺身，而民不知畏也。

奈何以死懼之？

注：人君不寬其刑罰，教人去其情欲，奈何設刑法，以死懼之乎。○疏：此斥凡情迷執深重，貪逐前境，不憚死生，雖復經戒嚴明，曾無恐懼，故發奈何之嘆，深哀痛之。○節

解曰：謂人不求生快意於情欲，聞善不修，知惡不改，何識益乎。

若使民常畏死，

注：當除己之所殘尅，而教人去其利欲之心也。

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矣？

注：以道教化，而民不從，反為奇巧詐偽，乃應王法執而殺之，孰敢有犯者。老子傷時主不先道德化之而先

刑罰也。○御曰：若使世人皆從清淨之化，不敢溺情縱欲，常畏於死，而獨為奇詐者，假令吾勢得執殺此奇詐之人，孰敢即殺？故下文云。○疏：貪欲之心，日生奇詐，堅執顛倒，遂以為常者，冥司捕獲，執而殺之，風刀考楚，經文明證，若有性識之夫，誰復造罪耶。

常有司殺者殺。

注：司殺者，天居高臨下，司察人之過，天網恢恢，疏而不失者是也。○御曰：如此奇詐之人，天網不失，是

常有天之司殺者殺之。○節解曰：謂口也，在口左為司陰，口右為司殺，人有陰過，則司陰白之於上天，考人魂魄，人有惡言，則司殺白之於司命，司命記之，罪滿則殺之也。○

疏：此刑網自有宰牧，即三官九署，百二十曹，北都羅鄴，泉曲之府，八難五苦，各有司存。

夫代司殺者，是謂代大匠斲。

注：天道至明，司察有常，猶春生夏長，秋成冬藏，斗柄運移，以節度行

之，人君欲代殺之，是猶拙夫代大匠斲木，乃勞而無功也。○節解曰：謂天道賞善罰惡，治人之身，若大匠作器，善者則成，惡者則敗也。

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乎。

注：人君行刑罰，猶拙夫代大匠斲木也，方圓不得其理，還自傷其手。

代天殺者，失其紀綱，不得其紀綱，

則反受其殃也。○御曰：人君任

刑，代彼司殺，豈唯殘害百姓，抑亦

自喪天和。○疏：衆生造業，各招

其報，刑罰苦楚，自有冥司。無識之

人，師心專輒，強代冥司而行誅戮

者，何異庸拙之士運斤。夫拙士運

斤，工非其任，豈唯所作不成，抑亦

反傷其手，強代司殺，其義亦然，非

徒濫職，翻獲其釁也。○節解曰：

謂人治身各有優劣，若工匠斲器而

有巧拙，巧者則器成形，拙者則少不

自害也。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

注：民之所以饑寒者，以其君上食

稅下大多也。○疏：饑謂內無道德

也，上，心也，心為五藏百行之主也，故稱為上。稅，聚斂也。食，滋味也。言行人所以不懷道德者，為心緣前境，多貪滋味故也。○節解曰：饑謂氣不足，氣所以不足者，坐口嗜美味也。食多謂實畜積為僻，故防禦百端也。

是以饑。

注：是以民皆化上為貪，叛道違德，

故饑也。○疏：結前義也。

民之難治，以其上有為，

注：民之不可治者，以其君上多欲，

好有為也。○疏：所以百行馳騫，

紛然難理者，只為心貪有為故也，心

若無為，則諸行易治也。是知萬境

唯在一心。

是以難治。

注：是以其民化上有為，情偽難治

也。○節解曰：百姓謂百脉也，所

以盈縮不和平，由口不合一，唇干液

竭，故脉失精泄也。

人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

注：人民所以輕犯死者，以其求活

之事太厚，貪利以自危也。○疏：行人所以不終天年而輕入死地者，以其迷順顛倒，未能悟達，不知物我俱幻，即生即死，生既多貪，六塵厚資四大故也。○節解曰：謂人所以不顧歡其死者，由養形太厚，恣其口腹，失其生道，故死也。

是以輕死。

注：以其求生太厚，故輕入死地也。

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

注：夫唯獨無以生為務者，爵祿不

干於意，財利不入於心，天子不得

臣，諸侯不得友，則賢於貴生也。○

疏：賢，善也，玄悟之士，非色滅空，

嗒焉坐忘，而生無生相，是以羶臊榮

利，厭穢風塵，故獨不以生為者，善

能攝衛貴生之人也。○節解曰：謂

夫獨能憂生於未生，憂形於未形，但

念無為，舍自然者，此乃為賢貴道，

安其生也。

人之生也柔弱，

注：人生含和氣，抱精神，故柔弱

也。

其死也堅強。

注：人死和氣竭，精神亡，故堅強也。

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

注：和氣存也。

其死也枯槁。

注：和氣去也。○疏：言人生存有命，則諸節柔弱，及其死也，則骨肉堅強。草木之類，生時軟脆，及其死也，條柯枯槁，所以生而柔軟者，和氣存也。死而堅強者，和氣離也。舉此有識為辯，其勝劣者也。

夫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注：以其上二事觀之，則知堅強者死，柔弱者生也。○疏：徒，類也，是知行剛強者，乖於和理，故與死為徒。行柔弱者，順於和氣，故與生為徒。此合喻也。

是以兵強則不勝，

注：雖強大之兵，輕戰樂殺，毒流怨結，衆弱為一，強故不勝也。○節解曰：兵謂口也，口強為人所窮，陰強為女所侵也。○御曰：生之柔弱，

和氣全也。死之堅強，和氣散也。欲明守柔弱者全生保年，為強梁者亡身失生也。

木強則共。

注：木強大，則枝葉共生其上。○疏：兵謂三業六根也。言人縱恣六情，強暴前境，而貪取無厭者，必遭重殃大禍，故不勝也。譬樹木粗強，故枝條共壓其上，亦猶梁棟宏壯，故椽瓦壓其上也。

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注：興物造功，大木處下，小物處上，天道抑強扶弱，自然之效也。○節解曰：謂髮以柔弱，為人所戴，體骨堅強，為人所勞。○疏：堅強之木居下，柔弱之條處上，故堅強之人居九幽之下，柔弱之士處三清之上。天之道，其猶張弓乎？

注：天道杳邈，舉物類以為喻也。

○御曰：天道玄遠，非喻不明，故舉張弓以彰其用。

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

注：言張弓和調之義如是，乃可用耳。天抑高舉下，損強益弱，天之道也。○疏：舉下使高，抑高令下，高下調適，方可運箭，傲慢有餘者，必招損敗，和不足者，與其福善，天道如是，故似張弓。

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

注：天道損有餘而益謙，言天道常以中和為上。○疏：福善禍淫，自然之理，仍前生後，重出此文。

人之道則不然，

注：人道與天道反。

損不足，奉有餘。

注：世俗之人，損貧以奉富，奪弱以益強。○御曰：天道平施，哀多益寡，人則違天，翻損不足者也。○疏：人間世道好行浮偽，趨勢競利，違天背理，割損貧賤之不足，供奉富貴之有餘。

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

注：言誰能居有餘之位，自省爵祿以奉天下不足者乎，唯有道之君能行之也。○疏：孰，誰也。言誰能

有餘財德以施天下蒼生乎，唯當體道之人獨能濟物，故下文云聖人不積。而言奉者，示謙也。

是以聖人爲而不恃，

注：聖人為德施惠，不恃望其報。

功成不居處。

注：功成事就，不處其位。○御

曰：推功於物，不處其成。

其不欲示賢。

注：不欲使人知己之賢，匿功不居

其榮名，畏天損有餘也。○御曰：

聖人所以推功不處者，蓋不欲令物

見其賢也。○疏：體道聖人常善救

物，雖復財德兩施，而不恃其勞，有

大至功，而功成不處者，意在撝謙退

己，推功於物，韜光晦迹，不欲示己

之賢能。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

注：言水柔弱，圓中則圓，方中則

方，壅之則止，決之則行。○張曰：

以為天下萬事，凡事不同，以柔弱言

之，莫過於水，以喻道行謙柔和綽，

隨物通生，浸潤如水也。

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勝，

注：水能壞山推陵，磨鐵消銅，莫能

勝水而成功也。○疏：物性柔弱莫

過於水，天下堅強莫先金石，然水雖

柔弱，利用無窮，攻擊堅強，莫在先

者，無為破有，其義亦然。○節解

曰：水者內，即口中津液也。漱而

嚥之，則能攻邪破惡，徹於骨髓，若

麴蘖之消米方藥，無復能先也。

其無以易之。

注：夫攻堅强者，無以易於水也。

○御曰：以堅攻強，二堅俱損，以柔

制強，則強損柔全，故用攻堅強，無

以易於水也。○疏：言水能攻堅，

百王不易之事，無為破有，萬代不刊

之術。

故柔勝剛，弱勝強，

注：水能滅火，陰能銷陽。舌柔齒

剛，齒先舌亡。

天下莫能知，

注：知柔弱者久長，剛强者折傷。

莫能行。

注：耻卑謙，好強梁。○節解曰：

謂人含精飲氣，統御血脉，百姓日用

而不知。○疏：水能攻於金石，故

知柔弱勝於剛強，此乃愚智同知，而

舉世無人能依而行者也。

故聖人言：

注：謂下事也。

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

注：人君能受國之垢濁者，若江海

不逆細流，即能長保社稷，為一國之

君主也。○御曰：引萬方之罪，是

受國之垢濁。稱孤寡不穀，是受國

之不祥。其德如此，則社稷有奉，故

天下之人歸往也。○疏：國，邦域

也，垢，辱也。言體道之士，處於人

世，謙退柔弱，達於違從，身受屈辱，

不與物爭，故堪為社稷之主，以牧蒼

生也。○節解曰：謂人形以左魂為

社，右魄為稷，御一氣，以為君主也。

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

注：人君能引過自與，代民受不祥

之殃，則可以王天下也。○節解

曰：國謂形也，言一出入脾中，化滓

變液，去故受新，以養五神，故王於

藏府者也。○疏：不祥，猶不善也。言聖鑒虛通，達於善惡，若有不祥之事，輒自責躬，引過歸己，此可為天下君王也。昔成湯自翦千里來雲，即其事也。前言社稷可寄諸侯，後舉天下宜屬天子。

正言若反。

注：此乃正直之言，世人不知以為反言也。○節解曰：謂俗人所欲者，以鮮潔為尊，香美為上，而道以受垢為主，處下為王，言一與人反也。○疏：當理正言，似如反俗，何者？俗皆好美好榮，而今乃受垢不祥，故若反也。而言若者，欲明不反而反，雖反不反，恒順於俗，不反而反，順俗而真，欲示反不定反，故加若也。上文云玄德深遠，與物反，然後乃至大順，即其義也。

和大怨，

注：殺人者死，傷人者刑，以相和報也。○御曰：與身為怨對之大者，情欲也。和，調和也。此言人君欲以言教調和百姓，使無情欲，故曰和

大怨也。必有餘怨。

注：任刑者失人之情，必有餘怨及於良民也。○御曰：立教化人，不能無迹，斯迹之弊，還與為怨，故曰必有餘怨。○疏：怨，懟也。即是有無美惡等一切待對之法也，言行人雖舍有無，得非有無，和二邊為中一，而猶是執玄，未體於玄理也。此雖無待，未能無不待，此是待獨，未能獨獨，故有餘對。

安可以為善？

注：言一人呼嗟，則失天心，安可以和怨為善。○御曰：既有餘怨，則不可為善。○疏：安，何也。言雖遣二邊，未忘中一，故何可盡善也。○節解曰：謂口也，言唱必有和，人能行道，道來應之，唱人以善，善人和之，則無有餘怨也。今時之人，好行邪想，邪想從之，呼召邪鬼，鬼來應之，唱人以惡，惡人和之，安能得為善也。

是以聖人執左契，

注：古者聖人執左契，合符信也。無文書法律，刻契合符以為信也。而不責於人。

注：但刻契為信，不責人以他事也。○御曰：左契者，心也。心為陽藏，與前境契合，故謂之左契。聖人知立教則必有迹，有迹則是餘怨，故執持此心，使令清淨，下化於人，則無情欲，不煩誅責，自契無為。○疏：契，信也，合也，左，陽也，言體道聖人境智冥符，能使俱會，出茲四句，離彼百非，故得久視長生義。言執左契，此則不執而執也。猶如帝王握於左契，所以徵攝萬機，聖人妙契環中，故能匡御億兆，而言不責者，雖復匡御衆生，而忘其德，芻狗百姓，故不責其恩。○節解曰：左契，陽德也，言聖人不和大怨，但自修德，不行責過於人。

故有德司契，

注：有德之君，司察契信而已。

無德司徹。

注：無德之君，背其契信，司民所

失。○疏：司，主也，徹，迹也。妙契不執名言，無德之君，猶滯筌蹄，未能洞遣，迹既不泯，故言司徹也。○節解曰：謂人行道德，司命賜算，人行其惡，同殺徹其籍，此之謂也。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注：天道無有親疏，唯與善人，則與司契同也。○疏：天真之理，何有親疏，上善之人，自然符會，即向執左契，而不責於人也。

小國寡民。

注：聖人雖治大國，猶以為小，示以儉約，不為奢泰。人民雖衆，猶若寡乏，不敢勞役也。

使有什伯，

注：使民各有部曲什百，貧富貴賤，不相侵犯也。

民之器而不用；

注：器謂農人之器也，而不用者，不徵召奪民良時也。○御曰：什，伍也。伯，長也。此章明人含淳和，無所求及，適有人材器堪為什伍伯長者，亦無所用也。○疏：國，域也，

心住空，故言小國，即小乘寡欲之行，器即什惡兵器也，根雖有六，用乃不窮，言什伯者，舉其大數，而不用者，言靜息諸根，不染塵境也。○節解曰：小國謂形中，什伯謂五藏。心與腎為什，肝與肺為伯，閉口行氣，則什伯氣盛而無不用。

使民重死，

注：人君能為民興利除害，各得其所，則民重死而貴生。

而不遠徙。

注：政令不煩，則民各安其業。故不遠遷徙，離其常處也。○御曰：少思寡欲，不輕用其生，敦本無求，故不遠遷徙也。○疏：諸行重靜，知足守分，故得終其天年，而不遠遂前境也。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

注：清淨無為，不作繁華，不好出入游娛也。○疏：舟輿謂三乘教法也，舟在於水能濟渡，喻教能舟航萬物，度於生死海也。故《西升經》云：久曠生死海，隔絕貪愛流。輿

處於陸能輪轉，喻教能轉凡成聖，得理忘言，故能遣教而不用也。

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注：無怨惡於天下也。○疏：雖有身心兵甲，墮體坐忘，物境既空，何所陳說，此一句覆釋前什伯之器而不用也。

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注：棄文反質，信不欺也。○御曰：舟輿所以利遷徙，甲兵所以徇攻戰，兩者無欲，故無所乘陳。反樸還淳，歸於三皇結繩之用也。○節解曰：謂人有道氣自流行，為形中之用，如結繩之信也。○疏：既虛心證理，舍教忘筌，故寄結繩，示其反本，此一句復結前雖有舟輿無所乘之也。

甘其食，

注：甘其蔬餐，不漁食百姓。○疏：味至道也。

美其服，

注：美其惡衣，不貴五色也。○疏：德瑩身也。○節解曰：謂甘食

其氣，美服其道也。

安其居，

注：安其茅茨之居，不好文飾之屋。

○疏：所在皆安，動而寂也。

樂其俗。

注：樂其質樸之俗，不轉移也。○

疏：和光人世，寂而動也。○節解

曰：謂安形樂神，抱腹而歌吟也。

鄰國相望，鷄狗之聲相聞。

注：相去近也。○疏：鷄以司晨，

狗以警夜，譬一切言教，警長昏之

夜，思智慧之晨，此之言教近證一

心，故言相聞也。

民至老不相往來。

注：其無情欲也。○節解曰：鄰國

者，兩耳也。兩耳相望，保其安也。

使神氣各有所守，不來往相干，故至

老常能聰明也。○疏：會理體真，

即俗即道，不從生死而來，亦無道境

可往，二域既一，故不相往來，二際

無際也。

信言不美，

注：信言者，實言也。不美者，樸且

質也。○御曰：信言，聖教也。信實之言，不韵於俗，故不美也。

美言不信。

注：美言者，滋美之華辭。不信者，

飾偽多空虚。○御曰：美言者，世

教也。甘美之言，動合於俗，故不信

也。○疏：信，實也。美，浮艷也。

言上德之人，冥真契道，所說言教，

實而不華，浮艷之言，俗中小說，既

乖至理，所以不信，故莊云：犬不以

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也。○

節解曰：謂信道言者，則不美於俗

事，美俗事者，則不信於道言也。

知者不博，

注：知者謂知道之士，不博者，守一

元也。

博者不知。

注：博者多見聞也，不知者失真要

也。○御曰：知者了悟也，博者多

聞也。○疏：知道之人，忘言絕學，

所以不博。博學之士，耽滯名教，所

以不知。故《西昇經》云：世人徒知

有天地萬物，不知己之所由生也，是

大不知。又云：子能知一，萬事畢。《莊子》云：文滅質，博溺心。

善者不辯，

注：善者以道修身也，不辯者，不文

彩也。

辯者不善。

注：辯者謂巧言，不善者，舌致患

也。土有玉，掘其山，水有珠，濁其

泉，辯口多言亡其身。○疏：辯，別

也。善體至道之人，指罵天地，故無

可分別也。且儒墨是非，堅執分別

者，良由未證善道故也。

聖人不積，

注：聖人積德不積財，有德以教愚，

有財以施貧。○御曰：積者執滯言

教，有所積聚也。聖人了言忘言，悟

教遣教，一無執滯，故云不積也。○

疏：積，聚也。言聖人有財惠物，有

德教人，故不積也。

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

注：既以財賄布施與人，而財益多，

如日月之光，無有盡時也。○疏：

既，盡也。為，施化也。言已所有道

德，盡持教人，心無鄙恡，德彌高遠，故言愈有，此德施也。己所有財寶，盡持施散，而果報彌多，故云愈多。此財施也。

天之道，利而不害；

注：天生萬物愛育之，令長大無所傷害其生也。○疏：天然之道，生成萬物，利益弘多，有何損害。

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注：聖人法天，無所施爲，化成事就，不與天下爭功名，故能全其聖功也。○疏：聖人上德，法道虛通，施爲至教，化被群品，謙以自牧，成功不居，推功於物，故云不爭。○張曰：所言有舟輿無所乘之者，且無爲之世山無蹊隧，澤無舟梁，本絕往來，何所乘用。又曰：雖有甲兵，無所陳之。○顧曰：兵以討逆，武以靜亂，上既行道，下乃好德，自然從化，何事陳兵。

道德真經注疏卷之八

(劉詔軍點校)

附錄：敦煌本老子道德經 顧歡注(擬)

(S. 4430 抄本，前缺^①)

〔吾言甚易〕知，

道無異歸，故其言易知也。

甚易行。

德無二極，故其言易行也。

天下莫能知，

玄風既注，則知道者希也。

莫能行。

淳真既澆，則全德者鮮也。

言有宗，

言雖殊途，同宗虛一也。

事有君。

事雖異趣，同君靜樸也。

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

世乏真賞，故我不見知也。

知我者希，則我者貴。

夫元礫挺形，衆人共識；瓊瑤蘊樸，

和氏獨賞。知希則貴，其義同也。

是以聖人披褐懷玉，

褐者麤賤之服，玉者精貴之寶也。聖人和光同塵，顯麤於外，微妙玄通，藏精於內也。(右第七十章)

知不知，上也；

內懷真知，外若無識，披褐懷玉，是謂上士也。

謂上士也。

不知知，病也。

心實不知，外假明哲，羊質虎文，是謂病人也。

謂病人也。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病猶惡也。惡彼人之惡，所以不

惡；病彼人之病，是以不病。

聖人不病，〔以〕其病病。

夫病彼矯假，守此真樸，雖復聖人之

行，亦無以加之。

是以不病。

夫人無偽賢，則去道不遠，雖曰凡

庸，而與聖同。故復著此句，以明聖

非獨絕也。(右第七十一章)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

威者，災罰之名也。天有災眚，所以

謹告下民；人有形(刑)罰，所以戒懼

懲忒。是以信順之士，寅威天命，見

戒而懼，則天罰不至。傲忽之民，昧慢天道，小灾不懲，則大禍必集也。

無狹其所居，

狹其所居，謂惡其狹陋也。夫樂道則易周，窮欲則難滿。難滿則九有為隘，易周則圜堵為泰。若狹其所居，則希榮願廣；希榮願廣者，天灾必至也。

無厭其所生。

人之生也，天理自備。雖復貴為帝王，生非有餘；賤為臺僕，道無不足。若厭其所生，則棄此殉彼。棄此殉彼者，大威必集也。

夫唯不厭，是以不厭。

人不厭生，則生不厭人；人不棄道，則道不棄人。故生與人相保，人與道相得也。

是以聖人自知，

知吾生有崖，不希求分外也。

不自見；

不自顯其美，以悅耀衆人也。

自愛，

自愛其神，不棄我逐物也。

不自貴。

不自貴其身，以尊高當世也。

故去彼取此。

去彼顯貴，則威罰外消；去此知愛，則生道內足也。（右第七十二章）

勇於敢則殺，

不懼曰勇，必果曰敢。謂見威不懼，必果無迴，強梁使氣，殺身之術也。

勇於不敢則活。

謂獨立不懼，不敢有為，守柔盡順，活身之道也。

此兩者，

謂敢與不敢也。

或利或害，

活則為利，殺則為害也。

天之所惡，

果敢殺害，是自然所忌也。

孰知其故？

故猶意也。天忌果敢，誰知其意。

謂世俗之人，無知天意者也。

是以聖人猶難之。

雖有聖人之明，猶以果敢為難。謂臨事而懼，如謀而成也。詩云：不

敢暴虎，不敢憑河。夫暴虎憑河，是果敢之極也。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天道不爭，而善者自勝。明勝物在善，不在敢爭也。

不言而善應，

天道不言，而善者自應。明應聲在善，不在多言也。

不召而自來，

天不召物，而萬物自來。明來之有道，不在制召也。

緝然而善謀。

注曰：緝，寬也。天道緝然，唯善是圖，圖之雖緩，而報不失實也。緝，音吐丹反。字或作蟬，音尺善反。

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恢恢，希簡貌也。非唯善者是圖，惡亦不失，其網目雖疏，而賞罰無漏也。

（右第七十三章）

民不畏死，

道德陵夷，刑法慘酷，則生不足懷，死不足畏。民不畏死，由刑政之苛也。然則治身奢淫，則精窮氣竭，萬

神奔落，動之死地，民不畏死，神亦如之。

奈何以死懼之？

上失其道，下民咸叛，不知寬政去欲，而以殺戮威民。民不畏死，故愈殺愈亂也。

若使民常畏死，

若導以寡欲，靜以無為，民懷其生，咸畏其死也。

而為奇者，

民既畏死，而猶為奇詐，則是常惡不悛，違戾天常也。

吾得執而殺之，孰敢矣？

吾謂天也。聖人與天合德，故謂天為吾也。違戾天常，天得其罪，執而殺之，誰敢為奇？謂殺得其罪，則無敢不懲者也。

常有司殺者，

常謂天之常也。天網恢恢，疏而不失，機建衡破，典司殺罰。人為奇詐，違戾天常，天自誅之，不假人殺也。

夫代司殺者，是代大匠斫。

人代天殺，刊截造化，猶拙者代匠，毀壞成器也。

夫代〔大〕匠拙，希有不傷其手。

以拙代巧，必傷其手；以人代天，必受其殃也。（右第七十四章）

人之饑，以其上取食稅之多，

君恃民而食，上資下而立，君取其多，則上下同饑。剥下盈上，則君仁

（人）俱弊，故此不言民而總曰人也。

問曰：重賦厚稅，損下益上，則君獨

有餘而百姓不足；百姓不足，豈非民饑耶？答曰：寬賦薄取，下民自富；

急征厚稅，百姓必貧，厚取其貧，不如

薄稅。薄稅其富，則上下皆周；厚取其貧，則君民同乏也。

是以饑。

凡更著此句者，皆結成上義也。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

有為則政煩，無為則事簡。簡則易給，煩則難供也。

是以難治。

在上難供，為下必困，困則為奇，奇

則難宰也。

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貪求無足以生，其生生過厚，則輕蹈死地也。

夫無以生為者，

謂忘身任化，無營無擇，既不悅生，亦不欣死了也。

是賢於貴生。

貴生之士，不營生而生。今貴生之

民，欲厚生而反死，則是賤生為賢達，貴生為愚鄙也。問曰：若賤生

為賢達，貴生為愚鄙，然則民不畏死同乎賢達，不厭其生者豈愚鄙耶？

答曰：夫窮上極下，由來相類，是以

狹犬似虎，老魅亂真，彼既有之，此亦宜然。故曰：吾與回言，不違如

愚。豈可以下愚之無疑，參顏生之特達，以飛蛾之赴火，等至人之齊物耶？（右第七十五章）

人之生柔弱，其死堅強。

精存則柔弱，氣盡則堅強也。

萬物草木之生柔脆，其死枯槁。

生則澤流，死則潤竭也。

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剛柔殊歸，生死異趣，弱為生徒，強為死屬。觀其志氣，則生死可知也。是以兵強則不勝，

專任強兵，則為天下所叛，始用其壯，終必殄滅。蚩尤秦項，是其實也。

木強則兵，

木體強大，則為群林所共架；人性強梁，則為衆人所共伐也。

強大處下，

下謂柱梁也。

柔弱處上。

上謂椽桷也。強者居下，為衆所乘；弱者居上，為下所載。明貴不在強，居上宜弱也。（右第七十六章）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

天道微昧，刑（形）器顯著，故舉顯以通微，假器以明道也。張制弓體，取其調均可用也。

高者抑之，

謂緩其張也。

下者舉之；

謂急其弦也。

有餘者損之，

謂薄其肉也。

不足者補之。

謂厚其角也。

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

自然之道，以中庸為主也。

人之道則不然，

人謂俗人也。

損不足而奉有餘。

流俗之道每與天反，損少以益多，減

賤以奉貴也。

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

有餘謂君人者也。誰能損此有餘，

以周天下不足？唯有道之君乃能然

也。此不云周而云奉者，明雖居物

上，心不貴下，如卑者奉尊，不以高

貴加人也。

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不處，其不欲見賢。

見猶示也，賢猶能也。若恃為居功，

則是示物以能。示物以能者，必為

天之所損也。（右第七十七章）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

方圓無違，行止任物也。

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

攻堅伐強，無能出水之前也。謂夷

丘移壑，轉石頽山，灌敵滅火，皆非

水不勝也。

其無以易之，

以柔制剛，以弱滅強，天下之物無能

代水者也。

弱勝強，柔勝剛，

水弱水強，舌柔齒剛，陽剛而屈，陰

柔而伸也。

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俗士皆知此義，無能行其所知也。

故聖人云：

舉聖人之言以證成上義也。

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之主。

此即行其所知，以柔勝剛也。垢謂

穢辱也。人能虛柔忍耻，受一國之

辱，則德堪人君，為社稷之主也。

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之王。

不祥謂罪惡也。人能居謙用弱，受

一國之惡，則德被四表，為天下之王

也。

正言若反，

正猶直也。此乃真實直言，而聞之似反也。（右第七十八章）

和大怨，

和猶報也。大怨為仇讎大惡，更相報復也。

必有餘怨。

以怨報怨，怨必有餘，謂世世相報，流延無已也。

安可以為善？

善者滅怨，柔之以德；柔之以德，則其怨自消。若夫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蓋末世之法，非至善之教也。

問曰：蓋聞父母之讎，弗與共天，怨之大者，莫過於此。請問復讎之禮，在道云何？若其是也，則於善有違；若其非也，安得為孝乎？答曰：善哉問也。夫玄流既涸，則煦沫情章；道風既消，則親譽義結。是以至人無己，生死可齊；賢愚有畔，哀樂必顯。齊其生死，則怨親兩冥；顯其哀樂，則無施不報。然則復讎之禮，本乎有情，報怨以德，歸乎無我。在我既忘，於彼何讎；哀

樂有主，豈得無報。是以大孝忘親，小孝致戚。故登木而歌，非軌世所聞；報怨以德，非柔教所取。若乃大道之行，則哀樂云廢，復讎之禮，於焉自息矣。

是以聖人執左契，

契者，符信之物也。契而分之，以符其信，主執其左，民執其右，左右符合，其信乃明。執左契者，存立信之本也。

而不責於人。

守其左契，不以他事責人也。

故有德司契，

有德之君主契而已，契明則訟息，故無為而治也。

無德司轍。

轍，迹也。無德之君，不明約本，唯主迹過失，以無方責人；責人無方，是怨訟所由也。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自然無情，以與善為常，司契之人，是道之所與也。然則此經所明，是自然之道，可以與善，不可示惡也。

問曰：蓋聞常善救人，則善惡無棄，天道普慈，無物不育。善者已善，何須此與？惡者宜化，何為不示耶？

答曰：道教真實，言無華綺。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下士聞道，大而笑之。聞而勤行，以成其德；聞而大笑，祇增其罪。故以道與善，成人之美也；不以示惡，不成人之惡也。

（右第七十九章）

小國寡民，

謂泰平之君也，百姓雖長，撫之如幼，四海雖富，君之如貧，其國雖大，治之若小，其民雖衆，用之若寡也。

使民有什百，

什百，部曲之名也。十家為什，百人為百，使各部曲，以相總率也。

人之器而不用。

人謂農人也。使各有農人之器，而不相為用。謂在上無為，在（以下缺）

①編者按：《南齊書·顧歡傳》載顧歡上表曰：「謹刪撰老子，獻《治綱》一卷。」《隋書·經籍志》著錄顧歡撰《老子義綱》一卷，《老子義疏》一卷。《新唐志》著錄顧歡《道德

經義疏》四卷，《義疏治綱》一卷。原書約於元代亡佚。明《正統道藏》收入的《道德真經注疏》八卷，原題「吳郡徵士顧歡述」。據《道藏提要》考證，應為宋代人纂集（一說唐道士張君相編），其中摘引顧歡注佚文三十餘條。又《道藏》所收李霖編《道德真經取善集》，亦摘錄顧歡注佚文三十餘條。

又按：敦煌S.430唐抄本，殘存《老子道德經》及注文一百三十二行。首行起第七十章「吾言甚易知」句，末行止八十章「人之器而不用」句注。其注文有九條可與前《道藏》本、《取善集》引述的顧歡注佚文相對應。其中六條基本相同，二條半同半異，一條不同。故敦煌本大致可擬定為顧歡所撰，疑即其《老子義疏治綱》之殘卷。今附錄敦煌抄本原文於此，以供參考。

（王卡謹識）

（王卡整理點校）

003 道德經篇章玄頌

經名：道德經篇章玄頌。北宋宋鸞撰。二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讚頌類。

道德篇章玄頌序

新授郢州防禦判官將仕郎試大理司直兼監察御史宋鸞

伏聞淳朴之性本乎自然，機智之源生于習作。乃知結繩闡化，可行於太古之時。染素興悲，漸變於中和之氣。既揚文字，乃別賢愚。干戈起堯舜之前，尚循正道。弔伐見湯武之際，竟薄真風。其後磐石分封，剪桐錫寵，匡君有志，求霸潜功，閑思周室之衰，始自河陽之狩。

晋文為踐土之盟，天王赴會，《春秋》諱之，曰狩于河陽。周室漸微。

因有得士失士之論，昌國亡國之談，皆運巧心，竟搖辯舌。受黃金而不媿，取白璧以非難。蘇秦則佩印以榮家，張祿則強邦而刷耻，不韋立躋於顯位，李斯休歎於寒門。一時之遊說逢人，萬倍之貴榮入手。殊不知損傷顯氣，馳逐浮雲，初遊崇盛之鄉，終入危亡之域。及已獲走鹿，別有飛龍。秦祚告終，駕海之橋隳碧浪。漢皇啓運，斬蛇之劍倚青天。綿蕪既興，文物斯盛，東西南北見車書而混同，動植飛沉感生成而優泳。繇是鏡清八海，塵靜九州，詐偽之說不行，真厚之風復振。乃有楊子雲、東方朔、邴原、袁安，並星辰鍾秀，蘭茝馳芳，淫於典墳，緩其進取。蓋洞知前事，別固後圖。是知蘇秦佩印以榮家，不如楊子雲執戟而仕漢；張祿強邦而刷耻，不如東方朔割肉以韜名；不韋顯位爰躋，不如邴原常辭於厚祿；李斯寒門休歎，不如袁安靜守於衡茅。匪生虛妄之心，但賦窮通之分，用之則如珠還浦，自有輝華；捨之則似玉藏山，孰知溫潤。進

退得理，逍遙固躬，稟玄元上善之言，師《大易》隨時之義，無興躁競，有近沖和。遐想四賢流芳千古，但念燕臺罷職，渭水謀居。自揣鄙愚，敢言述作，直以仰窺聖旨，方扇真風，弘四善以靜寰區，用三寶而撫黎庶，咸歸朴素，盡去浮華。因敢強味道經，輒編巴唱，隨其篇目，詠其指歸。或一句以分吟，或全章而紀事。雖非騷雅，但慕玄虛，唯剖丹心，上塵洞鑒。

道經篇章玄頌卷上

道可道章第一

莫將常道同真道，難把常名污大名。

《道經》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無欲始能全皓素，有為終是悞聰明。

《道經》注云：人常能無欲，則可以觀道之要。要謂一心。

心源直要澄虛靜，情地偏宜糲坦平。

但且勤行須洞曉，未分清濁已萌生。

《道經》云：無名，天地之始。始者，道本也。

天下皆知章第二

增修德者遺榮貴，却與伊姜盛業同。

為善匪矜分至善，成功不伐是殊功。

《道經》注云：不敢寧居而增修德者，忘功而功存，不居而不去。

若能養素三丹靜，直到無言萬事通。

《道經》云：行不言之教。

名立身全堪羨處，扁舟難滯五湖風。

《道經》云：夫唯成功，不居其位。

范蠡功成名遂，遁跡五湖。

不尚賢章第三

為革浮華不尚賢，

《道經》云：不尚賢。

却將金玉委山泉。

《道經》注云：人主不御好珍奇，黃金棄於山，珠玉棄於泉。

功名不伐歸淳素，嗜慾皆銷合自然。

《道經》注云：不爭功名返自然。又云：除嗜慾，去煩亂。

吉士既能宗澹泊，佳人難更銜嬋娟。

《道經》注云：放鄭聲，遠佞人。

虛心實腹勤修習，

《道經》云：虛其心，實其腹。

得到無為是洞天。

道沖章第四

韜藏名譽貴全身，不把閑愁撓正真。

《道經》注云：道匿名藏譽，其用在中也。

為吏漆園明挫銳，守關函谷是同塵。

《道經》云：挫其銳。又云：同其塵。莊子為漆園吏，尹真人為函谷關令。

湛然混俗如澄水，邈矣延齡出大椿。

先象帝生保安靜，恰同琪樹鎮長春。

《道經》云：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又注云：道至今在者，以能安靜湛然，不煩勞，欲使人修身法道也。

天地不仁章第五

天地垂恩均萬物，目為芻狗似無恩。

《道經》注云：天地生萬物，人最貴。天地視之如芻草狗畜，不責望其報也。

空虛不滯生成在，情欲俱忘皓素存。

《道經》注云：天地之間空虛，弘氣流行，故萬物自生。人能除情欲，節滋味，清五藏，即神明居之。

愛氣養精宜守德，保身銷患誠多言。

《道經》云：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又注云：不如守德於中，育養精神，愛氣希言也。

因思玄默深微理，須覓修心靜者論。

《道經》注云：不死之鄉，道在於玄

谷神章第六

圓清厚載窮根本，玄牝門為不死鄉。

《道經》注云：不死之鄉，道在於玄

牝。玄，天也。於人為鼻。牝，地也。於人為口也。

猛出囂塵無得喪，靜調真氣覺舒張。

六情銷處如冰釋，五性圓時助橘芳。

《道經》注云：五性其鬼曰魂，六情其鬼曰魄。若去六情而清五性，即

了玄牝之門。煙蘿子云大如彈丸黃

如橘，出彼玉池入金室者也。

應用若存功行畢，自分岐路見虛皇。

《道經》注云：虛牝之用，綿綿微妙。

應用若存，其用無心，故不勤勞也。

天地綿長理甚微，自除矜伐是玄機。

《道經》注云：天地生物，德用甚多，

而能長久者，以其資稟於道，不自矜

其生成之功也。

外身却得遐齡固，後已翻成衆善歸。

《道經》注云：先人而後已。又云：

外身則心忘，澹泊故身存。

蠖屈沉泥韜遠勢，玉藏深岫祕通輝。

若能宗尚無私化，莫遣行心與道違。

《道經》注云：聖人無私，而已自厚，

故能成其私也。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無如水性柔，

《道經》云：上善若水。

難將夷嶮礙清流。偶穿積靄離幽壑，

豈爲垂楊向御溝。利濟既能均萬物，

環迴終不滯孤舟。

《道經》云：水善利萬物。

方圓用智修行處，全勝秦皇駕海求。

《道經》注云：於事善能因任，亦如

水之性，方圓隨器，不滯於物。

持而盈之章第九

虛白爲心最忌盈，莫因高貴變常情。

《道經》注云：盈，滿也。已，止也。

持滿必傾，不如止也。又經云：富

貴而驕，自遺其咎耳。

孫弘延納全身祿，吳芮兢持後嗣榮。

公孫弘開閣延賓，敦尚謙遜，終得富

貴。長沙王吳芮因梅鋗有功而受

封，故兢持榮祿，相傳子孫也。

祇見乘軒紫萬慮，寧知欹枕夢三清。

范蠡張良雖乘軒冕，豈忘於道。

泛湖絕粒皆能退，無玷奇功顯盛名。

范蠡泛湖，張良絕粒。

載營魄章第十

抱一歸身莫暫離。

《道經》云：抱一能無離乎？

愛民興國要無爲。

《道經》注云：愛養萬人，臨治國政，

能無爲乎？當自化矣。

三魂安靜還增壽，四達分明却不知。

《道經》注云：魂靜道氣不亂，魂安

得壽延年。又經云：明白四達，能

無知乎？

專守精神全浩氣，若生分別失嬰兒。

《道經》注云：專一沖氣，使致柔和，

能如嬰兒，無兩分別之也。

功成不宰彰玄德，始是孫謀萬代基。

《道經》注云：道長養萬物，長大不

宰割，以爲器用。又云：既不爲主

宰，人君能如此者，謂深玄之德也。

三十輻章第十一

空虛一轂同玄理，三十輻湊功用深。

《道經》注云：古者車三十輻，法月

數也。共一轂者，轂，有孔，衆輻湊

之。治身者當除情去欲，使五藏空

虛，神乃歸之。治國者貴能總衆共

扶強也。明證其理。

埏埴顯就器能受，戶牖俱明道可尋。

《道經》注云：埏埴者，和土為飲食之器。又云器中空虛，故得有所受盛。又云：戶牖空虛，人得以觀出入，並比沖用之方。

不染是非潛養素，暗嗟貪欲靜調琴。一心無用衆心服，始是逍遙出世心。

《道經》注云：虛無制有形。

五色章第十二

如能賤目六情銷，為腹常應氣馬調。

《道經》云：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為腹則去六情，賤目則無妄視也。

口爽直緣耽玉膳。

《道經》云：五味令人口爽。爽，妄也。嗜於五味，則口妄言，失於道。

心狂還似騁金鑣。

《道經》云：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又云：馳騁世務，耽著有為，如彼田獵，唯求煞獲，自以心闕逐境奔馳，靜而思之，是發狂病。

出塵好繼聞天鶴，溺俗須驚截道鷗。捨欲全真宗澹泊，不居巖谷自逍遙。

寵辱若驚章第十三

老君垂誠甚分明，寵辱來時盡可驚。

《道經》云：寵辱若驚。

無玷何妨居下位，有勳須更讓殊榮。

干湯負鼎匡明主，遁越扁舟惜令名。

伊尹負鼎干湯，蓋弘利濟。范蠡扁舟遁越，永保功名。

能默世塵弘利濟，功成身退保前程。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希夷微竟同為一。

《道經》云：希夷微，此三者混而為一也。

運動繩繩不可名，休把玄黃憑有色，莫將音律比無聲。

《道經》注云：繩繩者，動行無窮極。

不可名者，非一色也，不可以青黃赤

白黑別之。非一聲也，不可以宮商

角徵羽聽之。非一形也，不可以長

短大小度之。

除情去欲真風集，執古同今至化清。

《道經》注云：執古無為之道，以御

今有為之事，則還返淳朴。

弘道不曾分暎昧，周通上下自光明。

《道經》云：其上不暎，其下不昧。

又注云：在上者必明，在下者必昧。

唯道於上非上，在上亦不明，於下非

下，在下亦不昧。

古之善為士者章第十五

古之善士守玄通，

《道經》注云：玄，天也。言其志節

玄妙，能與天通。

道德弘深不可窮。

《道經》云：道德深遠，不可識知。

內視若盲，返聽若聾，能知其長。

豫若川行真性在，

《道經》云：豫若冬涉川。又注云：

豫，閑豫也。善士於代間法如涉冬

川，衆人貪著，故畏懼。今我不染，

故閑豫也。

渙然冰釋俗塵空。

《道經》云：渙若冰將釋。又注云：

渙者解散，釋者消亡，除情去欲，日

似空虛，有若春冰之將釋。

徐清既得無人識，

《道經》注云：水濁則止而靜之，徐

徐乃自清。

比濁還能與衆同。

《道經》注云：渾者守本真，濁者不照鑒也。與衆合同不自尊。

保志不盈祛執滯，守其弊薄暗成功。

《道經》注云：保此徐徐生長之道，不欲奢大盈滿。又云：當須無所執滯，若執清求生，是謂盈滿，將失此道。又云：夫唯不盈滿之人能守其弊，不為新成。能弊者匿光榮，新成者貴功名。

致虛極章第十六

能清襟素臻虛極，

《道經》注云：得道之人，損情去欲，五內清靜，至此虛極。

靜篤弘持出世塵。

《道經》注云：守清靜，行厚篤。

萬物更生明指諭，一身甘老自因循。

《道經》注云：萬物無不枯，各復返其根，而更生也。

心如空谷含容廣，

《道經》注云：知守真常則心境虛靜，如彼空谷無不含容也。

德合中天覆載均。

《道經》注云：德與天通，則與道合同也。

道乃久長延福祚，

《道經》注云：與道合同，乃能長久。

永无危殆顯修真。

《道經》注云：同天行道則終歿其身，長无危殆之事也。

太上章第十七

治化須同太古時，照臨如日朗无私。

《道經》注云：太上謂太古无名號之君。下知有之者，下知上有君而不見事朴淳。

功成事遂世方靜，鑿井耕田人不知。

《道經》注云：功成而不執，事遂而無為，百姓日用而不知，謂我自然而成遂，則太上下不知也。

遠體朴淳恢正道，察常畏侮保宏規。

《道經》注云：德又下衰，君多弊政，人不堪命，則驅以刑罰畏之，懷情相欺，明不能察，故侮之。

若能君信長均足，豈到臣察有面欺。

《道經》云：信不足有不信。又注云：君之信不足，故令下有不信之

人。

大道廢章第十八

不宗大道分仁義。

《道經》云：大道廢，有仁義。

緣失家肥別孝慈。

《道經》云：六親不和，有孝慈。

馭索未能忘有作。

人君治政，如朽索馭六馬。

結繩方得合無為。

上古用結繩之政。

才高八斗時情偽。

《道經》云：智慧出，有大偽。

忠殉三良國祚衰。

《道經》云：國家昏亂有忠臣。秦穆公以三良殉葬也。

直到衆星皆斂耀，日華還普照天涯。

《道經》注云：大道之時，仁義沒，孝慈滅，猶日盛明，衆星失光。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聖智俱捐浩氣清，

《道經》云：絕聖棄智。

修身何處用聰明。守玄出俗師莊叟。

莊子逍遙任性，絕聖棄智，全真法

道，著《南華真經》行於世。

背道矜文笑禰衡。

禰衡字正平，自恃才謀，常多踞傲。

曳尾汎龜終遂性，不才山木保長生。

塗中靈龜，曳尾全性，山木發地，不

才保生。

少私寡欲還淳素。

《道經》云：少私寡欲。

祇向丹臺是玉京。

丹臺，心也。苟積功行，玉京蓬山自

心而見矣。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若能絕學即無憂。

《道經》云：絕學無憂。

善惡萌心亦自由。

《道經》云：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以諭俗絕學即無憂，不絕則生患。

察察興謀何日靜。

《道經》云：俗人察察，立其法制。

熙熙多欲幾時休。

《道經》云：衆人熙熙。熙熙，淫樂

多情欲也。

情田靜默尋常樂。

《道經》注云：容貌忽然若昏昧，而心寂兮絕於俗學。

智水環迴分外愁。

《道經》云：俗人昭昭。矜巧智。

明示鄙頑潛了悟。

《道經》云：而我獨頑似鄙。又云：

頑者無分別，鄙者陋不足。而心實

了悟，外若不足。

却勝駕海訪瀛洲。

秦皇欲駕海求瀛洲，却涉虛妄，豈能

入道也。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垢濁能容是至人，卑謙和衆內修真。

《道經》注云：有大德之人，無所不

容，能受垢濁，處卑謙也。

雖開青眼向時態，潛固丹心出世塵。

《道經》注云：大德之人，不隨時俗，

所從於道也。

恍惚無形成物象。

《道經》注云：道唯恍惚無形，其中

獨為萬物作法象。

窈冥難狀寶精神。

《道經》注云：道唯窈冥無形，其中

有精，實神明相居，陰陽交會。

須知至道休天在，如秀莊椿碧洞春。

《道經》注云：從古至今，道常在不

去。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己修身即自全。

《道經》注云：曲己從衆，不自專則

全。

財多成惑誠通賢。

《道經》注云：財多者惑於守身。

機深始借張良筋，功就終搖范蠡船。

《道經》云：不自伐，故有功。

能絕是非寧銜美。

《道經》注云：聖人不自以為是而非

人，故能彰顯於世矣。

不辭窪枉豈爭先。

《道經》注云：枉己以伸人。又云：

地窪下，水流之；人謙下，德歸之。

如宗弊薄修陰德，瓊樹瑤臺在眼前。

《道經》注云：人能長守弊薄，不自

矜銜，則人推其長。夫如是，則瓊樹

瑤臺之遊，自心而去矣，非假外求

也。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若解希言道德同，

《道經》注云：希言者，忘言也。不云忘言而云希者，明自言以詮道，不可都忘。悟道則言忘，故云希爾。若能因言悟道，不滯於言則合自然矣。

深嗟失者昧玄功。

《道經》云：失者同於失。謂任己失人。

縈纏世網猿縻鎖，了悟天機鶴出籠。

《道經》注云：執言滯教，無由了悟。又注云：體道者悟道，忘言即同於道。

竟夕未聞延暴雨，終朝長不盛飄風。

《道經》云：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蓋言暴不能久。

能嫌用壯持安靜，心比無雲月在空。

《道經》注云：人為事當如道安靜，亦不當如飄風疾雨也。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自賞光容露俊才，祇知揚己運梯媒。

《道經》注云：人自見於形容以為

好，自見所行為應道，殊不自知形之醜，操行鄙，露才揚己，動而見尤，故不明也。

如能昧跡見真性，若惡貪名遠禍胎。

《道經》注云：貪權慕名，進趨功榮，則不可久立身行道也。

須怯是非成怨府，

《道經》注云：是己非人，乃為怨府。

堪防矜伐清靈臺。

《道經》云：自矜者不長。靈臺，心也。

莫教害物人還畏，免到巢由去不迴。

《道經》注云：若自是自矜之人在位，動欲傷害，故物無有不畏惡之，乃有道之人不居其國。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蓬瀛難去海濤深，徐福狂疏妄擬尋，四大須知恢世法，

《道經》云：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蓋法地則天。

三天非遠繫人心。

《道經》注云：妙用無方，強名不得，故自大而求之，則逝而往矣，自往而

求之，則遠不及矣。若能了悟，則返在於身心而證之。

秦皇用壯空尋藥，漢武勞神枉鍊金。

要識真源安靜理，拂衣高謝入煙岑。

《道經》注云：人當法地，安靜和柔。要窮安靜之理，非絕俗遁跡之人莫能參預。

重為輕根章第二十六

道同輜重莫離身，持躁明知靜是君。

《道經》注云：輜，車也。重者，兩載之物也。輕躁者貴重靜，亦由行者之守輜重。故失輜重則遭凍餒，好輕躁者則生禍亂。《道經》云靜為躁君。

多欲衆人愁似織，少私高士跡如雲。

漢文儉素延宗社，殷紂荒淫污典墳。

《道經》注云：官闕，妃后所居，超然遠避而不處。漢文帝儉素，慎夫人衣不曳地。殷紂惑妲己之容，恣於淫蕩。

須到無心齊萬物，不驚江上白鷗群。

無心於物，物自歸之。古有人入島，無機，鷗不驚去。及有心取鷗，鷗飛

不下。

善行章第二十七

了悟玄機不下堂，須知心是白雲鄉。

《道經》注云：善行道者，不下堂，不出門，於諸法中體了真性。

燒金鍊藥世皆惑，涉水登山人自忙。

不下堂，可了玄機。堪嗟昧理之人，烹鍊五石，周流四海，何契於道。

五善若能韜密用，三天必得見虛皇。

《道經》云：善行者無轍跡，善言者無瑕譏，善計者不用籌筭，善閉者無關鍵，善結者無繩約。是謂五善也。

枉教漢武勞宸宸，風入茂陵搖夕陽。

漢武帝雖有慕仙之志，且無出俗之心，費寶玉以妄求，想蓬瀛而不到。豈知心若了悟，不假外尋，竟為李少翁、樂大所惑，終成虛妄。茂陵則武帝所葬之陵也。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雄雖易守雌難，

《道經》云：知其雄，守其雌。得似嬰兒浩氣安。

《道經》云：復歸於嬰兒。

若悟昭明勞萬慮，爭如暗昧靜三丹。

《道經》注云：人自知昭明，當復守之以暗昧，而無所見。

不辭污濁潛丁鶴，須怯光榮陟漢壇。

《道經》注云：知己之有榮貴，當復守之以污濁。

治國治身弘大制，積功成日自驂鸞。

《道經》注云：聖人用之，則以大道制御天下，無所傷割。治身則以大道制御情欲，不害精神。

將欲取天下章第二十九

神器來歸去有為，

《道經》注云：欲以有為治民也。

聖人因築太平基。始能無執終難失，

《道經》云：執者失之。

若惡恃強還不贏。

《道經》注云：有所強大，必有羸弱。

漢帝宮闈嫌綺繡，

漢文帝儉素，慎夫人衣不曳地。

堯君堦砌惜茅茨。登臨大寶何兢畏，

言出如綸萬國隨。

《道經》注云：上所行，下必隨之。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二八賢臣輔相時，不窮兵勢惡危機。

《道經》云：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於天下也。

田疇先廢宜關慮，

《道經》云：師之所處，荆棘生焉。農事廢，田不修也。

勝負未知須慎微。

《道經》注云：勝負之數，未可量也。去伐無驕三令肅，安民和衆四方歸。

《道經》注云：善輔相者，果於止敵。

蓋在安民和衆，必不敢求勝取強。

雖果於止敵，不為寇，慎勿矜功伐取，以自驕盈，驕則敗亡，故為深誠。

謀深止敵裨元首，何必推功耀鐵衣。

夫佳兵者章第三十一

用武爭如靜勝謨，

《道經》云：夫佳兵者，不祥之器。

陶唐明德握靈無。義高隱逸淳風遠，

儉惜茅茨瑞氣敷。

堯讓天下於許由。

銷劍戟時恢帝道，垂衣裳處闡皇圖。

望夷宮禍秦無祀，空築長城匝海隅。

唐堯闡化，弘清靜之風。不佳兵以定四方，唯垂衣而臨萬彙，蒼生受福，鴻業益昌。堦不翦於茅茨，器盡銷於劍戟，萬古為則，豈不休哉？秦始皇背道任智，平一寰區，志不滿而禍胎萌生，讖忽聞而長城遂築。殊不知嗣傳胡亥，政委趙高，劉項起於山東，章邯敗於河北。趙高懼罪，遂弑胡亥於望夷宮。悲夫。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朴小雖知孰敢臣？

《道經》云：朴雖小，天下不敢臣也。

侯王守一撫烝民。

《道經》注云：侯王若能守一精道，

無為而化，則萬物將自賓伏。

德彰有道川歸海，

《道經》注云：譬道之在天下與人相

應和，如川谷之與江海相流通。

政演無為物自賓。

《道經》云：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

自賓。

澹蕩薰風分煦嫗，涵濡甘露顯平均。

《道經》注云：侯王若能抱守精一，

則天成地平，交泰致和，故乃致甘露之降，蕭蘭俱澤，不煩教令而自均平。取譬侯王稱物平施，薰風之化。

如何認得羲軒化，日月貞明萬國春。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能分善惡方為智，

《道經》注云：能知人好惡為智。

自別賢愚始是明。

《道經》注云：人能自知賢不肖，是

為返聽無聲，內視無形為明。

銜己勝人因勢盛，除情去欲見心清。

《道經》注云：能勝人者，不過以威

力。又注云：人能自勝，除去情欲，

則天下無有與己爭者，故為強。

袁安知足貧勝富，踈廣忘機退愈榮。

《道經》注云：知足者富。又注云：

人能強力行善，則有志於道，道亦有

志於人也。

密用成功應不識，休天長在福群生。

《道經》注云：人能自節，養不失其

所，受天之積氣，則可以長久也。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廣被生成均萬物，

《道經》注云：萬物皆得道而生。莫將繩墨世機同。來歸造化不為主，

《道經》云：萬物歸之，而不為主也。

直到蕃昌匪恃功。

《道經》注云：萬物恃賴沖用而生

化，而道不辭以為勞，功用備成，不

名己有。

匿德藏名忘滿大，

《道經》注云：聖人法道，匿德藏名，

不為滿大。

檢身宗道致穹崇。

《道經》注云：是以聖人法道忘功，

終不自為光大，故能成光大之業。

有虞演政調琴後，草木咸蘇煦嫗風。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人歸至道比朝宗，德契垂衣演大功。

《道經》云：執大象，天下往。

象外觀時非彩繪，

《道經》云：視之不見。又注云：無

形非若五色，有青黃赤白黑可得見。

世間開處是絃桐。

《道經》云：聽之不足聞。又注云：

道非若五音，有宮商角徵羽可得而

聞。

潛將夢寐通三島，不降恩榮向六宮。

國富民昌成寶祚，用之無既蕩淳風。

《道經》注云：用道治國則國富民

昌，治身則壽延長，故無有盡時。又

注云：以道鎮靜，初無言教，故視之

不足見，聽之不足聞。而淳風大行，

萬物殺阜。歲計有餘，故用不可既。

將欲歛之章第三十六

先極貪心要息心，微明垂教理還深。

《道經》注云：故將歛斂衆生情欲，

則先開張極其侈心，令自困於愛欲，

則當歛然。

須知柔弱無人競，直勝剛強有患侵。

《道經》云：柔弱勝剛強。

名遂留侯能絕粒，

漢留侯絕粒，從赤松子遊。

功成越相鑄黃金。

越相范蠡功成遁去，後越王思之，金

鑄其形，晨入朝之。

行權制物昌鴻業，美溢青編萬古尋。

《道經》注云：巽順可以行權，行權

則能制物。

道常無為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為無不為，

《道經》云：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也。

侯王師法衆心移。

《道經》注云：萬物已化，效於已復，

欲作巧偽者，侯王將身鎮撫以道德

也。

神州先廣朴淳後，下國盡同清靜時。

《道經》注云：侯王若能守道無為，

則萬物自化，君之無為淳朴矣。

雨露報功清德水，茅茨彰儉秀靈芝。

侯王若演無為之化，天必降河清芝

秀之瑞也。

寰區自正恢皇化，

《道經》注云：如能無為，天下將自

正。正，安定也。

高築興隆萬代基。

道經篇章玄頌卷上

德經篇章玄頌卷下

新授郢州防禦判官將仕郎試

大理司直兼監察御史宋鸞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須知上德寧求報，求報還嫌量有涯。

《德經》注云：上德之人施不求報，

下德之人施必望報。

應道持心常處厚，

《德經》注云：應道之君有非常拯拔

生靈之功，功行圓備，感化潛通，是

能處道德之淳厚，不處禮義之華薄。

無為弘志不居華。

《德經》注云：有為者，道之薄。禮

義者，德之華。故聖人處無為之事，

居其厚，不處其薄矣。退禮義之行，

去其華，自居其實矣。

三皇淳朴真堪慕，六國澆醜未足誇。

《德經》注云：論禮於淳朴之代，非

狂則勃。忘禮於澆醜之日，非愚則

誣。若能解而更張者，當退禮而行

義，退義而行仁，退仁而行德，忘德

而合道。人返淳朴，則上德之無所為。

治國陰功最大，却勝金鼎鍊丹砂。

羲皇畫卦以興文，軒后懸鏡以靜亂。陶堯垂衣，虞舜舞羽，大禹治水，成湯開網，咸有治世大功，致生民於仁壽之域。豈鍊丹獨善，可齊其道德乎。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侯王得一撫寰瀛，

《德經》注云：侯王得一，為天下正也。

法道精靈萬物生。

《德經》注云：萬物法道精靈，故能生成而不滅。

顯諭無與忘大號，因徵不穀自為名。

《德經》注云：輿者，車之別名。全而言之，即謂之輿，散謂數之，乃輪轅轄輻，其名各異，則無輿矣。亦如王侯自謂孤寡不穀，散其尊大之名，歸於以賤為本。是謂深得謙沖之道。

高天虛靜群星朗，

《德經》注云：天法道之清虛，故能

尊高，不為萬物污濁。

厚地安寧九野平。

《德經》注云：地法道之柔順，故能安寧，久載萬類而不傾動也。

功想軒皇弘濟活，緱山輕舉獨修行。

軒皇平蚩尤之難，濟活萬彙，蒼生受福，永播盛美。王子晉雖吹笙感鳳，度世乘龍，獨善其身，顧塵埃而不染，垂恩及物，實拯拔而無施。

返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君扣玄關莫倦勞，出塵靈跡顯松喬。

赤松子、王喬，並前古得道度世之人。

安寧地軸生成廣，運動天機氣序調。

《德經》注云：譬如天之剛健，晝夜運動日月，四氣往返周行，常不休息。以論修道之人，若能清心，運動身中之氣，日夜往返，常不休息，亦同天長。又注云：天地之物，乃萬物也。有即道也。道能生成萬物，是知天地之物生於有也。言萬物若得天地元和剛柔動用之道，則當長生速化。故云天地之物生於有，有

生於無也。

賢相謀猷方濟治，

《德經》注云：行權者貴返於實，用有者必資於無。若能兩忘權實，雙泯有無，即輔相濟治之理也。

至人修習正逍遙。

修身之人黜去聰明，韜光修習，潛樂逍遙，固不知輔相匡濟之道。

治身治國陰功足，自有途程絳闕朝。

若治身全氣，治國成功，必繼赤松王喬，同朝絳闕。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中下士皆聞道，取捨萌心即不同。

刻志勤行分了悟，迷心大笑是愚蒙。

《德經》注云：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也。

進如舉步臨深谷，

《德經》注云：進道若退也。

明似浮雲映遠空。

《德經》注云：明於道者，蒙昧其跡，以養於正，乃聖功也。

修德若偷功行足，姓名潛紀玉皇宮。

《德經》注云：德行內修，外若偷竊，不欲人知，立功而不銜也。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教人柔弱貴身全，

《德經》注云：人君所欲教人者，當以柔弱謙虛之義教之也。

須信強梁失自然。

《德經》云：強梁者不得其死也。

損志持謙高德嶽，

《德經》注云：王侯能以孤寡為名，卑以自牧，豈非損之而益乎？

益情多欲亂心田。

《德經》注云：愚者貪冒以求進，財復苟得，豈非益之而損乎？

月懸秋色澄千里，江沸濤聲動百川。

越相芳塵輕世事，清風明月五湖船。

范蠡辭榮遁越，遂性五湖，可謂道符

先覺也。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至柔馳騁至堅時，

《德經》注云：天下至柔者，正性也。

若馳騁世務，染雜塵境，情欲充塞，

則為天下至堅，是時至柔馳騁至堅

之間，即顯彰至堅不及至柔之性。塵境難迷獨守夷。

《德經》注云：無有者不染塵境，令心中一無所有，獨守希夷清靜，妙體混成，一無間阻，不為可欲所亂也。

須信不言非杜口，

《德經》注云：所謂不言非關杜口，在理既即有即無，在教亦即言即默。

亦如言滿天下，無口過之教也。

始明有益自無為。

《德經》注云：吾是知無之有益。

霜前唳鶴聞天韻，雪際貞松出俗姿。

《德經》注云：吾身心清靜，則能合道。

身靜心清忘嗜欲，玉京存想是前期。

若能宗道，必見玉京之歧路也。

名與身孰親章第四十四

最痛多藏必厚亡，

《德經》云：多藏必厚亡。

若能知止即賢良。

《德經》注云：知止不殆。

貪名觸患身如喪，潤屋豐財事可傷。

《德經》注云：徇貨者將以求財，財

得身亡，身貨孰多？故令擲玉毀珠以全其和也。嗟乎，苟貪財身喪，縱積玉于家，又何貴乎？

風過未央搖茂草，

未央宮，蕭何所修，千門萬戶，為天下壯麗。今則鞠為茂草，基址空存，睹此廢興，足誠貪欲。

水流金谷帶斜陽。

金谷園，昔之貴盛，備載簡書。今則野水穿流，倏為廢塢，斜陽一照，能不悲乎？

不悲乎？

全真法道心無欲，應笑隋侯寶夜光。

《德經》注云：名者實之賓，而代人徇名以亡身。欲令去功而全其真也。

也。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躁靜不關懷抱者，須弘齊物出塵心。

《德經》云：躁勝寒，靜勝熱。又注

云：唯有清靜無為之人，心安志定，

方能躁勝不寒，靜勝不熱，泯其躁

靜，乃為天下正。

直思汲黯無人繼，

《德經》注云：大直若屈。汲黯，漢

之真素亮直之臣，發論匡正，無避忌諱，孰能繼之，辯想蘇秦有患侵。

《德經》云：大辯若訥。蘇秦，六國遊說之士。興智巧，尚浮偽，後至齊國遇刺客而殞，徒愛佩六國印，且懼一朝禍，矜辯任智，可不畏乎？

白玉潔身如玷缺，

《德經》注云：學行大成，常如玷缺也。

清江同志昧深沉。

《德經》注云：沖虛其懷，乃持滿之道。滿而不溢，則長守富貴，用不窮矣。

唐虞退讓英風遠，信史編芳好重尋。

《德經》注云：人君政化大成，而更謙虛退讓，若有虧缺。日新其德，用之不弊矣。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梁冀無才恃禁闈，不能知足贊成規。

《德經》云：禍莫大於不知足。今以梁冀為論，且無才恃寵，可謂不知足矣。

方當炎漢顛危日，獨盛朱門跋扈時。後漢桓帝之時，國祚凌夷，人方澆薄。梁冀處貴極之位，而不能匡君以忠，律己以儉，乃更一門驕貴，成跋扈之臣，福過災生，成滅身之禍。悲夫。

孫壽正迷矜綺繡，

孫壽，梁冀之妻。迷蕩正性，耽惑美容。

張綱徒耻問狐狸。

漢發八使，以探天下風俗。張綱埋輪不發，云：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梁冀之罪。

禍盈覆餗殲三族，事污青編萬古悲。

桓帝以梁冀奢僭罪深，遂令單超等圍其宅，誅之。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不勞窺牖見天道，

《德經》云：不窺牖，見天道也。

內鑒身明象外心。

《德經》注云：聖人不出戶知天下者，以己身知人，以己家知人家。秦漢戰爭矜妙略，唐虞清靜朗宸襟。

《德經》注云：人君清靜，天氣自正，多欲則煩濁。

九疇書出波瀾闊，萬歲聲高洞壑深。人君若能法道清靜，必至河出九疇，山呼萬歲。

六國澆醜徒歃血，漫為盟誓互相侵。

嗟乎，六國之王不尚清靜之化，但弘機智之風，徒成歃血之盟，互有相侵之志也。

為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負笈尋師貴藝成，詞鋒將淬敵青萍。格高自稟江山秀，才瞻何關筆硯靈。莫見愛吟矜白雪，豈知耽學聚飛螢。若能日損無情欲，方悟有為勞我形。

《德經》云：為學日益，為道日損。又注云：為學者日益見聞，為道者日損功行。益見聞為修學之漸，損功行為悟道之門。故因益積功，功忘而體道，可不休哉。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出震無常心，
《德經》云：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也。

應物推恩煦嫗深。

《德經》注云：聖人之心，物感而應。應在於感，故無常心。

存撫嬰孩分帝德，

《德經》注云：聖人念彼蒼生，猶如慈母。故凡視百姓，皆如嬰孩。

指明善信顯君臨。

《德經》注云：欲善信者，吾因善信之。不善信者，吾亦善信教之，令百姓感吾德而善信。

喜聞藥石還宗道，惡見笙竽恐嗜音。

《德經》注云：聖人廣大，包荒納污，法道象天，自行善信，皆感德潛化，暗合無為之功。人君若納諫去惑，自成善信。

萬國悅隨歸洞鑒，靜如明月朗宸襟。

《德經》注云：百姓皆注耳目。又注云：緬被百姓，化聖德為善，故傾耳目觀聖人也。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達識迷根共一途，

《德經》注云：了悟則出生，執迷則入死也。

若論清濁理還殊。積功累德沖青漢，溺俗貪名歎白鬚。能想蓬瀛分了悟，不嫌情欲認凡愚。緱山略住雲頭處，應笑紅塵蔽九衢。

王子晉得道緱山，乘彼白雲，舉袂謝時人而去。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萬類皆因道始生，

《德經》注云：道始生者，一也。一生陰與陽，陰陽生萬類，是知衆類非道不生也。

聖人弘德法圓清。

《德經》注云：天之於萬物也，生則不有，為則不恃，長則不宰，任其自然，是謂天之德也。亦同人君治世矣。

無為闡化寰區靜，

《德經》云：道德本無為，豈有情於尊貴。但萬物自當尊貴之，是明自然之爵命。

不宰推功日月明。

《德經》云：長而不宰。雨露恩深蘇草木，絲綸言出福黎甞。

《德經》注云：道之於萬物，非但生畜之而已。乃復長育成熟，養之覆之，全其性命。人君若能法此，治國治身，當符道尊德貴之位，亦同天然爵命，而自歸之。

直緣被物皇風遠，四海傾心自太平。

《德經》注云：道德之尊，非假爵命。但生成之功被物，而常自然貴爾。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密用修行挫六根，

《德經》注云：不縱六根，自無禍患。竟無危殆保終身。

《德經》注云：若開張六根，矜其視聽以濟其愛悅之事，則常有禍患，故終身不救。若挫其六根，則終身必無危殆之事。

能嫌口爽熊蹯美，須怯心迷鳳髻新。

《德經》注云：口在人身，為患最大，是非生焉，滋味攻焉。又云：眼耳鼻之門，若不為嗜欲所牽，則終身無勤勞之患。熊蹯，味之珍者，所宜戒之。

鍊氣永應塵不染，

《德經》注云：常守沖和妙氣，不令離散，則修治其身，長無危殆之事。守柔長與道相親。

《德經》云：守柔曰強。

問他溫樹無言對，

漢孔光處之崇貴，有人問溫室前樹，終無言答之。蓋慎密，不洩禁中事。

方見韜光吉善人。

《德經》注云：慎言節食，鍊氣韜光。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須信無為道甚夷，莫由邪徑失宏規。

《德經》云：道甚夷，而人好徑。注云：夷，平也。徑，邪道也。言非無為之道不平，而自入有為之邪徑。

夫小徑險而難，大道安而易也。

閑思峻宇雕墻事，爭似卑宮菲食時。

《德經》注云：崇其宮殿，飾其廊宇，則百工並作，田畝焉得不荒？田既

蕪，倉廩焉得不虛也？

文德若修，播木鐸，武功還偃，卧征旗。

《德經》注云：文德不修，尚武備，即全失無為之化。

如能治國常居大，似日高明照海涯。

《德經》注云：聖人之道，其明如日，不在天則無以照六合。聖人不居大，則無以濟天下。

善建者不拔章第五十四

鴻基不拔同天在，

《德經》注云：善以道德立身立國，不可引而拔之。

匪輟蒸嘗社稷延。

《德經》云：子孫祭祀不輟。蓋社稷延洪不絕。

君信臣忠豐至德，

《德經》注云：修道於國，則君信臣忠，仁義自生。

重尊矜幼顯通賢。

《德經》注云：修道於鄉，尊重長老，愛養幼少，教誨愚鄙，其德最長，為不可及也。

水還滄海垂衣日，琴引薰風煦物年。

《德經》注云：修道之國，觀不修道之國，故可以唐虞之德，鑒桀紂之罪，必能致理康時也。

法道無為臨大寶，碧空長有壽星懸。

若能法道清靜，以臨大寶，必有壽星

之瑞。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含德全真同赤子，

《德經》注云：至人含懷道德之厚者，其行比於赤子也。

始教三毒潰淳和。

《德經》云：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注云：含德淳厚之人，萬慮不干於心神，可以比赤子者，淳和全於外，至德懷於內。以毒蟲喻嗔，猛獸喻癡，攫鳥喻貪。絕此三毒，故不為其所傷。

張良絕粒遺軒冕，許邁修身隱薜蘿。

漢張良絕粒，從赤松子遊。晉許邁修道，周遊山水之勝境，不遠萬里。

了悟真常宗道少，縈貪爵祿益生多。

《德經》注云：人能知和氣柔弱有益於人，則為深知道德真常之用。又云：衆人以爭競爵祿，榮達日增，不知守常而求道，益生過分，動之死地。

莫矜物壯強梁志，衰老相隨事若何。

《德經》注云：物壯極則衰老，故戒

莫矜物壯強梁志，衰老相隨事若何。

《德經》注云：物壯極則衰老，故戒

之矜壯。恃強之人，是謂不合於道也。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緣了悟，碧鷄強辯豈能知。

《德經》注云：道無形象，蓋非言說所及，唯證悟者知之。

親疏匪得垂雲鶴，

《德經》注云：玄同無私，故不可得而親。又注云：泛然和衆，故不可得而疏。

利害難侵曳尾龜。

《德經》云：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也。

箕岫堅辭神器處，桐江還應客星時。

《德經》注云：體道自然，故不可得而貴。許由隱於箕山，堯讓天下於由，堅辭不受。嚴陵與漢光武有舊，素不樂客星之貴，却還釣渚之時，蓋不可得而貴。

消除愛染清襟素，

《德經》注云：既無愛染，則嗜欲之門閉矣。

道德尊高出世姿。

《德經》注云：既不可得親疏，又不可得利害。不可得貴，不可得賤，是為天下貴，道德自更尊高也。

以政理國章第五十七

垂衣治國固无事，

《德經》云：以無事取天下。

哲后忘情化自清。

《德經》注云：聖人之道，嗜欲不干於心，則奢溢綺靡之物安所用之？以此化人，自朴淳矣。

去盜不因刑網密，

《德經》云：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也。

安時須是賦輿輕。

《德經》云：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注云：謂禁令多端，山澤所資有無，皆禁止之，悉加繁稅，而焉得不至彌貧也。

淳如堯酒皇風遠，

《德經》注云：政教无為寬大，則民應之淳朴也。

静似吳江素月明。

《德經》云：我好静而民自正。

何必使民成缺缺，萬機寬大慰蒼生。

《德經》云：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又注云：若政寬大，則人淳然朴素也。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禍福同途分倚伏，

《德經》云：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也。

聖人明德内含光。

《德經》云：光而不耀。又注云：聖人雖有獨見之明，常自晦昧，不以耀亂於人。

山棲一旅翻強盛，臺築九層俄敗亡。

越王為吳王所敗，勢窮，以餘兵棲於會稽山，用范蠡計釋越而還。吳王既勝越，築九層之臺，悅西施之貌，沉伍員之屍，會趙鞅之盟，仁德不修，尋為越報仇。一旦敗亡，俄成丘墟也。

謫去長沙甘退跡，

漢賈誼，文帝叙用，為絳灌所不容，出為長沙王傅。

詔歸宣室出殊鄉。

後文帝徵誼於長沙，對於宣室。

因尋鵠賦深微理，天地爲鑪不可量。

賈誼初謫長沙之時，以失志之際，湘中地多卑濕，方有疑懼，而有鵠集舍。鵠乃南中怪鳥，人皆深忌。誼以勢窮道塞，遂製《鵠賦》，定以生死之分，達於窮通之理。賦中有天地爲鑪之句。蓋欲明委心於天，莫測倚伏之理。後果出殊邦，却還丹闕也。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世莫如宗嗇愛，

《德經》注云：治人事天莫若嗇。注云：嗇，愛也。人君將欲治人事天，莫若愛費，使倉廩實，人知禮節，三時不害，則天降之嘉祥。

德弘卑服保皇居。

《德經》注云：聖主賢臣，常以卑服，悉從嗇愛之道也。

惜狐裘處身无玷，

《德經》注云：晏子狐裘三十年，此明賢臣嗇愛之道。

罷露臺時儉有餘。

漢文帝儉德，聞築露臺，帝曰：可比

十家之產。尋令罷之。

損己敷恩人景附，

《德經》注云：聖人損己有餘，以奉人之不足也。

窮奢黜武國空虛。

漢武帝恃四海一家，兵力强富，遂窮軍勢於雲中，繼訪神仙於海上，帑藏空虛，生民疲瘵也。

深根固蒂長生理，

《德經》注云：嗇愛克己之行，以成治人事天之德。帝王流而行之，非惟深根固蒂以有其國，亦乃長生久視，乘彼白雲，至于帝鄉。黃帝其人

也。

不假文成自獻書。

漢武之時，有李少翁自上書言有神仙之術。遂拜文成將軍。後以飭書於牛腹，詐令剖出，驗其偽跡，因乃誅之矣。

治大國章第六十

道蒞寰區絕妄求，鬼神無害服皇猷。

《德經》注云：以道蒞天下，不求無妄之福。故鬼无以見其神明。

秦矜虎視隳三輔，禹鑿龍門護九州。

《德經》注云：《周書》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所謂聖人至治之德，莫急於拯救生靈。明德之馨香感動神明天地，非惟富壽不極，抑亦景祚無疆。秦虎視關東，不修文德，終為劉項所滅。禹鑿龍門，導百川歸海，活九州生民，可謂契拯救之旨。

月助鳴琴調永夜，雨籠圓沼湛高秋。

《德經》注云：此章立意，當以至治靜正為宗。今以琴諭守正，秋諭澄靜，取事證理。

化成兩不相傷後，自有卿雲瑞氣浮。

《德經》注云：非其神不傷民，聖人亦不傷民也。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東溟善下百川歸，

《德經》注云：大海卑下，百川自歸。大國謙下，萬邦自附。

柔靜心持出世機。

《德經》注云：人君守於柔靜，則天下交歡而歸之。

大國謙卑昌帝道，諸侯傾矚向皇闈。

《德經》云：大國執謙德而下小國者，不過兼畜小國為臣妾。小國取大國，為勢援也。

晉文報楚終成霸，鄭忽辭齊自失機。

晉文公未入國，嘗遊於楚。楚禮之，楚王問文公，他日將何報不穀。文公曰：若遇楚師，請避三舍。後歸國，遇楚師，不失其信，終為盟主。鄭太子忽有功於齊，齊欲妻之。忽辭以小國不侔大國，拒而不受。後為蔡仲所逐，無諸侯之援，蓋失機也。

无怠無荒弘至德，納隍心不忘宵衣。

《德經》注云：大國者常戒滿盈。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能依玄域窮深奧，須認襟虛己出塵。

《德經》云：道者，萬物之奧也。

弘有道心分達士，佐無為主是賢臣。

《德經》注云：若非至道大善之人，豈能重寶深奧，救人之志也。又經云：故立天子置三公，共教不善之人也。

要均救物甘言教，曲誘迷根不善人。

《德經》注云：聖人以甘美法味之言，尊高清靜之行，以化不善之人。罪累永銷潛體悟，玉京丹鶴自相親。

《德經》注云：道在於悟，不在於求。既悟則自无罪累，必契沖虛也。

為无為章第六十三

至人因事自塵機，

《德經》注云：衆人因事以生事，道者因事以息事。

道味无貪靜所思。

《德經》注云：道之味非俗間滋味，且道之味尚不可貪，何況俗間之味？

但固謙心敦信諾，

《德經》云：輕諾必寡信也。

未嘗閑恨記瑕疵。

《德經》云：大小劣少，報怨以德也。

要蘇萬彙調風處，永格三苗舞羽時。

《德經》注云：聖人製作有為，而使無為。有虞雖調薰風，舞干羽，因有為成無為之化也。

負宸凝旒弘大化，穆王何必會瑤池。

虞舜凝旒，自臻至道。何必周穆王會於瑤池，車輪馬跡將周四海，徒有虛妄之求，且非清靜也。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安靜修身易守持，

《德經》注云：治身治國，安靜者易守持。

始分情欲要崩墮。

《德經》注云：情欲禍患，未有形兆之時，則易謀止也。

木成干霧萌芽處，臺築參雲覆簣時。

《德經》云：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又云：九層之臺，起於累土。

趙主不能輕國寶，董生須至重文辭。

《德經》云：不貴難得之貨。又注云：衆人乃學俗學，所謂攻乎異端。聖人法道无為，故學於不學。豈非備復衆人異端之所過患歟？趙王令藺相如送璧於秦，求其連城之價，是貴於難得之貨，昧於道旨。安可使董仲舒不下帷讀書，以求世利，斷可知矣。

慎終如始還無敗，愛惜精神忌有為。

《德經》云：慎終如始，則無敗事。又注云：有為於欲，廢於精神。

古之善為道章第六十五

善誘時人盡守愚，總銷情欲似枯株。

《德經》注云：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不環智水隳三惑，唯蕩真風靜四隅。

《德經》注云：上人賢君，善以無為之道化人，常任質朴。愚古之士，不使功智黠慧之徒，惑人真性。又經云：民之難治，以多智。

負宸有心宗大道，凝旒無事闡丕圖。

軒皇治國能如此，功就乘雲出鼎湖。

《德經》云：不以智治國，國之福。軒皇宗道無事，濟治四隅，後於鼎湖乘彼白雲，至于帝鄉。

江海為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江海尊為百谷王，下流無逆水茫茫。

征帆乍展搖風勢，杲日初昇蘸曉光。

槎犯星辰仙浪闊，路通吳越碧波揚。

人君能法謙卑德，萬國樂推興運長。

《德經》云：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是

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樂推無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非智非愚如不肖，

《德經》云：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注云：不似於智，不似愚，與物不同，故言不肖也。

常持三寶蕩真風。

《德經》云：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也。

儉成濟物無多費，慈救群生有大功。

已在上述中。

仁德既均中土洽，道情還與上玄同。

《德經》注云：夫慈仁者，百姓親附。

又注云：人君能行此三寶，則天地神祇固合為助護也。

強秦捨此平區宇，纔築興基一旦空。

《德經》云：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秦始皇捨

三寶，任智力，社稷不延永。悲夫。

善為士者章第六十八

弘道何嘗恃武威，

《德經》注云：貴其道德，不尚武力，但用虛柔化物，不以剛武伏人也。

非因忿怒展征旗。

《德經》云：善戰者不怒。

羽干演化終無戰，帷幄用賢方出師。

《德經》云：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為之下。虞舜舞干羽於兩階，三苗自格。周武尊太公於帷幄，全師始行。

項籍不虞奔去夜，

項籍兵敗垓下，聞楚聲四合，知楚兵悉為漢有。遂別美人於帳中，夜遁而去。當恃強肆志之時，豈知奔敗之夜乎？悲夫。

符堅寧慮却來時。

符堅以百萬之眾伐東晉，拒王猛之諫，忘水影之災。及淝水之敗，却來之時，聞風聲鶴唳，以為晉軍至矣。寧不慎歟？

須知軍旅難輕舉，四善還能靜九夷。

《德經》云：善為士者不武，善為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為之下。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為客持謙常守退，

《德經》云：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也。

攘能無臂慎兵符。

《德經》注云：攘臂所以表怒，善戰不怒，故無臂。

仁慈興慮是全策，輕侮萌心失遠圖。

《德經》注云：以慈為主。又注云：

禍莫大於輕侮敵人。

空仗貔貅凌越國，豈知麋鹿走姑蘇。

吳王自恃兵強，憑凌越國，不思勢窮國破，姑蘇臺側麋鹿空遊。

莫教喪寶違深理，

《德經》云：侮敵幾喪吾寶。

應物行機靜四隅。

《德經》注云：彼曲主兵而攻之，直不先，執兵以應之，雖則執持其兵，本無害物之意。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上聖玄言理甚明，

《德經》云：吾言甚易知，甚易行。

不能知又不能行。

《德經》云：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者。

目盲傾國綺羅色，耳聵迷人鄭衛聲。

躁欲未銷形易濁，寵榮如縛志難清。

《德經》注云：惑於躁欲，故莫能知也，迷於榮利，故莫能行也。

被褐懷玉沉潛者，內鑒真常徇世情。

《德經》注云：被褐者昧其外，懷玉者明其內，故知我者希也。

知不知上章第七十一

知似不知分上德，

《德經》注云：道者內知於道，外若不知，乃德之上也。

不知知者病虛言。

《德經》注云：不知道而妄言知，乃是妄言之病也。

衆人雖昧真常境，諸聖恒開利濟門。

守得恬和全浩氣，憫方貪欲指迷根。

隨機救拔群生意，還比高天廣覆恩。

《德經》注云：聖人無此強知之病

者，以其常憫衆生皆有此病，是以自不能病也。

人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人不畏威成憲網，

《德經》云：人不畏威即大威至。使心虛白即神居。

《德經》注云：神所居者，心也。除情去欲，使虛而生白。

是非自見身無咎，

《德經》注云：聖人自知己之是非於內，不見其德美於外也。

精氣常全道有餘。

《德經》注云：自愛身中精神和氣。

安寢既翻莊叟蝶，忘情還樂惠施魚。

《德經》注云：自知其身，防可畏之事，自愛其身，無馱神之咎。夫如是，則莊蝶惠魚，遂出塵之樂。

能嫌驕貴韜藏者，三逕雪深關弊廬。

《德經》注云：不自驕貴榮名於世，袁安遇雪，閉戶高卧，不干於人。

勇於敢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殺逆神明，

《德經》注云：勇於果敢，有所作為

者，豈同自殺其身。何也？夫不仁之人，不懼神理應報之禍，始能賈勇果敢，以殺於物。既殺必報，故知當同自殺其身，明矣。

常抑剛強是保身。

《德經》云：勇於不敢則活。

畏害若能心去惑，

《德經》注云：敢與不敢，自活其身

為利，自害其身為害。

不言還有善來親。

《德經》云：不言而善應。

世情尚惜持謙士，天網寧矜用壯人。

《德經》注云：天之網羅雖恢恢疏

遠，刑淫福善，毫分不失。

看取烏江臨岸處，拔山威力謝埃塵。

項籍有拔山之勢，盡刎頸於烏江。

人常不畏章第七十四

恩深祝網獨殷湯，好殺終難定紀綱。

《德經》云：人常不畏死，奈何以死

懼。注云：縱於情欲，動之死地，習

以為常，嘗無畏者。人君當以清靜

化之。奈何更立刑法，以誅殺常恐

懼也。

文帝惡刑循五聽，

漢文帝之時，以黃老治國，幾至刑措，可謂循於五聽。

高皇寬法約三章。

漢高祖先入關，與父老約法三章耳。

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

秦法。諸吏民皆安堵。

順天治物人從化，

《德經》注云：若人君導以寡欲，靜

以無為，則人懷其生，咸皆畏死。

代匠掄材手自傷。

《德經》注云：人君代天理物，若行

刑罪不中，亦猶拙夫代匠斲木，豈唯

方圓不得其法，希有不傷其手矣，可

不慎之？

鑄鼎成功分道德，攀龍髯去白雲鄉。

軒皇治世，弘濟活之心，非惟四方清

靜從化，抑以鼎成功就，天垂龍髯，

乘彼白雲，至于帝鄉。

民之饑章第七十五

人君奢侈即民饑，

《德經》注云：天下之人所以饑乏不

足，以其君上食用，賦之太多。

難治還緣政有為。

《德經》云：人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也。

居位厚生求富盛，窮途輕死轉疲羸。

《德經》注云：居位者不能抑損有

為，因之損下益上，百姓窮竭，無以

供輸，既不重生，使成輕死。

逼身爵祿無心後，

《德經》注云：夫獨無以生為務者，

爵祿不在意，財利不入心，任運虛

懷。

滿院蓬蒿養性時。

《德經》注云：雖貧賤，不可以利害

生。張仲蔚所居，蓬蒿滿院。

直到垂衣分至化，自然難拔太平基。

若人君垂衣闡化，烝民自足，必固太

平之基矣。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草木敷榮展厚陰，

《德經》云：萬物草木生也柔脆，和

氣存。

因知枯槁雪霜侵。

《德經》云：其死也枯槁，和氣去。

直如合抱藏幽澗，却被纖枝出衆林。

《德經》注云：根本強盛，故處於下；枝條柔弱，故生於上。蓋取其柔弱在上，強梁在下。

柔弱全生堪用意，強梁失性可驚心。

《德經》注云：生之柔弱和氣全，死之堅強和氣散。欲明守柔弱者全生保年，為強梁者亡身失性也。

符堅輕敵亡師旅，淝水不流冤氣深。

符堅持富盛之勢，恣強梁之性，敗於淝水，淝水為之不流，終喪其身。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須知天道諭張弓，

《德經》云：天之道，其猶張弓乎？

舉下抑高分至公。

《德經》云：高者抑之，下者舉之也。

自損有餘嫌屋潤，常嗟不足見途窮。

《德經》云：損有餘而補不足。

雖恢皇業猶藏德，

《德經》注云：聖人不欲天下知己之賢，是匿其功德之名，畏天之道，以損有餘。

廣福蒼生匪恃功。

《德經》云：功成而不處。

涿鹿罷兵真氣在，便迴鑾輅訪崆峒。

黃帝罷戰涿鹿，訪道崆峒，見廣成子也。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方圓似水分柔弱，

《德經》云：柔弱莫過於水也。

能勝剛強理甚明。

《德經》云：柔勝剛。

受垢推恩同渤澥，責躬成化服寰瀛。

《德經》注云：人君若能象水之德，納污受垢，無所忌諱，置誹謗之木，敢諫之鼓，是謂社稷明主，得道賢君也。

縱知深旨誰宗信，各蔽常情孰肯行。

《德經》注云：柔弱之道勝於剛強，天下之人莫不知者，知有此道而不能行。

干木德風難繼踵，杜門高卧息秦兵。

段干木居魏高卧，秦不敢加兵於魏也。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天道無親福善人，

《德經》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也。若持左契即全真。

《德經》云：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既無公正徒施惠，不慮仇讎欲害身。

《德經》注云：居位者不能持執契信，致令過有所生，且奢侈在己，常儉於人，邪枉在內，求正於外，患禍生我，要福於天，過不責躬，施刑於物。是與人子居而殺其父，與人兄居而戮其弟，方欲厚與玉帛，廣酬爵位，擬求解釋，其可得乎？

忍見陳君忘大寶，信知江總匪忠臣。

後庭基跡分明在，玉樹翻生野草春。

陳後主不能執信臨人，唯恣奢侈，植後庭玉樹，為天下勝遊。江總乃最奉恩榮，不能匡救，復於三閣以預狎客。飛牋走筆，搜物象於八紘，鐵瓮金甌，恃堅牢於一水。殊不知隋君演德，陳主迷心，俄至敗亡，為千古悲歎。豈非江總負於平昔恩寵？悲夫。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舟車雖有未嘗乘，

《德經》云：雖有舟車，無所乘之。

顏子簞瓢道德弘。

《德經》注云：道在身，雖顏子簞瓢，適足為甘也。

喜見生民歸壽域，

《德經》注云：寰宇廓清之朝，致蒼生於仁壽之域也。

笑將兵甲護金陵。

《德經》云：雖有甲兵，無所陳之。江南六朝皆都金陵，但將兵甲以固江濱，且非蕩蕩巍巍之德。

無心固是安殊俗，

《德經》注云：道在身，雖子欲居九夷，亦足為樂也。

返朴終還用結繩。

《德經》注云：國政還淳，人皆返朴，結繩而用之，固合無為。

知有永嘉懷愍禍，不詢良策向何曾。

西晉武帝初以勤儉之德，平定寰區。滅蜀之後，唯餘吳國。允羊祜、張華、杜預之策，尋滅於吳。六合既

清，萬邦傾向，固可弘清靜之化，復淳朴之風。而乃惑孫皓之美人，愛惠帝之弱質，迷於目前，不思遠大。何曾謂其子曰：吾荷國重恩，常思獻替，每見帝不詢經久遠圖，但說平生常語。指其孫曰：汝後必罹其禍。及永嘉之際，劉聰、劉曜為逆，併陷懷愍二帝。悲夫。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莫愛美言終不信，信言不美益人多。

《德經》云：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善心匿耀真修習，辯口矜能詐唯阿。

《德經》云：善者不辯，辯者不善。

唯阿者，諂佞之辭。

朴質忘機齊抱瓮，縱橫違性薄懸河。

抱瓮無機勝懸河有辯。

聖人利濟民歸德，

《德經》云：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玉燭須調物象和。

德經篇章玄頌卷下

(周國林點校)

004 道德真經頌

茅山蔣融庵撰

經名：道德真經頌。宋蔣融庵撰。一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讚頌類。

經總序頌

紫霧光中信息通，聊將黃葉翫兒童。
若拘語句明宗旨，辜負當年白髮翁。

一章

綿綿密密絕胚胎，動着塵埃撥不開。
今日爲君通一線，一齊吹向此門來。

二章

本无差別與肴訛，无奈他家事轉多。
用力到時須勇猛，端然无不犯清波。

三章

見得分明用得高，不教家富小兒嬌。
寒來暑往无多事，四海清平賀聖朝。

四章

惜功名位勞心力，說盡人間最苦心。
放去收来无限意，免教陸地受平沉。

五章

一物靈然亘古雄，玲瓏八面總疏通。
看時恰似無蹤跡，及至拈來用不窮。

六章

天地由來本自然，何曾有意着中邊。
若人薦得絲毫力，獨坐孤峰壓大千。

七章

我本無心豈有争，迢迢劫外恁縱橫。
自從一句相名貌，直至如今說不清。

八章

先天有物鎮長存，八萬塵勞出此門。
識取根源端不動，巍巍何處不稱尊。

九章

有心何似本無心，自己家風處處真。
莫把醍醐成毒藥，到頭方見出頭人。

十章

一切有爲俱是苦，尋枝摘葉幾時休。
直饒坐斷千差路，已落他家第二籌。

十一章

妙在機先本自然，頭頭應用勿頗偏。

只愁此意無人會，更向灘頭喚渡船。

十二章

門外風光幾萬般，幾多遊子不知還。
若無舉鼎拔山力，争得回頭冷處看。

十三章

寵辱本來無我相，只因我相逐緣生。
若明我相無非我，豈受他家一點塵。

十四章

離諸名相且非真，說得分明轉不親。
只把目前恩苦事，方知何法可當情。

十五章

反山六目猶難測，徒把形容亂比倫。
不是其中些子別，一回拈出一回新。

十六章

冷處方纔好着鞭，到家萬事總如然。
借婆衫子拜婆節，依舊還歸婆面前。

十七章

道着知之早不祥，那堪遍地是刀鎗。
及乎到得功成後，辜負東君枉斷腸。

十八章

好漢不求无病藥，癡人認着眼中花。
何如萬里長天碧，一月孤光共一家。

十九章

好事端然不用求，誰知轉地却成愁。
區區依倚成何事，畢竟歸家是到頭。

二十章

大圓鏡裏無差別，百尺竿頭要轉身。
消息斷時方活路，依前不離本來人。

二十一章

觸目全彰無背向，於中些子最風流。
寥寥千古分明在，坐看青山幾度秋。

二十二章

放去收來幾百般，用時總在一毫端。
直須截斷功勳路，方得全軍戰勝還。

二十三章

山是山兮水是水，水不是水山非山。
人人自有通天竅，爭奈時人自作難。

二十四章

脚下工夫須踏實，自揚家醜却成魔。
假饒不把絲毫者，着眼觀來已自多。

二十五章

渾淪一物離中邊，卓越端居象帝先。
只為強名名不得，方知月落不離天。

二十六章

纔涉絲毫變態生，全身檐板實非輕。

當場辨得賓中主，坐斷南頭稱太平。

二十七章

妙處初非由造作，為人親切老婆心。
師資密意誰人會，獨對東風惱殺人。

二十八章

做小着奸全伎倆，貧煩早老又如何。
至頭須是成家業，爭奈人間事轉多。

二十九章

將心擬待還應錯，着意為時又轉傷。
何怕世間多少事，也宜閑處着隄防。

三十章

強兵戰勝若為讎，得意濃時便好休。
不是將軍心膽大，想應平地使人愁。

三十一章

毒病還他毒藥醫，病除毒藥不須治。
不誇毒藥能除病，病瘥當思未瘥時。

三十二章

朕兆機先豈有名，其中些子冠群倫。
無端特地安名後，袞袞東流日夜傾。

三十三章

萬般施設甚優游，一切都盧一法收。
假使黑風翻大海，未聞沉却釣魚舟。

三十四章

遍體時時不覆藏，不離當處盡風光。
生成萬有元非主，獨坐巍巍孰可量。

三十五章

形狀雖無氣象雄，憧憧來者總包容。
六用不行消息盡，頭頭應用了無窮。

三十六章

機關深遠誠難測，變化恢張理莫窮。
休把是非來着我，到頭應不與君通。

三十七章

大道閑閑該衆妙，森羅萬象盡分明。
三千里外灰消息，永日寥寥賀太平。

三十八章

大圓鏡裏无分別，分別妍媸鏡不傷。
可惜後人成榜樣，從茲較短復量長。

三十九章

妙處元來不在多，事多徒自起肴訛。
直饒分別肴訛去，玉石依前不似他。

四十章

懸崖斷處須回首，省力工夫不在強。
擾擾世間多少事，不知終日為誰忙。

四十一章

真金自有真金價，別寶須還識寶人。

末後不因重說破，至今不復解知音。

四十二章

便須掀倒葛藤窠，切忌將身入網羅。
直得待他休歇後，誤人多處誤人多。

四十三章

紅燄爍人流似火，石人入火不能煙。
其間好處无多子，買得風光不用錢。

四十四章

輕重由來自有常，當時切忌錯商量。
莫將好事爲奇特，好事令人轉斷腸。

四十五章

見得分明用得真，箇中别自涉疏親。
兩頭坐斷无依倚，雨過千峰一樣青。

四十六章

事擾擾時吾擾擾，我閑閑後事閑閑。
明明識得閑閑法，長笑一聲天地寬。

四十七章

不離當處自風生，動着絲毫便不清。
坐看區區門外客，幾多車馬任縱橫。

四十八章

爲道休將爲學觀，三千里外髑髏乾。
巍巍坐斷無生國，更向无生那畔看。

四十九章

大道平平絕黨偏，春花何處不鮮妍。
癡人相對難言夢，故把鸞膠續斷絃。

五十章

剖腹傾腸都說破，何須特地轉生疑。
疑時自有通霄路，不許時人着眼窺。

五十一章

不動纖毫應萬機，知恩之後更誰知。
及乎事向无心得，却問无心是阿誰。

五十二章

絲頭念念生之本，識得根源善執持。
水泄不通猶未是，到家正好着便宜。

五十三章

道在其中不易知，迢迢大路絕傾欵。
癡人不解成家業，盡逐韶華向外馳。

五十四章

工夫穩處不通風，密密綿綿又不窮。
底事毛端含法界，都緣認得主人翁。

五十五章

終朝赤子恣熙熙，當體凝然總不知。
纔涉有爲成造作，還他葉落又抽枝。

五十六章

坐斷牢關通一線，自然到處便風流。

曉來雨洗千峰碧，一點翩翩海上鷗。

五十七章

萬法門中自有常，纖塵纔動便乖張。
秋風斷送一番雨，无意涼人人自涼。

五十八章

不慧不癡無限意，翻雲覆雨幾多時。
可怜此意人稀識，倒着襤衫獨自歸。

五十九章

冷淡工夫真朴實，到家活計豈能量。
功成行滿超三際，萬劫千生撲鼻香。

六十章

舉心動念成虧缺，秉燭當場絕所疑。
上下升平天地闊，此恩須是大家知。

六十一章

木落山空萬寶秋，陰陽造化妙推求。
但將坎水藏離火，贏得精神蓋九州。

六十二章

一點圓明處處同，高低富貴不如儂。
見成受用无虧缺，千聖從教立下風。

六十三章

道着无中早不中，不勞計較自收功。
莫將此事爲容易，這裏針鋒也不容。

六十四章

機先截斷千差路，動着纖毫事轉傷。
可煞傍人無耐性，爲他閑事惹愁腸。

六十五章

向道惺惺不似癡，惺惺多事復多機。
若知此箇真端的，妙用縱橫總不知。

六十六章

衆流袞袞盡朝宗，只爲他家信息通。
若把无心成有意，百花撩亂惱春風。

六十七章

當頭觸着動乾坤，任是王維畫不成。
可惜撈開泥水路，爲他深處少人行。

六十八章

省得家風用得親，當知水到自渠成。
寥寥此意知何盡，幾度潮平月又生。

六十九章

將軍堅壁屈人兵，不犯秋毫致太平。
待得功成无一事，却怜當日太羸生。

七十章

此間明明無間隔，時人何不便承當。
若教此事人都識，不直他家一盞湯。

七十一章

得了還同未得時，於中元不涉毫釐。

脫身未到膏肓外，萬孔千瘡作麼醫。

七十二

生來膽大又心羸，豁達精神自有餘。
收拾得來誰得似，珊瑚枝上舞金烏。

七十三章

當機殺活甚玄微，輕重還他作者知。
子細爲君重說破，夜寒毛骨冷淒淒。

七十四章

懼法須還識法人，從來王法等無親。
欲知王法無親處，月影穿潭不見痕。

七十五章

清平世界沒肴訛，只爲家翁不奈何。
臨事始知無事好，雙垂赤脚笑呵呵。

七十六章

這箇由來本不殊，誰將強弱巧分疏。
直下既分生死路，無星秤子較輜銖。

七十七章

天人元不隔毫釐，纔涉毫釐轉背馳。
爲怕夜行侵早起，誰知獨惹露霑衣。

七十八章

覲面相逢語不欺，奈何獨自少人知。
當場薦得深深意，日出扶桑却在西。

七十九章

分明識破不爲冤，要識先須達本源。
識得本源真要的，了知天道沒頗偏。

八十章

隨家豐儉乃安然，萬法之中盡省緣。
喫飯着衣无一事，大家風月本同天。

八十一章

擇法須還眼目親，至真用處出根塵。
到頭一轉無私句，不離當場這主人。

道德真經頌

(周國林點校)

005 道德真經傳

經名：道德真經傳。宋呂惠卿撰。四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

道德真經傳表

臣惠卿言：臣聞庖丁奏刀，得養生於文惠；輪扁釋鑿，議讀書於齊桓。志之不分，道或有在。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臣竊以大制散於智慧之偽，含生失其性情之初，爰有真人，起明至教，獨推原於道德，蓋祖述於典墳。是以雞犬相聞，莊周指謂神農而上；谷神不死，列子稱爲黃帝之書。究其微言，中有妙物。唯恍唯惚，視聽莫得以見聞；不古不今，迎隨孰知其首尾。失之，其出彌遠，至寶祕於荆山而莫知；悟之，不召自來，玄珠索之象罔而

可得。軒轅華胥之國，唐堯姑射之山，皆極至遊，遂臻泰定，此書之指，其詣不殊。曹參師於蓋公而相齊國，孝文傳之河上而爲漢宗，僅得淺膚，猶幾康阜。夫唯俗學，不識道真，徒見其文有異《詩》《書》之迹，莫知其指乃是皇王之宗。故聞不尚賢，則謂遺之野而不收，不貴貨，則謂棄諸地而不用，謂絕學則無憂等於禽犢，謂絕聖則無法同於鴻荒。不知靈府之間，有若清眸之上，雖留金屑，亦翳神光。故令善惡之兩遺，而極沖虛之一致。茲難情度，宜使智迷。遂以允聖之信言，列於百家之珍說，發茲微學，宜屬至神。伏惟皇帝陛下，以高真之質而出應君師，以妙本之餘而形爲事業，蠱飭而庶政交舉，革當而四方已孚。方將齊心服形而捐治物養己之累，深根固蒂以趣長生久視之門。同天下於華胥，見神人於姑射。深造其極，適丁斯時。臣性維顛蒙，生足憂患，每思朝徹，以解天弢。汎觀以考其散殊，又損而期於脗合。維日不足，歷年於茲，晚於斯文，忽若

有得。即動而靜，物芸芸而歸根；由濁以清，中冥冥而見曉。遂以其意，達之於辭，雖云自安，未知其可。竊謂至人之靜鑑，實爲學者之元龜。敢用冒聞，以占中否。龍隨章散，固難知其上天；馬以智專，因可取於辯道。儻有一言之補，敢辭萬死之誅。所著《老子道德經傳》凡四冊，謹奉表投進以聞。臣惠卿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元豐元年正月日資政殿學士通

議大夫定州路安撫使馬步

軍都總管兼知定州軍州事

及管内勸農使上輕車都尉

東平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

臣呂惠卿上表

道德真經傳卷之一

資政殿學士呂惠卿傳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傳曰：凡天下之道，其可道者，莫非道也，而有時乎而殆，則非常道也。凡天下之名，其可名者，莫非名也，而有時乎而去，則非常名也。萬物芸芸，各復歸其根，而不知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為道而至乎常，則心凝形釋，物我皆忘，夫孰知道之可道而名之可名哉？則常道者，固不可道也，故曰道乃久，歿身不殆。常名者，固不可名也，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不殆不去，是之謂常道。常無名，則無名者道也，而天地之所自而始也，故曰無名，天地之

始。太初有無無，有無名。有無無則一亦不可得，有無名則一之所起，有一而未有名也。既謂之一，則雖未有名，且已有名矣。名為一，而名之者為二，二與一為三，萬物紛紛自此生矣，故曰有名，萬物之母。知常曰明，明則無所不見也，故唯常為可以觀。方其無欲也，則滌除玄覽而無疵，於此觀其妙，故曰常無欲，可名於小矣。方其有欲也，則萬物並作而芸芸，於此觀其徼，故曰萬物皆往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唯小所以見其妙，唯大所以見其徼也。此兩者，其出則同，顧其名異而已。其名異也，其實未嘗異。其實未嘗異，則有欲之與無欲，求其所出皆不同得。不可得則其所出也，故同謂之玄。玄之為黑色，與赤同乎一也。天之色玄，陰與陽同乎一也。名之出玄，有欲與無欲同乎一也。同乎一固妙矣，然妙乎一矣，未妙乎多也，妙乎我矣，未妙乎物也。玄之又玄，則同者亦不可得。同者不可得，

則一之與多，我之與物，莫不皆妙也。萬物之所以妙，出於此而已，故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聲音之相和，前後之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傳曰：天下皆知美之為美，善之為善而欲之，知惡與不善而惡之。然自離道言之，則雖美與善，皆離乎道矣。自出於道言之，則雖惡與不善，皆非道之外也。由是觀之，則美斯惡，善斯不善，豈虛言哉？是故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是之謂有無之相生。難事作於易，而易亦由難之，故無難，是之謂難易之相成。有鶴脰之長，而後知有鳧脰之短，有鳧脰之短，而後知有鶴脰之長，是之謂長短之相形。以高為是，則百谷為川

瀆之源，則高有以傾乎下，以下為是，則川瀆為百谷之歸，則下有以傾乎高，是之謂高下之相傾。黃鍾為

君則餘律和之，餘律為君則黃鍾和之，是之謂音聲之相和。自秋冬而望春夏，則春夏前而秋冬後，自春夏而望秋冬，則秋冬前而春夏後，是之謂前後之相隨。凡此六者，當其時，適其情，天下謂之美，謂之善；不當其時，不適其情，天下謂之惡，謂之不善。夫豈知所謂至美至善哉？則美與惡，善與不善，亦迭相為往來興廢而已，豈常也哉。是故聖人知其如此也，以常道處事而事出於無為，以常名行教而教出於不言。事出於無為，則終日為而未嘗為；教出於不言，則終日言而未嘗言。則美與惡，善與不善，吾何容心哉？若然者，無往不妙。無往不妙，則萬物之作，吾不見其作與作之者，不見其生與生之者，不見其為與為之者，則雖作不作，雖生不生，雖為不為，吾何辭、何有、何恃哉？此所以功成而不

居也。夫有居則有去，在己無居，夫將安去哉？

不尚賢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也，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无為，則无不治矣。

傳曰：聖人知夫美斯惡，善斯不善，而我无容心焉，故雖靡天下之爵，因任而已，而賢非所尚也，聚天下之財，養仁而已，而難得之貨，非所貴也。民之爭，常出於相賢，知賢非上之所尚，則不爭矣，故曰舉賢則民相軋。民之盜，常出於欲利，知貨非上之所貴，則不為盜矣，故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君子之所欲者，賢也。小人之所欲者，貨也。我皆不見其可欲，則心不亂矣。然則不尚賢者，非遺於野而不用也。不貴難得之貨者，非委之地而不收也。內不以存諸心，而外不以遺其迹而已矣。是以聖人之治也，虛其心，實其

腹，弱其志，強其骨。心藏神，而腹者心之宅，虛其心，則神不虧而腹實矣。腎藏志，而骨者腎之餘，弱其志，則精不搖而骨強矣。虛其心而腹實，則常使民无知也；弱其志而骨強，則常使民无欲也。智者知賢非上之所尚，而貨非上之所貴，則為之非所利，故不敢為也。夫唯如此，則為无為，而无不治也。

道冲章第四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傳曰：萬物負陰而抱陽，冲炁以為和，則冲者，陰陽和也。陰為虛，陽為盈，道之體則冲，而其用之則或不盈。其體冲也，故有欲无欲同謂之玄。其用之不盈也，故虚心弱志，而常使民无知无欲而已。唯其如此，故淵兮似萬物之宗。而求其為宗者，固不可得也，似之而已。然則何以得此道哉？挫其銳，解其紛，和其

光，同其塵而已。心出而入物為銳，挫其銳而勿行；物至而交心為紛，解其紛而勿擾。銳挫而紛解，則知常之明，發乎天光。光者塵之外，在光不曠，故和之而不別；塵者光之內，在塵不昧，故同之而不異。夫唯如此，則所謂宗者，湛兮似或存矣。淵兮者，言乎其深也。湛兮者，言乎其清也。或不盈者，非可以為定虛也。似或存者，非可以為定存也。虛盈存亡，吾無所容心，則吾安能知其所自生哉？見其生天神帝而已，故曰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蓋有吾有知有誰而道隱矣，吾不知誰，則亦不知吾矣，此真道之所自而出也。生天以先象，神帝以始帝，則其為形器之先可知矣。

天地不仁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傳曰：夫道冥於象帝之先，而不知

誰之所自出，則體此道者，仁惡足以名之哉？夫仁，人心而已矣。天地體此道者也，無所事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體此道者也，無所事仁，以百姓為芻狗。芻狗之為物，無所事仁而畜之者也。萬物者，與天地同體者也。百姓者，與聖人同體者也。天地聖人自視猶芻狗，則其視萬物

百姓亦若是而已，則生之畜之，長之育之，何所事仁哉？夫唯不仁，是之謂大仁。然則天地之間，其猶橐籥固可見矣。蓋橐籥之為物，唯其虛而不屈，所以動而愈出者也。則人也而體此道者，言出於不言而已。言無言，則為無為可知也。發於聲而為言，見於事而為為。或云或為，其實一也。何則？言為之體，如是而已。不知此，則言不出於不言。言不出於不言，則異乎橐籥之虛動矣，其多而數窮，不亦宜乎？孔子曰：夫今之歌者，其誰乎？知此則知言出於不言矣。言出於不言，人莫不然也。然而不能者，以其心不

麗乎有則麗乎無，不麗乎取則麗乎捨，不能適與道相當故也。不有不無，不取不捨，而適與道相當者，是之謂守中。守中而不已，則知言之所以言矣，則多言數窮，不若守中之為務也。故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谷神不死章第六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傳曰：谷，有形者也，以得一，故虛而能盈。神，無形者也，以得一，故寂而能靈。人也，能守中而得一，則有形之身可使虛而如谷，無形之心可使寂而如神，則有形與無形合而不死矣。古之人以體合於心，心合於炁，炁合於神，神合於無，其說是也。合則不死，不死則不生，不生者能生生，是謂之玄牝。玄者，有無之合。牝者，能生者也。故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道之生天地，由此而已，故曰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以為亡耶，則綿綿而未嘗絕，以為存

耶，則惡睹其存哉？若存而已。若亡而非絕，若存而非存，則吾之用之存之無所容心，脗合之而已，何勤之有哉？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傳曰：長短，形也。久近，時也。天以時行者也，嫌不足於形，故以長言之。地以形運者也，嫌不足於時，故以久言之。天地之根出於玄牝，玄牝之體立於谷神之不死。不死則不生，不生者能生生。天地之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不自生，故能長生，猶谷神而已矣。然則聖人豈以有其身為累哉？緣於不得已，而物莫之能止，故曰後其身而身先。立於無何有，而物莫之能害，故曰外其身而身存。身者，吾之私也。後其身外其身，則公而無私矣。無私也，乃能成其私。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无尤。

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謂之繼，則已離道而非道之體矣。上善者，道之所謂善者也，非天下皆知善之為善者也，故若水焉。蓋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而上善亦然，則雖未足，以為幾於道矣。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下之也，故以居則善地。蜺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故以心則善淵。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故以與則善仁。行險而不失其信，故以言則善信。其派為川谷，其委為瀆海，故以政則善治。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先，故以事則善能。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故以動則善時。要之出於不爭，而以居善地為本，故曰夫唯不爭，則天下莫能

與之爭，故無尤。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傳曰：持所以防溢，而盈之則重溢也，如欲勿溢，則如勿盈，故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所以慮失，而銳之則重失也，如欲勿失，則如勿銳，故曰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持而盈之，則金玉滿堂，莫之能守矣。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揣而銳之，則富貴而驕，自遺其咎矣。然則何以免此患哉？法天之道而已矣。蓋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此所以無私而成其私也。封人之告堯曰退己，其法天之道之謂乎？

載營魄章第十

載營魄抱一，能无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无爲乎？天門開闔，能爲雌

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傳曰：夫人之有其身久矣，而欲退之以體天之道，而不爲功名之所累者，豈不難哉？然亦有道矣。人生始化曰魄，魄與精爲一，則寂然而已。既生魄，陽曰魂，魂與神往來，而魄旁精出入，則魄隙而不營一，離而不抱矣。載者，終而復始之謂也。營者，環而无隙之謂也。雖已爲人矣，而載營魄抱一，湛然無爲，如其生之始化，則能无離矣。能无離，則專炁而不分，致柔而无忤，而能如嬰兒矣。能如嬰兒，則滌除悔吝，玄覽觀妙，凡動之微，我必知之而能无疵矣。所以養中者如此，則雖愛民治國，不以事累其心而能无爲矣。內之滌除玄覽而无疵，外之愛民治國而无爲，則天門開闔，常在於我而能爲雌矣。不將不迎，應而不藏，則明白四達而能无知矣。道至於无知，則真知也，是其所以人貌而天也，夫

何功名之累哉？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者，乃其所以爲天也。玄德无他，天德之謂也。

三十輻共一轂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无，有車之用；埴埴以爲器，當其无，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无之以爲用。

傳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无，有車之用，車吾所乘也。埴埴以爲器，當其无，有器之用，器吾所用也。鑿戶牖以爲室，當其无，有室之用，室吾所居也。乘則觀乎車，用則觀乎器，居則觀乎室，其用未嘗不在，於无其則不遠矣。至於身，則不知吾之所以用者，何耶？故有之以爲利，无之以爲用。有有之爲利，而无无之爲用，則所謂利者，亦廢而不用矣。有无之爲用，而无有之爲利，則所謂用者，亦害而不利矣。是故聖人入而未嘗有物也，所以爲无之用；出而未嘗无物也，所以爲有之利。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

身以崇德也。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傳曰：目之所以爲目者，色色而非色也，屬乎五色，則失其所以爲目，而無異乎盲矣。耳之所以爲耳者，聲聲而非聲也，屬乎五音，則失其所以爲耳，而无異乎聾矣。口之所以爲口者，味味而非味也，屬乎五味，則失其所以爲口，而无異乎爽矣。萬物無足以撓之者，心之所以靜而聖也，逐乎外則罔念而發狂矣，事莫不然，而馳騁田獵爲尤甚。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行所以全也，求乎外則辱殆而行妨矣，物莫不然，而難得之貨爲尤甚。腹无知者也，目有見者也，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有見有欲之追求，而取此无知无欲之虛靜也。

寵辱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爲寵辱？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

傳曰：寵者，畜於人者也，下道也，寵而有其寵，則辱矣。吾之所以有辱者，以吾有驚，未得之則驚得之，既得則驚失之，若吾無驚，吾有何辱？則寵之有辱者，亦若是而已。貴者，畜人者也，上道也，貴而有其貴，則有患矣。吾之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故吉亦我所患，凶亦我所患，若吾無身，吾有何患？則貴之有大患者，亦若是而已。言身則知驚之爲心，言驚則知身之爲累也。無心則無驚，無驚則無辱，無身則無累，無累則無患矣。昔者舜以匹夫而友天子，則可謂寵矣，而若固有之，則何辱之有哉？巍巍乎有天下，可謂貴矣，而不與有焉，則何大患之

有哉？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寵而招辱，則賤其身矣，非可以寄天下者也。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貴而罹患，則危其身矣，非可以託天下者也。若夫寵而不有其寵，貴而不有其貴，如舜者，乃真可以寄託天下者也。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今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傳曰：視者，无有也，故視之不見。雖不見也，然能玄能黃，不可名之以无色也，曰夷而已。聽者，无有也，故聽之不聞。雖不聞也，然能官能商，不可名之以无聲也，曰希而已。搏者，无有也，故搏之不得。雖不得也，然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

能浮能沉，能出能沒，能甘能苦，能羶能香，不可名之以無形也，曰微而已。凡物求之而不得者，或可以致詰而得之，此三者終不可致詰者也。不可以致詰，則隳聰明，離形去智，而吾得之矣，則視也、聽也、搏也混而爲一矣。視以目，聽以耳，搏以心，混而爲一則耳如目，目如耳，心如耳目矣。夫失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吾得之也，其上非光也，故不皦，其下非土也，故不昧。繩今調直而有信，雖有信也，而不可名，故復歸於无物而已。雖无物也，是謂无狀之狀、无物之象，而未嘗无物也。是謂惚恍則不皦，不皦則疑於无物也，而非无物也。恍則不昧，不昧則疑於有物也，而非有物也。其始无前，故迎之而不見其首；其卒无尾，故隨之而不見其後。无前无後，則不古不今矣。雖不古不今，而未嘗无古今也，則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者，吾得之以日用矣，故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所謂古者，非異於

今也，以知古之所自始也。所謂今者，非異於古也，以知今之所從來也。誠知古之所自始，則知今之所從來矣。始无所自，來无所從，所謂无端之紀也。无端之紀者，道紀也。道不可執也，得此則可以執之以為德矣，執德之謂紀。

古之善為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容：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

傳曰：古之善為士者，將以成聖而盡神也。則其為士也，雖未至乎聖神，所以成聖而盡神者，其聞之固已全盡矣。微妙玄通，深不可識，乃所以成聖而盡神也。微而後妙，妙而後玄，玄而後通，則深不可識矣。夫惟不可識，則其形容安得以擬議哉？強為之容而已。豫若冬涉川，

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也。猶若畏四鄰，閑邪存其誠，非物撝之，則其心不出也。儼若客，不為主也。渙若冰將釋，方且終之以心凝形釋，骨肉俱融也。敦兮其若樸，復其初也。曠兮其若谷，應而不藏也。渾兮其若濁，無是非彼我之辯也。人皆昭昭也，孰能濁以靜之徐清者乎？徐清則無所不照矣。人皆取先也，孰能安以動之徐生者乎？徐生則無所不出矣。蓋欲靜則平炁，欲神則順心。有為也而欲當，則緣於不得已。平炁也，順心也，乃所以徐清也，緣於不得已，乃所以徐生也，此士之所以能成聖而盡神也。道之體沖，沖也者，陰陽之和而盈虛之守。而保此道者不欲盈，則虛而已。然不曰虛，而每曰不盈者，恐人之累於虛也。累於虛則不虛矣，故曰或不盈，不欲盈而已。天下之物，有新則有敝，有敝則有壞，則能不敝者鮮矣。夫唯不盈，則新敝成壞無所容心，是以雖敝不敝則不壞，不敝不壞

則不新不成矣。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傳曰：保此道者不欲盈，致虛而不極，守靜而不篤，則非不盈之至也。衆人之於萬物也，息而後見其復，衰而後見其歸根。而我以虛靜之至，故見萬物之所以作與其所以芸芸，在我而不在彼。其所以作者，乃其所以復也。方其所以芸芸者，乃其所以歸根也。故以其並作而觀其復，則方其芸芸而各復歸其根也。然則所謂虛者，非虛之而虛也，直莫之盈，故虛也。所謂靜者，非靜之而靜也，夫物芸芸，各歸其根而不知，而莫足以撓心，故靜也，故歸根曰靜。命者，吾之所受以生者也。夫惟靜，則復其所以生，而能命物矣，

故靜曰復命。道至於能命物，則常而不去矣，故復命曰常。自常觀之，則吉凶悔吝，常見乎動之微，明孰加焉？故知常曰明。不知常者反此，則所作不免妄而已。能知常而體之，則萬物與我為一矣，故知常容。萬物與我為一，則不內其身而私矣，故容乃公。萬物與我為一，而無私焉大也，大則聖，內聖外王，故公乃王。聖然後至於神，故王乃天。天則神矣，道者所以成聖而盡神也，故天乃道。為道而至於常，則盡矣，故道乃久，歿身不殆。久而至於歿身不殆者，常之謂已。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侮之。信不足，有不信，猶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

傳曰：執大象，天下往，由天下方且釋我而忘之，其迹孰得而見哉？故下知有之而已。下知有之者，无以尚之，故謂之太上。則親之譽之者其次，畏之侮之又其次可知已。何

以論之？今夫父子愛欽，不言而喻，至賓主之際，朋友之交，欲致其欽之意，必有以文之而後喻。何則？信之足與不足而已。則親之譽之，已出於信之不足而有不信，況於畏之侮之乎？然則欲使信至不足而有不信者，宜如何哉？猶其貴言，以復乎道而已。貴言者，行不言之教而已。行不言之教，則處無為之事可知也。至夫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而莫知為之者，則孰得而親譽之哉？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傳曰：道不可名，名之為道，已非道也，則又分而為仁義，豈道之全哉？則有仁義者，固大道之廢也。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眼，及有眼而內視，內視則敗矣，則智慧出，固所以有大偽也。偽者，德之返也。有仁義，則其弊至於六親不和而有孝慈矣。有大偽，則其弊至於國家昏亂

而有忠臣矣。是故有瞽瞍之頑嚚，弟象之傲，而後有舜，有桀紂之暴，而後有龍逢、比干，此無他，去本愈遠而已矣。

道德真經傳卷之一

道德真經傳卷之二

資政殿學士呂惠卿傳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傳曰：聖人知天下之亂，始於迷本而失性，唯无名之樸為可以鎮之。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絕巧棄利，乃所以復吾無名之樸而鎮之也。絕聖棄智，絕仁棄義，則不以美與善累其心矣。絕巧棄利，則不以惡與不善累其心矣。內不以累其心，而外不以遺其跡，則民利百倍，民復孝慈，盜賊無有，固其理也。蓋絕聖棄智，絕仁棄義，不尚賢之盡也，絕而棄之，則非特不尚而已。絕巧棄利，不貴難得之貨之盡也，絕而棄之，則非特不貴而已。人之生也，萬物皆備於我矣，則有至足之富。能絕聖棄

智而復其初，則其利百倍矣。民復孝慈，則六親皆和，而不知有孝慈矣。盜賊無有，則國家明治，而不知有忠臣矣。不尚賢，使民不爭，民利百倍，民復孝慈，則非特不爭而已。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盜賊無有，則非特不為盜而已。聖智也，仁義也，巧利也，此三者以為文而非質，不足而非全，故絕而棄之，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乃其所屬也。見素則知其无所與雜而非文，抱樸則知其不散而非不足。素而不雜，樸而不散，則復乎性而外物不能惑，而少私寡欲矣。少私寡欲，而後可以語絕學之至道也。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怕兮其未央，如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无所歸。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

人察察，我獨悶悶。忽若晦，寂兮似無所止。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傳曰：上絕棄乎聖智仁義之善，下絕棄乎巧利之惡，不以累其心，則絕學矣。絕學則無為，無為則神，神也者，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也，故曰絕學無憂。唯之與阿，出於聲一也，其相去幾何？善之與惡，離乎道猶絕而棄之，不以累其心也。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則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荒兮其未央哉，未央者以言其大而無極，而不獨畏人之所畏也。君子小心，則畏義而法大，則天而道。人之所畏，不可不畏，所以同乎人也。荒兮其未央哉，所以同乎天也。衆人熙熙，則不知塞其兑，閉其門也。如享太牢，則不知夫淡乎其无味也。如春登臺，則不知夫視之不足見也。我獨怕兮其未央，若嬰兒之未孩，則塞其兑，閉其門，而无味之足嗜，无見之足悅

也。乘乘兮若无所歸，以言唯萬物之乘而在己無居也。衆人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故皆有餘，我獨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故獨若遺。

凡此者，以言其遺物而離形也。我愚人之心也哉，以言其无知也。純純兮，以言其不雜也。俗人昭昭，我獨若昏，則異乎俗人之昭昭。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則異乎俗人之察察矣。忽若晦，晦則都无所見也。都无所見，則非特若昏悶悶而已，其動也，乘乘兮若无所歸，其靜也，寂兮似无所止。俗人昭昭，俗人察察，故皆有以。我獨若昏，我獨若悶，故頑似鄙。凡此者，言其去智而忘心也。夫視聽思慮，道之所自而生者也，故於道為子，而道則為之母。而衆人逐物役智，以資其視聽思慮，則養其子而已。而我則遺而去之，凡貴養母故也，故曰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夫老君神矣，何所事養，而與衆人俗人為異而已，欲使為道者知如此而後可以至於道故也，然則絕學之大

指可知矣。而先儒以謂人而不學，雖無憂如禽，何其未知所以絕學無憂之意矣。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為物，唯恍唯惚。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傳曰：其遺物離形至於若遺，其去智忘心至於若鄙，則其容之甚德者也。夫將何從哉？唯道之從而已。道之為物，唯恍唯惚。方惚而恍，恍則不昧，不昧則明，明則疑於有物也，然其中有象。象者，疑於有物而非物也，故曰無物之象，又曰大象无形。方恍而惚，惚則不皦，不皦則晦，晦則疑於無物也，然其中有物。物者，疑於無物而有物者也，故曰無狀之狀，又曰有物混成。恍惚則不測，不測則神矣。窈冥者，神之又神者也。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曰窈

兮冥兮，其中有精。精者，得道之一而不雜者也。天下之物真而不偽，信而不忒，常而不變，未有加於此，而天下之始，吾於是乎閱之，故曰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故為道者不皦不昧，存其恍惚，無視無聽，致其窈冥，有象此有物，有物此有精，有精此有信，為道至於有信，則與吾心符而至物得矣。欲知天地萬物之所以為天地萬物者，莫不始於此而已，故曰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欽，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傳曰：能知衆甫之然，則能抱一致柔。能抱一致柔，則能曲能枉，能窪能敝矣。曲者，曲之自然者也。枉者，曲之使然者也。天下之物，唯水

為幾於道。一西一東而物莫之能傷，是曲則全也；避礙萬折而必東，是枉則直也；善下而百谷歸之，是窪則盈也；受天下之垢而莫清焉，是敝則新也。唯得一者為足以與此，故曰少則得。衆人所以不能然者，以其不一故也，故曰多則惑。制財用必有式，傳土木必有式，所持者約而所應者博也。聖人抱一以為天下式，亦如是而已，故可以曲，可以枉，可以窪，可以敝。无往而非一也，故因天下之所見而見之，而不自見也，則所見无不察，故曰不自見故明。因天下之所是而是之，而我不自是也，則所是莫之能蓋，故曰不自是故彰。歸天下以功，而我不自有也，故有功。任萬物以能，而我不自矜也，故長。如是者无他，得一則无我，无我則不爭。夫唯不爭，天下莫能與之爭矣。古之所謂曲則全，其要如是而已。知所以曲則全，則知所以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矣。而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

故有功，不自矜故長，皆由是也，豈非所謂全而歸之哉？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信不足，有不信。

傳曰：聽之不聞名曰希言，而知其所以言，則言出於不言，而聽之不聞矣，故曰希言。希言者，以道言也，故曰自然。飄風驟雨，成之暴戾，非出於常然也，故雖天地為之，尚不能自終朝終日之久。人之言而不出於自然，則多而數窮宜矣，故唯從事於道者，為能无我。无我則道也、德也、失也，吾不見其所以異，故道者我則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而恢詭譎怪，通為一也。夫唯不見其所以異而與之同，則彼雖有以異我，而未嘗去我也，故曰同於道

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唯其信不足，則於是乎有道、有德、有失而不同矣，故曰信不足，有不信。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長。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傳曰：跂之為立，非立之常也，跨之為行，非行之常也，則不可久，故雖立不立，雖行不行也。道固无我，无我則不爭，則夫自見、自是、自矜者，亦非其常也，故其於道也，為餘食贅行而已。夫俗人皆嗜之矣，而吾復取焉，是餘食也。性本無是而特侈之，是贅行也。餘食贅行，物或惡之，則有道宜其不處也。夫道處衆人之所惡，而曰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何也？蓋卑虛柔弱，衆人之所惡而去之者也，故有道者處之。見是矜伐者，衆人之所惡而爭之者也，是以不處。則或處或不處，其為

不爭一也。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傳曰：有炁也，有形也，有質也，而天、地、人之位分可聞也，可見也，可搏也，而耳、目、心之官辯是物也，未見炁與形質者也。炁形質渾淪而未相離者也，而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搏之不可得，則其形不可得而見也，故吾不知其名，而命之其義可言也，故字之曰道。不知其名，以心契之也。字之曰道，以義言之也。道之爲物，用之則彌滿六虛，而廢之莫知其所，則大豈足以名之哉？強爲之名而已。大則周行而无不在，不止於吾身而已，故大曰逝。逝則遠而不禦，故逝曰遠。遠而不禦，則吾

求其際而不可得也。復歸其根，而未始離乎吾身也，故遠曰反。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在六合之外則大不足以言之，所謂四大者，域中而已。王者，人之復命，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者也，故域中有四大，而王處一焉。王者，人道之盡者也。人以有形而合於无形，於地亦然，則地之所至，人亦至焉，故曰人法地。天之所至，地亦至焉，故曰地法天。道之所至，天亦至焉，故曰天法道。道則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而以无法爲法者也。无法也者，自然而已，故曰道法自然。

重為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傳曰：輕者先感，重者後應，應者感之所自生，則重爲輕之根矣。靜者役物，躁者役於物，躁常爲靜之所役，則靜爲躁之君矣。是以君子終

日之間，其行爲可以約齋矣，然猶不離輜重，則輕之不可以无重也。雖有榮觀爲足以適矣，而必有超然之燕處，則躁之不可以无靜也。終日之行與其榮觀猶且如此，況乎萬乘之主，任重道遠以觀天下，其可不靜且重乎？蓋迫而後動，感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則重矣，無爲焉，則靜矣。苟其動常在於得己之際，而不能无爲，則是以身輕天下而不重，不重則躁而不靜矣。故曰上无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蓋輕則任臣之勞而代之，而臣則無爲，而與上同道則不臣，不臣則是失臣也。躁則忘君之逸而爲天下用，則君亦有爲，而與下同道則不主，不主則是失君也。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善行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算，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善結无繩約

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无棄人；常善救物，故无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傳曰：車行則有轍，徒行則有迹，則行固不能无轍迹者也。知行之所以行，則行出於不行，故曰善行無轍迹。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則言固不能无瑕謫者也。知言之所以言，則言出於不言，故曰善言無瑕謫。一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曆不能算，唯得一而忘言者，為能致數。致數則其計不可窮矣，故曰善計不用籌算。天門无有，闢闔在我，我則不闢，誰能開之？故曰善閉无關楗而不可開。天下有常然者，約束不以纏索，因其常然而結之，故曰善結无繩約而不可解。故行而不以此，則行不能无轍迹；言而不以此，則言不能无瑕謫；計也、閉也、結也而不以此，則雖用籌算而亂，雖有關楗而開，雖有繩約而解，所以存

於己者，不能无敝，其何暇人物之救哉？聖人為能體道以善此五者，是以常善救人而无棄人，常善救物而无棄物矣。何則？此五者，性命之理所同然者也。唯聖人以知常之明，而救之於所同然之際，雖行之、言之、計之、閉之、結之而莫知其所以然，則其明襲而不可得見，故曰是謂襲明。唯其善救也，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明人之不善，何棄之有哉？雖然，致道者忘心，善人者雖不善人之師，而吾不知其師之為可貴也，不善人雖善人之資，而吾不知其資之為可愛也。不貴其師，不愛其資，則雖智有所不知而遠迷矣。夫唯以智求之而不得，此道之所以為要妙也，故曰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无極。知其榮，守其辱，為

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

傳曰：雄動而雌靜，雄剛而雌柔，雄倡而雌和。知其雄，守其雌，則篤靜致柔，和而不倡者也，故為天下谿。谿之為物，受於谷而輸於江海，受而不拒，輸而不積，物之能通而无迕者也，能通則常德不離矣。人之生也，常德内全，與物无迕，及為物之所遷，則日益以離。唯能篤靜，致柔和而不倡，則常德不離，而復歸於嬰兒矣。白於色為受采，於物為明，於行為金，於數為四。黑於色為不受染，於物為晦，於行為水，於數為一。知其白，守其黑，不受萬物之染，若晦若水，終之於抱一。抱一則能曲能枉，能窪能敝，故可以為天下式。為天下式，无枉而非一，則常德不忒矣。不離者，不離其故處而已，而未必能不忒也，不忒則不差矣。嬰兒之為物，專炁致柔，不失其一，體之和而已。復歸於无極，則嬰兒不足

以言之也。草木之蕃也為榮，其謝也為辱，人之所以為榮辱，亦若是而已。知其榮，守其辱，去華歸根，雖被以天下之所甚惡，而不能累焉，故為天下谷。谷之為物，虛而能盈，應而不藏，而江海之源所自出者也。能為天下谷，則反乎其源矣，故常德乃足，則又非特不忒而已。復歸其樸，樸者，真之全而物之混成者也，唯其混成而未為器，故能大能小，能曲能直，能短能長，能圓能方，无施而不可，則无極不足以言之也。然則守其雌、守其黑、守其辱足矣，安用知其雄與白與榮哉？蓋守之以為母，知之以為子，守之以為經，知之以為變也。樸散則為器，器之為物，能大而不能小，能曲而不能直，能短而不能長，能圓而不能方，故聖人用之為官長而已，非容乃公、公乃王之道也。若夫抱樸以制天下，其視天下之理，猶庖丁之視牛，未嘗見全牛也，行之於所無事而已，恢恢乎其於游刃固有餘地矣，何事於割哉？故

曰大制不割。

將欲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歔或吹，或強或贏，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傳曰：聖人抱樸以治天下，故大制不割，則其取天下常以无事而已。取之也者，得天下之心，使之不去者也。則將欲取天下而為之者，非所以取天下也。非所取而取之，吾是以見其不得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天下之為器，神器也。唯神道為可以御神器，神无思也，无為也，而為之，則御之非其道矣，故不可為也。為者所以求成而適足以敗之，執者所以求得而適足以失之也。堯非有人而非見有於人，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凡此者，真知所以取天下者也，非為而執之者也。是以凡物有行則有隨，有响則有吹，有強則有贏，有載

則有隳，事勢之相生，不得不然也，則安可以執而為之哉？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凡以輔萬物之自然而已，其敢為也哉。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傳曰：人主者，无為者也。佐人主者，有為者也。取天下不能无事，而為之不已，其弊至於以兵強之，雖佐人主者，任在於有為，猶為不以道也，況於主道之无為乎？所以然者，以其事好還而已。以道服天下，則天下莫敢不服，而以兵強天下，亦將阻是而抗我矣。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師之毒天下如此，故善用兵者果而已。果者，剋敵者也。敵而剋之，造攻自鳴條，朕哉自

毫，剋敵之謂也。出於不得已，非所恃以取強也。果而勿矜其能，果而勿伐其功，果而勿驕其勢，其果常出於不得已，是乃果而勿強之道也。如果而矜其能，果而伐其功，果而驕其勢，則是果於強，非果於不得已者也。凡少則壯，壯則老，物之情也。道也者，貴於守柔以為強，乃所以久而不殆者也。若以兵強天下，則是棄柔而用壯，壯而必老，則物而已，豈道之所以物物哉？故曰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惑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則以喪禮處之。

傳曰：文觀而武匿者，天地之道，陰

陽之理也。兵而佳之，是乃器之不祥，而物之或惡也，是以有道者不處。故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其所貴異乎平居之時，則是固以不祥之器處之，而非君子之器也。非所以佳之也，必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故勝而不美也。非所以佳之也，天將救之，以慈衛之。慈者，天之所以樂推而不厭也，則殺人者，豈非樂哉？而美之則是樂殺人也。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也。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夫以喪禮處之，則是不祥之器而不美之可知已。以悲哀泣之，則是不樂殺人也可知已。老君之察於禮學如此，而謂老君絕滅禮學者，豈知其所以絕滅之意乎？

道常无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无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

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傳曰：道常無名，名之為道，則與道乖矣。方其无名，固未始有物也。其樸可謂小矣，而天下不敢臣，夫何故？天地資之以始，萬物恃之以生，則天下孰有敢臣其所自始與其所自生哉？夫是之謂真君。萬物莫不有真君焉，是之謂也。侯王若能守，則是以真君君萬物，萬物孰有得其真君而不賓者乎？故曰聖人作而萬物睹，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天地相合以降甘露，則交通成和之至也。侯王執道紀而萬物賓之也，亦若是而已，孰得見其形哉？故人莫之令而自均也。无名之樸，无思也，无為也，工宰一動，則始制有名，而名亦既有矣。於是之時，亦將知止，則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則何始之有哉？此侯王所以

守之之道也。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則其有不歸之者耶？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傳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自知然後能知人，則明者固智之所自出也。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自勝然後能勝人，則強者固力之所自出也。復命曰常，而知常曰明，不能自知，非所以知常也，則知常者乃所以自知也。明至於自知，則其於知人也何有？守柔曰強，與接為構，日以心鬥，非所以守柔也，則守柔者，乃所以自勝也。強至於自勝，則其於聖人也何有？有自知之明，則知萬物莫不備於我，而无待於外慕也，故曰知足者富。有自勝之強，則於道也勤行而已矣，无事於他求也，故曰強行者有志。知其足於己而強行之，則能存其所存，而不為物之所遷矣，故曰不失其所者久。能存其所存，

則雖死而未嘗亡也，故曰死而不亡者壽。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居。衣被萬物而不為主，常无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傳曰：可以左而不可以右，可以右而不可以左，在物一曲者，非大道也。大道則無乎不在，故汎兮其可左右也。凡物之大者，則不可名於小，小則不可名於大。是道也，以其可以左右也，故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居，衣被萬物而不為主。夫唯不居，不為主，故常無欲。常無欲則妙之至者也，故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則容之至者也，故可名於大。雖然既大矣，而可名於小，則非大也，既小矣，而可名於大，則非小也。非大非小，此道之所以隱於无名也。然則道之所以為大也，果不在大也。聖人體道者也，則

其所以能成其大者，豈自大也哉。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於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傳曰：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萬物歸焉而不知主，是无形也。无形也者，大象也，則孰將保我而不往哉？故曰執大象，天下往。失道而天下往，則去之而已，則其往也，不能无害，執道而天下往，則雖相忘於道術，而未嘗相離也，故往而不害，安平泰。平者安之至，而泰者平之至。有樂之可樂，有餌之可嗜，則止者過客而已矣。道之出言，淡乎其无味，則非餌之可嗜；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則非樂之可樂。若然者用之，豈可既乎？過客止，則為之蘧廬而已，非可久者也。用之不可既，則百姓日用而不知，而安平泰之所自出也，豈特過客止而已哉？

將欲歛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弱勝剛彊，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傳曰：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天之道，物之理，人之事，其勢未嘗不如此者也。於張知歛，於強知弱，於興知廢，於與知奪，非知幾者，孰能與於此哉？故曰是謂微明。然則能歛之、張之、弱之、強之、廢之、興之、奪之、與之者，无形而柔弱者也。為其所歛、所張、所弱、所強、所廢、所興、所奪、所與者，有形而剛強者也。則柔弱之勝剛強也明矣。人之不可以離柔弱，猶魚之不可以脫於淵，魚脫於淵則獲，人離於柔弱則死之徒而已矣。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无有入於无間。馳騁天下之至堅而入於无間，則器之利者也。操

利器以馭天下國家，則其所以圖回運動者，常在於无形之際，安可使知其所自來哉？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道常无為章第三十七

道常无為而无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无名之樸。无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傳曰：萬物皆有名也，而道常無名，則有名者，莫不為之賓，故言萬物將自賓，則以無名言之。雖然，此知无為而已，无為而无不為，則未嘗有夫无為也，故萬物將自化。自化則我與萬物莫非道也，孰知萬物之賓與其所自賓哉？故方其自賓也，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者，復於无名之樸而已。方其自化也，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无名之樸，而无名之樸亦將不欲也。无名之樸亦將不欲，則豈特无為而已，而亦未始有夫无為者也。天下之動，正夫一者也。侯王守道以至於此，

則可謂不欲以靜矣，天下其有不自正者乎？夫老君真人也，宜不弊弊然以天下萬物為事，而於侯王之間如此其諄諄，何也？道以修之身為真，而以修之天下為普，使王侯者知而守之，則修之天下，不亦普乎？夫不啻其道而欲與天下同之，仁也，欲同之天下而先之侯王，義也。而學者顧見其言有絕棄仁義，則曰老君槌提吾仁義而小之也，吾所不取。嗚呼，彼不見其所以絕棄之意，宜其不取焉耳。

道德真經傳卷之二

道德真經傳卷之三

資政殿學士呂惠卿傳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傳曰：道之可道，非常道，則庸有得而有之者乎？上德者，以無得爲得，唯其無得，乃所以得也，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者，以不失之爲得者也，唯其不失，故雖得而非德，故曰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非故無爲也，率德之自然而實無以爲也。下德不知出此而爲之，

故不能不有以爲也。夫德無以爲足矣，而且有仁焉，則是爲之也。然上仁者之於仁，无所事仁而仁者也，是爲之而無以爲也。仁則不可獨者也，必有義焉，雖上義不得不爲者也，是爲之而有以爲也。仁者施之而已，義則擇所施之宜者也，未責所報也。禮則施報矣，來而不往非禮，往而不來亦非禮，施報之義也。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以其往而不來，雖不以禮繼之，猶不爲非禮以禮之，理固如是也。上仁、上義、上禮猶如此，則其下者不論而見矣。由是觀之，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豈虛言哉？禮之相責望者如彼，則忠信自此薄，亂爭自此起，而智謀之所以用也，是禮雖所以治亂，適所以首亂也。前識雖所以用智，乃所以始愚也。夫何故？人之治常生於厚，厚則其性，薄則其偽，去性而作偽，未有不亂者也。人之自知，常在於明，明則其實，智則其華，離實而務

華，則未有不愚者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忘仁義，絕禮學，遺智慧，而志於道德之大全，是之謂去彼取此。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爲貞而貴高將恐蹶。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邪？非乎？故致數譽無譽，不欲碌碌如玉，珞珞如石。

傳曰：道一而已，而得之則得之者與道爲二，非一也。唯其得之而無得，故謂之得一也。昔之得一者，莫不然也。仰之而天也，得一以清，故覆焉而不傾。俯之而地也，得一以寧，故載焉而不陷。神无形而至寂者也，以得一，故妙乎有生而靈。谷有形而至虛者也，以得一，故應乎所

感而盈。其衆為之物，以得一，故生

而无極。其尊為王侯，以得一，故能制天下之動而貞。夫一則一之不可不致也如此，故一者天之所以清，地之所以寧，寂之所以靈，虛之所以盈，萬物之所以生，而侯王之所以為天下貞者也。使天无以清則裂，地无以寧則發，神无以靈則歇，谷无以盈則竭，萬物无以生則滅，而侯王也，无以為貞而唯貴高之，知其得不蹶邪？故貴以賤為本，則未有貴者，乃貴之所自而立也。高以下為基，則未有高者，乃高之所自而起也。然則貴而无其貴，高而无其高，乃侯王之所以為天下貞而不蹶者邪？是以孤寡不穀，人之所惡而賤也，而貴高以為稱者，以其所本為在此也。故致數而極之，以至於一，則貴不異乎賤，而卑不離乎高，而譽出於无譽矣。譽无譽則毀无毀矣，譽无譽則不可得而貴，毀无毀則不可得而賤。玉可貴故琢之，石可賤故落之，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不可得而貴賤

之謂也。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无。

傳曰：道之周行萬物，非不逝也，而其動常在於反，所謂樞始得其環中，以應无窮者是也。運動乎天地，非不强也，而其用常在於弱，所謂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无有入於无間者是也。故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无，唯有為能生天下之物，而无又能生天下之有，則道之動在於反，而其用在於弱可知已。然則欲反而弱者无他，致一以極乎无而已矣。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无形，道隱无名。夫唯道，善貸且成。

傳曰：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則聞道者死生固不足以累其心，豈苟知之而已哉？上士聞道，真聞之者也，真聞之則无所復疑，特勤而行之而已矣。夫道亦何以勤行為哉？曰觀諸心以契其所聞，則勤行之謂也。中士聞道，聞之而未審焉者也，故若存若亡。若存若亡，則不能勤行之，一出焉，一入焉而已矣。下士聞道，聞之而不信者也，故大笑之。所以大笑者，以情求之而不得故也。使道而可以情求，則彼不笑之矣，故曰不笑不足以為道。若古之建言者有之，凡皆不可以情求之謂也。冥冥之中獨見曉焉，无聲之中獨聞和焉，是之謂明道若昧。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則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是之謂夷道若類。為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无為，是之謂進道若退。上德者，无為而无以為者也，然其應如響，斯不亦若谷乎？大白者，滌除玄覽而无疵者也，然受天下之垢，斯不亦若辱乎？廣德者，廓

乎其无不容也，而未嘗自見自是，自矜自伐也，斯不亦若不足乎？善建者不拔，而建之以常无有，非確然有見者也，故曰建德若偷。體性抱神，

以遊世俗之間而非所驚也，故曰質真若渝。大方體之，无南无北，爽然四解，淪於不測，无東无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此大方之无隅也。大成若缺，然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此大器之晚成也。大音者，聽之不可聞，故希聲。大象者，視之不可見，故无形。凡此者，皆道也。然謂之明而若昧，謂之夷而若類，謂之進而若退，以至音而希聲，象而无形，名與實常若相反，故以道隱於无名，而以名名之則常若相反者也。唯道為能如此，故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而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莫非道也，故曰夫唯道，善貸且成。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炁以為和。人之

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

傳曰：道之在天下，莫與之偶者，莫與之偶則一而已矣，故曰道生一。既謂之一，則謂之者與所謂為二，故曰一生二。有一有二，則有三矣，故曰二生三。故唯无名則已，苟謂之一，則其適遂至於三，三立而萬物生矣，故曰三生萬物。凡幽而不測者，陰也。明而可見者，陽也。有生者，莫不背於幽而不測之陰，而向於明而可見之陽，故曰萬物負陰而抱陽。負則背之，抱則向之也。雖然，必有沖炁以為之和，蓋陰與陽二也，沖炁一也，萬物不得一，无以生故也。故人之所欲者，軒冕富貴也，而其所惡者，孤、寡、不穀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而遂有之以為固，則向陽而不知反之甚者也。古之制名者，以其所惡而為王公之稱者，欲其貴而不忘賤，高而不忘下，

抱而知所負，向而知所反，以不失乎沖一之和而已，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滿招損，謙受增，時乃天道也。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我之所教道也，教而不以我義者，則亦非道而已。蓋唯通於道者為得一，得一則无我，无我不爭。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反是死之徒而已。君子之教人，雖或不同，然至於反一无我，教之所自而生也，故曰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无有入於无間，吾是以知无為之有益。不言之教，无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傳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觀於物則水是也。无有入於无間，觀於物則炁是也。水以其柔弱，故幾於道，然而不能无形者也，而猶攻堅強者莫之能先。炁以其无質，故合於神，然而不能无炁者也，猶能入於无間，而況以无形之至柔，太易之未見炁，於以馳騁天下之至堅，而

入於无間，則孰不為之動，而亦何入而不自得哉？故曰吾是以知无為之有益也。而不言之教，无為之益，天下希及之，是亦不知反其宗而已矣。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傳曰：烈士之所徇者，名也，而至於殘生傷性，則不知身之親於名也，故曰名與身孰親。貪夫之所徇者，貨也，而至於殘生傷性，則不知身之多於貨也，故曰身與貨孰多。所徇者名，則世謂之君子。所徇者貨，則世謂之小人。君子小人之所徇雖或不同，而亡其所存則一也。然則得名與貨而亡其存，則不知亡之病於得也，故曰得與亡孰病。是故愛名欲以貴其身也，以甚愛之，故並其良貴而失之，是大費也。蓄貨欲以富其身也，以多藏之，故并其至富而害之，是厚亡也。夫唯有德者知至貴之在己，而无待於名也，故知足而不

辱；知至富之在己，而无待於貨也，故知止而不殆。不辱不殆，則可以長久矣。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傳曰：萬物始乎是，終乎是，是大成也，然始无所始，終无所止，故若缺。唯其若缺，故其用日新而不敝。萬物酌焉而不竭，是盈也，然益之而不加益，故若沖。唯其若沖，故其用日給而不窮。大直者，曲之而全，枉之而直者也，故若屈。大巧者，刻彫衆形而不為巧者也，故若拙。大辯者，不言而辯者也，故若訥。如是无它，凡以有本故也。本者何也？今夫寒熱者，天地之所為，有形之所不免也，而一躁焉，則可以勝寒，一靜焉，則可以勝熱。以一時之躁靜，猶可以勝天地之所行，況夫體无為之清靜，以為天下正，則安往而不勝者乎？故以言其成，則若缺而不敝，以

言其盈，則若沖而不窮，其直若屈而伸，其巧若拙而工，其辯若訥而論，此之謂有本。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无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傳曰：天下有道，民之智能已於耕食之間，而盜爭銷於无欲之際，而其死已脫矣，故曰却走馬以糞。天下无道，見可欲以為造兵之本，雖有封疆之界，不能定也，故曰戎馬生於郊。然則罪之所由生者，何耶？可欲而已矣，故曰罪莫大於可欲。由可欲故不知足，則雖有餘而不止也。平為福，有餘為禍，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由不知足故欲得，欲而得之，則怨咎之招而兵之所以不已也，故曰咎莫大於欲得。故不知足者，雖足而不足，則知足之足，常足也可知矣。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

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傳曰：天下之所以爲天下者，果何邪？知天下之所以爲天下，則不出戶而知之矣。天道之所以爲天道者，果何邪？見天道之所以爲天道，則不窺牖而見之矣。今夫天下之大，固無窮也，必待出而後知之，則足力之所及者寡矣，所知者幾何哉？天道之遠，固不測也，必待窺而後見之，則目力之所及者寡矣，所見者幾何哉？故曰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知天下之所以爲天下，故不行而知；見天道之所以爲天道，故不見而名。夫何故？以其備於我故也。知之於所不行，名之於所不見，則不爲而成矣。

爲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故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傳曰：爲學者，未聞道者也，未聞道而求之，則不得不搏，故曰益。爲道

者，已聞道者也，已聞道者而爲之，則期至於無爲而已，故曰損。而損之者未免乎有爲也，并其損之者而損焉，而後至於無爲。無爲者，無有而已。無不爲者，乃所以無無也。此之謂絕學無憂。無憂之謂神，神也者，物物而非物者也，則取於天下也何有？由此觀之，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觀莊周之所以應帝王者，而深求之則可知已。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聖人在天下，惴惴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傳曰：人心其神矣乎？操則存，捨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操存捨亡則無常體之可測，出入無時則非今昔之可求，莫知其鄉則非方所之可得。神則若是，人心亦然。聖人先得我心之盡者也，故無常心，而以

百姓心爲心，猶之鑿也無常形，以所應之形爲形而已。聖人之視己心也如此，則其視百姓心亦若是而已，則善不善、信不信，亦何常之有哉？故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知其心之善不善無常，而以德善之故也。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知其心之信不信亦無常，而以德信之故也。物得以生之謂德，形體保神、各有儀則之謂性。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則德者性之所自出，則無不善不信明矣。聖人之在天下，惴惴然不已，爲百姓渾其心。渾其心也者，使信善者不以自異，而不善、不信者不自棄故也。百姓皆注其耳目，唯聖人之爲視聽，而聖人皆孩之。孩之也者，遇之以慈，待之以厚，雖有不善不信，猶善而信之，知其心之無常猶已而已矣。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

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

傳曰：生者死之徒，死者生之始，則生死相為出入而已矣。生之徒十有三，則由生而得生，非幸生者也。死

之徒十有三，則由死而得死，非不幸而死者也。民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則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非不以生為事，顧不得其道，而動之死地者也。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由生得生，

由死得死者，固不必論，而以生為事，而反之死地，其失為在此也。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焉。老子之於此言固已體之，而言蓋以疑之，言聞以質之，何也？此莊周所謂重言耶？嘗試論之：人之所以遇虎兕被甲兵，而虎兕甲兵之所以能傷人者，以吾有身故也。今我視吾心莫知其鄉，則吾

心不可得，吾心不可得，則吾身與物亦不可得，內不見有身，外不見有物，則孰為死地？孰為虎兕甲兵而投其角、措其爪、容其刃哉？然則善攝生者，夫何以加此？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傳曰：萬物之生，常本於无名之物，而其畜常在於一而未形，而物得以生之際。无名者，道也。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者，德也。及其為物，則特形之而已，非其所以生且畜也。已有形矣，則裸者不得不裸，鱗介羽毛者不得不鱗介羽毛，以至於幼壯老死不得不幼壯老死，皆其勢之必然也，故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然則勢出於形，形出於德，德出於道。道德本也，形勢末也，本尊

而未卑，本貴而未賤，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此其所以能以无為之柔弱而勝形勢之剛強，則王侯之所以賓化萬物者，在此而不在彼也。然則雖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至本而言之，則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莫非道也。而道終无名焉，故曰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歿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无遺身殃，是謂襲常。

傳曰：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則經所謂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者是也。无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道常无名而為天下母，何也？蓋有名徒為萬物母，而未足為天下母，无

名天地之始，則自天而下皆生於无名，故曰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也。聞道易，得道難，得道易，守道難。今我既得其母，以與心契矣，非特聞之而已也，則知天下之物皆我之所出也。知天下之物皆我之所出，而我常守之而不失，則天下孰能以其所出而害其所自出哉？此其所以歿身不殆也。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此則守其母之謂也。心動於內而吾縱焉，是之謂有兌。有兌則心出而交物，我則塞其兌而不通，不通則心不出矣。物引於外而吾納焉，是之謂有門。有門則物入而擾心，我則閉其門而不納，不納則物不入矣。內不出，外不入，雖萬物之變芸芸於前，各歸其根而不知矣，夫何勤之有哉？古之人有能廢心而用形者，以此道也。若開其兌而不塞，濟其事而不損，則我之心直為物之逆旅莫適守者，何恃而不亡哉？此所以終身不救也。夫惟守其母者，每見其心於動之微，則寂然不動矣。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故曰見小曰明。守无形之至柔，而物莫之能勝也，故曰守柔曰強。既用其光以照其動之微，復歸其明以反於寂然也，則未嘗開兌濟事，以至於不救，何殃之有哉？如是則襲於知和而深不可見矣，故曰用其光，復歸其明，无遺身殃，是謂襲常。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民甚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資財有餘，是謂盜誇，非道也哉。

傳曰：君子之於道，不可以不剗心。心剗而无餘，雖萬變陳於前，而不足以撓吾之靜，夫何施而畏哉？使我不能剗心，而有介然之知行於大道，則唯施是畏，求其周行不殆，不可得也，況夫開其兌，濟其事者耶？大道之為體，不知而知，則夷之甚者也，而民乃欲以有知求之，是好徑而不知所由也。人之生以食為本，而食必出於田，田治而倉實，倉實而食

足，食足而財豐，財豐而廷治，以知其本之所自出故也。今以介然有知之心，而行於大道，則已不得其母，不得其母則其子非吾有也，非吾有而取之，猶之洒掃其庭內，蕪其田，虛其倉，而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資財有餘，亦非其有而取之矣。非盜誇无以為也，豈道也哉。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以祭祀不輟。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傳曰：凡物以建而立者，未有不拔者也。唯為道者，建之以常无有，則善建而不拔矣。凡物以抱而固者，未有不脫者也，唯為道者，抱神以靜，則善抱而不脫矣。夫唯所建所抱者如此，則其傳豈有窮哉？此子孫所以以祭祀不輟也。世之所謂修

德者，或修之於天下國家，而不知其本真乃在吾身也，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真。或修諸其身，而不能推之於天下國家者，故曰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也。莊周以為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其說出於此也。然則何觀而修之身哉？以身觀身而已矣。何謂以身觀身？今吾觀吾身之所有何自也，則知吾身之所自而有矣；又觀吾身之所以觀者何自也，則知吾觀之所自而觀矣。既知吾身之所自而有，又知吾觀之所自而觀，則所以修之身者已足，而無待於外也。以家觀家，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亦若是而已矣。古之所以藏天下於天下者，用是道也。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終日號而嗑不噉，和之至。知和曰常，知常曰

明，益生曰祥，心使炁曰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傳曰：人之初生，其德性至厚也。比其長也，耳目交於外，心識受於內，而益生日益多，則其厚者薄矣。為道者損其所益生，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故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夫赤子之為物，特以其受沖炁之和，積而未散，而猶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況夫充純炁之守，通乎物之所造，而其和大同於物者，夫孰能害之？魏文侯之間卜商是也。蓋唯精為能致和，何以言之？今夫赤子不知所取而握固，不知所與而峻作，則精也。使赤子也介然有取與之知，則不一而粗矣，其能知是乎，故曰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无所憂愠，故雖終日號而嗑不噉，則和也。使赤子也有所憂愠，則炁戾而不和，其能若是乎，故曰終日號而嗑不噉，和之至。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精而又精，反以相天。精而至於相天，則其

充沖炁之和，以至大同，於物不足異也。故致道之極，則至於復命，復命曰常。含德之厚，則至於知和，知和亦曰常。則道德雖有間，及其會於常，則同也。知常，則常因其自然而不益生，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奚以心使炁為哉？故益生則曰祥。禍福無有，則無人災祥者，禍福兆於此，而人災隨之矣。心使炁則曰強，強梁者死之徒。夫致虛而守柔者，道也，道乃久，沒身不殆。致實而強，則物而已，物壯則老，其道也哉，故曰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傳曰：知至於知常，則知之至也。知之至，則默而成之，而無不理也，何所容心哉？苟為不能無言，則不

能无我，雖知之，非真知者也，故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兑，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則默而成之之道也。若然者，萬物一府，死生同狀，无所甚親，无所甚疏，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就利，不違害，故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榮通，不醜窮，故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夫可得而親疏利害貴賤者，則貴在於物，而物能賤之。不可得而親疏利害貴賤者，貴在於我，而物不能賤也。其為天下貴，不亦宜乎？然則知道者固終不言，故曰今以言言道，則言非道也，而知者乃以言為知，則是知知矣。斯言所以不得不出也，以其言出於无言，雖言猶不言也，夫道豈默然也哉？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

多有。故聖人云：我无為而民自化，我无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无欲而民自樸。

傳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其來久矣，則其所以治國用兵者固不同也。治國者，不可以不常且久者也，故以正而不以奇。正者，所以常且久也。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故有道者不處。兵而常且久，則是處之也，故以奇而不以正。奇者，應一時之變者也。以其故不能不有以為以正，故不以智治國，國之福也。治國而无所事智，則有事之不可以取天下也明矣，故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何以知无事之足以取天下哉？以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而知之也。夫唯為不出於无為，而至於有事，則天下多忌諱，以避其所惡，則失業者衆而民彌貧。人多利器以趨其所好，則下難知而國家滋昏。民彌貧而多利巧，國家滋昏而奇物滋起，此法令所以滋彰，而盜賊多有也。法禁於法之所加，

而不能禁於法之所不加，令行於令之所聽，而不能行於令之所不聽。民貧而多利巧，則令有所不聽矣，國家昏而奇物滋起，則法有所不加矣，此所以滋彰而盜賊多有也。若然者，凡以有事取天下之過也。故聖人云：我无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樸。此則取天下常以无事之證也。蓋我无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則民多利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未之有也。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樸，則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唯其如此，故民多利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也。其復之也，由无為故好靜，无為故民自化，而絕巧棄利，奇物不起。好靜故民自正，而盜賊无有。由无為好靜，故无事而无欲。以无事，故民自富而无忌諱之貧。以无

欲，故民自樸而无利器之昏。其序然也。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无正邪？正復爲奇，善復爲妖。民之迷，其日固久。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傳曰：以正治國，以无事取天下，則其政悶悶。悶悶者，言其不以察爲快也，故其民淳淳。淳淳者，言其不澆於薄也。以智治國，以有事爲天下，則其政察察。察察者，反悶悶者也，故其民缺缺。缺缺者，言其不全於樸也。淳淳故安於德性，而不爲禍福；奇正、善妖之所遷，是不澆於薄也。缺缺故避禍而未必免，求福而未必得。以爲正也，而有時乎爲奇，以爲善也，而有時乎爲妖，而禍福、奇正、善妖，未知孰在也。徒令智多而難治，是不全於樸也。何則？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

淳，至有所拂者有所宜。有所拂者，世所謂禍，而有所宜則福所倚也。有所宜者，世所謂福，而有所拂則禍所伏也。則孰知其極而避就之耶？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則所謂正者果未可知也。今爲正者，後或爲奇，此爲奇者，彼或爲正，善與妖亦然，則天下之禍福、正奇、善妖果未可定也。民自有知以來，迷而執之，其日久矣，奈何重之以察察之政，而使之不得反樸而全乎？是以聖人方而不割，故不以一人斷制利天下；廉而不劌，故勝物而不傷；直而不肆，故能曲全而枉直；光而不耀，故用其光，復歸其明。此无它，取此悶悶而去彼察察故也。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如嗇。夫唯嗇，是謂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无不克。无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傳曰：治人而不以人之所以爲人者

而治之，則人不可得而治矣；事天而不以天之所以爲天者而事之，則天不可得而事矣。精神四達並流，而无所不極，化育萬物，其名爲同帝，則人之所以爲人而天之所以爲天者也。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則人其有不可得而治，天其有不可得而事者乎？故曰治人事天，莫如嗇也。夫唯嗇，其精神而不用，則早復者也。苟爲不嗇而費之，至於神弊精勞，雖欲反其精神，亦无由入矣，其於復也，不亦晚乎？故曰夫唯嗇，是謂早復。人之生也，固足於德，夫誠能嗇而早復之，則德日益以充，故曰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德之至者也。至德者，火不能熱，水不能溺，寒暑不能害，而禽獸不能賊，則安往而不克哉？故曰重積德則无不克。夫有所不克，則其道有時而極也，无所不克，則孰知其極哉？故曰无不克則莫知其極。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

物，莫知其極，則不物而能物物者也。雖有土而无其累矣，故曰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歿身不殆，故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然則嗇之為道，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也。精神者，生之根，嗇而藏之，則根深而生長矣。長生者，視之蒂，衛而保之，則蒂固而視久矣。

道德真經傳卷之三

道德真經傳卷之四

資政殿學士呂惠卿傳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非其神不傷民，聖人亦不傷民。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傳曰：得有國之母以治國，雖大無難也。烹魚者不可以煩，而烹小鮮者尤當全之而不割者也。治大國者亦若是而已，烹而割之則傷矣。以道蒞天下者謂之大制，亦不割以傷之而已。及其至也，則其鬼不神，凡以不傷之所致也。何以言之？鬼之為道，非不神也，厥與人雜擾而見其神，則不能不傷人。而所以不神者，以聖人為能以道蒞天下，使人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无大喜大怒以干陰陽之和，所謂處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者也，則是聖人亦不傷人也。唯聖人為能不傷人，故陰陽和

靜，鬼神不擾，萬物不傷，群生不夭，則其神不傷人也。神不傷人，則无以見其靈響而神焉。由此觀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也，由其神不傷人，故不神也；非神不傷人，由聖人亦不傷人，故其神不傷人也。使聖人之於人，不能全其樸而傷之，而人失其性，至於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人之所以傷神者為多，則神其能不傷人乎？夫唯神不傷人，則神歸德於人，神不傷人而人亦歸德於神矣，故曰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交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故大者宜為下。

傳曰：知以道治其國，固不傷其人矣，而不知所以交天下者，則已雖不傷人，而有傷其人者矣。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交牝，牝常以

靜勝牡，以靜為下，是乃所以交天下而保其入之道也。蓋天下之交牝，而牝常以靜勝牡，而所以勝者，由以靜為下故也。大國誠能居下流以致

天下之交，則牝以靜為下而勝牡之道也，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則所謂或下以取之也。下以取之者，言大之於小，宜若可以無下，而下之者以取之故也。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則所謂或下而取之者也。下而取之者，言小之於大，不得不下而取之故也。蓋大國不過欲兼畜人，而小國不過欲入事人，今大者下小，小復下大，兩者各得其所欲，則其有不取之者乎？取之者，言得其心而不失之謂也。然則大者小者莫不宜為下，而獨曰大者宜為下，何也？小而不能下大，非徒不能取大國，而亦禍災及之矣，則不嫌於不宜，故曰大者宜為下而已。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

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日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為天下貴。

傳曰：萬物負陰而抱陽，沖炁以為和，則未有一物而不足於道者也。室之有奧，深邃燕間，而尊者之所處也。萬物莫不有深邃燕間，尊高之處，則道是也。故曰道者，萬物之奧。唯其如此，故善人之寶，而不善人之所保也。何則？善人知其善之所自出，則得之而有無窮不貲之富，非其寶耶？不善人知其不善，至於此而玄同，則雖有萬惡，渙然而釋矣，非其所保耶？夫言之美者可以市，行之尊者可以加人，則人無善不善，固知美所美而尊所尊也。有道者之於人，猶天地也，天無不覆，地無不載，非特美言尊行之比也，則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所以享於上者，禮之恭、幣之重者也，然不如坐進此道，以道之為天下貴，雖坐而進

之，過於恭禮重幣也。天子三公所以坐而論者，不過此而已矣。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日求以得，有罪以免耶？為天下貴，求以得，則所謂善人之寶。有罪以免，則所謂不善人之所保也。唯其如此，此所以為天下貴而古之所以不得不貴也。

為無為章第六十三

為無為，事無事，味无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由難之，故終無難。

傳曰：有道者，其為常出於不為，故為無為。為無為，故事無事。事無事，故味无味。何則？方吾之為也，求其為者不可得，則為出於不為矣。有為則有事，為而無為則事亦無事也。非徒無事也，雖味之而无味矣。味之者，反覆尋繹之之謂也。道之為物，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

得，雖反覆尋繹之，復歸於无物而已矣。唯其如此，故可以大，可以小，可以多，可以少。多少舉在於我，而所謂怨者固无常心，則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而皆報之以德矣。人之所難忘者怨也，而以德報之，則它不足累其心矣。非徒然也，而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以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而我常无作也。苟有所作，必於易與細而見之，則所謂知幾其神者是也。能得之於吾心，則其推之於天下國家无難矣。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以為大於其細，而不為大於其大故也。出諾易也，復言難也，不慎重於出諾之際，則言難復矣。易而圖之則易也，難而圖之則難矣，不圖之於易圖之始，而圖之於難，則難矣，此俗人之所以寡信而多難也。是以聖人由難之，故終无難，以難之於其易，而不難之於難也。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无為故无敗，无執故无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无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傳曰：其安易持，危而持之則難矣。其未兆易謀，已動而謀之則難矣。其脆易破，則不可使至於堅。其微易散，則不可使至於著。物皆然，心為甚，通諸其心，則於天下國家无難矣。安也，未兆也，則是為之於未有也。脆也，微也，則是治之於未亂也。合抱之木生於毫末，生於小也。九層之臺起於累土，高起於下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遠起於近也。則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其本末常如此也。為之於未有，則是以不為為之也。治之於未亂，則是以不

治治之也。已有而為之，則為之欲成而反敗之；已亂而治之，則執之欲固而反失之也。是以聖人為之於未有，則我固无為也，故无敗；治之於未亂，則我固无執也，故无失。民之從事，常在既有之後，故至於幾成而敗之，以不知其本故也。使知大生於小，高起於下，遠始於近，慎終如始，則无敗事也。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則滑欲於俗而思以求致其明，非知此者也。學不學，以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則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者，非知此者也。

古之善為道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傳曰：衆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我愚人之心也哉。

古之善為道者，在己若此，則推之於民也，固非明之，將以愚之也。察察，昭昭，則所謂明之也。若昏，悶悶，則所謂愚之也。民之失性，居華而去實，故智多而難治。誠欲治之，則去智與故，鎮之以无名之樸，則彼將自化，而以智治之，適所以亂之也。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毀則為賊，治國而以智，則毀其則矣，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治國而不以智，則无介然之知，其道甚夷，而无益生之祥，則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故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非特施之於治國而已，而於身亦楷式而未嘗違也。蓋知其子，守其母，歿身不殆，則不以智治之而福者也。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則以智治之而賊者也。則不以智之與以智，非亦我之楷式乎？誠知楷式而不違其德，可謂玄矣。德而至於玄，則深而不可測，遠而不可量，以情觀之不能莫逆於心，及其至也，與物反本，无所於逆矣，故曰常知楷式，是

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江海為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傳曰：江海之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則能為天下王者，亦善下之而已，則玄德者，乃所以下下之道也。莊周以為以此處下，則玄聖素王之道，而舜之在下，則曰玄德升聞，則玄德者，固聖人所以處下之道也。以處下之道而居人上，乃所以下下之也。聖人有天下也，以言其位則固欲上人也，然以孤寡不穀為稱，而受國之垢與不祥，則以其言下之也；以言其序則固欲先人也，然迫而後動，感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則以其身後之也。夫惟以其言下之，則處上而人

不重，不重則以戴之為輕矣；以其身後之則處前而人不害，不害則以從之為利矣。不重不害，此天下所以樂推而不厭也。夫以其言下之，以其身後之，則不爭者也。樂推而不厭，則天下莫能與之爭者也。非體玄德者，其能若是乎？故曰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傳曰：天下徒見我道之大，而謂其似不肖，而不知其所以大，固似不肖也。何以言之？大道汎兮，其可左右，无乎不在者也。彼見其无乎不在，无可擬者，謂之似不肖，而不知其无不在而似不肖，乃道之所以為

大也。蓋萬物莫非道也，則道外无物矣。道外无物，則无所肖者，此其所以為大也。若有所肖，則道外有物矣。道外有物，則道有所不在，其尚得為大乎？故曰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蓋我道所以如此之大者，以吾无我而不争故也。夫唯无我而不争，故能持人之所難持。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此皆持人之所難持者也。何則？人不能无我而不争，故勇而不能慈，廣而不能儉，先而不能後，則无我不争，乃其所以能保此三寶而持之也。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而我守之，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非慈乎？其行身也，徐而不費，以約為紀，非儉乎？未嘗先人而常隨人，人皆取先，已獨取後，非不敢為天下先乎？夫慈為柔弱矣，而能勝剛強，是能勇也。儉為不費矣，而用之不可既，是能廣也。不敢為天下先，為後人矣，而聖

人用之以為官長者，皆從我者也，是能成器長也。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則剛強之徒而已，死不亦宜乎？夫自事觀之，則軍旅之事愛克厥威允罔功，則慈宜若有所不行也。然自本觀之，則所以能立其威者，以慈而已矣。故曰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夫惟慈故儉，儉故不敢為天下先，則慈者，三寶之所自而始也。捨其慈則死，保其慈則生，則慈乃所以衛吾生者也。故曰天將救之，以慈衛之，慈立而三寶舉矣。

善為士章第六十八

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傳曰：士之為言，事道而以將人為任者也。事道則以不爭而勝，將人則用人之力。若然者，何所事武哉？故曰善為士者不武。為士而无所事武，則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為之下，固其宜也。何

則？體道者不爭，不爭則天下莫能與之爭，則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是謂不爭之德也。體道者能下人，能下人者，樂為之用而不自用，則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用人之力也。德則不爭，力則用人，雖用兵之危，我猶无為，況其它乎？无為為之之謂天德，至於无為，則與天同而无以加矣，故曰是謂配天古之極。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无行，攘无臂，仍无敌，執无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則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傳曰：道之動，常在於迫而能以不爭勝，其施之於用兵之際，宜若有所不行者也。而用兵者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則雖兵猶迫而後動，而勝之以不爭也，而况其它乎？何則？主逆而客順，主勞而客逸，進驕而退卑，進躁而退靜，以順待逆，以逸待勞，以卑待驕，

以靜待躁，皆非所敵也。所以爾者，道之為常出於無為，故其動常出於迫，而其勝常以不爭，雖兵亦猶是故也。誠知為常出於無為，則吾之行常無行，其攘常無臂，其仍常無敵，其執常無兵，安往而不勝哉？苟為不能出於無為，知主而不知客，知進而不知退，是之謂輕敵。輕敵則吾之所謂三寶保而持之者，幾於喪矣，故曰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則幾喪吾寶。夫唯以不爭為勝者，則未有能勝之者也，故曰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傳曰：道法自然，其言亦希而自然。自然則無為，則知之行之也，不乃甚易乎？而天下不能知，不能行，何耶？以言有宗，事有君，而天下不知其宗與君，是以不吾知也。何謂

宗？無為而自然者，言之宗也。自其宗推之，則言雖不同，皆苗裔而已矣，其有不知者乎？何謂君？無為而自然者，事之君也。得其君而治之，則事雖不同，皆臣妾而已矣，其有不行者乎？惟其不知宗之與君，此所以不吾知也。夫道之所以為天下貴，以其不可以知知，不可以知識，故為天下貴。使道而可以知知識，則何貴於道哉？故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以若辱若愚之容而大白盛德，天下鮮儷者，是之謂被褐懷玉。

知不知上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傳曰：道之為體，不知而能知者也。知其不知，而以不知知之，知之至者也，故曰知不知，上。雖知其不知，而以知知之，則其心庸詎而寧乎？故曰不知知，病。夫唯知知之為病而病之，則反乎無知，而知不足以病

之矣，故曰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此而已，故曰以其病病，是以不病。南伯子綦曰：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若子綦者，可謂病病者乎？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唯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傳曰：民不冥於道，而唯識知之尚，故生生厚。生生厚，故輕死。輕死，故不畏威。民至於不畏威，則無所不為，此天之所自以明威而大降其威虐也，故曰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夫唯以道治天下者，知夫充滿天地，包裹六極，凡命於天者，其居之所同然也，勿狹之而已矣。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凡命於天者，其生之所同然也，勿厭之而已矣。夫民無常，在我而已。夫唯我不厭，是以民亦不厭也，則奚不畏威之有

哉？是故聖人自知以常，而不自見以外其身，知常而外其身，乃所以不狹其所居也。自愛以嗇，而不自貴以遺其生，愛嗇而遺其生，乃所以不厭其所生也。故去彼知識之病，而取此不識不知之不病也。

勇於敢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知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執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坦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傳曰：用其剛強而必於外物者，勇於敢者也，則死之徒是已，故曰勇於敢則殺。致其柔弱而无所必者，勇於不敢者也，則生之徒是已，故曰勇於不敢則活。勇於敢者，人以為利，而害或在其中矣。勇於不敢者，人以為害，而利或在其中矣。然則天之所惡，殆非可以知知而識識也，故曰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之動也，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鄰，猶難之若此者，

以天之所惡為不可知故也。夫唯不可知，則不識不知，乃所以順帝之則也。蓋天之生物，因其材而篤焉，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則未嘗與物爭者也，而物莫能違之者，故曰不爭而善勝。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行其生，未嘗差也，故曰不言而善應。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故曰不召而自來。易則易知，而其道盈虛，與時消息，而未嘗違，故曰坦然而善謀。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其聰明明威未嘗自用，而惠吉逆凶猶影響也，故曰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夫唯天之道不可知為如此，聖人所以勇於不敢，而不識不知，乃知所以順之也。

民常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人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而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傳曰：民之為道，固常不畏死者也。唯无狹其所居，无厭其所生，則可以使之畏威而重死矣，奈何以死而懼之而欲其畏死乎？何以知其然也？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則孰敢不畏死而為奇乎？然而執之而不勝，殺之而不止者，則民之不畏死，而不可以死懼之明矣。然則以道治天下者，宜如何哉？常有司殺者殺，勿代之而已矣。何謂常有司殺者殺？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則司殺者天之謂也。刑戮有出於好惡，而不用於天討，則是代司殺者殺也。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者矣，則代司殺者殺，其傷可知也。

民之飢章第七十五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是以輕死。惟无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

傳曰：一夫之耕足以食數口，則奚

至於飢哉？而至於飢者，非以其上食稅之多，故飢耶？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奚難治哉？而至於難治者，非以其上之有為，故難治耶？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居，則奚至於輕死哉？而至於輕死者，非以其生生之厚，故輕死耶？是以聖人无事而民自富，无欲而民自樸，則至於食稅之多而飢，无有也。无為而民自化，好靜而民自正，則至於有為而難治，无有也。自富、自樸、自化、自正，而不飢以難治，則至於生生之厚而輕死，无有也。蓋所以生生之厚而至於輕死者，以其踳跂好知，爭歸於利，而不可止故也。夫唯生生之厚，遂至於輕死，則无以生為者，賢於貴生可知矣。是故聖人不自見以外其身，不自貴以遺其生，知其无以生為而已矣。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

勝，木強則共。堅強居下，柔弱處上。

傳曰：道之為物，无形而不爭，則天下之至柔弱，而人莫之喻也，故以有形喻之。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則雖有形者，亦以堅強而死，柔弱而生，而況體无形之道，而不致其柔弱，其可得乎？是以兵強則恃之而驕，而敵國之所謀也，我驕而敵謀，則所以不勝也。木強則伐，伐之所以共而舉之也，非徒然也。而以位言之，則天以炁在上，地以形在下，炁則柔弱，形則堅強。臣以有為事上，君以无為畜下，有為則堅強，无為則柔弱。堅強居下，柔弱處上，物之理也，然則柔弱之能勝剛強可知矣。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

不處，其不欲見賢耶？

傳曰：天之道，无為而已矣。无為則无私，无私則均，猶之張弓也，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適於均而已矣。夫天之道，非故以抑高而舉下也，无為任物之自然，則高者為有餘，不得不抑而損，下者為不足，不得不舉而益。滿招損，謙受增，時乃天道是也。人之道不能无為，不能无為則不能无私，不能无私則至於損不足以奉有餘，不足異也。夫唯有道者，知未始有物，而有為之與功名皆我所餘，而天下之所不足而爭之，故損之以奉天下而不有此，故曰孰能損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聖人則有道者也，是以為而不恃，功成不居，其不欲見者无它，凡以法天之道而已矣。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其无以易之。故柔勝剛，弱勝強，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

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傳曰：天下之物，唯水為能，因物之曲直方圓而從之，則是柔弱莫過於水者也。而流大物，轉大石，穿突陵谷，浮載天地，唯水為能，則是攻堅强者无以先之也。所以然者，以其雖曲折萬變，而終不失其所以為水，是其无以易之也。夫水之為柔弱，而柔弱之勝剛強，天下莫不知，而老子數數稱之，何也？以天下雖莫不知，而莫能行也。夫聰明睿知足以有臨矣，則其患者豈在於材力之不足也，顧未能損有餘以奉天下，持之以柔弱，而常為名尸智主事任謀府之所累耶？故老子論道德之將終，而數數及此言，又引聖人言以信之曰：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明所以服天下者，在此而不在彼也。夫三代之王必先其令聞，而曰受國之垢與不祥，而為社稷主為天下王，何也？蓋必先其令聞者，非過名之言也，不及名之言也。受國之垢與不祥，則過

名之言也，名不足以言之也。不及名之言應事，應事言之變也。過名之言體道，體道言之正也。正言而曰受國之垢與不祥，故曰正言若反。湯武之言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此知以國之垢與不祥，而受之者也。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人。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傳曰：復讎者不折鏃干，雖有伎心，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不由此道，則怨之所生也，而人欲和之，不可勝解矣，故曰和大怨者，必有餘怨。不善者，吾亦善之，乃所以為德善，和大怨而不免於有餘怨，安可以為善哉？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是乃使復讎者不折鏃干，雖有伎心，不怨飄瓦，而天下平均之道也。蓋古之獻車馬，執右契，右契所以取，左契所以與，則左契者，常以與人而不為物主者也。聖人為而不恃，功成不居，每以有餘奉天下，至

於殺人，則有司殺者殺，而未嘗尸之，則是執左契以與人，而不為物主，此其所以無怨而不責於人之道也。夫豈以和之為悅乎？故有德司契，則不責於人而已；無德司徹，以通物為事者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無親而唯善人之與，是亦執左契而不責於人之道也。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无所乘之；雖有甲兵，无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鷄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傳曰：三代以來至於周衰，其文弊甚矣，民失其性命之情，故老子之言救之質，以反太古之治。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无所乘之；雖有甲兵，无所陳之。此救之以質而反乎太古之道也。莊周稱至德之世曰：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

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則若此者，非特老子之言而已，古固有是道也。然《詩》《書》之所言，則止於堯舜三代，而老子欲反太古之治，何哉？曰：夫道與世之交相喪久矣，非大道不足使人反性命之情，言道而不及其世，不足以知大道之已試，此其所以必反太古之治也。然則世去太古也久矣，遂可以盡復乎？曰：未可也。然則其言之何也？曰：禮至於兼三王，樂至於備六代，其文極矣。然而禮不以玄水大羹，而措之醴酒和羹之下，樂不以嘒管清聲，而加之朱絃疏越之上者，使人知禮樂之意所不得已者如彼，而所欲反本復始如此也。方斯時也，孔子方求文武周公之墜緒而賡之，老子論其道與世如此，其意猶是而已矣。譬之月建已

而火始王，而金炁已生於其間矣，此五材所以相繼而不絕也。故聞古之治，雖有什伯之器而不用，有舟輿而不乘，有甲兵而不陳，則舉大事，用大眾，非得已也。聞其民結繩而用之，鄰國相望，雞犬相聞，至老死而不相往來，則煩文倦令，督稽趣留，而足迹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非得已也。則不得已者，常在於此，而所欲復者，常在於彼也，則其肯煩事為以深治人之過乎？然則欲天下不安平泰，不可得也。即歿而不言，猶屏玄水，徹疏越，其孰知禮之寧儉而樂之節樂為反本復始之意乎？夫聖人之言，豈小補哉。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無積，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傳曰：道之為物，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可以默契，不可以情

求者也。則信言者，信此而已，安事善^②？美言者^③，善此而已，安事辯？知言者，知此而已，安事博？由是觀之，則美者不信，辯者不善，博者不知，可知已。何則？雖美與辯與博，而不當於道故也。道之為物，未始有物者也。聖人者，與道合體，夫何積之有哉？唯其無積，故萬物與我為一。萬物與我為一，則至富者也，故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使其有積也，則用之有時而既矣，安能愈有而愈多乎？老子之言也，內觀諸心，外觀諸物，仰觀諸天，俯觀諸地，無有不契，是信也。然而下士聞而笑之，天下以為似不肖，是不美也。言之至近而指至遠，是善也。然而非以言為悅，是不辯也。其知至於无知，是知也。而其約不離乎吾心，是不博也。而學者以美與辯與博求之，則疏矣。老子之道也，以有積為不足，雖聖智猶絕而棄之，是無積也，故至无而供萬物之求，則是愈有而愈多也。而學者於

是不能剗心焉，則不可得而至也。凡物有所利則有所不利，有所不利則不能不害矣。唯天之道，无所利則无所不利，无所不利則利而不害矣。凡物之有為者，莫不有我，有我故有爭。唯聖人之道，雖為而无為，无為故无我，无我故不爭，是天之道而已矣。

道德真經傳卷之四

- ① 救之質：疑作「救之以質」。
- ② 安事善：疑作「安事美」。
- ③ 美言者：疑作「善言者」。

（劉固盛點校）

006 道德真經論

經名：道德真經論。宋司馬光注。四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都玉訣類。原經无章名，今據王弼本補。

道德真經論卷之一

司馬氏註

太史公曰：老子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後人因其篇首之文，名上篇曰道，下篇曰德。夫道德連體，不可偏舉，今從本名。

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世俗之談道者，皆曰道體微妙，不可名言。老子以為不然，曰道亦可言道耳，然非常人之所謂道也。名亦可強名耳，然非常人之所謂名也。常人之所謂道者，凝滯於物。所謂

名者，苛察繳繞。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天地，有形之大者也，其始必因於無，故名天地之始曰無。萬物以形相生，其生必因於有，故名萬物之母曰有。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徼，邊際也。萬物既有，則彼無者宜若無所用矣。然聖人常存無不去，欲以窮神化之微妙也。無既可貴，則彼有者宜若無所用矣。然聖人常存有不去，欲以立萬事之邊際也。苟專用無而棄有，則蕩然流散，無復邊際，所謂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也。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玄者，非有非無，微妙之極致也。

二章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

美善有迹，為衆所知，非美之至者

也。

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

凡事有形迹者，必不可齊。不齊則爭，爭則亂，亂則窮，故聖人不貴。

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

用智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

行不言之教。

其身正，不令而行。

萬物作焉而不辭，

心之出也，物或未之。物至而應，無所辭拒。

生而不有，

存養萬物而不取以為己有。

為而不恃，

聖人於天下不能全無所為，但不恃

之以為己力耳。

功成不居。

不自滿假。

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

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三章

不尚賢，使民不爭；

賢之不可不尚，人皆知之。至其末流之弊，則爭名而長亂，故老子矯之，欲人尚其實，不尚其名也。

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

使民無利欲之心。

實其腹，

足食也。

弱其志，

不敢爭奪。

強其骨。

盡力。

常使民無知無欲，

甘其食，美其服，不知其外更有何欲。

使夫知者不敢為也。

衆莫之應。

為無為，則無不治矣。

為之使至於無為。

四章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

深不可測，常為物主。

挫其銳，

鋒角猛露，道所惡也。

解其紛，

事為煩亂，道所鄙也。

和其光，

輝華顯赫，道所賤也。

同其塵，

汗辱卑下，道所貴也。

湛兮似或存。

湛然不動，若有若亡。

吾不知誰子，象帝之先。

言其先天地生，物莫能踰。

五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芻狗，祭祀之具也，未用則貴，已用

則賤。天生五材，力盡而弊之，有似

不仁。

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

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橐，排也。籥，樂籥。橐籥之中，空

洞無情，故虛而不可窮屈，動而不可竭盡。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能守中誠，不言而信。

六章

谷神不死，

中虛故曰谷，不測故曰神。天地有窮而道無窮，故曰不死。

是謂玄牝。

玄者，言其微妙。牝者，萬物之母。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天地由之以生。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微而不絕，若亡若存，無物不用，而未嘗勤勞。

七章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

其不自生，故能長久。

凡有血氣之類，皆營為以求生。惟

天地無為而自生。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

存。

亦不一用力。
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衆人之私小，聖人之私大。小之至者，父子乖離，不能保一身。大之至者，蠻夷率服，享祚百世。

八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又不爭，處衆人之所惡，人惡卑也。
故幾於道。
道無水有，故曰幾。
居善地，若水處下。
心善淵，深靚。
與善仁，潤物。
言善信，妍媸無隱。
政善治，滌穢。
事善能，任物圓方。

動善時。
隨時凝泮。

夫唯不爭，故無尤。
爭者，事之末也。與物無競，莫之怨惡，何過之有？故特美之。

九章

恃而盈之，不如其已；
恃勢恃位，恃才恃德，而自滿者，不如無勢無位，無才無德。
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揣知物情，銳求進入，必將失之。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四時更運，功成則移。

十章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爲乎？
善愛民者，任其自生，遂而勿傷。善治國者，任物以能，不勞而成。
天門開闔，能爲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聰明睿智，守之以愚。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長謂下知有之，宰謂有所制割。

十一章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以其虛中受物，故能以寡統衆。
埴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埴埴，和也。埴，土也。
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禮至於無體，樂至於無聲，刑至於無刑，然後見道之用。

十二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爽，失也。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皆以外傷內。

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腹內守，目外慕。

十三章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

寵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為士者以道德為上，爵祿為下。上榮也，下辱也。眾人乃寵其辱，操之則慄，舍之則悲。

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

由有其身。

及吾無身，

歸之自然。

吾有何患？

色聲味貨，身之大患也。眾人乃貴之甚於身，皆徇外而忘內故也。

故貴以身為天下者，可以託天下矣；愛以身為天下者，可以寄天下矣。

夫貴重天下者，天下亦貴重之。愛利天下者，天下亦愛利之。未有輕賤殘賊天下，而天下貴重之者也。故聖人之貴愛天下，所以貴愛其身也，如此則付以大器，必能守之。

十四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無色。

聽之不聞名曰希，

無聲。

搏之不得名曰微。

無體。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

皆歸於無。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

皦，明也。道之升，萬物以生而不可見。道之降，萬物以息而未嘗亡。

繩繩兮不可名，

繩繩兮不可名，

繩繩，延長之貌，曰有曰無，皆強名耳。

耳。

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

象。

欲言無邪，則物由以成。欲言有邪，

則不見其形。

無物之象，是謂惚恍。

若有若無。

迎之不見其首，

無始。

隨之不見其後。

無終。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古之道，無也。

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道以無為紀。

十五章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識，故強為之容。

但言其外貌可見者。

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客，渙兮若冰之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

有道之士外貌皆然。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是以能弊復成。

謙受益。

謙受益。

十六章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萬物之動，必復歸於靜。

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

物出於無，復入於無。

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物靜則從天命。

復命曰常，

誰能違天。

知常曰明。

動靜不失其時。

不知常，妄作凶。

違理而動。

知常容，

虛靜則無不包。

容乃公，

無偏無黨。

公乃王，

為天下所歸往。

王乃天，

與天合德。

天乃道，

天法道。

道乃久，

無疆。

歿身不殆。

虛則無所違拒，靜則無所侵犯，何危之有？

十七章

太上，下知有之；

莫知帝力。

其次，親之譽之；

有迹。

其次，畏之；

強以威服。

其次，侮之。

威德皆亡。

信不足，有不信。猶其貴言。

猶當作由。欲盡復其言，必不能周。

功成事遂，百姓曰我自然。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

田而食。

十八章

大道廢，有仁義；

道者涵仁義以為體，行之以誠，不形於外。故道之行，則仁義隱；道之

廢，則仁義彰。

知慧出，有大偽；

小人依善而為惡。

六親不和，有孝慈；

國家昏亂，有忠臣。

六親，父子兄弟夫婦也。若六親自和，國家自治，則孝慈忠臣不知其所

寡欲。

無我。

在矣。魚不能相忘於江湖，則濡沫之德生焉。

十九章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聖智所以利民也，至其末流之弊，乃或假聖智以害民，故老子矯之云爾。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孝慈，仁義之本也。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巧於利民，聖智之本心也。盜賊乃竊巧以利己。

此三者，以為文而未足，故令有所屬。屬，著也。聖智、仁義、巧利，皆古之善道也，由後世徒用之以為文飾，而

內誠不足，故令三者皆著於名而喪其實。

見素

任真。

抱樸，

存本。

少私

無我。

寡欲。

無我。

寡欲。

無我。

寡欲。

無我。

無求。

二十章

絕學無憂。

學之所以不可已者，為求道也。若棄本而逐末，則勞而無功，不若不學之無憂也。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唯則為恭，阿則為慢。在有道者觀之，唯阿善惡同歸於無，相去無幾。然恭則人喜，慢則人怒，善則受福，惡則致禍，怒集禍來，將喪其身，亦不得不畏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耶？

荒兮其未央哉。

恭與善皆細行，聊以避害耳，未足以為大道也。大道廣遠，不可量。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

以外物為悅。

我獨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

孩，小兒笑也。

乘乘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

務於多得。

而我獨若遺。

不有於物。

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忽兮其若晦，飄兮似無所止。衆人皆以，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受乳哺於元和。

受乳哺於元和。

道德真經論卷之一

道德真經論卷之二

司馬氏註

二十一章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為物，唯恍唯惚。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窈兮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信，驗也，皆所謂無狀之狀。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二十二章

曲則全，

強直自遂，鮮不缺折。

枉則直，

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

而通諸海則由諸。

窪則盈，

水息淵，木消枝，山殺瘦，澤增肥。

弊則新，

衣錦尚絅。

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為天

下式。

一，少之極也。

不自見，故明；

晦然而日彰。

不自是，故彰；

稽于衆，舍己從人。

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

功名永久。

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沒身不殆。

二十三章

希言自然。

知道者不言而喻，故曰自然。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躁人多辭，必不能安固於道。

故從事於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

皆自得之。

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

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

自然相應。

信不足，有不信。

由其貴言。

二十四章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

心有所屬，故不能兩存。

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

皆外競而內亡。

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盛饌之餘，本雖美，更可穢也。本雖有功而自伐，更爲疣贅也。或惡之，猶云或擊之也。

二十五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混然自成。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

無與之匹，故曰獨立。變化終不失

其常，故曰不改。

周行而不殆，

周行無所不至而不危。

可以爲天地母。

能生大形。

吾不知其名，

名以定形，混然無形，不可得而定。

字之曰道，

取於無物不由。

強名之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明王者，不得以位自驕。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二十六章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守重靜以爲本。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不以為意。

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君輕躁則臣不畏，臣輕躁則君賤之。

二十七章

善行者無轍迹，善言者無瑕謫，善計者不籌筭，

知其必然。

善閉者無關楗而不可開，

固國不以山谿之險。

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

域民不以封疆之界。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二十八章

知其雄，守其雌，

有武而不用。

爲天下谿。

處卑而爲衆所歸。

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由德以歸道。

知其白，守其黑，

白清潔，黑濁惡。

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

材見於外則如器，各有所能。聖人因其所能，用爲衆官之長。

故大制不割。

因其自然。

二十九章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者，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爲之則傷自然，執之則乖變通。

故物或行或隨，或响或吹，或強或贏，或載或墮。

載，成也，此皆物自然之性。

是故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任物自然，但去此三者而已。

三十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物極則反，故曰好還。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明兵者凶器。

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

果猶成也，功成則已。

果而勿矜，果而勿驕，果而勿伐，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明強者不得久。

三十一章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

兵愈佳則害人愈多。

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勝而不美，若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則以喪禮處之。

此言兵之不祥。

三十二章

道常無名，

不可指的。

樸雖小，

樸者，道之質。

天下不敢臣。

言其尊。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

侯王守道，則物服，氣和，民化。

始制有名，

聖人得道，必制而用之，不能無言。

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雖以有名教民，亦務簡要，勿令滋彰。

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有為之教，比之於道，大小絕殊，然亦終歸於道。

三十三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自知自勝尤難。

知足者富，

常足。

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

得所則安。

死而不亡者壽。

身沒道存。

三十四章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言無執。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

皆與之。

功成而不居，衣被萬物而不為主。故常無欲，可名於小矣；

易足。

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三十五章

執大象，天下往。

道之見者謂之象，聖人執之，以為天下王。

往而不害，安平泰。

不以有為害之。

樂與餌，過客止。

衆人凝滯於物。

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

聽之不足聞，

異於樂餌。

用之不可餌。

虛而不屈。

三十六章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知微之明。

柔弱勝剛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三十七章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

作，動也。

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

兼忘。

無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道德真經論卷之二

道德真經論卷之三

司馬氏註

三十八章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推至誠而行之，不自以為德。

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慕德之名，循其迹而求之。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

我無為民自化。無以為猶言無用有為也。

下德為之而有以為。

有為之德，不修則廢。

上仁為之而無以為，

因民所利而利之。

上義為之而有以為。

制而用之。

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立制度以強民，民不肯從，則用刑以威之。仍，引也，字或作扔。

故失道而後德，

道無形，德無迹。

失德而後仁，

魚相煦以沫。

失仁而後義，

恩不能懷，必加裁制。

失義而後禮。

制其外貌。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忠信，禮之本也。守其文，忘其本，

則巧偽橫生矣。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

世有億度屢中者，人或謂之智，而多言數窮，未免於愚也。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

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三十九章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其致之一也。

一者，道之子，物之祖也，故莫不賴之以成功。以事言之，常久不已，所謂一也。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

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蹙。

離本失道，不常故也。

故貴必以賤為本，高必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邪，非乎？

不敢忘本。

故致數輿無輿，

式較軹輶，各指其名，則無復輿矣。

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四十章

反者道之動，

一陰一陽之謂道。

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於無。

四十一章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

非常之道，固非常人所知。

故建言有之：

古之立言。

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

類，絲節也。

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直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

物賴以成而不能有，故謂之貸。

四十二章

道生一，

自無入有。

一生二，

分陰分陽。

二生三，

濟以中和。

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

負猶背也，抱猶嚮也。

沖氣以為和。

萬物莫不以陰陽為體，以沖氣為用。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滿招損，謙受益，皆所以去甚泰，就

中和。

人之所教，亦我教之。

亦我教之，猶言我亦教之。

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

為眾教之父。

四十三章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泰山之溜穿石。

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

形之細者，無若微塵，然不能入無隙

之物。唯無有乃可以入於無間。

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知之者鮮。

四十四章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

亡，孰病？

得名貨而亡身，與身而亡名貨二者，

孰病？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

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四十五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沖，其用

不窮。

物成必毀，盈必溢，理之常也。有道

者雖成若缺，雖盈若沖，故不弊不

窮。

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

寒，

動作。

靜勝熱，

無為。

清靜為天下正。

虛靜以觀萬物。

四十六章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

無求不爭，舍外修內。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貪欲無厭，舍內競外。

罪莫大於可欲，

匹夫無罪，懷璧其罪。

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

知足，常足矣。

四十七章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得其宗本。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去本逐末。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

至理不易。

不為而成。

四十八章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

去其浮冗。

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

不為矣。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有為則滯闕

於一隅，故無為則無不為矣。

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

使天下自歸之。

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強之則物不從。

四十九章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

隨時因物，應變從道。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

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

信矣。

彼雖不善，吾自為善以接之，不失其

善矣。彼雖不信，吾自守信以待之，

不失其信矣。

聖人在天下，惴惴焉為天下渾其心。

渾其心，無所間別。

百姓皆注其耳目焉，

則而象之。

聖人皆孩之。

愛之如赤子。

五十章

出入生死，

出生地則入死地。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

動之死地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

之厚。

言十人之中，大約柔弱以保其生者

三，剛強以速其死者三，雖志在愛生

而不免於趨死者亦三。其所以愛生

而趨死者，由其自奉養太厚故也。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

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

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

死地。

兕虎以喻強暴。處強暴之間而不見

害者，以其柔順不爭故也。

五十一章

道生之，

宗本無形謂之道。

德畜之，

氣象變化謂之德。

物形之，

聚而成物，質性散殊。

勢成之，

生必長，長必成，自然之勢。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為之父母。

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

聖人道德洽於天下，其為人所推戴

亦然。

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

養之覆之。

及其成功，皆歸於道。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

玄德。

五十二章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

始謂道也，道者萬物之所生。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因道以立禮樂刑政。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

不可忘本棄道。

塞其兑，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兑，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光外燭，明內景。

五十三章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民甚好徑。

道本簡易，由人之好鑿，故失道。

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

失道之國，好察近而遺遠，逐末而忘本，故視其朝若修治，而察其民實貧困。

服文彩，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誇。

取非其有謂之盜。德薄位尊，智小謀大，危亡將及。曾不自知，乃更矜誇，以為得意，服美不稱，積實無厭，故曰盜誇。

盜誇，非道也哉。

所以有此誇者，豈非本欲行道，而更鑿以致失哉。

五十四章

善建者不拔，

深根固蒂，不可動搖。

善抱者不脫，

民心懷服，不可傾奪。

子孫祭祀不輟。

享祚久長。

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

餘當作賒。

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皆循本以治末，由近以及遠。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

如一。

以天下觀天下。

以古況今。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以一知萬。

五十五章

含德之厚者，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言和厚之至者，雖伎夫所不忍害。

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嗄，和之至也。

皆在其自然。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

祥，善也。和之善者，可以益生。

心使氣曰強。

志，氣之率也，心動則氣亂，氣亂則昏，心不能制，故有悖暴之行。衆人皆以氣盛者為強，老子獨以心能使氣者為強也。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不用其壯，可以後亡。

五十六章

知者不言，

得之於內。

言者不知。

求之於外。

塞其兑，閉其門，

不出入。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

玄者極深，固者無外。

故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守道故不動。

故為天下貴。

五十七章

以正治國，政者，正也。

以奇用兵，

兵家尚詐。

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民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法出姦生。

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

安而勿擾。

我好靜而民自正，

正己而物正。

我無欲而民自樸。

雖賞之不竊。

五十八章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責大體而已。

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政苛則無完人。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邪？

禍中有福，福中有禍，天下無正禍正福。

正復為奇，善復為妖。

非獨禍福為然，邪正善惡亦常反覆，皆由物極則反。

民之迷也，其日固久。

天下莫能知之。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剝，

剝，刮也。

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皆不欲至其極。

道德真經論卷之三

道德真經論卷之四

司馬氏註

五十九章

治人事天，莫若嗇。

省嗇精神。

夫唯嗇，是謂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不遠而復，不離於德，可以修身。

重積德則無不克。

念德不怠，庸可敵乎。

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廣運。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然後能保其國家。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母謂存神育德。

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六十章

治大國，若烹小鮮。

擾之則爛。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

物各得其所，無妖災。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

寒暑風雨，變化生成。

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

聖人與鬼神合其吉凶。

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民，神之主也。聖人不傷人，則神亦不傷矣。

六十一章

大國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

交猶歸聚也，言大國所以為王霸，下流所以為江海，皆以此。

牝常以靜勝牡，以其靜為之下。

覆解牝之為德。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以取取人，而取為人所取。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為下。

畏天者保其國，樂天者保天下。

六十二章

道者，萬物之奧也，

妙萬物而為言。

善人之所寶，

守而用之。

不善人之所保。

依於有道以自安。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

美而言之，可以使人從教，若市之得物。尊而行之，可以使人信服，必不為人下。

為入下。

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所貴於道者，為其兼容敦化，若中者棄不中，才者棄不才，不得為有德。

故立天子，置三公，

立君以司牧其民，置輔以師保其君。

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拱璧，璧大如拱也。古者進物，必有以先之。寶用有盡，道用無窮。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為天下貴。

有求而循道者，無不得。有過而從

道者，無不免。

六十三章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

報怨以德。

視小若大，視少若多，犯而不校。

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

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

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故能無為

而治。

夫輕諾必寡信，

故子路無宿諾。

多易必多難。

小人先易而後難。

是以聖人由難之，故終無難矣。

君子先難而後易。

六十四章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豪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皆言防微慎始。

為者敗之，

傷自然。

執者失之。

滯於物。

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

無成無虧。

無執故無失。

無喪無得。

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

聖人所欲者，不欲也，故不貴珍奇。

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衆人用心過分，更成贅疣，故人所學者在於不學，以復衆人之所過。萬物生成，皆不出自然，聖人但以輔之，不敢強有所爲也。

六十五章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去華務實，還淳反樸。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姦詐亂政。

故以智治國，國之賊；

上下相欺。

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王道正直。

知此兩者，亦楷式也。常知楷式，是謂

玄德。

知用智不若不用，非有精微之德，其孰能與於此。

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復至於大順。

物情莫不貴智，而有玄德者獨賤之，雖反於物，乃順於道。

六十六章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滿招損，謙受益。

六十七章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

肖，似也，言異於衆人。

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夫慈，故能勇；

仁者必有勇。

儉，故能廣；

約省則有餘。

不敢爲天下先，故能爲成器長。

成器猶成法也，爲衆教之父，故曰爲成器長。

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

必爲物所害。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

仁者，衆之所附。

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人不忍傷。

六十八章

善爲士者不武，

以德服人。

善戰者不怒，

我徂惟求定。

善勝敵者不爭，

不戰而屈人兵。

善用人者爲之下。

得其歡心。

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也。

德與天合，自生民以來無以加也。

六十九章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主謂以強兵為己任。客謂人加於己，己不得已而應之。

不敢進寸而退尺。

謙而不貪。

是謂行無行，

不行而自至。

攘無臂，

無臂而可以攘人。

仍無敵，

敵自服，不必仍。

執無兵。

不執兵而全勝。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則幾喪吾寶。

寶謂三寶。

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辭直而不爭者，為眾所哀。

七十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

易簡。

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精一。

言有宗，

體要。

事有君。

返本。

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

有知則知道矣。

知我者希，則我貴矣。

道大，故知之者鮮。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蒙以養正。

七十一章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知之如不知，則速怨。不知而強知，

則招患。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之不病，以

其病病，是以不病。

病人能自知其病，斯不甚病矣。

七十二章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

弗畏入畏。

無狹其所安，

不擇地而安之。

無厭其所生。

甘其食，美其服。

夫惟不厭，是以不厭。

不厭於物，亦不為物所厭。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

人不知而不愠。

自愛不自貴，

卑以自牧。

故去彼取此。

去外慕，取內樂。

七十三章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知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

人知此而避殺就活，是利也。亦有知此而更速死者，害也。豈非天之惡人如此乎？孰能知其意故哉？是以聖人於天道亦不敢易言之。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任物自然，物莫能違。

不言而善應，

隨其順逆，應以吉凶。

不召而自來，

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緝然而善謀。

緝，緩貌。不忽遽，而事無不成。

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恢恢，大貌。

七十四章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見利則忘生，是不畏死。

若使人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夫孰敢也？

奇，邪也。

常有司殺者殺。

天將去惡，必假手於一人。

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者，希不自傷其手矣。

妄作凶。

七十五章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

擾之故難治。

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

求利所以養生也，而民常以利喪其生。

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

外其身而身存。

七十六章

民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生也柔脆，其死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

兵驕者滅。

木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七十七章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

虧盈益謙。

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以貴抑賤，以富奪貧，以智加愚，以

賢陵不肖。

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不處，其不欲見賢邪？

聖人功德有餘，故推以與人。

七十八章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

能勝，以其無以易之也。故柔勝剛，弱

勝強，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聖人之言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

國不祥，是謂天下王。故正言若反也。

含垢納污，乃能成其大。

七十九章

和大怨者，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八十章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重復。

愛生安土。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

不遷。

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不爭。

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不相欺。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

雖疏惡隘陋，自以為甘美安樂。

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

信近。
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無求。

八十一章

信言不美，
質直。

美言不信。

華巧。

善者不辯，

吉人寡辭。

辯者不善。

盜言孔甘。

知者不博，

一以貫之。

博者不知。

多岐亡羊。

聖人不積，

不私無物。

既以爲人已愈有，

德智無窮。

既以與人已愈多。

損之而益。

天之道，利而不害；

春生秋成，以美利利天下。
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不能無爲，然輔而不強。

道德真經論卷之四

(劉固盛點校)

007 道德真經註

經名：道德真經註。又名：老子解。宋蘇轍注。四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參校本：無求備齋影印寶顏堂秘笈本（簡稱寶顏本）。

道德真經註卷之一

眉山蘇轍註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

莫非道也。而可道者不可常，惟不可道，而後可常耳。今夫仁義禮智，此道之可道者也。然而仁不可以為義，而禮不可以為智，可道之不可常如此。惟不可道，然後在仁為仁，在義為義，在禮為禮，在智為智。彼皆不常，而道常不變，不可道之能常如

此。

名可名，非常名。

道不可道，而況可得而名之乎？凡名皆其可道者也。名既立，則圓方曲直之不同，不可常矣。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自其無名，形而為天地，天地位而名始立矣。自其有名，播而為萬物，萬物育而名不可勝載矣。故無名者道之體，而有名者道之用也。聖人體道以為天下用，入於衆有而常無，將以觀其妙也。體其至無而常有，將以觀其徼也。若夫行於其徼而不知其妙，則粗而不神矣。留於其妙而不知其徼，則精而不遍矣。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

以形而言有無，則信兩矣。安知無運而為有，有復而為無，未嘗不一哉。其名雖異，其本則一，知本之一也，則玄矣。凡遠而無所至極者，其色必玄，故老子常以玄寄極也。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言玄則至矣，然猶有玄之心在焉。玄之又玄則盡矣，不可以有加矣，衆妙之所從出也。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矣。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聲音之相和，前後之相隨。

天下以形名言美惡，其所謂美且善者，豈信美且善哉。彼不知有無、難易、長短、高下、聲音、前後之相生相奪，皆非其正也。方且自以為長，而有長於我者臨之，斯則短矣。方且自以為前，而有前於我者先之，斯則後矣。苟從其所美而信之，則失之遠矣。

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

當事而為，無為之之心；當教而言，無言之之意。夫是以出於長短之度，離於先後之數，非美非惡，非善非不善，而天下何足以知之。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不居。

萬物為我作，而我無所辭。我生之為之，而未嘗有，未嘗恃。至於成功，亦未嘗以自居也。此則無為不言之報，其為美且善也，豈復有惡與不善繼之哉。

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聖人居於貧賤而無貧賤之憂，居於富貴而無富貴之累，此所謂不居也。我且不居，彼尚何從去哉，此則居之至也。

不尚賢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也，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

尚賢，則民恥於不若而至於爭。貴難得之貨，則民病於無有而至於盜。見可欲，則民患於不得而至於亂。雖然天下知三者之為患，而欲舉而廢之，則惑矣。聖人不然，未嘗不用賢也，獨不尚賢耳。未嘗棄難得之貨也，獨不貴之耳。未嘗去可欲也，獨不見之耳。夫是以賢者用而民不

爭，難得之貨可欲之事畢效於前，而盜賊禍亂不起，是不亦虛其心而不害腹之實，弱其志而不害骨之強也哉。今將舉賢而尚之，寶貨而貴之，銜可欲以示之，則是心與腹皆實也。若舉而廢之，則是志與骨皆弱也。心與腹皆實，則民爭；志與骨皆弱，則無以立矣。

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不以三者銜之，則民不知所慕，澹乎其無欲，雖有智者，無所用巧矣。為無為，則無不治矣。

即用三者之自然而不尚、不貴、不見，所謂為無為也。

道沖章第四

道沖而用之，或似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

夫道沖然至無耳，然以之適衆有，雖天地之大，山河之廣，無所不遍，以其無形，故似不盈者。淵兮深眇，吾知其為萬物宗也，而不敢正言之，故曰似萬物之宗。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

似或存。

人莫不有道也，而聖人能全之。挫其銳，恐其流於妄也。解其紛，恐其與物構也。不流於妄，不構於物，外患已去，而光生焉，又從而和之，恐其與物異也。光至潔也，塵至雜也，雖塵無所不同，恐其棄萬物也。如是而後全，則湛然其常存矣，雖存而人莫之識，故曰似或存耳。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道雖常存，終莫得而名之，然亦不可謂無也，故曰此豈帝之先耶。帝先矣而又先於帝，則莫或先之者矣。

天地不仁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天地無私，而聽萬物之自然，故萬物自生自死，死非吾虐之，生非吾仁之也。譬如結芻以為狗，設之於祭祀，盡飾以奉之，夫豈愛之，時適然也。既事而棄之，行者踐之，夫豈惡之，亦適然也。聖人之於民亦然，特無以害之，則民全其性，死生得喪，吾

無與焉。雖未嘗仁之，而仁亦大矣。天地之間，其獨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排之有橐與籥也，方其一動，氣之所及，無不靡也，不知者以為機巧極矣。然橐籥則何為哉？蓋亦虛而不屈，是以動而愈出耳。天地之間，其所以生殺萬物，雕刻衆形者，亦若是而已矣。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見其動而愈出，不知其為虛中之報也，故告之以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之不窮也。

谷神不死章第六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谷至虛而猶有形，谷神則虛而無形也。虛而無形，尚無有生，安有死耶？謂之谷神，言其德也。謂之玄牝，言其功也。牝生萬物，而謂之玄焉，言見其生之而不見其所以生也。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玄牝之門，言萬物自是出也。天地根，言天地自是生也。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綿綿，微而不絕也。若存，存而不可見也。能如是，雖終日用之而不勞矣。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

天地雖大而未離於形數，則其長久蓋有量矣。然老子之言長久極於天地，蓋以人所見者言之耳。若夫長久之至，則所謂天地始者是矣。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天地生物而不自生，立於萬物之外，故能長生。聖人後其身而先人，外其身而利人，處於衆入之表，故能先且存。如使天地與物競生，而聖人與人爭得，則天地亦一物耳，聖人亦一人耳，何以大過之哉。雖然，彼其無私，非以求成私也，而私以之成道，則固然耳。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曰：天以一生水。蓋道運而為善，猶氣運而生水也，故曰上善若水。二者皆自無而始成形，故其理同。道無所不在，無所不利，而水亦然。然而既已麗於形，則於道有間矣，故曰幾於道矣。然而可名之善，未有若此者也，故曰上善。

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

避高趨下，未嘗有所逆，善地也。空虛靜默，深不可測，善淵也。利澤萬物，施而不求報，善仁也。圓必旋，方必折，塞必止，決必流，善信也。洗滌群穢，平準高下，善治也。遇物賦形，而不留於一，善能也。冬凝春泮，涸溢不失節，善時也。

夫惟不爭，故無尤。

有善而不免於人非者，以其爭也。

水惟不爭，故兼七善而無尤。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如長保。

知盈之必溢，而以持固之，不若不盈之安也。知銳之必折，而以揣先之，不如揣之不可必恃也。若夫聖人有而不有，尚安有盈；循理而後行，尚安有銳。無盈則無所用持，而無銳則無所用揣矣。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四時之運，功成者去。天地尚然，而況於人乎？

載營魄章第十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魄之所以異於魂者，魄為物，魂為神也。《易》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魄為物，故雜而止；魂為神，故一而變。謂之營魄，言其止也。蓋道無所不在，其於人為性，而性之妙為神。言其純而未雜則謂之一，言其聚而未散則謂

之樸，其歸皆道也，各從其實言之耳。聖人性定而神凝，不為物遷，雖以魄為舍，而神所欲行，魄無不從，則神常載魄矣。衆人以物役性，神昏而不治，則神聽於魄，耳目困以聲色，鼻口勞以臭味，魄所欲行而神從之，則魄常載神矣。故教之以抱神載魄，使兩者不相離，此固聖人所以修身之要。至於古之真人，深根固蒂，長生久視，其道亦由是也。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神不治則氣亂，強者好鬪，弱者喜畏，不自知也。神治則氣不妄作，喜怒各以其類，是之謂專氣，神虛之至也，氣實之始也。虛之極為柔，實之極為剛，純性而亡氣，是之謂致柔。嬰兒不知好惡，是以性全。性全而氣微，氣微而體柔，專氣致柔，能如嬰兒極矣。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聖人外不為魄所載，內不為氣所使，則其滌除塵垢盡矣。於是其神廓然，玄覽萬物，知其皆出於性，等觀

淨穢，而無所瑕疵矣。

愛民治國，能無為乎？

既以治身，又推其餘以及人。雖至於愛民治國，一以無心遇之。苟其有心，則愛民者適所以害之，治國者適所以亂之也。

天門開闔，能為雌乎？

天門者，治亂廢興所從出也。既以身任天下，方其開闔變會之間，衆人貴得而患失，則先事以徼福；聖人循理而知天命，則待唱而後和。《易》曰：先天而天弗違，非先天也；後天而奉天時，非後天也。言其先後常與天命會耳。不然先者必蚤，後者必莫，皆失之矣。故所謂能為雌者，亦不失時而已。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內以治身，外以治國，至於臨變，莫不有道也，非明白四達而能之乎？明白四達，心也，是心無所不知，然而未嘗有能知之心也。夫心一而已，苟又有知之者，則是二也。自一而二，蔽之所自生，而愚之所自始

也。今夫鏡之於物，來而應之則已矣，又安得知應物者乎？本則無有，而以意加之，此妄之源也。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其道既足以生畜萬物，又能不有不恃不宰，雖有大德，而物莫之知也，故曰玄德。

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埴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竭知盡物以爲器，而器之用常在無有中。非有則無無以致其用^①，非無則有有以施其利^②，是以聖人常無以觀其妙，常有以觀其微。知兩者之爲一而不可分，則至矣。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視色聽音嘗味，其本皆出於性，方其有性而未有物也，至矣。及目緣五

色，耳緣五音，口緣五味，奪於所緣而忘其本，則雖見而實盲，雖聞而實聾，雖嘗而實爽也。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聖人視色聽音嘗味，皆與人同，至於馳騁田獵，未嘗不爲，而難得之貨未嘗不用也。然人皆以爲病，而聖人獨以爲福，何也？聖人爲腹而衆人爲目，目貪而不能受，腹受而未嘗貪故也。彼物之自外至者也，此性之凝於內者也。

寵辱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

古之達人，驚寵如驚辱，知寵之爲辱先也；貴身如貴大患，知身之爲患本也。是以遺寵而辱不及，忘身而患不至。

何謂寵辱？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所謂寵辱非兩物也，辱生於寵而世不悟，以寵爲上，而以辱爲下者皆是

也。若知辱生於寵，則寵顧爲下矣。故古之達人，得寵若驚，失寵若驚，未嘗安寵而驚辱也。所謂若驚者，非實驚也，若驚而已。

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貴之爲言難也。有身大患之本，而世之士難於履大患，不難於有其身。故聖人因其難於履患，而教之以難於有身，知有身之爲難，而大患去矣。性之於人，生不能加，死不能損，其大可以充塞天地，其精可以蹈水火、入金石，凡物莫能患也。然天下常患亡失本性，而惟身之爲見，愛身之情篤，而物始能患之矣。生死疾病之變攻之於內，寵辱得失之交撻之於外，未有一物而非患也。夫惟達人知性之無壞，而身之非實，忽然忘身，而天下之患盡去，然後可以涉世而無累矣。

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

人之所以驚於權利、溺於富貴、犯難

而不悔者，凡將以厚其身耳。今也祿之以天下，而重以身任之，則其忘身也至矣。如此而以天下予之，雖天下之大，不能患之矣。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復混而爲一。

視之而見者，色也，所以見色者，不可見也。聽之而聞者，聲也，所以聞聲者，不可聞也。搏之而得者，觸也，所以得觸者，不可得也。此三者，雖有智者莫能詰也，要必混而歸於一，而後可爾。所謂一者，性也。三者，性之用也。人始有性而已，及其與物構，然後分裂四出，爲視爲聽爲觸，日用而不知反其本，非復混而爲一，則日遠矣。若推而廣之，則佛氏所謂六入皆然矣。《首楞嚴》有云：反流全一，六用不行。此之謂也。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

物之有形者，皆麗於陰陽，故上皦下

昧，不可逃也。道雖在上而不皦，雖在下而不昧，不可以形數推也。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繩繩，運而不絕也。人見其運而絕，則以為有物矣，不知其卒歸於無也。

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惚恍。

狀，其著也。象，其微也。無狀之狀，無象之象，皆非無也。有無不可名，故謂之惚恍。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道無所不在，故無前後可見。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古者，物之所從生也。有者物之今，則無者物之古也。執其所從生，則進退疾徐在我矣。

古之善爲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粗盡而微，微極而妙，妙極而玄，玄則無所不通，而深不可識矣。

夫唯不可識，故強爲之容。豫若冬涉川，

戒而後動曰豫，其所欲爲，猶迫而後應，豫然若冬涉川逡巡，如不得已也。

猶若畏四鄰，

疑而不行曰猶，其所不欲遲而難之，猶然如畏四鄰之見之也。

儼若容，

無所不敬，未嘗惰也。

渙若冰將釋，

知萬物之出於妄，未嘗有所留也。

敦兮其若樸，

人偽已盡，復其性也。

曠兮其若谷，

虛而無所不受也。

渾兮其若濁。

和其光，同其塵，不與物異也。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

徐生。

世俗之士以物汨性，則濁而不復清。

枯槁之士以定滅性，則安而不復生。

今知濁之亂性也，則靜之，靜之而徐

自清矣。知滅性之非道也，則動之，

動之而徐自生矣。《易》曰：寂然不

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今所謂動者，亦若是耳。

保此道者，不欲盈。

盈生於極，濁而不能清，安而不能生，所以盈也。

夫惟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物未有不弊者也。夫惟不盈，故其弊不待新成而自去。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

致虛不極，則有未亡也。守靜不篤，則動未亡也。丘山雖去，而微塵未盡，未為極與篤也。蓋致虛存虛，猶未離有，守靜存靜，猶陷於動，而況其他乎？不極不篤，而責虛靜之用，難矣。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極虛篤靜以觀萬物之變，然後不為變之所亂。知凡作之未有不復者也，苟吾方且與萬物皆作，則不足以知之矣。

夫物芸芸，各歸其根。

萬物皆作於性，皆復於性，譬如華葉

之生於根而歸於根，濤瀾之生於水而歸於水耳。

歸根曰靜，

苟未能自復於性，雖止動息念以求靜，非靜也。故惟歸根，然後為靜。

靜曰復命，

命者，性之妙也。性猶可言，至於命則不可言矣。《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聖人之學道，必始於窮理，中於盡性，終於復命。仁義禮樂，聖人之所以接物也，而仁義禮樂之用，必有所以然者。不知其所以然，徇其名而為之，世俗之士也。知其所以然而後行之，君子也。此之謂窮理。雖然盡心以窮理而後得之，不求則不得也。事物日構於前，必求而後能應，則其為力也勞，而為功也少。聖人外不為物所蔽，其性湛然，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物至而能應，此之謂盡性。雖然，此吾性也，猶有物我之辨焉，則幾於妄矣。君之命曰命，天之命曰命，以性接物，而不知其為我，是以寄之命也。此之謂

復命。復命曰常，

方其作也，雖天地山河之大，未有不變壞。不常者惟復於性，而後湛然常存矣。

知常曰明。

不以復性為明，則皆世俗之智，雖自謂明，而非明也。

不知常，妄作凶。

不知復性，則緣物而動，無作而非凶，雖得於一時，而失之遠矣。

知常容，

方迷於妄，則自是而非，彼物皆吾敵，吾何以容之？苟知其皆妄，則雖仇讎，猶將哀而憐之，夫何所不容哉？

容乃公，

無所不容，則彼我之情盡，而尚誰私乎？

公乃王，

無所不公，則天下將往而歸之矣。

王乃天，

無所不懷^③，雖天何以加之。

天乃道，

天猶有形，至於道則極矣，然而雖道外不能復進於此矣。

道乃久，沒身不殆。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

以道在宥天下，而未嘗治之，民不知其所以然，故亦知有之而已。

其次，親之譽之；

以仁義治天下，其德可懷，其功可見，故民得而親譽之。其名雖美，而厚薄自是始矣。

其次，畏之侮之。

以政齊民，民非不畏也，然力之所不及，則侮之矣。

信不足，有不信，

吾誠自信，則以道御天下足矣。唯不自信，而加以仁義，重以刑政，而民始不信矣。

猶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

聖人自信有餘，其於言也，猶然貴之不輕出諸口，而民已信之矣。及其功成事遂，則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

知也。

道德真經註卷之一

①無以致其用：「致」原作「故」，據寶顏本改。

②有有：原本作「有無」，據寶顏本改。

③無所不懷：「懷」原作「壞」，據寶顏本改。

道德真經註卷之二

眉山蘇轍註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

大道之隆也，仁義行於其中，而民不知。道既廢，而後仁義見矣。

智慧出，有大偽；

世不知道之足以澹足萬物也，而以智慧加之，於是民始以偽報之矣。

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六親方和，孰非孝慈？國家方治，孰非忠臣？堯非不孝也，而獨稱舜，無瞽叟也。伊尹、周公非不忠也，而獨稱龍逢、比干，無桀紂也。涸澤之魚，相响以沫，相濡以溼，不如相忘於江湖。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非聖智不足以知道，使聖智為天下，其有不以道御物者乎？然世之人不

足以知聖智之本，而見其末，以為以巧勝物者也，於是馳騁於其末流，而民始不勝其害矣。故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仁義所以為孝慈矣。然及其衰也，竊仁義之名以要利於世，於是子有違父，而父有虐子，此則仁義之迹為之也。故絕仁棄義，則民復孝慈。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巧所以便事也，利所以濟物也，二者非以為盜，盜賊不得則不行。故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世之貴此三者，以為天下之不安，由文之不足故也。是以或屬之聖智，或屬之仁義，或屬之巧利，蓋將以文治之也。然而天下益以不安，曷不反其本乎？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而天下各復其性，雖有三者，無所用之。

矣。故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此則聖智之大，仁義之至，巧利之極也。然孔子以仁義禮樂治天下，老子絕而棄之，或者以為不同。《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孔子之慮後世也深，故示人以器而晦其道，使中人以下守其器，不為道之所眩，以不失為君子，而中人以上，自是以上達也。老子則不然，志於明道而急於開人心，故示人以道而薄於器，以為學者惟器之知，則道隱矣，故絕仁義棄禮樂以明道。夫道不可言，可言皆其似者也。達者因似以識真，而昧者執似以陷於偽。故後世執老子之言以亂天下者有之，而學孔子者無大過。因老子之言以達道者不少，而求之於孔子者常苦其無所從入。二聖人者，皆不得已也，全於此，必略於彼矣。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絕學無憂。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不知性命之正，而以學求益，增其所未聞，積之不已，而無以一之，則以圓害方，以直害曲，其中紛然，不勝其憂矣。患夫學者之至此也，故曰絕學無憂。若夫聖人未嘗不學，而以道為主，不學而不少，多學而不亂，廓然無憂，而安用絕學耶？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學者溺於所聞而無以一之，則唯之為恭，阿之為慢，不可同日言矣，而況夫善惡之相反乎？夫唯聖人知萬物同出於性，而皆成於妄，如畫馬牛，如刻虎彘，皆非其實，潛焉無是非同異之辨，孰知其相去幾何哉？苟知此矣，則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無足怪矣。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聖人均彼我，一同異，其心無所復留，然豈以是忽遺世法，犯分亂理而不顧哉？人之所畏，吾亦畏之；人之所為，吾亦為之。雖列於君臣父

子之間，行於禮樂刑政之域，而天下不知其異也。其所以不嬰於物者，其心而已。

荒兮其未央哉。

人皆徇其所知，故介然不出畦畛。聖人兼涉有無，無入而不可，則荒兮其未可央也。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我獨怕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

人各溺於所好，其美如享太牢，其樂如春登臺，囂然從之，而不知其非。唯聖人深究其妄，遇之泊然不動，如嬰兒之未能孩也。

乘乘兮若無所歸。

乘萬物之理而不自私，故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

衆人守其所知，各自以為有餘。聖人包舉萬物而不主於一，超然其若遺也。

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

純純，若愚而非愚也。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世俗以分別為智，聖人知群妄之不足辨也，故其外若昏，其中若悶。

忽若晦，寂若無所止。

忽焉若晦，不見其津涯也。寂然無朕，不見其所止宿也^①。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

人各有能，故世皆得而用之。聖人才全德備，若無所施，故疑於頑鄙。

我獨異於人，兒貴食母。

道者，萬物之母。衆人徇物忘道，而聖人脫遺萬物，以道為宗，譬如嬰兒無所雜食，食於母而已。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道無形也，及其運而為德，則有容矣，故德者道之見也。自是推之，則衆有之容，皆道之見於物者也。

道之為物，唯恍唯惚。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

道非有無，故以恍惚言之。然及其運而成象，著而成物，未有不出於惚恍者也。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方有無之未定，惚恍而不可見。及夫有無之交，則見其窈冥深眇，雖未成形，而精存乎其中矣。

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物至於成形，則真偽雜矣，方其有精，不容偽也。真偽既雜，自一而為二，自二而為三，紛然錯出，不可復信矣。方其有精，不吾欺也。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

古今雖異，而道則不去，故以不去名之。唯未嘗去，故能以閱衆有之變也。甫，美也，雖萬物之美，不免於變也。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聖人之所以知萬物之所以然者，以能體道而不去故也。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

聖人動必循理，理之所在，或直或曲，要於通而已。通故與物不迂，不迂故全也。

枉則直，

直而非理，則非直也。循理雖枉，而

天下之至直也。

窪則盈，

衆之所歸者，下也，雖欲不盈，不可得矣。

弊則新，

昭昭察察，非道也。悶悶，若將弊矣，而日新之所自出也。

少則得，

道一而已，得一則無不得矣。

多則惑矣。

多學而無以一之，則惑矣。

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抱一者，復性者也。蓋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皆抱一之餘也，故以抱一終之。

不自見，故明；

目不自見，故能見物；鏡不自照，故能照物。如使自見自照，則自為之不暇，而何暇及物哉。

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皆

不爭之餘也，故以不爭終之。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世以直為是，以曲為非，將循理而行於世，則有不免於曲者矣，故終篇復言之曰：此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夫所謂全者，非獨全身也，內以全身，外以全物，物我兼全，而歸復於性，則其為直也大矣。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

言出於自然，則簡而中；非其自然而強言之，則煩而難信矣。故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此所謂希言矣。

飄風不終朝，暴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陰陽不爭，風雨時至，不疾不徐，盡其勢之所至而後止。若夫陽亢於上，陰伏於下，否而不得洩，於是為飄風暴雨，若將不勝，然其勢不能以

終日。古之聖人言出於希，行出於

夷，皆因其自然，故久而不窮。世或厭之，以為不若詭辯之悅耳，怪行之驚世，不知其不能久也。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

孔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故曰仁者之過易辭。志於仁猶若此，而況志於道者乎？夫苟從事於道矣，則其所為合於道者得道，合於德者得德，不幸而失，雖失於所為，然必有得於道德矣。

信不足，有不信。

不知道者，信道不篤，因其失而疑之，於是益以不信。失惟知道，然後不以得失疑道也。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

人未有不能立且行者也，苟以立為未足而加之以跂，以行為未足而加

之以跨，未有不喪失其行立者。彼其自見、自是、自伐、自矜者，亦若是矣。

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

譬如飲食，適飽則已，有餘則病。譬如四體，適完則已，有贅則累。

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夫道，非清非濁，非高非下，非去非來，非善非惡，混然而成體，其於人為性，故曰有物混成。此未有知其生者，蓋湛然常存，而天地生於其中耳。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

寂兮無聲，寥兮無形，獨立無匹而未嘗變，行於群有而未嘗殆，俯以化育萬物，則皆其母矣。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

道本無名，聖人見萬物之無不由也，故字之曰道。見萬物之莫能加也，

故強為之名曰大。然其實則無得而稱之也。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

自大而求之，則逝而往矣。自往而求之，則遠不及矣。雖逝雖遠，然反而求之，一心足矣。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人法地，地法天，

天法道，道法自然。

由道言之，則雖天地與王，皆不足大也。然世之人習知三者之大，而不信道之大也。故以實告之，人不若地，地不若天，天不若道，道不若自然。然使人一日復性，則此三者人皆足以盡之矣。

重為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

凡物輕不能載重，小不能鎮大，不行者使行，不動者制動，故輕以重為根，躁以靜為君。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行欲輕而不離輜重，榮觀雖樂而必

有燕處，重靜之不可失如此。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人主以身任天下，而輕其身，則不足以任天下矣。

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輕與躁無施而可，然君輕則臣知其不足賴，臣躁則君知其志於利，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善行無轍迹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

乘理而行，故無迹。

善言無瑕謫，

時然後言，故言滿天下無口過。

善計不用籌筭，

萬物之數，畢陳於前，不計而知，安用籌筭。

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全德之人，其於萬物，如母之於子，雖縱之而不去，故無關而能閉，無繩而能約。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彼方執筭以計，設關以閉，持繩以結，其力之所及者少矣。聖人之於人，非特容之，又善救之。我不棄人，而人安得不歸我乎？

是謂襲明。

救人於危難之中，非救之大者也。方其流轉生死，為物所蔽，而推吾至明以與之，使暗者皆明如燈，相傳相襲而不絕，則可謂善救人矣。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

聖人無心於教，故不愛其資；天下無心於學，故不貴其師。聖人非獨吾忘天下，亦能使天下忘我故也。

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聖人之妙，雖智者有所不論也。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雄雌，先後之及我者也。白黑，明闇

之及我者也。榮辱，貴賤之及我者也。夫欲先而惡後，欲明而惡闇，欲貴而惡賤，物之情也。然而先後之及我，不若明闇之切；明闇之及我，不若貴賤之深。古之聖人去妄以求復性，其性愈明，則其守愈下；其守愈下，則其德愈厚；其德愈厚，則其歸愈大。蓋不知而不為，不若知而不為之至也。知其雄，守其雌，知性者也。知性而爭心止，則天下之爭先者，皆將歸之，如水之赴谿，莫有去者。雖然，譬如嬰兒能受而未能用也，故曰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見性者也。居闇而視明，天下之明者，皆不能以形逃也，故衆明則以為法，雖應萬物，而法未嘗差，用未嘗窮也，故曰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復性者也。諸妄已盡，處辱而無憾，曠兮如谷之虛，物來而應之，德足於此，純性而無雜矣，故曰復歸於樸。

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

制不割。

聖人既歸於樸，復散樸為器，以應萬物。譬如人君分政以立官長，亦因其勢之自然，雖制而非有所割裂也。

將欲取天下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

聖人之有天下，非取之也，萬物歸之，不得已而受之。其治天下，非為之也，因萬物之自然，而除其害耳。若欲取而為之，則不可得矣。

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凡物皆不可為也。雖有百人之聚，不循其自然而妄為之，必有齟齬不服者，而況天下乎？雖然小物寡衆，蓋有可以力取而智奪者，至於天下之大，有神主之，不待其自歸則叛，不聽其自治則亂矣。

凡物或行或隨，或响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陰陽相盪，高下相傾，大小相使，或行於前，或隨於後，或响而煖之，或

吹而寒之，或益而強之，或損而羸之，或載而成之，或隳而毀之，皆物之自然，而勢之不免者也。然世之愚人，私己而務得，乃欲拒而違之，其禍不覆則折。唯聖人知其不可逆，則順以待之，去其甚，去其奢，去其泰，使不至於過而傷物，而天下無患矣，此不為之至也。堯湯之於水旱，雖不能免，而終不至於敗，由此故也。《易》之泰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三陽在內，三陰在外，物之泰極矣。聖人懼其過而害生，故財成而輔相之，使不至於過，此所謂去甚、去奢、去泰也。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聖人用兵，皆出不得已。非不得已而欲以強勝天下，雖或能勝，其禍必還報之。楚靈、齊湣、秦始皇、漢孝武，或以殺其身，或以禍其子孫。人之所毒，鬼之所疾，未有得免者也。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兵之所在，民事廢，故田不修。用兵之後，殺氣勝，故年穀傷。凡兵皆然，而況以兵強天下者耶？

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

果，決也。德所不能綏，政所不能服，不得已而後以兵決之耳。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強。

勿矜、勿伐、勿驕、不得已四者，所以為勿強也。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壯之必老，物無不然者。唯有道者成而若缺，盈而若沖，未嘗壯，故未嘗老，未嘗死。以兵強天下，壯亦甚矣，而能無老乎？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以之濟難，而不以為常，是謂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

恬淡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眾多，以悲哀泣之，戰勝則以喪禮處之。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樸，性也。道常無名，則性亦不可名矣。故其為物，舒之無所不在，而斂之不盈毫末，此所以雖小而不可臣也。故匹夫之賤守之，則塵垢粃糠足以陶鑄堯舜；而侯王之尊不能守，則萬物不賓矣。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沖氣升降，相合為一，而降甘露，昭然被於萬物，無不均遍。聖人體至道以應諸有，亦露之無不及者，此所以能賓萬物也。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聖人散樸為器，因器制名，豈其徇名

而忘樸、逐末而喪本哉？蓋亦知復於性，是以乘萬變而不殆也。

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江海，水之鍾也。川谷，水之分也。道，萬物之宗也。萬物，道之末也。皆水也，故川谷歸其所鍾；皆道也，故萬物賓其所宗。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分別為知，蔽盡為明。分別之心未除，故止於知人而不能自知。蔽盡則無復分別，故能自知，而又可以及人也。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力能及人而不能及我，能克己復性則非力之所及，故可謂強矣。

知足者富。

知足者所遇而足，則未嘗不富矣。雖有天下而常挾不足之心以處之，則是終身不能富也。

強行者有志。

不與物爭而自強不息，物莫能奪其志也。

不失其所者久。

物變無窮，而心未嘗失，則久矣。

死而不亡者壽。

死生之變亦大矣^②，而其性湛然不亡，此古之至人能生不死者也。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汎兮無可無不可，故左右上下周旋無不至也。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

世有生物而不辭者，必將名之以為己有。世有避物而不有者，必將辭物而不生。生而不辭，成而不有者，唯道而已。

愛養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之不為主，可名於大。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大而有為大之心，則小矣。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

道非有無，故謂之大象。苟其昭然有形，則有同有異。同者好之，異者惡之。好之則來，惡之則去，不足以

使天下皆往矣。

往而不害，安平泰。

有好有惡，則有所利有所害；好惡既盡，則其於萬物皆無害矣。故至者無不安，無不平，無不泰。

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作樂設餌，以待來者，豈不足以止過客哉。然而樂闋餌盡，彼將捨之而去。若夫執大象以待天下，天下不知好之，又況得而惡之乎？雖無臭味形色聲音以悅人，而其用不可盡矣。

將欲歛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未嘗與之而遽奪，則勢有所不極，理有所不足。勢不極則取之難，理不足則物不服，然此幾於用智也，與管仲、孫武何異？聖人之與世俗，其迹固有相似者也。聖人乘理，而世俗

用智，乘理如醫藥巧於應病，用智如商賈巧於射利。

柔勝剛，弱勝強。

聖人知剛強之不足恃，故以柔弱自處。天下之剛強，方相傾相軋，而吾獨柔弱以待之，及其大者傷，小者死，而吾以不校坐待其斃，此所謂勝也。雖然，聖人豈有意為此以勝物哉，知勢之自然而居其自然耳。

魚不可以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魚之為物，非有爪牙之利足以勝物也，然方其託於深淵，雖強有力者，莫能執之。及其脫淵而陸，則蠢然一物耳，何能為哉？聖人居於柔弱，而剛強者莫能傷，非徒莫能傷也，又將以前制其後^③，此不亦天下之利器也哉？魚惟脫於淵，然後人得制之。聖人惟處於柔弱而不厭，故終能服天下，此豈與衆人共之者哉？

道常無為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無所不為而無為之之意耳。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

聖人以無為化物，萬物化之，始於無為而漸至於作，譬如嬰兒之長，人偽日起。故三代之衰，人情之變，日以益甚，方其欲作，而上之人與天下皆靡，故其變至有不可勝言者。苟其方作而不為之動，終以無名之樸鎮之，庶幾可得而止也。

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聖人中無抱樸之念，外無抱樸之迹，故樸全而用大。苟欲樸之心尚存於胸中，則失之遠矣。

道德真經註卷之二

①其所：原本作「真所」，據寶顏本改。

②亦大矣：原本作「益大矣」，據寶顏本改。

③以前制其後：「前」原作「全」，據寶顏本改。

道德真經註卷之三

眉山蘇轍註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聖人縱心所欲不逾矩，非有意於德而德自足。其下知德之貴，勉強以求不失，蓋僅自完耳，而何德之有？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

無為而有以為之，則猶有為也。唯無為而無以為之者，可謂無為矣。其下非為不成，然猶有以為之，非徒作而無術者也。

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

仁義皆不免於為之矣，其所以異者，仁以無以為為勝，義以有以為為功耳。德有上下，而仁義有上無下，何也？下德在仁義之間，而仁義之下者，不足復言故也。

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自德以降而至於禮，聖人之所以齊民者，極矣。故爲之而不應，則至於攘臂而強之；強之而又不應，於是刑罰興而甲兵起，則徒作而無術矣。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忠信而無禮，則忠信不見，禮立而忠信之美發越於外。君臣父子之間，夫婦朋友之際，其外粲然，而其中無餘矣。故順之則治，違之則亂，治亂之相去，其間不能以髮，故曰亂之首也。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

聖人玄覽萬物，是非得失，畢陳於前，如鑑之照形，無所不見，而孰爲前後？世人視止於目，聽止於耳，思止於心，冥行於萬物之間，役智以求識，而偶有見焉，雖自以爲明，而不知至愚之自是始也。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世之鄙夫，樂其有得於下而忘其上，故喜薄而遺厚，采華而棄實，非大丈夫，孰能去彼取此？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

一，道也。物之所以得爲物者，皆道也。天下之人，見物而忘道。天知其清而已，地知其寧而已，神知其靈而已，谷知其盈而已，萬物知其生而已，侯王知其爲天下貞而已。不知其所以得此者，皆道存焉耳。

其致之，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蹶。

致之言極也。天不得一未遽裂也，地不得一未遽發也，神不得一未遽歇也，谷不得一未遽竭也，萬物不得一未遽滅也，侯王不得一未遽蹶也，然其極必至於此耳。

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

天地之大，侯王之貴，皆一之致。夫一果何物也？視之不見，執之不得，則亦天下之至微也，此所謂賤且下也。

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耶？非乎？

昔之爲此稱者，亦舉其本而遺其末耳。

故致數輿無輿，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輪、輻、蓋、軫、衡、軛、轂、轄會而爲車，物物可數，而車不可數，然後知無有之爲車，所謂無之以爲用者也。然則天地將以大爲天地耶？侯王將以貴爲侯王耶？大與貴之中有一存焉，此其所以爲天地侯王者，而或莫知之耳。故一處貴而非貴，處賤而非賤。非若玉之碌碌，貴而不能賤；石之落落，賤而不能貴也。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

復性則靜矣，然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動之所自起也。

弱者道之用。

道無形無聲，天下之弱者莫如道，然而天下之至強莫加焉，此其所以能用萬物也。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世不知靜之為動，弱之為強，故告之以物之所自生者。蓋天下之物，聞有以母制子，而未聞有以子制母者也。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

道非形，不可見。非聲，不可聞。不知先知萬物之妄，廓然無蔽，卓然有見，未免於不信也。故下士聞道，以為荒唐謬悠而笑之。中士聞道，與之存亡出沒而疑之。惟了然見之者，然後勤行服膺而不怠。孔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斯所謂上士也哉。

建言有之：建，立也。古之立言者有是說，而老

子取之下之所陳者是也。

明道若昧，

無所不照，而非察也。

進道若退，

若止不行，而天下之速者莫之或先也。

夷道若類，

或夷或類，所至則平，而未嘗削也。

上德若谷，

上德不德，如谷之虛也。

大白若辱，

使白而不受汙，此則不潔不屑之士，而非聖人也。

廣德若不足，

廣大而不可復加，則止於此而已，非廣也。

建德若偷，

因物之自然而無所立者，外若偷惰，而實建也。

質真若渝，

體性抱神，隨物變化，而不失其真者，外若渝也。

大方無隅，

全其大方，不小立圭角也。

大器晚成，

器大，不可近用也。

大音希聲，

非耳之所得聞也。

大象無形，

非目之所得見也。

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道之所遇，無所不見，凡此十二者，皆道之見於事者也。而道之大全則隱於無名，惟其所遇，推其有餘以貸不足，物之賴之以成者如此。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夫道非一非二，及其與物為偶，道一而物不一，故以一名道，然而道則非一也。一與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是以往，而萬物生。雖有萬不同，而莫不負陰抱陽，沖氣以為和者，蓋物生於三，而三生於一，理之自然也。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

世之人不知萬物之所自生，莫不賤寡小而貴衆大。然王公之尊，而自稱孤寡不穀，古之達者，蓋已知之矣。

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世以柔弱爲損，強梁爲益，不知其非也。故將使天下之教者，皆以此教之曰：不見強梁者之不得其死乎？強梁，妄之極也。人知強梁之不免於死，則知妄之不可爲；知妄之不可爲，而後可與語道矣。故曰吾將以爲教父。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

以堅御堅，不折則碎；以柔御堅，柔亦不糜，堅亦不病。求之於物，則水是也。以有入有，捍不相受；以無入有，無未嘗勞，有未嘗覺。求之於物，則鬼神是也。是以聖人唯能無爲，故能役使衆強，出入群有。

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

先身而後名，貴身而賤貨，猶未爲忘我也。夫忘我者，身且不有，而況於名與貨乎？然貴以身爲天下，非忘我不能。故使天下知名之不足親，貨之不足多，而後知貴身，知貴身，而後知忘我，此老子之意也。得與亡孰病？

不得者以亡爲病，及其既得而患失，則病又有甚於亡者。惟齊有無，均得喪，而後無病也。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愛之甚，則凡可以求之者無所不爲，能無費乎？藏之多，則攻之者必衆，能無亡乎？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沖，其用不窮。

天下以不缺爲成，故成必有弊。以不虛爲盈，故盈必有窮。聖人要於

大成而不卹其缺，期於大盈而不惡其沖，是以成而不弊，盈而不窮也。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

直而不屈，其直必折；循理而行，雖曲而直。巧而不拙，其巧必勞；付物自然，雖拙而巧。辯而不訥，其辯必窮；因理而言，雖訥而辯。

躁勝寒，靜勝熱，清淨爲天下正。

成而不缺，盈而不沖，直而不屈，巧而不拙，辯而不訥，譬如躁之不能靜，靜之不能躁耳。夫躁能勝寒而不能勝熱，靜能勝熱而不能勝寒，皆滯於一偏，而非其正也。唯泊然清淨，不染於一，非成非缺，非盈非沖，非直非屈，非巧非拙，非辯非訥，而後無所不勝，可以爲天下正矣。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

天下各安其分，則不爭而自治，故却走馬而糞田。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知足，咎莫大於欲得。

以其可欲者示人，固有罪矣，而不足

其足者，其禍又甚。所欲必得者，其咎最大。匹夫有一於身，患必及之。侯王而為是，則戎馬之所自起也。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知足者，所遇而足，故無不足也。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性之為體，充遍宇宙，無遠近古今之異。古之聖人，其所以不出戶牖而無所不知者，特其性全故耳。世之人為物所蔽，性分於耳目，內為身心之所紛亂，外為山河之所障塞，見不出視，聞不出聽，戶牖之微，能蔽而絕之，不知聖人復性而足，乃欲出而求之，是以彌遠而彌少也。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性之所及，非特能知能名而已，蓋可以因物之自然，不勞而成之矣。

為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為學日益，

不知道而務學，聞見日多，而無以一

之，未免為學者也。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為道日損。

苟一日知道，顧視萬物，無一非妄，去妄以求復性，而性實無幾。孔子謂子貢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歟？曰：然，非歟？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

去妄以求復性，可謂損矣。而去妄之心猶存，及其兼忘此心，純性而無餘，然後無所不為，而不失於無為矣。

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人皆有欲取天下之心，故造事而求之，心見於外，而物惡之，故終不可得。聖人無為，故無事，其心見於外，而物安之，雖不取天下，而天下歸之矣。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

虛空無形，因萬物之形以為形，在方為方，在圓為圓，如使空自有形，則何以形萬物哉？是以聖人無心，因百姓之心以為心，無善不善皆善之，無信不信皆信之。善不善在彼，而吾之所以善之者，未嘗渝也，可謂德善矣。信不信在彼，而吾之所以信之者，未嘗變也，可謂德信矣。不然，善善而棄不善，信信而棄不信，豈所謂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哉。

聖人之在天下，惻惻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天下善惡信偽，方各自是以相非相賊，不知所定。聖人憂之，故惻惻為天下渾其心，無善惡，無信偽，皆以一待之。彼方注其耳目，以觀聖人之予奪，而吾一以嬰兒遇之，於善無所喜，於惡無所嫉。夫是以善者不矜，惡者不愠，釋然皆化，而天下始

定矣。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

性無生死，出則為生，入則為死。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

用物取精以自滋養者，生之徒也。聲色臭味以自戕賊者，死之徒也。二者既分生死之道矣。吾又知作而不知休，知言而不知默，知思而不知忘，以趣於盡，則所謂動而之死地者也。生死之道以十言之，三者各居其三矣，豈非生死之道九，而不生不死之道一而已乎？不生不死，則《易》所謂寂然不動者也。老子言其九，不言其一，使人自得之，以寄無思無為之妙也。

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有生則有死，故生之徒，則死之徒也。人之所賴於生者厚，則死之道常十九。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

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至人常在不生不死中，生地且無，焉有死地哉？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

道者萬物之母，故生萬物者道也。及其運而為德，牧養群衆而不辭，故畜萬物者德也。然而道德則不能自形，因物而後形見。物則不能自成，遠近相取，剛柔相交，積而為勢，而後興亡治亂之變成矣。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形雖由物，成雖由勢，而非道不生，非德不畜。是以尊道而貴德，尊如父兄，貴如侯王，道無位而德有名，故也。

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

恃爵而後尊貴者，非實尊貴也。

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道方無名，則物之所資始也，及其有名，則物之所資生也。故謂之始，又謂之母。其子則萬物也。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

聖人體道以周物，譬如以母知子，了然無不察也。雖其智能周之，然而未嘗以物忘道，故終守其母也。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天下皆具此道，然常患忘道而徇物。目悅於色，耳悅於聲，開其悅之心，而以其事濟之，是以終身陷溺而不能救。夫聖人之所以終身不勤者，唯塞而閉之，未嘗出而徇之也。

見小曰明，

悅之為害，始小而浸大。知小之將大而閉之，可謂明矣。

守柔曰強。

趨其所悅而不顧，自以為強，而非強

也。唯見悅而知畏之者，可謂強矣。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世人開其所悅以身徇物，往而不反。聖人塞而閉之，非絕物也，以神應物，用其光而已，身不與也。夫耳之能聽，目之能視，鼻之能嗅，口之能嘗，身之能觸，心之能思，皆所謂光也。蓋光與物接，物有去而明無損，是以應萬變而不窮，殃不及於其身，故其常性湛然相襲而不絕矣。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

體道者無知、無行、無所施設，而物自化。今介然有知而行於大道，則無所施設建立，非其自然有足畏者矣。

大道甚夷，民甚好徑。

大道夷易，無有險阻，世之不知者，以為迂緩，而好徑以求捷。故凡舍其自然而有所施設者，皆欲速者也。

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貨財有餘，是謂盜夸。

非道也哉。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豈復飾末廢本以施設為事，夸以誨盜哉？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

世豈有建而不拔，抱而不脫者乎？惟聖人知性之真，審物之妄，捐物而脩身，其德充積，實無所立而其建有不可拔者，實無所執而其抱有不可脫者，故至其子孫，猶以祭祀不輟也。

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身既修，推其餘以及外，雖至於治天下可也。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天地外者，世俗所不見矣，然其理可推而知也。修身之至，以身觀身，以

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皆吾之所及知也，然安知聖人以天下觀天下，不若吾之以身觀身乎？豈身可以身觀，而天下獨不可以天下觀乎？故曰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言亦以身知之耳。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老子之言道德，每以嬰兒況之者，皆言其體而已，未及其用也。今夫嬰兒泊然無欲，其體之者至矣，然而物來而不知應，故未可以言用也。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道無形體，物莫得而見也，況可得而傷之乎？人之所以至於有形者，由其有心也。故有心而後有形，有形而後有敵，敵立而傷之者至矣。無心之人，物無與敵者，而曷由傷之夫。赤子之所以至此者，唯無心也。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

無執而自握，無欲而自作，是以知其精有餘而非心也。

終日號而不嘎，和之至。

心動則氣傷，氣傷則號而嘎。終日號而不嘎，是以知其心不動而氣和也。

知和曰常，

和者，不以外傷內也。復命曰常，遇物而知反其本者也。知和曰常，得本以應萬物者也。其實一道也，故皆謂之常。

知常曰明，益生曰祥，

生不可益，而欲益之，則非其正矣。祥，妖也。

心使氣曰強。

氣惡妄作，而又以心使之，則強梁甚矣。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益生使氣，不能聽其自然。日入於剛強而老從之，則失其赤子之性矣。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

道非言說，亦不離言說，然能知者未

必言，能言者未必知。唯塞兌閉門以杜其外，挫銳解紛和光同塵以治其內者，默然不言而與道同矣。

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可得而親，則可得而疏。可得而利，則可得而害。可得而貴，則可得而賤。體道者均覆萬物，而孰為親疎？等觀逆順，而孰為利害？不知榮辱，而孰為貴賤？情計之所不及此，所以天下貴也。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古之聖人柔遠能邇，無意於用兵，唯不得已，然後有征伐之事。故以治國為正，以用兵為奇。雖然，此亦未足以取天下。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唯體道者廓然無事，雖不取天下而天下歸之矣。

吾何以知其然哉？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人主多忌諱，下情不上達，則民貧而

無告矣。

民多利器，國家滋昏；利器，權謀也。明君在上，常使民無知無欲。民多權謀，則其上眩而昏矣。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人不敦本業而趨末伎，則非常無益之物作矣。

法令滋章，盜賊多有。

患人之詐偽，而多為法令以勝之，民無所措手足，則日入於盜賊矣。

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邪。正復為奇，善復為妖，民之迷，其日固久。

天地之大，世俗之見有所眩而不知也。蓋福倚於禍，禍伏於福，譬如晝夜寒暑之相代。正之為奇，善之為妖，譬如老稚生死之相繼，未始有

正，而迷者不知也。夫惟聖人出於萬物之表，而覽其終始，得其大全，而遺其小察，視之悶悶，若無所明而其民淳淳，各全其性矣。若夫世人不知道之全體，以耳目之所知為至矣。彼方且自以為福，而不知禍之伏於其後；方且自以為善，而不知妖之起於其中。區區以察為明，至於察甚，傷物而不悟其非也，可不哀哉。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知小察之不能盡物，是以雖能方能廉，能直能光，而不用其能，恐其陷於一偏而不反也，此則世俗所謂悶悶也。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凡物方則割，廉則劌，直則肆，光則耀。唯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

而不肆，光而不耀，此所謂嗇也。夫嗇者，有而不用者也。世患無以服人，苟誠有而能嗇，雖未嘗與物較，而物知其非不能也，則其服之早矣。物既已服，斂藏其用，至於沒身而終不試，則德重積矣。德積既厚，雖天下之剛強，無不能克，則物莫測其量矣，如此而後可以有國。彼世之小人，有尺寸之柄而輕用之，一試不服，天下測知其深淺而爭犯之，雖欲保其國家，而不可得也。吾是以知嗇之可以有國，可以有國，則有國之母也。

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孟子》曰：盡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以嗇治人，則可以有國者是也。以嗇事天，則深根固蒂者是也。古之聖人，保其性命之常，不以外耗。內則根深而不可拔，蒂固而不可脫，雖以長生久視可也。蓋治人事天，雖有內外之異，而莫若嗇則一也。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

烹小鮮者，不可撓；治大國者，不可煩。煩則人勞，撓則魚爛。

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

聖人無為，使人各安其自然。外無所求，內無所畏，則物莫能侵，雖鬼無所用神矣。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

非其鬼之不神，亦有神而不傷人耳^②。非神之不傷人^③，聖人未嘗傷人，故鬼無能為耳。

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人鬼之所以不相傷者，由上有聖人耳，故德交歸之。

道德真經註卷之三

① 失德而後仁：「失」原作「後」，據寶顏本改。

② 亦：原本作「非」，據寶顏本改。

③ 非：原本作「亦」，據寶顏本改。

道德真經註卷之四

眉山蘇轍註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

天下之歸大國，猶衆水之趨下流也。

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

衆動之赴靜，猶衆高之赴下也。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

大國能下，則小國附之。小國能下，

則大國納之。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大國下以取人，小國下而取於人。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故大者宜爲下。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凡物之見於外者，皆其門堂也。道

之在物，譬如其奧，物皆有之，而人莫之見耳。夫惟賢者得而有之，故曰善人之寶。愚者雖不能有，然而非道則不能安也，故曰不善人之所保。蓋道不遠人，而人則遠之。今誠有人美言之，則可以爲市於世；尊行之，則可以加於人矣。朝爲不義，而夕聞大道，妄盡而性復，雖欲指其不善，不可得也，而又安可棄之哉？

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立天子，置三公，將以道救人耳。雖有拱璧之貴，駟馬之良而進之，不如進此道之多也。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爲天下貴。

道本在我，人患不求，求則得之矣。道無功罪，人患不知，知則凡罪不能汗也。

為無為章第六十三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聖人爲無爲，故無所不爲；事無事，故無所不事；味無味，故無所不味。其於大小多少，一以道遇之而已。蓋人情之所不忘者，怨也。然及其愛惡之情忘，則雖報怨，猶報德也。

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由難之，故終無難。

世人莫不畏大而侮小，難多而易少。至於難而後圖，大而後爲，則事常不濟矣。聖人齊大小，一多少，無所不畏，無所不難，而安有不濟者哉？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方其未有，持而謀之足矣。及其將然，非泮而散之不去也，然猶愈於既成也。故爲之於未有者上也，治之於未亂者次也。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

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治亂禍福之來，皆如彼三者。積小以成大，聖人持之以無爲，守之以無執，故能使福自生，使禍自亡。譬如種苗，深耕而厚耔之，及秋自穰。譬如被盜，危坐而熟視之，盜將自卻。世人不知物之自然，以為非爲不成，非執不留，故常與禍爭勝，與福爭贅^①，是以禍至於不救，福至於不成，蓋其理然也。

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聖人知有爲之害，不以人助天，始終皆因其自然，故無不成者。世人心存於得喪，方事之微，猶有不知而聽其自然者，及見其幾成而重失之，則未有不以為敗之者矣。故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人皆徇其所欲以傷物，信其所學以

害理。聖人非無欲也，欲而不欲，故雖欲而不傷於物。非無學也，學而不學，故雖學而不害於理。然後內外空明，廓然無爲，可以輔萬物之自然，而待其自成矣。

古之善爲道者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古之所謂智者，知道之大全，而覽於物之終始，故足貴也。凡民不足以知此，而溺於小智，以察爲明，則智之害多矣。故聖人以道治民，非以明之，將以愚之耳。蓋使之無知無欲，而聽上之所爲，則雖有過，亦小矣。

民知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

吾以智御人，人亦以智應之，而上下交相賊矣。

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吾之所貴者德也，物之所貴者智也。德與智固相反，然智之所順者小，而

德之所順者大矣。

江海為百谷王者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

聖人非欲上人，非欲先人也，蓋下之後之，其道不得不上且先耳。

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夫道曠然無形，頽然無名，充遍萬物，而與物無一相似，此其所以爲大也。若似於物，則亦一物矣，而何足大哉？

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

道以不似物爲大，故其運而爲德則亦悶然，以鈍爲利，以退爲進，不合於世俗。今夫世俗貴勇敢，尚廣大，夸進銳，而吾之所寶則慈忍儉約廉

退。此三者，皆世之所謂不肖者也。夫慈故能勇，

世以勇決為賢，而以慈忍為不及事，不知勇決之易挫，而慈忍之不可勝，其終必至於勇也。

儉故能廣，

世以廣大蓋物，而以儉約為陋，不知廣大之易窮，而儉約之易足，其終必至於廣也。

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世以進銳為能，而不敢先為耻，不知進銳之多惡於人，而不敢先之樂推於世，其終卒為器長也。蓋樸散而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自樸成器，始有屬有長矣。

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

勇、廣、先三者，人之所共疾也。為眾所疾，故常近於死。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以慈御物，物之愛之如己父母，雖為之效死而不辭，故可以戰，可以守。

天之將救是人也，則開其心志，使之無所不慈，無所不慈，則物皆為之衛矣。

善為士章第六十八

善為士者不武，

士當以武為本，行之以怯，若以武行武則死矣。

善戰者不怒，

聖人不得已而後戰，若出於怒，是我故殺人也。以我故殺人，天必殒之。

善勝敵者不爭，

以吾不爭，故能勝彼之爭。若皆出於爭，則未必勝矣。

善用人者為之下。

人皆有相上之心，故莫能相為用。誠能下之，則天下皆吾用也。

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主，造事者也。客，應敵者也。

不敢進寸而退尺。

進者，有意於爭者也。退者，無意於爭者也。

是謂行無行，

無意於爭，則雖用兵，與不用均也。

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

苟無意於爭，則雖在軍旅，如無臂可攘，無敵可因，無兵可執，而安有用兵之咎邪？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者幾喪吾寶。

聖人以慈為寶，輕敵則輕戰，輕戰則輕殺人，喪其所以為慈矣。

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兩敵相加，而吾出於不得已，則有哀心。哀心見，而天人助之，雖欲不勝，不可得矣。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道之大，復性而足。而性之妙，見於起居飲食之間耳。聖人指此以示人，豈不易知乎？人能體此以應物，豈不易行乎？然世常患日用而不知，知且不能，而況行之乎？

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

言者，道之筌也。事者，道之迹也。使道可以言盡，則聽言而足矣；可事見，則考事而足矣。惟言不能盡，事不能見，非舍言而求其宗，遺事而求其君，不可得也。蓋古之聖人，無思無為，而有漠然不自知者存焉，此則思慮之所不及，是以終莫吾知也。

知我者希，則我者貴，
衆人之所能知，亦不足貴矣。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聖人外與人同，而中獨異耳。

知不知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道非思慮之所及，故不可知。然方其未知，則非知無以入也，及其既知而存知，知則病矣。故知而不知者上，不知而知者病。

夫惟病病，是以不病。

既不可不知，又不可知。唯知知之為病者，久而病自去矣。

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

夫性自有威，高光明大，赫然物莫能加，此所謂大威也。人常患溺於衆，妄畏生死，而憚得喪。萬物之威，雜然乘之，終身惴慄之不暇，雖有大威而不自知也。苟誠知之，一生死，齊得喪，坦然無所怖畏，則大威燁然見於前矣。

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

性之大，可以包絡天地。彼不知者，以四肢九竅為己也，守之而不厭。是以見不出視，聞不出聽，蕞然其甚陋也。故教之曰無狹其所居。彼知之者，知性之大而吾生之狹也，則愀然厭之，欲脫而不得，不知有厭有慕之方囿於物也，故教之曰無厭其所生。夫惟聖人不狹不厭，與人同生，而與道同居，無廣狹淨穢之辨，既不厭生，而後知生之無可厭也。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

去彼取此。

聖人雖自知之而不自見以示人，雖自愛之而不自貴以眩人，恐人之有厭有慕也。厭慕之心未忘，則猶有畏也。畏去，而後大威至矣。

勇於敢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

勇於敢則死，勇於不敢則生，此物理之大常也。然而敢者或以得生，不敢者或以得死，世遂以僥倖其或然，而忽其常理。夫天道之遠，其有一或然者，孰知其好惡之所從來哉？故雖聖人猶以常為正，其於勇敢未嘗不難之。列子曰：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患天道之難知，是以歷陳之也。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不與物爭於一時，要於終勝之而已。不言而善應，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未有求而不應者也。

不召而自來，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斆思，夫又誰召之哉？

緝然而善謀。緝然舒緩，若無所營，而其謀度非人所及也。

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世以耳目觀天，見其一曲而不睹其大全。有以善而得禍，惡而得福者，未有不疑天網之疏而多失也。惟能要其終始，而盡其變化，然後知其恢恢廣大，雖疏而不失也。

民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政煩刑重，民無所措手足，則常不畏死，雖以死懼之，無益也。若使人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民安於政，常樂生畏死，然後執其詭異亂群者而殺之，孰敢不服哉？常有司殺者殺。

司殺者，天也。方世之治，而有詭異亂群之人恣行於其間，則天之所棄

也。天之所棄而吾殺之，則是天殺之，而非我也。

夫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非天之所殺，而吾自殺之，是代司殺者殺也。代大匠斲，則傷其手；代司殺者殺，則及其身矣。

民之飢章第七十五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

上以有為導民，民亦以有為應之，故事多而難治。

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是以輕死。

上以利欲先民，民亦爭厚其生，故雖死而求利不厭。

夫惟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

貴生之極，必至於輕死。惟無以生為，而生自全矣。

民之生章第七十六

民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生也柔弱，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沖氣在焉，則體無堅強之病；至理

在焉，則事無堅強之累。是以兵強則不勝，

兵以義勝者非強也，強而不義，其敗必速。

木強則共。

木自拱把以上，必伐矣。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物之常理，精者在上，粗者在下。其精必柔弱，其粗必強大。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張弓上筋，弛弓上角，故以況天之抑高舉下。

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

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天無私，故均；人多私，故不均。

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

有道者澹足萬物而不辭，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予人已愈多。非有道者，無以堪此。

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不處，其不欲見賢邪。

為而恃，成而處，則賢見於世。賢見於世，則是以有餘自奉也。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故柔勝剛，弱勝強，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正言合道而反俗，俗以受垢為辱，受不祥為殃故也。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

夫怨生於妄，而妄出於性，知性者不見諸妄，而又何怨乎？今不知除其本，而欲和其末，故外雖和，而內未忘也。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

契之有左右，所以為信而息爭也。聖人與人均有是性，人方以妄為常，馳騖於爭奪之場，而不知性之未始少亡也。是以聖人以其性示人，使之除妄以復性。待其妄盡而性復，

未有不廓然自得，如右契之合左，不待責之而自服也。然則雖有大怨，將渙然冰解，知其本非有矣，而安用和之？彼無德者，乃欲人人而通之，則亦勞而無功矣。徹，通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天道無私，惟善人則與之。契之無私，亦猶是也，惟合者則得之矣。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

老子生於衰周，文勝俗弊，將以無為救之。故於其書之終，言其所志，願得小國寡民以試焉，而不可得爾。

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民各安其分，則小有材者，不求用於世。什伯之器，則財堪什夫伯夫之長者也。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事少民朴，雖結繩足矣。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

內足而外無所慕，故以其所有為美，以其所處為樂，而不復求也。

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民物繁夥而不相求，則彼此皆足故也。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信則為實而已，故不必美。美則為觀而已，故不必信。

善者不辯，辯者不善。

以善為主，則不求辯。以辯為主，則未必善。

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有一以貫之，則無所用博。學而日益者，未必知道也。

聖人無積，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

聖人抱一而已，他無所積也。然施其所能以為人，推其所有以與人，人有盡而一無盡，然後知一之為貴也。

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勢可以利人，則可以害人矣。力足以為之，則足以爭之矣。能利能害

而未嘗害，能為能爭而未嘗爭，此天與聖人所以大過人，而為萬物宗者也。凡此皆老子之所以為書，與其所以為道之大略也，故於終篇復言之。

道德真經註卷之四

- ① 與福爭贊：「爭」原作「生」，據寶顏本改。
② 以勇決：「以」原作「之」，據寶顏本改。
③ 愈多：原本作「與多」，據寶顏本改。

予年四十有二，謫居筠州。筠雖小州，而多古禪刹，四方遊僧聚焉。有道全者住黃蘗山，南公之孫也，行高而心通，喜從予遊，嘗與予談道。予告之曰：子所談者，予於儒書已得之矣。全曰：此佛法也，儒者何自得之？予曰：不然，予忝聞道，儒者之所無，何苦^①強以誣之。顧誠有之，而世莫知耳。全曰：^②儒佛之不相通，如胡漢之不相諳也，子亦何由知之？試為我言其略。予曰：孔子之孫子思，子思之書曰《中庸》，《中庸》之言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非佛法而何？顧所從言之異耳。全曰：何以言之？予曰：六祖有言：不思善，不思惡，方是時也，孰是汝本來面目？自六祖以來，人以此言悟入者大半矣。所謂不思善，不思惡，則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蓋中者，佛性之異名；而和者，六度萬行之總目也。致中極和而天地萬物生於其間，

此非佛法，何以當之？全驚喜曰：吾初不知也，今而後始知儒佛一法也。予笑曰：不然，天下固無二道，而所以治人則異。君臣父子之間，非禮法則亂，知禮法而不知道，則世之俗儒，不足貴也。居山林，木食澗飲，而心存至道，雖為人天師可也，而以之治世則亂。古之聖人，中心行道，而不毀世法，然後可耳。全作禮曰：此至論也。是時予方解老子，每出一章，輒以示全，全輒歎曰：皆佛說也。予居筠五年而北歸，全不久亦化去，逮今二十餘年矣。凡《老子解》亦時有所刊定，未有不與佛法合者。時人無可與語，思復見全而示之，故書之《老子》之末。
大觀二年十二月十日子由題。

- ① 何苦：原本作「何若」，據寶顏本改。
② 全曰：此二字原在「子亦何由知之」后，據寶顏本改。

（劉固盛點校）

008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

經名：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
宋陳景元編撰。十卷。據楊仲
庚序，是書於理宗寶祐六年（公
元一二五八年）刊行。底本出
處：《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開題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或字伯陽。
按道家經籍所說，則挺生空洞之先，變
化自然之妙，而常居天上，代為帝師，
此則六合之外事，故略而不論也。非
其逕庭之語者，舉其大槩，云：老子母
感大流星而有娠，應見于李氏，降生于
商室，於商十八王陽甲之十七年，歲在
庚申，寄胎託娠，經八十一年，極太陽
九九之數。其母常逍遙李樹之下，而
生老子。老子生而皓首，故能言，因指

李曰：此吾姓也。又云：父姓李，名
無果。母尹氏，名益壽。當商二十二
王武丁之九年，歲在庚辰，二月十五日
卯時生也。或云老子身長八尺八寸，
黃色，美眉，廣額，聃耳，大目，疏齒，方
口，厚唇，額有三五達理，日角月淵，鼻
有雙骨，耳有三漏，足蹈二午，手握十
文，蓋稟氣至清，而受形特異。生於楚
國苦縣瀨鄉曲仁里，渦水之陰。至紂
二十一年丁卯歲，居岐山之陽。西伯
聞之，詔為守藏史。武王克商，轉為柱
下史，歷成、康之世，潛默卑秩。居周
久之，見周衰而退官。至昭王二十五
年癸丑歲，五月二十九日壬午，乃乘青
牛薄輦車，徐甲為御，遂去周。關令尹
喜，周大夫也，姓尹，名喜，字陽公。著
書九篇，說道德之事。或今西升經是。又
莊、列所引之句或言善內學星宿，服精華，隱
德行仁，時人莫知也。喜姿形長美，雅
好典墳，善天文秘緯，仰觀俯察，莫不
洞徹，雖鬼神之變無以匿。其情大度
恢傑，不修俗禮，慈儉博愛，損身濟物，
入為東宮賓友，出補函谷關令。每望

霄漢，有升虛之思。老子未至關時，喜
登樓四望，見東方有紫雲西邁，知有真
人當過京邑，乃戒嚴，門吏掃路焚香以
俟應兆。至七月十二日甲子，老子到
關。喜擊跽曲拳，邀迎就舍，巾櫛盥
漱，齋戒問道，至于十二月二十五日，
退官託疾，二十八日，授《道》《德》二
篇。喜叩頭請隨老子西徂流沙。老子
曰：汝未得道，惡能隨吾遠適。夫流
沙異域，獷俗難化，而何術可禦邪，唯
生道入腹，神明皆存，而能除垢止念，
靜心守一，千日清齋，鍊形入妙，而後
可尋吾於蜀郡青羊之肆，其若之何。
喜唯唯而謝。老子忽然騰空，冉冉升
乎太微。喜候光景斯散，影響蕭寂，樓
居清齋，屏絕童隸，誦經三年，精思千
日，心凝形釋，骨肉都融。已而窮數達
變之微，因形移易之妙，無不盡之矣。
於是去家，超然高蹈，既往青羊之肆，
乃會老子。老子命喜為文始先生，俱
遊乎流沙之域。或曰昭王時出關，化
導西胡，至幽王時，却還中夏。故孔子
適周，嚴事老子而問禮焉。老子曰：

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是時天下閭，王道衰，故再出關。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老子受學於容成，問道於常縱，皆古之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仕魏，爲將軍，封於段干。宗之子注，注之子宫，宮之遠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假之子解，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齊。夫有天地，則有道術，道術之士，何時暫乏。自伏羲以來，至于三代，顯名道士，世世有之。論之老子，本亦人靈，蓋得道之尤精者也。時俗見其久壽，又生而皓首，故曰老子。老者尊稱也。子者通號也。人

受命自有通神達見者，稟氣與常人不同，應爲道主，故能爲天神所濟，衆仙所從。是以所出度世之法，若九丹八石，玉醴金液，存真守元，思神歷藏，行氣鍊形，消災辟惡，治鬼養性，絕穀變化，獸固教戒，役使鬼彪，皆老子常所經歷救世之術，非至極者也。已而治家治世，皆大道之土苴，聖人之餘事也。老子恬淡無爲，專以長生爲務，故在周雖久，而名位不遷者，蓋和光同塵，內實自然，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無爲，故著書稱微妙難識，道成乃去，是所謂博大真人也。且老子之子孫，祭祀不輟，而升于玉京。莊子之鼓盆，送妻而入侍帝宸，皆爲道之宗師者，使後世之人，信長生之可學，非神異，而學不能及也。是曰方外之教，有淳古之風焉。歷代尊崇廟貌不絕。至唐乾封元年，高宗詔贈老子爲玄元皇帝。光宅元年，太后詔贈尹氏爲先天太后，故爲有唐聖祖焉。昔老子著書曰《道》《德》二篇，今日《老子道德經》者，當是關尹受書之後標題云耳。夫道者杳然

難言，有物混成，強名曰道，以其通生萬物，故訓曰通。又道，蹈也。況道路之道，使人佩服其言，而履行之也。道者德之欽，有道則必有德，德，得也。內得於心，外得於物，得而不喪也，故物得以生，謂之德。有德則必全道，道德相須而不相離，故曰道德也。經者，常也，法也。言其理有常可法，如九經可法之義。又經者，書之尊稱也。今言《道經》上，《德經》下者，上篇之首取其道，可道，非常道。下篇之首取其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而題之也。後之說者，故隨文生義，言道非德無以顯，德非道無以明。道無爲無形，故居化物之先。德有用有爲，故在生化之後。道衰而有德，德衰而有五常，是明道德爲衆行之先，五常之本。故《道經》居先，《德經》次之，上、下二卷，法兩儀之生育，八十一章，象太陽之極數。是以上經明道以法天，下經明德以法地。天數奇，故上經三十有七章。地數偶，故下經四十有四章。此皆起自先賢，且仍舊貫，此經以重淵爲宗，自然爲

體，道德爲用，其要在乎治身、治國。治國則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樸。治身則塞其兌閉其門，谷神不死，少私寡欲。此其要旨，可得而言也。若夫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淵之又淵，衆妙之門，殆不可得而言傳也。故遊其廊廡者，皆自以謂升堂睹奧，及其研精覃思，然後於道，知其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輒依師授之旨，略纂昔賢之微，其如恍惚杳冥在達者之自悟耳。

老子論

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其著書所以傳道，其垂教所以救時。救時之弊不同，故迹之出亦異，其迹既異，故立言有不同，使後世之士於此異觀，而以孔、老爲殊訓也。苟通其道而不窒以時，會其心而不拘以迹，得其意而不泥以言，則諸聖之書相爲終始，固未嘗少戾也。自三代之季，聖王不作，天下溺於文勝之弊，无以反其情性，而復其初。道降德衰，未有甚於此時者也。老聃氏生於周，以懦弱謙下爲表，以虛空不毀萬物爲實，故其去藏室而隱也。關令尹喜請著書，遂作八十一章，以暢道德之旨。其辭簡，其理遠，以深爲根，以約爲紀，以本爲精，以末爲粗，必欲使斯民復結繩之朴而後已。其所以扶教救時，可謂切至矣。不幸後世不見天地之全功，聖人之大體，儒者若馬遷氏，至謂學儒者黜老，學老者黜儒，道不同不相爲謀也。楊雄氏曰：絕滅

禮樂，吾無取焉。韓愈氏曰：坐井觀天，其見者小也。三君子者一，何不知聖人之甚歟。蓋道猶歲也，聖人時也。夏以生出爲功，秋以收斂爲德，一則使之榮華而蕃鮮，一則使之凋悴而反本，相因而歲功成焉。且自伏羲始造法，迄于堯、舜、三代，禮樂制作，炳然大備，則夏之時也。當老子之時，禮文過度，若不斂浮華而歸道德，聖功何由而成哉。其言失道而後德至，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者，謂天下莫尊於道德，而莫卑於禮，苟自禮反之於仁義，仁義復歸於道德，其於治天下有不足爲矣。所以黜仁義禮智，而皆以道德著書詔天下。後世其言，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夫太易之初，渾淪而已，無形體之可見，無氣質之可名，逮乎易變而爲一，始有數矣。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者究也，乃復歸而爲一，即其所生而歸之也。如此變化往復，何有窮盡。故老氏著書九九篇，以明陰陽消息，禍福倚伏，天道往來，人事終始，無不備焉。孔子與老氏同

時，皆著書以垂不朽。孔子曰：我學不厭。老氏則絕學。孔子曰：必也聖乎。老氏則絕聖。孔子貴仁義，老氏棄仁義。孔子舉賢才，老氏不尚賢。

孔子曰：智者不惑。老氏曰：以智治國，國之賊。其立言大率相反，是豈故相乖背耶。蓋孔子立道之常以經世變，老子明道之本以救時弊，其勢不得不然也。絕學則使已任其性命之情，而造坐忘日損之妙。絕聖則使人安其性命之情，而无驚愚明污之志。棄仁義，則无蹙躓踈跂之私，使天下不獨親其親，子其子，而同歸於孝慈。不尚賢，則無儒、墨畢起之爭，使天下無夸跂相軋之心。以智治國，國之賊，言澆僞多而智愈困，孰若政悶悶而民淳淳哉。其所以立言不同者，以此及莊周之書，寓言十九，發明玄旨多假孔、老相爲問答，而傳亦載其問禮之事，使其道異耶。何爲有竊比老彭及猶龍之語，是必有名異而實同者。後世束教之士，以迹觀聖人相去益遠矣。老子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

知，莫能行。萬世之後，一遇聖賢，既以其所知行之，而成清靜之治。又以其所言發之，而爲博大之書。使四海還淳，道德不廢，抑何幸歟。抑何幸歟。

文康公葛郊次仲述

碧虛子陳君景元，師事天台山鴻濛子張無夢，得老氏心，印有《道德經藏室纂微篇》，蓋摭諸家注疏之精華，而參以師傳之秘文，義該瞻道物兼明，發揮清靜之宗，丕贊聖神之化。熙寧中，召對便殿，因進所著。睿眷殊渥，宣附《道藏》，鎮諸名山，四海學徒，典刑是賴。仲庚西蜀末訪道東南，課習是經，垂髻逮白，義海重玄，望洋竊歎，幸窺纂微之要，若披雲霧而睹日月也。第以世無善本，流行未博，敬就藏帙詳加校正，募化善士，命工刊梓，以傳不朽。上答玄元道祖立言開教之恩，次酬父師生成訓迪之賜，普祈同志，潛心玩繹，因言會道，俱證無爲，益衍真風，保安國祚，庶表林下野人報本之萬一

云。

皇宋寶祐戊午上元日，瞻山靈應觀開山管轄住持觀事臣楊仲庚拜手謹書。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一

碧虛子陳景元纂

道經

上篇明道以常道爲宗。常道者，虚心以待物者也。

道，可道，非常道。

夫道者，杳然難言，非心口所能辯。故心困焉，不能知。口辟焉，不能議。在人靈府自悟爾，謂之無爲自然。今標道者，已是強名，便屬可道。既云可道，有變有遷，有言有說，是曰教典。何異糟粕，嘗試舉揚，且從訓釋曰：道，通也。萬物得之，無所不通。亦曰：道，蹈也。取道路以爲稱。《說文》曰：一達謂之道。先賢令人體而行之，故曰道也。至于仁、義、禮、智、信，皆道之用。用則謂之可道。可道既彰，即非常道。常道者，自然而然，隨感應變核物不窮，不可以言傳，不可以智索，

但體冥造化，含光藏暉，無爲而無不爲，默通其極耳。嚴君平曰：可道之道，道德彰而非自然也。今之行，者，晝不操燭，爲日明也。日明者，不道之道常也。操燭者，可道之道彰也。夫著於竹帛，鏤於金石，可傳於人者，可道之道也。若乃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者，常道之道也。五千文之蘊發揮自此數言，實謂玄之又玄，神之又神也。

名，可名，非常名。

道者，體也。名者，用也。用因體生，名自道出。既標其名，即可稱用。稱用既立，故曰可名。可名既著，即非常名。常名者，謂應用無方，支離其德也。嚴君平曰：可名之名，功名顯而非素真也。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卿大夫視之猶衆庶，此真守常名者也。無名，天地之始。

無名者指道而言也。萬化未作無以

強名。及妙本之始，既降，渾淪之樸，將離，則易之太極生兩儀也。嚴君平曰：無名，無朕，與神合體，天下恃之，莫知所以變於虛無，爲天地始，此體道者也。

有名，萬物之母。

有名者指天地而言也。天施地化，茂養萬物。亭之毒之，如母養子。故曰有名，萬物之母。夫大道杳冥，豈繫乎有名無名哉。聖人約用立教，以明本迹同異爾。凡日新之道，皆曰無名，是故始萬物者，爲無名。成萬物者，爲有名也。嚴君平曰：有名者之爲化也。尊道德，貴神明，師太和，則天地，故爲萬物母，此用道者也。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

欲者，遂境生心。妙者，要又微之極也。微，邊隅也。大道邊有小路，曰微。又歸也。夫虛無之道，寂然不動，則曰無欲。感孕萬物，則曰有欲。無欲觀妙守虛無也。有欲觀微

謂存思也。嘗謂真常即大道也。無欲有欲，即道之應用也。道本無物，物感道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上士知微知章，睹其未然，已盡其妙，故曰常無欲，以觀其妙。中士因循任物，見其群材，乃得其用，故有萬不同真理難測，但覘其邊微耳。又解曰：夫人常體大道之微，守清靜之要，復性命之極，不為外物所誘，則志意虛澹，可以觀道之要妙，造微之至極。嚴君平曰：心如金石，形如枯木，默默隅隅，志如駒犢者，無欲之人，復其性命之本也。有欲之人，貪遂境物，亡其坦夷之道。但見邊小之微，迷而不返，喪失真原。先賢或以謂無欲者，體道內觀化及群品無所思存，忘其本迹也。有欲者，從本起用施于可道，立教應物，成濟衆務，見物所終了知歸趣，前以約身為說，後以化民為言，修身治國，理無不備也。

此兩者同。

此兩者謂可道可名，無名有名，無欲

有欲也。俱蘊于寂然不動湛爾之源，體用未彰，善惡都泯，故云同也。出而異名。

出謂從本降迹可道漸分，雖起自一人之心，而五常之用殊別，賢愚有隔有變，萬端壽夭存亡，其名各異也。

同謂之玄，玄之又玄，

玄者深妙也，冥也，天也。所謂天者，自然也。言此無名有名，無欲有欲，皆受氣於天，稟性於自然，中和濁辱，形類萬狀，蓋由玄之又玄，神之又神，所謂自然而然而然也。若乃通悟深妙，洞達冥默者，是謂有玄德也。

衆妙之門。

謂道域也。夫大道曠蕩，無所制圍，無門無房，四達皇皇也。約身而論，出則同衆人，入則為妙本，舉教言則衆真講妙而出，群聖蘊妙而歸，化導無方，湛然惟一，獨立不改，是曰知常。既有出入之由，故曰門耳。莊子曰：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

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斯亦謂衆妙之門也。

有妙道然後萬物生焉。生萬物者，其唯妙道乎。用道者，其唯聖人乎。聖人之道，日新其變，應用無方，故曰常也。出處有迹，欲異而為，故曰可也。可道必名，名必有知，故次之以天下皆知。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

美善生於妄情，以情之所好為美，情之所惡為惡，縱已妄情，非惡而何。以己之所是為善，己之所非為不善，縱己是非，安有美乎。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此謂止於實當也。夫聖人豈無美善，蓋有而不矜，同於無也。不矜則德全，同無則害遠，德全害遠，美善盡矣。若以美善化天下，使知其美之為美，蓋未盡善也。《經》曰：上德不德，下德不失德，是矣。且天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若矯其治迹，竊而侮之，斯為惡矣。君平曰：昭昭不常存，冥冥不常然，

榮華扶疏，始於仲春，薺麥陽物，生於秋分，冬至之日，萬物滋滋，夏至之日，萬物愁悲，謂其盛必有衰，美必有惡，陰陽尚爾，況於人乎。斯戒其矜夸美善者也。

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

此六事因矜美善動入有為。有為既彰，偏執斯起，殘賊互生，物失其性，故結以聖人無為，而玄德不去。夫有無之性，本不相生，今言有必出於無，論無必生於有，故曰有無之相生也。難易之法，本不相成。譬如陶者易於治埴，必難於治木。匠人易於治木，必難於治埴。彼此相易，則難就，各守其工，則易成，故曰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本不相形，見鶴而知鳧脰之短，觀鳧而識鶴脰之長。以此相因，物皆如是，故曰長短之相形。高下之名，本不相傾，名位不足，故有傾奪之心。若處高而不驕貴，故無下之者。在下而不卑辱，故

無高之者。若企羨交馳，則遞相傾覆，故曰高下之相傾。音聲之鳴，本不相和，是猶天籟自鳴自己。而世謂音律聲氣合成歌曲，以相和鳴，故曰音聲之相和。前後之時，本不相隨，有如日夜相代，昨夜是今日之前，今日乃昨夜之後。又如前後行步之迹，舉足下足，何先何後，遷易相隨，無有窮盡，故曰前後之相隨也。君平曰：無以有亡，有以無形，難以易顯，易以難彰，寸以尺短，尺以寸長，山以谷摧，谷以山傾，音以聲別，聲以音停，先以後見，後以先明，故無無則無以見有，無有則無以知無，無難無以知易，無易無以知難，無長無以知短，無短無以知長，無山無以知谷，無谷無以知山，無音無以知聲，無聲無以知音，無先無以知後，無後無以知先。凡此數者，天地之驗，自然之符，陳列暴慢，然否相隨，終始反覆，不可別離，神明不能遁，陰陽不能違。由此觀之，帝王之事，不可以有為為也。

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此言上古無為之君，不以美善治天下，而天下自治也。無為者，非拱默閑堂也，謂美善都忘，滅情復性，自然民任其能，物安其分，上下無擾，故也行不言之教者，以身帥導，正容悟物，隨時舉事，因資立功，理契言忘之謂也。

萬物作而不辭。

作，動也。聖人在宥天下，無事無為，故百姓耕而食，織而衣，含舖而熙，鼓腹而遊，樂其性分而動，皆飲無為之化也。故聖人任之而不辭，夫民可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此乃上德不德之風也。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不居。

萬物自生，卓然獨化，不為己有。群品營為，各適其性，不恃己德。功成事遂，道洽於物，心遊姑射之山，不居萬民之上。此聖人之全德也。

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夫聖人功同造化，使萬物咸得其極，而忘名忘己也。不居者，不以位為

已有，故民莫覺莫知，是以其道不喪，其德不去也。《鴻烈解》曰：楚將子發攻蔡，踰之，宣王郊迎，列田百頃，而封之執圭。子發辭不受，曰：治國立政，諸侯入賓，此君之德也。發號施令，師未合而敵遁，此將軍之威也。兵陳戰而勝敵者，此庶民之力也。夫乘民之功勞，而取其爵祿，非仁義之道也。故辭而弗受。此功成不居之謂也。

知則善惡互生，高下之傾，不能逃也。難易對陳，長短之才，無由隱也。長短彰則爭尚賢德，故次之以不尚賢。

不尚賢，使民不爭。

夫人君之謙下雌靜，不矜尚己之賢能，則民之從化，如風靡草柔，遜是守何有爭乎。《經》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又解曰：人君靜，大臣明，刑不避貴，澤不隔下，賢、不肖各當其分，則士無爭矣。若人君依違，大臣回佞，雖尚賢求士，外忠內僻，情毒言和之才至，至則姦偽生而交爭起。君平曰：盛德

者為主，微劣者為臣，賢者不萬一，聖人不世出，夫天生之賢、匪，由尚出也。又曰：譬如使駑馬、驂騮並馳於夷道，鴻鵠、鶉鷄雙翼於青雲，則賢、不肖可知矣。此乃自然，非由尚也。

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

難得之貨，謂金玉珠犀也。言上化清靜，民務耕織，藏金於山，捐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則民無貪盜之心矣。又解曰：驪龍夜光之珠，金玉錦繡之玩，君王不貴，臣民無貪，盜賊於何而有。語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也。《鴻烈解》曰：引神農之法，曰丈夫力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自織，以為天下先，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矣。

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

可欲者，謂外物惑情，令人生可尚愛欲之心也。而日不見者，非遠絕不見也，謂不以見為見，而為無為也。

若乃人君見外物，而無可尚愛欲之心者，是不為色塵所染亂，則性原清靜恬澹，而復其真一矣。人君能守乎真一，則使民心不亂，而淳朴之風可致矣。君平曰：世不尚賢，則民不趨，不趨則不爭，不爭則不為亂。世不貴貨，則民不欲，不欲則不求，不求則不為盜。世絕三五，則民無喜，無喜則無樂，無樂則不淫亂。此自然之數也。《鴻烈解》曰：令尹子佩請飲楚莊王，王許之。子佩疏揖北面立於殿下，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意者臣有罪乎。莊王曰：吾聞子具於疆臺。疆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不能反，故曰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傳奕《音義》曰：古本作使民心不亂，河上公開元御本作使心不亂，亦通。

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

聖人之治，先治其身，然後及于家國也。虛其心者，謂無邪思也。不役

心逐暗泊，然內寂嗜欲，頓消神物，自定則其心虛矣。莊子曰：虛室生白吉祥止，止謂心虛，則純白自生福慶留止也。

實其腹。

聖人道德內充，五神安靜，擔怕自足，貪愛不生，故曰實其腹。

弱其志。

志者心之事。事在心曰志，欲令舉心行事，當守謙靜柔弱，則道全矣。

彊其骨。

骨者體之幹。夫淳和足則體潤，精神壯則骨彊，亦自然之理也。

常使民無知無欲。

聖人所以常修身虚心者，欲令百姓反樸守淳，悅然自化也。語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

使夫知者不敢為也。

民雖有貴尚之知、飾偽之迹者，然已被其清靜之風，淳朴之化，而自灰心，槁體不敢興動，有為之欲心也。

為無為，則無不治矣。

為無為，猶言行無為之道也。無為

者，謂不越其性分也。性分不越則天理自全，全則所為皆無為也。物無為，則貴尚貪求之心，泯然都忘，故淳風大行，誰云不治。

尚已賢能則民從，而爭盜縱此欲心則亂生乎。彼唯聖人治之以虛沖，故次之以道沖。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

盈古本作滿。沖，虛也。又中也。或不定之辭。又常也。言道以沖虛為用，夫和氣沖虛，故為通用。王者得沖虛之用，故萬乘遺其富。匹夫得沖虛之用，故環堵忘其貧。身在廟堂之上，心同巖穴之下，躬服芻牧之陋，不異軒冕之華，此深得沖虛之用，而不盈滿也。君平曰：為沖者不沖，為和者不和，不為沖和，乃得沖和。沖以虛為宅，和者無為家，能虛能無，至沖有餘，能無能虛，常與和俱，斯真得大道，沖和之用而不盈滿者也。中者所用在於和也，或者不敢建，言其道也。

淵兮似萬物之宗。

淵，深靜也。兮者，深歎詠道之詞也。明此，沖虛之道，不虧不盈，體性凝湛，深不可測，故謂之淵也。夫不測之理，非有非無，難以定名，故寄言似也。群生日用，注酌湛然，體含萬象，善惡斯保，動植咸歸，故為萬物之宗。

挫其銳，解其紛，

挫，抑止也。又折其鋒曰挫。銳，銛利也。又進也。解，釋散也。紛，多擾也。言銛利進趣功名之人，當念道沖虛，抑止貪妄，而不自見也。或僨僑奔馳，內外紛擾，能體道淵靜，釋縛解紛，湛爾澄清，以復其性。紛，河上公作忿，曰結恨也。謂陰賊瞋恚，忿恨牢結，若存道沖和，乃渙然冰釋也。

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

虛極之道，以沖和為用，其所施用，無乎不可。在光則能和，與光而不別。在塵則能同，與塵而不異。應物則混於光塵，歸根則湛然不染，尋其妙本杳然而虛，約其施為昭然而

實，故曰湛兮似或存。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吾者，老氏自稱也。象，似也。我觀至道杳冥，沖用不測，匠成萬物。今古常存道，既無祖無宗，誰敢言孫言子，彷彿深思似出乎天帝之先矣。

用道虛沖，則淵兮不滿，和光同塵，故為萬物之所宗。尋其宗而先乎天地，故次之以天地。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芻，草也。謂束芻為狗。古人用以祭祀除祓不祥用，已而棄之。言當用之時不甚愛，及乎棄之，亦不為憎也。故芻狗因神明而成，神明無用於芻狗也。無用則無私，無私則無恩，是以天地無恩，而大恩生，聖人不仁，而天仁成。不仁者，謂無情於仁愛，非薄惡之謂也。故天地無情，視萬物如芻狗，不責萬物之報。聖人無情，視百姓如芻狗，不責百姓之報。蓋天地之自然也。君平曰：天高而清明，地厚而順寧，陰陽交通，

和氣流行，怕然無為，萬物自生焉。

天地非傾心移意，勞精神，務有事，悽悽惻惻，流愛加利，布恩施厚，成遂萬物，而有以為也。此所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也。明王聖主，秉道統和，清靜不改，一以變化，神明默達，與道同儀，天下應之，萬物自化。聖人非竭智盡能，擾心滑志，損精費神，不釋思慮，徨徨顯顯，仁生事利，領理萬民，而有以為也。此所謂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也。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橐者，韞也。謂以橐鼓風而吹火也。籥者，笛也。言大地之間虛空無為，生物無私，以喻聖人之心，虛廓淵靜，應世不逆，若橐之懷風鼓之，以成器物，籥之舍聲吹之，而調音律，應用不絕，而終不可屈也。以況聖人無私無心，而不事愛利也。君平曰：天地釋虛無而事愛利，則變化不通，物不盡生。聖人釋虛無而事愛利，則德澤不普，海內不并，恩不

下究，事不盡成，何則仁愛之為術也。有分而物類之仰化也。無窮操有分之制，以授無窮之勢，其不相贍，由川竭而益之以汙也。又曰：蟣蝨動於毛髮，則寐為之不安。蚊蟲著於皮膚，則精神騷動，思慮不通。外傷蜂蠆之毒，則中心為之慘痛，未害於耳目，而百節為之不用。此言愛利存于胸中，豈得無屈撓純和耗蠹血氣乎。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多言者，謂多有兼愛之言也。多則施行難徧，故數窮屈而不遂，若法天地之虛靜，同橐籥之無心，抱守中和，其自然皆足矣。亦在乎不言之教也。《鴻烈解》曰：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徐馮曰：事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書者言之所出也。言出於知者，知者藏書。於是王壽乃焚其書而舞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天地運處而無私，中含虛而不屈者，由其神也。故次之以谷神。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夫大人以太虛為空谷，以造化為至神，空谷、至神乃道之體用，豈有死乎。不死之理既甚深冥，又能母養，故曰玄牝。或谷喻天地，神喻大道。今說者以山谷響應為喻，不其小哉。且人能懷豁無方，法太虛之廣，存任神真，資造化之靈，自然形與道合，何死之謂乎。如是，則冥然茂養，物受其賜，故曰玄牝。河上公《章句》：谷音育，訓養也。人能養神則不死。神謂五藏之神，肝藏魂，肺藏魄，心藏神，腎藏精，脾藏志。人能清靜虛空，以養其神，不為諸欲所染，使形完神全，故不死也。若觸情耽滯，為諸境所亂，使形殘神去，何道之可存哉。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夫太虛造化，萬類由之以出入。既有出入之名，故謂之門。根者，本也。天地雖大，不能逃其有形，有形之類，咸以虛空太和為其根本，故曰天地根。河上公曰：不死之道在於

玄牝。玄，天也。於人為鼻。牝，地也。於人為口。天食人以五氣，從鼻入，藏於心，五氣清微為精神聰明音聲五性，其鬼曰魂。魂者雄也。主出入人鼻，與天通，故鼻為玄也。地食人以五味，從口入，藏於胃，五味濁辱為形骸骨肉血脉六情，其鬼曰魄。魄者雌也。主出入人口，與地通，故口為牝也。根者元也，言鼻口之門，乃是通天地之元氣所從往來也。上言谷神不死者，勸人養神之理。此曰玄牝之門者，示人鍊形之術也。故形神俱妙者，方與道同也。夫人有身有神，則有生有死。有生有死不可言道也。流動無常，豈得言靜也。若乃空其形神，忘其物我，是以出無根，故氣聚不以為生，入無竅，故氣散不以為死。不死不生，其谷之神也。生死無常；其浮動之物也。幽深雌靜，湛然不動，其玄牝之謂也。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綿綿，不絕之貌，此結上養神鍊形之

義也。夫養神則深妙冥極，清靜虛空，綿綿若存，感物而起，無有絕時。鍊形則呼吸太和，導接血氣，飲難終之泉，咀延年之草，使其支節宣暢而不勤勞，此方可與天地同根，衆妙共門也。

太虛其谷，造化其神，牝養萬物，綿綿不死，故次之以天長地久。

天長地久。

標也。天以氣象廣覆，古今不傾，故稱長也。地以形質厚載，終始永固，故言久也。結喻成義，在乎下文。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結義也。夫天所以長清，地所以久寧者，以其覆載萬物，長育群材，而皆資稟於妙本，反其沖虛，復其杳冥，不自矜其生成之功，而守其常德，故能長生也。又解曰：天地萬物，卓然獨化，咸稟自然，而不求饒益其生，故能長生，此垂誠也。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

存。

聖人無為，身在廟堂，而心游姑射，法天地之覆載，而均養無私，大有處謙而不敢為天下先。其百姓欣戴而不重樂，推而不厭，故身先也。又能忘功忘名，外身寡欲。其天下愛之，如父母，神明祐之，若赤子。故身存也。

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天地生育萬物，而聖人外已全民，皆不以仁恩自恃，豈有自私之心乎。實無私也。無私故能長能久，以其長久，故如能成其私者也。李約曰：夫能不私於己，而私於人，人之私未必成，而已之私已成矣。《鴻烈解》曰：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獻魚，公儀休不受。其弟子諫曰：夫子嗜魚，不受何也。答曰：夫唯嗜魚，故弗受。夫受魚，而免於相，雖嗜魚，不能自給魚，無受魚，而免於相，則能長自給魚。此明於為人為己者也。故曰：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河上公、嚴君平本

作以其無私。王弼古本作不以其無私邪。開元御本作非以其無私邪。互有其義，讀者詳之。

聖人後身外身能公於己而私於人，善柔順而利物，故次之以上善若水。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一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二

碧虛子陳景元纂

道經

上善若水。

上善者，標人也。若水者，舉喻也。夫志人虛懷無欲，應變隨時，不逆諸緣，處善忘善，故曰上善。水能方圓凝釋，深淺浮沉，順道涵虛，咸有其理。唯至人兼而通之，故曰若水。且水蘊三能之近道，七善之利物，謂下文也。

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此三能之近道也。水性平靜，散潤一切。天無水則陽旱，地無水則塵飛。利澤萬物，故曰善利，此一能也。天下柔弱，莫過於水，去實歸虛，背高趨下，壅之則止，決之則流，聽從於人，故曰不爭，此二能也。人之情惡，處下流好居上位，而水則就

卑受濁，處惡不辭，令物潔白，獨納污辱，處衆人之所惡，此三能也。幾，近也。夫水利物，則其仁廣大，不爭，則其德謙光，處惡，則其量忍垢。舉水性之三能，唯至人之一貫德行如斯，去道不遐，故曰近爾。又解曰：水為氣，母王於北方，其數六。北方者，陽德之始，陰氣之終也。生數一與道同也，道亦謂之一。道，一者無一之一，水，一者有一之一也。無一之一為道之體，有一之一為道之用，明水者，道之用，故曰幾於道也。

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

至人所居，善執謙下，順物自然，化及鄉黨，如水在地，善就卑下，滋潤群物，故曰居善地，此一善也。至人之心，善保虛靜，洞鑒幽微，湛然通徹，如水淵澄，波流九變，不失明靜，故曰心善淵，此二善也。至人若與，善行仁慈，惠及天下，不懷親愛，如水膏潤，善能升降，無不霑濟，故曰

與善仁，此三善也。至人之言，善守誠信，不與物期，自然符契，如水景物，妍醜無差，流滿輒移，行險不失，故曰言善信，此四善也。至人從政，善治於民，正容悟物，物自順從，如水清平，善定高下，滌蕩群物，使無塵穢，故曰政善治，此五善也。至人臨事，善能任物，隨器授職，不失其材，如水柔性，善事方圓，能隨形器，無用不成，故曰事善能，此六善也。至人動靜，善觀其時，出處應機，能全其道，如水之動，善隨時變，冬凝夏液，不差其節，故曰動善時，此七善也。

夫唯不爭，故無尤矣。

唯，獨也。此結上三能七善之辭也。至人之所用心行事，出處語默，皆全于妙道，合乎物宜，而常守雌靜不與物爭，物既不爭，安有尤過之地。又尤，怨也。言天下獨有不爭之人，無所怨尤之者。

道體虛無，而水數一，唯至人用之，則幾於道，又不盈而善持，故次之以持而盈之。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盈，滿也。已，止也。夫執持盈滿之物，而不知謙損者，必見其傾覆矣。慎其傾覆之禍，不如早圖休止，此垂誠也。嚴君平作殖而盈之，謂積其財寶也。

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揣，度也。又治也。銳，銛利也。言人但知銛利欲心，而貪趣富貴，殊不知揣度妄情，思治僥恣，禍患之來，不可長保。君平曰：富貴之於我，猶登山而長望也。名勢之於我，猶奔電之忽過也。言不可長保也。《鴻烈解》曰：白公勝得荊國，不能以府庫分人。七日，石乞入曰：不義之得，又不能布施，患必至矣。不能與人，不若焚之，无令人害。白公弗聽也。九日，葉公入，乃發太府之貨，以與衆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而攻之，十有九日，而擒白公。夫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矣。不能為人，又無以自為，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嗇也，何以異於梟之愛其

子也。故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也。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此明盈難久持理之必然也。夫金玉滿室，徒為潤屋，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雖有智者，莫之能守。故象有齒而焚身，雞畏犧而斷尾，禽獸尚如此，人何不思之。嚴君平、王弼本作金玉滿室。

富貴而儻，自遺其咎。

遺，與也。富則人求之，故便欺物。貴則人下之，故好陵人。欺陵日恣，殃咎必來，非自與而何。君平曰：金玉之與身，而名勢之與神，若冰若炭，勢不俱存。故名者神之穢也，利者身之害也。養神之穢，積身之害，損我之所成，而益我之所敗，得之以為利，失之以為害，則彼思慮迷，而趣舍悖也。又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患生於我，不由於人。福生於我，不由於天。陸希聲曰：持大器而滿盈，雖懼之，不如早止。居大位而亢極，雖憂之，

不如早退。揣勢利而銳意，雖得之，不可永保。貪金玉而滿堂，雖有之，不能長守。貴而儻則得其禍，富而儻則益其過，儻生乎心，咎自於己，豈可怨天尤人乎。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此結義也。夫大功既成，顯名已遂，而不知休退者，何人哉。高鳥盡而良弓藏，狡兔死而獵狗烹，勢使然也。惟體天道之盈虛，知進退存亡者，至人哉。

外物盈滿，理必傷生，與其銳心於富貴，不若抱一而無咎，故次之以載營魄抱一。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道家以陽神曰魂，魂樂生，陰鬼曰魄，魄好殺，魂則遊，魄則靜。《白虎通》曰：魂者云云也，營者不定貌，故謂魂為營也。舊說載，乘也。營，魂也。又謂營，護陽氣也。魂為陽精，魄為陰靈。陽精喜動遊，故仙書有拘留之術。陰靈喜浮惑，故仙書有制伏之法。使其形體常乘載陽

精、陰靈，抱守太和純一之氣，令無散離，永保長年矣。夫道之抱一如鑑之含明，明豈離鑑乎。此教人養神也。今解曰：人欲抱一之術，當令心無散離，若無散離者，即是乘載魂魄抱守純一之道也。能如嬰兒乎。下皆以此義釋之。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舊說曰專，一也，任也。氣者沖和妙氣，又自然之氣也。夫人卓然獨化，稟自然沖和妙氣，氣降形生，自無染雜。若乃專任沖妙，知見都忘，氣自純和，形自柔弱，不為衆惡所害，是得嬰兒之全和也。此教人養氣也。今解曰：能如嬰兒乎者，言人欲專氣致柔之術，當如嬰兒純和，若能如嬰兒純和，即是得專氣致柔之術也。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舊說曰滌，洗也。除，遣也。玄覽，心照也。疵瑕，病也。人當洗滌塵垢，除遣五情，內外清虛，心照萬事，瑕疵之病，瑩然不生，此教人修心也。自此上三事約人修身，自此下

三事勸人治國。經曰：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天下，其德乃溥也。今解曰：人欲洗心除垢，冥察內外之事，能自省己躬，無疵瑕之病，即是滌除玄覽之法也。

愛民治國，能無爲乎。

舊說曰治國者，愛民如赤子，臨政不可苛虐，賦役不可傷性，務農簡事，使民各遂其業，而安其生，斯無爲之化也。今解曰：人君欲愛養萬民，令不傷天性，治國務農，使無繁細，當能清靜無爲，即是愛民治國之術也。

天門開闔，能爲雌乎。

天門者，自然之門也。自然生太極，太極生天地，天地生陰陽，陰陽生萬物，萬物生死由之而往來，故謂之天門。開謂散施，闔謂歛斂，開則生成，闔則衰滅，雖生萬物，而未見其生生者，雖死萬物，而未見其死死者，生生死死，而莫見其形，得不謂之自然乎。能體自然，其唯大人乎。大人量包宇宙，氣含陰陽。所爲雌

靜，則生死王衰不入于胸中。雌靜者，自然之妙用也。此戒治身治國者，當以雌靜是守。舊說曰：天門者，北極紫宮之門也。天有北極，星在紫宮之內，宮內又有五帝，迭相休王，故門有開闔也。開則爲泰，闔則爲否，故春時青帝門開，餘門皆闔，四時之例如此。且五運終始，曆數之變，興廢不常，唯聖人知天知命，常守雌靜，則不爲變動所傾，故永亨元吉也。或以治身論者，天門謂鼻口也。開闔謂喘息呼吸也。言人雌靜柔和，則氣息深遠，綿綿微妙，致其精神，恬然自在無爲也。今解曰：天門開闔休王者，乃曆數之常，唯能雌靜謙下，故陰陽不能移，寒暑不能變也。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舊說曰明，謂慧照也。治身者雖有慧照之心，聰明通達，若無見聞。治國者其德明白如日月之照，四達海內，當塞聰蔽明，能如無知。使天下百姓日用不知，是謂有道。今解

曰：欲得智慧，明白四達。天下者，先須收視反聽，常守無知，即是明白四達之原也。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言修身治國，能行上六事，即如道之生，物不塞其原，任其自成。而已德之養，物不禁其性，全其素分而已。萬物卓爾，獨生聖人，豈有乎哉。群類各自營爲，聖人何恃乎哉。物自長養，聖人安所主宰乎哉。斯乃忘功忘物，洞入冥極，是謂玄德也。王弼曰：玄德者，有德而不知其主，出乎幽冥者也。

抱一不離專氣，致嬰兒之和，和則物歸如輻之轉轂，故次之三十輻共一轂。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此明有無功用，相資而立。《周禮考工記》說：車蓋圓以象天輿，方以法地，三十輻以象一月之數。夫月之懸天，流行不息，車之輻地，運轉無窮。是故車以象月，三十日共一月，

亦猶三十輻共一轂耳。當其轂中空虛，輪得以轉行。車中空虛，人所以載其上。故其空無之處，是有轉行容載之用也。君平以謂太古聖人之牧民也，因天地之所為，不事乎智巧。飲則用瓢，食則用手，萬物齊均，無有高下。及至王者有為，賦重役煩，百姓罷極，上求不厭，貢獻遼遠，男女負戴，不勝其任。故智者作為推轂，駕馬服牛，負重致遠，解緩民勞。後世相承，巧作滋生，雕琢斑斲，朱輪飾以金銀，加以翠璣，一車之費，足以貧民，是以老氏傷創作之害道德，明為善之生禍亂也。故舉車器室三事，說有無利用之相資，因以垂戒云。

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

埏，和也。埴，黏土也。謂工人範和黏土，陶成形器，取其器中空無之處，是有盛受諸物之用也。君平以謂道德衰廢之時，憂患攻其內，陰陽賊其外，民人薄弱，羸瘦多疾，是故水火齊起，五味將形，生熟不別，乾

漬不分，故智者埏土為器，以熟酸鹹，遂至田獵奢淫，殘賊群生，剗胎殺穀，以順君心，雕琢珠玉，以為孟盤，樸散為器，一至於斯。

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鑿，穿也。半門曰戶。門傍窗，謂之牖。門戶窗牖，亦通稱也。古者穴處，謂穿鑿穴中之土，以覆其上，為戶牖居室也。取其室中空無之處，故人有安存出入之用也。君平以謂人心既變，萬物怨恨，蟲蛇起，毒蠱作，禽獸害人，於是巖穴之中，不足以禦患難，全性命，終天年。故智者為作居室，上棟下宇，穿窗候望，堅關固閉，開闔疾利，蜂蟲不得入，禽獸不得至，而後遂至華臺危閣，阿房之殿，大關守險，築城為固，士卒疲倦，死者無數。然而上世以為治，後世以為亂者，此乃有無利用相因之弊，蓋在乎人爾。

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此解上三事，明有無相資俱不可廢，故有之以為利，利在乎器也。無之

以為用，用在乎空也。夫器之為利也，必存其外，外資空用而成。空之為用也，必虛其內，內藉器利而就。故無藉有以為利，而有籍無以為用也。無則同乎道，有則成乎器。形而上者曰道。道，無形也。道雖無形，必資有，以彰其功。形而下者曰器。器，有體也。器雖有體，必資無，以成其用。故器非道不能應用，道非器不能顯功。亦如轂中有輻，器中有物，室中有人，咸因無以利有，因有以用無也。若夫治身，則神為存生之利，虛為致神之用，故無能致用，有能利物，利物在乎有，而致用在乎無，無者虛靜之謂，有者神明之謂也。神明則妙有，虛靜則至無。妙有之利，在乎存生；至無之用，在乎致神。存生致神之利用，不出乎妙有至無也。

車器之設，用無而利有，用無是空，利有是色，故次之以五色。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

人口爽。

五色之設，本以彰五行之象，黼黻文章，別尊卑之飾，斯則五色之用也。而後世為錦繡之麗，青黃悅目，逐物外遷，傷精喪明，不能徹視無色之色，非盲而何。五音之設，本以彰五行之聲，金石絲竹，通天地之氣，斯則五音之用也。而後世作鄭衛之聲，淫哇悅耳，耽管不已，蕩性塞聰，不能冥聽無聲之聲，非聾而何。五味之設，本以彰五行之和，鹽梅調適，養人倫之損，斯則五味之用也。而後世有熊掌之嗜，芻豢美口，饕餮無厭，濁神穢真，不能內嘗無味之味，非爽而何。爽，亡也。差，失也。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田獵者，國之常禮，以講武事，示民時也。天子諸侯，每歲三田，一為乾豆，祭祀宗廟也。二為賓客，交二國之好也。三充君之庖食以時也。時之不田，則曰不恭。田不以時，則謂之暴天物。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若不遵法度，馳騁逐境，禽荒無

節，暴物傷農，登崖踰險，心神發亂，非狂而何。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金銀珠玉，難得之貨。人若貪取無厭，采求不已，則道行妨傷，而身多勞辱也。君平曰：五色重而天下盲，五音調而天下聾，五味和而天下暗，田獵興而天下狂，珠玉貴而天下勞，幣帛通而天下傾。是故五色者陷目之錐，五音者塞耳之椎，五味者斬舌之鐵，田獵狂惑之帥。利遠方之貨，天下之所以違也。貴難成之物，天下之所以微也。凡此數者，變而相生，不可窮極，難明而易滅，難得而易失也。殃禍之間，危亡之室也。求之以自賊，居之以自殺也。

此上戒君王，而下訓兆民也。

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聖人謂有道之君也。有道之君，任聲色之外馳，養浩然之內景。腹者，受物養實其腹，則不逐物，故內全而神王，是以聖人法之而爲腹也。目者，著色役亂其目，則逐物移，故外

盲而精喪，是以聖人戒之而不爲目也。去彼取此者，令人去目之逐物，取腹之內全也。

耽悅聲色，則戮辱及之，不貴難得之貨，而寵榮可待。故次之以寵辱。

寵辱若驚。

寵者，謂富貴慶賞諸吉也。辱者，謂貧賤刑罰諸凶也。達道之士，以形骸為逆旅，生死如贅癰，不榮通，不醜窮，知軒冕之去來，外物之寄託耳，豈有寵辱係懷而驚怛哉。此言寵辱若驚，謂中人耳。中智之士，處安而慮危，得寵而知辱，故皆如驚。世俗趨末則驚辱，中智觀本故驚寵，故曰寵辱若驚。

貴大患若身。

貴者，尊愛之稱。大患者，軒冕寶貨，外物養身之屬也。至人知身非我有，而尚外之，況尊愛他物乎。今世人謂軒冕寶貨，可以資生，故貴之如身，而不知身與物，皆是大患之本，不足貴也。

何謂寵辱，寵為上，辱為下。

開元御本作寵為下。言人得富貴，慶賞者恃寵而僥盈，則生禍。因寵獲禍，則寵為辱本，故曰寵為下。河上公本作寵為上，辱為下。於經義完全理無迂闊，下文解之，其義詳矣。皇甫謐本亦作寵為上，辱為下。言以得為上，以失為下也。

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結義也。夫世俗據其富貴，操之則慄，捨之則悲，未達得失之非我，故皆驚懼也。中智之士，知禍福循環，譬如糾纏得其寵榮，必有悴辱，故戒之持勝，如失之驚也。《列子》曰：趙襄子使使攻翟，取二邑而有憂色，謂无積德而有重功，不可不戒懼也。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此得之若驚也。

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何謂者再問答張本，以起後義也。吾者汎舉自稱。夫人所以有大患者，謂其有身也。且人之身，无毛羽

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為養性全生之具，而貪生太厚者，動入死地，故大患隨之。是由封執塵累，矜其有身也。若能外其身，不以身為身，忘其心，不以心為心，冥乎造化，同乎萬物，使行若曳枯木，坐若聚死灰，則向之寵辱大患，何緣及之。故曰：及吾無身，吾有何患。《齊物論》子綦謂顏偃曰：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夫遺照坐忘，尚諸患莫侵，況體合自然者乎。無者忘也，外也。或以無身為滅壞空寂者，失老氏之宗旨矣。

故貴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

自无身而上，汎論士民驚執寵辱，致其大患也。自貴愛而下，專說王者未能兼忘天下，故有寄託之名耳。然寄託之說，實非上德之君，若乃游心於澹，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无容私者，則可復太古之風矣。陸希聲曰：若以得失動其心物，我存乎懷，則寵辱不暫寧，吉凶未嘗息，安足為

天下之正，居域中之大乎。唯能貴用其身，以為天下，愛用其身，以為天下者，則是貴愛天下，非貴愛其身也。夫如是，則得失不在己，憂患不在身，似可以大位寄託之，猶不敢使為之主，而況據而有之哉。此大道之行，公天下之意也。開元御本作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御注曰：此章首標寵辱之戒，後以寄託結成者，夫寵辱若驚，未忘寵辱，貴愛以為，未忘貴愛。故以辱校寵，則辱不如寵，以貴方愛，則貴不如愛。驚寵辱者，尚有寵辱介懷，存貴愛者，未為兼忘天下。故初則使驚寵如辱，後欲令寵辱俱忘，假寄託之近名，辯兼忘之極致，忘寵辱則无所復驚，忘身則無為患本，忘天下則無寄託之近名。王弼本作故貴以身為天下者，則可以託天下矣，愛以身為天下者，則可以寄天下矣。弼注曰：無物以易其身，故曰貴，如此乃可以託天下也。無物以損其身，故曰愛，如

此乃可以寄天下也。不以寵辱榮患損易其身，然後乃可以天下付之也。正經今取《莊子·在宥篇》所引為定，王弼本次之，注解輔嗣，希聲為優，疑開元御本校勘時以別本增損，有失古意。

寵辱皆驚，未免攪拂其心，唯違者順道無形，故次之以視之不見。

視之不見名曰夷。

夷，古本作幾，幾者，幽無象也。《易》曰：幾者，動之微。雖有此義，今存而不論。

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

道之難狀難說也，如是，聖人不得已而強為之名耳。且道非色不可以目視而見，故於無色之中，能色衆色，因而詔之曰夷。夷者，平也，謂漠然平夷無涯涘貌，在色而無色也。道非聲不可以耳聽而聞，故於無聲之中，能聲衆聲，因而詔之曰希。希者，疏也，如物之希疏，無擊觸之聲，

在聲而無聲也。道非形不可以手搏而得，故於無形之中，能形衆形，因而詔之曰微。微者，妙也，微妙無質

礙，在形而無形也。唯至人以神視可見無色之色，而出於衆色。以氣聽可聞無聲之聲，而出於衆聲。以心察可得無形之形，而出於衆形。言此希夷微三者皆道之應用強名，豈可以為實有，而得致詰責問哉。故當混合而冥為至一耳。君平曰：夫鴻之未成，剖其卵而視之，非鴻也，然其形聲首尾皆已具存，此是無鴻之鴻也。而況乎未有鴻卵之時，而造化為之者哉。由此觀之，太極之原，天地之先，素有形聲端緒，而不可見聞，亦明矣。不以視視者能見之，不以聽聽者能聞之，不以循循者能得之，不以言言者能辯之，是故無形之形，天地以生，謂之夷。無聲之聲，五音以始，謂之希。無緒之緒，萬端以起，謂之微。此皆先賢舉其進道之方也。若夫能忘其視聽，冥其循搏，混一都無，則至矣盡矣，

不可以加矣。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夫形色之物，皆有涯分，不能出其定方。唯道超然出於九天之表，而不為明，存乎太極之先，而不為高，使其學者居上，與日月齊照，而其光不皦。沈然沒於九地之外，而不為暗，流乎六極之下，而不為深，使其學者在下，與瓦甓同寂，而其明不昧。而繩繩運動，無窮無絕。生育萬物，而道不屬生，物自生爾。變化萬物，而道不屬化，物自化爾。萬物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而不可指名於道也。既而尋本究原，歸於杳冥，復於沈默，斯乃道之運用生化之妙數也。故曰：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繩繩，接連不絕之貌，又無際也。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夫歸於無物者，非空寂之謂也，謂於無形狀之中，而能造一切形狀。於無物象之中，而能化一切物象。欲言有邪，而不見其形，是即有而無

也。欲言無邪，而物由之以成，是即無而有也。有無不定，是謂惚恍。惚無也，言無而非無。恍有也，言有而非有。故曰惚恍爾。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夫道先乎天地，長於上古，湛然何來，莫知其始，故迎之不見其首。而又終古不息，後乎億劫，寂爾常存，莫知其終，故隨之不見其後。此使人廓其靈臺，而法其道體也。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古道者，無形無名，天地之原，萬物之宗也。即視不見，聽不聞之道也。老氏使其治身治世者，執持上古無為自然之道，制御即今有為煩撓之俗，歸乎淳風，復乎太始，使各正性命，不遷其德，是謂知道之綱紀也。

視聽莫詰，恍惚無狀，能執持古道以御今之有為者，其唯善士乎。故次之以古之善為士者。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二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三

碧虛子陳景元纂

道經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言上古善以自然之道治身、治國而為士者，其德用淵微，神明遠妙，智照望冥，精誠通達，是以體貌深厚，孰能知識老哉。故道大似乎不肖，列子居鄭而人莫識，此乃古之善為士者也。

夫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容。

有道之士，德量深遠，難可知識，恐後世無以為師法，故強為說其容狀，指陳表儀，謂下文也。

豫若冬涉川，

豫，猶豫也。言有道之士，順從自然，弗逆萬物，不為福先，不為禍始，然而舉事退藏，輒加重慎，雖履坦途，常憂沒溺，有如寒沍之月，揭涉長川，其心豫然而疑難，恐沈於不測

之淵也。

猶若畏四鄰，

有道之士，常履虛無而不敢有為，故出處而深思猶然，而畏慎謹於去就，而慮幽明之司察，有如世人避禁，而畏四鄰之竊知，此戒之深也。

儼若客，

有道之士，儼然端謹，心無散亂，如賓對主人，曷敢造次，言無事無為也。如東郭順子正容悟物，使人意消，故田子方師仰之，李舍光居于暗室，如對君父，故司馬子微激賞之，此，可謂能儼若客也。

渙若冰將釋，

有道之士，外雖矜莊，內心閑放，其智，智如春冰之釋，渙然泮散，凝滯都亡。

敦兮其若樸，

敦者，淳厚貌。樸者，質素貌。又形未分曰樸。言有道之士，天資淳厚，質素未分，語默恬和，無文飾也。

曠兮其若谷，

曠者，寬大之稱。谷者，含虛之竅。

言有道之士，德淳厚而不顯，器寬大而含容，任善惡之去來，如空谷之應答而常虛也。

渾兮其若濁。

雜波流曰渾，不分明曰濁。言有道之士，內心清靜，外雜波流，若濁水之不明，曷分別乎妍醜。已上七事，治國則民不識不知，復乎太古，修身則和光同塵，冥乎至道。

孰能濁以澄，靜之徐清。

言有道之士，心同淵泉，即其濁以澄，靜之則徐復其清矣。

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

言有道之士，支離其德，當其安以久，而動之則徐全其生矣。舊說云：至人外示混濁不異，凡流內本澄清，同乎道體，徐徐而登，假于清真也。復為學人，恐安此徐清之道，久而不遷，住於諸境，故勉之令動，別求勝法，逮及徐徐漸生，不住諸相，以至生生不絕也。一本作孰能濁以靜之而徐清。孰能安以動之而徐生。

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

不新成。

言人保守此徐清徐生之道者，善能謙以自牧，安其虛靜。夫唯不盈者，再舉獨有至人，不矜恃盈滿，故能常守弊陋，雖有新成之功，而能持勝不動，更求進嚮，復增上善，不住小成，斯乃聖人之深趣也。

善士師古，識量深微，敦樸空曠，得幽谷虛極之道，故次之以致虛極。

致虛極，守靜篤。

致，得也。言人能心無愛欲，得沖虛之道，參杳冥之極，復能常守清靜，則德化淳厚矣。《列子》曰：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也。《西升經》曰：人能虛空無為，非欲於道，道自歸之。嚴君平曰：道德虛無，故能稟授。天地清靜，故能變化。陰陽反覆，故能生殺。日月進退，故能光曜。四時始終，故能育成。釋虛無則道德不能以然，去清靜則天地不能以存，往而不反，則陰陽不能以通，進而不退，則日月不能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人生而靜，天之性。今言致虛極守靜篤者，使人修之，復於妙本也。非止於人。蓋萬物之並動，作者未有始於寂然，而發於無形，生於和氣，而應於變化，及觀其復也，盡反於杳冥，而歸於無朕，以全其形真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謂寂然至無也。君平曰：天地反覆，故能久長。人復寢寐，故能聰明。飛鳥復集，故能高翔。走獸復止，故能遠騰。龍蛇復蟄，故能

章章。草木復本，故能青青。化復則神明得位，與虛無通，魂休魄息，各得所安，志寧氣順，血脉和平，此皆暫爾復靜，猶能精神，況久歸至道者乎。

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

芸芸，茂盛貌。謂草木植物之類也。或作云云，動作貌，衆多貌，謂飛走動物之類也。以義推之，動植雖殊，咸歸其根。虛者沖漠之謂，靜者寂怕之謂，沖漠寂怕者，乃動植之根本也。且無者有之本，靜者躁之君，動之極也，必歸乎靜，有之窮也，必復乎無。草木之根重，靜處下，則長生。花葉輕，動居上，則凋落。物尚如斯，何況人乎。故聖人舉喻，使民息愛欲之心，歸乎虛靜之本，則可以復其性命之原矣。性命之原，即杳然冥然，視不見而聽不聞者也。此唯明哲之自悟爾。能悟之者，則行住坐卧不離乎虛靜寂寞，而應變不遷，是得常道，而復命者也。

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

此言常道之難，如此知猶悟也。悟常道者，神變無方，性無所不通，氣無所不同，不知萬物之為我，我之為萬物，故能蹈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此神合常道者也。其次則毓質不衰，顏如處子，住世千載，馱而上仙，此形同常道者也。其次則語默有法，出處合時，動與陽同波，光而不曜，靜與陰同德，用晦而明，世累莫干而身無咎，此能用常道者也。若以治體為宗，則用常道為上矣。故曰知常曰明。或作日明者，言日益明達，此有漸之說也。既悟常道，當如上說。或不悟常道者，反以神變為妖，長生為誕，虛極靜篤，為空曠歸根，傷命為滅亡，不知強知，不識強識，舉心偽妄動，作皆凶易，所謂不常其德，或承之羞，故曰妄作凶。

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夫知常道者，應用萬物，善救無棄，而無所不包容也。包容動植，於己無私，則襟懷蕩然，而至公矣。至公無私，則德用周普天下，無不歸往者矣。王，往也。人既歸往，天將祐之，理同自然，於物无逆，是曰真人。而能出有入无，冥乎大通，久與道合，莫知窮極，則水火不能害，金石不能殘，世患莫侵，有何危殆。

致虛守靜，歸根復命，是知常。知常之人道同太上，故次之以太上。

太上，下知有之。

太上者，謂太古之上，無名號之君也。所謂上德不德者也。其德無上可加，故曰太上，雖有君位，而不以尊自稱，任物自然，各正性命，故其教無為，其治無迹，隨時舉事，因資立功，百姓日用而不知其道，但知有君上而已。謂帝何力於我哉。莊子曰：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行而無迹，

事而無傳，此太上之世也。

其次，親之，譽之。

上德既衰，仁義章顯，故天下被其仁者，親而附之，懷其義者，譽而舉之。莊子曰：及至聖人，蹙蹙為仁，跼跼為義，而天下始疑矣。疑則親譽生焉。又曰：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堯聞其賢，舉之登庸，因而禪位，此親之、譽之也。

其次，畏之，侮之。

仁義失而刑法立，刑法立則禁令嚴，禁令嚴而民畏之。夫禁令雖嚴，而權詐為事者，民從其化，而為欺罔，民欺罔則侮上之深者也。《鴻烈解》曰：太上仁化，謂太上下知有之也。其次使不得為非，謂親之、譽之也。其次賞賢而罰暴，謂畏之、侮之也。

信不足，有不信。

心有愛之謂誠，言可復之謂信，信全則天下安，信失則天下危。今既權詐聿興，欺罔並起，君信不足于下，故下有不信之心應之。夫上之化下也，如明鑑之接形容，而理無差焉。

王弼曰：御體失性，則疾病生，輔物失真，則疵釁作，信不足焉，則有不信，此自然之道矣。

猶其貴言。

自親而下已喪太上無為之化，不能復淳古之風，猶其貴重言教，執守陳迹，以為化方，雖然失道遠矣，不猶愈於忽言不信，而致犯上作亂者乎。

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

夫有道之君，垂拱無為，故功業成而不有，憺默清靜，故事務遂而忘知。民皆淳朴，無所妄為，謂我自然而然也。親譽畏侮之心於何而有哉。舊說信不足，有不信，覆釋畏之、侮之，猶其貴言，覆釋親之、譽之，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覆釋太上下知有之類乎，膠柱調絃，今不從焉。

太上無為至德不顯，及其仁愛親之、譽之，則大道廢，故次之以大道廢。

大道廢，有仁義；

大道即太古無為之道。廢，猶隱也，又陵替不行也。人心不淳，則大道

隱廢。至德不行也。然後仁愛漸生，義利浸長，故樸散以為器，斯則大道廢有仁義也。莊子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此喻大道之世也。及其兼愛為仁，裁非為義，故仁義生乎不足，是猶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涇，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此論大道廢有仁義也。

智慧出，有大偽。

夫敦慤隱廢，則智慧出，智慧出，則大偽生，理勢然也。莊子曰：馬之真性，齧草飲水翹足而陸，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踉，馬智已此矣。及至伯樂治之，前有檝飾之患，後有鞭策之威，加之以衡厄，齊之以月題，馬乃介倪、闔扼、鷙曼、詭術，竊轡之智生矣。夫太古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舖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飭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智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辯生矣。此所謂智慧出，有大偽也。

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六親，父子兄弟夫婦也。《禮記》曰：大道之行也，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至仁忘親也。忘親者，撫諸姪如己子，事伯叔如己父，六親无有不和，孝慈於何而彰，如是則衆之奉我親，亦如我之奉衆親矣。是以上下和睦，而親親相忘也。若在長失均平之教，居幼有高下之心，故違於大順，則六親不和，而慈愛養親之迹見矣。且聖人均平，則四海一家，遊心姑射之山，杳然忘其天下矣。此則君上無為，而蒼生自化，於何而有抉目剖心之臣哉。是故瞽瞍頑而舜稱大孝，魯皙嚴而參稱能養，夏桀立而龍逢彰，商紂亡而比干顯，斯不得已而為之，非樂然也。

大道廢而仁義彰，智慧出而大偽作，欲復淳風，在乎絕滅聖迹，棄去智詐，故次之以絕聖棄智。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聖者謂制度法象功用陳迹之聖也。

絕之者欲復其渾樸也。河上公曰：五帝畫象，倉頡造書，不如三皇結繩無文之治也。智者謂權變謀慮揣摩縱橫之智也。棄之者欲歸於無為也。經曰：以智治國，國之賊。夫不顯功用陳迹之聖，不用揣摩縱橫之智，則姦宄不生，禍亂不作，民如童蒙，專事農業，則利民何止乎百倍。莊子曰：去小知則大知明。又曰：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盜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故須絕棄之民，始獲其利也。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仁者愛物，則人親之。義者宜物，則人譽之。而仁義之弊在乎親譽，親譽既行，則跂尚奔競之心生，而性命之和失矣。性命之和失，則孝慈之行何由而有。今使絕而棄之，是欲人全性命，而復孝慈也。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巧者雕斲刻削機械局鑄之謂也。利者珠玉斗斛權衡符璽之謂也。夫機械局鑄權衡符璽之屬，於小則能守

備，於大則不可禦寇。今日絕棄之者，是猶擿玉毀珠焚符破璽，使民朴鄙，而盜自止也。

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屬，繼也。三者謂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絕巧棄利。言此三者雖欲不用，而復其淳古之風，然紀之為文，垂之為教，尚未明白於理不足，故人多有疑難之者。別令有所屬繼，使羣心渙然如冰之，釋在下文。

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見素謂守其純素，不雜文飾，聖迹智謀，自然絕矣。抱樸謂歸其樸厚，不徇矜夸，仁義之情，自然棄矣。少私謂守分至公，不好外美，而機巧自然絕矣。寡欲謂節儉制情，泊然安靜，而浮利自然遺矣。夫聖智之迹，可以救近而不知傷遠，仁義之情，可以助濟急而不知違真，巧利之器，可以助小而不知害大，故聖人明而不顯，知而不用，唯以見素抱樸為懷，少私寡欲為念，如是治國而民躋富壽復于古風，修身則槁體灰心嗒然喪耦矣。

聖迹絕則機智自忘，仁義絕則慈孝親睦，斯由學者之弊，故次之以絕學無憂。

絕學無憂。

夫道者杳然難言，豈學者可得而進，故可傳而不可授，可得而不可具。輪扁之伎，非不傳也，蓋無受伎之質也。況聖人之道乎。今之學者，但糟粕而已矣。所言絕學，非謂其絕滅不學也，謂守自然之性，不越分外而學也。猶如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夫離朱師曠，天生聰明，後之學者，或致眇塞性之長短，豈歧慕矜夸所能逮哉。去其歧慕，則無憂樂，蓋稟其自然之氣，得乎聖人之心，是以真曷足求而妄不足除也。世之務學而有憂者，垂首刺股，所趣不過虛名，映雪聚螢，所逐止存浮利，以致寵辱皆驚，憂樂兩陷，何其迷哉。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唯者，恭膺也。阿者，慢應也。以名

教言之，則唯恭而阿慢，以誠理論之，唯阿皆膺聲也。而世之執者，使變阿為唯，或以唯異阿，是未明唯阿之同出乎一聲，相去何遠也。若忘世之執，則無唯阿之分。善者，吉之稱。惡者，凶之名。學而履之者，善也。不學而悖之者，凶也。夫道杳然虛極，淵兮沉靜，豈係學與不學哉。今為善者無近名，名極則害身，為惡者無近刑，刑極則殘生，故善之與惡非道之實，乃外物耳。既皆外物，則相去奚異哉。唯其絕學者，雖有聖智，而不自知，況善惡唯阿乎。或說云：變俗學為真學，變阿為唯，變惡為善，如反掌耳。上之言至理也。此之言世教也。若以此辯，又何以異乎唯阿哉。古本作美之與惡，如上章，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

至人真心妙道，絕學無憂，雖忘善惡於胸中，必順唯阿於形外，善惡之

戒，不敢不畏，其唯蘊道之深者乎。小夫則不然，慕善而不行善，畏惡而不去惡，獸溺世學，往而不反，荒廢真性，未嘗有中止之時。央，中也，止也。

衆人熙熙，如饗太牢，如春登臺。

熙熙，悅樂之貌。春臺，時物之華。此舉俞也。世人因學致偽，逐境失真，汨沒於愛欲之波，熙熙悅樂，如餓夫之臨饗太牢，志無馱足，馳聘乎軒冕之途，欣然觀望，若遊子之登賞春臺，心迷不反也。

我獨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

怕，寂也，又安靜無為貌。兆者，形狀之初。孩，笑貌。乘乘，運動貌。夫至人之心，寂然安靜，無為虛愴，莫知其形狀之迹，雖處乎囂塵之間，觀物之遷變，瞳然若嬰兒之不能分別笑耦也。既而隨世混迹，與物同波，乘衆人之所乘，行不崖異浩然都任，若無所歸趣也。又解乘乘，若虛舟之東西，而無所歸止也。怕，一本

作魄。王弼作廓。乘乘，王弼作備，一本作魁魁。

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

沌沌，不分貌。夫人心有所係，觸境如歸，饜饕於富貴之間，謂其心有餘樂矣。是以至人批糠世務，纏繳紳修，知軒冕之去來，如寄故獨忽之若遺忘耳。此乃心宇沌沌而莫分，磅礴萬物以為一愚人之心，固欲辯其美惡矣。一本作純純者，質樸無欲貌。我愚人之心也哉，猶云我豈愚人之心也哉，言非愚人之心，實無分別，則至人之心隕然若此也。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

昭昭，光耀自銜貌。夫世俗為學，而日益浮麗，自謂昭昭，光耀銜鬻才藝，是以至人智周萬物，未嘗矜夸，如同昏闇也。

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忽兮若海，漂兮似無所止。

察察，嚴明貌，又苛急貌，又矜持貌。悶悶，寬裕貌。或作惛惛者，昧昧

貌。夫世俗因學為政，制度嚴明，立法苛急，矜持有為，故民不聊生，是以至人體天法道，因循任物，在宥天下寬裕昧昧，民乃全其真也。莊子曰：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然雖昏默不分，晦冥難測，而萬物歸之，莫知其所往，百姓用之，不知其所竭，善下廣納，莫測其深，故曰若海。而又應變之道，莫定其方，若流波漂揚，無所止著。一本作忽若晦寂兮似無所止，言至人容儀忽然晦昧，尸居其心，寂靜無所擊繫，此壺丘子林之波流九變也。二義俱通，今從上說。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以，用也。世人崇尚學業，不能無為，而有所施用，故曰有以。至人行若曳槁木，居若聚死灰，不外飾其形，故獨似頑鄙爾。夫至人出處，語默非欲異於人，而自然與人異，何也，費用其道爾。用道者，體與造化冥，故曰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食，用也。母，道也，本也。或說食，

養也，母，神也。神能生身，故曰母。世人貴有欲以喪形，至人貴無欲以養神，故異於人。又曰：母，氣也。世人嗜好滋味，而至人貴食和氣，所以異於人也。或曰老氏以和光同塵為務，此篇何獨彼我之說云云，曰此豈至人之本意哉，蓋不得已而言也。夫至人所行，何嘗有異，自是世俗動靜相反，因垂言立教，故有彼此云爾。

失禮之憂因學而有沌沌若昏，德容光大，故次之以孔德之容。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

孔，甚也，大也。容，狀也。從，順也。至人冥於道者也。常道無名，唯德以顯之，至德無本，順道而成之，夫大德之人於諸相，豈可見邪，唯有順道之容，髣髴是其狀矣。

道之爲物，唯恍唯惚。

夫道杳然難言，故眊聽不能聞見，何物之可謂邪。今言物者，蓋因強名以究妙理也。夫大德之人，能從順于道，道既無形，何從之有。既無其

形，又不可名，當何以為從乎。唯叩其恍惚者，則可以影響，其象罔耳。恍似有也，在有非有，惚似無也，居無非無。居無非無，即空是色也。在有非有，即色是空也。有無不可測，復假借于象物，以明道也。

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

象者，氣象。物者，神物，即莊子之所謂真君，今之所謂性者也。夫道，恍惚不定，謂其無邪，惚然自無形之中，恍爾變其氣象，將為萬物之朕兆也。謂其有邪，恍然自有象之初，惚爾而化歸於無有也。然而至無之中，有神物焉。神物者，陰陽不測，妙萬物以為言者也。千變萬化，無所窮極，經營天地，造化陰陽，因氣立質，而為萬類，治身治國，鍊粗入妙，未有不由神物者也。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窈，深遠貌。冥，寂墨貌。夫道，恍惚不能定，象物不能見，又窈兮深遠，冥兮寂墨，問者不知其體，應者

不明其理，然而中蘊純粹之精，畜乎自然之信。其精非偽，故曰真。其化應時，故曰信。猶鳥足之為鱗鱗，人血之為野火，朽瓜為魚，賢女為石，雖動植之類萬殊，未有不精感而變信至而不化者也。非至德，孰能通於此。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閱，度也，又披也。甫，本始也。夫道，上自往古，下及來今，湛然常存而不去形，雖不見名常在焉。以喻至人得道長年，故能閱度萬物之本，始知其皆始於道，故閱之以成其形質也。又設問我何以知萬物皆資稟於道，生死終始之然哉。答以道之恍惚窈冥，常在不去，故能應變為治，清靜無為，度閱萬物之遷移，未有不資稟于道者，以此也。

大德之人，從順於道，順道則曲全，故次之以曲則全。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三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四

碧虛子陳景元纂

道經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

夫聖賢之士，博通古今，鈎深致遠，廓然見獨，而蟠曲才能，未嘗顯耀者，欲遠害全身也。聰達明察，功業顯著，心直如矢，志端如弦，常枉己屈伏，而不自伸者，此則大直之士也。又解至人不與物逆，物來枉己，則屈伏以受之，彼必內省知非，則直自歸之，故曰枉則直也。夫陵原川谷之變，高下不常，川谷窪下則水就而滿之，陵原高峻則雨剝而頽之，人之謙下則衆仰而歸之，以致其光大，故曰窪則盈。人有賢才而能支離其德，弊薄其身，則衆共樂推，而其道日新矣，故曰弊則新。夫少者簡易之謂。《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

矣。《西升經》曰：子得一，萬事畢。多者博學之謂。莊子曰：文滅質，博溺心。《列子》曰：路多岐則亡羊，學多方則喪道也。

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經》曰：道生一。一者，道之子，謂太極也。太極即混元，亦太和純一之氣也。又無為也。聖人抱守混元純一之道，以復太古無為之風，可以為天下法式。何以謂一，為無為也。《經》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莊子曰：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以此可明矣。自曲則全下六事，尚有對治之迹，此云抱一，無為，可以兼包之，故為天下式。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

此四事，皆無為之識。夫聖人無為，何嘗顯見己之才能，則天下自然稱其明矣。河上公曰：聖人雖明，不自見千里之外，乃因天下之目以視之，故能明達。夫能用天下之目者，亦不自顯見之意也。音訓雖異，其

旨略同，且聖人虛靜，何嘗自是而非人，蓋彼我都忘，則天下自然稱其是，而其德彰矣。聖人恬憺，何嘗自伐，取其德美，則天下自然稱其功業矣。聖人寂莫，何嘗自矜大其賢貴，則天下自然稱其有道而長存矣。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鴻烈解》曰：趙簡子死，未葬，中牟入齊。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之，圍未合而城自壞者千丈，襄子擊金而退。軍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我，何故去之。襄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之治城，城治而後攻之。中牟聞其義，乃請降。故曰：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夫聖人純一，無為，何嘗有爭競之心哉。《經》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蟲獸尚爾，況於人乎。然而上古有此曲全之語，豈今日之寓言哉。人能

行之，誠有全德之美，而歸之于身，此再三勸勵之深旨也。

曲全抱一，不矜不伐，不矜伐則希言，故次之以希言自然。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易》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貴其希疏而戒其不常也。言希疏則合自然。夫至人有問即應，接物即言，動靜以時，故合自然。以諭風雨時若，則利乎萬物，暴卒不常，則為害。飄，猛烈也。驟，暴急也。從旦至晡，為終朝。自早及暮，為終日。夫山澤相通為此飄風，陰陽噴激作此驟雨，蓋由陰陽失節，和氣不洽而致此，故不能長久也。以況於人，語言違戾，喜怒不常，其於純和，寧不喪乎。

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設問誰為此飄風驟雨者乎。答是天地之所為也。夫形之大者，莫過乎天地，氣之廣者，莫極乎陰陽。陰陽

相擊，天地交錯，而為猛風、暴雨，尚不能崇朝終日，何況人處天地之間，如毫末之在馬體，況敢縱愛欲任喜怒，暴卒無節，趣取速亡，不亦悲乎。故從事於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

從，為也，順也。夫道，虛無自然安靜簡易之謂也。言人為事，當從順于道，希言愛氣，永保天和，豈可若飄風驟雨而不久長也。然而順道者，動與陽同波，靜與陰同德，聚則成形，散則成氣，出有入無同於妙道行乎。德者，內全諸已，不喪精神，外濟于物澤及蒿萊，功成不居，同於上德趣嚮。失者，以嗜欲為樂，韁鎖為榮，茶然疲役，而心不悔，甘乎死地，同於喪失也。

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信不足，有不信。

言氣類相感有如此也。夫體冥妙道者，非但民之樂推，而大道之君亦得其人矣。功合上德者，非但民之仰

戴，而至德之士亦得其人矣。心溺于喪失者，非但尸魄之欣樂，而失喪之徒亦得其人矣。蓋各以類應也。是以信乎道者，得其道。信乎德者，得其德。不信于道，輕忽于德，故道亦不應，德亦無稱。天下豈有信之者哉。故曰：信不足，有不信。

希言寡辭自然同道，道同德洽而无跨跂，故次之以跂者不立。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

跂者，舉踵而望，又進貌。跨者，夾物也，又超略貌。夫饜饕冒進之夫，跂望非分欲求寵榮，雖苟得之，有若延頸舉踵，何能久立乎。而又才力卑劣，欲超略勝人，衆共蔽之，使不得言，跨步夾物，心欲速達，何由得行乎。

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

曲則全，第二十二章，明聖人無為不自矜伐，而未嘗彰顯。此章言小夫則不然。自見己之才美賈銜而蔽

人，其於事也，豈得明乎。自是而非彼，美己而惡人，其於理也，豈得彰乎。仁不濟物，義不裁非，自取名譽，以為光耀，其於治也，豈有功乎。矜大己能，以壓愚下，其於道也，豈得長乎。

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附形曰贅疣之類也。已上自矜等行，其於無為常道，猶棄餘之食，適使人惡，附贅之形，適使人醜。凡物尚惡之，況有道之士，曷嘗厝身處之乎。

跨跂贅行，有道不處，其迹混成，故次之以有物混成。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有物混成者，道之宗也。故眊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夫至理湛然而常存，故謂之有物。真道萬派而莫分，故謂之混成。然混成不可得而知，萬物由之以生，故曰有物混成也。先天地生者，道之元也。

《經》曰：吾不知誰子象帝之先。莊子曰：夫道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此皆標道之大體也。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

寂者，無聲。寥者，無形。既云有物混成，尋其形聲，窅真空洞，無象無質，故曰寂寥。夫大塊卓然，無物可比，且形影因待，猶言獨化，況妙道廓然，何物能偶，故曰獨立。物雖千變萬化，出生入死，而妙道未嘗遷革，故曰不改。且道之用也，散則沖和之氣徧于太無，斂則純精之物藏于黍粟，周流六虛，應用不窮，故曰不殆。物無大小，皆仰於道，得之則全，離之則殞，生之成之，咸有所賴，故曰為天下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

夫大道無形，故眊聽莫聞，搏取不得，既無形聲端緒，故不知其名。然

而前稱有物，則有體用，體用既彰，通生萬物，就用表德，字之曰道，包含天地，其體極大，故強為之名曰大。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

逝，往也。凡物之大，皆有邊際，唯道無窮。無極往，無涯畔，故大曰逝。愈逝愈遠，莫究其源，故逝曰遠。雖遠出八荒之外，而收眊反聽湛然於方寸之間，若鑑之明應而不藏，故遠曰反。反，復也。往而還復，沒而復生，陰而復陽，皆道之化也。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

道為天地之始，曠蕩無不制圍，萬物得之則生，士民懷之則尊，故曰道大。天者顛而在上，運動不息，覆物無窮，故曰天大。地者凝而在下，寂然不動，柔順安靜，厚載無窮，故曰地大。王者清靜無為，化被萬物，黔黎之首，不敢與天地道為比，故云亦大也。域中四大，謂道天地王也。

域者，限也。夫道大包宇宙，細入微毫，或超象外，或處域中，自地而上，皆屬於天，不必高遠蒼蒼之謂也。天在地外，地處天內。王者人倫之尊，居九州之間，皆處於域中。故曰域中四大也。而王者參天地之道，秉萬物之權，於四大之中，預其一焉。莊子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帝王之德，配天地，可不慎乎。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此戒王者，當法象二儀，取則至道，天下自然治矣。夫王者守雌靜則與陰同德，所載無私，是法地也。又不

可守地不變。將運剛健則與陽同波，所覆至公，是法天也。復不可執天不移。將因無為，與道同體，其所任物，咸歸自然，謂王者法天地則至道也。非天地至道之相法也，宜察聖人垂教之深旨，不必專事空言也。

混成之道，是謂彊名，彊名四大，王居其一，王者以重制輕，故次之以重為輕根。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

夫草木花葉輕脆而居標枝者，則爲風霜之所零落，根本堅重而處于深下者，則物莫能傷而長存。以況治身治國，當以厚重爲根本。夫龍蛇蟠屈沉靜，則能變化升騰，虎豹威猛躁動，故遭射獵夭虧，以況治身者，心安靜則萬神和悅，故無嗜欲奔躁之患。治國者，君無爲則百姓樂康，故無權臣撓亂之憂也。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輜，屏車，又大車也。重者，重其行事也。夫至人君子，未嘗容易其言行，凡所行必具輜重，所言必重其事，言行尚爾，況於至道，豈敢須臾離乎。或以輜訓靜者，亦戒其靜與重也。又解行邁之人，未嘗遠離其輜重載者，以其衣食之資所在也。苟遠而棄之，則有委困道途之患。以況君子，若離道之重靜，以行輕躁其於身，患豈爲細哉。

雖有榮觀，宴處超然。

榮觀，紛華貌。宴，安也。言至人君

子，常憺怕其心，不以紛華榮觀爲美，無爲宴安，超然遠寄，遺其驕侈，此亦守重靜之旨也。一本作榮館、燕舍者，謂不樂榮華之館，宴安于小舍，而超然遠適也。

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本，躁則失君。

奈何猶如何，傷歎之辭也。言爲萬乘之尊，處大寶之位，豈可不守重靜，輕身縱欲哉。夫爲臣而不鎮重，則失其身本，而亡其職分。古本作輕則失本，人君不守無爲清靜，躁動擾民，則失其君位，而喪其天和矣。舊說曰：人君輕易煩擾，則民離散，誰與爲臣。人臣飾詐干祿，躁求權勢，坐招竄殛，不得事君。二義俱通。

重靜之法，唯君子善行，故次之以善行無轍迹。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善行者，順自然而行也。《陰符經》云：觀天之道，執天之行，謂觀自然之道，无所觀也。執自然之行，無所執也。夫無觀無執，蓋得之於心，則不出戶而無轍迹也。善言猶莊子之卮言，酌中之言，日新之變，合於自然，涯分而無過溢之談。如是則無瑕疵謫責之過也。善計者，謂守一無爲，因任萬物，使長短廣狹大小多少各盡其分，而不損其自然之材器也。莊子曰：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曆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此貴夫無爲而去其籌策也。《陰符經》曰：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此皆有爲機變休咎之學也。至人游心於物之初，任萬物之自治而不爲萬物所役，計已之身，即知于彼，故不用籌策。善閉謂心無爲也，心無爲者，雖聲色在前，而諸境不入于眦聽，此不用關楗而莫能開也。橫曰關，立曰楗。善結者謂以道約事也。至人簡易無爲，善以道繩約貪縱，自

然結縛情欲，而儵然清靜，無勞解釋也。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

密用曰襲，聖人謂能行五善之聖人也。夫聖人體合自然，心冥至一，故能芻狗萬物為而不恃，因人賢愚就之職分，使人性全形完，各得其用，故無棄人。又能隨其動植，任其材器，使方圓曲直不損天理。至于瓦甓稊稗，咸有所施，故無棄物。常善者謂蘊其常道而能明悟任物也。

《鴻烈解》曰：昔者公孫龍在趙之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不能與遊。有客衣褐帶素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子曰：門下故有能呼者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與之弟子之籍。後數日，往說於王，至於河上，而杭在一汜，使善呼之一呼而杭來，故聖人之處世，不逆有伎能之士，故曰無棄人。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

善人者，謂有道之士也。《經》曰：立天子，置三公，此將以教不善之人也。故曰善人，不善人之師。設有不善之人，善人亦資取役，使以漸化導之。《經》曰：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此以德化攝伏不善人，為資給役用也。《鴻烈解》曰：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楚有善為偷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偷也，願以技齎一卒。子發聞之，衣不給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為禮之。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無幾何，齊興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却。楚良賢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強。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為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而遣之。偷則夜解齊將軍之幘帳而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帷，使歸之於執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

使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軍恐取吾頭，遂還師。無技細而能薄，在人君用之耳。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夫聖人雖遊心於自得之場，不可不立其師資也。雖立師資，復恐貴尚其師，憐愛其資，泥於陳迹，不至遠達，故再舉不貴其師，不愛其資也。夫人雖因師發蒙，尋其至理，出自天性，是曰獨化。故伯樂不能御駑駘為騏驥，良匠不能伐樗櫟為棟梁，將使人忘其企慕，然後可造至道之極。故列子師老商、友伯高而得風仙，既而曰：不知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為我友，此真忘其師資者也。聖人雖知小夫執滯，言教必以此言，大為迷謬，然而垂訓上士，使彼我俱忘，乃至言要妙之道也。

善行善言，所以救人、救物也。為師為資，所以知柔、知剛也。故次之以知其雄。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雄，尊強也，先也。雌，卑弱也，退也。夫知己之尊，顯出人之先，縱之則強梁生，而禍患至矣。乃處身卑微，守其柔弱，謙退下位，而天下歸服，如水之流入深谿，既心字如谿，是能保其常德不離于身，去剛躁之欲心，復性歸於嬰兒也。嬰兒者，論其怕然淳和，是非都泯也。

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

有道之士，心字如谿，則虛室生白，昭昭明了，乃守其淵默，持之自晦，使光而不耀，此可爲天下之法式矣。人取以爲法式者，是見其常德，無所差忒，將與道冥極也。

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有道之士，雖爲人所法式，當守卑辱持勝自汙，則天下歸心，如水之投谷，器量如谷，是德充而無名，復歸於道樸，樸謂隱材藏用也。

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

復於道樸，則渾淪窅冥視聽無得，此乃體冥真理也。若於治道，則當散而爲器。河上公曰：萬物之樸散，則爲器，用若道，散則爲神明，流爲日月，分爲五行也。夫人真心之散，則爲念慮，念慮一動，則百行彰而庶事生。庶事者，材器也。聖人就其材器，因其賢能，而用爲百官之元長，故能大制群物，任之自然，而不割傷也。陸希聲曰：於乎大道，廢有仁義，大樸散而爲器，聖人能用其器，故可以爲群材之帥。夫唯大道不器，故能用此成器，大制不割，故能宰此群物。若未冥於道，而欲用天下之器，見制於物，而欲宰天下之材，吾必見其殆矣。

知雄守雌，謙德如谿谷之就下，知白守黑，自晦爲天下之法式。法式施用，將欲有所取焉，故次之以將欲取天下。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

夫道無爲自然也。雖秋毫之小而尚

由之，況天下乎。今若不由其無爲自然，而恃其果敢，將欲力取天下大器，而自縱有爲者，非徒失道，吾必見其不得死已。已者，死也。

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神器者，大寶之位是。天地神明之器也。人乃天下之神物也。莊子曰：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此謂不治天下也。不治天下者，是以因循無爲，任物自然，故天下安而神物寧也。不任無爲自然而有所爲者，猶拙夫斲木，雖加其工，所敗多矣。故七竅鑿而混沌死，鞭策威而馬力竭，豈非爲者敗之乎。而又執而不移，自謂聖治，非唯喪至理，亦將自失其真。

故物或行或隨，或响或吹，或強或贏，或載或隳。

此八事，謂外物不可必也。夫世有

誠心行其事者，有偽意而隨之者，誠心則治，偽意則亂，治則自然，亂則有為也。或有啣之為溫，謂讚譽成人之美者，或有吹之為寒，謂毀訾致人之惡者，又解啣溫諭富貴，吹寒諭貧賤，猶春夏之長養，秋冬之肅殺，世事代謝，亦復如是。或有見強而扶之者，或有見羸而抑之者，或有扶之使強者，或有抑之致羸者，此人情之傾奪也。或有載而安之者，或有隳而危之者，自此已上，並是失於自然，專任有為果敢，欲有所取，而致斯弊也。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甚、奢、泰，皆過當越分之謂也。是以治天下之聖君，知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捨乎有為，歸乎無欲，去造作之甚者，復于自然，去服玩之奢者，復于純儉，去情欲之泰者，復于清靜，雖甚、奢、泰之三名，乃無為自然之一體，因茲奢泰，致其為之，故老氏特垂深戒也。

將欲必敗，強羸傾奪，縱已奢泰，不若以道佐

人，故次之以道佐人主。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四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五

碧虛子陳景元纂

道經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以，用也。夫賢臣用自然之道，輔佐聖君者，當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此用道輔佐聖君之術也。是以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豈可示強兵于天下。兵之兆在心。懷恚未發兵也，疾眦作色兵也，傲言推梭兵也，侈鬪攻戰兵也，此四者鴻細之爭也。且人以暴陵物，物必傷之，是謂獸窮即搏，故曰其事好還。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

凶年。

師旅所居之處，必多害物，侵民妨稼，致田荒室露，荆棘亂生，又大軍一過，誅戮無涯，生死之冤感傷和氣，陰陽凶變必水旱繼生。治身解則多事為師旅，煩惱為荆棘，嗜欲為大軍，疾病為凶年，隨義縱橫，淵旨莫盡。

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憍。

夫兵之害物也，神人共惡之。然而明王聖主，未嘗去者，其所自來上矣。庚桑子曰：原兵之所起與始有人俱。又曰：有以咽藥而死者，欲禁天下之醫非也。有以乘舟而死者，欲禁天下之船非也。有以用兵喪其國者，欲禁天下之兵非也。兵之不可廢，譬水火焉。善用之則為福，不善用之則為禍，是故怒咎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偃兵也，故以道輔佐人主者，當守雌靜，不敢以兵強天下，不得已而應

之，故曰善用也。果，勇也。言善用師者，勇於濟難而已，不敢以兵刃取強於天下也。雖有果敢濟難之勇，勿矜其能，勿伐其功，勿憍其心，是謂善用者也。

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言雖果敢濟難止敵，然皆不得已也。但當以除暴為事，非用果以為強也。夫草木之生也柔脆，其壯極則枯落。人之幼也柔弱，其壯極則衰老。以喻用兵壯武則暴興，暴興則敗矣。既敗，則不得謂之有道。非道之事不可法則，而行不如早止也。故義兵主，應兵勝，忿兵死，驕兵滅。善用兵者，決定果敢，不矜不忿，不貪不驕，不得已而後應之，義在除敵救人，非恃力好戰也。治身解曰人之枯槁，因不行道，不行道者，早死而已矣。

佐主當以道德，不可以佳美強兵，故次之以夫佳兵。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佳者，好也，尚也。夫好尚兵戈以為服玩者，是尚不善之器用也。且兵戈之屬，傷人形神，唯凶頑者樂為也。凡物尚或惡之，況有道之士曷嘗處之乎。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天地之道，左陽而右陰，陽主德生，主柔弱，陰主刑殺，主剛強。故君子平居則以有德者居左，戎事則以有勇者居右。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

此重叠而言，是經解經也。夫兵既主殺，主剛強，以傷害為用，是謂不善之器也。君子以無為自然為心，道德仁義為用，兵只可以為武備，固非君子常用之器也。

不得已而用之，恬憺為上。

夫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故有道君子不得已而用之，然未嘗為起戎之首，故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皆不得已也。蓋義兵以剋定禍

亂應敵為用，非貪土地利財寶也。莊子曰：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斯所謂不戰而善勝，恬憺為上也。又解不亂曰恬，夷心曰憺，事至而不動撓者，此治身之法也。

而尚右，二三子亦尚右。夫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當復尚左。夫上將軍專殺則處右，偏將軍不專殺故處左，言用兵之道，同於喪禮。今上將軍居右者，是以喪禮處置之也。

其聽，有心可以役其志，有勇可以役其力，有辯可以役其詞，有巧可以役其事，此諸有名，皆無為者之所役使，唯道樸無名，故天下莫敢臣。夫侯王若能執守無為之本，恍然在上，窅然虛懷，則外物不能累其真，嗜欲不能滑其神，萬物將自賓，四民無不服矣。

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

夫義兵者不得已而戰也。戰勝，則殺人多，勝而不美，故悲哀而傷泣之。上將軍居右，右位主喪，故也。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列子》曰：趙襄子使家臣攻翟，勝之而有憂色，此賢主持勝也，故曰勝而不美。然而有美之者，是好樂殺人也。樂殺人者，非但人不歸附，亦將有殺之者矣。此凶暴好殺之士，不可使得志於天下。苟得志，必逆天之德，縱行誅戮，天豈祐哉。

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君子所貴，唯道之常，故次之以道常無名。

天無為則陰氣降，地無為則陽氣騰，兩無為相合，則和氣并甘露垂而嘉祥生，此乃侯王道矣。天地德洽神明也。《經》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樸，此皆不待命令，而自然從化均平也。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左為陽主生，故居常則尚左，吉也。右為陰主死，故喪禮則尚右，凶也。《禮記·檀弓》曰：夫子與門人立拱

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包羅萬有，貫穿毫微，虛中藏實，陽內含陰，所謂道，非常道，名，非常名，故曰道常無名。既而無名，即非器用，器用未彰，乃謂之樸。道樸微妙，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是謂之小。夫世之材器，有明可以役其眊，有聰可以役

始者，道也，無名也，即道常無名也。有名者萬物之器用也。夫道始無名，能制御有名之物，是為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名器者，亦盡為王者之所有，名分既立，尊卑

是陳，不可越于上下，故亦將知所止，足能知止，足是自知曰明，既明且哲，豈有危殆乎。河上公本作天亦將知之，言人能法道行德，天亦將知之，隨注解釋義理相通。

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道之在天下，無所不徧，上則清都紫府，下則瓦甃稊稗，順之則昌，逆之則亡，侯王能守清靜無為，則上感和氣，下得民心，本末相洽，無不被其澤矣。是猶川谷之流，與江海源通，順之則浸潤萬物，逆之則滂湃為沚也。

守道則萬物賓服，能自知而知人也，故次之以知人者智。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知人而分別之謂智，故知言之所以知人也，是謂適人之智，而不自知也。自知而默守之謂明，故知而不言所以知天也，是謂自適其明而已，此超乎智之上也。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勝人者不常勝之道也。不常勝之道曰強。強而有力遇不及己者則勝，至於如己者則殆矣。自勝者常勝之道也。常勝之道曰柔。柔能自謙，物必推先，謂不勝而自勝，不任而自任，常安無殆，非強而何。

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

知足者謂止其欲也。欲心不侈，儉嗇自足，可謂富矣。強行者謂勤而行之也。勤行必獲，可謂有志節矣。莊子曰：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斯所謂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也。

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所者謂天之所受壽夭、窮達、貴賤、貧富也。保其常理，安之於命，不以得喪動其懷，是能久矣。如是則當生不以生為樂，知儻然而來，遇死不

以死為憂，知儻然而往，直順命以待終，不殘生以自喪，故曰壽也。嚴君平曰：不知人則無以通事，不通事則無以交世，不自知則無以知天，不知天則無以睹未然，不勝人則無以在上，不在上則無以為王，不自勝則無以自得，不自得則無以得人，不知足則無以知富，不知富則無以止欲，不強行則無以順道，不順道則無以得意，動作非任無以得和，不得和則無以久生，不久生則無以畜精神，精神不積無以得壽。故立身經世，興利除害，接物通變莫廣乎知。人攝聰畜明，建國子民，達道之意，知天之心，莫大乎自知。柄政履民，建法立儀，設化施令，正海內臣諸侯莫貴乎勝。人奉道德，順神明，承天地，和陰陽，動靜進退曲得人心莫崇乎自勝。治家守國，使民佚樂，處順恭謹，慈孝畏法，莫高乎知足。遊神明於昭昭之間，恬憺安寧，尊顯榮華莫善乎得意。任官奉職，事上臨下，成人之業，繼人之後，施之萬民莫過乎

可久。天地所貴，群生所恃，居之不厭，樂之不止，萬福並興，靡與爭寵，莫美乎壽。陸希聲曰：知出於外謂之智，如日火之外光。知反於內謂之明，如金水之內景。用弱以勝人之暴為有道之力，守柔以自勝其躁為有德之強，知足於利欲者，不亡其大業，故謂之富強。行仁義者，可至於盛德，故謂之有志。動而不失其所常，故可久，身死而道不亡，故謂之壽。

知人則勝人，自知則知天，已而不失其所，死而不亡，汎然無繫，得其道歟，故次之以大道汎兮。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汎兮，無繫著貌。夫道至高無上，至深無下，平乎準而直乎繩，圓乎規而方乎矩，包裹宇宙而無表裏，洞同覆載而無所礙。汎汎兮滿乎太空，而無所繫著者，其唯道之體乎。或可于左，或可于右，皆逢其源，而無所不周者，其唯道之用乎。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

恃，賴也。夫天恃道之陽氣，而運轉于上，地恃道之陰氣，而安處于下，天地至大，猶恃賴道以為用，況萬物之繁，何莫由之以生乎。且大道無情，生育天地，其於萬物豈有辭勞哉。而又大道無形，造物無物，萬物雖有恃賴之名，尋其生也。卓然獨化，物化而自生，故無因代辭謝之迹。聖人功業成而不名已有者，是法道之用也。

愛養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

夫道能覆育群品，而不望其報，故聖人以仁愛畜養萬類，使各遂其性長而不宰。《經》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妙則無所不入，可以名其樸為小矣。一本作衣被萬物，衣被為覆育也。

萬物歸之不為主，可名於大。

夫道覆載萬物，無不制圍，萬物歸之而無不同，同之而不為主。莊子曰：不同，同之之謂大，大則無所不容，可名道為大。

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聖人執道，自謙而稱孤、寡、不穀，是終不為大也。萬國歸之，樂推不厭，是能成其大也。杜光庭曰：聖人愛民恤物，巨細申恩，若可名於小矣。任物遂性，歸功於天，又可名於大矣。法道施化，布德及人，鼓以淳和之風，被以清靜之政，忘功不有，不自尊高，故其盛業可大，聖德可久，以其不為大，故能成此尊大也。修身之士，汎然無著，若雲之無心，水之任器，可左可右，隨方隨圓，不滯於常，物來斯應，鑒物斯廣，不伐應用之心，利物雖多，不矜兼濟之德，仁逮蠢動，未始為私，衆善歸宗，不為之主。是能彰非小非大之德，無自尊自伐之稱，可以契全真之大道矣。

大道汎兮，而左右逢其源，萬物歸之，其由執大法法象也，故次之以執大象。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

大象，大法也。八卦九疇之謂也。

太古之君，天下無為也，天德而已矣。逮乎聖人設卦觀象，吉凶明而變化生，故有得失進退也。夫鴻荒乍變，執守大法以治天下，天下之淳朴去矣。往，去也。淳朴初去，而大法可扶，故往而不害。往而不害者，是由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量材授職，不傷性分，故天下安而平泰矣。嚴君平曰：道無形，故天地資之以生。道無有，故陰陽資之以始。道無法，故四時資之為業。道無象，故萬類資之以往。故大法無法，大象無象，大無不無，大有不有，為生於不生，為否於不否，故道無為而天地成，德無事而萬物處，夫何為哉。不無不有，不為不否，道自得於此，而萬物自得於彼矣。斯所謂天德而已矣。使道變化待有為而後然，則其所然者寡矣。待有事而後施功，則萬物所蒙者鮮矣。斯所謂有得失進退也，故下文云。

樂與餌，過客止。

此舉喻也。夫音樂之和，人必為之

少留。饌餌之美，客必為之暫止。樂之佚也，耳滿而過焉。餌之飫也，舌味而爽焉。客之止也，主倦而厭焉。夫法之初興，民皆親之、譽之，及其弊也，則畏之、侮之。莊子曰：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覲而多責，此言法之用也。隨世汙隆，滯而久之，理必敗矣。既敗，豈有往而不害哉。既受其害，則奚足言其安平泰也。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

夫樂佚餌飫，則過爽隨焉。大法一弊，則畏侮彰焉。若夫道之出口，淡然無味，所謂信言不美也。清靜無為，則民樂其性，故含舖鼓腹而遊乎，混茫則不知其所之矣。豈有和悅之聲，甘美之味，審聽咀嚼哉。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夫法象有為，屬於眡聽則窮矣。自然無為，而聲色莫能究也。故曰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自古及今，其名不去。百姓日用而不知此，用之不

可既也。

無象之象，則無所執，無執，則用之不既，若執而有之，豈免歛張與奪，故次之以將欲歛之。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此章先賢解者多端，皆不條理，其說或引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以明之者，或引國家權變為辭，近乎縱橫之說，亦未可據，此乃與陰符天機合矣，在乎高識變通者密用爾。陸希聲曰：夫聖人之淵處，莫妙於權實，實以順常為體，權以反經為用，權所以濟實，實所以行權，權實雖殊，其歸一揆。老子既以實導人，立知常之教，又以權濟物，明若反之言，《易》所謂曲成萬物而不遺，範圍天地而不過者也。《鴻烈解》曰：齊桓公好味，易牙烹其子而餌之。虞君好寶，晉獻公以璧馬釣之。胡王好音，秦穆公以女樂誘之。是皆以利見制於人也。嚴

君平曰：道德所經，神明所紀，天地所化，陰陽所理，實者反虛，明者反晦，盛者反衰，張者反弛，有者反亡，生者反死，此物之性而自然之理也。故反覆之便，屈伸之利，道以制天，天以制人君，人君以制臣，臣以制民，含氣之類，皆以活身。虎豹欲據，反匿其爪，豺狼將食，不見其齒，聖人去意以順道，智者反世以順民，忠言逆耳以舍其正，邪臣將起務順其君，知此而用之，則天地之間六合之內皆福也。不知此而用之，則閭門之內骨肉之間皆賊也。故子之與弟時為虎狼，仇之與讎時為父兄，然中有否，否中有然，一否一然，或亡或存，故非忠雖親不可信，非善雖近不可親，此賢人之所嗟歎，而聖智之留心也。莊子稱徐無鬼見魏武侯，先相狗馬，然後勞君之神形，而結以政治，斯乃智者歛張之權也。若以此理而推之，則微明之旨見矣。

柔弱勝剛強。

夫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其道之理

歟，就此而論權變之用，明矣。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國家之權謀，利物之大器也。夫魚脫離於淵泉，則螳能苦之，國家之權謀泄于下，則小夫得以玩弄，況姦雄乎。《陰符經》曰：天有五賊，見之者昌，豈可輕以示人乎。又解魚脫於淵，不可復得，權失於臣，不可復收。韓非曰：勢重者人主之淵也，臣者淵之魚也。古人難以直言，故託之於魚。賞罰者，利器也。君操之以制臣，臣得之以擁主，故君先見所賞，則臣鬻之，以為德君，先見所罰，則臣鬻之，以為威國之利器，可不慎乎。《鴻烈解》曰：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夫國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亂，在君行賞罰。夫爵賞賜與，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怨也，臣請當之。宋君曰：善。寡人當其美，子受其怨，寡人自知不為諸侯笑矣。國人皆知殺戮之制，專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

姓畏之，居不至替年，子罕遂却，宋君而專其政，此魚脫於淵，而利器移於下也。

歛張與奪之術，是謂微明。明則魚脫於淵，微則入於常道，故次之以道常無為。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夫道之常也，湛寂不動，故曰無為。應物而動物，皆自用，故曰無不為。侯王若能常以虛為心，以無為身，持守而不撓者，萬物將自從其化也。《經》曰：我無為而民自化。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

夫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是以聖人之德化常善救人，假有不從其化而欲動作背道者，聖人亦自寬宥，將以無名道樸鎮撫之，使其清靜無為也。

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道本無迹，假淳樸以為言，而滯迹之流，執淳樸之有，而為後世之弊，聖

人憂其弊之不救，亦將不欲存此無名之樸，則天下俛然自定，入於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也。陸希聲曰：首篇以常道為體，常名為用，而極之以重淵。此篇以無為為體，無不為為用，而統之以兼忘，始末相貫，而盡其體用也。

道常無為，是謂常道，常道應變，而無不為也。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五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六

碧虛子陳景元纂

德經

下篇明德，以不德為元，不德者，忘德以應用者也。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德者，得也。內得於心，外得於物，常得而無喪，利而不害，物得以生，謂之德也。本由蘊道故有德，有德而無名，道之深也。有德而有名，道之淺也。道有深淺，故德有上下。所謂上德者，至德也。至德者，深矣，遠矣，與物互矣，人不見其迹，則謂之不德，以其含光匿耀，支離所為，使百姓日用而不知，則其德全矣，故曰有德也。

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下德者，迹用漸彰，至一染散，因循任物，物保其安，天下稱之，歸美于己，雖其德不喪，已遠於至德也，故

曰無德也。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

夫有上德者，性受自然之至妙，命得元氣之精微，神貫天地，明並日月，無思無慮，心自無為，忘功忘名迹，無以為用也，謂無用己為而自得也。古本作上德無為而無不為，言上德之人，心既寂默，性亦恬憺，縱心所好，不違自然，任性所為，不逆萬物，故無為而無不為。

下德為之，而有以為。

下德降於上德者也，性受自然之平淡，命得元氣之純和，神配陰陽，明效日月，民皆仰戴，咸共樂推，故曰有以為。古本作下德為之而無以為，言下德之人心存仿像，執守沖虛，應物臨機，不敢造次，故曰無以為。

上仁為之，而無以為；

仁者博施兼愛，皆可為也。可為而無偏私，故言上仁。有心濟乎群品，故言為之。功成不居，事遂不宰，故無以為也。

上義爲之，而有以爲。

義者宜也。有所宜必有所虧，處于事類而無所不宜，故曰上義。有宜有利，故爲之。其所爲者，皆由裁非斷割，而有以爲也。

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攘臂，謂攘除衣袂以出臂也。仍，引也。夫禮者，履也，謂履道而行，辯上下，定貴賤，謙恭和柔使無爭心，斯禮之本也，故稱上焉。玉帛交馳，威儀相答，擊跽曲拳，進退顧揖，此禮之文也，故爲末焉。莊子曰：大禮與天地同節。又曰：以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也。古聖制禮，使人定心氣，整容貌，故曰爲之。然而中下之士，喪本崇末，曲說煩多，不能應答，故曰莫之應。此失禮之微者也。而有艷然作色奮臂，仍引指陳去就爲爭競之端，又失禮之甚者也。老氏舉渾淪分散，一至於此，在下文也。嚴君平曰：虛無無爲，開導萬物，謂之道人。清靜因應，無所不爲，謂之德人。兼愛萬物，搏施無

窮，謂之仁人。理名正實，處事之宜，謂之義人。謙退辭遜，恭以守和，謂之禮人。此五者，皆可道之陳迹，非至至者也。至至者一尚不存，安有其五。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夫道德仁義禮，五者之體，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一既分矣，五事彰而迹狀著，故隨世而施設也。道者德之體，德者道之用。離體爲用，故失道而後德。德者，得也。物得以生謂之德，有生必愛，故失德而後仁。仁者，親也。親愛物宜，故失仁而後義。義者，宜也。宜則謙恭，故失義而後禮。禮者，履也。履道成文，簡直則易行，煩曲則殺亂也。失者，亡也。末盛而本亡，自然之理也。嚴君平曰：帝王根本，道爲之元，德爲之始，道失而德次之，德失而仁次之，仁失而義次之，義失而禮次之，禮失而亂次之，凡此五者，道之以一體，而世主之長短也。故所

爲非其所欲，所求非其所得，不務自然而務小薄也。夫禮之爲事，中外相違，華盛而實虧，末隆而本衰，禮薄於忠，權輕於威，信不及義，德不逮仁，爲治之末，爲亂之元，詐偽所起，忿爭所因，謂下文也。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夫忽道德仁義，而專以禮教爲用者，豈非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乎。若乃尊道德仁義，而兼用禮教者，是禮之上也，則何往而不治哉。莊子曰：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禮相僞也，此與亂之首義同。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

夫修崇禮教者智也，智爲先見，故曰前識。識既先物，安能忘懷，故以智治國國之賊，豈非道之華而愚之始乎。若乃藏識藏智，何思何慮，則反其質素矣。禮煩則亂，智變則詐，此必然之理也。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大丈夫者，有道之士也。文子曰：大丈夫恬然無思，愴然無慮，行乎無路，遊乎無怠，出乎無門，入乎無房，屬其精神，偃其知見，漠然無為，而無不為也。夫如是，則所處自然樸厚，合乎上德也。居忠信而務誠實，曷嘗華綺詐偽哉。是故去彼禮義之淺末，取此道德之大本也。古本四句並作處字。

有妙道然後萬物生焉。天地之大德曰生，物得以生謂之德，不德之德故曰上也。在德不失，故曰下也。上下雖殊而各得其一，故次之以昔之得一。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其致之一也。

昔者，往古也。一者，元氣也。元氣為大道之子，神明之母，太和之宗，天地之祖，結為靈物，散為光耀，在陰則與陰同德，在陽則與陽同波，居玉京而不清，處瓦甃而不溷，上下無常，古今不二，故曰一也。藏乎心內

則曰靈府，升之心上則曰靈臺，寂然不動則謂之真君，制御形軀則謂之真宰，卷之則隱入毫竅，舒之則充塞太空。《西昇經》曰：子得一而萬事畢，人能虚心待之一自歸已。莊子曰：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又曰：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天者，純陽之氣也。且天得之，故能剛健運動，穹窿廣覆，垂象清明，萬物資始焉。地者，純陰之質也。且地得之，故能信順柔弱，盤礴厚載，安寧不動，萬物資生焉。神者，妙萬物以為言也。且神得之，故能通變無方，反覆不窮，正直靈響，應物無盡焉。谷者，溪之絕深者也。且谷得之，故能氣運水注，盈滿不竭焉。萬者，數之大。物者，形之可見也。物得之，故能生生成成而不歇滅焉。侯者，五等之爵。王者，君之通稱。得之，故能永有大寶，無思不服，而為天下正焉。夫上五事能致清寧靈盈，生者皆由君道正使然也。正者，得其沖一之謂。沖一，失則凡

物喪亡，在下文也。開元御本作其致之無一也，二字於義闕焉。此取古本為正。嚴君平本無萬物得之以生并下文萬物無以生將恐滅十四字，以人為萬物之靈，侯王為人之君，故總而言之也。有之則文句備，略之則義未闕，於理亦通。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蹶。

無以者，致誠之辭也。天者，陽之德表君象，言天無以清，自恃若恃之，則失至明之道，致陰陽繆戾，紀綱弛絕，沖一不運，將恐有開裂之兆。且陽氣之亢也，必為災衰，沖和之散也，必致開裂。故《陰陽書》曰：天裂者，陽氣不足，君德衰微也。自此以下，皆垂誠之辭也。夫地者，陰之德表臣象，言地無以寧，自恃若恃之，則失安靜之道，致剛柔卷折，山川崩缺，沖一不守，將恐有發泄之應。且陰氣之極也，必有水沴，沖和

之消也，必致發泄。故《陰陽書》曰：地震者，陰氣有餘，臣道失職也。夫神者，靈變也。凡物精通皆有其神，陰陽不測者也。言神無以靈，自恃若恃之，則失至變之道，致禍生怪，祿祥勃興，沖一不居，將恐有廢歇之時也。故神失道則傷民，民被傷則反毀之，毀之無神，非歇而何。谷者，虛以待物者也。言谷無以盈，自恃若恃之，則失流潤之道，致崩夷之憂，沖一不通，將恐有枯竭之隔，枯竭則繫於邦國，故洛枯而夏亡，河竭而商喪也。物有形質當任遷，言物無以生，自恃若恃之，則失順從之道，致循逆生性，沖一散去，將恐有滅亡之期。王者貫三才而為主，統萬物而有之，當謙以自牧，寄託群才也。言侯王無以貴高，自恃若恃之，則失清淨之化，百官失職，萬民不歸，致蹶敗之虞，顛仆之禍。自此已上，雖叙天地等事，會歸戒于侯王。侯王尚耳，況黎庶乎。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

自此以下，結成其義也。夫貴者，豈自貴哉。必由賤者所奉，然後貴耳。此以賤為本也。高者，豈自高哉。必緣下者所戴，然後高耳。此以下為基也。

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邪，非乎。

孤、寡、不穀三者，皆人之鄙惡，而侯王以為稱者，謙以自牧，不矜其尊也，豈非以賤為本邪，而云非乎，言實以賤為本耳。

故致數譽，無譽。

有道之君，忘名忘己，天下數譽，而不加勸。天下數非，而不加沮。惡識所以貴不貴哉。開元御本作故致數輿，無輿。言就輿數，則有輪棘箱軸群材之名。無有名為輿者，合之則輿矣。就國求之，則有士農工商萬民之號。無有名為國者，合之則為國矣。忽群材輿何以成，棄萬民國何以存，此重戒侯王，令愛民也。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碌碌，玉貌。落落，石貌。言有道之

君，不欲顯耀，碌碌如玉，冥心韜光，落落如石，此能守沖一之道，為天下正者也。古本作若玉若石，傳奕、徐鉉取之。

得一貴高，以賤為本，自稱孤寡，反復謙下，故次之以反者道之動。

反者道之動，

反者，復也，變也。虛靜者，物之本。物之將生，先反復虛靜之原，及其變也，出虛靜而動之，是先反而後動。故曰《易》復卦曰：剛反動而順以行，是以出入無疾，此之謂也。

弱者道之用。

既反虛靜為道之動，則柔弱雌靜，實道之用也。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有，一也。一者，元氣也。言天下萬物皆生於元氣。元氣屬有光而無象，雖有光景出于虛無。虛無者，道之體也。《列子》曰：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又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

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是故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而萬物莫不獨化也。嚴君平曰：天地生於太和，太和生於虛冥，是謂反復虛靜之原也。

物之將動，先反乎虛靜之原，能虛靜動用者，其唯上士乎。故次之以上士聞道。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

夫上士者，受性清靜，恬憺寂漠，虛無無爲，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聞乎道也，人觀其迹，真以爲勤行而實無勤行也。斯所謂天然縣解矣。中士者，受性中庸，世所不用也。則就藪澤處閑曠，吐故納新，熊經鳳騫，養形保神而已，及乎爲世用也，則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此之謂若存若亡也。下士者，受性濁辱，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聞其恬憺無爲，則大笑而非之，若不爲下士所非笑，則不足以爲上道也。嚴君平

曰：鶉鷄高飛，終日馳騫，而志在乎蒿茅。鴻鵠大舉，經歷東西，而志在乎陂池。鸞鳳翱翔萬仞之上，優游太清之中，磨薄日月，高覽遠逝，棲息八極，乃得其宜。三者殊便，皆以爲娛。故無窮之源，萬尋之泉，乃神龍之所歸，而小魚之所去也。高山大丘，深林巨壑，乃鴻鵠虎豹之所喜，而雞狗之所惡也。是以損聰明廢智慮，反真歸樸，遊於太素，輕物傲世，淖然不汙，喜怒不嬰於心，利害不棲於意，貴賤同域，抱德含和，大聖之所尚，乃上士之所務也，中士之所眩，乃下士之所大笑也。陸希聲曰：形而上者之謂道，通乎形外者也。形而下者之謂器，正其形內者也。上士知微知著，通乎形外，故聞道而信則勤行之。中士在微著之際，處道器之間，聞道而疑信相半，故若存若亡。下士知著而不知微，止乎形內，故聞道則大笑之，不唯笑之，且將非之矣。夫道者，微妙冥通，深不可識，苟不爲下士所非笑，

則不足以爲真精之道也。建言有之：

建，立也。將立道行之言，明三士所見之差，被笑之狀，謂下文也。

明道若昧，

明，晤也。悟道之人，含光不耀，舉措施爲，有若暗昧。故中士疑其存亡，下士所大笑也。

進道若退，

上士穎達不行而至，又況進乎。雖有聖功，進而不取，同塵接物外若退敗。

夷道若類，

夷，平也。類，絲之不勻者，乃織者之所棄也。夫上士襟懷坦夷平一，與物無際支離其德，若絲之有類，不爲世用也。河上公本作類，言大道之人，坦蕩平夷，隨類參同，不自分別也。

上德若谷，

上德之人，無爲無事，心同虛空，高下莫測，有若深谷，無所不容。大白若辱，

大白者，若雪霜之潔白，而無所不到，雖瓦甃汗溷之處，施而無擇。有道之士，豈異于是，故處於濁世，純白獨全，而不雜染也。

廣德若不足，

孫登曰：其德深廣則通疏見遠，遺略小節，智若不足。故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陸希聲曰：衣被天下而不有其仁，斯廣德若不足也。

建德若偷，

此言陰德密行也。夫建立陰德之人，不顯其功，畏人之知，故若偷竊耳。吳筠《元綱論》曰：功欲陰，過欲陽，功陰則能全，過陽則易改，此之謂也。

質真若渝，

渝，變也，色不明也。質真者，純素之士動無文章，如五色之渝淺，光華不發也。傳奕《音義》云：古本作輸。《廣雅》云：輸，愚也。或本作掄。董遇作搖。今依王弼、傳奕本作渝。

大方無隅，

開元御注曰：方，正也。隅，角也。夫砥礪名節，以作廉隅。此謂束教之人，非曰大方之士。磨而不磷，在涅不淄，大方也。和光同塵，行不崖異，無隅也。

大器晚成，

備物之用曰器。河上公曰：大器之人，若九鼎瑚璉，非一朝而可成，積習生常美，成在久也。

大音希聲，

河上公曰：大音猶雷霆待時而動，論愛氣希言也。雷霆尚耳，況至言乎。陸希聲曰：以不言之教，鼓動萬物，而不事小說，斯大音希聲也。

大象無形，

河上公曰：大法象之人，質樸無形容。夫有大法象者，無象而不應，曰大象能應衆象者，不可以形定，故曰無形。

道隱無名。

道本無名，而強名曰道。今道又隱焉。而名何有此，真所謂滅迹匿端

也。

天唯道，善貸且成。

貸，施與也。夫歎美獨有此妙道，能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善以沖和妙氣施與萬物，且成實而復於自然也。君平曰：道之為化也，始於無有，終於無終，存於不存，貸於不貸，動而萬物成，靜而天下遂也。陸希聲曰：夫唯善濟貸於萬物，而不責其報，是以萬物受其成，而不知其德，故下士聞此道而笑之，不信其能若此耳。

上士勤行建德道生，故次之以道生一。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道者，虛之虛，無之無，自然之然也。混沌太無，冥寂淵通，不可名言者也。然而動出變化，則謂之渾淪。渾淪者一也。渾淪一，氣未相離散，必有神明，潛兆于中。神明者二也。有神有明，則有分焉，是故清濁和三氣，噫然而出，各有所歸，是以清氣為天，濁氣為地，和氣為人。三才既

具，萬物資生也。嚴君平曰：虛之虛生無之無，無之無生無，無生有形，故諸有形皆屬於物類，物類有宗，類有所祖。天地，物之大者，而人次之。夫天人之生也，形因於氣，氣因於和，和因於神明，神明因於道，道之自然萬物以存，故使天為天者，非天也。使人為人者，非人也。谷神子曰：夫道自然變而生神，神動而成和，和散而氣結，氣結而成形，故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也。河上公曰：道始所生者一，一生陰陽，陰陽生和清濁三氣，分為天地人。天地人共生萬物。天施地化，人長養之。開元御注曰：道者，虛極之神宗。一者，沖和之精氣也。生者，動出也。言道動出和氣以生物，然於應化之理猶未足，更生陽氣，積陽氣以就一，故曰一生二。純陽又不能生，更生陰氣，積陰氣以就二，故曰二生三。三生萬物者，陰陽交泰，沖氣化醇，則徧生庶彙也。三家之說，大同小異，今備存

之。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負，背也。抱，向也。動物則畏死而趣生，植物則背寒而向暖，物之皮質，周包于外，皮質陰氣之所結，故曰負陰。骨髓充實于內，骨髓陽氣之所聚也，故曰抱陽。充和之氣運行于其間，所以成乎形精也。沖和之氣盛全，則形精不虧，而生理王也。沖和之氣衰散，則形精相離，而入于死地矣。故大人虛其靈府，則純白來并，君子不動乎心，則浩然之氣可養。純白浩然者，沖氣之異名。沖氣柔弱，可以調和陰陽，故曰沖氣以為和。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

孤、寡、不穀者，柔弱謙卑之稱，乃流俗之所惡嫌，獨大人君子取以自謂者，乃所以有王公之貴耳。是法沖氣之為和，損心志之強梁，而求益於道德也。

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夫物有能減損情欲，不自矜伐，卑以自牧。如王公稱孤、寡、不穀之損，故有尊貴之益也。俗物則惟好盈滿，饕餮富貴不知住止而危敗及之。《書》曰：滿招損，謙受益。夫物情之損，有道之益也。有道之益，物情之損也。

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

世人所教各立其我義教之者。如諸子百氏，自成一家之法，其旨善者，則歸乎聖人之教，其旨悖者，則變為縱橫之學。縱橫則陷於強暴，而不得其死矣。

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

柔弱屬陽，生之徒也。強梁屬陰，死之徒也。在上強梁則失群下之心而覆亡無日，在下強梁則為眾之所加而顛躓可待矣。不得其死，謂不得壽終也。老氏觀俗之失道將以為後世法，知謙損柔弱必吉，貪暴強梁者必凶，書之垂誡，以為教父。父，先也，本也。

法一沖和以謙受益，去我義之強梁，必守其

至柔也，故次之以天下之至柔。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至柔者水，至堅者金石。馳騁，奔競不息貌。水之流注如駿馬之奔競也。水以至柔，為用而能貫穿金石，沉溺萬物，故曰馳騁天下之至堅也。無有，入於無間。

無有，道也。間，隙也。夫道混然之氣，無有形質，故能包裹乾坤而無外，密襲秋毫而無內，與其有形，安得入其無間也。莊子曰：金石不得無以鳴，謂藏道氣也。君平曰：有形銛利，不入無理，神明在身，出無間，入無竅，俯仰之頃，經數千里矣。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

吾，老氏自稱也。言虛無之道，柔弱無形，而無所不通也。王弼曰：無有不可窮，至柔不可折，以此推之，故知無為之道，有益於物也。

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稀及之。

聖人觀天道之自然而謹身節用，飭容儀以悟物，故不言而其教行。若

乃有為，則滯迹損物，既而無為，則利益甚多，故知清靜簡易之道，誠南面之至術，天下稀及之也。經曰：知我者稀，則我貴矣。文子曰：阜陶暗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乎言耶。師曠瞽而為大宰，晉國無亂，政有貴乎見耶。不言之令，不視之見，聖人所以為師也。

柔弱不競，在乎無為，無為之益，唯身是親，故次之以名與身孰親。

名與身，孰親？

身為實，名為賓，捨實從賓，是謂倒置。《列子》曰：實名貧，偽名富，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偽而已矣。而悠悠者，趨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可賓耶。今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也，逸樂順性也，斯實之所係矣。名胡可去，名胡可賓，但惡夫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不救，豈徒逸樂憂苦之間哉。鮑焦子推之，徒守名累實者也。

身與貨，孰多？

貨，資財也。凡在富貴而樂其資身之具，未有不貪財貨者。夫富者苦身疾作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雖有金玉滿室，而無仁惠之心者，空得竊名贖貨之譏，及至家亡身辱，所喪豈少哉。得與亡，孰病？

夫虛名浮利，得之乎輕羽，而性命形神，亡之若太山。達人校量誰者是病。莊子曰：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費，損也。夫甚愛名者，矯情偽行，致損神之患，豈謂小哉。多藏貨者，貪滿苟得，致滅身之禍，何嘗薄哉。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殆，危亡也。知足者，不貪貨財也。不貪貨財，詎有戮辱之患。莊子稱孔子謂顏回曰：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飡粥，郭內之田十

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吾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忤，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見之，是丘之得也。知止者，不貪名位也。不貪名位，終無危殆之憂。莊子曰：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平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縱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曰：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慝，與馬之飾，憲不忍為也。若乃知足知止之士，固無戮辱危殆之憂，可以長久也。

親身則知足，疏名則不辱，知足不辱，道成如缺，故次之以大成若缺。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

缺，破也。敝，困也，敗也。大成謂全德之君子也。夫德充於內者，故能包荒舍蕪，支離其形。若器之缺玷，罕見其用，故得保完全而無困敗之敝也。又如大壑酌之而不竭，明鑑應之而不蔽，故曰其用不敝。

大盈若沖，其用不窮。

沖，虛也。盛德大業者，謙沖而不驕。富貴滿堵者，虛儉而不奢。其所用也，常有羨餘，豈能窮匱哉。

大直若屈，

大直謂隨物而直，彼含垢而不申，其直不在己，故若屈也。

大巧若拙，

大巧謂因物性之自然而成，器用不造為異端，故若拙也。《列子》曰：宋人有以玉為楮葉者，三年而成，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遂以巧食宋國。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夫道化

者，可謂大巧矣，因物而成，不矜己能，故若拙也。

大辯若訥。

大辯謂智無不周也。因物所言而言之，而無壅蔽。若恃己言，辯則於物理有所不及矣。其於非法不說，非禮不言而已，無所造為，故若訥也。躁勝寒，靜勝熱。

躁，動也。言春夏陽氣發於地上，萬物因之以生，物極則反，故夏至則一陰生乎其中，氣動極則寒，寒則萬物以衰，明躁為死本，盛為衰原，喻功成不缺者必敗，持滿不沖者必傾，有為剛躁者必死。君平曰：天地之動，一進一退，而萬物成遂，變化不可閉塞，屈伸不可障蔽。故陰之至也，地裂而冰凝，清風颯厲，霜雪岳岳，魚鼈蟄伏，萬物宛拳，當此之時，處溫室，臨爐火，重狐貉，襲毳綿，猶不能禦也。及至定神安精，動體勞形，則是理泄汗流，捐衣出室，煖有餘身矣。靜勝熱者，謂秋冬陽氣靜於寒泉之下，否極則泰，故冬至則一

陽生乎其中，熱則和氣發生也。萬物因之以生，生託靜而起，故知靜為生本亦為躁。嚴君平曰：陽之至也，煎沙爛石，飛鳥絕，水蟲疾，萬物枯槁，江河消竭，當此之時，入沉清泉，出衣絺綌，遊燕高臺，服食寒石，猶不能任也。及至解心釋意，託神清靜，形捐四海之外，遊志無有之內，心平氣和，涼有餘身矣。此言躁為死本靜為生根者，以況君王。躁強則拒敵飾非犯物之性，以致家國凋敝，是謂躁強，則寂然而寒薄，寒薄則衰滅矣。靜理則垂拱無為全物之真，以致社稷永安，是謂靜理，則煦然而人和，人和則隆盛矣。

清靜為天下正。

此結明前義也。夫至清者在濁，而物莫能滑，至靜者處動，而事莫能撓。且大成、大盈、大直、大巧、大辯，則有不敝、不窮、若屈、若缺、若訥以對之，惟清惟靜則可以持衆事而為天下之中正也。莊子曰：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

形，無搖汝精，乃可長生也。

外缺內全，是為有道，故次之以天下有道。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六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七

碧虛子陳景元纂

德經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

却，屏去也。糞，治田也。天下有道，言時泰也，時泰則萬民昌而宗廟顯，宇內安而諸侯賓，四海清夷，兵革寢息，人多務本，戶競農桑，屏去走馬之武功，而歸治田之常業也。故天心和洽，群物樂康也。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郊，交也。二國相交之境也。天下無道，謂時否也，時否則百職廢而主上憂，帑藏虛而水旱數，郡縣盜起，強弱相陵，人皆失業，習尚戰爭，自然戎駭之馬生于郊境，故陰陽隔閉，庶類悽愴也。

罪莫大於可欲，

夫人有可尚欲愛之心，則非理貪求火馳不反，是故逐秋毫之微者，失太

山之重，縱僑奢之情者，必荷校之凶。為罪之因，莫重乎此。《列子》曰：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也。

禍莫大於不知足，

禍，害也。夫可欲者於貪求之中，尚有數耳。不知足者，凡經歷於目而無一可捨，滿不知損，亡敗及之，故禍釁之發莫大乎不知足也。

咎莫大於欲得。

咎，殃也。夫物之經目，猶有限也。天下之物，見與不見，咸欲得之，使盡在己，而靡有子遺者，此無道之甚也。豈唯禍及一身，抑亦殃咎來世。夫罪者言人違於禁令，初犯其非名之為罪，道家悔過。經曰：初犯為罪，亦名為過，過言誤也。犯過一千八十為禍，禍重於罪矣。犯過二千一百六十為咎，咎又重於禍矣。此

三者皆無道之所為也。小則害身，大則喪國，得不戒哉。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夫外物雖足而心不知足者，是謂不知足也。外物不足而心常足者，是謂知足也。《高士傳》曰：嚴君平與蜀郡富人羅沖相善。聞君平辟命不起而問之曰：何不往仕。君平曰：無能自發。沖即為備車馬衣糧僕從。君平曰：吾病耳，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柰何以不足奉有餘。沖曰：吾一席萬金，子無甌石之資，而曰有餘，謬矣。君平曰：吾嘗宿於子之家，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未有足時，今我以卜為業，不下席而錢自至，餘錢尚有數萬，上塵厚寸，不知所用，我有餘而子不足乎。沖退而歎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若乃知足之足，安有戎馬生於郊禍咎之重大乎。

道無不在，何必遠求，故次之以不出戶。

不出戶，知天下。

夫聖賢之為治，必先身心以度之，自近而及遠也。不下廟堂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當食而思天下之飢，當衣而思天下之寒，愛其親知天下之有耆老，憐其子知天下之有稚幼也。夫如是，又何出戶而知天下哉。

不窺牖，見天道。

夫人七尺之軀，四支、九竅、五藏、六府，賅而存焉。是以身之元氣與天道相通也。人君守形清靜，則天氣高明而自正，人君縱其多欲，則天氣昏暝而煩濁。人君者，與二儀同其德，日月參其明，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不假窺牖望，而天道自明矣。嚴君平曰：是以聖人不出戶，上原父母，下揆子孫，危寧利害反於己，故明於死生之說，察於是非之理，通於利害之原，達於治亂之本。以己知家，以家知彼，事得其綱，物得其紀，動知所之，靜知所守，道德為父，神明為母，清靜為師，太和為友，天下為家，萬物為體，眡彼

如己，眡己如彼，心不敢生，志不敢舉，捐棄知故，絕滅三五，因而不作，巖居穴處，不殺群類，不食生草，未成不服，未終不采，天地人物，各保其有，此所謂以一體之中，法天地萬物也。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失道之君，不能法天行道，而恃聰明察物，求之愈遠，知之愈眇。君平曰：稽之天地，驗之古今，動不相違，以知天地之道畢於我也。家者知人之根本也。身者知天地之淵泉也。觀天下不由身，觀人不由家，小近大遠，小知大迷，去家出戶，不見天下，去身窺牖，不知天道，其出愈遠，其知益少，周流四海，其迷益甚，求之益大，功名益小，不眡不聽，求之於己，天人之際，大道畢矣。記曰：欲治天下先治其國，欲治其國先治其家，欲治其家先治其身，欲治其身先治其心，欲治其心先誠其意。故君子不誠，無物皆反，推於身心之謂也。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

夫聖人不行天下，而察知人情者，以身觀身，以內知外，所謂獨悟也。不見天象而能名命天道者，原小以知大，明近以諭遠，所謂冥覽也。

不為而成。

聖人無為而化成天下，蓋明物性自然，因任而已矣。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

不行而知，不見而名，蓋因學悟，故次之以為學日益。

為學日益，

可道可名既彰，而崇德尚賢滋起，則為學之士，博覽多識，日益聞見，遞相夸企，喪滅淳風，而不自知也。

為道日損。

夫道因為學日益，既益即損，而知子守母復初歸根也。復初歸根，先去智原，乘要執本日損，云為漸入虛妙也。

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

夫損之者，無羸而不遣，遣之至乎忘惡，然後無細而不去，去之至乎忘善。惡者非也，善者是也。既損其非，又損其是，故曰損之又損。若乃是非都忘，欲利自泯，性與道合，以至無為，已既無為，不與物競，而任萬物之自為也。自為則無不為矣。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聖賢行道，先修身心，然後及乎天下。上言治身以無為，此言治天下以無事。故聖賢之用心，常慮一物之失所，將欲救弊亂之要，在於取天下人之心。取天下人之心，當以無事為術，無為為教，無欲為寶，自然俗化清靜，民皆樂推而不馱也。若以有為有事，政煩民勞，重足而立，側自而眡，則百姓望而畏之，何足以取天下人之心哉。

既益反損，損至無心，故次之以聖人無常心。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

聖人體道虛心，物感斯應，感既不

一，故應無常心。然百姓之心，常欲安其生而遂其性，聖人使人人得其所欲者，豈非以百姓心為心乎。莊子曰：至人用心若鑑，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此，聖人無常心也。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

夫百姓有好善之心者，聖人不違其性，應之以善。其性本善者，聖人固以上善輔之，使必成其善。苟有不善之心，聖人亦以善待之，感上善之德，而自遷其心為善矣。則天下無有不善者，此乃聖人順物性為化終，不役物使從己也。

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夫百姓有好信之誠者，聖人不奪其志，應之以信。其信確然者，聖人固以大信輔之，使必成其信。苟有不誠其信者，聖人亦以信待之，而不信者感大信之德，而自發其誠為信矣。則天下無有不信者，此乃聖人能任物情，非愛利之使為也。

聖人在天下慄慄，為天下渾其心。

慄慄，憂勤貌，又不停也。渾者，無分別也。古之人君在天下也，雖治迹憂勤，同乎民事，而心常虛澹，冥乎自然，故能體化合變無往不可，磅礴萬物以為一，而無物不然。為天下之民，渾其心而同其欲，順其性而同其化，孰弊弊焉。勞神苦思，以事為事，然後能乎。陸希聲曰：聖人在，天下愉然，應彼物感，未嘗少息，而其心渾然，與天下為一，未嘗自有所為。故仲尼之所絕者有四，謂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是以能無可無不可，無為無不為也。河上公本作怵怵。王弼本作歛歛。

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注，傾也，用也。聖人以無為德化，不逆萬物之情，故百姓被其聖德，而各遂其能。明者為眡，聰者為聽，皆傾注其耳目，以徇聖人自然之法，而聖人冕旒垂目，黈纊塞耳，不勞身於聰明，不察物於幽隱，撫念蒼生，皆如赤子，故曰孩之。

無常心則渾然，應變皆孩之，則冥其生死，故

次之以出生入死。

出生入死。

虛無生自然，自然生道，道生一氣，一氣變而有物，故謂之出生。生之極也，變而無形，故謂之入死。此乃有始有卒，未出乎域中者也。出乎域中者，生死曷嘗係哉。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徒，類也。生之徒，謂攝生者之類也。死之徒，謂趣死者之類也。十有三者，韓非曰：四支、九竅，十有三，動靜屬於生死焉。夫善攝生者，目不妄眡，耳不妄聽，鼻不妄嗅，口不妄言，手不妄持，足不妄履，動靜儵然，諸惡莫犯，此乃長生之徒也。趣死者，目亂於采色，耳耽於淫聲，鼻困於穢膻，口美於非道，手便於凶器，足捷於邪徑，動靜沒溺，諸吉無有，此乃近死之徒也。生死之原，皆係此十三事矣。孫登曰：天地之物，有生之類，順理者寡，逆理者衆，故十分之中，順理者三耳。夫生不

以道，死不以理，順生者少，逆死者多，故死之中，順命者三耳。或解云：三業十惡，能制伏者，長生之徒。放縱者，近死之徒。以理推之，九竅、四支，所論最長。

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

夫人之生，皆為欲利所誘，唯貪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以滋九竅、四支，故舉動誣誣然，如將不得已，陷之于死地往而不知者，未有不由十三事也。夫何故？

問世俗舉動趣於死地之由。

以其生生之厚。

生生，猶進生也。夫忘生薄已，則長生可冀，而進生厚已，則近於死地。且進生必先之以外物，外物足可以安體樂性，以為久生之具，然而忘身貪貨者，過求養生之物太厚，致其十三事滑亂，而速于死地矣。

蓋聞善攝生者，

不自言攝生而曰蓋聞者，謙之辭。攝，衛也，於衛生之中得其精微，故曰善攝生者。

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

不期而會曰遇。兕出湘水之南，蒼黑色，形如野牛，一角重千斤。夫善攝生之人，內得於身，故諸疾不生。外得於物，故諸惡莫犯。欲利都忘，自然與吉會也。器之害者，莫甚於兵戈。獸之猛者，莫甚乎虎兕。故兵戈在前而不懼，是無所容其鋒刃也。虎兕當道而不驚，是無所措其爪角也。故諸惡害其有情，而不損無心也。

夫何故？

問何故諸惡不犯免死之由。

以其無死地。

夫至人內不縱其欲心，而外無害物之意，故能忘身而身存，以其無死地也。莊子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理者必明於權，明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於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

莫之能害也。

死則喪道，悟則道生，故次之以道生之。

道生之，德畜之。

道者，虛無之體。德者，自然之用。道體虛無，運動而生物，物從道受氣，故曰生之。德用自然，包含而畜物，物自德養形，故曰畜之。

物形之，勢成之。

凡動植之類，皆本道而生，因德而養，物質方具，故曰形之。物既形矣，則隨四時之勢而成之。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夫道降純精而生物之性，德含和氣而養物之形，故萬物無不尊仰於道，而貴重於德也。

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

爵者，錫命也。公侯伯子男之例是也。世之所以尊貴者，皆因王者爵命故也。而道以純精生物，物共尊之若父。德以和氣養物，物共貴之若母。萬物咸被道德生成之功，而尊貴若父母者，又非假於爵命，而常

自然有所攝伏也。

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

上言道生德畜，此不言德者，以道無不貫而略其文也。夫受其精之謂生，函其氣之謂畜，遂其形之謂長，字其材之謂育，輔其功之謂成，終其時之謂熟，保其和之謂養，護其傷之謂覆。此八者皆大道之元功，蛸翹蠕動之物，得不尊之、貴之乎。

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此結上生畜等八義也。言道生萬物，若顯其有，則收其仁矣。道養萬物，若恃其爲，則居其功矣。長育群材，成熟庶品，養覆動植，若矜其宰，則處其長矣。有是而退藏於密，可謂陰德深矣、遠矣。

道生德養，資物有始，故次之以天下有始。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始，道也，本也，無名也。母，養也，

有名也。夫道外包乾坤，內滿宇宙，萬物資之以生，由之以成，所以成者子也，所以生者母也。子者一也，一者沖氣，爲道之子。道爲真精之體，一爲妙物之用，既得道體，以知妙用，體用相須，會歸虛極也。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

既知妙物之用，復守真精之體，體用冥一，應感不窮，然後可以無爲無不爲，故沒身不殆矣。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

此明絕欲守母之行。兌，悅也，謂耳目悅聲色，鼻口悅香味，六根各有所悅，門以出入爲義。夫耳目諸根乃色塵之所由也。若塞其愛悅之門，則禍患息而身不勤勞也。又解兌，目也。緘無馱之目，則諸境自絕。門，口也。杜多言之口，則衆禍莫干。諸境絕則嗜欲之源塞，衆禍息則云爲之路閉。如是則恬憺安逸，終身不勤也。

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若乃不守母道者，開愛悅之源而弗

塞，則嗜欲之情長矣。通云爲之路而弗閉，則禍患之事濟矣。如是，則憂苦危亡，終身不救也。

見小曰明，守柔曰彊。

此謂防於未萌，治於未亂也。禍亂未見曰小，昭然獨見爲明。若知塞兌閉門之術，是見於微小也。挫嗜欲之銳，解云爲之紛，守其柔弱也。守柔弱則物不能加，可謂彊矣。見微小則事不能昏，可謂明也矣。

用其光，復歸其明。

光者，智照也。智生外，外照而常動，動爲物之用。明者，慧解也。慧主內，內映而常靜，靜爲己之體。智照出則應事，反則歸理，是以用歸體，故曰復歸其明。此重釋見小守柔之義，使息外歸內也。

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遺，與也，貽也。若事理雙明，體用冥一，不役智外照而守慧內映，復嗜欲之未萌，而歸子母之元，故無自與之殃，是謂密用常道也。

有始而有卒，知子而守母，塞閉愛悅，其介然

有知者乎，故次之以使我介然有知。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

介，孤也，耿介也。嗟時不行古道，故曰若使我孤介之士有知政事，則行於大道也。大道者，無為清靜至公至直之道也。然而行道者，必有所施為，施為簡易，則導民于清靜之域，施為煩撓，則引民於貪濁。獨有所施為是可畏，畏其不合於古道也。

大道甚夷，民甚好徑。

大道甚夷，猶亨衢也。亨衢平易，無往不達，以其大直，不患小迂。而世人欲速，由於捷徑，是以崎嶇迷惑，不達所趣。故老氏病之，唯慎其所施之教，令畏，其導民於衰路，謂下文也。

朝甚除，

朝，官室也。除，修治也。

田甚蕪，

草長曰蕪。

倉甚虛，服文采，

青赤為文，色絲為采。傳奕云：采

乃是古文繡字。

帶利劍，獸飲食，財貨有餘。

韓非作資貨有餘。夫入其國，其政教可知也。觀朝闕甚修除，墻宇甚雕峻，則知國君好土木之功，多遊嬉之娛矣。觀田野甚荒蕪，農事失耕治，則知國君好力役奪民時矣。觀倉廩甚空虛，農夫多殍餓，則知國君好末作廢本業矣。觀衣服多文采，質喪而貴華，則知國君好淫巧蠹女工矣。觀佩帶皆利劍，剛強而競鬪，則知國君好武勇生國患矣。觀飲食常馱飫，烹肥而擊鮮，則知國君好醉飽忘民事矣。觀資貨常有餘，務多藏珍異，則知國君好聚斂困民財矣。仲尼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若聚斂無已，民力殫竭，非聖人之道也。

是謂盜夸，非道也哉。

上之七事，皆用權術，非理而陰取民也。故曰盜。既為盜矣，猶自夸大，故曰盜夸而非道也。所謂唯施是畏，其在茲乎。

知道而善行者，其德不可傾教，故次之以善建不拔。

善建者不拔，

建，立也。善以道立身植國者，先固其根本，而後營其標枝，故根深枝茂，則不可傾拔也。

善抱者不脫，

脫，失也。解，離也。善以道懷抱民者，百姓歸附而不脫離。善以道抱元守一者，精神完全而不脫失。

子孫祭祀不輟。

輟，止也。善以道建國抱民者，則子孫繁昌，享祚長久，世世祭祀，無輟止時也。

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此五者，近修諸身而遠及天下也。夫修道於身者，心閑性淡，愛氣養神，少私寡欲，益壽延年，乃為真人矣。修道於家者，父慈子孝，兄友弟順，夫信妻賢，九族和睦，慶流來世

矣。修道於鄉者，尊老撫幼，教誨愚鄙，百姓和集，上下信向，其德久長矣。修道於國者，體樂自興，百官稱職，禍亂不生，萬寶豐熟，則物充實矣。修道於天下者，不言而化，不教而治，平易無為，和一大通，比屋可封，化被異域，而德施周普矣。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

觀者，照察也。以先聖治身之道反觀身心，若吾身心能體於道，則其德乃真矣。以先聖治家之道反觀吾家人，若吾家人能睦於親，則其國有餘矣。以先聖治鄉之道反觀吾鄉黨，若吾鄉黨能信於友，則其德乃長矣。以先聖治國之道反觀吾國民，若吾國民能遂其生，則其德乃豐矣。以先聖治天下之道反觀吾天下之民，若吾天下之民能無欲、無知，則其德乃普矣。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老氏言：我奚以知天下之民向道者昌，背道者亡之然哉。答曰：我以

上所陳五事，反觀照察，是以知之也。經曰：不出戶知天下。《易》曰：觀我生觀民也，其是之謂乎。

善以道立身植國，德及天下，其含德之厚歟，故次之以含德之厚。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七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八

碧虛子陳景元纂

德經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含，懷也。夫至人純粹，懷德深厚，情復於性，憺怕無欲，狀貌兀然，比於赤子。赤子者，取其純和之至也。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毒蟲、蜂蠆之類，以尾端肆毒，曰螫。猛獸、虎豹之類，以爪拏按，曰據。攫鳥、鷗鷖之類，以羽距擊觸，曰搏。夫至人神矣，嗒然喪偶如赤子之無心，故神全而物莫能傷也。嚴君平曰：夫赤子之為物也。知而未發，通而未達，能而未動，巧而若拙，生而若死，新而若弊，為於不為，與道周密，生不生之生，身不身之身，用無用之用，聞無聞之聞，無為無事，無意無心，不求道德，不積精神，既不思慮，又無障載，神氣不依，聰明

無識，柔弱虛靜，魂魄無事，樂無樂之樂，安無欲之欲，生不枉神、死不柔志，故能被道含德，與天地同，故蜂蠆蟲蛇，無心施其毒螫，攫鳥猛獸，無意加其據搏也。

骨弱筋柔而握固。

明赤子之全和，喻至人之純德，赤子未知喜怒，而拳握至堅者，其真性專一故也。

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

峻者，赤子之命源也。赤子情欲未萌，陽德自動者，真精之氣運行之所至也。以況至人虚心無情，氣運自動，而諸欲莫干也。峻作，古本為全作。王弼曰：作，長也。無物以損其身，故能全長也。《上清洞真品》曰：人之生也。稟天地之氣為神為形，受元一之氣為液為精，天氣減耗，神將散矣。地氣減耗，形將病矣。元氣減耗，命將竭矣。故帝一迴元之道，泝流百脉，上補泥丸，腦實則神全，神全則形全。形全者百關調於內，邪氣亡於外，髓凝為骨，

腸化為筋，純粹不雜，長生可致矣。終日號而不嗄，和之至。

號，啼也。啼極無聲曰嗄，又聲嘶也。赤子終日嗄啼，而嗄不嘶散者，天和之氣至全也。故真人之息以踵，其嗄不哇，和氣全也。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

赤子以和全真，至人知和為貴，故用之為常道，知常不變，守之自明，此含德之厚者也。杜光庭曰：五常備具曰和，夫人於身和則德充而合真，於國和則化周而祚永，處衆和則合禮，行師和則有功，和之為義大矣哉。此知和知常，而全德自明也。

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彊。

祥者，吉凶之兆。夫一受成形，素分已定，非理益之，必致凶祥。莊子曰：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夫心有是非而氣無分別，故任氣則柔弱，使心則彊梁，又志能動氣，氣能動志，以心任氣，氣盛心彊。莊子曰：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是心使氣也，益生，使氣失道者也。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物之壯也，必至枯老。心之彊也，必至凶暴。且道以柔弱為用，今以彊壯為心者，謂之不道。老氏故戒之云：不道之行，無如早止已。止也死也。言不行道者，早死也已。

德厚靜默，了悟忘言，故次之以知者不言。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夫知道者以心而不以辯，貴行而不貴言，談道者以辯而不以心，喪道而不喪說。嚴君平曰：五味在口，五音在耳，如甘非甘，如苦非苦，如商非商，如羽非羽，而易牙、師曠有以別之，其所以別之者，口不能言也，音味尚爾，況妙道乎。莊子曰：智北遊首音三問，無為謂而不答，非不答也，不知答也，意與此合。《西昇經》云：道自然，行者能得，聞者能以音相聞，是以故談以言相然。不知道者，以言相煩，不聞不言，不知所由然。譬如知音者識音以絃，心

知其音，口不能傳。道深微妙，知者不言。識音聲悲，抑音內惟，心令口言，言者不知。此在能行能言者也。塞其兌，閉其門，

此與第五十二章文同而旨異。彼則約道清靜，以塞嗜欲愛悅之端，此則宗道無言，故與損聰棄明之說。夫道無形，不可以目眇，不可以口傳，故心困焉，不能知，口辟焉，不能議。此至人所以不待收視緘口，而自然塞兌閉門也。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

此已出第四章，彼則就道以論功，此則據人以明行。至人與天同心而無知，與道同身而無體，則進銳紛亂之心，於何而有，光塵分別之意，於何而生哉。

是謂玄同。

夫至人之遊處也。顯則與萬物共其本，晦則與虛無混其根。故語默隨時而不殊，卮言日出而應變，是謂玄同也。

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

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上交於道而不諂，舉世譽之而不勸，故不可得而親。下交於器而不瀆，舉世非之而不沮，故不可得而疏。澹泊無欲，守分知足，不可得而利誘也。處卑不辱，在醜不爭，不可得而陷害也。爵祿不能汙，權勢不能動，何得而貴寵哉。失志不屈，居貧愈安，何得而賤鄙哉。至人行此六者，不榮通，不醜窮，無天怨人非，無物累鬼責，故為天下貴。

不言自治，而治物，以政故，次之以政治國。

以政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以，用也。政者，政教也。有為之君，用政教為治者，民雖不濫而凋弊日深，迹用既彰，安能長久也。霸王之君，以奇謀用兵者，國雖不傾而禍亂日積，怨望既多，安能永固也。夫有道之君，將欲取天下之心，為可大可久之業者，莫若無事。故第四十八章云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

不足以取天下，此老氏垂教治天下太平之法也。政，河上公本作正。

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

老氏自設問答，言我何以知天人之意如是哉。以今時所見，可以言之，謂下文也。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忌諱，禁令也。夫君不能無為，而以政教治國，禁網繁密，民慮其抵犯，無所措手足。避諱不暇，弗敢云為，舉動失業，日至貧窮。

人多利器，國家滋昏；

利器，權謀也。君不能安靜，而以智變為務，上下欺給，則民多權謀，偷安其生，包藏禍心，日至昏亂。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伎巧，工伎巧妙也。君不能無事，而以機械為好，志在奢淫，則民尚雕琢，服玩金玉奇怪異物，日益滋生。古本作民多智慧，邪事滋起。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法令，刑教也。君不能無欲，而以刑法作威，民雖苟免其罪，然而不足則

姦宄生，小則盜鈎，大則竊國也。河上公本作法物滋彰。

故聖人云：

老氏不敢自專其言，故舉聖人云。或謂老氏為周柱下史，遍觀上世遺書三墳古文，故舉以證之。

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

我者，治世之君自稱也。言我無為承天，無所改作，民遂其生，其俗自化也。我無事騷擾，節用儉嗇，民厚其業，其家自富也。我安靜不言，憺怕自守，民挹天和，其俗純正也。我無欲沖虛，去華崇本，民無夸企，其性自樸也。苟有為有欲，而望致民於富壽之域，吾未見其可也。莊子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河上公本又有我無情而民自清，注曰修道守真，絕去六情，民自

隨我而清也。

治國化民，莫若無事，無事則其政寬裕，故次之以其政悶悶。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

開元御疏曰：悶悶，無心寬裕也。淳淳，質樸敦厚也。言無為之君，政教寬大，任物自成，政無苛暴，故其俗淳樸，安於清靜，而日益敦厚也。古本作惇惇，王弼本作惇惇。

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開元御疏曰：察察，有為嚴急也。缺缺，凋弊離散也。言有為之君，其政峻急，以法繩人，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人凋弊而離散，動觸禁網，畏而避之，由是風化日益殘缺也。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

倚，因也。伏，藏也。夫悶悶之政，世謂之慢，而民淳淳，然實樂之。察察之政，世謂之能，而民缺缺，然實憂之。夫世之所謂禍者，莫不畏之，畏則戒慎，而福生其中矣。世之所謂福者，莫不喜之，喜則僥矜，而禍

藏其間矣。禍福相因，莫知其窮極也。故天地有休否，日月有盈虧，此倚伏之數也。夫禍藏福中，有福而僥矜，則禍至。福隱禍內，有禍而戒慎，則福來。此世之必然也。故有道之君，守之以清靜，任之以自然，不利貨財，不近貴富，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如是則禍福倚伏於何而有哉。

其無正邪。

禍福倚伏，豈無正邪，在乎有道之君無為無事，忘形忘物，而後正耳。若有心為正，其正必復為奇，有心為善，其善必復為妖矣。

正復為奇，善復為妖。

夫百姓之心，其心不一。有道之君，用心若鑑，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也。若以正正其不正，其正也。不正，則奇謀譎詐生。故曰為奇。以善善其不善其善也。不善，則妖祥狂妄興。故曰為妖。若任物之自正自善，則禍福無緣而相倚伏也。

民之迷，其日固久。

薄俗不能自正自善，而乃矯真為正，逆性為善，而反為奇為妖，迷惑不悟，其所由來固已久矣。《西昇經》

曰：為正無處，正自歸之，不受於邪，邪氣自去，所謂為道自然助之。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

有道之君，方正其身，俾物自悟，不以己之方正斷割於物，使物從之而失其性也。

廉而不穢，

廉，清。穢，濁也。有道之君，率性清廉，使物自化，不以己之潔揚彼之汙，但使物知勸而洗除穢濁耳。古本作劇，傷也。言聖人廉以自清，而不刑物使傷也。

直而不肆，

肆，申也。有道之君，稟氣耿直，自任不曲，而不以己之直意申肆激拂於物，亦猶大直若屈也。

光而不耀。

光謂明慧也。有道之君，明慧鑒照，復能葆蔽隱晦，不以己之強智燦耀

於物，使之殂喪也。自此以上，皆悶悶之政，非察察之治也。

政寬則民福，治嚴則民禍，福禍倚伏，由人由天，故次之以治人事天。

治人事天，莫若嗇。

嗇，愛也。世俗則耗神多求奢侈而不足，聖人則愛神省費儉嗇而有餘，故治人者無事無為，清靜簡易，省費民財，使倉稟實而知禮節，然後葆精愛神，蠲潔祭祀，粢盛豐備，人神皆和，故曰莫若嗇。

夫唯嗇，是謂早服；

省費而不奢侈，儉嗇而愛精神，是能服從於道也。聖人於禍福未兆之前，常服從於道，是謂早服也。古本作早復。

早服謂之重積德；

夫節儉民財，愛嗇精神，以奉上帝，是一德也。又能早服從於道，使人悅神和，故曰重積德。

重積德，則無不克；

夫重積德之士，可以臨御百姓，四方嚮慕，無有不克伏者也。

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無不克伏，則萬物歸化，道德無窮，故莫知其極。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夫道德無窮者，必能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天下樂推而不厭，可以為有土之君矣。昔庚桑子居羽山之顏，三年俗無疵癘，而仍穀熟其俗，竊相謂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今吾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其或聖者邪。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此所謂道德莫極，可以有國也。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有國之母，謂重積德也。德可以茂養百姓，百姓豐厚，則社稷福祚可以長久矣。

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根，本也。蒂，花跌也。夫藝果木者，根深則蒂固，雖有大風，亦不能拔其根本，落其花實，故根深則枝葉榮茂，蒂固則花實不落，可謂長久

矣。積德之君，其治人事天，厚國養民者，植根於無為，固蒂於清靜，社稷延遠，故謂之長生，臨御常照，故謂之久視。杜光庭曰：修道士，畜神安體，積氣全和，內固三關而祛萬慮，百神率服，衆行周圓，變化莫窮，享年長久，固蒂於混元之域，深根於無何之鄉，與九老七元差肩接武矣。古本作固柢本也。

事天積德，可以有國，故次之以治大國。

治大國，若烹小鮮。

夫治萬乘之國，若烹膚寸之鮮，調其水火，使其自熟則全若。撓之則魚傷，魚傷則糜爛矣。善治民者，和其政教，使之自得，則安若。擾之則民傷，民傷則潰亂矣。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

聖人以無為清靜之道，臨莅天下，沖和之氣，徧于區宇，在谷滿谷，在坑滿坑。故風雨時若水旱不作，人心自然，不求妄福也。雖有鬼神，不敢見其神變矣。《西昇經》曰：所謂為

道自然助之，不善於祠，鬼自避之，此之謂也。神者，靈變也。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

非其鬼無神變而歇滅也。是由人不作豐，則祆祥何緣而興，人守常德，則神變無因而傷民，此理之自然也。非其神不傷民，聖人亦不傷民。

其鬼非無神變而不傷民，蓋聖人無為清靜，則鬼神感其明德，而自處其陰靈也。列子之言聖治也，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已無愆，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字育常時，天穀常豐，土無札傷，人無夭惡，物無疵癘，鬼無靈響焉。

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兩者謂聖人與神也。河上公曰：夫兩不相傷，人得治於陽，鬼得治於陰，人得全其性命，鬼得保其精神，故德交歸焉。又君能存神，神能福君，故曰德交歸焉。杜光庭曰：民為邦本，本固則邦寧，人為神主，主安則神享，聖人以道為治，既不傷人

鬼，神感聖人之功，亦不害物，兩者相悅，二德交歸。

大國交歸以靜安小，故次之以大國者下流。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大國所以能為諸國帝者，以其謙下之，故天下士民之所交會也。

天下之交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

疊上文以生下義。夫天下之所交牝者，以其大國善守，雌牝柔靜之德，故能攝伏天下雄壯之國，使其歸己，蓋以至靜謙下不貪之所致也。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

大國居於大而忘其大，故無小而不敢攝，在上而謙下，不以威武為用，故鄰國柔服，咸為臣妾，是能取小國之歡心也。嚴君平曰：明王聖主之處大國也，施而不以置，下而不以求，地裏諸侯之國而無所不畏，德包諸侯之力而無所不事，折節下之，以附人意，忠廉誠信，以先士吏，割地以

招賢俊，耕織以裒畜積，結縱連橫，以戒不虞，發倉散財，養老恤孤，振窮達困，顯巖穴之士受而不取，授而不予，柔弱簡易，無為而處，諸侯雖有貪鄙殘賊驕矜恃力者，猶以威德之重，靜而下之，則彼修身慎行，改過自新，割地獻寶，縣命殺身，請為子弟之國、蕃墻之臣也。

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

小國居於小而忘其小，故無大而不統，處下而恭謹，不以慢傲為事，故鄰國撫恤，皆欲援助，是能取大國之威權也。孟子曰：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故湯事葛伯，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此《周頌》美成王畏天之威，能安其太平也。嚴君平曰：其處小弱也。因道而動，循德也無，行以舟與，實以甲兵，忠順誠素，尚樸貴耕，上下和集，

親如父子，君如腹心，民如形體，專一同和，可與俱死。大國之君，雖負衆強，上權，右勢，左德，下仁，心如飢虎怒如湧泉者，猶以為得天之心，獲民之意，將相誠信鄰人之助，發原泉之敵，揚不測之威，辱身厚體，謁誠縣命，歛歛惓惓，事以清靜，則彼神感精喻，心釋意壞，怒移禍徙，與我為諾也。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或者不定之辭。以取者謂上以取，下抑損謙卑以得人之歡心也。而取者謂下而取，上順奉廉慎而得事其威權也。斯乃互以義相取之也。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

夫大國之君，崇謙卑尊，禮法修身，以下小國者，豈有越分貪欲之心，兼並畜聚小國之人哉。但執謙尊之義，以為常道也。

小國不過，欲入事人。

夫小國之君，存忠順遵，制度修身，而下大國者，非有過分貪欲之心，泛入矯事於大國之人哉。惟持自全之

志，而守其常德也。

兩者各得其所，故大者宜為下。

兩者謂大國、小國也。夫小大止足，各當其分，互有所持，不相侵擾，所謂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然而小國柔服，禮之常也。大國謙下，誠亦曲全。宜為下者，勸勵之深，使可大可久而兢兢業業，所以致天下之交也。

大國謙下，蘊道之奧，故次之以道者萬物之奧。

道者，萬物之奧。

奧，藏也，曖也，蘊也。夫道包括無外萬物，資始最深、最奧，為庶品之根本，無有逃其術者。《西昇經》曰：道深甚奧，虛無之淵，言道為萬類之淵藪，無物不蘊藏也，以至圓蓋之高，方輿之厚，日月之廣照，動植之細繁，皆稟道之所育，曖然無不賴其庇陰矣。

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

善人謂上士也。上士聞道，勤而行之，鍊質資神，超遙輕舉，固守妙本，以為長久之寶也。不善人謂下士也。下士聞道而大笑之，及其迂道悖德，履凶踐禍，思欲返復元吉，復仰道之所保庇也。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

此釋不善人之所保也。言之甘美，則無往而不可，雖市井之機心，亦混然而同得矣。豈得與信言不美淡乎無味同論哉。行之自尊，則無適而不勝，雖逆旅小子，亦知其醜惡矣。豈得與夷道若類大白若辱為比哉。此舉無言無行之夫，尚假甘美之言，自尊之行，可以奪衆貨之賈，升稠人之上，又況有道者乎。

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夫不善之人，矯妄之士，猶假美言尊行，可以悅衆，知道之可以保倚也。由此省之人豈長為不善耶。但恐化之不至，又何遺棄之有哉。

故立天子，置三公。

夫天以其道付人君，令化不善之人。

人君恐化未備，更置三公以佐之。杜光庭曰：四海之大，萬有之富，厥初生人，不可無主，故立天子以牧之，尊事上帝，父天母地，謂之天子也。一人不可以廣治，置百官以臨之，百官之長有三公焉。《尚書》、《周官》曰：其惟三公，論道經邦。三公謂太尉、司徒、司空，主佐天子，治陰陽，親萬民，廣教化，此其職也。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杜光庭曰：兩手相合曰拱。璧者瑞玉也。拱璧，璧之大者也。駟馬者，馬四匹為乘，共駕一車也。古者諸侯朝於天王，會於大國，聘於小國，或遇於野，兩君相見，皆有贄幣之禮，以先貨幣為導，謂之為先。今三公當以論道為務，經邦為事，雖欲以駟馬大璧獻之於君，亦臣之分也。徒有益於淫奢，無裨於治政，不若進之以無為清靜之道以化天下，使不善者從善，不悛者悛心，道化周行，帝德遐被，何用璧、馬為夫。務學之士尚輕尺璧，而重寸陰，況有道之君

乎。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

此道無為清靜之道也。發問古之貴此道者何謂也。

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為天下貴。

夫道之微，始悟於身心之內，卒明於宇宙之外，妙則入於無間，舒則塞乎太空，體之則善于一身，用之則濟于天下，雖不曰求以得，而不可不求也。不求而得自得也。自得則安用三公哉。故不曰求以得，此乃有求有得也。有求有得，則古之常道也。明乎常道者，豈有罪累邪。設若偶失道而偶有罪者，在乎改過遷善，復此無為清靜之道，亦可免戮辱之責也。古本作不曰求以得。嚴君平本作不求而自得。

得道之奧妙者，施為而無為，故次之以為無為。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

至人為無所為，任物之自為，物自為

則無為而無不為，然至人之心曷嘗動哉。事無所事從物務之自事，物自事則無事而不事，然至人之身曷嘗勞哉。味無所味隨物氣之自味，物自味則無味而不味，然至人之口曷嘗嗜哉。若夫心不動則虛明，虛明則衆妙可觀。身不勞則實厚，實厚則精神不虧。口不嗜則恬漠，恬漠則靈液不竭矣。又解味無味者不味，是非美惡之言，而味大道無味之言。經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也。

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人之云為有大有小，世之造事有多有少，云為造事皆損其天性，而失乎自然。損天性則怨生，失自然則惡起。既怨且惡，禍亂之階也。唯至人無為無事無味，能灰心槁骸，雖有有為之怨，咸以無心至德報之，或問報怨以德，設有德者又何以為報乎。曰世之為事大小多少怨怒恩德，以其無心至德報之一也。陸希聲曰：夫體道之士妙淵通，應世之為而本

無為，應物之事而本無事，應物無味而本無味，其體雖大而樸甚小，其用雖多而要妙甚少，故術在於澹泊清靜，不為萬物所撓耳。夫唯如此則無欲，無欲則無私，恩者私之所畜，怨者恩之所萌，唯聖人能無私欲，無私欲故無私恩，無私恩故無私怨。衆人則不然，以其有私欲故有恩怨。然天下有怨者，聖人以德德之。人之不善者，聖人以善善之。故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此之謂也。仲尼曰：行滿天下無怨惡，聖人豈有怨於物乎。

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

難易大細，即上之大小多少也。夫是非美惡，怨怒恩德，皆生於微漸，無不始於易而終成難，初於細而後成大，使圖度其始易之時，則於終無難矣。嘗為於初細之日，則於後無大矣。若乃謀於已難，為於已大，則怨怒深而禍亂積，將欲釋難解紛，不亦難乎。

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

於細。

夫艱難之事，必起於容易，當於容易之時圖之。重大之事，必興於微細，當於微細之時去之。事類實繁，不可具舉，故以天下總言之也。嚴君平曰：大難之將生，猶風邪之中人也。未然之時，慎之不來，在於皮毛，湯熨去之，入於分理，微鍼取之，在於藏府，百藥除之，入於骨髓，天地不能變，造化不能治。故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夫大事之將興也，猶水之出於山也，始於潤濕見於漣滴，綿綿涓涓，流為谿谷也。

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上言失道之人，好為難大之事，故多敗喪。此引聖人終不為大者，慎微之至也。聖人不為難大之事，而無為無事，易簡易知，故能成其可大可久之業也。嚴君平曰：聖人之建功名也微，故能顯幽，故能明小，故能大隱，故能彰志，在萬民之下，故為君王。

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

夫不三思而後言，輕易其許諾者，事衆而信不可然也。不謀始而慎終，多易其行者，難積而變不可推也。可不慎歟。

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夫以聖人之才之德，尚難於細易之事，況無聖人之才德而欲忽之乎。是以世俗多患累而聖人終無難也。嚴君平曰：聖人心默而不動，口默而不言，目默而不視，耳默而不聽，動如天地，靜如鬼神，不為而成，不言而行，進則無敵，退則不窮，身無纖介之憂，國無毫髮之患也。

無為之安，必由簡易，故次之以其安易持。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八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九

碧虛子陳景元纂

德經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

夫家國安靜，易為維持，及將傾危，則難守禦。衰心未兆，易謀消滅，惡狀已形，難圖泯絕。孽芽尋脆，易為破除，枝幹既成，難乎掎擊。悔吝幾微，憂虞易散，凶咎已彰，其災莫追。古本作其脆易判，或作泮。

為之於未有，

為謂脩除也。夫家國未傾危，衰心未萌兆，若預為之防，則未然之禍曷由而有。

治之於未亂。

治者，救也。夫孽芽未成，凶咎未著，若救治在先，無巨惡之害矣。嚴君平曰：未疾之人易為醫，未危之國易為謀，萌芽之患易事也，小弱之

禍易憂也。何以效之，曰任車未虧，僮子行之。及其傾覆也，顛高墮谷，千人不能安。卵之未掎也，一指摩之。及其為飛鴻也，奮翼凌雲，罾繳不能連也。胎之新乳也，一繩制之。及其為虎也，執羣獸食牛馬，劍戟不能難，羅網不能禁也。故漣滴之流而成江海，小蛇不死化為神龍，積微之善以至吉祥，小惡不止乃至滅亡。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此三者喻不見幾慎微以致後患也。患不預防，惡不漸杜，其猶植木乎。初生於毫末，可拔而絕之，及其合抱也，本據乎陰崖，稍侵於陽嶺，青青百尋，鬱蔽日月，惡可伐哉。此明自性而生也。又如築臺起土於一畝，可蹴而圮之，及其九層也。聳百仞之高，擬丘陵之大，惡可毀哉。此明積習而成也。又如遠行之人始於跬步，可旋踵而返，及其千里也，長川渺瀰，峻嶺巖嶮，途隘而可畏，路僻而多岐，惡可還哉。此明遠行不止

也。《易》曰：履霜堅冰，至此之謂也。九層，古本作九成。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夫有為於分外則廢敗自然，有為於欲利則廢敗精神，然而執有好名患至身失，執勇好敵禍來國失，良由不能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也。

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夫事之所敗，敗於有為，不為何敗之有。意之所失，失於有執，不執何失之有。是以聖人措意不在乎小成，而常以虛靜恬淡寂寞無為為心，自然無為，無執，無敗，無失。莊子曰：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此為者敗之之證也。

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

幾，近也。言世俗之人，雖從務於善事，皆有始而無卒，先勤而後惰，功

崇近成不能戒慎，乃復亡敗也。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此重申戒勸也。夫世俗若能慎末如初，則所為無不成矣。《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

難得之貨謂金玉珠犀也。世俗以不欲為憂，聖人以不欲為樂，聖人貴清靖節儉，世俗貴貪濁奢侈，是以世俗所不欲者，乃聖人之所欲，故視金玉如遺土也。

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

世俗損天真以務外學，而失分內之真性。聖人守自然而不學，保分內之和。然世俗以不學為過，聖人以不學為真學，故曰復衆人之所過也。

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聖人以不欲不學為教者，以佐萬物之自然，使各遂其性，而不敢造為異端，恐失其大本也。

持之無敗者，審其未兆未亂之微，無失宗法輔

物自然，古之善道也。故次之以古之善為道者。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古之善為道治身化民者，自脩胸中之誠，使道洽於物而治名不彰，物任其能而親譽莫間也。不欲明其教令，使物欣欣悴悴而智詐萌生，將以導斯民於質朴，而復自然也。此說古之有道，以勸于今也。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民之多智，則姦宄生焉。雖有法令而無所畏，故曰難治也。莊子曰：上誠好智在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耶，夫弓弩畢弋機變之智多，則鳥亂於上矣。鈎餌網罟罾筍之智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置罟之智多，則獸亂於澤矣。智詐漸毒頡頏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之大亂，罪在於好智。

故以智治國，國之賊；

夫人君任用智詐之臣治國者，必以

權謀蠹政為事，致民擾亂，是國之賊也。經曰：智慧出，有大偽。又曰：其政察察，其民缺缺也。

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夫人君任用淳德之士治國者，則必以無為，簡易為事，致民安靜，是國之福也。經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又曰：其政悶悶，其民淳淳。杜光庭曰：君猶表也，表正則影端，表邪則影曲，正則人隨而正，邪則人從而邪，邪正淳漓匪由他也。用智謀之臣，則權令興，用忠厚之士，則風教淳。人化淳和，國乃豐泰，此為福也。

知此兩者，亦楷式。

兩者謂用智與不用智也。夫用智者害政蠹民，為國之賊，以致亡身喪家，是以為不用智者楷模法式也。夫不用智者，德政澤民，為國之福，以致榮鄉顯族，是亦為用智者之楷模法式也。古本作楷式，楷，考也，謂考古法式。

常知楷式，是謂玄德。

玄，深也，冥也。人君當知福可任而賊可去，致黔首於富壽，是有深冥之德也。

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夫聖人之玄德，深不可知，遠不可窺，然觀其迹似與物違戾，究其理則與民同歸，然後入於自然之境，而無所不然者，謂之大順矣。嚴君平曰：愚智之識，無所不克，清天寧地，為類陰福，衆世莫見，故曰玄德深矣不可量測，遠矣不可窮極，與物反矣，莫之能克。《列子》曰：堯治天下十五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願戴已歟不願戴已歟，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喜問曰：疇教爾為此言。兒童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曰：古詩也。堯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舜不辭而受之。此謂玄德深遠，乃至大順

也。

善為道者，不逆於寡，德量深遠，如水朝宗，故次之以江海為百谷王。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

開元御疏曰：江海所以能令百川朝宗而為王者，以其善居下流之所致也。《易》云：地道變盈而流謙，地道用謙則百川委輸而歸往。聖人用謙則庶人子來而不厭。嚴君平曰：江海之王也，非積德累仁加恩惠以懷之也，又非崇禮廣遜飾知巧以悅之也，又非出奇行變起權立勢奮武揚威以制之也，清靜處下虛以待之無為無求而百川自為來也。百川非聞江海之美被其德化而歸慕之也，又非拘禁束教有介導而趨之也，然所以貫金觸石鑽崖潰山赴江海而無還者，形偶性合事物自然也。由此觀之，卑損之為道也大矣。百害不能傷，智力不能取，不戰而強，不威而武，默然無為，與萬物市譬。夫谿

谷為卑，故能達而不窮，江海處下，故能王而不休也。

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

聖人謂能體江海之下流者，將欲處人之上。必先以其言下人者，知滿必招損。故言則謙柔，名則孤寡，而盛德日崇，大業彌固，自然為物所推舉於上矣。

欲先人，以其身後之。

將欲首出庶物，必須身謙言異。退在人後者，蓋謹身順道，不以先物，故能為物所推讓於先矣。

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

聖人臨大寶之位，居至極之尊，勞一身而逸萬民，薄眇躬而厚庶物，民皆忻戴，猶以為輕處物之前，民得以治。故人皆悅隨，安有所害哉。

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

夫有道之君，羣生就之，如日望之，如雲推崇。為主而無厭倦，以其謙偽之德所致也。

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謙德化下，下皆化而為謙退也。故

聖人常以虛為身，以無為心，心形既空，物孰與爭。陸希聲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之為德，卑以自牧，故江海以謙為德，而為百谷所歸往。聖人以謙為德，而為天下所先上。夫聖人豈欲先上哉，天下樂推而不厭耳。

江海居下流，聖王處謙卑，俗尚強梁，以雌靜為不月，故次之以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

肖，似也。老氏曰：天下之人，皆言我道虛無廣大，光而不耀，盛德若愚，無所象似，猶如不賢也。

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夫獨我道虛無廣大，不為下士所信，故以不賢也。若賢而使人稱美之，不待于今亦以久矣。若為人所稱美，其道豈足為大邪。莊子云：老子謂士成綺曰夫巧智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此乃老氏不以賢美為

貴久矣。傳所謂甯武子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近之矣。

我有三寶，保而持之。

雖我道虛無，無所象似，然有三行可以保倚執持，實為脩身治國之至寶，謂下文也。古本作持而寶之，言世人若遵守三行以為珍寶，執持不捨，何所不適。河上公本作持而保之。

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開元御疏曰：夫體仁博施，愛育羣生，慈也。節用厚人，不耗於物，儉也。不為事始，和而不唱，不敢為天下先也。

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聖人以慈為行，勇於濟物，仁者必有勇，不懼之謂也。儉約其用者，必能廣於賑施，所謂節用而愛人也。不敢先於天下，則必能成器用之長。《易》曰：見羣龍無首吉。此所謂大道似不肖也。李約曰：自下行成而昇高業就，故得為天下君長也。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

後，且先；死矣。

今世俗則不然，所謂肖者，則與道反矣。皆棄捨慈仁，將為勇義，負氣輕死，以陷物，則過涉滅頂之凶矣。不能愛嗇節用，復為奢泰，貪求廣費，斂掠不足，必致傷財害民，則反招匱乏之患矣。既而飾智以驚愚，脩身以明汙，好處物先，耻居人後，進無謙退之心，動有剛強之志，縱而不止，則犯上作亂矣。此三行皆非大道久長之術，乃致喪家亡身，故曰死矣。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

夫三寶之中，慈最為貴，故偏歎美也。夫主將用慈，則撫養士卒，可無敵於天下矣。且慈兵入於敵境，不踐果稼，不穴丘墓，不殘積聚，不焚室屋，則人人悅之，若孝子之見慈親。歸降者，若強弩之射深谷也。如是，則何必陳兵野戰而後勝，重門擊柝以為固哉。

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夫天道福善禍淫，善人則自天祐之

吉，無不利。經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所以天將救助之者，以其主將能用慈仁衛護士卒人民也。

道大似乎不賢，慈儉誠如不武，故次之以善為士者不武。

善為士者不武，

士，將士也。夫善為將士者，體慈仁，用德義，誅暴亂，振困苦，而不以威武凌孤弱也。

善戰者不怒，

夫善臨戰陣者，雖有甲兵，不得已而用之，苟在應敵，非樂殺人也。以悲哀泣之喪禮處之，豈憑怒而好戰哉。

善勝敵者不爭，

夫善勝者，在德不在爭，師克以和，和則善勝，不以利動，因勢而取也。如魯仲連之吟嘯，熊宜僚之弄丸，善勝者也。

善用人者為之下。

善用人者，以謙不以力，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故用輔弼之臣，則比之股肱心膂，用將帥之臣，則跪而受鉞，

行而推轂，先之以德，而後用其力者也。

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也。

夫善為士善戰善勝善用人者，常柔弱不爭，謙以自牧，物竭其能，人盡其用，豈非不爭之德，用人之力乎。彼唱如此，我和如彼，猶天之無恩而大恩生，不言而四時行，可以配天而代天治物，是古道之極致者也。

不爭之德，法在用兵，故次之以用兵有言。

用兵有言：

老氏痛當世用兵以好戰為本，故舉古之軍志以明申誠。

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

兵以先舉為主，後應為客。聖人之兵，不得已而用之，故應敵而後起，所以常為客也。進少而退多者，是沈機密用重敵之意也。雖有敵至，我則善師而不陣，自無征伐矣。又用師之法，為主者以起戎為謀，為客

者以應敵是務，進雖少漸近於殺，退雖多轉近於生，故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猶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也。

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

夫行師在乎止敵，貴乎不爭，雖止敵，不行殺心也。既無殺心，即我之師，徒抱義以守，故行無行也。又將奮臂先登則若無臂可奮，以其惡殺而尚慈也。夫有道之君，縱有凶暴之寇妄動而來，我則告之以文德，示之以義兵，彼必聞義而退，自然無敵，雖有仍引之威，而無敵可引，故曰仍無敵。敵既遠退，干戈戢藏，雖有執持之儀，而無兵可執，故曰執無兵。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則幾喪吾寶。

幾，近也。寶者，身與位也。輕敵謂好戰於外，無備於內也。好戰於外，猶有勝有負，無備於內，則必至滅亡。夫聖人在上，誠無敵於天下，然以其時有理亂言之，則敵亦衆矣。何者。《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

讎。若然者，則天下一國，亦吾敵也。一鄉一家，亦吾敵也。故王者不遺小臣，即得萬國之歡心矣。公侯不侮鰥寡，即得百姓之歡心矣。志士不忘脩身，即神悅而天樂矣。然後可以全吾所寶耳。云幾喪吾寶者何哉。我本慈愛，不樂殺人，不得已而至於無敵，非吾志也。既非本志，則為喪矣。所亡未大，故曰幾喪。

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抗，舉也。夫兩國舉兵相加也。哀者，慈愛發於衷誠之謂，則由其君之有道也。若夫上存慈愛之心，不失使臣之禮，下輸忠良之節，盡得事君之義，則何向而不勝哉。

兵戒輕敵，其言易知，故次之以吾言甚易知。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

經曰：為無為事。又曰：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又曰：行不言之教。並是無為，分內簡易之道，言則不繁，行則不勞，是易知易行

也。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莫能知者，下士也。下士欲惡滑潛，但見邊徼，多惑於有為，好攻乎異端，不能除垢止念靜心守一，至於虛無之道，黷闇而不知，茫然而莫行也。

言有宗，事有君。

此釋易知易行所由也。宗，本也，君主也。夫百家之言，言雖殊途，而同歸於理。得理者忘言，故言以不言為宗本矣。萬緒之事，事雖異趣，而同會于功。成功而遣事，故事以無事為君主矣。此以不言無事為教，豈不易知易行邪。嚴君平曰：夫聖人之言，宗於自然，祖於神明，常處其反在言默之間，甚微以妙，歸於自然，明若無見，聰若無聞，通而似塞，達而似窮，其事始於自然，流於神明，常處其和在為否之間，清靜柔弱，動作纖微，簡易退損，歸於無為。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

夫獨無知之下士，好竄句遊心於堅

白同異之間，聞吾忘言道事之旨，忽去不信而大笑之，是所以不知我之道大而謂似不肖也。嚴君平曰：夫世之莫我知者，非我之道小而不足知，又非我之事薄而不足為也，又非世之好敗惡成喜禍樂患而不我從也。天性與我反，情欲與我殊，智者蹈於情欲，終世溺於所聞，神氣不我安，而心意不我然也。

知我者稀，則我貴矣。

夫至道之言，有宗有君，惟明者知之，故稀少疏闊矣。得是道者，萬物尊之，故曰則我貴矣。開元御本作則我者貴，言法則我者貴矣。嚴君平曰：故其明不我見，其聰不我聞，是以深言反而受謗，大行遠而得毀，獨見之明，不用於世，獨聞之聰，見羞於民，事順神明者，不合於俗，功配天地者，不悅於衆。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褐，裘也，賤者之服。玉潔潤而比君子之德。夫聖人內蘊道德，喻懷玉也。外無文采，喻被褐也。是以內

雖昭曠，外若愚昏，珠藏蚌胎，玉蘊石間，天下莫能知，則我道貴矣。

凡闇妄知聖人藏知，故次之以知不知。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夫聖人稟氣純粹，天性高明，內懷真知，萬事自悟，雖能通知而不以知自矜，是德之上也。中下之士，受氣昏濁，屬性剛強，內多機智，而事夸大，實不知道而強辯，飾說以為知之，是德之病也。莊子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此亦所謂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聖人真知妙本，洞達杳冥，是以六通四闢，上下無常，恍然無心，釋然無累，而又常患。世俗妄執強知之病，動入死地，往而不返者，良可歎息。此明聖人慈心，獨能病患。世俗有此強知之病，其於聖德，何病之有，則是真知不病，而強知病矣。

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夫聖人者，能知無知達道之機，損聰

棄智，實無世病。慈仁哀憫，能病衆生之病者，以其自無病也。使其有病，又安能病衆生之病哉。莊子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正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此先能正己，然後能正羣生，猶聖人不病，以其病病也。

強知失道，觸冒致災，災數至而民不畏，故次之以民不畏威。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

夫世俗不畏天威國威，則大威至矣。大威謂死兆也。君子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夫人立身，以畏為本，若以小惡為無傷而不畏，積之盈貫，以致乎大威至而不可逃也。嚴君平曰：大威已至，乃始為善，當是之時，道德不能救，天地不能解，非天之罪也。樂高安大，負威任勢，忘憂失畏，不求於己。故憂於身者不恐於人，畏於己者不制於彼，慎於小

者不懼於大，誠於近者不悔於遠。
無狎其所居，

古本作狎，習也。所居謂所處也。言畏慎之人，凡居處當擇善鄰，無習惡友，清淨自守，卑退自持，災禍莫干，形全神王，斯畏慎之深也。開元御本作狹者，謂寬其所居之處，不可強梁自處，在乎和光容衆，不迂於物也。舊說曰神所居者心也。人當忘情去欲，寬柔其懷，使靈府閑豫，神棲於心，身乃存也。

無厭其所生。

厭，惡也。道所生形，故曰所生。夫人不可厭惡其道，當服勤尊仰，畏道畏天，則可永保元吉。若縱其欲，厭道慢德，禍不旋踵矣。舊說身所生者神也。人由神而生，所生謂神也。神明託虛好靜，人能洗心息慮，神自歸之。若嗜欲黷神，營為滑性，則神氣散越而身亡。故勸令無厭所生之神，以存長久之道也。

夫唯不厭，是以不厭。
夫獨畏道畏天之士，惟精惟一，造次

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安有厭惡怠惰之心，是以天道密祐，降之百祥，是故交相保愛而不厭惡也。開元御疏曰：惟精惟一者，《尚書·大禹謨》舜命禹踐位之詞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惟精惟一，可以允執厥中也。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

夫聖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省己心原，自知善惡。澡雪滌除，使塵垢不入其舍，是之謂自知也。既而體道淵默，晝夜勤行，不賈術才能，燭亂於物，恐其違理失當，同乎不畏威者也。

自愛不自貴。

聖人葆愛其身，知身乃大道之所生，不縱嗜好，厭惡息情，傷於至理，虧損形神，是之謂自愛。若乃貪厚味美服，好色音聲肆，情性之所安，耳目之所娛，自貴而賤物，是狎其所居而不能清靜自守，豈畏慎於細微者也。

故去彼取此。

若去彼自見自貴之僞縱，取此自知自愛之畏威，得尊道奉天之理，天道不厭惡於人，是故威罰外消，生道內足也。

不為為惡務於勇殺，故次之以勇於敢則殺。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九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十

碧虛子陳景元纂

德經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

剛決為勇，必果為敢，夫剛毅之人，無所畏忌，見威不懼，必果無迴，恃其兇頑，便施誅戮，故曰勇於敢則殺。夫懷道之士，謹於去就，檢身知退，靜順柔和，弗敢有為，不忍殺傷，故曰勇於不敢則活。

知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

兩者謂敢與不敢，殺與活也。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以慈為實，而不樂殺人。死者人倫之荼毒，含生之類皆惡之。勇於果敢者殺之道也。勇於慈仁者活之道也。若以此義守而不變，是未明天地殺生之權也。今日或利或害者，是於殺活有所未定邪。夫人為不善於顯明之

處，人得而誅之。為不善於幽閑之所，鬼得而殺之。此雖大聖之慈，天道之仁，不能憫救也。若乃宥而赦之，必有反報之禍。夫有可以殺而殺之者，有可以活而活之者，有可以殺而不可殺者，有可以活而不可活者，有活之而為禍者，有殺之而為福者，何邪。然天之所惡，而人孰知其故。若非體真造化，安知禍福之端，利害之元，雖有聖人之明，猶難於勇敢之事，况非聖人而敢私心殺活哉。故猶難之也。嚴君平曰：凡此二功，勇敢均，計策外馳，射身相非，與天異意，與地異心，奮情舒志，各肆所安，或以千乘變為亡虜，或以匹夫轉為君王，故物或生之而為福，或生之而為禍，或殺之而為福，或殺之而為賊，二者深微，莫能窮測也。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大天道自然平施不逆萬物，而萬物自專之，豈與人較其敢與不敢，殺與活哉。然而人自服從者不與物爭，而能善勝者也。所謂勝物而不傷二

田勇敢也。

不言而善應，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福善禍淫之應，信不差矣。

不召而自來。

天道高遠，又無言教，何嘗呼召萬物，而萬物皆背陰嚮陽，春生秋實者，陰陽生殺之正令也。

默然而善謀。

開元御本、河上公本並作緝然。嚴君平今作默。王弼本作坦。夫天道寂默無情，至公不二，行吉者以吉祥報之，行凶者以凶祥報之，其於人倫生殺之威，象緯行度之軌，未嘗差忒，豈非善能謀畫者也。

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張自然之羅，故曰天網。縱太虛之寬，故曰恢恢。四達皇皇是謂疎，幽明難逃是謂不失也。

勇敢則殺，常不畏死，故次之以民常不畏死。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不畏死有二義，達者得其常理而不

畏死。愚者失其常理而不畏死。夫人生而靜天之性，樂生惡死人之常。耕而食，織而衣，安其居，樂其業，養生葬死，此世之常禮也。夫民存常性，官守常法，而無枉濫，皆得其死。民生死得常，則何畏之有。逮德下衰，不能無為，禁網繁密，民不聊生，盜竊為非，欺給生亂，小恐惴惴而懷驚，大恐漫漫而忘死，如何刑法滋深，主司暴酷，更以大辟族誅之令恐懼良民哉。古本作如之何其以死懼之。

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畏死亦有二義，養生謹慎之人畏天死而脩德也。造惡偷安之人畏刑死而矯法也。且人之自然也，舍舖而熙乎，擔怕鼓腹而遊乎。混茫而不知老之將至，此順化之民也。今乃法令滋彰，動入死地，是使民常畏死也。民畏死則偷安其生，而興奇變姦詐之心以矯其法令，姦詐生而禍亂作，則主司者得專執而殺戮，斫其

姦詐絕蹤，誰敢犯之者也。常有司殺者殺。

河上公曰：司殺者謂天居高臨下，司殺人之過。天網恢恢，疏而不失。言天鑒孔明無所不察，何須椎相輓斷深嚴刑典也。杜光庭曰：司主也，大之養人也。厚愛人也。至南宮丹籙賞善而司生，北宮黑簿紀過而主死，天地萬神司察善惡，以懲以勸，俾其革惡而遷善也。故有功者延年，有罪者奪筭，毫分無失，如陽官之考較焉。天有司命四司之星，在虛危之間，主人功過年壽，所謂天之司殺也。糾察罪福，使世人知脩善戒惡焉。人君以善教人，動懷慈恕，其不善者，天之司殺當自殺之。天網寬大，疏而不漏，違天反道，於何逃罪哉。

夫代司殺者，是謂代大匠斲。

夫主司荷察、專任刑法，以代造化生殺之權者，如拙夫之代良工也。夫代大匠斲，稀有不傷其手者矣。夫以拙夫而代良匠斲木，豈唯殘材

毀撲，抑亦傷手碎指矣。以喻主司代造化生殺之權，而輕肆其刑政，不惟悞害良民，抑亦斲喪和氣。夫天道高明，人識近蔽，用近蔽之人代高明之天，以致物理繆誤，而失自然之治矣。

民不畏死，惟懼於飢，故次之以民之飢。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夫民者，國之本也。政令煩則賦斂重，民貧乏則國本弊。是以君待民而食，上資下而立，君稅取多則上下同飢。剥下盈上則君人俱弊。杜光庭曰：立法垂憲，古有明文。食也，充君之庖。稅也，輸國之賦。什一之稅，務在其輕，賦重則民貧，賦輕則民足，民足則國泰，民貧則國危，理在酌中，法無太酷，所以鑄刑書而物怨，作丘賦而邦貧，齊侯以重斂致亡，田氏以厚施成霸，皎然目君宜鑒焉。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有為則政煩，無為則簡易。易則易

從，煩則難治。夫上有擊鮮玉食之獸，則下有腐糗糟糠之美，網密令苛，故難治也。

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

夫政令煩苛，賦斂重大，而民亡本業，亡業則觸法犯禁，輕就死地，以其各求養生之具太厚，致有蹈水火而不懼，逆白刃而不驚者，故曰是以輕死。

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也。

夫貪生趨利，如羊就屠，自速其死耳。獨有外形忘生者，處阜隸而不辱，食藜藿而常甘，雖世事嶮巖，亦陸沈而安隱，是有以異乎貴生者也。貴生，益生也，又自貴也。目貴其生者，謂身欲安逸，口欲厚味，形欲美服，目欲好色，耳欲音聲，若不得，則大憂以懼，以至乎過貪分外而輕入死地也。

民飢則精神散而輕死，足則柔和全而重生，故次之以民之生也柔弱。

民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

夫民之生也，含元和之氣，抱真一之精，形全神王，故其百骸柔弱。及乎死也，元和之氣散，真一之精竭，形虧神亡，故百骸堅強也。

萬物草木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

夫萬物草木生也，則天地之氣流行乎內，陰陽之液潤澤乎外，故春條青青而可結，夏葉敷榮而可卷者，柔脆也。逮乎死也，則天地之氣消散乎內，陰陽之液乾燥乎外，故秋實丹黃而凋落，冬枝焦朽而可折者，枯槁也。前明有識，此舉無情。無情者，以氣聚散為榮枯。有識者，以道存亡為生死。

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

開元御疏曰：草木生則柔脆，死則堅強，則知人為堅強之行，是入死之徒，為柔弱之行，是出生之類也。嚴君平曰：陽氣之所居，木可卷而草可折也。陽氣之所去，水可凝而冰可折也。故神明陽氣生之根也。柔弱物之藥也。柔弱和順生長之具，而神明陽氣之所託也。萬物隨陽氣

以柔弱也，故堅強實死之形象，柔弱潤滑生之徒類也。是以兵強則不勝，

玉真曰：夫兵者，凶險之器，鬪爭之具，所觸之境與敵對者也。兵強則君逸而將僑，將僑則卒暴，以逸君御僑將，僑將臨暴卒，且敗覆之不暇，何勝敵之有哉。故桀、紂以百萬之師而傾四海，始皇以一統之業而喪九州，項羽忽霸而遽亡，王莽既篡而旋滅，符堅狼狽於淮水，隋煬分崩於楚宮，此數家之兵皆多至數兆，少猶數億，無不恃其成以取敗，此皆兵強不勝之明驗也。又兵者求勝非難，持勝其難，唯有道之君乃能持勝。向數君之敗，皆由不能持勝之過也。木強則共。

開元御疏曰：木本強大，故處於下，枝條柔弱，共生於上，蓋取其柔弱者在上，強梁者在下故也。

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夫木之強幹大本常處於下，柔條弱枝常處於上，木猶如此，況於人乎，

況於國乎。

生氣存則柔弱，柔弱者謙之道，天道好謙，故次之以天之道。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

開元御疏曰：天道高遠，非喻莫明，故舉張弓之法，以昭天德之用。

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

開元御疏曰：夫弓之為用，當合材定體，令弛張調利，抑高舉下者，為架箭之時準的也。損有餘與不足者，為發矢之時遠近也。如此則命中矣，次結歸天道。《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陽主升，陰主降，陽升極天則降，陰降極地則升，此抑高舉下張弓之象也。天道盈虛一章七閏，損日之有餘，補月之不足，日月寒暑，一往一來，則歲功成矣。人君當法天道，抑強扶弱，損有利無，故舉虧盈益謙，欲令稱物平施爾。嚴君平曰：夫工人之為弓也，無殺無生，無翕無張，制以規矩，督以準繩，

弦高急者寬而緩之，弦弛下者攝而上之，其有餘者削而損之，其不足者補而益之，弦質相任，上下相權，平正為主，調和為常，故弓可秤而矢可行。夫按高舉下，損大益小，天地之道也。

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開元御疏曰：此明人道不能同天道之損益，而哀多益寡也。在易之損下益上曰損，損上益下曰益，以下為本也。䷗損下益上，其道上行，夫在泰卦，而損下益上遂變而為損。䷖損上益下，民說無疆，夫在否卦，而損上益下遂變而為益。此聖人設卦觀象之法也。

孰能以有餘奉天下，雖有道者。

此設問答，詳解其義。問曰：誰能同天道下濟以卹於人，減損有餘之爵祿，以奉天下孤寒不足之人乎。答曰：唯有道之士、聖君、哲人，乃能然也。而言奉者，明聖君居物之上，心不忘下，一如卑者之奉尊，不

以高貴加人也。

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不處，其不欲見賢。

夫聖人者，圓通為智，因物為心，整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壽，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為巧，豈以已所施為，矜恃其美，功成事遂，固處其位哉。夫惟不恃不處，故能為羣材之帥也。

天道益寡損餘，抑高舉下，唯有道者法之柔弱，故次之以天下柔弱莫過於水。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

夫天下之物，柔弱之極者，無過於水，而貫金石攻堅強，無有能勝之者。又為人。壅止決流，處方置圓，坎險高下，汙瀆百數，以其柔弱之性，終無以移易之。

故柔勝剛，弱勝強，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夫水之滅火，陰之制陽，舌柔而存，齒剛則折，此天下莫不知，世俗之所

共聞也。而乃各師其心，莫能行其柔弱之道，老氏所以重歎息，故引聖人之言，以明柔弱之行也。

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

聖人言者，三墳之遺文也，或老氏謙辭。言人君能含受垢穢，引萬方之罪在余一人。余一人有罪，無以汝萬方，則民仰德美而不離散，可以常奉社稷而為主矣。《鴻烈解》曰：晉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孤之過也。若何其辱。羣大夫曰：先臣之時，晉不伐楚，今臣之身，而晉伐楚，此臣之罪也。請王擊之。王俛而泣涕泪沾衿，起而拜羣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為在己，且輕下其臣，不可伐也。夜還師而歸。此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一也。帝王立國，左宗廟而右社稷，宗廟以尊祖配天。社稷以尊稼穡。備粢盛為生民粒，食之本也。人以食為天，故有國必先社稷，而王者為之主也。

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

人君能謙虛用柔，受國不祥，則四海歸仁，六合宅心，是謂天下王矣。傳曰：山澤納汙，國君含垢是也。《鴻烈解》曰：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禍且當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使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誰為君乎。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民之命。歲飢，民必死。為人君而欲殺民以自活，其誰以我為君乎。寡人之命固已盡矣，子無復言。子韋再拜曰：敢賀君。天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舍行七里，故君延年二十一歲。臣請伏於陛下以伺之是夕也。星果徙三舍。此受國不祥，為天下王也。

正言若反。

夫能行柔弱，則為君主。尚剛強，則招禍咎。聖人受垢惡，永保元吉。

世俗樂美榮，終致灾凶。正言俗意不反如此。

水之受垢，衆惡皆和，故次之以和大怨。

和大怨，必有餘怨。

國君不能無為謙弱，民乃多欲好爭，遂使輕生殉死之徒，攘臂於道術，而國君設教立法以繩之，殺人者死，傷人者刑。以和報其怨而翻濟其怨，有怨而和之未若無怨而不和也。徒知和其大怨，而不省其大怨之所由興，雖和之以至公，而不免有餘怨。是猶代大匠斲木，稀有不傷手矣。若乃以無心至德報之者，幾乎造物哉。

安可以為善。

夫聖賢本以刑政和報其怨惡，奈何姦詐愈甚而怨望益多，如是則安，可以為善哉。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陸希聲曰：古者結繩為約，而民不欺，破木為契，而民不違者，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也。聖人之心

與百姓心，猶左右契耳。契來則合，而不責於人，故上下相親，怨用不作。李榮曰：古者聖人刻木為契，君執其左，臣執其右，合之以為信。不復制以法律，故不責於人。不責，何怨和之有。

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

徹，通也，道也。司，主也。有德者，謂中古之君，無文書法律，但刻契合符以為信約，而民自從化，故稱有德也。無德謂遠古之君，德大無名，物皆自然，穴處巢居，各安其分，其君無思無慮，朝徹見獨，不為不恃，道冥德淵，無契可司，但司其通徹而已，故稱無德焉。此杜光庭說也。舊說以徹為跡，或謂作軌，法以通人則凋弊生，故曰無德也。今取杜說為長。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天道無私，惟善是與，所謂天網恢恢，疏而不失。是以上善之人自然符會，何用司契而責於人哉。此復太古之風也。

和怨則怨未盡，息怨則無為，無為則在小而不貪，故次之以小國寡民。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什，伍也。伯，長也。器，材器也。夫國小能自守，民寡能自足，可以反乎太古矣。使民各有部曲什伯，令其貴賤不相犯，由君之無為，故民資業豐盛，材器偉奇，而無所施用。此至治之極也。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君無為則德化淳，民質朴則不輕死，崇本棄末，耕食織衣，各戀舊鄉而不遷徙，雖軒皇几蘧之治，不足過也。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

剡木為舟以濟水，斲輪為輿以通陸，蓋適遠之用也。今論守道之君，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不相侵奪，不相貿易，有舟有直，棄而弗用。莊子曰：至德之世，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此之謂也。

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甲兵所設，本以討逆臣、禦亂寇而已。君既無為，下乃守職，百姓不撓，四境帖然，則甲兵無所陳設也。

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開元御疏曰：古者書契未興，結繩紀事。《繫辭》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代聖人易之以書契。結繩之代，人人淳朴。文字既興，詐偽日漸，今將使人忘情去欲，歸於淳古，故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

夫君上無欲而民自樸，嗜好不生，民乃知足。雖蔬食藜羹而飽滿，淡味為甘。葛衣鹿裘而溫涼無文為美。茅茨蓬華而風雨不侵為安。南炎北涸而水土任適為樂。自然俗無夭傷，土無札瘥也。

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鄰國相望，言郡縣相接也。雞犬相聞，謂民豐境近也。民至老死，言無戰敵而壽終。不相往來，猶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此可以同赫

胥尊盧氏之風也。

民各知足則信實而不華，故次之以信言不美。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信實之言，淡乎無味，其猶水也。淡則能久，不美者以其質也。美好之言，甘而滋溢，其猶醴也。甘則易絕，不信者以其華也。

善者不辯，辯者不善。

善於心者貴能行，不辯者本其素樸。辯於口者貴能說，不善者滯於是非。

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夫知者謂知道也。明理知本，得其要而已，何必博乎。所謂少則得也。

《西昇經》曰：子得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伏也。博謂博通物務，攻異端求彼是而已。不知者謂多則惑也。莊子曰：文滅質博，溺心是矣。

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

積者，蘊聚也。聖人道濟天下，不蘊

德以自高，積而能散，不蓄財以自潤。既不滯功於外，亦不聚智於內，二者俱通，故曰不積。莊子曰：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夫聖人所以不積者，演道德以爲人，人受其益而聖德愈明，如鑑照人不藏好惡，而鑑之明未嘗少減，此喻內智也。分財利以與貧，貧受其賜而財愈多，如井任汲普蒙利潤，而井泉清徹不竭，此況外功也。開元御本二句並作既以與人。

天之道，利而不害。

天道陽也，故好生而惡殺，春夏生育之，秋冬成熟之，是利而不害也。

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夫聖人之道，在所施爲也。所爲順理，不與物爭者，是以法天道而然也。

信言不美，絕辯忘言，強名復泯，還歸妙本也。

右老氏經二篇，統論空洞虛無、自然道德、神明太和、天地陰陽、聖人侯王、士庶動植之類，所謂廣大而無不蘊，細微而無不襲也。約而語之，上之首章，明可道常道爲教之宗，叙體而合乎妙。上之末章，以無爲無不爲陳教之旨，叙用而適乎道。故體用兼忘，始末相貫也。下之首章，明有德無德爲教之應，因時之澆淳而次乎妙也。下之末章，以信言不信言爲教之用，任物之華實而施乎道也。是以因時任物而不逆不爭，是有其元德而大順於造化，復其常道而入於妙門者矣。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十

（顧志華點校）

009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

開題科文疏

經名：道德真經藏室纂微開題科文疏。元薛致玄撰。五卷。此書疏解陳景元《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及其書前之《開題》。卷前有李庭、郭時中、馮復三序。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疏鈔序

老子道德五千言，行於世者，千五百年矣。燦然如日月之麗天，固不待贊。古今注釋，不啻百餘家，顧淺深詳略雖有不同，至於發揮妙理，啓迪人心，要皆有功於聖人之門者也。竊嘗觀碧虛陳君所解，中間貫穿百氏，剖析玄微，引證詳明，本末畢備，尤爲近世

所貴。然初機之士開卷茫然，往往有望洋之歎。太霞真人性純德粹，問學該通，號爲羽流宗匠，執經講演垂五十年，可謂陞堂睹奧矣。迺於靜練之暇，撰成科文義疏七卷、纂微開題及總章夾頌各二卷，丁寧覩縷蓋數十萬言，意欲使學者泝流而知源，因博以求約，如躡梯蹬以陟九層之臺，舉足愈高而所見益廣，及乎造重玄之極致，悟大道之強名，體用兩忘，有無雙遣，超然自得於筌蹄之外，然後敬爲此老，拈一瓣香，庶幾不負平昔用力之勤也。書成既久，祕而不出。鳳翔張公大師、美原白公顯道再三懇請，欲鏤版以廣其傳。京兆劉伯英贊而成之，且囑僕爲序引，其心俱可尚，故樂爲之書。浮陽李庭序。

天地萬物之一，會於聖人之心，明於聖人之言。觀聖人之言，不察其所從出，無惑乎事物之多，紛紛藉藉，有萬不同，而莫能爲之總持而兼攝也。夫道生於一，散於萬，不知萬之歸於一

者，皆推本窮源之學不講也。老子《道德經》之所從出者，一而已矣。曰上經，曰下經，似不一也，未嘗不一也。曰八十一章，曰五千言，似不一也，未嘗不一也。蓋以天地萬物之一寓於上下經、八十一章、五千言之中，使天下後世，由於一而知夫一也。夫一之理，廣大渾淪，難乎擬議形容也。謂之有邪，則不得於言。謂之無邪，則不離乎物。方天地萬物未形之先，是一也，已萌乎其中。及天地奠位萬物品彙之後，是一也，無所往而不在。天地得一而爲天地，萬物得一而爲萬物，聖人得天地萬物之一開悟天下。後世蓋非一言一論所能究悉，此老子道德五千言所由以作也。碧虛子生乎千載之後，虚心守一，得玄學之傳，爲之纂微開題，其言至矣。而太霞真人以謂碧虛子博極羣書，敷引廣奧，非謏學謏聞之士所能窺測也。況變故之後，典籍焚蕩，無所考閱，恐久而失其傳也。於是乎推本碧虛，質以平昔所學，更互演繹，著爲科文疏鈔，又附之以總章，無

慮數十萬言，支分節解，脈絡通貫，曲暢旁搜，巨細畢舉，遂爲完書。蓋其慮之也至，故言之也審，憂之也深，故說之也詳。碧虛子之所述，殆無餘蘊矣。噫，是經也，老子作之，碧虛纂之，太霞又從而釋之，何經歷世數之久而述作之多，蓋一之理難乎擬議形容也。雖然，後之學者，不可畏高而怯其難，亦不可躐等而爲之易，必也睿思明辨，日就月將，孜孜汲汲，無少間斷，深玩而實體之，則是一也，洞然胸中，有不期悟而自悟者矣。將見自凡趨聖，超然物外，神遊八極，身居閬苑者，未必不由茲學始，其緒餘土苴，猶足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云。冲素大師美田白公顯道、葆光大師長安劉公伯英，同鳳翔張公大師鋟梓以行於世，且以蒲城党公講師公叔書來抵余，願丐序引，姑爲題其端首焉。

大蒙古國歲己酉秋，七月既望，宣差陝西規措三白渠副使太華郭時中序。

康節先生云：先天圖，心法也。

心乎，心乎，天地間一大義理之府乎。太易六十四卦，潔淨精微之旨，皆自心畫中來。二帝三王精一執中之傳，皆從心法中出。洙泗師弟子一貫忠恕之妙，皆由心學中得。靈府淵微之地，古初聖賢以此而極深研幾，探蹟索隱，以此而超凡入聖，悟道參真，學者欲悟先天圖之祕，參《道德經》之奧，大抵自一心而入。千萬世而下，以心印心，以聖契聖，得老氏不言之教，挾先天未露之機，獨惟太霞真人爲能得之。方其漱藝苑流詞源，濟濟乎儒中領袖。迨其造道闡探玄機，井井然教門準繩。恩沐兩朝，名高千古。向棲神華嶽，風賓樹友，睥睨世塵，真履實踐有日矣。丁未冬，平涼元帥王公加禮延請，我真人不遠千里惠然肯來，鞭鸞跨鶴，以崆峒爲久駐之地，宛然廣成子之復出。山川改觀，草木增輝，薰蒸平和氣之襲人，洋溢乎教聲之盈耳，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豈特陝西數十州而已哉。蓋寸地明而太空無礙，靈臺徹而止水湛然，霽月光風，一襟洒落，冰輪玉鑑，胸次

昭融，以一心自得之學，造二經無爲之旨，開題訓注，援經引子，奧義冰釋，科文疏解，撫古驗今，羣疑睨消，言言皆玄妙之門，字字盡真常之理。開者易悟，悟者易得。老氏胸懷本趣，燦若日星，玄中有悟，妙處無疑，讀之者耳目惺惚，覽之者形神混合，目曰《道德真經疏義》。後生晚學，如披雲霧睹青天，登崑崙獲片玉，幸惠後學，豈不偉歟。元帥王公一日登諸生于庭，囑僕曰：真人《道德真經疏義》與老氏同一心法，誠後學所未見。道侶中，西岐張公大師已爲鋟諸梓矣。猶恐流傳未廣，欲從是邦點庭珪之漆，貯蔡生之楮，廣爲印施，以大其傳，爲學者抽關啓鑰，真大惠也。子盍爲引其端。予應之曰：隋珠、趙璧，安用賈乎。僕素不才，何足以知聖人邪。固辭，弗獲。僭爲贅贊，是猶模倣天地，繪畫日月，多見其不知量云。若夫得魚忘筌，得兔忘蹄，得象忘言，又在後之造道者自得爾。

時己酉無射，寓平涼貢士馮復述。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開題科

文疏卷之一

太霞老人薛致玄述

碧虛真人曰：夫老子道德二經者，統論空洞虛無、自然道德、神明太和、天地陰陽、聖人侯王、士庶動植之類而已矣。所謂廣大而無不蘊，細微而無不襲者也。是故司馬遷稱之曰：九經浩浩，不及二篇之約也。今將釋此經，先明垂經之主，次顯造疏之人。夫此經者乃太上老君所說也，纂微者陳君碧虛真人之所作也，開題者亦真人之所自述也。太霞老人不揆淺陋，浪述科文疏義，兼以消釋開題，庶使學人識玄元應世垂經之本末，知真人開發玄元之次序，由此科文而入之也。以蠡落戈切。測海，以管窺天，真所謂不知量也。今將開題，大判分爲二十門，具列于後。

一者明碧虛真人始纂微開題之義。
二者正釋開題，首明太上姓字謚號，

次明或為萬天主，或為百王師，隱顯之迹。

三者明太上感孕託胎降生時代年月日時所據也。

四者明太上降生之後，聖貌端嚴，具七十二瑞相，八十一種好，及所居之鄉國也。

五者明太上隱聖同凡，潛居卑秩以佐時主，并去周年代也。

六者明關令真人本傳及瞻星望氣，知有聖人度關之兆。

七者明太上度關歲月，及再約尹真人於蜀都青羊肆相會之事。

八者明太上至幽王時，復還中夏。《廣聖義》謂平王時復來中夏，孔子得以問禮，而嘆其猶龍。

九者明太上知周道衰，故再出關，變名易號，晦迹師凡，壽數短長，莫有知者。

十者明太上懷道抱德，隱聖同凡，世系綿長，子子孫孫，祭祀不輟。

十一者明太上乃得道之靈，受老子之號。

十二者明太上具神通力，應為道主，垂世立教，千方萬法，以救於人。

十三者明太上以恬淡無為，守之於內，和光同塵，應之於外，故稱為博大之真人。

十四者明老莊亦有妻室子孫，然為大道之宗師者，欲使後人知長生之道，可力學而致，非神異而學不能及也。

十五者明太上玄恩普被，聖德遐長，歷代尊崇，廟貌不絕，故有唐尊為聖祖焉。

十六者明後人受此二篇之後著經字之由。

十七者正明道德訓釋之義。

十八者正明經訓之義，及上下二經八十一章取法之旨。

十九者明道德二篇之宗本，治國治身之大旨。

二十者明碧虛真人纂集訓釋之由，發揮道德之義，以遺後學耳。

疏曰：此第一門明碧虛真人始造纂微開題之義。今將釋此經，先明開

題，既解開題，須明始造開題之人。夫此纂微開題者，乃碧虛真人所作也。真人姓陳氏，諱景元，字太初，玄號碧虛子。家世建昌。曾大父知遜，大父令忱，並事親以孝聞，皆養高不仕。先府君正擢進士第，解胸許玉切。山令，寓居高郵，以疾終。母夫人居貧無以歸。子男四人，真人季焉。逮除祥而伯仲繼天，乃介然獨有方外志。慶曆二年，即高郵天慶觀禮崇道大師韓知止為師，三年，試經度為道士，十八負笈遊名山，抵天台，閱《三洞經》，遇高士張無夢，得老莊微旨爾。後隱逸於江淮間，以琴書自娛。久之，欲觀光京輦，維楊使君禮部侍郎王琪以詩薦于王岐公云：鼇山舊詞長，還喜見方瞳。時岐公為翰林承旨，且喜其來，俾隸籍於瑞雲，由是上官觀請講道德二篇及南華，豐贍不絕。于時公卿大夫無不欲爭識者。於是醴泉觀提總奏充本觀修撰，遇邛王謁真君祠下，召問道家事，以該通奏賜紫衣。神宗

設普天大醮，有勅令修撰青詞進上，稱旨，復令預建章閣同天節修奉，因召見，賜真靖之號。熙寧五年，進所注《道德經》，御札批降中書云：陳景元所進經，剖玄析微，貫穿百氏，厥旨詳備，誠可取也。其在輩流，宜為獎論，特充右街都監同簽書教門公事。羽服中一時之榮，鮮有其比。謁告還高郵葬親。上時命中使賜白金三十鎰，仍宣諭云：比期中太乙官成，俾陳景元主之。逮還闕，令選舉博加精進戒潔之士，共不過二十人，同焚修者。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延和殿引見，各錫賚差等。十五日，奉安太乙。翊日，聖駕詣宮，朝謁禮畢，於延祺殿召見，特轉額外右街副道錄，并度弟子三人，仍本宮每歲許度弟子一人，月給齋糧米六十斛，緡二萬錢，兼給賜南北兩莊土田以贍衆。久之，以事累稠還乞去，隱廬阜，有司具以奏，朝廷不允。復有旨主本宮事，令官吏不干預，每歲增賜度牒二道，續奉勅旨，以九等齋科訛

舛，普天聖位升降無倫理，令有司置局選道士三人備檢討，俾真人考校之。命右諫議大夫李肅之、樞密直學士孫永充、提舉承議郎楊傑充管勾刪潤，書成進上，賜束帛度牒，紫衣師號，仍許頒行。于時朝廷欲進封九天採訪使及五嶽丈人，大丞相請真人著衣冠服色位號，真人遂乃擬定程式，方進封採訪使為應元保運真君，五嶽丈人為儲福定命真君，所隱有軒曰種玉。自大丞相吳奎、左相蒲宗孟、翰林學士王岐公而下，一時宗工鉅儒泊賢士大夫以篇什唱酬迭遺者甚多。以其辭煩，故不備錄，附于別傳。在京道官一十二員，祖宗朝以京城內外官觀，主焚修。勤績者充公輒奏請，凡闕員乞試《道德》、《南華》、《靈寶度人》三經十道義。上喜其請，降編修所。而後道家之學，翕然一變，自茲始也。元豐六年，罷本宮事，歸隱茅山，刊正三洞經法。四方采真之士投迹者熙熙然。久之，科簡巾囊遊嵩少卜鍊丹

之所。元祐三年，因過京師，為中太乙官主者而下，以宮之經始，真人有力焉，乃挽籃輿而留之，願備芝朮之奉。未幾，朝廷復還右街道錄職。右僕射蘇謂曰：真靖當以所業授門弟子，不爾則恐陶葛之學不傳于來世。所藏內外書數千卷，皆素所校正，又親札三百卷，善小楷，深得歐、褚法，所著書《藏室纂微》二卷、《南華經章句》七卷、《總章》三卷、《抄義》三卷、《寶珠妙義》三卷、《膚解》一卷、《翼真檢後義》一卷、《續高士傳》改為《退身傳集》。三注《通玄經》，四注《度人經》，解注《西昇經》。晚節竭篋，市絳陵，挺神室，烹金液，以必九還七返之妙，稍彷彿而迫以天年。居常好餌雲母粉，仍自謂早年嘗服丹砂，雖垂白而容顏肌膚如少壯人。紹聖元年五月末，無疾，而忽不嗜食，但飲水而已。延至六月十三日午初，俄索沐浴更衣，召門弟子列于前，謂曰：為我寫門狀，云叅童初府仙。衆寫已，即俾齋堂外，以

火化之。又令敷坐具向西北，遂竦身瞻天門，微叩齒，復坐。命侍者具牋管，書頌以示衆曰：昔之委和，今之蛻質，非化非生，返吾真宅。言訖，神氣之出，猶長嘯聲，安然而化。崇朝權厝于宣化門外養生院。自形寂而至遷神時，正隆暑，姿容儼然如生。都人傾瞻者，無長少貴賤，莫不贊嘆。享春秋有七旬，度門弟子許修真而下四十人。至仲秋哉生明葬，蛻質于本宮所賜之墳園。掩壙時，忽有三蛺蝶栩栩然翔舞於壙之前，乃至移時壙築平，飄飄然東南而逝。集賢殿修撰王□為碣銘云：於戲，有唐司馬子微之坐忘，吳貞節之文章，杜光庭之扶教。三公雖異時傑出，而先生兼而有之。其彥詠之如是。雖朝廷鉅公天下鴻儒接識，則與之抗禮無所屈。然推其為學，老且不厭，所以琅函寶笈，金簡玉書，悉探蹟神奧。至於傳會燕居明敏橫辯，談老、莊前世有所闕疑，皆別白其要妙。凡詩篇雜文，得陶葛體，故

語句野逸清勁，公卿大夫莫不嗟惜之。芝蓋解駕昇虛入寂，莫測其津涯。但想象仙標，相與講遺德耳。夫真人行事本末，略叙于前。開題之義，下文消釋。夫開者，開發也。題者，標題也。謂開發此經之義理，標題此經之事目，將以顯示於後人者也。故曰開題，亦云開釋此經之題目也。將釋經文，先解經題。夫此經題者，號曰太上道德經藏室纂微開題。云太上者，老君之尊號也。道德者，五常之本，萬法之源也。經者，常也，法也。言此道德為萬代常行不易之法也。藏者，藏平音也。室者，奧也。謂玄都寶藏是藏經之奧室也。纂者，聚集也。微者，玄妙也。謂採摭藏室之奧典，纂集前賢之微旨，將以證解於道德也。故云太上道德經藏室纂微開題也。此其大略爾。其隨文詳解之義，已具於開題中一一次第詳解。今此科文疏者，乃太霞老人妄解開題而述之也。云疏者，疏平音也。決也。譬之積水

壅塞不通，順其流而疏決之，使注之於江海也。今將開題大綱科判分作十二門，而疏決之，使諸學人沿其疏而通之於道德也，故曰科文疏爾。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開題科文疏卷之一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開題科

文疏卷之二

太霞老人薛致玄述

開題

題曰：凡題曰者，即是碧虛之開題也。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或字伯陽。按道家經籍所說，則挺生空洞之先，變化自然之妙，而常居天上，代為帝師。此則六合之外事，故略而不論。非其逕庭之語者，舉其大槩云。

疏曰：此第二門正釋開題，首明太上姓字謚號，次明或為萬天主，或為百王師，隱顯之迹。就此門中，復分為二段。其一明太上姓字謚號。其二明太上或為萬天主，或為百王師，隱顯之迹。一明姓字謚號者，題曰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或字伯陽，或云謚號曰聃。老子者，太上之內號也。老子之號已具於第十一門詳解。老子姓氏曰李，論其得姓之由，

載於第三門中詳解。今將諱字謚號之原，次第釋之。其諱曰耳，字曰聃，或字曰伯陽，或謚曰聃。《廣聖義》引《元君內傳》云：老君在世，凡有九名。一名耳，字伯陽。二名雅，字伯宗。三名忠，字伯光。四名石，字孟公。五名重，字子文。六名定，字元陽。七名元，字伯始。八名顯，字元生。九名德，字伯文。或云三十六號，或云七十二名，或云姓字渺邈，從劫至劫，非可悉紀。今顯行於世者，唯第一名耳，字伯陽是也。謚曰聃者。夫人之生則有名，有字，有號，死則有謚法也。或因其德，或象其形，為謚也。耳大而垂曰聃。老君生而耳大，復有三漏，其狀聃然而垂，乃大聖之異相也。故後人追謚曰老聃，此太上名字謚號之所據也。其二曰百王師、萬天主者，題曰按道家經籍所說，挺生空洞之先，變化自然之妙，而常居天上，代為帝師。道家經籍者，乃《玄都寶藏》、《三洞四輔》、《龍章鳳篆》之書，故以經籍總

言之也。於內言我太上挺生空洞之先，變化自然之妙，夫挺者時挺拔擢羣類之義。空者，虛也。洞者，通也，無也。混沌之先，寂然有無，惟空無洞達虛極自然而已。按《廣聖義》云：夫老君生於無始，起於無因，為萬道之先，元炁之祖也。當是時也，無光無象，無色無聲，無端無緒，杳杳冥冥，故曰空洞。又曰老君以虛無為體，自然為性，莫能使之然，亦莫能使之不然，不知其所以然，亦不知其所以不然，故曰自然。言我太上老君上無復祖，唯道為身，合則成形，散則為氣，稟自然之妙，掌造化之權，當混沌未分之前，空洞無有之上，其道體具身，已特然挺出，兆現於此時矣。經云：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此之謂也。常居天上者，謂遊歷諸天，為萬天之教主也。按《猶龍傳》云：昔尹君真人隨老君西入流沙，訖，復從聖駕上遊三境九天，以至於萬天。太上每至一天，但見彼天帝王，金童玉女，千

乘萬騎，瑤幢羽蓋，仙樂滿空來迎。太上老君至彼天中，遊諸宮闕，為彼天人廣說妙法，而為教主也。又別至一天，其儀仗、音樂、遊宴、官觀，說法傳經，例皆如此，以至徧歷萬天，莫不皆然。又按《廣聖義》云：老君時亦上朝元始，疏平聲。奏罪福，中謁玉晨，校錄九宮，下統三界死生之簿。但見百億天王拜手在前，咨求風雨水旱，豐儉逆順，死生善惡之事焉。以至遊行萬天，弘揚道化，而有一老君凝然常在太赤天、太清境、太極宮中矣。故云常居天上也。代為帝師者，《廣聖義》云：老君於上三皇時，人尚淳朴。以龍漢元年，號玄中大法師，以《上清聖教》一十二部，大乘之道開度天人也。老君於中三皇時，赤明元年，號有古先生，出《靈寶真經》一十二部，中乘之法開化一切，救度兆民也。老君於下三皇時，人心朴散，以開皇元年，號金闕帝君，降《洞神真經》一十二部，小乘之法開度羣品也。此上中下三

皇時所留經教三十六部，祕於上天，未傳於世。按《玄綱論·神道設教章》云：初祕上玄，末流下土是也。後至伏羲時，人已澆漓，未有法度，老君以清濁元年，號鬱華子，下為師，說《元陽經》，教伏羲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仰觀俯察，制嫁娶叙人倫之道焉。神農時，人食禽獸，茹毛飲血，老君以清漢元年，號大成子，下為師，說《元精經》，教以化生之道，於是播百穀以代烹殺，和百藥以治百病，於是嘗桑得禾，嘗柳得稻，嘗榆得黍，嘗槐得豆，嘗桃得小麥，嘗杏得大麥，嘗荊得麻，百穀既登，禽獸免害，止殺所以長善，除惡所以全生，不食血肉，人無疾苦，五穀養性，人無宿業，其利人也大矣。祝融時，人食生冷，未知火食。老君以天漢元年，號廣壽子，下為師，說《按摩通精經》，教以陶鑄為器，以變生冷，人得保其壽焉。自下三皇以後，伏羲以前，人無典禮，鳥獸同羣，

老君以道化天下，漸漸生心辨形食味，參以五行，廣施經法，勸化兆人矣。老君自伏犧以後，示以世法，於是制禮樂以叙尊卑，造衣章以別貴賤，作宮室以代巢穴，取諸大壯。為舟車以濟不通，取諸渙。制棺槨衣薪，取諸大過。造弧矢以威不順，取諸睽。立刑法以戒兇暴，取諸噬嗑。造書契以代結繩，取諸夬。以至服牛乘馬，引重致遠，取諸隨。日中為市，交易而退，又取諸噬嗑。耒耜杵臼之利，取諸益。重門擊柝之規，取諸豫。並老君教於時君，以化於物也。黃帝時，老君號廣成子，居崆峒山。黃帝詣而師之，為說《道德經》及《道戒經》，教以治國治身之道。帝行之，跨火龍而白日昇天矣。其《道德經》於此為初傳。顓頊時，老君下為師，號赤精子，居衡嶽。授帝《微言經》，教以忠順之道。帝嚳音酷。時，老君下為師，號錄圖子，居江濱。授帝《黃庭經》，教以清和之道。帝堯時，老君下為師，號務成子，居姑射山，授帝《政事離合

經》，教以廉謹之道。虞舜時，老君下為師，號尹壽子，居於河陽，授帝《道德經》，教以無為孝悌之道。帝行之，天下從其化，故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其《道德經》於茲第二傳矣。夏禹時，老君下為師，號真行子，居于商山，授禹《德戒經》，教以勤儉之道。又授靈寶五符、檄召鬼神之法，於是禹行之濬九江決百川而通江海矣。殷湯時，老君下為師，號錫則子，居灑音潛，又音尋山，授帝《長生經》，教以恭敬之道。科曰：大聖真元祖，生於浩劫先，來為百王師，去作萬天主，象經垂衆號，龍德被羣生，一千二百名，讚揚無窮盡。題曰：此六合之外事，故略而不論也者。莊子《齊物論》云：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者，天地四方是也。言所以論之者，皆六合之外事，非經世之書云存者在也。聖人存在而不敢非斥之，故但云存而不論也。題云非其逕庭去聲之語，舉其大槩云者。莊子《逍遙

遊》云：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逕庭者，過差也。大槩者，大綱也。言此上諸說，皆方外之談，其不近人情者宜矣。非其過差之言，舉其大綱而已。故題云六合之外事，故略而不論也。非其逕庭之語，蓋舉其大槩云。題曰：老子母感大流星而有娠，應見於李氏，降生於商室，於商十八王陽甲之十七年，歲在庚申，寄胎託娠，而經八十一年，極太陽九九之數。其母常逍遙於李之下而生老子。老子生而皓首，故能言。因指李曰：此吾姓也。又云父姓李，名無果。或云靈飛。母尹氏，名益壽。當商二十二王武丁之九年，歲在庚辰，二月十五日卯時生也。疏曰：此第三門明老子感孕託胎降生時代年月日時之據也。即此門中，復分為二節消釋。其一明感孕託胎朝代歲時。其二明得姓之由及降生時代歲月也。一明感孕託胎朝代歲時者，題曰老子母感大流星而有娠，應現於李氏者。按《廣

聖義》所引《元君內傳》云：夫老君在天為衆聖之尊，先億劫而行教，以無為常存之道，化為天人，生於億劫之前，為萬聖之君長，故元始天尊、玉晨道君賜其真號曰太上老君，在於五太之前歷劫以來有此號矣。雖代代應現為帝王師，而未有降世誕生之迹，乃於九清之上，命玄妙玉女降於人間，為天水尹氏之女，嫁李靈飛為妻，老君乘日精駕九龍車，化為五色流珠，或云流星，下入玄妙玉女口中而寄胎託孕，歷八十一年矣。又按《廣聖義》云：寄胎慧者，老君愍時凋弊，乃欲隱聖同凡，反神降生，以救於世，遂於殷第十八王陽甲之十七年庚申歲，託孕於玄妙玉女。就此門中分為五別。一者大道應化，託孕人間，乘日精為五色之象，以明太陽之德。二者乘九龍之車，凝結變化五色玄黃，下入玄妙玉女口中，又明九龍陽精之華也。三者處胎寄慧，與俗不同，八十一年，極太陽九九之數，然後乃生。

四者玄妙玉女感孕之後，容貌益少，神氣安閑，八十一年，悅豫無比，此聖人降迹之異也。五者聖母所居之室，四時和暢，六氣調平，冬無凝寒，夏無煩燠，祥光照室，靈風滿庭，衆惡不侵，萬靈潛衛，故八十一年不覺為久，此明大聖感孕託胎與常人不同也。此為太上感孕託胎朝代歲時之所據也。故題云老子母感大流星而有孕，應現於李氏者也。其二明得姓之由及降生時代歲月之所據也者。題曰：其聖母常逍遙於李之下而生老子。老子生而皓首，故能言。因指李曰：此吾姓也者。夫聃聖當殷王之代，憫時凋弊，欲降聖同凡，反神示迹，乃暫假胞胎而孕育，大彰神變以救於世，故託迹父母而降生焉。按本紀云父姓李，名無果，一名靈飛，一名虔會。母曰尹氏，名益壽。當殷二十二王武丁之九年二月十五日時，聖母適逍遙於李樹之下，剖左腋而生老子。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樹曰：此吾姓也。

又以手指上下，曰天上天下，唯吾獨尊。世間之苦，何足樂聞。我當開揚道法，普度一切動植衆生，周徧十方，下及幽牢，應度未度，咸悉度之。已而千真萬聖徧滿空際，悉來衛護，致感空中聖賢，共讚十號云：一曰太上老君。二曰圓神智。三曰無上尊。四曰帝王師。五曰大丈夫。六曰大仙尊。七曰天人父。八曰無為上人。九曰大慈仁者。十曰真元教主。此諸聖真空中所讚之十號也。俄而又感九龍吐水，以浴聖姿，吐水之地，因成九井，今亳州太清宮，號九龍井，至今存焉。此亦出《化胡經》所說。夫大聖降世，異迹其有如此。原夫老君李氏之姓，其說甚多。且按大唐天潢玉牒云：夫聖祖其先本顓頊之後。顓頊生大業。大業生媧音瓜。媧娶有喬氏之女，感月光貫昴，而生咎繇，咎音臬。繇音姚。生伯翳。伯翳生理徵，伯翳之後代為士師，至理徵避桀之亂，遁居伊侯之墟，因食李實，改理為李氏。此言咎

繇之後，以理獄為功，遂以理為姓。

其後子孫或為里氏。至伊侯之墟避難，遂改里為李氏。理徵生利貞，當殷湯之時也。利貞生昌祖，昌祖仕陳為大夫，因居苦縣。昌祖生明，明為陳相，葬瀨鄉之北立廟，因有相城。明生慶賓，慶賓生靈飛，一名虔會，慶賓、靈飛皆白日昇天矣。前云指樹為姓，因姓李氏。以此考之，或姓理，或姓里，或姓李，音聲雖同，其字則異也。此隨時變易不足取也。

唯指樹為姓，杜天師以為當矣。隋薛道衡《老君碑》云：感日載誕，莫測受氣之由，指樹為姓，未詳吹律之本。以此論之，指樹為姓似為允當。其次論降生時代歲月者。按《廣聖義》云：夫老君乃至道之祖，元化之宗，長於上古，而不為先，生於末代，而不為後，況億劫之前，即弘道化，豈復胞胎誕育而謂之生邪。今言降生者，蓋表迹人間，示有始也。誕形聖母，示有生也。母事元君，示有尊也。今按諸經誥前後降生，略有三

度。

第一降生者，以上和七年庚寅之歲九月三日甲子生於北玄女國天罡靈鏡山李谷之間。聖母曰玄虛之母。當生之時，三日出於東方，九龍吐水以浴其形，因李谷而為姓名，曰玄元，字子光，乃高上之胄，玉皇之胤，位為長生大主太平正真太一君金闕後聖九玄帝君。今詳考其時，亦是劫運之前，朱靈上和，前劫之年號也。

第二降生者，以殷之二十二王武丁九年庚辰歲二月十五日卯時生也。聖母曰玄妙玉女，乃上帝之師，後位為太一元君。今詳此說，即是亳州降生之年月也。即今之衛真縣太清宮，寔降生之地也。據皇甫士安長曆所證甲子。葛仙公云太歲丁卯，下為周師，此即紂元年丁未，二十一年丁卯，老君居岐山之陽，為周西伯之師，號變邑子，自殷武丁九年庚辰至紂二十一年丁卯，凡一百八年。又至昭王二十五年癸丑，出函谷關，

又一百七年。上自殷武丁九年，下及周昭王二十五年，通計二百一十五年。是故司馬遷稱曰在世二百餘年，時人號為隱君子是也。或者妄云周平、定、幽、厲之世，老君降生，此皆曲說，信為謬矣。何則？若是平、定、幽、厲時生，即不得與文王、武王相見，亦不得與尹真人於函谷關相會，傳授《道德經》也，足知非平、定之世降生也明矣。

第三降生者，按《猶龍傳》引《混元本紀》云：太上以周昭王甲寅年昇天。甲寅年即二十六年也，不著昇天月日。後見西蜀張渠之注《北斗經》云：太上於周昭王二十六年甲寅四月二十八日為昇天之日。後至乙卯年分身潛降於西蜀錦江之濱，託孕於大官之家。至昭王二十九年丁巳，尹喜至蜀，本無青羊肆，太上在太微時先勅青帝之青童降於蜀都，化為青羊，尹君見人牽之，忽然而悟曰：既有青羊，復在其肆，太上所約，此當是也。因問牽羊者曰：此羊者孰氏之家耶。答曰：我家夫人

誕一子而白首，啼聲不止，投於水火，皆不能害，有一道者言：得青羊乳與之，則其啼自止。故市此羊也。喜囑曰：為我白夫人之子，但云關令尹喜至矣。於是依其言而白之，兒聞喜至即從懷抱振衣而起，曰令喜來前。喜既入，太上忽長丈餘身，作金色，項負圓光，建七耀之冠，披九色之帔，舉家見之，皆惶懼無地。太上曰：吾以太微為宅，真一為身，太和降粹，耀魄為人，主客相因，寓迹於此，何乃怪也。喜乃稽首再拜而言曰：茲謂慶會復奉天顏，未審慈尊出無入有，起居安否。老君怡然而告曰：與子別後，何得何喪，汝存道守一，還有益邪。喜曰：自奉祕要，羸得其妙，濟度之恩，過於天地。老君曰：吾昔留子以居世，清齋千日，故待子於此。今子保形鍊氣，已造冥妙，而心結紫絡，面有圓明，金名表於真圖，玉札係於紫房，烝叅太微，解形合真矣。言訖三界聖真千乘萬騎浮空而至，因授喜紫

芙蓉冠，飛青羽裙，丹襪綠袖，交帶霓裳，羅紋黃綬，拜為文始先生，賜任無上真人，從此乃得叅侍龍車，遠遊天上地下焉云云。

太上昇座，為母說《元陽經》，今在成都西南數百步。中和二年獲靈塼之所詔，建青羊宮是也。斯即第三度降生之時矣。三次降生，以為定議。今此開題中所引即是第二亳州降生之時也。

題曰：老子身長八尺八寸，黃色，美眉，廣額，聃耳，大目，踈齒，方口，厚唇，額有三五達理，日角月玄，鼻有雙骨，耳有三漏，足蹈二午，手握十文，蓋稟氣至清，而受形特異，生於楚國苦縣瀨陽鄉曲仁里渦水之陰。

疏曰：此第四門明太上降生之後，聖貌端嚴，具七十二瑞相，八十一種好，及所生之鄉國也。就此門中，復為二節。其一明太上相貌異常。其二明太上所生鄉國。一者明太上相貌異常者。題曰老子身長八尺八寸，黃色，聖容如金，故云黃色。廣額，額

額也。言其額廣闊。聃耳，耳大而垂曰聃。大目，無所不見曰大。踈齒，齒大而散曰踈。方口，口談道義曰方，非謂其形四方也。孔子亦河目海口，皆聖人之異相也。厚唇，唇脂敦實曰厚。額有三五達理，理，文也。謂額間似有三五之字通達之文也。日角月玄，謂兩額間似有日月之形，如日月之在天，無有遠近幽深，無所不照，非實有此日月也。又面如滿月也。玄妙也，言聖容玄妙美好也。鼻有雙骨，言有三竅也。耳有三漏，亦有三竅也。足蹈二午，言足下有二午之文也。手握十文。言兩手各有十字之文，亦如大禹左手有水字，右手有台字，合為治字，此聖人之異相也。蓋稟氣至清，受形特異也。且夫自古聖人，皆有異相，況我太上有大聖之德，具七十二瑞相，八十一種好，其天相端嚴，聖容特異，不能徧舉，又豈止此數端而已哉。其二明太上所居鄉國者。題曰太上生於楚國苦縣瀨陽鄉曲仁里渦水之陰。按大唐天潢玉牒云：聖祖其先昌祖，仕陳為大夫，因居苦縣。昌祖生明，明為陳相，葬瀨陽鄉之北，因立廟焉。今云楚國者，或疑郢州，即古之楚國

也。苦縣乃其隸屬焉。又今亳州城父縣東三十里有天靜宮，乃聖母感孕之所也。見有流星原晝寢堂存焉。城父縣亦古之楚國也。詳夫太上受孕於城父天靜宮，降生於苦縣太清宮，苦縣即古之邑名也。漢魏以來，名谷陽縣，至有唐乾封元年，改為真源縣，中和二年，升為赤縣，至宋真宗朝改為衛真縣，即今之衛真縣瀨陽鄉谷陽鎮太清宮是其地也。渦水之陰者，即今之太清宮在渦河之右，故云陰也。陰亦作濱。此太上所居之鄉國也。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開題科文疏卷之二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開題科文疏卷之三

太霞老人薛致玄述

題曰：至紂二十一年丁卯歲，居岐山之陽，西伯聞之，詔為守藏史。武王克商，轉為柱下史，歷成康之世，潛默卑秩。居周久之，見周之衰，因而退官。至昭王二十五年癸丑歲五月二十九日壬午，乃乘青牛薄輦車，徐甲為御，而遂去周。

疏曰：此第五門明隱聖同凡，潛居卑秩，以佐時主，及去周之年代也。就此門中，又分為二。其一明潛居卑秩。其二明去周年代。一曰潛居卑秩者，題曰紂二十一年云云至因而退官。夫岐山者，即今之鳳翔府岐山縣是也。乃昔日文王為西伯時所居之國也。伯者，五等之爵也。當紂之末年，文王守岐山，為西方之伯，有聖德焉。人心歸服者衆，故《魯語》孔子云：周之德其可謂至德

也已矣。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當是時也，老子居岐山之陽，號變邑子，以觀西伯之化。西伯聞之，徵為守藏史。作《赤精經》教以仁信之道。西伯行之，禮賢好義，鳳集于岐山。《禮記》云：周之興也，鸞音嶽。鸞音濯。鳴于岐陽，遂以岐山為縣之名，鳳翔為府之號。鳳翔城之北一十八里，有老子故居之處，至有唐建啓聖宮。武王克殷，老子號育成子，作《璇璣經》，武王師之而有天下。成王時號經成子。康王時號郭叔子。老子仍為柱下史。至昭王時，太上見周道將衰，因而退官焉。自文王至昭王，皆在于周，猶為史官，故曰居周久之，潛默卑秩，以佐時主也。其二明去周年代者。題曰：至昭王二十五年癸丑歲五月二十九日壬午，乘青牛薄輦車，徐甲為御，而遂去周者。此去周之年代也。薄輦者，輕車之名也。徐甲者，御太上之車者也。姓徐，名甲。老君謂曰：吾欲往西海大秦、罽賓、天竺、

安息諸國。今汝御車，與汝雇直日百錢。候諸國還，以金頓償之何如。甲如其言，御車由函谷而至終南山下。老君欲試之，乃令牧青牛於野，以吉祥草化為一女子，姿容絕整。行及牧牛之所，輒戲以言。甲惑之。以老君遠適流沙，必無返期，遂廢約。矯詞詣關令，執牒訟老君索雇金也。老君曰：汝隨吾已二百餘歲，當還汝七百二十萬錢，且汝昔已命盡，吾以太玄生符投之，即再活汝，奚不念此，汝還我符，則我償汝金。言訖符自口中飛出，至老君前，文篆如新。甲復化為枯骨矣。關令憫甲違心復死，仍欲觀老君起死之術，遂稽首懇告于前曰：甲之雇直，喜輒代還，願大聖哀矜，赦其罪戾，賜以更生，則幸矣。老君納關令之言，即再以符投枯骨中，則復如故。老君曰：吾不責汝，汝負本約而道自去，汝故死爾。遂給雇直欲遣之。甲伏地搏頰曰：已沐聖慈，曲赦罪戾，令此枯骨，復見光明，刻骨銘心，

願從雲駕。太上竟弗許，終隨之。此太上去周之年代，乃徐甲御車因由也。

題曰：關令尹喜，周大夫也。姓尹，名喜，字公陽，著書九篇，說道德之事，善內學星象服精華，謂日精月華也。隱德行仁，時人莫知也。又曰：喜母晝寢，夢天降電光流繞其身，咽之而後生喜。喜生，有雙光若日，飛遊其側，目有日精，姿形長美，雅好典墳，善天文秘緯，仰觀俯察，莫不洞徹，雖鬼神之變，無以匿其情，而大度恢傑，不修俗禮，慈儉博愛，損身濟物，入為東宮賓友，出補函谷關令，每望霄漢，而有昇虛之思。老子未至關時，喜登樓四望，見東方有紫雲西邁，知有真人當過京邑，乃戒嚴門吏，掃路焚香，以俟應兆。

疏曰：此第六門明尹喜真人本傳，乃瞻氣望星，知有聖人度關之兆也。其真人本傳之行事，太上度關之應兆，開題已詳，不假消釋。

題曰：至七月十二日甲子到關，喜擎跽曲拳，邀老子就舍，進巾櫛盥漱，齋

戒問道。至于十二月二十五日，退官託疾，二十八日，授道德二篇。喜叩頭請隨老子西徂流沙。老子曰：汝未得道，惡能隨吾遠適流沙乎。夫流沙異域，獷俗難化，而何術可禦邪。唯生道入腹，神明皆存，而能除垢止念，靜心守一，千日清齋，鍊形入妙，而後可尋吾於蜀都青羊之肆，其若之何。喜唯唯而謝。老子忽然騰空，冉冉昇乎太微。喜候光景斯散，影響蕭寂，樓居清齋，屏絕童隸，誦經三年，精思千日，心凝形釋，骨肉都融，已而窮數達變之微，因形移易之妙，無不盡之矣。於是捐家棄館，超然高蹈，既往青羊之肆，乃會老子。老子命喜為文始先生，而俱遊乎流沙之域。

疏曰：此第七門明太上度關傳經歲月，及再約尹真人於青羊肆相會之事。就此門中又分為二。其一明度關傳經時日。其二明再約青羊肆相會。一曰明度關傳經時日者。題云七月十二日甲子，老子到關，喜擎跽曲拳者。《莊子·人間世》

云：顏回曰：擊跽曲拳，人臣之禮也。擊，叉手也，跽，跪膝也，曲拳，折腰也。授道德二篇者。按《尹喜內傳》云：真人本為周康王大夫，善瞻天象，遂於所居之宅，結草為樓，即今終南山下號樓觀者是也。每登樓瞻望，見有紫氣浮關，融風三至，天理星西行，乃知有聖人度關。至昭王時，請出為函谷關令，掃路焚香，以俟應兆，乃戒嚴門吏孫景等曰：若有車服異常，形容殊俗者，勿聽度關，急來為報。至昭王二十五年癸丑七月十二日甲子，老君駕青牛之車，徐甲為御，無極先生、鬼谷先生、太極先生從焉，到關求度。門吏孫景曰：明府有教，願翁少留。於是入白關令曰：有一老翁，皓首聃耳，乘青牛薄傘車從東而來求度。喜曰：聖人來矣，我當見之。即加朝服出迎，具弟子禮，而邀之曰：願聖人暫留神駕。老君謝曰：吾貧賤老翁，家在關東，田在關西，今暫往取薪，何故見留，幸相聽度，吾無所取

勞，子懇倒若斯，有悞展敬爾。老君如此謙辭，此一試也。喜復稽首曰：竊謂非往西莊，願暫留神駕。老君又曰：吾開道竺乾，有古先生善入無為，不終不始，永劫綿綿，是以昇就道經歷關，子何妄留邪？此二試也。喜曰：今睹聖人真姿超絕，乃天上至尊，何邊夷之可往觀乎。願不託言，少垂哀憫。老君曰：子以何所見而知之？喜曰：去冬十月，天理星西行過昴，今又自秋朔，融風三至，加之東南紫氣狀如龍蛇而西度，此真人度關之驗也。喜少好天文秘緯，凡仰觀俯察，未嘗不驗也。昨乾象如此，故知當有聖人度關。自爾以來，夙夜思存，未嘗暫懈。今似有道緣，果遇神駕，願垂慈誨，開濟沈冥。老君以三試皆過，乃怡然含笑曰：吾知子與道有緣，故來相試。且子既知吾，吾亦知子矣。如此反覆再三，然後聽喜所請。故四皓云：觀老君與尹生，豈不冥悟先機耶。然而執此謙辭者，欲教世

人授受之禮爾。於是邀老君就舍設座，行弟子禮，北面而事焉。老君曰：汝欲與世傳洪大道乎？喜曰：大聖將隱，乞為喜著書。於是遂授《道》、《德》二篇焉。按《廣聖義》云：據周昭王二十五年癸丑七月十二日甲子為老君過關之年月也。何則？喜為康王大夫，至昭王時為函谷關令，即得與老君相見也。若據臧玄靜云：幽王時，西出隴關，即與此過函谷關年月不同矣。況幽王元年庚申，十一年庚午，年內又無癸丑，此為悞矣。又文如海云：成王二十二年癸丑度關。此又在尹喜之前，即與太上不得相見也，亦為悞矣。又云：平王四十三年癸丑度關，此又在尹喜之後，年代懸遠不同，皆為悞耳。今詳按古今，以昭王二十五年癸丑七月十二日甲子度關為定，年代相合，可無疑焉。過關日月已具于前。夫說經時日者，按《廣聖義》所引《葛仙翁內傳》云：黃帝時，老君號廣成子，居空同山，為帝

說《道》、《德》二經及五茹之法，應號五聖圖。又《老君內傳》云：老君帝舜時號尹壽子，居于河陽，為帝說《道德經》，教以孝悌無為之道。帝行之，退身讓物，尊道貴德，所以舉十六族，謂八元八凱也。竄四凶，明四目，達四聰，外撫百姓，內親九族，天下之人從而化之。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諸家所說，皆言周昭王二十五年癸丑歲七月十二日甲子度關，至當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尹喜託疾退官，至當月二十八日受《道》、《德》二篇焉。《史記列傳》云：老子為尹喜著書五千餘言。又王子年《拾遺記》云：老子當周時，居景室山，常與五老人談天地造化之事，著書十萬餘言，其後刪其繁蕪，作五千言矣。今按河上公授漢文帝上下二經章句序云：謂帝曰：余注是經以來，已一千七百餘年矣。凡傳三人，連子四矣，勿示非其人。足明此經非特為尹真人所說也，亦非景室山中所著也。又按《列子》引

《黃帝書》谷神不死一章，則黃帝時，老君號廣成子，為帝說此《道》、《德》二篇，所以黃帝著書，全引此一章為證。昔冲虛真人為諸弟子說天瑞之時，據於黃帝書中所見，即稱為《黃帝書》也。亦如莊、列書中引用老聃、孔子為證者甚多，故後人凡有著述復引用莊、列為證者，亦不少矣。但云莊子云，列子云，不曰老聃云，孔子云也，亦同矣。又按傳經年代推之，若是周昭王時，特為尹喜著書為始，至漢文帝時，未及千年，則河上公不得云余注是經以來，已一千七百有餘年矣。凡傳三人連子四矣。以此考之，年數不同，足明此經當黃帝時為初傳，帝舜時為再傳，尹喜時為第三傳，漢文帝時為第四傳也。故云凡傳三人連子四矣。竊疑一千七百餘年，當為二千三百餘年矣。何哉？自黃帝歷顓頊、高辛、唐虞之世，大約三百八十五年，又自舜歷三代經秦至漢孝文帝元年，計二千一年。上自黃帝，下及漢文帝，通

計二千三百八十六年矣。竊原葛仙翁修撰《河上公二經章句序》以來，迄今歲月既遠，當是此二千字，後人誤寫作一千字，三百字誤作七千字，或開板時刊鏤之誤也。且夫黃帝迄舜之世，大約三百八十五年，舜壽一百歲，在位三十九年，禪位於禹。自禹至桀，子孫相承一十七代，四百三十二年，為湯所伐。自湯至紂，子孫相繼三十一代，六百二十九年，為周所滅。周自武王及赧王，子孫相承三十七代八百六十七年，為秦所并。秦昭襄王四十九年丁未滅周，自始皇終子嬰，共四十五年，為漢所伐。漢高祖、呂后、惠帝至文帝元年相繼二十八年。上自黃帝，下及漢文帝，都計二千三百餘年，亦已明矣。又疑注字，亦宜著作字。何哉？夫注者箋注義，著者顯著義，又著者作也。竊謂當黃帝、堯、舜時，皆是聖人創作救世法度之書，亦未有箋注疏解之理，是故宜云余著是經以來已二千三百餘年矣。猶言自黃帝顯

著此經為始，後至舜及喜與文帝時止，是傳授而已。故云凡傳三人連子四矣。藻鑑之士，宜詳之焉。故科云明太上傳經之時日者，以此也。

其二明太上與尹喜傳經之後，再約蜀郡青羊肆相會者。題曰：喜叩頭請隨老君西徂流沙，老君曰：子未得道，惡能隨吾遠適流沙乎。夫流沙異域，曠俗難化，曠，頑愚貌。而何術可禦邪？唯生道入腹，神明皆存，而能除垢止念，靜心守一，千日清齋，鍊形入妙，而後可尋吾於蜀郡青羊之肆，其若之何。喜唯唯而謝。老君傳經已畢，乃忽然冉冉升乎太微。太微者，天象有紫微垣、天市垣、太微垣也。紫微垣者，北極大帝之所居也。天市垣者，南極大帝之所居也。太微垣者，天皇大帝之所居也。《廣聖義》云：老君在星為天皇帝，故云升乎太微也。《西昇經》云：老君說經既畢，忽焉不見，斯須宮室光燄五色玄黃，喜出中庭叩頭曰：願神人復一見，授以一要得一以守元，即仰視睹懸身空中，去地數十丈，其狀金人，存亡恍惚，老少無常，曰：吾重誠爾，爾其守焉。除垢止念，靜心守一，衆垢除，萬事畢，吾道之要。誠竟即隱。喜

候光景斯散，影響蕭寂，乃樓居清齋，屏絕童隸，誦經三年，精思千日，心凝形釋，骨肉都融。心凝形釋，骨肉都融者，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學乘風之道，至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為我友，內外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乾殼，竟不知風乘我耶，我乘風乎。凝，定也。釋，廢也。融，和也。言內則心神凝定，外則百骸九竅混然而為一也。《列子》又云：心死形廢。故云心凝形釋，骨肉都融，言尹真人亦至於如此之妙用者也。已而窮數達變之微，因形移易之妙，無不盡之矣。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沖虛經》周穆王篇云：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之辭也。尹文先生謂老成子曰：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注云窮二儀之數，握陰陽之紀者，陶運萬形，不覺其難也，亦猶真人得太上傳道之後，乃能窮天地萬物之數，達陰陽造化之變，以至分形散影之術，隱顯變通之妙，無不盡之矣。於是捐家棄館，超然高蹈，既往青羊之肆，乃會老子。老子命喜為文始先生，而俱遊乎流沙之城。爾夫青羊肆者，乃太上第三度降生之所也，已具降生門中消釋。

既與真人再會，乃隨從雲駕上遊諸天，下歷流沙八十一國，開化於西極也。

題曰：或曰昭王時出關，化導西胡，至幽王時，復還中夏。幽王乃周之第十一十三王也。《廣聖義》稱平王時復來中夏，平王乃第一十四王之時也。故孔子適周，嚴事於老子，而問乎禮。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爾。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六水切。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者，若是而已矣。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網，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疏曰：此第八門明太上當周幽王時復還中夏，故孔子適周，得以問禮，而嘆其猶龍焉。昔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

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吾將問焉。於是孔子適周，問禮於老聃，因語以仁義。老聃曰：夫烏不日黔而黑，鵠不日浴而白，黑白之朴不足以為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為廣，夫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啣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今子之所言，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爾。及孔子將去周，老聃曰：吾聞諸富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乎。凡當世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之非也。博辯閎達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也。為人臣者，無以有己，為人子者，無以惡己，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蓬累者，簞笠也。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也。吾所以告子者，若是而已。孔子歸，三日不談。弟子怪而問之，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與汝處于魯之時，有人用意浩如飛鴻

者，吾飾意以為弓弩而射之，未嘗不及而加之也。有人用意悠然如游鹿者，吾飾意以為走狗而逐之，未嘗不及而頓之也。有人用意若井魚之沒於九重之淵者，吾飾意以為鈎繳音酌。而投之，未嘗不得而制之也。及吾見龍，則不能知也。夫龍者，合則成體，散則成章，乘乎雲氣，養乎陰陽，游乎太清，吾不能逐也。今吾見老聃，其猶龍乎。使吾口張而不能嚼音脅，舌出而不能縮，形窮神錯，而不知所居，吾又何規老聃哉。彼開題引《史記》列傳而伸之，彼言其略，此論其詳也。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開題科文疏卷之三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開題科 文疏卷之四

太霞老人薛致玄述

題曰：時天下暗，王道衰，故再出關。或曰老萊子，或曰太史儋都甘切。或曰百有六十餘歲，或云二百餘齡，以其修道而養壽也。或曰受道於容成，問道於常樅，世莫知其然否，皆謂之隱君子也。

疏曰：此第九門明太上知周道衰，故再出關，變名易號，晦迹師凡，壽數短長，莫有知者。時人號隱君子焉。當幽、厲之世，天下昏暗，周道衰微。是故太上變名易號，以自韜晦，或號老萊子，或號太史儋，一說云老萊子，年七十餘，尚有母在堂，每服斑斕之衣以事其親，或佯自顛仆，輒效嬰兒啼，以悅樂於親，其至孝也如此。太史儋，當幽、厲之時，世為史官，皆老子之隱號也。或云受道於容成。《列子》云：唯黃帝與

容成子居崆峒之上，同齋三月云云，是知容成者，當黃帝時人也。或云問道於常樅。常樅者，不知何代人，亦未詳所據，蓋當時有道者也。夫太上者，乃大道之祖，萬法之宗，或為萬天主，或為百王師，豈復待師友而後知邪。蓋謂道不可無師尊，教不可無宗主，故假託師資以明其傳授之法也，皆寓言爾。亦如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意同。或云百有六十餘歲，或云二百餘齡，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見周道衰，故再出關，或隱或顯，世莫知其然否，時人謂之隱君子也。故《史記老子傳》云：老子或隱或顯，在世二百餘年，西入流沙，不知其所終，蓋隱君子也。夫君者，有道之美稱。子者，有德之嘉號。又古人稱師曰子。凡為人之師，有道有德，故稱君子。是知君子者乃君師之稱也。《禮記》云：夫為學者，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為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

君。為君為師，其德光大，故謂之君子。又解云：有道有德，雖在衆庶之中，為人所敬，亦謂之君子。寡道鮮德，雖居高位之上，為人憎惡，亦謂之小人。故道比於君，德比於師，然後為之君子。凡世之人理猶若此，況玄元皇帝太上老君，為道德之宗主，作帝王之師範，號曰君子，不亦宜乎。以其潛龍卑秩，出處莫測，故謂之隱君子也。

題曰：老子之子名宗。宗仕魏為將軍，有功封於段干。宗之子注，注之子宮，宮之遠孫假，假仕於漢孝文皇帝，而假之子解，解為膠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齊。卬者，膠西王之名也。

疏曰：此第十門明太上懷道抱德，隱聖同凡，世系綿長，子子孫孫，祭祀不輟也。其事題文已明，別無意義，不必詳解。

題曰：夫有天地則有道術，道術之士何時暫乏。自伏犧以來，至於三代，顯明道士，世世有之。論之老子，本亦人靈，蓋得道之尤精者也。時俗見其久

壽，又生而皓首，故曰老子。亦曰老者尊稱也，子者通號也。

疏曰：此第十一門明太上乃得道之靈，受老子之號也。原夫天地開闢之始，人心純一，道朴未散，雖道術之名未彰，而道術之理已流布於人間矣。至伏犧之後，書契始興，漸有法度，道術之士，由是顯名。爰自三皇五帝以來，三王五霸而下，我太上代代為師，以教時君，創制法度，利於後世，故有方術之號，世不乏人，故題云顯名道士，世世有之也。唯吾太上，本亦人靈，得道之尤精者也。世人見其久壽而常現老容，故號老子。按《廣聖義》云：夫老子者，乃瓊胎寄慧八十一年，誕聖之辰，生而皓首，聖母為之立號，以示世人。就此門中分為五別。一者聖人降迹，與俗不同，聖母為之立號，欲謂之老，又是初生，欲謂之子，又復白首，兩字兼稱，故號老子。

二者明道與俗反，夫老者長年之稱，子者幼稚之號，世人先幼而後老，太

上先老而後幼，欲明攝迹歸本也。三者言老者考也，以考校衆聖為名。子者孳也，以孳生萬物為義。所以老君為萬物之父母，衆聖之宗師，故有考校孳生之名，以為老子之號。四者聖人垂名，反終歸始。老者終也。子者始也。世人先始而後終，老君先終而後始，欲令世人修道反老還嬰，故號曰老子。五者委迹和光以循於世。老者以生而白首，故曰老也。子者男子之通稱。亦如孔子、孟子、莊子、列子，以姓為號。老子、鶡冠子、抱朴子、淮南子，因事為號。序訣云：老子之號，始於無數之劫，杳杳冥冥，渺邈久遠矣。斯乃不以降生老而為號也。蓋以長於億劫之前，故以老為號爾。夫以託神聖母，剖左腋而生，生即皓然，號曰老子。老子之號，因玄而出，在天地之先，無衰老之期，故曰老子。此序訣之所證也。今詳考諸說，既不因生而立號，即是老君億劫垂教，應代表形，常現老容，故有老

子之號爾。老子之號起於此時，老君之號先於億劫之前，非此一時也。又云老君將顯明大教，布化萬方，乃曰道不可無師尊，教不可無宗主，乃師事太上玉宸大道君焉。道君即元始天尊弟子也。道君乃審道之本，洞道之元，生於億劫之前，為道炁之祖也。故曰大道君。元始天尊者，為億萬天之主，億萬天之君，最生浩劫之前，為道炁之根本也。元始天尊、太上道君，以老君天上天下，應化無窮，先億劫而化生，後億劫而長存，天天宗奉，帝帝師承，故賜其真號曰太上老君。三聖相師，乃為垂教尊卑之本矣。夫太者，大之極。上者，高之極。老者，壽之極。君者，尊之極。言吾太上老君，至大至高至壽至尊，在五太之先，全四極之理，故號曰太上老君。老君之號起於此矣。又曰太上者，按《廣聖義》云：所言太上者，乃統教之尊名，證聖之極果也。又解曰：太者，大也，無大於太。上者，高也，無高於上。

乃修因證果極位之稱也。亦如世人修行，自凡而得道，自道而得仙，自仙而得真，自真而得聖，聖之極位，升為太上。太上者，六通萬德無不畢備，紹法王位，統臨萬聖，即得居此尊極之名。如世間皇帝，代代紹位之後，皆得稱為太上皇，亦猶此也。自元始天尊之後，即有太上大道君，太上老君，太上丈人，與太上高皇帝，雖兼有此尊極之名，而不行教也。夫為萬天之主，萬教之宗者，唯我太上大道君、太上老君爾。所以於三洞四輔，乃至群經，皆得著太上二字，以冠其首，故曰太上者，乃統教之尊名，證聖之極果也。夫老子、老君、太上之號，略解于前。若夫太上應法垂號，歷世表名，洄沙之數，無有窮盡。何者？按《西昇經》云：上世始以來，所更如塵沙，動則有載劫，自惟甚苦辛是也。又《猶龍傳》云：夫老君者，挺生空洞，變化自然，智慧無窮，聖德周備，形既莫測，號亦無窮，在天為萬天之主，在

聖為萬聖之君，在仙為萬仙之總，在真為萬真之先，在星為天皇帝，在教為太上老君，或垂千二百號，或顯百八十名，或為無為父，或為萬物母，與大道而輪化，為天地之根源，浩浩蕩蕩，不可得而名也。故碧虛題云：論老子之號，言其略也。今按諸經，廣而伸之，言其詳也。太上之德，豈不大哉。

題曰：夫人受命，自有通神達見者。稟氣與常人不同，應為道主。故能為天神所濟，衆仙所從，是以所出度世之法，若九丹八石，玉醴金液，存真守元，思神歷藏，行氣鍊形，消災辟惡，治鬼養性，絕穀變化，厭固教戒，役使鬼魅，皆老子常所經歷救世之術，非至至者也。已而治家治世，皆大道之士，敕雅切。直側雅切，聖人之餘事也。

疏曰：此第十二門明太上具神通力，應為道主，垂世立教，千方萬法，以救於人也。就此門中，復分為二。其一論具神通力，應為道主。其二明垂世立教，以救於人。一

者具神通力，應為道主者。題云夫人承命，自有通神達見者。見字，疑作變字。神者，伸也。其字從示從申，謂出而有所示，入而無所屈。示者顯然出示於人也。申者舒伸而無所窮屈也。此神之妙用也。夫人能虛靜則合道，動用則顯神。《易繫》云：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是知神者，倏有忽無，推移變化，幽隱而不可測度者也。故我太上老君為萬道之宗，衆教之祖，自有通神達變之妙，以為大道之主，固非常人所能及也。遂感天地神祇，無不贊仰，千真萬聖，無不歸依者，不亦宜乎。故曰：具神通力，應為道主者，良以此歟。其二垂世立教，以救於人者，題曰：是以所出度世之法，若九丹八石。九丹者：一曰丹華，二曰神符，三曰神丹，四曰還丹，五曰餌丹，六曰鍊丹，七曰柔丹，八曰伏丹，九曰寒丹。八石者：一曰玄精石，二曰雲母石，三曰花藥石，四曰爐泔石，五曰寒水

石，六曰陽起石，七曰赤石脂，八曰白石膏。又按《抱朴子》：八石者，丹砂、雄黃、雌黃、石留黃、曾青、礬石、磁石、戎鹽。此九丹八石者，各有礬鍊之法。玉醴金液，《藏典》有消玉為醴、鎔金作液之法。存真守元，思神歷藏，行氣鍊形，《藏典》有存三守一，行氣思神，內以鍊藏，外以鍊形，皆修行之法。消災辟惡，《科典》有祈禱之法。治鬼符籙有驅治考召之法。養性，經教有守靜澄心調習之法。絕穀《經論》有服氣、服丹、服水、服符休糧之法。變化，《洞經》有分形散影，升騰變化之法。厭固洞神教中有禳祀之法。教戒，正一部中有屏絕世務禁忌之法。役使鬼魅。《法籙》有役使鬼神之法。如上諸法，皆我碧虛真人略言之，有此數種，至於千方萬法，不可徧舉，是皆太上常所經歷救世之術，非至至者也。已而治家治國，以至於天下，皆大道之士，直，聖人之餘事也。此《莊子讓王篇》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土苴以治天下。緒餘者，譬如縲絲先須抽緒而後見絲，絲譬則真也，緒譬則麤也，緒猶不真，況其

餘者乎。又如擇菜者，菜其真也。土苴為糞壤，黃苴不精粹之物也。以上諸法，皆隨機設教救世淺末之方，故碧虛以為非至至而皆大道之土苴，聖人之餘事也，不亦宜乎。至至者，道之真以治身者是也。

題曰：老子恬然無為，專以長生為務，故在周雖久而名位不遷者，蓋欲和光同塵，內實自然，所以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稱微妙難識，而道成乃去，是所謂博大真人也。

疏曰：此第十三門明太上以恬淡無為，守之於內，和光同塵，應之於外，是所謂博大真人也。題曰老子恬淡無為，專以長生為務者。《南華經刻意篇》云：夫恬淡寂寞，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道德之質也。故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淡矣。平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此長生之道也。故碧虛稱太上恬淡無為，專以長生為務者，以此。次云在周雖久，而名位不遷者。夫老君自文、武歷

成、康，及昭王時出關，至幽、厲、平、定之世，前後數百年，止不過藏史、柱史、太史之職而已。故云在周雖久，而名位不遷也。蓋欲和光同塵，應之於外，虛無自然，實之於內，如有世務，因其所感，不得已而應之，抑又守無為之道，順變化之理，故云虛無因應也。《莊子刻意篇》云：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也。夫太上之道，出處語默也如此，豈常人之所能測者哉。故碧虛嘆云：其著書也稱微妙難識，道成乃去，是所謂博大真人也。經云：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莊子大宗師篇》云：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其嗜欲深者天機淺，是知真人之容，道根深遠，衆人固不識也。何則？莊子云：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一之精通，合乎天倫。天，自然也。倫，理也。既與神為一，則精智無礙，故冥乎自然之理也。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

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且常人至此猶曰真人，況我太上老君為萬道之祖，衆教之宗。故碧虛引《南華經天下篇》云：以深為根，以約為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不亦宜乎。

題曰：且老子之子孫，祭祀不輟，而升於玉京。莊子之鼓盆送妻，而入侍帝宸，皆為道之宗師者，故使後世之人，信其長生可學，非神異而學不能及也。是曰方外之教，有淳古之風焉。

疏曰：此第十四門明太上、莊子，亦有妻室子孫，然為大道之宗師者，欲使世人知長生之道，可力學而致，非神異而學不能及也。題曰：且老子之子孫，祭祀不輟，而升於玉京者。經云：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此本經第五十四章之文也。其旨已具本章中消釋。升玉京者，《度人經》云：鬱羅蕭臺，玉山

上京，上極無上，大羅玉清，渺渺劫仞，若亡若存，此三清上聖之所居也。舉大羅玉清，則上清、太清在其中可知矣。故云升於玉京也。次云莊子鼓盆送妻，而入侍帝宸者。《南華經至樂篇》云：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方箕踞，音鏹，言垂足踞傲而坐也。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夏秋冬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于巨室，以天地為室也。我嗷嗷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命，故止也。又云：入侍帝宸者，按《丹臺新錄》云：莊子升為太玄博士，乃仙職也。故云入侍帝宸。又題曰：皆為道之宗師者。將使世人信其長生之可學，非神異而學不能及也。是曰方外之

教，有淳古之風焉者。夫方內之教，論人倫之道，治世之法也。方外之教，論玄古之風，出世之法也。何則？《莊子大宗師篇》云：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為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於宜切。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游方之外者也。丘游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汝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為附贅音綴。懸疣，以死為決疝音緩。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夫方外之教，又豈止此一端而已。蓋舉其大略而言也。是故碧虛序云：論老莊雖有妻

室子孫，然卒為大道之宗師，人天之教主者，蓋由混迹人間，游心方外，力行大道之所致也。欲俾世人知長生之可學，非神異而學不能及也。故曰是為方外之教，有淳古之風焉。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開題科文疏卷之四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開題科 文疏卷之五

太霞老人薛致玄述

題曰：而歷代尊崇，廟貌不絕，至唐乾封元年，高宗詔贈老君為玄元皇帝。光宅元年，太后詔贈尹氏為先天太后，故為有唐聖祖焉。

疏曰：此第十五門明太上玄恩普被，聖德遐長，歷代尊崇，廟貌不絕，故有唐尊為聖祖焉。題曰歷代尊崇，廟貌不絕者，爰自周、秦、漢、隋及唐、宋以來，莫不朝朝尊奉，代代欽崇，飾修宮宇，源源不絕，故長安終南之樓觀，乃尹真人之故宅，太上傳經之所也。至周穆王時，賁音秘。飾官祠，訪求幽逸之人，杜沖并真人之弟尹軌，俾主領觀事，仍度道士七人，迄今八興八廢矣。又亳州太清宮者，太上降生之所也。歷代修崇，皆有碑記，故漢有蔡邕碑、邊紹碑，隋有薛道衡碑，唐碑已訛缺不完，莫

詳孰氏所撰。昔王希夷有詩云：雙闕已訛唐故事，殘碑猶有漢文章。是也。至宋有張商英碑，皆代代修崇之明驗也。又陝西鳳翔府岐山之陽有啓聖宮，當文王時，號變邑子所居之地也。又平陽府浮山縣有天聖觀，乃太上當唐高宗時，乘青鬃白驪顯化之地也。乃至蜀都之青羊宮玉局觀，秦州之柏林觀，本號啓靈宮，又有太霄宮，崆峒山之間道宮，城父縣之天靜宮，北邙山之上清宮，處處顯化，朝朝尊崇，無有窮盡，不可具陳。至有唐尊為聖祖者，當高宗乾封元年太歲丙寅二月二十八日，追上尊號曰玄元皇帝。按《廣聖義》解玄元皇帝四字云：夫玄者深也，妙也，亦云道也，天也。言至道高妙不可言詮。約妙與深，以玄為極，言深妙玄遠以明道之體也。故謂之玄。夫元者初也，本也，祖也。《爾雅》云肇祖元台俶落權輿始也。言太上老君為大道之根源，萬物之宗祖，處世出世之法，皆謂之本始，故謂之元。

夫皇者大也，謂大道也。又曰道大曰皇。《尚書序》云：三皇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故曰皇。夫帝者天也。其德配天，次於道也。又曰德大曰帝。《書序》云：五帝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道德兼稱曰皇帝。又云法道法天，謂之皇帝。故曰玄元皇帝也。至玄宗朝，又加聖祖二字，乃曰聖祖玄元皇帝焉。古者稱王不敢稱帝，稱帝不敢稱皇，所以有三皇五帝三王之優劣也。至秦始皇既以滅周一統天下，於是焚滅先代典籍，自我作古，將欲垂法後代，上採三皇之尊稱，下取五帝之美號，兩字兼稱，號曰皇帝，仍欲以皇帝之稱，自茲為始，故謂之始皇帝也。故有唐既尊太上為聖祖，仍下詔追贈為聖祖玄元皇帝焉。乃改谷陽縣為真源縣，當縣宗姓特給復一年，用伸尊祖之意也。至光宅元年，太后下詔追贈聖母尹氏尊號為先天太后，於太清宮之北一里立宮，號曰洞霄宮，左曰先天觀，右曰廣靈宮，

中曰洞霄宮，即聖母之故居也。見有遺履墳存焉。又至宋真宗朝，追上老君尊號曰太上混元上德皇帝。太上二字，已具前釋。夫混元者，言太上生於混沌之先，長於億劫之始，故曰混元也。上德者，謂太上每言功成不居，長而不宰，無德可稱，故曰上德也。皇帝二字已解于前，故曰太上混元上德皇帝。仍改真源縣為衛真縣，即今之縣名是也。故云追贈老子為太上混元上德皇帝者以此也。

題曰：昔老子著書曰《道》《德》二篇，今日老子《道德經》者，當是關尹受書之後標題云爾。

疏曰：此第十六門明後人受此二篇之後著經字之由爾。夫此《道德經》者，厥初太上傳授尹君真人止云《道》《德》二篇，殊無經字，亦無八十一章之數。夫經者，常也，言此《道》《德》二篇之義為萬世常行不易之典也。是知後人受書之後尊此二篇，故升之為經也。今詳題文所論此經

之一字，當是關尹受書之後標題云爾。亦如儒教五經《易》、《尚書》、《毛詩》、《春秋》、《禮記》之類，厥初止是逐書之本題，亦是後之學者尊師重書之禮，故升之為五經也。又如莊、列、文、亢四子，本為子書，至有唐玄宗朝，敬上玄虛，旌崇道典，故以《莊子》為《南華真經》，《列子》為《沖虛至德真經》，《文子》為《通玄真經》，《亢倉子》為《洞靈真經》，亦此義也。況我太上老君演道德之根源，為萬教之宗祖，後之學者，尊以為經，不亦可乎。又河上公分上下二經為八十一章焉。

題曰：夫道者，窅然難言，有物混成，故強名曰道。以其通生萬物，故訓曰通也。又道蹈也。況道路之道，使人佩服其言而履行之也。故道者德之欽也。有道則必有德。德，得也。內得於心，外得於物，得而不喪也，故物得以生，謂之德。有德則必全道。道德相須而不相離，故曰道德也。

疏曰：此第十七門正明道德訓釋之

義也。題云夫道窅然難言哉，有物混成，強名曰道者。窅然，深奧之義也。夫道無形無影無色無聲，非神口之所能辯，至深至奧而不可以言詮也。故莊子曰：夫道窅然難言哉者，已具本經首章詳載。又本經云道者萬物之奧。又《度人經》云是謂玄奧難可尋，詳孟子養浩然之氣曰難言也。莊子又曰：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皆此義也。故云夫道者窅然難言哉。又題曰有物混成，強名曰道者。此本經第二十五章之文也。已具本章消釋，今不復云。又題云道者通也，以通生萬物為義，故訓通也。又曰道蹈也。況道路之道，使人佩服其言而履行之也。又解曰道，導也。導，引也。所謂導迷令悟，引凡入聖之謂也。《自然經》云：導末歸本者是也。本即真性也，末即妄情也。所以導引妄情復於真性也。故曰道者導也。又《莊子庚桑楚篇》云：道者德之欽也。欽，敬也。言德之所可尊敬者，道

也。題曰有道則必有德。德，得也。內得於心，外得於物，使道在於我而不喪也。物得以生，謂之德。凡物之生，必始資於道氣，然後乃生，既生而養育之，則賴於德也。故經云：道生之，德畜之，是也。又解云：德者成也。所以濟度衆生，令成於無極之道果，故曰德。題曰有德則必全道，道德相須而不相離，故曰道德也。夫道者，德之體也。德者，道之用也。用以體立，體以用明，譬如草木之有根本、花果也。根本者，草木之體也。花果者，草木之用也。是知花之與果皆從根本中來。若非根本，則花之與果從何而生。非花果，則根本妙用何由而顯。故知花果、根本乃草木之一體也。喻如道德體用亦然。夫根本妙用幽隱，而人所不見者也。花之與果顯明，而人所見者也。然則見與不見，皆起於一體，亦如道無形色杳冥而人所不見者也。德有作用顯著，而人所見者也。然而無之與有、隱之與顯，亦一

體也明矣。按《廣聖義》云：道德一體而具二，義，一而不一，二而不一，二而不二，由一故二，一而不一，由二故一，不可言有體無體，亦不可言有用無用，蓋是無體為體，體而無體，無用為用，用而無用。尋其體也，離空離有，非陰非陽，視聽不得，搏觸莫辨。尋其用也，能權能實，可左可右，以小容大，以大容小。體既無窮，用亦莫盡，是知道德體用之義，固不可思而議之也。斯可體用兩忘，有無雙遣，方至此理也。故題文所論有德則必全道，道德相須而不相離，故曰道德也。是故司馬遷云：為陰陽者繁而致惑，為儒者博而多慮，為墨者苦而傷性，為名者華而少實，為法者酷而薄恩，唯老氏之教，稱為大道焉。清虛無為，使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為術也，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無所不宜。旨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其實易行，其辭易知，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

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故能為萬物之主。是以先黃老而後六經，獨嘆道家為清尚焉。故曰九經浩浩，不及二篇之約也。題曰：經者，常也，法也。言其理有常可法，如九經可法之義也。又經者，書之尊稱也。今言《道經》上《德經》下者，上篇之首取其道可道非常道，下篇之首取其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而題之也。後之說者，故隨文生義。言道非德，無以顯。德非道，無以明。道無為無形，故居化物之先。德有用有為，故在生物之後。道居先，故處上。德居後，故處下。又道衰而有德，德衰而有五常，是明道德為衆行之先、五常之本。故《道經》居先，《德經》次之。上下二卷，法兩儀之生育，八十一章，象太陽之極數。是以上經明道以法天，下經明德以法地，而天數奇，故上經三十七章。地數偶，故下經四十四章。然則起自先賢，且仍舊貫。疏曰：此第十八門正明經訓之義，及上下二經八十一章取法之旨。就

此門中，又分為二。其一正明經訓之義。其二明上下二經八十一章取法之旨。一曰正明經訓之義者，題曰經者，常也，法也。言其理有常可法也。如九經可法之義也。又經者，書之尊稱也。按《廣聖義》中所解，經者諸家解釋凡有四義：一由、二徑、三法、四常也。一由者，言三世天尊，十方聖衆，皆由經教證聖成真也。二徑者，言開通道理，導達衆生，為學者之津梁，登真之徑路也。三法者，言真趣玄妙，至理精微，可以為群生之楷，苦駭切模，衆聖之法式也。四常者，言妙理深遠，冥寂玄通，萬代百王，不刊之典也。具此四義，總稱為經，其或結氣成文，凝雲作篆，字方一文，八角垂芒。或玉字瓊章，龍書鳳扎，劫初降世，劫末歸天。或刊玉鑄金，竹木縑紙，流傳演化，篆隸隨時。雖麤妙不同，皆玄聖真訣，為治病之良藥，乃出世之妙門也。假使代變時移，金消石化，而我《道德真經》垂世

立教，常布於人天，萬劫長存，以為修身治世之達道，證果登真之法式，故曰經也。其二明上下二經及八十一章取法之旨者。題曰《道經》上《德經》下云云，起自先賢，仍且舊貫者，題文已明，不必詳解。又觀唐明皇疏序云：而經分上下者，先明道而德次之，然體用之名可散，而體用之實不可散也。真實凝然之謂體，謂妙體也。應變隨機之謂用，謂妙用也。故經云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語其出則分而為二，咨其同則混而為一，故曰可散而不可散也。則上經曰是謂玄德。又曰孔德之容。又曰德者同於德。又曰常德不離。故云道資於德。下經曰失道而後德。又曰反者道之動。又曰道生一。又曰大道甚夷。故云德宗於道。是其體用互陳，遞明精要，不必定名於上下也。題曰：此經以重玄為宗，自然為體，道德為用。其要在乎治身治國。治國則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樸。治身則寒其兑，閉其門，穀神不死，少

私寡欲。此其要旨，可得而言也。若夫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殆不可得而言傳也。故游其廊廡者，自以謂陞堂睹奧，及其研精覃思，然後於道，知其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疏曰：此第十九門明《道》、《德》二經之宗本，治國治身之大旨，以遺後學爾。就此門中，又分為二。其一明道德之宗本。其二明治國治身之大旨。其一明道德之宗本者。題曰此經以重玄為宗，自然為體，道德為用。夫重玄為宗者，經云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又云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是也。自然為體者，經云百姓皆謂我自然。又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是也。道德為用者，經云道沖而用之。又云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又云大盈若沖，其用不窮是也。此其大旨也。逐文之義，各具本章消釋，今不復云。《廣聖義》云：宗趣旨歸者，言此《道德真經》

包含衆義，指歸意趣，各有君宗。且夫河上公、嚴君平等，皆明治國之道。松靈仙人、魏代孫登、梁朝陶隱居、南齊顧歡等，皆明治身之道。符堅時僧羅什、後趙時僧佛圖澄、梁武帝時道士竇略等，皆明事理因果之道。梁朝道士孟智周、臧玄靜、陳朝道士朱綵女救切、隋朝道士劉進喜、唐朝道士成玄英、蔡子晃、黃玄頤、李榮、車玄弼、張慧超、黎元興等，皆明重玄之道。何晏、鍾會、杜元凱、王輔嗣、羊祜、盧氏、劉仁會等，皆明虛極無為治家治國之道。此明注解之人，意趣俱各不同。又諸家稟學立宗，亦各不同。嚴君平以玄虛為宗。顧歡以無為為宗。孟智周、臧玄靜以道德為宗。梁武帝以非有非無為宗。孫登以重玄為宗。宗指之中，孫氏為妙。夫此碧虛真人纂微者，亦以重玄為宗，自然為體，道德為用。修之國則無為無事，自致太平。修之家則六親和睦，萬禍不侵。修之身則抱一守中，自登道果。得之

者排空躡景，久視長生。失之者禍身及家，殘齡促壽。在乎上士勤人，守之抱之，常為法式也。其二明治國治身之大旨。題曰：其要在乎治身治國云云，萬分未得處一焉者。以上題文，皆以本經為證，各於逐章下消釋，今不復云。且據唐《開元御疏序》云：夫《道》《德》二經，其要在理身理國。理國則絕矜尚棄華薄，以無為不言為教。理身則見素抱樸少私寡欲，以虛心實腹為務。此其要旨可得而言也。及乎窮理盡性？閉緣息想，處實行權，坐忘遺照，損之又損，玄之又玄，殆不可得而言傳者也。何謂窮理盡性？按《廣聖義》云：窮理者窮極萬物深妙之理。盡性者究盡群生所稟之性。物理既窮，生性亦盡，然後以至於命也。閉緣息想者，隨境生欲謂之緣，因心繫念謂之想。就此門中，分為四別。一者意隨善境而生善欲，謂之善緣。二者意隨惡境而生惡欲，謂之惡緣。三者心繫善念，謂之善想。四者

心繫惡念，謂之惡想。此四者雖同因境所起，分為善惡。夫初修道者，既閉惡緣，又息惡想，以降其心，心澄氣定，想念正真，稍入道分，善緣善想，亦復忘之。然後窮達妙理，了盡真性，緣想俱忘，乃可得道。故曰窮理盡性，閉緣息想也。處實行權者，《廣聖義》云：實者真諦，玄妙幽微，所謂妙本之道，大乘之趣也。權者因事制宜，隨時立教，謂中乘小乘之道，以誘迷悞者也。迷悞一作開悟。亦猶治身治國者，先資權教，後入大道，故云處實行權也。坐忘遺照者，《廣聖義》云：坐忘者，《莊子》大宗師云：隳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通，謂之坐忘。遺照者，至道玄微，不可以言詮，但可以心照，既因心照而得悟，其照亦忘，故曰遺照。此皆大乘之道也。損之又損，玄之又玄者。此皆本經之文，各於逐章消釋。是乃至微至妙之道，故云殆不可得而言傳者也。是故其教圓，其文約，其旨暢，其言邇。游其

廊廡者，自以為升堂睹奧，及其研精覃思，然後於道，知其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其教圓者，《廣聖義》云：行有五教，分為五別。一者挫銳解紛，和光同塵，初教也。

二者見素抱樸，虚心實腹，漸教也。

三者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半教也。四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滿教也。

五者淡然常存，用之不勤，天地有終，大道無變，圓教也。合此為教，五者俱備，萬行總包，故曰其教圓。圓者圓通一切，道無不在之謂也。

其旨約者，《廣聖義》云：約者簡省也。不出二篇之文，五千餘字，包羅萬法，不亦約乎。其文暢者，《廣聖義》云：暢，通快也。經云吾言甚易知，甚易行，不曰暢乎。其言邇者，《廣聖義》云：邇，近也。經云以身觀身，以家觀家，至於以天下觀天下。又云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不曰邇乎。游其廊廡者，自以為升堂睹奧者，《廣聖義》云：廊者

堂前之步廊也。廡者堂下也。奧者室之內也。西南隅謂之奧。言世儒之士，習道之人，初睹此經，自謂窮理盡性，而極於玄微爾。及其研精覃思，然後知其於秋毫之端，萬分未得其一焉者。《廣聖義》云：沈研鑽考，其情運思，探道之奧，窮道之源，箋注詮疏，以求聖人之旨，其所得之理愈少，聖人之意愈深。言秋毫則細矣。又云秋毫之端，則細之甚者也。端，末也。言於秋毫之末，萬分之中未得其一，則少之至也。故碧虛作開題，亦云其要在乎治身治國。及其研精覃思，然後於道，知其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耳。

題曰：輒依師授之旨，略纂昔賢之微，其如恍惚窅冥之理，在達者之自悟耳。

疏曰：此第二十門明我碧虛真人纂集訓解之由，發明道德之義，以遺後學耳。題曰輒依師授之旨，略纂昔賢之微者。輒，專也。乃碧虛自云，我今所解《道德》二經，皆是專輒依奉吾師鴻濛張君真人傳授之旨，仍

纂集往昔賢達之士箋注此經，精微要妙之義，與經旨相合者，必明著本人氏號，取而證之，抑又討論玄都寶藏、三洞四輔，群經子史，若稍有與此經義理相符合者，必採而錄之，以為傍證，將使我太上老君《道德真經》重玄之理，坦然明白，俾諸後學，得其門而易入之也。由是知我碧虛真人，上以弘闡猶龍玄微之教，下以開發後學蒙昧之心，庶使大道興行，法輪常轉，而無窮也。不其偉歟。又有集解四注《靈寶度人經》、《南華真經》章句解義，皆藏諸藏室，流傳於人間，觀其扶宗立教之誠，可謂至矣。猶曰其如恍惚窅冥之理，在達者之自悟耳。此又謙遜之辭也。今太霞老人不揆管見，略將此開題本末疏之于前，如以螢燭之光，增益於太陽也。其不知量也，斷可識矣。然亦未敢以此言為必當，庶幾將來窮是經者，以此為門戶而易入之也。但請穎鑒之士，詳擇而已矣。苟不以人廢言，則為幸甚。故曰太上道

德經藏室纂微開題疏也。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開題科文疏卷
之五

(顧志華點校)

010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

手鈔

經名：道德真經藏室纂微手鈔。
元薛致玄撰。二卷（上卷原缺）。
陳景元《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
廣引古籍，是鈔則示其引文出
處，著出篇名，略疏其義。底本
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
類。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手鈔卷下

上卷原缺

太霞老人薛致玄述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纂云：支離所為者，已具首章消釋。又云百姓日用而不知者。

鈔曰：《易繫》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此言上德不以德為德，故百姓日用而不知也。

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纂云：下德者，迹用漸彰，至一澆散。

鈔曰：至一者，《莊子·繕性篇》云：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淡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為天下，是故順而不一。今碧虛取以為證，云下德者，迹用漸彰，至一澆散也。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

纂云：無思無慮，而心自無為。忘功忘名，而迹無以為。

鈔曰：無思無慮者，《莊子·知北遊篇》云：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斧

音焚之丘，而適遭無為謂焉。知謂無為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為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闕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五來切，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謂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無為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又《易繫》云：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夫天下之動正夫靜者也，天下之衆正夫一者也。以靜為本故無思也。以一為主故無慮也。然則動者紛紛其塗固以殊也。及悟諸靜則同其所歸也。衆者擾擾，其慮或以百也。及適諸一則不二其所致也。以靜而得一，亦何思而何慮焉。是以聖人治天下，不言而人信，無為而化行，蓋得諸此也。故碧虛曰：無思無慮，而心自無為。又云忘功忘

名，而迹無以為者。如《莊子·逍遙遊》云：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故曰忘功、忘名，而迹無以為也。

下德為之，而有以為。

纂云：神配陰陽，明効日月，民皆仰戴，咸共樂推，麟鳳見而嘉祥來，謏謠彰而有以為也。

鈔曰：《前漢列傳》第二十八云：公孫弘，菑川薛人也。武帝元光五年，徵賢良文學對策。弘曰：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之君，莫不說義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又云謏謠彰而有以為也者。《孟子·萬章章句上》

云：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力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獄訟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謏者，不謳謏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今碧虛取以為說，云神配陰陽，明効日月，民皆仰戴，咸共樂推，麟鳳見而嘉祥來，謏謠彰而有以為也。此證解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之應也。

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纂云：夫禮者，履也。謂履道而行，辨上下，定貴賤。

鈔曰：辨上下者，《易·履卦大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者是也。

纂又云：玉帛交馳。

鈔曰：如《魯語·陽貨篇》云：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又曰：威儀相答者。《禮記·中庸》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一言以蔽之，曰無不敬。

夫禮主于敬，樂主于和，有威可畏謂之威，有儀可法謂之儀。夫玉帛者，禮之物，以表其意者也。鍾鼓者，樂之器，以導其和者也。是知嚴敬中和者，禮樂之本也。玉帛鍾鼓者，禮樂之末也。故曰玉帛交馳，威儀相答，擊跽曲拳，進退顧揖，此禮之文也。故云末焉。其或交馳相答而莫之應，則至於攘臂而仍之也。

纂云：孔子曰：大禮與天地同節。

鈔曰：此《禮記·樂記篇》之文也。云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傷，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舊纂本以孔子字作莊子字，誤也，今改正之。又曰：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者。此《莊子·大宗師篇》之文也。既云大禮與天地同節，又以此為翼而行於世，則惡有攘臂之亂哉。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纂云：莊子曰：聖人行不言之教云云，其唯大人乎。

鈔曰：此《莊子·知北遊篇》之文也。纂文已詳，不必重序，大抵證解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之義也。

纂又云：德，和也，至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

鈔曰：此《莊子·繕性篇》之文也。其纂文已備，不須重錄，故碧虛取此《南華》數端，以為證解者，此足見老莊之旨，於道德仁義禮樂忠信，豈有忽棄者哉，但明其本末次第之失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

纂云：以智治國，國之賊。

鈔曰：此本經第六十五章之文也。已於本章消釋。

鈔曰：纂又云何思何慮者，此《易繫》之辭也。已具前釋。

纂云：禮煩則亂。

鈔曰：上文按《尚書·說命中篇》云：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祭祀不欲數，數則黷，黷則不敬，事神禮煩，則紊亂而難行也。王曰：

旨哉，說。乃言惟服。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氏任切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今碧虛又取此以智治國，國之賊，以證解前識者。道之華，蓋智者在人意識之前也。奈智變則詐，禮煩則亂，豈非道之華而愚之始也哉。又豈若藏智藏識，無思無慮，而反於厚實者邪。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纂云：大丈夫者，剛健純粹有道之士也。

鈔曰：剛健純粹者，《易·乾卦文言》云：剛健中正純粹精也，言大丈夫稟此剛健純粹之氣而生，故為有道之士也。能去彼禮智之華薄，取此道德之厚實，斯可謂敦其本而棄其末者也。故云去彼取此。

纂云：文子曰：大丈夫恬然無思，淡然無慮，行乎無路，遊乎無怠，出乎無門，入乎無房，屬其精神，偃其知見，漠然無為，而無不為也。

鈔曰：此《文子·道原篇》云：老子曰：大丈夫謂能體道之人也。恬然無思，淡然無慮，以天為蓋，以地為車，以四時為馬，以陰陽為騶，行乎無路，遊乎無怠，出乎無門，入乎無房。以天為蓋，則無所不覆也。以地為車，則無所不載也。四時為馬，則無所不使也。陰陽御之，則無所不備也。是以聖人內修其本，而外飾其末，屬其精神，屬音燭，係也，專也。偃其知見，故漠然無為而無不為，無治而無不治也。所謂無為者，不先物為也。無治者，不易自然也。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故碧虛取此，以證解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也。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其致之一也。

鈔曰：一者乃道之子，沖和之妙氣

也。作陰陽之本，為萬物之母也。施而用之，則升而為雲，墜而為雨，散而為風，擊而為雷霆，擊而有光耀者為電，古今不二，終始無窮，一之為言，其大矣哉。

纂云：在陰與陰同德，在陽與陽同波。

鈔曰：乃《莊子·刻意篇》文也。已於《道經》詳載之。又云處瓦甓而不溷者，此《莊子·知北遊》之文也。已具三十二章中詳矣。此言道之一氣，無所不在也。

纂云：寂然不動，則謂之真君，制御形軀，則謂之真宰。

鈔曰：寂然不動者，《易繫》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故者是也。又云：真君真宰者，《莊子·齊物論》云：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昧，可行己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百骸、九竅、六藏，賅音該而存焉，吾誰與為親。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

為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是也。纂又引《西昇經》曰：子得一而萬事畢者，已具前釋。

纂云：莊子曰：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又曰：虛室生白，吉祥止止。

鈔曰：此皆《莊子·人間世篇》云。顏回謂孔子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如如字去聲。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瞻彼闕音缺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所取證者，如斯而已矣。纂又云萬物資始者，此《易·乾卦彖辭》

云：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是也。又曰萬物資生者，此亦《坤卦彖》云：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坤厚載物，德合無疆是也。纂又云：神者妙萬物以為言也者，此《易·說卦》之文也。已具前解。今碧虛取此數節之文，用證解得一之理。所謂一者，元氣也。夫此元氣者，能陰能陽，而不屬於陰陽。升玉京金闕，而不以為清。處瓦甓荔薜，而不以為濁。乾元以之而資始，坤元以之而資生，以其制御有為，則真宰出焉。以為寂然不動，則真君見焉。以其至虛而為群生之本，以其至寡而為萬物之宗。得乎此者，物無不生，事無不畢，故曰天得一以清。

纂云：且侯王得之，故能永有大寶，無思不服，而為天下平正焉。

鈔曰：無思不服者，《毛詩·大雅·文王有聲篇》云：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言武王作邑於鎬京。箋云：自，由也。言武王於鎬京行辟雍之禮，由四方而來觀者，皆感武王之德化，中心無不歸服者也。又云：皇王烝哉者，

皇，大也。烝，君也。此美武王德化大而能君之者也。今碧虛引此者，言當時武王行辟雍之禮，遂感四方，萬國懽心而說服者，亦由得一而正之所致也。故云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為貞而貴高將恐蹶。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邪，非乎。

纂云：陰陽繆戾。

鈔曰：此《文子·上禮》篇云：陰陽繆戾，四時失序，雷霆毀折，霜雹為害，萬物焦夭。其全文已載《道經》三十幅章詳矣。又曰：然神者陰陽不測也。此亦具前釋。

纂云：故維音洛枯而夏亡，河竭而商喪。

鈔曰：《史記·周本紀》云：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西周謂鎬京也。三川者涇渭洛也。伯陽甫曰：周將亡矣。伯陽父，周柱下史老子也。夫天地之氣不失

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地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填音鎮陰也。陽失而在陰，原必塞，原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演，潤也。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禹都陽城，伊洛所近也。河竭而商亡。商人都衛，河水所經也。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國之徵也。川竭必山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三年，幽王寵褒姒，申侯賂西夷，犬戎殺幽王，果應亡國之徵也。申侯，即申后之父也。申后乃幽王之后也。寵姒而棄申后，所以致申侯之怒也。故碧虛取以為說，云維枯而夏亡，河竭而商喪，以證谷無以盈，將恐竭之義也。

纂又云：謙以自牧者。

鈔曰：此《易·謙卦》初六爻辭也。已於《道經》第十五章詳載之。此上數節之文，碧虛取之以證，解得一之

義。若失之，則致於裂、發、歇、竭、滅、蹶之災也。

故致數譽，無譽，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纂云：天下數譽而不加勸，天下數非而不加沮。

鈔曰：此上之文，《莊子·逍遙游》云：故夫智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斯已矣。故碧虛取以為說，云天下數譽而不加勸，天下數非而不加沮，惡識所以貴，惡識所以不貴哉。此忘貴賤而能守沖一之道，以為天下之正者也。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

纂云：《易》之《復卦》曰：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無疾。

鈔曰：此《易·復卦》彖辭也。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此一陽始生之時也。鮑極解曰：天地之本，在一元也。一元之氣，在坎之中也。下應黃鍾之宮，上直牽牛之宿，中函太極之炁也。其以靜為體，以動為用，故能運行四時，化育萬物，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也。動息則靜，靜則復其元者也。其在建子之月函三為一之時也。靜息則動，動則顯其用者也。終而復始，生生而無窮者，道在其中矣。中則久，久則變也。故因動以見靜，因用以見體，是則體亦非靜，以動類之，見其靜也。靜者天地之心歟。故聖人體元以立其誠，以靜為性，以動為化，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與天地合其德也。能造形而悟，求復其元者，賢也。然則本元則為聖，本復則為賢，而爻之初九，顏氏得之。顏氏得

之者，《易下繫》云：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此之謂也。則復非天地之心能見天地之心者也。朱晦庵曰：積陰之下，一陽來復，生物之心，於此可見，在人則為靜極而動，惡極而善者也。

弱者道之用。

纂云：柔弱雌靜，實道之用也。

鈔曰：此明實教也。言柔弱謙卑，為入道之用也。何哉。《列子·黃帝篇》云：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此文已於第三十三章中詳載之。由是論之，則豈非弱者道之用耶。是知前明道之權，此明道之實。權者反經而合道，實者真誠而不虛。權以濟實，實以行權，權實相須，不可偏廢。竊觀《廣聖義》所解云：道先柔弱，俗貴強梁，柔弱為保生之徒，強梁乃取敗之本。本經云：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執此以訓於世，使棄強守柔，捨躁歸靜矣。夫教有權、實兩門，上士達誠，

故以實教示之，自然冥契於道。中智下士，則以權教悟之。若或未悟，則以善道誘之。誘之不從，則以恩賞勸之。勸之不從，則以法令齊之。齊之不從，則以科律威之。威之不從，則以刑辟加之。刑辟謂墨、劓、剕、宮、大辟五刑之屬也。判音匪。夫聖人威用以刑罰者，豈得已耶。《書》云：刑期于無刑。期，求也。聖人以權道制刑罰，本求人之不犯也，非有心願欲加刑罰于人也。《廣聖義》引《書》云：功疑惟重，罪疑惟輕，雖權設刑罰，以禁勸於人。聖人哀矜之道，好生之心，亦云至矣。至於勸教之所不及，而後用之以刑也。是故刑之使民畏，賞之使民勸，勸以趨善，畏以止惡，雖刑之及人，謂為善也。而懲一勸百，則被刑者寡而從善者衆也。如櫛髮焉，踰旬而一櫛，則棄者多矣。旦旦而櫛之，則理者多矣。故知權道者，帝王善用之，則為南面之術也。士庶善用之，則為合道之法也。若帝王士庶不善用之，則反以

為禍也。可不慎乎。若能反復于虛靜之原，超出于有無之境，則強柔兩忘，權實雙泯，又惡用刑賞禁勸之道哉。故曰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也。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纂云：《列子》曰：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

鈔曰：此《列子·天瑞篇》云：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

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埒，易變而為一，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變者究也，乃復變而為一，一者形變之始也。輕清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冲和氣者，為人。故曰天地含精，萬物化生。

纂又云：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

鈔曰：此上之文亦《列子·天瑞篇》引《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與我偕終，終進乎不知也。今碧虛取此以為說者，乃證解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之義也。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

纂云：夫上士者，受性清靜，恬淡寂寞，虛無無為。

鈔曰：此《莊子·刻意篇》之文也。已具於開題中，今不復云。

纂云：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

鈔曰：此《莊子·刻意篇》之文也。云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然無

為，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

纂云：斯所謂天然縣解矣。

鈔曰：《莊子·養生主篇》云：老聃死，秦失音逸弔之，三號而出。弟子

曰：非夫子之友耶。曰：然。然則

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

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

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

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

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

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

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

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

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故曰斯所謂天

然縣解矣。

纂云：中士者，受性中庸。

鈔曰：中庸者，謂有中常之德也。

《禮記》有《中庸》一篇，專論中和之

德也。又《魯論·雍也篇》云：孔子

曰：中庸之德，民鮮久矣。若人性

分素有中庸之德者，可謂中士也。

纂云：若中庸之士，世之不用也。

則思欲就藪澤，處間曠，吐故納新，

至為治而已矣。

鈔曰：此《莊子·刻意篇》之文也。云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間曠，釣魚間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間暇者之所好也。吹噓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為壽而已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間，不導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今碧虛取此為說者，以證解若存若亡之義也。

纂云：下士者受性濁辱，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若

不得者，則大憂以懼。

鈔曰：目欲視色者，此《莊子·盜跖篇》之文也。云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又曰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者。《莊子·至樂篇》云：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此上數節之文，以證解上中下三士所見差別之不同也。

纂又引陸希聲曰：形而上者謂之道。道也者通乎形之外者也。形而下者謂之器。器也者正其形之內者也。上士知微知章，通乎形外，下士知章而不知微，止乎形內。

鈔曰：此上文者，並《易繫》之辭也。已具《道經》首章載之，今不復云。故陸先生取之以證解上中下三士所見之不同也。

若退。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

纂云：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鈔曰：此《史記列傳》老子教孔子之辭也。已釋開題中。

纂云：吳筠《玄綱論》曰：功欲陰，過欲陽。

鈔曰：吳天師《玄綱論》立功改過章云：功欲陰，過欲陽，功陰則能全，過陽則可滅。功不全過不滅，則仙籍何由書，長生非所冀。然功不在大，遇物斯拯，過不在小，知非則悛，不必馳驟於立功，奔波於改過，過在改而不復為，功惟立而不中倦，是謂日新其德，自天祐之也。以其功欲陰，故曰建德若偷爾。

質真若渝。

纂云：質真者純素也。

鈔曰：純素者，如《莊子·刻意篇》云：能體純素，謂之真人是也。大方無隅。

纂云：夫砥音紙礪音例名節，以作廉

隅，此謂束教之人也。砥礪者，平直貌。砥細於礪，皆磨石也。《詩》云其平如砥，其直如矢，蓋本諸此也。

鈔曰：束教者，《莊子·秋水篇》云：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墟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此所以見笑於大方之家也。

纂云：磨而不磷，涅而不緇，大方也。

鈔曰：《魯語·陽貨篇》云：佛肸召，子欲往。佛肸者，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子路曰：昔者由也問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音吝。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此所謂大方之士也。

纂又云：行不崖異。

鈔曰：此《莊子·天地篇》云：不同同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如此

寬大，謂之大方，若有同異，即非大方也。

大器晚成。

纂云：大器之人，若九鼎瑚璉，不可卒成。

鈔曰：九鼎者，大鼎也。《黃帝內傳》云：黃帝採首山之銅，鑄鼎於荆山，即今之湖城南，號曰荆山，亦云鑄鼎原是也。或云夏禹之所鑄也。曾子固《全真堂記》曰：九牧貢金，夏禹鑄以為鼎，九州山川草木禽獸，莫不在焉。是知夏禹之所鑄也。夫

瑚璉者，《魯語·公冶長》篇云：子貢曰：賜也何如。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包曰黍稷之器，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乃宗廟祭祀之器貴者也。夫此九鼎與瑚璉者，寔至大至貴之器也。原其營為，非一朝一夕之所成也。亦猶賢聖之所以為賢聖者，豈一朝一夕無功無行而得到哉。然積習生常，美成在久之所致也。故曰大器晚成。又美成在久者，《莊子·人間世篇》葉公子高將使

於齊，問於仲尼。仲尼告之。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歟。

天唯道，善貸且成。

纂云：獨此妙道能神鬼神帝，生天生地。

鈔曰：此《莊子·大宗師篇》之文也。已具上經首章載之，今不復云，大抵言大道善能貸與萬物，萬物資之以生成者也。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纂云：渾淪者，一也。渾淪一氣，未相離散。

鈔曰：渾淪者，《列子·天瑞篇》之文也。已於本經第四十章全載，今略而不云。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纂云：君子不動乎心，則浩然之氣可養。

鈔曰：此上之文，出《孟子·公孫丑章句上》。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音奔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姓告名不害。子者，男子之通稱也。孟賁勇於力，我勇於德義，故曰是不難。告子未及四十不動心，故云先我，況於孟子者哉。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心志所念慮也。氣所以充滿形體，為喜怒也。志帥氣而行之，度其可否也。夫志至焉，氣次焉。志為極要之本，氣次而隨之也。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暴，亂也。言志有所向，氣必隨之，當正持其志，無暴亂，其氣安以喜怒加於人。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壹者，鬱閉而不通之貌。今夫廩者趨者，是氣也，

而反動其心。孟子言人之志氣閉塞而為壹也。志閉塞則氣不行，氣閉塞則志不通。今之行而斃者，由氣閉而不能自持，故志氣顛倒，顛倒之間，無不動而恐矣。則志氣之相助也。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集，雜也。言浩然之氣與仁義相雜，自然而生也。非有為用仁義密入而取之也。故曰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行不慊於心，則餒矣。慊，快也。自省所行仁義不備，干害浩然，則心腹饑餒者也。

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纂云：卑以自牧者。
鈔曰：此《易·謙卦》初六爻辭也。屢釋于前，今不再云。
纂云：以謙受益。

鈔曰：《尚書·大禹謨》云：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今碧虛取《列子》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

淪者，以證解道生一之義也。又取《孟子》浩然者，以證解冲氣以為和之義也。又取《易》之《謙卦》卑以自牧，《書》之《大禹謨》以謙受益，以證解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之義也。終之以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其誠勸世人之誠，可謂深矣。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無有，入於無間。

纂云：莊子曰：金石不得，無以鳴。鈔曰：《莊子·天地篇》云：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濇音寥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以鳴。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今碧虛取以為說者，言此金之與石，乃堅密而難入之物也。然擊之而有聲者，內藏道氣而使之然也。道氣者，無有也。金石者，無間也。今此虛無之道，能入於金石者，豈非無有入於無間耶？嘗聞《化書·道化篇·龍

虎章《云》：龍化虎變，可以蹈虛空，虛空非無也。可以貫金石，金石非有也。虛實相通，物我相同，其生非始，其死非終，知此道者，形不可得斃，神不可得逝，且宋齊丘所論者如此。又嘗聞《列子·黃帝篇》云：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藉苒燔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之說。此文已於第十六章全載。此皆得夫沖和之妙氣，虛無之大道，故能出入於金石，經涉於水火，而不傷闕者也。故云無有，入於無間也。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稀及之。

纂云：謹身節用者。

鈔曰：此《孝經·庶人章》云：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

纂云：文子曰：皋陶暗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乎言者也。師曠瞽而為大宰，晉國無亂政，有貴乎見者也。

鈔曰：此《文子·精誠篇》云：老君

曰：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之使函自然。至精之感，弗召而來，不去而往，窈窈冥冥，不知其所以為者，而功自成。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使命，其於治也難矣。皋陶暗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乎言者也。《尚書·大禹謨》云：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於有司。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以此知為大理之職也。暗之一字，未詳所據。師曠瞽而為大宰，晉國無亂政，有貴乎見者也。不言之令，不視之見，聖人之所以為師，民之化上不從其言，從其所行也。是故碧虛引此以證解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稀及之，豈虛言哉。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

纂云：夫身為實而名為賓，捨實從賓，是為倒置。《列子》曰：實名貧，偽名富，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偽而已矣。

鈔曰：此《列子·楊朱篇》云：楊朱游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為。曰：以名者為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為貴。既貴矣，奚不已焉。曰：為死。既死矣，奚為焉。曰：為子孫。名奚益於子孫。曰：名乃苦其身，焦其心。乘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況子孫乎。凡為名者必廉，廉斯貧。為名者必讓，讓斯賤。曰：管仲之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已降，君斂則已施，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若實名貧，偽名富。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偽而已矣。昔者堯、舜偽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伯夷、叔齊實以孤竹君讓，而終亡其國，餓

死於首陽之山。實偽之辨，如此其省也。纂又曰：而悠悠者趨名不已，豈徒逸樂憂苦之間哉者。此亦《楊朱篇》云。鬻子曰：去名者無憂。老子曰：名者實之賓。而悠悠者趨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賓耶。今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者也。逸樂，順性者也。斯實之所係矣。名胡可去，名胡可賓，但惡夫守名而累實。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不殺去聲，豈徒逸樂憂苦之間哉。故碧虛取此數節之文，證解名與身孰親之辨也。

纂又云：夫鮑焦、子推之徒，守名累實者也。鈔曰：鮑焦、子推者。《莊子·盜跖篇》云：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姓鮑名焦，周時隱者也。飾行非世；廉潔而守，荷擔採樵，拾橡充食，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子貢遇之，謂曰：吾聞非其政者，不履其土，汗其君者，不受其利，今子履其地，食其利，其可乎？鮑焦曰：吾聞廉士重進而輕退，賢人易愧而輕死，因抱木而立枯焉。介子推至忠也，自割

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昔晉文公重耳幼時，遭繼母麗姬之難。麗姬之子曰宜舊。麗姬欲立宜舊而廢重耳，故數譖於獻公。公信其言。重耳所以出奔他國。在路困乏，子推乃自割其股肉以食文公。後重耳還國，立為文公，封其從者，遂忘子推。子推作龍蛇之歌，書于營門，怒而逃去。公後悔，追子推於介山，亦云綿山。子推隱避不出，公因縱火焚其山。庶幾走出，火至不避，乃抱樹而燔死。今碧虛論及二子，徒守其名，累其實者也。

身與貨，孰多？

纂云：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

鈔曰：《莊子·至樂篇》云：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

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昏昏，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由是論之，夫富貴者貪名殉利，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故碧虛取之以證解身與貨孰多之義也。

得與亡，孰病？

纂云：莊子曰：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鈔曰：此《莊子·讓王篇》云：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種亦作腫噲，古外切，猶剝錯貌。手足胼便平聲胝，音支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縱所綺切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又向下纂文引《莊子》二段，皆出於《讓王篇》中。首尾俱完，不必重錄，以證解得與亡孰病，知足不辱之義也。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冲，其用不窮。

纂云：又如大壑酌焉而不竭，明鑑應之而不疲。

鈔曰：大壑者，《莊子·天地篇》云：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為焉。曰：夫大壑之為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今碧虛取此以證解其用不敝之義也。大壑者，大海也。又明鑑之義已具第二十五章詳矣。

纂云：夫有盛德大業者。

鈔曰：此《易繫》云：日新之謂盛德，富有之謂大業。盛德大業至矣哉。故碧虛取以為說者，言有如此之盛德，有如此之大業，可謂大盈矣。然容貌常若謙冲而不驕也。抑又富貴滿堵，金玉滿堂，常能虛儉而不奢也。所以其用常有羨餘，而不

窮匱也。

大巧若拙

纂云：《列子》曰：宋人有為其君，以玉為楮葉者，不恃智巧。

鈔曰：此《列子·說符篇》之文也。纂微首尾俱全，不須重錄。夫大巧者，莊子所謂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為巧，豈以玉為楮葉者，而為巧乎。

大辯若訥

纂云：非法不說者。

鈔曰：此《孝經》卿大夫章云：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此證解非法不說之義也。

纂又云：非禮不言者。

鈔曰：此《論語·顏淵篇》云：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克己，

約身也。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為仁矣。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故云：非禮不言也。今碧虛取此非法非禮，皆不可言，無所造為，故若訥也。又聞孔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亦此義也。故曰大辯若訥也。

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纂云：莊子曰：抱神以靜，形將自正，乃可以長生。

鈔曰：此《莊子·在宥篇》之文也。已具第二十章詳矣。是故碧虛取以為說者，以證解清靜為天下正者也。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

纂云：天下有道，言時之泰也。

鈔曰：謂時之泰也者。《易》泰卦☶☵乾下，坤上。泰，小往大來，吉，亨。象

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今碧虛取此以為說者，言夫時之泰，則萬物昌而宗廟顯，宇內安而諸侯賓，至於群物樂康，天下有道也如此。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纂云：天下無道，謂時之否也。

鈔曰：言時之否也者。《易》否卦☷坤下，乾上。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今碧虛取以為說者，言夫時之否，則百職廢而主上憂，帑音儻藏虛而水旱數至，於

陰陽隔閉而庶類悽愴，天下之無道也如此。

罪莫大於可欲，

纂云：縱驕奢之情者，必荷胡可切校之凶。

鈔曰：夫荷校之凶者。《易》噬嗑卦☲震下，離上。上九云荷校滅耳，凶。象曰：荷校滅耳，聰不明也。夫噬嗑者，用獄除間之卦也。卦辭云：噬嗑，亨，利用獄。六二至六五爻者，皆用刑之爻也。初上者，乃受刑之人也。初九，履校滅趾，無咎。象曰：履校滅趾，不行也。校者，械也，謂枷杻桎梏之類也。趾者，足也。今之初九，始犯其罪，履校以桎其足者，欲使之有所改而不行其非也。今此上九初當咎微之時，不肯悛革，遂至於積累罪大不可揜藏，而以至於極刑也。所以負荷其校至於磨滅其耳，真所謂聰之不明也。故曰：荷校滅耳，聰不明也。故纂云縱驕奢之情者，必荷校之凶也。且荷校之凶，初從可欲中來，故為罪之

大，莫重於可欲也。纂又云：齊人攫金。

鈔曰：此《列子·說符篇》末後章之文也。纂文已備，今不復云。

纂云：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者。

鈔曰：此《莊子·山木篇》云：莊周遊乎雕陵之樊，睹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類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睹。褰裳躩步，執彈而留之。睹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誅音訊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蘭且子余切從而問之：夫子何為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以老子為夫子。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類，遊於栗林而忘其真，栗林虞人以吾為戮，吾所以不庭也。今取此以

為說者，言為可欲所亂者，鮮有不犯其罪也。如莊周遊于雕陵之樊，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也。故碧虛以為失照也。

咎莫大於欲得。

纂云：靡有子遺者。

鈔曰：按《毛詩·大雅·雲漢篇》云：雲漢仍叔，仍叔，周大夫也。美宣王也。旱既太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子遺。推，去也。兢兢，恐也。業業，危也。言周宣王憂當時旱災不可推而去之，故兢兢業業，而危恐如雷霆震之於頭上也。言此周時之衆民，無有子然遺失而不遭其旱災也。今碧虛取此靡有子遺者，異於是言。彼貪冒之夫，於天下之物，無問見與不見，咸欲得之，靡有子然遺失，而使盡在於己，此無道過貪之甚也。豈止殃咎於一身哉。此必延及於後代之子孫矣。故曰咎莫大於欲得。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

纂云：當食而思天下之饑者，當衣而思天下之寒者，愛其親，知天下之有耆老，憐其子，知天下之有幼稚也。

鈔曰：《孟子·離婁章句下》云：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己之溺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猶己之饑也。大禹治天下洪水者也。后稷教天下播種稼穡者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同道易地則皆然。又《孟子·梁惠王章句上》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諸掌。此皆以身觀身，以家觀家，至於以天下觀天下之道也。夫如是則又何待出戶而後知天下者哉。

不窺牖，見天道。

纂云：夫人君者，與二儀同其德，日月參其明。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鈔曰：《易·乾卦九五文言》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言在天時之先而行事，則天道亦順應，而不肯違也。在天時之後而行事，則必奉順於天道，而不敢逆者也。今人君若能如是者，不假窺牖瞻望而天道自明。又聞邵堯夫有詩云：一物由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明知萬物備於我，肯把三才別立根。天向一中分造化，人於心上起經綸，天人焉有兩般義，道不虛行只在人。此可謂不窺牖見天道者歟。纂又云：故明於死生之說者，《易·上繫》云：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其斯之謂歟。纂中又引嚴君平云：絕滅三五者，此義已於《道經》第三章內詳矣，今不復云。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纂云：記曰：欲治天下，先治其國，欲治其心，先誠其意。

鈔曰：此《禮記·大學篇》云：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知謂知善惡吉凶之所終始者也。致知在格物。格，來也。物，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也。以致或云至。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壹，是專行事也。疏以脩身為本者，上從天子，下至庶人，皆以脩身為本，治國為末。否，不也。今碧虛取以為說者時證解其出彌遠，其知彌少，但能反之於身心，則足矣。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纂云：孔子曰：唯天為大，唯堯則

之。

鈔曰：此《魯語·泰伯篇》之文也。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煥，明也。其立文垂制又著明。又云：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者。此亦《魯語·衛靈公篇》之文也。蓋言上古達道之聖人，不假出戶遠遊，能知天下無窮之事。不必窺牖仰觀，能見天象自然之道。何勞措意營為。能成天下無為之化者，皆由反觀諸一身而知之也。是故碧虛引堯、舜之君，能法天地無為自然之道，以化於天下，而天下如草從風偃，自然而化之也。故曰：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者，以此。

為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為道日損。

纂云：知子守母，復初歸根也。

鈔曰：知子守母者，本經天下有始章之文也。已具本章消釋。又云復初者，《莊子·繕性篇》云：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又云：歸根者，本經致虛極章之文也。義載本章。夫欲復初歸根者，當先去智原秉要執本。日損云為，漸入虛妙，故曰為道日損也。

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纂云：若以有為有事，政煩民勞，重足而立，側目而視，則百姓望而畏之。

鈔曰：夫欲取天下之心者，別無他法，當以百姓心為心也。固宜順而不逆，靜而不動，安而不擾，則民得其所而天下無事矣。何哉？《孟子·離婁上》：《孟子曰：桀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

之，所惡勿施爾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為淵，馮音驅魚者，獺音塌也。為叢，馮音爵者，鷗音氈也。為湯、武，馮音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馮矣。雖欲無王，不可得矣。夫民心莫不欲安，我則靜而不擾。民心莫不欲富，我則與而不取。民心莫不欲壽，我則厚而不困。抑又化之以無為，治之以無事，順之以自然，則未有不得民心者也。若以有為治民，則民擾而不能靜。以有事役民，則民困而不能安矣。又云：重足而立者。《史記·秦始皇本紀》太史曰：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為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亂矣。如是為治，欲取天下，不可得也。本經云：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是也。故碧虛云：若以有為有事，政

煩民勞，故不足以取天下人之心也。重足猶並足而立，則言其不能安也。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手鈔卷之下

① 仰：原作「歸」，據下文及陳景元原文改。

② 上：原作「下」，據《孟子》原書改。

（顧志華點校）

011 道德真經集註

經名：道德真經集註。宋太守張氏集註，十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

道德真經集註序

唐明皇撰

昔在元聖，強著玄言。權輿真宗，啓迪來裔。遺文誠在，精義頗乖。撮其指歸，雖蜀嚴而猶病。摘其章句，自河公而或略。其餘浸微，固不足數，則我玄元妙旨，豈其將墜。朕誠寡薄，嘗感斯文，猥承有後之慶，恐失無爲之理。每因清宴，輒叩玄關，隨所意得，遂爲箋注。豈成一家之說，但備遺闕之文。今茲絕筆，是詢於衆公卿臣庶道釋二門，有能起予類於卜商，鍼疾同於左

氏，渴於納善，朕所虛懷，苟副斯言，必加厚賞。且如諛臣自聖，幸非此流，懸市相矜，亦云小道。既其不諱，咸可直言，勿爲來者所嗤，以重朕之不德。

左仙公葛玄撰

老子體自然，生乎太無之先，起乎無因，經歷天地，終始不可稱載，終乎無終，窮乎無窮，極乎無極，故無極也。與大道而倫化，爲天地而立根，布氣於十方，抱道德之至純，浩浩蕩蕩，不可名也。煥乎其有文章，巍巍乎其有成功，淵乎其不可量，堂堂乎爲神明之宗。三光持以朗照，天地稟以得生，乾坤運以吐精。高而無民，貴而無位，覆載無窮，是教八方諸天，普弘大道，開闢以前復下爲國師，代代不休，人莫能知之。匠成萬物，不言我爲玄之德也，故衆聖所共尊。道尊德貴，莫之命而常自然，惟老氏乎！周時復托神李母，剖左腋而生，生即皓然，號曰老子。老子之號，因玄而出，在天地之

先，無衰老之期，故曰老子。世人謂老子當始於周代，老子之號，始於無數之劫，甚窈窕冥冥眇邈久遠矣。世衰大道不行，西遊天下，關令尹喜曰：大道將隱乎！願爲我著書。於是作《道德》二篇五千文，上下經焉。夫五千文宣道德之源，大無不包，細無不入，天人之自然經也。余先師有言，精進研之，則聲參太極，高上遙唱，諸天歡樂，則携契玄人，靜思期真，則衆妙感會，內觀形影，則神氣長存，體洽道德，則萬神震伏，禍滅九陰，福生十方，安國寧家，孰能知乎？無爲之文，洵之不辱，飾之不榮，撓之不濁，澄之不清，自然也。應道而見，傳告無窮，常者也，故知常曰明，大道何爲哉？弘之由人，斯文尊妙，可不極精乎。粗述一篇，唯有道者寶之焉。

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也。漢孝文皇帝時結草爲庵于河之濱，常讀老子《道德經》，文帝好老子之言，詔命諸王公大臣州牧二千石朝直衆官，皆令誦之。有所不解數句，天下莫能通者，

聞侍郎說河上公誦老子，乃遣詔使齋所不了義問之。公曰：道尊德貴，非可遙問也。文帝即駕從詣之。帝曰：

便去耳。恐文帝心未純信，故示神變以悟帝意，欲成其道真，時人因號曰河上公焉。

所以有言此，欲正玄妙於天地人耳。今說至矣明矣，夫學仙者必能弘幽蹟也。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域中有四大，王居其一也。子雖有道，猶朕民也。不能自屈，何乃高乎？朕足使人富貴貧賤。須臾，河上公即拊掌坐躍，冉冉在虛空之中，如雲之升，去地百餘丈而上，玄虛良久，俛而答帝曰：余上不至天，中不累人，下不居地，何民之有？陛下焉能令余富貴貧賤乎？帝乃悟知是神人，方下輦稽首禮謝曰：朕以不德，忝統先業，才不任大，憂於不堪。雖治世事，而心敬道德，直以闇昧，多所不了。惟蒙道君弘愍，有以教之，則幽夕睹太陽之耀光。河上公即授素書老子《道德經》章句《二卷》，謂帝曰：熟研此，則所疑自解，余注是經以來千七百餘年，凡傳三人，連子四矣，勿示非其人。文帝跪受經，言畢失公所在。論者以爲文帝好老子大道，世人不能盡通其義而精思遐感，仰徹太上道君，遣神人特下教之

老子以上皇元年正月十二日丙午太歲丁卯下爲周師，到無極元年太歲癸丑五月壬午去周西度關。關令尹喜宿命合道，預占見紫雲西邁，知有道人當度，仍齋潔燒香，想見道真，以其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老子度關也。喜見老子迎設禮稱弟子，老子曰：汝應爲此，宛利天下，棄賢世傳弘大道，子神仙者矣。以二十八日中授太上道德經，義洞虛無，大無不包，細無不入，聖王不能盡通其義。昔漢孝文皇帝好老子大道，從容無爲之堂，嘆凡聖無能解此玄奧，精思遠感上徹，太上道君，遣神人下授文帝希微之旨，道人即信誓傳授，至人比字校定，外儒所雜傳多誤，今當參校此正之，使與玄洞相應。十方諸天人神仙，天地鬼神所宗奉，文同無一異矣。吾已於諸天神仙大王校定，受傳天人，至士賢儒，當宗極正真，弘道大度，何可不精，得聖人本文者乎！吾

道士鄭思遠曰：余家師葛仙公，受太極真人徐來勒《道德經》上下二卷，仙公曩者所好，如親見真人，教以口訣云，此文道之祖宗也。誦咏萬遍，夷心注玄者，皆必升仙。尤尊是書，日夕朝拜，朝拜願念，具如靈寶法矣。學仙君子，宜弘之焉。仙公常秘此言，無應仙之相好者不傳也。

王雱撰

昔老子當道術之變，故著書九九篇，以明生生之理。而末世爲學，蔽於前世之緒餘，亂於諸子之異論，智不足以明真僞，乃或以聖人之經與楊墨之書比，雖有讀者，而燭理不深。乃復高言矯世，去理彌遠。今世傳注釋，王弼、張說兩家，經文殊舛，互有得失，害於理意者不一。今輒參對，定於至當，而以所聞，句爲之解。聖人之言，既爲

昔老子當道術之變，故著書九九篇，以明生生之理。而末世爲學，蔽於前世之緒餘，亂於諸子之異論，智不足以明真僞，乃或以聖人之經與楊墨之書比，雖有讀者，而燭理不深。乃復高言矯世，去理彌遠。今世傳注釋，王弼、張說兩家，經文殊舛，互有得失，害於理意者不一。今輒參對，定於至當，而以所聞，句爲之解。聖人之言，既爲

昔老子當道術之變，故著書九九篇，以明生生之理。而末世爲學，蔽於前世之緒餘，亂於諸子之異論，智不足以明真僞，乃或以聖人之經與楊墨之書比，雖有讀者，而燭理不深。乃復高言矯世，去理彌遠。今世傳注釋，王弼、張說兩家，經文殊舛，互有得失，害於理意者不一。今輒參對，定於至當，而以所聞，句爲之解。聖人之言，既爲

難盡，而又知之所及，辭有不勝。覽者以意逆志，則吾之所發，亦過半矣。書成於熙寧三年七月十二日。

竊嘗論曰：聖人雖多，其道一也。生之相後，越宇宙而同時。居之相去，異天壤而共處。故其有言如首之有尾，外此道者，皆邪說也。然而道一者言固不同，言同者道固不一。而世儒徒識其言，故以言同者爲是；不知其道，故以道一者爲非。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老子曰：既得其母，以知其子。誠知是，則推五行之殊，觀四時之變，視形度志，以參萬物，則聖雖不言，吾其知之矣。故道，歲也；聖人，時也。自堯舜至於孔子，禮章樂明，寓之以形名度數，而精神之運，炳然見於製作之間。定尊卑，別賢否，以臨天下，事詳物衆，可謂盛矣。蓋於時有之，則夏是也。夏反而爲秋，秋則斂其散而一之，落其華而實之，以辨物爲德，以復性爲常，其志靜，其事簡，夫秋豈期於反夏乎，蓋將以成歲而生物也。於是時也，動植之死者過半，然豈天命

之至，果非小智之所及邪。秋蓋非歲之終也，則又有至者焉，故四時之變，於吾有之，則幼壯老死是也。傳曰：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其是之謂乎。嗚呼！學道而不期於死之說，則亦何以學爲哉。朝聞道，夕死可矣，則所謂道者，貴乎可以生死也。誠知道德之誠，而遯其所歸，則死生之說盡矣，故余盡心焉。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一

唐明皇 河上公 王弼 王雱 註

道經

雱曰：道者萬物之所道，在體爲體，在用爲用，無名無迹，而無乎不在者是也。故雖聖人之言，常在其一曲，雖在一曲，而異乎諸子百家者，不失理而當於時而已。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

河曰：謂經術政教之道也。

非常道。

河曰：非自然長生之道也。常道以無爲養神，無事安民，含光藏暉，滅迹匿端，不可稱道。○雱曰：可道之道，適時而爲，時徙不留，道亦應變。蓋造化密未嘗暫止，昔之所是，今已非矣，而曲士攬英華爲道根，指蘊廬爲聖宅。老氏方將祛其弊，而開以至理，故以此首篇。明乎此則方今之言猶非常也。

名可名，

河曰：謂富貴尊榮高世之名也。

非常名。

明皇曰：道者，虛極之妙用，名者，物得之所稱。用可於物，故云可道。名生於用，故云可名。應用且無方，則非常於一道。物殊而名異，故非常於一名。是則強名曰道，而道常無名也。○河曰：非自然常在之名也。常名當如嬰兒之未言，鷄子之未分，明珠在蚌中，美玉處石間，內雖昭昭，外如愚頑。○弼曰：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其不可道不可名也。○雱曰：名生於實，實有形數，形數既具，衰壞隨之，其可常乎。唯體此不常，乃真常也。

無名，天地之始。

河曰：無名者，謂道。道無形，故不可名也。始者，道本也。吐氣布化，出於虛無，為天地本始也。

有名，萬物之母。

明皇曰：無名者，妙本也。妙本見氣，權輿天地，天地資始，故無名。

有名者，應用也。應用既成，茂養萬物，物得其養，故有名。○河曰：有名謂天地，天地有形位，陰陽有柔剛，是其有名也。萬物母者，天地含氣，生萬物，長大成就，如母之養子。

○弼曰：凡有皆始於無，故未形無名之時，則為萬物之始。及其有名有形之時，則長之育之亭之毒之，為其母也。言道以無形無名，始成萬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玄之又玄也。○雱曰：受命於無，而成形於有，故曰天地之始，萬物之母。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此言與易之序同據。覆載之間，方生之物，故以天地為先。物與天地，本無先後，推而極之，有無同體，始母之言，亦筌蹄也。且天地雖大，而受命成形，未離有無，而此乃獨言萬物之母，然則老氏之言，姑盡性而已。

常無欲，以觀其妙。

河曰：妙，要也。人常能無欲，則可以觀道之要。要謂一也。○弼曰：妙者，微之極也。萬物始於微而後

成，始於無而後生，故常無欲，空虛其懷，可以觀其始物之妙。

常有欲，以觀其微。

明皇曰：人生而靜，天之性。感物而動，性之欲。若常守清靜，解心釋神，反照正性，則觀乎妙本矣。若不正性，其情逐欲而動，性失於欲，迷乎道源，欲觀妙本，則見邊微矣。○河曰：微，歸也。常有欲之人，可以觀世俗之所歸趣也。○弼曰：微，歸終也。凡有之為利，必以無為用。欲之所本，適道而後濟。故常有欲可以觀其終物之微也。○雱曰：易之陰陽，老之有無，以至於佛氏之色空，其實一致，說有漸次耳。世之言無者，舍有以求無，則是有外更有，安得為無？故方其有時，實未嘗有，此乃真無也。有無之體，常一而有。有以觀者，但見其微。欲觀其妙，當知本無。而本無之無，未嘗維有也。既曰常無，又曰常有者，以明有無之不相代，無即真有，有即實無耳。言微而知妙之為奧，言妙則知微之為

粗，比法言之體。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

明皇曰：如上兩者，皆本於道，故云同也。動出應用，隨用立名，則名異矣。○河曰：兩者謂有欲無欲也。同出者，同出人心也。而異名者，所名異也。名無欲者長存，名有欲者，亡身也。

同謂之玄，

明皇曰：出則名異，同則謂玄。玄，深妙也。○河曰：玄，天也。言有欲之人，與無欲之人，同受氣於天。○雱曰：有無本一，未有二名，自學者言之，則有不如無之精，既得其道，則兩皆至理，初無彼此。

玄之又玄，

河曰：天中復有天也。稟氣有厚薄，得中和滋液，則生賢聖，得錯亂濁辱，則生貪淫也。

衆妙之門。

明皇曰：意因不生，則同乎玄妙，猶恐執玄為滯，不至兼忘，故寄又玄以遣玄，示明無欲於無欲，能如此者，

萬法由之而了出，故云衆妙之門。

○河曰：能知天中，復有天稟，氣有厚薄，除情欲，守中和，是謂知道要之門戶也。○弼曰：兩者，始與母也。出者，同出於玄也。異名，所施不可同也。在首則謂之始，在終則謂之母。玄者，冥也，默然無有也。始母之所出也，不可得而名，故不可言同。名曰玄而言謂之玄者，取於不可得而謂之然也。謂之然則不可以定乎一玄，若定乎一玄而已，則是其名則失之遠矣，故曰玄之又玄也。衆妙皆從門而出，故曰衆妙之門也。○雱曰：道有二物，自形而下，則陽尊而陰卑，自形而上，則陰先而陽後，故道之至處曰妙曰玄。妙，德也，玄，色也，言色則至矣，而蓋有非色所及，故曰又玄。萬物皆有妙處，皆出於此，故曰衆妙之門。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

河曰：自揚己美，便顯彰也。

斯惡已。

皆知善之為善，

河曰：有功名也。

斯不善已。

明皇曰：美善者，生於欲心。心苟所欲，雖惡而美善矣。故云皆知以己之所美為美，所善為善矣。美善無主，但是妄情，皆由封執有無，分別難易，神奇臭腐，以相傾奪。大聖較量，深知虛妄，故云惡已。○河曰：人所爭也。○雱曰：道本無物而物有妄情，自相分別，此溺於轉徙之流，而不能自出故耳。然溺而不出者，不由厭離，而由樂著，所以惡夫美善也。故惡與不善，美善之隨也，當其美善之時，蓋已惡且不善矣。俟其隨而後悟則亦悟之晚也，雖然，至人所謂美善，未嘗離乎惡與不善，而惡與不善，未嘗離乎美善也。天下之愚，不足與此，故所謂美善，常惡與不善也。

故有無之相生，
河曰：見有而為無也。

難易之相成，

河曰：見難而為易也。

長短之相形，

河曰：見短而為長也。

高下之相傾，

河曰：見高而為下也。

聲音之相和，

河曰：上唱下必和也。

前後之相隨。

明皇曰：六者相違，遞為名稱，亦如美惡，非自性生，是由妄情，有此多故。○河曰：上行下必隨也。○弼曰：美者，人心之所進樂也。惡者人心之所惡疾也。美惡猶喜怒也。善不善猶是非也，喜怒同根，是非同門，故不可偏舉也。此六者皆陳自然而不可偏舉之明數也。○雱曰：離道而我，我則有彼，彼我既分，編類為二矣。此六對者，物之所以不齊，而喜怒哀樂生死之變，更出迭入，而不能自止者也。凡此皆不冥夫陰陽之本，而隨其末流，自生分別，執一廢百，以妄為常故耳。此篇

第二與《莊子·齊物論》相似，篇篇有序，可以理推。

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

河曰：以道治也。○弼曰：自然已足，為則敗也。

行不言之教。

明皇曰：無為之事，無事也。寄以事名，故云處。不言之教，忘言也，寄以教名，故云行。○河曰：以身帥導之也。○雱曰：聖人無心，以百姓心為心，雖事而未嘗涉為之之迹，雖教而未嘗發言之之意，故事以之齊，教以之行，而吾寂然未始有言為之累，而天下亦因得以反常復樸也。夫唯無累，故雖寄形陰陽之間，而造化不能求彼六對者，惡能擾之哉。

萬物作而不辭，

明皇曰：令萬物各自得其動作，而不辭謝於聖人也。○河曰：各自動也，不辭謝而逆止。○雱曰：萬物并作，聖人各盡其性而無所辭，以吾心空然無所去取故也。苟懷去取之

慮，則物之萬態美惡多矣，焉能不辭哉。

生而不有，

河曰：元氣生萬物而不有。

為而不恃，

河曰：道所施為，不恃望其報也。

○弼曰：智慧自備，為則偽也。

功成不居。

明皇曰：令萬物各遂其生，不為己有，各得所為，而不負恃，如此則太平之功成矣。猶當日慎一日，不敢寧居。○河曰：功成事就，退避不居其位。○弼曰：因物而明功自彼成，故不居也。○雱曰：有則居，居則遷矣。

夫唯不居，

河曰：夫唯功成，不居其位。

是以不去。

明皇曰：夫唯不敢寧居，而增修其德者，則忘功而功存，故不居而不去也。○河曰：福德常在，不去其身也。上六句有高下長短，若開一源，下生百端，百端之變，無不動亂。○

弼曰：使功在己，則功不可久也。

○雱曰：形名而降，莫不代謝，唯道無體，物莫能遷。聖人體道，故充塞無外，而未嘗有物，應接萬變，而未嘗有心，如是則豈以適然之事攬以為功，而固有之哉。夫然後離六對之境，絕美惡之名，越生死流處常住法也。持此心以涉世，則功名雖高，豈有充滿之累乎？

不尚賢章第三

不尚賢，

河曰：賢謂世俗之賢，辯口明文，離道行權，去質為文也。不尚者，不貴之以祿，不尊之以官。

使民不爭。

明皇曰：尚賢則有迹，徇迹則爭興^②。使賢不肖各當其分，則不爭矣。○河曰：不爭功名，反自然也。○雱曰：賢者出眾之稱，尚之則民夸企外慕，爭之端也。

不貴難得之貨，

河曰：言人君不御好珍寶，黃金棄於山，珠玉捐於淵。

使民不為盜。

明皇曰：難得之貨，謂性分所無者，求不可得，故云難得。夫不安本分，希效所無，既失性分，寧非盜竊？欲使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則難得之貨不貴，性命之情不盜矣。○河曰：上化清靜，下無貪人。○雱曰：民衣食足而性定矣，妄貴難得之貨，則其求無已，必至為盜。蓋民之生，皆由妄生分別，此篇務在齊物，使民復性。

不見可欲，

河曰：放鄭聲，遠佞人。

使心不亂。

明皇曰：既無尚賢之迹，不求難得之貨，是無可見之欲，而心不惑亂也。○河曰：不邪淫。○弼曰：賢猶能也，尚者嘉之名也。貴者隆之稱也，唯能是任，尚之曷為。而唯用是施，貴之曷為。尚賢顯名，榮過其任，下奔而競，效能相射，貴貨過用，貪者競趣，穿窬賭齎，沒命而盜，故可欲不見，則心無所亂也。○雱

曰：昧者妄見可欲，所以心為之隕亂，唯聖人能知諸物，皆非真實，故萬態一視，而無取舍之心，若然則心貧常夷，物豈能亂之，是以能不尚賢，不貴貨也。

是以聖人之治也，

河曰：說聖人治國與治身同也。

虛其心，

明皇曰：心不為可欲所^③亂，則虛矣。河曰：除嗜慾，去亂煩。○雱曰：心虛則無所分別，此中不尚賢之義。

實其腹，

明皇曰：道德內充，則無矜徇，亦如屬饜而止，不生貪求。○河曰：懷道抱一，守五神也。○弼曰：心懷智而腹懷食，虛有智而實無知也。○雱曰：腹實則無所貪求，此申不貴貨之義。

弱其志，

明皇曰：心虛則志弱。○河曰：知柔謙讓，不處權也。○雱曰：志強則夸企而勝，志弱則無營於外，此又

申不尚賢之義。

強其骨，

明皇曰：腹實則骨強。○河曰：愛
精重施，髓滿骨堅。○弼曰：骨無
知以幹，志生事以亂。○雱曰：骨
強所以自立，自立則外物不能遷。
此又申不貴貨之義。

常使民無知無欲，

明皇曰：常使人無爭尚之知，無貪
求之欲也。○河曰：反樸守淳。○
弼曰：守其真也。○雱曰：知則妄
見，欲則外求，二者既除，性情定矣。
自不尚賢而化之，可使至於無知，自
不貴貨而化之，可使至於無欲。

使夫知者不敢為也，

明皇曰：清靜化人，盡無知欲。適
有之者，令不敢為也。○河曰：思
慮深，不輕言。○弼曰：知者謂知
為。○雱曰：智足以亂衆者，禁而
止之。

為無為，

河曰：不造作，動因循。
則無不治矣。

明皇曰：於為無為，人得其性，則淳
化有孚矣。○河曰：德化厚，百姓
安。○雱曰：為無為，非無為也。
為在於無為而已，期於復性故也。
竊嘗論之，三代之後，民無不失其性
者，故君子則志強而好善，求賢無
已，小人則骨弱而慕利，逐貨不厭。
志強則多知，骨弱則多欲，或有知，
或有欲，雖所趨不同，而其為徇外傷
本一也。惟至人不然，弱其志，非所
見者，卑而求近，以為無所求，而道
自足也。強其骨，非以自立而為賢，
將以勝利欲，而尊德性也。夫然後
名不能移，利不能溺，而性常定矣。

道冲章第四

道冲而用之，

河曰：冲，中也，道匿名藏譽，其用
在中。
或不盈。

明皇曰：言道動出冲和之氣，而用
生成。有生成之功，曾不盈滿。云
或似者，於道不敢正言。○河曰：
或，常也。道常謙虛不盈滿。○雱

曰：道充塞無外，贍足萬物，而未嘗
有，故曰或不盈。若虛若實，謂之
冲。冲者陰陽之中，而以虛為體者
也。道之用於物者，中。道之應於
事者，虛。此方言其用，故曰冲。

淵兮似萬物之宗。

明皇曰：泉，深靜也。道常生物，而
不盈滿，妙本泉兮深靜，故似為萬物
宗主。○河曰：道淵深不可之也，
似為萬物之宗祖。○雱曰：道生萬
物，而體未嘗離物。自物之散殊而
觀之，則似為之宗耳。淵者深而不
測也。人本足於此道，欲體之者，不
可它求，當挫銳解紛，和光同塵，則
當自存矣。

挫其銳，

河曰：銳挫也，人欲銳精，進取功
名，當挫正之，法道不自見。○雱
曰：銳挫則渾然矣，銳，尖之形是
也。

解其紛，

明皇曰：道以冲和，故能抑止鈇利，
釋散紛擾。若俗學求須，則彌^①結

矣。○河曰：紛，結恨也。當念道無為以解釋。○雱曰：不與物講，而坐觀其復，則性命定而紛亂解矣。和其光，

河曰：言雖有獨見之明，當如闇昧，不當以曜亂人也。○雱曰：挫銳解紛，則性情定，而自然充實光輝矣。既有光，則要不異於物，而與之和同，《易》曰：蒙雜不著。

同其塵。

明皇曰：道無不在，所在常無。在光在塵，皆與為一。一光塵爾，而非光塵也。○河曰：當與衆庶同垢塵，不當自別殊。○雱曰：道乃性之常，得性之常，奚足珍尚。故至人

有道，而不自異於塵。

湛兮似或存。
明皇曰：和光同塵，而妙本不雜，故湛兮似有所存。○河曰：言當湛然安靜，故能長存而不亡。○雱曰：人能如上四事，則道湛然存矣。存而定有之，則非道也。似或者，不可定有之謂。

吾不知誰之子，

河曰：老子言：我不知道所從生。○雱曰：即今所稱道之中體，蓋有所出矣，雖有所出，而廉然無象，故曰不知誰之子也。

象帝之先。

明皇曰：吾不知道所從生，明道非生法，故無父道者，似在乎帝先爾。帝者，生物之主。象，似也。○河曰：道自在天帝之前，此言道乃先天地生也。○弼曰：執一家之量者，不能全家。執一國之量者，不能成國，窮力舉重，不能為用，故人雖知萬物治也，治而不以二儀之道，則不能贍也。地雖形魄，不法于天，則不能全其寧。天雖精象，不能于道，則不能保其精。沖而用之，用乃不能窮。滿以追實，實來則溢，故沖而用之，又復不盈，其為無窮，亦已抑矣。形雖大，不能累其體，事雖繁，不能充其量，萬物舍此而求其主，主其安在乎。不亦淵兮似萬物之宗乎。銳挫而無損，紛解而不勞，和光

而不污，其體同塵而不渝，其冥其然乎，似或存乎。地守其形德，不能過其載。天脅其象德，不能過其覆，天地莫能及之，不亦似帝之先乎。帝，天帝也。○雱曰：象，有形之兆，帝，有物之尊。為帝王矣，而道更在其先。

天地不仁章第五

天地不仁，

○河曰：天施地化，不以仁恩，任自然也。

以萬物為芻狗。

明皇曰：天地生萬物，人最為貴，天地視之，如芻草狗畜，不責望其報也。○河曰：天地任自然，無為無造，萬物自相治理，故不仁也。仁者必造立無施，有恩有為，造立施化，則物失其真。有恩有為，則物不具存。物不具存，則不足以備哉。天地不為獸生芻而獸食芻，不為人生狗，無為然萬物，而萬物各適其所用，則莫不贍矣。若慧由己，猶未足任也。○雱曰：芻狗祭祀所用，方

其用也，隆禮致敬以事之，及其已事，則棄而捐之，等於糞壤。其隆禮致敬之時，非不以至誠也。然而束芻為狗耳，實何足禮敬乎。準不足禮敬，而加禮敬者，又非以為也。夫萬物各得其常，生死成壞，理有適然，而天地獨為之父母，故不得無愛，而原天地之心，亦何係累哉。故方其愛時，雖以至誠，而萬物自遂，實無足愛者，反要其終，則糞壤同歸而已，豈留情乎。

聖人不仁，

○河曰：聖人愛養萬民，不以仁恩，法天地，行自然。○雱曰：仁者人也，以人道愛物謂之仁，彼人貌而天者，仁何足以名之。

以百姓為芻狗。

明皇曰：不仁者，不為仁恩也。芻狗者，結芻為狗也。犬以守禦，則有弊蓋之恩。今芻狗徒有狗形，而無警吠之用，故無情於仁愛也。言天地視人，亦如人視芻狗，無責望爾。嘗試論之曰：夫至仁無親，孰為兼

愛？愛則不至，適是偏私。不獨親其親，則天下皆親矣。不獨子其子，則天下皆子矣。是則至仁之無親乃至親，豈兼愛乎？○河曰：聖人視百姓，如芻草狗畜，不責望其禮意。○弼曰：聖人與天地合其德，以百姓比芻狗也。○雱曰：聖人親親而仁民，故獨言百姓，若其道則與天地一矣，而有人之形，故任各異。

天地之間，

○河曰：天地之間空虛，和氣流行，故萬物自生。人能除情欲，節滋味，清五臟，則神明居之也。

其猶橐籥乎。

明皇曰：橐者韞也，籥者笛也。橐之鼓風，笛之運吹，皆以虛而無心，故能動而有應。則天地之間，生物無私者，亦以虛而無心故也。○河曰：橐籥中空虛，故能有聲氣。○雱曰：橐籥虛以應物，物感則應，應而不藏，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應其適然，而不係累於當時，不留情於既往，故比橐籥之無窮也。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明皇曰：橐籥虛之而不屈撓，動之而愈出聲，以况聖人心無偏愛，則無屈撓之時，應用不窮，可謂動而愈出也。○河曰：言空虛無有用竭時，動搖之益出聲氣也。○弼曰：橐，排橐也。籥，樂籥也。橐籥之中空洞，無情無為，故虛而不得窮屈，動而不可竭盡也。天地之中蕩然，任自然，故不可得而窮，猶若橐籥也。○雱曰：虛其體也，動其用也。

多言數窮，

○河曰：多事害神，多言害身，口開舌舉，必有禍患。○雱曰：非應而言，則窮矣。舉言則為可知，此聖人之事，言而不為者也。

不如守中。

明皇曰：多言而不訓，故數被窮屈。兼愛則難遍，便致怨憎，故不如抱守中和，自然皆足。○河曰：不如守德於中，育養精神，愛氣希言。○弼曰：愈為之則愈失之矣，物樹其惡，事錯其言，不齊不言不理，必窮之數

也。橐籥而守數中，則無窮盡，棄已任物，則莫不理。若橐籥有意於為聲也，則不足以供吹者之求也。○雱曰：守中所以應萬變。

谷神不死章第六

谷神不死，

明皇曰：谷者，虛而能應者也。神者，妙而不測者也。死者，休息也。谷之應聲，莫知所以。有感則應，其應如神，如神之應，曾不休息。欲明至道，虛而生物，妙用難名，故舉谷神以為喻說。○河曰：谷，養也，人能養神則不死也。神謂五藏之神也。肝藏魂，肺藏魄，心藏神，腎藏精，脾藏志，五藏盡傷，則五神去矣。○雱曰：谷應而不窮，神化而不測，萬物受命於我，而我未嘗生，未嘗死者，谷神也。言神則極矣，而加谷者，且能虛能盈，而又能容以應也。以其活而不敝，故但稱不死。是謂玄牝。

明皇曰：玄，深也。牝，母也。谷神應物，沖用無方，深妙不窮，能母萬

物，故寄谷神玄牝之號，將明大道生畜之功。○河曰：言不死之道，在於玄牝。玄，天也，於人為鼻，牝，地也，於人為口，天食人以五氣，從鼻入，藏於心，五藏清徹，為精神聰明音聲五性，其鬼曰魂，魄者雄也，主出入人鼻，與天通，故鼻為玄也。地食人以五味，從口入，藏於胃，五性濁辱，為形骸骨肉血脉六情，其鬼曰魄，魄者雌也，主出入於口，與地通，故曰為牝也。○雱曰：谷神受命而玄牝，賦以自為陰陽，以成天地，然本一物也。由其受命，故曰谷神，由其賦形，故曰玄牝。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明皇曰：深妙虛牝，能母萬物，萬物由出，是謂之門。天地有形，故資稟為根本矣。○河曰：根，元也。言鼻口之門，是乃通天地之元氣，所從往來。○雱曰：玄牝體陰，而一體之中又自有陰陽。稱門者，異於戶也，萬物由此門以出，而不得見，故曰玄牝之門。

綿綿若存，

河曰：鼻口呼吸喘息，當綿綿微妙，若可存，復若無有。○雱曰：綿綿，引而不絕之謂，神牝生生不盡，而若有若無，不可定有。

用之不勤。

明皇曰：虛牝之用，綿綿微妙，應用若存，其用無心，故不勤勞矣。○河曰：用氣當寬舒，不當急疾勤勞也。○弼曰：谷神，谷中央無谷也，無形無影，無逆無違，處卑不動，守靜不衰，谷以成而不見其形，此至物也。處卑而不可得名，故謂之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門，玄牝之所由也。本其所由，與極同體，故謂之天地之根也。欲言存邪，則不見其形，欲言亡邪，萬物以之生，故綿綿若存也。無物不成，用而不勞也，故曰用而不勤也。○雱曰：動而愈出，何勤之有。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一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二

明皇 河上公 王弼 王雱註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

明皇曰：標天地長久者，欲明無私無心，則能長能久，結喻成義，在乎聖人，後身外身，無私成私爾。○河曰：說天地長生久壽，以喻教人也。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河曰：天地所以獨長且久者，以其安靜，施不求報，不如人居處，汲汲求自饒之利，奪人以自與。○弼曰：自生則與物爭，不自生則物歸也。

故能長生。

明皇曰：天地生物，德用甚多，而能長且久者，以其資稟於道，不自矜其生成之功故爾。○河曰：以其不求生，故能長生不終也。○雱曰：自生則有其生，有其生則生既喪矣，唯無以生為，則生未嘗生。生未嘗生，

則所寓之形雖生而無生之累，宜其長且久也。天地之不自生，非利乎長久而然，道固如此而已。然所謂長久者，亦瞬息之間耳，唯蓋載傾陷而未嘗壞者，乃其真也。

是以聖人後其身，

河曰：先人而後己也。

而身先。

河曰：天下敬之，先以為長。○雱曰：聖人雖聖，而形與物齊，唯其體天道而不爭，乃能獨異於衆。使其立己而與衆敵，則匹夫匹婦，皆足以勝之。

外其身，

河曰：薄己而厚人也。

而身存。

明皇曰：後身則人樂推，故身先。外身則心志淡泊，故身存。○河曰：百姓愛之如父母，神明祐之若赤子，故身常存。○雱曰：有我而存之，則物皆吾敵，夫唯超然自喪，不有吾身者，物莫能傾之。非以其無私邪？

①正：原文無，據正統道藏本《唐玄宗御注道德真經》補。
②興：原作「與」，據道藏本唐玄宗注本改。
③所：原作「則」，據道藏本唐玄宗注本改。
④彌：原作「爾」，據正統道藏本《唐玄宗御注道德真經》改。
⑤兼：原作「氣」，當作兼。

河曰：聖人為人所愛，神明所祐，非以其公正無私所致乎。

故能成其私。

明皇曰：天地忘生養之功，是無私。而能長且久，是成其私。聖人後外其身，是無私。而能先能存，是成其私也。○河曰：人以為私者，欲以厚己也，聖人無私而已自厚，故能成其私也。○弼曰：無私者，無為於身也。身先身存，故曰能成其私也。○雱曰：聖人無私，未嘗有我故也，使計而為之，則私孰甚焉。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

明皇曰：將明至人上善之功，故舉水性幾道之喻。河曰：上善之人，如水之性。○雱曰：水者五行之首，方出空無而入實有者也。離道未遠，故其性最近道，蓋離道則善名立矣，上善若水，物理自然。

水善利萬物，

河曰：水在天為霧露，在地為泉源也。

而不爭，處衆人所惡，

河曰：衆人惡卑濕垢濁，水獨靜流居之也。○弼曰：人惡卑也。○雱曰：處，一本作居。

故幾於道矣。

明皇曰：幾，近。○河曰：水性幾與道同。○弼曰：道無水有，故曰幾。○雱曰：人有心，心為火，火騰上而明，故好爭，唯忘心體道者，能利物而無心勝物也。

居善地，

明皇曰：上善之人，處身柔弱，亦如水之居地，潤益一切，地以卑用，水好下流。○河曰：水性善喜於地，在草木之上，即流而下，有以於地動而下人也。○雱曰：趣下而流。

心善淵，

明皇曰：用心深靜，亦如水之泉停矣。○河曰：水深空虛，淵深清明。○雱曰：深靜而乎內明外晦。

與善仁，

明皇曰：施與合乎至仁，亦如水之滋潤品物矣。○河曰：萬物得水以

生，與虛而不與盈也。

言善信，

明皇曰：發言信實，亦如水之行險，不失其信矣。○河曰：水內影照形，不失其情也。○雱曰：萬逝必東。

政善治，

明皇曰：從政善理，亦如水之洗滌群物，令其清靜矣。○河曰：無有不洗，清且平也。○雱曰：任理而不任情，積柔弱而勝重大。

事善能，

明皇曰：於事善能因任，亦如水性，方圓隨器，不滯於物。○河曰：能方能圓，曲直隨形。○雱曰：唯變所適，故無不能也。

動善時。

明皇曰：物感而應，不失其時，亦如水之春泮冬凝矣。○河曰：夏散冬凝，應期而動，不失天時。○雱曰：決之則流，壅之則止，不先物動，亦不失時。

夫唯不爭，

河曰：壅之則止，決之則流，聽從人也。

故無尤矣。

明皇曰：上善之人，虚心順物，如彼水性，壅止決流，既不違迂於物，故無過尤之地。○河曰：水性如是，故天下無有怨尤水者也。○弼曰：言水皆應於此道也。○雱曰：水體一而物莫能易，故能兼此諸善，蓋有德於物而常下物，是以有德。使有心於為德，則不能成德矣，故篇終又言之。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明皇曰：執持盈滿，使不傾失，積財為累，悔吝必生，故不如其已。已，止也。○河曰：盈，滿也。已，止也。持滿必傾，不如止也。○弼曰：持謂不失德也。既不失其德，又盈之，勢必傾危，故不如其已者，謂乃更不如無德無功者也。○雱曰：持而盈之，有意於有，所以失之，唯忘有有之為有，而有之以無

有，則無失無溢矣。

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明皇曰：揣度銳利，進取榮名，富貴必驕，坐招殃咎，故不可長保。○河曰：揣，治也，先揣之，後必棄捐。○弼曰：既揣末令尖，又銳之令利，勢必摧衄，故不可長保也。○雱曰：揣者巧於度情，銳者利於入物，且事物無盡，而吾持一身以遇其變，則揣銳之工，有時困矣，豈可長保乎。故至人因時乘理，而接之以無我，則其出無方而所應不窮也。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明皇曰：此明盈難久持也。○河曰：嗜欲傷神，財多累身。○弼曰：不若其已。○雱曰：實外物而守之，所守非所有也，豈能久乎。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明皇曰：此明銳不可揣也。驕猶心生，故咎非他與。○河曰：夫富當賑貧，貴當憐賤，而反驕恣，必被禍患也。○弼曰：不可長保也。○雱曰：驕生於恃外，恃外之人，何足

算乎。四者皆以已有物與，為驕者同累，然自持盈而下，每失彌甚。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明皇曰：功成名遂者，當退身以辭盛，亦如天道盈虛有時，則無憂患矣。○河曰：言人所為，功成事立，名迹稱遂，不退身避位，則遇於害，此乃天之常道也。譬如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樂極則哀。○弼曰：四時更運，功成則移。○雱曰：寒暑相推，物極則返，陰陽代運，天道回然，而世之愚者，一遭其變，一犯其名，則終身有之，認以為己，曾不知造化之密移，吉凶之倚伏，故終至於坐蒙憂患，無以自存。唯至人不然，藏金玉而不寶，居富貴而不榮，凡物之來寄者，如陰影集身，窅然不知其在彼邪，在我邪，然則豈持盈以為慎，揣銳以為工乎，苟非無我之妙，其何以與於此。天之道大矣，而莫尚乎是。

載營魄章第十

載營魄，

河曰：營魄，魂魄也。人載魂魄之上，得以生，當愛養之。喜怒亡魂，卒驚傷魄，魂在肝，魄在肺，美酒甘肴，傷人肝肺，故魂靜志道不亂，魄安德壽延年也。○雱曰：魄陰，物形之主也，神之為物，廣大通達，而不自了者，神常載於魄，故神反拘於形體，此廣者所以狹，通者所以滯也。欲學此道者，當先廓其志氣，勿累於形體，使神常載魄，而不載於魄，則可以抱一而體神矣。竊嘗論曰，人之既死，有升沉之異者，良由滅神徇形，以神從魄，故至於淪乎幽陰，化為異物也。若夫神完之人，雖魄之陰滯，將與神為一，而無所不之矣。聖人之死日，神不從魄也，其始也亦載魄而已。

抱一能無離乎？

明皇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魄則陰虛，魂則陽滿，言人載虛魄，常須營護復陽。陽氣充魄則為魂，魂能運動，則生全矣。一者，不雜也。復陽全生，不可染雜，故令

抱守淳一，能無離身乎？○河曰：言人能抱一，使不離於身則長存。一者，道始所生，太和之精氣也，故曰一。布名於天下，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為正平。入為心，出為行，布施為德，總名為一。一之為言，志一無二也。○弼曰：載猶處也。營魄，人之常居處也。一，人之真也。言人能處常居之宅，抱一清神，能常無離乎，則萬物自賓也。○雱曰：一者精之數，不言精而言一者，守一則精不搖矣。學道歸乎復性，復性歸乎體神，所以不能神者，由逐末忘本，以物易己，故喪精失靈，沉為下愚也。陰陽之靈曰魂魄，魂陽故遊，遊而止我身者，以魄為之配也。魄陰故營，營，止也，故學者必先寧其志氣，使精魄靜一。

魄止則魂定，精一則神全矣。一生水，水為精，人之初生，因精集神，本自渾全，而不能了者，常至於離析墮散，其名曰罔兩。罔者神不明，兩者精不一也。《莊子》曰：無搖汝精，

抱一之謂也。蓋精神水火之象，火無常形，因膏顯照，神則廓然無體，不可致工，但當存精而已。如增膏而火明，培根而葉茂也，魂魄精神，既不虧耗，然後心強氣順，不為物使。靜則體道，作則契理，妙而極之，則與神為一，更絕四名矣。此學者之至要，萬世聖賢皆由此義，求不在外，當由心得之。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明皇曰：專一沖氣，使致和柔，能如嬰兒，無所分別乎。○河曰：專守精氣使不亂，則形體能應之而柔順，能如嬰兒，內無思慮，外無政事，則精神不去也。○弼曰：專，任也。致，極也。言任自然之氣，致至柔之和，能若嬰兒之無所欲乎，則物全而性得矣。○雱曰：人生有三：曰精，曰神，曰氣。精全則神全，神全則能帥氣矣。神衰而不足以帥氣，則氣作不常，使人陷於非道。《孟子》曰：志者，氣之帥也。楊雄曰：氣者所適善惡之馬歟。帥懦而衆

悖，則師必亡。馬怒而御疲，則車必敗。神不能專氣，則喜怒哀樂，唯氣所為，沈陷越佚，理固然也。古之士無不曉此，苟未及此，則當清心以防之。孔子所謂三戒，皆防氣也。門人獨顏回能專氣，故曰不遷怒。氣之暴在陽，而陽之發者，莫暴於怒。於怒可以無遷，則非專氣而何？人生本具聖質，氣佚而不能專，故自壯以往，離道彌遠。能抱一則神全，神全則氣柔，氣柔則真全，所以與嬰兒同。專者，有而擅其權之謂。

滌除玄覽，

河曰：當洗其心，使潔清也。心居玄冥之處，覽知萬事，故謂之玄覽也。

能無疵乎，

明皇曰：玄覽，心照也。疵，瑕病也。滌除心照，使令清靜，能無疵病乎。○河曰：不淫邪也。○弼曰：玄，物之極也，言能滌除邪飾，至於極覽，能不以物介其明，疵之其神乎，則終與玄同也。○雱曰：能專

氣則性定，性定則智明，智明則可以蕩滌除去而玄覽至理矣。既燭其理，則世間萬態同為至妙。儻睹一疵，則非識理也。

愛民治國，

河曰：治身者愛氣，則身全。治國者愛民，則國安。能無為乎。

明皇曰：愛養萬人，臨理國政，能無為乎？當自化矣。自上營魄，皆教修身。身修則德全，故可為君矣。○河曰：治身者，呼吸精氣，無令耳聞也。治國者，布施惠德，無令下知也。○弼曰：任術以求成，運數以求匿者，智也。玄覽無疵，猶絕聖也。治國無以智，猶棄智也。能無以智乎，則民又僻而國治也。○雱曰：如上說為己之道盡矣，然則可以其餘及人也。老子之言專於復性，有為則非所以使民安性，故雖愛治，而不尚有為，此道之至也。

天門開闔，

河曰：天門，謂北極紫微宮，開闔，

謂終始兩際也。治身，天門謂鼻孔，開謂喘息，闔謂呼吸也。能為雌乎？

明皇曰：天門，歷數所從出。開闔，謂理亂。言人君應期受命，能守雌靜，則可以永終天祿矣。又解云：《易》曰：一闔一闢謂之變，言聖人撫運，應變無常，不以雄成，而守雌牝，亦如天門開闔，虧盈而益謙也。○河曰：治身當如雌牝，安靜柔弱。治國應變和而不唱。○弼曰：天門謂天下之所由從也。開闔治亂之際也。或開或闔，經通於天下，故曰天門開闔也。雌，應而不唱，因而不為，言天門開闔能為雌乎，則物自賓而處自安矣。○雱曰：至人無心於作，精神出入，皆應而不唱。《莊子》所謂有物采之者，老子於四時當秋，其德主金，靜一復性者也，故其尚如此。至於《易》，則先天後天，無非道者。

明白四達，

河曰：言道明白如日月，四達滿於

天下，八極之外，故曰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彰布之於十方，煥煥煌煌也。能無知乎。

明皇曰：人君能為雌靜，則萬姓樂推其德，明白如日四照，猶須忘功不宰，故曰能無知乎？○河曰：無有能知道滿於天下者。○弼曰：言至明四達無迷，無迷無惑，能無以為乎，則物化矣，所謂道常無為，侯王若能守，則萬物自化。○雱曰：理無足知，知以應物，既知至理，則自當無知。唯能無知，故無所不知也。如昭然有知，則是不知。無知之妙，何足謂知也。竊嘗論之，聖智下愚，本無殊品，因愚顯智，乃有聖名，聖人本心，何嘗自聖。故明白四達，而初無所知，乃真聖人之知也。生之畜之，

生而不有，河曰：道生萬物，無所取有。○雱曰：道生萬物，物之與道，常為一體，誰有之者。為而不恃，

河曰：道所施為，不恃望其報也。○雱曰：不得已而為，為於已然之時，雖有為之之功，而超然自喪，豈復矜恃哉。

長而不宰，

河曰：道長養萬物，不宰割以為器用。○雱曰：道如上文，則可長天下以無為矣，雖在物上，如標枝然，豈有分割之功乎。

是謂玄德。

明皇曰：令物各遂其生，而畜養之。遂生而不以為有修，為而不恃其功，居長而不為主宰，人若能如此者，是謂深玄之德矣。○河曰：言道行德玄冥，不可得見，欲使人知道也。○弼曰：不塞其源，則物自生，何功之有。不禁其性，則物自濟，何為之情。物自長足，不吾宰成，有德無

主，非玄如何。凡言玄德皆有德，而又知其主出乎幽冥。○雱曰：玄為妙體，德之至也，昔舜在側微，書聞玄德，蓋至德常在於無思無為。此篇之義，主於無為，故雖為長，而德猶稱玄也。此篇自為士以至於體神入聖，修身之序盡矣。

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

河曰：古者車三十輻，法月數也。共一轂者，轂中有孔，故眾輻共湊之。治身者，當除情去欲，使五藏空虛，神乃歸之也。治國者，寡能總眾，弱共扶強。

當其無，有車之用。

明皇曰：此明有無功用，相資而立。三十輻者，明造車。共一轂者，因言少總眾。夫轅廂之有，共則成車，車中空無乃可運用。若無轅廂之有，亦無所用之車。車中若不空無，則轅廂之有，皆為棄物矣。○河曰：無謂空虛，轂中空虛，輪得轉行，輦中空虛，人得載其上也。○弼曰：

穀所以能統三十輻者，無也。以其無，能受物之故，故能以實統衆也。

○雱曰：共，一本作用。

埏埴以爲器。

河曰：埏，和也。埴，土也。和土以爲飲食之器。

當其無，有器之用，

明皇曰：埏，和也。埴，土也。陶匠和土，爲瓦缶之器。○河曰：器中空虛，故得有所盛受。

鑿戶牖以爲室，

河曰：謂作屋室。

當其無，有室之用。

明皇曰：古者陶穴以爲室宇，亦開戶牖，故云鑿爾。○河曰：言戶牖空虛，人得以出入觀視。室中空虛，人得以居處，是其用也。○雱曰：凡此三物，或運轉，或貯盛，或居處，而皆以無有爲用。

故有之以爲利，

河曰：利，物也。利於形用，器中有物，室中有人，恐其屋破壞。腹中有神，畏形之消亡也。

無之以爲用。

明皇曰：有體利無，以無爲利。無體用有，以有爲用。且形而上者曰道，形而下者曰器，將明至道之用，約形質以彰，故借粗有之用無，以明妙無之利有爾。○河曰：言虛空者，乃可用盛受萬物，故曰虛無能制有形。道者空也。○弼曰：木埴壁所以成三者，而皆以無爲用也。言無者有之所以爲利，皆賴無以爲用也。○雱曰：無非有對，因有有無，於無之中，復有妙有，不窮之用，妙有之功，若夫有物之有，具存形質，非能應於不窮者也，故但爲利。利，陰屬也，雖然，此有無之論耳，極而言之，則無不離有，有亦真無，非有非無，乃真妙有也。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

河曰：貪淫好色，則傷精失明也。

五音令人耳聾，

河曰：好聽五音，則和氣去心，不能聽無聲之聲。

五味令人口爽，

明皇曰：目悅青黃之觀，耳耽宮徵之音，口嗜芻豢之味，傷當過分，則坐令形骸聾盲。○河曰：爽，亡也。人嗜五味於口則口亡，言失於道味也。○雱曰：人生而靜，目物有遷耳，自本自希夷，而聲色在前，真從妄喪，口之於味，亦復如此，故味於聲聲色色味味之妙者，聲色味也。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明皇曰：馳騁代務，執著有爲，如彼田獵，唯求殺獲，日以心鬥，逐境奔馳，靜而思之，是發狂病。○河曰：人精神好安靜，馳騁呼吸，精神散亡，故發狂也。○弼曰：爽，差失也。失口之用，故謂之爽失。耳目心口，皆順其性也。不以順性命，反以傷自然，故曰盲聾爽狂也。○雱曰：足於內則得，逐於外則惑，故馳聘田獵，血氣俱作，心爲發狂，明逐物失性。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明皇曰：性分所無，求亦不得。妄

求難得，故令道行有所妨傷。○河曰：妨，傷也。難得之貨，謂金銀珠玉，心貪意欲，不知厭足，則傷身辱也。○弼曰：難得之貨，塞人正路，故令人行妨也。○雱曰：難得之貨，非適於養己，而愚者妄以為美，因毀行以求之。唯明乎天下之良貴，與夫有萬之富，則外物莫能傷矣。

是以聖人爲腹，

河曰：守五性，去六情，節志氣，養神明。

不爲目。

河曰：目不妄視，妄視泄情於外。

故去彼取此。

明皇曰：取此舍受之腹，去彼妄視之目。○河曰：去彼目之妄視，取此腹之養性。○弼曰：爲腹者以物養己，爲目者以目役己，故聖人不爲目也。○雱曰：腹無所不容，目觸類分別。

寵辱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

明皇曰：操之則慄，捨之則悲，未忘寵辱，故皆驚也。○河曰：身寵亦驚，身辱亦驚。○雱曰：心榮於見寵，則辱孰甚焉。貴大患若身。

明皇曰：身為患本，故矜貴其身，即如貴大患矣。此合云貴身如貴大患，而乃云貴大患如身者，欲明起心貴身，即是大患。有貴即身是大患，故云貴大患如身若此也。此上兩句正標。○河曰：貴，畏也。若，至也。畏大患至身，故皆驚。○雱曰：有貴而累其心，則其患大矣。如人有身，動輒自累。

何謂寵辱？

河曰：問何為寵，何為辱。寵者尊榮，辱者耻辱。及身還自問者，以曉人也。○雱曰：一本此有若驚二字，非也。若曰寵乃世之所榮，何以爲辱乎？設問以發下文。

寵爲下。

明皇曰：前標寵辱如驚，恐人不了，故問何謂寵辱？夫得寵驕盈，無不

生禍，是知寵為辱本，故答云寵為下。○河曰：辱為下賤。○雱曰：受寵於人，則為下之道。趙孟能賤之者，寵於人者也。凡生莫不有真君，足以高天下，莫不有真宰，足以製萬物，而愚者失其良貴，逐物求榮，與奪之權，在人之乎。而吾之憂喜，繫於得失，豈不早且惑乎。驚生於有愛而畏奪，故有寵之累如驚也。彼三仕三已，而無喜愠之色者，固驚乎。謂誰受寵而不自榮，則居寵而非辱矣。

得之若驚，

河曰：得寵榮驚者，處高位如臨危也，貴不敢驕，不敢奢。

失之若驚，

河曰：失者，失寵處辱也。驚者，恐禍重來也。

是謂寵辱若驚。

明皇曰：寵辱循環，寵為辱本。凡情感滯，雖辱而不驚寵，故聖人戒云：汝之得寵，當如汝得辱而驚，則汝之失寵得辱，亦如吾戒，汝得寵而

驚懼也。故結云是謂寵辱若驚。○
弼曰：寵必有辱，榮必有患，驚辱等
榮，患同也。為下得寵辱榮患若驚，
則不足以亂天下也。○雱曰：為其
得失之際，有若驚之心，是以辱也。

何謂貴大患若身？

明皇曰：恐人不曉即身是患本，故
問之。○河曰：復還自門，何故畏
人若身。○弼曰：大患，榮寵之屬
也。生之厚，必入死之地，故謂之大
患也。人迷之於榮寵，返之於身，故
曰大患若身也。○雱曰：貴者在物
之上而有國家，有之而不能忘，則為
患大矣。譬人有身，珍而累之，則寒
暑疾痛，萬緒皆作，豈非大患乎。市
南子曰：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者
也。貴者有人，寵者見有於人，唯聖
人能免此二者。

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

明皇曰：身相虛幻，本無真實，為患
本者，以吾執有其身，痛癢寒溫，故
為身患。○河曰：吾所以有大患
者，為吾有身，憂其勤勞，念其飢寒，

觸情從欲，則遇禍患也。○弼曰：
由有其身也。

及吾無身，

○弼曰：歸之自然也。

吾有何患？

明皇曰：能知天地委和，皆非我有，
離形去智，了身非身，同於大通，夫
有何患？○河曰：使吾無有身體，
得道自然，輕舉升雲，出入無間，與
道通神，當有何患。○雱曰：萬物
與我為一，則與道玄同，而萬變皆
忘，吉凶息矣。而愚者不能自解，恃
形為己，故形之所遭，觸途生患。老
子先明寵貴之累，而寵貴之累，皆緣
有身而生，故因譬貴之若身，遂及無
身之妙。《莊子》曰：忘其所不忘，
而不忘其所忘，是之謂誠忘，亦明此
義。而孔子毋我理與是同，學期於
此而已。然所謂無者，豈棄而去之
乎，但有之而未嘗有，則不累矣。且
崇高莫大乎富貴，誠能有之以無有，
則聖人所為濟世也，亦何患之有。
其於寵也，亦若斯而已矣。

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

河曰：言人君貴其身而賤人，欲為
天下主者，則可以立，不可以久也。
○弼曰：無物以易其身，故曰貴也，
此乃可以託天下也。

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

明皇曰：此章首標寵辱之戒，後以
託寄結成者，夫寵辱若驚，未忘寵辱
貴愛。以為未忘貴愛，故以辱校寵，
則辱不如寵。以貴方愛，則貴不如
愛。驚寵辱者，尚有寵辱介懷，存貴
愛者，未為兼忘天下。故初則使驚
寵如辱，後欲令寵辱俱忘，假寄託之
近名，辯兼忘之極致。忘寵辱則無
所復驚，忘身則無為患本，忘天下則
無寄託之近名。○河曰：言人君能
愛其身，非為己也，乃欲為萬民之父
母。以此得為天下主者，乃可以託
其身於萬民之上，長無咎也。○弼
曰：無物可以損其身，故曰愛也，如
此乃可以寄天下也。不以寵辱榮患
損易其身，然後乃可以天下傳之也。
○雱曰：聖人無身，故土苴足以堯

舜，有身而為之，則累矣。苟未及乎無身，則唯尊生重本，不以物易己者，如可以寄託天下。貴者不辱其身，愛者不危其身。子州支父、王子搜之徒是也。若此二人者，豈榮其寵，累其貴乎。一本作可以託天下矣，可以寄天下矣，此王弼取《南華》為定。非是。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

明皇曰：此明道也。夷，平易也。道非色，故視不可見。以其於無色之中能色，故詔曰夷。○河曰：無色曰夷，言無采色，不可得視而見之。○雱曰：道至於萬法平等，無有高下之處，非目所睹。

聽之不聞名曰希，

明皇曰：希者，聲之微也。道非聲，故聽之不聞。以其於無聲之中，獨能和焉，故好曰希。○河曰：無聲曰希，言一無音聲，不可得聽而聞之。○雱曰：物相感觸，乃有聲響。大道不與物鄰，用心求之，其去已

遠，故曰希，則經所謂大音也。搏之不得名曰微。

明皇曰：搏，執持也。微，妙也。道無形，故執持不得。以其於無形之中，而能物焉，故詔曰微。○河曰：無形曰微，言一無形體，不可搏持而得之。

此三者不可致詰，

河曰：三者，謂夷希微也。不可致詰者，夫無色無聲無形，口不能言，書不能傳，當受之靜，求之以神，不可詰問而得之也。

故混而為一。

明皇曰：三者將以詰道，道非聲色形法，故詰不可得，但得希夷微爾。道非希夷微，故復混而為一。○河曰：混，合也。故合於三，名之而為一。○弼曰：無狀無象，無聲無響，故能無所不通，無所不往，不得知，更以我耳目體不知為名，故不可致詰，混而為一也。○雱曰：三者本一體，而人所以求之者，或以視，或以聽，或以搏，故隨事強名。雖然，

所用求者，與夫所欲求者，未嘗不一也，唯了吾一，則與彼一胎然為一矣。

其上不皦，

河曰：言一在天上，不皦皦光明。其下不昧。

明皇曰：在上必明，在下者必昧，唯道於上非上，在上亦不明。於下非下，在下亦不昧。○河曰：言一在天下，不昧昧有所闇冥。○雱曰：凡物有質，則具陰陽，上皦下昧，理必然也，唯道無物，故混然而成，此言道之定體。《莊子》曰：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

繩繩兮不可名，

河曰：繩繩者，動行無窮極也。不可名者，非一色也，不可以青黃白黑別，非一聲也，不可以宮商角徵羽聽，非一形也，不可以長短大小度之也。

復歸於無物。

明皇曰：繩繩者，運動不絕之意。不皦不昧，運動無窮，生物之功，名

目不得，非物能物，故常生物而未始有物，妙本湛然，故云復歸於無物。○河曰：物，質也。復當歸之於無質。○雱曰：道有常度，其理可信，故曰繩繩。雖繩而實無定體，故不可名。要其極也，未始有物，至矣不可加矣。

是謂無狀之狀，

河曰：言一無形狀，而能為物作形狀也。○雱曰：有而不可見。

無物之象，

河曰：一無物質，而為萬物設形象也。○弼曰：欲言無邪，而物由以成，欲言有邪，而不見其形，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也。○雱曰：有而不可得。

是謂惚恍。

明皇曰：是謂無形狀之狀，無物質之象，不可名有，不可名無，無有難名，故謂之惚恍。○河曰：一忽忽恍恍，若存若亡，不可見之也。○弼曰：不可得而定也。○雱曰：忽者，有之疑於無。恍者，無之疑於

有。道之為物，非有非無，不可定名。○河曰：一無端末，不可預待也。除情去欲，一自歸之也。

迎之不見其首，

隨之不見其後。

明皇曰：無始，故迎之不見其首。無後，故隨之不見其後。○河曰：言一無影迹，不可得而著。○雱曰：物有定體，乃分前後，道既無形，孰為首尾。此言道之運用，故可迎隨。雖曰迎隨，而迎隨在物，道未嘗異。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明皇曰：執古無為之道，以御今有為之事，則還反淳樸也。○河曰：聖人執守古道，主一以御物，知今當有一也。○弼曰：有，有其事。○雱曰：古之道，謂古今常一之道，唯其古今常一，故可御世故之萬變。

能知古始，

○雱曰：推而上之，至於無初之初，乃知物無所從來，則道之情得矣。

是謂道紀。

明皇曰：能知古始所行，是謂道化之綱紀。○河曰：人能知上古，本始有一，是謂知道綱紀也。○弼曰：無形無名者，萬物之宗也。雖今古不同，時移俗易，故莫不由乎此，以成其治者也。故可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上古雖遠，其道存焉，故雖在今，可以知古始也。○雱曰：道之紀要，古今不變者，是則《莊子》所謂無端之紀也。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二

①原作「比」，當作「此」。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三

明皇 河上公 王弼 王雱註

古之善為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為士者，

河曰：謂得道之君也。

微妙玄通，

河曰：玄，天也。言其志節玄妙，精與天通也。

深不可識。

明皇曰：士，事也。言古之善以道為事者，於彼微言妙道，無不玄鑒通照，而德容深邃，不可識知。○河曰：道德深遠，不可識知，內視若盲，反聽若聾，莫知所長。○雱曰：士者，事道之名，微而妙，玄而通，有此道而退藏於密。密者，性本之內，故無迹可見。當時為士者，異於此矣，故稱古之善為士者。夫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容。明皇曰：夫唯德量難識，故強為容狀以明之，謂下文也。○河曰：謂

下句也。

豫兮若冬涉川。

明皇曰：豫，閑豫也。善士於代閑豫，如涉冬川，衆人貪^①著，故畏懼。今我不染，故閑豫也。○河曰：舉事輒加重慎，與與兮若冬涉川，心難之也。○弼曰：冬之涉川，豫然若欲度，若不欲度，其情不可得見之貌。○雱曰：豫者，先事而戒之謂，至人無心於物，迫而後動。冬涉者，臨事逡巡，若不得已也。《莊子》曰：不從事於務。

猶兮若畏四鄰。

明皇曰：猶豫，疑難也。上言善士不染故閑豫，及觀行事，甚疑難，如今代人懼鄰戒。○河曰：其進退猶猶如拘制，若人犯法，畏四鄰知之也。○弼曰：四鄰合攻中央之主，猶然不知所趣向也。上德之人，其端兆不可睹，德趣不可見，亦猶此也。○雱曰：可以無戒而猶戒，曰猶至人靜密幽深，不出性宅，故常如畏鄰，斂行而不縱也。

儼若客。

河曰：如容由至人，儼然無所造作也。○雱曰：不以事為己任，故其容寂。

渙若冰將釋。

明皇曰：雖則儼然若容，無所造為，而不凝滯於物，渙然若春冰之釋散也。○河曰：敦者解散，釋者消亡。除情去欲，日以空虛。○雱曰：人生之始，同於大空，凝為我體，如水有冰，故為道有冰解凍釋者，事至於此，其容已不滯於一體，渙然將釋矣。切嘗原之人性如水，為造化所凝，故結而不通，彼釋者反本而已矣。

敦兮其若樸。

明皇曰：雖渙然冰釋，曾不自矜，而能敦厚，若質樸而無所分別。○河曰：敦者質厚，樸者形未分，內守精神，外無文采也。○雱曰：材未為器，謂之樸，喻性之全體，由冰釋之後，乃能存天性之全，而不雕於人偽，故若樸也。

曠兮其若谷。

明皇曰：其德量曠然寬廣，無不含容，若彼容谷。○河曰：曠者，寬大。谷者，空虛，不有德功名，無所不包也。○雱曰：性全不虧，而不自有其全，故曠然空虛，如谷之受且應也。

渾兮其若濁。

明皇曰：和光渾迹，若濁而清。○河曰：渾者守本真，濁者不照然也。與衆合同，不自尊。○弼曰：凡此諸若，皆言其容象，不可得而形名也。○雱曰：水性本清而濁者，混於物空，人不自潔於物，故渾然若濁者也。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

明皇曰：孰，誰也。誰能於彼澤濁，以靜澄止之，令徐自清乎？○河曰：孰，誰也。誰能如水之濁，以而靜之，徐徐自清也。○雱曰：澄性者與澄水同，加工則動而彌濁，唯靜以俟之，則徐自清矣。有道之士，所以物莫能濁者，以其靜之徐清。

孰能安以動之，徐生。

明皇曰：誰能安靜於此清以久，更求勝法，運動修行，令清靜之性，不滯於法，而徐動出也。生猶動出。○河曰：誰能安靜以久，徐徐以長生也。○弼曰：夫晦以理物則得明，濁以靜物則得清，安以動物則得生，此自然之道也。孰能者，言其難也。徐者，詳慎也。○雱曰：歸於寂定，感而遂通，故徐徐以生，終則有始也。動之徐生，則變動不居，非物能止，夫誰能安之。為此者，信陰陽之理，乘自然之運，而無心其間，故皆曰徐。言濁則知安之清，言安則知動之濁，與上篇微妙之文同。

保此道者，不欲盈。

明皇曰：欲保此徐清徐生之道，當須無所執滯，若執清求生，是謂盈滿，將失此道。故云不欲盈。○河曰：保此徐生之道，不欲奢泰盈溢。○雱曰：不盈之盈，乃大盈也。如見道之後，盈而有之，則是自有此道，違道遠矣。

夫惟不盈，是以能敝，不新成。

明皇曰：夫唯不盈滿之人，故能以新證之，行為敝薄，不以其新成而滯著也。○河曰：夫唯不盈滿之人，能守敝不為新成。敝者匿光榮也。新成者，貴功名。○雱曰：道本無體，非器所盛，用則有餘，求之不得，故有道者未嘗盈，而其用不窮也。得道者未嘗盈，則成道者未嘗新也。道之為用，通萬物而不敝，以其無敝，無新不成不敗故也。敝生於新，敗生於成，士雖成道，而常若敝敗矣，苟得道之初，矜其新成，則與道異意，非大成也。經曰：大成若缺，其用不敝，此篇句句有序，以至於成，成而若敝，則盡之矣。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

河曰：得道之人，損情去欲，五內清靜，至於虛極。

守靜篤。

明皇曰：虛極者，妙本也。言人受生，皆稟虛極妙本，及形有受納，則

妙本離散。今欲令虛極妙本必致於身，當須絕棄塵境染滯，守此雌靜篤厚，則虛極之道自致於身矣。○河曰：守清靜，行篤厚。○弼曰：言致虛，物之極篤，守靜，物之真正也。○雱曰：致虛欲極，守靜欲篤，欲觀物理者，必先致一也。學者之事，實則妨道，動則達性故爾。

萬物並作，

河曰：作，生也。萬物並生也。○弼曰：動作生長。○雱曰：萬物由虛靜出生，還歸於虛靜，春生秋死之變可見矣。

吾以觀其復。

明皇曰：老君云：何以知守雌靜則能致虛極乎？但觀萬物動作云為，及其歸復，常在於靜，故知爾。○河曰：言吾以觀見萬物，無不皆歸其本也，人當念重本也。○弼曰：以虛靜觀其反復，凡有起於虛，動起於靜，故萬物雖並動作，卒復歸於虛靜，是物之極篤也。○雱曰：虛靜則明，明則見理，見理非以有為，將

觀復性之情也。

夫物芸芸，

河曰：芸芸者，華葉盛。

各復歸其根。

明皇曰：又云所以萬物歸復，常在於靜者，為華葉芸芸，生性皆歸復其根，故本有作芸芸者，芸芸，動作也。言夫物芸芸動作者，及其歸復，皆在根本爾。○河曰：言萬物無不枯落，各復反其根而更生也。○弼曰：各反其所始也。○雱曰：復，復性起用，復還性根，動植雖殊，理歸一致。

歸根曰靜，

河曰：浮謂根也，根安靜柔弱，謙卑處下，故不復死也。

靜曰復命。

明皇曰：華葉芸芸者，生性歸根，則靜止矣。人能歸根至靜，可謂復所稟之性命。○河曰：言安靜者，是為復還性命，使不死也。○雱曰：有生曰性，性稟於命，命者在生之先，道之全體也，《易》曰：窮理盡

性，以至於命。觀復，窮理也，歸根，盡性也，復命，至於命也，至於命極矣，而不離於性也。

復命曰常，

河曰：復命使不死，乃道之所常行也。○弼曰：歸根則靜，故曰靜。靜則復命，故曰復命也。復命則得性命之常，故曰常也。○雱曰：出生則入有，入有則系數，然則密移之變，頃刻不停，唯復命則湛然常寂，物莫能遷矣。

知常曰明。

明皇曰：守靜復命，可謂有常。知守常者，更益明了。○河曰：能知道之所常極，則為明。○雱曰：所知非常，則非真知也。聖人所貴夫明者，自見而已。

不知常，妄作凶。

明皇曰：不恒其德，或承祭之羞，失常妄作，窮凶必矣。○河曰：不知道之所常行，妄作巧詐則失神明，故凶也。○弼曰：常之為物，不偏不彰，無曖昧之狀，溫涼之象，故曰知

常曰明也。唯此復乃能包通萬物，無所不容，失此以往，則邪入乎分，則物離分，故曰不知常，則妄作凶也。○雱曰：不會於性命之極，則種種色相皆以為實，因生妄情，與接為搖，窮萬世而不悟，陰陽之禍，慘孰甚焉。

知常容

明皇曰：知守真常，則心境虛靜，如彼空谷，無不含容。○河曰：能知道之所常行，則去情忘欲，無所不包容也。○弼曰：無所不包通也。○雱曰：知常則達乎無疵，何所不容。

容乃公

明皇曰：含容應物無心，既無私邪，故為公正。○河曰：無所不包容，則公政無私。○弼曰：無所不包通，則乃至於蕩然公平也。○雱曰：無物我之殊，何私之有？

公乃王

明皇曰：能公正無私者，則為物所歸往。○河曰：公政無私，則可以為天下王。○弼曰：蕩然公平，則

乃至於無所不周普也。○雱曰：內公則外王。

王乃天

明皇曰：萬物樂推，如天之覆，則與天合德。○河曰：能王德合神明，乃與天通。○弼曰：無所不周普，則乃至於同乎天也。○雱曰：王者，人道之至極，極人之道，乃通於天。

天乃道

明皇曰：王德如天，乃能行道。○河曰：德與天通，則與道合同也。○弼曰：與天合德，體道大通，則乃至於極虛無也。○雱曰：因有道乃與天侔，侔天乃所以盡道，道則莫知其天乎人乎。

道乃久

明皇曰：道行天下，乃可以久享福祚矣。○河曰：與道合同，乃能長久。○弼曰：窮極虛無，得物之常，則乃至於窮極也。○雱曰：所謂常也。

歿身不殆

明皇曰：同天行道，則終沒其身，長無危殆之事矣。○河曰：能公能王，通天合道，四者統備，道德弘遠，無殃無咎，乃與天地俱沒，不危殆也。○弼曰：無之為物，水火不能害，金石不能殘，用之於心，則兇虎無所投其爪角，兵戈無所容其鋒刃，何危殆之有乎。○雱曰：天地並生，萬物為一，孰能危之。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

明皇曰：太上者，淳古之君也。下知者，臣下知上有君，尊之如天，而無施教有為之迹，故人無德而稱焉。○河曰：太上謂大君，無名之君也。下知有之者，下知上有君，而不臣事，質樸也。○弼曰：太上謂大人也，大人在上，故曰太上。大人在上，居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為始，故下知有之而已。○雱曰：因三皇之出，無為而治，使民各遂而不知其然，豈得而親譽之乎。

其次，親而譽之。

明皇曰：逮德下衰，君行善教，仁見故親之，功高故譽之。○河曰：其德可見，恩惠可稱，故親愛而譽之。

○弼曰：不能以無為居事，不言為教，立善施化，使下得親而譽之也。

○雱曰：政有明效，則百姓戴恩懷德，毀譽之名彰。雖足以為治一時，而上已離道德之全，下已失性命之正，亂自此始矣，此仁義之治。

其次畏之。

河曰：設刑法，以治之。○弼曰：不能復以恩仁令物，而賴威權也。

○雱曰：此法制之治。

其次侮之。

明皇曰：德又下衰，君多弊政，則驅以刑罰，故畏之。懷情相欺，明不能察，故侮之。○河曰：禁多令煩，不可歸誠，故欺侮之。○弼曰：不能法以正齊民，而以智治國，下知避之，其令不從，故曰侮之也。○雱曰：失德無政，則民侮之，一本作畏之侮之，無其次二字。

信不足焉，

河曰：君信不足於下，下則有巧詐民。

有不信焉。

明皇曰：畏之侮之者，皆由君信不足，故令下有不信之人。○河曰：君信不足於下，下則應之以不信，而欺其君也。○弼曰：言從上也。夫御體失性，則疾病生。輔物失真，則疵釁作。信不足焉，則有不信，此自然之道也。己處不足，非智之所濟也。○雱曰：孟子曰：有諸己之謂信。經曰：其中有信，人盡其性，則不失天命之常，故曰信也。上離道而治，則非性之質，而失其常矣，故於信為不足。上於信不足，則下必至於偷薄詐偽，故曰有不信也。下有不信，亂之大者。

猶兮其貴言。

明皇曰：親之譽之者，由君有德教之言，故貴其言而親譽之。○河曰：說太上之君，舉事猶貴聖於言，恐離道失自然。○雱曰：猶豫之

猶，猶者不決，貴者不輕也。《莊子》

曰：言者風波也，聖人出言，常若有所疑，不敢輕發言，且不敢輕，而況於為乎。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也，是以聖人猶難之。一本無兮字，非。

功成事遂，

河曰：謂天下太平也。

百姓皆謂我自然。

明皇曰：功成而不執，事遂而無為，百姓日用而不知，謂我自然而成遂，則太上下知也。○河曰：百姓不知君上之德淳厚，反以為己自當然也。○弼曰：自然其端兆不可得而見也，其意趣不可得而睹也，無物可以易其言，言必有應，故曰猶兮其貴言也。居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不以形立物，故功成事遂，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也。○雱曰：遷善遠罪，而莫知為之者是也。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

明皇曰：澆淳散樸，大道不行，曰仁

與義，小成遂作。濡沫生於不足，周弊起於有為，然則聖人救世之心未嘗異，而夷險之迹不得一爾。○河曰：大道之時，家有孝子，戶有忠信，仁義不見也。大道廢，不用惡逆生，乃有仁義可傳道。○弼曰：失無為之事，更以施慧立善，道進物也。智惠出，有大偽。

明皇曰：用智惠者，將立法也。法出而姦生，則有大偽矣。○河曰：智惠之君，賤德而貴言，賤質而費文，下則應之以為大偽姦詐。○弼曰：行術用明，以察姦偽，趣睹形見，物知避之，故智惠出則大偽生也。

六親不和，有孝慈。

明皇曰：父子夫婦兄弟，六親也。疏戚無倫，不和也。久親各子，有孝慈也。皆由失道，故有偏名。○河曰：六親絕，親戚不和，乃有孝慈相收養也。○雱曰：至德之世，民盡其性，六親非不孝慈，而孝慈以為常，故無孝慈之名。今尚孝慈之行，

而尊之者，更由六親有不和故也。國家昏亂，有忠臣。

明皇曰：太平之時，上下交足，何異名乎？昏亂之日，見危致命，有忠臣矣。○河曰：政令不行，上下相怨，耶侖爭權，乃有忠臣匡救其君也。○弼曰：甚美之名，生於大惡，所謂美惡內門。六親，父子兄弟夫婦也。若六親自和，國家自治，則孝慈忠臣，不知其所在矣。魚忘於江湖之道，則相濡之德生也。○雱曰：明治則人無不忠，孰為忠臣。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河曰：絕聖制作，反初守元，五帝盡象，倉頡作書，不如三皇結繩無文。

棄智，

河曰：棄智惠，反無為。民利百倍。

明皇曰：絕聖人言教之迹，則化無為。棄凡夫智詐之用，則人淳樸。淳樸則巧偽不作，無為則矜徇不行。人挹天和，物無天性，是有百倍之

利。○河曰：農事無私。○雱曰：民之性質，純粹無疵，以其失真沉偽，故強立聖智以為君師。而民因聖智之迹，更逐而不反，離本愈遠矣，故有一時之小補，而終使民喪其不貲之樸。絕而棄之，則民復於無事，其利可勝計哉。

絕仁棄義，

河曰：絕仁之見恩惠，棄義之尚筆信。

民復孝慈。

明皇曰：絕兼愛之仁，棄裁制之義，則人復於大孝慈矣。○河曰：德化淳也。○雱曰：至德之世，父子相親而足，今更生仁義，則名實交糾，得失紛然，民性亂矣。蓋盛於末者本必衰，天之道也。孝慈，仁義之本也，或曰孔孟明堯舜之道，專以仁義，而子以老氏為正，何如？曰：夏以出生為功，而秋以收斂為德，一則使之榮華而去本，一則使之彫悴而反根。道，歲也，聖人，時也，明乎道，則孔老相為終始矣。

絕巧棄利，

河曰：絕巧者，詐偽亂真也。棄利者，塞貪路，閉權門也。

盜賊無有。

明皇曰：人矜偏能之巧，必有爭利之心，故絕巧則人不爭，棄和則人自足。足則不為盜賊矣。○雱曰：巧利勝則民欲侈，而本業衰，必至於為盜。上三事，皆以末傷本者。

此三者，

河曰：謂上三事所棄絕也。

以為文不足，

河曰：以為文不足者，文不足以教民。○雱曰：文於質為末，末勝則不足，民所以失性。一本云文而未足，非。

故令有所屬。

明皇曰：此三者俱令絕棄，未示修行，故以為此文不足至教，更令有所著，謂下文也。○河曰：當如下句。○雱曰：令屬其性於下四事。

見素抱樸，

河曰：見素者，當抱素守真，不尚文

飾也。抱樸者，當見其質樸以示，故可法則。○雱曰：不見物而見自性也。素者，性之質，人生而靜，不染諸物，故無文而素。蓋秋之時，萬物復靜，其色為白，天理固然。樸者，性之全，以樸為本，以器為末。

少私寡欲。

明皇曰：見真素，抱淳樸，少私邪，寡貪欲。○河曰：少私者，正無私也。寡欲者，當知足也。○弼曰：聖智，才之善也。仁義，人之善也。巧利，用之善也。而直云云絕，文甚不足，不令有所屬，無以見其指，故曰此三者以為文而未足，故令人有所屬，屬之於素樸寡欲。○雱曰：私欲皆有己之所為，有己則有物，有則外重，外重則失本矣。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絕學，

河曰：絕學不真，不合道文。

無憂。

明皇曰：絕仁為俗學，則淳樸不散。少私寡欲，故無憂也。○河曰：除

浮華，則無憂患也。○雱曰：學所以求復命，見至於命，則不見有物，無所用學矣。為道至此，則避絕吉凶，孰能憂之。孔子曰：樂天知命。憂之大者，有知有樂，則非體道也。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

河曰：同為應對，而相去幾何，疾時賤質而貴文。

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明皇曰：唯則恭應，阿則慢應，同出於口，故云相去幾何？而恭應則善，慢應則惡，以喻俗學。絕之則無憂，不絕則生患，只在心識迴照，豈復相去遠哉？○河曰：善者稱譽，惡者諫爭，能相去何如。疾時惡忠直，用邪佞也。○雱曰：道體本一，已降於全，復分陰陽，擾擾起矣。種種分別，皆屬妄心，照以道真，理同夢幻。且唯之與阿，同出於口，元無異狀，而世人以唯為恭，以阿為慢，是非喜怒，因此生情，反求唯阿所以異者，竟何謂也，善惡之殊，亦若此矣。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明皇曰：凡人所畏者，慢與惡也。

善士所畏者，俗學與有為也。皆當

絕之，故不可不畏。○河曰：人為

道人也，人所畏者，畏不絕學之君

也。不可不畏，近令色，殺仁賢。○

弼曰：下篇云為學者日益，為道者

日損，然則學者求益，所能而進其智

者也。若將無欲而足，何求於益。

不知而中，何求於進。夫燕雀有匹，

鳩鴿有仇，寒鄉之民，必知旃裘，自

然已足，益之則憂。故續鳧之足，何

異截鶴之脛，畏譽而進，何異異刑。

唯阿美惡，相去何若，故人之所畏，

吾亦畏焉，未敢恃之以為用也。○

雱曰：至人不見一物，善惡無所分，

而不廢世人善惡諸法，但於其中灑

然不累耳。自相去何若已上，所以

明心之無累，而無累者，本不自異於

世，故種種分別，與民同之，所謂吉

凶與民同患也。聖人絕累忘形，亦

可患乎。而《易》有吉凶之象者，因

民情而已。《莊子》曰：不忽於人，

道既兼忘，宜若忽人事，而實無忽

也。

荒兮其未央哉。

明皇曰：若不畏絕俗學，則衆生正

性荒廢，其未有央止之時。○河

曰：或言世俗人荒亂，欲進學為文，

未央止也。○弼曰：嘆與俗相返之

遠也。○雱曰：萬化相推，終則有

始，生生無盡，豈有央乎。而世人欲

物物為之美惡，不亦惑乎。唯聖人

能知萬古一時，而無得失於其間也。

衆人熙熙，

河曰：熙熙，淫放多情欲也。

如享太牢，

河曰：如飢思太牢之具，意無足時

也。

如春登臺。

明皇曰：衆人俗學有為，熙熙逐境，

如臨享太牢，春臺登望，動生貪欲。

○河曰：春陰陽交通，萬物感動，登

臺觀之，意志淫淫然。○弼曰：衆

人迷於美進，惑於榮利，欲進心競，

故熙熙若享太牢，如春登臺也。○

雱曰：造化無極，事物日生，唯聖人

能一古今而無變，衆人則隨化而遷，

一見美惡，樂得其生，自以為美。春

者，萬物奮張，離靜而動，去本逐末

之時。臺者，可以遠覽諸境之地物，

不明乎至理者，皆逐物生情，其狀如

此。

我獨怕兮其未兆。

河曰：我獨怕然安靜，未有情欲之

形兆也。

如嬰兒之未孩。

明皇曰：我獨怕然安靜，於其情欲，

略無形兆，如彼嬰兒，未能孩孺也。

○河曰：如小兒未能答偶人時也。

○弼曰：言我廓然無形之可名，無

兆之可舉，如嬰兒未能孩也。○雱

曰：性體怕然不萌智慮，含和守一，

同於嬰兒。古本作廓兮，非也。怕

與泊同，怕者不流之義，廓者虛大之

名，文義考之，理當從怕。

乘乘兮若無所歸。

明皇曰：至人無心，運動隨物，無所

取與，若行者之無所歸。乘乘，運動

貌。○河曰：我乘乘如窮鄙，無所

歸就。○弼曰：若無所宅。○雱曰：乘乘者，乘萬物之變而不自私，故若無所歸。蓋唯變所適，無所嚮著故也。一本作僂僂兮無所歸，非也。

衆人皆有餘，

明皇曰：耽嗜塵務，矜誇巧智，自為有餘，以示光大。○河曰：衆人餘財以為奢，餘智以為詐。○雱曰：矜覽庶物，故常有餘。

而我獨若遺。

明皇曰：常若不足，有所遺忘。○河曰：我獨如遺棄似不足也。○弼曰：衆人無不有懷有志，盈溢胸心，故曰皆有餘也。我獨廓然無為無欲，若遺失之也。○雱曰：超然自喪，不有其有。

我愚人之心也哉。

河曰：不與俗人相隨，守一不移，如愚人之心也。○弼曰：絕愚人之心，無所別析，意無所好欲，猶然其情不可睹，我頽然若此也。

純純兮。

明皇曰：我豈愚人之心，遺忘若此哉？但我心純純，故若遺爾。○河曰：無所分別。○弼曰：無所別析，不可為名。○雱曰：純純兮似愚而真智之極，一本純純作沌沌。

俗人昭昭，

明皇曰：矜巧智也。○河曰：明且達也。○弼曰：耀其光也。

我獨若昏。

明皇曰：自韜晦也。○河曰：如闇昧也。○雱曰：物我兼忘，不主分別，故若昏。

俗人察察，

明皇曰：立法制也。○河曰：察察，急且疾也。○弼曰：分別，別析也。○雱曰：推昭昭之意加之政，則察察矣。

我獨悶悶。

明皇曰：唯寬大也。○河曰：悶悶無所割截。○雱曰：推若昏之意加之政，則寬大悶悶然矣。悶悶謂不取日前小快。

澹兮其若海。

河曰：我獨忽忽如江海之流，莫知其所窮極也。○弼曰：情不可睹。○雱曰：自怕兮未兆而下有諸事物，及此又歸於性本，湛然深廣，如海之積水，水性全矣。一本作忽若晦，非是。

颺兮似無所止。

明皇曰：容貌忽然若昏晦，而心寂兮絕於俗學，似無所止著。○河曰：我獨漂漂若飛若揚，無所止也，志意在神域也。○弼曰：無所繫繫。○雱曰：澹兮若海，以言性體，此則言其用，颺然無所不通，而無所繫著，非用而何。一本颺作寂，非。衆人皆有以，

明皇曰：衆人於代間，皆有所以，逐境俗學之意。○河曰：以，有為也。○弼曰：以，用也，皆欲有所施用也。○雱曰：物於物則為物用，物而物於物則用物，而物莫能用。而我獨頑，

似鄙。

河曰：我獨無為。

明皇曰：頑者無分別，鄙者陋不足，而心實了悟。外若不足，故云似爾。○河曰：鄙似若不逮也。○弼曰：無所欲為，悶悶昏昏，若無所識，故曰頑且鄙也。○雱曰：物莫能入，可謂頑矣，見若不睹，可謂鄙矣。一本且作似，亦通。

我獨異於人，

明皇曰：人有情欲，我無愛染。人與道反，我與道同。○河曰：我獨與人異也。

而貴求食於母。

明皇曰：求食於母者，貴如嬰兒無營谷爾。故上文云如嬰兒之未孩，下經云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如此所以獨異於人也。先無求、於兩字，今所加也。且聖人說經，本無避諱，今代為教，則有嫌疑。暢理故義不可移，臨文則句須穩便。便今存古，是所庶幾。又司馬遷云：老子說五千餘言，則明理詣而息言，不必以五千為定格。○弼曰：食母，生之本也。人者皆棄生民之本，貴未飾之

華，故曰我獨欲異於人。○雱曰：不外逐物而取養於道，道者萬物之母也。一本無求於兩字，亦通。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

河曰：孔，大也。有大德之人，無所不容，能受垢濁，處謙卑也。

唯道是從。

明皇曰：孔，甚也。從，順也。設問甚有德之人，容狀若何？言此有德人所行，唯虛極之道是順。○河曰：唯，獨也。大德之人不隨世俗所行，獨從於道也。○弼曰：孔，空也。唯以空為德，然後乃能動作從道。○雱曰：道之在我之謂德，德至則與道為一，道不可容，因德而顯，德者無我，從道而已。

道之為物，唯恍唯惚。

明皇曰：此明孔德所從之道，不有不無，沖用難名，故云恍惚。○河曰：道之於萬物，獨恍惚往來於其無所定也。○雱曰：道兼陰陽，陰陽之微，若無若有，謂之恍惚。

忽兮恍，其中有像。

河曰：道唯恍惚無形之中，獨為萬物法像。○雱曰：一陰一陽乃成象。一本作忽兮恍兮。

恍兮忽，其中有物。

明皇曰：物者，即上道之為物也。自有而歸無，還復至道，故云其中有物也。○河曰：道唯恍惚，其中有一，經營造化，因氣立質。○弼曰：以無形始物，不繫成物，萬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曰恍兮惚兮，惚兮恍兮，其中有象也。○雱曰：一陽一陰乃成物，恍惚者陰陽之妙，故能變化以成象物。一本作恍兮忽兮。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明皇曰：惚恍有無，窈冥不測，生成之用，精妙甚存。○河曰：道唯窈冥無形，其中有精，實神明相薄，陰陽交會也。○弼曰：窈冥深遠之欺，深遠不可得而見，然而萬物由之，其可得見，以定其真，故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也。○雱曰：精者，

物生之始，前稱象物，道之具體，道體既具，乃生萬類，萬類之所出，在深妙不測之際，故云窈兮冥兮。其精甚真，

河曰：言道精氣神妙甚真也，非有飾也。○雱曰：精者，形生之始，精無不真，而更云甚真者，由物有失理喪精，沉於人偽故也。

其中有信。

明皇曰：窈冥之情，本無假雜，物感必應，應用不差，故云有信。○河曰：道匿功藏名，其信在中也。○弼曰：信，信驗也。物反窈冥，則真精之極得，萬物之性定，故曰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也。○雱曰：窈冥之精，萬物作類，而物之生者，各正性命，度數法象，一有儀則，可以前知，無或差舛，此之謂信。《莊子》曰：未形者有分。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明皇曰：言道自古及今，生成萬物，物得道用，因用立名。生成之用，既今古是同，應用之名，故古今不去。

○河曰：自，從也。從古至今，道常在不去。○弼曰：至真之極，不可得名，無名則是其名也。自古及今，無不由此而成，故曰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也。○雱曰：常道常名，未常變易。

以閱衆甫。

明皇曰：閱，度閱也。甫，本始也。言至道應用，度閱衆物本始，各遂生成之用也。○河曰：閱，稟也。甫，始也。言道稟與，萬物始生，從道受氣。○弼曰：衆甫，物之始也，以無名說萬物始也。○雱曰：甫，美也，《莊子》曰：神奇復為臭腐，臭腐復為神奇，夫萬物之美，遷易不常，唯道常住，故能遍閱之。閱如閱人多矣之閱。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

河曰：我何以知，從道受氣。以此。

明皇曰：以此今萬物皆稟道，妙用生成故爾。○河曰：此，今也，以今萬物皆得道精氣而生，動作起居，非

道不然。○弼曰：此上之所云也，言吾何以知萬物之始，皆始於無哉，以此知之也。○雱曰：道常住而衆美不常，故能閱其萬變，聖人所以能知衆美之不常者，亦以體道之常住故也。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

明皇曰：曲已以應務則全。○河曰：曲已從衆，不自專則全也。○弼曰：不自見其明則全也。○雱曰：至人沖虛，其行如水，無心於物，而順物之變，不與物忤，孰能傷之，故常全也。此篇大旨，與《莊子·養生主》相類。

枉則直。

明皇曰：枉已以申人則直。○河曰：枉屈已而申人，久久自得直也。○弼曰：不自是則其是彰也。○雱曰：於形枉者，於理為直，有我者執我之直以遇物，而不知物變之無窮，其直乃枉也，唯順物之枉，而不自有其直，則理直於中矣。一本直作正。

窪則盈，

明皇曰：執謙德則常盈。○河曰：地窪下水流之，人謙下，德歸之也。

○弼曰：不自伐則其功有也。○雱曰：澤以窪下，故衆水鍾焉。

弊則新。

明皇曰：守弊薄則日新。○河曰：

自受弊薄，後已先人，天下敬之，久自新也。○弼曰：不自矜則其德長也。○雱曰：非秋冬之雕敝，則無春夏之榮華。

少則得，

明皇曰：抱一不離則無失。○河

曰：自受取少則得多也。天道祐謙，神明託虛。○雱曰：道在乎微，性存乎樸，得者得其本，故不多也。欲體上四事，唯得一者能之。

多則惑。

明皇曰：有多為，則惑亂。○河

曰：財多者惑於所守，學多者惑於所聞。○弼曰：自然之道，亦猶樹也，轉多轉遠，其根轉少，轉得其本。多則遠其真，故曰惑也。少則得其

本，故曰得也。○雱曰：棄本逐末，妄見多岐。

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明皇曰：聖人抱守淳一，故可為天下法式。○河曰：抱守法式也。聖

人守一乃知萬事，故能為天下法式也。○弼曰：一，少之極也，式猶則

之也。○雱曰：抱一者不離於精，夫唯抱一不二，乃體道盡性，物我玄

同，故能應而不窮也。此句上文言道之理，聖人抱一乃能見此理，故行

如下文云。

不自見故明，

明皇曰：人能不自見其德，常曲己以應務，則其德全自明。○河曰：

聖人不以其視千里之外也，乃因天下之目以視，故能明達也。○雱

曰：自見則有己，有己則敝於己，故不能曲以應變。

不自是故彰，

明皇曰：人能不自以為是，而枉己以申人，則其是直自彰矣。○河

曰：聖人不自以為是而非人，故能

彰顯於世。○雱曰：無己是則能枉以應理，不期彰而自彰矣。

不自伐故有功，

明皇曰：人能不自伐取，則其功歸己矣。○河曰：伐，取也。聖人德

化流行，不自取其美，故有功於天下也。○雱曰：伐功生乎滿假，知窪

之為盈，則豈有滿假之累。不自矜故長。

明皇曰：人能長守弊薄，不自矜衒，則人推其長。○河曰：矜，大也。

聖人不自貴大，故能久不危。○雱曰：矜者耀其榮之謂，耀其榮則弊

矣，唯能居弊，乃所以新。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明皇曰：不與物爭，誰與爭者。○河曰：此言天下賢與不肖，無能與

不爭者爭也。○雱曰：唯沖虛不實，無心於物，物欲有之而不得，而

况能與之爭乎。此篇之義，要在忘我，故結之以不爭，而終始以曲則全

也。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

舉動從事於道者也。道以無形無為成濟萬物，故從事於道者以無為為君，不言為教，絲絲若存，而物得其真，與道同體，故曰同於道。○雱曰：一本無下道者二字。

德者同於德。

明皇曰：德者道用之名，人能體道忘功，則其所施為，同於道用矣。○河曰：德謂好德人也。同於德者，所為與德同也。○弼曰：得，少也。少則德，故曰得也。行得則與得同體，故曰同於得也。

失者同於失。

明皇曰：執言滯教，無由了悟，不悟則迷道，故自同於失矣。○河曰：失謂任己失人也。同於失者，所謂與失同也。○弼曰：失累多也。累多則失，故曰失也。行失則與失同體，故曰同於失也。○雱曰：一本德作得。

同於道者，道亦得之。

河曰：與道同者，道亦樂得之也。

同於德者，德亦得之。

河曰：與德同者，德亦樂得之也。同於失者，失亦得之。

明皇曰：方諸挹水，陽燧引火，類族辨物，斷焉可知。○河曰：與失同者，失亦樂失之也。○弼曰：言隨行其所，故同而應之。○雱曰：凡人之生，不待物而有，所謂獨化者是也，不待物而有，則固希而自然矣。而失性者妄有我體，而從事於道，故屈己以從道。然則道為之主，而吾所謂其君者，反臣於道矣。故從事於道者，有此道德失之三等，而同歸於失。此由不冥於希，而立己待物，離一為二，而交感生患也。

信不足，

河曰：君信不足於下，下則應君以不足也。有不信。

明皇曰：執言滯教，不能了悟，是於信不足也，自同於失，失亦樂失，是有不信也。○河曰：此言物類相歸，同聲相應，雲從龍，風從虎，水流濕，火就燥，自然之類也。○弼曰：

忠信不足於下，焉有不信也。○雱曰：降乎希則失性命之常，於信為不足。上於信不足，則下必至乎不信，此又明修己治人，皆嘗用希。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

河曰：跂，進也。謂貪權慕名，進取功榮也，則不可久立身行道也。○弼曰：物尚進則失安，故曰企者不立。

跨者不行；

明皇曰：跨，舉踵而望也。跨，以跨夾物也。以喻自見求明，明終不得，何異夫跂求久立，跨求行履乎？○河曰：自以為貴而跨於人，衆共蔽之，使不得行。○雱曰：不適其形之常，故失性之用。

自見者不明；

明皇曰：靈才揚己，動而見尤，故不明。○河曰：人自見其形容以為好，自見所行以為應道，殊不自知其形醜操行之鄙。自是者不彰；

明皇曰：是已非人，直為怨府，故不彰。○河曰：自以為是而非人，衆共蔽之，使不得彰明。

自伐者無功；

明皇曰：專固伐取，物所不與，故無功。○河曰：所為而自伐取其功美，即失有功於人也。

自矜者不長。

明皇曰：矜銜行能，人所鄙薄，故不長。○河曰：好自矜大者，不可以長久。

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

河曰：贅，貪也。使此自矜伐之人在治國之道，曰賦斂餘祿食為貪行。○弼曰：其唯於道而論之，若卻至之行盛饌之餘也。本雖美，更可穢也。本雖有功，而自伐之，故更為疣贅者也。○雱曰：皆在分外。

物或惡之。

河曰：此人在位，動欲傷害，故物無有不畏惡也。

故有道者不處也。

明皇曰：自見等行，於道而論，是曰

殘餘之食，疣贅之行。凡物尚或惡之，故有道之人，不處斯事矣。○河曰：言有道之人，不居其國也。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明皇曰：將欲明道立名之由，故云有物。言有物混然而成，含孕一切，尋其生化，乃在天地之先生。○河曰：謂道無形混然而成，萬物乃在天地之前。○弼曰：混然不可得而知，而萬物由之以成，故曰混成也。不知其誰之子，故先天地生。○雱曰：道之中體，混然而成，其視天地，亦由一物耳。而此特云先天地者，老氏將斂天下之散亂迷錯，而復之性本，故且舉混成而已。蓋由萬殊而觀，則此為道之全。而由道本以觀，則雖混成者，猶散殊也。目之為物，則明更有物物之妙耳。

寂兮寥兮，

雱曰：混成無象。

獨立而不改，

河曰：寂者無音聲，寥者空無形。

獨立者，無匹雙。不改者，君子常。○弼曰：寂寥，無形體也。無物之匹，故曰獨立也。返化終始，不失其常，故曰不改也。○雱曰：混成之體，常而不易。

周行而不殆，

河曰：道通行地，無所不入，在陽不燠，記陰不竊，無不貫穿，不危殆。○雱曰：混成之用也。萬物由我生死，我常制其命，孰能危之。可以為天下母。

明皇曰：有物之體，寂寥虛靜，妙本湛然常寂，故獨立而不改。應用遍於群有，故周行而不危殆。而萬物資以生成，被其茂養之德，故可以為天下母。○河曰：道育養萬物精氣，如母之養子。○弼曰：周行無所不至而免殆，能生全大形也，故可以為天地母也。

吾不知其名，

弼曰：名以定形，混成無形，不可得而定，故曰不知其名也。

字之曰道，

河曰：我不見道之形容，不知當何以名之，見萬物皆從道所生，故字之曰道也。○弼曰：夫名以定形，字以稱可，言道取於無物而不由也，是混成之中，可言之稱最大也。

強之名曰大。

明皇曰：吾見有物生成，隱無名氏，故以道生表其德，字之曰道，以包含目其道，而名曰大。○河曰：不知其名，強曰大者，高而無上，羅而無外，無不包容，故曰大也。○弼曰：吾所以字之曰道者，取其可言之稱最大也。責其字定之所由，則繫於大。大有繫則必有分，有分則失其極矣，故曰強為之名曰大。○雱曰：道譬萬物則無乎不周，可謂大矣，雖然，大名既立，全體已虧。

大曰逝，

河曰：其為大，非若天常在上，非若地常在下，乃復逝去，無常處所也。○弼曰：逝，行也。不守一，大體而已，周行無所不至，故曰逝也。○雱曰：大則有用，逝者周行攫物，功用

著矣。

逝曰遠，

河曰：言遠者窮乎無窮，布氣天地，無所不通也。○雱曰：道之為用，無所不極，可謂遠矣，而去本亦遠矣，此謂混成而已，若道之至，則非遠非近也。

遠曰反。

明皇曰：妙用無方，強名不得，故自大而求之，則逝而往矣。自往而求之，則遠不及矣。若能了悟，則反在於身心而證之矣。○河曰：言其遠不越絕，乃復在人身也。○弼曰：遠，極也。周無所不窮極，不偏於一所，故曰遠也。不隨於所適，其志獨立，故曰返也。○雱曰：有為有形，復歸於無事無物，往來不窮，終則有始也。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明皇曰：因其所大而明之，得一者天地王也。天大能覆，地大能載，王大能法地則天行道，故云亦大。○河曰：道大者，包羅諸天地，無所不

容也。天大者，無所不蓋也。地大者，無所不載也。王大者，無所不制也。○弼曰：天地之性，人為貴，而王是人之主也。雖不職大，亦復為大，與三匹，故曰王亦大也。○雱曰：天地能體道，故皆大。王者在帝皇之下，人道之至處，凡老氏之說言道之中體，未盡絕際，姑盡性而已。王以歸往為名，能盡人之性，則人歸之矣，猶百谷之宗江海也，盡性則體道，故示大。

域中有四大。

弼曰：四大，道、天、地、王也。凡物有稱有名，則非其極也。言道則有所由，有所由然後謂之為道，然則是道稱中之大也，不若無自之大也，無稱不可得而名曰域也。道天地王，皆在乎無稱之內，故曰域中有四大者也。○雱曰：道之中體，因物而名，故未離域中。

而王處一焉。

明皇曰：王者，人靈之主，萬物繫其興亡，將欲申其鑒戒，故云而王居其

一，欲警王令有所法，謂下文也。○
河曰：八極之內有四大，王居一也。
○弼曰：處人主之大也。○雱曰：
一本云王居其一焉。

人法地，

河曰：人當法地安靜和柔也。種之
得五穀，掘之得甘泉，勞而不怨也，
有功而不置也。○雱曰：言王舉人
之盡性者，此復言人者，明王德止於
人事，人性自具王德也。

地法天，

河曰：天湛泊不動，施而不求報，生
長萬物，無所收取。

天法道，

河曰：道清靜不言，陰行精氣，萬物
自成也。

道法自然。

明皇曰：人謂王也，為王者先當法
地安靜。既爾又當法天，運用生成。
既生成已，又當法道，清靜無為，令
物自化。人君能爾者，即令道法自
然之性。○河曰：道長生自然無所
法也。○弼曰：法謂法則也，人不

違地，乃得全安，法地也。地不違
天，乃得全載，法天也。天不違道，
乃能全覆，法道也。道不違自然，方
乃得其性，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
在圓而法圓，於自然無所違也。自
然者，無稱之言，窮極之辭也。用智
不及無知，而形魄不及精象，精象不
及無形，有儀不如無儀，故道相法
也。道法自然，天故資焉。天法於
道，地故則焉。地法於天，人故象
焉。所以為主其一者主也。○雱
曰：自然在此道之先，而猶非道之
極致，假物而言，則此四者如以次相
法而至論，則四者各不知其所始，非
有先後。《莊子》曰：季真之莫為，
接子之或，使在物一曲。佛氏曰：
非因非緣，亦非自然。自然者，在有
物之上，而出非物之下，此說在莊佛
之下，而老氏不為未聖者教，適其時
而言，不悖理故也，使學者止於自
然。以為定論，則失理遠矣，不可不
察也。

重為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為輕根，

明皇曰：重者制輕，故重為根。○
河曰：人君不重則不尊，治身不重
則失神，草木之華輕故零落，根重故
長存也。

靜為躁君。

明皇曰：靜者制動，故靜為君。○
河曰：人君不靜則失神，治身不靜
則身危，龍靜故能變化，虎躁故夭虧
也。○弼曰：凡物輕不能載重，小
不能鎮大，不行者使行，不動者制
動，是以重必為輕根，靜必為躁君
也。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明皇曰：輜，車也。重者，所載之物
也。輕躁者貴重靜，亦由行者之守
輜重，故失輜重則遭凍餒，好輕躁則
生禍亂。○河曰：輜，靜也。聖人
終日行道，不離其靜與重也。○弼
曰：以重為本，不離。○雱曰：行
以輕為速而必籍輜重以自給，遠而
違之，則必因於中道矣。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明皇曰：人君者，守重靜，故雖有榮觀，當須燕爾安處，超然不顧。○河曰：榮觀謂官闕。燕處，后妃所居也。超然，遠避而不處也。○弼曰：不以經心之也。○雱曰：雖有榮觀在前，必得燕處之處，乃能安身，此明躁靜之義。

如何萬乘之主，

○河曰：如何者，疾時主傷痛之辭。萬乘之主，謂王者。

而以身輕天下。

明皇曰：如何者，傷嘆之辭也。天下者，大寶之位也。言人君如何以身從欲，輕用其身，令亡其位乎。○河曰：王者至尊，而以其身行輕躁乎？疾時王奢恣輕淫也。○雱曰：人主以天下為根，不可以一身，故輕之。

輕則失臣，

○河曰：王者輕淫，則失其臣，治身而淫，則失其精。躁則失君。

明皇曰：君輕易，則人離散，故失臣。臣躁求，則主不齒，故失君。○河曰：王者行躁疾則失其君位，治身躁疾，則失其精神也。○弼曰：輕不真重也，失本為喪身也，失君謂失君位也。○雱曰：臣一作本。

善行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

明皇曰：於諸法中，失了真性，行無行相，故云善行。如此則心與道冥，故無轍迹可尋求也。○河曰：善行道者，求之於身，不下堂，不出門，故無轍迹。○弼曰：順自然而行不造不始，故物得至而無轍迹也。○雱曰：體神則周行而無迹，且聖人不得已而有行，則常不使迹著於世，恐民之遷其德耳。《莊子》所謂行而無迹者是。

善言無瑕謫，

明皇曰：能了言教，不為滯執，遣象求意，理證言忘，故於言教中無瑕疵謫過。○河曰：善言謂擇言而出，則無瑕疵，非過於天下。○弼曰：

順物之性，不別不折，故無取謫，可得其門也。○雱曰：卮言日出，出不以心，故言滿天下，而實未嘗言，何瑕謫之有。

善計不用籌算，

明皇曰：能了諸法本無二^①門，一以貫之，不生他見^②，故無勞用文，自非天下計無計相^③，非善而何？○河曰：善以道計專者，則守一不移，所計不多，則不用善策而可知也。○弼曰：因是乎數，不假形也。○雱曰：一生二，二生三，自此以往，巧曆不能計，唯冥於一相，不墮諸數，則身外無物，物來即了，何假籌算乎。一本作善計無籌策。

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

明皇曰：兼忘言行，不入異門，心無逐乎境，無起心之累，雖無關鍵，其可開乎？○雱曰：藏於不得遯而閉之以無外，則閉外無物，孰能開之。《易》所謂退藏於密者類此。夫如是則神不能窺其迹，况得其門而入哉。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明皇曰：體了真性，本以虛忘，若能虛忘，則心與道合，雖無繩索約束，其可解而散乎？○河曰：善以道結事者，乃可結其心，不如繩索可得解也。○弼曰：因物自然，不設不施，故不用關捷繩約而不可開解也。此五者皆言不造不施，因物之性，不以形制物也。○雱曰：以己信結天下之信，孰能解之。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
○河曰：聖人所以常教人忠孝者，欲以救人性命。
故無棄人。

○河曰：使貴賤各得其所也。○弼曰：聖人不立形名，以檢於物，不造進向，以殊棄不肖，輔萬物之自然，而不為始，故曰無棄人也。不尚賢能則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則民不為盜，不見可欲，則民心不亂，常使民心無欲無惑，則無棄人心。
常善救物，

○河曰：聖人所以教民順四時，以救萬物之殘傷。

故無棄物。

明皇曰：是以聖人常用此五善之教以教之，故無棄者。○河曰：聖人不賤石而貴玉，視之如一。○雱曰：聖人體盡無窮，以神為用，故能有此五善。然後能贍足一切，使小以成小，大以成大，各遂其宜也。夫五善存乎其身，而因餘以為人，而其效至於人物無棄，可謂至德也已。蓋聖人所為救人，亦不使遷其性而已，故雖有言行而泯然無迹，且常定于一，不以計數亂其心，以至於閉之結之，莫非在宥，其唯則聖人所以救人之道簡矣。蓋持之在身，而實所以救人也。一本無常善救物已下八字。

是謂襲明。
明皇曰：密用曰襲，五善之行在於忘遣，忘遣則無迹，故云密用。密用則悟了，故謂之明。○河曰：聖人善救人物，謂襲明大道也。○雱曰：襲如楊襲之襲，聖人之在天下，不敢自見其明，明見則事物畢彰，民

必離本，非善救之道矣。如上五事，皆襲明也。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

○河曰：人之行善者，聖人即以為人師。○弼曰：舉善以師不善，故謂之師矣。

不善人善人之資。

明皇曰：師，法也。資，取也。善人可師法，不善人可取以役使也。○河曰：資，用也。人行不善，聖人猶教導使為善，得以給用也。○弼曰：資，取也。善人以善齊不善，以善棄不善也，故不善人善人之所取也。○雱曰：善人有不善人，然後善救之功著，故曰資。

不貴其師，
○河曰：獨無輔也。

不愛其資，

明皇曰：此章深旨，教以兼忘，若存師資，未為極致。今明所以貴師為存學相，學相既空，自無所貴，所以愛資為存教相，於教忘教，故不愛資。貴愛兩忘，而道自化。○河

曰：無所使也。○雱曰：聖人吉凶與民同患，故強立師資之名，假為善救之德，要而極之，則道通為一，孰為師資，然則非但我不愛資而已，又能使天下忘我也。所以能至於天下忘我者，亦以五善而已。

雖智大迷，

河曰：雖自以為智，言此人乃大迷惑。○弼曰：雖有其智，自任其智，不因物於其道，必失，故曰雖智大迷。○雱曰：智者有知，有知則能見有物之理，而不知無物之妙，故道妙至此，智者大迷。

是謂要妙。

明皇曰：師資兩忘，是謂玄德。凡俗不悟，以為大迷，故聖人云：雖知凡俗以為大迷，以道觀之，是謂要妙。○河曰：能通此意，是謂知微妙要道。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

雱曰：雄動雌靜，靜則不離於真，但靜而已，則非道之全，故至人以雌為

常，而常知雄也。

為天下谿。

河曰：雄以喻尊，雌以喻卑，人雖自知尊顯，當復守之以卑微，去雄之強梁，就雌之柔和，如是則天下歸之，如水流入深谿也。○雱曰：谿以下而資納流通，守雌則能以虛靜受一切法，而不滯於物，故曰為天下谿，此盡性者。

為天下谿，常德不離。

河曰：人能謙下，如深谿，則德常在，不復離於己。○雱曰：常德分定而不遷，道之在我者也，不離者，一於性分內而不外。

復歸於嬰兒。

明皇曰：雄者，忠於用牡，故知其雄，則當守其雌，謙德物歸，是為天下谿谷，則真常之德不離其身，抱道含和，復歸於嬰兒之行矣。○河曰：復當歸志於嬰兒，憇然而無所知也。○弼曰：雄，先之屬，雌，後之屬也。知為天下之先者，必後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也。谿不求

物，而物自歸之。嬰兒不用智，而合自然之智。○雱曰：嬰兒含和守一，欲慮不萌，性之本真，渾而未散，德厚之至，乃同於初，若然者，可名於大矣。孟子曰：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

知其白，守其黑，

雱曰：黑者，北方之色，靜不足以言之，聖人建一切法，非守黑則無以為本相，彼春夏發於玄冬，此其驗也。

為天下式。

河曰：白以喻昭昭，黑以喻默默，人雖自知昭昭明白，當復守之以默默，如闇昧無所見，如是則可為天下法式，則德常在。○弼曰：式，模則也。

為天下式。

雱曰：至人以聖為天下法，聖者體之中故也。

常德不忒，

河曰：人能為天下法，則德常在於己，不復差忒。○弼曰：忒，差也。○雱曰：經於事業者遠大，則疑於

有忒而適時應物，如天運寒暑，時之自然而心無積怒，故不差忒也。

復歸於無極。

明皇曰：能守雌靜，常德不離，德雖明白，當如暗昧，如此則為天下法式。常德應用，曾不差違，德用不窮，故復歸於無極。忒，差也。○河曰：德不差忒，則長生久壽，歸身於無窮極也。○弼曰：不可窮也。○雱曰：大而化之之謂聖，化則日禪而無窮，故無窮者聖之體也。從體起用，還歸其本。

知其榮，守其辱，

雱曰：聖人至此，等一切相，去未歸本，德之至極，未如是所以體神也。古之道術有殘形壞衣，自處污下以高教者，義同於此。

為天下谷。

河曰：榮以喻尊貴，辱以喻污濁，如己之有榮貴，當守之以污濁，如是則天下歸之，如水流入深谷也。○雱曰：谷一虛一盈，而能應一切，故象神，神者充塞無外，有之不得，用之

不窮者，是蓋守辱精也。精故能神，唯精可以入神。

為天下谷，常德乃足，

河曰：足，止也。人能為天下谷，德乃止於己。○雱曰：降神一等，則於性為不足，故道至體神，乃真盡性。

復歸於樸。

明皇曰：德雖尊榮，常守卑辱，物感斯應，如谷報聲，虛受不窮，常德圓足，則復歸於道矣。樸，道也。○河曰：復當歸身於質樸，不復為文飾。○弼曰：此三者言常反終，後乃德全，其所處也，下章反者道之動也，功不可取，常處其母也。○雱曰：樸以喻性之質，性能成萬法，而不主一器，故曰樸。去神至矣，而未嘗離樸也。蓋至人從性起用，大於守氣，聖於制法，神於體神。要其極也，復歸乎性而已。

樸散則為器，

河曰：萬物之樸散則為器用也。若道散則為神明，流為日月，分為五行

也。○雱曰：既歸於樸，樸復為器，終則有始，道之常也。

聖人用之，則為官長。

明皇曰：含德內融，則復歸於樸。常德應用，則散而為器，既涉形器，必有精麤，故聖人用之，則為群材之官長矣。○河曰：聖人升用，則為百官之元長也。○弼曰：樸，真也，真散則百行出殊，類生若器也。聖人因其分散，故為之立官長，以善為師，不善為資，移風易俗，復歸於一也。○雱曰：帝王體樸以治散，而知政則但為官長而已。

故大制不割。

明皇曰：聖人用道，大制群生，暄然似春，蒙澤不謝，動植咸遂，曾不割傷。○河曰：聖人用之則以大道，制天下，無所傷割，治身則以大道，制情欲，不害精神也。○弼曰：大制者，以天下之心為心，故無割也。○雱曰：以道為制者，因道之勢而適其自然，故雖制而無宰割之迹。此篇白黑榮辱之句，義甚奧遠，言不

勝盡，讀者其致意焉。

將欲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

河曰：欲為天下主也。

而為之者，

河曰：欲以有為治民。○弼曰：為，造為也。

吾見其不得已。

明皇曰：天下者，大寶之位也，有之者，必待曆數在躬，若暴亂之人，將欲以力取而為之主者。老君戒云：吾見其不得已。○河曰：我見其不得天道人心已明矣，天道惡煩濁，人心惡多欲。○雱曰：至人體神合變，與物為一，雖兼制天下而未常有，故能從容無為，而業無不濟，糠粃土苴，將陶鑄帝王。若夫塊然有己，以己遇物，則雖六尺之身，運轉妨滯，若將不容，而乃况天下之大歟。取者取物，是其有我，為者造作，是其有為，有己有為之人，方且存乎憂患之間，而何暇治人乎。

天下神器，

弼曰：神，無形無方也，器，合成也。無形以合，故謂之神器也。○雱曰：唯體盡無窮，其應無方者，能用之以無為。

不可為也。

河曰：器，物也。人乃天下之神物也。神物好安靜，不可以有為治。

○雱曰：有意於為，則有己有物矣。

為者敗之，

明皇曰：大寶之位，是天地神明之器，謂為神器，故不可以力為也，故曰為者敗之，此戒姦亂之臣。○河曰：以有為治之，則取其質性。

執者失之。

明皇曰：曆數在躬，已得君位，而欲執有斯位，陵虛神主，天道禍淫，亦當令失之，此戒帝王也。○河曰：強執教之人，則失其情實，生於詐偽也。○弼曰：萬物以自然為性，故可因而不可為也，可通而不可執也。物有常性而造為之，故必敗也。物有往來而執之，故必失矣。

凡物或行或隨，

河曰：上所行，下必隨之也。或歔或吹，

河曰：歔，溫也。吹，寒也。有所溫，必有所寒也。

或強或羸，

河曰：有所強大，必有所羸弱也。或載或隳，

明皇曰：欲明為則敗，執則失，故物或行之於前，或隨之於後，或响之使暖，或吹之使寒，扶之則強，折之則弱，有道則載事，無德則隳廢。○河曰：載，安也。隳，危也。有所安必有所危，明人君不可以有為，治國與治身也。○雱曰：聖人心超有無，不物於物，故陰陽交代，而我法不遷，苟為有有，則物與為敵，萬變糾錯，不可勝圖矣。故獨行於前，而不知隨者在後，如形影之不舍。歔之欲溫，而不知吹者之已至，如寒暑之相生。知強而已，則羸者有時而來。知載而已，則隳者應手而至。此皆造化之大情，朝暮之常態，而有有者不知，由己不了，故有此患。而更與

為競，夫如是則雖介然一物之微，而憂患之大已充塞天壤，安能操神器而不累乎。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明皇曰：聖人睹或物之行隨，知執者之必失，故去其過分爾。○河曰：甚謂貪淫聲色，奢謂服飾飲食，泰謂宮室臺榭，去此三者，處中和，行無為，則天下自化。○弼曰：凡此諸或言物事逆順，反覆不施，為執割也。聖人達自然之至，暢萬物之情，故因而不為，順而不施，除其所以迷，去其所以惑，故心不亂而物性自得之也。○雱曰：聖人心合於無，以酬萬變。方其為也，不以經懷，如鏡應形，適可而止，分外之事，理所不為。彼有有者，妄見諸相，矜己樂能，為之不已，故事輒過分，此由不知行隨，歛吹強羸，載隳之反復故爾。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四

① 二：原作「子」，據道藏本唐玄宗御注本改。

② 見：原作「克」，據道藏本唐玄宗御注本改。

③ 此二句道藏本唐玄宗御注本作：「無勞籌算，自能照了，既無計算」。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五

明皇 河上公 王弼 王雱 註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

河曰：謂人主能以道自輔佐也。

不以兵強天下。

河曰：以道自佐之主，不以兵革，順天伍德，敵人自服。○弼曰：以道佐人主，尚不可以兵強於天下，况人主躬於道者乎。○雱曰：體道而有天下者，萬物將自賓，何暇言此，故但稱佐人主者，聖人以德強國，以兵輔德。

其事好還，

明皇曰：人臣能以道輔佐人主者，當柔服以德，不用兵甲之威，取強於天下。何則？兵者凶器，戰者危事。抗兵加彼，彼必應之，其事既好還報，則勝負之數，未可量也。○河曰：其舉事好還，自責不怨於人也。○弼曰：為治者，務欲立功生事，而

有道者務欲還反無為，故云其事好還也。○雱曰：還謂不往而務復也，與事天治人莫如嗇同意。師之所處，荆棘生焉。

河曰：農事廢，田不修。

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明皇曰：軍師所處，戰則妨農，農事不修，故生荆棘。兵氣感害，水旱繼之，農廢於前，災隨其後，必有凶荒之年。○河曰：天應之以惡氣，即害五穀，五穀盡，傷人也。○弼曰：言師，凶害之物也，無有所濟，心有所傷，賊害人民，殘荒田畝，故曰荆棘生也。○雱曰：殺戮之慘，傷天地之和氣。

善者果而已矣，

河曰：善兵者，當果敢而已不休。

不敢以取強焉。

河曰：不以果敢取強大之名也。○

弼曰：果猶濟也，言善用師者趣以濟難而已矣，不以兵力取強於天下矣。○雱曰：果，成也，趣成事而已，兵猶天之霜雪，凡所以成物，蓋

物非威不成，故天與聖人，皆以威輔德也，豈敢恃衆求強，以利歸己乎。

果而勿矜，

河曰：當果敢謙卑，勿自矜大也。

果而勿伐，

河曰：當果敢推讓，勿自伐取其美也。

也。

果而勿驕，

明皇曰：善輔相者，果於止敵。蓋在於安人和衆，必不敢求勝取強。故雖果於止敵，敵不為寇。慎勿矜功伐取，以自驕盈，驕則敗亡，故為深戒。○河曰：驕，欺也。果敢勿以驕欺人。○弼曰：吾不以師道為尚，不得已而用，何矜驕之有也。○

雱曰：此三者生於有，我而好勝，唯無意於勝者，為可以用兵。

果而不得已，

河曰：當果敢至誠，不當迫不得已也。

果而勿強。

明皇曰：前敵來侵，不得休止，故用兵以止之，如是則果在於應敵，非果

以取強也。○河曰：果敢勿以為強

兵堅甲以侵陵人也。○弼曰：言用

兵雖趣功果，濟難然時，故不得已當

復用者，但當以除暴亂，不遂用果以

為強也。○雱曰：凡上四事，是勿

強之道。

物壯則老，

河曰：草木壯極則枯落，人壯極則

衰老也。言強者不可以久。○雱

曰：盛極則衰，物理必然，古有當此

禍者，秦是也。

是謂非道。

雱曰：體道者兼萬變而不居一物，

故無壯老之意。

非道早已。

明皇曰：物之用壯，由兵之恃強。

物壯則衰，兵強則敗，是謂不合於

道，當須早止不為。○雱曰：壯，武

力暴興也，喻以兵強於天下者也，飄

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故暴興必不

道。早，已也。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

河曰：祥，善也。兵者驚精神，濁和氣，不善人之器也，不當修飾之。物或惡之。

河曰：兵動則有所害，故萬物無有不惡之。

故有道者不處。

明皇曰：佳者，好也。兵者，謀略也。凡人修辭立誠，不能以道德藏器，而以兵謀韜略為好。謀略之用，只在於攻取殺伐，故為不善之器。凡物尚或惡之，是以有道之人，不處身於此爾。○河曰：有道之人不處其國。○雱曰：不處者，濟難而已，不以為常。

是以君子居則貴左，

河曰：貴柔弱也。

用兵則貴右。

明皇曰：左，陽也。陽和則發生，故平居所貴。右，陰也，陰凝則肅殺，故用兵所貴。○河曰：貴剛強也，此言兵道與君子道反，所貴者異也。兵者，不祥之器，

明皇曰：祥，善也。好兵者尚殺，為

不善之材器也。○河曰：兵革者，不善之器也。

非君子之器，

明皇曰：君子以道德為材器，不貴兵謀。○河曰：非君子所貴重器也。○雱曰：君國以無為，子民以慈惠，故不尚兵。

不得已而用之。

河曰：謂遭衰逢亂，禍欲加萬民，乃用之以自守。

恬淡為上，

明皇曰：夷狄內侵，故不得已。善勝不爭，是恬淡為上。○河曰：不貪土地，利人財寶。

故不美也。

河曰：雖得勝而不以為利美也。

若美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

河曰：是得勝者，是為喜樂殺人者。

○雱曰：兵器主於殺伐，而過為之飾，使美而可觀，是以殺人為美也。

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

明皇曰：制勝於敵，必哀其人，故不以為美也。夫勝必多殺，若以勝為

美者，是樂多殺人也。樂多殺人，人必不附。欲求得志，不亦難乎。○河曰：為人君而樂殺人，此不可得志於天下，為人主必專制人命，妄行刑誅。○雱曰：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故吉事尚左，

河曰：左，生位也。

凶事尚右。

河曰：陰道殺也。

是以偏將軍處左，

河曰：偏將軍卑而居陽者，以其不專殺也。

上將軍處右。

明皇曰：偏將軍卑而處左者，不專殺也。上將軍尊而處右者，主兵謀也。○河曰：上將軍尊而居右者，言其主殺也。

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

明皇曰：喪禮尚右，今上將軍居右者，是以喪禮處置之。○河曰：上將軍於右，喪禮尚右，死人貴陰也。

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

明皇曰：以生靈之貴，而交戰殺之，有惻隱之心，故以悲哀傷泣之爾。
○河曰：傷己德薄，不能以道化人，而害無辜之民。

戰勝，以喪禮處之。

明皇曰：勇士雄人，戰而獲勝，勝則受爵，居於右位，尚右非吉，是以喪禮處之。但以為不祥之器，亦何^①必縞素為資。
○河曰：古者戰勝，將軍居喪主禮之位，素服而哭之，明君子貴德而賤兵，不得已誅不祥，心不樂之，比於喪也。知後世用兵不已，故悲痛之。
○弼曰：疑此非老子之作也。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

明皇曰：道以應用為常，常能應物，其應非一，故於常無名。
○河曰：道能陰能陽，能弛能張，能存能亡，故無常名也。
○雱曰：道無體，焉得名。

樸雖小，天下莫能臣。

明皇曰：樸，妙本也，妙本精一，故

云小。而應用匠成，則至大也，故無敢以道為臣者。
○河曰：道樸雖小，微妙無形，天下不敢有臣使道者也。
○雱曰：樸在人為性，於數為一，不主一氣，而能成萬象，故常在事物之先，孰能臣之。然取於一念而足可名為小矣。
《易》曰：復小而辨於物。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明皇曰：侯王若能守道精一，無為而化，則萬物將自賓服矣。
○河曰：侯王若能守道無為，萬物將自賓，服從於德也。
○弼曰：道無形不繫，常不可名，以無名為常，故曰道常無名也。樸之為物，以無為心也，亦無名，故將得道，莫若守樸。夫智者可以能臣也，勇者可以武君也，巧者可以事役也，力者可以重任也，樸之為物，憤然不偏，近於無有，故曰莫能臣也。抱樸無為，不以物累其真，不以欲害其神，則物自賓而道自得矣。
○雱曰：賓者伏而歸之之謂，侯王體此無名之樸，以為天下

正，則不假威武勸賞，物不知其然而自賓矣，猶收其母，則子必從也。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

河曰：侯王動作能與天相應合，天即下甘露善瑞也。

人莫之令而自均。

明皇曰：侯王若能抱守精一，則地平天成，交泰致和，故降灑甘露。夫甘露之降，蕭蘭俱澤，不煩教令，而自均平。取譬侯王，稱物平施。
○河曰：天降善瑞，則萬物莫有教令之者，皆自均調若一也。
○弼曰：言天地相合，則甘露不求而自降，我守其真性無為，則民不令而自均也。
○雱曰：守無名之樸以為治，則陰陽之升降，各由其序，而和氣應矣。甘露者，陰陽交和所生，自然均被，無使之者，蓋道之所感，無所不周故也。孟子曰：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此之謂也。若《莊子》所謂寒暑之和不成反傷人之形者，蓋失此道而已。一本人作民，非始制有名，

河曰：始，道也，有名，萬物也。道無名能制於有名，無形能制於有形也。

名亦既有，

明皇曰：人君以道致平，始能制御有名之物，故有名之物，亦盡為侯王所有矣。既，盡也。河曰：既，盡也。有名之物盡有情欲，叛道離德，故身毀辱也。

天亦將知止，

河曰：人能法道行德，天亦將自知之。

知止所以不殆。

明皇曰：若侯王能制有名之物，則夫有名之物，亦將知依止於侯王，知依止有道之君，所以無危殆之事。○河曰：天知之則神靈祐助，不復危殆。○弼曰：始制謂樸散始為官長之時也，始制官長，不可不立名分，以定尊卑，故始制有名也。過此以往，將爭錐刀之末，故曰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也，遂任名以號物，則失治之母也，故知止所以不殆也。

○雱曰：名迹既立，則民將遂而不返，枝葉橫生，源流派別，而性命爛熳矣。故始制有名當即知止，則終無爭奪之危。制者判樸成器之謂。

譬道之在天下，由川谷之於江海也。

明皇曰：天降甘露，以瑞有道，故譬有道之君，在宥天下，天則應之，猶如川谷與江海通流爾。○河曰：譬言道之在天下，與人相應和，如川谷與江海相流通也。○弼曰：川谷之不求水與海，非江海召之，不召不求而自歸者，世行道於天下者，不令而自均，不求而自得，故曰猶川谷之與江海也。○雱曰：江海不求水而水歸之者，由鍾水之多則性同者往矣。道，民之性也，聖人能集其純全，則有生之類從而賓之，亦性然也。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

河曰：能知人好惡，是為智。○雱曰：智足以知人，而昧於見己者，由私己故也，可名為智而未明也。自知者明。

明皇曰：智者役用以知物，明者融照以鑒微，智則有所不知，明則無所不照。○河曰：人能自知賢不肖，是為反聽無聲，內視無形，故為明。○弼曰：知人者自智而已矣，未若自知者超智之上也。○雱曰：智者如人識理，明者如鏡鑒形，鑒而無心，所以能自見。

勝人者有力，

河曰：能勝人者，不過以威力也。○雱曰：力可以勝人，不可以勝己。

自勝者強。

明皇曰：能制勝人者，邇可謂有力。能自勝其心使柔弱者，方可全其強爾。○河曰：人能自勝己情欲，得天下，無有能與己爭者，故為強。○弼曰：勝人者有力而已矣，未若自勝者，無物以損其力。用其智於人，未若用其智於己也，用其力於人，未若用其力於己也。明用於己，則物無避焉，力用於己，則物無改焉。○雱曰：自勝者克己從道，能專氣者也。孔子曰：棖也欲，焉得剛。不

能自勝者也。

知足者富，

河曰：人能知足之為足，則長保福祿，故為富也。○弼曰：知足者自不失，故富也。○雱曰：性分之內，萬物皆足，窮居不損，大行不加，而愚者或舍至貴而徇腐餘，故知有萬之富，則輕天下而不顧矣，此真富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豈非富乎。

強行者有志。

明皇曰：知止足者無貪求，可謂富矣。強力行者不懈怠，可謂有志節矣。○河曰：人能強力行善，則為有意於道，道亦有意於人。○弼曰：勤能行之，其志必獲，故曰強行者有志矣。○雱曰：心營天下，非真志也。唯強行此道，乃可謂志。

不失其所者久，

明皇曰：知足強力，不失其所惟，則是久於其道者。○河曰：人能自節養，不失其所愛，天之精氣則可以久。○弼曰：以明自察，量力而行，

不失其所，必獲久長矣。○雱曰：性不為物誘，則久矣，此盡性者也。死而不亡者壽。

明皇曰：死者分理之終，亡者天注之數，壽者一期之盡，夫知人勝人，必招殃咎，知足強力，動得天常。得天常者，死而不亡。是一期之盡，可謂壽矣。○河曰：目不妄視，耳不妄聽，口不妄言，則無怨惡於天下，故長壽。○弼曰：雖死而以為生之道，不亡乃得全其壽，身沒而道猶存，況身存而道不存乎。○雱曰：賢人死曰鬼，盡其道以反真者也。聖人死曰神，未嘗死，未嘗生也。愚人死曰物，雖生猶死耳。盡道養神之人，雖形體萬變，而真性湛然無所終極，可謂壽矣，此至於命者也。嘗原此篇，自知而後知所貴，知所貴而後能修，修者要在勝利欲之私。勝其私者，要在知內外之分，夫然後能強行而進此道矣。此盡性復命之序也。蓋自知自勝者，始也不可以不知人不勝人也，而知人勝人者，蓋將

以自知自勝而已。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大道汎兮，

河曰：言道汎汎，若浮若沉，若有若無，視之不見，說之難殊。其可左右。

明皇曰：大道汎兮，無繫而能應物，左右無所偏名。○河曰：道可左右，無所不宜。○弼曰：言道汎濫，無所不適，可左右上下，周旋而用，則無所不至也。○雱曰：汎然不定於一物，故用之無所不通。

萬物恃之以生，

河曰：恃，待也，萬物皆恃道而生而不辭，

河曰：道不辭謝而逆止也。

功成不居。

明皇曰：言萬物恃賴沖用而生化，而道不辭以為勞，功用備成，不名己有。○河曰：有道不名其有功也。

衣被萬物，而不為主，

河曰：道雖愛養萬物，不如人主有所收取。

故常無欲，可名於小矣。

明皇曰：愛養群材，而不為主宰，於物無欲，則可名於小，言不可名小。

○弼曰：萬物皆由道而生，既生而不知其所由，故天下常無欲之時，萬物各得所，若道無於物，故名於小矣。○雱曰：此所謂小乃真大也，且以體道者譬之，欲慮不萌，泊然內一，豈非小乎。《易》曰：復小而辨於物，一本衣被作愛養。

萬物歸焉，而不知主，

河曰：萬物皆歸道受氣，道非如人主，有所禁止也。

可名於大矣。

明皇曰：愛養之，故萬物歸之，有萬物不同，而不為主，可名為大。言不可名大，非小非大，所以難名。○河曰：萬物橫來橫去，使各自在，故不若於大也。○雱曰：有意於主，則反與物對，唯其主萬物，而未嘗有意，乃所以充塞無外，而莫能離。大道之為物，方其小也，未嘗不大，方其大也，未嘗離小，但觀者各得其迹

而已，要而言之，非小非大，不可言傳，可以意得。

是以聖人能成其大也，

河曰：聖人法道，匿德藏名，不為滿大。

以其不自大，故能成其大。

明皇曰：是以聖人法道忘功，終不自為光大，故能成其光大之業。○

河曰：聖人以身帥導，不言而化，萬事修治，故能成其大。○弼曰：為大於其細，圖難於其易。○雱曰：自大則有其大，有其大則小矣，唯其非大而強名以大，則真大也。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

明皇曰：大象，道也。帝王執持大道，以理天下，則天下萬物歸往矣。○河曰：執，守也。象，道也。聖人守大道，則天下萬民移心歸往之也。治身則大率所明，往來於己也。○弼曰：大象，天象之母也，不寒不溫不涼，故能包統萬物，無所犯傷，主若執之，則天下往也。○雱曰：帝

王體道，以君臨者，不示人以迹，而使天下逍遙於自得之場，大象者，道之完體無形之謂也。能執以御世，則親譽不及，往而不來，夫豈慕羶响沫之可擬哉。

往而不害，

雱曰：聖人之治天下也，雖昏然交喪，無為於上，而能使天地鬼神鳥獸草木各暢其性，而兩不相傷，可謂至德矣。

安平泰。

明皇曰：物性而不傷害，則安於平泰。○河曰：萬物歸往而不傷害，則國安家寧，而致太平矣，治身不害神明，則身安而大壽也。○弼曰：無形無識，不偏不彰，故萬物得往而不害妨也。○雱曰：安而後平，平而後泰。

樂與餌，過客止。

明皇曰：樂，音樂也。餌，飲食也。言人家有音樂飲食，則行過之客皆為之留止。如帝王執道以故泰平，亦為萬物所歸往矣。又解云：樂以

聲聚，餌以味聚，過客少留，非久長也。是以蘧廬不可以久處，仁義觀之而多責，故人君體道清靜，淡然無味，始除察察之政，終化淳淳之人，故下文結云用不可既也。○河曰：餌，美也，過客一也，人能樂美於道，則一留止也，一者去盈而處虛，忽忽如過客。○雱曰：有聲有味，故人悅而為留。

道之出言，淡乎其無味。

明皇曰：人君以道德清靜為教，初出於口，淡乎其無味，不如俗中言教，有親譽畏侮等也。○河曰：道出入於口，淡淡非如五味有酸鹹苦甘辛也。

視之不足見，

河曰：足，得也。道無形，非若五色有青黃赤白黑可得而見。

聽之不足聞，

河曰：道非若五音，有宮商角徵羽可得聽聞。

用之不可既。

明皇曰：以道鎮靜，初無言教，故視

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而淳風大行，萬物既阜，歲計有餘，故用不可既。既，盡也。○河曰：用道治國，則國安民昌，治身則壽命延長，無有既盡時也。○弼曰：言道之深大，人聞道之言，乃更不如樂與餌，應時感悅人心也。樂與餌能令過客止，而道之出言淡然無味，視之不足見，則不足以悅其目，聽之不足聞，則不足以娛其耳，若無所中然，乃用之不可窮極也。

將欲歛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

河曰：先開張之者，欲極其奢淫。

將欲弱之，必固強之。

河曰：先強大之者，欲使遇禍患。

將欲廢之，必固興之。

河曰：先興之者，欲使其驕危也。

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河曰：先與之者，欲極其貪心也。

○雱曰：陰陽之情，周旋如轉輪，反復如引鋸，往窮必反，盛極必衰，觀乎月滿之虧，日中之昃，則萬物一

致，斷可知矣。唯至人深達主機，明乎無昧，故養生則裕於屈伸，處己則適乎消長，蒞事則知成敗之策，御敵則達擒縱之權，古之人所以酬酢萬變，而澹然無事者，誠以此道也。然則雖鬼神之幽將不能窺，而況於世俗之昏，亦何以測其妙乎。《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是謂微明，

明皇曰：經云：正言若反，《易》云：巽以行權。權，反經而合義者也。故君子行權貴於合義，小人用之則為詐譎。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信矣。故老君前章示執大象，斯謂之實。此章繼以歛張，是謂之權。欲量象空根性，故以權實覆却相明，令必致於性命之域。而惑者乃云能道德之忘，何其迷而不悟哉？故將欲歛斂衆生情欲，則先開張，極其侈心，令自因於愛欲，則當歛斂矣。強弱等義，略與此同。此道甚微，而效則明著，故云是謂微

明。○河曰：此四事其道微，其效明也。○弼曰：將欲除強梁，去暴亂，當以此四者，因物之性，令其自戮，故曰微明也。足其張，令之足而又求其張，則象所翕也。與其張之，不足而改，其求張者愈益，而已反危。○雱曰：此理至微而明，惟知幾者足以識之。易曰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也。此道之妙用，聖人所以宰制役使，能與造化同功者也，故以此篇結道經之義。

柔之勝剛，弱之勝強。
明皇曰：巽順可以行權，權行則能制物，故知柔弱者必勝於剛強矣。○河曰：柔弱者久長，剛強者必亡也。○雱曰：見形則知剛強之制柔弱，識理則悟柔弱之勝剛強，至人深達微明之義，故謙而不亢，沖而不盈，不與物爭，而亦莫能與之爭也。雖然，此道本之言耳，若夫變化無常，則一柔一剛，一弱一強，孰能定之哉。顧雖剛強而柔弱不能勝者，動契乎理而心不離乎柔弱也，由此

觀之，又知柔弱之勝剛強矣。此兩者所謂利器，一本作柔弱勝剛強。魚不可脫於淵，

河曰：魚脫於淵，為去剛得柔，不可復與也。

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明皇曰：脫，失也。利器，權道之譬。權道不可以示非其人，故舉喻云：魚若失泉，則為人所得，權道示非其人，則當竊以為詐譎矣。○河曰：利器，權道也，治國權者不可以示執事之臣也，不可道者，不可以示非其人也。○弼曰：利器，利國之器，以唯因物之性，不假形以理物，器不可睹而物各得其所，則國之利器也。示人者，任刑也，刑以利國則失矣。魚脫於淵則必見失矣，利國器而立形以示人，亦必失矣。○雱曰：魚巽伏柔弱，而自藏於深眇之中以活身者也。聖人退處幽密而操至權，以獨運幹萬化於不測，故力旋天地而世莫睹其健，威伏海內而人不名以哉，豈暴露神靈而使衆得而

議之哉。嘗竊論之，聖人之所以異於人者，知幾也，夫以剛強遇物，則物之剛強不可勝敵矣。天下皆以剛強勝物也，而吾獨寓於柔弱不爭之地，則發而用之，其孰能禦之者。觀夫天道，則秋冬之為春夏，亦一驗矣。彼聖人者，自藏於深眇之中，而託柔弱以為表，故行萬物於術內而神莫能知其自，此所謂密用獨化者。《易》曰：嬰以行權，《莊子》曰：於魚得計，義協於此，言之雖繁，豈能名其致哉。唯明者以神解之，以意了之，斯可矣。

道常無為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為，

河曰：道以物為惡常也。○弼曰：順自然也。○雱曰：雖為之時，未嘗有為。而無不為。

弼曰：萬物無不由為以治以成之也。○雱曰：雖無為之時，未嘗不為。

侯王若能守，

雱曰：君人體道以治，則因時乘理而無意於為，故雖無為而不廢天下之為，而吾實未嘗為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萬物生焉。侯王之道，天其盡之矣。

萬物將自化。

明皇曰：妙本謂靜，故常無為。物將以生，而無不為也。侯王若能守道無為，則萬物自化。君之無為，而純樸矣。○河曰：言侯王若能守道，萬物將自化，妙於己也。○雱曰：日化於道而不知。

化而欲作，

○雱曰：化而日進則如嬰兒之長，必至於志意充起，天和漸衰，觀夫三代中流，物情彫敝，則可知也。

吾將鎮以無名之樸。

明皇曰：言人既從君上之化，已無為清靜，而復欲動作有為者，吾將以無名之樸而鎮靜之。無名之樸，道也。○河曰：吾，身也，無名之樸，道也。萬物以化，效於己也。復欲作巧偽者，侯王當身鎮撫以道德。

○雱曰：天下既化於道，則日進於治，治極則名實俱立，民逐而不返，故常抱無名之樸以鎮定其志意，使一於性本，雖然救於已成，則亦晚矣。故於欲作之時，便當為爾也。

無名之樸，

弼曰：化而欲作，作欲成也，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不為主也。亦將不欲。

弼曰：無欲競也。○雱曰：聖人之抱樸無為，乃其自然，故雖應世之變，糾紛於事物之時，未嘗離也，豈欲警天下之亂而後為之哉。夫欲為而為之，則據此已有為欲之實，豈真無名之樸歟。唯渾然常一，不知其然而自然者，不期為樸而樸常全也。不欲以靜。

河曰：言侯王鎮撫以道德，民亦將不欲改，當以清靜導化之也。

天下將自正。

明皇曰：言人君既以無名之樸鎮靜蒼生，不可執此無名之樸而令有迹，將恐尋迹喪本，復入有為，故於此無

名之樸，亦將兼忘，不欲於無欲，無欲亦忘，泊然清靜，而天下自正矣。○雱曰：欲而動則離性，離於性則非正也，己且未正，安能正天下哉。故唯不欲而靜者，能正己而物正也。此為道之效，而道亦喪於此，故道經終焉。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五

①何：原作「句」，據正統道藏本唐玄宗御注本改。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六

明皇 河上公 王弼 王雱註

德經

雱曰：德者得也，物生乎道而名得於道，故謂之性，得其性而不失則德之全也。德未嘗異道而有其德者，嘗至於自私而失道，彼真人者不然，性命道德之實，渾乎其為一，而四者之名應世而殊號，吾莫知其異，亦莫知其同也，是德之玄者也。雖然德者得也，能無失乎哉。唯以無得為德，而德乎不德，則可謂至矣，是體道者也，非有德者也。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

河曰：上德謂太古無名號之君，德大無上，故言上德也。不德者，言其不以德教民，因循自然，養人性命，其德不見，故言不德也。

是以有德。

河曰：言其德合於天地，和氣流行，民得以全也。○雱曰：全德之人，體道盡常，德外無復餘物，故無德

名。

下德不失德，

河曰：下德謂號謚之君，德不及上德，故言下德也。不失德者，其德可見，其功可稱也。

是以無德。

明皇曰：德者道之用也，《莊子》曰：物得以生謂之德，時有淳醜，故德有上下。上古淳樸，德用不彰，無德可稱，故云不德。而淳德不散，無為化清，故云是以有德。逮德下衰，功用稍著，心雖體道，跡涉有為，執德可稱，故云不失。跡涉於有，此上為麤，故云是以無德。○河曰：以有名號及其身。○雱曰：德至則無德，下德之人適今於德而已，無德之德則非至人所謂德也。經曰：同於德者，德亦得之。

上德無為，

河曰：謂法道安靜，無所故為也。而無以為。

明皇曰：知無為而無為者，非至也。無以無為而無為者，至矣。故上德

之無為，非徇無為之美，但含孕淳樸，適自無為，故云而無以為，此心跡俱無為也。○河曰：言無名號。○雱曰：上德無為，然亦無所事為，而德自足也。

下德為之，

河曰：言為教令，施政事也。而有以為。

明皇曰：下德為之者，謂心雖無為，以功用彰著，跡涉於有為，故云為之。言下德無為而有所以為，此心無為而跡有為也。○河曰：言以為己取名號也。○雱曰：下德之人不修則不至，是以既不至於無為，而又勢當有為也。所謂上德者兼下德之事，方其有為，同於下德，然未嘗離乎上德也。

上仁為之，

河曰：上德謂行仁之君，其仁無上，故言上仁也。為之者，為仁恩。而無以為。

明皇曰：仁者兼愛之名，下德衰而上仁見，所以為兼愛之仁，故云為

之。行仁而忘仁，亦欲求無為，故云而無以為，此則心有為而跡無為也。且上仁稱無為者，據跡欲無為而方上義爾，未可以語下德之有為也。

○河曰：

功成事立，無以執為。○

○雱曰：

仁乃善之長，德之別名，既別於德，則是為之也。然聖人之仁盡性而足，不事於作，故無以為。

上義為之，

而有以為。

明皇曰：義者裁非之謂，謂裁非之

義，故云為之。有以裁非斷割，令得

其宜，故云而有以為，此則心迹俱有

為也。○河曰：

動作以為己，殺人

以成威，賊下以自奉也。○雱曰：

仁有不足，乃經以義。

上禮為之，

河曰：謂上禮之君其禮無上，故言

上禮。為之者，言為禮制，度序威

儀。

而莫之應，

河曰：言禮華盛實衰，飾偽煩多，動

則離道，不可應也。

則攘臂而仍之。

明皇曰：六紀不和，則為禮以救之，

故云為之。禮尚往來，不來非禮，行

禮於彼，而彼不應，則攘臂而怒，以

相仍引。○河曰：言煩多不可應，

上下忿爭，故攘臂相仍引也。○雱

曰：禮所以定上下，別親疏，審隆殺

也，種種分別，得失始彰，純誠已虧，

乃制其外，外貌既嚴，責望深矣。雖

名止邪之具，茲實爭亂之端。竊嘗

原禮於物為火，於時當夏，夏者萬物

去本盛末之時，觀四時之有夏，則禮

者聖人所不免也。方期去末歸本，

則以禮為非，亦所不免也。聖人之

教，時而已矣，何常之有，而歸本之

言，於學者為要矣。

故失道而後德，

河曰：言道衰而德化生也。

失德而後仁，

河曰：言德衰而仁愛見也。

失仁而後義，

河曰：言仁衰而分義明也。

失義而後禮。

明皇曰：失道者，失上德也，上德合

道，故云失道。夫道德仁義者，時俗

夷險之名也，故道衰而德見，德失而

仁存，仁亡而義立，義喪而禮救，斯

皆適時之用爾。故論禮於淳樸之

代，非狂則悖，忘禮於澆醜之日，非

愚則誣。若能解而更張者，當退禮

而行義，退義而行仁，退仁而行德，

忘德而合道，人反淳樸，則上德之無

為也。

夫禮者，忠信之薄，

河曰：言禮廢本治末，忠信日以衰

薄。

而亂之首也。

明皇曰：制禮者，為忠信衰薄而以

禮為救亂之首爾。用禮者，在安上

理人，豈玉帛云乎哉！○河曰：禮

者賤質而貴文，故正直日以少，邪亂

日以生。○雱曰：太古之道降為帝

德，帝德又降，乃有王者，王者始任

禮以治。自王者之後，天下之俗可

見矣。然則亂首之言，豈其妄歟。

前識者，道之華，

河曰：不知而言知，為前識，此人失道之實，得道之華。

而愚之始也。

明皇曰：識者，人性識也，謂在人性識之前，而制此檢外之禮，雖欲愚時，實喪淳樸，故云道之華。禮以救亂，所貴同和，而失禮意者，則將矜其玉帛者，其民詭，如此之人性，其愚昧之始。○河曰：言前識之人，愚闇之倡始。○雱曰：智藏於賢人之德，本華乃草木之精發見於外者也。雖足以美一時之觀，而華盛則本衰矣。智者亦德性之精也，固當深藏於本，而乃發露乎外，以為前識。夫事有常運。至則應耳，而奚以豫識其兆為哉。種種分別，以示聰明，世俗睹其有先幾之明，而聖人以為真愚者之始。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亦惡夫為華而已。是以大丈夫處其厚，

河曰：大丈夫，謂得道之君也，處其厚者，處身於敦樸。

不處其薄。

河曰：不處身違道，為世煩亂也。

居其實，

河曰：處忠信也。

不居其華。

明皇曰：有為者，道之薄。禮義者，德之華。故聖人處無為之事，其厚也，不處其薄矣。退禮義之行，其華也，自居其實矣。○河曰：不尚言也。

故去彼取此。

明皇與河註同。○河曰：去彼華薄，取此厚實。○弼曰：德者得也，常得而無喪，利而無害，故以德為名焉。何以得德？由乎道也。何以盡德？以無為用。以無為用，則莫不載也。故物無焉，則無物不經，有焉則不足以免其生，是以天地雖廣，以無為心，聖王雖大，以虛為主。故曰以復而視，則天地之心見，至日而思之，則先王之主睹也。故滅其私而無其身，則四海莫不瞻，遠近莫不至，殊其己而有為，則一體不能自

全，肌骨不能相容，是以上德之人唯道是用，不德其德，無執無用，故能有德而無不為，不求而得，不為而成，故雖有德而無德名也。下德求而得之，為而成之，則立善以治物，故德名有焉。求而得之，必有失焉，為而成之，必有敗焉，善名生則有不善應焉，故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也。無以為者，無所偏為也。凡不能無為而為之者，皆下德也，仁義禮節是也。將明德之上下，輒舉下德以對上德，至于無以為，極下德之量，上仁是也。是及於無以為而猶為之焉，為之而無以為，故有為為之患矣。本在無為，母在無名，棄本捨母而適其子，功雖大焉，必有不濟，名雖美焉，偽亦必生，不能不為而成，不興而治，則乃為之，故有弘普博施仁愛之者，而愛之無所偏私，故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也。愛不能兼，則有折抗正直而義理之者，忿枉祐直，助彼功此物事，而有以心為矣，故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也。直不能售，則有

旂飾修，又禮敬之者，尚好修敬，校責往來，則不對之間忿怒生焉，故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夫大之極也，其唯道乎，自此已往，豈足尊哉。故雖德盛業大，富有萬物，猶各有其德而未能自周也，故天不能為載，地不能為覆，人不能為瞻，萬物雖貴，以無為用，不能捨無以為體也。不能捨無以為體也，失其為大矣，所謂失道而後德也。以無為用則德其母，故能己不勞焉而物不理，下此已往，則失用之母，不能無為而貴博施，不能博施而貴正直，不能正直而貴飾敬，所謂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也。夫禮也所始，首於忠信不篤，通簡不暢，責備於表，機微爭制，夫仁義發於內，為之猶偽，况務外飾而可久乎，故失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前人而識也，即下德之倫也，竭其聰明以為前識，役其智力以營庶事，雖得其情，姦巧彌密，雖豐其譽，愈喪篤實，勞而事昏，務而

治歲，雖竭聖智而民愈害，舍己任物則無為而泰，守夫素樸，則不順典制，聽彼所獲，棄此所守，識道之華而愚之首，故苟得其為功之母，則萬物作焉而不辭也，萬事存焉而不勞也，用不以形，御不以名，故仁義可顯，禮敬可彰也。夫載之以大道，鎮之以無名，則物無所尚，志無所營，各任其貞，事用其誠，則仁德厚焉，行義正焉，禮敬清焉。棄其所載，舍其所生，用其成形，役其聰明，則仁失誠焉，義其競焉，禮其爭焉，故仁德之厚，非用仁之所能也，行義之正，非用義之所成也，禮敬之清，非用禮之所濟也。載之以道，統之以母，故顯之而無所尚，彰之而無所競，用夫無名，故名以篤焉，用夫無形，故形以成焉，守母以存其子，崇本以舉其末，則形名俱有而邪不生，大美配天而華不作，故母不可遠，本不可失，仁義，母之所生非可以為母，形器，匠之所成非可以為匠也。捨其母而用其子，棄其本而適其末，

名則有所分，形則有所止，雖極其大，必有不周，雖盛其美，必有患憂，功在為之，豈足處也。○雩曰：自拔於常流之中，而思比德於至聖，非真大丈夫，孰能如此。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

明皇曰：一者，道之和，謂沖氣也。以其妙用在物為一，故謂之一爾。

○河曰：昔，往也，一無為，道之子也。○弼曰：昔，始也，一，數之始而物之極也。各是一物之生，所以為主也，物各得此一以成，既成而舍一以居成，居成則失其母，故皆裂發歇竭蹶也。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

河曰：言天得一，故能垂象清明，地得一，故能安靜不搖動。

神得一以靈，

河曰：言神得一，故能變化無形。○雩曰：神謂鬼神之神。靈者，神之散也。

谷得一以盈，

河曰：言谷得一，故能盈滿而不絕也。○雱曰：一之為一，無乎不遍，故谷虛而能應者，一存乎中也。

萬物得一以生，

河曰：言萬物皆須道以生成也。

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

河曰：言侯王得一，故能為天下平正。

其致之一也。

明皇曰：物得道用，因用立名，道存則名立，用失則實喪矣。故天清、地寧、神靈、谷盈，皆資妙用以致之，故云其致之。○河曰：致，誠也。謂下五事也。○弼曰：各以其一致此清寧靈貞盈生。○雱曰：一者不二，在彼在此，其所謂一，其體常一，無有別一，故惟一可以致一，不可以他致一也。一之為義，天下之至精，唯精故能神，神則盡之矣，而神之為德，常在一也。

天無以清將恐裂，

河曰：言天當有陰陽施張，晝夜更用，不可但欲清明無已時，將恐分裂

不為天。○弼曰：用一以致清耳，非用清以清也。守一則清，不失用清則恐裂也，故為功之母，不可舍也。是以皆無用其功，恐喪其本也。

地無以寧將恐發，

河曰：言地當有高下剛柔，氣節五行，不可但欲安靜無已時，將恐發泄不為地。

神無以靈將恐歇，

河曰：言神當有王相囚死休廢，不可但欲靈無已時，將恐虛歇不為神也。

谷無以盈將恐竭，

河曰：言谷當有盈縮虛實，不可但欲盈滿無已時，將恐枯竭不為谷。

萬物無以生將恐滅，

河曰：言萬物當隨時生死，不可但欲生無已時，將恐滅亡不為物也。

侯王無以為貞而貴高將恐蹶。

明皇曰：得一者不可矜其用，故誠云：天無以其清而矜之，將恐分裂；地無以其寧而矜之，將恐發泄；神矜則靈歇，谷矜則盈竭，物矜

則生滅，侯王矜其貴，則將顛蹶矣。

聖教垂代，本為生靈，雖遠舉天地之清寧，而會歸只在於侯王守雌用道耳，故下文云。○河曰：言侯王當屈己以下人，汲汲求賢，不可但欲貴高於人，將恐顛蹶失其位也。○雱曰：一之為一，無乎不在，欲言其理，詞不勝窮，且以人形言之，凡人初生，精為之本，因精集神，體象斯具，精之既喪，形斃神離，或形其理無二也。一本無為貞而三字。

故貴以賤為本，

河曰：言必欲尊貴當以薄賤為本，若禹稷躬稼，舜陶河濱，周公下白屋也。

高以下為基。

明皇曰：侯王貴高，兆民非下，為國者以人為本基，當勞謙以聚之。令樂其愷悌之化，不有離散。○河曰：言必欲尊貴，當以下為本基，由築墻造功，因卑成高，下不堅固，後必傾危。○雱曰：水於五行，其數為一，而趨下不爭，乃陰陽之情也。

知此道者，雖居貴高而不忘基本，故居位也安，猶體神而存精，則神常存也。

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一本作穀。○河曰：孤寡喻孤獨，不穀喻不能如車穀為衆輻所湊。

此其以賤為本邪？

河曰：言侯王至尊貴，能以孤寡自稱，此非以賤為本乎，以曉人。

非乎？

明皇曰：孤寡不穀，則凡情所惡，侯王自稱，以謙為本。非乎者，明是以賤為本爾。○河曰：嗟嘆之辭。○雱曰：一於數至少而為萬物本，故知本在於賤，知賤乃貴也。

故致數譽無譽，

御本作數與無與，弼本作數譽無譽。○明皇曰：數與則無與，輪轅為與本，數貴則無貴，賤下為貴本。元為與本，當存元以定與，賤為貴本，當守賤以安貴。將戒侯王，以賤為本，故致此數與之談也。○河曰：致，就也，言人就車，數之為輻為輪為穀

為衡為曰尊，無有名為車者，故成為車，以喻侯王不以尊號自名，故能成其貴。○雱曰：知一者以賤為本，而內韜至貴，故世不得而貴亦不得而賤，苟為己而數致稱譽，豈真譽乎。一本譽作輿，非。

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明皇曰：碌碌，玉貌，落落，石貌。以賤為大。○河曰：碌碌，喻少。

落落，喻多。玉少故見貴，石多故見賤，言不欲如玉為人所貴，如石為人所賤，當處其中也。○弼曰：清不能為清，盈不能為盈，皆有其母以存其形，故清不足貴，盈不足多，貴在其母而母無貴形，貴乃以賤為本，高乃以下為基，故致數譽乃無譽也。

玉石碌碌落落，體盡於形，故不欲也。○雱曰：玉石體堅而一定，不能曲變，非所謂一也，若夫萬變而常一則真一矣，故玉碌碌貴而已矣，不能賤也，石落落賤而已矣，不能貴也。老氏既明一義，恐不悟者，執一不變，堅如玉石，則失一之理矣。夫

唯體一者，一貴一賤，其德如水，方圓枉直，應物無窮，而不離於一，故不得而貴賤，以一無貴賤故也。此篇義最奧密難言，今粗明綱領而已。蓋道生一，一則德之全，體於物則幾於道者是也。上篇序德經之大旨，次以此篇則論德之者，亦猶終以小國寡民，而更有信言不美耳。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

明皇曰：此明權也，反者取其反經合義。反經合義者，是聖人之行權，行權者是道之運動，故云反者道之動。○河曰：反，本也，本者道之所以動，動生萬物，背之則亡也。○弼曰：高以下為基，貴以賤為本，有以無為用，此其反也。動皆之其所無，則物通矣，故曰反者道之動也。○雱曰：反本則靜，靜乃能動，譬如秋冬能起春夏也。

弱者道之用。

明皇曰：此明實也。弱者取其柔弱雌靜，柔弱雌靜者，是聖人之處實。

處實者，是道之常用，故云弱者道之用。○河曰：柔弱者，道之所常用，故能長久。○弼曰：柔弱同通，不可窮極。○雱曰：道之用無所不克，可謂健矣，而獨健不能自健，必以弱為之本，此相生之情，故下文原其本以明之。

天下之物生於有，

一本作萬物。○河曰：萬物皆從天地生，天地有形位，故言生於有也。有生於無。

明皇曰：夫實之於權，由無之生有，故行權者貴反於實，用有者必資於無，然至道沖寂，離於名稱，諸法性空，不相因待，若能兩忘權實，雙泯有無，數輿無輿，可謂超出矣。○河曰：天地神明，蜎飛蠕動，皆從道生，道無形，故言生於無，此言本勝於華，弱勝於強，謙虛勝盈滿也。○弼曰：天下之物皆以有為生，有之所始，以無為本，將欲全有，必反於無也。○雱曰：無以生有，有復為無，反復相生，萬物一致。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明皇曰：了悟故勤行。○河曰：上士聞道，自勤苦，竭力而行之。○弼曰：有志也。○雱曰：士，學者也，故尚志無志，則終不可以語道矣。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明皇曰：中士可上可下，故疑。疑則若存若亡。○河曰：中士聞道，治身以長存，治國以未平，欣欣然而存之，退見財色榮譽，或於情欲，而復亡之也。○雱曰：人聞夫子之道而悅者是也。

下士聞道，大笑之。

明皇曰：下士迷而不信，故笑。○河曰：下士貪狠多欲，見道柔弱，謂之恐懼，見道質樸，謂之鄙陋，故大笑之。○雱曰：道大故似不肖，淺見者所不識，故笑，誠如下文所云，豈流俗能睹乎。不笑不足以為道。

明皇曰：不為下士所笑，不足以為玄妙至道。○河曰：不為下士所

笑，不足以名為道。○雱曰：子然有體，以投世俗耳目者，豈道也哉。故建言有之。

明皇曰：建，立也。將欲立言，明此三士於道不同。○河曰：建，設也。設言以有道當如下句。○弼曰：建由立也。

明道若昧，

河曰：明道之人，若闇昧無所見。○弼曰：光而不耀。○雱曰：大明若晦，察察於美惡而有其明，非明乎道也。

夷道若類，

明皇曰：上士勤行，於明若昧，於進若退，於夷若類，故中士疑而下士大笑之。○河曰：夷，平也，大道之人不自別殊，若多比類也。○弼曰：類，埒也。大夷之道，因物之性，不執乎以割物，其平不見，乃更反若類埒也。○雱曰：《莊子》曰：以不平其平也已。

進道若退，

河曰：進取道者，若退不及。○弼

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雱曰：孟子曰：其進銳者其退速，故進道當因時任理，以直養之，不可躁於有成，故若退也。彼掘苗者，異乎此矣。

上德若谷，

明皇曰：虛沿而容物。○河曰：上德之人若深谷，不恥垢濁也。○弼曰：不德其德，無所懷也。○雱曰：上德不德，而其用不窮，谷虛而能應者也。

大白若辱，

明皇曰：純潔而含垢。○河曰：夫潔白之人若污辱，不自彰顯。○弼曰：知其白，守其黑，大白然後乃得。○雱曰：知其白，守其黑，孔子曰：涅而不淄，涅故似辱。

廣德若不足，

明皇曰：大成而執謙。○河曰：德行廣大之人，若愚頑不足也。○弼曰：廣德不盈，廓然無形，不可滿也。○雱曰：塊然有餘者，豈廣德哉。

建德若偷，

明皇曰：立功而不銜。○河曰：建設道德之人，若可偷引，使空虛也。○弼曰：偷，匹也。建德者因物自然，不立不施，故若偷匹。○雱曰：偷，苟且也。區區欲速，務有所建，豈足以為德，唯因時任理，視若偷賄者，其建大。《莊子》曰：不得已而後起。

質真若渝，

明皇曰：淳一而和光。○河曰：質樸之人，若五色有渝淺不明。○弼曰：質真者，不矜其真，故渝。○雱曰：體性抱神，以遊乎世俗之間者，萬變從俗而其真常真，故物莫知其真，彼漢陰丈人，子子以真為己任，而別乎世俗，乃子貢之徒所驚，而聖人以為假修渾沌者，豈所謂質真乎。

大方無隅，

明皇曰：不小立圭角。○河曰：大方正之人，無妄曲廉隅。○弼曰：方而不割，故無隅也。○雱曰：大方，道之體也，若有四隅，則形盡於

所見，其小久矣。

大器晚成，

明皇曰：且無近功。○河曰：大器之人，若九鼎瑚璉，不可卒成也。○弼曰：大器成天下，不持全別，故必晚成也。○雱曰：帝王之功，不如霸者之速效。

大音希聲，

明皇曰：不飾小說。○河曰：大音猶雷霆，待時而動，喻常愛氣希言也。○弼曰：聽之不聞名曰希，不可得聞之音也。有聲則有分，有分則不官而商矣。分則不能統衆，故有聲者非大音也。○雱曰：道盈於無外，而其體常寂，諸物不能感觸，其聲常聲而世莫得聞也。《莊子》曰：無聲之中，獨聞和焉。希聲之謂乎。

大象無形，

明皇曰：故能應萬類。○河曰：大法象之人，質樸無形容。○弼曰：有形則有分，有分者不溫則炎，不炎則寒，故象而形者，非大象。○雱

曰：能賦萬物之形，而其體常廓然不可得而有，此道之全體，由其有物，故曰大象。

道隱無名。

明皇曰：功用不彰，無名氏也。○河曰：道潛隱使人無能指名也。○雱曰：自希聲而下，皆道之大全，所由言者異，故曰大音也，大象也。能體大音大象以為道，則其道至矣。夫唯道之至，思慮之所不及。在有也為實，在無也為空，處處皆然，無乎不在，故欲為之名而不可狀，無名之中常有此物，欲見而不得，故曰隱也。

夫惟道，善貸且成。

明皇曰：雖隱無名氏而實善，以沖和妙用資貸萬物，且成熟之。○河曰：成，就也。言道善稟貸人精氣且成就之也。○弼曰：凡此諸善，皆是道之所成也，在象則為大象而大象無形，在音則為大音而大音希聲，物以之成而不見其形，故隱而無名也。貸之非唯供其乏而已，一貸

之則足以永終其德，故曰善貸也。成之不加機匠之裁，無物而不濟其形，故曰善成。○雱曰：道能供萬物之求而成就之，然物之所得復歸其本，故道雖贍足萬物，而吾未嘗費。貸之為言，應彼之乏而終以見還者也。竊嘗論此篇曰：道不遠人而世莫能睹者，不明故也。故首之以明道，大道甚夷，而惟明者能由之以進，故次曰夷道也，進道也。進於道而復乎性命之常，則不德之德也，故次之以上德。上德者自得其德，而不同乎庶物者也，故不染而白，以其白自異於物，則安能若谷乎，故次之以若辱。不辱而潔，則是伯夷之隘也，則安能廣乎，故若辱而後曰廣德。上德而能廣則是與人為徒而可以為君師矣，故曰建德若偷。偷者不汲汲乎有建者也，建德則有所立，而離本近偽矣，故又要在乎不易吾真，故次之以質真。其序至此，則道之在我者，體既具矣，故曰大方無隅。有大方以為體，則所以應無方

之傳，而可以緒餘為人矣，故曰大器。大器者業也，至人以其糠粃土苴為器，而器未嘗不大也。孔子以管仲為小器，則帝王之功，其大器乎。道雖為此而要其終，則未嘗為也，未嘗有也，故曰大音也，大象也，然則既盡之矣，故能與道為一，而供萬物之求，成萬物之性也。嗚呼，是道也，不可以識識，而況於以言言乎，而余論之者，亦其粗而已矣。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

河曰：道始所生者一。

一生二，

河曰：一生陰與陽也。

二生三，

明皇曰：一者沖氣也，言道動出沖和妙氣於生物之理未足，又生陽氣，陽氣不能獨生，又生陰氣，積沖氣之一，故云一生二。積陽氣之二，故云二生三。○河曰：陰陽生和清濁三氣分為天地人也。

三生萬物。

明皇曰：陰陽含孕，沖氣調和，然後萬物阜成，故云三生萬物。○河曰：天地共生萬物也，天施地化，人長養之也。○雱曰：道兼陰陽，有陰有陽，有陰陽之中，此三物者，始應一二三之數，而物之類莫不由此以出入，故其情與形至纖至悉，而考其法象咸類是矣，知此者是知萬物之本也，知其本則其於末也何有？至人所用居今日而知萬世之後者，或在是也。

萬物負陰而抱陽，

河曰：萬物無不負陰而向陽，回心而就日

沖氣以為和。

明皇曰：萬物得陰陽沖氣生成之故，故負抱陰陽，含養沖氣，以為柔和也。○河曰：萬物中皆有元氣，得以和柔，若胸中有藏，骨中有髓，草木中有空虛與氣通，故得久生也。○雱曰：由之以生，故無不負抱之者，觀吾之形則其法見矣。陰陽適中乃和，凡此以明物皆係陰陽之屬，

為數所定，當與之消息也。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

明皇曰：萬物皆以沖和之氣為本，而沖氣和柔守本者，當須謙卑柔弱，故王公至尊，而稱孤寡不穀者，以謙柔為本故也。○河曰：孤寡不穀者，不神之名，而王公以為稱者，處謙卑，法虛空和柔。○雱曰：陰極生陽，陽極生陰，陰陽之情也。故高則傾，窪則盈，侯王居極尊之位，其勢至危，故取人之所惡，自名以適陰陽之和也，故下文云。

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明皇曰：自損者，人益之。自益者，人損之。故朝宗者善於下，謙弱者生之柄，孤寡之稱，不亦宜乎。○河曰：夫增高者崩，貪富者致患。○弼曰：萬物萬形，其歸一也，何由致一，由於無也。因無乃一，一可謂無，已謂之一，豈得無言乎。有言有一非二如何，有一有二，子生乎三，從無之有，數盡乎斯。過此以往，非

道之流，故萬物之生，吾知其主，雖有主形，沖氣一焉。百姓有心，異國殊風，而得一者，王侯主焉。以一為主，一何可令。先多愈遠，損則近之，損之至盡，乃得其極。既謂之一，猶乃至三，況本不一，而道可近乎。損之而益，豈虛言也。○雱曰：澤下而肥，山聳而瘦，午過必昃，虧至乃盈，凡類屬陰陽，數由一二者，理極則反，物物皆然，至人以此適盈虛之時，順消息之理，常以謙沖自牧，豈或強亢致蓄者乎。

人之所教，

河曰：謂眾人所以教去弱為強，去柔為剛。

亦我義教之。

明皇曰：老君云：人君所欲立教教人者，當以吾此柔弱非虛之義以教之。○河曰：言我教眾人，使去強為弱，去剛為柔。○弼曰：我之非強，使人從之也。而用夫自然，舉其至理，順之必吉，違之必凶，故人相教，違之必自取其凶也。亦如我之

教人，勿違之也。
強梁者不得其死，

明皇曰：強梁之人，動與物亢^①，求益而損，物或擊之，故不得其死。○河曰：強梁者，謂不信玄妙，背叛道德，不從經教，尚勢任力也。不得其死者，為天所絕，兵刃所伐，王法所殺，不得以壽命而死也。

吾將以為教父。

明皇曰：吾見強梁者亡，柔弱者全，故以此柔弱之教為衆教之父也。○河曰：父，始也。老子以強梁之人，為教戒之始也。○弼曰：強梁則必不得其死，人相教為強梁，則必如我之教人，不當為強梁也。舉其強梁不得其死以教即吉，云順吾教之必吉也。故得其違教之徒，適可以為教父也。○雱曰：識陰陽之情，則物物有理，皆可以師，強梁殞身，物之至惡，苟識理者睹之，足以鑒消息之理，以為教父，不亦宜乎。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明皇曰：天下之至柔者，正性也。若馳騁代務，染雜塵境，情欲充塞，則為天下之至堅矣。○河曰：至柔者水也，至堅者金石也。水能貫堅入剛，無所不通。○弼曰：氣無所不入，水無所不出。○雱曰：聖人所以執柔而御群剛，觀於物則水是也。

無有入於無間，

河曰：無有謂道也，道無形質，故能出入無間，通神群生也。○雱曰：有織物則動為窒闕，安能入無間乎。觀於境則至虛是也，此聖人所以體無而應群有。

是以知無為之有益。

明皇曰：無有者，不染塵境，令心中一無所有。無間者，道性清靜，妙體混成，一無間隙。夫不為可欲所亂，令心境俱靜，一無所有，則心與道合，入無間矣。故聖人云，吾見身心清靜則能合道，是知有為之教，不如無為之有益耳。○河曰：吾見道無為而萬物自化成，是以知無為之有

益於人也。○弼曰：虛無柔弱無所不通，無有不可窮，至柔不可折，以此推之，故知無為之有益也。不言之教，

河曰：法道不言，帥之以身。無為之益，

河曰：法道無為，治身則有益精神，治國則有益萬民，不勞煩也。

天下希及之。

明皇曰：言天下衆教，少能及之者。○河曰：天下謂人主也，希能及道無為之治身治國也。○雱曰：不言之教，無為之益，不可以象告，不可以言傳，唯體無盡道者，足以知之，不亦希乎。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

明皇曰：名者實之賓，代人徇名以亡身，設問誰親，欲令去功與名，而全其真。○河曰：名遂則身退也。○弼曰：尚名好高，其身必疏。身與貨孰多？

明皇曰：徇名者將以求財，財得而

亡身，設問孰多，欲令擲玉毀珠，以全其和。○河曰：財多則害身也。

○弼曰：貪貨無厭，其身必少。○雱曰：《莊子》云：足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余嘗有言，內外兩境，雖真偽不侔，貴賤懸絕，而常更相為輕重，不可不察者也。失性之人，忘其不貲之有，而貪逐外物，矜攬無窮，自以為得，而不知所取者塵穢臭腐，非可已畜之物，而所耗失沉陷者，乃吾之所以為我者也。其為親疏多寡之計，亦已愚甚，可不哀乎。蓋知無待於外而唯內之務，始可與語道，故顏子之賢，孔子之所稱，乃在乎樂陋巷之簞瓢，然則君子之所養，蓋可知矣。今之士非乏聰明之資，而志徇其外，外重而內輕，察其天機，已在肝膈之上，面目之間，去本遠矣，而猶欲語古人之至論，則亦見其勞而無功也。觀老子此言，若將無謂，而乃學者之至戒，修身之要務，故余因廣其意，而詳說之。

得與亡孰病？

明皇曰：問得名貨與亡名貨，孰者病其身？○河曰：好得利，則病於行也。○弼曰：得多利而亡其身，何者為病也。○雱曰：得則有，有所不足，有而疲神耗精以守之，其病大矣。

是故甚愛必大費，

河曰：甚愛色，費精神，甚愛財，遇禍患，所愛者少，所亡者多，故言大費。

多藏必厚亡。

明皇曰：甚愛名者必勞神，非大費乎？多財貨者必累身，非厚亡乎？○弼曰：甚愛不與物通，多藏不與物散，求之者多，攻之者衆，為物所病，故大費厚亡也。○雱曰：此必至之理，而世俗之所未悟。

知足不辱，

河曰：知足之人，給利去欲，不辱於身。○雱曰：我貴在我，何辱之有。

知止不殆，

河曰：知可止則財利不累於身，聲

色不亂於耳目，則身不危殆也。○雱曰：無求於外，故常安也。

可以長久。

明皇曰：知足者，不甚愛。知止者，不多藏，既無辱殆，故可長久。○河曰：人能知止足，則福祿在己，治身者神不勞，治國者民不擾，故可長久。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六

①亢：原作「元」，據正統道藏本唐玄宗御注改。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七

明皇 河上公 王弼 王雱 註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

河曰：謂道德大成之君，若缺者，滅名藏譽，如毀缺不備也。

其用不弊。

河曰：其用心如是，則無弊盡時。

○弼曰：學行大成，常如玷缺，謙則受益，故其材用無困弊之時。○雱

曰：若缺者，乃真大成，小成孑然成體，所以於道為不成，《莊子》曰：名成者虧。

大盈若沖，

河曰：謂道德大盈滿之君也。如沖者，貴不敢驕也，富不敢奢也。

其用不窮。

明皇曰：祿位盈滿，常若沖虛，儉不傷財，故所用不窮匱。○河曰：其用心如是，則無窮盡時也。○弼曰：大盈充足，隨物而與，無所愛

矜，故若沖也。○雱曰：盈則竭矣，安得不窮之用乎。

大直若屈，

明皇曰：直而不回，故若屈。○河曰：大直謂修道法度正直如一也，

如屈者，不與俗人爭，如可屈折。○弼曰：隨物而直，直不在一，故若屈也。○雱曰：於理直者，曲以應變，不自有其直，故莫見其直。

大巧若拙，

明皇曰：巧不蕩於分外，故若拙。○河曰：大巧謂多才術也，亦不敢見其能。○弼曰：大巧因自然以成器，不造為異端，故若拙也。○雱

曰：傳物於自成，則外無巧功而實至巧也，刻雕衆形者，非其驗乎。

大辯若訥。

明皇曰：不飾小說，故若訥。○河曰：大辯者，智無疑。如訥者，口無辭。弼曰大辯因物而言，已無所造，故若訥也。○雱曰：巧諭諸物，乃有辯名，至理不繁，故若訥也。

躁勝寒，

河曰：勝，極也。春夏陽氣躁疾於上，萬物盛大，極則寒，寒則零落死亡也。言人不當剛躁也。

靜勝熱，

河曰：秋冬萬物靜於黃泉之下，極則熱，熱者生之源。

清靜為天下正。

明皇曰：於躁勝者則寒，寒，薄也。於靜勝者則熱，熱，和也。故若屈者大直，清靜者為正矣。○河曰：能清靜則為天下長，持正則無終已時也。○弼曰：躁然後能勝寒，靜無

為以勝熱，以此推之，則清靜為天下正也。靜則全物之真，躁則犯物之性，故唯清靜乃得如上諸大也。○雱曰：躁者以末勝性，靜者以本勝事，以本勝事，乃能如上諸大，以末勝性，是動皆小爾，故知清靜為至正也。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

河曰：謂人主有道也。却走馬以糞。

明皇曰：天下有道之主，無為化行，既不貪求，故無交戰，屏却走馬之事，人得糞除田園。○河曰：糞者，糞田也。兵甲不用，却走馬以治農田。治身者，却陽精以糞其身。○弼曰：天下有道，知足知止，無求於外，各修其內而已，故却走馬以治田糞也。○雱曰：以道治天下者，物各遂其性，故無戰逐之事，而唯本業之修也。

天下無道，

河曰：謂人主無道也。

戎馬生於郊。

明皇曰：天下無道之君，縱欲攻取，故兵戎士馬寄生於郊境之上矣。○河曰：戰伐不止，戎馬生於郊境之上，久不還也。○弼曰：貪欲無厭，不修其內，各求於外，故戎馬生於郊也。○雱曰：郊，近邑之地。

罪莫大於可欲，

明皇曰：心見可欲，為罪大矣。○河曰：好淫色也。○雱曰：可欲者，善也。善名既立，則離道已遠，

爭端起矣。故雖無罪而罪實在焉。禍莫大於不知足，

明皇曰：求取不已，為禍大矣。○雱曰：外求無厭，失性生禍。咎莫大於欲得。

明皇曰：灾咎之大，莫大於欲，所欲必令皆得，皆得則禍深，故云咎也。○河曰：欲得人物，利且貪也。○雱曰：各求其得，則必獲咎於衆。故知足之足，

河曰：守真根也。常足矣。

明皇曰：物足者，非知足。心足者，乃知足。心若知足，此足則常足矣。○河曰：無欲心也。○雱曰：各盡其性分，則何不足之有。

不出户章第四十七

不出户，知天下。

河曰：聖人不出户以知天下者，以己身知人身，以己家知人家，所以見天下也。

不窺牖，見天道。

明皇曰：垂拱無為，不出教令於戶

外，是知理天下之道，人事和則天象順，故不煩窺牖而天道可知。○河曰：天道與人道同，天人相通，精氣相貫，人君清靜，天氣自正，人君多欲，天氣煩濁，吉凶利害，皆由於己。○弼曰：事有宗而物有主，途雖殊而其歸同也，慮雖百而其致一也。道有大常，理有大致，執古之道，可以御今，雖處於今，可以知古始，故不出户窺牖，而可知也。○雱曰：天下之衆，天道之微，其要同於性，今之極唯盡性者，膠目塞耳而無所不達，苟唯見而後識，識而後知者，是得其萬殊之形，而昧於一致之理。然則所謂識知者，乃耳目之末用，而非心術之要妙矣。彼自謂博，而不知其寡之至也，彼自謂智，而不知其愚之極也。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明皇曰：若不能無為，假使出令彌遠，其知理天下之道彌少。○河曰：謂去其家觀人家，去其身觀人身，所觀益遠，所見益少也。○弼

曰：無在於一而求之於衆也。道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搏之不可得，若其知之，不須出戶，若其不知，出愈遠愈迷也。○雱曰：無極之理，盡於一塵，纖慮不萌，萬緣已現。學道之要，豈不在茲。而彼乃遠出以求，亦已昧矣。彌遠彌少，不其然歟。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

明皇曰：不出戶，故云不行，無為淳樸，而知為理之道。○河曰：聖人不上天，不入淵，能知天地，以心知之。

不見而名，

明皇曰：不窺牖，故云不見。人和天順，故能名其太平。○河曰：上好道，下好德，上好武，下好力，聖人原小知大，察內知外。○弼曰：得物之致，故雖不行而慮可知也，識物之宗，故雖不見而是非之理可得而名也。○雱曰：窮理知本之人，已足與於此，若夫體盡無窮，無所不極者，其視四表，洞徹無礙，萬殊之變，

不離目前，則又妙矣，此何足言邪。不為而成。

明皇曰：不為言教，而天下化成。○河曰：上無所為則下無事，家給人足，萬物自化就也。○弼曰：明物之性，因之而已，故雖不為而使之成矣。○雱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體道者天而已矣。

為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為學日益，

河曰：學謂政教禮樂之學也，日益者，情欲文飾，日以益多。○弼曰：務欲進其所能，益其所習。○雱曰：方其窮理之時，物物而通之，凡以求吾真，非以為博也。故曰益而無害，至乎窮理，已上則以損為益矣。

為道日損。

明皇曰：為學者，日益見聞。為道者，日損功行。益見聞為修學之漸，損功行為悟道之門，是故因益以積功，忘功而體道矣。○河曰：道謂自然之道也，日損者，情欲文飾日以

消損。○弼曰：務欲反虛無也。○雱曰：見理之後，物物知非，不期乎損，而所有漸銷矣，觀乎天道，則益損相生，亦恒物之大情也。

損之又損，

河曰：損情欲又損之，所以漸去。○雱曰：極乎至虛，而虛尚非有，則其損可知。

以至於無為。

河曰：當恬淡如嬰兒，無所造為也。無為而無不為。

明皇曰：為學者，積功行，為道者，忘損之，雖損功行，尚有欲損之心，兼忘此心，則至於泊然無為。方彼鏡象而無不應，故無不為也。○河曰：情欲斷絕，德與道合，則無所不施，無所不為也。○弼曰：有為則有所失，故無為乃無所不為也。○雱曰：唯體盡空虛者，唯能滋發萬化而酬酢不窮，豈若一偏之士，滯乎幽寂，植若槁木者哉。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明皇曰：無為無事，天下歸懷，治天

下常當以無事，不當煩勞也。○弼曰：動常因也。○雱曰：無事之處，乃聖人之真，應時有為，道則虧矣。故聖人雖有有為之迹，而所以聖而能服天下者，常在於無事之處。及其有事，

弼曰：自己造也。

不足以取天下。

明皇曰：有事則煩勞，煩勞則凋弊，故不足以取天下。○河曰：及其好有事，則政教煩，民不安，故不足以治天下也。○弼曰：失統本也。○雱曰：有事則有心，有心則民亦有其心，雖欲取之，其去遠矣。原此篇蓋無事者道德之極致，為天下者，事業之極致，學而日損，以至於無為，故能與於此。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

河曰：聖人重改更，真因循，若自無心。

以百姓心為心。

明皇曰：聖人之心，物感而應，應在

於感，故無常心。心雖無常，唯在化善，是常以化百姓心為心。○河曰：百姓心之所便，因而從心。○弼曰：動常因也。○雱曰：聖人寂然盡性，體盡真空，凡所思為，應物而有，譬如火性周乎無方，因陽遂而為用，故能不持一物，而贍足無窮也。《書》曰：自我民聰明。

善者吾亦善之，

河曰：百姓為善，聖人因而善之。

不善者吾亦善之，

河曰：百姓雖有不善者，聖人化之使善也。○弼曰：各因其用，則善不失也。○雱曰：善惡生乎妄見，妄見生乎自私，公於大道，則雖目睹善惡，而心無殊想矣。故聖人因世之情，強立毀譽，而心知善惡，本自非相，故不善之善，非憐而怒之，乃不覺有異也。

得善矣。

河曰：百姓德化，聖人為善。○弼曰：無棄人也。○雱曰：忘善惡之善，真善也。

信者吾信之，

河曰：百姓為信，聖人因而信之。

不信者吾亦信之，

河曰：百姓為不信，聖人化之使信也。○雱曰：萬法雖殊，等為實相，信與不信，生乎自私。

得信矣。

明皇曰：欲善信者，吾因而善信之。不善信者，吾亦以善信教之，令百姓感吾德而善信之。○河曰：百姓德化，聖人為信。○雱曰：知一切相無非妄者，故能視不善猶善，知一切相無非實者，故能視不信猶信，當妄知實，當實知妄，此聖智所以異於眾人。

聖人之在天下慄慄，

明皇本作慄慄，弼本作歛歛。○河曰：聖人在天下，怵怵常恐怖，富貴不敢驕奢。

為天下渾心。

明皇曰：聖人在理天下，化引百姓，常慄慄用心，令德善信而聖心凝寂，德照圓明，渾同用心，皆為天下，故

為天下渾其心。○河曰：言聖人為天下百姓渾濁其心，若愚闇不通也。○雱曰：慄慄，恐懼之意，聖人雖體盡空虛，不立一物，而及其應世，未嘗不隨時齋戒，蓋有而為之，則雖聖不敢易也。聖人以天下為心，所以建立萬法，天下以聖人為心，所以歸復大道。心者能覺知分別，而聖人務使人復於無知，故曰渾心也。一本慄慄作歛歛，歛歛收斂之意，亦通。一本作渾其心。

百姓皆注其耳目，

明皇曰：百姓化聖德為善，故傾注耳目，以觀聽聖人。○河曰：注，用也。百姓皆用其耳目為聖人視聽也。○弼曰：各用聰明。○雱曰：仰而法之。

聖人皆孩之。

明皇曰：聖人念彼蒼生，猶如慈母，故凡視百姓，皆如嬰孩。○河曰：聖人愛念百姓如嬰孩赤子，長養之而不責望其報。○弼曰：皆使和而無欲如嬰兒也。夫天地設位，聖人

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能者與之，資者取之，能大則大，資貴則貴，物有其宗，事有其主，如此則可冕旒垂目而不懼於欺，黈纁塞耳而無感於慢，又何為勞一身之聰明，以察百姓之情哉。夫以明察物，物亦競以其明應之，以不信察物，物亦競以不信應之。夫天下之心不必同，其所應不敢異，則莫肯用其情矣。甚矣害之大也，莫大於用其明矣。夫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智不出於人而立乎訟地，則窮矣。力不出於人而立乎爭地，則危矣。未有能使人無用智者，未有能使人無用其智力於己者也，如此則己以一敵人，而人以千萬敵己也。若乃多其法網，煩其刑罰，塞其徑路，攻其幽宅，則萬物失其自然，百姓喪其手足，鳥亂於上，魚亂於下，是以聖人之於天下，歛歛焉心無所主也。為天下渾心焉，意無所適莫也，無所察焉，百姓何避，無所求焉，百姓何應。無避無應，則莫不用其情矣。人無

為舍其所能而為其所否能，舍其所长而為其所短，如此則言者言其所知，行者行其所能，百姓各皆注其耳目焉，吾皆孩之而已。○雱曰：無知之民，動皆非理，聖人憐而誘之，如父母於赤子，恂恂然適其志氣，而無忿疾之心，非夫體道忘物，而仁侔天地者，其孰能如此。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

明皇曰：了悟則出生，迷執則入死，此標也。○河曰：出生謂情欲出五內，魂定魄靜，故生。入死謂情欲入於胸臆，精神勞惑，故死。○弼曰：出生地，入死地。○雱曰：由陰陽之機而為所遷者，莫不然，由妄有其生故也。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明皇曰：汎論衆生當生安生得生理，處死順死得死理，如此者，大汎十中有三爾。○河曰：言生死之類，各有十三，謂九竅四關也。其生也目不妄視，耳不妄聽，鼻不妄香

臭，口不妄言，舌不妄味，手不妄持，足不妄行，精不妄搖，於其死也反是。○雱曰：天下之為道術者，或見乎陽之動而憑其強陽，或見乎陰之靜而止乎枯槁，皆非道德之正，而與死生為徒者也。

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

明皇曰：徇生太厚，以養傷生，既心矜此生，故動往死地，此則生理既失，死理亦虧，如此之輩，亦十中有三人爾。○河曰：人之求生動作，反之十三死地。○雱曰：貪生失理，故動皆傷性。蓋天下除無知常民之外，或徇道而為道術，或徇欲而為咎惡，皆由有其生而自生，故不免於死生也。

夫何故？

河曰：問何故動之死地也。

以其生生之厚。

明皇曰：設問所以動之死地，夫緣何故？但以其求生此生太厚之故也。○河曰：所以動之死地者，以其求生活之事太厚，違道忤天，妄行

失紀。○雱曰：至人不知死，不知生，故亦莫能死，亦莫能生，故曰未嘗死未嘗生也。彼偏乎陰陽而與生死為徒者，及徇欲為咎，動之死地者，凡是三類，所見則殊。而原其所以迷大道之至正而不免於生死者，猶妄有其生，而矜生過厚故耳。或曰彼為道而至乎枯槁者，豈生生之厚乎。曰：吾之所以為我，不死不生，湛爾常一，唯當息妄，而彼乃執其所見，更為枯槁，故雖志趨空寂，而據其此志，則是有我之尤者也。

蓋聞善攝生者，

河曰：攝，養也。

陸行不遇兕虎，

河曰：自然遠避，害不干也。

入軍不被甲兵，

河曰：不好戰以殺人。

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

明皇曰：善攝衛生理之人，心照清靜，無妄為之意，則凡是外物不可加害，陸行不求遇兕虎，入軍不被帶甲

兵，此不求害物也，則物無害心，故無投角措爪容刃之所也。○河曰：養生之人，虎兕無由傷，兵刃無從加之也。

夫何故？

河曰：問虎兕兵甲何故不害之。以其無死地。

明皇曰：夫何故？兕虎甲兵無容措之所乎？以其順化無私，不以死為死，則物不得害其生，故云無死地也。○河曰：以其不犯十三之死地，言神明營護之，此物不敢害。○弼曰：十有三，猶云十分有三分，取其生道全生之極，十分有三耳。取死之道，全死之極，十分亦有三耳。而民生生之厚，更之無生之地焉。善攝生者，無以生為生，故無死地也。器之害者，莫甚乎戈兵，獸之害者，莫甚乎兕虎，而令兵戈無所容其鋒刃，虎兕無所措其爪角，斯誠不欲累其身者也。向死地之有乎。夫虻蠶以淵為淺，而鑿穴其中，鷹鷂以山為卑，而增巢其上，矰繳不能及，

網罟不能到，可謂處於無死地矣。然而卒以甘餌乃入於無生之地，豈弗生生之厚乎。故物苟不以求離其本，不以欲渝其真，雖入軍而不害，陸行而不可犯也。赤子之可則而貴信矣。○雱曰：無死地者，由其無生，彼無生者，湛然常生，而不自生，故未嘗死未嘗生。道至乎此，則雖其形有禪，而神未嘗變，安得死乎。此中國之神聖而西方之佛也。若然者，變化無常，水火不能焦濡，斫撻不能創病，乘虛觸實，往無不通，則物欲有之而不得，况能傷之哉。或曰：然則何以謂之攝生？曰降此一等，便為死生所有，故攝生必至於此，然後生常存也。是比於含德之厚者，又為至矣。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

明皇曰：妙本動用降和氣。○河曰：道生萬物。

德畜之，

明皇曰：物得以生養萬類。○河

曰：德一也，一生布氣而畜養。物形之，

明皇曰：乾知坤作兆形位。○河曰：一為萬物設形象也。

勢成之。

明皇曰：寒暑之勢各成遂。○河曰：一為萬物作寒暑之勢以成之。

○弼曰：物生而後畜，畜而後形，形而後成，何由而生，道也，何得而畜，德也，何由而形，物也，何使而成，勢也。唯因也，故能無物而不形，唯勢也，故能無物而不成。凡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皆有所由，則莫不由乎道也。故推而極之，亦志道也。隨其所因，故各有道焉。○雱曰：此四者皆道也，以其各得其道，故但為德，為德則畜之而已。然畜之所以為德也，及乎得其得而成形，則物而已矣。物有其形，則遠近相取，剛柔相交，各因其勢而成狀，故德者道之分，物者德之器，勢者物之理，明乎道德，則形勢不足知，而應酢無難矣。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明皇曰：萬物由道德以生畜，故尊貴之。○河曰：道德所為無不盡驚動而尊教。○弼曰：道者物之所由也，德者物所得也，由之乃得，故不得不失，尊之則害，不得不貴也。○雱曰：道尊而德卑，德貴而物賤，尊者如君父，貴者如金玉，此尊貴之異也。

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

明皇、王弼二本命並作爵。○明皇曰：言道德之尊貴，非假爵命，但生成之功，被物而常，自然貴爾。○河曰：道一不命，召萬物而常自然，應之如影響。○雱曰：命於天則為天子，命於天子則為諸侯，有所受命則出命者能賤之矣，唯道萬物之先，而制其命，孰能假之，故常自然也。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

明皇曰：是以人莫不尊道而貴德。○河曰：道之於萬物，非但生之而已，乃復長養成熟覆育，全其性命。

人君治國治身，亦當如是也。○弼曰：謂成其質，各得其庇蔭，不傷其體矣。○雱曰：一本云德畜之。

生而不有，河曰：道生萬物，不有所取，以為利也。

為而不恃，

河曰：道所施為，不恃望其報也。

○弼曰：為而不有。

長而不宰，

河曰：道長養萬物，不宰割以為利用也。

是謂玄德。

明皇曰：具如載營魄章所釋，彼章言人修如道，此章明道用同人。○河曰：道之所行，恩德玄暗，不可得見。○弼曰：有德而不知其主也，出乎幽冥，故謂之玄德也。○雱曰：道以不生，故能生生，及其生生，亦德而已。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

明皇曰：始者沖氣也，言此妙氣生

成萬物，有茂養之德，故可以為天下母。○河曰：始有道也。道為天下萬物母也。○弼曰：善始之則善養畜之矣，故天下有始，則可以為天下母矣。○雱曰：有名萬物之母，則道是也。始與母本同一體，當其生，故但謂之母。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明皇曰：萬物既得沖氣茂養，以知其子，即是沖氣之子。○河曰：子，一也。既知道已，當復知一也。○雱曰：萬物由道以出，道為之母，故謂之子，得道則萬物之理不待識而知。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

河曰：已知一，當復守道，反無為。○雱曰：至人雖殫窮物理，而知理無實相，故雖知之，而不逐理而離道，故曰復守其母也。

沒身不殆。

明皇曰：既知身是沖氣之子，當守此沖和妙氣，不令離散，則終沒其身長無危殆。○河曰：不危殆也。○

弼曰：母，本也，子，末也，得本以知末，不舍本以逐末也。○雱曰：夫見理之後，逐理不返，則妄作為凶，失道遠矣。故知子守母，乃常不殆也，故下文云。

塞其兌，

河曰：兌，目也。目不妄視也。

閉其門，

河曰：門，口也，使口不妄言。○弼曰：兌事欲之所由生，門事欲之所由從也。○雱曰：兌，悅也，人悅則形開，故為兌。兌則物入之矣。夫所以悅而至於形開者何也？由不守其道而妄物理之美，故悅而隨之以出也。門者，精神所出也，外見諸理，形開以受之，而復出精神，與之為精，則擾擾萬緒，自此始矣。故當塞兌閉門，常守其母也。

終身不勤。

明皇曰：兌，愛悅也。目悅色，耳悅聲，六根各有所悅，縱則生患，是故塞之。不縱六根愛悅，則禍患之門閉矣，故終身不勤勞矣。○河曰：

人當塞目不妄視，閉口不妄言，則終身不勤矣。○弼曰：無事永逸，故終身不勤也。○雱曰：塞兌閉門以外應物，則酬酢萬變而用常有餘。

開其兌，

河曰：開目視情欲也。

濟其事，

河曰：濟，益也。益情欲之事。

終身不救。

明皇曰：開張六根，縱其視聽，以成濟其愛悅之事，則常有禍患，故終身不救。○河曰：禍亂成也。○弼曰：不閉其原，而濟其事，故雖終身不救。○雱曰：兌開物入，而復費神用以濟其事，則以內徇外，逐物往矣，一溺此流，誰能救之哉。

見小曰明，

明皇曰：人能於事微小，則見而改行，可謂明矣。○河曰：萌芽未動，禍亂未見，為小昭然，獨見為明。○雱曰：守道則其見者微，逐理則所知者博。

守柔曰強。

明皇曰：守柔弱，則人不能加，可謂強矣。○河曰：守柔弱，日以強大也。○弼曰：為治之功不在大，見大不明，見小乃明，守強不強，守柔乃強也。○雱曰：柔者，本也，憑強陽以為強，則逐物而不返，唯守柔故勝物而不傷。

用其光，

河曰：用其目光於外，視時出之利害。○弼曰：顯道以去民。

復歸其明。

明皇曰：見小則明，守柔則強，若矜明用強，將失守柔見小之義，故當用光外照，復歸守內明，則長無患累矣。○河曰：復當反其光明於內，無使精神泄也。○弼曰：不明察也。○雱曰：聖人之光，則火性是也。火性周乎虛空而光，託薪以為體，照用既罷，還歸於空，初不自明，因薪示明而已，聖人之光由物顯照，物既無常，照亦隨已，故雖應酢無窮，而初不費我也，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無遺身殃，

河曰：內視存神，不為漏矣。是謂襲常。

明皇曰：遺，與也。言還守內明，則無與身為殃咎者，如此是謂密用真常之道。○河曰：人能行此，是謂習修常道也。○弼曰：道之常也。○雱曰：儻有其明，則是有我相，我相既立，物物為殃，故能明上文所謂乃終無殃也。外此道者，皆生滅法，唯體此義，乃始常住。襲者，體之而自不顯之謂也。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七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八

明皇 河上公 王弼 王雱 註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

河曰：介，大也。老子疾時王不行大道，故設此言，使我介然有知於政事，我則行於大道，躬無為之化。

唯施是畏。

明皇曰：老君言：若使我耿介然矜其有知，欲行大道，既與道不合，故唯所施為，是皆可畏。○河曰：唯，獨也。獨畏有所施為失道意，欲賞善恐偽善生，欲信忠恐詐忠起。○弼曰：言若使我可介然有知，行大道於天下，唯施為是畏也。○雱曰：小有知於道，而由大道以行者，已憚於施設矣，况大有知者乎，何則至人之道，不以末傷本者也。施為盛於外，則根本虛於內矣，故終篇云。大道甚夷，

河曰：夷，平易也。

而民好徑。

明皇曰：大道平易，是畏有知，而人多故，欲心求捷，如彼行人好從邪徑。邪徑之弊，具如下文。○河曰：徑邪不平正也，大道甚平易，而民好從邪徑也。○弼曰：言大道蕩然正平，而民猶尚舍之而不由，好從邪徑，况復施為以塞大道之中乎，故曰大道甚夷，而民好徑。○雱曰：徑苟一時之速明，迷於大道而好施者，皆由用近智而無遠圖也。

朝甚除，

明皇曰：尚賢矜智生巧偽。除，理也。○河曰：高臺榭，官室修。○弼曰：朝，官室也。除，潔好也。

田甚蕪，

明皇曰：浮食惰業廢農事。○河曰：農事廢，不耕治。

倉甚虛，

明皇曰：南畝不收無儲積。○河曰：五穀傷害，國無儲也。○弼曰：朝甚除則田甚蕪，倉甚虛矣，設

一而衆害生也。○雱曰：田事治，倉積實，國之本也。今務除其朝廷以為一時之榮觀，而不恤根本之已竭，豈持久之道乎。明以末傷本者，皆然也。

服文綵，

明皇曰：刻雕綺綉害工利。○河曰：好飾偽，貴外華。

帶利劍，

明皇曰：文德不修尚武備。○河曰：尚剛強，武且奢。

厭飲食，

明皇曰：烹肥擊鮮重滋味。厭，飫足也。

資財有餘。

明皇曰：聚斂積實饒珍異。○河曰：多嗜欲，無定時。○雱曰：侈費於外，以取一時之適，而忘本業，此明好施以傷本者。一本作貨財。是謂盜誇，

河曰：百姓不足，而君有餘者，是由劫盜以為服飾，持行誇人，不知身死家破，親戚并隨也。

非道也哉。

明皇曰：矜其有知，動以成弊，行同盜竊，仍自矜誇，誇盜非道，適令興歎。也哉，哉者，歎辭也。○河曰：人君所行如是，此非道也。復言也哉者，痛傷之辭。○弼曰：凡物不以其道得之，則皆邪也。邪則盜也，誇而不以其道得之，盜誇也，貴而不以其道得之，竊位也，故舉非道，以明非道則皆盜誇也。○雱曰：盜者偷頃刻之榮，誇者矜身外之飾，為道者深根固本，用之不窮，豈務施以徇外哉。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

明皇曰：善能以道建國立本者，不可傾拔也。○河曰：建，立也，善以道立身立國者，不可得引而拔也。○弼曰：固其根而後營其末，故不拔也。○雱曰：建，中也。

善抱者不脫，

明皇曰：善能以道懷抱百姓者，不可脫離。○河曰：善以道抱精神

者，終不可拔引解脫。○弼曰：不貪於多，齊其所能，故不脫也。○雱曰：抱一也。

子孫以祭祀不輟，

明皇曰：言善以道德建抱之君，功施於後，愛其甘棠，况其子孫乎？而王者祖有功，宗有德，故周之興也，起於后稷，成於文武。周之祭也，郊祀后稷，宗祀文王，故雖卜代三十，卜年七百，而后稷文王郊宗之祀，不輟止也。○河曰：為人子孫能修道如是，長生不死，世世以久，祭祀先祖宗廟無絕時。○弼曰：子孫傳此道以祭祀，則不輟也。○雱曰：聖人修己治人，要在乎建中抱一，此萬法之極致，天地有終而不可易者也。故能貽法無窮，功被四海，而天人歸德，澤及苗裔也。一本無以字。

修之身，其德乃真。

明皇曰：修道於身，德乃真純。○河曰：修道於身，愛氣養神，益壽延年，其德如是，乃為真人。修之家，其德乃餘。

明皇曰：一家盡修，德乃餘美。○河曰：修道於家，父慈子孝，兄友弟順，夫信妻貞，其德如是，乃有餘慶，及於來世子孫。○弼曰：以身及人也，修之身則真，修之家則有餘，修之不廢，所施博大。

修之鄉，其德乃長。

明皇曰：一鄉盡修，德乃長久。○河曰：修道於鄉，尊敬長老，愛養幼少，教誨愚鄙，其德如是，乃無不覆及也。

修之國，其德乃豐。

明皇曰：一國盡修，德乃豐盈。○河曰：修道於國，則君信臣忠，仁義自生，禮樂自興，政平無私，其德如是，乃為人厚也。

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明皇曰：若天下盡修，其德施乃周普矣。○河曰：人主修道於天下，不言而化，不教而治，下之應上，信如影響，其德如是，乃為普博。○雱曰：因修身之法而推之以及其外，餘而後長，長而後豐，豐而後普。

故以身觀身，

明皇曰：以修身之法觀身，能清靜者真。○河曰：以修道之身，觀不修道之身，孰亡孰存也。

以家觀家，

明皇曰：以修家之法觀家，能和睦者有餘。○河曰：以修道之家，觀不修道之家也。

以鄉觀鄉，

明皇曰：以修鄉之法觀鄉，能順序者乃長。○河曰：以修道之鄉，觀不修道之鄉也。

以國觀國，

明皇曰：以修國之法觀國，能勤儉者乃豐。○河曰：以修道之國，觀不修道之國也。○弼曰：彼皆然也。

以天下觀天下。

明皇曰：以修天下之法觀天下，能無為者乃普。○河曰：以修道之主，觀不修道之主也。○弼曰：以天下百姓心觀天下之道也。天下之道，逆順吉凶，亦皆如人之道也。○

雱曰：聖人之於有物也，盡理之極而不容私智，故無不克也。故修身則法一身之理，盡一身之理則身治矣。自此以往，施一家則一家以為心，治一鄉則一鄉以為法。夫然故所遇彌廣，而彌有餘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聖人天而已矣。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明皇曰：以此觀身等觀之，則可以爾。○河曰：老子言吾何以知天下修道者昌，背道者亡，以此五事觀而知之。○弼曰：此上之所云也，言吾何以得知天下乎，察己以知之，不求於外也。所謂不出戶以知天下者也。○雱曰：聖人所守一道，更無異說，故其所以為所以知，皆由此道也。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

河曰：謂含懷道德之厚者。比於赤子。

明皇曰：至人含懷道德之厚者，其

行比於赤子。○河曰：神明保佑含德之久，若父母之於赤子也。○雱曰：德性未嘗不厚，而必至於薄者，欲慮使然也。故全其天真而不以外耗內，則淳氣中積而人道充，至可名於大矣。然則足以馴虎豹，服鬼神，無足怪也。或曰：赤子何以不能？曰：夫淳氣之守，豈一身之所能，末世之俗，雖有赤子之形，而原其失真，蓋已久矣，世何足以知此哉。

毒蟲不螫，

河曰：蜂蠆蛇虺不螫。

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明皇曰：至人神矣，物不能傷，既無害物之心，故無螫搏之地，此至人之含德也。○河曰：赤子不害於物，物亦不害之，故太平之世，人無貴賤，皆有仁心，有刺之物還反其本，有毒之蟲，不傷於人。○弼曰：赤子無求無欲，不犯衆物，故毒螫之物，無犯於人也。含德之厚者，不犯於物，故無物以損其全也。○雱曰：淳氣之守，足以為此。竊嘗論

之，萬物所以相傷者，氣有所受也。人為萬物貴，所稟至和，而或見侵於物者，失其常故也。故陰陽以沖氣為和，夫唯守真氣之沖和，則物豈能傷之哉。然猶大人之德耳，未聖也。骨弱筋柔而握固，

河曰：赤子筋骨柔弱而持物堅固，以其意心不移也。○弼曰：以柔弱之故，故握能堅固。

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

弼曰：作，長也。無物以損其身，故能全長也。言含德之厚者，無物可以損其德，渝其真，柔弱不爭，而不摧折，皆若此也。

精之至也。

河曰：赤子未知男女之合會，而陰作怒者，由精氣多之所致也。○雩曰：非有慕好於外而峻作，則是順其氣之自運而不以心者也。若夫目營於外，而心佚於內，則精喪而死矣，安能久乎。舉世之大患，莫大於此，而學者之至戒也。峻一作全。

終日號而嗑不噉，

弼本噉作噫。○弼曰：無爭欲之心，故終日出聲而不噫也。和之至也。

明皇曰：赤子骨弱筋柔，而能握拳牢固，未知陰陽配合，而含氣之源。動作者，猶精粹之至。終日啼號而聲不嘶噉，猶純和之至，此赤子之全和也。○河曰：赤子從朝至暮，啼號聲不變易者，和氣多之所致。○雩曰：孟子曰：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此則和氣也。在彼則稱其浩，在此則稱其和，所稱則異，而氣一也。故心氣交使，迷理失常，以至於斃者，豈其稟或殊哉，持之非其道耳。全德之人，雖形與物接，而心常泊然，故雖用氣而氣自動耳，故但動而無動之累，然則其淳氣之守，孰能擾之哉。故雖年躋壯老，而不失其赤子之常。廣成子修身千二百歲，而形不衰者，如斯而已。噉之為言，夏也，夏者天和發散之時，噉之噉者，和氣不積故也。一本作噫，散噫氣之噫。噫，信也，亦通。

知和曰常，

明皇曰：能如嬰兒，固守和柔，是謂知常之行。○河曰：人能知和氣之柔弱，有益於人者，則為知道之常也。○弼曰：物以和為常，故知和則得常也。○雩曰：復命之常，體神也，知和之常，守氣也。知守氣，則可以言復命矣，未至乎復命也，此兩者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更無它道。古之學者，一出乎此，大道既隱，士逐末而不知本，學始有外此者矣。常者性有定分，能盡其性，則自別於物，而物莫能遷，故曰常。蓋自性分之外，一皆蠱偽，無有常者。

知常曰明，

明皇曰：守和知常，是曰明了。○河曰：人能知道之常行，則曰以明達於玄妙也。○弼曰：不噉不昧，不溫不涼，此常也。無形不可得而見曰明也。○雩曰：不知常之人，雖有察物之小智，而闡於大本矣，可謂明乎。

益生曰祥，

明皇曰：祥者吉凶之兆，言人不知守常，而求益生越分，動之死地，是曰凶祥。○河曰：，祥，長也。言益生欲自生，日以長大。○弼曰：生不可益，益之則妖也。○雱曰：生理至足，無欠無餘，以直養之，則亦至矣，從而增焉，祇以為贅。祥，非常之事也。

心使氣曰強。

明皇曰：心有是非，氣無分別，若役心使氣，是曰強梁之人。○河曰：心當專一和柔而氣實內，故形柔。而反使妄有所為，和氣去於中，故形體自以剛強也。○弼曰：心宜無有使氣則強。○雱曰：有心以使氣，則氣復使心，心氣交使則天和雕喪，損其真矣。人所受者，不可益損，故增生損氣，俱為失理。孟子有揠苗不芸之戒，而老子有益生使氣之說，凡以全其淳氣而已。此強非自勝之強，強梁之強也。

物壯則老，

河曰：萬物壯極則枯老也。

是謂不道，

河曰：老不得道。○雱曰：人之有壯老者，形也。若夫定分，則常而不遷矣。失性之人，形化而心興之變，故壯則血氣充溢，而老則精神衰憊，唯含德之厚者不然，吾心未嘗移，則氣亦有常而不變，故雖外有壯老，而心不異乎赤子之時，此有道者也。凡易於歲時而隨壯老以化者，物而已矣，豈道也哉。

不道早已。

明皇曰：凡物壯極則衰老，故戒云矜壯恃強，謂不合於道，當須早已。○河曰：不得道者早已，死也。○雱曰：不道之人，雖其少時，已失生理，故曰早已。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

河曰：知者貴行，不貴言也。○弼曰：因自然也。○雱曰：理極於無言。

言者不知。

明皇曰：知，了悟也。言，辯說也。

○河曰：駟不及舌，多言多患。○弼曰：造事端也。○雱曰：惟其有言，已非知理。

塞其兌，

明皇曰：了悟者於法無愛染，於言無執滯，故云塞其兌。○雱曰：其神無卻。

閉其門，

明皇曰：既無愛染，則嗜欲之門閉矣。○河曰：塞閉之者，欲絕其源。

挫其銳，

河曰：情欲有所銳為，當念道無為，以挫止之。○弼曰：含守質也。

解其紛，

河曰：紛，結恨不休，當念道無為以釋之。○弼曰：除爭原也。

和其光，

河曰：雖有獨見之明，當和之使闇昧，不使曜亂。○弼曰：無所特顯，則物物無偏爭也。

同其塵，

河曰：不當自別殊也。○弼曰：無所特賤，則物物無偏耻也。○雱

曰：真知者，其處已如此。是謂玄同。

明皇曰：解具如道冲章，彼則約道，此則約人。言人能體道，是謂與玄同德也。○河曰：玄，天也，人能行此上事，是謂與天同道也。○雱曰：道至於玄而物我為一者，不立己以敵物，故物不得而有之。

故不可得而親，

明皇曰：玄同無私，故不可得而親。

○河曰：不以榮譽為樂，獨立為哀。不可得而疏；

明皇曰：汎然和衆，故不可得而疏。

○河曰：志靜無欲，與人無怨。○弼曰：可得而親，則可得而疏也。不可得而利，

明皇曰：無欲，故不可得而利。○

河曰：身不欲富貴，口不欲五味。不可得而害；

明皇曰：不爭，故不可得而害也。

○河曰：不與貪爭利，不與勇爭氣。

○弼曰：可得而利，則可得而害也。

不可得而貴，

明皇曰：體道自然，故不可得而貴。

○河曰：不為亂世主，不處闇君位。

亦不可得而賤，

明皇曰：洗然無滓，故不可得而賤。

○河曰：不以乘權，故驕，不以失志，故屈。○弼曰：可得而貴，則可得而賤也。

故為天下貴。

明皇曰：體了無滯，言忘理暢，銳紛盡解，光塵亦同，既難親疏，不可貴賤，故為天下至貴矣。○河曰：其德如此，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屈，與世沉浮，容身避害，故為天下貴也。○弼曰：無物可以加之者。○雱曰：不言者，非密而不言，誠無所事言，何則？不見一法故也。不見一法，故物物而不物於物，況可得而親疏貴賤者，物而已矣。彼物物而不物於物，故莫之爵而常貴也。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

河曰：以，至也。天使正身之人，使至有國也。○雱曰：治國在乎盡道

之正而已，無容私智。

以奇用兵，

河曰：奇，詐也。天使詐偽之人，使用兵也。○雱曰：兵非有道之器，而聖人所不能無，但不以為常，故曰以奇用也。

以無事取天下。

明皇曰：在宥天下，貴乎無為，若以政教理國，奇詐用兵，斯皆不合於道。唯無事無為，可以取天下，此三句標也。○河曰：以無事無為之人，使取天下為之主。○弼曰：以道治國則國平，以正治國則奇兵起也。以無事則能取天下也。上章云其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也。故以正治國，則不足以取天下，而以奇用兵也。夫以道治國，崇本以息末，以正治國，立辟以攻末，本不立而未淺，民無所及，故必至於奇用兵也。○雱曰：以正治國，則天下自服，奚以有事為哉。蓋天下神器，唯無為者能有之，故下云。

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

明皇曰：以此，下知之。○河曰：此，今也，老子言我何以知天意然哉，以今日所見知之也。

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明皇曰：以政理國，動多忌諱，人失作業，故^②令彌貧。○河曰：天下謂人主也，忌諱者，防禁也，令煩則姦生，禁多則下作相殆，故貧。○雱曰：事為之禁，則民擾而失業，故貧也，此亂之所始。

民多利器，國家滋昏。

明皇曰：利器，謂權謀，人主以權謀為多，不能反實，下則應之以詐譎，故令國家滋益昏亂。○河曰：利器者，權也。民多權則視者眇於目，聽者惑於耳，上下不親，故國家昏亂。○弼曰：利器凡所以利己之器也。民強則國家弱。○雱曰：有利器則必有機心，機心生則下難知，故國家昏也。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明皇曰：人主以伎巧為多，不能見

素，下則應之以奢泰，故令淫奇之物滋起也。○河曰：人謂人君百里諸侯也，多知伎巧，謂刻畫宮觀，雕琢服章，奇物滋起，下則化上，飾金鐵玉，文綉綵色，日以滋甚。○弼曰：民多智慧則巧偽生，巧偽生則邪事起。○雱曰：古初之民，器用鄙樸，下逮末俗，製作彌精，巧思日生，風俗愈弊，非常之事，由此滋多。一本利作伎。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明皇、王弼二本物作令。○明皇曰：無為既失，法令益明，竊法為奸^③，盡成盜賊，豈非多有乎？○河曰：法物，好物也，珍好之物，滋生彰著，則農事廢，飢寒並至，故盜賊多有也。○弼曰：立正欲以息邪，而奇兵用，多忌諱欲以耻貧，而民彌貧。利器欲以強國者也，而國愈昏多，皆舍本以治末，故以致此也。

故聖人云：

河曰：謂下事也。

我無為而民自化，

河曰：聖人言我修道承天，無所改作，而民自化成也。○雱曰：無為則體常，上體常則民亦體常，故自化。申上文利器之義。

我好靜而民自正，

河曰：聖人言我好靜，不言不教，民皆自忠正也。○雱曰：好靜則復性，上復性則民亦復其性，故自正。申上文盜賊之義。

我無事而民自富，

河曰：我無徭役徵召之事，民安其業，故皆自富。○雱曰：無為好靜，故能無所事，而民遂其生，夫豈多忌諱哉。

我無欲而民自樸。

明皇曰：無為則清靜，故人自化。無事則不擾，故人自富。好靜則得性，故人自正。無欲則全和，故人自樸。此無事取天下矣。○河曰：我常無欲，去華文，微服飾，民則隨我為質樸也。○弼曰：上之所欲，民從之速也。我之所欲唯無欲，而民亦無欲而自樸也。此四者崇本以息

末也。○雱曰：申上文奇物之義，竊嘗論曰：聖人之治也，化之以無為，正之以好靜，使各遂於富庶，而要其終也，復之樸而已夫。然則豈有利器奇物，而假法令以為制哉。凡民之所以毀樸趨偽，皆在於多欲也。上誠無欲，則民安得欲乎，此帝皇之極致也。一本自富在自正前。

其政悶悶者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

河曰：其政教寬大，悶悶昧昧，似若不明也。

其民淳淳；

明皇曰：政教悶悶，無為寬大，人則應之淳淳然而質樸矣。○河曰：政教寬大，故民淳淳富厚，相親睦也。

○弼曰：言善治政者，無形無名，無事無正，可舉悶悶然，卒至於大治，故曰其政悶悶也。其民無所爭競，寬大淳淳，故曰其民淳淳也。

其政察察。

河曰：其政教急疾，言決於口，聽決於耳也。○雱曰：察察，治已甚也。

其民缺缺。

明皇曰：政教察察有苛急，人則應之，缺然而凋弊矣。○河曰：政急民不聊生，故缺缺日以疏薄。○弼曰：立刑名，明賞罰，以檢奸偽，故曰察察也。殊類分析，民懷爭競，故曰其民缺缺。○雱曰：缺如器物破缺，言不全也。

禍兮福之所倚，

河曰：倚，因也。夫禍因福而生，人遭禍而能悔過責己，修善行道，則禍去而福來。

福兮禍之所伏。

河曰：禍伏匿於福中，人得福而為驕恣，則福去禍來也。

孰知其極？

明皇曰：倚，因也。伏，藏也。上言其政悶悶，俗則以為無政理之體，人反淳淳然而質樸，此則禍為福之所因也。其政察察，而俗則以為有政理之術，人乃缺缺然而凋弊，此福為禍之所藏也。○河曰：禍福相生，誰能知其窮極時。○雱曰：萬物通

乎一氣，而一氣之運，往而復返，終則有初，轉徙如流，無有窮極，故禍福相代，如彼四時。聖人唯知其然，故事貴適中，不為已甚，若夫察察之政，欲崇正而禁奇，止妖而興善，以盡天下之福，而不知奇正相生，妖善迭化，志欲為福，而不知福極為禍，故莊周寓言於才與不才之間，然則推而為政，其亦在察與不察之間乎。故曰其政悶悶，蓋如上說，則其於善惡是非，若有所不辨，是以小智睹之，意或不快也。此句與荒兮未央之語同，蓋彼齊唯阿，此等禍福，理皆一致。

其無正邪？

明皇、王弼二本正下有邪字。○河曰：無，不也，謂人君不正其身，其無國也。○雱曰：言誰知善治之極乎，唯無正可舉，無刑可名，悶悶然而天下大化，是其極也。○雱曰：大運不留，當時者為是，欲定奇正，而不知正不可常，則可謂知乎。雖然以為無正者，是以無正為正者也。

邪者，疑辭，亦不定乎無正也。

正復爲奇，

河曰：奇，詐也，人君不正，下雖正，復化上爲詐也。○弼曰：以正治國，則便復以奇用兵矣，故正復爲奇。

善復爲妖。

明皇曰：禍福之極，豈無正邪，但衆生迷執，正者復以爲奇詐，善者復以爲妖祥，故禍福倚伏，若無正爾。○河曰：善人皆復化上爲妖祥也。○弼曰：立善以和物，則便復有妖，妖佞之患也。

人之迷，其日固久。

明皇曰：以正爲奇，以善爲妖，如此迷倒，其爲日也固以久矣。○河曰：言人君迷惑失正以來，其日已固久。○弼曰：言人之迷惑，失道固久矣，不可便正善治以責。○雱曰：民失其性而不冥，夫道自有生以來，蓋已如此，非一日之積矣，而爲政者方乃事其察察，然而欲使天下畢協於吾一偏之正，既爲不可，而

又不知其所謂正者，未嘗正也。聖人則不然，雖方廉且直，以道德之光燭天下，而體常混然不示人以迹，故民得安，常復樸而風俗淳淳也，豈曰小補之哉。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

河曰：聖人行方正者，欲以率下，不以割截人也。○弼曰：以方導物，舍去其邪，不以方割物，所謂大方無隅。○雱曰：大方無隅，言混然也。若有割絕之迹，則與物分界矣。

廉而不劓，

明皇、王弼二本害作劓。○河曰：聖人廉清，欲以化民，不以傷害人也。今則不然，正己以害人也。○弼曰：廉，清廉也。劓，傷也。以清廉清民，令去其污，不以清廉劓傷於物也。○雱曰：雖有廉隅，不至於劓也。一本劓作穢，非。

直而不肆，

河曰：肆，申也，聖人雖直，曲己從人，不自申之也。○弼曰：以直導物，令去其僻而不以直激沸於物也，

所謂大直若屈也。○雱曰：直而肆則有其直，大直於理爲直，而常委曲以從理。

光而不耀。

明皇曰：聖人善化，不割彼而爲方，不劓彼而爲廉，不申彼而爲直，不耀彼而爲光，修之身而天下自化矣。肆，申也。○河曰：聖人雖有獨知之明，常如暗昧，不以耀亂人也。○弼曰：以光鑒其所以迷，不以光照求其隱匿也，所謂明道若昧也。此皆崇本以息末，不攻而使復之也。○雱曰：光以燭物謂之耀，和其光歸其明者，豈耀以燭物哉。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

河曰：謂人君治理人民。

事天，

河曰：事，用也。當用天道，順四時。

莫若嗇。

明皇曰：嗇，愛也。人君將欲治人事天之道，莫若愛費，使倉稟實，人

知禮節，三時不害，則天降之嘉祥。人和可以理人，天保可以事天矣。○河曰：嗇，貪也。治國者當愛民財，不為奢泰，治身者當愛精氣，不放逸。○弼曰：莫如猶莫過也。嗇，農夫農人之治田，務去其殊類，歸於齊一也。全其自然，不急其荒病，除其所以荒病，上承於天命，下綏百姓，莫過於此。○雱曰：治人在乎正己，事天在乎盡性，此兩者一於嗇而已。葆其精神，不以外耗內者，嗇也。人之本真，充塞六極，無所不備，而終至於不足者，侈有為而輕自用故也。唯嗇也故能全吾所受命於天，而不多費於妄作，然則性其有不盡者乎，已其有不正者乎。孟子曰：盡其心，知其性，所以事天也。蓋全其初之所命，則天心得矣。人則與我同其所受者也，我誠全則同者應矣，其於治也，何有哉。夫唯嗇，是以早復。

其君矣。服，事也。○河曰：早，先也，服，德也。夫獨愛民財愛精氣，則能先得天道也。○弼曰：復，常也。○雱曰：動極而靜，則其復晚矣。唯嗇者不侈於費己，其去本也未嘗遠，故復靜為早。一本復作服，非。

早復謂之重積德。

明皇曰：夫能儉嗇，以是有德，人歸有德，早事其君，故云重積德。○河曰：光得大道，是謂重積德於己也。○弼曰：唯重積德不欲銳速，然後乃能使早復其常，故曰早復謂之重積德者也。○雱曰：德不外耗，則積於內矣，積於內而資納無窮，其為積也，積之又積者也。

重積德，則無不克。

明皇曰：聖人積德，四海歸仁，則無有不能制服者矣。克，能也。○河曰：克，勝也。重積德於己，則無不勝。○雱曰：盡性之人，蓋將天生地，宰制造化，其於事物，何所不能。

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明皇曰：人君之德，無有不能制御者，則無遠不至，故四方莫知其窮極也。○河曰：無不克勝，則莫有知己德之窮極也。○弼曰：道無窮也。○雱曰：盡性則大矣，大而化之，則聖矣，化則無窮，故莫知其極也。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明皇曰：莫知其窮極，然後可以有國。○河曰：莫知己德有極，則可以有社稷，為民致福。○弼曰：以有窮而莅國，非能有國也。○雱曰：聖人糠粃土苴，足以陶鑄堯舜，其於有國也何有。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明皇曰：有國而茂養百姓者，則其福祚可以長久矣。○河曰：國身同也，母，道也，人能保身中之道，使精氣不勞，五神不苦，則可以長久。○弼曰：國之所以安，謂之母，重積德，是唯圖其根，然後營末，乃得其終也。○雱曰：有國之母，所以有

國者也，莫知其極者是。

是謂深根固柢，

河曰：人能以氣為根，以精為蒂，如樹根不深，則枝蒂不堅則落，言當深藏其氣，固守其精，使無漏泄。○雱曰：人以性命為根，外乎此者，枝葉也，失性之人，盛枝葉以傷根，根傷則精氣衰而蒂不固，此所以早斃也。夫唯嗇則不以外傷其根，根深則蒂固，蒂固則形連乎命而遲脫矣。柢，一本作蒂，音義同。

長生久視之道。

明皇曰：積德有國，則根深而蒂固矣。深固者，是長生久視之道。○河曰：深根固蒂者，乃長生久視之道。○雱曰：精神發見於目，故人死則目瞑而無光，能嗇以深根則蒂固，而根深其視久矣。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

明皇曰：烹小鮮者不可撓，理大國者不可煩。煩則人勞，撓則魚爛。○河曰：鮮，魚。烹小魚不去腸，不

去鱗，不敢撓，恐其糜也。治國煩則下亂，治身煩則精散。○弼曰：不擾也，躁則多害，靜則全真，故其國彌大，而其主彌靜，然後乃能廣感衆心矣。○雱曰：烹鮮之術，唯待其自熟，無所施其巧，攪而撓之則潰矣。治國之道亦然，大國小鮮者，明所治雖大，得其道則甚易為也。

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

明皇曰：以道臨莅天下，不求有妄之福，故鬼無以見其神明。○河曰：以道德居位治天下，則鬼不敢見其精神以犯人也。○弼曰：治大國則若烹小鮮，以道莅天下則其鬼不神也。○雱曰：民不擾則得盡其性，民盡其性則天地之和應，而萬物無不遂矣。故鬼亦安其處而不能為神也。人鬼殊道而每至於相干者，陰陽之氣有整而交失其所，故萬物得乘釁矣。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

明皇曰：上言其鬼不神，非謂鬼歇滅而無神，但有其神而不見怪以傷

人也。○河曰：其鬼非無精神也，邪不入正，不能傷自然之民。○弼曰：神不害自然也，物守自然則神無所加，神無加則不知神之為神也。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

明皇曰：鬼見神怪則傷人，聖人有為則傷人，今鬼所以不見神怪而傷人者，蓋以聖人無為清靜故爾。○河曰：非鬼神不能傷害人，以聖人在位，不傷害人，故鬼不敢干之也。○弼曰：道洽則神不傷人，神不傷人則不知神之為神，道洽則聖人亦不傷人，聖人不傷人則亦不知聖人之為聖也，猶云非獨不知神之為神，亦不知聖人之為聖也，夫恃威網以使物者，治之衰也。使不知神聖之為神聖，道之極也。○雱曰：唯聖人不傷人，故天地之和應，而人鬼各遂，兩不相傷也。

夫兩不相傷，

河曰：鬼與聖人，俱兩不相傷也。

故德交歸焉。

明皇曰：鬼神傷人則害國虧本，聖

人傷人則匱神乏^④祀，今兩不相傷物，故德交歸焉。○河曰：夫兩不相傷，人得治於陽，鬼得治於陰，人得全其性命，鬼得保其精神，故德交歸焉。○弼曰：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聖人不傷人，神亦不傷人，故曰兩不相傷也。神聖合道交歸之也。○雱曰：人歸德於鬼，鬼歸德於人。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八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九

明皇 河上公 王弼 王雱 註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

河曰：治大國當如居下流，不逆細微。○弼曰：江海居大而處下，則百川流之。大國居大而處下，則天下流之。故曰大國下流也。○雱曰：如江海之於百谷。

天下之交。

明皇曰：下流者，謙德也。大國當下流開納，則天下之人交至也。○河曰：大國天下士民之所交會也。○弼曰：天下之所歸會者也。

天下之牝。

河曰：牝者，陰類也。柔謙和而不愠也。○弼曰：靜而不求，物自歸之。○雱曰：當以雌靜受物，一本天下之交字。

牝常以靜勝牡，

河曰：女所以屈於男，陰勝陽以安

靜，下先求之也。

以靜為下。

明皇曰：天下之人交至者，歸於謙德，則如牝以雌靜，常為牡動所求，由以靜為下。○河曰：陰道以安靜為謙下。○弼曰：以其靜，故能為下也。牝，雌也，雄躁動貪欲，雌常以靜，故能勝雄也。以其靜復能為下，故物歸之也。○雱曰：一本云以其靜為之下。

故大國以下小國，

弼曰：大國以下，猶云以大國下小國。

則取小國。

河曰：能謙下之則常有之。○弼曰：小國則附之。

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

明皇曰：大取小，以為臣妾。小取大，以為援助。○河曰：此言國無大小，能執謙畜人則無過失也。○弼曰：大國納之也。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明皇曰：以者，大取小。而者，小取

①為：原無，據正統道藏本唐玄宗注補。
②故：原作「政」，據正統道藏本唐玄宗御注本改。
③奸：原作「其」，據正統道藏本唐玄宗注本改。
④乏：原作「之」，據正統道藏本唐玄宗御注本改。

大。○河曰：下者謂大國以下小國，小國以下大國，更以義相取。○弼曰：言唯修卑下，然後乃各得其所。○雱曰：天性非能下人，以好為之者，非欲取人，但天性自下人，而人自歸之者。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

河曰：大國不失下，則兼并小國而牧畜之。

小國不過欲入事人。

明皇曰：大國執謙德而下小國者，不過欲兼畜小國為臣妾。小國贄貢賦以下大國者，不過欲入事大國為援助。○河曰：使為臣僕。

兩者各得其所，故大者宜為下。

明皇曰：一求臣妾，一求援助，是兩者各得其所，然大國者常戒於滿盈，故特云大者宜為下。○河曰：大國小國各欲得其所，大國又宜為謙下。○弼曰：小國修下，自全而已，不能令天下歸之。大國修下，則天下歸之，故曰各得其所，則大者宜為下也。○雱曰：均之有取，大

國以下小國，則為樂天，樂天者道也，小國以下大國，則為畏天。畏樂天者勢也。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奧，

明皇曰：萬物皆資妙本以生成，是萬物取給之所，故興言云為萬物之奧。奧，內也。○河曰：奧，藏也。道為萬物之藏，無所不容也。○弼曰：奧猶愛也，可得庇蔭之辭。○雱曰：大道深密，能庇覆萬物，而萬物之所伏藏。

善人之寶。

明皇曰：善人知守道者昌，失道者亡，故常寶貴之，而無患累也。○河曰：善人以道為身寶，不敢違。○弼曰：寶以為用也。○雱曰：善人之所寶，聖人則體之矣。一本作所寶。

不善人之所保，

明皇曰：保，任也，不善之人，不能寶貴至道，及有患難，即欲以身保任於道，自求免爾。○河曰：道者不

善人之所保倚也。遭患逢急，猶自知悔卑下。○弼曰：保以全也。美言可以市，

河曰：美言者獨可於市耳，大市交易而退，不相宜善言美語，求者欲疾得，買者欲疾售也。

尊行可以加於人。

明皇曰：甘美其言，可以求市，尊高其行，可以加人，以况聖人，以甘美法味之言，尊高清靜之行，以化不善之人，亦如市賈之售，相率而從善矣。故下文云。○河曰：加，別也。人有尊貴之行，可以別異於凡人，未足以尊道。○弼曰：言道無所不先，物無有貴於此也。雖有珍寶璧馬，無以正之。美言之則可以奪衆貨之賈，故曰美言可以市也。尊行之則千里之外應之，故曰可以加於人也。○雱曰：美言尊行，道之末流，而猶足以市且加於人，况道者乎。一本無於字。

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明皇曰：不善之人，亦在化之而已，

何棄遺之有乎？○河曰：人雖不善，當以道化之，蓋三皇之前，何有棄民，德化淳也。○弼曰：不善當保道以免做。○雱曰：市以利合者也，人性忌其上而不可加者也，苟有美言尊行，則雖利者可與交，而加人而人不忌矣。然則有道者，其於化人，何所不服哉，故於人之不善，無所棄也。

故立天子，置三公，

明皇曰：共教不善之人。○河曰：欲使教化不善之人。○弼曰：言以尊行道也。

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明皇曰：三公輔佐，雖以合拱之璧，先導駟乘之馬以獻之，猶不如坐進此無為之道於吾以化人爾。○河曰：雖有美璧先駟馬而至，故不如坐進此道。○弼曰：此道上之所云也，言故立天子，置三公，尊其位，重其人，所以為道也，物無有貴於此者，故雖有拱抱寶璧以先駟馬而進之，不如坐而進此道也。○雱曰：

天子三公以化民為己任，有道則天下將自賓，璧馬所以招賢，招賢為政之大者也，雖得賢而已不能進道，則民猶不服，故未若不求乎外，而進道之要也。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

明皇曰：何，問辭也。

不曰求以得，

河曰：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不曰遠行求索，近得之於身。

有罪以免耶？

河曰：有罪謂遭亂世閻君，安行刑誅，修道則可以解死，免於衆耶也。

○雱曰：求以得，故善人寶之，有罪以免，故不善人保之。

故為天下貴。

明皇曰：道在於悟，不在於求，不如財帛，故可日日求而得之，故云不日求以得。既悟則自無罪累，豈待有罪方求免邪？可以為天下貴爾。○河曰：道德洞遠，無不覆濟，全身治國，恬然無為，故可為天下貴也。○弼曰：以求則得，求以免則得免，無

所而不施，故為天下貴也。

為無為章第六十三

為無為，

河曰：因成修，故無所造作。○雱曰：為道也。

事無事，

河曰：預設備，除煩省事也。○雱曰：事道也。

味無味。

河曰：深思遠慮，味道意也。○弼曰：以無為為居，以不言為教，以恬淡為味，治之極也。○雱曰：味道也，此三事者，皆為道之常，為此道者，雖以無為為常，而不敢以無，故輕乎有物，但遇物以道，而及乎有物，則不敢忽也，故下文云。

大小多少，

河曰：陳其戒令也。欲大反小，欲多反少，自然之道也。○雱曰：畏事之小如大，真事之少如多，《莊子》曰：不忽於人。

報怨以德。

明皇曰：於為無為，於事無事，於味

無味者，假令大之與小，多之與少，既不越分，則無與為怨者。逐境生心，違分傷性，則無大無小，皆為怨懟。今既守分全和，故是報怨以德。

○河曰：修道行善，絕禍於未生也。

○弼曰：小怨則不足以報大怨，則天下之所欲誅，順天下之所同者德也。○雱曰：以直報怨者，事也。以德報怨者，德也。事則吉凶與民同患，故已上諸法，一不可廢，若夫德則不見有物，安得怨乎。如上三事，體道者也，方其體道，故當如此爾。舉怨而以德，則知無所不用德。

圖難於其易，

河曰：欲同難事，當於易時未及成也。

為大於其細。

明皇曰：肆情縱欲者，於為無不難，於事無不大，今欲圖度其難，營為其大，當須於性未散而分未越，則是於其易細也。○河曰：欲為大事，必作於小，禍亂從小來也。○雱曰：任德者雖以無為常，而及乎事物之

際，常齋戒以臨之，《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莊子》曰：有而為易乎，昊天不宜，天下之禍，常生於所忽，戒乎其易與細，則終無尤矣。

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

河曰：從易生難。

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

明皇曰：明上文所以預圖為也。○

河曰：從細至著。○雱曰：易則發於所忽，細則從微至著。

故聖人終不為大，

河曰：處謙虛也。

故能成其大。

明皇曰：因云大事必作於細，將明聖人所以能成其大者，以不為其難事大事，故能成其尊大爾。○河

曰：天下共歸之也。○雱曰：聖人常修細務，以成大功，功業既成，所謂大人也。《詩》曰：小難盡廢，則

中國微矣。此亦明大治之在積小也。

夫輕諾必寡信，

河曰：不重言也。

多易必多難，

明皇曰：輕諾許人，必寡於信，動作多易，後必多難。○河曰：不慎患也。

是以聖人猶難之，

河曰：聖人動作舉事，猶進退重難之，欲塞其源。○弼曰：以聖人之才，猶尚難於細易，况非聖人之才，而欲忽於此乎，故曰猶難之也。故終無難矣。

明皇曰：難為輕諾多易，故終無難大之事。○河曰：聖人終身無患難之事，猶避害深也。○雱曰：聖人非但慎微，可不生事，常以事為憚，而不輕易於有為，故終無難也。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

河曰：治身治國，安靜者易守持也。

其未兆易謀。

明皇曰：言人正性安靜之時，將欲執持，令不散亂，次雖欲起心，尚未形兆，謀杜絕之，使令不起，並甚易

爾。○河曰：情欲禍患，未有形兆時易謀止也。○雱曰：戒在事物之先，所謂為之於未有。

其脆易泮，

河曰：禍亂未動於朝，情欲未見於色，如脆弱易破除。○雱曰：一本泮作破。

其微易散。

明皇曰：欲心初染，尚自危脆，能絕之者，脆則易破。禍患初起，形兆尚微，將欲防之，微則易散爾。○河曰：其未彰著微小，易散去也。○弼曰：雖失無入有，以其微脆之故，未足以興大功，故易也。此四者皆說慎終也，不可以無之故而持，不可以微之故而弗散也。無而弗持，則生有焉，微而不散，則生大焉，故慮終之患，如始之禍，則無敗事。○雱曰：救於已然之始，所謂治於未亂。

為之於未有，

明皇曰：覆上易持易謀也，所以易者，為營為於未有形兆爾。○河

曰：欲有為，當於未有萌芽之時，塞其端也。○弼曰：謂其安未兆也。治之於未亂。

明皇曰：覆上易破易散也，所以易

者，為除理之於未成禍亂爾。○河曰：治身治國，於未亂之時，當塞閉其門也。○弼曰：謂閉微脆也。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

河曰：從小成大。○雱曰：長也。

九層之臺，起於累土。

河曰：從卑立高。○雱曰：積也。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明皇曰：此二者喻其不早良圖，使後成患。○河曰：從近至遠。○雱曰：進也此三者皆自近及遠，從微至著，物化之理也。故聖人不敢造事物之端，以開天下，誠恐因而寢大，去本日遠，貽患將來也。故曰化而欲作，吾將鎮以無名之樸，然則聖人之慮患也不亦早乎。

為者敗之，

河曰：有為於事，廢於自然，有為於義，廢於仁，有為於色，廢於精神也。

執者失之。

明皇曰：凡情不能因任，營為分外，為者求遂，理必敗之。於事不能忘遣，動成執著，執著求得，理必失之。

○河曰：執利遇患，執道全身，堅持不得，推讓反還。○弼曰：當以慎終除微，慎微除亂，而以施為治之，刑名執之，反生事原，巧辟滋作，故敗失也。○雱曰：真常無所，有所則違，為之執之，皆屬意作，吾有此意，民意日生，夫然豈所謂持其安而謀其未兆者。

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

河曰：聖人不為華文，不為色利，不為殘賊，故無敗壞也。

無執，故無失。

河曰：聖人有德以教愚，有財以與貧，無所執藏，故無所失於人也。○雱曰：吾不敗常失性，則天下亦盡其常性矣。

故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

明皇曰：人之始從事於善者，常於近成而自敗之。○河曰：從，為也。

民人為事，常於功德幾成而貪位好名，奢泰盈滿，而自敗也。○弼曰：不慎終也。○雱曰：事有常運，時至即成，《莊子》曰：美成在久，而民愚無知，昧於此理，躁而欲速，以人助天，故事已幾成而每至自敗，此則以人勝天，以故滅命，以事勝道之過也。

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矣。

明皇曰：慎其終末，常如始從善之心，則必無過敗之事。○河曰：終當如始，不當懈怠。○雱曰：事常自為，不假人力，如種苗者，但當深其根，去其害，則秋至而成，理可待也。

是以聖人欲不欲，

河曰：聖人欲人所不欲，人欲彰顯，聖人欲伏光，人欲文飾，聖人欲質樸，人欲色，聖人欲於德也。○雱曰：不欲之欲，非無欲也，欲在於不欲耳，故不貴難得之貨而已。

不貴難得之貨；

明皇曰：難得之貨，為性分所無者，

今聖人於欲不欲，不營為於分外，故常全其自然，是不貴難得之貨。○河曰：聖人不眩為服，不賤石而貴玉。○弼曰：好欲雖微，爭尚為之興，難得之貨雖細，貪盜為之起也。○雱曰：聖人所謂無為無執者，故未至於釋然都忘也，但不於性分之外，更生一切耳，且民飽食暖衣，性所不免，欲此而已，不為有欲。而離性之後，更貴難得之貨，此乃愚人迷妄，失本已遠故也。故聖人常欲不欲，以揅其迷而反之性。

學不學，

河曰：聖人學人所不能學，人學智詐，聖人學自然，人學治世，聖人學治身，守道真也。○雱曰：不學之學，非無學也，所學在於不學耳，以復衆人之所過故也。

以復衆人之所過。

河曰：衆人學問反，過本為末，過實為華，復之者，使反本也。○弼曰：不學而能者，自然也。喻於不學者過也。故學不學，以復衆人之所過。

○雱曰：衆人逐末多事，聖人以不學之學，揅其過而反之道。以輔萬物之自然，

河曰：教人反本實者，欲以輔助萬物自然之性也。

而不敢為。

明皇曰：聖人不求過分之學，是於學不學，將以歸復衆人過分之學，以輔其自然之性，故不敢為俗學與多欲也。○雱曰：輔自然者，《莊子》所謂反以相天是也，為之則以人滅天矣，故不敢為。然則萬物安乎性命之常，而事物無所兆矣，夫豈有脆之可泮，微之可散者哉。

古之善為道者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為道者，

河曰：說古之善，以道治身，及治國者。

非以明民，

河曰：不以道教民，明智巧詐也。將以愚之。

明皇曰：人君善為道者，非以其道明示於人，將導之以和，使歸復於

樸，令如愚爾。○河曰：將以道德教民，使樸質不詐偽。○弼曰：明謂多見巧詐蔽其樸也，愚謂無知守真，須自然也。○雱曰：所惡夫愚者，不明乎理而抵冒法禁，今則不然，反常復樸，無事巧偽而已，《詩》曰：不識不知，順常之則。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明皇曰：君將明道以臨下，人必役智以應上，智多則詐興，是以難理。

○河曰：以其智多故為巧偽。○弼曰：多智巧詐，故難治也。○雱曰：智則難知。

故以智治國，國之賊；

明皇曰：以，用也。人君任用多智之臣，使令理國，智多必作法，法作則奸生，故是國之賊。○河曰：使智慧之人治國之政事，必遠道德，妄作威福，為國之賊。○弼曰：智猶治也，以智而治國，所以謂之賊者，故謂之智也。民之難治，以其多智也，當務塞兌閉門，令無知無欲，而以智術動民邪心，既動復以巧術防

民之偽，民知其術，防隨而避之，思惟密巧，奸偽益滋，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也。○雱曰：任察以治，則民爭出於智詐矣。《莊子》曰：開人者賊生，此之謂也。

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明皇曰：若不用巧智之臣，但取純德之士，使偃息蕃魏，弄丸解難，自然智詐日薄，淳樸日興，人和年豐，故是國之福也。○河曰：不使智慧之人治國之政事，則民守正直，不為邪飾，上下相親，君臣同力，故為國之福也。○雱曰：君人在乎法天，法天在乎體道，釋道而智，非其任矣，若夫至人無思無為，而天下復樸者，福可勝言哉。《莊子》曰：閉天者德生，此之謂也。

知此兩者，亦楷式。

明皇曰：役智詐則害於人，任純德則福於國，人君能知此兩者，委任純德之臣，是以為君楷模法式。○河曰：兩者謂智與不智者，智者能為賊，不智者能為福，是治身治國之法

式也。○雱曰：楷一本作稽。能知楷式，是謂玄德。

明皇曰：人君常知所委任，是謂深玄至德矣。○河曰：玄，天也，能知治身及治國之法式，是謂與天同德也。

玄德深矣遠矣，

河曰：玄德之人深不可測，遠不可極也。○弼曰：楷，同也，今古之所同，則不可廢，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

與物反矣，

河曰：玄德之人與萬物反異，萬物欲益己，玄德施與人也。○弼曰：反其真也。○雱曰：物，事也，任德者，與事相反，而事卒以之治，比本末之說也。世人所見者淺近，徇末而昧於本，故但見事而不知德也。

然後乃至大順。

明皇曰：玄德深遠，能與物反，歸復其本，令物乃至大順於自然之性也。○河曰：玄德與萬物反異，故能至大順，順天理也。○雱曰：方其任

德之時，若反於事，而事終以治，反近情而順大勢故也。一本作乃復至於大順。

江海為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

河曰：江海以卑，故衆流歸之，若民歸就王。

故能為百谷王。

明皇曰：江海所以能令百川委輸歸王者，以其善能卑下之，故百川朝宗矣。○河曰：以卑下故能為百谷王也。○雱曰：王者歸往之義，能不物物，乃歸矣。

是以聖人欲上人，

河曰：欲在民上。

以其言下之；

河曰：法江海處謙虛。

欲先人，

河曰：欲在民之前也。

以其身後之。

河曰：先人而後己也。

是以聖人處上而人不重，

河曰：聖人在民上為主，不以尊貴譴下，故民戴而不為重。處前而人不害。

明皇曰：謙為德柄，尊用益光，以言謙下之，百姓忻戴，故處其上而人不以為重，以身退後之，百姓子來，故處其前而人不以為害也。○河曰：聖人在民前，不以光明蔽後，民親之若父母，無有欲害之心也。○雱曰：一本有也字。

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

明皇曰：以是不重不害之故，故天下之人樂推崇為之主，而不厭倦。○河曰：聖人恩深愛厚，視民如赤子，故天下樂推進以為主，無有厭也。○雱曰：聖人豈計利而為此哉，亦德而已矣，德下之則形上矣，德後之則形先矣，故常為天下貴也。

以其不爭，

河曰：天下無厭聖人時，是由聖人不與人爭先後也。

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明皇曰：聖人謙退，不與物爭，天下

共推，誰與爭者？○河曰：言人皆爭自為，無與吾爭無為。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

明皇曰：肖，似也。老君云：天下之人皆謂我道大，無所象似，我則答云。○河曰：老君言天下謂我德大，我則佯愚似不肖。

夫唯大，故似不肖。

河曰：唯獨名德大者為身害，故佯愚似若不肖，無所分別，無所割截，不賤人而自貴。

若肖久矣，

河曰：肖，善也。謂辨惠也，若大辨惠之人，身高自貴，行察察之政，所從來久矣。

其細也夫。

明皇曰：夫唯我道至大，故無所象似。若如代間諸法，有所象似，則不得稱大，久已微細也夫。○河曰：言辨惠者唯如小人也，非長者。○弼曰：久矣其細，猶曰其細久矣，肖則失其所以為大矣，故夫曰若肖久

矣其細也。○雱曰：肖者有所似，道為萬物祖，故體道者，物當似我，我豈似物乎。蓋有所似則是象彼，則彼必大而我小矣。

我有三寶，

雱曰：凡此三寶，皆俗情所謂小，而乃至人之所以為大也。

寶而持之：

明皇曰：我道雖大，無所象似，然有此三行甚可珍貴，能常保倚執持，可以理身理國也。○河曰：老子言我有三寶，抱持而保倚。

一曰慈。

河曰：愛百姓若赤子。○雱曰：慈主於愛，愛物仁也，而獨稱慈者，仁則廣德以覆下，於末為盛矣。老子方語其本，故不曰仁而曰慈。慈者父道，仁之本，而不假為者也。

二曰儉。

河曰：賦斂若取之於己也。○雱曰：儉之為德，寡欲也，貴本也，愛物也，一言而三善，至者其儉乎，若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蓋聖

人制禮將以為儉，而方其為禮也，不得獨儉，非禮則末，非老子則不知本，本乎本乎，聖人之道，於是為至乎。

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明皇曰：慈則廣救，儉則足用，不敢為天下先，故樂推而不厭。○河曰：執謙退，不為倡始也。○雱曰：於《易》則謙是也，天地人神皆以謙為貴，故聖人寶之。

夫慈故能勇；

明皇曰：慈仁敏，故勇於救濟也。○河曰：以為仁，故能勇於忠孝也。○弼曰：夫慈以陳則勝，以守則固，故能勇也。○雱曰：慈者不爭而勝，勇莫大焉。

儉故能廣；

明皇曰：節儉愛費，財用有餘，故功施益廣也。○河曰：天子身能節儉，故民日用廣矣。○弼曰：節儉愛費，天下不匱，故能廣也。○雱曰：區區以奢侈自廣者，其狹甚矣，唯無以末傷本，無以外滅內者，至廣

也。

不敢為天下先，

河曰：不為天下首先。

故能成器長。

明皇曰：慈儉之德，謙益光，推先與人，人必不厭，故能成神器之長。○河曰：成器長謂得道人也，我能為道人之長也。○弼曰：唯後外其身，為物所歸，然後乃能立成器，為天下利，為物之長也。○雱曰：此聖人之行，故但為器長而已，若道之長則未嘗在物後也。

今舍其慈且勇，

河曰：今世人舍慈仁，但為勇武也。

○弼曰：且猶取也。

舍其儉且廣，

河曰：舍其儉約，但為奢華。

舍其後且先，

河曰：舍其後己，但為人先。

死矣。

明皇曰：今舍慈且勇，勇則害物。舍儉且廣，廣則傷財。舍後且先，先則人怨。傷財害物，聚怨於人，是必

死之道，故云死矣。○河曰：所行如此，動入死地。○雱曰：以人滅天，以事勝道，借使幸免，蓋失所以生矣。三寶皆天德而本者也。

夫慈，以陳則正，

弼曰：相愆而不避於難，故正也。

○雱曰：正如正兵之正，正兵之言師整而不動也，愛民如子，則民愛之如父，不令而齊矣。彼倒戈攻于後，以此者上不慈故也。一本作以戰則勝。

以守則固。

明皇曰：用慈以戰，利在全衆，用慈以守，利在安人，各保安全，故能勝固矣。○河曰：夫慈人者，百姓親附，并心一意，故以戰則勝敵，以守衛則堅固。○雱曰：戰守主於殺伐，而尚以慈為德，則餘事可知。

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明皇曰：以慈守，豈但人和，天道孔明，亦將救衛。戰勝，天救也。守固，天衛也。是皆以慈故，故云天將救之，以慈衛之。○河曰：天將救

助善人，必與慈人之性，使能自營助也。○雱曰：三寶皆以慈為心，言天救衛之者，以其慈也。

善為士章第六十八

善為士者不武，

明皇曰：士，事也。善以道為理國之事者尚德，故云不武。○河曰：言貴道德不貴武力。○弼曰：士，卒之帥也。武，尚先陵人也。○雱曰：士非成德之稱，故士之為言察也，武也。獄師曰士，取其察。卒帥曰士，取其武。夫以武為事者，德在乎不武，所以為之本也。故武者不失為士，而非德士也。為士之善，其以德乎。

善戰者不怒，

明皇曰：事不得已，必須應敵，以慈則善，故不憑怒。○河曰：善以道戰者，禁邪於胸心，絕禍於未萌，無所誅怒也。○弼曰：後而不先，應而不唱，故不在怒。○雱曰：武王一怒而安天下者，其事而已，德則未嘗怒也。

善勝敵者不爭。

明皇曰：師克在和，和則善勝，全勝之善，故不交爭。○河曰：善以道勝敵者，附近以仁，來遠以德，不與敵爭，而敵自服也。○弼曰：不與爭也。○雱曰：不爭之德，有時而爭，爭之者事也，德則未嘗爭也。

善用人者為之下。

明皇曰：說以使人，令盡其力，必先下之，是為善用。

是謂不爭之德，

河曰：謂上為之下也。是乃不與人爭之道德也。○雱曰：是德也，非事也，此言德經也，故常言德，它皆如此。

是謂用人之力，

河曰：能身為人下，是謂用人臣之力。○弼曰：用人而不為之下，則力不為用也。○雱曰：天下皆助之，故不用力而勝強也。

是謂配天，

河曰：能行此者，德配天也。○雱曰：不徇事而得德，故能盡性。盡

性則人道備，故可以配天。

古之極。

明皇曰：善勝是不爭之德，為下是用人之力，能如此者，可以配天稱帝，是古之至極要道也。○河曰：是乃古之極要道也。○雱曰：一本此有也字，古之極者，大中之道也。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九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十

明皇 河上公 王弼 王雱 註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

明皇曰：老君傷時王殘人於兵，故託古以陳戒。有言者，謂下句。○河曰：陳用兵之道，老子疾時用兵，故託此設其義也。

吾不敢為主，

河曰：主，先也，不敢先舉兵。

而為客。

河曰：客者，和而不倡，用兵當承天而後動。○雱曰：造攻自鳴條，為兵主者也。朕載自亳，為客者也。

不敢進寸而退尺。

明皇曰：主有動作，則生事而貪。無營為，則以慈自守。自守則全勝，生事則敗亡。進雖少，不能無事，退雖多，不失謙讓，故不敢進於寸，而退於尺。○河曰：侵人境界，利人財寶為進，閉門守城為退。○雱

曰：不勇於殺伐。

是謂行無行，

明皇曰：為客退尺，不與物爭，雖行應敵，與無行同矣。○河曰：彼遂不止，為天下賊，雖行誅之，不行執也。○弼曰：彼遂不止。○雱曰：至仁之兵，有征無戰，與無行同。

攘無臂，

明皇曰：攘臂所以表怒，善戰不怒，故若無臂可攘。○河曰：雖欲大怒，若無臂可攘也。

仍無敵，

明皇曰：仍，引也。引敵者，欲爭不爭，故若無敵可引。○河曰：雖欲仍引之心，若無敵可仍也。○弼曰：行謂行陳也，言以謙退哀慈，不敢為物先，用戰猶行無行，攘無臂，執無兵，仍無敵也，言無與之抗也。

執無兵。

明皇曰：執兵所以表殺，今以慈為主，故雖執兵，與無兵同。○河曰：雖欲執持之，若無兵刃可持用也。何者？傷彼之民，罹罪於天，遭不道

之君，愍忍喪之痛也。○雱曰：雖有戰之名，前無敵者，故與不戰同。

禍莫大於輕敵，

河曰：夫禍亂之害，莫大於欺輕敵人，侵取不休，輕戰貪財。

輕敵則幾喪吾寶。

明皇曰：為禍之大，莫大於輕侮敵人，輕侮敵人者，則殆喪吾以慈之寶。○河曰：幾，近也。寶，身也。

欺輕敵人，近喪身也。○弼曰：言

吾哀慈謙退，非欲以取強，無敵於天下也。不得已而卒至於無敵，斯乃吾之所以為大禍也。寶，三寶也，故曰幾亡吾寶。○雱曰：兵，凶器也，仁人之兵，雖所向無前而不敢輕敵，輕敵則喪其慈，喪慈則有不勝也。

故抗兵相加，

河曰：兩敵戰也。

哀者勝矣。

明皇曰：抗，舉也。兩國舉兵以相加，則慈哀於人者勝。○河曰：哀者慈仁，士卒不遠於死。○弼曰：抗，舉也。若，當也。哀者必相惜，

而不趣利避害，故必勝。○雱曰：哀憐之心慈也，慈故能勇，所以勝。一本作相若，亦通。若之言兵力相敵也。竊嘗論之，《書》曰：威克厥愛允濟，又曰：勗哉夫子，尚桓桓，亦何哀之有。而老子之言兵，獨常如此者，論兵之道也。彼則兵之事也，聖人豈異意哉，而不同者，時而已矣。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

明皇曰：老君云：吾所說言契理，故易知，簡事，故易行。○河曰：老子言吾所言省而易知，約而易行也。

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明皇曰：天下之人滯言而不悟，煩事而不約，故莫能知，莫能行。○河曰：人惡柔弱，好剛強也。○弼曰：可不出戶窺牖而知，故曰甚易知也，無為而成，故曰甚易行也。惑於躁欲，故曰莫之能知也。迷於榮利，故曰莫之能行也。○雱曰：聖人順性命之至，以為教言，不煩而簡

事，不奇而常反身，則知率性則合，苟欲知之行之，不亦甚易乎。凡天下之難事，皆起於舍本逐末，與妄為構，故內外交亂，奇物滋出，而智不能勝也。夫唯異此，則一辭可盡，雖甚易知甚易行，而莫能知莫能行者，用心於末而務奇與難故爾。一本作人莫之能知能行。

言有宗，事有君。

明皇曰：言者在理，理得而言忘，故言以無言為宗。事者在功，功成而不宰，故事以無事為君也。○河曰：我所言有宗祖根本，事有君臣上下，世人不知者，非我之無德，心與我反。○弼曰：宗，萬物之宗也，君，萬事之主也。○雱曰：言以理為歸，事以道為主，知理與道，則言與事雖多，無難知者也。

夫唯無知，是以不吾知也。

明皇曰：夫唯俗人無了悟之知，是以不知我無言無事之教。○河曰：夫唯世人也，是我德之闇，不見於外，窮微極妙，故無知也。○弼曰：

以其言有宗，事有君之故，故有知之人，不得不知之也。○雱曰：所知非至理，則所謂知者，非知也。自以為知而不知聖人，則可謂知乎。知我者希，則我貴矣。

明皇曰：了知我忘知之意者希少，則我不言之教者至貴。○河曰：希，少也。唯達道者乃能知我，故為貴也。○弼曰：唯深，故知之者希也。知我益希，我亦無匹，故曰知我者希，則我貴也。○雱曰：道大則知者少，歷萬世而知者一人，是旦暮遇之也。一本作則我者貴。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明皇曰：被褐者，晦其外。懷玉者，明其內。故知我者希爾。○河曰：被褐者，薄外。懷玉者，厚內。匿寶藏德，不以示人也。○弼曰：被褐者同其塵，懷玉者寶其真也。聖人之所以難知，以其同塵而不殊，懷玉而不渝，故難知而為貴也。○雱曰：豈辨以相示乎。

知不知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尚矣。河曰：知道言不知，是乃德之上。○雱曰：不識不知，真知之極。不知知，病矣。

明皇曰：了法性空，本非知法，於知忘知，是德之上。不知知法，本性是空，於知強知，是行之病。○河曰：不知道言知，是乃德之病。○弼曰：不知知之不足任，則病也。○雱曰：道不可知，且不足知，而彼乃昭然有知，是未嘗知道也。未嘗知道，而自以為知，則是妄見一切耳，其病大矣。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明皇曰：夫唯能病強知之病，是以不為強知所病。○河曰：夫唯能病，若衆人有強知之病，是以不自病。

聖人之不病，以其病病，河曰：聖人無此強知之病者，以其常若衆人有此病也。是以不病。

明皇曰：唯聖人所以不病者，以其病衆生強知之病，是以不病。○河曰：以此非人也，故不自病，夫聖人懷通達之知，托於不知者，欲使天下質樸忠正，各守純性。小人不知道意，而妄行強知之事，以自顯著，內傷精神，滅壽消年也。○弼曰：病病者，知所以為病。○雱曰：病而不自知，病者終莫悟矣。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

明皇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言人於小有不^①畏，拙於慎微，則至於大可畏。○河曰：威，害也。人不畏小害，則大害至，謂死亡也。畏之者，當愛精神，承天順地也。○雱曰：民樸而生厚，則畏威。上失其道，多乎有為，以小其道，塞其生，故民巧偽彫薄，而威不能服也。夫如是，則天誅所加，禍亂將起，故曰大威至。

無狹其所居，

明皇曰：神所居者，心也。無狹者，

除情去欲，使虛而生白。○河曰：謂心居神，當寬柔不當急狹也。無厭其所生。

明皇曰：身所生者，神也。無厭者，少思寡欲，使不勞倦。○河曰：人所以生者，為有精神，託空虛，喜清靜，飲食不節，忽道念色，邪僻滿腹，為伐本厭神。○弼曰：清靜無為，謂之居，謙後不盈謂之生，雖其清靜，行其躁欲，棄其謙後，任其威權，則物擾而民僻，威不能復制，良民不能堪其威，則上下大潰矣，天誅將至，故曰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言威力不可任也。○雱曰：民性本自廣大流通，而世教下衰，不能使之復樸，乃蹙其居之廣而使狹，厭其生之通而使塞。夫唯狹其居，故民不淳而偽，唯厭其生，故民不厚而薄狹。聖人不然，使民逍遙乎天下之廣居，而各遂其浩然之性，則其有干威者乎。《莊子》曰：豨韋氏之國，黃帝之囿，堯舜之官，湯武之室，此明世世下衰，漸狹

其居也。彼聖人豈有優劣乎，而居乃漸狹者，所遭之時則然也。夫唯不厭，

弼曰：不自厭也。是以不厭。

明皇曰：夫唯人不厭神，是以神亦不厭人。○河曰：夫唯獨不厭精神之人，洗心濁垢，恬怡無欲，則精神居之不厭也。○弼曰：不自厭，是以天下莫之厭。○雱曰：上不自厭其生而盡性，故民亦得盡性也。《莊子》曰：不厭其天，此之謂也。厭者，天厭之厭。

是以聖人自知，

河曰：自知己之得失。

不自見。

河曰：不自顯見德美於外，故之於內。○弼曰：不自見其所知，以耀光行藏也。

自愛，

河曰：自愛其身以保精氣。

不自貴。

明皇曰：自知其身，防可畏之事，自

愛其身，無厭神之咎，不自見其能以犯患，不自貴其身以聚怨也。○河曰：不自貴高榮名於世。○弼曰：自貴則物狹厭居生。○雱曰：自見則矜我，自貴則賤物，此所以自狹其居，自厭其生，亦以狹民之居，厭民之生也。自知則明乎性，而不為妄。自愛則保其身，而不為非，夫然則豈至於干天之威也。故去彼取此。

明皇曰：去彼見貴，取此知愛。○河曰：去彼自見自貴，取此自知自愛。

勇於敢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

河曰：勇敢有為，則殺身也。○弼

曰：必不得其死也。

勇於不敢則活。

明皇曰：敢謂果敢，言人勇於果敢從事，則失於謙柔退讓，必害於身，故云則殺。不敢者，則可以活身矣。○河曰：勇於不敢有為，則活其身。○弼曰：必濟命也。○雱曰：勇敢

者，任氣生事，輕死以徇其所為，以事為道者也。勇不敢者，迫而後動，不先物以爭功，以道為事者也。

此兩者，

河曰：謂敢與不敢也。

或利或害。

河曰：活身為利，殺身為害。○弼

曰：俱勇而所施者異，利害不同，故曰或利或害也。○雱曰：人之所利，天實害之，故曰天之君子，人之小人，人以為小人則固流俗之所後也，而天實先之。

天之所惡，

河曰：惡有為也。

孰知其故？

明皇曰：兩者，敢與不敢也。或，有也。能知不敢者有利，敢者有害，當須勇於不敢，此勇敢之人。動有灾害，乃天之所惡，孰能知其故哉？○河曰：誰能知天意之故而不犯。○雱曰：下愚小智，但見衆人之所利而不知天所惡也，故下文明天道之所以然，當視以為法。

是以聖人猶難之。

明皇曰：聖人猶難為勇敢之事。○

河曰：言聖人之明德，猶難者勇敢，况無聖人之德而欲行之乎。○雱曰：聖人與天合德，尚不敢輕諾多易也。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明皇曰：此下言天道謙虛，以戒人事勇敢。天不與物爭，四時盈虛，物無違者，故善於勝。○河曰：天不與人爭貴賤，而人自畏之。○弼曰：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雱曰：天為群物之父，豈與赤子為敵乎，此所以善勝也。

不言而善應。

明皇曰：天何言哉？福善禍淫，曾無差忒，故云善應。○河曰：天不言，萬物自動以應時。○弼曰：順則吉，逆則凶，不言而臨應也。○雱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福善禍淫，酬酢萬變，無一不至。不召而自來，

明皇曰：天道不召物所從己，物不

能違，自來順天爾。○河曰：天不呼召，萬物皆負陰而向陽。○弼曰：處下則物自歸。○雱曰：見召於人，臣子之道。天為君父，孰能制之，運至則來，非有召也。

坦然而善謀。

明皇曰：天道玄遠，緝然寬大，垂象示變，人可則之，故云善謀也。○河曰：緝，寬也，天道雖寬博，善謀慮人事，修善行惡，各蒙其報也。○弼曰：垂象而見吉凶，先事而設誠，安而不忘危，未兆而謀之，故日坦然而善謀也。○雱曰：常易故坦然，知險故善謀。一本作緝然。

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明皇曰：天之網羅，雖恢恢疏遠，刑淫賞善，毫分不失。○河曰：天所網羅，恢恢其大，雖疏遠，司察人善惡，無有所失。○雱曰：天任理而不任意，其禍福也付之自為，如木有華，還當結實，豈或開而結之哉，而無一不如法者。今世之人，多疑禍福之應，誠以小智，自私任意，而不

知理，故但見一曲而不睹夫大致也，故知此道也，則世間善惡禍福，隨其器之大小，各有遲速之度，要當報之，無有免者。且聖人為政尚貴悶，誠使天道之大，而察察其意，則其報復也，豈能周乎。

民常不畏章第七十四

民常不畏死，

河曰：治國者刑罰酷深，民不聊生，故不畏死也。治身者，嗜欲傷神，貪財殺身，民不知畏之也。

奈何以死懼之？

明皇曰：縱放情欲，動之死地，習以為常，常無畏者，人君當以清靜化之，奈何更立刑法，以誅殺恐懼之乎？○河曰：人君當寬刑罰，教民去情欲，奈何設刑法，以死懼之。○雱曰：上失其道，俗彫民困，民無所賴生，以抵冒法禁，而上猶以死懼之，然則所殺雖多，亂終不止，則秦以下是也。

若使民常畏死，

河曰：當除己之所殘剋，教民去利

欲也。

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明皇曰：若使民人皆從清靜之化，不敢溺情縱欲，常畏於死，而獨為奇詐者，假令吾勢得執殺此奇詐之人，孰敢即殺？故下文云。○河曰：以道教民，而民不從，反為奇巧，乃應王法執而殺之，誰敢有犯者。老子傷時王不先道德化之，而先刑罰。○弼曰：詭異亂群，謂之奇也。○雱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而民重死，然後刑行而物服矣。

常有司殺者殺。

明皇曰：如此奇詐之人，天網不失，是常有天之司殺者殺之。○河曰：司殺者，天居高臨下，司察人過，天網恢恢，疏而不失也。

而代司殺，是代大匠斲。

明皇曰：人君好自執殺，必不得天理，是猶拙夫代大匠斲木。○河曰：天道至明，司殺有常，猶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斗杓運移，以節度行之，人君欲代殺之，是猶拙夫代大匠

斲木，勞而無功也。○雱曰：君尊臣卑，各有常分，君以無為而任道，臣以有為而治事，道之與事，相去遠矣。故典獄則有司殺，治木則有大匠，君不與焉，仰成而已。世皆知代斲之非，而不悟代殺之失，《莊子》曰：上亦有為也，下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德。傳曰：舜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道實兼事，故君得兼臣，然君而事事，失其所以為君矣。臣之事事而殺伐，尤為非道，故深言之。蓋經稱不以兵強天下，而猶曰以道佐主者，誠以以道為主，則豈暇議彼哉。一本而作夫。

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明皇曰：拙夫代斲，豈但傷材，亦自傷其手。人君任刑，代彼司殺，豈唯殘害百姓，抑亦自喪天和也。○河曰：人君行刑罰，猶拙人代大匠斲，則方圓不得其理，還自傷代天殺者。夫紀綱不得其紀綱，還受其殃也。○弼曰：為逆順者之所惡忿也，不仁者人之所疾也，故曰常有司殺也。

○雱曰：代斲傷手而已，代殺乃失其道也。一本無有字。

民之飢章第七十五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也，

河曰：人民所以飢寒者，以其君上稅食下太多。

是以飢。

明皇曰：天下之民所以飢之不足者，以其君上食用賦稅之太多故爾。

○河曰：民皆化上為貪，叛道違德，故飢。○雱曰：張官職祿，制禮用財，將以富民也。而費多增稅，未盛本衰，適使之飢而已。一本無也字。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也。

河曰：民之不可治者，以君上多欲，好有為也。

是以難治，

明皇曰：天下之人所以難理化者，以其君上之有為，有為則多難，多難則詐興，是以難理。○河曰：是其民化上有為，情偽難治。○雱曰：任察生事，將以治民，而人困俗彫，巧偽彌出，愈難治矣。觀上古與

後世即其驗也。

人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也，

河曰：人民輕犯死者，以其求生活之道太厚，貪利以自危。

是以輕死。

明皇曰：天下之人所以輕其死者，以其違分求生太厚之故，是以輕死。

○河曰：以求生太厚之故，輕入死地也。○雱曰：生者不有其生，則生常全，既過於厚，則求欲無已，觸刑陷險，視死輕矣。此三者皆以其求，害其所以求，蓋明無為之理。

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也。

明皇曰：自然之分足則生全，若養過其分則生亡矣。故夫唯無以厚其生為者，是賢於矜貴其生。○河曰：夫唯獨無以生為務者，爵祿不干於意，財利不入於身，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使，則賢於貴生也。○弼曰：言民之所以僻，治之所以亂，皆由上不由其下也，民從上也。疑此非老子之所作。○雱曰：厚生必至於輕死，唯無以生為，乃常全矣。

貴生者，但賢於輕死，未若無以生為之至也。此篇三事但明其一，則餘二可知也。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

河曰：人生含和氣，抱精神，故柔弱也。

其死也堅強。

河曰：人死和氣竭，精神亡，故堅強也。

草木之生也柔脆，

河曰：和氣存也。

其死也枯槁。

河曰：和氣去也。

故堅強者死之徒也，柔弱生之徒也。

明皇曰：生之柔弱，和氣全也。死之堅強，和氣散也。欲明守柔弱者，全生保年。為強梁者，喪身失性。○河曰：以其上二事觀之，知堅強者死，柔弱生也。

是以兵強則不勝，

明皇曰：見哀者勝，故知恃強者必敗。○河曰：強大之兵，輕戰樂殺，

毒流怨結，衆弱為一，強故不勝。○

弼曰：強兵以暴於天下者，物之所惡也，故必不得勝。○雱曰：善勝者積小不勝以為大勝，今此以強為德，則其事必弱也。

木強則共。

明皇曰：本強大，故處於下。枝條柔弱，共生於上。蓋取其柔弱者在上，強梁者在下，故下文云。○河曰：木強大，枝葉共生其上也。○弼曰：物所加也。○雱曰：伐而共之。

故堅強居下。

弼曰：大之本也。

柔弱處上。

河曰：興物造功，大木處下，小物處上，大道抑強扶弱，自然之效。○弼曰：枝條是也。○雱曰：竊嘗論之：陰陽道也，陰先而陽後，天地物也，天尊而地卑，故語德則柔弱足以勝剛強，計事則剛強足以制柔弱，世之人睹事而不明乎德，故所謂強者常至於與死為徒也。一本作強大處

下。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

明皇曰：天道玄遠，非喻不明，故舉張弓以彰其用。○河曰：天道闇昧，舉物類以為喻也。

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

明皇曰：張弓如此，乃能命中，是猶天道虧盈益謙，欲令人君法天字人，故示抑高舉下之道。○河曰：言張弓和調之如是，乃可用。夫抑高舉下，損強益弱，天之道也。

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

河曰：天道損有餘而益謙，常以中和為上也。○雱曰：天道任理，故均。一本補作與。

人之道則不然，

河曰：人道則與天道反也。○弼曰：與天地合德，乃能包之，如天道，如人之量，則各有其身，不得相均。如唯無身，無私乎自然，然後乃能與天地合德。

損不足以奉有餘。

明皇曰：天道平施，哀多益寡，人則違天，翻損不足。○河曰：世俗之人，損貧以奉富，奪弱以益強也。○雱曰：人道任情，故不均。

孰能損有餘而奉不足於天下者，其唯道乎。

明皇曰：誰能以己之有餘，奉與天下之不足乎？獨有道者能爾。○河曰：言誰能居有餘之位，自省爵祿以奉天下不足者乎，唯有道之君能行也。○雱曰：有道者與天合道。一本云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

是以聖人為而不恃，

明皇曰：聖人法天，稱物均施，施平於物，而不恃其功。○河曰：聖人為德施，不恃其報也。

功成不居。

明皇曰：推功於物，不處其成。○河曰：功成事就，不處其位。○雱曰：一本居作處字。其不欲見賢耶。

河曰：不欲使人知己之賢，匿功不居榮名，畏天損有餘也。○雱曰：恃為處功則見賢，見賢則有餘，是招損之道也。一本無邪字。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莫柔弱於水，

河曰：圓中則圓，方中則方，擁之則止，決之則行。

而攻堅彊者，莫之能先，

河曰：水能懷山襄陵，磨鐵消銅，莫能勝水而成功也。

其無以易之也。

河曰：夫攻堅彊無以易於水。○雱曰：水方圓曲直隨物萬變，而初不易已，此所以終能勝物也。夫玉石堅強矣，而持以攻物，有時而碎者，以其可易耳。一本云天下柔弱莫過於水。

弱之勝彊，

河曰：水能滅火，陰能消陽。

柔能勝剛，

河曰：舌柔齒剛，齒先舌亡。

天下莫不知，

河曰：知柔弱者長久，剛強者折傷也。

而莫之能行。

明皇曰：柔弱之道，勝於剛強，天下未有不知者，知有此道，不能行也。

○河曰：耻謙卑，好強梁。○雱曰：得一者寡。一本作故柔勝剛，弱勝強。

是以聖人言：

河曰：謂下事也。

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

河曰：君能受國之垢濁者，若江海不逆小流，則能長保其社稷，為一國君主也。○雱曰：垢未若不祥之甚，故但為社稷主。

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

明皇曰：引萬方之罪，是受國之垢濁。稱孤寡不穀，是受國之不祥。其德如此，則社稷有奉，故天下之人歸往矣。○河曰：君能引過自與，代民受不祥之殃，則可以王有天下。○雱曰：聖人所以能柔弱者，體水以為德也。受垢不祥，其納污受辱

之義乎，此可謂智者道爾。

正言若反。

明皇曰：受³國之垢，為社稷主，受國不祥，為天下王，是必正言初若反俗，故云正言若反。○河曰：此乃正直之言，世人不知以為反言。○雱曰：反於小知之近情，而合於大道之至正。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者，

明皇曰：與身為怨對之大者，情欲也。和謂調和也。此言人君欲以言教調和百姓，使無情欲，故曰和大怨。○河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以相和報。

必有餘怨，

明皇曰：立教化人，不能無迹，斯迹之弊，還與為怨，故曰必有餘怨。○河曰：任刑者，夫人情必有怨及於良人也。○弼曰：不明理其契，以致大怨已至，而德以和之，其傷不復，故必有餘怨也。○雱曰：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天下

始有怨矣。既不能反常復本，而方乃以聯合歡，則怨必彌起。

安可以為善？

明皇曰：既有餘怨，則不可以為善。

○河曰：言一人呼嗟則失天心，安可以和怨為善也。○雱曰：意若為善，而不善之本也。

是以聖人執左契，

河曰：古者聖人執左契，合符信也。

無文書法律，刻契合符以為信也。

○弼曰：左契者，防怨之所由生也。而不責於人。

明皇曰：左契者，心也。心為陽藏，

與前境契合，故謂之左契爾。聖人

知立教則必有迹，有迹則是餘怨，故

執持此心，使令清靜，下人化之，則

無情欲，不煩誅責，自契無為。○河

曰：但刻契之信下，責人以他事也。

○雱曰：左契取於人，右契取人，左

無事而右主權，故古者分契之法如

此也。聖人執左契不從事於物，而

物自來合，吾應其合者爾。所謂感

而遂通天下之故也。然則聖人常受

天下之責而無責人之心，是以終無怨。《莊子》曰：以得為在人，以失為在己，湯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此之謂也。記曰：獻牛馬者操右契，蓋獻者并券以進，是知左契乃受責者之所執。《史記》曰：操右券以責事。

故有德司契，

河曰：有德之君司察契信而已。○

弼曰：有德之人念思其契，不令怨

生，而後責於人也。○雱曰：下從事於物，而應物之合者。

無德司徹。

明皇曰：司，主也。徹，通也。言有

德之君主司心契，則人自化。無德

之主，則將立法以通於人，為法之

弊，故未為善。○河曰：無德之君，

背其契信，司人所失。○弼曰：徹，

司人之過也。○雱曰：徹，通也，物

物求通，其塞多矣。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明皇曰：司契則清靜，立法則凋殘，

皇天無親，唯德是輔，故人君者，常

思化淳於無為，不可立法而生事。○河曰：天道無有親疏，唯與善人，則與司契者也。○雱曰：唯天無親，但善則與之，明天與聖人同道也。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

河曰：聖人雖治大國，猶以為小，儉

約不奢泰。民雖衆，猶若寡少，不敢

勞之也。○弼曰：國既小，民又寡，

尚可使反古，況國大民衆乎，故舉小國而言也。○雱曰：小制國寡，聚

民則淳厚，蓋國大民衆則利害相摩，

巧偽日生，觀都邑與聚落之民，質詐

殊俗，則其驗也。

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

明皇曰：什，什也。伯，長也。此章

明人含淳和，無所求及，適有人材

器，堪為什什伯長者，亦無所用之

矣。○河曰：使民各長部曲什伯，

貴賤不相犯也。器謂農人之器，而

不用徵召，奪民良時也。○弼曰：

言使民雖有什伯之器，而無所用之，

當何患不足也。○雩曰：十人所共謂之什器，百人所共謂之百器。清靜之治，務使民各遂其生理，而不妄興作，終無連群聚衆之事，故雖器有什伯而不用也。

使民重死，

河曰：君能為民興利除害，各得其所，則民重死而貪生也。

而不遠徙。

明皇曰：少思寡欲，不輕用其生，敦本無求，故不遠遷徙也。○河曰：政令不煩，則民安其業。故不遠遷徙，離其常處。○弼曰：使民不用，惟身是寶，不貪貨賂，故各安其居，重死而不遠徙也。○雩曰：樂生遂性，故重死安土無求，故不遠徙。無道之世，質薄事多，而利欲勝乎好生，未盛本衰，而貪求在乎分外，故觸刑陷險，如履平地，而車轍足迹交於四方，此亦亂之極也。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

河曰：清靜無為，不作煩華，不好出入遊娛也。

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河曰：無怨惡於天下。○雩曰：民自足於性分之內，則無遠遊交戰之患。

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明皇曰：舟輿所以利遷徙，甲兵所以徇攻戰，兩者無欲，故無所乘陳。反樸還淳，復歸于三皇結繩之用矣。

○河曰：去文反質，信無欺也。○

雩曰：事簡民淳，故無用文契。

甘其食，

明皇曰：不貪滋味，故所食常甘。

○河曰：甘其蔬食，不思食百牲也。

美其服，

明皇曰：不事文綉，故所服皆美。

○河曰：美其惡衣，不貴五色。○

雩曰：甘食美服，無事而富也。

安其俗，

明皇曰：不飾棟宇，故所居則安。

○河曰：安其茅茨，不好文飾之屋。

樂其業。

明皇曰：不澆淳樸，故其俗可樂。

○河曰：樂其質樸之俗，不轉移也。

鄰國相望，鷄犬之聲相聞，

明皇曰：言其近。○河曰：相去近也。○雩曰：人遂其生，故繁息而樂。

使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明皇曰：無求之至。○河曰：其無情欲。○弼曰：無所求欲。○雩

曰：近而不交，無求於外也。此盡

性之治，故民亦盡其性。竊嘗考《論

語》、《孟子》之終篇，皆稱堯舜禹湯

聖人之事業，蓋以為舉是書而加之

政，則其效可以為比也。老子，大聖

人也，而所遇之變，適當反本盡性之

時，故獨明道德之意，以收斂事物之

散，而一之於樸。誠舉其書以加之

政，則化民成俗，此篇其效也。故經

之義終焉。楊子雲為《法言》，亦終

乎唐虞之言，蓋有法乎孔孟與此書

也，然子雲之說，誠得施於天下，亦

何足以與乎聖人之業，可謂有其意

矣，而言之過也。一本無使字。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

明皇曰：信言者，聖教也。信實之言，不韻於俗，故不美。○河曰：信言者，如其實。不美者，樸且質也。○弼曰：實在質也。○雱曰：信言要於道，道之出言，淡乎無味，何美之有。

美言不信。

明皇曰：美言者，代教也。甘美之言，動合於俗，故不信。○河曰：滋美之言者，孳孳華詞。不信者，飾偽多空虛也。○弼曰：本在樸也。○雱曰：離道而語事物，故雖足以美淺聞之聽，而非至論也。且言者風波也，何以美為。

善者不辯，

明皇曰：善者在行，無辯說。○河曰：善者以道修身，不綵文也。○雱曰：言近指遠，不假繁辭。

辯者不善。

明皇曰：巧滯辯說，故不善。○河曰：辯者巧言也。不善者，舌致患也。土有玉掘其山，水有珠濁其淵，辯口多言亡其身。○雱曰：言以明

道而已，要不煩，何用多說。孔子曰：辭達而已。

知者不博，

河曰：知者謂知道之士，不博者，守一元也。○弼曰：極在一也。○雱曰：極當在乎至微，何事於博。

博者不知。

明皇曰：知者了悟也，博者多聞也。○河曰：博者多見聞，不知者失真要也。○雱曰：溺乎事物之衆，而不能反約，愚之甚者，安在乎有知。

聖人無積，

明皇曰：積者執言滯教，有所積聚也。聖人了言忘言，悟教遺教，一無執滯，故云不積。○弼曰：無私自有，唯善是與，任物而已。○雱曰：聖道運乎無方，而我常無滯，故以至無而供萬物之求，積而有之，則所得鮮矣，安能大而化之乎，此明知者不博。

既以爲人已愈有。

河曰：既以爲人施設德化，已愈有德。○弼曰：物所尊也。○雱曰：

爲人者，施於事業以治天下也，因其勢而利之，則吾道不虧，而事業彌廣矣。一本爲作與，非。

既以與人已愈多。

明皇曰：此明法性無盡。言聖人雖不積滯言教，然以法味誘導凡愚，盡以與人，於聖人清靜之性，曾無減耗，唯益明了，故云愈有愈多。有，明自性，多，明外益。○河曰：既以財賄布施與人，而財益多，如日月之光，無有盡時也。○弼曰：物所歸也。○雱曰：與人者，授之以道也，授人以道，如天生物，吾未嘗費而物日以夥。既云無積，故又明其能贍足萬物，蓋唯無積，乃所以能足也。天之道，利而不害。

河曰：天生萬物，愛育之，令長大無所傷害也。○弼曰：動常生成之也。○雱曰：天者群物之宗，常以慈畜萬物，豈有害之之意，此明信言不美。夫天理常夷美於此，則害於彼矣。

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明皇曰：舉天道利物不害者，將明聖人之道施為弘益，常以與人，故不爭也。○河曰：聖人法天，所施為化成事就，不與下爭功名，故能全其聖功也。○弼曰：順天之利，不相傷也。○雱曰：一氣自運，萬物必遂，聖人體大運以有為，行遲速於常度，豈有心於爭乎。夫唯如此，故於立言垂法，亦因時乘理，適可而已，非為辯也。然而終以此句者，誠欲體道德之說，莫尚於為而不爭。老子經意終於第八十篇，此篇總序其作經之意，亦由南華盡於莊子之死，而更有《天下》一篇，兼明道術之是非，以自積著書之迹。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十

- ①不：原本無，據正統道藏本唐玄宗御注本改補。
- ②『有為』二字原脫，據正統道藏本唐玄宗注本補。
- ③受：原作『為』，據正統道藏本唐玄宗御注本改。

釋音

懷而羊切。歷居月切。昧音妹。貸吐代切。螯失亦切。攫俱縛切。懷子壘、又子委切。噉一邁切。蒂常音。難乃旦切。脆七歲切。辟音避。緝音固。恢苦回切。跂陟角切。賂音路。愈任與切。純杜本切。

後序

老氏之書，傳於世也久矣，其言微，其旨遠，而莫能極。學者非明白洞達。窮道德性命之理，未易測其津涯也。夫老氏豈欲為甚高之論，以取惑於世，蓋至道之極，窈冥昏默，雖聖人猶且不能名方。道術既散之際，苟不示其髣髴，明其大略，則天下後世，有愚而不靈者，蕩然無所適，茫然無所守，不知大道之本原，而為倒置之民也。於是不得已強而為之言以明。夫道大焉，彌滿六合而無外，小焉，入乎纖介而無間，其玄則為衆妙之門，其粗則治家治國治天下，無乎不在。昔之為註者有三，曰河上公，曰明皇，曰王弼，夫三家之說，其間不能無去取，然各有所長，要其歸宿，莫非究大道之本。近世王雱深於道德性命之學，而老氏之書，復訓厥旨，明微燭隱，自成一家之說，則八十一章愈顯於世。然世之學者，以老氏為虛無無用之文，少

嘗加意，陳言鄙論自以爲得，殊不知大道之本，由老氏而後明，老氏之經，由數家而後知，非俗學者所易聞也。

太守張公，深達夫道德性命之理，以文章作人，以經術訓多士，常患夫執經者不知道，乃命黌舍之學者，參其四說，無復加損，刊集以行於時，而廣其教，俾夫承學之士，知老氏之書非徒爲虛誕之辭，極深研精，皆足以造乎至理，其真以治身，其緒餘土苴爲天下國家，則學者豈曰小補之哉。迴承教下風，幸得以親炙，故祇請以書歲月，且不泯其傳。

時元符元年十月一日，前權英州軍事判官梁迴謹序。

（劉詔軍點校）

012 道德真經解

經名：道德真經解。宋陳象古解。二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原文不分章，今據通行本補。

道德真經解序

道本真淳，理貴清淨。民興情欲，巧僞萬端。全生不能，救死不暇。太上愍於苦趣，爲著真文，以謂道非己生，百姓咸有，惑於障蔽，遂失自然。故顯教丁寧，立言親密，還淳反樸，寔在人心，分章設名，乃昔前訓。夫道包於德，德和於道，強名不德，妙用一同，以理究觀，何有分別。今以太上老君五千言爲標題，庶幾完其旨意。理深義奧，要在發明，若或膠柱不通，恐誤研精覃思，輒存解說，聊視管窺。

時建中靖國元年十月初五日陳象古序。

道德真經解卷上

丞議郎陳象古解

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可道謂衆人之所知者也。可名謂衆人之所見者也。雖可知可見，未能盡道之妙理也，故衆人常道者，非所謂道也，衆人常名者，非所謂名也。道則淵乎其無名，名則紛兮其非道，皆強名之爲道爲名也。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母，喻也，義取其始生也。天地之始，恍惚無名，既有其名，因萬物之生於天地之間故也。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無欲觀妙，本極始也。有欲觀徼，明其終也。欲因物而生，物盡欲極，則至於無爲矣。徼，邊際也。欲及乎邊際，極而無所更往也。必有還淳反樸之理，與妙何以異哉。故無欲

觀妙，有欲觀微也，一而已矣。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

因無欲而知道之妙，因有欲而知道之微，豈非同出之旨哉。

同謂之玄。

玄者，深微之義也，悟之在心。聖人知道之始終，覺道之用捨。衆人則日用而不知其要，非元而何。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非淺近之義也。非常道，非常名，其理至深，不易窺測，故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非一而已，施之於治天下，施之於治國，施之於治家，施之於治身，其妙皆如是而已矣。

二章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

夫厭於梁肉者，不顧羹藜哈糗之味；被於純綿者，不愛羔裘牛衣之温。殊不知寒者利裋褐，饑者甘糟糠，其要在飽煖而已。故美生於惡，惡生於美，善生於不善，不善生於善，皆由心存其好惡者也。有是心

者，必有是事。

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聲音之相和，前後之相隨。

以其心存於美惡，故利害不齊之如是也。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

不自有其所爲，不自繁其言教，道大自自然，物亦順之，譬如四時運行而萬物由之以生焉。

萬物作而不辭，

默隨玄化，不言而喻。

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不居。

有則志淺，恃則任狹，居則不廣。以道之大如是而處之，豈道之要妙乎。

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既不可居，又不可去。去則寂滅，其教將何以興哉。

三章

不尚賢，使民不爭；

賢者，分別之所稱也。尚者，上也。使賢者爲上，不肖者爲下，故上者驕而處位，下者畏而處困。以是自高

企望之心，無能已也。富貴之無厭，

貧賤之不足，觸類而長，紛紛然哉，民安得不爭乎？

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

盜因欲心使然也。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尚賢貴貨，見可欲也。不爭不盜，故心不亂矣。

是以聖人之治，

教自己爲始也。

虛其心，

道所依也。

實其腹，

以養其身爲教之本也。

弱其志，

身常若不及也。

強其骨。

身之所立也。

常使民無知無欲，

無知，不任其智也；無欲，不强其愛也。

使夫知者不敢爲也。

知者自任其智，知尚賢之跡，見難得

之貨。民既無爭心，又無盜意，智者自知無所施其勇，故不敢為也。

為無為，則無不治矣。

道本無為，自然清靜，豈不治之可言哉。

四章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

沖，和也。道有沖和之氣，充塞於天地之間，雖如此而不自盈滿，言其不可測度準量也。

淵兮似萬物之宗。

淵，深妙之旨也。宗，主也。道無作無為於萬物，而萬物因沖和之氣以生，故曰似萬物之宗。物性有剛柔遲速顏色聲音之不齊，其所稟之分皆出自然，大則山川，小則草木，亦有沖和之氣，其用一也。

挫其銳，

不妄動也。

解其紛，

動而有理也。

和其光，

不自明也。

同其塵，

渾其跡也。

湛兮似或存。

無中之有，有中無故也。

吾不知誰子，象帝之先。

子者本於有生也，不可以定名，故曰不知誰子。帝之先謂始之以虛無，終之亦以虛無故也。

五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大仁不仁，故曰天地不仁，聖人不仁也。芻，草也，有性焉；狗，畜也，有性焉，皆有道而無知之物也。性則道之始也，情則道之終也。道在乎始終而悉不達於通變，故以萬百之數言之，又以芻狗之賤比之。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

言其無心於涵容而無不容也。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言其無隔礙之至也。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知者貴默，故多言數窮。默識內明，

故貴於守中也。

六章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谷，喻也。神，陰陽不測者也。谷體雖小，可以喻太虛而能受，受而不有，其微若神，故曰谷神。死者，寂滅之謂也。神用若此，應用不窮，若存不見，安有死之道哉。玄牝則幽深不自滿假耳。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根，本也。天地不言而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本於玄牝之道至大至廣，不可以測度矣。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綿綿，不絕之謂也。若存，則神用不可見也。用之不勤，則自然之道無心於有為之跡矣。

七章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沖而用之，不自生於萬物，故至大不耗，至和不虧，所以形全而道妙，安得不長久乎？安得不長生乎？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不自任於事，不自專於己，有若無，實若虛，保守元微，符合於道，是以身常先而又身常存也。

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私，道也。萬物因天地之涵容而不失冲和之氣，豈非道之所貴哉？故能成其私。

八章

上善若水，

水之為性，不好清淨，不惡穢濁，其流行也必盈科而後進，其明未嘗蔽，其潤未嘗虧，則水之性，道之自然也，故曰上善若水。

水善利萬物又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善利，潤下之功也。不爭處惡，物莫能先之。

居善地，

水積之地無不善也。

心善淵，

水積之處，內含清明，無不深沉也。

與善仁，

水流之處，物得以生，無有害也。

言善信，

水潤所及，無虛妄也。

政善治，

水力所行，無不滋益而順物理也。

事善能，

流行赴百仞之谿而不懼，激之過顛而不弱。

動善時。

逢決則流，遇防則止。因風則漂，當寒則冰。

夫唯不爭，故無尤。

以其上善，故不可以求其過失矣。

九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失在持也。持之則有為也，有其有而自守不傾失者，不如無其有而捨持守之跡也。

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揣而銳之，亦自用以就其利，必有窮竭之時，豈長久可保之道哉。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取喻以發明上義也。

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盈與銳之所致也。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功成則自然不逆其道也，名遂則物各得其冲和之理也，身退則不自有其功名者也。

十章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道貴守真養素者也，魄則有象而不亂，一則有用而至純，故曰營魄抱一。離則不成道，乃為二。今言能無離乎，是教之不可以有離也。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氣為動用之先，柔為剛強之本，專氣致柔，所保玄妙也。嬰兒未有善惡之情，取捨之智，故又教之以不可不如嬰兒也。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滌如水之濯也，除如掃糞穢也，玄覽於是可全矣。無疵，玄覽之要妙，故又教之以不可以有疵瑕也。

愛民治國，能無為乎。

使百姓謂我自然，是無為之至也，故又教之以不可以有為也。

天門開闔，能為雌乎？

天氣清淨光明者也。隨物應時，開闔之道不形於言，藏德不止，豈非雌乎？藏德則應用不屈。《素問》曰：藏德不止，故不下也。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明白四達，不可掩蔽於物，則無不見也，無不聞也。外鑒其形，內照其理，默而識之，不用家至戶曉，紛紛其說矣。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生則品物流形，各正性命也。育則養之以冲和之氣，得遂其自然生死也。育之功，治天下之所有也。萬物生之以奉己而不以為有，故亦為而不恃，長而不宰矣。玄德運之在心，不彰於外是也。

十一章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也。輻轂自相維持，無所容也，因輻轂而有用，運載不窮，利之廣也，是

用在於無灼然矣。

埴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此皆不自居其功，故前文曰冲而用之或不盈。

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利則止於事也，用則順於道也。唯道虛無深微不可見，故曰無之以為用。

十二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

貪惑嗜好，故取病如是也。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動之過也，飄揚不能靜，故狂發於內矣。

難得之貨使人行妨。

貪愛所生，忽於義取，故其行妨。

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為腹則實其腹也，內藏其明者也。不為目則防其外境之侵鑠我也。彼

外也，此內也，是聖人之所取捨也。

十三章

寵辱若驚，

寵辱之來，哀樂之情必生於內，未有不動者，故曰若驚。

貴大患若身。

以大患生貴重者，莫若於身，因身而有患故也。

何謂寵辱？寵為下，

辱則由於內也，忍而屈人之下，道之要也。寵則假於外也，因人而成，其求不已，故為下也。

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是生於心者明矣。

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身者，萬事之所叢。知所叢則不足恃其有也，不恃其有，則以道為身之妙用矣。

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

恃貴有己而為天下，非寄天下之要也。恃愛有己而為天下，非託天下

之要也。故不自大其貴，不自厚其愛，以其不能長且久故也，故曰若可寄若可託。言若則不可寄不可託之義也。

十四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

皆強名之也。以其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故也。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

視之不可見其形，聽之不可聞其聲，搏之不可得其實，其旨不二，義不可離，故曰混而為一。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皦，明白之稱也。昧，隱暗之稱也。

不皦謂道行於己，不自明其功也。不昧謂道施於物，不可隱蔽於其理也。

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

惚恍不可定名，與夷與希與微何有異哉。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不可致詰，故如是。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古之道，上文所載者是也。道則一也，無古與今，今之所為，雖與古異，豈容捨古之道哉。

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知物之本沖於道也，自古始若此。紀者，理之用也。知其古始，通其物理，道之妙也。

十五章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守道抱一，非衆人之所知，故能微妙玄通，不可容易以識之也。

夫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容：

顯教示信，若不強為之容，則恐來者不可學之。

豫若冬涉川，

豫，悅豫也。冬水定而無漂衝也。虞，故悅豫如冬涉川，心安利往也。

猶若畏四鄰，

猶，言也。言若畏四鄰，則左右前後無不從於道也。四鄰近於己，言必聞之，故若畏也。

儼若客，

欽其道之用也。

渙若冰將釋，

將，大也。道施不吝，期於必行，所以渙散及物，如冰之大釋也。

敦兮其若樸，

樸則純和未散之時也。敦，厚也。厚則不澆薄，故如樸。

曠兮其若谷，

曠，虛之義也。谷，幽深而有容故也。

渾兮其若濁。

不自分別能否善惡，若水之未清故也。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

濁不能久，靜之則濁者澄而清生。

安不可極，久而必動，動則事理叢出。皆自然之理也。

保此道者不欲盈。

盈，滿假之謂也。志自滿假，道隨而污，故不可盈。

夫唯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古人行道，其弊不生。今人若能如古，豈有新成之弊哉，恐其奉道之不至也。欲無弊者，其要在於不自盈而已。

十六章

致虛極，守靜篤。

致，至也。篤，厚也。虛極，道之本也。虛極無有，恐流於薄，故必守之以靜篤，此造道之妙旨也。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物極則復，復者自靜，故可以觀萬物復生於微。萬物雖多，安能離吾之道哉。

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

芸芸，衆多不齊也。根，本也。各復歸其根至於極者，皆如是而已。

歸根曰靜，

本自清靜，因物有遷也。

靜曰復命，

命所稟賦者也。

復命曰常，

稟賦各有定分，非常而何哉。

知常曰明。

明見道之用，理之順也。

不知常，妄作凶。

不知常則逆物理而亂其道之妙，非凶而何哉。

知常容，

安於本理，不復爭競，何有而不能容乎。

容乃公，

公者，不亂其物理，不私其己意，故能容。容者，至公之所在也。

公乃王，

王者尊崇，治天下之廣，當如道而已。

王乃天，

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唯王者堪之。

天乃道，

符合於天，則道無不備於動靜之間矣。

道乃久，

道之為用，無有窮已之時也。

歿身不殆。

止於一身者，在各能行其道者也，故

身雖歿而道未常歿也。身因道在，死而不亡，故曰不殆。

十七章

太上，下知有之；

淳和無為之時也，知者隨萬物以生。下其知者，各正性命，品物流形，正假強治，故曰下知有之。

其次，親之譽之；

情欲相生之時也，非教化則日有以亂，故親之欲其奉己，譽之欲其從己也。

其次，畏而侮之。

法令興行之時也，有畏在下之事也，有侮在上之事也。畏者避罪，侮者失正，非刑戮則不可以齊之也。

信不足，有不信。

情偽既生，各懷愛惡，信必不足，是以不信隨之。

猶其貴言。

言者不知，知者必默。信之不足者，其在貴言之喋喋乎。

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

功成者，萬物得以順成其性。事遂

者，萬物得以盡適其理。由下知有之，微妙玄通之所致也，故曰謂我自然。

十八章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情欲競生，是非淆亂之時也。仁義智慧，孝慈忠臣，強名之也，皆因情偽而起。情偽已萌，不得不如是也，故聖人保真養素，靜以鎮之，還淳反樸，以援天下之失道者。

十九章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棄，不用之義也。利百倍，則知止知足之所致也，百倍言其多也。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

若只言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絕巧棄利，則義不盡而文不足也。屬為民利百倍、民復孝慈、盜賊無有三事也，以此絕棄，屬彼三事，義彰而道存矣。

見素抱樸，少思寡欲。絕棄之幾要也。

二十章

絕學無憂。

世俗所知者，得遂其愛樂。其不知者，仰慕而學之。故欲心願止而不能，所以生憂多矣。絕學無為，然後可以全其道也。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學則云為不窮，絕學則清靜自足，如是則不如絕學也。故唯與阿，善與惡，同歸於一，強分別於其間者，則非也。唯阿其喻也哉。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所畏者，憂也。憂則損耗天真，故不可以不畏憂也。荒兮其未央哉。

荒者，未治之謂也。央，盡也。未治則未能盡其理、達其道，此所以歎之也。

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此因學而遂其愛樂之至也。

我獨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

畏憂而無為，如未萌知識之時。嬰兒無知無欲，孩則情欲已生，故喻以未孩矣。

乘乘兮，若無所歸。

乘乘，厚重之貌。守真抱樸，滿而不盈，豈非厚重之然哉。若無所歸，衆人之所不能見度也。

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

有餘，自盈滿者也。恃學而然，遺則常若不足，道之所貴也。

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

大愚不愚，其心至純，故白純純兮。

俗人昭昭，

自明也。

我獨昏昏；

藏其明也。

俗人察察，

自恃能為，不貴寬恕。

我獨悶悶。

無所用其能智也。

忽若晦，寂兮似無所止。

忽若則不可定求之謂也。以其不可

定求，故似無所止。

衆人皆有以，

以，用也，言學成而無不求其用者也。

我獨頑似鄙。

內藏其用，人莫易知，外視不能，故頑似鄙。

我獨異於人，

不同衆人之所學故也。

而貴求食於母。

求食則實其腹之謂也。於母則取義始生之道也。

二十一章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

孔德，上德也。容者，無所不含容也。從則不逆之至也。德之包含不離於道，非德薄之所能然也。

道之爲物，唯恍與惚。

恍惚，不可定名之謂也。

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此為道之要妙，非孔德者莫能知之。象也，物元精也，雖似有成，亦不可

以定名者也。

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以其精微不妄，故能取信於人。所以唯道是從者，信之至也。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名可名，非常名，故自古及今，名不可去也。

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閱，簡視也，如簡其物在目也。甫，美也。物得其道，則生死通塞，無不盡其美也。能致其衆美者，以孔德之容乃如是也。

二十二章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以爲天下式。

一者，不繁不亂，可以曲可以全，可以枉可以直，可以窪可以盈，可以弊可以新，可以少可以得，可以多可以惑。夫小者大之端，暗者明之敝，理當然也。故聖人抱一於數，則有增於象，則有容不自滿假，先見未萌。

天下若取以爲式，則人人合於道矣。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

此抱一之法式也。《書》曰：滿招損，謙致益。

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全因曲成，直因枉起之類，皆不爭之明驗也。天下衆人不知取與之大要，故莫能與之爭矣。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言可信之至也。曲不終曲，全不終全，隨曲隨全，唯道之妙。

全，隨曲隨全，唯道之妙。

二十三章

希言自然。

法出教彰，一言而悟，自然會道，豈喋喋之可用哉，故希其言也。言雖希而其理昭著，非自然而何？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飄風驟雨，喻以明其旨也。飄驟出於卒暴，人知風雨之至，何必終朝終

日之多乎？言以發明其道，言下有理，求則得之，何必多其言乎？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

言及於道，信道者同之。言及於德，信德者同之。言及於失，迷失者同之。亦自然也。

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

言不相異也。

信不足，有不信。

言亂而寡理，故人不之信。

二十四章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

力極而不可兼有，故跂不容立，跨不容行也。

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

亦不可以兼有也。夫玉在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如不自見而明，不自是而彰，不自伐而功，不自矜而長也。

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

有道者不處。

餘食贅行，以其不可長久也，其自明自彰自伐自矜之喻乎。物，汎言也。物由惡之，況有道者哉？故曰有道者不處也。

二十五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混成，大道之喻也。道無定象，天地有形，因道而生，故先天地之義昭矣。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

混成之時也，母取其始生萬物也。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

以其無實體不可以定名，故曰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也。大則無所不含容也，故總曰大。

大曰逝，

逝，往也。既大則往不一所，故總曰逝。

逝曰遠，

所往攸利行之，必遠及於物，故總曰

遠。

遠曰反。

遠必有極，極遠必反，盡物之變通，復歸於淳，故總曰反。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道者先天地生，故首言道大。天者輕清在上，重濁在下，樸散之所生，故次曰天大，又曰地大。王者稽至道之沖和，奉天地之生化，其大與天地等，故又曰王亦大。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二十六章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

重謂不妄動也，遷動則輕生。靜謂潤默合道也，捨靜則躁起。故道本無爲，契乎重靜。唯輕與躁，潜伏待時。根與君，言其所由興也。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喻其所重不失常也。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喻其安靜之得其所也。

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王者治天下之大，當守其重，處其

靜，以鎮輕浮，以杜僭躁，不可以欲之所縱，身之所貪，輕忽妄動而忘治天下之道，故歎以明之。

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輕則道教不遠，失於不密；躁則政教不詳，失於廣大。如是則奉上之道、御下之德不可保也。

二十七章

善行無轍跡，

內自施於心，外不彰其事，如無轍跡，莫能尋求此善行之要也。

善言無瑕謫，

教也可久，聽者獲全，瑕謫不興，千里之外相應，此善言之要也。

善計無籌筭，

得失隨事，成敗在心，籌筭繁多，何益智慧，此善計之要也。

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

關楗者所以為開閉之具也，無關楗，故不可開。譬如默運在心，言不出

口，欲窺其事、測其理，必不可得矣。

善結無繩約故不可解。

《易》曰：水流濕，火就燥。此善結

之至也。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心存救人，不限賢愚；心存救物，不限妍醜。此聖人常善之要也。

是謂襲明。

明則無不見於事理也。善行、善言、善計、善閉、善結，皆明者之所有也。

轍跡、瑕謫、籌筭、關楗、繩約，皆暗者之所恃也。襲則不遺忘於其心矣。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

資，取也。善人可法，故曰師。不善人可以鑒誠，善人亦取之，故曰資也。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

貴則有其善也，愛則喜於惡也，非大道之所可萌也。

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內識於心，外忘其跡，衆人見之，以為迷而不知，是大道之要妙。故曰雖知大迷，是

謂要妙。

二十八章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人莫不好為雄，雄則滿而招損。聖人知雄之不可好，故守其雌，以其柔而有容，與物無競。喻於谿者，容而不窮之義也。以為常德又不離異，還淳保素，歸類嬰兒沖和無為之時也。

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白黑成形，故以式言之。榮辱無實，故以谷言之。法必有盡，雖不差忒，亦不可至於窮竭之時，蓋守黑尚變通故也，故歸於無極。谷亦空而能容，能容恐其不久也，故常德乃足。樸則道未散之時也，故論雄雌則以嬰兒，論白黑則以無極，論榮辱則以樸，皆反本還元，未嘗須臾離於道也。

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

樸散為器，有用有形之至也。官長，治為器之主者。

故大制不割。

總其器之大小，任其才之長短，入用則合，任過則離，皆自然之道也，豈假聖人強力以割之哉。

二十九章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

《書》曰：宣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豈得已乎？

天下神器，不可為也。

言神器者不可測度其所用也，為之則小。苟道狹智窮，非神器之宜，故不可為也。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敗與失因有為，故執之所生矣。

故物或行或隨，或响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

各從物性，安於分定，因無為無執而然也。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此過常踰分之謂也。如是者何？由

為之執之，不知其要故也。

三十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佐，輔助也。輔助人主以治天下也，

當不以兵強。昔苗民逆命大禹，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是不以兵強者也。還，復也。兵雖殺害，不合

於義，人情血氣之所爭勝，故報讎伺隙，洗怨乘間，日往月來，未易休息，此好還之明驗也。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言兵強之害如此之甚。

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

善謂善佐人主者也。果，敢也，勝也，定也，剋也。果而已者，果敢為之也。果者何？不矜不伐不驕是也。

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強。

既不矜不伐不驕，而敵強失道猶甚，則當兵革以平治之，是不得已而用之也。雖以兵勝，不自以為強，濟之

以柔和，所以來遠而有容矣。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廣演其道之義也。壯則無以加益，故曰老。老則否於發生，故曰不道。不道則物無所依，故曰已。已，止息也。物無變通，遂至止息，則敗壞以隨之，非道之妙用也。

三十一章

夫佳兵，不祥之器^③。

佳，大也。祥，吉也。以其大而不吉，故有道者不處也。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左，陽也。右，陰也。陰非道用之所宜也。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

重言之者，明其實不祥，不可以為君子之器用也。

不得已而用之，恬惓為上。

此果而勿強者也。

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

兵必貴殺，非美事也。以為美者，違好生之德，張殘賊之跡，非君子之器明矣。

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

害人者，人必害之，其事好還，故不可得志於天下也。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則以喪禮處之。

此言不可就凶而捨吉。就凶於哀傷，哭泣從之，非人情所樂。今疊言之者，明其兵不可恃，其理必然故也。

三十二章

道常無名。

名不可定，非常名也。通變應用，不一其處，故曰無名。

樸雖小，天下不敢臣。

樸者，道未散之時也。未散則莫測其狀，故可以小言之。化及於物，廣大無所不被，故天下不敢臣。臣以喻下之義也。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如樸而守之，淳素不亂，萬物伏從其化，如道之妙也。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

均。

相和合之至也。甘露言至和之及於下也。人莫之令，非人力能強也。

自均則及物無偏無黨矣。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

天地既判，名從此制，必有資始。資生之繁，豈無名而可言乎？

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物既衆而名既多，在知止以御之。不知止則物窮而塞，所以危亡之幾生焉。

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川谷之所容江海，所潤於物，無纖毫之遺，故取以為喻。

三十三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智與力，行於外者也。明與強，行於內者也。明則省己無遺，強則進道有漸。

知足者富，

得一不求二，自足於心，所以為富不在多也。

強行者有志。

在心為志，強行大道亦在內，明非志而何哉。

不失其所者久，

得其所則安於道，安於道則可久矣。

死而不亡者壽。

死不可免，形氣斯盡，有生者之常也。其不亡者，因自知自勝，知足強行，不失其所而有存焉，此為壽之實也，非世人百歲之斯可同日而語也。

三十四章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人能弘道，道不離於人，取之則來，行之則是，不逆於理，故曰其可左右。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

不言己之能生也。

功成不名有。

不自有其成功也。

愛養萬物而不為主，

物由道生，不自為主，其施甚廣。

常無欲，可名為小。

無欲觀妙，乃道之幾。可名於小，其樸若全。

萬物歸之不為主，可名為大^①。

萬物歸己之恩，不自恃其功，沖而用之，物莫能測，故可名為大。

三十五章

執大象，天下往。

大象，大道之象也。執之則行之至也，非固執之謂也。天下從其不逆不忤也。

往而不害，安平泰。

從其象，順其化，故獲安泰而無危亡禍患矣。

樂與餌，過客止。

樂與餌，喻也，人之所共好者也。過客止，不敢以為主甚矣。過客雖止，明亦不可久也。

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

出口則言之詳也。假言以明道，明道必淳素為上，故淡乎不可以求其味也。

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用之不可既。

道非常道，名非常名，故明目聽耳者無所施其功矣。用本在心，化必及物，與道默運，豈有盡哉，故曰用之

不可既。

三十六章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張極者必歛，強極者必弱，興極則必廢，與極者必奪，皆自然之理也。聖人先見前知，因於明照，故曰是謂微明。微妙用明，無幽不睹，衆人之見難與雷同。

柔弱勝剛強。

古人有言：太山之雷穿石，覃極之統斷幹。亦自然之理也。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示人。

喻也。魚不可脫於淵，亦猶人不可離於道，一也。利器，以道為之者也。衆人諳於成事，固不可以淺近之跡示於人矣。

三十七章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萬物自化，故無不為，非道之自有為也。侯王，治天下者也。與道合契

則萬物各正性命，順而不逆矣。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

將，大也。欲無窮限，隨愛惡而生之，不鎮則易反終亂。樸，淳一不動之機也。上之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此鎮之之要也。無名之樸，亦將不欲。

無名之樸，不欲是也。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不欲者，不失本來清淨也。既清淨，則無濁惡之邪以及萬物也。

道德真經解卷上

①也：疑應作「之」。

②據通行本，此句之後有經文：域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

③據通行本，此句之後有經文：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④據通行本，此句之後有經文：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道德真經解卷下

丞議郎陳象古解

三十八章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不德者謂不自矜其德，故人仰其德而歸之。不失德者謂自矜其德而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故人觀其所為而輕之，安可更以德言哉。《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又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默運元化，包藏在心，物順其理，不假自為，以彰於外，是無所為者也。下德為之而有以為。

以其不失德，故為之以為累，道數不遠，智慧不明故也。

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仁者好生惡殺，其施設已及於萬物

也，故曰為之。不自矜憍，化行被物，不見其跡，故曰無以為。義謂裁斷取與合宜以是之，故義之及物，是為之而有以為也。

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仍，重也，頻也。禮以治人，使人服禮，中禮則是，不中禮則非，是非必爭，不應外教，唯威能整，故曰攘臂而仍之。重則不一，頻則不苟，必使之從禮，則失自然之道也。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道全則德與仁義禮可包而一之。今失道則事以類分，則德見而獨行，有為有用，理非自然，故德失則求之於仁，仁失求之於義，義失求之於禮。派別既異，就薄轉多，雖欲一之，固不可得，故曰禮者忠信之薄亂之首也。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

前識者謂事前之知識也。識其終善而行之，如草木之英，是道之華見於

外也。暗於終惡而行之，亦不可掩，故曰愚人之始也。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

厚者，無踰於道也。薄者，下德也，仁也，義也，禮也。實者，內之所施，沖和之道也。華者，外之所施，常行之事也。無為清靜，何假於華，故處厚處實矣。

故去彼取此。

彼謂下德上仁上義上禮。此謂大道上德。以理觀之，其去取者豈可以亂乎。

三十九章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其致之。

一者，大道之妙用也。致，至也，至其妙用之理也。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蹶。

裂則不全，發則不靜，歇則不久，竭則易崩，滅則不繼，蹶則不安，皆失道所致也。

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

物理相續，其勢然也。

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邪？非乎？

是用賤下之道者也。自謂孤寡不穀，謙之至也。《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非乎者不可以為非也。

故致數輿無輿。

上古聖人觀轉蓬，始以為輪，輪行不可載，因物生智。後為之輿，用輿以載物，物至則捨輿，雖數輿不一，輿豈自矜其用乎，競無輿也。王侯之功，濟物者甚大，自謂孤寡不穀，輿無輿何以異哉。

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碌碌，玉之美容也。落落，石之美狀也。雖外見其美，而內無變通以濟

之，故不欲如玉石之有外容狀也。

四十章

反者道之動，

物極則反，道非隨物而極，故知為道之動。

弱者道之用。

道之行也，與物無競，知雄守雌，故知為道之用矣。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生則為有，不生則無，利害相因，存亡相繼，唯反者弱者理契於無。

四十一章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信悟之至也。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信不厚而悟未至也。

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

不信不悟，理故如是。

建言有之；

有所據也。

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

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

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

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

外跡淺近，內融幾微，知幾守微，故不可測。

夫唯道，善貸且成。

貸則假於物而不窮，成則全其妙而不敗矣。

四十二章

道生一，

一謂璞之始也。

一生二，

天之體也。

二生三，

地之形也。

三生萬物。

天地既判，萬物遂生，情欲之繁，不能守一矣。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陰陽，道之妙用也。負則在外，抱則在內，沖而用之，不失其和者也。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

稱。

沖和之至也。

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道之所在，不可測度，損益盈虛，相續不已。

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

言其教有所始，有所起，教以沖氣為和也。義，宜也。我，道之所在也。

人用其教，亦由我隨物宜而教之也。

強梁者，不得其死。

強梁則不任自然也，非沖和之妙用也。不得其死則不復能全其生理者也。

吾將以為教父。

凡稱父母者，皆喻其始生之義也。以為教父，本其教興之始也。

四十三章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道性虛無微妙，可不謂之柔乎？與物無競，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可不謂之堅乎？

無有入於無間，

無有，妙用之道。無間，無所不通，不可隔塞也。妙用道行則通變不測，可以全微妙之理矣。

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

無為之益，達道者覺之，非衆人之易悟也。

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語》曰：天不言而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故及者少也。

四十四章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

名者，道之華。貨者，道之妄。得者，道之累。身者，道之本。有身則可以視教行道，故名不親於身，貨不多於身，得不安於亡也。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恐失其愛者，必耗散其精。恐失其藏者，必心常不足。故有大費之悔，厚亡之憂焉。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知足則不甚愛也。知止則不多藏也。契道合教，雖不欲長久，其可得乎？

四十五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沖，其用不窮。

若缺、若沖，不自滿假之謂也。如是則不弊不窮可見矣。

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

屈則不直，拙則不巧，訥則不辯。直有時而彰，巧有時而行，辯有時而設。聖人深於道妙，藏用待時，故能如此。

躁勝寒，靜勝熱，

必然之理也。

清靜為天下正。

清靜，無為之所致也。我無為而民自正，故清靜可為天下正矣。

四十六章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有道者以清靜為用，心存不爭，故却走馬。天下無事，人悉好生，故可以糞田疇，美土疆，以自足食而實其腹也。無道則嗜欲共興，處於必爭之地，大則兵戈以相好勝，故戎馬生於郊，以其不捨鬥亂也。

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

可欲者，以名為親者也。不知足者，以貨為多者也。欲得者，以得為病者也。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知足者，有一而不望二，有少而不望多，外境紛紜，內明了悟，一與少猶之以為累，況不足乎？故知足者常足矣。

四十七章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聖人得一以為天下正，故不假戶牖而所知所見愈遠矣。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耳目之所接者有渥，故曰彌少。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道博者知其行之動止，見其名之孚偽，諳其成之大小，所以不待自行而知，不待自見而名，不待自為而成也。

四十八章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

學者有漸，從少至多，故曰有益。道

成則藏其用，祕其明，故曰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

虛無清淨，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故不畏損。損而至於無為，是道之微妙也。無為而無不為，如損之而無所損也。

四十九章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

因物有治，隨事而教，故無常心。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言均一，無愛惡也。有德之善，有德之信，故不分別而天下以為善，以為信。

聖人在天下慄慄，為天下渾其心。

慄慄，思懼貌。《易》曰：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以百姓心為心者，不自明其心之所能也。渾則與百姓外同其跡而內異也。

百姓皆注耳目，

信順懷仰之至也。百姓日用而不知，故注耳目而未知心之淵默矣。

聖人皆孩之。言百姓隨教順治，未有所能，如孩童之就乳不難率也。

五十章

出生入死，

萬物出則生，入則死，自然之道。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言其類異而事不異也。

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

言不出於生死之徒也。

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物性本不生不死，專用死以為死，是故以生為生，隨生而死，隨死而生，是厚於生也，故曰生生之厚。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

不生不死，內明常存，外境之來，於

我何有。故兕虎甲兵無所能及矣。

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以其不生，故無死地。玄機妙理，悟

者知之。

五十一章

道生之，

大道也，始於道也。

德畜之，

上德也，善於容物，故歸於德。

物形之，

能生而在地各自成形。

勢成之。

順於生畜，賦分類聚。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由道而生，仰德之育，故有尊貴之常。

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

天下之所尊貴者，官爵而已。道德無形，人莫能爵之，是不可以名之義也，如是則出於自然。

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

皆自然之常理也。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不自有其功之至也。

是謂玄德。

不可以測度故也。

五十二章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

始於道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

三，三生萬物，故曰為天下母也。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

萬物本道而生，得其母之義也。見

萬物已生之衆，是知其子之義也。

萬物有窮盡之時，而人道無休息之理，是復守其母之義也。如是則沒身，豈有危殆以相及乎。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

塞其兌者，欲心不興於內也。閉其

門者，羣邪自施於外也。勤，勞也。

不勞苦而可保淳和之道。

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開其兌者，道不全也。濟其事者，施

為不窮也。不可救者，入患難而不

復安強矣，故曰不救。

見小曰明，

常人忽於小而重於大。干雲之木起

於葱青，千里之塗始於足下，此見小

之義也。預識先知，非明而何。

守柔曰強。

揉曲木者不累日，銷金者不累月，此

柔弱勝剛強之義也。

用其光，復歸其明。

光者，照於外者也。明者，內自照者也。用其光則知其子是也，歸其明則復其母是也。

五十三章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

介，大也。大有知則知其道之要妙，

故能行於大道。

唯施是畏。

畏其亂得失，迷善惡，以施及於萬物

也。

大道甚夷，

舉道之要以明非道。

民甚好徑。

不任自然，務敏於得，故好徑捷之跡

形焉。

朝甚除，

除其荒穢以尚嚴整也。

田甚蕪，

禾稼盛之義，如蕪生焉，非荒蕪之蕪

也。

倉甚虛。

上下足食，無掊剋聚斂之事，非空虛之虛也。

服文彩，

文事之飾也。

帶利劍，

武事之備也。

厭飲食，

無饑饉也。

財貨有餘。

無窮乏之憂也。

是謂盜誇，非道也哉。

務於好徑，至於財貨有餘，不任自然者多矣。失道之甚如盜者之相誇，不足貴也，故曰非道也哉。

五十四章

善建者不拔，

謹其始也。

善抱者不脫，

保其成也。

子孫祭祀不輟。

不拔不脫之至也。

修之身，其德乃真；

德，上德也。真則不妄，信於下也。

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以其全真，故有餘以及於家。以其有餘，故能長以及其鄉。以其可長，故為豐厚以及於國。以其遂豐，故普遍行於天下。是善建不拔之明驗也。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

見治身之道則知治己之身，見治家之道則知治己之家，見治鄉之道則知治己之鄉，見治國之道則知治己之國，見治天下之道則知治己之天下，不拔不脫由此可明矣。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用此觀身觀家觀鄉觀國觀天下之道矣。

五十五章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上德之人也。赤子，嬰兒之異名也。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無恐懼之心，不傷於物，至誠所在，物亦知之，故不加害。

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嘎，和之至。

握固則無所欲得而自執也。峻作則不因有為而自動也。號而不嘎，其本固也，非精與和之至而何哉？知和曰常，

知此和之至，可以常行而不離。知常曰明，

知此常之義，復歸其明不難也。

益生曰祥，

保此常，守此明，日益日生至於盛大，無凶咎也。

心使氣曰強。

不求外助，內保久長，氣與道俱，不強何待。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物有成形，老必及之，不知變道，非道之用。已，止也。止而至於敗，微妙何容焉。

五十六章

知者不言，

默運元機，物隨以化，家至戶曉，事有窮時，故不在於言。

言者不知。

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數寸爾，何足以美七尺之軀哉？故言者非知之要也。

塞其兌，

內藏其明。

閉其門，

外杜其邪。

挫其銳，

知進退。

解其紛，

順而不亂。

和其光，

不自顯。

同其塵，

不自異。

是謂玄同。

玄則微妙，同則均一。

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

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

親疏利害貴賤，此之所重，衆人之所分別者也。大道所在，名非常名，不可見其形，不可聞其聲，況可得而親疏利害貴賤乎？

故爲天下貴。

貴，重其道也，天下無能踰之者。

五十七章

以政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政，正也。奇，不正也。正如表之端而曲不用也。兵尚詭詐，如守東擊西，正不可行也。正與奇有而用無形，如無事以取天下。有事則愛偏，愛偏則人悉不與。人猶不與，況天下乎？

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

以此無事為要妙也。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亦自然之理也。多忌諱則失取捨之和也。多利器則權在下也。多技巧

則蕩心之所生也。滋法令則敝倖之興不可革也。

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

內自足也。

我好靜而民自正，

不妄貪求，率歸寡欲。

我無欲而民自樸。

嗜欲不生，保真守素，反道之始，故曰樸。

五十八章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

悶悶，如無所能也。淳淳，如無所知也。道本無為，故貴如是。

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察察則無所能容也。缺缺則無所能完也。失道之妙，故致如是。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

樂極則悲，否極則泰，非一日也。明有是理，人不究尋，強欲反禍，強欲祈福，是謂不知其極致也。

其無正邪？

言物未嘗不存於正道也。

正復爲奇，善復爲妖。

復，反復也。迷而不復，捨爾元龜，將獲其凶，豈止於奇妖乎？

民之迷，其日固久。

歎其甚而不知止息也。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剝，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自足於內，與道同和，不假外飾之繁，以汙其真實之理也。

五十九章

治人事天，莫若嗇。

嗇謂愛而藏之。聖人嗇於道，小人嗇於財。

夫唯嗇，是謂早服。

以其能嗇，可謂上德，故人競懷服而恐其後矣。

早服謂之重積德。

不矜己能，德乃轉盛，故曰重積德。

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沖和內融，自無不足，故無不克。所克無遺，不見涯涘，故莫知其極。移

之治人，與道人契，物無不歸，故可以有國。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母者，始生之義也。用嗇積德是治國之所宗，如是而不保長久者，未之有也。

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根蒂喻其不可離二也。長生久視非寂滅無為之旨也。

六十章

治大國，若烹小鮮。

割烹有理，小大何殊。見理知機，政治爲易。

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

各安其分，名存用密，無妄禍福，是謂不神。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

無可傷之隙故也。

非其神不傷民，聖人亦不傷民。

民循道化，口無擇言，身無擇行，皆因聖人以道蒞之，鬼神依人而止，故無所用其神矣。

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感通之道，雖木石猶行，況於鬼神乎？以神守其靈，我保其德，相與全道，是謂交焉。

六十一章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

下流者，柔和接物，不視剛強，滔滔其勢，不逆不窮。交謂交結而附於己者也。

天下之交牝。

柔和之喻也。

牝常以靜勝，

得柔和之要也。

牡以靜爲下。

用牡者常以靜爲下，靜爲下則天下之交至焉。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

俱以靜勝然也。謂小國不治，大國取以治之，大國不治，小國取以治之，不限大小，惟道是尊，非私其人而取其境土也。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其歸一揆，自

然之道，不出其下矣。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

兼，育人有義。入，事人有禮。事人則己為下矣。

兩者各得其所，故大者宜為下。

大國恃強，鮮能下下。今獨言大者宜為下，將明其大者所難行也。

六十二章

道者萬物之奧，

奧，深奧也。深奧則無名可稱，無跡可尋，非淺近之類。

善人之寶，

珍寶，人之所藏，是以為喻也。

不善人之所保。

得之則生，不得則死，故得安焉。

美言可以市，

聞而從之者衆也。

尊行可以加人。

人所欽仰，故不厭焉。

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棄人則道不行，道不行則教不興，故不可棄也。

故立天子，置三公，

言其用教之至大也。

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拱璧駟馬，雖禮之貴，用畢則已。備禮之物，物無變通。三公坐而論道，

元化莫窮，以治於民，民咸受賜，故璧馬與道不可同日而語也。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不日求而得，有罪以免邪？故為天下貴。

行之即是，故不日求。與理合宜，故

非有罪。道本如是，故天下貴之。

六十三章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

為無為則所為不礙也。事無事則事

不復因也。味無味則其味不爽也。

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不知其要，流

散無窮。

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大小多少，總而言之，包括其不一也。報怨以德，柔和清靜，不懷惡

意，道之妙用也。

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

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易者難之基，細者大之本，故難易之相尋，大小之相續，如循環之無端。

聖人知其然，信其理，故保小守下而已。

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

亦自然之理也。為先言圖難於其易，難事必作於易，恐人以輕易自

處。故今言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明其事有漸也。

是以聖人由難之，故終無難。

知難之道，慎終如始，難不能阻其妙用，故終無難。

六十四章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

為之於未有危，未有跡之時也。

其脆易破，其微易散。

治之於未亂也。

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用力少而見功多也。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

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言有之與亂從微至著也。

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極力有爲，爲極必敗；極力以執，執多必失之也。

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明上義也。

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

愚者諳成事，智者睹未萌。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常情淺見，故成敗如是焉。

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持盈守成，可保長久，故無敗事。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

難得之貨，欲之大者。欲不欲，則無欲之至也。

學不學，

道被德廣，無所可學也。

復衆人之所過，

復，反也。反衆人之所過，不與衆人同過也。

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輔萬物之自然，不專於己之力也。不敢爲，所以顯輔之道也。

六十五章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愚者無所知識，明者智識務多。智識相競，背德違道，非善爲道者之所宜也。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已爲難治，因自用其智識，況復明之，以助其亂。

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用智則失其自然，故喻之以賊。治物有理，濟以變通，何禍之有。

知此兩者亦楷式。

不可渝也，古今同然，蓋取楷式以爲之喻。

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雖云楷式，無狀可見，故曰玄德深矣遠矣。物之趨利，巧偽並生，道本自然，故與物反。反其物之失道者，順之至也，無不順者，故曰大順。

六十六章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

故能爲百谷王。

喻也。江海處於低下，大而有容，衆流歸之，故在百谷之上。

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

孤寡不穀，以言下之也。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以身役之也。

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道德深邃，不可得以輕重，不可得以加害也。處上無自崇大之意，處前有容於後人，故重害遠矣。

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樂推不厭，因不重不害之所生也。輕重灾害猶不可及，況於爭競乎。

六十七章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

肖，似也，似前人也。世俗衆人之所見，謂以強治之也，言不似前人有爲顯跡以治天下也。

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大道不可測，衆人不能知，不能見，故似不肖。我道肖似前人以道治天下者也，故曰若肖久矣。理密言玄，故曰其細。

我有三寶，保而持之：

不可須臾離也。

一曰慈，

謂愍天下之失道者。

二曰儉，

嗇之至也。

三曰不敢爲天下先。

如江海之善下也。

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其器長。

道之用，理之然也。

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

獨任貪強，行及於亂，人悉不與，死可立而待也。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

言慈之爲道，無施不可也。

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合天德也，天之道亦以慈爲大。

六十八章

善爲士者不武，

以柔和行之也。

善戰者不怒，

以仁義勝之也。

善勝者不爭，

爭則不足，故勝在不爭也。

善用人者爲之下。

推美遜德，人必歸之。

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得道之至也。己有不爭之德，人有

奉己之力，天法道而行，聖人法天而治。極，中也，大中之道也。

六十九章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

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不敢爲主而爲客，言禍亂不從己生也。

不敢進寸，無妄動也。不敢退尺，果

於禦亂也。

是謂行無行，

行不自我始也。

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

皆行無行之類也。

禍莫大於輕敵，

不敢進寸，不敢退尺，豈輕敵之有焉。

輕敵則幾喪吾寶。

喻也，以慈爲寶也。

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戰而不怒，仁義隨之，固可取勝。漢高祖素服軍門，能奉義帝，哀之至也。

七十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人能崇道，非道崇人。易知而不能知，易行而不能行，所以歎之也。

言有宗，事有君。

宗、君，強名也，在知其要而已。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

因其無知，故不知道之妙。

知我者希，則我者貴。

既知我者希，容有知者而以為楷式，是可貴也。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喻也。被褐則不自顯其美，以略外相也。懷玉則內自視其真，以全內境也。

七十一章

知不知，上。

知道之沖，謙虛不足，猶為不知，知之上也。

不知知，病。

實不知而強知，穿鑿其義，失於自然，是以為病。原憲曰：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知不知道為病，能求知道以除其不知道之病，故無病可及，所以不病矣。

聖人不病，

知道之要，故不病也。

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亦由知不知道之病，教使除不知道之病故也。

七十二章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

非常人所用之威，捨聲色刑罰者也。道唯貴知，不知則亂倫理，取戕賊，是大威存乎其中矣。民不畏人而畏道，故曰大威至也。

無狹其所居，

狹其所安，則道不廣矣。

無厭其所生。

所生益得以顯道，故不可厭其所生矣。

夫唯不厭，是以不厭。

以其不厭道，故不厭所生。樂之在內，豈有厭哉。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

詳於內而略於外也。

故去彼取此。

去彼自見自貴而取不厭之道也。

七十三章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知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

勇於敢是害也，勇於不敢是利也，皆失其沖和之妙用也。天之所惡，與道違也。孰知其故，迷於敢不敢，不知其故如何耳。

是以聖人猶難之。

亦不能勇於敢不敢也。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繾然而善謀。

天法道，故如是。

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網以喻夫包籠萬物也。恢恢，大之貌也。大則難密，體雖不密，而應乎物如影響然，不可言其有失也。

七十四章

民不畏死，

捨安就危，日以為務，知進不知退，同類相推，俱入禍門，豈畏死乎。

奈何以死懼之。

見死在前，觸冒為之，是以不懼。

若使人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畏死懼殺則為惡者悛，輕死慢殺則為惡者如舊，又何益於教化哉？奇，邪也。今以其不畏死，故不敢任殺。常有司殺者殺。

惡盈罪見，司殺者主之，殺之足以懲勸。

代司殺者，是謂代大匠斲。

喻也。大匠有繩墨，有利器，不妄雕斲，故能使物成其器也。

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傷手則不得其法者。代司殺者殺人，如代大匠斲木器，必不成而又有所傷害也。

七十五章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

不知予之為取，聚斂大行，民食不足，於是乎飢。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有為之甚者，民興敝倖以逃其刑，情偽百端，於是乎難治。

人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

迷於愛欲，忘其患苦，衆人之情也。

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

無以生為，道之妙也。任理自然，不强其物，故賢於貴生，得其道者也。

七十六章

民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

性靜忘情，樸素可保長存，情欲漸

盛，不畏死亡，故曰生柔弱而死堅強也。

萬物草木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

生甲葱青，觸物則折，貪生務長，力極數窮，必致枯死，亦有性焉，與人同也，故曰生柔脆死枯槁也。

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

情欲盛者，必與人爭；支幹大者，必膺人用。柔弱柔脆，人不競之，工不取之，故死生之境異矣。

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

兵強而極，易見必敗，故曰不勝。木強而極，易見枯槁，故曰則共。謂共同其枯槁，皆自然之理也。

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強大無容，極則易喪，處下之道，可保長久。柔弱有容，未至極致，人悉與之，處下之益，萬物皆然。

七十七章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

此張弓之勢，冲而用之不盈者也。

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

稱物平施，故如是。

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言貪求之無厭，損至和之妙用也。

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

道用廣大，利物不窮，是常有餘能奉天下矣。

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不處，

此有餘之玄機也。

其不欲見賢。

恃其為，處其功，則見其賢矣，非聖人得道之宜也。

七十八章

天下至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

水之為功，善利萬物，入汙流下，非

柔而何。攻堅強者恃力違順，故不

能勝水之柔也。無以易之，其理自

然，不可改易。

故柔勝剛，弱勝強，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水，衆人之所見，非難知之物也。莫

能行則信道不明，崇道不篤也。

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

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

言含垢納汙不窮，則信道行德愈大，天下之所與也。

正言若反。

似反於正也。受垢為社稷主，受不祥為天下王，以言觀之則似非正，以理觀之則至正矣。

七十九章

和大怨，必有餘怨，

有怨不如無怨，和怨非強力不可，故有怨生怨，所以有餘怨也。

安可以為善？

非善之善也。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左契，衆人之所不能見者也，亦抱陽之義也。左契用則人必從之，故不必責於人而後成其道也。

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

左契，上德者之所執也，上德存則契於道，無上德則無契，故曰徹。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謂善於行道之人也。

八十章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寡，少也。民寡則所用不多，貪欲不競，可以似道之妙，全真反素。什伯

之器非全不用，不爭用之也。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人各自足以全生意，故重其死。少欲寡求，不必遠就其利故也。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寡欲易足，物共不爭，故舟輿可閑，甲兵可偃。結繩之政，上古民淳之時所行，今復結繩，全真反素之驗也。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易自足也。

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言其不為荒僻不治也。

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各不貪求，淳淳之至使然也。

八十一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言以顯教達理，豈拘以美惡哉。飾

美其言，未必誠實，取信則難矣。善者不辯，辯者不善。行著於前，不假膚說。膚說既盛，豈善之善哉。

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心知在內，無所不通，自顯其博，博豈誠然，不知之嫌，因是而有。

聖人不積，立教顯理，未常不與人同，道豈獨藏積於己乎。

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明達識通，道大德廣，教人猶己，如江海之源，不患不有不多矣。

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天道聖人，其施一也，利於物性，為於物始，不害不爭，乃全妙用矣。

道德真經解卷下

(劉固盛點校)

013 宋徽宗御解道德真經

經名：宋徽宗御解道德真經。
四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
洞神部玉訣類。

宋徽宗御解道德真經卷之一

道經上

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心之所自得。道者，亘萬世而無弊。德者，充一性之常存。老子當周之末，道降而德衰，故著書九九篇，以明道德之常，而謂之經。其辭簡，其旨遠，學者當默識而深造之。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無始曰道，「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又曰道不當名，可道可名，如事物焉，如四時焉，當可而應，代廢代興，非真常也。常道常名，自本自根，未

有天地，自古以固存。伏羲氏得之，以襲氣母，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道常無名，天地亦待是而後生，《莊子》所謂生天生地是也。未有天地，孰得而名之？故無名為天地之始。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故有名為萬物之母。

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莊子》曰：建之以常無有。不立一物，茲謂之常無。不廢一物，茲謂之常有。常無在理，其上不曠，天下之至精也，故觀其妙。常有在事，其下不昧，天下之至變也，故觀其徼。有無二境，微妙寓焉。大智并觀，乃無不可。恍惚之中，有象與物。小智自私，蔽於一曲，棄有著空，徇末忘本，道術於是乎為天下裂也。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道本無相，孰為微妙？物我同根，是非一氣，故同謂之玄。世之惑者，捨

妄求真，去真益遠，殊不知有無者，特名之異耳。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素問》曰：玄生神。《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妙而小之謂玄，玄者天之色。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玄之又玄，所謂色色者也。玄妙之理，萬物具有，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處，人之所以靈，百物之所以昌，皆妙也，而皆出於元，故曰衆妙之門。孔子之作《易》，至《說卦》然後言妙，而老氏以此首篇，聖人之言，相為終始。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

道無異相，孰為美惡？性本一致，孰為善否？有美也，惡為之對，故曰：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有善也，不善為之對，故曰：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世之所美者為神奇，所惡者為臭腐，神奇復化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則美與惡奚辨？昔

之所是，今或非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則善與不善奚擇？聖人體真無而常有，即妙用而常無，美惡善否，蓋將簡之而弗得，尚何惡與不善之能累哉？

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

太易未判，萬象同體。兩儀既生，物物為對。此六對者，群變所交，百慮所生，殊塗所起，世之人所以陷溺而不能自出者也。無動而生有，有復歸無，故曰有無之相生。有涉險之難，則知行地之易，故曰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若尺寸是也。高下之相傾，若山澤是也。聲舉而響應，故曰音聲之相和。形動而影從，故曰前後之相隨。陰陽之運，四時之行，萬物之理，俄造而有，倏化而無。其難也，若有為以經世。其易也，若無為而適己。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天之自高，地之自下，鼓官而宮動，鼓角而角應，春先而夏

從，長先而少從，對待之境，雖皆道之所寓，而去道也遠矣。

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

處無為之事，《莊子》所謂無為而用天下也。行不言之教，《易》所謂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也。為則有成虧，言則有當愆，曾未免乎累，豈聖人所以獨立於萬物之上，化萬物而物之所不能累歟？

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萬物并作，隨感而應，若鑒對形，妍醜畢現。若谷應聲，美惡皆赴，無所辭也。故曰：作而不辭。自形自化，自生自色，各極其高大，而遂其性，孰有之哉？故曰生而不有。整萬物而不為戾，澤及萬世而不為仁，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為巧，故曰為而不恃。四時之運，功成者去，天之道也。聖人體之，故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認而有之，亦已惑矣，故曰功成不居。有居則有去，古今是也。在己無居，物莫能遷，適來時

也，適去順也，何加損焉？故曰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不尚賢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

尚賢則多知，至於天下大駭，儒墨畢起。貴貨則多欲，至於正晝為盜，日中穴阨。不尚賢，則民各定其性命之分，而無所夸跂，故曰不爭。不貴貨，則民各安其性命之情，而無所覬覦，故不為盜。《莊子》曰：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旅獒》曰：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人之有欲，決性命之情以爭之，而攘奪誕謾，無所不至。伯夷見名之可欲，餓於首陽之上。盜跖見利之可欲，暴於東陵之下。其熱焦火，其寒凝冰，故其心則憤亂僨驕，而不可係道。至於聖人者，不就利，不違害，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則孰為可欲？欲慮不萌，吾心湛然，有

感斯應，止而無所礙，動而無所逐也，孰能亂之？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

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

谷以虛故應，鑿以虛故照，管籥以虛故受，耳以虛故能聽，目以虛故能視，鼻以虛故能嗅。有實其中，則有礙於此。聖人不得已而臨莅天下，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因其固然，付之自爾，何容心焉？堯之舉舜而用鯀，幾是矣。心虛則公聽并觀，而無好惡之情，腹實則瞻足平泰，而無貪求之念，豈賢之可尚，貨之足貴哉！聖人為腹不為目，腹無擇而容故也。志者心之所知，骨者體之所立。志強則或殉名而不息，或逐貨而無厭，或伐其功，或矜其能，去道益遠。骨弱則行流散徙，與物相刃相靡，胥淪溺而不返。聖人之志，每自下也，而人高之。每自後也，而人先之。知其雄，守其雌，知其榮，守其辱，是之謂弱其志。正以止之，萬

物莫能遷。固以執之，萬變莫能傾。不壞之相，若廣成子者，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是之謂強其骨。《莊子》曰：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聖人之治，務使民得其性而已。多知以殘性命之分，多欲以汨性命之情，名曰治之，而亂孰甚焉？故常使民無知無欲。

使夫知者不敢為也。

辯者不敢騁其詞，勇者不敢奮其伎，能者不敢矜其材，智者不敢施其察，作聰明，務機巧，滋法令，以蓋其衆，聖人皆禁而止之。此所謂使夫知者不敢為也。九官咸事，俊乂在服，豈以知為鑿也。行君之命，致之民而已。

為無為，則無不治矣。

聖人之治，豈棄人絕物，而忽然自立于無事之地哉？為出于無為而已。萬物之變在形而下，聖人體道，立乎萬物之上，總一其成，理而治之。物有作也，順之以觀其復。物有生也，

因之以致其成，豈有不治者哉？故上治則日月星辰得其序，下治則鳥獸草木遂其性。

道冲章第四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

道有情有信，故有用；無為無形，故不盈。經曰：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萬物之理，偏乎陽則強，或失之過。偏乎陰則弱，或失之不及。無過不及，是謂冲氣。冲者，中也，是謂大和。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取之，不足者予之，道之用，無適而不得其中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道之體，猶如太虛，包裹六極，何盈之有？

淵兮似萬物之宗。

《莊子》曰：鯢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虛而靜，不與物雜，道之體也。惟虛也，故群實之所歸。惟靜也，故群動之所屬。是萬物之所係，一化之所待也。故曰似萬物之宗。然道本無係，物自

宗道，故似之而已。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

銳則傷，紛則雜，挫其銳則不爭，解其紛則不亂。和其光，莊子所謂光矣而不耀也。同其塵，莊子所謂與物委蛇而同其波也。內誠不解，形謀成光，而舍者與之避席，豈和其光之謂歟？飾智以驚愚，修身以明污，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豈同其塵之謂歟？聖人挫其銳，則處物不傷物，物莫之能傷也。解其紛，則不謀焉用智？不斲焉用膠？萬物無足以饒其心者，若是則無泰色，無驕氣，和而不流，大同於物，以通天下之志，無入而不自得也。

湛兮似或存。

心若死灰，而身若槁木之枝，泰定之中，天光自照，昏然若亡而存，油然而不形而神，此其道歟？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象者，物之始見。帝者，神之應物。物生而後有象，帝出而後妙物。象帝者，群物之始，而道實先之。《莊

子》所謂神鬼神帝，生天生地是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有乎出而莫見其門，孰知之者？故曰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天地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恩生於害，害生於恩，以仁為恩，害則隨至，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輔其自然，無愛利之心焉，仁無得而名之。束芻為狗，祭祀所用，適則用之，過則棄之。彼萬物之自生，百姓之自治，曾何容心焉？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

橐籥虛而能受，受而能應，故應而不窮。有實其中，則觸處皆礙，在道為一偏，在物為一曲。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虛己以游世，則汎應而曲當，故曰虛而不屈。迫而後動，則運量而不匱，故曰動而愈出。聖人出，應帝王，而無言為之累者，此也。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籥虛以待氣，氣至則鳴，不至則止。聖人之言似之。辯者之囿，言多而未免夫累，不如守中之愈也。慎汝內，閉汝外，收視反聽，復以見天地之心焉，此之謂守中。

谷神章第六

谷神不死，

有神則有盛衰，有數則有成壞，形數具而生死分，物之理也。谷應群動而常虛，神妙萬物而常寂，真常之中，與道為一，不麗於形，不墮於數，生生而不窮，如日月焉，終古不息，如維斗焉，終古不忒，故云不死。

是謂玄牝。

萬物受命於無，而成形於有，谷之用無相，神之體無方，萬物所受命也。玄者天之色，牝者地之類，萬物所成形也。谷神以況至道之常，玄牝以明造物之妙。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莊子》曰：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而見之者，必聖人已。故於此明言玄牝之門，

是謂天地根。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物與天地，本無先後，明大道之序，則有天地，然後有萬物。然天地之所從出者，玄牝是已。彼先天地生者，孰得而見之？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不知其盡也。夫是之謂綿綿若存。茫然天造，任一氣之自運，倏爾地化，委衆形之自殖，乾以易知，坤以簡能，非力致也，何勤之有？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天穹隆而位乎上，經為日月，緯為星辰，而萬物覆焉。地磅礴而位乎下，結為山嶽，融為川澤，而萬物載焉。萬物覆載於天地，天地無心於萬物，故天確然而常運，地隤然而常處，所以能長且久也。天地有心於生物，則天俄而可度，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測，其載物也薄矣。若是則有待也，而生烏能長生？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天運乎上，地處乎下，聖人者位乎天地之中。達而為三才者，有相通之用。辯而為三極者，有各立之體。交而為三靈者，有無不妙之神。然則天地之與聖人，咸得乎道，而聖人之所以治其身，亦天地已。故此章先言天地之不自生，而繼之以聖人不自有其身也。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是謂後其身。後其身，則不與物爭，而天下莫能與之爭，故曰後其身而身先。在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外死生，遺禍福，而神未嘗有所困也，是謂外其身而身存。夫聖人之所以治其身者如此，況身外之事物乎？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體性抱神，以游世俗之間。形將自正，物我為一，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此其效歟！

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

道者為之公，天地體道故無私，無私故長久。聖人體道故無私，無私故常存。自營為私，未有能成其私者也。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莊子曰：離道以善，善名既立，則道之體虧。然天一生水，離道未遠，淵而虛，靜而明，是謂天下之至精，故上善若水。

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所惡，故幾於道。

融為雨露，萬彙以滋。凝為霜雪，萬寶以成。疏為江河，聚為沼沚，泉深海大，以汲以藏以裕。生殖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以利萬物，孰善於此？善利萬物，萬物蒙其澤，受其施，而常處於柔弱不爭之地，納污受垢，不以自好，累乎其心，故於道為近。幾，近也。

居善地，

行於地中，流而不盈。

心善淵，

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

與善仁，

兼愛無私，施而無擇。

言善信，

避礙而通諸海，行險而不失其信。

政善治，

污者潔之，險者夷之，順物之理，無容心焉，故無不治。

事善能，

因地而為曲直，因器而為方圓，趣變無常而常，可以為平，無能者若是乎？

動善時。

陽釋之而泮，陰凝之而冰，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動而不括，宜其隨時而已。

夫惟不爭，故無尤矣。

聖人體道則治身，惟長久之存。兼善則利，處物不爭之地。莊子曰：有而為其易耶？易之者皞天不宜。夫無為而寡過者，易；有為而無患者，難。既利物而有為，則其於無尤

也難矣。上善利物，若水之性，雖利物而不擇所利，不與物爭，而物莫能與之爭，故無尤矣。故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盈則溢矣，銳則挫矣，萬物之理，盈必有虧，不知持後以處先，執虛以馭滿，而湛溺滿盈之欲，是增傾覆之禍，故不如其已。物之變無窮，吾之智有盡，前識者道之華，愚之始也。揣物之情，而銳於進取，則智有時而困，可長保乎？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金玉富貴，非性命之理也，外物之不可恃而有者也。寶金王者，累於物。累於物者，能勿失乎？故莫之能守。富貴而驕，則害於德。害於德者，能免於患乎？故自遺其咎。聖人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以為己處顯，夫豈金玉以為寶，富貴

之足累乎？故至富國財并焉，至貴國爵并焉，其貴無敵，其富無倫，而道不渝。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功成者隳，名成者虧，日中則昃，月盈則食，物之理也。聖人睹成壞之相因，識盈虛之有數，超然自得，不累於物，無復驕盈之患，非知天者，孰能與此？故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四時之運，功成者去，是天之道。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能勿悔乎？伊尹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

載營魄章第十

載營魄，

魄，陰也，麗於體而有所止，故老氏於魄言營。魂，陽也，托於氣而無不之，故《易》於魂言游。聖人以神御形，以魂制魄，故神常載魄而不載於魂，如車之運百物載焉，如時之行寒暑往焉。心有天游，六徹相因，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豈復滯於魄哉？

抱一，能無離乎？

天一生水，於物為精。地二生火，於物為神。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守而勿失，與神為一，則精與神合而不離。以精集神，以神使形，以形存神，精全而不虧，神用而不竭，形生而不弊，如日月之麗乎天，如草木之麗乎土，未嘗離也。竊嘗申之，人之生也，因精集神，體象斯具，四達并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其名為同帝。而世之愚者，役己於物，失性於俗，無一息之頃，内存乎神，馳無窮之欲，外喪其精，魂反從魄，形反累神，而下與萬物俱化，豈不惑焉？聖人則不然，載魄以通，抱一以守，體神以靜，形將自正，其神經乎太山而不變，處乎淵泉而不濡，孰知其所始，孰知其所終，故曰聖人貴精。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易》曰：乾，其靜也專。揚雄曰：和柔足以安物。靜而不雜之謂專，和而不暴之謂柔，嬰兒居不知所為，

行不知所之，不藏是非美惡，故氣專而致柔。孟子曰：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心不足以專氣，則氣有蹶，趨之不正，而心至於僨驕而不可係。聖人虛己以游世，心無使氣之強，則其靜而不雜，和而不暴，與嬰兒也奚擇？故曰能如嬰兒乎？孟子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老氏之專氣，則曰致柔，何也？至剛以行義，致柔以復性，古之道術，無乎不在。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聖人以此洗心，則滌除萬行而不有。以此退藏於密，則玄覽妙理而默識。若是者體純素而不累，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何疵之有？

愛民治國，能無為乎？

以仁愛民，以智治國，施教化，修法則，以善一世，其於無為也難矣。聖人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功蓋天下似不自己，故無為也，用天下而有餘。

天門開闔，能無雌乎？

經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聖人體天道之變化，卷舒啓閉，不違平時，柔剛微彰，惟其所用。然未嘗先人而常隨人，未嘗勝物而常下物，故天下樂推而不厭，能為雌，於是乎在。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聰明聖智，守之以愚，與此同義。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聖人存神知化，與道同體，則配神明，育萬物，無不可者。生之以遂其性，畜之以極其養。無愛利之心焉，故生而不有。無矜伐之行焉，故為而不恃。無刻制之巧焉，故長而不宰。若是者其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故曰是謂玄德。天道升于北，則與物辯。而玄者天之色也，聖人之於天道，降而為德，非玄不足以名之。

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

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有無一致，利用出入，是謂至神。有無異相，在有爲體，在無爲用，陰陽之運萬物之理也。車之用在運，器之用在盛，室之用在虛，妙用出於至無，變化藏於不累，如鑿無象，因物顯照，至人用心，每解乎此。

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有則實，無則虛，實故具貌像聲色而有質，虛故能運量酬酢而不窮。天地之間，道以器顯，故無不廢有，器以道妙，故有必歸無。木撓而水潤，火熯而金堅，土均而布，稼穡出焉，此有也，而人賴以爲利。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處，四時之所以行，百物之所以昌，孰尸之者？此無也。而世莫睹其迹，故其用不匱。有無之相生，老氏於此三者，推而明之。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

目圍二焉，其見者性也，微而爲明則作哲，足以斷天下之疑。耳藏一焉，

其聞者性也，微而爲聰則作謀，足以通天下之志。睹道之人，無形之上，獨以神視，無聲之表，獨以氣聽，而視聽有不待耳目之用者，曾何聲色之足蔽哉？世之人役耳目於外物之累，故目淫於五色，耳淫於五音，而聰明爲之衰，其於盲聾也何辯？

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五味，人之所同嗜也，而厚味實臘毒，故令人口爽。人之生也，形不盈仞，而心侔造化。聖人之心，動而緯萬方，靜而鑿天地。世之人從事於田獵，而因以喪其良心，不足以自勝，可不謂大哀也耶？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利以養人，而貨以化之，故交利而俱瞻。聖人不貴難得之貨，不貴異物，賤用物，欲人之安其分而無所奪也。貴難得之貨，則至於決性命之情，而饜貴富，何行之能守？故令人行妨。仲虺之稱湯曰：不殖貨利，孔子之

謂子貢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貨之妨行如此。

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八卦坤爲腹，以厚載而容也。離爲目，以外視而明也。厚載而容，則無所不受。外視而明，則有所不及。聖人以天下爲度，故取此能容之腹，非事事而治之，物物而察之也。故去彼外視之目。《莊子》曰：賊莫大於德，有心而心有眼，故聖人去之。

寵辱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

寵者在下，貴者在上，居寵而以爲榮，則辱矣。處貴而以爲累，則患莫大焉。以富爲是者，不能辭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辭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捨之則悲，茲寵辱所以若驚歟？慘怛之疾，恬愉之安，時集於體，怵迫之恐，欣歡之喜，交溺於心，茲大患所以若身歟？

何謂寵辱？寵爲下。

龍之爲物，變化自如，不可制畜，可以覆焉，則志於豢養，有辱之道。古

之善為士者，三旌之位，不足易其介，萬鐘之祿，不足遷其守。居寵而思危，在福而若冲，則何辱之有？貪夫位也，慕夫祿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喪，則人賤之矣。故受寵於人，則為下之道。

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軒冕在身，非性命之理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來不可拒，故至人不可以得為悅。其去不可圉，故至人不可以失為憂。今寄去則不樂，受而喜之，是以得失累乎其心，能勿驚乎？柳下惠為士師，三黜而不去，正考父三命，循墻而走，則異於此。

何謂貴大患若身？

據利勢，擅賞罰，作福威，天下畏之如神明，尊之如上帝，可謂貴矣。聖人則不以貴自累，故能長守貴而無患。譬如人身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通於大同，則無入而不自得也。世之人以物易性，故累物而不能忘勢，以形累心，故喪心而不能忘形，其患大矣。

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人之生也百骸九竅六臟，賅而存焉，吾誰能為親，認而有之，皆惑也。體道者解乎此，故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孟子曰：夭壽不貳。顏子曰：回坐忘矣。夫死生亦大矣，而無變於己，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此古之至人所以不以利累形，不以形累心，視萬物與我，將擇焉而不可得，則吾身非吾有也。上與造物者游，下與外死生齊終始者為友，吾有何患？且寵者世所榮也，而以為辱，貴者人所樂也，而以為患，蓋外物之不可恃也，理固然矣。誠能有之以無有，則雖寵而不辱，雖貴而無患。伊尹之不以寵利居成功，堯之不以位為樂，幾是已。

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托天下。

天下，大器也，非道莫運；天下神器也，非道莫守。聖人體道，故在宥天下，天下樂推而不厭。其次則知貴

其身而不自賤以役於物者，若可寄而已；知愛其身而不自賤以困於物者，若可托而已。故曰道之真以治身，緒餘以為國家，土苴以治天下，世俗之君子，乃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夫？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

目主視，視以辯物，夷則平而無辯，非視所及，故名曰夷。太易未見，氣是已。

聽之不聞名曰希，

耳主聽，聽以察物，希則概而有間，非聽所聞，故名曰希，大音希聲是已。

搏之不得名曰微。

微乎微乎，至於無形，孰得而搏之？大象無形是已。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

太易未判，孰分高下？大音希聲，孰辯清濁？大象無形，孰為巨細？目無所用其明，耳無所施其聰，形無所竭其力，道之全體於是乎在。窮之

不可究，探之不可得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混而為一。雖然，既已為一矣，且得無言乎？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

形而上者，陰陽不測，幽而難知，茲謂至神，故不皦。皦，言明也。形而下者，一陰一陽，辯而有數，茲謂至道，故不昧。昧，言幽也。《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道之體，若晝夜之有經，而莫測其幽明之故，豈貌像聲色，可得而形容乎？故復歸於無物。

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恍惚。

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恍兮惚，其中有物，惚兮恍，其中有象。猶如太虛含蓄萬象，而不睹其端倪。猶如一性靈智自若，而莫究其運用，謂之有而非有，謂之無而非無。若日月之去人遠矣，以鑒燧求焉，而水火自至。水火果何在哉？無狀之狀，無物之象，亦猶是也。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其始無首，其卒無尾，故迎之隨之，有不得而見焉。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一陰一陽之謂道，師天而無地者，或蔽於道之動而憑其強陽。師陰而無陽者，或溺於道之靜而止於枯槁。為我者廢仁，為人者廢義，豈古之道哉？古之道不可致詰而非有，是謂恍惚而非無。執之以御世，則變通以盡利，鼓舞以盡神，而無不可者，道之大常，無易於此，所謂自古以固存者歟？故曰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古之善為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古之士則與今之士異矣，善為士則與不善為士者異矣。故微則與道為一，妙則與神同體，玄有以配天，通有以兆聖，而藏用之深，至於不可測。《書》曰：道心惟微，則微者道也。《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

言，則妙者神也。《易》曰：天玄而地黃，則玄者天之色。《傳》曰：事

無不通之謂聖，則通者聖之事。水之深者，可測也。穴之深者，可究也。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其藏深矣，不可測究。列御寇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老子謂孔子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其謂是歟？

夫惟不可識，故強為之容。

天之高，不可俄而度也；地之厚，不可俄而測也。曰圓以覆，曰方以載者，擬諸其容而已。強為之容，豈能真索其至？

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

豫者，圖患於未然。猶者，致疑於已事。古之體道者，以內游為務，不以通物為樂，恐懼修省，不得已而後應，若冬涉川，守而不失已。若畏四鄰，《易》所謂以此齋戒者是也。

儼若容。

《語》曰：望之儼然，《記》曰：儼若思，《莊子》曰：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全德之人，遠之

則有望，近之則不厭，故其狀義而不朋。

渙若冰將釋，

水凝而為冰，冰釋而為水，其實一體。蔽於執一者，如水之凝，通於大同者，如冰之釋。《易》曰：渙，離也。遺物離人而無所繫轅，所以為渙。

敦兮其若樸，

敦者，厚之至。性本至厚，如木之樸，未散為器。

曠兮其若谷，

曠者，廣之極，心原無際，如谷之虛，受而能應。

渾兮其若濁。

不劇彫以為兼，不矯激以為異，渾然而已，故若濁。與修身以明污者異矣。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

有道之士，即動而靜，時騁而要其宿；定而能應，至無而供其求。故靜之徐清，而物莫能濁；動之徐生，

而物莫能安。《易》曰：來徐徐，徐者，安行而自適之意。至人之用心，非以靜止為善，而有意於靜。非以生出為功，而有為於生也。因其固然，付之自爾，而無怵迫之情，遑遽之勞焉，故曰徐。靜之徐清，萬物無足以鏡其心，故孰能濁？動之徐生，萬物無足以係其慮，故孰能安。安有止之意，為物所係，則止矣，豈能應物而不傷？

保此道者，不欲盈。

有積也，故不足。無藏也，故有餘。至人無積，亦虛而已。保此道而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者，亦已小矣，故不欲盈。經曰：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

夫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

有敝故有新，有成故有壞。新故相代，如彼四時，成壞相因，如彼萬物。自道而降麗於形數者，蓋莫不然。惟道無體，虛而不盈，故能敝能新，能成能壞，超然出乎形數之外，而未常敝，未常壞也。故曰夫惟不盈，故

能敝，不新成。木始榮而終悴，火初明而未熄，以有新也，故敝隨之。日中則昃，月滿則虧，以有成也，故壞繼之。有道者異乎此。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

莫貴乎虛，莫善乎靜，虛靜者，萬物之本也。虛故足以受群實，靜故足以應群動。極者，衆會而有所至。篤者，力行而有所至。致虛而要其極，守靜而至於篤，則萬態雖雜，而吾心常徹，萬變雖殊，而吾心常寂。此之謂天樂，非體道者，不足以與此。

萬物并作，吾以觀其復。

萬物之變，在道之末，體道者，寓乎萬物之上焉。物之生，有所乎萌也，終有所乎歸。方其并作而趨於動出之塗，吾觀其動者之必靜，及出者之必復，而因以見天地之心，則交物而不與物俱化，此之謂觀其復。

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

芸芸者，動出之象。萬物出乎震，相

見乎離，則芸芸并作，精華發外。說乎兌，勞乎坎，則去華就實，歸其性宅。命者，性之本，而性其根也。精者，神之母，而神其子也。精全則神王，盡性則至於命。

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留動而生物，物生成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命亘古今而常存，性更萬形而不易，全其形生之人去智與？故歸於寂定，則知命之在我，如彼春夏復為秋冬。體性抱神，中以自考，此之謂復命。

復命曰常，

常者，對變之詞，復命則萬變不能遷，無間無歇，與道為一，以挈天地，以襲氣母。

知常曰明。

知道之常，不為物遷，故六徹相因，足以鑒天地，足以照萬物。

不知常，妄作凶。

聖人知道之常，故作則契理，每與吉會。不知常者，隨物轉徙，觸塗自

患，故妄見美惡，以與道違，妄生是非，以與道異，且不足以固其命，故凶。《易》曰：復則不妄，迷而不知復，此妄也已。

知常容，

知常，則不藏是非美惡，故無所不容。

容乃公，

無容心焉，則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何私之有？

公乃王，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故天下樂推而不厭。

王乃天，天乃道，

通天地人而位乎天地之中者，王也。一而大在上而無不覆者，天也。天地人莫不由之者，道也。盡人則同乎天，體天則同乎道。

道乃久，沒身不殆。

道者萬世無弊，庶物得之者昌，關百聖而不窮，蔽天地而不息，故沒身不殆。殆近凶，幾近吉，不殆則無妄作之凶，非知常者無與。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

在宥天下，與一世而得淡泊焉。無欣欣之樂，而親譽不及。無悴悴之苦，而畏侮不至。莫之為而常自然，故下知有之而已。

其次，親之譽之。

澤加於民，法傳於世，天下愛之若父母，故親之。貴名起之如日月，故譽之。此帝王之治，親譽之迹彰，而大同之道虧矣。《莊子》曰：舜有羶行，百姓悅之。詩於靈臺，所以言文王之民始附也。

其次，畏之侮之。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故畏之。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勸，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沮。諸侯有問鼎大小輕重如楚子者，陪臣有竊寶玉大弓如陽虎者，此衰世之俗，故侮之。

故信不足焉，有不信。

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纏索，此至信也。商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信不足故也。太上下

知有之，則當而不知以為信，其次畏之侮之，則知詐頡滑機變之巧生，而有不信者矣。

猶兮其貴言。

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則言豈可易哉？戒慎而弗敢輕也。故言而世為天下道行，言自為而天下化。

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

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使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而餘事足以成帝王之功。然謂我自然而已，曰帝力何有於我哉？此之謂太上之治。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

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仁以立人，義以立我，而去道也遠矣。韓愈不原聖人道德之意，乃以謂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老子之小仁義，其所見者小也，莊子所謂蔽蒙之民。

智慧出，有大僞。

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

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名生於不足故也。莊子曰：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道與之性，一而不雜，離道為德，是名聖智。聖智立，而天下始有喬詰卓摯之行，驚愚而明污，譽堯而非桀，則聖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絕而棄之，與道同體，則各安其性命之情，其利博矣。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孝慈，天性也。蹙躄為仁，踉跄為義，而以仁義易其性矣。絕仁棄義，則民將反其性而復其初，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其於孝慈也何有？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耻。有欲利之心者，不顧其義，是皆穿窬之類也。

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

先王以人道治天下，至周而彌文，及其弊也，以文滅質，文有餘而質不足，天下舉失其素樸之真，而日淪於私欲之習。老氏當周之末世，方將祛其弊而使之反本，故攘棄仁義，絕滅禮學，雖聖智亦在所擯。彼其心豈真以仁義聖智為不足以治天下哉？先王之道若循環，救文者莫若質，故令有所屬，謂見素抱樸，少私寡欲也。

見素，

《語》曰：繪事後素，素未受色，見素則純粹而不雜。

抱樸，

經曰：樸散則為器，樸未嘗斲，抱樸則靜一而不變。莊子曰：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

少私寡欲。

自營為私，而養心莫善於寡欲。少私寡欲，則定乎內外之分，辨乎真偽之歸，德全而性復，聖智之名泯矣。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絕學無憂。

學以窮理，方其務學以窮理，思慮善否，參稽治亂，能勿憂乎？學以致道，見道而絕學，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而無不為，則任其性命之情，無適而不樂，故無憂。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唯阿同聲，善惡一性，小智自私，離而為二，達人大觀，本實非異，聖人之經世，在宗廟朝廷，與大夫言，不齊如此，遏惡揚善，惟恐不至，人之所畏，不可不畏故也。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道也。吉凶與民同患者，事也。體道者無憂，涉事者有畏。人之所畏，而不知為之戒，能無患者鮮矣。故君子以恐懼修省。《詩》曰：畏天之威。

荒兮其未央哉。

世故之萬變紛糾而不可治，難終難窮，未始有極，所謂善惡特未定也，惟達者知通為一。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

凡物以陽熙，以陰凝，熙熙者，敷榮外見之象。衆人失性之靜，外游是務，如悅厚味以養口體，如睹高華以娛心志，耽樂之徒，去道彌遠。

我獨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

經曰：復歸於嬰兒，莊子曰：不至乎孩而始誰？嬰兒欲慮未萌，疏戚一視，怕兮靜止，和順積中，而英華不兆於外，故若嬰兒之未孩。

乘乘兮若無所歸。

《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乘乘者，因時任理而不倚于一偏，故若無所歸。

衆人皆有餘，

或問衆人曰：富貴貪生而慕利者，奢泰之心勝，而損約之志微，故皆有餘。其在道曰餘食贅行。

我獨若遺。

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

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

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純純兮，天機不張而默與道契，茲謂大智。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同乎流俗，則昭昭以為明，而其明也小。察察以為智，而其智也鑿。遺物離人而傲倪於一世之習，則昏然若亡而存，悶然若鈍而利，世俗豈得而窺之？

澹兮其若海，

淵靜而性定，道之全體。

颺兮似無所止。

變動而不居，道之利用。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

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衆人皆有以，是謂有用之用。我獨頑且鄙，是謂無用之用。傳曰：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古者謂都為美，謂野為鄙。頑則不飾智，鄙則不見美，神人以此不材。

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于母。

嬰兒慕駒犢從，惟道之求而已。夫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萬物資焉，有母之意。惟道之求此，所以異於人。

之失性於俗。

宋徽宗御解道德真經卷之一

宋徽宗御解道德真經卷之二

道經下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一陰一陽之謂道，物得以生謂之德。道常無名，豈可形容？所以神其德。德有方體，同焉皆得，所以顯道，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故惟道是從。道之爲物，惟恍惟惚。

道體至無而用乃妙，有所爲物，然物無非道。恍者，有象之可況。惚者，有數之可推。而所謂有者，疑於無也。故曰道之爲物。

惚兮恍兮，中有象焉。恍兮惚兮，中有物兮。

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物，惚恍之中，象物斯具，猶如大空變爲雷風，猶如大塊化爲水火，以成變化，以行鬼神，是謂道妙。

窈兮冥兮，中有精兮。

窈者，幽之極。冥者，明之藏。窈冥之中，至陰之原，而天一所兆，精實生焉。

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精者，天德之至，正而不妄，故曰甚真。一而不變，故云有信。且然無間，故其名不去。

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衆甫之變，日逝而不停。甚精之真，常存而不去。聖人貴精，故能閱衆甫之變，而知其所以然。無思也而寂然，無爲也而不動，然感而遂通天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

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故全其形生而不虧。《莊子》曰：外曲者與人爲徒。

枉則直。

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內直而

不失其正。《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

窪則盈，

無藏也，故有餘。

弊則新。

冬閉之不固，則春生之不茂。

少則得，多則惑。

道要不煩，聞見之多，不如其約也。

以支為旨，則終身不解，茲謂大惑。

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惟天

下之至精，能為天下之至神。聖人

抱一以守，不搖其精，故言而為天下

道，動而為天下則。

不自見故明，

不蔽于一己之見，則無所不燭，故

明。

不自是故彰，

不私于一己之是，而惟是之從，則功

大名顯，而天下服，故彰。

不自伐故有功，

《書》曰：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

功。

不自矜故長。

《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

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人皆取先，己獨處後，曰受天下之

垢。若是者常處於不爭之地，孰能

與之爭乎？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

而歸之。

聖人其動若水以交物，而不虧其全，

其應若繩以順理，而不失其直，知窪

之為盈，無亢滿之累，知弊之為新，

無夸耀之迹，若性之自為而不知為

之者。致曲而已，故全而歸之，可以

保身，可以盡年，而不知其盡也。是

謂全德之人，豈虛言哉？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

希者，獨立於萬物之上而不與物對，

列子所謂疑獨者是也。去智與故，

循天之理，而不從事於外，故言自

然。

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

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天地之造萬物，風以散之，委衆形之

自化，而雨以潤之，任萬物之自滋，

故不益生，不勸成，而萬物自遂於天

地之間，所以長且久也。飄驟則陰

陽有繆戾之患，必或使之，而物被其

害，故不能久。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

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得

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

失亦得之。

希則無所從事，無聲之表，獨以性

覺，與道為一而不與物共，豈德之可

名，失之可累哉？惟不知獨化之自

然，而以道為難知，為難行，疑若登

天然，似不可及也，乃始苦心勞形而

從事於道，或倚於一偏，或蔽於一

曲，道術為天下裂。道者同於道，德

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而不自得其

得，則其得之也，適所以為失歟？

信不足，有不信。

信則不妄，妄見真偽，以道為真，以

物為偽，則於信為不足，故有不信。惠施、韓非之徒，皆原於道而失之也遠，信不足故也。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

跂而欲立，跨而欲行，違性之常，而冀形之適，難矣。以德為循，則有足者皆至。

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

自見則智不足以周物，故不明。自是則仁不足以同衆，故不彰。有其善，喪厥善，故無功。矜其能，喪厥功，故不長。道之所在，以深為根，以約為紀，泰色淫志，豈道也哉？故於食為餘，於行為贅。

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侈於性則盈，天之所虧，地之所變，人之所惡也，故有道者不處。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曰渾淪，合於渾

淪則其成不虧，《易》所謂太極者是也。天地亦待是而後生，故云先天地生。然有生也而非不生之妙，故謂之物。

寂兮寥兮，

寂兮寥兮，則不涉於動，不交於物，湛然而已。

獨立而不改，

大定持之，不與物化，言道之體。

周行而不殆，

利用出入，往來不窮，言道之用。

可以為天下母。

萬物恃之以生。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

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名生於實，實有數焉，字者滋而已。道常無名，故字之大者對小之稱，故可名焉。道之妙，則小而幽，道之中，則大而顯。

大曰逝，

運而不留故曰逝。

逝曰遠，

應而不窮故曰遠。

遠曰反。

歸根曰靜，靜而復命，故曰反。道之中體，方名其大，則遍覆包含而無所殊易，所謂以言乎遠則不御也。動者靜，作者息，則反復其道，不離於性，《易》所謂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也。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道覆載天地者也，天無不覆，地無不載，王者位天地之中，而與天地參，故亦大。

域中有四大，而王處一焉。

自道而降，則有方體，故云域中。靜而聖，動而王，能貫三才而通之人道，於是為王。故與道同體，與天地同功，而同謂之大。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人謂王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其所法者，道之自然而已。道法自然，應物故也。自然非道之全，出而應物，故降而下法。

重為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重則不搖奪而有所守，故為輕根，靜則不妄動而有所制，故為躁君。靜重以自持，則失之者鮮，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是以履畏塗而無患。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榮觀在物，燕處在身，身安然後物可樂。

如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天下，大物也，有大物者，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故不可以身輕天下。

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不重則不威，故失臣。不倡而和，則犯分，故失君。

善行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

所存者神，所過者化，故無轍迹。

善言無瑕謫，

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故無瑕謫。言之大，始於擬議，而終於成變化。

惟聖人為能善其言行，而成變化之

妙。故行無轍迹之可尋，言無瑕謫之足累。

善計不用籌算，

通於一，萬事畢，況非數者乎？故不用籌算，而萬殊之變，若數一二。

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

塗卻守神，退藏於密。

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待繩約而固者，是削其性也。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并立，而使人化，則不約而固，孰能解之？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

救物，故無棄物。

善者道之繼，冥於道則無善之可名。善名立則道出而善世。聖人體道，

以濟天下，故有此五善，而至於人物

無棄。然聖人所以愛人利物，而物

遂其生，人樂其性者，非意之也。反

一無迹，因其常然而已。世喪道矣，

天下舉失其恬淡寂常之性，而日淪

於憂患之域，非聖人其孰救之？

是謂襲明。

襲者不表而出之，襲明則光矣而不

耀。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

資以言其利，有不善也，然後知善之為利。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

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善與不善，彼是兩忘，無容心焉，則何貴愛之有？此聖人所以大同於物。

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道之要妙，不睹衆善，無所用智，七聖皆迷，無所問塗，義協于此。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雄以剛勝物，雌柔靜而已。聖人之

智，知所以勝物矣，而自處於柔靜，

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故為天下

谿。谿下而流水所赴焉，蓋不用壯

而持之以謙，則德與性常合而不離，

是謂全德，故曰常德不離，復歸於嬰

兒。氣和而不暴，性醇而未散，嬰兒

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

之心。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

白以况德之著，黑以况道之復。聖人自昭明德，而默與道會，無有一疵，天下是則。是效樂推而不厭，故爲天下式。正而不妄，信如四時，無或差忒，若是者難終難窮，未始有極也。故曰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書》於《洪範》言王道，曰歸其有極，老氏言爲天下式，曰復歸於無極。極，中也。有極者，德之見於事，以中爲至。無極者，德之復於道，不可致也。

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性命之外，無非物也。世之人以得爲榮，以失爲辱，以泰爲榮，以約爲辱。惟聖人爲能榮辱一視，而無取舍之心。然不志於期費，而以約爲紀，亦虛而已，故爲天下谷。谷，虛而能受，應而不藏，德至於此，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故曰常德

乃足。樸者道之全體，復歸於樸，乃能備道。夫孤寡不穀，而王公自以爲稱，故抱樸而天下賓。

樸散則爲器，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有形名焉，有分守焉，道則全，天與人合而爲一，器則散，天與人離而爲二。

聖人用之，則爲官長。

道之全，聖人以治身。道之散，聖人用以天下。有形之可名，有分之可守，故分職率屬，而天下理。此之謂官長。《易》曰：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與此同義。

故大制不割。

化而裁之，存乎變，刻雕衆形，而不爲巧。

將欲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者，吾見其不得已。

天下，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之非物，而無以天下爲者，若可以寄托天下。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則

用智而恃力，失之遠矣。是以聖人任道化而不尚智力，秦失之強，殆謂是歟！

天下神器，

制於形數，囿於方體，而域於覆載之兩間，器也。立乎不測，行乎無方，爲之者敗，執之者失，故謂之神器。不可爲也。

宰制萬物，役使群動，必有不器者焉，然後天下治。故曰上必無爲而用天下。

爲者敗之，

能爲而不能無爲，則智有所困。莊子曰：多知爲敗。

執者失之。

道之貴者時，執而不化，則失時之行，是謂違道。

故物或行或隨，或噓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

萬物之理，或行或隨，若日月之往來。或噓或吹，若四時之相代。或強或羸，若五行之王廢。或載或隳，若草木之開落。役於時而制於數，

固未免乎累，惟聖人為能不累於物，而獨立於萬物之上。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謂至貴。故運神器而有余裕，物態不齊，而吾心常一。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聖人睹萬物之變遷，知滿假之多累，故無益生，無侈性，無泰至，游乎券內而已。若是則豈有為者之敗，執者之失乎？故曰繁文飾貌無益於治。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

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末者，古人有之而非其所先。以道佐人主者，務本而已，故不以兵強天下。

其事好還。

孟子所謂反乎爾者。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下奪民力，故荆棘生焉。上違天時，故有凶年。《詩》曰：綏萬邦，屢豐年。綏萬邦，則人和矣，人和則天地

之和應。

故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強焉。

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以強勝人，是謂凶德，故師克在和不在衆。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

緣於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故師以中而吉，以正而無咎，不得已而後應，功求成而已。自矜則不長，自伐則無功，自驕則不足觀也已。體此四者，所以成而勿強。

物壯則老，

夏長秋殺之化可見已。

是謂非道，

道無終始，不與物化。

非道早已。

外乎道，則有壯老之異。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吉事有祥，兵，凶器也，故曰不祥。兵戢而時動，有道者耀德不觀兵，故

不處。

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

左為陽而主生，右為陰而司殺，陽為德，陰為刑，君子貴德而畏刑，故曰非君子之器。

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故不美也。

若美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者。

禁暴救亂，逼而後動，故不得已。無心於勝物，故曰恬淡為上。無心於勝物，則兵非所樂也，故不美。

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安其危而利其蓄，樂其所以亡者，怨之所歸，禍之所集也。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易》以師為毒天下，雖戰而勝，必有被其毒者，故居上勢與戰勝者，以喪禮處之。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

道者，天地之始，豈得而名？

樸雖小，天下莫能臣。

樸以喻道之全體，形名而降，大則制

小，道之全體，不離於性，小而辨物，

莊周所謂其有真君存焉。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道足以為物之主，則物將自賓。莊

子曰：素樸而民性得矣，服萬物而

不以威刑，幾是已。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

均。

純素之道，守而勿失，匪特物將自

賓，上際於天，下蟠於地，上下與天

地同流，則交通成和，而萬物咸被其

澤。甘露者，天地之和氣。《傳》

曰：帝王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大

寧，中及萬靈，則甘露降。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

止所以不殆。

大道之序，五變而形名可舉，有形之

可名，則道降德衰，澆淳散樸，而莫

之止。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饜貴富。聖人不然，始制有名，則不隨物遷，澹然自足，孰能危之？故云知止不殆。

譬道之在天下，由川谷之與江海也。

天下，一性也。道之在天下，以性而

合，由川谷之與江海，以水之聚，同

焉者得，類焉者應，聖人之臨莅，何

為哉？因性而已矣。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

《傳》曰：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

而不能自見其睫。察人之邪正，若

辨白黑，是智之事知人而已。

自知者明。

《易》曰：復以自知，《傳》曰：內視

之謂明，智以知人，則與接為構，日

以心鬪，復以自知者，靜而反本，自

見而已，天地之鑒也，萬物之照也。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至人尚德而不尚力，務自勝而不務

勝人。智者詐愚，勇者若怯，此勝人

也。而所恃者力。勝己之私，以直養而無害者，自勝也。出則獨立不懼，處則遯世無悶，無往而不勝，所以為強。

知足者富，

有萬不同之謂富，知足者務內游而

取足於身，萬物皆備，國財并焉。

強行者有志。

自強不息，斯志於道。

不失其所者久，

立不易方，故能久於其道。與時推

移，與物轉徙者，可暫而已。

死而不亡者壽。

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原始反

終，故知死生之說。聖人通乎晝夜

之道，而知死之未始異於生，故其形

化，其神不亡，與天地并，而莫知其

極，非壽而何？此篇之義，始於知

人，所以窮理，中於知足，所以盡性，

終於不亡，所以至於命，則造化在

我。非夫無古無今，而入於不死不

生，孰能與此？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汎然無所繫轅，故動靜不失，往來不窮，左之右之，而無不可。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居。

往者資之，求者與之，萬物自形自化，自智自力，而不尸其功。譬彼四時，功成者去。

衣被萬物而不為主，故常無欲，可名於小矣。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

道復於至幽則小，而與物辨；顯於至變則大，而與物交。與物辨，故常無欲，與物交，故萬物歸焉。覆露乎萬物而不示其宰制之功，故不為主。鼓舞乎群衆，而莫窺其歸往之迹，故不知主。夫道非小大之可名也，云可名者，道之及乎物爾。

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故業大而富有，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夫大而能化，則豈有爲大之累，所以能成其大。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

象如天之垂象，無爲也，運之以健，無言也，示之以文。聖人之御世，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而民歸之如父母，故曰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

陰陽和靜，鬼神不擾，群生不傷，萬物不夭，民雖有知，無所用之，何害之有？

安平泰。

安則無危亡之憂，平則無險陂之患，泰者通而治也。

樂與餌，過客止。

悅聲與味者，世之人累乎物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故止。

道之出言，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故淡乎其無味。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故視之不足見。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故聽之不足聞。若是者，能苦能甘，

能玄能黃，能官能商，無知也而無不知也，無能也而無不能也，故用之不可既。

將欲歛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萬物之理，人倫之傳，其斂散也，其盛衰也，其僨起也，其虧盈也，幾常發於至微而莫睹其眇，惟研幾之聖人得先見之吉，賢者殆庶幾而已。陽盛於夏，而陰生於午，陰凝於冬，而陽生於子。句踐欲弊吳，而勸之伐齊，智伯欲襲仇由，而遺之廣車。此聖人所以履霜而知堅冰之至，消息滿虛，不位乎其形，故勇者不能弱，智者不能奪。

是謂微明。

其未兆為微，而其理為甚著，揚雄曰：水息淵，木消枝，賢人睹而衆莫知。

柔之勝剛，弱之勝強。

積衆小不勝為大勝者，惟聖人能之。經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莊子》外篇論夔蛇風之相憐曰：指我則勝我，踏我則勝我，而折大木，蜚大屋者，惟我能也。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淵者，魚之所以藏其身，利器者，國之所以制人。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不可脫於淵。君見賞則人臣用其勢，君見罰則人臣乘其威，賞罰者，治之具，且不可示，況治之道乎？聖人所以操利器而不示，非用其強也，蓋有妙道焉。能窮海內而無智名，威服萬物而無勇功，不蘄於勝物，而得常勝之道。陽開陰閉，變化無窮，馭群臣，運天下，而莫之測，故制人而不制於人。本在於上，要在於主，而天下治。

道常無為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鑑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物之方圓曲直不能逃也。侯王守道以御世，出為無為之境，而為出於無為，化貸萬物，而萬物化之，若性之自為，而不知為之者，故曰自化。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民惟上之從化，而欲作則離道以善，險德以行，將去性而從心，不足以定天下，惟道無名，樸而未散，故作者鎮焉。救僂者莫若忠，為是故也。

無名之樸，亦將不欲。

季真之莫為，在物一曲，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雖然，寡能備天地之體，故亦將不欲，此老氏所以祛其惑，解其蔽。

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水靜則平中準，大匠取法焉。不欲以靜，則不失其正，先自正矣，故天下將自正。《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乾道變化，則無為也，各正性命，則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也。

以道治天下，至於各正性命，此之謂治之至。

宋徽宗御解道德真經卷之二

宋徽宗御解道德真經卷之三

德經上

道無方體，德有成虧，合於道則無德之可名，別於德則有名之可辨，仁義禮智，隨量而受，因時而施，是德而已。體道者異乎此，故列於下經。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物得以生謂之德，同焉皆得，默與道會，過而不悔，當而不自得也，是謂不德。孔子不居其聖，而為聖之時，乃所以有德。

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認而有之，自私以失道，何德之有？上德無為，而無以為。

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不行而至，上德也。

下德為之，而有以為。

不思則不得，不勉則不中，不行則不至，下德也。德有上下，此聖賢之所以分歟？離形去智，通於大同，仁義

禮智，蓋將簡之而弗得，故無以為。屈折禮樂，吁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故有以為。

上仁為之，而無以為。

堯舜性之仁，覆天下而非利之也，故無以為。

上義為之，而有以為。

列敵度宜之謂義，以立我以制事，能無為乎？

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禮以交物，以示人以節文仁義，其用多矣。莫先施報而已，施之盡而莫或報之，則忿爭之心生，而乖亂之變起。春秋之時，一言之不讎，一拜之不中，兩國為之暴骨，則攘臂而仍之，尚其患之小者。聖人厚於仁而薄於義，禮以履之，非所處也。故上仁則同於德，上義則有以為，上禮則有莫之應者。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道不可致，故失道而後德。德不可至，故失德而後仁。仁可為也，為則近乎義，故失仁而後義。義可虧也，虧則飾以禮，故失義而後禮。至於禮則離道滋遠，而所失滋衆矣。凡物不并盛，陰陽是也。理相奪予，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必衰也，實衰則偽繼之，而爭亂作，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

道降而出，出而生智，以智為鑿，揣而銳之，敝精神而妄意度，茲謂前識。前識則徇末而忘本，故為道之華。心勞而智益困，故為愚之始。億則屢中，此孔子所以惡子貢。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在彼者，道所去，在此者，道所尚。道所尚則厚而不薄，實而無華，非夫智足以自知，返其性本而不流於事物之末習，其孰能之？《易》曰敦復無悔，中以自考也。敦者，厚之至

也。人生而厚者，性也。復其性者，處其厚而已，此大丈夫所以備道而全德。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王侯得一以為天下正。其致之一也。

《莊子》曰，通於一，萬事畢。致一則不貳，抱一則不離，守一則不遷。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不能知一，則無一之能知。昔之得一者，體天下之至精，物無得而耦之者，故確然乎上者，純粹而不雜。隕然乎下者，靜止而不變。至幽而無形者，神也。得一則不昧，至虛而善應者，谷也。得一則不窮，萬物以精化形，故得一以生，侯王以獨制衆，故得一以為天下正。自天地以至於侯王，雖上下异位，幽明散殊，而天之所以清，地之所以寧，侯王之所以為天下正，非他求而外鑠也。一以致之而已，故曰其致之一也。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為正而貴高將恐蹶。

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裂則無以覆，發則無以載。神依人而行者也，歇則無以示。谷受而不藏者也，竭則莫之應。聚則精氣成物，得一以生故也。散則游魂為變，失一以滅故也。惟正也，故能御萬變而獨立於萬物之上，無以為正而貴高，將不足以自保，能無蹶乎？

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

賤者，貴之所恃以為固，下者，高之所自起。世之人睹其末，而聖人探其本，世之人見其成，而聖人察其微，故常得一也。

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邪，非乎？

孤寡不穀，名之賤者也，而侯王以為稱，知所本而已。侯王所以貴高而不蹶，其以此乎？

故致數譽無譽。

自高以勝物，自貴以賤物，強而不知守以柔，白而不知守以黑，以求譽於世，而致數譽，則過情之譽暴集，無實之毀隨至，所以無譽。

不欲碌碌如玉，珞珞如石。

玉貴而石賤，一定而不變，聖人乘時任物，無所底滯，萬變無常，而吾心常一，是真得一者也，故不可得而貴賤。孟子曰：所惡乎執一者，謂其執一而廢百也。不欲碌碌如玉，珞珞如石，非知化之聖不能及此，是謂上德。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天下之理，動靜相因，強弱相濟，夫物芸芸，各歸其根，則已往而返復乎至靜，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動無非我，故曰反者道之動。柔之勝剛，弱之勝強，道之妙用，實在於此。《莊子》曰：積衆小不勝為大勝者，惟聖人能之，故云弱者道之用。四時之行，斂藏於冬，而蕃鮮於春。水

之性至柔也，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其此之謂歟？然則有無之相生，若循環然，故無動而生有，有極而歸無，如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也。彼蔽於莫為，溺於或使，豈道也哉？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士志於道者也，上士聞道，真積力久，至誠不息。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中士則有疑心焉。疑心生則用志分，其於道也，一出焉，一入焉。

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

下士則信不足，以守智不足與明也，

故笑。夫道無形色聲味之可得，則

其去耳目鼻口之所嗜也遠矣。莊子

曰大聲不入於俚耳，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

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

若日月之光，照臨下土者，明也。豐智原而不示，襲其光而不耀，故若昧。

夷道若類，

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

進道若退。

顏淵以退為進，莊子以謂坐忘。

上德若谷，

虛而能應，應而不竭，虛而能受，受而不藏，經曰為天下谷，常德乃足。

大白若辱，

滌除玄覽，不睹一疵，大白也。處衆

人之所惡，故若辱。

廣德若不足，

德無不容，而不自以為有餘，故若不

足。秋水時至，河伯自喜，所以見笑

於大方之家。

建德若偷，

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

質真若渝。

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

涅而不緇。

大方無隅，

大方者，無方之方也。方而不割，故

無隅。

大器晚成，

大器者，不器之器也。不益生，不助

長，故晚成。

大音希聲，

動於無方，而感之斯應，故希聲。

大象無形。

托於窈冥，而視之不得見，故無形。

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自明道至於大象，皆道也。道之妙

不可以智索，不可以形求，可謂隱

矣。欲明之而不可得也，聖人得也

道，故予而不費，應而不匱，曲成萬

物，未嘗擅而有之，亦且而已。道之

體，隱乎無名而用，乃善貸且成，故

勤而行之，則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

化。其餘事猶足為帝王之功，傳

曰：學始乎為士，終乎為聖。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

一生二，

天一而地二，次之水生而火次之，精

具而神從之。

二生三，

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
三生萬物。

天肇一於北，地耦一於南，人成位為三，三才具而萬象分矣。號物之數，謂之萬，自此以往，巧曆不能計。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陰止而靜，萬物負焉。君子所以日入而息。陽融而亨，萬物抱焉，聖人所以向明而治。必有陰陽之中，沖氣是已。莊子曰：至陽赫赫，至陰肅肅，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

物罔隆而不殺，事靡盛而不衰，陰陽之運，事物之理也。消息盈虛，與之偕行，而不失其和，其惟聖人乎？故孤寡不穀，人之所惡，而王公以為稱，已極而返，已滿而損，所以居上而不危。

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木落則糞本，損之而益故也。月盈則必食，益之而損故也。天地盈虛，

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然則王公之所稱，乃所以致益而處貴高之道。

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

以強制弱，以剛勝柔，人之所教也。我之所教，則異乎此。強梁者有我而好爭，有死之道。智者觀之，因為戒，故將以為教父。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堅則毀矣，銳則挫矣，積衆小不勝為大勝者，惟聖人能之。

無有入於無間，

《莊子》外篇論夔蛇風目之相憐，而終之以目憐心，蓋足之行，有所不至，目之視，有所不及，而惟神為無方也。內篇論養生之主，而況以庖丁之解牛。丁者火之陰而神之相也，故恢恢乎游刃有余。然則入於無間，非體盡無窮而游無眛者，其孰能之？

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

柔之勝剛，無之攝有，道之妙用，實

寓於此。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茲所以為有益。

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矣。不言之教，設之以神，無為之益，不虧其真。聖人以此抱樸而天下寶，無為而萬物化，故及之者希。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

兩臂重於天下，則名與身孰親？生者豈特隋珠之重哉？則身與貨孰多？至願在我，名非所親也。至富在我，貨非所多也。惟不知親疏多寡之辨，而殘生損性，以身為殉，若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豈不惑哉？達生之情而不務生之所無以為，此有道者之所異乎俗也。

得與亡孰病？

烈士徇名，貪夫徇利，其所得者，名與貨。而其亡也，乃無名之樸，不貨之軀，病孰甚焉？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無慕於外，則嗇而不費。無累於物，

則守而不失。取予之相權，積散之相代，其至可必。若循環然，豈可長久？

知足不辱，

處乎不淫之度，何辱之有？

知止不殆，

游乎萬物之所終始，故無危殆之患。

可以長久。

物有聚散，性無古今，世之人以物易性，故好名而徇利，名辱而身危，聖人盡性而足。天下至大也，而不以害其生，故可以長久，而與天地并。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

域中有四大，道居一焉，體道之全，故可名於大。無成與虧，是謂大成。不有其成，故若缺。知化合變，而不以故自持，故其用不敝。此孔子所以集大成而為聖之時。

大盈若冲，其用不窮。

充塞無外，瞻足萬有，大盈也。虚以應物，冲而用之，故施之不竭，其用不窮，良賈深藏若虚，盛德容貌若

愚。

大直若屈，

順物之變，而委蛇曲折，不求其肆，

故若屈。

大巧若拙，

賦物之形，而圓方曲直，不睹其妙，

故若拙。

大辯若訥。

不言之辯，是謂大辯，惠施多方，其辯小矣。

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陽動而躁，故勝寒。陰止而靜，故勝熱。二者毗乎陰陽而不適乎中，方且為物汨，方且與動爭，烏能正天下？惟無勝寒之躁，勝熱之靜，則不雜而清，抱神而靜，天下將自正。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

以道治天下者，民各樂其業，而無所爭，糞其田疇而已。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強陵弱，衆暴寡，雖疆界不能正也。罪莫大於可欲，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人之有欲，至於決性命之情以爭之，罪之所起也。禍莫大於不知足，

平為福，有餘為禍，知足不辱，何禍之有？

咎莫大於欲得。

欲而得，則人所咎也。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人見可欲，則不知足，不知足則欲得，欲得則爭端起而禍亂作。秦至則戎馬生於郊，然則知足而各安其性命之分，無所施其智巧也。日用飲食而已，何爭亂之有？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天下雖大，聖人知之以智，天道雖遠，聖人見之以心，智周乎萬物，無遠之不察，故無待於出戶。心潛於神明，無幽之不燭，故無待於窺牖。莊子曰其疾俯仰之間，再撫四海之外，茲聖人所以密運而獨化。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近取諸身，萬

理咸備，求之於陰陽，求之於度數，而去道彌遠，所知彌少矣。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以吾之智而知天下，是謂不行而知。以吾之心而見天道，是謂不見而名。不行而知，不見而名，夫何為哉？巍巍乎其有成功，是謂不為而成。

為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為學日益，

學以致其道，始乎為士，終乎為聖，日加益而道積於厥躬，孔子謂顏淵曰，吾見其進也。

為道日損。

致道者，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而萬事銷忘，故日損。蘧伯玉所以行年六十而六十化。

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矣。

學以窮理而該有，道以盡性而造無，損之又損，則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無為也。寂然不動，無不為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以靜則聖，

以動則王。

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天下，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故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聖人體道而以其真治身，帝之所興，王之所起，偶而應之，天下將自賓，太王亶父，所以去邠而成國於岐山之下。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

聖人之心，萬物之照也。虛而能受，靜而能應，如鑑對形，以彼妍醜，如谷應聲，以彼巨細，何常之有？疏觀萬物而知其情，因民而已。此之謂以百姓心為心。莊子曰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

善否相非，誕信相譏，世俗之情，自

為同異，豈德也哉？德善則見百行無非善者，故不善者亦善之。德信則見萬情自非信者，故不信者亦信之。真偽兩忘，是非一致，是謂全德之人。此舜之於象，所以誠信而喜之。

聖人之在天下，惻惻為天下渾心。

方其在天下，則吉凶與民同患，雖無常心，而不可以不戒也。故所以為己，則惻惻然不自暇逸，所以為天下，則齊善否，同信誕，兩忘而閉其所譽，渾然而已。

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故聖人以百姓為心，聖人作而萬物睹，故百姓皆注其耳目，百姓惟聖人之視聽，則聖人者民之父母也。矜憐撫奄，若保赤子，而仁覆天下。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

萬物皆出於機入於機，大機自張，與出俱生，天機自止，與入俱死，生者造化之所始，死者陰陽之所變。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與生死為徒者，出入乎生死之機，固未免夫累。

民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

貪生而背理，忘生而徇利，凡民之生，動之死地，則其生也與死奚擇？

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生之徒悅生而累形，死之徒趣寂而忘身。動之死地，桁楊者相接也，刑戮者相望也，是皆不知身之為大患，

生之為有涯，而存生之過厚耳。古之得道者，富貴不以養傷身，貧賤不以利累形，不樂壽，不哀夭，朝徹而見獨，故能無古今而入於不死不生。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善攝生者，形全精復，與天為一，其天守全，其神無却，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故選物而不懼，物莫之能傷也。《易》曰：

通乎晝夜之道，而出入於死生之機

者，物莫不然。知死生之說，而超然通乎物之所造，其惟至人乎？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

德畜之，

物得以生謂之德。

物形之，

留動而生物，物生成理謂之形。

勢成之。

形質既具，體勢斯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其勢然也。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萬物莫不首之者，道也。成而上者，

德也。尊，故能勝物而小之，貴，故

物莫能賤之。孟子曰趙孟之所貴，

趙孟能賤之，非德故也。

道之尊，德之貴，莫之爵，而常自然。

物有時而弊，勢有時而傾，真君高世，良貴在我，不假勢物，而常自若也。

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

之，養之，覆之。

別而言，則有道德勢物之異，合而言，則皆出於道。道者萬物之奧也，

萬物化作而道與之生，萬物斂藏，而

道與之成。出乎震，成乎艮，養乎

坤，覆乎乾，剛柔相摩，八卦相蕩，若

有機緘而不能自己，道實冒之。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

玄德。

生則兆於動出，為則效於變化，長則見於統壹，道之降而在德者爾。然

生而不有其功，為而不恃其能，長而不睹其刻制之巧，非德之妙而小者，孰能與此？故曰是謂玄德。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始與

母皆道也。自其氣之始則謂之始，

自其生生則謂之母，有始則能生生

矣。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道能母萬物而字之，則物者其子也。

通於道者兼物，物故得其母，以知其

子。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歿身不殆。

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窮物之理而不累於物，達道之微而不失其妙，則利用出入，往來不窮，可以全生，可以盡年，而無危殆之患。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

兌以言悅，門以言出，物誘於外，則心悅於內。耳目鼻口，神明出焉。慎汝內，閉汝外，不以通物為樂，物無得而引之，則樂天而自得，孰弊弊然以物為事？

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妄見可說，與接為構，而從事於務，則與物相刃相靡，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

見小曰明，

小者，道之妙，見道之妙者，自知而已，故無不明。

守柔曰強。

柔者，道之本。守道之本者，自勝而已，故無不勝。

用其光，復歸其明。

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聖人之應世，從體起用，則輝散為光，攝用歸體，則智徹為明，顯諸仁，藏諸用，如彼日月萬物，皆照而明，未嘗虧，所以神明其德者是也。

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物之化，無常也。惟復命者遺物離人，復歸於明，而不與物俱化，故體常而無患，與形謀成光者異矣。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

道去奢去泰，奢則淫於德，泰則侈於性，施之過也。介者，小而辯於物。介然辯物，而內以自知，則深根固蒂，而取足於身，故唯施是畏。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道夷而徑速，欲速以邀近功，而去道也遠矣。

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

尚賢使能，以致朝廷之治，而不知力穡積用，以成富庶之俗，則徇末而棄本，非可久之道。

服文彩，帶利劍，厭飲食，資財有餘，是謂盜誇，非道也哉！

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則惟施是畏，志乎期費，則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資財有餘以為榮，不足以為辱，怙侈滅義，驕淫矜夸，豈道也哉？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

建中以該上下，故不拔。

善抱者不脫，

抱一以應萬變，故不脫。

子孫以祭祀不輟。

建中而不外乎道，抱一而不離於精，若是者，豈行一國與當年，蓋將及天下與來世，其傳也遠矣。

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修之身，其德乃真，所謂道之真以治身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所謂其緒餘以治人也。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

乃普，所謂其土苴以治天下國家也。其修彌遠，其德彌廣，在我者皆其真也，在彼者特其末耳。故餘而後長，豐而後普，於道為外。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

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故以身觀身而身治，推此類也。天下有常然，以之觀天下，而天下治矣。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含德之厚，不遷於物，則氣專而志一。孟子曰：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含德之厚者，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物莫能傷焉。莊子曰：人能虛己以游世，其孰能害之？

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

德全者形全，故骨弱筋柔而握固。

形全者神全，故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者，可以入神，《莊子》曰：聖人貴精。

終日號而嗑不噉，和之至也。

致一之謂精，精則德全而神不虧，沖氣以為和，和則氣全而嗑不噉。人之生也，精受於天一而為智之源，和得於天五而為信之本，及其至也，可以入神，可以復命，而失其赤子之心者，精搖而不守，氣暴而不純，馳其形性，潛之萬物，豈不悲夫？

知和曰常，

純氣之守，制命在內，形化而性不亡。

知常曰明，

明足以見道者，知性之不亡故也。

益生曰祥，

祥者，物之先見，生物之理，增之則贅，禍福特未定也。

心使氣曰強。

體合於心，心合於氣，則氣和而不暴，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心實使之。茲強也。以與物敵，而非自勝之道。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

道無古今，物有壯老，強有時而弱，盛有時而衰，役於時而制於數，豈道也哉？

不道早已。

道未始有窮，民之迷，其日固已久矣。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道無問，問無應，知道者默而識之，無所事言。齧缺問於王倪，所以四問而四不知，多言數窮，離道遠矣。

塞其兌，閉其門，

塗卻守神，退藏於密，挫其銳，解其紛，

以深為根，以約為紀。

和其光，同其塵，

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謂玄同。

道復乎至幽，合乎至一，至幽之謂玄，至一之謂同。玄同則萬物與我，將擇焉而不可得，豈竊竊然自投於親疏利害貴賤之間為哉？

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世之人愛惡相攻，而有戚疏之態，情偽相感而有利害之見，用捨相權而有貴賤之分，反復更代，未始有極，奚足爲天下貴？知道者忘言，忘言者泯好惡，忘情偽，離用捨而玄同於一性之內，良貴至足，天下兼忘，故爲天下貴。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正者道之常，奇者道之變，無事者道之真。國以正定，兵以奇勝，道之真，無容私焉。順物自然，而天下治矣。

吾何以知其然哉？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致其所惡則散。今也無愛利之心，而多忌諱之禁，民將散而之四方，故民彌貧。

人多利器，國家滋昏。

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

機心。機心生則純白不備，而或罔上以非其道。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伎巧勝則人趨末，而異服奇器出以亂俗。

法令滋章，盜賊多有。

剋核太至者，必有不肖之心應之。

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

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聖人天地而已，

故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

我好靜而民自正，

鑑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物之方圓曲直不能逃也，夫豈待鈎繩規

矩而後正哉？

我無事而民自富，

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無以擾之，民將自富。

我無欲而民自樸。

不尚賢則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則民不爲盜，同乎無欲，而民性得矣。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

在宥天下，下知有之，而無欣欣之樂。

其民淳淳，

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其政察察，

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然以苛爲明，此察察之政。

其民缺缺。

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故無全德。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

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德慧術智，存乎疢疾，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知時無止，知分無常，知終始之不可故，則禍福之倚伏，何常之有？

其無正邪？

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烏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烏能正之？然則孰爲天下之至正哉？

正復爲奇，善復爲祿。民之迷也，其日固已久矣。

通天下一氣耳，今是而昨非，先迕而

後合，神奇臭腐，相為終始，則奇正之相生，祇善之更化，乃一氣之自爾。天下之生久矣，小惑易方，大惑易性，自私之俗，勝而不明乎？禍福之倚伏，且復察察以治之，民安得而反其真乎？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

方者介於辨物，大方無隅，止而不流，無辨物之迹。

廉而不劌，

廉者矜於自潔，大廉不嗾，清而容物，無刻制之行。

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直而肆則陵物之態生，光而耀則揚行之患至，內直而外曲，用其光而復歸其明，其唯聖人乎！民之迷也，以方為是者，如子莫之執中，以廉為是者，如仲子之操，知伸而不知屈，知彰而不知微，以夸末世之弊俗，而失聖人之大全，豈足以正天下？聖人所以正天下者何哉？如斯而已。

宋徽宗御解道德真經卷之三

宋徽宗御解道德真經卷之四

德經下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如嗇。

聰明智識，天也。動靜思慮，人也。適動靜之節，省思慮之累，所以治人。不極聰明之力，不盡智識之任，所以事天，此之謂嗇。天一在臟，以腎為事，立於不貸之圃，豐智原而嗇出，則人事治而天理得。

夫唯嗇，是以早復。

迷而後復，其復也晚矣，比復好先，嗇則不侈於性，是以早復。

早復謂之重積德。

復德之本也，復以自知，則道之在我者，日積而彌新。

重積德，則無不克。

能勝之謂克，宰制萬物，役使群動，而無所不勝者，惟德而已。

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德至於無所不勝，則汎應而不窮，孰知其極也？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體盡無窮，則其於用天下也有餘裕，夫況有國乎？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道為萬物母，有道者萬世無弊。

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

道者物之母，而物其子也，性者形之根，而形其柢也。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故可以長久。根深則柢固，性復則形全，與天地為常，故能長生。與日月參光，故能久視。人與物化，而我獨存，此之謂道。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

事大眾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潰。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惑。是以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

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

聖人者，神民萬物之主也，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為。道常無為，以

莅天下，則人無不治。彼依人而行者，亦皆安定休止，莫或出而為崇，故曰其鬼不神。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非其神不傷民，聖人亦不傷民。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以道莅天下者，莫之為而常自然，無攻戰之禍，無殺戮之刑，是之謂不傷民。當是時也，神與民兩不相傷，而德交歸焉。神無所出其靈響也，詒爾多福而已。故曰其神不傷民，民無所施其智巧也。日用飲食而已，夫何傷之有？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

人莫不有趨高之心，而趨高者常蹶。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

天下皆以剛強敵物，而我獨寓於柔靜不爭之地，則人孰勝之者？是乃所以交天下之道也。經曰，知其雄，

守其雌，為天下谿。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予之。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為下。

天道下濟而光明，故無不覆。地道卑而上行，故能承天。人法地，地法天，故大者宜為下。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奧也。

天奧西北，鬱化精也。地奧黃泉，隱魄榮也。人奧思慮，蘊至神也。天地與人，有所謂奧，而皆冒於道。道也者，難終難窮，難測難識，故為萬物之奧。道為萬物之奧，則物者道之顯歟？

善人之寶，

利而行之，積善成性，而神明自得，聖心循焉。

不善人之所保。

反無非傷也，順其理則全，動無非邪也，靜其性則正，故可以保身。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於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言，風波也。行，實喪也。皆非道所貴。言美而可悅，行尊而可尚，猶可以市，且加於人，而人服從，況體道之奧，遍覆包含，而無所殊乎？然則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君子之守，修身而天下平，天子三公，有璧馬以招賢，而不務進道以修身，則捨己而徇人，失自治之道矣。不如坐進此道者，求諸己而已。道之所在，聖人尊之，故民從之如歸市。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為天下貴。

求則得之，求在我者也。古之人所以求之於陰陽度數，而未得者，求在外故也。惡者遷善，愚者為哲，此有罪所以免歟？道之善救者如此，故

為天下貴。傳曰：天下莫不貴者道也。

為無為章第六十三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

道之體無作，故無為；無相，故無事；無欲，故無味。聖人應物之有而體道之無，於斯三者，概可見矣。

大小多少，

大小言形，多少言數，物量無窮，不可為倪。大而不多，小而不少，則怨恩之報孰睹其辨？聖人所以同萬有於一無，能成其大。

報怨以德。

爵祿不足以為勸，戮耻不足以為辱，則何怨之有？所尚者德而已。

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

千丈之堤，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白圭之行堤也，塞其穴，是以無水難。丈人之慎火也，塗其隙，是以無火患。天下之事，常起於甚微，而及其末，則不可

勝圖，故聖人蚤從事焉。

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為之於小，故能成其大。亂已成而後治之，不亦晚乎？

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由難之，故終無難矣。

禍固多藏於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聖人之應世，常慎微而不忽，故初無輕易之行，而終絕難圖之患，凡以體無故也。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安者危之對，未兆者已形之對，脆者堅之對，微者著之對。持之於安，則無危。謀之於未兆，則不形。聖人之知幾也，脆者泮之則不至於堅冰，微者散之則不著。賢人之殆庶幾也。奔壘之車，沈流之航，聖人無所用智，焉用智於未奔沈，所謂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也。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有形之類，大必滋於小，高必基於下，遠必自於近。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聖人見端而思末，睹指而知歸，故不為福先，不為禍始，躊躇以興事，每以成功。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聖人不從事於務，故無敗。不以故自持，故無失。昧者規度而固守之，去道愈遠矣，能無敗失乎？

故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

中道而止，半途而廢，始勤而終怠者，凡民之情，蓋莫不然。故事常幾成而至於敗。

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矣。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施之於事，何為而不成？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以復衆人之所過。

欲利者，以物易己，務學者，以博溺心。夫豈足以造乎無為？聖人不以利累形，欲在於不欲，人我之養，畢足而止。故不貴難得之貨，不以人

滅天。學在於不學，緝熙於光明而已。故以復衆人之所過。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況衆人乎？復其過而反之性，此絕學者所以無憂而樂。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豈或使之，性之自然而已。輔其自然，故能成其性。為者敗之，故不敢為。此聖人所以恃道化而不任智巧。

古之善為道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古之善為道者，使由之而已。反其常然，道可載而與之俱，無所施智巧焉，故曰愚。三代而下，釋夫恬淡無為而悅，夫淳淳之意，屈折禮樂，以正天下之形，吁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將以明民，名曰治之，而亂孰甚焉？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

故以智治國，國之賊。

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

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焚符破璽，而民鄙樸，掎斗折衡，而民不爭。知此兩者，亦楷式。

知此兩者，則知所以治國，知所以治國，故民則而象之，以為楷式。

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

玄者天之色，常知楷式，而不用其智，則與天合德，深不可測，遠不可窮，獨立於萬物之上，物無得而耦之者，故曰與物反矣。

然後乃至大順。

順者天之理，乃至大順者，去智與故，循天之理而已。莊子曰：與天地為合，其合緡緡，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惟若愚若昏，所以去智。

江海為百谷王者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

興事造業，其一上比者王也，王有歸往之義，君能下下，則民歸之，如水之就下。

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

《易》於屯之初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處上而人不重，則從之也輕。處前而人不害，則利之者衆。若是者無思不服，故不厭。《易》曰：百姓與能。

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天下皆謂我道大者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肖物者小，為物所肖者大，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故似不肖。若肖則道外有物，豈得為大乎？

我有三寶，寶而持之。

異乎世俗之見，而守之不失者，我之所寶也。

一曰慈，

慈以愛物，仁之實也。

二曰儉，

儉以足用，禮之節也。

三曰不敢爲天下先。

先則求勝人，尚力而不貴德。

夫慈故能勇，

文王視民如傷，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儉故能廣，

閉藏於冬，故蕃鮮於春。天地常儉，

能常侈常費，而況於人乎？

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不爭而善勝者，天之道。道之尊，故

爲器之長。

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

世之人知勇之足以勝人，而不知慈乃能勇。知廣之足以夸衆，而不知儉乃能廣。知器長之足尚，而不知自後之爲要，則剛強之徒而已，有死之道焉。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

仁人無敵於天下，故以戰則勝，民愛其上，若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效死而弗去，故以守則固。

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志於仁者，其衷爲天所誘，志於不仁者，其鑿爲天所奪，則天所以救之衛之者，以慈而已，此三寶所以慈爲先。

善爲士章第六十八

善爲士者不武，

武，下道也，士尚志，曰仁義而已。

孔子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善戰者不怒，

上兵伐謀，而怒實勝思。

善勝敵者不爭，

爭，逆德也。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勝敗特未定也。不武所以成其武，不怒所以濟其怒，不爭所以弭其爭，三者皆出於德，故曰善。

善用人者爲之下。

智雖落天下，不自慮也。故智者爲之謀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故能者爲之役辨，雖雕萬物不自說也，故辨者爲之使。是謂不爭之德，

德蕩乎名，知出乎爭，才全而德不形者，未嘗聞其唱也，常和人而已。

是謂用人之力，

聰明者，竭其視聽；智力者，盡其謀能，而位之者無知也。

是謂配天古之極。

無爲爲之之謂天，不爭而用人，故可以配天，可以配天則至矣，不可以有加矣，故曰古之極。極，至也。木之至者，屋極是也。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

感之者爲主，應之者爲客，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謂之應兵。應兵爲客者也。

不敢進寸而退尺。

不嗜殺人，故難進而易退。

是謂行無行，

善爲士者不武，行而無迹。

攘無臂，

善戰者不怒。

仍無敵，

善勝敵者不爭。

執無兵。

用人之力，故無事於執兵。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

輕敵則好戰，好戰是樂殺人也。樂殺人者喪其慈而失仁民愛物之心，不可得志於天下矣。

故抗兵相加，則哀者勝矣。

聖人之用兵，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神武不殺，而以慈為寶，故仁眇天下而無不懷，義眇天下而無不畏，是謂常勝。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道炳而易見也，故載之言則甚易知要而易守也，故見之事則甚易行。孟子曰，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故道無難而天下無不能，有難不能者，不知反求諸己耳。

言有宗，事有君。

言不勝窮也，而理為之本。事不勝應也，而道為之主。順理而索，循道而行，天下無難矣。

夫惟無知，是以不吾知也。

小夫之知，不離於竿牘，雖曰有知而實無知也，夫豈足以知道？

知我者稀，則我貴矣。

有高世之行者，見非於衆，有獨智之慮者，見驚於民，故有以少為貴者。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聖人藏於天，而不自銜鬻。

知不知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尚矣。

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知之外矣，不知內矣，知之淺矣，不知深矣。知曰不知，是謂真知，道之至也，故曰尚矣。

不知知，病矣。

不知至道之精，而知事物之粗，不知至道之極，而知事物之末，方且為緒使，方且為物絀，而日趨於憂患之塗，故病。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

聖人之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聖人素逝而耻通於事，立本而知通於神，有真知也。而常若不知，是以不病。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

小人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揜，《易》曰荷校滅耳，凶。

無狹其所居，

居者，性之宅，人之性至大不可圍，而曲士不可以語以道者，狹其所居故也。擴而充之，則充滿天地，包裹六極，無自而不可，《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

無厭其所生。

生者，氣之聚，人之生通乎物之所造，而厭其所生者，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復，則夜氣不足以存彼，保合太和，而無中道夭者，無厭其所生故也。

夫惟不厭，是以不厭。

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聖人有自知之明，而不自見，以矜其能。有自愛之仁，而不自貴以臨物。若是者，處物不傷物，物莫之能傷也。方且樂天而無憂，何威怒之足畏乎？聖人之所去取，抑可見矣。

勇於敢則殺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

剛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勇於敢者，能勇而已。能勇而不能怯，非成材也，適足殺其軀而已。故子路好勇，孔子以謂無所取材。勇於不敢，則知所以持後。持後者處先之道也。列子曰，天下有常勝之道，曰柔。

此兩者，或利或害。

有所正者，有所差。有所拂者，有所宜。

天之所惡，孰知其故？

畸於人者，侔於天。人之所利，天之所惡。人孰從而知之？

是以聖人猶難之。

順天者存，逆天者亡，雖聖人不敢易也。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萬物之出，與之出而不辭，萬物之歸，與之歸而不迂。是謂不爭。消息滿虛，物之與俱，而萬物之多，皆所受命，是謂不爭而善勝。

不言而善應，

天何言哉？變以雷風，示以福禍，無毫厘之差，有影響之應。

不召而自來。

有所受命，則出命者能召之矣。萬物之紛錯，而天有以制其命，孰得而召之？健行不息，任一氣之自運而已。

坦然而善謀。

然行常易以知險。

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密而有間，人所為也，天則雖疏而無間。積善積惡，殃慶各以其類至，所以為不失。且爭而後勝，言而後應者，人也。天則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召之則至。難於知天者，人

也。天則不召而自來，坦然而善謀，惟聖人為能體此，故不就利，不違害，常利而無害，所以與天合德，昇夫勇於敢者。

民常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民有常心，其生可樂。苟無常心，何死之畏？斲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是謂以死懼之，民將抵冒而終不化。

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豈執而殺之，孰敢？

天下樂其生而重犯法矣，然後奇言者有誅，異行者有禁。荀卿所謂犯治之罪，固重也。

常有司殺者殺，而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

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而為天下用，不易之道也。代司殺者殺，代大匠斲，是上與下同德，倒道而言，迂道而說，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為是故也。

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代斲且不免於傷，況代殺乎？此古之人所以貴夫無為也。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

民之饑章第七十五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是以饑。

賦重則田萊多荒，民不足於食。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也，是以難治。

政煩則奸偽滋起，民失其樸。

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也，是以輕死。

矜生大厚，則欲利甚勤，放僻邪侈，無不為已。

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也。

《莊子》曰：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無以生為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棄事而遺生故也。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形全精復，與天為一，所以賢於貴生。貴生則異於輕死，遺生則賢於貴生。推所以善吾生者，而施之於民，則薄稅斂，簡刑罰，家給人足，晝衣冠，異章

服，而民不犯，帝王之極功也。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也，柔弱者生之徒也。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陽以發生為德，陰以肅殺為事。方其肅殺，則沖和喪矣。故曰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是以兵強則不勝，

抗兵相加，則哀者勝矣。

木強則共，

拱把之桐梓，人皆知養之，強則伐而共之矣。

故堅強居下，柔弱處上。

柔之勝剛，弱之勝強，老氏之道術有在於是。《莊子》曰，以濡弱謙下為表。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

道無益損，物有盈虛，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者，聖人之所保也。降

而在物，則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天之道以中為至，故高者抑之，不至於有餘。下者舉之，不至於不足。將來者進，成功者退，四時運行，各得其序。

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

滿招損，謙得益，時乃天道。

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人心排下而進上，虐熒獨而畏高明。

孰能損有餘而奉不足於天下者，其唯道乎。

不虐熒獨，而罄者與之。不畏高明，

而饒者損之，非有道者不能。

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不居，其不欲見賢耶。

不恃其為，故無自伐之心。不居其功，故無自滿之志。人皆飾智，己獨若愚，人皆求勝，己獨曲全，惟不欲見賢也，故常無損，得天之道。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

《易》以井喻性，言其不改。老氏謂

水幾于道，以其無以易之也。有以易之，則徇人而失己，烏能勝物？惟無以易之，故萬變而常一，物無得而勝之者。

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

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

川澤納污，山藪藏疾，國君含垢，體道之虛，而所受彌廣，則為物之歸，而所制彌遠。經曰：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

正言若反。

言豈一端而已，反於物而合於道，是謂天下之至正。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者，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

復讎者，不折鏃于，雖有伎心者，不怨飄瓦，故無餘怨。愛人者，害人之本也。偃兵者，造兵之本也。安可以為善？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于人。

聖人循大變而無所湮，受而嘉之，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契有左右，以別取予，執左契者，予之而已。

故有德司契，

以德分人，謂之聖。

無德司徹。

樂通物，非聖人也，無德者，不自得其得，而得人之得，方且物物求通而有和怨之心焉，茲，徹也，祇所以為蔽，《莊子》曰：喪己於物者，謂之蔽蒙之民。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善則與之，何親之有？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

廣土衆民，則事不勝應，智不勝察，德自此衰，刑自此起，後世之亂，自此始矣。老氏當周之末，厭周之亂，原道之意，寓之于書，方且易文勝之敝俗，而躋之淳厚之域，故以小國寡民為言，蓋至德之世，自容成氏至于神農，十有二君，號稱至治者，以此而已。

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

一而不黨，無衆至之累。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其生可樂，其死可葬，故民不輕死而之四方。孔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遠徙之謂歟？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山無蹊隧，澤無舟梁，同乎無知，其德不離。無絕險之迹，故雖有舟輿，無所乘之。無攻戰之患，故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紀要而已，不假書契。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

耕而食，織而衣，含哺而嬉，鼓腹而游，民能已此矣。止分故甘，去華故美，不擾故安，存生故樂。

鄰國相望，鷄犬之聲相聞，使民至老死不相與往來。

居相比也，聲相聞也，而不相與往來，當是時也，無欲無求，莫之為而常自然，此之謂至德。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

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闕百聖而不慚，歷萬世而無弊。

美言不信。

貌言華也，從事華辭，以支為旨，故不足於信。

善者不辯，

辭尚體要，言而當法。

辯者不善。

多駢旁枝，而失天下之至正。

知者不博，

知道之微旨，反要而已。

博者不知。

聞見之多，不如其約也。《莊子》

曰：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

聖人無積。

有積也，故不足。無藏也，故有餘。

莊子曰：聖道運而無所積。孔子

曰：丘是以日徂。

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

善貸且成，而未嘗費我。萬物皆往

資焉，而不匱。

天之道，利而不害。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而物實利之，未始有害。

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順而不逆，其動若水，應而不藏，其靜若鑑，和而不唱，其應若響，雖為也，而為出于無為。體天而已，何爭之有？茲德也，而同乎道，故德經終焉。

宋徽宗御解道德真經卷之四

（劉詔軍點校）

014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

經名：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
宋代章安對宋徽宗御注的解義，
十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
洞神部玉訣類。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序

臣聞道非言無以致顯，言非經無以載道，道之不行也，以經之不傳，經之不通也，以旨之不明。周季道降德衰，諸子嗣興，私其異端，自名一家，其巧辭渺論，漫不足以索理，迭爲簧鼓，流於虛僞，浮石沈木，肆爲邪說，喪其性命之真，而陷溺枯亡，不能求復。老氏著言五千，明道德之常，將以絕學返樸，復乎無爲，而鎮以清淨，此載道之經也。然辭簡旨奧，窮之益遠，測之益深，非夫神解，蓋不得以議其略，此經

之所以難傳也。

主上生知之學，天縱神聖，微言奧義，非苟知之，實允蹈之，發於宸藻，著爲成書，雖相去老氏於千載寥寥之後，言若符契，真常妙本，坦然明白，此經之所以傳，旨之所以明，道之所以行也。臣實非常之遇，謹齋心滌慮，凝神致一，恭讀聖製，精思索至。臣之蔽蒙，豁爾抉發，恍若有得，輒不自己，妄意管見，仰稽睿訓，演爲《義解》，離爲十卷。井蛙甚下，識固不達於雲天，瑩燭至微，明實難增於日月。然道化廣被，雖一介之微，得以形容天地造物之妙，亦足以彰聖治元功道被極致也。萬有一遇，采擇之幸，抑亦使天下萬世，知太平盛際，不以人微廢言，見經之所以傳，道之所以行，豈不踴歟。

臣章安謹序。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一

登仕郎臣章安撰義

道經

御注曰：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心之所自得。道者，亘萬世而無弊。德者，充一性之常存。老君當周之末，道降而德衰，故著書九九篇，以明道德之常，而謂之經。其辭簡，其旨遠，學者當默識而深造之。

臣義曰：太初有無，無有無名，命之曰道。有一未形，物得以生，命之曰德。道本無名，謂之道者，即人之所共由者而爲言也。德本自得，謂之德者，即有心所同得者而爲言也。惟道無垠，虛湛常存，惟道無體，微元常真，絕於有無之域，泯於彼是之居，在體爲體，在用爲用，天地雖大，未離乎內，秋毫雖末，待之成體。萬物終始出入，未始不由於此，故謂之道，即其自心同然皆得。審乎無假，

而不與物化，淵乎其居，而不與物遷，未嘗蔽虧，未嘗乘馳，心全乎天，而無得喪之累，故謂之德。道無體也，無體則不涉於變故，亘萬世而無弊。德在我也，在我則無待於外，故充一性而常存。周衰文弊，天下奔馳於末流，多駢於聰明，淫僻於仁義，素樸日罄，而不能朝徹見獨。留連乎榮辱之境，盪摩乎好惡之場，至於以人滅天，以故滅命，何道德之云。故老君著書九九篇，絕學返樸，復乎道紀，深根固柢，冥於泰初。以道名之常，論天地萬物之始母。以有無之常，觀至變至精之微妙。復命以體神，知和以守氣。道常而復乎無名，德常而至乎歸樸，皆所以明道德之常也。有常而不變，故謂之經。緯則錯綜往來，故謂之變。經有一定之體，常而可久之義也。言意曰辭，指意曰旨，惟載道之言，故簡而當。寓道之旨，故遠而明。道固不可以言傳也，道固不可以旨喻也，求夫言迹之間，固非所以得道。

然捨夫言迹，則道又不可得而形容。惟冥於道者，契會於言意之表，合乎元一，而復乎真常，故曰默識而深造之。噫，道非有心者所能遠，亦非無心者所能近，默識深造，是謂玄同。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御注曰：無始曰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又曰道不當名。可道可名，如事物焉，如四時焉，當可而應，代廢代興，非真常也。常道常名，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伏羲氏得之，以襲氣母，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

臣義曰：道至虛也，寓天下之群實而不見其畛畦，故無體之可言。道至靜也，對天下之群動而不涉於緒使，故無方之可名。道不可言也，托於言聲之間，皆道之糟粕爾。道不可名也，寓於形器之域，皆道之筌蹄爾。可道可名，屬於諸有，如事物焉，廢興新故之不停，如四時焉，旋復代謝之不一。應理適變，各可其

可，豈真常耶。真常妙本，先天地而不弊，後天地而不窮，玄冥自契，豈容聲哉。伏羲得之，以襲氣母，可謂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所以會道之體也。其常道歟？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可謂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所以契道之用也。其常名歟？常道常名，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又安得以新故始終議其將？故曰莫知其終也。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御注曰：道常無名，天地亦待是而後生，《莊子》所謂生天生地是也。未有天地，孰得而名之？故無名為天地之始。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故有名為萬物之母。

臣義曰：泰初有無，無有無名，故無名者，氣之始也，天地得我以生者也，故為天地之始。有一而有名，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故有名者，數之起也，萬物得我以成者也，故為萬物之母。以其氣始謂之始，以其生生謂之母。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

御注曰：《莊子》曰：建之以常無有。不立一物，茲謂常無。不廢一物，茲謂常有。常無在理，其上不嗽，天下之至精也，故觀其妙。常有在事，其下不昧，天下之至變也，故觀其微。有無二境，微妙寓焉。大智并觀，乃無不可。恍惚之中，有象與物。小智自私，蔽於一曲，棄有著空，徇末忘本，道術於是為天下裂。

臣義曰：在有而無，謂之常無，非空絕之無，見無於有爾。而物物皆空，故曰不立一物，乃真常之無也。即無而有，謂之常有，非物色之有也，見有於無爾。而物物具在，故曰不廢一物，乃真常之有也。常無冥於一致之理，藏天下之至精，貫通是非，混一今古。常無而不墮於無，故可以觀妙。常有應於方來之事，對天下之至變，時物終始，形器變化，錯出無窮，紛然不一。常有而不滯於有，故可以觀微。即有無之境，有

微妙之觀。然微妙豈即夫有無所能盡觀也哉？亦曰即其常無常有欲以觀爾。大智達觀有無本末，泯於忘言之域，是謂要妙。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

御注曰：道本無相，孰為微妙？物我同根，是非一氣，故同謂之玄。世之惑者，舍妄求真，去真益遠，殊不知有無者，特名之異爾。

臣義曰：道以常無為體，以妙有為用，窅爾無相，孰觀微妙。物我復乎造化之原，是非混於沖虛之氣，離形去智，有無都泯，故同謂之玄。在無而有，在有而無，所謂兩者同也。有無相生，而有無之辨著，此出而異名也。玄之為色，赤且黑，於其方曰朔曰北之類，皆合兩者故也。通夫有無而同於一，乃可以語道。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御注曰：《素問》曰：玄生神。《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妙而小之謂玄，玄者天之色。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玄

之又玄，所謂色色者也。玄妙之理，萬物具有，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處，人之所以靈，百物之所以昌，皆妙也，而皆出於玄，故曰衆妙之門。孔子作《易》，至《說卦》然後言妙，而老氏以此首篇，聖人之言，相為終始。

臣義曰：天肇一於北，玄之同也，地耦二於南，神之出也。神以玄生，玄以神妙，同夫有無，混然無間，所謂玄也，玄之又玄，玄亦至矣，神由是出，靈由是著，妙萬物而無方，此天地所以神明，聖人所以無為而為。而人之靈，物之昌，皆盡其妙，而妙皆出於玄，故曰衆妙之門。孔子作《易》，托象數以示神，故至《說卦》然後言妙。老子同有無以示玄，故以首篇言之。神生於玄，而玄為衆妙之所自出，故終始之序如此。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

御注曰：道無異相，孰為美惡？性

本一致，孰為善否？有美也，惡為之對，故曰：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有善也，不善為之對，故曰：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世之所美者為神奇，所惡者為臭腐，神奇復化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則美與惡奚辨？昔之所是，今或非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則善與不善奚擇？聖人體真無而常有，即妙用而常無，美惡善否，蓋將簡之而弗得，尚何惡與不善之能累哉？

臣義曰：道本無物，孰有異相？涉乎美惡，有相之異。性本玄同，孰有二致？麗乎善不，其致不一。古人復乎道初，冥於天性，適然自得，而各安其所得，莫然自為，而各宜其所為。何以知為也？純澆樸散，離道而嚮於物，去性而從於心，知之以心，而取舍以情，不信性命，而蕩於私欲，故美惡善否，代為之對，何有已耶。物之神奇臭腐，系夫世之美惡爾。迭徙於化，適可者貴。則美惡果何辨哉？理之是非用舍，系夫

世之善否爾。緣幾之會，應時為當，則善不善果何擇哉？且情見在人，其知不同，各徇其私，而相為彼我，則美之與惡，善之與不善，其環無窮矣。聖人物我玄同，有無俱泯，離對疑獨，不容聲矣。季咸若神，而壺子不得而相，則美惡善不善何所能累？玄珠之遺，而使知索之不得，則何復事知？

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

御注曰：太易未判，萬象同體。兩儀既生，物物為對。此六對者，群變所交，百慮所生，殊塗所起，世之人所以陷溺而不能自出者也。無動而生有，有復歸無，故曰有無之相生。有涉險之難，則知行地之易，故曰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若尺寸是也。高下之相傾，若山澤是也。聲舉而響應，故曰音聲之相和。形動而影從，故曰前後之相隨。陰陽之運，四時之行，萬物之理，俄造而有，

倏化而無。其難也，若有為以經世。其易也，若無為而適己。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天之自高，地之自下，鼓官而官動，鼓角而角應，春先而夏從，長先而少從，對待之境，雖皆道之所寓，而去道遠矣。

臣義曰：氣者，道之所運。物者，氣之所化。氣冥於無，虛而常通，其有見也，得而像之，故謂之象。闡道乎太易，而象帝之所出，以無授萬物之氣，以有成萬物之形，氣散乎泰始，而為陰陽。形離乎泰初，而為天地。氣變之極，形之所化，山嶽之止，海川之流，五材之著用，群物之名言，其理其形，其聲其數，行流散徙，出入生死，凡涉麗於形器之間，此六對者，更出迭入，而不能自止。世之人認而有之，與接為構，以妄為常，相刃而交相傷，相靡而交相潰，繭然疲役，而不知所歸，所以陷溺於轉徙之流，而不能自出也。凡天下之可名者，未嘗無偶也，有無也，難易也，長短也，高下也，聲音之相和也，前後

之相隨也，皆其理之必然也。凡天下之可名者，莫不皆爾，而未始獨立也。然則由美而有惡，由善而有不善，固其理也。六對之境，雖皆道之寓，而妙用之所托宿，然役於緒使，出離乎道，可謂遠矣，又安得以語道？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

御注曰：處無爲之事，《莊子》所謂無爲而用天下也。行不言之教，《易》所謂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也。爲則有成虧，言則有當愆，曾未免乎累，豈聖人所以獨立於萬物之上，化萬物而物之所不能累歟？

臣義曰：事之方來，我爲之對，不可不爲也。見於有爲，則理有成虧，物之適至，我爲之辨，則不可無言也。見於有言，則理有當愆，涉於有爲有言之域，則孰能忘累。聖人獨立萬物之上，事之所處，教之所行，而天下因得以返常復樸。玄同是非，不爲美惡善不善之辨，彼六對者，無自而擾，故未始有言爲之累也。萬物

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不居，可謂無爲而用天下者也。故曰處無爲之事。不尚賢，不貴難得之貨，不見可欲，可謂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也，故曰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御注曰：萬物并作，隨感而應，若鑒對形，妍醜畢現。若谷應聲，美惡皆赴，無所辭也。故曰：作而不辭。自形自化，自生自色，各極其高大，而遂其性，孰有之哉？故曰生而不有。整萬物而不爲戾，澤及萬世而不爲仁，覆載天地，雕刻衆形，而不爲巧，故曰爲而不恃。四時之運，功成者去，天之道也。聖人體之，故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認而有之，亦已惑矣，故曰功成不居。有居則有去，古今是也。在己無居，物莫能遷，適來時也，適去順也，何加損焉？故曰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臣義曰：聖人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故不從事於務，物來則應，應

而不窮，而係累於當時，不留情乎既往，因時乘理，惟變所適，如天運寒暑，付之自然，而心無積怨想方。萬物之并作也，作其自作，夫復何辭？隨感而應，何容心哉？若鑑對形，不將不迎，應而不藏。若谷應聲，不揚不抑，洪纖不遺，故曰萬物作而不辭。一氣之所運，大巧之所範，其生出有次，其終始有序，動靜語默，勞乎天機之所役，精神心術，萌乎氣機之所作。天與之形，散於萬殊，其化不同，其生不一，其體之別，其色之異，各極其量，而遂其自然，且莫知其所以然也。認而有之，孰能生生，故曰生而不有。無爲而爲，雖爲而我何恃也。功成於天，雖成而我何居也。有我則有居，在己無居，則物莫能遷，有居則轉徙不常矣。故曰爲而不恃，功成不居，居而有之，天下所不與也，不居而有，天下所不去也，故曰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不尚賢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

民不爲盜。

御注曰：尚賢則多知，至於天下大駭，儒墨畢起。貴貨則多欲，至於正晝為盜，日中穴阨。不尚賢，則民各定其性命之分，而無所夸跂，故曰不爭。不貴貨，則民各安其性命之情，而無所覬覦，故曰不為盜。《莊子》曰：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旅獒》曰：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

臣義曰：聖人之在宥天下也，舉滅其賊心，而進其獨志，故性正而不流，情防而不馳，安於性而將與道同，復制乎情而將與天同理，故皞然歸於自得之場，熙然樂於無事之域。三代之後，道不足以勝欲，靜不足以制動，摩利害於榮辱之途，逐夸靡於形體之外，故君子泥道執有，矜攬賢行，而慕尚忘己。小人背道返馳，賈售貴貨，而徇逐失身。彼以賢尚，而鄙我之不己若，我以彼勝，而忿己之不我勝，此所以起爭也。彼以貨貴，勝我也所無，我以彼矜，而嫉彼之所

有，此所以起盜也，故名者爭之端，利者盜之起。嚮於名者，失於徇外，耽於利者，喪於逐末，故不尚賢，則民無夸跂，不貴貨，則民無覬覦。夸跂之心忘，則何爭之有。覬覦之望息，何盜之有。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則言行不立，是非俱泯，而德性同於初，故曰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異物，則民不失常。不賤用物，則民不背本，故民乃足。民足則不為盜，故曰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御注曰：人之有欲，決性命之情以爭之，而攘奪誕謾，無所不至。伯夷見名之可欲，餓於首陽之下。盜跖見利之可欲，暴於東陵之上。其熱焦火，其寒凝冰，故其心則憤亂，憤驕，而不可係道。至於聖人者，不就利，不違害，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則孰為可欲？欲慮不萌，吾心湛然，有感斯應，止而無所礙，動而無所逐也，孰能亂之？孔子

四十而不惑，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

臣義曰：靜而不變，返冥於一德，同乎泰初，神凝於太虛，氣葆乎沖和，視物之在天下者，曾不足以搖吾之天宇，其心休休焉。彼昧者，五綦交戰，而好惡之私蕩其情，六鑿相攘，而取捨之情流於偽。目之妄見，意之妄欲，日鬪其心於接構之間，故心為之憤，而天理去矣。伯夷、盜跖，卒死餓暴者，見名利之可欲爾。焦火之熱，凝冰之寒，斬嚮得失，憤亂若此，奪於可欲爾。孔子之不惑，孟子之不動心，知其無可欲，故不惑不動，何亂之有？

是以聖人之治也，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

御注曰：谷以虛故應，鑒以虛故照，管籥以虛故受，耳以虛故能聽，目以虛故能視，鼻以虛故能嗅。有實其中，則有礙於此。聖人不得已而臨蒞天下，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因其固然，付之自爾，何容心焉？堯

之舉舜而用絲，幾是矣。心虛則公聽并觀，而無好惡之情，腹實則瞻足平泰，而無貪求之志，豈賢之可尚，貨之足貴哉！聖人為腹不為目，腹無擇而容故也。志強則或殉名而不者體之所立。志強則或殉名而不意，或逐貨而無厭，或伐其功，或矜其能，去道益遠。骨弱則行流散徙，與物相刃相靡，胥淪溺而不反。聖人之志，每自下也，而人高之。每自後也，而人先之。知其雄，守其雌，知其榮，守其辱，是之謂弱其志。正以止之，萬物莫能遷。固以執之，萬變莫能傾。不壞之相，若廣成子者，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是之謂強其骨。《莊子》曰：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聖人之治，務使民得其性而已。多知以殘性命之分，多欲以汨性命之情，名曰治之，而亂孰甚矣？故常使民無知無欲。

臣義曰：道藏於無，故虛者道之舍也。物累於有，故實者物之積也。

人開其天，物實其欲。有形者，形為物役。有心者，心為形使。私欲勝於內，事物奪於外，陰陽為之并毗，天和為之交喪，所謂靈臺太虛之室，蓋已柴塞乎其中，則事物之來，將以通其故而應其感，豈不大謬？谷以虛，故應其聲於無方。鑑以虛，故照其形於無窮。管籥以虛，故能受虛之氣。況心之為物，攝五官以為主，統萬善以為宗，適感而應，應而不藏，要在於虛。惟虛也復乎無物，合乎無始，謂之抱樸。抱此者也，謂之守一。守此者也，顏子進於是矣。齊心以致一，致一以集虛，入游其樊，至於未始有回，則能盡其性，而愛惡無留情矣。因其固然，付之自爾，心虛故也。冥是非，一好惡，塵累忘，而心虛矣。舉舜用絲，堯何容心焉，以虛應之爾，何好惡之累？腹之為物，容而無擇，受而不盈，氣之所往，物之所化，俱復於此，出入終始，無有紀極，未始或足也。困於不足，則不能無求。求也不已則殆，故

腹要乎實。實則瞻足於己，而外無所待。貪求之念絕，而平泰之福至，復何利欲之念哉？好惡之累亡，豈賢之跂尚也。利欲之念滅，豈貨之足貴也。心有所之謂之志，志之強也，其嚮無方，則勞於營為，弊精神，役思慮，徇名逐貨，伐功矜能，何有已也。故志要乎弱，則離動而之靜，自有而適無。守雌以復乎無為，守辱以安於至分。自下而不為高，自後而不為先，求復於道，是謂弱志。體之所立，在乎骨。骨之弱也，失已於物，隨變流徙，視彼出入為之行藏，緣彼好惡為之用捨，與物刃靡而不知其非，與物淪溺而不知其返。不能自立，一至於此，故骨要乎強，強則特立而有常，獨立而有造，全天之守，而不遷於物，完天之固，而不喪於人，其動不殆，其行也健，其強不息，日進於道，是謂強骨。聖人之治心，虛而無所分，腹實而無所求，志弱而不營於外，骨強而不遷於物，此所以使民無知而不累於名，無欲

而不累於利，全其逍遙游而於自得之場，所以返素樸也。有知則心為物役，故多知所以殘於性命之分。有欲則情為物遷，故多欲所以汨性命之情。知復乎無知而無以知為，欲復乎無欲而不見可欲，要在乎有常，故曰常使民無知無欲。

使夫知者不敢為也。

御注曰：辯者不敢騁其辭，勇者不敢奮其伎，能者不敢矜其材，智者不敢施其察，作聰明，矜機巧，滋法令，以蓋其衆，聖人皆禁而止之。此所謂使夫知者不敢為也。九官咸事，俊乂在服，豈以知為鑿也。行君之命，致之民而已。

臣義曰：聖人之治，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上以道在宥天下，下以道化成於上，民之多知，而復乎無知，民之多欲，而復乎無欲。至治之極，復乎太古，可謂至矣。雖有知者，其辭辯，其勇伎，材之能，察之智，將安所施，自謂曰知，何敢為也。為之則敗，抑何所容，故曰不敢為。

為無為，則無不治矣。

御注曰：聖人之治，豈棄人絕物，而忽然自立于無事之地哉？為出于無為而已。萬物之變在形而下，聖人體道，立乎萬物之上，總其成理而治之。物有作也，順之以觀其復。物有生也，因之以致其成，豈有不治者哉？故上治則日月星辰得其序，下治則鳥獸草木遂其性。

臣義曰：聖人游人間世，應帝王而立乎事物之上，其化民成俗，將以復性返樸，其能忽然無為也哉。其為也出於無為，非無為也。輔萬物之自然，生其所自生，成其所自成，曲全乎天而無天闕，枯亡之患則無不治矣。日月星辰得其序，上治也。鳥獸草木遂其性，下治也。上下之治如此，而民至於無知無欲，而知者有不敢為，治之至也如此。

道沖章第四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

御注曰：道有情有信，故有用；無為無形，故不盈。經曰：萬物負陰

而抱陽，沖氣以為和。萬物之理，偏乎陽則強，或失之過。偏乎陰則弱，或失之不及。無過不及，是謂沖氣。沖者，中也，是謂太和。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取之，不足者與之，道之用，無適而不得其中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道之體，猶如太虛，包裹六極，何盈之有？

臣義曰：道藏於太易之先，以氣則未見，以形則未判，以質則未分，孰為體哉。體且無矣，孰為用哉。道樞一運，天機已張，陰陽以氣而妙於無，萬物以形而顯於有，其終始出入，莫不有用，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道之用也，充塞無外，而其應無方，瞻足萬物，而不弊於有。是道之不盈也，有情有信，未離乎心也。謂之用，蓋有使之者矣。道以無心為心，即彼情信，在用為用，故曰道用，無為無形，不墮諸有也。謂之不盈，蓋不麗於器矣。道以妙有為有，即彼形為。在體為體，故為不盈。

氣散乎泰始，而分陰分陽，故氣者道之所運，物者氣之所化。墮於數者，不能逃乎陰陽之機。囿於形者，不能出乎陰陽之造。故陰陽為萬物之負抱，而未始或離也。毗於陽，則失於太過而為強。毗於陰，則失於不及而為弱。強而用之，其剛必折。弱而用之，其柔必殆。沖者，道之見於氣也。其氣均，以和為沖，交通而成和，網緼而為一。剛柔之用，無過不及。往來之變，無相乖謬。兩者渾一，適乎太和，無所往而不適乎中。沖之用也，沖而用之，猶彼太虛，充滿六極，包裹天地，運量不匱，酬酢無已，高而無上，廣不可極，淵而無下，深不可測，其盈也何有。

淵兮似萬物之宗。

御注曰：《莊子》曰：鯢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虛而靜，不與物雜，道之體也。惟虛也，故群實之所歸。惟靜也，故群動之所屬。是萬物之所係，一化之所待也。故曰似萬物之宗。然道本

無係，物自宗道，故似之而已。

臣義曰：淵者，靜一而流復，虛一而體深。其復也不與物雜，其深也不為物測，游於物初，同乎太虛，道之體也，萬物本乎道之所生，故道為萬物之本宗矣。群有之實，歸乎至虛。群有之動，屬乎至靜。惟虛與靜，所以管攝萬有，而大化之所以神也。萬物宗於道，未始為之宗，物自宗之爾，故曰似。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

御注曰：銳則傷，紛則雜，挫其銳則不爭，解其紛則不亂。和其光，莊子所謂光矣而不耀也。同其塵，莊子所謂與物委蛇而同其波也。內誠不解，形謀成光，而舍者與之避席，豈和其光之謂歟？飾智以驚愚，修身以明污，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豈同其塵之謂歟？聖人挫其銳，則處物不傷物，物莫之能傷也。解其紛，則不謀烏用智？不斲烏用膠？萬物無足以撓其心者，若是則無泰色，無驕氣，和而不流，大同於物，以通天

下之志，無入而不自得也。

臣義曰：銳者，物之利。紛者，事之交。其銳不挫，則其利也傷。其紛不解，則其交也雜。傷則爭，雜則亂，故挫其銳，則渾然而全於天，解其紛，則凝然而觀其復。形謀成光，修身明污，未能忘我也。立我為累，去道遠矣。光矣而不耀，則其光也，和於物而不乖。與物委蛇，而同其波，則其塵也，同於物而不異。至於此，則情繫都忘，物我玄同，彼是不立無入，而不自得也。

湛兮似或存。

御注曰：心若死灰，而身若槁木之枝，泰定之中，天光自照，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此其道歟？臣義曰：閔道奧而弗示，杜德機而不發，復乎無為，游乎物初，心若死灰，身若槁木，而體同太虛，湛然凝一，窈冥恍惚，而物或有焉，此温伯雪子得於目擊之間也。若亡而存，不形而神，大聖神解，不容聲矣。學道學此者也，傳道傳此者也。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御注曰：象者，物之始見。帝者，神之應物。物生而後有象，帝出而後妙物。象帝者，群物之始，而道實先之。《莊子》所謂神鬼神帝，生天生地是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有乎出而莫見其門，孰知之者？故曰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臣義曰：自無而適有者，皆麗乎物，故萬物本乎道之所生。自有而適無者，皆復乎道，故道為萬物之祖。道本乎無，何所自生，故曰不知誰之子。物屬諸有，由道以生，故曰象帝之先。物見於像曰象，則象者生物之始也。神之應物曰帝，則帝者應物之始也。象與帝，群物之所始，而皆本乎道之所自出，故曰象帝之先。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一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二

登仕郎臣章安撰義

道經

天地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御注曰：恩生於害，害生於恩，以仁為恩，害則隨至，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輔其自然，無愛利之心焉，仁無得而名之。束芻為狗，祭祀所用，適則用之，過則棄之。彼萬物之自生，百姓之自治，曾何容心焉？臣義曰：大仁不仁，非不仁也，以仁為恩，仁亦淺矣，害之隨至，仁可為乎？大道之世，適然皆生，同焉皆得，何以仁為？天地無愛於物，而物當其分，而同於自得。聖人無愛於百姓，而百姓自適，而相忘於無情，此天地聖人所以視萬物百姓為芻狗也。天地之於物，聖人之於民，非無

心也，非有心也，生其所自生，治其所自治，應時而用，其用也不藏。已事而廢，其廢也不留，何容心哉？皆所以輔自然爾。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

御注曰：橐籥虛而能受，受而能應，故應而不窮。有實其中，則觸處皆礙，在道為一偏，在物為一曲。

臣義曰：天地之間，一氣之運，闔闢變化，出入動靜，不見新故，無有終始，其猶橐籥乎。橐籥之為物，以虛而受，其受也不辭。以虛而應，其應也不窮。有實其中，其用也廢。天地之鼓萬物，豈有心哉。萬物自動於至虛，而天地聽其自爾。聖人之於百姓，是以應其適然，而無係累，故比夫橐籥。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御注曰：虛己以游世，則泛應而曲當，故曰虛而不屈。迫而後動，則運量而不匱，故曰動而愈出。聖人出，應帝王，而無言為之累者此也。

臣義曰：氣寓於橐籥，以鼓萬物者，

橐籥以虛能受能應故也。其靜也虛，氣復於無，而未始或屈。其動也虛，氣應於有，而未始或窮。聖人虛己泛應，曲當於物，而其道不屈，動化應時，運量不匱，而其道愈出，安有言為之累。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御注曰：籥虛以待氣，氣至則鳴，不至則止。聖人之言似之。辯者之囿，言多而未免夫累，不如守中之愈也。慎汝內，閉汝外，收視反聽，復以見天地之心焉，此之謂守中。

臣義曰：聖人本乎無言，迫不得已而有言，其言也緣時適可，應彼而已。猶籥之虛，為氣所鳴爾。應理而言，其言不窮。辨者之言，是非交擊，言之雖多，其窮也數。惟善惡兩忘，是非不立，則虛而無係。無係則不偏，不偏則得中，中而能守，曠然忘懷，而復乎天一，天地之心，於此可見。

谷神章第六

谷神不死，

御注曰：有形則有盛衰，有數則有成壞，形數具而生死分，物之理也。谷應群動而常虛，神妙萬物而常寂，真常之中，與道為一，不麗於形，不墮於數，生生而不窮，如日月焉，終古不息，如維斗焉，終古不忒，故云不死。

臣義曰：囿於陰陽者，其盛衰有形。役於變化者，其成壞有數。涉形與數，其生也孰固。谷以常虛，而應群動之感。神以常寂，而妙萬物之上。常虛則不累於形，常寂則不滯於數。谷之虛，神之妙，冥於一致，與道同體，生生不窮，其應無已，其化不測，其猶日月維斗，皆終古而未始，或息或忒，故曰不死。不死者，以其無所自生，故不死也。神亦至矣，必曰谷神者，氣冥於虛，神潛於氣。神之應也如響，能容能應，能虛能盈，無有終已，故以谷言。

是謂玄牝。

御注曰：萬物受命於無，而成形於有，谷之用無相，神之體無方，萬物

所受命也。玄者天之色，牝者地之類，萬物所以成形也。谷神以況至道之常，玄牝以明造物之妙。臣義曰：谷神以無受萬物之命，天地以有賦萬物之形。不曰天地，而曰玄牝者，以天地之色類言也。色類本乎氣，故玄牝者，氣之所以生物也。有母養萬物，生生之理，是造物之妙也。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御注曰：《莊子》曰：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而見之者，必聖人已。故於此明言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物與天地，本無先後，明大道之序，則有天地，然後有萬物。然天地之所從出者，玄牝是已。彼先天地生者，孰得而見之？

臣義曰：玄牝者，生物之本，體屬乎陰陽，萬物之母也。門有闔闢之義，根有生出之理，玄牝之氣，闔而為陽，麗乎陽者之所生也，闔而為陰，麗乎陰者之所出也。天地以陰陽形

之大者言之也，天地萬物由此門出，莫得而見，故曰玄牝之門。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御注曰：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不知其盡也。夫是之謂綿綿若存。茫然天造，任一氣之自運，倏爾地化，委衆形之自殖，乾以易知，坤以簡能，非力致也，何勤之有？

臣義曰：萬物資氣以生，資神以靈，故氣為神母，神為氣子。氣固則神全，氣汨則神亂，氣喪則神去。綿綿者，引而不絕，續而不已，先天地而有，後天地而無窮，恍惚窈冥，而或有在，故謂之若存。茫然天造，任其氣之自運，而莫知其所所以然。倏爾地化，委其形之自殖，而莫知其所自。以無為用，而非智力所能為也，故曰用之不勤。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御注曰：天穹隆而位乎上，經為日月，緯為星辰，而萬物覆焉。地磅礴

而位乎下，結為山嶽，融為川澤，而萬物載焉。萬物覆載於天地，天地無心於萬物，故天確然而常運，地隤然而常處，所以能長且久也。天地有心於生物，則天俄而可度，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測，其載物也薄矣。若是則有待也，而生焉故能長生？

臣義曰：復乎無物，孰命其形。合乎無始，孰有其生。賦生之初，同乎太虛，凝為我形，如水有冰。世之人一受成形，遂以形為我有，認其有生，遂以生為我固。是以形虧而不全，生離而不抱，忽然而逝，何異隙駒，曾不知天地之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爾。天穹隆而位乎上，未始有心於覆物也，地磅礴而位乎下，未始有心於載物也。形為天地，而不知其所以為天地。功為覆載，而不知其所以為覆載。其長且久，未始以生為也。無以生為，則生未嘗生，雖寓於有生，而無有生之累，故能長生。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御注曰：天運乎上，地處乎下，聖人者位乎天地之中。達而為三才者，有相通之用。辨而為三極者，有各立之體。交而為三靈者，有無不妙之神。然則天地之與聖人，咸得乎道，而聖人之所以治其身，亦天地而已。故此章先言天地之不自生，而繼之以聖人不自有其身也。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是謂後其身。後其身，則不與物爭，而天下莫能與之爭，故曰後其身而身先。在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外死生，遺禍福，而神未嘗有所困也，是謂外其身而身存。夫聖人之所以治其身者如此，況身外之事物乎？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體性抱神，以游世俗之間。形將自正，物我為一，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者，此其效歟！臣義曰：立己以先物，則物為我敵，而為物之勝，而身未始或先。有我

以存身，則身為物喪，而為物之傾，而身未始或存，此理之固然也。聖人位乎天地之兩間而成，能於天地達而為三才，辨而為三極，交而為三靈，混然無間，咸體乎道，其致不異。故此章言天地之不自生，故能長且久。繼言聖人後外其身，故能先能存也。聖人無心於自先，故後其身，而天下莫如我先之至。無心於自存，故外其身，而天下莫如我存之固。我身之先，我身之存，皆超然無物我之累，未始有其身者然也。

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御注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道者為之公，天地體道故無私，無私故長久。聖人體道故無私，無私故常存。自營為私，未有能成其私者也。

臣義曰：天地聖人所以無私者，無我故也。私於有我，未有能成其私者。天地無自生之私，故能長生，聖人無有身之私，故能常存，故曰成其私。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

御注曰：《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莊子》曰：離道以善，善名既立，則道之體虧。然天一生水，離道未遠，淵而虛，靜而明，是謂天下之至精，故曰上善若水。

臣義曰：寂然不動，復乎妙常者，道也。感物而應，繼道而出者，善也。復於至道，善無所立，名為上善，道固已離，蓋善名立而道體虧矣。水之為物，生乎天一，道之出也，水幾於道，道未遠也，出於空無，流乎實有，出乎道者然也。淵而虛，其深也可以會道，靜而明，其一也可以復道，則未遠乎道者然也。出乎道，而未遠乎道，故曰上善若水。

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御注曰：融為雨露，萬彙以滋。凝為霜雪，萬寶以成。疏為江河，聚為沼沚，泉深海大，以汲以藏以裕。生殖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以利萬

物，孰善於此？善利萬物，萬物蒙其澤，受其施，而常處於柔弱不爭之地，納污受垢，不以自好，累乎其心，故於道為近。幾，近也。

臣義曰：五行之致用也大，而水為之本，萬物之生殖也博，而水資其生。施及於物，而受之者不知其所施。物蒙其澤而利之也，不知其所及。處不爭之地，而利及萬物，不知其所以為善。衆流之污，群物之垢，彼有心者之所惡，水之納污受垢，處衆人之所惡，而不知其所以為善。惡而不知其善，惡而不知其惡，故於道為近。

居善地，

御注曰：行於地中，流而不盈。臣義曰：水由地中行，性也。其流趨下而不盈，故曰善。地如水之善，地則得所居矣。

心善淵，

御注曰：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臣義曰：虛靜而深不可測，晦明而遠不可窮，心如水之善淵如此。

與善仁，

御注曰：兼愛無私，施而無擇。

臣義曰：兼愛無私，愛之廣也。施而無擇，施之博也。廣且博，仁至矣。與如水之善仁如此。

言善信，

御注曰：避礙而通諸海，行險而不失其信。

臣義曰：避礙行險，旁流萬折，行由地中，東歸於海，言如水之善信如此。

政善治，

御注曰：污者潔之，險者夷之，順物之理，無容心焉，故無不治。

臣義曰：潔污而清，夷險而平，任理之自爾。順物之自然，水之治也，政如水之善治如此。

事善能，

御注曰：因地而為曲直，因器而為方圓，趨變無常而常，可以為平，無能者若是乎？

臣義曰：曲直圓方，趨變不一，適可而應，常得其平，水之能也。事如水

之善能如此。

動善時。

御注曰：陽釋之而泮，陰凝之而冰，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動而不括，宜其隨時而已。

臣義曰：時決則流，時塞則止，以陽釋，以陰凝，隨時而動，動而不括。動如水之善時如此。

夫惟不爭，故無尤矣。

御注曰：聖人體道則治身，惟長久之存。兼善則利，物處不爭之地。

《莊子》曰：有而為其易耶？易之者，睥天不宜。夫無為而寡過者，易；有為而無患者，難。既利而有為，則其於無尤也難矣。上善利物，若水之性，雖利物而不擇所利，不與物爭，而物莫能與之爭，故無尤矣。故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

臣義曰：水兼諸善，不有其善，故不為而幾於道。人有諸善，而不有其善，故不爭而無尤。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御注曰：盈則溢矣，銳則剝矣，萬物之理，盈必有虧，不知持後以處先，執虛以御滿，苟湛溺滿盈之欲，是增傾覆之禍，故不如其已。物之變無窮，吾之智有盡，前識者道之華，愚之始也。揣物之情，而銳於進取，則智有時而困，可長保乎？

臣義曰：善持滿者不盈，盈則有傾覆之患。善揣物者不銳，銳則有挫折之失。不能忘有，而事於矜持，雖一時之盈，未至或傾，而終有覆溢之患。不能忘情，而工於億度，雖進銳屢中，未見或失，而終有困拙之累。持盈揣銳，立我故也。有我則物為之敵，事物之來無已，將以我勝，殆矣。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御注曰：金玉富貴，非性命之理也，外物之不可恃而有者也。寶金玉

者，累於物。累於物者，能勿失乎？故莫之能守。富貴而驕，則害於德。害於德者，能免於患乎？故自遺其咎。聖人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以為己處顯，夫豈金玉以為寶，富貴之足累乎？故至富國財并焉，至貴國爵并焉，其貴無敵，其富無倫，而道不渝。

臣義曰：在外之物，無非儻來，寄認而有之，同適於弊。金玉富貴，在彼者也，性命道德，在我者也，忘其在我，而逐夫在彼，喪其天真，流於物假，亦妄人爾。金玉，世所寶也，非我固有，恃而有之，自累於物爾。物有所累，能無失乎？富貴，人所願也，非我固有，有而驕之，自害於德爾。德有所害，能無患乎？聖人無我累，雖王天下，而不為己處顯，無物累，雖拘一世之利，而不為己私分者，體道故也，故其道不渝。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御注曰：功成者隳，名成者虧，日中則昃，月盈則蝕，物之理也。聖人睹

成壞之相，因識盈虛之有數，超然自得，不累於物，無復驕盈之患，非知天者，孰能與此？故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四時之運，功成者去，是天之道。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能勿悔乎？伊尹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

臣義曰：陰陽迭運，寒暑代推，有進則有退，有成則有虧。天道付功於物，而其用退藏，自然之道也。彼認功名為己事，進而不知退，雖得持盈之善，揣銳之工，能勿悔乎。聖人見成壞之理，識盈虛之數，知造化之密移，明吉凶之倚伏，而無功名之累，故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得天之道也。

載營魄章第十

載營魄

御注曰：魄，陰也，麗於體而有所止，故老氏於魄言營。魂，陽也，托於氣而無不之，故《易》於魂言游。聖人以神御形，以魂制魄，故神常載魂而不載於魄，如車之運百物載焉，

如時之行寒暑往焉。心有天游，六徹相因，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豈復滯於魄哉？

臣義曰：魂托於氣，而神無不之者，屬乎陽也。魄麗於體，而營有所止者，屬乎陰也。神載魂則生神，從魄則死，聖人氣完固而神全，一出入變化，而無形體之或累，以陽勝陰，以魂制魄，故神常載魂而不載於魄。至於外天地，遺萬物，獨往獨來，應化無窮，而神未始或困者，不載於魄爾。謂之營，蓋有托宿止集之意，言魄之舍也。謂之載，蓋有乘載運動之意，言神之游也。故於魂言載，於魄言營。

抱一，能無離乎？

御注曰：天一生水，於物為精。地二生火，於物為神。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守而勿失，與神為一，則精與神合而不離。以精集神，以神使形，以形存神，精全而不虧，神用而不竭，形生而不散，如日月之麗乎天，如草木之麗乎土，未嘗離也。竊

嘗申之，人之生也，因精集神，體像斯具，四達并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其名為同帝。而世之愚者，役己於物，失性於俗，無一息之頃，內存乎神，馳無窮之欲，外喪其精，魂反從魄，形反累神，而下與萬物俱化，豈不惑哉？聖人則不然，載魄以通，抱一以守，體神以靜，形將自正，其神經乎太山而不變，處乎淵泉而不濡，孰知其所始，孰知其所終，故曰聖人貴精。

臣義曰：道生一，一者，水之生數也，精之所本，故天一之水為精。一生二，二者，火之生數也，神之所出，故地二之火為神。一元之炁，混於太虛，氣本無形，精因以生，精固於一，神集乃全，一精集神，而神用不竭，以神御形，而形生不敝。故精者生之本，一者精之數。精固而不搖，則復乎一，一抱而不離則精全，精全則神全，神全則合乎變物，而上與造化者游。其靜也體道，其作也契理，

孰究其終始。彼汨於多欲，與接為構，喪精失靈，神敝於形，魂載於魄，淪於幽，陰沉為下愚而天理滅矣。惟抱一不離者，雖涉萬變，而神全於一。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御注曰：《易》曰：乾，其靜也專。揚雄曰：和柔足以安物。靜而不雜之謂專，和而不暴之謂柔，嬰兒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不藏是非美惡，故氣專而致柔。孟子曰：蹶者趣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心不足以專氣，則氣有蹶趨之不正，而心至於僨驕而不可係。聖人虛己以游世，心無使氣之強，則其靜而不雜，和而不暴，與嬰兒也奚擇？故曰能如嬰兒乎？孟子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充塞乎天地之間。老氏之專氣，則曰致柔何也？至剛以行義，致柔以復性，古之道術，無乎不在。

臣義曰：氣者道之所運，物者氣之所化，氣寓乾坤以出入，而萬物因氣

以生死，故氣為萬物之元，而人尤貴於善養也。《孟子》曰：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揚雄曰：氣者所適善惡之馬歟。則氣之所養，要乎專也。靜而不變，一而不雜，則氣得其專，豈復有蹶趨動心之累，善惡失其所適也哉。氣專則靜一而有常，沖和而不暴，致柔以全真，而體與道俱，其與嬰兒等爾。彼心火炎於中，氣馬蹶於外，強暴之心勝，而醇和之德消，喜怒并毗於陰陽，嗜慾接構於聲色，此人所以陷於妄作之凶不自返也。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御注曰：聖人以此洗心，則滌除萬行而不有。以此退藏於密，則玄覽妙理而默識。若是者體純素而不累，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何疵之有？

臣義曰：心復於無，則情亡垢盡，心融形釋，故曰滌除萬物而不有。冥會於道，則遺人離物，明徹見獨，故曰玄覽妙理而默識。滌除玄覽，則

物我玄同，何復有疵？

愛民治國，能無爲乎？

御注曰：以仁愛民，以智治國，施教化，修法則，以善一世，其於無爲也難矣。聖人利澤施於萬世不爲愛人，功蓋天下似不自己，故無爲也，用天下而有餘。

臣義曰：愛民以仁，而仁之施也，未離乎有心。治國以智，而智之用也，未離乎有知。役於心智，勞於有爲者然也。不爲其愛，則愛周於民，不爲其治，則治全於國。

天門開闔，能爲雌乎？

御注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聖人體天道之變化，卷舒啓閉，不違乎時，柔剛微彰，惟其所用。然未嘗先人而常隨人，未嘗勝物而常下物，故天下樂推而不厭，能爲雌，於是乎在。

臣義曰：天門開闔，陽之動也。陽動自然，故以天言之。道有出入，故以門言之。聖人無心於作爲，而闔闢變化，應而不玄，其爲雌乎。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御注曰：聰明聖智，守之以愚，與此同義。

臣義曰：旒纁之設，收聰明也，守之以愚，無所用知。明白四達，無以知爲，所以爲聰明聖知。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御注曰：聖人存神知化，與道同體，則配神明，育萬物，無不可者。生之以遂其性，畜之以極其養。無愛利之心焉，故生而不有。無矜伐之行焉，故爲而不恃。無刻制之巧焉，故長而不宰。若是者其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故曰是謂玄德。天道升於北，則與物辨。而玄者天之色也，聖人之於天道，降而爲德，非玄不足以名之。

臣義曰：聖人自抱一專氣，至乎玄覽，則在我者至矣。自無爲爲雌，至乎無知，則應物者至矣。在我而忘我，在物而忘物，與道同體，於是乎見生其所自生，畜其所自畜，道生萬

物，孰認而有爲。本無爲，孰矜而恃其長天下也。無刻削之巧，皆付之自然爾。故曰不宰，夫如是，故百姓不知。萬物不謝，是謂玄德。

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埴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御注曰：有無一致，利用出入，是謂至神。有無異相，在有爲體，在無爲用，陰陽之運，萬物之理也。車之用，在運，器之用在盛，室之用在虛，妙用出於至無，變化藏於不累，如鑿無象，因物顯照，至人用心，每解乎此。臣義曰：有之與無，冥於一致，道之全體，神之至也。自無適有，因有見無，則有無異相。無即有而爲體，有即無而爲用，物理皆然也。車之運轉，器之成貯，室之居處，皆以無爲之用。車也、器也、室也，皆以有爲之體。墮於形體，認爲已有，歸於俱蔽，蔽蒙之人也。知無有爲用，則明變化之機。達妙用之功，應於無窮，

得於神解。

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御注曰：有則實，無則虛，實故具貌像聲色而有質，虛故能運量酬酢而不窮。天地之間，道以器顯，故無不廢有，器以道妙，故有必歸無。木撓而水潤，火煖而金堅，土均而布，稼穡出焉，此有也，而人賴以爲利。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處，四時之所以行，百物之所以昌，孰尸之者？此無也。世莫睹其迹，故其用不匱。有無之相生，老氏於此三者，推而明之。

臣義曰：形而爲有，物之爲利，虛而爲無，物之爲用，有無相資而成功。如後車也、器也、室也，皆物之易見者也，故即此三者，以明有無之利用。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

御注曰：目圍二焉，其見者性也，徹而爲明則作哲，足以斷天下之疑。耳藏一焉，其聞者性也，徹而爲聰則

作謀，足以通天下之志。睹道之人，

無形之上，獨以神視，無聲之表，獨以氣聽，而視聽有不待耳目之用者，曾何聲色之足蔽哉？世之人役耳目於外物之累，故目淫於五色，耳淫於五音，而聰明爲之衰，其於聾盲也何辯？

臣義曰：見曉於無形者，得之神視。聞和於無聲者，得之氣聽。視不以目，故徹而爲明。聰不以耳，故徹而爲聰。聰明足以作謀作哲，而耳目徹乎無聞無見，豈有聲色之累乎，性遷於情，已失於物。弊精神於聲色，役耳目於視聽，是以神宇耗而聰明衰，故曰目盲耳聾。

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御注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五味，人之所同嗜也，而厚味實腊毒，故令人口爽。人之生也，形不滿切，而心侔造化。聖人之心，動而緯萬方，靜而鑑天地。世之人從事於田獵，而因以喪其良心，不足以自勝，可不爲大哀也耶？

臣義曰：大羹玄酒，復乎無味，所以體道也。道之出口，淡乎無味，所以語道也。葆乎沖和，全其天真，至味存焉。逐世好之嗜，而厚於五味，則失味之真，故曰口爽。心游於物初，而侔乎造化，其動而出也，足以緯萬方，其靜而入也，足以鑑天地，心復乎無心而然也。從事於田獵，則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和返，氣血作勞，而心發狂，失性如此，大可哀也。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御注曰：利以養人，而貨以化之，故交利而俱贍。聖人不貴難得之貨，不貴異物，賤用物，欲人之安其分而無所奪也。貴難得之貨，則至於決性命之情，而饗貴富，何行之能守？故令人行妨。仲虺之稱湯曰：不殖貨利，孔子之謂子貢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貨之妨行如此。

臣義曰：知義命之所在者，明富貴之有分。知分而安之，豈復有攘奪健羨之患。貨之難得，世之所貴，非適於用，而妄以爲美者，難得故也。

貴其難得，至於決性命之情，而期於必得，則行之毀也。孰顧，故曰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御注曰：八卦坤為腹，以厚載而容也。離為目，以外視而明也。厚載而容，則無所不受。外視而明，則有所不及。聖人以天下為度，故取此能容之腹，非事事而治之，物物而察之也。故去彼外視之目。《莊子》曰：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眼，故聖人去之。

臣義曰：無所擇而無不容者，腹也。有所視而有所別者，目也。故坤以厚載，有容為腹，離以外視，而明為目。容則無所不受，契道之體，明則見有所不及，立我為用，故聖人去彼取此。聲音、嗜好、利欲，均失性也。感移於物，情累之役人也。目為多，故先言乎目。目不盲，耳不聾，口不爽，心不狂，行不妨，則情忘氣完而腹實矣，故終之以為腹不為目。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二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三

登仕郎臣章安撰義

道經

寵辱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

御注曰：寵者在下，貴者在上，居寵以為榮，則辱矣。處貴而以為利，則患莫大焉。以富為是者，不能辭祿。以顯為是者，不能辭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捨之則悲，茲寵辱所以若驚歟？慘怛之疾，恬愉之安，時集於體，怵迫之恐，欣懼之喜，交溺於心，茲大患所以若身歟？臣義曰：見寵於人，而心為之榮，辱孰甚焉。處貴於時，而已為之利，患莫大焉。寵辱本乎得失，得失之來，心之驚也。驚於得失，而為榮辱，故曰若驚。以彼之貴，為我之利，固而居之，反累其心，同乎有為之患，而不能自脫。

何謂寵辱？寵為下。

御注曰：龍之為物，變化自如，不可制畜，可豢養焉，則志於豢養，有辱之道。古之善為士者，三旌之位，不足易其介，萬鐘之祿，不足遷其守。居寵而思危，在福而若沖，則何辱之有？貪天位也，慕天祿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喪，則人賤之矣。故受寵於人，則為下之道。

臣義曰：以彼之寵為榮，則受寵者所為辱，此為下之道也。況知進不知退，知得不知喪，此所以履憂患而貽身災，人得而賤之，豈不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御注曰：軒冕在身，非性命之理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來不可拒，故至人不以得為悅。其去不可圉，故至人不以失為憂。今寄去則不樂，受則喜之，是得失累乎心，能勿驚乎？柳下惠為士師，三黜而不去，正考父三命，循墻而走，則異於是。臣義曰：寵辱生於得失，得失至而心為之累，神為之驚，是驚於得失而

為寵辱也。無得則無失，無寵則無辱，忘懷於得失，則何所驚也。不驚，則烏有所謂寵辱。

何謂貴大患若身？

御注曰：據利勢，擅賞罰，作福威，天下畏之如神明，尊之如上帝，可謂貴矣。聖人則不以貴自累，故能長富貴而無患。譬如人身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通，則無入而不自得也。世之人以物易性，故累物而不能忘勢，以形累心，故喪心而不能忘形，其患大矣。

臣義曰：以貴自累者，忘其自貴，而有彼之貴，孰免於患，惟聖人無我，故履至貴而未始以貴自累，此所以長守貴，而無人道之患。涉於有我，則有身之患，心嚮於貴，而心為之役，身榮於貴，而身為之累，患之大也。

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御注曰：人之生也，百骸九竅，五藏六府，賅而存焉，吾誰與為親，認而

有之，皆惑也。體道者解乎此，故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孟子曰：夭壽不貳，顏子曰：回坐忘矣。夫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于己，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此古之至人所以不以利累形，不以形累心，視萬物與我，將擇焉而不可得，則吾身非吾有也。上與造物者遊，下與外死生齊終始者為友，吾有何患？且寵者世所榮也，而以為辱，貴者人所樂也，而以為患，蓋外物之不可恃也，理固然矣。誠能有之以無有，則雖寵而不辱，雖貴而無患。伊尹之不以寵利居成功，堯之不以位為樂，幾是已。

臣義曰：有吾故有身，有身故有患，無身則吾固無矣，吾且不有，復有何患？形不累於物，而至於形復乎無形，心不累於形，而至於心復乎無心，是以上與造物者遊而吾且無身矣。下與外生死齊終始者為友，而有何患。視寵為辱，履貴知患，則寵貴在彼，夫復何恃。

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

御注曰：天下，大器也，非道莫運；天下，神器也，非道莫守。聖人體道，故在宥天下，天下樂推而不厭。其次則知貴其身，而不自賤以役於物者，若可寄而已。知愛其身而不自賤以困於物者，若可託而已。故曰道之真以治身，緒餘以為國家，土苴以治天下。世俗之君子，乃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夫？

臣義曰：聖人體道，在天下，其靜也以道為之守，其動也以道為之運，豈復以身任天下之事為，而反以為累乎。天下樂推而不厭，復有何患？苟未及乎此，知以道貴其身，而不失己於苟賤之地，則知自貴矣，故可以受天下之寄。知以道愛其身，而不徇物於自棄之域，則知自愛矣，故可以受天下之託。天下之寄託，本乎道也，知貴愛以身，雖不及乎體道之全，然知以道自貴自愛，故曰若可寄託。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

御注曰：目主視，視以辨物，夷則平而無辨，非視所及，故名曰夷。太易未見，氣是已。

臣義曰：視則用明，見則有物，以我之明，見彼之物，目力所及爾。萬法一致，物我玄同，非視所及，復何所見。

聽之不聞名曰希，

御注曰：耳主聽，聽以察物，希則概而有間，非聽所聞，故名曰希，大音希聲是已。

臣義曰：聲之所起，物之所感，既屬諸有，故可聽可聞。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曰大音希聲。希聲獨聞，則概而有間矣，故曰希。

搏之不得名曰微。

御注曰：微乎微乎，至於無形，孰得而搏之？大象無形是已。

臣義曰：物之可搏而得者，麗乎形器。無物之可搏，欲搏而不得，所謂大象者，如此無形之中，獨見有焉，

故曰微。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

御注曰：太易未判，孰分高下？大音希聲，孰辨清濁？大象無形，孰為巨細？目無所用其明，耳無所施其聰，形無所竭其力，道之全體於是乎在。窮之不可究，探之不可得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混而為一。雖然，既已為一矣，且得無言乎？

臣義曰：視之聽之搏之，則非無也，不見不聞不得，則非有也。曰夷曰希曰微，則若有若無也。若有若無，故不可以一詰，故混而無間。同有於無，同無於有，所謂混一如此。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

御注曰：形而上者，陰陽不測，幽而難知，茲謂至神，故不皦。皦言明也。形而下者，一陰一陽，辨而有數，茲謂至道，故不昧。昧，言幽也。《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臣義曰：涉於形器者，有陰陽之辨，故上皦下昧，理之固然。至神之所妙，故上不知其皦。至道之所行，故

下不知其昧。不皦不昧，不離於一也。

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御注曰：道之體，若晝夜之有經，而莫測其幽明之故，豈貌象聲色，可得而形容乎？故復歸於無物。

臣義曰：一者，道之經也，合有無上下而冥於一，則道之不可名也。繩則有所合而為之，繩繩，言其不已也。一之又一，又玄之義。復乎未始有物，故曰復歸於無物。

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恍惚。

御注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惚兮恍兮，其中有象。猶如太虛含蓄萬象，而不睹其端倪。猶如一性靈智自若，而莫究其運用，謂之有而非有，謂之無而非無。若日月之去人遠矣，以鑑燧求焉，而水火自至。水火果何在哉？無狀之狀，無物之象，亦猶是也。

臣義曰：無狀之狀，有而不見，無物之象，有而不可得，既復歸於無物，則未始有物也。無狀之狀，無物之

象，則又非無物也。謂之有而非有，謂之無而非無，恍惚之謂也。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御注曰：其始無首，其卒無尾，故迎之隨之，有不得而見焉。

臣義曰：麗乎出入始終之機，則有首尾前後之辨，道復乎無體，孰有首尾。道藏乎無物，孰有前後。其來也不可迎，其去也不可隨，孰知其始，孰知其終。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御注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師天而無地者，或蔽於道之動而憑其強陽。師陰而無陽者，或溺於道之靜而止於枯槁。為我者廢仁，為人者廢義，豈古之道哉？古之道不可致詰而非有，是謂恍惚而非無。執之以御世，則變通以盡利，鼓舞以盡神，而無不可者，道之大常，無易於此，所謂自古以固存者歟？故曰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臣義曰：古之道一而已，執一以為

用，則天下之有可得而御。謂之今者，以際於事之時言之，謂之古者，以未離乎一之時言之。能知古始者，知道之一，復乎無紀。無紀之紀，道之太常，故曰道紀。

古之善為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御注曰：古之士與今之士異矣，善為士則與不善為士者異矣。故微則與道為一，妙則與神同體，玄有以配天，通有以兆聖，而藏用之深，至於不可測究。《書》曰：道心惟微，則微者道也。《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則妙者神也。《易》曰：天玄而地黃，則玄者天之色。《傳》曰：事無不通之謂聖，則通者聖之事。水之深者，可測也。穴之深者，可究也。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其藏深矣，不可測究。列御寇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老子謂孔子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其謂是歟？

臣義曰：古者，物之初始，道未離乎一也。繼道者善，則善者道之出也。事道者士，則士者道之任也。今則嚮於事物之時，士亦以事為之任爾。此古之士所以與今之士異也。惟其出乎古始，以善繼道，可以復道，以身任道，可以載道，故能微能妙，能玄能通，深不可識也。其微與道為一者，言道之深也。其妙與神同體者，言神之深也。配天之玄，而任其自然，造理之深也。兆聖之通，而達於玄為，適事之深也。其機淺者，俄而可度也。其藏深者，孰可識哉。

夫惟不可識，故強為之容。

御注曰：天之高，不可俄而度也，地之厚，不可俄而測也。曰圓以覆，曰方以載者，擬諸其容而已。強為之容，豈能真索其至？

臣義曰：深不可識，則不容聲矣，孰可擬議？強為之容，故有所竊比，若川至乎若濁者是也。

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

御注曰：豫者，圖患於未然。猶者，

致疑於已事。古之體道者，以內游為務，不以通物為樂，恐懼修省，不得已而後應，若冬涉川，守而不失已。若畏四鄰，《易》所謂以此齋戒者是也。

臣義曰：有物採之，迫而後應，非樂於通物也。先事而戒曰豫，已事而畏曰猶，冬涉者，言其不得已，逡巡而進，非所欲者也。畏四鄰者，言其可畏之密邇於我，而不相離，戒而不敢縱也。

儼若容。

御注曰：《語》曰：望之儼然，《記》曰：儼若思，《莊子》曰：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全德之人，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故其狀義而不朋。

臣義曰：儼者，端莊凝重之形。容者，變動不一之貌。以其莊重，故《記》稱其若思。以其不一，故《莊子》謂之正容，儼若容形，忘而容寂也。

渙若冰將釋，

御注曰：水凝而為冰，冰釋而為水，其實一體。蔽於執一者，如水之凝，通於大同者，如冰之釋。《易》曰：渙，離也。遺物離人而無所繫，所以為渙。

臣義曰：滯於形體，則礙於有，游於物初，則復於無。遺物離人，所以為渙也。若冰將釋，所以為玄同也。水凝為冰，釋復為水，不離當體，圓融會通。

敦兮其若樸，

御注曰：敦者，厚之至。性本至厚，如木之樸，未散為器。

臣義曰：復性命之至厚，故曰敦。如木渾全，而未散於器，故曰樸。曠兮其若谷，

御注曰：曠者，廣之極，心原無際，如谷之虛，受而能應。

臣義曰：心復乎無心，曠然同乎太虛，廣之極也，如彼空谷，能容能應。渾兮其若濁。

御注曰：不劇雕以為廉，不矯激以為異，渾然而已，故若濁。與修身以

明污者異矣。

臣義曰：物我混一，同然無間，若彼濁流，藏垢納污。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

御注曰：有道之士，即動而靜，時騁而要其宿；定而能應，至無而供其求。故靜之徐清，而物莫能濁；動之徐生，而物莫能安。《易》曰：來徐徐，徐者，安行而自適之意。至人之心，非以靜止為善，而有意於靜。非以生出為功，而有為於生也。因其固然，付之自爾，而無怵迫之情，遑遽之勞焉，故曰徐。靜之徐清，萬物無足以撓其心，故孰能濁？動之徐生，萬物無足以系其慮，故孰能安。安有止之意，為物所係，則止矣，豈能應物而不傷？

臣義曰：靜者，非能動而之靜，而動未嘗不靜也。動者，非離靜而之動，而靜未嘗不動也。動靜兩得者，道在於事也，故古之事道者，其動也濁，而不離乎靜，故徐自清也，而物

莫能濁。其靜也安，而未始不動，故徐自生也，而物莫能安。安有止意，止於物，則非所謂變動不居也。

保此道者，不欲盈。

御注曰：有積也，故不足。無藏也，故有餘。至人無積，亦虛而已。保此道而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者，亦已小矣，故不欲盈。經曰：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

臣義曰：事道者，忘心於道，苟有而矜之，雖有存焉鮮矣，故不欲盈也。盈者，矜其有而自滿矣，滿則覆理之必然也，其能保乎。

夫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

御注曰：有敝故有新，有成故有壞。新故相代，如彼四時，成壞相因，如彼萬物。自道而降麗於形數者，蓋莫不然。惟道無體，虛而不盈，故能敝能新，能成能壞，超然出乎形數之外，而未嘗敝，未嘗壞也。故曰夫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木始榮而終悴，火初明而未熄，以有新也，故敝隨之。日中則昃，月滿則虧，以有成

也，故壞繼之。有道者異乎此。

臣義曰：盈則必覆，自滿故也，以滿自矜，而必於新成，此敝壞之理，乘隨之矣，孰能保其盈乎。新則有故，成則有虧，相代相因，如循環也。能新能成，嚮於事而有為者也。能敝，則復乎道而無為者也。物之新成，則適乎用，而嚮於事，物至於敝，則時之所棄，而復於道，能敝不新成，何盈之有，此道之所以保也。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

御注曰：莫貴乎虛，莫善乎靜，虛靜者，萬物之本也。虛故足以受群實，靜故足以應群動。極者，衆會而有所至。篤者，力行而有所至。致虛而要其極，守靜而至於篤，則萬態雖雜，而吾心常徹，萬變雖殊，而吾心常寂。此之謂天樂，非體道者，不足以與此。

臣義曰：虛者，道之會。靜者，道之復。虛則不為物累，故為群實之所寓。靜則不與物雜，故為群動之所

宗。惟虛與靜，故足以為天地之鑑，萬物之照，而萬態萬變，無足以撓之者。極者，道之至中，而衆之所會也。篤者，道之勤行，而力之所至也。以一致虛，而至於極致之至也，以一守靜，而至於篤守之至也。致之未至，則實或妨道。守之未至，則動或違性。

萬物并作，吾以觀其復。

御注曰：萬物之變，在道之末，體道者，寓乎萬物之上焉。物之生有所乎萌也，終有所乎歸。方其并作而趨乎動出之塗，吾觀其動者之必靜，及出者之必復，而因以見天地之心，則交物而不與物俱化，此之謂觀其復。

臣義曰：萬物賦形於天地之間，陰陽以氣帥而出入，勞於天機，役於神化，趣嚮乎有生之塗，并作而不能自己者也。即動以觀靜，緣出以觀復，體道者能之。故要觀復於萬物并作之際，天地之心，且得見矣，况萬物乎。

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

御注曰：芸芸者，動出之象。萬物出乎震，相見乎離，則芸芸并作，英華發外。說乎兌，勞乎坎，則去華就實，歸其性宅。命者，性之本，而性其根也。精者，神之母，而神其子也。精全則神王，盡性則至於命。

臣義曰：芸芸者，物之所生。根本者，物之所復。發為英華，緣根而生，歸於性宅，復歸其根。本大則未茂，故根者物之命也。芸芸歸根，所以復命也。

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御注曰：流動而生物，物生成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命亘古今而常存，性更萬形而不易，全其形生之人去智與？故歸於寂定，則知命之在我，如彼春夏復為秋冬。體性抱神，中以自考，此之謂復命。臣義曰：芸芸者，動之華，形之所分也。歸根者，靜之至，命之所復也。萬物受命於無，而成形於有，故有命

然後有生，有生斯有性，有性斯有情。情響於動，則流於物，流於物則徇末而傷本，逐物而失性，而命以故滅矣。夫惟形忘而不知其所生，心忘而不知其所起，觀復於并作之時，而理以窮矣。芸芸而各歸其根，而性已盡矣，理窮性盡，而返乎靜一，復乎至無，故曰復命。

復命曰常，

御注曰：常者，對變之辭，復命則萬變不能遷，無間無歇，與道為一，以契天地，以襲氣母。

臣義曰：常者不見親，故無有終始，不麗於形，不墮於數，與道為一，而不遷於變，道之真常也，非復命不足以與此。

知常曰明。

御注曰：知道之常，不為物遷，故六徹相因，足以鑒天地，足以照萬物。

臣義曰：知不以心，而得道之常，是真知也。視不以目，而見於無形，性覺自見者也，故曰明。真知則不為物遷，明故能鑑照天地萬物。

不知常，妄作凶。

御注曰：聖人知道之常，故作則契理，每與吉會。不知常者，隨物轉徙，觸涂自患，故妄見美惡，以與道違，妄生是非，以與道異，且不足以固其命，故凶。《易》曰：復則不妄，迷而不知復，茲妄也已。

臣義曰：知命之復，則知常矣，不知命之復，而馳騁於外，接構於物，忘其性命道德之本，汨於美惡是非之末，捨彼真實，流於妄假，喪精失靈，曾不知返，迷不知復，孰免凶患。

知常容，

御注曰：知常，則不藏是非美惡，故無所不容。

臣義曰：知常則復乎至無，與道同體，容之至也。

容乃公，

御注曰：無容心焉，則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何私之有？

臣義曰：無所不容，冥與道契，物我不立，何復有私。公乃王，

御注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故天下樂推而不厭。

臣義曰：與道為公，則天下之所歸往也，故樂推不厭。

王乃天，天乃道，

御注曰：通天地人而位乎天地之中者，王也。一而大在上而無不覆者，天也。天地人莫不由之者，道也。盡人則同乎天，體天則同乎道。

臣義曰：天下之所歸往，而不知其所歸往，付之自然。大無不覆，而同乎天，忘其所以然而然，而復歸於無，此盡人體天，而同乎道者此也。

道乃久，沒身不殆。

御注曰：道者萬世無弊，庶物得之者昌，關百聖而不窮，蔽天地而不息，故沒身不殆。殆近凶，幾近吉，不殆則無妄作之凶，非知常者無與。臣義曰：惟道故能久，久者道之常也。道藏於無，故能久，身墮於形，故有沒。雖沒而不殆者，雖死而未嘗死，況有妄作之凶乎。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

御注曰：在宥天下，與一世而得憐怕焉。無欣欣之樂，而親譽不及。無悴悴之苦，而畏侮不至。莫之為而常自然，故下知有之而已。

臣義曰：至治之世，上無為也，知標技然，故天下同焉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徒知有其上，而曾不知上之何力於我也。

其次，親之譽之。

御注曰：澤加乎民，法傳於世，天下愛之若父母，故親之。貴名起之如日月，故譽之。此帝王之治，親譽之迹彰，而大同之道虧矣。莊子曰：舜有羶行，百姓悅之，詩於靈臺，所以言文王之民始附也。

臣義曰：仁義之政，施於有為，有恩可親，而得以歸附，有德可懷，而得以稱譽，雖治迹善於一時，而道德之全，已散於物假。

其次，畏之侮之。

御注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故畏之。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勸，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沮。諸侯有問鼎大小輕重如楚子者，陪臣有竊寶玉大弓如陽虎者，此衰世之俗，故侮之。

臣義曰：治不知要，而事於形迹，至於為仁為義，而仁義之化，有不得而行，故畏之以刑威，而治之以法制，法出而生奸，令下而起詐，諸侯至於問鼎，陪臣至於竊寶，故曰畏之侮之。

故信不足焉，有不信。

御注曰：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纏索，此至信也。商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信不足故也。太上下知有之，則當而不知以為信，其畏之侮之，則知詐頡滑機變之巧生，而有不信者矣。

臣義曰：治不本乎道，而上不信道，至於假法制以立威，而期人之畏而不侮，信不足也。上信不足，則下有不信，而日以偷薄，亂之大者，其孰

能治。

猶兮其貴言。

御注曰：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則言豈可易哉？戒慎而弗敢輕也。故言而世為天下道行，言自為而天下化。

臣義曰：貴言則不輕於言，言且不輕，豈輕於為乎，云為不輕，則信於道也。以其不信底亂，故猶兮其貴言也。

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御注曰：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使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而餘事足以成帝王之功。然謂我自然而已，曰帝力何有於我哉？此之謂太上之治。

臣義曰：涉於事為，而弊精神於蹇淺，雖曰為治，而日底於亂，治不以道故也。本乎性命，而遂生成於自然，雖曰無為，而帝力何知。貴言則治之以不言，而化之以道，故帝王之功，應世之事，既成既遂，而百姓莫得而形容，皆謂我之自然，豈知上之

治哉，知有其上而已。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

御注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仁以立人，義以立我，而去道也遠矣。韓愈不原聖人道德之意，乃以謂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老子之小仁義，其所見者小也，《莊子》所謂蔽蒙之民。

臣義曰：大道無名，物我俱泯，復於至無，不容聲矣。有仁有義，離道已遠，德之分也，仁以愛人，而未能遺人，義以立我，而未能忘我。仁義之名立，而我人之為累。嚮於事為，而道之所廢也。

智慧出，有大偽。

御注曰：民智力竭，則以偽繼之。臣義曰：以知之智，以心之慧，將以籠絡世變，出而有為，則民以智巧交相勝，而偽亂起矣。

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御注曰：名生於不足故也。《莊子》

曰：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

臣義曰：六親和，則不知其所以為孝慈也。國家治，則不知其臣之忠也。惟和與治，則孝之與忠亦常也。無孝慈，然後有孝慈之名。有不忠，然後有以稱其忠。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御注曰：道與之性，一而不雜，離道為德是名聖智。聖智立，而天下始有喬詰卓鸞之行，驚愚而明污，譽堯而非桀，則聖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絕而棄之，與道同體，則各安其性命之情，其利博矣。

臣義曰：聖智之名，離道而分於德也。民性喪其真純，而離於樸古，故聖智出焉。聖以能化為體，智以知人為用。上以聖智臨下，則民爭事於聖智之迹。而不知所自貴者，逐末反本，重為民害。聖智無所用，而退藏於絕棄之域，則民將自得於大順，忘所慕尚，而足於性分，故其利

博。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御注曰：孝慈，天性也。蹙蹙為仁，踉跄為義，而以仁義易其性矣。絕仁棄義，則民將反其性而復其初，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其於孝慈也何有？

臣義曰：孝慈者，仁義之實也，仁義之名立，而民性失矣。民性本足乎孝慈，而累於仁義之名，諄諄子子，名實交糾，所以亂性。惟絕棄於仁義之迹，則民將渾然完其天性，誠焉相與，而忘其情偽，故復其孝慈。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御注曰：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耻。有欲利之心者，不顧其義，是皆穿窬之類。

臣義曰：尚巧則竭其智，而無所不至，何耻之有。尚利則貴其貨，而期於必得，何義之顧。巧絕然後民食力而易足，利棄然後民用儉而有餘，故盜賊也何有。

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

御注曰：先王以人道治天下，至周而彌文，及其弊也，以文滅質，文有餘而質不足，天下舉失其素樸之真，而日淪於私欲之習。老氏當周之末，方將祛其弊而使之反本，故攘棄仁義，絕滅禮學，雖聖智亦在所擯。彼其心豈真以仁義聖智為不足以治天下哉？先王之道若循環，捋文者莫若質，故令有所屬，謂見素抱樸，少私寡欲也。

少私寡欲也。

臣義曰：聖智、仁義、巧利，三者文存質滅，故民失其利，孝慈不復，盜賊多有，由信不足而文具爾，故有所棄絕。棄絕其文，則天下不至於失真而流偽。故老氏祛其文弊，而使之反本，令有所屬也。見素抱樸，少私寡欲，所屬如此。

見素，

御注曰：《語》曰：繪事後素，素未受色，見素則純粹而不雜。

臣義曰：性本純素，動為物染，則雜而不一。性靜則純一無物，自見如此，故曰見素。

抱樸，

御注曰：經曰：樸散則為器，樸未嘗斲，抱樸則靜一而不變。莊子曰：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

臣義曰：樸者，木之渾全而未散於器者也。民性全於自然，而未嚮於物，一而不變，守而不脫，故曰抱樸。少私寡欲。

御注曰：自營為私，而養心莫善於寡欲。少私寡欲，則定乎內外之分，辨乎真偽之歸，德全而性復，聖智之名泯矣。

臣義曰：私欲勝，則失己於物也，少私寡欲，則內省物輕，知所自貴，而全乎天德。德全而復乎性初，何事聖智。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三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四

登仕郎臣章安撰義

道經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絕學無憂。

御注曰：學以窮理，方其務學以窮理，思慮善否，參稽治亂，能勿憂乎？學以致道，見道而絕學，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而無不為，則任其性命之情，無適而不樂，故無憂。

臣義曰：全於天者，無待於外，故絕學。是非無涯，妄知妄見，分別無已，故多憂。學絕則無事於思慮，完復其精神，而不為聰明之役，任其性命之真，何適而不自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御注曰：唯阿同聲，善惡一性，小智自私，離而為二，達人大觀，本實非異，聖人之經世，在宗廟朝廷，與大

夫言，不齊如此，遏惡揚善，惟恐不至，人之所畏，不可不畏故也。

臣義曰：唯阿善惡，情妄所分，相去無幾，復何所較。唯阿，皆聲之所出也，善惡，皆性之所起也，聲之與性一也。以唯為恭，以阿為慢，以善為是，以惡為非，皆屬乎妄爾。達觀玄同，夫復何異。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御注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道也。吉凶與民同患者，事也。體道者無憂，涉事者有畏。人之所畏，而不知為之戒，能無患者鮮矣。故君子以恐懼修省。《詩》曰：畏天之威。

臣義曰：無為體道，物我兩忘，何憂懼之有。涉經世之迹，則吉凶同患於民。則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者，不自異於人，而憂樂與民同之也。不畏所畏，能無患乎。

荒兮其未央哉。

御注曰：世故之萬變紛糾而不可治，難終難窮，未始有極，所謂善惡

特未定也，惟達者知通為一。

臣義曰：事為之域，情變萬殊，相代相推，無有終已，擾擾之緒，起於無涯，荒乎其大，無有央極。唯冥於一者，物我兩忘，妄情頓盡，而知通為一。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

御注曰：凡物以陽熙，以陰凝，熙熙者，敷榮外見之象。衆人失性之靜，外游是務，如悅厚味以養口體，如睹高華以娛心志，耽樂之徒，去道彌遠。

臣義曰：世故物變，紛糾萬緒，日起無窮，其來無際，荒兮未央。學道者深所厭謝，惟體道者不累爾。聖人經世，而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而繼之以荒兮其未央，則雖聖人猶以事為畏也。衆人徇物失性，離靜涉動，而喪其自貴之至味至樂，而耽逐於事為之末，熙熙而不知其所以為累也。故於外游未徇，自為得味而甘心焉，故如享太牢，自為得趣而娛心焉，故如春登臺。

我獨怕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

御注曰：經曰：復歸於嬰兒，莊子曰：不至乎孩而始誰？嬰兒欲慮未萌，疏戚一視，怕兮靜止，和順積中，而英華不兆於外，故若嬰兒之未孩。臣義曰：獨然忘我，而游夫性初，怕然無物，而物未兆眈，故若嬰兒未孩，心致於一，而未萌欲慮，性全其真，而不見疏戚。

乘乘兮若無所歸。
御注曰：《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乘乘者，因時任理而不倚乎一偏，故若無所歸。
臣義曰：乘理以適其事物之變，而無係累偏倚之嚮也。
衆人皆有餘，

御注曰：或問衆人？曰：富貴生貪生而慕利者，奢泰之心勝，而損約之志微，故皆有餘。其在道曰餘食贅行。
臣義曰：衆人矜攬物偽，得其味樂，故有餘。
我獨若遺。

御注曰：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臣義曰：聖人遺物離人，而立於獨者也。

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

御注曰：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純純兮，天機不張而默與道契，茲謂大智。
臣義曰：大智者若愚，以其不用智，而無以知為，故渾乎至純，而機心不萌，精一之至，而與道默契也。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御注曰：同乎流俗，則昭昭以為明，而其明也小。察察以為為智，而其智也鑿。遺物離人而傲倪於一世之習，則昏然若亡而存，悶然若鈍而利，世俗豈得而窺之？

臣義曰：昭昭、察察，此世俗以小智自私如此，若昏、悶悶，則無所用智，物我大同，昏然若亡，悶然若鈍。

澹兮其若海，

御注曰：淵靜而性定，道之全體。
臣義曰：性海湛然，深不可測，廣不

可極，道之體也。

颺兮似無所止。

御注曰：變動而不居，道之利用。臣義曰：有物則有止，有止則有係，而不能通。無物則無止，無止則無著，而無所不至，道之用也。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

御注曰：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衆人皆有以，是謂有用之用。我獨頑且鄙，是謂無用之用。傳曰：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古者謂都為美，謂野為鄙。頑則不飾智，鄙則不見美，神人以此不材。

臣義曰：墮於形器則可用，可用之物，則物於物者也。物至於加飾而可美，尤為用而不棄者，頑則無飾，鄙則不美，此我之所以無用於世，而世與我相忘矣。

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

御注曰：嬰兒慕駒犢從，惟道之求而已。夫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萬物資焉，有母之意。惟道之求此，所

以異於人之失性於俗。

臣義曰：人生於道，日構於物，喪其真性，而不知返本，失其所自生，而不知其所養，此所以貴求食於母。求於母，則歸於道，而復其性。食於母，則養於道，而全其真。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御注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物得以生謂之德。道常無名，豈可形容？所以神其德。德有方體，同焉皆得，所以顯道，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故惟道是從。

臣義曰：道妙於無，固不可得而形容。德繼於道，故道因德而後顯。謂之德，得於道者也。德至同於初，則復與道為一。

道之為物，惟恍惟惚。

御注曰：道體至無而用乃妙，有所以為物，然物無非道。恍者，有象之可見。惚者，有數之可推。而所謂有者，疑於無也。故曰道之為物。

臣義曰：道之為物，混成者也，是謂

無物之物。恍兮有象，其象不可見，惚兮有數，其數不可推。

惚兮恍兮，中有象焉。恍兮惚兮，中有物兮。

御注曰：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物，惚恍之中，象物斯具，猶如大空變為雷風，猶如大塊化為水火，以成變化，以行鬼神，是謂道妙。

臣義曰：恍惚者，非有非無也。由惚而恍，中有象焉，自無而入有也。由恍而惚，中有物焉，自有而歸無也。雷風水火，為象為物，自無而有，自有歸無，其成變化，其行鬼神，而還復至道，故曰是謂道妙。

窈兮冥兮，中有精兮。

御注曰：窈者，幽之極。冥者，明之藏。窈冥之中，至陰之原，而天一所兆，精實生焉。

臣義曰：精兆於天一，為形生之本，故繼於象。物之後言之惚恍恍惚，有象有物，言道之體也。窈冥有精，則萬物所生之始也。

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

不去。

御注曰：精者，天德之至，正而不妄，故云甚真。一而不變，故云有信。且然無間，故其名不去。

臣義曰：一而不離，全乎天德，真之至也。一而不變，其受命如響，信之至也。自古及今，則無古無今，其名不去，所謂常名。

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御注曰：衆甫之變，日逝而不停。甚精之真，常存而不去。聖人貴精，故能閱衆甫之變，而知其所以然。無思也而寂然，無為也而不動，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思為之端起，而功業之迹著，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

臣義曰：物以美成謂之甫，萬物之美，遷易無常，故衆甫之變，日游而不停也。其精之真一而不離，常存而不去，故可以知衆甫不常之然。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

御注曰：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故全其形生而不虧。《莊子》曰：外曲者與人為徒。

臣義曰：無心於物，忘形於我，故能順萬物之變，委蛇致曲，而不與物迕，則物莫之傷，而足以全生矣。

枉則直。

御注曰：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內直而不失其正。《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

臣義曰：直將以求信也，順物之枉，而不自有其直，故內直而不失其正，非枉己以求直也。苟執己之直，而不能順變，非所以求信。

窪則盈，

御注曰：無藏也，故有餘。

臣義曰：窪則坎下，而水之所鐘，故常盈。坎小常盈而無藏，故有餘。

弊則新。

御注曰：冬閉之不固，則春生之不茂。

臣義曰：弊於冬，新於春，物理如此。

少則得，多則惑。

御注曰：道要不煩，聞見之多，不如其約也。以支為旨，則終身不解，茲謂大惑。

臣義曰：道德性命，不離於致一，事物云為，其來萬緒。

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御注曰：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惟天下之至精，能為天下之至神。聖人抱一以守，不搖其精，故言而為天下則，動而為天下法。

臣義曰：少則得乎性命之理，多則惑於事物之變，是以聖人抱一，而離於情，體道盡性，而玄同物我，而為式於天下。

不自見故明，

御注曰：不蔽于一己之見，則無所不燭，故明。

臣義曰：自見者，蔽於一曲。不自見者，合而為明。

不自是故彰，

御注曰：不私于一己之是，而惟是之從，則功大名顯，而天下服，故彰。

臣義曰：自是者失人，不自是者能任人，能任人則惟是之從，而功顯業著，故彰。

不自伐故有功，

御注曰：《書》曰：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臣義曰：自伐則滿假，而人不與之為功。

不自矜故長。

御注曰：《書》曰：汝惟不矜，故天下莫與汝爭能。

臣義曰：自矜則耀榮，而人不與之成能。

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御注曰：人皆取先，己獨處後，曰受天下之垢，若是者常處於不爭之地，孰能與之爭乎？

臣義曰：有己則有爭，忘己則物莫之爭。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御注曰：聖人其動若水以交物，而不虧其全，其應若繩以順理，而不失

其直，知窪之為盈，無亢滿之累，知弊之為新，無夸耀之迹，若性之自為而不知為之者。致曲而已，故全而歸之，可以保身，可以盡年，而不知其盡也。是謂全德之人，豈虛言哉？

臣義曰：虛己以游世，致曲以應理，順物之變，同於大順，而不與物迕，得道之全也。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至於不爭，皆所以致曲也。其明其彰，其功其長，至於天下莫能與之爭，可謂誠全而歸之也。誠全而歸之，故可以保身盡年，而不知其盡也。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

御注曰：希者，獨立於萬物之上而不與物對，列子所謂疑獨者是也。去智與故，循天之理，而不從事於外，故言自然。

臣義曰：希則疏於物，而不與物偶者也，故能獨立乎萬物之上，而不與物對。自然則無所因而然者也，有

所因，人為也，無所因，天理也，故去智與故，循天之理，而不從事於外。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御注曰：天地之造萬物，風以散之，委衆形之自化，雨以潤之，任萬物之自滋，故不益生，不勸成，而萬物自遂於天地之間，所以長且久也。飄驟則陰陽有繆戾之患，必或使之，而物被其害，故不能久。

臣義曰：風以鼓散為化，雨以潤澤為利，其氣和，其時應，任萬物之自化自利爾，故能長且久也。飄風驟雨，其氣勝，其至暴，傷二氣之和，繆四時之令，故物為之害，天地為此，且不能終乎朝日之久，况人乎。此所以要復乎希言自然也。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

御注曰：希則無所從事，無聲之表，

獨以性覺，與道為一而不與物共，豈德之可名，失之可累哉？惟不知獨化之自然，而以道為難知，為難行，疑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乃始苦心勞形而從事於道，或倚於一偏，或蔽於一曲，道術為天下裂。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而不自得其得，則其得之也，適所以為失歟？

臣義曰：道者，物我俱忘，太虛之中，凝然獨覺，而復於常無。道且強名，何所從事。有所從，有所事，則離乎道，而涉乎形器，而為人為之偽。彼以道為難知難行，故同之。有得有失，至於心苦思慮，形勞枯槁，終身從事，役其天真而不知返，故道、德、失三者，認之為道，屈己從事，求其所同，各得其得。其所得也，正歸於失，不冥於希。信不足，有不信。

御注曰：信則不妄，妄見真偽，以道為真，以物為偽，則於信為不足，故有不信。惠施、韓非之徒，皆原於道

而失之也遠，信不足故也。

臣義曰：《道藏》云：無聲之表，其希至真，得於此者，信之至也。降於此，信不足故也。信不足，則流於妄，而遠於道，而下益不信，皆失常性。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

御注曰：跂者欲立，跨者欲行，違性之常，而冀形之適，難矣。以德為循，則有足者皆至。

臣義曰：道有常也，惟常可以復道。

跂者跨者不立不行，則失常矣。

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

御注曰：自見則智不足以周物，故不明。自是則仁不足以同衆，故不彰。有其善，喪厥善，故無功。矜其能，喪厥功，故不長。道之所在，以深為根，以約為紀，泰色淫志，豈道也哉？故於食為餘，於行為贅。

臣義曰：能忘者，忘己且忘人也，忘

此且忘彼也，無所不忘而在道，故能明能彰，能有功能長。苟有己而不能忘，至於色泰志淫，其在道也，如食之餘，如行之贅，物之棄也。

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御注曰：侈於性則盈，天之所虧，地之所變，人之所惡，故有道者不處。

臣義曰：不能虚心集道，而自盈於

物假，忘其性分之常，益其餘贅之有，物或惡之，此有道者不處。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御注曰：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曰渾淪，合於渾淪則其成不虧，《易》所謂太極者是也。天地亦待是而後生，故云先天地生。然有生也而非不生之妙，故謂之物。

臣義曰：謂之物者，見乎恍惚，混然而成，是道之為物也，混然冥一，成焉不虧，道體之全，生天生地，天地之所本也。

寂兮寥兮，

御注曰：寂兮寥兮，則不涉於動，不

交於物，湛然而已。臣義曰：不涉於動者，靜之至。不交於物者，一之至。

獨立而不改，

御注曰：大定持之，不與物化，言道之體。

臣義曰：不與物對，凝然而立於獨，

自古以固存，故曰不改。

周行而不殆，

御注曰：利用出入，往來不窮，言道之用。

臣義曰：道為萬物之所共由，而物無非道，則道無乎不在，故曰周行不殆。

可以為天下母。

御注曰：萬物恃之以生。

臣義曰：謂之有物，道之有名也，有

名故為母，萬物所由以生也。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

御注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名生於實，實有數焉，字者滋而已。道常無名，故字之

大者對小之稱，故可名焉。道之妙，則小而幽，道之中，則大而顯。

臣義曰：道體常無，故無名。以其無不通也，故字之以道。以其無不周也，故強名之曰大。

大曰逝，

御注曰：運而不留故曰逝。

臣義曰：大而無所不往故也。

逝曰遠，

御注曰：應而不窮故曰遠。

臣義曰：逝而不已，故應而不窮。

遠曰反。

御注曰：歸根曰靜，靜而復命，故曰反。道之中體，方名其大，則遍覆包含而無所殊易，所謂以言乎遠則不禦也。動者靜，作者息，則反復其道，不離於性，《易》所謂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也。

臣義曰：逝不已故遠，遠則必反，反則歸復於道。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御注曰：道覆載天地者也，天無不覆，地無不載，王者位天地之中，而

與天地參，故亦大。

臣義曰：天地之覆載，冒於道也。王位於兩間，輔成天地之宜，以育萬物。天統地，道統天，莫大於四者。

域中有四大，而王處一焉。

御注曰：自道而降，則有方體，故云域中。靜而聖，動而王，能貫三才而通之人道，於是為王。故與道同體，與天地同功，而同謂之大。

臣義曰：道物物而非物，於物也謂之有物，道之中體也，故與天地王皆未離乎域中之大。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御注曰：人謂王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其所法者，道之自然而已。道法自然，應物故也。自然非道之全，出而應物，故降而下法。

臣義曰：有所自，而自有所然而然，則自然者在有物之上，出非物之下，非道之全也。惟道出而應物，故下法焉。四者各有所法，非有先後，亦莫知其所始也。

重為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御注曰：重則不搖奪而有所守，故為輕根，靜則不妄動而有所制，故為躁君。靜重以自持，則失之者鮮，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是以履畏塗而無患。

臣義曰：重能任輕，而輕不足以任重，故重為之根，而輕可舉矣。靜能制躁，而躁不足以制靜，故靜為之君，而躁可定矣。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者，言無時而不重也，豈可輕有云為哉。重則難動，難動則慮一，慮一則周，周則無殆於事。輜重行者，藉以自給，故不可離也。內重則物輕矣，故耳目之欲不能亂，貴勢不能搖，死生不能變，故雖履畏塗，復何所患。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御注曰：榮觀在物，燕處在身，身安然後物可樂。

臣義曰：樂物者悅外，故心馳於榮

觀。恬養者凝和，故身寧於燕處。故雖有榮觀，曾不如超然於燕處也。如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御注曰：天下，大物也，有大物者，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故不可以身輕天下。

臣義曰：人君以一身任天下之重，故不可以身輕天下。

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御注曰：不重則不威，故失臣。不倡而和，則犯分，故失君。

臣義曰：重靜則有制，而君臣之道得。

善行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

御注曰：所存者神，所過者化，故無轍迹。

臣義曰：不行而至者，善行也。道自行於天下，而我無為也，故無轍迹。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神化不知，何迹之有。

善言無瑕謫，

御注曰：和以天倪，因以蔓衍，故無瑕謫。言行之大，始於擬議，而終於成變化。惟聖人為能善其言行，而成變化之妙。故行無轍迹之可尋，言無瑕謫之足累。

臣義曰：不言而喻者，善言也。不言，故無瑕謫。聖人收聰明於旒纒，而寄視聽於天下，恭己南面，而事遂於百姓。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善計不用籌算，

御注曰：通於一，萬事畢，况非數者乎？故不用籌算，而萬殊之變，若數一二。

臣義曰：冥於一致，循天之理，彼擾擾萬緒，了然能應，何瑕籌算，計之善也。

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

御注曰：塗郤守神，退藏於密。

臣義曰：收視反聽，歸休襲明，神與氣復，氣與道會，善閉於在我者如此。止邪於未然，絕惡於未萌，俾不肖之心，無自而生，善閉於在物者如

此。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御注曰：待繩約而固者，是削其性也。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并立，而使人化，則不約而固，孰能解之？

臣義曰：上以至信結天下，而天下足於信，至於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其孰能解。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御注曰：善者道之繼，冥於道則無善之可名。善名立則道出而善世。聖人體道，以濟天下，故有此五善，而至於人物無棄。然聖人所以愛人利物，而物遂其生，人樂其性者，非意之也。反一無迹，因其常然而已。世喪道矣，天下舉失其恬淡寂常之性，而日淪於憂患之域，非聖人其孰救之？

臣義曰：聖人體道無為，以神化天下，本五善以致用，救人於未病，救物於未傷，且不示其救之之迹，而民亦莫知其何力於我，各安其生而已。

是謂襲明。

御注曰：襲者不表而出之，襲明則光矣而不耀。

臣義曰：我不示其所以，而人莫知其然，故襲上之五善，是謂襲明。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

御注曰：資以言其利，有不善也，然後知善之為利。

臣義曰：有善而後見人之不善，故善人為不善人之師。有不善然後見人之善，故不善人為善人之資。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

御注曰：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善與不善，彼是兩忘，無容心焉，則何貴愛之有？此聖人所以大同於物。

臣義曰：善惡明而情偽起，天下始不勝於治，故無貴愛，然後善惡兩忘，彼是一實，而玄德全矣。

雖智大迷，是為要妙。

御注曰：道之要妙，不睹衆善，無所用智，七聖皆迷，無所問塗，義協于

此。

臣義曰：有知則有物，而不知無物之妙，雖曰智，於道大迷。道妙本此，故謂之要。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四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五

登仕郎臣章安撰義

道經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御注曰：雄以剛勝物，雌柔靜而已。聖人之智，知所以勝物矣，而自處於柔靜，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故為天下谿。谿下而流水所赴焉，蓋不用壯而持之以謙，則德與性常合而不離，是謂全德，故曰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氣和而不暴，性醇而未散，嬰兒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臣義曰：雄以陽故動而剛，雌以陰故靜而柔，夫動則嚮於有為，靜則本乎有守。動而不失其靜，故知其雄而動以時也。惟靜可以制動，故其守在雌，而不以剛勝。雌靜而下人，

故為群動之所歸，如彼谿者，納流資物，不見其乏，德至有常，一而不離，靜之至也，復歸於嬰兒者，德復同於初矣。

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

御注曰：白以況德之著，黑以況道之復。聖人自昭明德，而默與道會，無有一疵，天下是則是效，樂推而不厭，故為天下式。正而不妄，信如四時，無或差忒，若是者難終難窮，未始有極也。故曰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書》於《洪範》言王道，曰歸其有極，老氏言為天下式，曰復歸於無極。極，中也。有極者，德之見於事，以中為至。無極者，德之復於道，不可致也。

臣義曰：白之為色，未受采也，照以天光，昭然而明。黑之為色，不可變也，復乎玄冥，默然而契。故黑在所守，而白不可不知也。知白而守黑，則虛己而不自用其明，致一而有以契乎道。以是為式，久而不差，如彼

寒暑，天運不忒。故復歸於無極，謂之有極，則不離乎中，謂之無極，則無所不至。無所不至，復乎道者然也。

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御注曰：性命之外，無非物也。世之人以得為榮，以失為辱，以泰為榮，以約為辱。惟聖人為能榮辱一視，而無取舍之心。然不志於期費，而以約為紀，亦虛而已，故為天下谷。谷，虛而能受，應而不藏，德至於此，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故曰常德乃足。樸者道之全體，復歸於樸，乃能備道。夫孤寡不穀，而王公自以為稱，故抱樸而天下寶。

臣義曰：聖人虛己以應世，知物之為榮，而不見可欲，其守在辱，而不為物先，不為動始，應於彼而已，故為天下谷。其體中虛，其應無窮，德至於此，足以贍足萬物，而不見終始，德之足也。樸者，物之全，道之體也，備道然後可以返樸。

樸散則為器，

御注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有形名焉，有分守焉，道則全，天與人合而為一，器則散，天與人離而為二。

臣義曰：物以混全為樸，適用為器，樸散則判道之全，為器則物為之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

御注曰：道之全，聖人以治身。道之散，聖人以用天下。有形之可名，有分之可守，故分職率屬，而天下理。此之謂官長。《易》曰：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與此同義。臣義曰：道全於樸，性之一也，器殊而用異，材之別也。聖人分職帥屬，為之官長，在乎善器使也。故大制不割。

御注曰：化而裁之，存乎變，刻雕衆形，而不為巧。臣義曰：聖人因人材而器使之，以為百官之長，而聖人無為以制天下，而無所用其力。

將欲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者，吾見其不得已。

御注曰：天下，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之非物，而無以天下為者，

若可以寄托天下。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則用智而恃力，失之遠矣。是以

聖人任道化而不尚智力，秦失之強，殆謂是歟！

臣義曰：有所取，則物或奪之，有所

為，則物或敗之，天下謂之神器，非有心者之所能取，非有力者之所能

為。聖人無心而復乎無為，故天下樂推而不厭。

天下神器，

御注曰：制於形數，囿於方體，而域於覆載之兩間，器也。立乎不測，行乎無方，為之者敗，執之者失，故謂

之神器。

臣義曰：謂之神，非有形也，謂之器，非無形也，有形無形，皆不可得，

惟體道者得。惟體道者得之，非智力所能為，所能執也。

不可為也。

御注曰：宰制萬物，役使群動，必有不器者焉，然後天下治。故曰上必無為而用天下。

臣義曰：墮於器，故為不器者所用。為之以無為，故天下為之用。

為者敗之，

御注曰：能為而不能無為，則智有所困。《莊子》曰：多知為敗。

臣義曰：為之以力，則力必竭，故困，困斯敗。

執者失之。

御注曰：道之貴者時，執而不化，則失時之行，是謂違道。

臣義曰：時徙不留，道與之化，執而不通，失時之利。

故物或行或隨，或噓或吹，或強或贏，或載或隳。

御注曰：萬物之理，或行或隨，若日月之往來。或噓或吹，若四時之相

代。或強或贏，若五行之王廢。或載或隳，若草木之開落。役於時而

制於數，固未免乎累，惟聖人為能不

累於物，而獨立於萬物之上。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謂至貴。故運神器而有餘裕，物態不齊，而吾心常一。

臣義曰：有行則有隨，有噓則有吹，有強則有贏，有載則有隳，物理之固然也。惟聖人不累於物，而獨立其上，故不與物遷徙，而善運神器。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御注曰：聖人睹萬物之變遷，知滿假之多累，故無益生，無侈性，無泰至，游乎券內而已。若是則豈有

為者之敗，執者之失乎？故曰繁文飾貌無益於治。

臣義曰：聖人知行隨吹噓強贏載隳不一之物理，故知甚則變，奢則窘，泰則否，故務去之，而無滿假之累。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

御注曰：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末者，古人有之而非其所先。以道

佐人主者，務本而已，故不以兵強天下。

臣義曰：兵，凶器也，所以輔德，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為德之末，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故當以道佐主。其事好還。

御注曰：孟子所謂反乎爾者。

臣義曰：強必弱，其勢然也。況以兵取強於天下，其能終強耶。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御注曰：下奪民力，故荆棘生焉。

上違天時，故有凶年。《詩》曰：綏萬邦，屢豐年。綏萬邦，則人和矣，人和則天地之和應。

臣義曰：師之所處，破亡民業，故荆棘生。大軍之後，殺氣傷天和，故陰陽乖而凶年至。

故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強焉。

御注曰：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以強勝人，是謂凶德，故師克在和不在衆。

臣義曰：勇於強取必勝者，衆人之所謂果，不敢取強，而果於勿矜勿伐。

勿驕，不得已而已。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強。

御注曰：緣於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故師以中而吉，以正而無咎，不得已而後應，功求成而已。自矜則不長，自伐則無功，自驕則不足觀也已。體此四者，所以成而勿強。

臣義曰：果於勿矜，故足以成能。果於勿伐，故足以成功。果於勿驕，故不盈而善勝。果於不得已，故不輕而善動。其果如此，故能有成，何以強為。

物壯則老，

御注曰：夏長秋殺之化可見已。臣義曰：盛則有衰，物化如此。是謂非道。

御注曰：道無終始，不與物化。

臣義曰：道以柔弱為用，故亘古今而不變，物以強自累，其生非道故也。

非道早已。

御注曰：外乎道，則有壯老之異。

臣義曰：形非道不生，外乎道，故早已。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御注曰：吉事有祥，兵，凶器也，故曰不祥。兵戢而時動，有道者耀德不觀兵，故不處。

臣義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器之不祥如此，故為物惡，有道者不處也。

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

御注曰：左為陽而主生，右為陰而司殺，陽為德，陰為刑，君子貴德而畏刑，故曰非君子之器。

臣義曰：陽以生為德，故貴左。陰以殺為刑，故貴右。尚殺，故為不祥之器。尚德，故為君子之器。

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故不美也。若美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

御注曰：禁暴救亂，逼而後動，故不得已。無心於勝物，故曰恬淡為上。

無心於勝物，則兵非所樂也，故不美。

臣義曰：殺以止殺，豈得已也。兵非所樂，故不美。不美，故以恬淡為上。

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

御注曰：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者，怨之所歸，禍之所集也。

臣義曰：樂於殺人，不仁甚矣。不仁故嗜殺，而人無所自生，故為怨禍之府。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御注曰：《易》以師為毒天下，雖戰而勝，必有被其毒者，故居上勢與戰勝者，以喪禮處之。

臣義曰：仁人之於天下，無彼我之異，無遠近之殊，一視同仁，故惡佳兵為不祥之器，以哀禮處軍。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哀禮處

之，豈得已而用之也。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

御注曰：道者，天地之始，豈得而名？

臣義曰：生天生地者，道也，道常於無，何名之有。

樸雖小，天下莫能臣。

御注曰：樸以喻道之全體，形名而降，大則制小，道之全體，不離於性，小而辨物，莊周所謂其有真君存焉。

臣義曰：道未散於形器，故曰樸。樸妙而小，萬物莫不尊之，其孰能臣。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御注曰：道足以為物之主，則物將自賓。莊子曰：素樸而民性得矣，服萬物而不以威刑，幾是已。

臣義曰：道之樸，渾全於一者也，侯王致而守之，以為天下正，則物不召而自至。復於無者，道也。嚮於有者，物也。故道為物主，而物服於道而歸之，故為賓。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御注曰：純素之道，守而勿失，匪特物將自賓，上際於天，下蟠於地，上下與天地同流，則交通成和，而萬物咸被其澤。甘露者，天地之和氣。《傳》曰：帝王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甘露降。

臣義曰：侯王得一而守之，所以調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故天地之交通，陰陽和應，甘露之降，均於天下，孰使之然哉。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御注曰：大道之序，五變而形名可舉，有形之可名，則道降德衰，澆淳散樸，而莫之止。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饜貴富。聖人不然，始制有名，則不隨物遷，淡然自足，孰能危之？故云知止不殆。

臣義曰：道全於一為樸，樸之始制有名，名起於一，自一之萬，而物莫

不有名。正其名，順其理，斯可以知止矣。泥名著有，隨物遷徙，往而不反，涉世累之患，忘性命之真，而失其所安，豈不殆哉。

譬道之在天下，由川谷之與江海也。

御注曰：天下，一性也。道之在天下，以性而合，由川谷之與江海，以水而聚，同焉者得，類焉者應，聖人之臨莅，何為哉？因性而已矣。

臣義曰：性，一也，出乎道之大全，則性與道皆冥於一，散為川谷，會為江海，水何有異。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

御注曰：《傳》曰：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內不能自見其睫。察人之邪正，若辨白黑，是智之事知人而已。

臣義曰：私己見以知人，而得人之審，故曰智。智雖因於天，而有人為預焉。故於己之見則昧。

自知者明。

御注曰：《易》曰：復以自知，《傳》

曰：內視之謂明，智以知人，則與接為構，日以心鬪，復以自知者，靜而反本，自見而已，天地之鑒也，萬物之照也。

臣義曰：知物則逐妄，自知則返本，返本則虛一而靜，惟靜故明，足以鑑天地，照萬物。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御注曰：至人尚德而不尚力，務自勝而不務勝人。智者詐愚，勇者若怯，此勝人也。而所恃者力。勝己之私，以直養而無害者，自勝也。出則獨立不懼，處則遯世無悶，無往而不勝，所以為強。

臣義曰：以力為勝，勝人者也。以強為勝，自勝者也。勝人則人有時而不勝，自勝則物莫能敵，故為之強。嗜欲之至，利害之摩，威武之所臨，富貴之所誘，貧賤之窘，死生之迫，無所動其心，此所謂自勝也。

知足者富，

御注曰：有萬不同之謂富，知足者務內游而取足於身，萬物皆備，國財

并焉。臣義曰：不自足者，歉然求之無厭，而未始有足也。足於我而無待於外，富孰加焉。

強行者有志。

御注曰：自強不息，斯志於道。臣義曰：強於自勝，行而不息，有志於道者如此。

不失其所者久，

御注曰：立不易方，故能久於其道。與時推移，與物轉徙者，可暫而已。臣義曰：抱一不離，氣守不亂，神全而游夫物初，故復乎道常。

死而不亡者壽。

御注曰：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聖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死之未始異於生，故其形化，其神不亡，與天地并，而莫知其極，非壽而何？此篇之義，始於知人，所以窮理，中於知足，所以盡性，終於不亡，所以至於命，則造化在我。非夫無古無今，而入於不死不生者，孰能與此？

臣義曰：有生斯有死，有死則有生，死生猶朝暮之變爾。物之出入於變化者，皆然也。聖人達死生之變，通晝夜之理，雖形體順變，而性覺湛然，莫知其極。蔽蒙之人，迷愚抱執則雖生也其猶死爾。達觀忘形神全於一，不見終始，雖云其死，孰知其亡，故曰壽。

大道泛兮章第三十四

大道泛兮，其可左右。

御注曰：泛兮無所繫較，故動靜不失，往來不窮，左之右之，而無不可。

臣義曰：道無乎不在，故汎然無所不之，左之右之，何係之有。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居。

御注曰：往者資之，求者與之，萬物自形自化，自智自力，而不居其功。譬彼四時，功成者去。

臣義曰：莊周曰：形非道不生，則道者萬物所恃以生者也。道生萬物，而未始或辭，生其所自生，成其所自成，何功之居。

衣被萬物而不為主，故常無欲，可名於

小矣。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

御注曰：道復於至幽則小，而與物辨；顯於至變則大，而與物交。與物辨，故常無欲，與物交，故萬物歸焉。覆露乎萬物而不示其宰制之功，故不為主。鼓舞乎群衆，而莫窺其歸往之迹，故不知主。夫道非小大之可名也，云可名者，道之及乎物者爾。

臣義曰：道遍覆於萬物，而藏於至無，未始出而主之也，故曰不為主。常無欲，則與物辨而復於至幽，故名於小矣。萬物鼓舞於道，而為之歸往，未始知其所以為主也，與物交而顯於至變，而物所不能知，故可名於大。不為主者，道也，不知主者，物也，物不足以知道，而所可見者，大而無方爾。

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御注曰：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故業大而富有，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夫大而能化，則豈有為大之

累，所以能成其大。

臣義曰：道以不為主，故萬物歸往焉而不知，故可名於大。是故聖人不自大，所以能成其大者，體道故也。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

御注曰：象如天之垂象，無為也，運之以健，無言也，示之以文。聖人之御世，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而民歸之如父母，故曰執大象，天下往。

臣義曰：大則有形，象則有像，故以執言之。聖人體道無為，夫何所執。出而經世，則道之所運，文之所示，蓋有象焉，執其象而不示之以迹，而天下化其道，故為天下之所歸往。其象也本乎道，故謂之大。往而不害，

御注曰：陰陽和靜，鬼神不擾，群生不傷，萬物不夭，民雖有知，無所用之，何害之有？

臣義曰：天下歸往，則投迹者衆。

以迹治之，所以為害。聖人無為於上，而遂萬物之自然，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得，使天地之間幽之陰陽鬼神、明之群生萬民，各適其性，無所往而不利，故曰不害。

安平泰。

御注曰：安則無危亡之憂，平則無險陂之患，泰者通而治也。

臣義曰：往而不害，則無所往而不自安，安則底於平而同於道，是道之泰也，故安而後平，平而後泰。

樂與餌，過客止。

御注曰：悅聲與味者，世之人累乎物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故止。

臣義曰：樂以聲感人，餌以味悅口，以其所美，感移於人，而心為之留，其不能自解如此。

道之出言，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御注曰：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故淡乎其無味。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故視之

不足見。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故聽之不足聞。若是者，能苦能甘，能玄能黃，能宮能商，無知也而無不知也，無能也而無不能也，故用之不可既。

將欲歛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御注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萬物之理，人倫之傳，其斂散也，其盛衰也，其儷起也，其虧盈也，幾常發於至微而莫睹其眇，惟研幾之聖人得先見之吉，賢者殆庶幾而已。陽盛於夏，而陰生於午，陰凝於冬，而陽生於子。句踐欲弊吳，而勸之伐齊，智伯欲襲仇由，而遺之廣車。此聖人所以履霜而知

堅冰之至，消息滿虛，不位乎其形，故勇者不能弱，智者不能奪。臣義曰：陰陽之運，萬物之理，其盛衰強弱，盈虧成敗，旋環無已，必有幾焉，發於至微。聖人研幾，得乎先見，故能微明。是以固張以歛其張，固強以弱其強。以彼興之不義也，又固與之，則勢自廢也。以彼取之不善也，又固與之，則勢自奪也。然則剛強在彼，柔弱在此，而強者必折，理之自然也。聖人所以酬酢萬變，成天下之務，而物莫知其所由然者，以此道也。

是謂微明。

御注曰：其未兆為微，而其理為甚著，揚雄曰：水息淵，木消枝，賢人睹而衆莫知。

臣義曰：無形之中，獨見有焉，其微如此，而萬物之理，藏乎其間。研幾先見，探賾得之，蓋已甚明。賢人功用同乎造化，而衆何以知。歛張弱強，廢興與奪，微明如此。柔之勝剛，弱之勝強。

御注曰：積衆小不勝為大勝者，惟聖人能之。經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莊子》外篇論夔夔風之相憐曰：指我則勝我，踏我則勝我，而折大木，蜚大屋者，惟我能也。

臣義曰：以剛勝剛，其剛必折，以強制強，其強交傷。柔則不爭，而物莫與之爭。弱則不敵，而物莫與之敵。故剛之與強，反為柔弱之所勝，理勢然也。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御注曰：淵者，魚之所以藏其身，利器者，國之所以制人。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不可脫於淵。君見賞者則人臣用其勢，君見罰者則人臣乘其威，賞罰者治之具，且不可示，況治之道乎？聖人所以操利器而不示，非用其強也，蓋有妙道焉。能窮海內而無智名，威服萬物而無勇功，不務於勝物，而得常勝之道。陽開陰閉，變化無窮，馭群

臣，運天下，而莫之測，故制人而不制於人。本在於上，要在於主，而天下治。

臣義曰：魚以深淵藏其身，脫於淵則制於人，國以利器藏其用，示於人則不能制人。聖人運化機於不測，幹至權以適變，宰制天下，役使群動，而神德妙道，物莫得窺其涯略，至於智名勇功，不可得而形容，則賞罰治具，孰得有倒持之患。

道常無為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御注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臣義曰：道常無為者，道之體也。而無不為者，道之用也。道不為而自然付當萬物，而無不為也。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御注曰：鑑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物之方圓曲直不能逃也。侯王守道以御世，出為無為之境，而為出於無為，化貸萬物，而萬物化之，若性之自為，而不知為之者，故曰自

化。

臣義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侯王體道法天，治之以無為，而不廢其所為，見其無不為，而實未嘗為，因物之理，乘時之適，我何為哉，道為之守爾。我以道化萬物，而萬物化其道，而莫知其為之者，故曰自化。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

御注曰：《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民惟上之從化，而欲作則離道以善，險德以行，將去性而從心，不足以定天下，惟道無名，樸而未散，故作者鎮焉。救僇者莫若忠，為是故也。

臣義曰：上以道化天下，萬物化上所守之道，而不知其所以化，亦將復乎性命之常，而同然皆生於無為之域，故謂之化。作則有為也，欲作則將嚮乎有為，而流於偽。以無名之樸，鎮定其志，泯其欲作之妄，而俱復乎天性之渾全。

無名之樸，亦將不欲。

御注曰：季真之莫為，在物一曲，古

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雖然，寡能備天地之體，故亦將不欲，此老氏所以祛其惑，解其蔽。

臣義曰：道，強名也，忘其所守之道，祛其欲作之心，謂之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則不欲之欲，且又忘矣。忘其所忘，所以反乎無物。物我元同，何欲之有。

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御注曰：水靜則平中準，大匠取法焉。不欲以靜，則不失其正，先自正矣，故天下將自正。《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乾道變化，則無為也，各正性命，則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也。以道治天下，至於各正性命，此之謂治之至。

臣義曰：不欲則心復於無，以靜則虛一而正，先自正矣，故天下將自正。天下至於各正性命，道治之極致也。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五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六

登仕郎臣章安撰義

德經

御注曰：道無方體，德有成虧，合於道則無德之可名，別於德則有名之可辨，仁義禮智，隨量而受，因時而施，是德而已。體道者異乎此，故列於下經。

臣義曰：道乃強名，復於常無，故無方體。德有所得，繼道之失，故有成虧。無得為德，冥於一致，則德與道渾乎無名。有得為德，至於自私，則德與道明然可辨。仁者得之為仁，義者得之為義，即理為禮，即知為智，德之所受所施，其名可辨，而離遠於道。惟全德者，實無所得，而未嘗異道。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御注曰：物得以生謂之德，同焉皆

得，默與道會，過而不悔，當而不自得也，是謂不德。孔子不居其聖，而為聖之時，乃所以有德。

臣義曰：物生乎道，而各得於道。德全於性，與道渾一，而未始或異，無得於道而道自得也，故德周萬物而無累。

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御注曰：認而有之，自私以失道，何德之有？

臣義曰：以德為得，以得為執，有之不失，離道遠矣。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

御注曰：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不行而至，上德也。

臣義曰：無為則無得於道也，無得於道，則復於至無，而無以為也。

下德為之，而有以為。

御注曰：不思則不得，不勉則不中，不行則不至，下德也。德有上下，此聖賢之所以分歟？離形去智，通於大同，仁義禮智，蓋將簡之而弗得，故無以為。屈折禮樂，吁俞仁義，以

慰天下之心，得人得之，而不自得其得，故有以為。

臣義曰：有為則有得，而道也有德於道，則不能無為，而勢不自己也。

上仁為之，而無以為。

御注曰：堯舜性之仁，覆天下而非利之也，故無以為。

臣義曰：德無不容，而仁迹行焉，無事於作，故無以為。

上義為之，而有以為。

御注曰：列敵度宜之謂義，以立我以制事，能無為乎？

臣義曰：有我可立，有事可制，仁有不足，道無不理，而義功著焉為可已。

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御注曰：禮以交物，以示人以節文仁義，其用多矣。莫先施報而已，施之盡而莫或報之，則忿爭之心生，而乖亂之變起。春秋之時，一言之不讎，一拜之不中，兩國為之暴骨，則攘臂而仍之，尚其患之小者。聖人厚於仁而薄於義，禮以履之，非所處

也。故上仁則同於德，上義則有以為，上禮則有莫之應者。

臣義曰：禮曲為防事為制，節文仁義，發乎容體，雖名止邪之具，然尚往來先報施，以其繁縟，迭相責望，此實爭亂之端。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御注曰：道不可致，故失道而後德。德不可至，故失德而後仁。仁可為也，為則近乎義，故失仁而後義。義可虧也，虧則飾以禮，故失義而後禮。至於禮則離道滋遠，而所失滋衆矣。凡物不并盛，陰陽是也。理相奪予，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必衰也，實衰則偽繼之，而爭亂作，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臣義曰：有得於道，道之失也。有為於仁，德之失也。相噓相濡，仁之失也。有制有介，義之失也。文滅質，博溺心，而忠信薄矣。禮之所制

者外，所事者迹，所拘者繁文，則所本者末也，此虛偽日滋，為亂之始。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

御注曰：道降而出，出而生智，以智為鑿，揣而銳之，敝精神而妄意度，茲謂前識。前識則徇末而忘本，故為道之華。心勞而智益困，故為愚之始。億則屢中，此孔子所以惡子貢。

臣義曰：道以不知不識為本，而貴乎無以知為也，故以智巧為末。華，草木之末也，華盛則本衰矣。事於智巧，豫事而識，則去本遠矣，故為道之華。以知為智，茲所以為愚之始。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御注曰：在彼者，道所去，在此者，道所尚。道所尚則厚而不薄，實而無華，非夫智足以自知，返其性本而不流於事物之末習，其孰能之？《易》曰敦復無悔，中以自考也。敦者，厚之至也。人生而厚者，性也。

復其性者，處其厚而已，此大丈夫所以備道而全德。

臣義曰：本乎在我者此也，道之本也。本乎在物者彼也，道之末也。本則言其厚而實，末則言其薄而華。取此所以處厚而居實，去彼所以不處薄而不居其華，知所去取，是謂大丈夫。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王侯得一以為天下正。其致之一也。

御注曰：《莊子》曰，通於一，萬事畢。致一則不二，抱一則不離，守一則不遷。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不能知一，則無一之能知。昔之得一者，體天下之至精，物無得而耦之者，故確然乎上者，純粹而不雜。隕然乎下者，靜止而不變。至幽而無形者，神也。得一則不昧，至虛而善應者，谷也。得一則不窮，萬物以精化形，故得一以生，侯王以獨制衆，

故得一以為天下正。自天地以至於侯王，雖上下異位，幽明散殊，而天之所以清，地之所以寧，侯王之所以為天下正，非他求而外鑠也。一以致之而已，故曰其致之一也。

臣義曰：昔則近古，今則嚮事。近古則言去道未遠，天地神谷侯王皆本乎道。故以昔言一者，道之樸也。至虛混全，至精未散，氣復於元，故天得之純粹而不雜，故其體也清。地得之靜止而不變，故其體也寧。至幽之鬼神得之，則其靈不昧。至虛之空谷得之，則其盈不窮。萬物得之，精全其生。侯王得之，為天下正。皆本乎道，其致一也。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為正而貴高將恐蹶。

御注曰：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裂則無以覆，發則無以載。神依人而行者也，歇則無所示。谷受而不藏者也，竭則莫之應。聚則精氣為物，得

一以生故也。散則游魂為變，失一以滅故也。惟正也，故能御萬變而獨立於萬物之上，無以為正而貴高，將不足以自保，能無蹶乎？

臣義曰：天清於一，無以清則裂而不能廣覆。地寧於一，無以寧則發而不能厚載。神靈於一，無以靈則歇而無所示。谷盈於一，無以盈則竭而莫能應。萬物生於一，無以生則滅。侯王正於一，無以正則蹶。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

御注曰：賤者，貴之所恃以為固，下者，高之所自起。世之人睹其末，而聖人探其本，世之人見其成，而聖人察其微，故常得一也。臣義曰：貴而忘賤，其貴蹶矣。高而忘下，其基危矣。

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耶，非乎？

御注曰：孤寡不穀，名之賤者也，而侯王以為稱，知所本而已。侯王所以貴高而不蹶，其以此乎？臣義曰：侯王知所本在賤，故以孤

寡不穀自稱，而不以貴高自累，故能保其貴。

故致數譽無譽。

御注曰：自高以勝物，自貴以賤物，強而不知守以柔，白而不知守以黑，以求譽於世，而致數譽，則過情之譽暴集，無實之毀隨至，所以無譽。

臣義曰：知一則知本，故能自賤自下，而韜乎至貴。苟自高自貴，數以求譽，而無實之毀，其能免乎。

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御注曰：玉貴而石賤，一定而不變，聖人乘時任物，而無所底滯，萬變無常，而吾心常一，是真得一者也，故不可得而貴賤。孟子曰：所惡乎執一者，謂其執一而廢百也。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非知化之聖不能及此，是謂上德。

臣義曰：玉石性正一而不變者也，一而不能變是物也，非所謂得一者也。得一者，曲應萬變，酬酢無窮，而無所底滯，而心未始或離於一，孰得而貴賤之也。如玉貴之也，如石

賤之也，玉石不能變，貴賤蓋已定，非所謂通於一者也，故曰不欲。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御注曰：天下之理，動靜相因，強弱相濟，夫物芸芸，各歸其根，則已往而返復乎至靜，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動無非我，故曰反者道之動。柔之勝剛，弱之勝強，道之妙用，實在於此。《莊子》曰：積衆小不勝為大勝者，惟聖人能之，故云弱者道之用。四時之行，斂藏於冬，而蕃鮮於春。水之性至柔也，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其此之謂歟？然則有無之相生，若循環然，故無動而生有，有極而歸無，如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也。彼蔽於莫為，溺於或使，豈道也哉？

臣義曰：道以虛靜為正，故以動為反，動離乎靜而復反乎靜，歸根反本也，道之動如此。道以不爭為勝，故以弱為用。柔之勝剛，弱之勝強，道

之妙用寓焉。天下之物，本乎至無，生而為有，其見於有，而復歸於無，而無復生有，是有無旋環相生，而不可以相無也。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御注曰：士志於道者也，上士聞道，真積力久，至誠不息。

臣義曰：上士志道而信道篤者也，故力於行而有所至。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御注曰：中士則有疑心焉。疑心生則用志分，其於道也，一出焉，一入焉。

臣義曰：中士見道不明，故信道不篤。

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

御注曰：下士則信不足，以守智不足與明也，故笑。夫道無形色聲味之可得，則其去耳目鼻口之所嗜也遠矣。莊子曰大聲不入於俚耳，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

臣義曰：下士物於物而反乎道，認

幻妄為已有，以至道為虛假，聞道之大，故笑而不信。道不為下士之笑，亦不足為道。

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

御注曰：若日月之光，照臨下土者，明也。豐智原而不示，襲其光而不耀，故若昧。

臣義曰：明若日月之明，昧若昧谷之昧，明而復乎無明，不用明也，故若昧。

夷道若類，

御注曰：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臣義曰：夷則得其平，類則結而止，道以不平為平，故若類。

進道若退。

御注曰：顏淵以退為進，莊子以謂坐忘。

臣義曰：為道日損，故若退。

上德若谷，

御注曰：虛而能應，應而不竭，虛而能受，受而不藏，經曰為天下谷，常德乃足。

臣義曰：虛而能容，體道者也，故曰

上德。能應能受，故若谷。大白若辱，

御注曰：滌除玄覽，不睹一疵，大白也。處衆人之所惡，故若辱。

臣義曰：大白不受色，潔乎至純者也。若辱，納污之謂也。

廣德若不足，

御注曰：德無不容，而不自以為有餘，故若不足。秋水時至，河伯自喜，所以見笑於大方之家。

臣義曰：德之容也，廣不可極，可謂至矣，若不足然。此德之益廣，與道無窮也。

建德若偷，

御注曰：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

臣義曰：聖人不得已而後起，其有所建也。因時任運，若偷墮然，不急急於從事，故德之所建彌大。

質真若渝。

御注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臣義曰：靜一不變，樸乎其純，精藏

於一，全乎其真，任彼萬變，其質常真，真之至也。至真而世莫知其為真，其藏深矣，故若渝。

大方無隅，

御注曰：大方者，無方之方也。方而不割，故無隅。

臣義曰：其方有隅，言其在器。大而無隅，道之無方。

大器晚成，

御注曰：大器者，不器之器也。不益生，不助長，故晚成。

臣義曰：惟大器有遠慮，不速成，故不益生，不助長。急於求用，淺器之所為也。

大音希聲，

御注曰：動於無方，而感之斯應，故希聲。

臣義曰：大音，德之不聞，故其聲也希。

大象無形。

御注曰：托於窈冥，而視之不得見，故無形。

臣義曰：無象之象，道之全體，本於

常無，何形之有。

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御注曰：自明道至於大象，皆道也。

道之妙不可以智索，不可以形求，可

謂隱矣。欲明之而不可得也，聖人

得乎道，故予而不費，應而不匱，曲

成萬物，未嘗擅而有之，亦且而已。

道之體，隱乎無名而用，乃善貸且

成，故勤而行之，則造乎不形，而止

乎無所化。其餘事猶足以為帝王之

功，傳曰：學始乎為士，終乎為聖。

臣義曰：道之體，復於至無。道之

用，藏乎不測。明之者若昧，象之者

無形，其隱如此。故不可以知索，不

可以形求，孰得而名之。貸者應彼

之乏，予而求復之謂也。道應乎無

方，贍乎萬物，成其所自成，無有終

已。物之所得，復歸其本，於此無

與，於彼無費，故曰善貸且成。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

御注曰：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

所起。

臣義曰：道常無名，一之所生，氣之混也。

一生二，

御注曰：天一而地二，次之水生而

火次之，精具而神從之。

臣義曰：一氣分而陰陽之氣辨，天

地之所生。

二生三，

御注曰：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

臣義曰：天地位而沖氣之所生，故

三才具矣。

三生萬物。

御注曰：天肇一於北，地耦二於南，

人成位於三，三才具而萬象分矣。

號物之數，謂之萬，自此以往，巧曆

不能計。

臣義曰：有陰有陽，而沖氣以為和，

物得以生，號數為萬，其可計耶。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御注曰：陰止而靜，萬物負焉。君

子所以日入而息。陽融而亨，萬物

抱焉，聖人所以響明而治。必有陰

陽之中，沖氣是已。《莊子》曰：至

陽赫赫，至陰肅肅，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

臣義曰：萬物賦形天地間，稟氣於

陰陽以生，故無不負抱之者。沖氣

之和，所以生生也。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

稱。

御注曰：物罔隆而不殺，事靡盛而

不衰，陰陽之運，事物之理也。消息

盈虛，與之偕行，而不失其和，其惟

聖人乎？故孤寡不穀，人之所惡，而

王公以為稱，已極而返，已滿而損，

所以居上而不危。

臣義曰：侯王位乎貴高者也，孤寡

不穀，人之所惡者也。王公居尊位，

而稱人所惡，知滿損之理，而要乎不

失中故也。陰極生陽，陽極生陰，失

於偏毗，要適乎陰陽之和，故明損益

之理。

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御注曰：木落則糞本，損之而益故

也。月盈則必蝕，益之而損故也。

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然則王公之所稱，乃所以致益而處貴高之道。

臣義曰：益之則損，損之則益，天地盈虛，陰陽進退，理不外是，此王公稱人所惡，得損益之道，而與時消息，所以位高貴而不蹶也。

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

御注曰：以強制弱，以剛勝柔，人之所教也。我之所教，則異乎此。強梁者有我而好爭，有死之道。智者觀之，因以為戒，故將以為教父。

臣義曰：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陰陽有進則有退，有退則有進，物之變化，陰陽之盈虛，其理故然。理之所在，義教師也。強制弱，剛制柔，人之所教也。強梁者之好爭，是強於有我，以彼之不我勝，任強而不自反者，故卒為強者之所勝，而不得善其死。知其說者，鑒彼消息盈虛損益之理，為教之本，有父之道。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御注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積衆小不勝為大勝者，惟聖人能之。

臣義曰：剛則不能通於物而易折，故毀於堅，剄於銳。至柔則與物無迕逆，故能入物而有為，而至堅者為之用，馳騁而不知也。

無有入於無間，

御注曰：《莊子》外篇論夔蛇風目之相憐，而終之以目憐心，蓋足之行，有所不至，目之視，有所不及，而惟神為無方也。內篇論養生之主，而況於庖丁之解牛。丁者火之陰而神之相也，故恢恢乎游刃有餘。然則入於無間，非體盡無窮而游無昧者，其孰能之？

臣義曰：無有則物我皆無有也，物我皆無有，則體神而冥於道，故妙於無方，游乎無昧。

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

御注曰：柔之勝剛，無之攝有，道之妙用，實寓於此。棄事則形不勞，遺

生則精不虧，茲所以為有益。

臣義曰：經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蓋道之妙用，藏於不測，豈事於有為也。有為者，勞形以事，精虧其生，何益之有。

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矣。

御注曰：不言之教，設之以神，無為之益，不虧其真。聖人以此抱樸而天下寶，無為而萬物化，故及之者希。

臣義曰：體神而其教不言，盡道而其益無為，至於天下寶，萬物化，誠希及也。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

御注曰：兩臂重於天下，則名與身孰親？生者豈特隋珠之重哉？則身與貨孰多？至願在我，名非所親也。至富在我，貨非所多也。惟不知親疏多寡之辨，而殘生損性，以身為徇，若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豈不惑哉？達生之情而不務生之所無以為，此有道者

之所以異乎俗也。

臣義曰：失性命之理，累名利之域，而不知返者，不知親疏多寡之辨爾。身在我者也，至貴至富所自足，而無待於外也。名貨在彼者也，物之儻來寄爾，喪其在我，徇其在物，至於殘生損性，愚亦甚矣。且身親於名矣，身之可忘，則名其可固耶。身多於貨矣，身之不有，貨其可累耶。則孰親孰多，有道者又在所不許。得與亡孰病？

御注曰：烈士徇名，貪夫徇利，其所得者，名與貨。而其亡也，乃無名之樸，不貲之軀，病孰甚焉？

臣義曰：於物有所得則得之者在內。於我有所亡則亡之者在內。內省則外輕，而無徇逐之苦，喪失之病。貪得不已，至於精虧而不全其生，形勞而不舍其神，其病也為甚。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御注曰：無慕於外，則嗇而不費。無累於物，則守而不失。取予之相權，積散之相代，其至可必。若循環

然，豈可長久？

臣義曰：取予積散，必至之理。然物有所愛，則心為之役，而神為之費。物有所藏，則神為之勞，而生不能厚。

知足不辱，

御注曰：處乎不淫之度，何辱之有？

臣義曰：足乎所自得，知其自貴者也，何辱之有。

知止不殆，

御注曰：游乎萬物之所終始，故無危殆之患。

臣義曰：知止於性分之內，而無求於外，故無世患。

可以長久。

御注曰：物有聚散，性無古今，世之人以物易性，故好名而徇利，名辱而身危，聖人盡性而足。天下至大也，而不以害其生，故可以長久，而與天地并。

臣義曰：知足則心復於虛，知止則神舍於靜，虛以集道，靜以復道，故

可以長久。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六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七

登仕郎臣章安撰義

德經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

御注曰：域中有四大，道居一焉，體道之全，故可名於大。無成與虧，是謂大成。不有其成，故若缺。知化合變，而不以故自持，故其用不敝。此孔子所以集大成而為聖之時。

臣義曰：大成者，言乎道也。道之大成，孰得以見其全，故若缺。若缺者，不見其成之謂也。成而不見其所以為成，故其用不敝。

大盈若沖，其用不窮。

御注曰：充塞無外，瞻足萬有，大盈也。虛以應物，沖而用之，故施之不竭，其用不窮，良賈深藏若虛，盛德容貌若愚。

臣義曰：大盈者，言其德也。德之大

盈，則其用也坎然若沖。若沖則其用不窮，蓋有其德而居其盈，則窮矣。

大直若屈，

御注曰：順物之變，而委蛇曲直，不求其肆，故若屈。

臣義曰：曲以應變，周流不居，而不與物爭直，物亦莫見其直，而未始失其直。

大巧若拙，

御注曰：賦物之形，而圓方曲直不睹其妙，故若拙。

臣義曰：雕刻衆形，未嘗有為也。一無所為，而巧成在物，大巧也。不見其所以為，而莫睹其妙，故若拙。

大辯若訥。

御注曰：不言之辯，是謂大辯，惠施多方，其辯小矣。

臣義曰：言以明道也，未若不言而道自明。

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御注曰：陽動而躁，故勝寒。陰止而靜，故勝熱。二者毗於陰陽而不適中，方且為物汨，方且與動爭，烏

能正天下？惟無勝寒之躁，勝熱之靜，則不雜而清，抱神而靜，天下將自正。

臣義曰：躁則熱中，熱中則雖寒可勝。靜則心清，心清則雖熱可勝。惟寒與熱，陰陽之氣也。而躁靜之心勝，則寒暑為之不知，故何所正也。氣復於一，故清而不雜，神抱於一，故靜而不亂。惟清與靜致一者也，故為天下正。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

御注曰：以道治天下者，民各樂其業，而無所爭，糞其田疇而已。臣義曰：有道則無欲，無欲則無爭，故却走馬，民務本而樂業，故不辭賤事之作勞。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御注曰：強凌弱，衆暴寡，雖疆界不能正也。臣義曰：戎馬生於郊，則荒田萊而蕪五穀，弱寡者凌暴於強衆，故不能正疆界，則民失其所，可知矣。

罪莫大於可欲，

御注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人之有欲，至於決性命之情以爭之，罪之所起也。

臣義曰：無可無欲，心之忘也。有可有欲，爭之始也。欲而可之，不得其欲則爭，爭則亂，罪莫大也。

禍莫大於不知足，

御注曰：平為福，有餘為禍，知足不辱，何禍之有？

臣義曰：不知足則其欲無窮，故禍之至也不可解。

咎莫大於欲得。

御注曰：欲而得，則人所咎也。

臣義曰：得其所欲，則人各求得而獲咎於衆。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御注曰：人見可欲，則不知足，不知足則欲得，欲得則爭端起而禍亂作。泰至則戎馬生於郊，然則知足而各安其性命之分，無所施其智巧也。日用飲食而已，何爭亂之有？

臣義曰：無厭之求，天地所不能足，

知足乎性分之內，則無欠餘而常自足。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御注曰：天下雖大，聖人知之以智，天道雖遠，聖人見之以心，智周乎萬物，無遠之不察，故無待於出戶。心潛於神明，無幽之不燭，故無待於窺牖。莊子曰其疾俯仰之間，再撫四海之外，茲聖人所以密運而獨化。

臣義曰：出戶而知，知其所可知爾。窺牖而見，見其所可見爾。天下之大，天道之廣，豈可以知知、以見見乎。出戶則離此而有所知，其知能幾也。窺牖則即彼而有所見，其見豈遠也。聖人密運獨化，不以知知，故無所不知。不以見見，故無所不見。天下者，物之所在使然者也。天道者，道之所在自然者也。其粗在物，其妙在道，皆不離當體，而盡夫知見，何事於出，何待於窺也。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御注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近取

諸身，萬物咸備，求之於陰陽，求之於度數，而去道彌遠，所知彌少矣。臣義曰：出則離靜而之動彌遠，則不能求復其初，出彌遠，知彌少，理在於是。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御注曰：以吾之智而知天下，是謂不行而知。以吾之心而見天道，是謂不見而名。不行而知，不見而名，夫何為哉？巍巍乎其有成功，是謂不為而成。

臣義曰：不離當體，盡夫知見，何俟出戶窺牖也。出戶則有行，窺牖則有見，聖人不行而本乎智，不見而本乎心，故天下之事，皆可得而知，天道之妙，皆可得而名。能知能名，故不為而為，成其所自成也。

為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為學日益，

御注曰：學以致其道，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日加益而道積於厥躬，孔子謂顏淵曰，吾見其進也。

臣義曰：為學所以求多聞也，多聞所以窮理，故要乎進益。為道日損。

御注曰：致道者，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而萬事銷忘，故曰日損。蘧伯玉所以行年六十而六十化。

臣義曰：為道所以致虛也，致虛所以盡性，故要乎日損。

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矣。

御注曰：學以窮理而該有，道以盡性而造無，損之又損，則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無為也。寂然不動，無不為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以靜則聖，以動則王。

臣義曰：盡性則極乎至虛，而物我忘矣。忘其所忘，而命復乎泰初，故無為以復道之體，無不為以盡道之用，故靜則聖，動則王也。

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御注曰：天下，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故取

天下者，常以無事。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故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聖人體道而以其真治身，帝之所興，王之所起，偶而應之，天下將自賓，太王亶父，所以去邠而成國於岐山之下。

臣義曰：天下者，道妙之所在，神化之所為，故謂之大物，謂之神器。惟有道者天下之所歸，而未嘗以事為事也。無事而事，而復乎無為，故天下所以為我治。及其有事，則將以力取天下，而卒底於敗。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

御注曰：聖人之心，萬物之照也。虛而能受，靜而能應，如鑑對形，以彼妍醜，如谷應聲，以彼巨細，何常之有？疏觀萬物而知其情，因民而已。此之謂以百姓心為心。《莊子》曰：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

臣義曰：聖人以無心為心，故因時適變，豈有常哉。百姓之心，隨時異尚，聖人因之，因其時以為心，故如

鑑對形，不將不迎，示其妍醜，如谷應聲，不揚不抑，緣其細大，何以常為。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

御注曰：善否相非，誕信相欺，世俗之情，自為同異，豈德也哉？德善則見百行無非善者，故不善者亦善之。德信則見萬情無非信者，故不信者亦信之。真偽兩忘，是非一致，是謂全德之人。此舜之於象，所以誠信而喜之。

臣義曰：聖人之於人，無不善，無不信，故人從於善，從於信，而不敢違也。蓋善惡信否皆本乎妄情妄見，私為同異爾。混一是非，則無善不善，玄同信否，則無信不信。不善者亦善之，不信者亦信之，則無棄人矣。故不善者將自善，不信者將自信，故謂之德善德信。

聖人之在天下慄慄，為天下渾其心。御注曰：方其在天下，則吉凶與民

同患，雖無常心，而不可以不戒也。故所以為己，則慄慄然不自暇逸，所以為天下，則齊善否，同信誕，兩忘而閉其所譽，渾然而已。

臣義曰：慄慄，恐懼貌也，聖人雖無常心，而以道在天下，及其應世，未始不慄慄以為戒，蓋有而為之，不敢以易，所以同民患也，所以為天下則其心渾然，將以反樸復性，同乎古始。

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御注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故聖人以百姓為心，聖人作而萬物睹，故百姓皆注其耳目，百姓惟聖人之視聽，則聖人者民之父母也。矜憐撫奄，若保赤子，而仁覆天下。

臣義曰：聖人以道渾一天下，而心無異心，故百姓之於上也，注耳目以聞見於道，而化於道。聖人孩而視之，以其心一，而無事智巧，所以返樸也。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

御注曰：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天機自張，與生俱生，天機自止，與死俱死，生者造化之所始，死者陰陽之所變。

臣義曰：萬物之生死，出入乎陰陽之化機，而不能自己者也，出而為陽故為生。入而為陰故為死。生於此者，死於彼，死於此者，生於彼，性無生死，而自古以固存。神之出入，而形有生死，故曰出入生死。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御注曰：與死生為徒者，出入乎死生之機，固未免乎累。

臣義曰：出入於生死之機，而與生俱生，與死俱死，而未始相離，故謂之徒。十有三者，鑿於形者有六，麗於魄者有七，出於形生，淪於幽陰，皆與之為徒。

民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

御注曰：貪生而背理，忘生而徇利，凡民之生，動之死地，則其生也與死奚擇？

臣義曰：有其形則有其生，有其生

則徇外而背理，至於失性，動皆之乎死地，而不能全生。亦以耳目口鼻四體，心知之欲誘之，至於死地而不自知，雖苟得其生，何異於死。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御注曰：生之徒悅生而累形，死之徒趣寂而忘身。動之死地，桁楊者相接也，形戮者相望也，是皆不知身之為大患，生之為有涯，而存生之過厚耳。古之得道者，富貴不以養傷身，貧賤不以利累形，不樂壽，不哀夭，朝徹而見獨，故能無古今而入於不死不生。

臣義曰：知生之可樂，知死之可哀者，泥於有形，而以死生為累者也。知其未嘗生，未嘗死者，冥於一致而不以死生為累者也。惟其以死生為累，故樂生而惡死。以其樂也，故存生過厚，而反害其生，曾不知生之為有涯也。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

死地。

御注曰：善攝生者，形全精復，與天為一，其天守全，其神無却，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故迂物而不懼，物莫之能傷也。《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出入於死生之機者，物莫不然。知死生之說，而超然通乎物之所造，其惟至人乎？

臣義曰：有生則有死者，因氣生精，因精生神，神存以使形，神亡則形蛻，此涉乎生死之域者然也。善攝生者，氣復於初，精全於一，神妙於無，與道同體，故其生也，天行而我未嘗生。其出也不忻，其死也物化，而我未嘗化。其入也不辭，上與造物者游乎一氣之混全，方且以生為附贅垂疣，以死為決疣潰靡，則誰斲彼為形乎，誰斲彼為生乎。惟能忘其生，故無死地。無死地，則人之所畏者，我何畏焉，物亦莫能為我之累矣，為我之傷矣。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

御注曰：道常無為而無不為，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

臣義曰：道復於至無，而群有待之以生。

德畜之，

御注曰：物得以生謂之德。

臣義曰：物生於道，而各得於道，故畜於德。

物形之，

御注曰：留動而生物，物生成理謂之形。

臣義曰：萬物萬形，各有得焉。

勢成之。

御注曰：形質既具，體勢斯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其勢然也。

臣義曰：相生相成，相形相傾，勢成之也。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御注曰：萬物莫不首之者，道也。成而上者，德也。尊故能勝物，而小之所貴，故物莫能賤之。孟子曰趙

孟之貴，趙孟能賤之，非德故也。

臣義曰：道為天地萬物之本始，故曰尊，尊則貴不足言也，故道言尊。德繼道之後，而物莫能賤，故於德言貴。

道之尊，德之貴，莫之爵，而常自然。

御注曰：物有時而弊，勢有時而傾，真君高世，良貴在我，不假勢物，而常自若也。

臣義曰：道制萬物而不制於物，故尊。德繼於道而物莫能先，故貴。道不自尊也，萬物之所尊。德不自貴也，萬物之所貴。其尊其貴，不斲然而常自然。

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

御注曰：別而言，則有道德勢物之異，合而言，則皆出於道。道者萬物之奧也，萬物化作而道與之生，萬物斂藏，而道與之成。出乎震，成乎艮，養乎坤，覆乎乾，剛柔相摩，八卦相蕩，若有機緘而不能自己，道實冒之。

臣義曰：夫德之畜，物之形，勢之成，皆出於道。道冒萬物，為萬物之奧，故物之出入生成，作化覆被，孰有外乎道者。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御注曰：生則兆於動出，為則效於變化，長則見於統壹，道之降，而在德者爾。然生而不有其功，為而不恃其能，長而不睹其刻制之巧，非德之妙而小者，孰能與此？故曰是謂玄德。

臣義曰：有所生，有所為，有所長，離乎道而見乎德者也。惟其能生，而其功不有。能為，而其能不恃。能長，而其宰制之迹無所見，故為德之玄。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

御注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始與母皆道也。自其氣之始則謂之始，自其生生則謂之母，有始則能生生矣。

臣義曰：天下有始，道之一而已，非天地之始也，所謂有名萬物之母是也。一者，有名之始，故為天下母。氣之始者，一也。物之所自生，有母道焉。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御注曰：道能母萬物而字之，則物者其子也。通於道者兼物，物故得其母，以知其子。

臣義曰：一之所起，道之所以生物也。得其母，則知萬物為之子。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歿身不殆。

御注曰：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窮物之理而不累於物，達道之微而不失其妙，則利用出入，往來不窮，可以全生，可以盡年，而無危殆之患。

臣義曰：莊周曰：形非道不生，則萬物本乎道，而一之所生也。知萬物皆母於一，則一不可以不守。能守一，則身雖歿而神不殆。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

御注曰：兌以言悅，門以言出，物誘

於外，則心悅於內。耳目鼻口，神明出焉。慎汝內，閉汝外，不以通物為樂，物無得而引之，則樂天而自得，孰弊弊然以物為事？

臣義曰：兌，悅於外，則心有所之。門開其出，則神嚮於動。其兌塞，心致一也。其門閉，神致靜也。心一神靜，此所以守其母也。守其母，則復乎道，而無所適而不自得，何勤之有。

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御注曰：妄見可說，與接為構，而從事於務，則與物相刃相靡，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

臣義曰：心悅於物，徇妄逐末，往而不返，費其神用，竭勞於事，以求其濟，愚孰甚焉。以此喪精失靈，夫何以救。

見小曰明，

御注曰：小者，道之妙，見道之妙者，自知而已，故無不明。

臣義曰：小與樸雖小同，故見之曰明，自知故也。

守柔曰強。

御注曰：柔者，道之本。守道之本者，自勝而已，故無不勝。

臣義曰：知以柔為守，則知所以自勝。

用其光，復歸其明。

御注曰：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聖人之應世，從體起用，則輝散為光，攝用歸體，則智徹為明，顯諸仁，藏諸用，如彼日月萬物，皆照而明，未嘗虧，所以神明其德者是也。

臣義曰：光者，明之見於外者也。聖人顯仁以應世，光之用也。藏用以復道，明之復也。

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御注曰：物之化，無常也。惟復命者遺物離人，復歸於明，而不與物俱化，故體常而無患，與形謀成光者異矣。

臣義曰：用其光而不復，則以我為有，而對物之無窮。光用有盡，而物為身殃，是自遺其殃也。惟復歸其明，而還復於樸，故體常而不與物

化，是謂襲常。真常之妙，可以冥一，而不可以顯取，故謂之襲。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

御注曰：道去奢去泰，奢者淫於德，泰則侈於性，施之過也。介者，小而辯於物。介然辯物，而內以自知，則深根固柢，而取足於身，故唯施是畏。

臣義曰：忘心者，可以得道。忘心則無畏，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則有心於道矣。故於施為不能無畏。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御注曰：道夷而徑速，欲速以邀近功，而去道也遠矣。

臣義曰：夫道易知易行，而無難者也，若大路然，其夷甚矣，而民好徑，用智巧，趨速捷，以求近功，故失道。

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

御注曰：尚賢使能，以致朝廷之治，而不知力穡積用，以成富庶之俗，則徇末而棄本，非可久之道。

臣義曰：朝甚除，則飾於外，田蕪倉

虛，則本不恤矣。飾外而棄本，非持久之道。

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資財有餘，是謂盜誇，非道也哉！

御注曰：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則惟施是畏，志乎期費，則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資財有餘以為榮，不足以為辱，怙侈滅義，驕淫矜夸，豈道也哉？

臣義曰：棄本逐末，徇外傷內，忘其固有，而有非其所自有，忘其自貴，而誇非其所自貴，是謂盜誇。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七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八

登仕郎臣章安撰義

德經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

御注曰：建中以該上下，故不拔。

臣義曰：心有係則偏倚不中，中則無偏係而善建者也，故不拔。

善抱者不脫，

御注曰：抱一以應萬變，故不脫。

臣義曰：善抱者，抱一也。純粹不雜，一而不一，故能應變於無窮，未始或脫也。

子孫以祭祀不輟。

御注曰：建中而不外乎道，抱一而不離於精，若是者，豈行一國與當年，蓋將及天下與來世，其傳也遠矣。
臣義曰：建中抱一，其施無窮，其道冒於天下，後世使之享福不已，故子

孫祭祀不輟。

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御注曰：修之身，其德乃真，所謂道之真以治身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所謂其緒餘以治人也。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所謂其土直以治天下國家也。其修彌遠，其德彌廣，在我者皆其真也，在彼者特其末耳。故餘而後長，豐而後普，於道為外。

臣義曰：建中則無過不及，抱一則精全不二，以此修身，德乃真也。以此修家，德乃餘也。以此修國，德乃豐也。以此修天下，德乃普也。其修彌遠，其德彌廣，道之真在我者也，故以真修身，身修然後推其德，自家自鄉至於國，至於天下，而德彌廣矣。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

御注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

誠，樂莫大焉，故以身觀身而身治，推此類也。天下有常然，以之觀天下，而天下治矣。

臣義曰：天下之理，蓋有常然，而各有極也。能盡之者，不容私智，故觀身者不外乎身，觀家者不外乎家。觀鄉觀國觀天下，皆若是也。異乎此，非善觀者。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御注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臣義曰：所以知天下之然，而盡天下之理者，本乎中一，可謂易簡，因性循理而已。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御注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含德之厚，不遷於物，則氣專而志一。孟子曰：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

臣義曰：人之德性，本自渾全，因物有遷，薄而不厚。惟物我兩忘，而含德之厚，精全不虧，神一不二，故復乎無知，而心同赤子。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御注曰：含德之厚者，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物莫能傷焉。莊子曰：人能虛己以游世，其孰能害之？

臣義曰：比於赤子，則精全神固，心復乎無心，而恐懼憂患所不能入，固未始有震物心也。故物亦莫之傷。

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

御注曰：德全者形全，故骨弱筋柔而握固。形全者神全，故未知牝牡作合而峻之。精之至者，可以入神，《莊子》曰：聖人貴精。

臣義曰：德全則氣全，氣全則神全，神全則形全，神全者形不滯於有，而氣為之變化，故骨弱筋柔而握固。氣不感於動，而精全於一，故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

終日號而嗑不噉，和之至也。

御注曰：致一之謂精，精則德全而神不虧，沖氣以為和，和則氣全而嗑不噉。人之生也，精受於天一而為智之源，和得於天五而為信之本，及

其至也，可以入神，可以復命，而失其赤子之心者，精搖而不守，氣暴而不純，馳其形性，潛之萬物，豈不悲夫？

臣義曰：赤子形與物接，而心常靜一，其聲之所發，氣之所動爾，非心使其氣，而有動氣之累，故全精之一，完氣之沖，神不虧而嗑不噉，故其妙可以入神，其常可以復命，和之至也如此。

知和曰常，

御注曰：純氣之守，制命在內，形化而性不亡。

臣義曰：常者至真而常然，未始或變也，故形雖蛻化之不一，而性有所不立。守氣之純，保乎泰和，知其和而無所變，故曰常。

知常曰明，

御注曰：明足以見道者，知性之不亡故也。

臣義曰：知其性有常而不變，而未始或亡，見道明矣，故曰明。

益生曰祥，

御注曰：祥者，物之先見，生物之理，增之則贅，禍福特未定也。臣義曰：生理固全，何事於益，益之為祥，禍福未定。

心使氣曰強。

御注曰：體合於心，心合於氣，則氣和而不暴，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心實使之茲強也。以與物敵，而非自勝之道。

臣義曰：心復於無，則氣保於沖。心使氣，則氣失於暴。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

御注曰：道無古今，物有壯老，強有時而弱，盛有時而衰，役於時而制於數，豈道也哉？

臣義曰：有壯有老，隨時徙化，形與之變，是物也。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有常不變，其幾道乎。

不道早已。

御注曰：道未始有窮，民之迷，其日固已久矣。

臣義曰：不以道，則其生雖壯，已失生理。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御注曰：道無問，問無應，知道者默而識之，無所事言。齧缺問於王倪，所以四問而四不知，多言數窮，離道遠矣。

臣義曰：道不可言也，故道者不言而默識。可言者，道之粗也，多言則數窮，故言者不知道。

塞其兌，閉其門，

御注曰：塗卻守神，退藏於密，臣義曰：塞其兌，則心無悅於外，閉其門，則神不馳於物，所以退藏於密也。

挫其銳，解其紛，

御注曰：以深為根，以約為紀。臣義曰：挫其銳，鈍而後利也。解其紛，不為物結也。根深者不見其銳，紀約者何事解紛。

和其光，同其塵，

御注曰：與物委蛇，而同其波。臣義曰：和其光，復歸其明也。同其塵，則混同於物也。復其明混於

物，故能同其波。

是謂玄同。

御注曰：道復乎至幽，合乎至一，至幽之謂玄，至一之謂同。玄同則萬物與我，將擇焉而不可得，豈竊竊然自投於親疏利害貴賤之間為哉？

臣義曰：至幽則盡妙，至一則不二，有無物我，玄同一致。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御注曰：世之人愛惡相攻，而有戚疏之態，情偽相感而有利害之見，用捨相權而有貴賤之分，反復更代，未始有極，奚足為天下貴？知道者忘言，忘言者泯好惡，忘情偽，離用捨而玄同於一性之內，良貴至足，天下兼忘，故為天下貴。

臣義曰：物於物者，可得而親疏利害貴賤之也。至於物我玄同，則物物而不物於物，故莫之爵而常自然。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御注曰：正者道之常，奇者道之變，無事者道之真。國以正定，兵以奇勝，道之真，無容私焉。順物自然，而天下治矣。

臣義曰：治國以正定，道之常也。用兵以奇勝，道之變也。取天下以無事，道之真也。侯王得一為正，而物莫不正，國之治也。兵以克變為奇，而物莫能勝，兵之用也。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故無為之君執左契，而天下應之，所謂無事以取天下也。

吾何以知其然哉？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御注曰：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致其所惡則散。今也無愛利之心，而多忌諱之禁，民將散而之四方，故民彌貧。

臣義曰：多忌諱，則多事而多禁，故民擾於法，而業不得安，故民始亂而彌貧。

人多利器，國家滋昏。

御注曰：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

事者必有機心。機心生則純白不備，而或罔上以非其道。

臣義曰：人以機械相勝，詐偽萌生，迭為朋附罔蔽，此所以滋昏也。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御注曰：伎巧勝則人趨末，而異服奇器出以亂俗。

臣義曰：尚伎巧，則風俗弊於奇異。

法令滋章，盜賊多有。

御注曰：尅核太至者，必有不肖之心應之。

臣義曰：國家昏於人之利器相勝，風俗弊於人之伎巧相尚，忌諱多禁，民貧失業，則治國失其正，而以多事擾天下也。至於法令滋彰，防制密甚，然後民益無耻矣，民無耻，則無所不為矣，故盜賊多有。

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

御注曰：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聖人天地而已，故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

臣義曰：聖人體道無為，以性復性，

故民化於上，而不知其所以化也。

我好靜而民自正，

御注曰：鑑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物之方圓曲直不能逃也，夫豈待鈎繩規矩而後正哉？

臣義曰：靜則致一，而民皆一於正。

我無事而民自富，

御注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

無以擾之，民將自富。

臣義曰：上無事，則民有餘力，安生樂業而民富足。

我無欲而民自樸。

御注曰：不尚賢則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則民不為盜，同乎無欲，而民性得矣。

臣義曰：無欲則無心，上無心則民得其性，自足於性分，而心復於一，全其樸矣。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

御注曰：在宥天下，下知有之，而無欣欣之樂。

臣義曰：上以道在宥天下，下以道

自遂其生成，上下皆正於一，而復乎道，上不見其有為，下不知其帝力，悶悶如此。

其民淳淳；

御注曰：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臣義曰：淳淳者，渾厚自如，絕私欲，復素業也。

其政察察，

御注曰：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然以苛為明，此察察之政。

臣義曰：察察著明，至纖至悉，新政之舉，以苛為明也。

其民缺缺。

御注曰：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故無全德。

臣義曰：上政察則民巧於為偽，傷於巧而不得其全，故無全德。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

御注曰：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德慧術智，存乎疢疾，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知時無止，知分無常，知終始之不可故，則禍福之倚伏，何常之有？

御注曰：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德慧術智，存乎疢疾，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知時無止，知分無常，知終始之不可故，則禍福之倚伏，何常之有？

御注曰：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德慧術智，存乎疢疾，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知時無止，知分無常，知終始之不可故，則禍福之倚伏，何常之有？

御注曰：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德慧術智，存乎疢疾，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知時無止，知分無常，知終始之不可故，則禍福之倚伏，何常之有？

御注曰：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德慧術智，存乎疢疾，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知時無止，知分無常，知終始之不可故，則禍福之倚伏，何常之有？

御注曰：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德慧術智，存乎疢疾，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知時無止，知分無常，知終始之不可故，則禍福之倚伏，何常之有？

御注曰：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德慧術智，存乎疢疾，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知時無止，知分無常，知終始之不可故，則禍福之倚伏，何常之有？

御注曰：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德慧術智，存乎疢疾，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知時無止，知分無常，知終始之不可故，則禍福之倚伏，何常之有？

御注曰：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德慧術智，存乎疢疾，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知時無止，知分無常，知終始之不可故，則禍福之倚伏，何常之有？

御注曰：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德慧術智，存乎疢疾，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知時無止，知分無常，知終始之不可故，則禍福之倚伏，何常之有？

御注曰：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德慧術智，存乎疢疾，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知時無止，知分無常，知終始之不可故，則禍福之倚伏，何常之有？

臣義曰：否泰窮通，禍福吉凶，出入終始，往返倚伏，如循環然，無有窮極，惟安於時分，故禍福之來，任其自爾，豈有常耶？

其無正邪？

御注曰：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烏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烏能正之？然則孰為天下之至正哉？

臣義曰：知善之為善，斯不善矣。知美之為美，斯惡矣。夫混於至道而莫知所以然，孰有所謂正也，况禍福無極，孰為之正。

正復為奇，善復為妖。民之迷也，其日固已久矣。

御注曰：通天下一氣耳，今是而昨非，先迤而後合，神奇臭腐，相為終始，則奇正之相生，妖善之更化，乃一氣之自爾。天下之生久矣，小惑易方，大惑易性，自私之俗，勝而不明乎？禍福之倚伏，且復察察以治之，民安得而反其真乎？

臣義曰：正奇善妖，相為是非，皆緣諸妄，實非大常。民之失性，固已日久，不能返本以契道，徒知缺缺於求福，苟政事察察，而以一偏為正，將使天下畢正於我，其可得耶？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

御注曰：方者介於辨物，大方無隅，止而不流，無辨物之迹。

臣義曰：方則介而有辨，方而不割，則混一體道，而不與物絕。

廉而不劌，

御注曰：廉者矜於自潔，大廉不嘽，清而容物，無刻制之行。

臣義曰：潔然獨立於萬物之上，而物無不容，不見刻制也。

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御注曰：直而肆則陵物之態生，光而耀則揚行之患至，內直而外曲，用其光而復歸其明，其唯聖人乎！民之迷也，以方為是者，如子莫之執中，以廉為是者，如仲子之操，知伸而不知屈，知彰而不知微，以夸末世之弊俗，而失聖人之大全，豈足以正

天下？聖人所以正天下者何哉？如斯而已。

臣義曰：大直若曲，蓋與物委蛇，而不失道之直。直而肆，則有其直而陵彼不直矣。和其光，歸其明，而塵同於物，而未始與物異也，豈有其光以耀乎外哉。直而不肆，光而不耀，此聖人所以正天下也。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若嗇。

御注曰：聰明智識，天也。動靜思慮，人也。適動靜之節，省思慮之累，所以治人。不極聰明之力，不盡智識之任，所以事天，此之謂嗇。天一在藏，以賢為事，立乎不貸之圃，豐智原而嗇出，則人事治而天理得。

臣義曰：動靜之勞形，思慮之役心，人之不自治者然也，極聰明，盡智識，天之不能事者然也。兩者一於嗇，則其神不費，而神全於精一。治人事天，莫要於此，故聖人不失於動靜，不累於思慮，收聰明，忘智識，而與天為一，謂之嗇，則其藏深矣，而

不示其存，固矣而不費。

夫唯嗇，是以早復。

御注曰：迷而後復，其復也晚矣，比復好先，嗇則不侈於性，是以早復。

臣義曰：嗇則神存而不費，故其復早也。

早復謂之重積德。

御注曰：復德之本也，復以自知，則道之在我者，日積而彌新。

臣義曰：復以自知，德積於內，復之以早，則所得彌積。

重積德，則無不克。

御注曰：能勝之謂克，宰制萬物，役使群動，而無所不勝者，惟德而已。

臣義曰：德之重積，則德彌厚矣。德彌厚，則道足以勝己之私，而至於忘我，忘我則忘物，物我忘而無不克矣。

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御注曰：德至於無所不勝，則汎應而不窮，孰知其極也？

臣義曰：德至於無所不勝者，物我忘故也。物我忘而復乎至無，曷知

其極也。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御注曰：體盡無窮，則其於用天下也有餘裕矣，況有國乎？

臣義曰：體道全神，然後可以有國者，治人事天，至矣盡矣。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御注曰：道為萬物母，有道者萬世無弊。

臣義曰：有國之母者，無極之道也。惟道常而不變，故長久。

是為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

御注曰：道者物之母，而物其子也，性者形之根，而形其柢也。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故可以長久。

根深則柢固，性復則形全，與天地為常，故能長生。與日月參光，故能久視。人與物化，而我獨存，此之謂道。

臣義曰：性復於道，則其根深矣，形以道生，則其柢固矣。根不深則精不全，精不全則神不固，神不固則其形去，故根深柢固，所以長生久視而

固存也。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

御注曰：事大眾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

烹小鮮而數撓之，則潰。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惑。是以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

臣義曰：烹鮮，任其自熟，無用智巧也。聖人為無為，付萬物於自爾，故若烹鮮。

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

御注曰：聖人者，神民萬物之主也，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為。道

常無為，以莅天下，則人無不治。彼依人而行者，亦皆安定休止，莫或出而為祟，故曰其鬼不神。

臣義曰：不以道莅天下，則人為私邪所勝，故陰陽謬戾，而鬼靈乘釁，

得以神其妖。上莅以道，則天清地寧，人和氣和，而鬼亦寧，處以正勝也，故鬼不神。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非其神不

傷民，聖人亦不傷民。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御注曰：以道莅天下者，莫之為而常自然，無攻戰之禍，無殺戮之刑，是之謂不傷民。當是時也，神與民兩不相傷，而德交歸焉。神無所出其靈響也，詒爾多福而已。故曰其神不傷民，民無所施其智巧也。日用飲食而已，夫何傷之有？

臣義曰：夫有為而從事於務，天下多忌諱，至於法令滋彰，嚴刑重賦，輕敵抗兵，田萊荒，民彌貧，而百姓愁苦，不能保生，此由自傷其民爾。上以道莅天下，而不傷民，遂萬物性命之理，無或干於陰陽之和，則百嘉大順，各得其序，而氣應天地之和矣。神其有傷人者哉，詒爾多福而已。至於此則人神交相歸，德而不相傷，治之至也。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八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九

登仕郎臣章安撰義

德經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

御注曰：人莫不有趨高之心，而趨高者常蹶。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

臣義曰：流下則衆流之所歸，故成其大。

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

御注曰：天下皆以剛強敵物，而我獨寓於柔靜不爭之地，則人孰勝之者？是乃所以交天下之道也。經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

臣義曰：剛強立我，則物為我敵，柔則不爭，靜則不倡，惟柔與靜，與物無迕，所以為天下牝，所以為交天下之道也。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御注曰：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

臣義曰：惟能下，故能取，不自下者，物必下之，而常為物下。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故大者宜為下。

御注曰：天道下濟而光明，故無不覆。地道卑而上行，故能承天。人法地，地法天，故大者宜為下。

臣義曰：小國不下大國，則速禍。大國下小國，則小國鮮不為之下。不能為下者，常在大國，故大者宜為下。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奧也。

御注曰：天奧西北，鬱化精也。地奧黃泉，隱魄榮也。人奧思慮，蘊至神也。天地與人，有所謂奧，而皆冒於道。道也者，難終難窮，難測難識，故為萬物之奧。道為萬物之奧，

則物者道之顯歟？

臣義曰：道者，萬物所由出，而視之不可見也，故謂之萬物之奧。物皆冒於道，道無所不庇覆，而妙用深密，此奧之義。

善人之寶，

御注曰：利而行之，積善成性，而神明自得，聖心循焉。

臣義曰：善人知貴愛於道，故不失己於物，而知所自貴。

不善人之所保。

御注曰：反無非傷也，順其理則全，動無非邪也，靜其性則正，故可以保身。

臣義曰：保如保傅之保，若保赤子之保。人雖不善，性靜理順，則得其全正，道之所保也，何棄之有。道之不棄，故謂之保。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於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御注曰：言，風波也。行，實喪也。皆非道所貴。言美而可悅，行尊而可尚，猶可以市，且加於人，而人服

從，況體道之奧，遍覆包含，而無所殊乎？然則人之不善者，何棄之有？

臣義曰：美言尊行，去道彌遠，猶可以市，苟利於人，況道之奧，覆被無間，則人雖不善，道則保之，在所不棄。

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御注曰：君子之守，修身而天下平，天子三公，有璧馬以招賢，而不務進道以修身，則捨己而徇人，失自治之道矣。不如坐進此道者，求諸己而已。道之所在，聖人尊之，故民從之如歸市。

臣義曰：天子三公，以道莅天下者也。拱璧駟馬，為物之貴，苟志於物，則失道徇物，而不能為治。坐進此道，則天下化之，歸者如市，亦求諸己而已。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為天下貴。

御注曰：求則得之，求在我者也。

古之人所以求之於陰陽度數，而未得者，求在外故也。惡者遷善，愚者為哲，此有罪所以免歟？道之善救者如此，故為天下貴。傳曰：天下莫不貴者道也。

臣義曰：惟道善救人，無棄人，善救物，無棄物，故求則得之，罪則免之，所以為天下貴。求其在我，故求則得之。性復其初，故罪則免之。

為無為章第六十三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

御注曰：道之體無作，故無為；無相，故無事；無欲，故無味。聖人應物之有而體道之無，於斯三者，概可見矣。

臣義曰：道無為也，為其所自成爾。道無事也，事其所自遂爾。無為故無作，無事故無相。無作也，無相也，則淡乎無味，何欲之有。彼從事於外，耽逐世味嗜好，以口累者，又烏知體道之要。

大小多少，

御注曰：大小言形，多少言數，物量

無窮，不可為倪。大而不多，小而不少，則怨恩之報孰睹其辨？聖人所以同萬有於一無，能成其大。

臣義曰：大小多少，雖涉於形數，蓋有不同，然恩怨一視，孰有間然。

報怨以德。

御注曰：爵祿不足以為勸，戮耻不足以為辱，則何怨之有？所尚者德而已。

臣義曰：涉乎有，身之患，則驚於寵辱，故有恩怨。放於自得之場，則孰有彼此，故無恩怨。所尚者德，不見可怨，故曰報怨以德。

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

御注曰：千丈之堤，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白圭之行堤也，塞其穴，是以無水難。丈人之慎火也，塗其隙，是以無火患。天下之事，常起於甚微，而及其末，則不可勝圖，故聖人早從事焉。
臣義曰：事藏於所忽，難於謀始，其

易與細，知所圖為，則終無失矣。事幾一跌，未如之何矣。

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御注曰：為之於小，故能成其大。亂已成而後治之，不亦晚乎？

臣義曰：積小以成高大也。

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由難之，故終無難矣。

御注曰：禍固多藏於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聖人之應世，常慎微而不忽，故初無輕易之行，而終絕難圖之患，凡以體無故也。

臣義曰：輕諾細故也，而有失信之患。多易忽微也，而有多難之累，聖人由且難之，是以天下之事，終無難矣，懼微故也。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御注曰：安者危之對，未兆者已形之對，脆者堅之對，微者著之對。持之於安，則無危。謀之於未兆，則不形。聖人之知幾也，脆者泮之則不

至於堅冰，微者散之則不著。賢人之殆庶幾也。奔壘之車，沈流之航，

聖人無所用智，焉用智於未奔沈，所謂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也。

臣義曰：其安其未兆，事之未形者也。其脆其微，事之甚細者也。事未形而為之，是為於未有也。事甚細而治之，是治於未亂也。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御注曰：有形之類，大必滋於小，高必基於下，遠必自於近。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聖人見端而思末，睹指而知歸，故不為福先，不為禍始，躊躇以興事，每以成功。

臣義曰：木譬自小及大，臺譬自下至高，行譬自近至遠，大也高也遠也，皆始於微，聖人所以興事成功，蓋本於此。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御注曰：聖人不從事於務，故無敗。不以故自持，故無失。昧者規度而

固守之，去道愈遠，能無敗失乎？

臣義曰：為而求成，則敗斯至。執以求得，則失斯至，惟無為，故成其所自成而無敗，惟無執，故得其所自得而無失。

故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

御注曰：中道而止，半途而廢，始勤而終怠者，凡民之情，蓋莫不然。故事常幾成而至於敗。

臣義曰：有始有卒者，其聖人乎。凡民離道而事，事其能久乎，故未始不敗。

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矣。

御注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施之於事，何為而不成？

臣義曰：終始如一，慎之至也，事固無敗。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以復衆人之所過。

御注曰：欲利者，以物易己，務學者，以博溺心。夫豈足以造乎無為？聖人不以利累形，欲在於不欲，

人我之養，畢足而止。故不貴難得之貨，不以人滅天。學在於不學，緝熙於光明而已。故以復衆人之所過。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況衆人乎？復其過而反之性，此絕學者所以無憂而樂。

臣義曰：性分本自足，故無欲。性理本自明，故無學。惟忘其所自足，故多欲而至於失己，昧其所自明，故博學而至於溺心。聖人不以利累形，而欲在於不欲，故不貴貨，不以人滅天，而學在於不學，故以復衆之所過。謂之過，失中也，救其過，所以復性。

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御注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豈或使之，性之自然而已。輔其自然，故能成其性。為者敗之，故不敢為。此聖人所以恃道化而不任智巧。

臣義曰：萬物之性，各具自然，聖人無為體道，輔之而已。生者遂其生，成者遂其成，人為無與焉，為之則敗，故不敢為也。

古之善為道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御注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古之善為道者，使由之而已。反其常然，道可載而與之俱，無所施智巧焉，故曰愚。三代而下，釋夫恬淡無為而悅，夫淳淳之意，屈折禮樂，以正天下之形，吁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將以明民，名曰治之，而亂孰甚焉？

臣義曰：三代以來，教化詳明，其文益勝，而周末大弊，明民之過也。故老氏將以愚之也。使不知善之為善，美之為美，而無所歧尚，各安其性分，而不戕其天真，全於自得，而不以偽為，故可以反常復樸。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御注曰：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

臣義曰：人以智勝，日益虛偽，豈勝治哉。

故以智治國，國之賊。

御注曰：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

臣義曰：尚智，則人以奸偽勝而難治，故智為國之賊。

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御注曰：焚符破璽，而民鄙樸，掎斗折衡，而民不爭。

臣義曰：不以智，至於民樸不爭，為國之福，氣大於是。

知此兩者，亦楷式。

御注曰：知此兩者，則知所以治國，知所以治國，故民則而象之，以為楷式。

臣義曰：上知以智不以智兩者之為治，則民知則效而有所楷式。

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

御注曰：玄者天之色，常知楷式，而不用其智，則與天合德，深不可測，遠不可窮，獨立於萬物之上，物無得而耦之者，故曰與物反矣。

臣義曰：知楷式而不以智，則心復乎無心，知復乎無知，是德之玄。玄德至深至遠，故反乎物而冥於道。

然後乃至大順。

御注曰：順者天之理，乃至大順者，去智與故，循天之理而已。莊子曰：與天地為合，其合緜緜，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惟若愚若昏，所以去智。

臣義曰：玄德之世，物物各順其自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是謂大順。

江海為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

御注曰：興事造業，其一上比者王也，王有歸往之義，君能下下，則民歸之，如水之就下。

臣義曰：江海善下，為衆流所歸，故大。

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

御注曰：《易》於屯之初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處上而人不重，則從之也輕。處前而人不害，則利之者衆。若是

者無思不服，故不厭。《易》曰：百姓與能。

臣義曰：聖人下其言，而人推上之，故處上而人不重。後其身，而人推先之，故處前而人不害。民心樂推而歸之，故不厭。

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御注曰：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臣義曰：不爭則無心，故天下應之以無心，何爭之有。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

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御注曰：肖物者小，為物所肖者大，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故似不肖。若肖則道外有物，豈得為大乎？

臣義曰：入於形器，則不能無肖。道外無物，何所肖哉，莫大於道，其細也夫。

我有三寶，寶而持之。

御注曰：異乎世俗之見，而守之不

失者，我之所寶也。

臣義曰：可持不可失，如寶焉，非世俗之見也。

一曰慈，

御注曰：慈以愛物，仁之實也。

臣義曰：慈以愛物，則不傷生，不害物，遂萬物為自然。

二曰儉，

御注曰：儉以足用，禮之實也。

臣義曰：儉以足用，而不以物失性，故不傷財，不害民，而民自循於至理。

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御注曰：先則求勝人，尚力而不貴德。

臣義曰：應而不倡，自後自下，以謙為貴，不求其勝，故所以成器長也。

夫慈故能勇。

御注曰：文王視民如傷，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臣義曰：慈故民愛之，衛其上如父兄，如手足之捍頭目，天下其誰與敵。

儉故能廣。

御注曰：閉藏於冬，故蕃鮮於春。天地尚不能常侈常費，而況於人乎？

臣義曰：惟儉故無侈費，自足而無所乏，不以末傷本，不以外喪內，故能廣。

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御注曰：不爭而善勝者，天之道。道之尊，故為器長。

臣義曰：天地人神，以謙為貴，自下不爭，所以能成器長。

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

御注曰：世之人知勇之足以勝人，而不知慈乃能勇。知廣之足以夸衆，而不知儉乃能廣。知器長之足尚，而不知自後之為要，則剛強之徒而已，有死之道焉。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

御注曰：仁人無敵於天下，故以戰則勝，民愛其上，若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效死而弗去，故以守

則固。

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御注曰：志於仁者，其衷為天所誘，志於不仁者，其鑿為天所奪，則天所以救之衛之者，以慈而已，此三寶所以慈為先。

善為士章第六十八

善為士者不武，

御注曰：武，下道也，士尚志，曰仁義而已。孔子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善戰者不怒，

御注曰：上兵伐謀，而怒實勝思。

善勝敵者不爭，

御注曰：爭，逆德也。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勝敗特未定也。不武所以成其武，不怒所以濟其怒，不爭所以弭其爭，三者皆出於德，故曰善。

善用人者為之下。

御注曰：智雖落天下，不自慮也，故智者為之謀。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故能者為之役。辯雖雕萬物，不

自說也，故辯者為之使。

臣義曰：善為之下，則人為我用，而天下助之。

是謂不爭之德，

御注曰：德蕩乎名，知出乎爭，才全而德不形者，未嘗聞其倡也，常和人而已。

臣義曰：不武不怒，不爭為下，是德也，非事也。

是謂用人之力，

御注曰：聰明者，竭其視聽；智力者，盡其謀能，而位之者無知也。

臣義曰：收聰明，忘智力，所以盡天下之聰明智力。

是謂配天古之極。

御注曰：無為為之之謂天，不爭而用人，故可以配天，可以配天則至矣，不可以有加矣，故曰古之極。極，至也。木之至者，屋極是也。

臣義曰：天道抑高而舉下，能為下不爭，是謂配天。配天則與天為一，道之至也，故曰古之極。

故抗兵相加，則哀者勝矣。

御注曰：聖人之用兵，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神武不殺，而以慈為寶，故仁眇天下而無不懷，義眇天下而無不畏，是謂常勝。

臣義曰：戰以殺伐為尚者，兵之事也。哀而救拯之者，兵之道也。哀者常勝，仁人之用兵也，故可以不戰而勝。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九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十

登仕郎臣章安撰義

德經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御注曰：道炳而易見也，故載之言則甚易知要而易守也，故見之事則甚易行。孟子曰，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故道無難而天下無不能，有難不能者，不知反求諸己耳。

臣義曰：聖人之言，明道析理而已，故其為教，皆本乎性命之固然，而祛其蔽也，反己則得之，非難知難行也，惟捨近圖遠，徇末失本，求諸在外，溺於多言，汨於多事，而莫得其宗，故莫能知，莫能行。

言有宗，事有君。
御注曰：言不勝窮也，而理為之本。事不勝應也，而道為之主。順理而

索，循道而行，天下無難矣。

臣義曰：言宗於理，得理則忘言，而理為之本。事君於道，得道則無事，而事為之末。

夫惟無知，是以不吾知也。

御注曰：小夫之知，不離乎竿牘，雖曰有知而實無知也，夫豈足以知道？

臣義曰：言之宗，事之君，且不知，人豈吾知也，知吾則知道。

知我者稀，則我貴矣。

御注曰：有高世之行者，見非於衆，有獨智之慮者，見驚於民，故有以少為貴者。

臣義曰：我道大，故知者稀，知者稀，則我貴矣。貴於道，故莫之爵，而常自貴。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御注曰：聖人藏於天下，而不自銜鬻。

臣義曰：有道則不矜於外，而退藏於密。

知不知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尚矣。

御注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知之外矣，不知內矣，知之淺矣，不知深矣。知曰不知，是謂真知道之至也，故曰尚矣。

臣義曰：介然有知，道之失也，復乎無知，其知尚矣。

不知知，病矣。

御注曰：不知至道之精，而知事物之粗，不知至道之極，而知事物之末，方且為緒使，方且為物絀，而日趨於憂患之塗，故病。

臣義曰：不知道，而自以為知，所知者事物之在外者爾。以其妄見而為真知，其病大矣。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御注曰：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

臣義曰：病而不知其病，其病不可治，惟知其病，故不病。

聖人之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御注曰：聖人素逝而耻通於事，立本而知通於神，有真知也。而常若

不知，是以不病。

臣義曰：聖人之不病，真知也。以知為病，常若不知，故不病。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

御注曰：小人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揜，《易》曰：荷校滅耳，凶。

臣義曰：民以不畏，故卒陷於禍患。

無狹其所居，

御注曰：居者，性之宅，人之性至大不可圍，而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狹其所居故也。擴而充之，則充滿天地，包裹六極，無自而不可，《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

臣義曰：性宅為天下之廣居，日與物偽接構，柴塞而蔽於一曲，居之所狹也。

無厭其所生。

御注曰：生者，氣之聚，人之生通乎物之所造，而厭其所生者，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復，則夜氣不足以存彼，保合太和，而無中道夭

者，無厭其所生故也。

臣義曰：人生於道，本實一致，不遷於物，則通物所造。性以情動，情隨物遷，故氣喪神敝，精虧形去，而不自保，厭其所生而不知也。抱一反樸，全精體神，至於與道長久，可謂無厭其生。

夫惟不厭，是以不厭。

御注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

臣義曰：不厭其生，故其生不厭。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御注曰：聖人有自知之明，而不自見，以矜其能。有自愛之仁，而不自貴以臨物。若是者，處物不傷物，物莫之能傷也。方且樂天而無憂，何威怒之足畏乎？聖人之所去取，抑可見矣。

臣義曰：聖人神全於己，固自知也。不自見者，不有己以矜人。道在於我，固自愛也。不自貴者，物我且忘矣，我何貴於物哉。狹其所居，厭其所生，自見自貴，所謂彼也，反之所

謂此也。

勇於敢則殺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

御注曰：剛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勇於敢者，能勇而已。能勇而不能怯，非成材也，適足以殺其軀而已。故子路好勇，孔子以謂無所取材。勇於不敢，則知所以持後。持後者處先之道也。《列子》曰：天下有常然之道，曰柔。

臣義曰：能勇者失於暴，故其性殘忍，而視人如草菅，故其事還以殺。持後者不輕敵，故其性仁愛，而視民如傷，故其事還以活。

此兩者，或利或害。

御注曰：有所正者，有所差。有所拂者，有所宜。

臣義曰：勇於殺，用兵之事也。勇於不敢，用兵之道也。道之與事，或利或害，概可見矣。然奇變無常，故於正而有所差，於拂而有所宜。

天之所惡，孰知其故？

御注曰：畸於人者，侔於天。人之

所利，天之所惡。人孰從而知之？

臣義曰：勇於敢殺，人之所利也，天之所惡者，天之德好生故也。人之所利，而不知天之所惡，故曰孰知其故。

是以聖人猶難之。

御注曰：順天者存，逆天者亡，雖聖人不敢易也。

臣義曰：禹征三苗而聽益之贊，其難如此，故聖人要乎順天而不敢易。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御注曰：萬物之出，與之出而不辭，萬物之歸，與之歸而不迕。是謂不爭。消息滿虛，物之與俱，而萬物之多，皆所受命，是謂不爭而善勝。

臣義曰：萬物之生也，任其所自生。萬物之殺也，聽其所自殺，無事於爭也。萬物冒於天之覆被而受命焉，善勝至矣。

不言而善應，

御注曰：天何言哉？變以雷風，示以福禍，無毫釐之差，有影響之應。

臣義曰：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善

惡之應，無毫釐差不，善應如此。不召而自來。

御注曰：有所受命，則出命者能召之矣。萬物之紛錯，而天有以制其命，孰得而召之？健行不息，任一氣之自運而已。

臣義曰：召而至者，臣子之義。天制萬物之命，尊之至也，其孰能召？一氣自運，固非使然。

坦然而善謀。

御注曰：德行恒易以知險。

臣義曰：恒易故坦然，知險故善謀。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御注曰：密而有間，人所為也，天則雖疏而無間。積善積惡，殃慶各以其類至，所以為不失。且爭而後勝，言而後應者，人也。天則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召之則至。難於知天者，人也。天則不召而自來，坦然而善謀，惟聖人為能體此，故不就利，不違害，常利而無害，所以與天合德，異夫勇於敢者。

臣義曰：天之覆物，不以善惡為間，

廣博無際，恢恢然孰知其極也。禍福灾祥，各以類至，雖遲速特未定，然報應無有免者，故曰不失。

民常不畏章第七十四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御注曰：民有常心，其生可樂。苟無常心，何死之畏？斲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是謂以死懼之，民將抵冒而終不化。

臣義曰：民忘其所自愛，失其全生之理，俗雕民弊，抵法冒禁，至於六親不得相保，困於塗炭，瘠於溝壑，雖生曾不若死之為愈，此死之不畏也。上不以道治，至於民不畏死，而猶將以死懼之，期底於治，不亦難乎。

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豈執而殺之，孰敢？

御注曰：天下樂其生而重犯法矣，然後奇言者有誅，異行者有禁。苟卿所謂犯治之罪，固重也。

臣義曰：民知生之可樂，則知死之可畏，畏死則重犯法。

常有司殺者殺，而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

御注曰：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而為天下用，不易之道也。代司殺者殺，代大匠斲，是上與下同德，倒道而言，迂道而說，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為是故也。

臣義曰：無為者君道，有為者臣道，君尊臣卑，上下之分有常而不紊。君仰成於下，臣服勤以恭上，故大治也。國有常刑，司殺者殺，苟代其殺，則殺不以典，非當刑也。是代大匠斲，反所自傷爾。

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御注曰：代斲且不免於傷，況代殺乎？此古之人所以貴夫無為也。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

臣義曰：非其所任而任之，斯失矣。大匠以斧斤為用也，代之必傷其手。司殺以刑戮為事也，代之則刑斯濫矣。所以傷民也，民傷乃所自傷。

民之饑章第七十五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是以饑。

御注曰：賦重則田萊多荒，民不足於食。

臣義曰：五穀，民恃之以生，而賦於上也，為多，故民食不足。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也，是以難治。

御注曰：政煩則奸偽滋起，民失其樸。

臣義曰：上有為益煩，則民應之益巧，所以難治。

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也，是以輕死。

御注曰：矜生大厚，則欲利甚勤，放僻邪侈，無不為已。

臣義曰：矜生厚則求欲無已，傷生而不自愛也。

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也。

御注曰：《莊子》曰：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無以生為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棄事而遺生故也。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

形全精復，與天為一，所以賢於貴生。貴生則異於輕死，遺生則賢於貴生。推所以善吾生者，而施之於民，則薄稅斂，簡刑罰，家給人足，晝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帝王之極功也。

臣義曰：無以生為者，任理之自爾。非務有為於生也，蓋不有其生，則其生常全，形不勞於事，精不虧其全，故也。貴生賢於輕死爾，知生之可貴，曾不知所以全生之為本也。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也。

御注曰：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陽以發生為德，陰以肅殺為事。方其肅殺，則沖和喪矣。故曰堅強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

臣義曰：柔弱道之用，故為生之徒。強梁者不得其死，故為死之徒。死則沖和喪而反生理，故堅強。

是以兵強則不勝，

御注曰：抗兵相加，則哀者勝矣。臣義曰：以強為勝，必有勝之者矣。木強則共。

御注曰：拱把之桐梓，人皆知養之，強則伐而共之矣。

臣義曰：木強則伐。

故堅強居下，柔弱處上。

御注曰：柔之勝剛，弱之勝強，老氏之道術有在於是。《莊子》曰：以懦弱謙下為表。

臣義曰：老氏以柔弱為本，道術之妙，在是也。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

御注曰：道無益損，物有盈虛，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者，聖人之所保也。降而在物，則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天之道以中為至，故高者抑之，不至於有餘。下者舉之，不至於不足。將來者進，成功者退，四時運行，各得其序。

臣義曰：益損盈虛，迭運迭旋，皆反

於極，本乎自然也。高者有餘者，皆盈益者也，故必抑必損。下者不足者，皆損虛也，故必舉必補。皆自然之理，故天之道其猶張弓，必斲乎得中而後已。

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

御注曰：滿招損，謙得益，時乃天道。

臣義曰：惡盈也，故損有餘，好謙也，故補不足。

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御注曰：人心排下而進上，虐瑩獨而畏高明。

臣義曰：凌其不足而損之，求為己之益，畏其有餘而奉之，求為己之悅。

孰能損有餘而奉不足於天下者，其唯道乎？

御注曰：不虐瑩獨，而罄者與之。不畏高明，而饒者損之，非有道者不能。

臣義曰：罄者與之，使無不足之累。饒者損之，使無過滿之灾，唯道為

能。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不居，其不欲見賢耶。

御注曰：不恃其為，故無自伐之心。不居其功，故無自滿之志。人皆飾智，己獨若愚，人皆求勝，己獨曲全，惟不欲見賢也，故常無損，得天之道。

臣義曰：聖人體道在天下，故能以有餘奉天下，非以有餘為恃也。為不自恃，功成而不處者，不欲自伐自滿以見其賢爾。賢以業言也，有餘者，己之道，以己之先覺覺後覺，以己之先知覺後知，其下至於輕稅薄賦，散利於天下，而不收於上，皆所謂以有餘奉天下。唯不見賢，故下不知帝力。此聖人與天同德也，故曰得天之道。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

御注曰：《易》以井喻性，言其不改。老氏謂水幾于道，以其無以易之也。

有以易之，則徇人而失己，烏能勝物？惟無以易之，故萬變而常一，物無得而勝之者。

臣義曰：水之性，隨器任形，曲直方圓，與之為變，至柔至弱，然攻彼堅強，莫之能勝者，以其性不易於變，其體常冥於一，此柔弱所以能擅其勝也。

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

御注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

臣義曰：觀水之攻堅強，則莫不知柔弱之為勝，是知之所及也。然莫之能行者，有己以好勝，而仁不能守也。

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

御注曰：川澤納污，山藪藏疾，國君含垢，體道之虛，而所受彌廣，則為物之歸，而所制彌遠。經曰：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

臣義曰：水幾於道，故聖人體水以為德，柔弱善下，藏垢納污，無所不

容，而無善惡、小大、潔污、遠邇之間，故可以主社稷，王天下。

正言若反。

御注曰：言豈一端而已，反于物而合于道，是謂天下之至正。

臣義曰：言其受垢不祥，謂之社稷主、天下王，斯聖人之正言也。其言若反於俗，蓋反俗所以為正也。故曰反於物而合於道，是謂天下之至正。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者，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

御注曰：復讎者，不折鏃干，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故無餘怨。愛人者，害人之本也。偃兵者，造兵之本也。安可以為善？

臣義曰：古之善治人者，使之自治，非有以治之也。民之情，蕩於利欲，而淫侈爭奪以自恣，求得其欲而已。上之人，設為禁令刑誅，一切治之，天下不得其欲，怨之所由生也。大怨者，民之欲亦大矣，以不得所欲，故謂之大怨。以民之有是怨也，於

是又欲調和而禁治之，禮樂教化，賞刑號令，無所不至，所以調和禁治之也。而天下益有餘怨，故聖人所以執左契也。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于人。

御注曰：聖人循大變而無所湮，受而喜之，故無責于人，人亦無責焉。契有左右，以別取予，執左契者，予之而已。

臣義曰：執左契，則無為而付當於自然，不從事於物，任萬物之自至，吾應其至，與之為合爾。常任天下之責，未始責於人也。

故有德司契，

御注曰：以德分人，謂之聖。

臣義曰：不德之德，所以司契也。

無德司徹。

御注曰：樂通物，非聖人也，無德者，不自得其得，而得人之得，方且物物求通而有和怨之心焉，茲，徹也，祇所以為蔽，《莊子》曰：喪己于物者，謂之蔽蒙之民。

臣義曰：無得於己，求徹於物，蔽蒙

甚矣。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御注曰：善則與之，何親之有？

臣義曰：和大怨，不可以為善而有德。司契者，謂之善人，天道之所與也。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

御注曰：廣土衆民，則事不勝應，智不勝察，德自此衰，刑自此起，後世之亂，自此始矣。老氏當周之末，厭周之亂，原道之意，寓之于書，方且易文勝之敝俗，而躋之淳厚之域，故以小國寡民為言，蓋至德之世，自容成氏至于神農，十有二君，號稱至治者，以此而已。

臣義曰：國小則其事易治，民寡則欲易足。事易治則忘術智，欲易足則無巧偽，然後可以反樸復古也。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

御注曰：一而不黨，無衆至之累。

臣義曰：人各安其分，各遂其生，無朋比^②群聚之累，雖器有什伯，無所

用之。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御注曰：其生可樂，其死可葬，故民不輕死而之四方。孔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遠徙之謂歟？

臣義曰：知生之可樂而安其生，故重死。知業之為本，而樂其業，故不遠徙。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御注曰：山無蹊隧，澤無舟梁，同乎無知，其德不離。無絕險之迹，故雖有舟輿，無所乘之。無攻戰之患，故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臣義曰：安其生，樂其業，無事於動也。雖有舟輿，無所乘，無事於爭也。雖有甲兵無所陳，足乎性分，樂於自得者然也。

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御注曰：紀要而已，不假書契。

臣義曰：有不信，有書契，民復古，則信於結繩。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

御注曰：耕而食，織而衣，含哺而嬉，鼓腹而游，民能已此矣。止分故甘，去華故美，不擾故安，存生故樂。

臣義曰：甘其食，不待滋味而甘也，甘其分而已。美其服者，不待華綺而美也，美其衣而已。安其居，則無所往而不自安。樂其俗，則無所處而不自樂。

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使民至老死不相與往來。

御注曰：居相比也，聲相聞也，而不相與往來，當是時也，無欲無求，莫之為而常自然，此之謂至德。

臣義曰：噓噓為仁，孑孑為義，此民所以尚往來也。至德之世，民相忘於自得之場，無欲於己，無求於人，相望相聞之間，至老死不相往來，然則惡有徼情作偽，相為容悅之弊耶。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

御注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關百聖而不慚，歷萬世而無弊。

臣義曰：信言者，信於道，非苟人之

好也，不可以投俗，此世俗所以不美也。

美言不信。

御注曰：貌言華也，從事華辭，以支為旨，故不足于信。

臣義曰：美好之言，可以悅人，非信於道也，故於信為不足。

善者不辯，

御注曰：辭尚體要，言而當法。

臣義曰：善者不待辯而善自明，故其言簡約而不費。

辯者不善。

御注曰：多駢旁枝，而失天下之至正。

臣義曰：辯以求明，辭費寡理，故曰不善。

知者不博，

御注曰：知道之微者，反要而已。

臣義曰：道一而已，非博者所能知。反要則復乎無知，何事於博。

博者不知。

御注曰：聞見之多，不如其約也。《莊子》曰：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

慧。

臣義曰：博有溺心之累，益博而益不知務外故也。聞見自外至，故欲其博。自知則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故不如其約。

聖人無積。

御注曰：有積也，故不足。無藏也，故有餘。《莊子》曰：聖道運而無所積。孔子曰：丘是以日徂。

臣義曰：聖人至虛而無物，何積之有？以至無供天下萬物之求也。苟有積而散之，則積有時而盡矣，惟其無積，此聖道之所運也。

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

御注曰：善貸且成，而未嘗費我。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

臣義曰：人所不能為，待我而後為者，謂之為。人之所亡，待我而後有者，謂之與。聖人所為所與，皆本乎道，故於己無費，於己無乏。

天之道，利而不害。

御注曰：乾始能以美利天下，不言所利，而物實利之，未始有害。

臣義曰：生其所自生，成其所自成，美利萬物，而不言所利，何害之有？是天之道。

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御注曰：順而不逆，其動若水，應而不藏，其靜若鑑，和而不唱，其應若響，雖為也，而為出于無為。體天而已，何爭之有？茲德也，而同乎道，故德經終焉。

臣義曰：聖人虛己以應世，無為而體道，付一氣之自運，遂萬物於自然，其動也頓，若水不逆。其靜也明，若鑑不藏。物來來感應之如響，其為出於無有者也，無為則無我，無我則無物，物我且忘，何爭之有。為而不爭，體道故也。老氏明道德之意，其要在乎柔弱不爭為本，故以聖人之道為而不爭終焉。惟得道者為能與此，故於德經之終言之。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十

① 原作「惟」，據下文「故其性仁愛」句，知「惟」當作「性」。

② 原作「此」，依義當作「比」。

（劉詔軍點校）

『十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主 編 張繼禹

本冊主編 熊鐵基

華夏出版社

中華道藏

第一〇冊

目 錄

001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强思齊)	一
002 道德真經注疏(原題顧歡)	一九七
003 道德經篇章玄頌(宋鸞)	二八七
004 道德真經頌(蔣融庵)	三一〇
005 道德真經傳(吕惠卿)	三一四
006 道德真經論(司馬光)	三五三
007 道德真經註(蘇轍)	三七二
008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陳景元)	四〇三
009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開題科文疏(薛致玄)	四八三
010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手鈔(薛致玄)	五一二
011 道德真經集註(宋太守張氏)	五二九
012 道德真經解(陳象古)	六三九
013 宋徽宗御解道德真經	六六七
014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章安)	七一〇